

叢書集成三編

七七

新文豐出版公司 印行

叢書集成三編 第七七冊目錄

文學類



瑣談

墨餘錄四卷	清	毛祥麟撰	筆記小說	〇七七	〇〇一
游梁瑣記一卷	清	黃軒祖撰	說庫	〇七七	〇七一
庸齋筆記六卷	清	薛福成撰	筆記小說	〇七七	〇八一
京塵雜錄四卷	清	楊懋建撰	筆記續說	〇七七	一五一
香飲樓賓談二卷	清	陸長春撰	筆記小說	〇七七	一八七
蟲鳴漫錄二卷	清	采蘅子撰	筆記小說	〇七七	二一一
此中人語六卷	清	程趾祥撰	筆記小說	〇七七	二四七
金壺七墨十九卷	清	黃鈞宰撰	筆記小說	〇七七	二七五
蜨階外史四卷	清	不著撰人	筆記小說	〇七七	三七三

書牘

白石樵真稿——尺牘四卷	明	陳繼儒撰	眉中公圖	〇七七	四〇三
小倉山房尺牘十卷牘外餘言一卷	清	袁枚撰	隨園	〇七七	五一一
晚香書札二卷	清	潘道根撰	峭帆樓台	〇七七	五六五
苔岑尺牘一卷附傳、景紫堂全書目	清	夏旻撰	景紫堂	〇七七	六二九
邵亭函札稿一卷	清	莫友芝等撰	獨山莫氏中圖	〇七七	六四三
端敏公集函牘二卷首二卷	清	袁甲三撰	袁氏家集	〇七七	六五七
胡文忠公書牘一卷	清	胡林翼撰	胡氏中研所	〇七七	七〇三
文誠公函牘二卷	清	袁保恒撰	袁氏家集	〇七七	七一三



墨餘錄

清毛祥麟著

墨餘錄

墨餘錄提要

墨餘錄清毛君祥麟所著毛君幼而向學經史子集外稗
編野乘無不博觀覽速官遊跡里適遭洪楊之劫接時
感事目擊心傷乃以身之所歷耳之所聞筆而成此太平
垂成之敗同治中興之烈孝文忠平蘇之戰績小金子亂
泥之淵源言之如數家珍他如柏俊一案為清代科場大
獄原原本本論斷不徒阿筆孀妹奇遇雖本過墟錄而敘
述處妙有剪裁其餘鄉邦又故泥漬佚閑靡不羅輯甄錄
即論處論醫本其素長尤多獨到之言同時齊氏有見聞
隨筆之刊雅俗蓋相去霄壤矣

自序

余少承庭訓成童就傅即知向學自經史書前賢詩文等集外諸如廬初所掌梓編載紀亦
嘗弄墨助觀摩繼因舊病多斷弗克竟業然自綴業以至於今又未嘗一日不觀書今且
垂垂老矣竊維古有三不朽言與功德並稱我人生當盛世上之既未克志道據德分聖賢
之席次亦不著名朝籍為國家建非常之功幸曾讀書解文義異於土木形骸而仍不免以
言自見將所謂生無益於時毀無聞於後者有志之士宜何如感奮也雖然載衣者必相體
行遠者必計程言獨可以漫見哉是故訓纂之言經生事也非所學志傳之言史臣筆也非
所職古文品高慮難企及詞令體繼報於俯就若夫詩以言志賦列九能私心固嘗好之而
又恐風雲月露機切通人即不然而稽古作家林立豈遠許列附庸下此令甲所奎則惟志
科名者或有取焉以僕散材實不暇及且世之攻此者亦多矣乃竭其精能適供覆瓿新
之用也抑何億也然則即以言論亦必需大力之所及與夫分之所宜然後坦然出之而庶
可無歉今夫小說九百昉自西京其製造雅俗互壯諧雖於藝文無當而自典章法度迄於
動植飛潛曲狀幽陰旁通術藝諸凡人事之短長世變之大小無不載亦無不宜其或筆削
奸諛發擢忠節言情紀事然有經蓋淺之而僅為說部者深之又具有史裁因嘗自審余

自序

苟欲以言見斯誠心好而願學焉憶昔宦游越中未幾以疾歸繼又時方多故仕志漸灰而
我港自道光壬寅後越感豐之榮且暨庚申平酉屢經兵燹故余亦數遷其家船唇馬足耗
盡壯心近雖復觀耳平而歲華已邁志趣愈恬惟當晝長飯飽飽飽詩讀畫之餘苦無所事因
輒就未乾之硯撥舊聞微近事俛辭異說匪意橫發肱肱隨隨變雜施積久成編釐為一
十六卷以其餘墨所成即曰墨餘錄生是港人宜多港事類惟冠亂因屢言之至凡殊俗奇
製之登亦以海舶所奏聞見較多且審故得蒙為家言初哂塊然我翁無聊閑話惟於豆棚
瓜架間新野老之聽焉耳宜遠擬以問世然而情之所寄敵帝亦珍矧當茲文治光昭若
鳳翔千仞鶴唳九皋既各出其和聲遠警鳴威一時矣而下及候蟲時鳥亦復自為鳴躍可
己不已者大非為化機元氣所鼓動於天而弗及乎是錄之成始無以異則固不必計其
鳴之善否而始出矣將開錄我友兩蒼朱君又以書來勸疑其略曰文至司馬長轡退之
柳子厚蘇子瞻至矣遠史粉澤大猷而書封禪傳倉公又未嘗不元黃稗說若難柳之巧者
梓人毛穎傳捕蛇說等或有所寄託或出以游戲要皆不拘常格而東坡志林尤挂人口此
正如風行水上自然成文君之餘墨實與相近我將使刻以副以來竟其事幸無卑紀事者
必衷於是亦無小善諒皆能見其大云余既得書意愈決遂以其副受手民不特取便於有

隨之正也亦以見區區之心初不願與草木同腐則雖得編散紀無足觀摩將共高覆鏡燒
薪之用而志猶可取博雅君子或終憫其愚而有以諒之歟
同治庚午仲春上海對山毛祥麟自識

對山書屋墨餘錄卷一目錄

姊妹殊遇

九老會

華十五傳

兔與

亞美利加小島

田史傳

星墮地震

籤驗

聖治丸方論

褚復生

測字奇驗

夢應

雪兒

燈市

楊兜挖目

乩仙受欺

尊稱

醒睡先生

席某返魂

石埭

吳行鎮

好奇售偽

順天戊午科場案

還山圖

海濱問字圖記

鷹武將軍

對山書屋墨餘錄卷一目錄終

對山書屋墨餘錄卷二目錄

梨雲堂

奕簪

士寅避寇小志

記發五滬陷時事

溫林氏

姚蒙

楠木棺

戶捐

湯愈齋

某公子

平原閣詩記

鐵燈

嚴氏五碑

鍾子墳

萬鍾

鮑老國

陶越易子

詩佐

與袁綺香談醫

冊歸記

嘉定朱氏竹刻記

某先達

加廣學額

清色仙

傅善祥

九妹

趙碧璣

卷二目錄

古墓

黃道婆祠

巫硯

小毛虫

說夢二則

寶塔二則

周立五

廟刀滴血

雷破邪法

避禍過稿

李紹熙

金銀鑲

廟園記

王陸芳

清微

均田

吳慶都

熊曾學

科試札覽

陸文定兩木主

華邑兩命案

黃葵初

陳眉公

黑白傳

雙真記

教子升天杯

南花小史

羣芳榜

卷二目錄

館師念舊	范文石	塘屬朱姓	呂州判女	葛將軍	送祠	顧玉川	駱學院	方守猶田助役判	李中梓	玉蟹橋	北城觀西戲記
對山書屋墨餘錄卷二目錄終 墨餘錄 卷二目錄 三											

對山書屋墨餘錄卷三目錄	南梅生	程序伯零墨摘存	藝蘭說	沈君烈	伊密之	筠庵夢隱記	栗毓美	石幢	邑廬壇	河豚毒人	五龍將軍	汪怡	奸商通盜	解襪之驗	淫祠	露香園顧繡	石洞繡鞋	臘氏故墟	一夢三十年	朱冠	大宜公道事	風月談資	九奉結服	營撥去來	雷擊公廨	江寧古碑	漕倉古井
對山書屋墨餘錄卷三目錄 墨餘錄 卷三目錄 一																											

再世善緣	三登志畧	語藏	懶床	吐火神龜	董文敏隆北	西醫	契丹二賢	記許靜山夢異	虹橋相遇	大橋	包立生	蒙古狀元	判訟客金	聖林錄	豫園	災膏	洋商租地	白氣異星
														卷三目錄				

對山書屋墨餘錄卷三目錄終

對山書屋墨餘錄卷四目錄	楚才紀盛	筮建百步橋	雷震東門	鷄翻生木	戒烟良方	狐仙驅賊	極星門夜鳴	墓穴前定	大雪	陳種橘	海島占風	摘錄乘轎筆記	五色蛇	潘襄	上邑城隍神記	地耗	風水感人	志局摘錄	閔望	真人驅假鬼	收仙尸	彌勒教	顧鶴鳴	唐曹騷	王紹周	彭永元	潘九相	
														墨餘錄														
														卷四														
														目錄														

對山書屋墨餘錄卷四目錄終

卷四 目錄

對山書屋原著

嬌妹殊遇

明末廬山劉氏世書儒家雖落名相也。兄某守田廬伯曰廬處邑諸生品行脩仲曰學周則收路者利不務恒業有妹曰三秀慧而豐空時母夢夢氣說室醜有異香六歲母死父教之讀過目輒了了。從軍作僑秀遠獨他時里有黃亮功者居任陽之大橋書傳於財亮更喜奇詠。索預聞吳中水旱頻仍物價騰貴指之曰盍釋盛家益富亮親溫厚而中多機詐蓋資鉅貲即嫁索若寒士年通二十始議娶婦則喪夫而挾資賣者父曰亮也里多諸婚者何必是亮曰我以車往從以賄遠楚何害遂娶焉婦姓陳喜操持勤紡績相夫二十年其妻困之愈熾亮書聞三秀之美適陳病瘵死乃挾郁某為媒曰果字我聘儀惟命冰上人亦富厚報耳郁乃商之對仲仲曰合意遷闊事必不諧若能以二百金為聘四十金則我當曲為成之亮如命仲遂來聞言於伯曰妹年十四矣凡求婚者卜咸不合意良緣或自有在聞郁某來云大橋黃氏擁資百萬宅第連雲與僕數十輩現以喪偶之內貲欲為我妹議姻弟思此事得成妹終身可以無虞伯默然頃之仲復言曰事固有不可執者憶我母徧留時執妹

盤飧之奉倍極精美。既彌月，生奉父命告歸，謀盡孝。劉慰留不獲，始飲飯。時七歲，敗類于饑寒，常仰給於劉。一日適過珍，七曰：「珍姊，問問爾幾時招婿？」慙忿罵。前日衣藍衫冠方巾者，誰耶？珍不荅。又曰：「姊夫歸矣。」姊寢寧否？珍怒，遂入。及晚，珍於寢所覺有異，急出呼。父曰：「房中似有賊。」亮率僕婦持炬入，搜至床下，得一足痛擊之。賊大踣，視之，七也。劉忿極，以笞撻其股，流血盈地，縛而閉之室。啟明，仲間而至，欲投之河。劉不可，令仲錮於家。甫一日，仲妻復脫，脫之自是。七遂欲甘心於黃。黃年及周甲，而嗜利益甚，催租索逋事必親履。碌碌城郭，日無刻暇。一日晨起，持簿囊將至劉，忽撲地。家人急扶至寢處。日本中而氣絕矣。亮死，劉痛哭成疾，復踰七自外至，突入，總恠指呼多。為號泣狀，此而呼劉曰：「娘歟！斬哀。」劉曰：「死者無子，安用哀？」七曰：「我固子也。」劉厲聲曰：「汝自姓劉，與黃何涉？」七曰：「幼而撫我長而室我，田畀我，雖非親生，亦是義子。今黃之禍，培外人能獨享此乎？」劉曰：「汝今何欲？」七大言欲分遺產。劉怒甚。今僕婦之有力者，婢諸庭，自取白杆痛擊數十曰：「此我分汝之資也。」七初出惡言，經以不勝狀，號呼求免。遂釋之。七出，且走，且誓曰：「必有以報劉乃其童僕。」人給鉏一具，戒以每日晚即持此分布四野，倘有所聞，當即相應。無何果有盜自磨而下，劉急令婦啟小門，於宅後鳴鉏四處鉏，聲齊起，盜遂驚遁。家人咸相慶。劉曰：「未也。」乃更坎室之行，道為溝，穴壁數處中。

貯石灰末而承以風車數日後復有益數十鐵舟登後之水門夜將半各明火執仗新門而入將及內窺前導者過坎即陷餘盜如有備方倉皇聞壁穴中灰末驟飛盡眯目乃各棄械竄墜之墜陷者七也跣足散髮衣衣黑面形同鬼魅劉曰我國如此數所為候天明當鳴之言珍曰嗚言恐傷舅氏心不若燬之劉乃驅使出自是里中無七之跡矣劉連被驚懷心常恐因謂珍曰益猶可密縱火奈何我當先去者即昇亮於湖湖之祖堂事竣謂婿曰此不可居我將依汝於是先舉竹器運至直塘遺珍歸以一冊付之曰降汝房中物餘俱在此冊盡末二百餘斛母貯銀二錠須覓檢收大小衣箱六十有四各有銀若干櫃三十七或貯銀或貯錢皆有號可稽汝先焚我將踵至也乃僱工百人連運數日既畢劉復僱召鄉里貧戶飲以酒肉盡焚其積年積畜且開倉廩人給米二斗麥半之棉花五畝穀五升粟羅拜曰夫人施恩獨及我乎將何以報劉曰報何故言第有積粟二千餘石諸君能為我運至直塘否眾曰唯唯時值歲饑鄉閭富室圍設每為貧民攘奪劉反得而用之不一日而運已盡時劉本欲即赴直塘視歷連日不宜遂徙三日後乃言越二日夜將半而難作矣先定明總成李成禧既降滿清既兵南下過楓溪所據婦女十餘艘為嘉定鄉民所焚兌與逸各半成統責兵弁務振吳妹以償所欠旋奉命征粵乃囑其弟侍母居松江麾下星旣兵守之某

躊躇間已得之矣。疾趨入。有啼袖一冊。生謂二人曰。此律條也。錢閨生未見。果有黃劉氏及從娘張氏而縊圖標其上。傍註。送入王府。如是者。共有四名。弁曰。如何。我不願誦。錢神亦僅立。仲亦無如何也。咭然返座。傲弄別業。乃不數日。而對書生。初劉被擄。至松李母見而悅之。曰。此女宦家女姑。以母事我行。將送汝還也。未幾。成棟振家。屬皆擄送京師。一應婢僕悉置南京。俱隸本所。發遣劉亦名籍中。為黑都統承管。婦女三百餘。初至江甯。席棚露宿。幾不欲生。越日而滿洲太至。蓋王府中總管老嫗也。年已七十餘。髮白如雪。髻皆花。朵衣履皆男子式。香墨鏡。簪。多智。至則都統以下皆跪迎之。掌家婆二太上前叩首。恭引至棚樞。先作漢語。曰。諸姊妹無恙。我來作降福符官耳。持不知誰真有福者。乃側身入。陰得當意者。拽裾使行。今至別所。排列共三十餘人。嫗上下睨視。信曰。彼太長此略短。甲似肥乙較瘦。乃去其半。令留者。至前。誦租契房字。賃價。徧衣其乳。十去七。僅存其五。乃列生侍。茶殷勤問訊。審其合而耳屬焉。一婦聲微。窺復去之。旋起立。語四婦曰。無動。我欲一觀。廐式。因以指量其腹。戲語曰。無乃虛突。然不爾。則不見其耳。徐向一婦微笑。曰。塞得塞。撈塞。撈者。滿語蓋言最好。其婦即對是也。因顧二太作滿語曰。雅海心。几律罕。罕。渠婢令隨去可也。俄擁四婦登輿。連王府。對持張嫗痛哭曰。入此。萬無見珍時。我亦命不久矣。至暮。王宴命四婦侍酒。滿

10

成旦亦任彼朝朝暮暮耶王問曰已滿姬妹詩之私謂張曰劉自入府以來王待之甚恩
禮亦已備矣無論飲食沃滋等事俱不令慮且又賞給綢緞寶器非常異數王尚無子今忽
有氏竟奪輝中亦無龍幸者而獨注意於劉此大福將至時也乃劉尚有不自豫色若何哉
曰對此何如居喜南面坐諸婢僕屏息聽指惟謹今一旦欲其躬履膝下下陳宜
其貧死不勝也滿姬會意來問語王遂以金鳳冠一品命服賜之既而命張媼低語
劉王今尊禮至此且若順從時劉雖不言而手受冠服顏色甚和滿姬從屏隙中窺知其
意即宣言朝廷定例凡正室不娶而側室有子者奉養後即冊立為她今服此一品夫人耳
或尚有貴於此者至夜王以御賜金蓮燈進劉入殿劉願嫺嫺請謝天恩王即命
移炬中堂王中立劉立其後之左偏齊行九叩禮至殿前劉即趨前向王三拜三叩起
王見其如大體有淑嫺風喜極無復平時威重是夕劉侍寢次日王賞滿姬錢六十兩
年閨有男婦三百餘叩賀劉出白金四百兩酌犒之眾皆感悅有貂璫二陳某劉某係故
明宦者年皆七十餘矣王以二監給劉聽使令劉乃作書飭令赴廬山以慰珍曰汝母受
王恩禮此身已不及自持矣持念汝父生前無一語忤我以故廢水之勢難成而故劉之
恩德切今為之計莫如訪立本家授以半產繼室祀而歸血食此當生者之心即安死者之

卷一

六

善體我意是誠劉來監乃先朝內臣同日歸析薪須加禮款使知非寒儉家兒也東
珠十顆可為摺指指飾京樣手鐲一副俾汝佩之如見我耳書發二監奉至錢生先告劉氏
伯仲赴江甯探信適王以新西民叛奉旨往撫三人得徑入王府劉見之涕泣不能發聲得
劉仲起執始漸破涕為歡說而滿姬奉茶至皆跪進稱舅姑爺時劉伯猶未如改即事見
妹威飾華服及頭指氣使處心甚疑之私以問仲仲曰妹已處於王宮又何疑伯大志作書
絕姊妹衣竟歸仲聞書笑曰傷傷語耳何可令妹見逐火之說而錢將告歸劉私語之曰我
欲王成汝名汝入京姑勿見我且我行路南北亦尚未定為語珍探的後音書頻寄可也錢
遂歸仲獨盤桓府中結劉監為宗人共處值房未幾王自浙歸仲上謁得命府中出納冊籍
王內召還京途次濟甯而劉病起遂與無期王微中丞召醫診視或言濕濕或云水土不
服各擬方遣藥劉聞未舉即碎而護焉以王未解吳俗語乃極起擁衾生棄玉榻於卧所附
耳曰我病雖身重奴皆用利事之辭寬欲以之殺我耶王聞大喜越數日劉體果安乃就通
抵京陛見同奏一二軍國事後上問王年已四十何尚無子對曰臣在江南納本新婦劉現
有身上喜曰男也則告宗人府以嗣未幾劉果生男上聞賜人使果品等物太后復賜洗
兒錢百萬例冊劉氏為某王妃適遇皇太后萬壽劉遵例祝壽福壽等祝賀皇太后入宮

卷一

七

慶賀太后見劉問曰聞某王妻美此其是乎又問年幾何矣劉以三十有五對太后曰如二
十許人耳更問何籍及進身始末劉以實對曰不意民婦乃有此福至日又賜錦緞百端糖
果八盒黃金四十錠玉帶一副時朝廷新開科舉命王監國學錄科試騰劉得偏視諸卷
則其婿錢生與高錢以拔萃生入京肄業因劉不不見劉乃詰王曰頃見諸生錢科卷
內有錢姓名沈璧者我婿也王不語及榜發而錢已以經魁獲明年復進士選部曹始
因公詣王王即延入中堂令劉出見劉服黃錦袍紫綬腰帶銀帽首飾珠翠劉見之
少喜於色謂錢曰我思汝久近已為之置宅一區汝歸可速娶春來仲兄現患消渴恐不
能汝當偕之還錢遂偕行半塗仲兄設機歸即揭珍至都劉年四十復生一子當為漢安
車蓋蓋如從百餘過珍為歡喜一日謂錢曰我昨夢處故居舊書文卷積几案死如黃
氏感時覺而感我前以立後囑汝今得之否錢曰黃自塘市連任陽之大橋三世軍傳別
無支派其先自虛而竟復自崑而虛皆無考故雖偏訪以求後竟竟無應者劉聞依然
姑出金錢遣紀綱赴湖為黃修墓道且擬置田供歲祀至則墓木已刊四望平曠野水黃北
城無由別識蓋兵燹之餘已毀其墓為河道矣僕乃封土三垣藉以覆命時珍已舉三子劉
嚙以次甥嗣黃侯其長成即於道址營第奉黃祀珍諾之乃不二年而錢次子紀更命其李
季心焉黃遂無嗣劉後安富尊榮又二十年亮時歲已過甲申康與登五岳嶺以年老歸為
述其顛末如此實余余金閣當於錢書鋪中得是事稿本前後百餘年多謝標面曰過渡
志感首篇即載任陽事後半類日紀而無撰人名近閱紀載重編知曾采輯則目為過渡
志并有登西遼史序其後瑣瑣排板制以年利泰僅賞新奇一過即已故其為難較稿本
為勝而亦未遑盡錄全以其非見聞所習也因持呈覽就隨且引其目為過渡志其間雖
偶有熟識而無夫本與將唐其傳後遂錄入是錄云
兩營氏曰隨事安撫經緯井然無拉雜掛漏等病以故頭緒雖繁叙次恰一絲不亂一二
點染處復得事外達神倏然改觀與舊本迥殊實堪讚於香清茶熟時靜讀一遍如龍卿
齋副墨也
九老會
嘉慶九年八月望李味莊觀察見報招邑中耆老飲於署之嘉隆堂座首為凌鶴樓年百有
四歲次沈文均百三歲次鄭益山百一歲次全志南九十一歲又次陳照胡文綱喬鳳山陳
叔東桂心堂俱八十一以上稱為九老觀察設成筵殷勤進爵則皆歡呼暢飲畢連戶外日將
暮長李見諸老與猶未溫曰金尊能卜夜乎金曰能乃遂高燒燭重倒金樽珠光與

於畫室中時與文特語所畫山水頗優故百餘字作地頭細條主人曰諸公乃尚能讀書
中文字沈曰請則互相成誦論各書一紙錯一字浮一大白李公大喜各授紙筆內惟凌與
陳以不能辭餘皆無異無錯觀家深為嘆賞酒罷時滿已三下而皆無怠容是會也同邑得
百者者三俱呈錄無異狀真一時盛事凌家與余鄰近聞之先君子云翁身短微駝平通
百歲貌若五十詩步履健啖如少時嘗於洛肆遇一人鬚髮皓然出洛時僂喘息翁屢扶
掖之乃謝曰三代尚齒君猶有古風若君年壯平殊不如老之若也翁曰長者高壽幾
何翁其人曰七十稱古稀僕年及之耳因亦轉問翁翁笑而不答問再三有告者曰此即
九老之首凌某也今百五歲矣其人甚慨眾各撫掌翁亦為之笑爾云
兩蒼氏曰壽居五福之首一邑中同時得百壽者此真盛事又聞老人有少意者書無
量觀凌翁於洛肆中扶掖長者僂居弟子之列則其得壽也固宜

華十五傳

華十五號孝廉也侯其名遠於古學好發奇論而恃才傲物詆及前賢并擬當世之微立者
或以經義明則曰如蟻如蜂如蠅如蛆其不出戶庭乃欲與鴻儒談書漢事耶鄰邑有某生富於
文意頗自負而嘗慕孝廉名以為非華不足與談所學遂投生平傑作而遠焉值華此方起
遂出而出生重置稿於案趨前借之華望目四顧若未之見頃之僕進孟名而不及華華從
容與沐者若無人洗畢即以生稿抹其案生怒不能忍曰某文雖鄙字不當惜耶華拂袖曰
正嫌其有字耳若以古紙如君人者亦不啻重手生取稿恨恨去其玩世不恭蓋自尊大有
如此後華遠出鄉里絕音托者將十年會疑已死一歲又值開禮閣發始傳華捷南宮及
魁臺出同學讀其文者咸詫異曰此果華十五作耶何意無生氣也先是華登時書聲稱
藉甚有相士見之曰此君頗有板骨校用太露雖得文名異日恐不免誤館閣者咸嗤其妄
及華以元傲之說愈甚其不近人情親友不相顧問以致斷斷炊煙華始悟然應相士言
時有良越之戚華擬投之忽忽就道不計其程程未半而囊金已盡盡并登衣裝復值嚴寒場
腹行村落間風侵骨兼連雨雪路滑足滑遂陷於淖良久始匍匐入一古廟僂卧神龕下
擬有數弓提簪心叱曰此我佛地也坐覺者何耶於此華不語即被搜出華道適有某翁
過其處憐而昇歸饒以溫湯一日夜始有聲詢為孝廉某翁視華因求其結綰體亦腰數
日後腰處悉清成瘡患三年病始愈而咳特健每餐能盡飯一盂肉一器又半年軀體稍健
迥異昔年因拜翁而謝曰僕受深恩無以為報願從諸君若某翁喜遂館於家凡五年始終
無間內而婢僕咸稱其德外為鄉人所敬禮以是翁益重之迨過春闈資以多金應禮部試

遂成進士時華已歷諸職平昔英氣之氣鏗除殆盡是故言為心聲宜其文之平易近人也
本幾華官縣令歷任十餘載所至有惠政泊歸而宦囊裕矣親舊來問華處境狀極幽
適又二十年而年聞館翁家時嘗有農工入室拍華肩曰先生今飽暖矣華應曰中時事否
則肅然起對曰不暇忘偶行蹤時有村童天指曰此圓廟中馬也今僂然為某家師長華辭
亦無溫色云

兩蒼氏曰孝廉天分優高故能力近前轍如出兩人後之成進士為令長皆由動心忍性
所得否則以餓殍終矣余嘗有句云最甘惟藥石奇暖是冰霜在此君似堪書贈至因恃
才傲物以致親故不前允可為日空四海者借作虞箴也

克異

咸豐癸丑春夏間運河黃河北岸忽生野兔千百成羣初行田野間繼而走街積市無處無
之前足略高其行甚疾村人捕而剖之皆無血遂棄不故食尤異至冬忽盡無一存者或謂
從黃河中來乃魚所化耳錄之以俟博物者考定

亞美利加小鳥

海外亞美利加地南北有二皆甚和煦產小鳥名異寶大者如中國梅花鳥小則僅若黃鸝
其羽絨細如金碧光可奪人聲細似秋蟲而流轉如簫常入人家飛鳴花樹曲欄間或至窗
如棲所供瓶花上飲啄自如似春燕者其翼結於樹梢之下羣相孕育當護卵時任人摩挲
無驚意卵小如豆畢甚完好穴戶如指僅容一蛋出入是處地廣人稀而此鳥最成凡花木
叢雜處皆巢居今歐羅巴及花旗人多有取其羽毛作婦女首飾余曾於英吉利領事處親
見其四卷之琥珀小籠中紅毛草毛文采可愛西人因為余言其出處如此

田史傳

同治己丑夏友人以南邑兩蒼君所撰田史傳一編示余是傳余雖未之見而嘗得其
說於故友周子慈軒周與未居同里同歲游庠而皆寒士歲時相見每述愁苦一日周語
未曰窮愁之况雖我兩人墨古亦已盡矣古稱歡愉之言難工子固多才其能作一詠當
貴又壽考之文為窮措大作關心存否未笑諾遂有斯作周為評點所謂田史字同貝者
蓋折翁壽字以言也歲己巳兩蒼以事來過余餘譯及是傳云係外編三種之一尚有
怡雲吟館詩古文稿合雜俎墨慶等共若干卷意盡夫今為沒字碑矣時余適有墨餘

有唐宏農郡士田臾子同。自漢武安佳姁之後也。祖挈元。當時領千牛衛父。解以勇聞。安史亂。郭令公召爲牙門將。以旄角林功。擢蜀川道節度使。遂家蜀。娶朱氏。生史。生時。朱夢神錫異。貝千牛故字同。臾少不慧。雖讀書。嘗以富貴。我所自有。故不終快。便棄去。然有口辨。作事敏達。折秋毫。特時遊微。能逐狗馬。不少疲。有青城山道士過之。曰。即君此。亦何樂。余相君福甚厚。願弟數十平富貴耳。如願。垂凡。攝者。合得長生術。子欲之乎。臾自以世家子。方尚豪侈。數十平富貴。意何不樂。而欲以長生易之。子乃不語。道士察其意。曰。使即君大富貴。又登仙。何如。史應曰。苟如是。復何求。道士曰。然則子自勉之。斯已耳。遂微笑去。是時臾年及冠。父以其晚。初不喜。母夫人持備之。乃與師議。欲爲史婚。夫人故陳倉人。也。時蜀亦有朱氏。舊家。本中曰。朱仁者。官龍武軍長史。以功拜涇原道監察御史。奉冊迎上皇。衆因亦家焉。夫人言氏無子。生女曰珠。稱國色。朱夫人欲之。而難其辭。因託宗誼。時與言往來。頗得乃。子意仁。因不欲曰。是持田舍家兒。耳。何可配。妻女。言曰。不然。田家郎四體敦。崇頭角。新新他日。任重。

致遠當無出其右倘欲王楊盧駱其人雖不然自後言之或非佳物且彼家既為印度兵何求全也仁於是亦首肯因遂以黃金千鎰聘歸木中米氏故世貴積資雄天下而仁富又甲一嫁婚有期重隸來賈四方郡縣器物者趾相錯絕網僅千侍婢百皆衣文繡五人為隊隊間其已色賄計萬億箱龍多管檀香柳雕鏤如鬼工其妝臺蓋碧玉也圍以珊瑚網非數百寶盤盂香奩多金玉及期史行親迎程既真麻米氏出九華堂螺海仙錦步障施之如視道然直達田所降聞悉綴珍玩火齊木難瓊瑋碧樹光采四溢明珠瑟瑟懸墮頂如繁星里許間一夜光明照又如月飾沉香簪為化與芝蔴和天燭展如雨追徽金錢給福緣無數典過層蘭香經數月不散史於斯時如坐雲霧也史說得米資益自營達躬親裁髮不數年破池田園膏腴盡畝水復得雲金萬萬家愈饒無何母夫人卒父亦繼薨史自稱留後唐自肅宗後印度多世儼代宗八年逸詔史實領蜀川卽度使訪曰生兒不用識文字闕難走馬勝書史田家舍人年未壯富貴榮華誰復抗又詰其得婦之緣曰龍宮嬌女嫁唐世四海寶珠都輩至由是中朝貴人如元載王縉魚朝恩輩皆願父史魏博印度田承嗣亦約為兄弟多給史通關卽者餽遺亦日富初史意頗暗昧自奉既厚輒妄謂他人富亦爾每遇親知道愁苦漫不省作何狀及擅權利下不能取貴游子弟遂出蜀川者史必盛供帳王訪舉錢金銀

注者別皆有贈或多千請志與周旋無各語故舉之者日形重要時國初定帝威皆虛有假
史輸衆千軸貢於朝廷遂授史朝散大夫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史未謝益獻錢百餘萬緡乃
加史中書令同三品兼權蜀道鹽鐵使知諸指樁東西川租庸大使先是蜀有碑刻曰蜀水
清田氏斬蜀水濁田氏熟及史時蜀水果濁而田氏日責驅驅然益上說權諸指樁權樁
羨餘日私為計言族省客充溢三舍要皆為史主會計不能虛糜唐粟人亦因得主一事私
毫末必錄皆可致富故亦不顧唐之惜字書記平情泉史受妻皆出其手因以上賓待橫平
先生先生嘗語所知言史雖不讀書而過文士胸有禮識見者皆以好論慰譚若輩利我
財耳既不當其意復不附以顏色是取怨也人乃愈莫測其涯溪投詩文為誓者日數千史
悉授巨匣中著以新醅海云平情泉者名泉以母夢灌錦色泉而誕也姜姜容好讀書工詩
古文辭下筆妙天下四方士以才子稱者咸曰是公平情泉矣史每言我視石常玉慎如奴
子耳泉則曰我豈不能以屈宋作衙官耶然泉數言連不得念於有司以是鬱鬱又資故惟
文章自娛災連之嘗邀與飲泉既失意亦樂惜一杯曰我豈癖於書欲使心計稍粗其有富
饒豈置城乎人以此貶情泉之多才不偶而益泉之富貴也時災年已壯殊從夫貴亦封
蜀國夫人夫人固知書工詩作簪花小楷尤妙居不中才女名聲感里此歸史乃不復作韻

論。史多內寵。而夫人待妾媵尤和。弟夫人自有林下風。雖富貴不屑適。而史每矜之。嘗以一冊示夫人。計開珊瑚翡翠。瑪瑙水晶。象牙手器。三十餘件。龍腦香五十餘兩。麝香百二十兩。沉香各數十握。空青九枚。明珠五十餘斛。大理石屏五十座。床几各百。羅漢寶床百七十。珠璫千。珍釵爭鬢。樂器二百餘件。辰砂五百觔。紫礦千餘觔。白磁三千餘觔。赤金腰帶。及杯盤等刻花者。十七百件。素者千三百有奇。羊脂玉屏風。及玉帶。玉山。玉琴。玉人。玉斗。筆。玉樹。玉瓶。二千五百餘件。祖母綠佛像九通。天犀帶三黑貂。元狐。銀鼠。金雀等裘合二三百件。綺羅綾錦。鐵金采。綴合千餘束。火浣布百餘尺。黃金鍍九十餘兩。白金鍍三千八百餘兩。碎金銀八十握。參香各九百餘觔。理中丸亦四百觔。厨中黃雀酥百二十甕。他物俱稱是。史每季必造一冊。搬出入。課盈虛。此拆造者。而夫人殊不為意。曰。以右為俗。識不誣。妾益中亦有藉。君欲觀乎。史曰。諾。夫人逆知史所好。惟此金玉錦繡也。因不與較。特取一雲錦匣。文是金。絳。細。蘭。白。地。光明。絹手卷。與史開卷。則載古銅龍耳等鼎。獅象寶鴨等爐。大小各數件。蛇紋古琴十餘張。方二十餘方。鏤王懷素褚遂等墨蹟。及小李將軍吳道子等清秘諸名畫。各數十軸。指錄。史子集書八千六百三十五卷。史閑未半。即笑不止。曰。夫人誤矣。夫人合偶。平情最不合。與田史子同。見者偶也。夫人曰。平情最何如。曰。平先生酷嗜此。我以為不可衣。

金當日為狀。不謂堂前國夫人乃亦爾我故戲言耳。夫人微憐亦笑。即呼侍婢。取內閣第十一房鑰匙。則借史入。婢請所向。夫人曰。既入。實山何地。非實信手開一香奩。廚內有牙牌。檢視之。所載若龍。則衣也。紫羅襪也。却塵履也。碎寒屏。仙仙照。病鏡也。占兩石。鳳首木龍角。似也。查光且上清。珠香玉碎。邪七寶。現鏡也。亦有自暖。品。常。以。及。醒。醉。之。草。瑞華之。成。迎。涼。之。扇。王。之。純。凡。諸。珍。異。之。一。室。其。物。各。具。種。種。靈。異。或。能。顯。倒。災。滄。廟。側。懸。環。屏。風。一。上。刻。仙。山。樓。閣。古。美。女。二。十。四。有。碧。芳。蹤。非。王。非。金。擊。之。自。成。仙。音。屏。上。美。人。逐。下。屏。歌。舞。也。史。至。是。古。橋。不。能。下。夫。人。乃。笑。曰。田。舍。人。我。豈。妄。哉。今。竟。何。如。笑。攝。衣。謝。乃。不。輟。自。眩。耀。而。史。富。貴。名。益。播。播。人。口。謝。於。天。下。史。有。園。內。外。各。一。外。曰。地。林。花。木。秀。堪。山。水。清。雅。亭。臺。軒。窗。位。置。亦。安。妙。陳。設。雖。富。德。不。失。之。理。以。是。當。安。硯。於。中。時。水。史。潤。也。史。又。持。以。是。疑。有。客。故。不。措。意。其。內。園。曰。滙。芳。者。則。窮。極。華。美。為。史。晏。游。所。有。水。仙。觀。凡。五。楹。三。層。以。沉。檀。為。梁。棟。金。寶。為。戶。牖。四。周。有。池。以。文。石。池。中。青。蓮。花。皆。異。品。冬。夏。不。凋。香。蘭。數。里。或。錦。錦。為。花。無。亂。其。觀。中。織。珠。為。簾。刻。玉。為。几。下。鋪。錦。茵。上。展。繡。帳。四。壁。雕。香。木。為。花。欄。佛。殿。二。十。四。以。五。色。漆。描。花。鳥。人。物。登。最。上。層。可。盡。內。外。園。勝。觀。香。石。為。基。繪。以。紅。欄。欄。外。路。九。曲。石。橋。二。蛇。蛇。如。虹。兩。岸。植。梅。梨。桃。柳。之。屬。枝。枝。披。拂。下。繫。木。蘭。小。舟。

卷一 十二

四其南有廳事五無觀相柱時令女優演長生殿諸劇也周翼以十二院處。雖人雖參差錯。別而有曲廊通往來其於水仙觀若星之拱斗觀後摩房三十六處侍婢上有園道東西通。一遠迤可達外園一近蜀園正殿園尚有溫泉二其一乃坎埧。礦。為。之。史。嘗。與。摩。娘。合。其。中。蜀。故。有。野。雞。洞。亦。可。為。衣。史。今。人。織。成。小。方。隔。供。後。房。廁。紙。亦。費。金。鉅。萬。其。舍。修。類。如。此。其。史。性。持。其。雖。好。狗。馬。聲。俊。而。繁。列。往。出。意。外。會。得。一。馬。雖。壯。要。云。絕。塵。物。而。史。定。陪。過。常。响。又。以。三。十。金。購。一。娘。姓。小。字。雲。貌。亦。常。人。持。香。修。飾。光。彩。視。多。媚。辭。為。態。復。解。歌。舞。能。為。靡。靡。音。則。後。居。之。色。如。是。者。不。數。也。而。史。獨。寵。之。甚。當。田。承。嗣。與。薛。萬。構。歎。欲。倚。史。為。援。也。曾。饒。史。名。為。二。日。神。智。聰。曰。如。意。响。皆。越。卓。志。在。千。里。而。史。錄。未。之。奇。美。女。二。日。春。燕。曰。秋。鴻。吹。孔。勝。蘭。光。艷。如。朝。霞。露。雪。雖。夫。人。亦。以。為。不。及。且。通。書。史。故。夫。人。地。愛。之。賜。春。燕。紅。玉。古。杯。一。音。水。和。翡翠。盤。一。秋。鴻。則。漢。五。周。年。黃。玉。水。注。一。蜀。蜀。國。銅。龍。笛。一。而。史。侍。之。珠。落。落。不。三。年。二。娘。繼。組。其。其。亦。以。為。驚。世。過。九。折。坂。墮。人。以。是。服。史。謂。有。先。見。獨。夫。人。之。曰。君。為。即。度。軍。府。事。重。經。過。雖。難。然。脫。穎。人。物。盡。如。此。即。不。為。國。計。獨。不。為。身。家。地。子。史。唯。唯。蓋。史。為。人。雖。稍。慢。能。權。重。言。有。切。於。利。害。春。不。敢。非。也。德。定。建。中。三。年。冬。十。二。月。李。希。烈。叛。王。武。俊。田。悅。悅。史。之。宗。也。時。有。下。舍。客。進。曰。

公且亦族矣。德澤洋洋如平時。史為屏人問故。客曰。公弟以門陰得官。雖嘗餽。要。無。大功。於。朝。今。藩。鎮。多。事。而。宗。人。悅。又。稱。魏。王。公。即。不。登。擬。實。朝。廷。必。且。疑。則。殆。矣。又。公。所。友。元。武。華。皆。已。敗。少。保。提。倘。不。來。時。自。結。於。天。子。公。猶。能。以。富。貴。自。雄。乎。史。心。動。入。而。於。夫。人。夫。人。曰。固。也。要。亦。處。之。矣。曰。將。卒。何。曰。是。非。安。所。知。也。客。客。既。能。為。是。言。必。有。奇。計。然。非。多。予。之。金。恐。其。所。使。亦。不。能。成。事。又。平。先。生。雖。以。文。士。自。居。其。人。實。有。經。濟。才。若。潘。瓊。處。此。頗。非。井。井。所。佐。也。然。則。君。弟。如。客。教。并。庶。平。先。生。計。之。竟。不。濟。乎。史。意。決。乃。先。見。平。告。之。故。出。之。得。客。而。言。曰。客。來。前。客。能。為。是。言。誠。奇。人。必。能。濟。我。事。其。意。客。必。非。亦。手。可。為。也。吾。已。具。金。八。十。萬。珠。寶。二。囊。任。客。所。用。吾。當。更。請。平。先。生。副。行。客。間。意。若。甚。詔。即。大。言。曰。孰。謂。而。公。碌。碌。哉。過。大。利。害。須。史。決。策。微。特。廉。價。乃。爾。其。部。署。又。若。意。定。雖。其。言。殊。不。似。公。史。不得已。以。夫。人。告。客。乃。頓。首。言。曰。夫。人。如。我。故。不。為。女。留。任。命。趨。來。裝。遂。偕。平。先。生。疾。按。多。金。馳。去。去。後。數。月。無。耗。明。年。未。此。據。長。安。德。宗。奔。奉。天。客。益。奮。然。繼。而。西。平。王。李。晟。復。京。師。諸。逆。或。反。正。或。授。首。朝。廷。方。鍾。人。過。失。初。以。天下。亂。史。又。永。客。指。開。關。自。阻。故。蜀。文。報。缺。如。至。是。始。有。所。聞。日。備。備。自。元。二。年。冬。朝。命。忽。下。詔。曰。史。田。史。遠。居。蜀。道。時。有。賊。賊。值。國。家。多。難。爾。獨。不。憚。地。驅。四。年。中。三。詣。闕。廷。除。表。獻。金。鉅。數。百。萬。外。復。佐。西。平。王。軍。風。化。彈。壓。屢。

卷一 十三

成大。如。斯。忠。勤。殆。無。以。過。使。藩。鎮。盡。如。卿。朕。復。何。憂。今。特。遣。爾。為。宣。慰。使。加。太。尉。賜。鐵。券。食。封。萬。六。千。戶。班。次。於。西。平。王。妻。來。氏。詣。封。客。屬。郡。君。長。子。方。尚。瑞。昌。公。主。世。襲。公。爵。次。子。隆。尚。安。昌。公。主。兼。神。策。行。營。都。虞。長。女。瑜。冊。為。皇。太。子。正。妃。以。明。年。來。國。用。示。朕。實。功。酬。庸。之。至。意。河。山。不。改。盟。誓。永。新。爾。尚。敬。承。朕。命。毋。忽。史。受。詔。極。錯。愕。而。不。可。問。詔。使。去。史。方。今。人。作。表。謝。恩。報。平。先。生。信。客。至。史。喜。倒。屣。迎。之。各。道。始。始。皆。二。人。所。為。初。客。挾。多。金。賈。湖。相。問。不。半。年。獲。利。甚。鉅。平。先。生。則。疾。走。京。師。為。史。壽。壽。禮。相。祀。獻。金。珠。時。朝。廷。果。有。疑。史。者。稱。是。得。無。惡。客。優。求。一。貌。似。田。史。者。皆。平。先。生。教。之。禮。容。及。史。家。世。興。元。二。年。自。賈。所。假。田。獲。機。印。信。輸。粟。六。十。萬。斛。貢。行。在。升。拔。御。史。魏。王。上。喜。溫。諭。甚。遠。乃。悉。餽。朝。士。之。居。要。地。者。送。益。為。賈。貞。元。二。年。秋。秋。史。又。入。朝。衣。獻。錢。二。百。萬。緡。征。衣。二。十。萬。件。平。先。生。復。為。疏。陳。時。政。得失。又。為。書。致。孝。功。即。陸。贄。晉。深。喜。之。三。年。春。客。現。知。逆。勢。已。覺。則。盡。所。有。財。上。勞。軍。平。又。為。傳。史。表。請。赴。李。愬。營。自。帥。營。督。之。乃。特。詔。史。來。李。晟。軍。不。數。月。復。長。安。復。佐。李。懷。光。亦。平。之。皆。皆。平。與。客。皆。左。右。史。也。偶。史。者。本。無。稍。事。晚。成。多。所。要。挾。觀。非。分。當。醉。後。妄。言。客。恐。平。乃。上。表。請。歸。藩。得。旨。疾。行。至。半。途。乃。擬。投。偽。史。其。事。故。得。秘。授。有。宏。農。王。之。詔。也。史。至。是。始。大。喜。過。望。乃。宴。二。人。酒。半。且。謝。且。拜。曰。微。二。君。家。已。破。矣。何。王。之。有。今。請。與。

二君為兄弟富貴共之客大笑與起港酒言曰公休矣如公言亦大佳願念千百萬金在
手欲富貴自取今事定論公一人因應受上賞非君夫人皆成信而不疑則亦無
能且合二人處公門下久公於僕更未嘗有少恩平日言海何在及事急獨一書與一
下客出寄昌隆為君立大功者亦以世人多時欲令公資錢中國有奇士又承承大
人故不敵不効力耳猶幸不辱命自今伊始如僕等者雖明公少意則幸矣無以富貴
為也史聞大愧悔乃不復有言而客與千先生皆醉飲盡醉史既醒客即引以客言入告夫
人夫人曰信願有客如是固非君所識也且客將行矣當盡心於予先生先生有母必不
及且史遂客果也平先生方徘徊間史即前揖曰客與先生皆人知史始識矣客今雖去
幸先生留僕即不敵以真土汚君願君尚有母夫人在欲安之平憐然起握史手曰公言何
忽曲中如是乃居賓館如故史就禮亦至年餘其母年史為營葬極厚乃一子託史
遂入青城山不知所終自是史安富貴者又十年適五月初度上賜予甚隆升詔公卿欲
為王壽者皆許請蜀川史子女既與天子為姻家尚有四子其一亦為郡縣一娶郡令公幼
接一為西平王婿三女皆配顯位是日歸袍除塵象勿床盈度下將校皆錦衣執戟序是排
杜堂羅鐘鼓威儀之盛無以復加車馬之聲百里不絕及酒闌史方東燭檢閱諸屏軸五采

卷一

十四

州增閭忽昇歌起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曾幾時不見至今汾水上年年惟有雁秋
飛此水調歌李喻作明皇幸蜀時款為真才子時通優人建墓及之史聞大不愜乃解懷青
城山道士言問語夫人夫人笑曰君於此事終無分弟領現在之富貴可耳後月餘前通太
忽至容貌如舊笑曰祝壽來進幸勿罪別來忽忽近知君願念我大不易史即叩謝長生術
道士曰晚矣乃出丹丸五十顆贈史曰此服一丸凡盡君亦百歲矣人苦不自足使人
盡如君神仙亦不足慕也予先生與客皆無恙焉客言訖即不見史自得凡既富貴又壽
考以功名終子孫至金印時傳貴其所居因藏富久極棟宇金銀氣所聚皆作鍾鼎色云
唐史曰富貴之於人其矣史東門陰席未嘗功事都假人手初以金銀易即身潤脂
膏如賈三倍斯已奇矣忽昨才土班僧邪季下人主一手是歸客之力獨非史之福哉而尤
異其得賢夫人為內助也世不乏王侯將相要非坐坐可致此富貴極貴矣而又兼泰王
漢武之所難從樂百手則如史者神仙且恩之矣史復何患哉平先生輩雖不熱非換多金
亦難成事因慨世之賢者流縱飽詩書既仁義而一無憑藉將快手自負益信勢位
富貴之不可忽也如此雖史富貴自有如所成就皆其本然不能有一二助凡富貴
抄連時至乃來耳士富貴處時不貧且賤無以願志於以見二人之為史諒者不過借以見

長而不自敗者非僅視之也蓋直安於義命矣客言賤中有奇士洵然哉
兩營氏曰是余十五年前舊稿也自遭厄亂匿藏諸黑幕皆為冷風飄為深雨此如死
灰復然矣原稿尚有浙友洪君于安駢體序文及同人題評語皆佚去甚可惜焉至得所
由已得毛文序卷持不意區區篇隨而若存若亡忍離忽合能竟得登案莫於廢置
境斯是雖錄有前定或亦由金銀氣旺指致筆墨雲長耶馬齒日增猶未敢附誌數言
備深懷想云

星隕地震

道光丙午新秋後數日夜半忽有大風驟起勢如山崩地裂時伯兄也山卧病大姪女侍
疾未寢風起時適以聞總帳水的見紅光一團其大如盆亦震四射疾若飛至自北而南後
有流星萬點隨之以落其聲如雷地即大震室中諸器盡皆傾覆時聞人喊馬嘶家技老
攜幼開門奔避蓋屋宇之坍塌也喧呶竟夜天明始息未如何祥

籤驗

咸豐癸丑秋港有會匪之亂余挈眷出避居離城三十里之華溪鎮鎮有城隍神廟前有三
楹上供關聖像因偕同人登樓祈問當得籤語云花開花謝在春風富貴窮通一夢中聚眾

卷一

十五

客金有盡日到頭萬事總成空時方孟冬或云花謝春風之窮來春似可復城余謂城陷在
秋恐未盡花開之義未有成空二字殆言城空春為歲首或者復在春初耳時吉中丞方調
兵進勦意此小醜可指日殲而逆眾抵死抗拒相持至甲寅秋猶然未下吉公因會同西兵
督飭民夫於城外更築圍牆以斷接濟賊苦糧盡乃乘除夜兵勇無備開城而遁逆首劉麗
川為亂軍所殺悍賊陳阿林阿福潘小鏡等皆逃官軍於乙卯元旦入城始知花開花謝
者賊踞城一十八月得度兩春也第三句正言糧盡末句正應元旦復城籤語之驗絲毫不
爽

又同治癸亥余欲延嘉定孝廉童子佩曾蘭課讀兒輩議未定時索頭適有岳慶山樵牙牌
數書因姑卜之數成得生老病死人之常理天高地曠有窮期人不虛生斯可矣之句初以
語與事不相涉且余意慕孝廉品學以故信而勿疑不意開塾僅三日先生竟以微疾卒
於余家始信數由前定良非偶然

聖治丸方論

夏令暑熱炎蒸濕濁上騰人在蒸淫熱迫中設或正氣不足最易感病矧南方地卑氣薄更
多中痧吐瀉之症推其致病之原或過於貪涼風寒外受或困於行路暑濕相干或口腹不

慎為冷賦所滯或飲食不節使輸化失宜或感時行疫傷之邪或胸膈惡不正之氣皆能致脾上不運陰陽反逆升降失序卒然腹脘上下各處四肢厥冷吐瀉並作津液損亡則室邪失養故足攣筋縮走起兩腿或見四肢名曰室邪轉筋生兒時患此症大行我邑地寧人稠互相傳染甚有一家數人而同時告斃者深可畏也故不揣鄙陋爰擬一方名曰聖治入夏可預先備用如遇疫癘時行痧暑並胸或感穢氣或入病家心懷疑慮胸膈悶時即以一九入口藉以解穢却邪勿執其方用正統仙居野術今其方二兩真川厚樸二兩白檀香研細一兩降真香研細一兩折會皮研細二兩以上五味再同研為極細末以廣香香六兩煎濃湯泛凡如大黃豆大每服二三丸細嚼和津嚥下按水嗽甘能助胃苦能燥濕定中止嘔扶正却邪開胃氣以除積飲故用以為君能消滯而化濕平胃調中消痰行水兼治瀉痢嘔噎痰度為脾肺氣分之藥能快膈導滯宣通五臟並可除寒散表故用此二味為臣檀香調脾利肺正氣驅邪降香能辟穢惡怪異之氣故用為佐使香香清和芬芳之氣為達脾肺之要藥氣機通暢則邪逆自定故用為引其曰聖治者以聖人有治病治未病之旨蓋思預防莫若服藥於未病之先使輕者解散而重者化輕未必非却病養生之一助云

卷一

卷一

卷一

童菽原曰是方出而修合者頗多服之有驗藥似平易而其詳審氣味精悉功能足稱盡善固非泛然者所能企及也

諸復生

邑志骨以藝術者如城君殿之畫楊伯文之詩詞陳怡泉之數學董香谷之仙術皆佳人口而諸復生士賢又以其學勇銳精居西郭家資鉅自負憤力好技擊既長游學四方觀畢昆陽武君卿為友遂精槍法橫不施起旋轉如風名曰四平槍數百人莫能近福王南渡以兵部員外郎何剛為友遂精槍法橫不施起旋轉如風名曰四平槍數百人莫能近福王南渡以者惟王聖蓄池天崇二人池又傳於浙江提督喬照同時邑有獨魯張學春虎頭版力舉百鈞橫行市廛極為商賈所請諸除之槍曰試觀其技於是聚商設席延張諸亦赴焉酒再行諸挑以微論張自誇其勇酒酣起舞健臂作格拉勢極徐徐以著點其胸曰子蓋坐而言乎張遂坐終席默然亦無語頃之張辭去眾謂諸曰果傲視若此君何不交一手諸曰彼若稍遜猶可活惟以矯捷令必死於速矣眾猶不信次日聞張死於亭橋偏體色青如綻乃共舁服蓋諸運神功中人要害處則於三時之頃傷即入骨能致死耳今城西隅有諸家墳其子孫猶聚族居云

兩營氏曰諸稍遜猶可活語知依仍自死而非死於槍也叙諸生神武處亦極得宜

測字奇效

自呈卜相而外又有測字之術時於宋之謝石亦能決禍福斷榮枯我漫攬其能而有驗者乾嘉時有沈衡章問休咎者趾相挺有犯越獄賈遞捕役往問始得一鵝字沈曰鵝能言之禽也古是而身不自藏卒為人所為學且鳥而鵝羽毛未豐其能遠乎去此當近速捕可得問往何方沈暫見在路後辱曰可往後面坑廁中覓之如其言果獲色雀神其技給機測如神適臨縣廟團清分堂之西偏俗呼為董事廳者蓋沈所安硯處也成豐庚申西兵駐圍其頭始認稱復又有陸學海者五六歲時父抱懷中即能握管拆字長遂以此為業老而益精有以求財問者拈一也字陸曰無望也地無土無土無後風竹池無水難養龍化魚天口如此而十中八九沈能預降陸說清壇皆意致開雅無江湖習氣陸亦設硯於廟之真君殿惟書自於青日不逾百字耳

夢應

卷一

卷一

卷一

聞郭中丞鴻鵠未過時夢至一署如郭院內出一人乃同堂生某云在此閱掌稟籍郭即決查核某果入良久出與片紙上書八字云官居四品洪水為災道光辛丑郭守開封中年決口黃水灌城危在頃刻因舉前夢告人自恐不免竟獲無恙後任學撫被劾罷官時粵逆犯江南郭公積謀江蘇在江甯督辦團練城向洵難奉旨照道員例贈卹始知四品乃道員洪水者逆西洪洪金也事皆前定宜不益信

雪兒

雖稱諸生童菽原家貧授徒歲得館銀十餘金以常斷妻蘇氏以針黹佐升平五十無子僅生一女性極敏慧體弱適生時天過大雪因名雪兒父母愛之如珍雪兒春長依母習刺繡秋冬從父讀書七歲背誦毛詩若流常於燈下為人寫佛經百字跡秀潤紙白如粉墨光燦然終篇無一點錯父以韻語教之輒解嘗賦春草云萌芽初出帶朝烟思受東皇轉自憐記得梅風雪暮不關新綠有今年父見之曰此女必備應報者而得晚成者道光初江南饑斗米千錢重衣食常不給無何夫婦相繼卒雪兒猶幼不食鄰里憐其孝咸願惜金為之成婚雪兒許嫁身以償時通開封王伯凱孝廉客其地見而問之贈以二十金既婚願從為奴孝廉其誠遂以歸雪兒侍孝廉夫婦承順顏色間數年如一日王夫婦愛如己

出勿以待婢待也王有妹婿姜南前設帳鄰邑值中秋旋里晨訪孝廉入書室檢得孝廉近
作古樂府數十篇反復數誦忽見窗外樹搖動有人攀折庭柱於上半窗中瞥見解裝
如玉圍於窗隙窺之見一十五六女郎衣白羅襪極大袖彩月藍湖縐斗紋百套裙手姿綽
約眉目如畫因思家無閨秀此女為誰久之曰是矣聞伯凱妻客離揚得一婢才色雙絕
此是也南前歸述所見於夫人夫人曰穴隙相窺此豈端士之所為哉南前唯唯謝過夫
人微笑曰雖然此女可人我見猶憐無怪君之不釋也若得渠侍左右亦大佳事君欲之乎
南前欣然離座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余無投符之術何夫人曰兄嘗謂此兒意由天授受
書適目能讀作詩雖淺近而能自在流出及門諸子竟無其匹我已收為女弟子他日當於
一聯佳句中覓配不羨王謝門牆徐公雙璧也兄言既如是今當以詩為介倘憐柳下之吟
王府當不惜一侍婢身乃代南前作詩貽兄云當前草滿綠無堪有圖書點綴新修到
自稱弟子不妨風味是赤貧名花雖豔不輕紅宛轉吹噓仗化工醺出人間好顏色嬌如珍
惜自春風嫩枝猶在曉烟中莫任飄零作斷蓬恰喜海棠春曉移向好簾櫳名場猶
待十年爭紅由添香願未成詩婢如家可也特傳酒拜門生王得詩即以雪兒贈後生
二子皆英俊弱冠游學或謂一已登賢書云此余昔聞之孫紫軒少常者近聞淮山棟華園

卷一

十八

主人閻秀詩評亦稱其詩惟春草一首集中另載而為香山堂氏女作始一而二者也
兩蒼氏曰欲於一聯詩中覓配命題本佳又難得彼妹工吟且肯為婿捉刀是固良緣難
事也姑美者方謂何物南前得生手變福如此而不知此即天所以報雪兒身倘正室有
燕支虎在雖得婿情庸有濟乎

燈市

我邑歲於三月二十三日為天后誕辰先期縣官出巡沿街鳴鑼令居民懸燈結綵以祝前
後數日城外街市咸設燈緣自大東門外之大街直接南門暨小東門外之內小洋行街及
大開南北街五數里高搭彩棚燈懸不斷后鋪爭奇瞻瞻設商弄周鼎泰鏡漢區內外通
明遙望如銀山火樹臨風如仙氣飄飄金吾不禁徹夜游行百里外舟楫咸集海灘上下
泊舟萬計名班演劇百技雜陳笙歌之聲晝夜不歇十九二十日燈始齊至二十四五日止
二十八日又為城隍誕辰公館德夫人誕辰城內街衢陳設一如城外二十五六起至四月
初止總計城廂內外凡閱半月而燈事始畢自道光辛丑海鹽多故駐兵設防因罷燈市通
商後華夷雜處惡生事端遂以為禁云
兩蒼氏曰亂後文章感慨多拙可也生隆承平一罹變故遂覺事無大小天口皆有今昔

之曉燈市其一端耳

揭兒花目

同治甲子春夏間聞京都有匪徒揭取小兒花其雙目或言外國人所使照駐京各國領事
照會總理衙門飭捕拿獲匪徒十餘人內五名實係揭兒者供稱取童子雙目學外國人配
合照像蓋西人圖山川樓閣及人小影不用畫工不需筆墨以玻璃為屋使一室明照架
一木匣用畫紙裝裱藏匣中開鏡照之頃刻立就更澄以水則所照之人物顯然而不知所
用何藥也五犯訊明即行正法復據西人云照像之藥係角金銀及外洋地產之物合成並
無挖取人眼事然適商以來時有異聞異見勢不能究其實在耳

孔仙受欺

間都中有巨公某素奉孔仙設休咎方粵兵陷江甯時某嘗叩問吉凶孔有若問江南好消
息來人丁口自平安或謂項後姓何人來方可成功某是時統兵大員恰無何姓後以向
帥年於軍朝命兩江總督何桂清提督和春統辦軍務咸以二人之姓正應孔語無不翹望
捷音追賊破常州何率兵而進則致敵抗艦陷勢不可支始以孔語為不足信夫扶乩之說
皆假神仙之名以惑人凡問休咎必作隱語惑人之深信者即代為解說或有一二語適合
遂相與神之如此所言蓋因昔年之偽造妖言者當編假語成書內即有人丁帶口取江
句或以書示余余曾火之不意孔轉信為實然而惜妖言以談休咎如此嗟乎孔之欺人者
多矣宜此次之為人所欺也

卷一

十九

尊稱
自尊與自賤相表裏者也而其故皆緣於不知恥蓋即一稱謂聞而世變可言矣昔時鄉宦
凡進士出身者稱老爺以一榜得官者稱老爺今之稱不聞已久幼聞先君子言前朝
孫初陽先生以萬曆壬子舉於鄉官右僉都御史巡撫登萊居鄉時值里有慶事必徒步
往人咸呼孫老爺或以老爺稱之若有不安者近日後納之例大開腰纏數百金從女安市
歸即乘輿張蓋鏡稱老爺俾五六品稱大老爺或井不虞為此稱因而多方處置得三品銜
而竟稱大人此皆驕心相勝之說更有卑而近諛者某官以二品告歸嘗見一同姓具來登
報書家大人見者無不掩口夫非分之稱謹諫之增主或若士稱從之體統安在余故於
此規世變也

兩蒼氏曰粵人之稱者貽愛人之尊者驕之能詭者無不驕易驕者亦無不詭則異
而情自同習俗相沿遂成一轍阿世界勢利之重廉恥道衰矣

羅維先生

客言漢濱有異人結廬榆山之麓食糗糒衣布帛雖或者不去冠服又好講因果事聽者咸集農工千僮者無不往遂呼為羅先生先生見村人有事就者必出而為之解久之鄉里不平事皆鳴之先生而不履公庭或達其旱時見天有片雲先生必設祭下拜曰願天之必為民也或遇淫雨則禱以晴故者立庭中衣履雖沾濕勿顧曰天罪我幸勿傷此田禾也一鄉之人以是感其德而名遂遠矣有大吏慕之造其廬一州治則曰州今多有其惡之者上惡其下惡其嚴同列惡其異也大吏謂之遂登薦牘又舉一令為問則言某聞其外齊有願曰萬物靜觀亦可明其志矣蓋取康節詩作跋後語也大吏識之遂掛牌章呼為聞世有三錄不可犯謂文士筆錄士女錄勇士劍錄也若羅先生者固所稱焉君子也而談言微中非非辯士所能及人願可以及相乎哉謂有威德靈驗者誰曰不然

席某述魂

洞庭席某善心計曾准徐膳居十餘年業頗裕共事者同里某也勤金之誼久而獨堅席有女許與某之仲子為室未婚而席以暴疾卒旅邸某為經理喪殮扶柩歸陳厝年帳籍記載

卷一

二十

極詳細人咸推其誠厚舉家亦感之一日席女神志忽異謂其母曰某時良以得冊示汝區銀若干汝固不知也席母察其言微若故夫乃泣而前曰夫其魂返乎曰然曰君究以何疾亡曰偶患暑為庸醫所殺耳我歸已久欲與汝一言而無可憑者因恨某以人死無嫌欺汝孤寡必欲與之理論故假女體亦不得已也即今具紙筆按案作書遊某果其字跡某得書後至其家女正色曰余與君情同膝漆我死意必以孤寡累君何骨肉未寒而情同陌路耶遂接冊逐一指示自某項至某項計多出若干納若干因問是何以故時某愧甚不能措一詞女曰我念舊好不訴更惡亦不以為怨倘此後再有私心我能禍君無貽後悔今已證明請君自便某去女曰速取堂懸之符覆我身上如其言頃又曰此符無論奈何可往某家急借天師符來則則恐傷女命當即借覆之女遂欣然離如夢覺此皆席心違為余言者初甚詳今皆忘其耳

石瑞

兩蒼氏曰既不訴投陰曹又不責償陽世而必證明其事者可見錢財事小術見真陰謀亦鬼所忌耳更異借胎面語雖死猶生使死猶見之無鬼論可以不作

蜀郡石生名瑞冠游摩羊神奔逸以父母蚤世自幼隨大母依伯父履吉吉嘗販蔬富有

卷一

二十一

金而艱於嗣以故夫婦愛瑞勝已出尋常不令出庭戶時居清明隨一僕至墳園拜掃焚香既畢散步村郊去墓二三里得一溪溪西有小庵桃花出短橋色艷殊常遂度平橋繞溪百餘步見庵門半啓上懸額曰朝雲入則惟一老僧跌坐喃喃誦佛號見客不致極庵雖小而結構幽潔庵後小園遍植桃桃花正繁局圍籬籬籬外清溪繞流柳陰映日生喜幽僻近溪小立瞥見隔溪茅舍中板扉忽啟一絕代女郎款步而出衣裝雅潔隱入花叢頃刻手執桃花一枝盈盈微笑冉冉入門人面花光相掩映生不覺神搖意奪竊立久之未幾日暝煙凝雙扉微闔方快快問僕通尋踪至遂相與返生歸意戀殊切思就蘭若下榻冀得再覩芳顏乃請於大母遂假僧舍讀書居旬餘怡然無所遇因問僧隔溪雙扉常開者誰僧曰甘姓問家有何人曰夫婦力耕自給聞近有寄居者不知為誰又問隔溪有徑否曰沿溪而西有小橋可過一日生晨起後至後院遙望隔溪有女背坐簷下浣衣視之正前所見麗人也喜極竟忘顧忌繞溪疾走直達其庭女聞履聲睜目回顧無羞縮狀生脫之面麻髮落蠢然一物也即欲返步女曰汝來此何事生踟躕無詞曰宅上非甘姓耶女曰我家無姓生曰誤矣急趨而出不禁自笑即題詩僧舍云草色遙看綠正肥桃花門巷是耶非等閒已識東風面萬斛春愁付釣磯遂辭僧而返明春履吉五十初度感當歲集生有姨母適秦氏為里中富室亦來拜祝僕從如雲至晚設席內堂燈燭輝映女客次第生入內窺探見秦有後立一侍婢絕美細視之又似昔日折花女始悟固有其人前所略者殆非耳更深客散生潛身入謁秦呼之入旁坐叙話生見女貌首側立眸矚不轉秦覺之笑曰甥好此女乎固有眼婢本楚產以父死鬻身來我家將三載矣今年十四五耳其性格體態在侍婢中固不易得然有一短手揭其裙幅示生曰惜乎底下蓬蓬如焦葉耳且有暗疾夜暮時腰膝酸軟也言罷掩口笑生聞乃又悵然失望未幾川楚故舊作亂官軍四集徐遂就俘先當履吉嚴楚時曾與徐族侄同夥歸後亦通音問至是以索餘黨波及履鞠無可辯獄成吉坐逮配去後生奉大母命往探一日薄暮行山谷中無宿所心惴惴望林外隱起炊煙疾趨之得一小巷舍宇無多歲歲山簷適見一嫗汲水溪邊生即揖揖以情告嫗乙一席地得免露宿當有薄醢嫗曰我家無男子未便留客生曰龍山台香絕無行人倘非老母垂憐懼為虎狼所食嫗憐然視曰即君得非石家小秀才乎生訝曰是固然矣不知老母何由相識嫗曰老婦本楚人昔以探親入川流寓蜀郡鄉間當即君送學時偶同二三村婦入城觀香故識之耳然素聞郎君處世廉厚日惟閉戶讀書未審何由至此生曰伯父為官事所涉竊留連地故特親往探之今早匆匆就道不暇計程以致迷途嫗指臨水短扉曰此即寒舍爾君文

弱難忍霜威室有短榻可權假一宵耳生喜隨入之則小庭花砌斗室茅簷頗覺雅興將升
堂見一女子從後室出雖荆布之飾而光艷射人見生即翻身入生以溫在不致正視略一
斜睇覺其體態容華又宛如隔溪人也生未定問內嬌聲喚母娘生猶聽之語細不甚了
了惟聞媽曰秀才非尋常客何害少頃進晚餐其味香頗不惡既畢媽搥燈導生入左
廂房布被几椅悉備生展謝不已問老母上姓尊府尚有何人媽曰我家姓王先夫謝世
已五載老婦無子室惟息女養殖出十指漸以生客耳語次聞低聲喚茶娘趨旋捧一小
盤出內置紫泥盃及一小杯生飲之味甚甘芳極口稱美媽曰此茶名壽春楊月明所摘之
兩前誠為山中貴品出隣家所惠聊以供客生又起謝媽曰山村無更鼓頃見月已西斜即
君明日長行宜早寢遂代掩扉而去生於無意中得遇佳釀又異其絕妙意中人反復凝思
不能成寐天方曙即啟扉頂之溫亦出供沐進膳意甚殷生酬以金堅却不受曰即君去途
尚遠留以自便後或有相見日也生感謝辭去越歲始抵成所時履吉為披甲奴達首垢面
見生泣曰余不幸遭此奇禍已拼難死異鄉念石氏惟汝一點血了身行藏谷倘為虎狼食
宗祀絕矣此地非汝久留宜速歸若志詩書者得成名我死無恨乃為乞諸土人得附木商
而返然自大訟後門庭蕭條生歸時祖母已物故室惟伯母日夜哭泣雙目失明生設法醫
治

卷一

二

歲得數金僅供餽親里有邵孝廉者生同學友也嘗謂生曰君無兄弟今年逾二十猶未娶
非所以重宗祀余為君善之久矣而苦無其偶近聞隣有母女避兵來此女美而聰若其可
意乎生曰度日尚愁不足敢言娶重耶邵曰已為君訪明女操針黹精功絕倫日可得百錢
足自給無待食於君也請勿疑生猶未應邵曰實告君已代為納聘矣月朔辰良可渡掃室
中我當送新婦至聊備喜筵為賀更不煩閣下郵歸也生遂告知伯母如期即攜酒登堂曰
新婦至矣生曰奈無冠何邵曰故人尚有締袍未知稱體否即於袖中出衣一襲催生速
服頃聞鼓樂聲與已至邵為主理內外事禮畢設席堂中大帷劇飲入暮辭去生入見婦
則甚驚異女曰君識妾否妾家即山中僧宿處也生曰然則卿雲庵後隔溪茅舍中折梅花
入板扉者非卿耶女曰曾有之君何得見生因述前事并言所遇之慶非至今未釋女笑曰
是矣君自見妾後凡所遇者妾之姊與妹也妾同懷姊妹三人昔年從父入蜀僑寓甘家不
幸父死異鄉貧無以就遂驚妹於秦氏姊雖貌醜體態頗類妾因失愛於母遂配甘家之養
子獨妾自幼讀書解翰墨最得母憐又圖換妻回里不意故鄉遭亂道路梗阻因之暫避山
中嗣聞逆黨四竄將次入山乃又暫回郡城前邵孝廉來議婚母詢家世悉為君故遂允諾
耳生聞始末深嘆遇之奇而緣之有前定也生自得女為婦雖處貧而益不改其樂女勤事

女紅古耕織漸得溫飽因遂迎養其母厥後履吉以遇赦得歸仍事舅氏卒成小康云
兩孝氏曰是耶非耶神光不定一誤再錯絕妙最圖究之亦暗暗繫離處天涯海角終有
歡聚時但月老如郎孝廉其撮合處尤宜買絲繡之鑄金事之家尸而尸祝之叙次亦不
陰午陽離奇盡現

吳行鎮

邑東昔有吳行鎮市肆繁盛吳氏聚族而居稱景封焉前明正德初有吳三錫者擅作威福
喜怒自恣鄉里側目無敢忤者嘗佔曹姓田結訟後吳暮夜入金賂官逮曹轉急曹懼而遁
又挾及魏黨鎮人大不平陰為聯絡鄉火焚吳居吳復鳴於上官當事率兵捕曹黨村人鳴
鼓聚眾以拒至傷武弁事聞於朝廷死者百人而其鎮亦因之遂滅今高行東有蔡家宅即
其址也

好奇售偽

今之收藏家癖好奇書古物而胸無卓識目炫何樓每出示人言且鑒鑒自矜博雅牟利之
輩遂不憚多方增飾即以其所珍者給之往往入其彀中而不覺焉亦可嘆矣南昌費人錢
子明饒於資好藏古器嘗以巨鐘寶案頭日世有奇珍吾肯惜此或以彝鼎書畫來者則曰
此縱佳猶係有物何取乎一日客携一古銅匣至內有物其形似繭而大如長尺許色白
微見青斑搖之內有聲云係其宦家藏傳世既久子孫不知其名并不識其用惟承上世之
囑以故寶藏至今聞君精於鑒古特假一觀冀有所示錢因笑置之越日有同好某來訪錢
言及之某曰嘗觀異物志載員嶠山有水簪長七寸色黑有端角以霜雪覆之然後作繭繭
長一尺織為文錦入水不濡投火不燬唐貞觀時海人獻之奏以為繡黼此其是乎若然其無
價物也錢檢書問之良是乃邀客欲破繭以驗客不可錢曰驗之若合願以千金為贈否則
亦以數縷之值償之可乎客遂商於物主議既定乃破之內果發脂色純黑鱗角可辨入水
不濡客曰今惟投諸大矣兩家其勿悔物主請置千金於前而後驗時某亦在座私謂錢曰
今已試數端諒非偽物蓋藏厥值而不竟其驗乎錢然其說遂以半價得之既得視為至寶
終亦不敢入火後復謀其謀蓋同好者因其言許故結之入水不濡者塗以白蠟也又臨是當
室磨某摩人子也或謂其不謬乃出資市書不數年而東觀西圖之富不逮過矣是牙錢
錦快稱以飾觀曾未寓目則其書畫價之復殊厚也乃於郡中見得抄本書百卷以五十
金得之其書甚佳而磨竟不聞却其書某磨乃商於磨之戚全某全因稱通文墨為磨所信
任者問其書價幾何曰得三百金足矣矣全曰然則當售八百金耳以四百金與我尚有百金

二十五

順天戊午科場案

1

二十五

專司稽查。內外簞轡。事各官。並搜檢王大臣等。應行核議之處。俟將程庭桂案訊明後。再行咨部。分別辦理。咸豐九年二月十四日。皇上御勤政殿。召見惠親王綿愉。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軍機大臣內務府大臣等。面諭大略。以科場爲綸才大典。交通舞弊。定例甚嚴。柏俊身任大學士。在內廷行走有年。且係科甲出身。豈不知科場定例。意以家人求請。頻數徵換試卷。既有成憲可循。朕即不爲已甚。遂照王大臣所擬。柏俊即行處斬。派蕭順趙光。赴市曹監視行刑。天語尚有情。雖可原。法難寬宥。言念及此。不禁垂淚之諭。餘如浦安。羅鴻藻。李鶴齡。均照例斬決。以副考官朱鳳標。尚無知情情弊。從寬革職。卹應卹。亦即革職。永不叙用。并諭嗣後科場大典。秉文衡者。皆當潔己虛懷。杜絕干請。應試士子。亦各立品自愛。朕此次執法嚴懲。爲士林維持風氣。而在廷諸臣。當能默喻朕衷云云。迨王大臣等會審程庭桂收受關部事。據伊子己革工部候補郎中程炳采。供出兵部尚書陳孚恩之子。候補員外郎陳景度。曾交條子。又工部右侍郎潘曾瑩之子。庶吉士潘祖同。曾爲其同鄉謝祿燦代送條子入閣等情。得旨。陳景度。潘祖同。著即革職。歸案辦理。陳孚恩。潘曾瑩。教子無方。均交部議處。此案關涉陳景度之處。陳孚恩著照例迴避。餘仍秉公會訊。復據王大臣等。說出前任刑部侍郎李清鳳。有送給程庭桂條子事。清鳳時已回籍。旋有步軍統領衙門奉旨行文。該省督撫

取貝確供由驛馳奏。及據李清鳳供詞稱於八月初二日。已奏請告病。其子李旦華與幕友王錦麟下場。並未中式。其如何賄通關部處實不知情。並究伊子李旦華。果有圖買關部。送給程度銀兩。兩未收等情。當將伊子交出候訊。自請治罪。得旨李旦華假托父命。私送條子。并代同籍恩貢生王錦麒致送條子事。著即革職。由該督撫派員。解京歸案。王錦麟尚未回籍。著步軍統領衙門查傳到案。併訊辦。李清鳳奏降一級調用。准其抵銷。王大臣等復督飭章京司員詳訊程炳米。據供伊父入闈後。李旦華即遣家人送書一封。內有關節條子二條。一條李旦華。一條王錦麟。經程炳米收下。外有銀百兩。仍交家人帶回。後又有已革候選通判潘教儼所送關部條子。已革翰林院庶吉士潘祖同代工部候選郎中謝森堉送去。關部條子均經程炳米收下。並伊家教讀之附貢生熊元培。亦寫給條子。復經家人黃太連遞。彭家書信一封。內附條子。有中血字樣。程炳米因彭係南宮。訕謔今寫中血。知為假冒。即將條子撕毀。並未查係何人。但取來封裝入熊元培條子。令家人胡升帶進。共四封。條李旦華。王錦麟。潘教儼。熊元培。其潘祖同代謝森堉所送條子。即行撕毀。並未帶進。胡升入場。將帶去之條。並交伊主程庭桂收閱。接經王大臣等家訊。程庭桂彭家有無關節。據稱實未看見。至兒子在家。接收條子。無從禁止。家人胡升。將封套送入。又無可拒絕。是時惟恐誤為取中。特將條子收存。比提中卷核對。見無條內字樣。當即燒毀。但平日不能管教兒子。約束家人。及見條子。又不即時舉發。實屬糊塗。辜負天恩。求皇上從重治罪等語。而程炳米所供彭家來信。係彭祖彝名。其將熊元培關節裝入彭封。並囑胡升稱。係彭述者。意圖混購伊父。及傳彭祖彝到案。據稱上年六月間。曾於程炳米處。信取印結一紙。此後並無隻字。至黃太所供彭家送信之人。不知姓名。年約三十餘歲。初見門外拴着青驢一頭。及接信進內。復出看時。則人驟俱已無蹤。更質之熊元培。稱將關節條子確交程炳米。並無託彭轉送之事。於是王大臣等乘集據供各情。尚屬可信。而假冒彭姓之人。投書後即行勢難追究。應即擬結。當抄各犯供招。咨送刑部。定擬罪名。旋准部覆。稱有已成未成之別。以案內現犯五副榜俱未中式。亦無挑取賸錄之人。並未侵占中額。程庭桂應照未成擬罪。於斬罪上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仍從重發往新疆。効力贖罪。程炳米接收條子。傳遞入闈。但未經中式。應於斬罪上減一等。擬流加遠。該革員於伊父入場後。輒敢接送多條。情罪較重。然罪已至遠。無可復加。應從重發往新疆。尤當苦矣。遇赦不赦。李旦華等。或遞關部。或代致送。俱未中式。均減一等。擬杖一百。流三千里。王大臣等。以刑部所擬罪名。似與例意未合。復片刑部。查明例內有無分別已成未成明文。嗣准刑部覆片。稱查定例。雖有無論已成未成語。原因例文簡括。不逐

除詳載但引例辦案。自應酌核案情分別定擬詳譯創意。考官之子。所以舞弊者。皆因中式起見。中式則照已成例定罪。未經中式理應減等。旋載垣等疎陳程履桂身任考官。於關中收受關部。並不舉發。實屬賄徇容隱。臣等於例律雖未周知。然查科場舞弊。例革纂廢。原以科舉大典。為國樹人。不容絲毫情弊。是以特峻其法。以彰國憲。而禁場弊。程履桂身係二品大員。乃於奉命掄才。輒敢收受關部。雖均未取中。而其徇情作弊。已可概見。若猶以未成論。恐於例意未協。臣等仍照交通賄買斷決。擬斬立決。可否稍從末減。出自皇上天恩。至程炳采乃伊父入場後。竟公然接送關部。毫無顧忌。且該犯身非考官。一經接遞關部。即為已成。中與不中。權不在手。尤難以此區別罪名。程炳采擬斬立決。至李旦華等。臣等前曾面奉諭旨。著均加恩。免議犯罪。仰見我皇上法外施仁之至意。但刑部所定李旦華等擬添按李旦華。王錦鰲謝森焜俱屬職官。應從重發往新疆効力贖罪。所擬熊元培杖一百。派三千里交順天府定地。到配後折責安置。其潘毓文潘祖同。由律得容隱之親屬。請出實情。與自首無異。擬於流罪上。再減一等。杖一百。徒三年。仍從重發往軍臺。効力贖罪。按該革員等。已蒙恩施格外減免死罪。未便再行遞減。合與李旦華等。一律定擬。應將熊元培潘敦儼潘祖同均發往新疆。効力贖罪。胡升受僱服役。聽從程炳采囑遣關部。雖無情弊。究屬知情。應於程炳

采斬罪上酌核遞減。擬杖一百。徒三年。黃太李貴。按送書信。不知內係條子。均免置議。李旦華之父。前任刑部侍郎李清鳳。潘祖同之父。工部侍郎潘曾璽。均已奉旨交部議處。潘敦儼之父。降調湖南布政使潘鏐。雖將伊子請出實情。呈送到案。均屬訓子無方。亦應請旨交部議處。其監臨監試。專司稽查。及內外廣執事各員。並搜檢王大臣等有無應議之處。應請飭下禮部。按照科場條例。據實查明。由該部移咨吏部等衙門。分別議處。再兵部尚書陳孚恩之子。陳景丹。曾遞關部條子。程炳采未送入場。旋據陳孚恩在馬廠詰語屬實。即將伊子解送歸案。查陳景丹雖未中式。既經囑託。亦屬交通擬同李旦華等。均發往新疆効力贖罪。伊父陳孚恩。已經奉旨交部議處。至臣等奉派審訊。結廼近。相應請旨。議處是日。皇上御勤政殿。召見惠親王綿佑。伯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兵部尚書陳孚恩。軍機大臣彭齡。並穆彰阿。源。文祥等。諭曰。上年順天鄉試。科場舞弊。經欽派王大臣審明定擬。二月間降旨。將柏俊等分別懲辦。並宣示在廷諸臣。俾咸知朕意。本日據載垣等奏。科場案內。審明已革大員。已革職員。定擬罪名。科場為掄才大典。考試官及應試舉子。有交通囑託。賄買關部。作弊。開賄新例。定例。纂廢。不得以曾否取中。分別已成未成。此案已革工部候補郎中程炳采。於伊父程庭桂入場後。竟公然接收關部。令家人胡升。轉遞入內。即係交通。囑託關部。情罪重大。三以

已中未中。後為區別。程炳榮著。照該大臣所擬。即行處斬。已革二品頂戴。左副都御史程庭桂。身任考官。於伊子轉遞關。並不舉發。是其有心營私。已可概見。雖所收條子。未經中式。而交通已成。確有實據。即予斬決。已屬罪有應得。惟念伊子程炳榮。已身罹大辟。情殊可憫。若將伊並置重典。父子併首。朕心實有不忍。程庭桂著。加恩。特往軍臺。効力贖罪。此係朕法外施仁。並非從寬。罪過減。亦非因其接收關。未經中式。姑從末減。也。至送關。即之謝森。應照科場條例。治以死罪。惟與業經正法之羅鴻輝等。尚屬有間。工部候補郎中謝森。應予生報。捐國子監。學正。學錄。王錦。著。革職。元培。著。革去附貢生。與已革候補郎中李旦。著。已革候補通判潘敦。已革翰林院庶吉士潘祖同。已革候補員外郎陳景。著。加恩。免其死罪。著。照所擬。均於往新。効力贖罪。李旦。著。之。父。李清。鳳。現在原籍。病故。著。該部查明。如李旦。華家有次子。者。即起解。如無次子。安葬。伊父。後再行發遣。降調。湖南布政使潘鐸。訓子無方。著。交部議處。其應議之監臨。監試。專司。稽查。及內外。簾。執事。各員。所司何事。應議之處。著。禮部。按照。科場。條例。據實。查明。詳。晰。開。列。銜。名。具。奏。戴。垣。等。未。能。究。出。冒。名。之。人。承。審。遲。延。自。請。議。處。戴。垣。端。華。全。慶。陳。學。恩。著。交。宗。人。府。吏。部。照。例。議。處。至。科。場。律。例。本。有。專。條。刑。部。所。擬。程。庭。桂。罪。名。俱。不。在。科。例。內。輒。將。尚。辦。各。案。以。已。成。未。成。比。擬。實。屬。不。合。

卷一

二八

業與王大臣等。指內詳。細。批。示。若。照。錄。杖。給。予。處。分。該。官。官。等。難。當。此。重。咎。著。傳。旨。申。飭。科。場。一。案。前。後。所。降。諭。旨。著。即。補。入。禮。刑。二。部。則。例。永。遠。遵。行。餘。依。議。欽。此。旋。宗。人。府。吏。部。遵。議。潘。鐸。失。察。子。弟。竊。犯。法。例。降。一。級。調。用。王。大。臣。等。審。結。遲。延。均。照。督。撫。承。審。持。旨。案。件。遲。延。例。均。罰。俸。一。年。奉。旨。依。議。禮。部。奏。應。議。監。臨。等。各。員。失。察。處。分。監。臨。及。內。外。簾。監。試。均。降。三。級。留。任。內。如。御。史。尹。耕。雲。奎。斌。復。失。察。主。考。家。人。向。房。官。查。換。中。卷。照。例。降。三。級。調。用。其。查。院。門。檢。檢。門。檢。檢。身。司。稽。查。外。場。巡。察。各。員。均。擬。罰。俸。一。年。以。上。應。得。處。分。雖。係。公。罪。均。不。准。抵。銷。奉。旨。依。議。先。是。順。天。鄉。試。卷。冊。例。由。治。中。及。禮。馬。通。判。辦。理。定。於。初。六。日。送。院。不。料。遲。至。初。七。日。并。多。錯。謬。監。臨。景。廉。巡。察。碑。門。御史。微。麟。等。奏。參。治。中。將。大。鑄。禮。馬。通。判。蕭。鼎。禧。承。辦。試。卷。遲。延。名。冊。外。錯。得。旨。交。部。議。處。而。順。天。府。府。丞。提。調。蔣。達。於。初。十。日。與。監。臨。同。新。意。見。不。合。負。氣。出。關。奉。參。府。尹。梁。同。新。不。令。書。吏。預。造。執。事。各。員。名。冊。致。入。關。後。草。率。分。派。漫。無。稽。查。甚。有。有。其。名。而。無。其。人。者。又。不。令。通。判。蕭。鼎。禧。入。場。而。派。即。補。知。縣。蕭。履。中。縣。丞。蕭。瑞。成。等。盤。踞。場。內。之。大。所。又。以。典。史。吏。目。等。官。把。持。碑。門。外。總。辦。一。切。供。應。之。小。所。而。大。典。監。實。廷。榮。宛。平。縣。毛。慶。麟。於。內。外。供。給。任。意。偷。減。致。主。考。房。官。之。煤。米。紙。燭。全。不。敷。用。刊。刻。題。紙。亦。不。精。潔。於。題。後。紛。紛。以。破。爛。之。紙。來。換。關。防。印。文。或。無。其。字。該。府。尹。

袒護屬員。並不責問。臣。古。微。唇。焦。窮。日。夜。呼。應。不。靈。徒。深。焦。急。致。積。無。積。勞。迫。成。急。症。不。能。辦公。抱。疾。出。關。自。請。嚴。議。旋。奉。上。諭。有。覽。奏。實。堪。詫。異。語。以。府。丞。提。調。蕭。鼎。禧。是。其。專。責。意。見。不。合。原。可。再。再。具。奏。乃。竟。自。稱。患。病。負。氣。出。關。實。屬。誤。妄。糊。塗。將。達。即。交。部。嚴。議。至。所。參。梁。同。新。等。各。情。則。與。監。臨。景。廉。副。都。統。蕭。鼎。禧。監。試。文。等。所。奏。大。致。相。同。欽。派。瑞。常。會。同。蕭。鼎。禧。實。鑒。遂。致。查。明。據。實。奏。參。又。以。梁。同。新。任。用。非。人。以。致。諸。務。廢。弛。有。心。徇。庇。特。先。交。部。議。處。景。廉。既。充。監。臨。亦。難。辭。咎。并。交。部。議。及。瑞。常。等。查。明。奏。覆。後。部。議。將。達。即。交。部。嚴。議。一。級。留。任。若。將。大。鑄。蕭。鼎。禧。等。均。議。降。調。可。見。事。必。有。北。是。科。弊。實。致。釀。大。獄。紛。紛。者。已。於。此。發。端。云。

還山圖

雨。谷。氏。曰。科。場。每。弊。例。禁。甚。嚴。恐。礙。寒。賤。進。身。也。此。案。發。行。於。貴。近。雖。關。部。大。員。此。亦。不。姑。恕。微。特。口。口。治。朝。刑。政。清。明。而。乾。綱。一。震。士。氣。皆。伸。實。足。為。鄉。會。維。持。風。氣。想。國。家。鄭。重。倫。才。重。士。如。此。士。猶。可。以。不。自。重。哉。

夢。源。齊。玉。給。學。裴。梅。麓。太。守。長。公。子。也。能。詩。善。書。性。樂。閑。適。不。求。仕。進。視。短。窮。賤。之。力。不。及。尋。丈。出。入。一。小。童。扶。掖。之。以。為。常。道。光。戊。申。曾。來。滬。上。與。余。結。文。字。交。一。日。偕。之。游。豫。園。見。石。梁。穿。窟。跨。水。上。因。擬。來。月。夜。游。謂。其。潔。清。澄。境。必。勝。於。畫。也。是。晚。適。值。月。明。如。畫。瀟。瀟。三。下。余。將。寢。矣。忽。聞。扣。門。聲。各。視。則。齊。子。也。曰。見。此。月。色。寢。不。成。寐。能。赴。日。間。之。約。乎。余。曰。可。遂。與。踏。月。北。行。漫。步。至。圓。度。平。橋。九。曲。登。溪。西。一。山。四。望。月。皓。如。銀。上。下。明。淨。山。巔。有。小。亭。於。此。少。憩。繼。至。石。梁。見。有。數。弓。徑。臥。樹。邊。余。曰。此。非。先。得。我。心。者。乎。齊。子。大。笑。遂。與。余。並。坐。誦。所。作。舊。游。月。山。詩。音。韻。琅。琅。若。出。金。石。及。倦。而。歸。東。方。欲。白。矣。復。難。返。棹。吳。門。而。郵。筒。不。絕。嗣。以。冠。氣。送。著。音。始。合。如。同。治。丁。卯。應。敏。齋。觀。察。招。之。復。來。申。浦。唏。噓。相。對。各。敘。闊。衷。蓋。已。猶。然。老。矣。未。幾。即。擬。賦。歸。乃。出。還。山。圖。小。影。索。余。題。句。因。賦。七。古。一。章。云。新。安。之。山。繪。而。寫。中。有。詩。人。玉。給。老。玉。給。生。負。瓊。異。才。天。涯。闊。偏。知。音。少。憶。昔。與。君。參。翔。詩。酒。頻。年。旗。鼓。當。河。梁。分。手。幾。廿。載。雲。停。月。落。心。茫。茫。日。斜。鳥。自。鳴。飛。倦。片。帆。小。駐。申。江。岸。展。畫。殷。勤。囑。我。題。請。留。別。後。相。思。卷。下。慨。中。原。幾。劫。塵。何。處。得。見。故。園。春。藍。與。快。并。還。家。客。獲。鶯。情。難。舊。主。人。幾。變。京。華。長。作。客。楊。雲。額。捧。從。軍。機。執。若。圖。中。自。在。身。山。泉。洗。盡。風。塵。色。星。江。之。水。清。復。清。波。波。鏡。分。山。為。屏。自。君。之。去。我。復。嘆。故。人。落。落。如。晨。星。自。念。余。交。齊。子。垂。二。十。年。中。為。兵。戈。所。阻。幾。不。相。識。何。幸。河。山。無。恙。舊。雨。重。逢。是。即。手。握。須。臾。殊。覺。歡。逾。平。素。所。難。為。懷。者。會。復。重。逢。正。在。此。番。賦。別。耳。昔。與。唱。和。之。作。皆。不。能。記。惟。於。余。畫。有。嗜。知。之。癖。憶。常。為。寫。

卷一

二九

兩蒼氏曰圖景世當不乏特非冷官廿年者恰不知領略耳今得是圖以傳此景此情

對山書屋墨餘錄卷一終

對山書屋錄卷二
對山書屋原著

梨雲堂

道光辛丑春海濱多藝因特卜居湖濱青島松安馬中有室取王建詩意顏曰梨雲堂之陽
植梅數十本花時紙牕四開一望香流室後為書軒修竹萬竿綠陰蔽日西偏近殿室得
隙地故許種櫻桃銀杏丹桂石榴紫薇山茶之屬復得一溪傍有柳樹大可數圍云係宋
時物在為場花品羅四李長紅小白色香既備濃淡宜宜花時隣家婦女時來採折亦不之
禁西行飲武清泉流度小橋則寒松春韭按時蔬味在馬溪水迴環草寂靜自讀書作
畫之外高枕而已主人陶姓守園其號也嗜杯酌喜交游每當春秋佳日招集賓朋品花小
飲余亦與焉守園了諒而好強人作詩得句必糊之壁間中有余句云點點青山近水
涯綠楊深鎖野人家小橋半日無人過啼鳥一聲日已斜曉雨絲絲鵲啼春殘庭院落辛
寒山獨生無聊甚淡雲疎林學畫倪之和陸春沂茂才六言二首云修竹千年繞屋晨時
時上紗牕自掃一庭落葉呼童敲大烹茶千睡醒來無事攜筇漫步前溪偶過隣翁問話
陽已過橋西書自寫村居圖橫幅題云乍晴乍雨熟梅天景色首痕亦可憐幾日不曾出
門去秧田新綠嫩如煙新得村居傍水溪一園鮮果半蔬畦老妻拋却女紅事春作盤梅冬
作簞又贈守園竹枝詞十二首尚憶其二云開板橋頭日乍煥東村買酒到西村市人識得
田家器一樣青錢滿幾分草堂寂寂竹門斜客至呼童煎韭芽烹得鮮魚午飯熟開鍋香味
到隣家舍居陶氏年餘吟咏頗多錄此數首聊識村居樂事云爾
兩蒼氏曰隨處行樂清溪自如詩亦有山林氣觀者可想見其人也

弈藝

乾嘉時朔賞盛行弈藝以此四方善弈士咸集京師而以海甯范西屏世勳為巨擘有先范
得名者黃葉久游公卿間稱國手年亦倍長於范及范入都黃與自棄卒死范手於是范
者未嘗不惜費而不知其中自有天馬先是富春韓生館某部即家韓本善弈而人莫如一
日部即邀黃弈韓作壁上觀局竟謂部曰黃君亦雖名威一時而自我觀之其於攻守之
法猶未盡然誰謂無可敵者部即乃復邀黃與韓對弈黃見韓年少意甚輕之及布局竟有
異即極力防拒而部為所窘黃或乘間出奇終則信手以應不帶思慮竟三局黃三北焉遂
推枰起曰余道途遠涉越日當與君決勝負耳嗣是黃名稍遜而韓技亦有知者有某王
亦精此藝聞韓名召與弈自晨至日中連和二枰末局韓負半子蓋應召時使者以王好勝

為韓韓欲傳王權而又不讓已名故於退還局分毫不失如此然其心力之勤恰過當局數
倍矣時黃已偵知其故韓出即要於途曰今日願與君畢其所長韓苦辭不可乃勉與弈及
爭一節韓反復疑思卒不能應黃以冷語迫之韓神色頗與遂噴血數升而絕越後二十餘
年而黃為范乘如柳報復相傳范甫垂髫已精十訣名聞江左入都時黃猶在諸鉅公設
彩盤二人爭其勝局未分亦以一角決上下范見黃權子不滾曰先生殆不欲戰乎黃急變
色曰學也天奪我矣又何爭為方推枰起遽倒地死有知前事者謂韓死而范生約計歲月
既符所爭局又與前無異天奪之語信非無自爾後范名愈盛無與爭者惟同里施翼負稱
亞嘉慶初范嘗來過時我邑倪克讓亦品居第一一次如富嘉祿等數人皆精其技惟倪不屑
屑與人弈富等則恆設局豫圍招四方客以逐利范初至局觀人弈見一客將負為指陳
處眾絕然曰此係博采者豈容多語若既善此何不一角勝負范曰諾眾請出注范於懷中
出大鎗曰以此作彩可乎眾盤其金爭來就范曰余非不與人言若等可俱來耳枰未半而
眾已無所措手乃急報富富入局請以三先讓富竟負局請再讓又負眾遂走告倪倪至亂
其枰曰此范先生也君等何可與敵少頃事傳傳邑富室資金延范榻西倉橋潘宅而請與
倪弈范讓倪四子觀者按局成圖名四子譜即今所稱桃花泉者是也

士實避寇小志

兩蒼氏曰非之攻國截劫託始縱橫家惟以機心行機事故以藝死者亦不數聞西屏晚
年仙曾與非以此亦以嘔血死不若余之八字棋經曰勝固欣然負亦可喜為受用也
國家承平日久區宇又安幾不識兵革我滬海尤歌樂利紅羊遺劫近在癸丑辛酉曾於
道尤士實夏渡臣阻命為邑被兵之始亦即民人轉徙之始時余挈眷避城南漕河廟西之
家祠中土城二里祠頗寬敞親眷之依倚者幾數十家故雖無甚錫重而物以聚而見多相
親需用絡繹道上婦人目十一日邑治告陷印官助去土寇乃聚風聲鶴唳聞者皆有戒
心余遂囑諸親友各理重物先奉母避墳丁家越夕遠聞人聲四嘯而至舉室震懼無人色
余急揮婦女嬰孩去避鄰屋閉門滅火以所居東有溪阻賊賊自西破屋壁入乃露金僕
輩械聚西窗各以棒擊地噓親屬數十人散伏溪南林木深處約聞呼聲即響應布置甫定
賊已層至飛礮石如雨果作勢欲破西壁聞內相擊聲甚厲賊不敢進值余又出溪北呼救
溪南遙應者人聲四沸匪徒聞之相顧錯愕請有救至遂各棄械遁時眾咸咸相慶余曰未
也是為幸免如後至何此地不可居矣眾見余去後欲同遷余止之曰我家猶在之即耳余
既去諸君居此當無害遂移至南南地處衝要市恆鳴鑼聚眾盤詰過客指閭粵人為

漢奸余以其屢有搶殺虐非善地居數日猛思得一友在吳江之同里鎮擬往依焉道經青浦晚泊森塔鎮登岸散步遇一丈人於油車門首問余何來余告之故翁曰此間近多盜子去必為所劫余曰此內地耳數里一鎮無大河巨港盜徒從何來翁曰此皆地方無賴中多蘆墟人為高工今蓋乘亂搶劫非真盜也時余所生舟亦蘆墟者駕長稱陸某既回舟急告之曰汝知此間各港口多近搶奪乎聞多汝鄉操舟人失業聚黨事非得已然在我豈能無備哉翁又顧一舟招十餘人護送又必擇一二熟識鄉人眾所素服者以為率辛工船僱固勿論之汝其為我謀之陸曰諾次余復登岸見鎮中市賣頗盛魚鮮蔬菜羅列滿街復遇丈人於途曰子不去幸甚聞今蓋被劫者四船雖紫船亦遭焚掠市中買物大半為匪謀子其慎之無輕動也余謝別及回船而陸亦返所雇一舟備緩急者僅四人索酬又不過三金余曰值固廉矣人何少也內一四十許人體瘦身長藍布帕首繫袖短衫者應曰奚多為亦視隨應變者何如耳且就多論數以百計至矣然猶彼我我寡也奚多為余奇其言因問汝於鄉人多熟識否曰我在鎮開飯店十餘年鄉人無不識者余曰信如是之以折衝雖不足作為鄉導已矣餘時方近午即連所僱船同時開放離鎮將十里瞥見蘆葦中小舟如蟻船各三四人手執鐵叉木蒿飛棹而來高聲喧嚷如鷹帥轉瞬已近余問

卷二

三

何為曰查盤禁物余曰盤查客船是地方事焉然我前住看未幾前後船停泊一處余顧護送者低語曰事急矣將何如藍帕首者曰有我在可無怖雖然事如得已我亦善刀而藏耳子姑以言勉之予余問汝曾言熟識鄉人內有知名者否曰甚多即指一舟曰此羅氏兄弟也日游鎮上其家離此纔七八里耳語次群獍躍上我船今出蒼口將欲入龍行劫余因大言曰爾等亦識我否我某翁在某車已二十年矣近地之人我無不識即如羅氏兄弟來鎮無虛日亦應知車中素無禁物且此距羅宅僅七八里必欲搜查何妨移舟至彼聽爾等細檢即明日開行亦得但鎮人與鄉人猶指臂然鎮有事必勞鄉人匡助鄉有事亦須鎮人為之掩飾今舟中眷屬皆我車主親戚向在上海現以避難來鎮特況余送至蘇州非過客商船而有物色者也言訖即索鑰隨手開一箱皆尋常所穿布衣盡出以示無物求曰既係車中船何必查看且某翁長者倘鄉間有事必賴以周旋也遂各拱手回舟打槳四散噫是役也挈家奔命倉皇避難出險入險卒無所失是亦幸矣矣余數行以自慶云

雨巷氏曰臨機應變具見幹才此當世智囊也固知有文事者必有武備
記癸丑滬陷時事

滬城自壬寅之亂越十年至咸豐癸丑而又有會匪竄聚之事蓋當洪楊之取金陵也大江以南岌岌如不終日時以向軍門請援救需餉殷繁蘇撫飭府札縣籌備大營軍需署今又村表公設局染珠書院延邑紳耆辦余以病辭勿允因亦從事復前各段重編開富戶姓名但有舊籍者雖小舖亦無不與先是青浦士家周列春抗漕聚眾鄉人既多附和陸邑亦有響應以至官不敢捕我邑本不多聞廣流民至是因招募勇巡防諸無賴聚眾聚日眾遂立小刀會名曰泊開金陵告陷蓋蠢蠢動時余以各捐戶俱以現銀繳數數雖未集已有七八萬之多觀此時艱困特請於袁公今捐主各出會票俟督員提餉時集銀面繳庶無他慮公聞極以為善然章甫改而愛已作矣七月晦士申嘉定變起首事即周列春八月三日袁公至局論嘉定失守事余曰嘉定本無防兵何云失守賊蓋竊據之耳頃據探報言賊開各門登城自保城外恰無一賊鄉里得安耕作可見賊本無多第望鄰邑起事以為應是宜亟稟無辜請發標兵剿之誠得精騎數百付善將者一鼓可走嘉邑既定餘黨自不敢妄動我滬或可紓憂然兵貴神速事在今明遲則無濟矣袁公以為然回署即擬稟飛遞初四日兩子余晨起赴局同事聚聚僅有數人飯後即散見道路紛紛有遷徙出城者有聚而私語者傍晚有友數輩過余齊皆憂形於色蓋聞匪徒以紅巾為號肆中紅布收買已空變在旦夕也

卷二

四

乃各計謀或謂賊無大志能掠即去宜固守田廬或恐賊竟踞城閉不得脫因擬連夜出城漏已二下尚曉曉不去亦終不決余曰賊勢潛滋暗長已非一日雖無集穴而市廛鄉曲皆其部居義勇民團都結心腹官儒賊強不敵不已勢至此已無萬全策若為一身計須靜以待之不宜未亂先亂以自取禍求猶以愛眾倉猝不得身脫為慮余曰賊所忌者官府必先知犯衙署所利才財貨物必先入富家宜速及於我輩乎眾始慰然余方就寢復聞扣門聲甚急啟之某戚也面津津流汗氣喘喘口吃語幾不辨細審之以聞今晚四鼓匪定起事諸門一開破難出入擬即挈眷出城特急報知以決去住耳余曰果如是此時三更將盡當欲方張使出而即觸其鋒豈能無慮我意且待明日並囑其慎勿亂言或聚眾或逃就寢略略入睡鄉鄰為呼聲驚醒急起問之悉賊眾已於黎明時入城戕官劫掠勢成騎虎矣是為丁丑日余即至捐局將所有捐冊籍盡焚之慮賊手得按戶錄求也時賊分掠各署六門洞開不禁出入余見賊尚無主聚散未定擬暫留以觀其變遂喚肩輿先令眷口出城登陸華涇鎮友人劉海樓茂才家隨身不令攜帶一物恐以財賈禍也時左右僅留一僕是晚登樓振望見星月交映四野寂然既無火尤亦不聞更鼓意頗坦然因姑就寢明晨出探始知賊首為粵人劉麗川匪黨推戴已定分門而守聞東西北三門已閉余知賊無去志遂決意出

城便道至郁泰峰松年家詢其行止彼以事多未了且痛余兄之愾余曰君饒於財必以爲奇貨夫人之所戀者身家也若夫則家雖破而身可留不去一家既罄而身亦繼以此論之去留不難立決矣如云兄極不忍棄此爲小義智者勿拘焉彼猶遲疑余遂出途過張錫麟茂才方從南門來言門雖未閉而有賊露刃以守余曰時尚可出君何不去張曰城中富室皆未遑避我輩暫留何害並聞人言門貼紅英金蘭四字賊即不提出入鈕鑿紅布一條即勿語余曰此賊惑人之言也門貼云云若果真耶則必與之拜盟否則必以汝爲假冒動詐在所不免且賊已踞城此地即爲賊窟我輩與賊同處賊不獲他日將何以自明君有七旬老母在倚以爲處之故驚憂致病客將誰歸又係寒士無蓄積坐困危城必至乏食出城或有生機慎勿爲浮言所惑張曰出無依樓可奈何余曰我之眷屬現避基兄第奉母至彼余亦即刻出城矣遂別余歸囑僕守所居曰錢米等物俱在任汝食用倘賊來擄即去去如聞兵至賊必開城可速來鄰也乃至太南門見已開關小南門尚閉遂自小南門出見守門賊二三人並不查問既出城即喚轎至華涇寓所然一身所攜僅十餘金資屋置器轉眼已盡遂以醫爲糊口計旬日間求治者遠近二三十里中踵相接一家十餘口得藉以無恐憶昔海疆之變寓居吳江亦以醫行蘇部所獲頗厚益信所謂人有一技可保終身者良不虛云

兩蒼氏曰一時擾攘情形紛如畫於此而欲洞燭事機行所無事必推智者矣身陷於城夕之獨眺樓頭情景可想

溫林氏

溫司敬粵之龍門縣人娶同里林貴女結褵數月適有疾妻請歸探司敬遂行至中途弟司禮疾趨至言母忽眩暈命兄送嫂歸後無少留司敬曰母患我富歸弟可代送一程司禮遂五里許林氏曰妾家不數里矣無勞叔相從也司禮遂歸數日後林氏遣人知言當日訂歸未至故特相迎遂見女脫衣履爲林氏而無首可辨溫聞亦駭惟言婦已送歸其人近告林氏即以塔殺女事控縣邑令某拘溫堂訊則以林氏見殺於途除司禮無可求乃如嚴刑司禮不勝其楚遂以逼使非禮不從故殺自証服其首始爲虎狼所食無從查覓邑令據所供其獄遂定將詳憲矣最友某素以精細稱開卷大疑親至鄉訪之聞有無賴麻子成者於林氏被殺時即不知所歸歸告今日此案必獲麻子成始能根究人命重情萬勿草率定擬無論凶身漏網死者含冤倘於別案兇出恐君亦難保此也今是其言即差役四出密拿麻子成到案一訊而服蓋其妻馬氏素忤成因被殺之是日薄暮遂遇林氏獨行見其

身才年歲與伊妻相若遂拉林氏強而殺其妻衣以林氏之衣匿其首而拋屍於途即扶林氏以遁審明後乃置麻於法釋禮歸而女仍歸溫焉然此平反實賴某友之力惜未詳其姓氏云

兩蒼氏曰苟非幕友細心使成免獄乃知人命至重坐堂審者必慎之又慎聞近主刑席者泥好生之說故於命案之來雖明獲凶身而亦從輕開脫仰思生者救矣其如死者何卽意但使法持其平罪擬於富如麻子成者彼自死於法而無我怨也尚願佐治者三思之

姚家

姚家字以正居邑之百曲港明時以醫名於世尤精太素脈言人生死禍福每奇中而性特異其所可意者與之談娓娓不倦至廢寢食否即白眼仰視呼之不答鎮日可無一語是時醫名重海內求者戶常滿姚於貧人每施方藥却酬金證如危險日診視二三次不吝至富者欲延則於禮貌間尚不當意往往勿顧或問其故曰此輩庫有銀倉有藥死何害若貧者自食其力妻奴賴之安可死耶時都御史鄭來學巡撫江南召家視疾家故歸邑軍某迫之行及入撫署見鄭高生不爲禮鄭即直視不語鄭曰汝亦有疾乎家曰有風疾日何不自療曰是胎風不可療也鄭即引手令診家却不敢鄭呼座坐之診畢曰大人根器上別

楠木棺

楚粵間有楠木生深山窮谷不知其歲也或爲大風所拔橫臥沙土中千年不朽其色紫其氣香咀之軟削之卷土人得之而藏以爲棺水不能腐蟲不能食每具輒值千金然亦可遇而不可求者也木商漁利或以索楠代之價不過三四百金質較而不及發源杉板之堅甚有掘地爲池者以色水而其色較氣味與沙楠無異價值百餘金然入土不十年即成炭矣余所目見者二一爲同里郁竹泉之長君歿時曾以鉅贖購沙楠因粵匪之亂埋淺土數年及啓棺底已腐爛不可辨而其妻張係杉木所造同時掩土恰完好如新一爲新安茶商秦子涵客死我邑亦以四百金市沙楠值道途兵阻寄足庵權厝後將回籍開柩時著綿片自落蓋皆偽物夫死本欲其速朽即使果得良材久而不化致骨肉不得復歸於

士魂魄安乎哉則似此為人所欺夫亦先自愚耳而況秦始之金桓司馬之石誠不若舜以
禹禹以桐鳴條會稽至今不失千年之靈明死生之理夫豈不以可已乎
兩蒼氏曰死之欲速極為桓司馬言之也非真欲速也然以不欲速之故而以數百金售
此偽材則仍不如速朽之為愈

戶捐

癸丑會匪之亂城陷一十八月乙卯春吉撫軍因以長圖始克收復但城內民房存者僅半
城外則舉目荒涼盡成瓦礫矣時以防兵未撤大營軍需孔亟日用經費以千計署巡道某
因有煙戶捐之諭余雖兵燹之餘瘡痍滿目大戶或可補且小戶傭工度日自食為難若照
煙龍戶口是不論貧富而按戶輸捐也近亂初定民心未固迫之恐生事端當即對眾昌言
謂此事斷難承辦而建議者迂之遂詢董分段設局造冊沿街挨戶持簿書名余所居段中
承辦者咸來商辦余以姑緩為辭越數日又言各段造冊將齊而我段獨不寫恐有誤公之
咎余曰諸君勿慮如有貴閭余當獨任若各段捐冊果齊余豈不能立送時兒輩亦疑私以
為問余曰是亦易知冊之所以難造者以董其事者但欲多捐以顯能耳若使聽其量力自
言無事勉強何難以一日了之乎且事未必成故不輕出也未幾各段以通勸寫到處詳
卷二

湯念癸

明末新安湯念癸才博學能文士林推重秋闕屢擢入咸惜之湯曰人生泡影耳世事既
盡得失又何論然家益月終歲館穀僅得十餘金常有飯屢之慨又值歲餘不舉大者累日
妻子恆相對泣泣有戚戚然為海船舵工謂湯言已至此書登瘠瘠物耶何不棄之湯曰舍
此亦無能為哉我舟中尚少一司簿籍者歲可得百餘金但航海危事不可動人湯初不
欲為妻子所迫遂就道甫涉大洋即遇颶風日色昏晦南北不辨但聞風濤聲如雷震撼山
嶽舟欲覆者再湯自問無生理因念在家亦將以凍餒死果蘇魚腹亦得以是同舟人皆宣
佛號而湯無怖計飄泊歷五晝夜始至一島峰峰環繞峭壁千仞同舟十三人時共登岬
相攜越嶺行數十里了無人跡惟風聲怒號林谷響應忽值虎狼不敢稍越又行八九十里
風頓息路亦平坦修是一洞深可數十丈狀類覆盂中生一人面深黑瘦骨柴立髮如亂

手支頤閉目若睡東曰聞南海有夜叉島常出噬人此必是也幸值其睡可速出醒則我
輩無噍類矣湯曰不然聞黃帝時有廣成子居崑崙山跌坐石室五百年一游海島此堅固
動止而不休息蓋道行圓成者也必能知人世禍福汝等何不拜求眾遂羅拜其人即開目
周視曰爾等雖遭風劫然至此亦自有厚福眾問此何地曰此名碧海島分靈洞離中華二
十萬里矣天地始分各居此主陽和之氣配理東方故號東王公尊掌人間福祿非大有
緣者不能遇昔周之呂望釣徒也遇吾而得封於齊唐郭子儀武夫也遇吾而身榮將相享
富貴壽考自茲以來罕與世接不意今復遇汝等倘有所求可各自言眾乃膝行至前共
陳所欲而惟湯則默然公曰汝有何求湯曰我無他但求速死耳公曰異哉人皆欲富貴長
生而汝求速死其有說乎湯曰人之所以惡死而欲生者以有生之趣耳似余一生苦志既
終不遇而又家無越宿之糧身有妻兒之累堂椿早謝荆樹重摧艱苦備嘗留人世既不
知有生樂又安知有死悲且念死而為鬼不慮饑寒不慮疾病祖孫父子十載一堂親戚友
朋有聚無散恐其間或有無窮之樂也公笑曰汝誤矣人死若燈滅豈真有所謂鬼哉湯曰
此則如入黑鄉樂甚矣公曰汝以困頓之故致不欲生吾當以富貴與汝湯曰人生富貴
轉眼即逝始固欲之轉念聞亦不欲矣公曰更與汝壽登百二若何湯曰世界大獄也人之

卷二

有生如入圈圍即登上帝亦不過緣決耳何取焉公曰然則從吾學長生術可乎湯曰長生
如吾師獨生窮山終日昏默無視無聽與木石何異師以為樂我不願也公怒曰以汝所言
世無人矣吾掌東方生氣又何為哉可速去勿饒舌以惑人遂以手扣石風從洞底吹十
三人出洞而洞口旋合湯曰我國不欲生諸君既遇東王公所求或遂可見路以歸眾曰聞
君一席話我等皆不欲勞勞人世矣十三人中獨一姓者越十五年始歸餘皆餓死谷間
時值流寇之亂虞歸某師以軍功官至左都督每遇人述其事且言今富貴已足惜未與
東王公乞壽耳未幾亦卒於軍星江余仲修司馬嘗言其顛末云

兩蒼氏曰厭生求死似屬矯情然如湯之不堪其憂死無生趣亦固其宜塵世緣盡則道
念自生於生寄死歸之理要以悟徹達覺極極塵勞苦樂同歸才盡故即許以富貴壽考
一轉念而併非所欲總不若冥無知識者之可息也然則許授以長生術而亦不願何也
曰長生者貪生也惟樂斯食果爾亦不求死矣

某公子

鉅鹿某公官總憲有權勢公子某好書姬妾幹僕四出見佳麗極意見而宵劫人畏其勢不
敢訟訟亦不直於是人咸相戒凡婦女勿倚聞公子出雖中年婦亦必掩屏避當有外來

卜者貨居尼庵傍一女年未拜有殊色一日公子涉蘭若見女悅之謂尼曰卜者女可使入府當子以金不然毀汝庵尼唯唯公子去尼以告卜者卜者曰我女豈為人婢妾哉尼曰汝女得侍公子即青矣卜者不答尼又曰汝身無羽翼既來此雖欲不從其能脫乎卜者屬聲曰伊父為官當知律法故強奪民間女子耶尼曰必不從無遺後悔即使人白公子公子命僕二十輩來劫如卜者出阻詳僕輩蓋父下風捲雲馳雲時劫去卜者默然從地起頓足誓曰莫謂而公無力也必與汝為仇定有以報遂去明年春公子初度日賓客雲集遂宴方張間者連有髮丈夫自稱河海客探知公子誕辰特來祝嘏公子即命人客儀容甚偉早衣廣袖青錦蒙青大少至庭後隨二童子年皆十五六各負一劍最後一垂髫女姿容絕麗衣素袍紫袖碧羅衫淺紅吳綾褲微露雲縐履細小若菱角腰圍纖細下垂過膝手提一筐內藏絳桃已滿客向上長揖曰通從海外來採得此桃特為公子上壽時在二月初旬桃尚未花東晉稱異分食之味甚甘美異種也而公子見進桃女態又不禁神移心蕩私念江湖女耳耳以金諒無不諾否則俟其去而要於途亦几上肉也因問客曰此女與汝何稱曰小女子也問何名曰女子名何必上開貴客問年幾何客亦不答顧左右曰來有時矣何不賜飲饌公子遂命設宴於庭客南向坐二童子東西女下坐意欲飲饌客若無人食畢復請曰醉飽矣并乞一席地宿於此旦即行也公子今設榻榻於中門內頃之賓朋盡散公子入室將寢矣忽有聲如風門環響處扉已洞開二童暫然若驚然入室挾公子疾行有二婦女從後一童以指按其肩曰止則皆果立不動公子至外廳見燭光下客客高坐目滿公子言曰余本越人幼學劍於泰華山術既成即遨遊海外尋理人間不平事今聞汝父子恩結已極特來除之公子震怒伏地乞命不敢仰視一童前請曰殺耶抑刺諸客曰伊父貪虐不久當伏法渠雖淫罪猶不至是去其淫具可矣應聲揮劍破血淋漓地公子既聞絕遂不省以役事厥明日已高府內外猶寂里隣跡見其具以關於官驗時除治公子外而閨府男女百餘人或立或坐或跪或臥皆睡目不語如木偶然方顯其間一吏見廳案上有字大書曰公子不法本當殺却今姑從寬去勢留命另行書婢僕腰磨飲木酒可療乃如所言治之則皆愈檢點府中不少一人一物惟卜者不知下落矣公子臥病年餘始能步履未幾總憲坐行跡免由圖皆建德愧而死公子至無立錫地樓僧季以終云

雨倉氏曰足為夢華子弟逞情漁色者鑒而某公之鐵子為非却已不言自喻高明之家鬼瞰其室苟非親師論教加倍謹嚴鮮有不敗其翁自是使客卜者見首不見尾其踪亦殊矯詭而叙諸人身分處自能曲肖故佳

平原聞詩記

己酉客山左歲暮南旋便道訪將子廉農部於平原將有別墅去城五六里為堂三楹顏曰餘野山莊堂之陽有石為山左有流水游魚可鑒堂後為鋤經軒東向而西則北牕臨溪外花木幽深尚多隙地雖小小結構而精雅可愛時余下榻軒中初未過溪一步意山莊景物無足觀也一日出門日暖返寓適主人以佳釀來饌試之覺色香味三者皆美乃勉盡數其而玉山頹矣遂和衣假寐比醒則更漏寂然一燈欲滅小奚童入睡時見西牕涼月皓然入室遂啟戶步月環溪而行覺霜寒峭清光逼人及由溪北復折而東則草深沒徑迥異徑又行百餘步短垣鳴其旁板扉虛掩門內竹樹蒼翠泉石幽淡若別有院客在方徘徊間遂望林密處隱隱有大光如豆姑即之則樓籬曲水茅屋數間既近復聞吟聲聲出自綠總因遂徑衣細步於總隱處窺見湘簾半卷幾無纖塵應前案上供白玉瓶一高尺許內插梅蕊一枝翠書筆硯位置妥貼一麗人年三十許支頤坐燈下脫白如藕旁坐一女子髮僅覆額眉目如畫謂麗人曰日間阿娟遺婢來索探梅詩妙和之否麗人曰誰耐煩為此女子曰阿全詩妝微飛瓊樓嬌索懷如弄玉謝曉華儀既應翰即沽酒君愛龍圖茶點茶二妙當請之固佳耶麗人曰無怪正之奇少語和之味安得云佳女子曰阿娟秋海棠有綠珠淚清傾樓日碧玉愁添永夜時感事云釵頭風月驚寒夢鏡裏姻緣新結綠其語似非佳纖妙其然否麗人曰吟味本非閨中事曉達花晨月夕對景一吟意惟清麗如朝旭夕霞別具一種淡澹可人之致斯亦已耳若雲思雲想刻意經營反失閨人體度大率深閑靜遠但取性靈不求學加豈如詩人刻苦磨切三唐摘膏吮髓終朝面壁必求至工而後已昔又見近之閨秀請得幾首五七言詩使謂解吟又豈有風人標致果若是之易易哉非聞兒女所作有翻詩拋千繡對月發青娥花深若殿羅的夕陽船似此言情寫景語語輕倩近幾馬言未絕忽聞屋後敲扉聲恐有人出余即取徑歸寢及曉農部已為余覓得南歸伴命輿來接匆匆入城不暇理宵來事及因談次余詢主人莊東樓外通誰氏宅主人曰莊本有舊橋外居民僅二三家皆務農業子何問為余乃述所見主人訝曰豈有是云山莊荒僻僻未聞有能詩女子若所見非鬼即狐不為所祟幸矣余聞言不禁肌為所栗因迫於行程未及與主人一探踪跡蹤最至今猶為悵悵

雨倉氏曰兒女子小總瑣語其情景然已可會則是妮妮諱諱是無論非鬼即狐而我聞如是正可作是觀耳叙敘歷歷入情清留仙不能專美

滬邑元宵燈火以纖燈為最燈作纖形或圓或六角或以五色錦箋綴成唐薄令如蟬翼上
鑲人物花鳥細若繭絲一燈之製經歲始成雖費百金不惜但纖燈之出最遲每俟諸燈興
闕於百花生日前後始盛多至二三百盞間以五條吳綾折枝花燈偶綴魚鳥蟬蝶飛舞若
生又紫彩為高可三四丈名曰燈閣間飾龍鳳以雲母石為窗甲上下通明光耀數丈或
二層或三層每層以絞結孩童扮演雜劇常扮長生殿王環拜月戲爐中香煙一縷煙際現
月宮嫦娥立殿左右侍女各執官扇扇上立牛女二星望之如在霄漢也每燈通處約五
數里光耀如晝笙簫鼓樂聲徹夜不絕而自通商後無復有此盛事矣同里張秋浦茂和成
事衡歌有月夜笙簫步綠腰珠簾垂處小樓凭吳綾輪與談箋紙妙擅江都算纖燈蓋纖燈
之製紙貴於綾箋色之土產也

兩蒼氏曰瑣事耳而描一數想句便寓絕大感慨恰似清波小志中物

嚴氏五雄

明嘉定黃姚里嚴某以漁海積有貲財而年已五十尚無子嗣因禱於島中之神至曉夢有
四人來喚渡言欲赴黃姚里嚴以回舟之便諾馬將登舟又見一人徘徊岸左謂四人曰去
亦無好光景徒自苦耳四人強拉與俱始同行甫登舟遙聞炮聲轟然海水澎湃遂驚覺既
而連舉四子乃以神名名之長曰草生次曰草長次曰草茂最後舉五即命之曰小五五人者
生有神勇踏浪能行能御鄉里因稱嚴氏五雄時海濱多盜恒劫村鎮惟嚴所居周百
里不敢犯焉靖間賊鄧文俊蕭顯等結連倭寇掠嘉興上海南匯等處游擊周藩指揮武尚文
縣丞宋榮等死焉賊縱火焚廬舍殺傷兵民甚眾官悉逃走草生因謂諸弟曰倭寇掠婦女
擄財物而不去將為我鄉患當事者又不惜民命開警即逸若不集義兵痛加剿殺沿海居
民無安枕日矣我將曉村人以太義誓師賊聞皆喜諾遂聚義旗壯士旬日間得五
百餘人號嚴家兵時郡司馬任環有將略麾下多勇敢士五雄往見任以上賓禮之每赴敵
以嚴兵前驅先後破賊於黃浦鎮五里橋習家墳等處斬獲頗多小五尤健捷青村之役官
軍已失利乙大吼直前一躍數丈力斬其首群賊始懼而退時倭寇多暮暮窺黑面老毛
如古鬼為奴之屬大鎗擊斃之甚疾射以鎗為鎗鐵鎗二寸許如燕尾然發時以足
踏鎗鎗且有臺中人無活理以故兵民無敢與敵此一戰賊賊不少兵威得以稍震全即
上其功為易名大顯大年大成大伴大邦朝廷論功將授官而五雄者辭謝去曰非我義志
也其後司馬去官上臺撤廟等守常熟先有鄉紳俞某本主良餘黨暗通海盜請除之當令
黃某欲俟其謀動而後捕顯數日昔有是語者猶以敵眾作內衣或謂去之曰我將以此聚

卷二

十一

矮子墳

浦東舊有矮子墳云係倭寇積骸處而不知其非也蓋嘉靖間有馬勝者口操北音而未詳
其籍身短微髯業操舟結廬浦江東人咸呼為馬矮子素習水性洪濤巨浪中能伏經時每
遇大風海溢必棹小舟巡視浦濱救援覆溺而不索酬人咸德之死後里人即其居處掘地
營葬呼為矮子墳今之以為矮為倭者乃世俗流傳之誤也

卷二

十二

萬鍾

萬鍾晉人明之文學士經世緯志中年游食四方嘗入蜀獨行山谷中數日不得食已
倒斃巖下恍惚間有人板之起手摩其胸漸覺肢體溫暖開目微視見一少年白衣而儒冠
裙履楚楚目為笑曰何委頓至此萬曰余晉之餓夫讀書數十年貧不能養妻孥一身飄泊
將為餓鬼君雖援而活之生何賴乎少年曰昔孔子在陳蔡暮不食曾子不舉火於衛淮陰
王食伍相相飲自古聖賢將相亦不免於餓衣安雪中僅飯史雲飯底生塵數枚之客不食
嗟來餓殍人更養遺母清介之士以貧為常又何恥哉因出胡餅二枚令啖甫下嚥即覺
氣充神旺少年曰觀子骨相非富貴中物其能從我游乎萬乃隨之度絕饑饉空若焉道石
壁穿天環城凡數百折逕始平坦遠望清流映帶每木鬱鬱依山之際結茅為屋少年引
萬入見一老人朱唇玉面皓首龍眉中有簾床閑目默坐侍者環列十餘人或勝滿腸肥或
神清骨秀少年指示曰此我師簡石先生也萬下拜老人開目曰汝來乎爾少年山中景物
盡引一觀萬遂徧歷巖谷其中奇峰峭壁草木雲霞瑤草如茵琪花似斗但聞其香而不知

在稍有識者方將嚴行拒絕何尚自喜乃爾篇中以閻王引驗未免唐突亦謂上有好者下必甚焉阿世者蓋仍自上開之耳

與袁簡齋書

甲辰寒橋李與西安袁簡齋書微君寓嶺較近哀固知醫好服藥餅余初往訪見方書藥稅狼籍几案蓋其修合炮製或所自為嘗出一方示余曰此亦出名人手因其藥味平易又少補益故姑置之余曰君知補字之義乎凡物缺則補腎經未損而欲補之使堅厚則反為耗累矣藥能利人亦能損人若果察其陰陽辨其氣味偶舉一二用之通神豈必以方奇品異為能哉書長多聯姑述一二經脈之症以理睡夢遺精理室司馬細君經阻年餘腹形漸大喘不納穀日僅飲藕汁一二杯已待斃矣延余往診見其弱不勝衣喘不成語按脈左三部細若游絲而右關獨大知病在厥陰而損及太陰閱前醫立案或言氣聚或曰無痰難投辛香燥散以至危殆爰以甘緩之劑一進而逆止再進而食增繼以育陰益氣經月而脈滿悉降矣是症初不過液枯氣結木乘中土惟攻伐過甚陰液日涸遂至肝陽莫制陽明受困大陽土喜柔甘能緩急進甘緩者治肝即所以救胃此一舉兼備法也又發五瀉鄉有乾工子夏患瘧傷暑投苦寒之品至秋漸至浮腫繼延幼科更進利導腫勢日甚病及半年僅存一息絕食已二日矣其父上鎮市掾將為待死計或謂余知醫遂踵門求治余察其證往視腫勢已甚面目幾不可辨脈亦無從按按因思病久必虛且多服寒涼脾土益衰而及於腎腎水泛溢三焦停滯水滲皮膚注於肌肉水盈則氣促而欲脫機急進獨參湯以助肺氣蓋肺主一身氣化且有金水相生之義也時逆氣未靖鄉間無從覓參乃以氣居水一兩令濃煎徐服盡一器喉間痰聲漸退於是疊進六君重用參朮甫半月而腫盡消此二症皆以平法取效可見方不在奇在用之得當耳袁曰君用法良善未識受業何人法宗何脈余曰幼年病弱悉屏經史子集食飽睡穩惟以方書消遣其時以略能理會迨侍疾椿庭杜門不出者數年因遂採摭群書究心靈素而於切脈調劑之法亦漸貫通此業之所由成也嗣是偶有所得筆以記之積為一十二卷名曰侍親一得暇當就正也翌日袁過余齋遂以書校厥後屢以醫學問余謂凡人受病雖不離乎寒熱虛實然有虛中實實中虛寒化熱熱生寒之異臨症施治必求其射制之功與相生之義使之並行不悖乃為善耳至調劑之法不過藉氣味偏勝以圖功如內經鹹勝苦苦勝辛之類蓋醫者義也方者法也必讀古而不泥於古操方而不圖於方神明其意於法之中研窮其理於意之外斯則化裁之妙存乎其入矣袁極稱善明春袁適有楚南之行遂別嗣以兵阻斷音問近始得函悉此官寓所著竟欲代

卷二

十五

付手民自笑於前賢諸籍未能兼綜條貫於其一得適足談笑方家然如袁君之嘉事至老不衰遺此紛紛而拙本襲藏傳不散佚感何如乎特筆所談以誌相交之有自云
兩君氏曰余不知醫但嘗聞醫通於易夫易之為義自不易外交易變易動而不居可見醫無執著處既宜多識前言尤貴不構成法實其腹而虛其心應以自然而非出於必然譬如亦庶幾矣篇中所論恰如我意所欲出其殆有相視而笑目迷於心者歟

冊歸記

余方歸歟即喜書事請讀之暇輒背人塗抹凡禽魚蜂蝶花木竹石咸趣意為之圖未購諸臨摹也或有見之者謂余應物寫形儼若熟習能專心於是異日必以畫名然自成書後先君方命攻制義遂棄不顧迨更病瘵并束詩書不握管者凡六七年後又心慕山水家偏求前人墨蹟閉閣揣摩出即與二三老畫師謀論六法從事二十年始得畫之尺度初不自惜繼以四方人士持綵索者相踵於庭甚為厭苦始不肯輕為人役雖尺幅亦且經年不報馬真南明經劉君李香詩才清逸兼工篆隸官別駕以需次有垣因公館滯得與余為友性好書畫嗜古如命即時人筆苟有片長亦必羅致嘗見余所作山水冊撫視不去手時余方移家西城劉君因以檀木几椅等什器見惠余以所賜過修慮無以報劉日第以畫冊見贈惠我多矣余遂以前冊歸之越三年值會匪構亂既分秋音問遂絕丙寅春余以事赴金沙泊丹虎阜登山塘入一舊書館見碎本堆積滿架檢閱之則皆畫殘物雖見桌有書畫冊數本乃復取觀至第三冊即余前贈劉君畫也嗟呼余與劉君雲馳雨散已十年矣既不得其踪耗又不知此冊之何以厄於斯更不料遠贈故人者至今日又復逢原主豈其有意棄之耶抑有通於神者耶當遂購歸遂展對尋為之移說歸仍擬寄劉而萬里程遙任為三年倘無便羽計是冊凡十二幀幸無所缺舊各系詩一絕茲因其事而附錄於此首頁云寒梅幾點著疎枝又是清芬欲吐時花不負人春信早負花鎮日未成詩其二垂柳柳色遍汀洲綠意陰陰隱畫樓日暮歸來雙燕子一簾絮影話春愁其三曉起開牕看雲氣汲水煎茶茶鼎沸呼僮掃徑候門前舊詩有約曾來未其四微茫雲樹遠村孤不斷溪山入畫圖記得錢塘好風景曾緣薄宦佳西湖其五奇峯落天外飛瀑出雲中空谷無人語曉曉曉樹底風其六澗水濕濕澌石流丹楓葉落一天秋扁舟向暮不歸去為愛數峰曉更幽其七積雨連宵漲碧溪模糊樹影接天低聲款乃寒烟裏十里雲山望欲迷其八一角秋山瘦益奇一松楓葉半黃時山人何物能消遣一盞新茶一卷詩其九綠樹陰陰抱一村小橋流水漲新痕自攜藤杖看雲去薄暮歸來未掩門其十曉雲初開遠山如沐野寺鐘鳴翠圓潤谷其十一習

卷二

十六

靜雅書堂斜陽上曲欄一溪流水遠開映峰青其十二西隱半啟竹風涼睡鴨新添幾片香寂靜畫長無一筆畫堂水墨學倪意詩固無足言倘他日重逢舊雨此冊仍歸或可於畫中增段佳話耳

而詹氏曰以畫冊為經以交誼為緯忽而遠勝忽而購歸正如一縷游絲晴空獨舞於平寂中自饒情韻詩亦清超拔俗足配郭虎三絕

嘉定朱氏竹刻記

練川朱氏其先本新安人宋世遷松郡有名爲者始分居於勝寓字松隱通古篆喜刻印章素精雕鏤不寸之質作山水人物樓閣鳥獸因勢象形出人意表稱其工者見之食謂非所幾及也寓性孤潔與俗寡合其製在當時已不易得今所傳松隱者猶其手澤好古家藏之子名鑄字清甫能其世業深得巧思務求精詣故其技益臻妙絕人或呼為小松嘗仿唐吳道子畫鑄刻羅漢像作金珠一串其刀鋒細若蚊睫無不脣眉欲動各具情態所製盤匝圖刻為世珍愛少端方言動以禮弱冠時友來其醉置妓室中招之入而鑄其戶縷卒不為動人以是重之惟性嗜酒中年後恒入醉鄉有所造作僅半入酒家子名雅伍字三

松亦精其技然不輕作每製一器動輒經年或迫之則曰我豈牟利者奈何顧唐落指便布人問耶人謂小松出而名掩松隣三松出而名掩小松其實松隣之名晚年始噪至小松而三松則繼其餘取今嘉邑竹刻之名獨勝者云得朱之傳也

而詹氏曰雕刻末技似無足稱難在以此世其傳亦可謂工用高曾之規矩

某先達

鄉先達某公未遇時貧無升斗茹酒落拓不事生產夫人葉氏有賢德以紡織給公每食必留以待不敢自飽時或斷炊則置文酒一杯於几公歸見酒便會飲即大步去以為若公每深夜未歸夫人登樓望遠見紅燈二盞照一人冉冉來漸近數十步外則燈香而公至矣夫人知公必貴心竊喜嘗準此以候門一夕燈未見而公已叩戶夫人太疑問公曰問作何事公曰不過賭錢喫酒耳夫人曰非此之謂意君所為或有傷於陰陽者公曰是無他惟為相識某代寫一轉婚書既非我所說合且其事既成不書亦嫁故代書之想無害也夫人曰咄咄云不書亦嫁書將安用此事攸關名節斷不可為其速往毀通恐不及公如聞棒喝言下頓悟即馳往託言書尚有誤當改其人出書公急毀而納諸口曰我不作此也遂返及抵家而夫人已笑候門左矣未幾時當大比夫人曰日往月來老將知矣凍餒豈長久

計耶值今槐花復發曷不藉以自奮公曰我亦思之奈貧竟至此祇求百文尚難度日何來多金作考費夫人曰同袍中或有能挈帶者試謀之倘少有所需當營營所有以助公因偏探交好則已俱就道繼至應友顧某處知少一僕因未啟行公曰弟亦欲往奈無盤費君等欲見僕從弟顧某貼身金為之執鞭君能帶弟一行乎顧曰是何言君本為才道恐眾所欺服宜敢屈為隸人公曰此弟自願諸君能周旋弟已感其德不賤視弟亦何敢少怠耶顧曰如君言同人該無不允某兄至東門碼頭喚某船戶可也某兄顧即言之同伴眾皆駭曰某嗜酒好賭妻孥尚不顧肯為人服役耶且彼雖貧亦士流也帶挈既無此力若以隸役之反難免眾議此事萬不可如必與俱擬各他就顧曰奈何已許一友曰另伴亦難君既約彼某日我等可先期動身彼無資本未與共事亦難深罪我等也眾然其議至期公僕被出偏見顧舟不得徘徊問又遇試友下船公趨問始知顧與眾人已於某日動身將出關矣公聞然若失自嘆為貧所困致人厭棄至此不如投水以死繼又念囊中尚有錢二條係細君物不知費幾許心血乃始穿就當見相識寄回方不負逐離岸行不數步聞有相喚者乃舊識某近開糧食店於浦灘都曰先生赴試動身耶時尚蚤益少坐時公欲以被銀相寄遂入店某奉茶而前曰今科先生必高中當預備賀儀某接喜酒稍暇即送先生下船不知船

某二

泊何處公聞某語不禁淚落無一言某更駭問公因述前事某曰先生有志赴考豈以此阻奈我力綿未能獨助姑在此一飯我當商之同輩倘得集資贈先生亦不枉與市井人屈交耳但不知費應幾何公曰十貫足矣飯畢某即出公獨坐以待少頃某偕短衣草履者五六人歸信公曰此即赴考某先生也眾揖公懷中各出銀錢置桌上請收會錢公問故某曰此皆同業通為公合一會耳公感謝某曰今日不及起行我作東道主沽酒饗先生兼請諸君是晚各飲盡醉散時已二鼓眾曰夜深矣我等宜送先生歸遂同進高閣及過倉前水關橋前行者忽止公問故眾曰有巨人格立橋上不得過公乘醉趨上橋追視之其人高與城齊仰面望月黑暗中模糊不可辨跨立橋中不言不動公以手拍其腿曰汝亦太自便矣不顧人行走耶遂讓其人縮足則立讓公公方與四人過則又跨立如故三人復至皆自跨下出馬未幾三人者俱死始知所遇乃凶神以公福大故讓之耳明日公就道是科即以高魁獲譽明年連捷成進士由縣令歷任顯要有政聲或云此即喬卿光烈中丞事也

兩詹氏曰讀至此約伴見船處觸緒牽愁正不知涕之何從也猶幸一戰而霸藉仲寒士眉頭然念古今來始終不過受盡醜態者何限恨望千秋一灑淚王處中嗟嗟那不一擊碎耶至欲以二鰲錢寄還細君畢竟性情中人與尋常與酒賭錢者自別

加廣學額

咸豐三年癸丑粵匪徒襲據縣治至五年乙卯克復後邑人郁松年捐輸善後費銀二十萬兩總督何桂清以永廣學額奏請八年四月奉旨上海文童學額永廣十名武九名同治初粵兵犯治邑紳民集團禦敵協守城垣署總督李鴻章等復以加廣學額奏請四年六月得旨上海文武學額各永廣四名時值重修文廟遂建祀恩坊一於櫺星門南恭鎮上諭二道以誌感云

蒲包仙

仙姓朱前明邑界沈氏僕也幼好拳勇常與人鬪主權禍驅出之時倭方內寇沿海皆募民兵練防朱年十八應募寶山後隨朱鎮某入川嘗獨行萬山中數百里無人煙時又將暮傍徨野遇一道人坐巖石上謂朱曰此地多虎狼汝必為所食朱往求教道人令坐身畔至夜半腥風驟起見山谷中巨蛇跳躍而舞道人以袖揮朱得無恙天微明腹饑甚乃求道人笑曰此地安得食因取篋中藥一丸授朱曰此丹亦可療飢朱見其光熊熊腹之極覺腹中熱氣騰湧自此遂無寒暑飢渴常衣破袖帽以蒲包飲之酒醉醉後睡臥或當街臥行必挾竹四竿遇夜宿即植竹於途如立柱然不苦蓋而臥雖大雨亦無沾濡霜雪裂膚鼻息如也市人饒酒醉失挾竹棧室輒覺甘夏日裸坐赤日中不浴而淨冬遇河水凍合時以竹敲冰冰輒解遂棲坐水底及起氣如釜蒸以故人咸呼為蒲包仙生平不肯為人談禍福而或無意吐一語必奇中後乃無疾而化

卷二

十九

傅善祥

傅善祥金陵女也幼習文史年二十餘粵兵陷江甯逼取民間識字婦女納之偽宮元女簿書代為批判善祥婉媚頗合意後遂恃寵而嬌腹懷有不當輒肆詈罵言首事諸酋狗矢滿中蓋極詆訕不遜也詎倭東王王德乃借善祥嗜吸黃煙事柳流女館未幾善祥病乃以賤呈東王云素蒙厚恩無以報稱代聞文書自盡心力緣欲夜還睡魔致干禁令偶吸煙草又何不加死罪原寬恩釋有期再圖後效詎意染病二旬瘦骨柴立似此奄奄待斃不想能復觀慈顏謹將某日承賜之金條脫一金指圈二隨表納還藉申微意幸昭鑒焉東王聞賤遽釋其罪并令開散養病各女館任意游行無禁善祥因是得漸愈亦因是遂逸去大索不得噫女亦狡獪矣哉

九妹

東王自傳善祥逸去主簿書無當意者而於是九妹特聞九妹姓朱氏湖北人年十九能詩

文既慧且豔臨敵後依偽百長廣西某女館中某與九妹意甚投且憐其素持廉潔不以應選初敵殺人必假名天父鑒言某事以神其說至是事敗後東王遂作天父下凡狀指出九妹即傳眾女官入王府羅跪先問九妹曰爾識字否對曰不識問某百長藏爾否則直折之曰館中非我一人何謂藏王怒令杖數折血痕遍體遂昏絕又問某百長對曰九妹同遠令挖目剖乳且剖其心而後果言謂是天父意非此不足以儆眾也九妹拘偽府月餘創稍平即陰結某王娘將以砒石毒東王謀泄遂被殺同館九人亦與焉嗟乎敵陷十餘省所獲婦女不下數萬如九妹者能有幾哉至某女以底九妹之故殞其罪則尤士夫之所難也悲夫

趙碧娘

余嘗於客座述九妹事有多聞見者知同時又有趙碧娘趙本良家女年僅十五六惜未詳其籍初被賊擄三日不食與同伴不交一言或慰之曰我輩所以忍死者圖有完聚日耳幸無自苦可緩以求脫也碧娘頷之始進食未幾遂入繡館乃為賊精製二冠而陰以縊布作縊其以縊之卒為同館者許於東王初令杖責及取冠裂視大怒令於翌日點天燈示眾蓋以縊人一身漬油使速極高竿倒縛於下以火焚之也時碧娘方杖置桂樹下夜半始醒醒乃自縊於樹得免修焚賊怒無所洩遂殺守者及同館知情不舉之數十人夫碧娘一小女子耳然其絕意偷生蓄志殺賊是固九妹之同志若善祥之媚賊求脫不啻宵壤

卷二

二十

兩蒼氏曰三小傳鉤鉤處處意極自然故平叙來不立間架而竟成常山蛇擊言下又自分軒輊非胸有史不諳古文體例者未易臻此

古墓

我滬西北兩門外多古墓自通泰西諸商至今二十餘年間馬路造洋房發塚碎骨拋偏野不勝數亦不勝數也墳中所藏古器甚多有銅駝一長高各尺餘色紫黑而微有光擊之無聲約重四五兩從暗望之隱有煙縷出口置烈日中則無從為西人取去又有玉版一長約五寸闊三寸餘前銳後方如圭式玉質不甚佳鑄字二行已剝落不可辨餘如銅爐銅鏡杯印之類尚多有一壙磚大如几塊重二十餘觔色淡黃質堅細云中硯材人爭取之有一棺高大倍常木紋甚細色青而質堅斧之不入亦為西人昇去又於一石壙中昇朱漆棺一具啟視則尸身不朽其形瘦削而鬚髮鬚白髯袍胸懸小囊儲書一本及見原衣物皆如灰後有裔孫收其尸或謂此即前明慶慶同知王俊也

兩蒼氏曰聞此今人有發邱中即摸金校尉之概特人跡中外耳安得無數冬青樹一一標識之

黃道婆祠

道婆生元時姓黃內邑烏泥泥人自幼淪落崖州間廣多種木棉亦名吉身紡織為布道婆處其地而得其傳元貞間附海舶歸遂以是業授鄉里相繼皆衣破海濱利賴及他省未幾道婆州里咸感其功既其殯葬且為立祠置香火於烏泥泥鎮以時祭享後為火燬重建者明成化間知縣劉琬也萬曆時邑人張之象改建於張家灣天啓六年方伯張所望修葺國寺復移祠於寺西偏里人遂於縣城之梅溪街更建以祀城中紡織者咸於此設賽焉至道光初巡撫陶公封因公來滬擬為重建且欲廣其址以為園囿先是余祖家母邢氏有園在城西後為李氏別業號吾園峰巒錯疊古木參差頗愜觀賞內為帶山館紅雨樓瀟灑臨溪屋宇軒窗綠波池諸勝至是遂分半園之半以為祠觀察陳公鑒邑侯許公乃大遷邑中紳士捐金建祠越一載而工始竣大殿三楹重堂夾室倍極雄美此外供祭有廳燕享有序殿前建臺一座每歲四月值道婆誕辰酬神演劇婦女雲集會咸豐三年園燬於會匪之亂今祠宇雖存而舉目荒涼遊人絕跡矣

卷二

二十一

兩蒼氏曰道婆之功不在西陵氏下如以利言則絲書棉賜衣被天下此更便宜所願家戶戶祝百世祀之

巫覡

吳俗尚鬼病必延巫請之看香頭其人男女皆有之或謂此雙瞳或謂稱鬼附身論休咎武斷死生而於富室婢媼必預勾結藉之私情探偵事名曰買春設倘有病人家宅不安婢媼輒捏造見聞以聳主婦之聽延巫進門必發其陰事使人驚為奇知遠妄言病者有何冤孽或云男鬼或曰陰人鑿鑿如目見病家倘求補解則又揣其肥瘠以索酬謝其術如赴廟招魂名曰叫魂所招必在今僻處又須通廟祝多方勒索必令其家禮拜太母懺罪即五通母而又非僧道所能禮懺若輩之窮囊能之問需費若干則過僧道十倍也其所最盛行者曰宣卷有觀音卷十王卷雷王卷諸名目但語悉如誦詩若和卷則並巫巫擾人又凡宣卷必俟夜深天明方散真是鬼域行徑其稱女現則曰師娘最著名者非重聘不能致出必肩輿隨多僕婦次者曰紫仙曰關七曰游仙最下則終日走街頭托牙牙虫看水碗扒龍算命為活者要其詭詐百出殊難彈述在富家貴宅即或浪費金錢亦尚無害而平等病家醫藥已屬不貲乃又質衣典產供此妖巫為或痛有起色猶之可耳否則異時孤寡因是致

難為朝夕謀恐其趨者魂魄亦將費恨重泉矣世之甘受其欺而卒不悟者不誠深可憫哉兩蒼氏曰治淫祠當如狄梁公治妖巫宜法西門豹

小毛蟲

咸豐庚申蘇常失采是斯嘉太燭陰邑中遠徙紛紛余亦挈眷避居浦東之周浦鎮辛酉夏浦東人家俱生小毛蟲長不及寸色黑偏生細毛啗人如蚊蟻聚聚屋間且能吐絲隨風飄拂人即乘涼露坐亦能著身或東以火聚而熾之明日如故至秋始盡是冬身兵連陷金奉川南各屬縣浦浦以東鄉鎮皆遭蹂躪無一免者

說夢二則

道光己亥春元旦後三日夜夢至一處若城市而地甚疎落沿河低屋簷列傍有隙地不甚寬闊見有聚觀者視之見一十四五幼童面白而瘦頸繫一繩縛一短格上浪濤濤下余疑之以問觀者曰此罪人也將殺余駭曰此童尚幼得何罪而至於死兒自言所佔僅三分地耳余為不平因大言曰即佔地償之足矣罪不至殺此何處有地方官否旁觀無一應者背後一人面黑微髯年約五十許曰此自有定君過路人耳何必問余思此輩無知與言亦無益因漫步過一板橋似隔河之前街略有店舖左首一小茶肆上有樓思欲稍坐以待遂登焉既登見無他客因問後實意必可望後河也不意為屋所蔽悶然略坐即下樓依舊路至原處則已杳無一人地惟餘血一碗利刀一柄余不禁失聲曰果殺耶一駭而醒曉日射窗矣遂披衣下床方赴廚下盥洗瞥見庭中刀血在地宛如夢中懷然若失良久久之及入廚則方先刻一雞蓋我俗以正月初五為財神誕於前一日家祀戶祝日接財神故宰此雞耳夫夢寐之事雖不足信然早一刻則雞未宰遲一刻則刀血無存乃適夢之而適見之豈偶然哉特不解夫佔地三分竟償一命冥律抑何如是重耶

卷二

二十二

又於咸豐丙辰冬余夢落一處視之中又有一小齒時長媳及侄媳皆孕余蓋深慮其不祥辰丁己春長媳產男未幾侄媳生女均無恙是秋有女侄適金氏者竟以產難經五晝夜而母子俱斃始知侄女亦屬骨肉故雖外姓事仍有此夢應耳兩蒼氏曰夢生於想或生於困王充論衡言之詳矣似此幻夢若以為想則難想入非非或有前因亦未可定但終不可與癡人談耳

寶塔二則

滄城南去十餘里有古剎龍華教寺在明紀香火極盛寺中有塔高七級外小內寬上下如一相傳連自赤烏年塔巔有盤中書雙鯉時時高躍水珠飛濺雖旱不涸人恆見之咸謂鎮

塔實也每歲中秋節值月明水靜時遙望滿心塔影重疊即俗云萬塔來朝是駐錫多高僧
嘉靖間有拙貌和尚者官番也幼好讀書通音律善象緯岐黃之學尤喜方外交妙解釋理
嘗寄食江湖間後遇異僧長老與談甚契乃祝髮為僧晚年遷居是寺平時跌坐一室
鎮日無語一日夜將半忽大呼誰故盜寶提杖出房至庭即騰空去去久始歸語侍者云有
妖人盜我塔寶追至泖水為校所擊棄寶去矣明日視塔果失頂盤而未知所在後有漁於
泖水者云水淺時曾見之水際然欲昇出雖簾數十人不能動和尚居寺十餘年有家人來
朝無不令入室每歲三月十五為寺香會日和尚出生方丈始獲一見化時有行僧詣其家
報和尚已圓寂需錢造窆其家立窆窆未訖則見和尚面壁坐方合掌念往生偈云去得乾
淨去得乾淨莫負山僧忙報信數聲撒手踏虛空那有塵絲些子賺來得好來得好前日是
前生今日是今生大地一輪紅日曉和尚們喫飯飽休論閒是非却把光陰錯過了語畢
即瞑目而逝

金陵報恩寺浮圖凡十三層瓦用五色琉璃極為壯麗道光壬寅泰西人初入內地泊丹江
甯城外時有一西人貿然登塔頃聞有聲如雷竟自塔共墮地死數日後又有美婦二人亦
身裸體蛇行緣上直登巔頂居民遙而望之似取一木匠去者未幾有一行脚僧布袍跣足
登塔果被毀

卷二

二十三

肩負小兒觀塔頂而嘆遠人間之則云寶物被竊此塔不久毀矣剛及一終而有粵兵之
亂塔果被毀

周立五

周立五名啓為宜興人孩時頭暈而面有橘色鄉人咸笑之目為黃冠相年逾三十猶
因嘗試一日偕父旅宿南城夢一堆冠綠衣右手提刀左提一人頭髮髻如戟者遠至榻前
易其首去周大驚持父足疾呼及醒以手摩其頭雖如故而為之凜凜者累日未幾周漸漸
高兩頰豐滿鬚髮蒼然日長年餘又夢一白髮老人冠緇冠執履尾後隨一金甲神語
周曰吾來易汝腹言訖神即袖佩刀於周腹出其臟腑淨而復納之旋以方竹笠覆腹上
取釘椎釘其四角而無所釘釘畢老人揮塵祝之曰清虛似鏡原本無塵覆之以笠釘之有
聲周遂醒而丁之響猶在耳也自是文學自進出試兩關皆獲售歷官至侍讀學士
兩倉氏曰始改面目終易肺腑洗髓伐毛不過為宜其道也但不知以何修得此

廟刀滴血

荊州城外十五里沙市地方有金旗杆廟內供關聖素著威靈一日廟中大刀忽滴血點人
咸驚異時翼王石遠聞後就眾來犯營龍碑極富有泰將王某忽奮勇過橋首先迎擊而

駐防將軍某亦集滿營隔河排隊遂為聲援敵遂小卻玉律乃趕殺勇倍當時殲敵大半如
有神助屈計報捷之日即廟刀滴血之日也竊惟關聖之神無乎不在而荊州乃其舊治顯
靈宜若此云咸豐四年春二月事

雷震邪法

粵兵攻城除掘地道外又有邪法能守陣之目以逞其攻初圍開劫偽軍師徐某本道
州人素習辰州法當在城下用方桌四十餘隻結成壇式徐披髮仗劍口喃喃念咒見黑霧平
空起離地約三四尺許從下望上繼繼可觀我兵下視模糊其辨賊眾猶得仰攻方危急間
忽西北有紅雲飛至霹靂一聲將徐擊死身如焦炭左右執帆者二人亦斃竟日大雨如注
平地水深二尺敵衣囊火藥盡濕不能禦營遂解圍向米仙鎮去此咸豐三年五月十三日
事也

避禍遇禍

南邑茂才朱竹庵為我友兩倉族叔幕游中州在發審局裏辦筆墨自道光丙午至咸豐癸
丑八年以來未出省門一步也是歲粵兵熾熾風鶴驚心竹庵為避地計欲去而之他商之
同鄉畢研農畢籍華亭以佐雜發審當撫轅巡捕聲氣頗通時有張令者初登仕版缺中
年將之任瞿以為言張即聘司書於竹庵既受約即日束裝攜一妾匆匆就道越四日而敵
兵盡至關封嚴重人咸美其先有見詎意敵見城守禁嚴圖三日以糧盡舍去行七十里過
中年中半小邑無兵備敵一闖入遇竹庵於大堂羅衫履數敵疑為官見即加刃卒元於難
時五月十七日也計抵署方十日意以八年在省之人一轉念而求生反死固知數之難逃
有若是者

卷二

二十四

兩倉氏曰叔名澤均弱冠游郡庠美儀容善談笑當余受經時曾與同學僅五年以長
耳嗣以叔祖秋塘公幕於將為替人計乃挈與俱後曾一歸及翁請老而叔獨出遂不返
初邑石笥里謝氏有宗人在豫聞遠齊齊備叔素以鄉誼與周旋後謝從家書中綴
及舊代寄聲時余適館笥里易氏得悉其始末居今已十有七年矣前晤對翁曾談及蒙
即記存是錄叔亦可附以不朽特跋數行聊以誌感云

李紹熙

咸豐庚申大營告潰粵兵大腹東下旋陷蘇杭松太等處若飛蝗江浙幾無完土我港僻
處海濱以形勢言是為絕地而開軍府通餉源竟以一隅翻全局卒為江浙命根此言思
擬議所能及且當敵初至時曾帥援兵未集西兵亦未來本城兵勇以應調四散城守惟招

百姓敵若力攻勢難固拒及聞李紹熙事而後嘆其中自有天在焉紹熙專嘉應州人癸丑之亂本為會匪頭目旋投告撫軍賞六品銜効用軍前復加都司銜派守東嶺及為敵陷復降於敵得擢為山撫而又思及正密流降入城由是臨陣每張虛聲空放槍炮延挨幾閱兩月及為偽李王所覺殺紹熙方飭下併力嚴攻而我兵亦已雲集大舉機之際不能以中計軍情至變處城皆失封工折之患正恐未有窮期此實關時大局故特本所聞而錄於此

金銀鑄

鎮江西門外三十里有朝王山同治丁卯戊辰間生草名花慈姑可奈早夜並細而長高四五尺似與他處異而人常曉山而觀折並細現以此銀鑄也山生金銀不久當出乃以酒肉享農人欲售其地邑緝紳聞而阻之迨鄉民見沙土中有黃物大如豆小若粟米山麓間皆滿日光相照燦若金谷百步外土中又產石色青黑質甚細磨指掌上白而有光云可煉銀時山民或披沙煉金多至滿畝或更取石藏之然不知煉煉之法亦無所用也久而聞於當事遂禁民採取焉

廟園記

我邑城隍廟建前明永樂時舊為金山廟祀漢博陸侯霍光知縣張守約改建為大門有坊

卷二

二十五

額曰保障海隅係永嘉幼童書門內東西建福德土地兩祠二門內有臺備宴神演劇兩廡列二十四司正殿亦極宏敞內即神之寢殿殿左為映色堂供神先代主主持羽士分東西兩房東為玉清宮三聖閣有雙梧道院頗雅潔西則許真君殿文昌宮重樓曲折殿宇迴環至康熙己丑邑人於廟左別構東園園僅數畝而修廊曲檻花木幽深足供遊賞乾隆間邑紳士又購明潘方伯豫園故地為西園與修廊二十餘年始與所費累鉅萬園基廣袤七十餘畝極泉石之美遂為邑中名勝園之公處任人游覽其間又別構精舍聚石鑿池栽花藝竹為各業公墅者不下數十處遇佳時令即花會神誕各處俱備陳設音樂園設玩器使人游目一新然園成於乾隆庚辰迄今已歷百年或造或廢已非舊日規模開闢舊村先生西園記知玉華之尚有銀杏一株條葉定手植西山之陽有挹翠亭及松濤酒壺等亭後所添設而挹翠亭之改舊為花深處之改為萬花樓及下之神人室則舊址雖存而懸鐘已更者咸豐初一遭兵燹再駐西兵毀石填池西半之湖山盡廢於是得月樓花神閣祇存瓦礫點春堂既作洋房遂花廳僅留白地偶步園中舉目荒涼無田海變遷之憾近雖有幾處修葺然皆為利所使非設茶坊即開雜肆名勝之區竟成市井深可慨也

兩卷氏曰流水自去夕陽無言鐘鼓樓臺彈指遂成陳跡惟佛氏解說諸相能作平等觀否則江山如夢化鳥多愁俯仰身世未有不動於中者

王陸序

明時我邑王氏三世奉孝廉官中書至陸序有才無得充撰文之列與同官周國興楊餘洪不相得嘗謂人曰若輩目不識丁何得居高官竊厚祿我公扼其吭而附其背追韓城大拜有推轂陸序者韓成之因朝夕短周楊至歲終而羅列職私密疏上聞周楊遂死廷杖未幾韓城為京報所劾勒令自盡周楊子弟結東廠陸序罪狀亦下詔獄論死相傳陸序幼時偶步城南入古刹遇一僧精髮半白手攜布囊席地坐謂陸序曰即君科名甚早克紹祖父其妻妾不終其祿能從我家可免於難陸序曰我素知爾輩每於言得學自欺欺人余非佞佛者而能游於方之外耶僧笑曰即君勿怒我本知其不可姑妄言之耳繼於囊中出一紙曰和尚不識字頃自殿閣指得不如上書何語乞即君為我讀之陸序展視乃七言一詩云月照光寒月周緣楊衰後不勝愁而帆風急且歸去莫待秋深作夢因詩中隱隱周君其有道者乎

清微

卷二

二十六

新場鎮倪翁鄧諸生也田園甲里黨中年之嗣以鎮西北送子卷中塑有大士像月朔望夫婦恆肅香往拜座下額賜麟兒且許施金新廟晚一夜婦夢縞衣嫗懷子授之未幾果娠凡十四月而生男因名佛兒性聰慧甫五六歲父教之讀經有悟及長則服儒書而好誦梵明父母愛殊甚亦勿苛責又數年已過冠而姑恃交矣遂棄佛兒而絕孫生臥一室鎮日喃喃念佛號後復出遊徧歷天台雁宕南海洛迦等處得遇通圓禪師遂祝髮為僧法名清微精修戒律垂二十年歸而往錫於白鶴村之青蓮菴一日謂其徒曰我夜夢以大士墨字示我墨之為文甲下加二又從火土我今六十有一來歲殆當火化歸淨土耳至明年果示寂茶毗火從口出自焚其身云

兩卷氏曰自與象教每有高僧似此不因不昧便知果終成有佛無佛究竟作什麼道願與衆學人共證之

摘錄曹千里說夢殘星

戊辰秋友人以曹家駒說夢一冊示余蓋筆其生平所歷見者然僅數十頁字半缺殘紙亦多碎爛而筆頗清暢恐其久而湮也並選數則刪潤存之曹號千里籍華邑居柘之西村以故明諸生稱耆老云

均田

自周文襄公稱土起獲口碑百世法固奇矣然按上中下三鄉耳至分科稅餉未定也蓋獲在昔時民間得以意為輕重如某有田若干畝應納糧若干石固也及其欲售人每乘其急而要之曰非五升糧者不置其人迫欲得銀即書以付迨因田盡糧存力不支而逃亡者多矣昔口林公潤撫吳欲奏均之而疏未報郡人徐南湖宗魯曾官侍郎時直不以從明賦附於林雖謁時袖出一紙示之即均糧疏也林撫大悅時徐文貞公階龍鄉里居方廣置五升糧田聞之殊不樂謂宗魯曰南曰尊公老矣但當與白米飯燭煮肉何若多事權豈易均哉紹南歸告父宗魯曰恨我病廢耳若在官即特疏請均徐存稿其奈我哉林公既具疏復上書閣臣陳利病時張江陵當國風行雷厲方自秋時望履函有方今主上幼冲僕以一身荷天下之重倘事關國計今出惟行而或有挽之者國法何在諸望勉稱云云林得此勝益壯文貞亦氣懾而糧始均矣今人但知有文襄二事謂出一手既不知林撫又安知徐南湖哉聞南湖巡按福建時舟懸一牌書本職雖系雲間並非閣下徐族其不附權貴類如此繼因持法太嚴其下置毒於香致損目告歸焉

兩蒼氏曰峭直如南湖不愧侍郎矣文貞言糧豈易均正因鄉官勢重耳他又何難繼得

張太岳主持遂如發蒙振落江陵相業於此亦見一斑

吳震部

前朝吳總如農部先世居張堰其大父潮從郡城棠梓橋家遂以名父號渭江以富稱生子四公次居三兄弟俱溫裕公獨貧乏歲戊申郡中大水伯兄果慶遠以白銀四十石曰汝田在青浦盡遭淹沒可以此贖糧爾公曰銀死命耳奈何損兄以飽妻孥竟辭不受蓋於骨月間廉潔且如此宜其耿介之操老而彌篤以南閩屢試不利始授例入北監天啟甲子既領鄉薦益於慎名即郡縣不通一刺際天下多故出山時慨然有澄清之意瀕行親友往餞公曰此行非求仕進特覓一死所耳諸選授農部即舊例蘇松人無入戶曹者朝論以公負廉素著特破格擢之公遂殫心釐剔猾胥老吏無敢作弊值軍興旁午而有呼必應大司農張有譽倚之如左右手及大兵渡江留都輸款公步行至雨花臺夜與寺僧對弈僅僕在側不語家事但云候月移時報我近二更家人報月輪已高公即肅冠帶望空拜訖回揖寺僧囑於投繯後挈去歸覺僧唯唯及將撤公復止之僧疑其悔則曰我冠帶掃拂掃落其二煩代整之僧如其言公遂掛樹死矣越五日方具棺殮時方天暑顏色如生蠅蚋無一集者人咸異之

兩蒼氏曰死即不難難得如此從容鎮定耳是之謂心有主

熊督學

明紀南北兩總督學必擇有文望之御史誠重其事也而庸斯任者亦莫不自見風采江夏熊芝岡廷弼性素強直與詞林郭明龍同里且有兒女親郭以妖書事被逮經唐文恪公文獻力援得免及熊奉命督學南畿明龍錢之質言其事意欲藉熊手以為報凡唐之子姪與試者求加拂拭熊初唯唯及校閱時悉置後等蓋疑其中有弊刺者也即此可想見當時學政熊考規頗寬而登落甚嚴優等且多獲肯闕張堰諸三胡紹賓已受貢十板矣以復執卷與公辨又加八板胡素傲時人以故嘲之曰此所謂胡茄十八拍也聞者捧腹

科試軋轢

天啓甲子春科試於華邑文童多至三千餘邑宰郭如蘭不蚤開門陸續放進以至擠軋不堪如蜂屯蟻聚及門甫啓一湧而入足皆離地不顧戶限其時後者方前者倏仆呼吸間積屍累骸計文童死者十有三八中有父兄送子弟奴僕送主人者又死數十人考童許孟身軀偉岸幼童陳繼昌九歲能文當日年才十一皆以是驚越旦郭操文以祭有人問業斷地下文修前化未報後果當收句舉臨時酒哭之甚哀人稱其有厚德焉

陸文定兩木主

吾郡陸文定公樹聲安享大年歲德碩望重於鄉里所建百歲坊在白龍潭南最為雄傑額曰百歲名臣字赤石青經數十年猶潔及乙酉秋毀於兵燹後人不復睹其勝跡矣公祠即在其北甕中供有木兩主相傳公之子少司寇序章見同里某亦祀鄉賢曰吾父宜與續狗實者同座耶遂把公鄉賢祠中之主並供於此蓋某官都下日當旅謁張江陵到稍遲儀門已閉惟戶闕未加某倉皇歸即從門下僣僣入序章部之故云

華邑兩命案

南昌章九儒京山鄭友元先後來宰華邑俱有異績當章時有尸僮立東門金家街廟中方驗忽有群雀飛噪叩波投其冠章乃祝曰兒有靈當助以獲凶驗畢令總甲置棺即停其地翌日密呼甲來諭曰汝地方殺人本應重治今姑寬汝但須於黃昏後五更時密為偵探有動靜即報越五日甲於街口揭得一帖上書殺人者某也公令甲將街內居人盡列姓名母漏即按名呼至人給紙筆令各自書姓名生理仍遣散內有王岡者字跡與匪名帖頗類聞生理乃本縣庫書復密召庫吏與岡所寫單冊籍按之皆相符獲拘岡到曰汝既殺人又欲陷人手岡大錯愕刑訊之遂吐實蓋屍乃市布者年尚未冠街有空櫬棄無人住岡

以買布為名誘致求惟此子然走罔慎遠有梯端推之從高下墜折項而死幸無知者乃於深夜抱置廁中欲既而布色尚在鄭時則有何四者死白龍潭中已三日屍浮水面面目模糊其兄何元以網巾上玉環認得之控於縣鄭公曰據汝言弟既不務農業好游蕩汝盍從酒館妓館中訪其三日而動靜乎竟如其言乃知有顧某者曾與同飲顧係邑紳王元瑞妻弟素與鄭公立拘問而詞甚刁頑無少悔意將半堂上兇聲忽作冷風颯然燈幾滅公謂顧曰竟鬼已到汝何不招顧略無畏怖公乃退入後堂密召一黠隸曰吾出復審汝但看吾舉筆三筆便即馳出外遇問此案者即曰顧為鬼惑已不刑承認矣其人若露倉皇狀汝即扭以送及再審鬼聲復如前公筆鋒捷速出項扭一人進問其名曰宋二公乃大聲曰殺入者汝也宋出不意色大沮即加刑訊一具服蓋是日顧携妻童偕宋僅飲於船何四從岸上望見即登舟欲奪所愛顧甚憤喝宋殺之席半何四先起宋二隨行至白龍潭訪與同浴即從水中拉殺之以宋固有實力者也獄成顧主謀宋下手即擬大辟此二事若非廉吏之自諷而明皆成疑案矣

董蔭初

董蔭初者侍郎選初弟也董雖望族而侍郎為諸生時頓貧困與弟共嘗荼苦故友愛亦倍至策名後事無巨細俱聽於初初為政以故富實倍於乃兄嘗謂家人謂食貨中凡有俱備惟賦性尚無出今思各佃戶承種之田餘地俱植蔬如何可獨私此後每米石例以瓜菜乾一勛隨納由是其法立而諸佃無不唯唯道其子祐申通商事敗抄沒時是物亦且盈倉焉先世有大樓傾廢但存敗礎於初與工重建珠簾畫棟備極富麗落成宴乃兄於樓額題光復而不久即毀堆料滿澤零售之至無一屋可棲乃寄居龍華寺時有巡兵適追鹽徒入寺巢穴隙適與初端坐不動兵即轉而鞭之甚毒甚至嗟呼一人之身也而前後荼毒若真同齊壞即初自思亦恍然黃粱飯熟矣

兩蒼氏曰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松柏耶耶之嘆機動於隨租納養之日矣

陳眉公

陳眉公繼儒隱居佘山文名重海朝貴多與交遊時人致以終南捷徑相比判然其於地方法利弊多有昌言山澤之腹懷心切至泊乎晚年九重側席屢下徵書而卒堅臥不起則非以退為進可知矣聞其易簀時出名香二升許令侍者煎湯沐浴浴竟披衣醫士許龍救抱之登榻曰先生將羽化矣體輕甚公隨索紙筆書數語云大癩小癩古體拘束後之君子故以時服我其時哉毋用執殺長為善人受用永足書已投筆而逝

兩蒼氏曰微君碩德高風固非充隱者比持多名士氣習耳即如易簀時猶作爾許舉動故之時至即行春得無未灑脫否

黑白傳

吾郡董文敏公文章書畫冠絕一時海內望之亦如山斗使以名士流風每臻絕倫且以身修為度訓致其子弟亦鮮克由懷仲子祖常性尤暴戾幹僕陳明素所信任因更倚作威郡諸生陸紹芬面黑身頗頗負氣口微吃而好議論家有僕生女嫁與年尚未笄而有殊色仲慕之餌以金弗許遂強劫之陸憤甚通告通衢欲與為難得郡紳出解陸始勉從時有好事者戲演黑白傳小說其第一回標題曰白公子直打陸家莊黑秀才大鬧龍門里蓋紹芬人呼陸黑文敏既號黑仲又有霸力人常以小白名所居近龍門寺故云其詠諸點綴頗堪捧腹共傳一時文敏聞怒甚欲治而之無可指各有范生者父名廷言曾任萬州刺史物故已久惟夫人尚在當黑白傳事起文敏疑范所為日嘗其過范無如何因詣范陰語婦視其相衣備極楚楚由是人情多不平范生于陸宋廣召同鄉許之公庭詞有刺陸陰語郡守以眾怒難犯姑受其詞而又壓於文敏依違瞻徇實屬不韙眾見事無濟遂相率焚公宅公於白龍潭東北隅建閣日護珠時扶侍姬登眺者至此亦付一炬九衛寺寺院文敏所題匾額擊殆盡遂聞之上官時學使王公以寧殊震怒檄司理吳公之甲嚴鞠吳守正不撓惟以昌言尤力之郁伯紳落籍餘無所問其獻詞有云縱惡而養姦司地方者固不敢出殺人以媚宦有人心者又何肯為遠大拂上臺意不久即謝病歸而即席堂教胡公曹屢極意徵引諸生因亦挂冠去於是郡中諸先達亦不直董張少宰嚴率諸紳致公函於學院有不宣甘心士類為一家全勝之局自是王之氣稍沮而事亦廢矣萬曆己未駱公沆澄督學江蘇案臨松郡唱名至董祖常適加詞責云即刺揮揚陰四字死有餘辜今以案結不深究姑與大校二十一時人咸稱快云按此事墨生林影福延學校於焚劫致殞多命或謂文敏德不勝妖或謂事出公意仲承乃公指然如仲者墨已浮於枕矣所惜吳胡二公俱以少年科第甫入宦途而以保全士類以致微展一官求之今人可多得乎

兩蒼氏曰口筆皆能實禍而筆尤甚然無心與有心自別此既有意嘲弄則几報復處亦足為文人輕薄者戒特未知果出范手否文敏居鄉既乖洽比之常復鮮義方之訓且以莫須有事種生譽端人以為名德累我直謂其不德矣

雙真記

朱雲萊國威天啓時為漕儲道復轉魏開授提擢北太常復開私心日熾幸值錢機山當國始免於禍然從此勢亦不振家居惟學故自娛諸讓士類有張次壁者方伯所望于也方伯最喜音律次壁承家學實作雙真傳奇生名京兆字敬卿蓋以自寓巨名惠元霜淨則終遺焉蓋以朱為東鄉人遺焉者謂其還其萬年也其間詠斥無所不至雲萊大恨致訟次壁於官方伯公欲情深力為之辯後得陳眉公解紛致書當事請以此版事實問而特許議者并請及眉公及雲萊後其子敬卿乃父於鄉賢時論譚然將傳檄為昭鼓攻議遂寢按雲萊託足權門誠不自愛但其巡漕時郡中每歲白糧北上必嚴禁漕艘凌壓而京衛島嶼越思塘風為松人患雲萊廉得即斃杖下平心而論覺亦有造於桑梓而不可盡沒云

教子升天杯

朱文石大韶嘉靖丁未進士官司饒於財好藏古器家建一樓頗壯麗顏曰朝珍商彝周鼎元始其中有玉杯一尤所寶貴晚年苦無子以弟大英子為嗣公配平湖陸氏莊簡公族女也文石歿而陸之子姓來喧謂夫人曰吾輩外姓不敢擅田園聞有玉杯願以見贈夫人艷然竟不與恨而去後乃假通欠冊糧公嗣子於官且其適卒於途擒而妻之曰杯朝至

卷二

三十一

人釋矣夫人不得已始以杯獻然事究居角兩家之怨遂不可解後嗣子生本治中萬曆癸丑進士是時陸勢已衰洽乃具疏鳴父冤而軍隔遠年惟以空文了事開釋原擬罪名及歲壬戌有妖人馬道成泰水等謀不軌陸之子鍾奇與馬道二孽被獲斬首南郊鍾奇免脫出獄朱僕聞亦擒於途一如前陸之所以後朱者不三日而杯至洽乃懸父遺像以杯奠酒三獻三酌隨於階前碎之此杯即名教子升天上帝龍一子龍九製作精巧如鬼工碎後有人拾得一片熟玩之質堅澤潤古色淋漓真為希有諸生許令則嘗作擲杯記傳其事云

兩蒼氏曰

南花小史

邑倪氏世居新塢明隆慶間有名甫英者舉於鄉始遷郡城厥後其子與從子家九家俱登賢書積資厚為中郡富室有孫子慧珠頗豪放以貴即為武英中書生二子次頗輕薄好詞曲戲以郡之美次其第各作小傳以花配之系以論贊名曰南花小史傳播一時然中多世家子弟列為唐文恪公孫諸紳以是大族之聞於郡守公方以事關風化遠之甚急倪匿跡於杭之西湖雖其家終不敢歸未幾客死事始寢焉

兩蒼氏曰其書約有百頁皆於叢冊殘卷中曾一見之筆致楚楚刻亦工獨惜其心力之誤用也

摩芳標

華亭石曰舖沈氏饒於財有沈海者幼孤母甚姑患既游庫為聽其以厚資出入乃愈放蕩時山陰王李雲東鏐我郡潘與父甚歡王與學使李懋芳同鄉自恃前輩即不望凡有言無慮不從值潘就試遺才王曰吾以為子地矣但於題下明書華亭沈潘四字當無不取沈如其言李見甚怒檄府提究乃挽要人關說多方僅免召辱仍除其名題數年改名休文復入泮時更狂肆繼為狹邪游薄松郡無名姝出游蘇臺日往來平康品諸色姪作花案業為狀元某榜眼某探花名群芳榜爭前列者率厚賄之擇日迎狀元一郡若狂按君李森元廉得其賄差密捕立斃杖下沈親親睨一日而積長過腹受杖時頭著於階宛轉支撐幾致落盡嗟乎輕薄子以游蕩賁禍至於破家甚且殞命不可為風流自命者鑒歟

館師念舊

浙省文學士多館穀於我郡郡人以其春至冬歸功課不輟每樂延之其間往往有檢科擢第來官游者前明慈溪張九德館上邑王氏偶同館隣羹湯沙入郡某指府署譚樓閣曰汝

卷二

三十二

晚此為何處張曰此吾輩讀書人生處矣曰語汝不能到此張後登第出守松郡美以詞證赴審呼而前曰汝非吳鳴沙乎問汝今日之我能坐此樓否取鐵索命繫反樹一晝夜而釋其徒王嘉璧連語延入內衙設飯對食讓之曰昔勸汝勤讀汝終不聽若有一於今日亦增體面復詢以家事今開葉盛之有餘地者為之剖決嘉璧藉是厚有所獲又上虞倪元瑞者滬城胡孝廉延謀其孫有則方受業時有則嘗私行妓館而倪輒與俱歲將暮主人已訂來年約有不悅倪者其主怒倪倪奮勇於門外倪為所拒窘無指幸主人弟賢邀至家卒歲始返自此絕不履上海矣有則後入邑庠倪則於天啓壬戌登第繼而視學江蘇歲終至松發落時唱名至胡有則厲聲謂之曰本院有牌不許師生交接前抵崑山日已昏黑倪保小舟直前自呼其名何大膽乃爾命責十五板時胡已貧困內衣藍褲無完處矣大倪以致身膏雲錦弟聞即無嫌怨之態何尚修此小怨故如九德所為已覺淺俗若倪則鄙於隘且近於薄矣

兩蒼氏曰俗情類如是始知不念舊惡美辭之所以聖也且無論修怨者非即好行其德者覺其間終有一我字在

范文石

上邑范大石景文生而穎異前七齡應童子試郡守許維新見其神清秀秀應對敏捷抱置膝上曰我不知世有何寶如此子真是寶耳旋入泮先是文石父有婢姓陸氏方娠而家以夫族亦貧歸依其兄歲餘陸有舊僕適過范後門見婦方懷妊物遂問曰娘子分婢矣男乎應曰男也遂去此後初無音問迨萬曆丙午文石舉於鄉人言始噴噴謂是陸遺腹范因懷之為子耳陸乃公之官引僕為證時寡婦久物故文石父則以妹實產男不周歲而錫而陸僕自隔鄰問各外亦絕不知其後事官遂以陸為証杖而逐之然其事終成疑案文石後登己未進士任縣令恆泛舟江湖以釣詩養自娛或兼旬不治事書謂上官有涉閭閻事相問論曰此輩曖昧處似可不必深求答曰就是影兒裏的情即畫兒裏的景龍下受也要問一明白上官不覺失笑蓋其恃才誕放類如此迨去官里居值天暑納涼於庭忽為家人劉自刺胸死太夫人聞聲往救並中允錄人以其子母同殯變出非常因謂前事之或果有也

廣屬朱姓

華亭胥朱伯倫親格在堂澤蘇未就明末避兵五里橋去城不遠寄望大光謂遺骸必已煨燼引領南望惟恨足長號而已事定踉蹌歸及見兩棺宛然喜出望外遂與弟五謀營葬或

卷二

三十三

言某姓有成墳見售即延形家同往視回已昏黑命僕持燈送地主誦咒時其妻母出應熱視僕燈曰請紛紛者皆空言惟此家可成耳其僕歸述所語殊不解即立券伯倫乃詢其人曰業已成矣自無他說但聞令岳母知其必成此何故曰是墳本外館驛一小姓某翁所築余妻父與為鄰造墳畢乃偕里宴舉實翁置酒相酬酒半謂眾賓曰昨夢一白髮老人告我知墳非我所有後當歸朱姓也妻父姓朱竊自喜未幾某翁死其子好賭朱處稱貸已不次最後復有所緩急乃謂之曰汝產已悉蕩費止有一墳尚可作依此子欣然書券妻父以翁夢語故卒以善價絕之擇日開墳門易春版近亦因避兵鄉濱舟行橫山塘陡觸兇鋒屍且不得全屍是妻母家且老矣衣食無費不得不售此以求活前見燈照朱宅字恰合前夢故為此言耳伯倫聞之亦為感歎夫前朱費盡心加使為中間轉折之人使後朱以不謀而得事之前定有如此

兩卷氏曰當與三卷中墓穴前定事參看

呂州判女

聖姑必保孝友之門而所期姻者若但慕富貴將不可言矣昔有婦人已五嫁夫呂州判者慕其有德而資納焉婦素慕吳陸里成避州判死遺一女先悍過其母里中吳敢語婚諸

生楊澤隆素以剛自負且意旨無子而多蓄妾媵時許養其母既合婚婦呼澤隆前曰汝家答頭幾何田園幾何楊具以對即怒陸其面曰吾平日擇婿謂何食所得此窮酸鬼澤隆唯唯退居漸久反目無虛日楊致從圖書於百里外不復顧氏薪水及呂偵知其所在搜之復遠遁呂始無所適遂毀其室楊有半立以鐵錘擊死半子鍾母隨手攔亦斃旋公大於庭邑宰熊公察華判令離異而學官竟以行方上聞澤隆自此承繼失妻夫婦居五倫之一茲竟如仇敵然揆即稱本皆基於一念之貪也故特書以為戒云

舊將軍

舊將軍原名誠本吳關搢夫以勇著明萬曆中稅瑄四出省會之地無不驛驛而吳門為尤甚祥小附和者輒稱稅官冠帶吧嗒市中蔬菓之屬一出入亦無能免郡縣不能制甚不勝其憤一號眾集農樞入局練稅瑄沉諸城凌旋投獄自詎凡有引問但言吾為之他無所與也上官憐其真憤為更其名曰賢不加蓋楚長轡而已久之竟得釋人遂呼為舊將軍壯與事也將軍服不甚像真微亦與之言吟吟如不出口而士夫雅重通國咸欲識其面後舊

卷二

三十四

二十年遂有履便章等情舉縣事夫舊將軍相傳乃一為公卿上客一赴西市若封羊和蓋亦驚殊時異然矣然就今日以言五人墓倡義然方與虎耳同千秋而舊事已無語及則在五人亦可無憾特如舊者倡始之功終難盡沒也故謹披及之以告來者

逆祠

天啓時魏瑜生祠偏海內吾郡諸生周鳴玉富貴熱中欲求進而無自時值抗祠告成乃於冬盡喚舟直抵其處北歲朝徑趨祠中點絕大雙紅燭無名香備祝文虔拜燭像甫畢而抗州織造中涓李實亦以謁像至李親之腹實也鳴玉遂進松郡建祠之說李悅為浴撫院轉檄郡守同事者為徐備之本陸文定僕養子假途都下得授經歷銜及東會祠命捧前而還衆與張蓋一如貴官祠基擇在白龍潭以破土字不吉改曰啟土時方仲秋柏已垂熟而不許收穫故蓋基下以擬奠實告成囑語紛紜聞者縮頸正擾擾間喜宗廟便宗由信邸即位遂黨失勢向之前驅者皆反戈學院某嘗以浮躁落職本附瑞而復起者至是欲掩其醜乃撤提鳴玉重責三十板落其籍未幾徐亦就逮兩人俱撤遣戍餘則分別徒杖而毀其祠時尚有諸生陸萬齡生於名門有才藻稍能詠及援例入監竟上疏請於國學建祠以魏瑜聖聖至朝事反正後乃寸磔其市當陸未敗時郡庠有張官者附陸慶慶隨北上舟泊仲

家法為仲夫子故居地有廟聚族居者皆仲氏裔入夜張夢一神殊魁偉以鐵三擊其背歟
明唯血升許急返梓抵家即死夫負行行之氣者即無所干犯而錫好嫉惡本如仇讎若獲
官之得死於家尚有厚幸焉

兩蒼氏曰世界在明嘉宗時權移開暨毒流指神魏瑞生祠偏天下關部諸顯像無非門
生義子稱頌功德甚於美新極之請配宣聖斯時舉國若狂是莊蓋惡之民漸滅殆盡此
實古今一大變局也安得仲夫子化百億萬身一擊之

顧玉川

顧玉川名大愚江陰人善走一日夜可行五百里好異者學欲識之遂得遊公卿間顧多
蓄異物有仙人李赤壯白布袍內多名人題贊張翼衛玉童一方篆文珠古寶色斑駁賞鑒
家俱識為漢玉無疑腰間常攜一小獼猴長可六七寸置席上能擎杯行酒客前玉川居楊
舍家有犬頗大蓋可貽三石米室中富有扁額多於壁間墨墨色於常熟交眾處有沙堤頗平
衍每歲仲秋諸少年合如皋泰興之駿於是處馳逐勝是歲復值群騎雲集而玉川以一
黃犢繫家如馬牽使前曰願以此與諸君戲眾大笑玉川固請姑與並驅一再落後雖上馬
亦然眾始訾議至雲間謁陳眉公即以此犢為贄曰此青牛也宜為老子騎眉公喜而受
之

卷二

三十五

駱學院

駱駝曾學院歲試按松金山少宗伯楊汝成子時霖府錄第三院試被遺司理劉之待叩稟
附正案末長跪移時駱公不允劉言楊生係故敝座師李集虛之婿師曾相託今若終棄孫
山下吏將何面以見公曰本院校試以來如童生為府錄領索失必查補所以全府官體面
若第二便置不問矣前臨常都遺第常守為之力請曾峻拒之今若通融至第三則本院
回轅常守必來謁見又將何面以對之乎劉乃快快而罷公待士有禮而持法甚嚴尤重體
貌衣冠不整步履回錯必加諷誨甚有極者故當泐松時雖貧老儒咸製新袍合五學諸
生迎於鐘書山兩岸藍衫如堵極極一時之盛云

方守捐田助役判

方為修太守兵貴守松處久清操始終如一九培養士子禁戢衙衛勤擊委與修水利諸
善政充類難盡即其案牘之妙亦自不可及每歲獄竟信手疾書今堂吏抄一紙付兩造持
去往往數十言不能了者一二語已括可盡偶記祈按君抵松時邑紳董蔡和自以田多應
有役累呈請捐田助役祈公以為義舉徵府查覆方公隨批云捐田助役誠屬美舉然必如

顧光祿能捐合縣之田以助合縣之役方可食報而無愧今田連阡陌之家輒捐數十畝曰
我已捐田矣我已助役矣我子孫其承不承役矣果爾則益為助役誰為承役者天下事有
聽其言則美聽其行則卑者此類是也立將原呈繳銷人咸服其明敏按顧名正心官光祿
署丞即參議中立子承其先業皆一郡時張江陵當國凡通賦至五百兩者置大辟正心
目親吾松駢斬五人為之垂泣乃以若干金經營五年共得子母若干積漸置田一萬四千
餘畝即以此捐助合縣之役澤被邑民方公故引以為美然後之人猶有欲其為免役計者
觀山陰王思任碑記云顧父子豈不知食產而必取回味之概權哉蓋番知後人之有此
諸也

兩蒼氏曰聽其言則美聽其行則卑似此者正不少矣但非老於吏治者不能道顧牧民
者書諸座右隨事熟思之

李中梓

李中梓字士材色諸生也有文名并精醫理名重一時時金壇王肯堂字泰亦精岐黃術年
八十患脾泄聲聞咸以年高體衰頻投滋補病愈劇乃延李診視診畢語王曰公體肥多痰
愈補則愈滯當用迅利藥湯滌之能勿疑乎王曰當世之醫惟我二人君定方我服藥又何
疑遂用巴豆霜下痰涎數升痰頓愈會著某病寒時方感暑腹門重閉床施難轉應紹帳身
覆紹被三重而猶呼冷李往診之曰此熱也古有冷水灌頂法今姑通變用之乃以石膏三
兩濃煎作三次服一服去紹被再服去紹被服三次而盡去外圍體蒸汗津津進粥病若
失矣其醫之神效類如此特素自矜貴非富家不能致也

卷二

三十六

童叔原曰是亦一時之為但非富貴人不能致則與集中姚荃異雖情性各別未可強同
而品地實於斯判

玉蟹橋

高行鎮北隅有橋名蟹石而俗又呼為玉蟹橋傳有玉蟹穴其下也嘗聞之里老云每當風清
月朗時澄觀水隱見蟹自穴中出浮游波面其白如脂村人多方取之終不可得後凡數
月始一見今已久不復見而行人過此者猶多手探其穴云

北城觀西戲記

戊辰秋友有邀觀西劇者以入夜方演因於薄暮出城北行里許遙見布帳高出燈垣狀若
巨蓋設有雙扉西人守焉納以金遂入見燈綠燦然觀者環坐各鋪錦褥座凡三層集高
下定僮上客得飲酒一爵座既滿即有一西人登壇手執大鏡一舉而聲發聲震四壁環光

其點照燈如畫龍端又出濃煙一縷高二尺許結成一畫飛繞帳中繼忽化作一龍口吐巨珠蜿蜒空際無何又化為獅有球大如斗轉旋不定獅隨之跳躍忽為火珠飛騰其珠中裂內有白光圓如鏡轉瞬間大如車輪變現五色奇華然移時滅殆始即中國之焰火也旋又有二人登場共語忽作相爭狀甲怒拔劍乙奮首置而無血痕甲復取首置中偏示觀者共其進退以首按乙頸則仍澤合而無意焉此在江左恒有是戲所謂易眼法者近之最優出二如衣皂衣寬領露胸膚白似雪而輕如飛一躍後去地二三丈乘騎飛馳或倒懸輪蹄或一足立馬旁客方嘆其技絕忽有煙焰從地起流轉如珠眾皆迷目轉瞬而人騎香矣此蓋北人走索蹴毬之技也至己冬又有矮小男女四人云即侏儒人由美國來身皆不及四尺而精變時然言已周游海島美國主贈以彩車一乘類鸛樓而飾甚精以金投之噫我邑雖偏小而見聞亦足稱無奇不有云

兩營氏曰先起鴉落尺幅中已覺煙雲拉雜極眼花耳熱之極在場人想定同聲喝采也然而即色即空我聞如是則此變幻不常彈指即滅則即異常絢爛正可作電光石火觀耳

星餘錄 卷二

三七

對山書屋星餘錄卷二終

對山書屋星餘錄卷三
對山書屋原著

南海生

南海生自負氣節為父遊而以直諫人遇不為鄉里所稱咸謂其迂也其子葉隻身游戎幕南北數千里無所遇後客居北某帥營中一夜步月出帳見武士五六人相與論刀棍生竊聽久之曰法未精也武士相顧見其文綺皆笑曰秀才豈諳刀棍事耶生請角技一人起執長矛曰以此為戲可乎生曰可因亦執一棒武士曰慎之有傷勿悔生曰姑試無妨也手既交武士盡力擊生則視所攻而徐應之意甚閑適既而乘隙進步一擊中其腕攻者遽撲地生謂眾曰來來眾忽各執刀仗環攻生左右進退不越十步地而棒之所及五六人無不失仗者眾乃駭愕求罷生曰今亦知槍棍之不以力勝乎凡棒長丈二手操其中前後餘各五六尺手動寸則兩端所展可及尺動尺即可及丈臨敵而常則身其所備者縱有七尺廣止七寸耳蓋惟手之上下左右近在六七寸故分事而握固以拒則擊則破味者徒用猛力加竭則心神搖動所必敗也眾服其論生喟然曰雖然此一人敵也所學尚有萬人敵諸君既未可與言甚至名公鉅卿亦難索解也奈何行將逝矣遂去不復出

星餘錄 卷三

一

雨倉氏曰負才不遇千古所慨然以天下之大例之恐如南海生者正無限也

程序伯零墨稿存

味城程序伯履歷傳學能文兼精繪事道光戊申余於洞庭顧夢麟寓齋晤談竟日今兩君已登道山昨於童治孫茂才處得序伯小松圖間寒雲文情綿渺筆意闊括惜僅數十字復如碎金恰恐日久易湮因略脩飾摘取五則入是錄以為雜俎焉

藝蘭說

蘭生深谷與眾草伍不求自異也而其香清遠有獨潔之操春時山中樵蘇者捆載通市資以獲利好事家設花會相與爭奇於花之形似大抵以瓣之似梅似水仙者為上素心則次之四者外概置勿論余於世俗所品惜不能辨惟領其馨遠之致如空山空谷忽逢幽人相契無言兩忘形跡而巳客有過余齋者書於瓦盆叢雜中指一莖而說曰此其種也緣瓣白而瓣悉抱心現值已應若干金明年復發值更數倍復數曰僕之癖此深矣而久無所得乃子得佳種而不知貴負爾費甚矣余曰然天下之相需迫而相遇者多矣弟蘭哉且如子之所品第者取其貌而遺其神論其似而失其真但形跡之求而幾於逸之不聞余誠自蘭而子以世俗之所貴貴之果爾之知已乎否乎夫以值之重輕定品之高下猶懸千

金以市駿好名者或趨之得潔自愛者將聞而遠引矣予其何解於是蘭耶客黑而還茲存其說藉以告世之執蘭者

兩蒼氏曰但為世俗所貴即非為品而凡人云亦云者亦決無真賞生才難拔才更難

張望千秋覺天下事之相左而不相值者大抵如此此猶小焉者也

沈君烈

明太倉諸生沈君烈名承就即山少負異才當萬曆之季古學衰替而獨治經傳古文詞名與金少周介生晉陵陳伯玉埒皆為毛鴛初一書所賞擬謂君烈又不宜料初而有英靈之氣必必為神君烈亦言立身無傲骨者筆下必無飛亦胸中具素心者古端斯有警語其自負如此天啟甲子秋聞報罷道病旋卒明年乙丑獨初為中丞莊即吳中搜其遺文付刻焉君烈元配鍾繼配薄少君烈西與於其沒也賦有悼外詩至小祥酌酒一酌而絕道孤猶在櫺櫓張天如導名之曰沈君烈於京師九歲而殤張南郭亦有張揚童墳志銘蓋指此也少君詩凡百首而佚其三如又刪十六實存八十一計見國朝趙天羽寄園寄所寄中者惟八首朱竹垞明詩錄僅收一首王述庵司冠脩太倉州志稱有楚泣集而為數未詳汪靜庵要東詩派亦祇存十二首至嘉慶辛未彭甘亭徵士始訪得原詩首數次第手書詳有沈痛

卷三

二

激然如擊燕燕如叫巴猿等語州人黃金臺因於道光丁酉以彭書泐石碑王元傑重镌壙志云按少君既遷葬表入祀節烈而君烈則久傳為聖神今祠宇乃所舊居春秋祈賢士女祈蘭例以柳州羅池香山海院和佳事固有不足誣者惟獨初人無足重而稱賞之語竟驗於後豈亦才則有慧賜耶抑何識精而鑒神也然而君烈之文亦固是可知矣故特揭而書之

兩蒼氏曰乍陰乍陽平叙中自有非度未借揣初作起訖尤為一線

伊密之

深陽伊密之才氣最上明季之佳公子也喜著聲使書以三十金聘王素雲於吳中色藝為諸姬冠一日忽有山東傅生投刺請見聞人以非素識却之不偶然後見既見不及他語但曰山左傅蘭公侍從中有素雲者覽傾宇內顧一平視公其許之否乎伊遂延謝曰勞君遠涉嶺南少休得徐談僕僕微言曰某數千里後步而來無他適也公幸許我誠當少俟否則無過留伊首肯傅始就座時日已暮即命酒款之數巡後燈燭輝映環珮鏘然侍女十餘輩擁素雲出傅起立敬贈久之數曰名不虛也此來不費因即告別密之堅挽之傅曰得親傾城私願已遂豈為飲食哉不顧徑去伊怏怏如有失隱識此生非常流既而曰吾何

愛一婦人而失國士即乘駿馬追及之三十里外扶以俱歸禮款益厚一夕引之入曲室錦綺華飾供張悉備乃擇傳言曰君來雖出無心此中恰有天意今吾以素雲贈君此室即卿房今晚即夕也傅解以義不可且據奪所愛伊曰君何疑贈事自古有之念君乃不能致佳麗以吾粉黛為少此如且以君為大夫故有是舉乃欲害生蓋惡惡耶語未畢侍者已導素雲出拜傅驚喜過望留宿月伊又為之治饗食物外更資以數千金傅歸安然為富人矣無何聞冠肆逆明社遂墟我國定鼎燕京有誣告十舊姓善謀者密之亦為所陷猶以平昔之惠人多為之地而久匿山澤昭雪無由時傳值朝廷開科已由大魁履清要十餘年聞遂躋宰輔密之得聞寓書問起居適傳危蹕出都素雲發書始知伊尚未死驚歎流涕如感心疾傳歸即謂之曰妾幽憂憂忘不知母家安在傳曰卿豈忘諸乎若伊密之者非耶曰然則密之又安在曰痛遺棄獨家沒身亡已久矣素雲曰以君一介寒儒豈無生人之累乃得專心向學生致顯通此恩誼不忘設密之而至今在也將何以報曰苟及其生而報之即且不惜他何計焉乃以書示傳傳閱竟方沉吟間素雲即跪而誓曰脫不能報富貴何為傳乃偏謀之朝士將同申奏會以告許者多不實天子察其十姓極傳遂來問以請於是密之得家恩返里矣方是時傳嘗歸伊所在專使邀入都密之復書峻却且言某昔

卷三

三

三

日之施君今日之報前後之事既奇彼此之心交盡自茲以往君為報報重如山林逸士而無所憾不復相見也傳與素雲得書後俱歎想不置而時論亦以此為高云

兩蒼氏曰一施一報看似適得其平而於贈報事尤奇矣其此胸襟手既直欲奴叱石崇然惟無所為而為故卒食報於其後此與查伊璜遇吳六奇事相參第論所報則其因優於傳而如伊之峻却所格其處落處不又高出伊璜一等哉

窮庵夢隱記

余自甲午冬始游武林其秋先夢携家泛舟溪路幽遠旋登陸經一郵亭少進得僧寮憩焉有僧步履矍鑠望皆桂林著花甚繁而無香氣既覺涼甚有老僧衣以僧衣自銀冠然一頭陀矣繼有家人輩跡至熟視若甚訝余笑曰游戲取反之何難乃易衣出回視寺額則青窮庵也明年乙未素雲抗吳復夢行深山忽逢古剎依然青窮庵之虛無人最後一室有老僧趺坐見客不為禮但占偈語四問解余唯唯又占一偈仍不解僧數曰何鈍至此旋書前偈納坐側鐵釜中授余曰去去相見未必無期也偈然而醒釋之應自疑有因而其地則偏訪無知者是歲五月游南山行次恍有悟詢之土人地名小里安素莽莽中尚餘破壁則且住庵地也時如白樂天到匡廬望空山色溪光音還我歸歸檢志載明時有僧某雲

曾於此所為極其慘毒不出名青之廢後其廢名且住是何夢
與境之通相合也豈於此廢果有香火緣耶慨余年且四十於道茫然加以既塞之遺積與
日去致所授得都不省憶宜為老僧所呵但不相見之約即於是了之耶抑所謂覺之
所見者妄而夢之所為者實耶抑根人於此無處生香惟思活翁在根歸根語益感增不
置云杭僧松光青而合寓於庵夢隱園歸余因更述此時別南來九月矣道光丙申十月
二日忘牧居士記

雨蒼氏曰夢夢也不夢猶夢也且住者不住之辭也居士作一夢頓忘一夢宜為老僧評
而踐所夢始釋所夢老僧其法許之各諸觀法王法法王法法如也今各故念是一是二謹
防石頭路滑莫怪堂千古饒但得得虛空粉碎方與言真言實受用耳

東嶺美

東嶺美山西澤源人曾官東河總督居處出入必携一木主一諸衣自隨主無名稱但書思
太初果少孤富室某相收得之招至家今與子諱同室臥起兩無間然居數年將合
牀一夕盜忽殺翁子果醒呼眾集視則室如故無跡可蹤疑果果既不能辨翁子意
鳴於官官亦不能為果辨論抵有日矣女固有才色同里富人王某先嘗求婚於翁翁以意
屬果弗之許至是復請婚乃始以女妻之婚數日王某意甚得因謂女曰若弟妹可憐余以
前絕吾婚不能無憾乃以重資募刺客欲殺果不謂誤中乃爾今幸果將死法若又因是
得歸我願已償矣余汝弟何女聞語自若翌日婉告諸翁則連入縣署跪陳王其語求雪果
冤官即提王鞠之某以詞整有證不復能隱乃出果於獄見女公室女泣語之曰吾所以忍
為此者以君之冤非吾不能雪也今既白矣身已他適不能復事君仍歸王則冒殺夫名何
以自立於世計惟一死為宜耳即對果自刺果感其義遂苦志力學致位通顯然以女故終
身虛正室又以女幽已分已絕而名無可正因持謂之恩太太立此木主奉之諸夜當時因
服也杭州許孝廉止緣書為余言惜遺其女姓大東之德女不忘宜也至此如以難代白之
冤而卒能奮不顧身以伸其枉信所謂奇烈哉

卷三

兩蒼氏曰女之事亦不誣正者也東園且記女矣而主僕書恩太太則非蓋女於父居現
臨婚且有期之東雖未行分已素定矣翁以殺子之故控東而改妻王其卒之殺人者
是王非果則東之悔翁固不願絕也且王以圖婚之故欲殺東而後殺翁子致以其所疑
似者果而娶如此固翁之子婿女之仇也在女雖候委身然與盜如何以異不謂之大
也夫固有其才也而首仇人以害夫冤奇在業陷身於虎穴耳其事固甚正也然則女可

無死乎曰此在斷是獄者之善為處耶女惟未達此一問故言仍歸王則冒殺夫名果亦
有所未達故謂分已絕而名無可正我不知其所謂絕者果孰絕之在果諒不思知絕自
如則果如路人既絕分於果必將正名於王夫雪路人之冤好義者或勉為之若致夫於
法以雪此路人之冤則不特無是女也獲羊之證有亦安取乎故曰女之事奇而法者也
東之記女則是其不書聘室而僅書恩太太則非

石幢

同治四年西人於新開北首浦江邊築一石幢四方而上銑周圍各開大餘頂上兩面各鐫
漢文得勝軍三字身嵌石刻番書四面各一外以垣石作柱繞以鐵鍊其識其用或曰此因
土面歲得入上海通商遂彰以為功云

邑屬壇

明祖初定蘇松邑民錢鶴皋聚眾抗命大將軍徐達獲之檻送京師臨刑白血噴太祖恐
其為厲也遂令天下設屬壇祭錢鶴皋等無祀鬼魂邑有屬壇丹此始我邑向建壇於北門
外每逢清明及七月望十月朔迎城隍神至壇賑濟孤魂謂之三巡會其隨從儀仗頗觀
者咸集邑人捐助銀錢堆積如山即於壇所焚化晚始迎神回廟自通泰西諸洋商地租西
人毀壇起屋名其處曰一里街蓋不知本祀祀其字而仍之也今壇設南門外神赴壇即回
其儀仗亦非復舊時之盛云

卷三

河豚毒人

醫家張鶴祥字玉書有貧於時求治者踵相繼日得金數十家頗裕而供饌之盛可擬貴官
凡過時時必以先嘗為快一日出見肆有河豚賣問廚丁何不市庖謂此似越宿物或
不宜食張怒曰此我素嗜爾何知庖即往市得六尾急烹以進張呼與子同食食時極口
稱美獨盛一器有頃子覺食上微麻以告張張曰汝自心疑耳我國無他也遂乘興出診
至第五忽忽謂張曰速買微微河豚果有毒果至初尚能嚼頃之口漸不能張與夫急
昇歸入門但呼麻甚扶坐椅上僅半時許氣絕矣初死面如生旋聞腹鳴如雷體浮腫色
漸如青龍繼而細細而黑則七竅流血而治丁卯二月三日事也弟與子食食不須張歸
時已至暮也故得不死初以其餘饋戚之同嗜者顧某時正欲食聞張耗即命拿去工人某
曰生死數也食何事遂私取食且盡稍嚼自覺舌如針刺口漸收小知有異急自飲便食
中將飲已大吐遂昏絕間時始覺醒時有一貓又食工人之餘即腹膨如鼓死按張言河
豚眼目切節其狀可愛治之不中度食多死棄其腸與子飛鳥不食談食必死登州瀕海人

取其白肉為脯先以海水淨洗復浸之暴日中上壓重物須四日乃去所壓傳以鹽再暴乃成有李太守者製不四日即去壓俄見其肉自出躍出蓋性重如此以故每暴於海脯東坡直得一死之言本是一時戲語人余何以口腹易命哉若張者亦可以貶矣

五龍將軍

同治五年秋冬之交黃河潰決堤傾千餘丈江蘇巡撫李鴻章飛飭運司丁日昌興工堵築時舊日西堤全行冲倒南北深塘有四除築壩基外高瞻口門二百九十餘丈深恐冬寒工誤致礙春耕丁公親詣北塘大王廟虔禱十月二十日工次忽顯神龍方頭亮尾四足五爪直至塘頭萬目共張無不稱異詢黃河船戶云係五龍將軍當即延之入廟適時候不見神是風日晴和波恬浪靜退古得古不五句而合口矣考祀典高郵州志有五龍祠在治北二十里之清水潭宋嘉泰間郡守吳錫建明洪武元年知州黃克明重立其地堤岸舊時最易潰決故特祀之宋人曹張遂有廟祀極言神之有功於河防丁公搜尋陳蹟果於潭鎮近東有廟三楹額題古龍王寺詢之土老知即舊祠上塑龍王五中坐五龍將軍時廟宇雖漸蝕落而神像巍然因特稟請中丞奏加封號更新其宇額額以誌靈應云

汪怡

汪怡邑諸生也以孝友稱有子名文博年甫冠而怡卒怡是因其孤也妹惜之文博性本剛燥復因恃愛致失色一日偶書其母入夜夢父責令張口跪以刀割去其舌至曉遂不能言視舌本如故而興稍平乃手書其事深自痛悔順事其母踰月又夢父謂之曰汝能悔過可還汝舌醒遂能言後入邑庠至老奉親甚謹

奸商通盜

嘉慶間海寇蔡牽潮掠掠近內洋江浙各口巡防甚密時邑有奸商為利所誘每以食糧火藥潛濟羣而詭計百出緝捕無由一日某行中發挑皮貨數千自浦下船內有奸商攬大息肩酒肆擬以掩中營下所沽乃取一枚去泥投不意內火藥偷發皆然通市喧傳聞於巡捕即飭縣嚴拿船戶刑訊之下供與閩書行賄通已販數次矣乃治船戶罪閩書願革及行夥徐某立即收禁後顧費金鉅萬徐判目稱廢始得並釋

兩營氏曰賊之愈深發之亦愈巧天乎人乎奸惡喪膽矣如謂酒能成事此據夫當的一大斗實之

解讓之驗

原籍邑之西鄉人夏秋間患痢醫家束手已絕食待斃矣忽有日者推其命曰此命雖大凶然愈月內尚可獲解因令於某日使以麵為人寫病者年庚諸脈又以木片為格并設酒饌供麵人於病者床前待香燭將燃即輸入樞二人昇出擊銅鈎等器送至大道歧路旁埋之約愈後酬布二疋後病竟愈而不來索酬日者始異人耶或事出偶然彼亦不料其果驗耶

淫祠

三吳風俗信祀淫祠康熙間湯文正公撫吳曾經奏毀久而禁地僧人新搭房屋香火復盛祈禱者又接踵於途至道光乙未江蘇按察使裕祿復毀上方山五通祠獲僧傳德成鑑等嚴加懲辦并禁民間如有私奉五通大母馬公等像者以左道論由此始得稍息聞五通係明祖定鼎分封後追贈陳亡毅魄又由將士而思及兵卒因取五人為伍意封作五通以其死無所依今逢寺廟募神必設下庭以享此五通神之所由也然兵卒奸淫乃其生前故智故死猶獲及民間特於貞烈之婦仍不敢崇所謂邪不勝正也崑山某氏如年方及笄而有安色一夕鳴機墮下五通忽至前求耦女曰妾尚處子一有玷誤終身西村有某媼何不求之五通曰我曾至焉余彼心正不可犯女怒曰彼心正我獨不正耶舉生板撲之應手而滅亦無後患云

淫祠

卷三

七

兩營氏曰邪不勝正固是定論而妖由人興尤當勸破耳

露香園顧繡

露香園者明尚書司水顧應夫名世家園也顧氏世居西城因兄道州守名德嘗築萬竹山房於城北之黑橋乃亦開所居曠地以為園穿池得舊石一方有露香池字為趙文敏題園遂以名內有碧漪堂皇春山館積翠閣之陽有樓三楹曰露香閣閣之東為獨楚軒左偏有分鷗亭突兀岸外下瞰露香池池大可十畝廣植紅蓮開時池水欲赤山盡處有菴曰潮音供大士像菴左為書道堂斜樓曲構皆依岸而成園大數十畝亭館崢嶸本擅一邑之勝其後臺榭漸傾園林亦廢今堆堞連有飛閣曰大境內供關聖像云即露香閣古址有連理院即青蓮座也尚有荒基十餘畝為營兵演武處俗呼為九畝地黃太守見宰我邑時曾集邑之神富復建秋水亭為竹山房左有隙地規設義倉繫池植蓮花開極盛柳復舊觀未幾又以海鹽多故擬義倉作火藥局積藥過多旋然發火轉瞬間而屋宇又為成墟矣相傳顧氏刺繡得自內院其時然配色別有秘傳故能點染成文作山水人物花鳥無不精妙尚質

公有曾孫女適康生張榮年二十四而寡有子方一歲婦守節無改嫁出家傳針黹以營食
而其神化更妙於前顧繡之名遂以大學子名姓教之讀書後入邑庠氏完節四十六年家
業亦遂小康焉

石洞繡鞋

石洞蓋在終南山秦嶺下集龍溪為東西綿亙百八十里洞口高數丈橫廣如之其中黑暗
潮濕人莫敢入相傳唐天寶中其宮主於上林苑作蹴鞠戲忽為腥風捲去四見無踪時有
樵者采薪山下隱聞室中有女子哭聲適當洞口似不是高聲奔擲之樓下繡鞋一隻事
聞於宮據實備奏鞋即主所履也元宗遂命將千人令樵者導至其處伺之歷數日了無
形跡惟夜間若有燈二盞懸洞光射數丈將乃命軍人善射者發矢射之光忽散及旦即募
元士百人明火執械為前鋒千軍後隨入洞見一龍左目中箭臥伏不動其將徑前斬之縱
兵搜殺洞底餘孽而救宮主出焉事見唐說部至我朝乾隆三十年夏間有好事士人欲窮
其際果勇敢士二十餘深入五六里杳無所得再進始見繡鞋一隻而火把已滅乃相顧
愕然而返

臘氏故墟

洛河陝西八水之一在郭縣西南出終南山潯谷近河有沙灘三十里相傳宋元時臘氏
居此富甲一郡常自書其門曰若要臘家窮天塋潯水空蓋指門前福田八百頃潯水灌
溉坐收萬斛也一日有道人踵門化齋而竟日不與一語情之嘆以茶饌道人臨去曰此間
將有難汝心願善尚可獲然無漏洩也媼求訪道人曰汝但見石獅眼紅即避勿顧未幾館
童弄破戲臺獅眼紅遂倉皇遁去至晚風雨大作水益漲廟果將臘氏所居衝為平地間今
疾風暴雨之外鬼哭尚聞有友自秦中來述上繡鞋事而并及此云

一夢三十年

人生如夢百年之內勞勞擾擾啼笑均難自主亦可哀矣而如叔父孫園公言則尤足異
焉康熙間我松有親承吉者其先浙產也時設藥肆於平橋西性儉樸積成小康有二子長
曰瑞字孟祥承父業次日與字瑞園生有美妻性孤潔好讀書歲歲游學至錢氏越歲而
舉一子名瑞以生五月中也兄弟相愛故父歿而不分爨瑞館東村馮氏去歲僅五六里
常晚宿館中一夕以記事告歸適居停將滿客各留與席酒爾已二鼓矣同行客三人主
又遣一僕送之途路之次已至東關甫入城其僕忽立求問故亦不答遂扶以歸抵家時面

白如紙肢冷如水天未曉而氣絕矣後十餘年同里諸生吳玉階字陞卿以應秋試赴金
陵寓武定橋西巷之陸姓家入閨前主人設饌飲諸寓公席間各通鄉貫次及吳以松江
對陸曰君非華亭美陸卿子曰然陸俯首嘆息悽不自勝眾愕然問故曰僕與君為二世
交矣余之先本籍松江家此已三代父名應龍繼繼為業設機坊於南門墩子巷余字繼芳
幼習父業年二十四娶室胡氏越九年而父歿是秋病疫幾危惡劇時昏昏若睡不知何以
轉生為松郡魏氏子遂不復記江甯事在松讀書入學娶妻生子今尚歷歷可辨猶憶某科
應童子試余名第三漢書第七也其曰然則君前身為魏瑞園耶陸曰非前生乃前生之
咄咄稱異矣曰聞君當日自館歸途中得病一夕卒亦知受病之由乎陸曰憶館東村馮氏
是晚居停饌客席散歸同行者為某某及館僕也入城不數武忽見西來一巨人在關衣手
執一棍其行甚疾將余一擊余驟極狂奔歷一時許驚魂稍定而四顧茫茫殊非向日所由
之路前阻一溪柳數如隔溪遙望隱隱有村舍方欲覓里人問津又於月下見直西柳樹邊
橫一小舟疾趨而前舟中離岸丈許以棹校急躍遂失足墮水張目視之身臥床時心猶
戰慄冷汗若流以為一場凶夢因問婦人曰今身待何處婦人曰噫語則兒安在睡已一日夜矣
醒醒可略述爾後余聞言大異起坐熱視覺眼前皆非舊物駭極遂不敢言後始知此身為

江甯陸某

江甯陸某每思松世事似真非夢豈有江甯一夢而松江已三十餘年哉久欲赴松
一探踪跡余父歿後家業漸衰又無兄弟子姪不克遠行今日達君始知實有此異不知近
日魏氏若何矣曰孟祥苦經營家業益盛世世傳教子有方即君於去年科試已入邑庠矣
憶昔與君同學時每羨君博學強記洋洋灑灑千言立就今之穎慧尚在否陸曰松事皆能
記惟詩文則茫然追其生試畢旋里陸贈以京貨數種曰我於今夢若不遠歸當一至雲
間也某歸述其事於魏子因有父子之嫌未便往探陸亦終不至松郡云夫生而能知前生
事者往往見於說部若陸夢中之自為一世固未之聞也此說傳之華亭趙式夫茂亦趨與
魏為姑表戚又為孫園公門下士當不虛云

兩童氏曰離奇恍惚絕妙疑團

兩童氏曰離奇恍惚絕妙疑團即郭旅店中歲月亦竟要仍是夢中歲月似此確然另有
一世實所創聞○實則以魏陸靈借陸軀軀平觀陸於前僕因由恰偶然所感感者反
是松世事明是魏陸靈今既認實為松能不再真作松乎夫夢屬於松而魏事則徵諸
實其非幻也明矣雖然松江魏夢也江甯陸仍夢也記夢夢也評夢夢也合今來古往
若而人無一非夢則謂之夢也亦宜

未冠

大宜公遺事

余家世籍湖南八世祖奉觀公始遷吳郡公有弟諱蟠字大宜偉軀魁面蒼黑隆準巨目眉如戟力可伸鉤鐵軍資諳曉讀書略一過目即能背誦每作文輒仰臥竟日及起投筆置書數整立就年十八舉於鄉時明初衰微盜賊蜂起公知世且龍欲面君以策治者遽入都及見閭臣各立門戶以私怨相報復略不及軍國事因嘆曰若曹如此國必敗我要得為其下哉遂游行海內窮幽造深汲跡幾徧兩界曾遇異人授以易筋洗髓術運用神功鋒力不能攬更習鎗法一著可禦數百人齊嘗聞書單身往來綠林錦帆之徒皆飲手不敢犯大故某年樓閣復罷乃舉家遠出久不歸家禎甲申李自成破都城帝殉國變公忽踉蹌歸里樹毀家紆難而親族已多難散無應之者公日夜號哭目為之腫有鄰翁某叩公曰子誠義士然大厦豈一木可支即如所需將何以哉公曰賊聚烏合非久練且脅從者半速則易聚速則亦易散今日之禍因朝無戰士遠救不及故皆望風而靡若得精騎千使善將者統之似此蜂屯蟻聚之衆可一鼓而走也然事宜速行久必生變我故星馳而回誠欲集餉募兵急

趙江左合國志之士先取齊魯劇盜撫有其衆奔馳而北直抵燕京以破賊耳今已矣無米之炊雖巧婦不能煑飯曰余有窖金三千兩五百石以備緩急今感子誠願以相助公大喜遂集村中子弟一百餘人挾資糧而去途次聞皇師入關賊宵遁公即率衆歸里還金於翁翁曰東鄉兵退天下戰爭將息我亦從此逝矣遂去後竟不知所終公好義任俠一遭聞軼事亦有足多嘗於萬厯某年公車北上道經山左有太原孝廉徐某病危旅邸涕泣語公曰余與胞兄某同居陽曲某村薄有田產余近客某戎幕今者繞道入都將赴禮部試不意垂斃於此夫客死數也所不能忘者妻少子幼恐難存活耳公曰如子所言有兄有產何憂至此徐曰余兄某性懦而嫂氏悍酷視弟婦如婢妾我死恐遂逐婦以殺子耳公曰子孫未必不起俟余試事當送子歸無慮也徐曰我命在旦夕斷不能復晤君親者狀貌猶知為豪俠所快遂邀相遇不數日妻子相託言已淚涔涔下公曰子休矣設有不諱必助知勤仕之徐即叩枕作謝曰一諾千金無憾矣乃別及返徐兄已自曰公為扶掖回里語且兄曰余湖南某也家有幼女已與君弟連姻君之慙余之婿也可令出見其唯唯少頃携兒拜堂下公以白金百兩為聘曰卿佐貴父資已終善德我境又陰以五十金置徐遺廬以付其妻時公實未有女旋果生女遂與徐成姻親其怪奇儻儻多類此云

風月談資

泥城濱海商賈咸集棹葉富而珠簾十里風月樓臺亦不減秦淮水榭西城一帶曲巷幽深枝葉蟠結每當夕陽西望時爭奇炫俗四起隔簾花影弄姿逗嬌到處迷入夜尤其遊其地者無論烏衣子弟巨腹胡商益靡不馳逐色陣一擲千金餽在校家亦自別戶聲價最高者名曰私勾或稱住家主門則清畫沉沉銅鑲半啟自登堂而鴛母歡迎侍兒供茶二三姝麗靚妝出侍客意既洽宿筵即張時則水陸競陳殊常精潔管絃並奏備極綢繆幾燈閃鋃鈿香迷露軟波轉春意惱人蓋至酒闌入室而別有會心魂銷骨蕩至其次曰堂名重樓夾室雜置淫媼妖卓有多至四五十者然轉徙無常隨時更易其稱堂主曰本家稱供役曰外場校稱曰官人未梳龍者加一清字別之曰時髦則名常者也客人門外場高聲曰客來諸罷聞聲應至環坐通名其間或有色藝超羣者則秘不輕出非豪貴不能狹歲逢佳節每以優觴招客多至百數十席張燈列炬徹夜通明角藝呈能喧闐達旦其最次者曰草臺則皆色藝之不入選於堂名者妓人此門姐妹行咸為之恥而衣冠上客亦無顧

而問者矣。計上海一隅煙花之盛至斯而極矣。自癸丑之亂城守叅嚴入暮即閉城中花柳日漸衰落近歲多遭城外之夷場更有廣東流倡與之雜處妝飾異土者不梳高髻不繫裙不裹足履無跟飾無珠玉恰能歌雖不解其詞意然靡靡之音亦足動聽人咸呼為酸酸梅蓋言品雖木佳而亦可以解渴除煩一若津津乎有餘味也此外又有化鼓婆者日唱淫詞因以招客而自鴉片盛行煙館柳心點者往往以化為嫌招聚裙屐羣不逞之徒亦屈匿於中易為地方官至舊日之楚娃鄭艷娟潔自好者則仍僻處屋舍清幽陳設澹雅往來原多衣馬客其賣屋市廛日倚門鬻飾備諸醜態者益盛俗妖冶也更可怪者下開店鋪上列倡樓甚至避兵而來賃居之僧寺道院亦與妓家分上下則幾不成世界矣此實風俗之一大變云

兩管氏曰有畫舫諸錄筆意然彼寫承平之樂此懷風俗之憂未可作南部煙花記也

邑城南十餘里有古刹曰龍華寺其地亦名龍華蓋因寺而名之也近枕蒲澤達山遙拱東晉時郭璞書題曰龍華江朝北斗小小蛇水上走世人葬得着金印大如斗其後青烏家咸謂公郡自南龍分派連岡叠阜綢繆頓伏遇水而止蓋宜鳳凰天馬諸山之結脈於此也每

普證去來

余長子錫垣一星通號北谷自幼沉靜好讀書迨居止有常度先君嘗謂曰此子有文氣當善教之六歲就范位五先生書受四子書曉大義九歲從張秋浦先生學作試帖嘗賦亂逐鶯花人過橋有狂飛三曲水橋去一枝春依擔方情戀隨篋氣味親之句師甚稱賞其餘如賦一溪連竹徑云詩疏林陰月影碎水中天上數家青云音響傳細微燈雲隔萬重沙行渡頭歌云夕陽孤客返遙樹亂楊投霜葉紅於二月花云不輸春意滿應聽小樓賦詩肯從來不受肥心香供一瓣島嶼是吾師等句曹吉雲太史嘗過余齋見之曰此詩人之詩也時流中亦罕解此得諸十齡童子真君家千里駒哉蓋以甲午生方娘時其母夢焚香小庵出見無繫一馬時欲逸停立一僧顧令牽去疑懼間遽以繩縛之驚醒以告我父母曰今歲屬馬汝或生男當以五色線穿銀鐲繫其項耳後如所語太史亦聞其說故為是詩年十五出應童試即受知於青雲鄉學使居楠本庠弟子員聞歲感置建元連值御闈因其年幼體弱均不合赴即辛亥壬子兩科也癸甲之亂遷家避鄉雖烽煙擾

擾而仍不廢舉業甲子金陵克復待舉久辭余始伴之赴省內謁鮑花潭學院源深業臨松
郡補行乙丑歲試兗蒙有拔進取之志方簪鉉至丁卯九月寒熱經旬身發疹疥以毒隱不
透神識昏亂族至十八日已剋竟舍我而逝時年僅三十有四耶王樹祖奉金刀掩喉啣呼
傷已兒多風慧性性好嬉謔出言時有悖世論因慮其不永年而孝友性成其所以訓弟輩者
諄諄備至現有微疾恒終日不他適尤嗜學得未見書即展讀食疾披博覽雖甚鉅帙恨不
竟夜而畢交友必以誠信居家亦無惡言厲色藏復輩故成感之素有肝病木火易燃兒每
強制循至犯而不校或因鬱火不宣遂以熾於外者陷於內耶頃繫之鎖婚夕始去絳繼幾
二十年夫孰知其終不受竊耶所異者臨終時神識忽復清顧其妻曰我係某僧轉世現已
有數僧作伴俟我師至即當去矣汝翁姑在室且有子異日似能讀我書尚幸事我親無
過苦也其語益證之三十年前伊母所夢者若合符耶國來也自去也有歸雖思子有
臺不必待翁修墓矣入數年前嘉定王漢士孝廉_{廣德}為推命遠真言三十三歲大難難逃
兒亦深以為慮及是年竟無恙余喜其言不應然兒生辰為八月二十五日計去年時逾限
纔二十餘天竟得病之日猶在三十三歲關頭內耶先是春夏間常自言心思散亂過作書
院月課文每至年暮輒棄去七月初同人勸赴省試仍以文思異苦力握管即覺意緒如如

雖勉強終篇恰無一愜心處以故決意不起初不知病已隱伏於此矣傷哉兇在三十歲以前所作古今體詩不下千餘首以不目收拾辛酉歲復假於寇今遂片紙無存至三十歲以後已絕不作詩余問其故則云作詩不能勝人不如無作而必求勝人則苦味甚入不如不作之爲愈也近讀遺藁僅得時文經文及賦論各若干篇詩則惟於親友齋壁間偶得數首已命家孫治棠錄成帙擬付手民云

歸設使夢果堪憑亦可不恨

雷擊公廨
同治丁卯冬當事於北門外大馬路建一官署云改請設同知專理洋商事務後不果行遂額其門曰洋澄浜理事公廨戊辰二月二十九日酉分雷雨大作霹靂一聲大堂屋頂正中震開尺許石前一柱分裂為四而屹立不搖牆屋幸亦不損正不知何所警也

江甯古碑

粵兵破江甯運土加築城壕時掘出古碑石若梁司馬散騎常侍肅碑屢倭寇之碑荆王
府長史司馬景德合葬碑檢校侍郎左庶子魯公諒碑磊磊然幾難悉數內有一碑特奇高

一丈餘闊三四尺質黑如漆上鐫一女子支頤閉目頸拖白練下有古篆數字人不能識扣之聲如鼓似室其中者跳而出而飛鳥咸集賊疑中有寶物乃以斧擊之既無所獲鎔亦不入後聞爲西國人取去此外又得石獸一狀如獠尾大耳小長約三尺高二尺許石質人工俱極堅緻碎之而腹中五臟皆備既不知何以置於中而質重若此初非供玩之物更不知其何所用也

里叔原曰狀物之異可入夷堅志

漕倉古井

邑之大倉年字厥內向有古井其地傳爲前朝潘官第宅潘書自海道運糧入都行抵津門喜敘疏傳下驚龍靈幾作波浪覆溺百餘艘律律擬罪且藉其家需有至如盡以金珠投井而殉之後有利其物者方趾趾輒死遂堅以巨石相戒弗得嘉慶三年知縣湯燕封土爲壇周以綠垣題曰貞女墓蓋今尚存焉

再世善緣

邑有法華禪寺在治西一十八里建於宋開寶間後以年遠遂廢明洪武六年有僧善遠募
領重建苦行三年寺郵某素為傭工一日直造僧所曰我以半生勤苦燼積百金鑒師之誠

續以施助僧曰善哉緣大橋亦大鎮君轉生好人未幾果無疾死善道往視檢乃以殊
筆書其兩手云我聞如見我聞手又三年暮緣海漸至一處為海道千戶曹確家確生一
死已三歲矣而口啗手摩深為悅惜是日見達至即啞然笑曰師父來矣遂開手挽僧
衣且笑且走眾皆驚其十戶為趙文敏公孫孫延僧備問既得其故即慨然獨成之遂歸
吉出資首建大雄殿購懸文敏舊書繪泊普應國師中峯和尚三過其寺寺遂大興治七
年四月朔邑人夏若時輩就寺啟建萬佛巖至二十五日夜三時忽見佛放毫光自殿後
直徹天半光燭四野在壇僧眾亦俱見之一時歡喜讚歎得未曾有若時因復捐建佛閣重
修殿宇邑紳曹垂舉為之記事載邑志

雨會氏曰哀蘭齋太史不信佛法而於緣之一字獨有契焉觀費家兒手口頓開非生有
前緣何以得此

三菴志略

滄城寺觀頗多內惟青蓮菴一粟菴鐫為最為幽靜因皆僻在西城而多隙地可以聚石鑿
池構亭榭作無屋舍民居以避游目耳嘗於春秋佳日挈伴偕游見花隱溪橋柳深聲聞
短垣修竹清溪澗真城市中之山林也按鐫菴本邑人張在蘭讀書處舊有重文敏啟竹
山房跡原照秘曹錄嚴明府其後為庵時通江石屏照理師來滄遂卓錫焉師俗姓對為

卷三

十四

江石甲族樞樞中即不茹葷品高好潔工詩詞清雋得來人意者有品溪集洵光明藏中流
出者書法瘦削清峭筆力過人自師以文字關山圖最後又有鍾夫慧達普澤上岳諸人皆
精戒行而工翰墨普澤號澗閣書宗東晉畫法宋元武與談禪意旨微遠有支遁風人號為
畫畫禪一時名宿咸推重焉上晏疏松雪鎮日跌坐足不履地善吟吟吟不覺作釋子語將
化時偏告所知曰某日吾當去幸一別屆期眾信環集見其兀坐如平時及一一問訊畢即
示寂觀者為嘆異後有漏雲和尚號靜菴者從浙西飛錫來此居四十年以苦行著與客
談詩畫外從未言時事及俗家語初畫禽魚花柳擅徐熙筆意後從金分司子各游復玉山
水清微遠遂自成一家間作詩詞亦無俗韻或有知之者云係年大將軍孫也菴中自
靜養化去更無名僧繼住今園林既廢殿宇亦傾僅有數沙彌饑寒乞飯而來打睡耳一粟
菴本徐氏廢園康熙七年四月明僧超濟買建菴額為曹練嚴先生題蓋取金雞餅餅一極
粟之義中藏茂林修竹菴後有河本屬陳姓邑宰任辰旦捐買為放生池往持者乾隆間有
僧大來不解名字動定無異凡僧惟竟日夜跌坐不寐一日語其徒曰夜聞蘭聲否徒曰無
之曰聲甚大當不出菴境也跡之果有龜蛇闕死放生池畔後於茶毗時得白顆如圓菴皆

從前菴中即即燬出鐵石槌之不一碎碎即堅固子佛所謂舍利者特未有尤耳後雖無高僧
接席然成行清修宗風相繼現在主僧懷德儉約自持專修靜業其徒普海有碑才善酬
應故自邑紳商外官此者咸願來菴設齋所度平時官滿座與蓋盤門而凡法堂方丈
齋廡庫藏等近亦煥然一新至其疏餽之精庖廚之妙尤稱希有官宴一席每費十餘金或
語懷德我師素儉何於此獨奢曰此皆施主錢也僧持僧花獻佛耳粵匪之亂各處難僧
來滄上懷德慨為留餐後以城內外避兵來者甚眾營務成廢戶有死亡爭延僧道於是菴
中難儉分門應付人日得銀錢十餘先在咸豐十年又未僧極賤石不及三千懷德因難僧
日集賊勢日迫恐有絕糧慮乃出資僱雜計園數百石至同治元年米價騰貴石需錢二十
三千而菴以豫儲得無告此皆以一念之仁得獲是自然之利也佛之福報亦厚矣青蓮菴
建於前明隆慶六年基址最大殿宇僧房頗稱壯麗僧有澄照者精通內典工畫能詩尤善
鼓琴時巡撫宗公華聞其名延至其閣駐錫澹泉晚游黃山化去後之法嗣順子清現多
置裝嚴供具素稱富有咸豐三年會匪之亂悉燬於火今僅存破屋垣垣寺僧擬募資重建
云

雨會氏曰叙三菴來歷如如蓋地而凡宗風梵行又似一則高僧傳清氣滿紙讀竟冷然
卷三
十五

語識

道光丙午曹吉雲太史驛拉余共入都已擇日矣及期吉雲以事欲緩約姑登舟行數里以
應日及返棹而湖汎適至高聲應龍吉雲見木筏擁塞船不能抵岸遽謂余曰無歸路矣余
何余因其言殊不吉心甚惡之既入都余復以分省赴浙便道旋里偶於都轉席間
言及前語時席常猶未散館奉曰此吉雲留館之識也余尚唯唯迨吉雲還編修始知水
釋詁未幾而猝然得病竟殁於京然後知前言之果非佳識也噫

賴床

我邑小東門外江海關北向有天妃廟重修飛閣殿宇巍我海舶往來酬神演劇香火極盛
廟基面海正對陸家嘴適當吳淞海水入口處每至秋潮泛濫白浪掀天日夜衝擊而無所
損相傳正殿下有數百年水賴床所退之毛結成賴床至寶也得之航海可無水患西人通
商後殿宇如舊咸豐年間雖經會匪兵焚而舊址尚存眾商集資重修煥然一新迨粵匪逼
蘇常西人以助剿故請益租地於是關與廟基盡租為法蘭西界矣法人亦聞此異因而毀
殿開河冀得此寶詎意掘地數丈竟無所獲今之新開河即舊時廟址云

吐火神龜

城西顧某。充縣錢穀吏。家畜一婢。同治四年秋。初養婢於宅後溪中。及水復一。庭大如茶
杯。若若。人手持。龜。仰。上。口。吐。火。星。如。爆。炸。聲。持。人。以。告。主。也。婦。以。為。怪。叱。使。擲
之。顧。而。大。星。復。冒。婦。當。今。奉。諸。神。欲。飲。勝。之。也。後。言。於。眾。或。曰。此。神。物。也。商。推。云。天。下。神
龜。有。四。各。居。一。方。其。龜。皆。九。尾。在。東。方。者。能。吐。火。得。之。家。可。致。富。今。清。若。此。恐。獲。天。譴。顧。大
悔。使。求。廟。中。則。已。無。跡。矣。葉。琴。如。茂。才。為。余。言。葉。即。顧。之。婿。也。

童文敏降乩

康熙乙卯秋。先賢童元辛。同范少伯。來遊南園。降乩作記。扶乩者。素不知文。而晚不及停。曹
練。嚴。明。府。記。其。事。而。序。之。曰。南。園。係。儀。部。裔。氏。所。建。鼎。車。後。裔。以。訟。事。廢。家。合。匠。毀。折。業。定
議。矣。匠。因。金。實。不。足。高。公。強。余。得。之。余。以。其。有。兒。女。戚。勉。從。其。請。成。交。後。漸。次。整。葺。稍。還。舊
觀。蓋。眠。雲。釣。月。者。三。十。載。於。茲。矣。今。得。思。翁。作。記。雖。亦。為。增。輝。夫。神。之。仙。詭。儒。家。或。有。不
信。但。其。命。意。立。言。於。余。生。平。頗。切。是。錄。存。之。其。略。曰。乙卯。七。夕。後。一。日。童。子。離。桂。殿。辭。蘭。宮。
游。於。香。申。之。海。御。風。而。行。冷。然。善。也。夫。申。江。為。我。故。地。釣。遊。之。所。世。濟。於。此。爾。乃。應。北。城。登
鳳。樓。覽。鐵。崖。之。題。咏。見。夫。波。濤。不。驚。人。民。晏。如。不。覺。喜。極。銑。城。而。南。聞。曹。氏。有。南。園。者。為。申
江。之。勝。地。亦。雲。間。之。名。園。乃。與。少。伯。携。手。同。作。浩。歌。相。答。片。刻。而。至。則。綠。樹。成。蔭。青。流。為

卷三

十七

帶。既。入。門。則。見。虎。臣。之。題。額。飛。鏡。之。嵯。我。步。遲。遲。我。行。飄。飄。迎。曲。折。亭。館。蕭。蕭。山。靈。擁
予。而。進。曰。此。非。先。生。之。雲。夢。乎。予。曰。然。也。無。視。四。面。流。水。繞。其。前。竹。若。擁。其。北。東。則。廊。腰。繞
園。西。則。臺。榭。參。差。此。明。志。堂。之。勝。概。也。乃。至。錦。石。亭。則。杜。丹。蕭。條。殘。荷。零。落。而。清。冷。逸。韻。猶
足。暢。懷。於。是。拂。衣。而。起。憩。於。珠。來。閣。一。望。園。中。樹。林。之。蔭。翳。奇。石。之。森。立。眺。十。石。之。平。坦。閑
溪。橋。之。曲。折。時。以。雲。鶴。來。迎。游。不。及。偏。然。辟。纓。佳。幾。已。一。心。領。之。矣。嗚。呼。此。園。自。喬。氏。創
造。以。來。不。過。四。五。十。年。而。子。姓。推。殘。已。不。可。問。余。之。書。錄。亦。不。復。記。第。今。綠。巖。之。居。是。也。無
蕭。管。之。淫。聲。砒。枝。女。之。冶。色。有。而。臨。笑。者。不。至。於。其。庭。呼。盧。而。暢。飲。者。不。登。於。其。室。惟。昔
心。空。寂。淡。漢。自。娛。時。一。徒。步。登。臨。或。憩。於。山。之。南。或。倚。於。亭。之。北。適。宜。游。觀。此。樂。何。極。嗚。呼
噫。當。以。現。世。之。勢。心。於。勢。利。之。場。者。其。相。去。為。何。如。少。伯。曰。子。言。甚。當。我。之。所。以。泛。舟。五
湖。而。忘。返。者。亦。此。意。也。我。乃。再。與。少。伯。約。他。日。當。盡。覽。名。勝。以。足。今。日。之。言。母。使。山。靈。笑。我
二。人。之。倦。游。也。乃。東。望。鳳。凰。樓。而。去。蓋。明。府。所。錄。存。者。如。此。按。南。園。古。蹟。樓。一。名。也。是
園。在。邑。之。西。南。隅。前。明。禮。部。郎。中。喬。輝。所。建。有。明。志。堂。錦。石。亭。息。機。山。房。珠。來。閣。諸。勝。也。通
浦。謝。古。木。曾。雲。谷。諸。處。後。為。曹。練。嚴。明。府。別。墅。至。乾。嘉。間。已。三。易。其。主。止。中。供。文。帝。像。後
為。斗。姥。閣。奉。真。廟。十。游。人。接。踵。遂。為。邑。之。香。火。地。殿。西。春。閣。聖。像。為。網。業。公。所。至。道。光。初。陳

芝。福。觀。祭。設。立。樂。珠。書。院。月。課。本。邑。諸。生。誦。書。金。樹。濟。李。康。等。復。買。民。房。於。園。南。以。廣。其。址
添。建。致。道。堂。丹。香。仙。館。育。德。堂。并。兩。廡。號。舍。十。數。間。杉。枏。檉。櫟。咸。豐。癸。丑。遭。會。匪。劉。麗。川
之。亂。園。被。毀。拆。賊。平。童。其。事。者。童。加。修。葺。而。園。歸。書。院。官。理。矣。庚。申。辛。酉。閩。粵。逆。下。蜀。泰。西
諸。國。統。兵。協。剿。航。海。來。港。悉。駐。院。中。至。同。治。甲。子。西。兵。始。撤。殿。宇。亭。臺。大。半。坍塌。幸。得。觀。祭
丁。公。日。昌。踰。重。修。稍。還。其。舊。旋。移。閩。聖。像。於。城。北。之。振。武。臺。改。奉。蘇。撫。李。公。像。棟。位。添
設。李。公。書。院。未。幾。又。遷。書。院。於。城。西。之。吾。園。舊。址。易。其。名。曰。龍。門。而。課。士。焉。此。記。係。曹。海。林
廣。文。於。乙。丑。夏。間。出。以。示。余。因。附。數。言。誌。始。末。云。

西醫

兩。省。氏。曰。聞。之。先。輩。云。此。仙。官。靈。鬼。所。託。以。為。有。則。恰。難。盡。信。以。為。無。則。未。可。遽。疑。茲。按
文。敏。當。日。雖。以。書。畫。掩。其。文。名。而。觀。容。臺。集。中。所。載。較。此。記。實。有。上。下。床。之。別。是。耶。非。耶。
又。孰。從。而。辨。耶。

西醫

滬。有。泰。西。醫。士。設。肆。市。集。其。治。恒。施。刀。鍼。不。按。脈。不。立。方。嘗。見。一。鄉。人。病。腸。求。治。醫。授。藥。數
粒。歸。服。之。覺。腸。胃。燥。裂。偏。體。如。焚。頃。吐。二。物。狀。類。螢。而。大。倍。之。蠕。蠕。尚。動。明。日。復。診。詢。得。其
故。曰。症。不。可。療。矣。腹。中。似。此。者。無。數。服。藥。則。吐。出。者。應。死。內。伏。者。亦。死。今。雖。吐。出。而。物。尚。生
是。非。樂。所。能。殺。矣。鄉。人。涕。泣。求。救。醫。出。一。函。并。銀。鈔。四。枚。令。至。某。處。轉。求。某。醫。鄉。人。持。往。某
閱。書。竟。係。出。藥。水。少。許。塗。其。兩。乳。下。及。回。前。醫。即。令。仰。臥。於。椅。椅。有。機。鈕。手。足。如。製。醫。出。利
刀。割。塗。藥。處。以。指。探。覓。而。無。所。得。復。用。藥。封。之。鄉。人。自。言。受。刀。時。心。雖。戰。慄。恰。不。甚。痛。然。病
仍。未。愈。也。又。一。人。以。目。疾。求。治。醫。出。二。蟲。形。似。蝗。而。小。置。目。食。醫。腹。始。盡。而。舊。患。頓。失。然
其。法。大。都。以。毒。力。蝕。內。症。固。非。所。宜。即。瘡。瘍。之。屬。每。見。其。在。肉。削。肉。強。壯。者。尚。可。若。施。於。瘦
弱。之。體。正。恐。為。禍。轉。烈。耳。

卷三

十七

兩。省。氏。曰。讀。靈。素。等。書。如。醫。公。窮。陰。陽。之。奧。至。漢。宋。華。元。化。以。刀。針。易。藥。石。元。是。醫。家。外
乘。今。已。不。傳。其。書。西。醫。殆。得。其。一。體。而。術。不。甚。驗。則。猶。似。是。而。非。也。

與丹二寶

宋。時。契。丹。有。二。寶。一。名。百。穴。珠。珠。大。如。卵。有。百。孔。中。藏。主。珠。月。明。之。夕。承。以。絳。絛。能。孕。珠。自
落。一。名。通。香。和。木。長。尺。許。沃。以。沸。湯。取。汁。洗。花。如。難。產。者。即。放。花。葉。以。之。藥。衣。香。蘭。十。里。經
年。不。散。服。之。能。愈。奇。瘕。瘕。之。可。降。天。神。皆。異。寶。也。靖。康。元。平。冬。十。一。月。金。人。陷。汴。帝。北。行
閱。四。十。日。送。入。一。官。署。帝。見。署。中。先。有。一。胡。人。獨。立。庭。砌。若。有所。伺。有。指。示。帝。者。曰。此。契。丹
主。耶。律。延。禧。也。國。滅。而。就。俘。於。此。頃。之。其。人。入。謁。帝。曰。我。契。丹。與。大。宋。南。北。二。百。餘。年。未。嘗

絕和好。一旦為奸臣所誣。俱致遭害。於是我已被拘三年。而事尚未了。帝問何事。曰。金主知我國藏有百六之珠。通香之木。必欲得而後釋。今國滅家亡。何從覓行將老死於此。帝問此何處。曰。此地名平州。去燕京尚有七百餘里也。語見南渡錄。

記許靜山夢異

凡事之恍惚難憑者。輒曰如夢。至明是夢。而其中曲折。竟能記無訛。即有不倫處。仍復思之。如繪是無。論其輪否。何如也。就夢以言。亦足誌異。則如許靜山之夢。是已。靜山無錫人。年少好學。館我邑城南王氏。與次兒錫鏞為文字交。時顧余齋。乙丑夏。以所記虹西草堂夢異見示。聞之。誠有足異者。因特筆之。如左。壬戌重陽後四日。余自上海移寓浦東之黃樓。薄暮抵岸。下榻虹西草堂。舟行勞倦。乃亟就枕。甫交睫。似有友人數輩。來邀踏月。辭以力倦。不聽。強拉出戶。仰視。恍見疎星數點。斜月漸西。耳聞擊柝聲。隱隱行約里許。忽見峭壁插天。俯臨絕澗。左藤竹木。新射處。格磔聲。水鳥方徘徊。一異獸。越澗來。作勢直撲。月色微茫。中不辨何物。但見金睛閃閃。且撲且吼。乃駭絕。狂奔半里外。似有人極急趨之。則一市肆時人。踴躍喧嘩。喧嘩而後。莫辨同往諸友。亦無一在。側方樹下。忽出一老嫗。

卷三

十八

向之大。詎并袖瓦礫。擲之。驚視。又不知乃急走。避嫗。嗚呼。得不可勝。如狂生。而己。方窘。忽聞後有呼之者。曰。靜山。少待。同行。則則素識。共翁也。問何跟蹤。乃爾。因告之。故且曰。縛虎口。又橫遭惡害。可謂充矣。吳曰。此亦自有前耳。余訝其語不稽。吳曰。此去西數里。有碧霞君廟。盍一游乎。遂挈之行。頃見丹臺十似。高出雲際。屋後樓閣重疊。隱隱有人。吳曰。至矣。偕之入。則珠簾畫棟。金碧爛然。中塑碧霞君像。香烟繚繞。中微見明璫翠羽。色相莊嚴。因再拜。及起。而吳已不知所往。問一童。童曰。道童。隨入。笑曰。何處狂生。輕涉此地。乃述所以。升閣。歸途。童曰。老奴餓甚。但既到此。當令一層眼界。因復導之出。廊不數武。至一園。即所見樓閣處。園中珍禽怪獸。奇花異石。靡不畢具。樓上都有麗人。或彈棋。或鼓琴。或把卷。微吟。或憑欄笑語。推一處樓。隱隱深閉。環佩聲。良久。有啟戶者。則市上。極也。見客急返。余心訝之。步亦隨却。童固言無妨。且囑如有所見。勿動心。乃唯而人。甫入。即覺溫香。一縷暗心。心脾旋登。一小閣。周視。陳設淡雅。東壁有美人圖。似二喬。觀書狀。細審左側。一女。即縞衣玉貌。光艷逼人。意頗動。忽念道童戒。此心急持。當即指畫作謝。忽聞耳畔瑤簪鐲。若有香拜者。心疑畫中人。或下。急注。果見一倩女。與畫壁者無二。時殊錯愕。而麗人轉從容。徐曰。不見。僅二十年。直如此生。疎耶。遂使人入內。復有一麗人。倚檻觀書。既見。即

卷三

十九

起。立整衣。欲拜。余亦拜。測其年可十五六。衣碧綺裳。作淺綠色。仙骨珊珊。綉衣人尤艷也。連離久之。自念。向無是夢。方涉想。二女即相顧笑。若會意者。縞衣人曰。夢中人。日在夢中。而常自以為覺。今我輩幸不墮落。無怪。即君情。然以覺為夢也。縞衣人默首不語。縞衣人又曰。阿妹。向似似。即君。薄倖。我書為渠解。說阿妹不信。今竟何如。縞衣人俯首而嘆。似不勝幽怨。余惘然若失。曰。鄉言二十年。前事。今尚有鴻爪。可尋乎。縞衣人即就書架。取一小冊。授之。冊記昔年有書。生讀書山。山中。有園。為大姓別墅。墅中。二女同居。居。色。雙雙。閑書。聲。意。鳥。生。於。暇。日。偶。一。至。園。亦。曾。見。之。第。語。闕。宋。玉。我。海。相。如。無。怨。如。情。也。生。旋。遠。疾。卒。二。女。因。之。亦。相。繼。病。病。中。有。倡。和。詩。詞。并。載。冊。中。哀。怨。之。音。令。人。泣。下。始。知。為。余。前。生。事。即。吳。翁。所謂。有。因。者。非。耶。未。署。必。雲。女。子。記。倩。雲。女。子。手。書。披。覽。之。餘。未。免。悲。感。交。集。縞。衣。人。顧。之。曰。癡。生。夢。醒。否。人。生。泡。影。昔。何。在。今。何。歸。尚。希。惜。耶。余。欲。答。起。謝。曰。當。年。情。事。實。出。不。知。今。觀。斯。編。感。極。生。愧。天。台。在。過。僕。豈。無。心。但。劉。郎。尚。有。父。母。在。和。教。以。身。許。人。也。縞。衣。人。首。肯。數。四。曰。郎。君。侍。奉。正。姑。姑。與。君。作。十。年。約。可。耳。俄。有。一。垂。髻。女。捧。茶。至。孟。口。小。類。脂。合。名。色。深。綠。飲。之。寒。芬。襲。齒。因。曰。無。怪。卿。等。常。以。冷。眼。視。世。人。此。亦。清。涼。世。界。中。味。也。縞。衣。人。微。哂。曰。君。誤。矣。僕。輩。腸。斷。熱。不。雨。也。烏。得。至。此。願。侍。女。取。新。釀。碧。桃。露。來。為。郎。君。壽。旋。見。攜。一。綠。玉。斗。至。芳。液。滿。中。熊。熊。然。作。琥珀。色。醕。之。奇。香。暖。腸。胃。遂。謝。飲。飲。後。老。嫗。微。叩。之。知。為。縞。衣。人。乳。母。頃。以。追。理。昔。年。致。病。之。由。不。無。抱。怨。即。願。左。右。呼。應。垂。青。女。進。曰。樂。於。郎。君。登。樓。時。已。挈。海。棠。妹。往。東。山。掃。花。去。矣。因。問。十。年。之。約。當。是。何。報。縞。衣。人。曰。此。但。問。君。故。人。仙。仙。可。知。縞。衣。人。又。云。郎。君。前。生。幸。無。他。過。唯。塵。心。未。死。不。見。一。度。輪。迴。此。後。行。藏。喜。自。珍。撫。諱。爾。密。忽。聞。戶。外。道。童。呼。曰。碧。霞。君。詔。宣。羣。仙。宜。速。去。乃。共。起。然。是。時。離。別。之。情。覺。俱。不。自。禁。也。既。出。童。曰。縞。衣。子。勿。動。心。何。遠。我。言。曰。無。之。曰。果。爾。何。頃。刻。間。悲。喜。紛。集。也。乃。謝。過。因。問。二。女。仙。乎。曰。然。曰。仙。則。何。以。有。感。疾。之。事。童。曰。此。幻。境。耳。若。何。執。滯。乃。爾。行。次。俄。見。一。黑。犬。蹲。地。而。不。動。童。曰。識。之。此。烏。龍。也。昔。為。崑。崙。奴。計。擒。夫。人。以。二。女。幽。貞。給。使。守。戶。君。前。夕。倘。不。遇。渠。安。得。來。夫。人。蓋。即。碧。霞。君。也。因。念。前。緣。既。了。擬。再。一。叩。未。來。功。勳。童。曰。子。三。十。歲。大。佳。矣。但。若。來。已。知。宜。早。歸。俄。至。一。處。洪。濤。萬。頃。浩。浩。無。津。涯。童。挈。手。作。別。曰。送。君。從。此。止。耳。汝。勿。忘。海。棠。岸。何。時。有。慎。靜。二。字。贈。君。當。謹。守。之。并。寄。縞。衣。夫。人。縞。衣。少。年。之。感。不。敢。忘。也。言。未。已。見。一。舟。破。浪。來。近。視。弟。瑛。也。大。聲。曰。兄。昌。不。歸。兩。大。人。夢。卜。無。靈。望。眼。幾。身。矣。喜。極。遽。登。不。暇。細。問。未。幾。而。里。門。在。望。恍。忽。聞。已。入。拜。父。母。具。陳。所。遇。父。曰。我。自。歸。里。後。兵。塵。新。息。日。夕。念。汝。寄。音。至。海。上。風。聞。數。月。前。女。已。歸。里。我。日。內。急。欲。西。行。女。弟。何。處。不。

前誰知汝在外作此荒唐大夢耶時方伏地泣謝忽見母氏作況吟狀曰止止此事亦甚
全記昔年坐落時曾夢大士携兒入曰此子聰明得其福稍薄去又云待某大時囑以真
靜雖不長生或不至忘却本來也以此命爾乳名曰靜卿子曰靜山向以此事涉誕未嘗
人豈意二十年後又有此重公夢所謂夢者或即大士化身耶因又述夢緣之語其亦
不疑方相嗟焉而耳時靜卿已壯則夢因在虹西草堂中也被衣設想不
勝惆悵靜山復言庚申夏避兵虞山夢一麗人役之雙臂并有芙蓉鏡下相連日記取神山
兩玉人向時以為科名吉兆遂改名珏若小名及子固皆幼時母氏所取但未知大士人夢
耳正不知女郎十年之約及道童大佳之言復何如也聞夢中道童之貌酷類其友松蒼子
安倚故靜山應角父長二歲器宇清俊而自庚申亂後久不停音起吳為同邑人號有三書
書卜屋上并述夢未喻年其尊君即歸道山似合夢中急欲西行語而所謂吳翁者亦於是
年謝世是雖夢境無憑然亦自有通符者因亟錄之以再觀其驗
雨管氏曰言情寫景不減聊齋至閨中叙話處喘喘私語如見小兒兒女狀尤為細細究
竟夢與否在寢人前恐皆不可說也

虹橋巷遇

卷三

二十

少與曹吉雲太史都泰奉明經訪麓於虹橋幽巷遇一媼本吳越良家如九歲隨富商有
母雙福撫為孫女時年纔十六姪妝雅潔無林脂障袖袖香雅索上竟略解文墨而不輕
談余嘗同二三知己小飲其室家厨食品精潔殊常或相對深宵清茶閑話更覺神耳
幾忘涼月西沉款洽經年及於亂世害以親翁倩資師方修其小影余題命為書
七絕二首云一庭花影夜還過人為傷春瘦損腰猶有相思忘不得綠天深夢入今朝芳草
凄凄綠線因人天氣是清和休言水國無紅正拾得飛花恨較多余嘗戲謂吉雲曰才如
君色如妹何殊秦臺之富貴推為我鄉冠因寓余東一棧傍綴股紅數金葉底作華清春睡
狀題為曹貴美人圖系以七古一齋今已忘之惟憶初遇時贈詩二章云仙風吹我度藍橋
若有入兮隔水相尋月射衣紅灑灑雲衣恍是痕消漫將幽恨細團圓好把閒愁寄洞簫
微笑不如燈下影更勝得伴深宵枕花衣掩門扉正是斜陽欲下時十二闌干雙影舞
萬千情緒兩心知如我三生約我定酬卿一念恩擬託鴉媒報消息可憐金屋可相宜
統翁今在延陵公子處兵燹後曾出以相念覺三十年佳氣如在目前令人有人面春風之
感也妹今已脫風塵故特隱其名云

雨管氏曰麗而有則靜詩一過覺當日衣香影猶在卷中也仙乎

大橋

滬城東北有著名洪口外通大海內達吳淞水急河闊舊有渡船而晚即收渡江之南北夜
無往來通商後西人架木為橋橋長一百八十餘步中有欄窗處繞以鐵練使可開合以通
帆檣橋兩頭搭蓋小房為西人館另雇本國人守之往來者人索錢二文車馬輪船則加數
倍每日可得錢數十緡因是轉輾相售竟為西商壟斷二十年來所得不下數萬金而其
主亦已屢易矣至同治乙丑橋漸圯因於數步外復建一橋而毀其舊者
雨管氏曰過往需錢款是苛斂若積為修葺之費雖中國亦可於要隘處仿行

包立生

包立生居紹興諸暨之包林世務農業而曾習拳勇門通甲術能料敵之遠近虛實而都其命
威豐辛酉粵兵擾杭包聚村人練兵善餉意以一隅之地當數十萬方張之敵屢挫兇鋒終
不少屈於是人始知其有異能依倚者日眾時吳曉帆觀察方以蘇松兵備備潘聚吳亦浙
人聞其異欲招致幕中以為已助因於佐雜班中訪得包之姑表兄弟馮仰山潛令募製三
月乃備文書改裝裝命赴包村致意時浙境偏地皆賊馮遠巡不敢遽入適遇被擄逃出之
素識某探知前路賊子將往某村下手下盤詰嚴斷難混過惟包村有勇目某常難處賊
中現居某地然必繞道二百餘里始能曲達馮畫伏夜行三日夜至某處既即述來意某
以此去包村雖不遠然賊守甚眾去必成擒因欲馮密室不令外出一日謂馮曰今已得
賊處路遇且有賊卒二期令護送然文書當留此斷不可帶曰付憑使往馮果有二賊前
導途中屢經要隘鋒刃奪自心膽幾碎歷數日夜去村不過二三里二卒解去馮單身前進
遇村中巡警疑為賊細作欲殺之馮以色某至感告遂引馮入村各道報告馮見眷族亦在
包村皆無恙喜甚因備述吳公相招意包嘆曰我亦知孤村無援勢難久守緣無長策勉酬
眾志耳刻下軍糧僅支二月幸有賊之通我者私接濟不無斷已久矣今承吳公美意余
眾我眾思難突圍出也因與眾議某以賊勢甚大囑賊者眾某難繼遂出已久又
無久過君難信之余眾人不公使人隨馮出村取文書示眾眾志既堅然後刻期圍村約
吳公統兵接應始為萬全事聞一村民命斷不可草率從事包是之馮因暫留包村聞二旬
餘值夜大雨包忽命護勇六人分守賊脫逃馮出村馮欲舉眷包下曰可速帶眷屬而行
黑暗中見無數皂衣紅帽人僵立村外似守護者而寂無聲息馮怯甚私問諸者此何兵勇
但握手連繞小徑出至舊處即取文牒付勇囑曰速定行期而馮自歸包既得勝驟眾密議
則皆願從包大舉即布卦以占卦成大驚曰細察卦象惟今夜二鼓可出若父子正即無

卷三

二十一

可出之日且有大橋梁皆失色白今浙地四處皆賊又未約有援兵縱使突圍而出將何
所歸時有拿文案某曰離此百二十里地名官河口某處地僻可以屯軍河間可通海運聞
無賊守若暫紮營彼處即由海道通信吳公使以輪船接應或可轉危為安除此恐無良策
包曰我方寸已亂不能自主但今勢已至此不出亦難持久姑從某先生言死生生命諸君
可速歸各自收拾時已薄暮雨方奮而陰雲未解村路尚遠賊營寂靜無聲包即
傳集團勇四十人按旗色分作五隊隊各八百人選勇數百人紅旗隊為前鋒今百初出隊
各帶衣糧鍋被由西北方進攻賊北營衝透賊圍於某村取齊白旗隊之包旗殿後中權青
黃兩隊保護眾家後傳令既畢時值成和紅旗隊已發遠衝金鼓震天鎗炮聲不絕而一
之人亦遂能如游魚擊刺包曰包君若去我等從亦死不從亦死惟留包君或可苟延旦
夕一時人聲鼎沸包欲出而為眾所阻嘆曰天乎命耶時將錯過不能逃也因令後隊且勿
進時白旗隊亦已出村以開令欲退致前後不相顧隊伍遂亂忽見四野大光燭天殺聲動
地賊眾大至亂拋槍向前鎗炮聲震如雷雨村勇各無歸志又值村家棧棧之際賊
乘勢衝入見屋即火達人使刃如割間樓塌樹倒如山槍時惟紅旗隊已衝圍而出白旗
生死未半餘眾鮮有得脫而包與同事諸人皆死於賊矣先是賊患包甚機調各路精銳警

卷三

卷三

固園種草更斷絕咆之勢恐無一人可逃也遂斬其使馮當竊問包曰弟與君自幼同
堂共學弟以薄宦遠離鄉井聞君素守田廬罕至城市何時得靈光六甲十二真傳而道妙
至此包曰余於二十年前曾遇異人授我秘冊雖非全帙然上觀天象能知風雲雷雨時運
變遷下察地理則可安營布陣縮地驅山而凡卜易算數之類吉凶禍福皆可預決前取賊
炮即六丁縮地法此三人能得數十人之力但我所學不過顯易數端若能盡其底蘊則
此小醜指日可除何至困於此耶馮又問賊勢至此何日得平包曰我曾觀星象兼占易數
江浙之賊不久當滅惟自占此村之吉凶家族之安危反不能了了是豈學之不精抑所
謂為前易數近易明而遠難驗耶及包死馮始知數有前定故占不能明因為之歎詫累日
後書以其所聞見者述於人蓋友之言又如此余雖君子憑理不憑數包以一朴氓而能識
尊君親上之義因遂毀家棄賊像矣至捐其軀亦勢使之然耳就所挾持實甚正其大他權
謀術數已為餘事若遠聽傳則包之為也非幾郭京之續說紀成適有餘靈漫附此數語實
之知者當不以為河漢也

雨蒼氏曰叔父有條不索觀包指尾處想見蘊蓄有素故能以孤村捍大寇卒死於難命
也結處語稍增包無限身分

卷三

卷三

蒙古狀元

同治乙丑殿試第一甲一名崇綺蒙古正藍旗人計國家二百餘年蒙古人從未有魁天
下者際茲人文蔚起想見聲教遠敷而於列朝培植之功所謂久道化成者其來誠有自云

判訟寄金

崇邑諸生施紹施森者兄弟也祖某有金四百兩埋運至祖密藏之於父父密藏之於母母
氏初祕之迨歲值奇荒家道消乏始言其處二子急往求則已不復有矣家有舊僕施可進
紹森其知風竊取因以完盜控縣邑侯張公一魁走筆判云據控銀埋於祖兜總之外即親
孫尚不使與聞況僱工之僕乎大財為神物名曰青蚨以其無翼能飛不暇自走也神物鬼
運記載盡荒唐豈非所存不能禁其不去且兩生子於也倘能奮發安往而不得富
貴不然而高明鬼瞰多藏厚亡又安知慶翁失馬之非福乎風影難以深求竊鉄未可懸賞
生於此其以是銀作舊鹿觀可也判出二施喀然其語人多傳誦至今猶有能追之者

豫園

豫園在縣治北隅即今邑廟之西園本前明進士四川布政使潘允庵口所建允庵係大

終金碧焉其間里港紛紜人行如蟻民多設肆於中舖戶鱗比百貨山積余坊則樓架三層最上者一若需錢五六千若登酒樓非費十餘金不可戲館大小三四十處簫鼓喧闐夜以繼日妓院則無地無之更有花樓閣及廣東流娼密如蟻比浦灘上下多集船板每舟僅二三人係廣閩潮人操之或假西商旗號渡客僱舟初不論值每至江心僻港任意勒索甚則勒力搶奪致有命者或私設賭場窩藏匪類以租界為通逃淵藪嗟乎西商惟知射利而不知遠害而盛衰倚伏道若循環我恐以是盛者亦以是衰也所謂租地者名雖給價而實地係通事賬房轉扣除業主所得十僅三四是以溫飽之家遺此而亦貧者不知凡幾若以田論價已美矣但流娼匪徒通商大邑東城市僻房值最昂有屋一二棟每歲得租即有百餘金而地僅分餘如合田傳幾不值一哂惟城西西北三四里屋少田稠且多義塚西商不辨肥磽或得善價然在地係西商知底細因串通通事以霸持有終毫不吐者若輩居間既可取利故百端盤動無不欲西商之廢其地也更有逐利之徒又租洋商之地造屋召租以牟什一而洋商以民地轉取商租利幾百倍竊維租界日廢則民地日促數年將何底止因思洋商重利之地之請緩界內之盛易於取利也界內之盛實由華民之舖戶雜處其間商民咸集故也若欲絕之必使華洋分界使界內既不入市利又安所取乎更須定議嗣後洋商租地不得概以田論出租之房以租價定值有百金之租者給以千金自住者今償原價使民亦可以息抵租每歲錢若干仍令完納如民間佃田之例日後退租則可清查原主給價歸業誠如是而使民無怨畝域既分更可免涉事端所謂通逃者亦儼發其窟而盜賊亦清矣

卷三

三六

雨舊氏曰華洋分界計莫善也惜始未及之耳

白氣異星

咸豐辛酉五月二十六日定更時斗杓東有白氣至大形如匹練南冲天河東折若旗疑即所謂蚩尤旗者其根因雲掩不見越夕天無纖雲見一星如卵起紫微垣斗星下與杓相直三鼓後斗杓西旋此星亦隨之而落後復移前文詩根芒達其梢微銳直至六月二十後始沒時賊勢方熾見此星異皆驚謂余謂天於亂前垂象固以兆亂若已亂即警亂矣事畢匪亂有十餘年未示警故言亦甚今妖星已見賊必不久旋洪逆死金陵克復其酋李秀成亦後首不數年而蕞爾餘國不知星象當日特以理言初不意其適中如此

對山書屋墨餘錄卷三終

對山書屋墨餘錄卷四

楚才紀盛

洪楊革命之役湖南人緣此而為督撫者共十人太子太保協辦大學士一等侯兩江總督曾國藩湘鄉人太子少保兵部尚書一等伯閩浙總督左宗棠湘陰人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陝甘總督楊岳斌及兵部尚書貴州總督岑毓英皆善化人太子少保兵部右侍郎總督淮揚等處提督曾國榮海防軍務彭玉麟衡陽人兵部尚書直隸總督劉長祐新寧人兵部侍郎前浙江巡撫曾國榮湘鄉人兵部侍郎湖北巡撫鄭敦謹長沙人兵部侍郎陝西巡撫劉蓉湘鄉人兵部侍郎廣東巡撫郭嵩燾湘陰人又開藩陳果者九人浙江布政使蔣益澧湘鄉人四川布政使江忠濟甯鄉人廣西布政使劉坤一與雲南布政使劉岳昭俱新寧人直隸布政使唐訓方常甯人浙江按察使楊昌濬與福建按察使王德榜雲南按察使趙映璘皆長沙人湖北按察使唐際虞善化人其為監司者七人江西分巡吉南贛甯道督理贛州鈔關王文瑞浙江糧儲道周開錫浙江分巡溫處兵備道魏喻義陝西分巡漢南等處兵備道蔣徵陶甘肅分巡平慶涇等處鹽法兵備道魏甘肅分巡安肅等處兵備道蔣毓英江西

卷四

通省督糧道兼管水利事段起俱湖南人至武臣之為提鎮者共得三十八人內如長江水師提督世襲一等輕車都尉黃翼升與頭品頂戴提督福建全省軍務世襲騎尉郭松林尤為著名黃長沙人郭湘潭人若江南提督李朝斌四川提督胡中和湖南提督周寬世甘肅提督陶茂林亦皆有聲不徒同官省也自此六軍門外為總鎮帥者共三十二人其中記名提督掛印總兵哈和丰馬至其姓名籍貫雖以人眾不及備書要皆為楚南魁傑也

筮建百步橋

左氏縣詞多奇中致後人疑為附會殊不知易理精微固非偶然者邑西南十七里有龍華寺水遠其左曰龍華港黃浦之分流也兩涯望嶺跨木於上長二十四丈廣二丈有奇曰百步橋緣湖水迅擊易地明萬曆間里人張雲程易之以石遂此為邑諸橋及經二百餘載至乾隆中葉而橋復圯斷石橫江水陸交阻里人屢欲重建皆以經費浩繁而止時泗運有馬道之者精大珠林易理占驗每出人意表里人劉學廷以橋事往問筮得歸妹之九二其爻曰眇能視跛能履利幽人之貞馬曰眇能視跛能履不終廢也利幽人之貞易輒易連也卦直歸妹功其首以婦人乎九二之爻也道也亦道也而位居中正陰婦人而可專制者乎時問者以工鉅方端端而占若不經意遂置之乃未幾而邑侯范廷知忽來輕軛

來助形勢始知邑有周羅氏者承其亡夫國相志出資三千金購縣倡捐遂依吳郡萬年橋
式中築石後墩二兩岸鑿石大木且中鑿次鋪磚於面旁置欄檻始乾隆四十五年春越三
載乃竣於是功首婦人竟付前塵蓋亦奇矣

雨蒼氏曰易奇而法於斯可見

雷震東門

順治己未夏雷起西北推東門城墻一角知縣陸宗贊卜之遠云邑當有大魁天下者命
促其時垣鑿龍門二字以識及己亥會試朱天良錦棠以第一人奏捷南宮

鷄湖生瓜

同治丙寅城鄉偏傳鷄湖生瓜食之無不驗之果然瓜細僅長二三分生兩翼自一至五
不等數惟鳥骨白持俗呼碎毛鷄者無之鷄價因之大賤斤僅二十餘文憶道光初亦有
此與但云五爪全則飛去無東人之說也

戒烟良方

鴉片煙為中國四十年來未有之毒今竟於教場里外傳播及之抑且日變月異幾不知還
流所極在受其害者既難盡數即言其害者率多痛哭流涕不能更贅一詞然其間亦有創
深痛鉅悔之甚而仍不戒者則以煙有癮而未易脫也是欲戒煙當先除癮而欲除癮必先
寬方今肆中所售戒烟藥品目種極服之似皆有效而不知其仍用烟膏故不服而癮如故
近於友人處得方藥以易而價廉功雖微而無損據云已救多人如浙甯葉某烟癮本大如
法製服不半年而戒絕矣其方惟用粗大粉甘草一味不拘兩數熬膏如烟初以烟九分八
甘草膏一分照常吸之繼則烟減而膏漸增至膏有八九分烟僅一二分則癮自斷矣所
願有志之士咸起而試之如果有效則是方也不誠烟癮世界中之特健藥哉

雨蒼氏曰余嘗集方十餘出試諸人初無不驗而卒無一能脫癮思其故知凡人於事皆
氣為之帥但烟之為癮恰非一日而氣之所附多在一時再而三而竭及氣既而癮猶
未絕則功敗矣昔人謂慷慨胸胸即易從容赴義難亦此意也然則當如何曰法宜恒久更
忌因循必絕之甚確而持之又甚堅然後遠方服藥如是而猶不驗我不信矣又嘗聞之
友人曰本棉初產西歐元世祖謂可以披天下因欲帶入中原時有老僧止之曰利
與害常相因是物雖甚利權然禍隨下姑舍之若必傳入中原恐五百年後復有一物
此而進為華人害世祖不聽遂成傳而其所謂為害者由今思之疑即鴉片故或於花
時擇棉之雄者取授搗汁飲之即可止癮似乎物理相制其間原有交關云云據此則鴉

片之害或不盡由人義偏得天去其疾陡絕來源則是癮也豈待戒而始除哉

狐仙驅賊

松郡試院有樓非學使者至人不致登庚申夏五賊陷郡城羣臥樓上夜撤開窗聞有白
夢中驚起偵樓上者賊館受飯皆黑如墨每於深夜撤見城上火把照耀如晝賊官軍已登
城爭相逃竄頃復寂然賊以終夜不得息遂棄城去後聞之土人云是必樓中狐仙所為
蓋助順以驅逆也

樓門夜鳴

咸豐己未秋八月文廟樓門夜有聲如雷附近居民驚起聚聽凡百六夜始絕其年江南
鄉試因金陵寇陷特借浙闈舉行榜發而順天中試者一人南省六人善書讀者且以門鳴
為瑞及明年四月賊陷蘇常傳邑境西人助勦駐兵學宮殿宇半為所毀由斯以譚雖謂
之不祥也亦宜

墓穴前定

朱李則家法未過時與同邑黃體仁讀書龍華寺一夕夢步村溪見墓穴有儀仗甚盛而其
銘旌則書工部都水司郎中李則朱公之極既駭姓氏之與同更念邑中并無此宦豈客元
而買舟回籍者乎且疑且行忽見墓道宏敞陰木蔽日役夫昇棺休其地欲詢店址而晨鐘
遽動曉起踪跡之果得夢中所見則潘方伯九端墓域也歸述其異於黃黃漫應之曰焉知
君他日不為方伯耶後李則由進士出守信陽州歷官工部即以疾乞歸時方伯子以所營
墓域不稱意欲棄之而別卜地未聞之笑曰是固天所留以遺我者也乃售而葬焉嗟乎事
果有前定若斯哉

雨蒼氏曰據邵子前定數凡於事物盡然人自不覺耳

大雪

江南地暖松郡居海濱東鄰日出處氣候尤和每歲雪時大小皆以寸計近惟咸豐十一年
十二月二十七日大雪三晝夜深至四五尺悉斷行舟路絕人跡老屋草房多壓倒時集
兵分股陷川南散浦以東皆為敵屠方欲屠身肆噴而為雪所阻遂踴躍不出於是難民之
乘機逃出者以數十萬計其被擄者日使服役夜則閉置樓上時以雪地無聲并免傷損皆
從樓中跳躍因而得脫者不知凡幾蓋天道好生特降此雪以拯民命也余於除夜獨坐
未寢父子正見起忽聞窗隙光燭映曉覺氣象一新同治建元歲朝旭日當空祥雲西至萬
民稱慶余亦喜極出門四望見有二三村童於道左曰長毛無法無天今交同治元年快

朝雲日頗令讀者色舞

陳種補夫其名宋隱士居浦溪以種橘爲業既足遂頭及夏一柘不熟亦不檢也蒼蒼斑斑雙瞳湛如碧玉能言微欽時事而貌僅如五十許人常來江浙間踪跡無定性婚而好酒暑暍一日醉臥浦灘潮過大至胸流五六里鼻中猶齟齬作聲人以此爲目爲仙時左右丞相伯猷渡江東下破常州以江南盜賊蜂起積戍遍野烟火斷絕者經序而陳獨安然日仍醉臥街頭竟不知何從得食也里有某氏爲陳舊鄰母女遽被賊迫陳遂挾與俱行羣賊緊追終不及怒以火銃擊之陳復以身左右敵竟無所損卒免於難洎元貞元初華亭陸正夫猶遇陳於江濱遂遂不知所終邑有陳種補梅乃其道陸今人呼爲陳顧同橋謂是二姓所造真隱說也

雨蒼氏曰踪殊詭異即謂之仙也亦宜但同是極極其與程子所遇能諱易理者正不知

何如

海島古風

歲辛酉八月十九日夜間滿城聞啼鳥聲其音甚細似近而遠聞者毛髮灑然皆豎在鄉間亦然論者或主丘災或云多婚余以瀟海之鳥恆宿次階魚海風驟至水漲拍岸鳥翔空無所棲止故哀鳴如是此疾風暴雨之徵也當次日內見之翌日瀟海果大風雨二日始止

摘錄乘槎筆記

此記泰西諸國之民風上俗與凡宮室園囿一切所聞所見亦怪亦奇蓋今時之山海經
列異志也是書為總理各國事務衙門三品銜斌椿星轅所歷撰次成篇事在同治丙寅
自仲春至中秋半年之間往還八萬餘里水陸降輪舟歷諸國與極海外奇觀但其命意
所在僅取新耳目故於各國要害之所建置之由無論飛行絕跡時未遑言度即洋面
水程亦不盡載羅盤南北初未指明致觀者徒尚新奇茫無涯涘且篇幅太長又欠控制
閱之眼易生倦茲茲摘存十餘則編入此錄是即非海客而當酒樓茶話時亦足資為
譚柄云

安南記云正月二十八日自天津乘輪船由吳淞度粵海至二月十四日抵其境閩廣人居

此貿易者不下五六萬土人通用漢文郡縣名亦仿內地是處爲嘉定新平府平陽縣屬之吧囉洲王居東京踞此半月程國之爲省者三十有三廣僅中土一二省耳岸左有新造羊集十餘座去蘭西駐兵於此已三年矣初安南與法人購牛弗勝議戰約十年每年

四十萬兩嗣議到三省地之十年賦稅乃已土產惟米華人販運者絡繹大時極暖氣候頗
嘉南仲春青橘丹荔已盈筐滿市居民僅以單衣蔽半體男子書髮挽髻女子跣足不飾簪
環居惟茅屋寢坐以木不施茵褥冬春無雨四月後風雨始大屋宇多圯故雖王宮亦極卑
云

新嘉坡記云英國砲臺在馬十八日至此以下所載之事實皆屬上土人習水性能刺木作
小船銳其兩端使小兒掉之過客戲以銀錢擲海中窟然落水如怒啼執棹錢出屋宇仿洋
數頗高嶼市肆相逼百貨星羅皆閩粵人家以謀利者土人初不事事貌則黑臉搥毛犛犛
可畏

錫蘭記土人稱之爲甲度二十四日泊舟在此考瀟哀志略云錫蘭在南印度東海中大島也周千餘里近海窪下其地多雨及雷花木繁茂山產象多寶石桂皮最佳前屬荷蘭今爲英吉
利所據相傳山上有釋迦迹下有寺銅釋迦涅槃像云係真身永樂時曾遣內臣魯旋供

卷四

五

署上寶爐立碑記事。山藏古剎。臥佛長三丈許。其地車制異於中土。故御者居左。土人持象牙玳瑁諸器入舍求售者極多。若寶石金剛鑽。則皆偽物。至市肆之盛。樓宇之麗。自泰西及中國人爲之上。土人惟設村店售鮮鮓蔬果。近岸三五樓臺相望。幾似久無人居。云在咸時係官兵館。及今尚有臺爐。如面如淡墨。作倚門態。見之令人却步。疑入夜又爲也。亞丁山記云。山形突兀。怪石嵯峨。數十里不毛。三月初四日過此岸。有土屋十餘處。中駐英吉利兵丁。蓋屯煤於此。以備海船往來之缺。計自錫蘭至此。已六千四百餘里。辛初八日海中遙見一塔。共七層。約高十餘丈。以鐵爲之。中懸燈竿。飄紅旗。以是處沙漠。每浪行船。故日則懸旗。夜則懸燈。使知遠避耳。

蘇爾士記云。自亞丁入紅海。經水程四十餘里。始抵此。又行三百八十餘里。換坐小輪船。約十餘里。乃入旅舍。飲饌。一如舟中。生次有男女八人。服色詭異。奏樂以供客聽。詢知業此者。皆日耳曼人。當以銀錢一二枚遣之。至所謂大輪車者。前車置諸火器。燒石炭。貯水激輪。輪既轉。駛後車三四十輛。接續而進。每車分爲三間。各設門二扇。有坑可坐八九人。每間大牕六扇。如琉璃屏。任人啟閉。自番溫乾飲食起居。咸適。次車裝貨物。相籠等件。後裝駝馬數頭。以備他途。開車時。乘騎者搖鈴三次。乃始前行。初似緩步。外疾如奔馬。繼則厥騰雲霧中。

陵皆白石壘成三座相連下方上銳北有石洞甚深而黑土人篝燈前導官僕各一人曲折以上至洞口高約十餘丈有橫石刻如古菱者分十行約百餘字然已剝落十存二三兩旁又有石刻皆番書山下砌石作方池旁峙巨石繫佛頭無數山巔有禮拜堂廣二十丈高倍之柱壁皆石而均光澤可鑒中懸玻璃大燈可描萬燭時方冬熱黃雲遍野詢其耕耘之事與中土概同惟自紅海至此氣候漸涼憂晚須服棉衣且有披裘者十六日泊丹墨西拿係大里亞埔頭售珊瑚者皆至越日出峽即大西洋洋峽中峯巒四合削壁千仞間有屋宇皆背山臨水以土人多種山田云

馬驚里海關記云十八日過此街中築鐵樓字相接雕欄畫檻極富麗高樓七層梯如旋螺乃置板屋一間可坐六七人上下皆用轉輪安坐可升各房壁有暗機各彈指即如其房有事相喚入夜燈如繁星憑欄望倦倦見有一家百餘盞者皆煤氣燈也其造作處距寓舍幾百里而東大輪車往近初不滿兩時始若穿山行入深洞三五里中黑暗如漆暗處出洞則道路平坦石梁橫水田疇村舍頗覺別有一天矣至其織機造器都用法輪妙處實不易

巴剎期記云。二十二日抵此。計乘火輪車四時。逾千里。蓋即法蘭西都會也。市肆如鱗。櫛櫛參差。極繁庶。有園廣數十里。內置玻璃巨室一所。高三十丈。寬廣如之。園中花木參差。綠陰復樹。奇禽怪獸充塞於中。鱗介之屬。大小數十種。砌石為池。綴以荷葉。均用玻璃房畜之。蓋欲觀者纖悉洞見也。梨園演劇。山水樓臺之廣。殆刻可見。神佛女仙等。自空而降。又有女僊。裸半身登場。跳舞穿圍走索。輕若飛燕。二十五日。法國相臣招饒侍者左右。分列入內廳。見其細君。詢中上風景。未幾。各官婦俱至。珠寶耀目。羅綺盈庭。衣以單夾。燭光下。花貌雪膚。相映奪目。飲茶酒二巡。而起翌日。赴戲園觀女優馳馬。躍出一籠。內畜五獅。龍大如屋。四周圍以鐵柵。下設轉輪。推至庭數人持斧施錠。環而擊之。獅忽作吼聲。若巨鐘。屋為之震。倫敦記云。是即英國都城也。四月四日抵此。廣四五十里。富庶如法蘭西。有園廣袤數十里。鳥獸皮豹獅象之屬。無不畜。巨蟒長二三十丈。植物如杜鵑。月季。皆高丈許。花大倍常。紅紫雜陳。綠陰成帷。以玻璃造鳥獸較勝。東西其機。局錢局。及造金銀諸器。皆用法輪。月之十七日。有相臣內子。叙嘉請。見各官家女婦。畢集。或談藝。或度曲。環坐侍客。音韻諧和。天主堂制極宏敞。高一百二十尺。雕石為柱。嵌空玲瓏。雖以年久。多剝。要非鬼工不堪。其下即君主輔

臣叢葬處皆刻石首形二十一日游思爾巴累思譯言水晶宮也在都南二十五里宮建山麓登山二里許卽升其巔基厓三里高四十丈皆以玻璃爲之一片晶莹表裏俱澈中造各國殿宇人物憑欄遠眺見及六十里外次日乘輪車約行五十里至文思爾喀什爾譯言若主行宮殿宇高聳凡三層云有三百六十四間司宮者導觀各處陳設見有碧玉瓶高六七尺遍作孔雀花紋尤玲瓏卽間係俄羅斯所贈凡列國寶器各貯一間閣中國寶座內有檀嘉平花卉冊一帙扇一柄上書留香集古意七律三首至此數十里內樹木之大者何啻千章山花似錦溪水如油呦呦鹿鳴關關雎斯宮鉅麗甲於泰西矣花之大皆倍中土貴種則作玻璃窗障風日有牒可啟閉司花者云地氣尚寒非此卽換入室香氣襲人而知名者惟秋海棠及紅白茶花月季杜鵑芍藥牡丹數種而已又有果房自桃李杏橘蜜桃佛手之外則多未識每間設有銅貯熱水雖寒如蒸春其樹有始花者有初實者有漸熟者隨時取用不令缺乏時乘駟轅車皇飛電掣一時許已得駕歸諸臺是夜將半末呂係僑臣偕往及至其家女客咸集幾有二百人如入萬花谷矣明日晨起雲宮官以帖稱君主命詣赴舞宮會宴及暮同委員暨隨譯官赴宮門外下車見楮衣兵弁百餘人執戈排列門內有戎裝將士持戟立兩傍入門左轉遙見越門數重至庭地鋪氍毹帝植花木芳菲滿砌燈火通

明上階百餘級。過婦女人朝者踵相接。蓋其國俗。各命婦月必二次朝君主也。旋至每宮其殿高廣各十餘丈。四面懸燈八千五百餘盞。據云君主年來罕見客。過他國往來典禮悉令太子及妃代。是日設宴。公侯大臣入宮者四百餘人。命婦倍之。武衣亦文衣。悉飾金縷。婦女衣雖色袒臂及胸。項下珠寶累累成事。太子及妃詢以此地風景如何。并言昨游御苑佳否。惜距中華太遠。往來良不易耳。少頃入宴。進膳者皆衣錦捧盒投餐。珍羞羅列。次日傳君主復詣入宮。有繡衣官前導。及入內殿。見君主當門立。問來此幾日矣。此間風土較中國若何。惟願自今通問。後兩國愈加和好云云。越二日。至造輪車處。見車之大者。每乘板屋六間。每間可坐十人。須運印度堅木為之。造時工匠皆用機巧斧斤之屬。自能運轉。凡造鐵輪及農工諸器亦然。嗣聞造玻璃處。知以海沙及鉛同貯土缶中。納巨爐燒融。隨所厚薄造成者。

瞞者思識。據記云。乘輪車行去倫敦三百餘里。二十七日晚。此時已亥正。望西北尚有餘光。蓋自倫敦北又六七百里。日落正在亥初時也。二十九日。往觀織造所。見樓架五層。上下數百間。男女工匠千餘人。各踞棉花。運至其所。乃始彈紡織染。要皆法輪所為。其中設大輪一座。需馬四百匹。四面分置小輪。且以萬計。當總輪轉動。分布四方。其聲震耳。語不相聞。棉

開殿宇高峰居民五十三萬有奇。洵為各國都城冠。天主堂高十餘丈。門前大柱圍丈五尺。彼德蘭堡傳聞記云自克龍斯達的行六十里至此乃俄國都城也。周五十餘里街衢寬

首六
比利士記云十七日抵其都城周三十餘里。戶口三十二萬有奇。越二日往閱軍器公所。有雙筒槍及刀劍等皆鋒利。矚目。蓋其國比律老錫城所產鋼鐵為泰西諸國最云。次日入宮見王。王於三年前曾來中土。能道粵東諸勝。后深慕中國繁華。細詢風景。旋令侍臣導之游宮。見修補處有畫匠一人。無手。能以足指握管。調色點染。二十一日赴市。購刀矛各一。往觀水法。云仿俄國式。池中魚龍水怪。皆以石鑿成。能噴水直上。遠望如玉柱百條。高可十餘丈。是日禮拜男女二萬餘人。街市擁擠。車馬至不能進。亦有生靈靈物游罷。至藏骨處中。藏鳥獸魚龍骨大者如車蓋。如屋子。又貯各國人骨數百具。大小不等。其所雕偶像各具怪異。小兒胎骨像自一月至滿月。及數歲。各有標識。異骨像如一身二首。一首二身者甚多。又觀電機報信之速。數千里外。立待問答。七月六日為西國八月十五。是日又值國王生辰。通街俱立大旗。遍懸燈彩。宮前大街教里內。雜陳百戲。夜放烟火。終宵不絕。有電氣燈百盞。異光射目。翌日登輪船。晝夜兼程。遂於八月十五日抵安南。十七日遙見越南山島。至二十日已進香港矣。

茶熟時辰讀數則當有御風破浪之想因念秦皇漢武類皆馳心域外而如篇中所記雖在紙上且未嘗見非我國家學教達說就荒誕遊數萬里外而記所聞見如此原本因之控制殊覺冗長今經作者刪潤自成片段其奪胎處真有出藍之目上之史館既可備外國傳中筆跡即編入昭代叢書中知紙價亦增三培也

五色蛇

專兵寶滿腹後幾其係落水死者河為之不流事平後水中忽生物形似蛇而微扁且有足身具五色長約五六寸而能縮至寸許後噉者云不可治鄉人呼為五色蛇治人精血所化

潘震

潘震以順治壬辰歲貢授寶應學博因奏銷事罷官康熙戊午年已七十有二易名免中復應童子試學部郎部拔取第一名入泮次年學使劉景樞臨歲試復以一等第三名補廩後年逾八旬而殁人咸惜其不及貢云

上邑城隍神記

禮稱凡有功德於民者則祀之我邑城隍神崇恩厚惠素著威靈故士民之奉亦甚虔考神

卷四

十

為故元待制景泰公諱裕伯繁緒大名元末避地揚州轉徙上海時張士誠據姑蘇遣人招之拒不納吳元年明太祖命中書徵下松江起之公上書固辭洪武初省臣復徵起之公又稱疾不應時明祖以體園初定慮海邦不靖乃以手書諭之曰海濱之民好歸裕伯智謀之士適居此地苟堅臥不起恐有後悔公不得已始起應召凡以擇主明民志不惜一躬之去就為國人請命也前開會濟襄侍御一士所記云順治十年秋海寇張名振再犯縣治蘇州總兵官王燦督師師民因聚叛巡撫周統兵接應燦恐民暴其焚燒狀反誣縣人通賊周信且說自南浦訖靜安寺和徽屠之時海宇新運兵革未靖佳草官民命於是邑侯聞公紹興奉邑紳長跪願以百口為保自朝至暮請再三迄未許將俟鳴下令縱殺是夕神降官解中朱袍象簡拂立階下周既心動神乃隱去至夜半復欲屠之神又見於僧僧首極如是者數四遂釋不得鳴喙而和凡我父老子弟俾有室家長子育孫比迄今日者非神其誰賜之德有五二公家公子流傳民間明為屠中邑人喬時為文以獻其親傷錄明祖三聘御書暨公却聘書二通同遺像祇諸廟云

兩省氏曰平正通達看以不甚經營而起記呼應皆古人矩矱此書家筆意也

地耗

巢縣汪逸如茂才入職余世好也其尊翁淳川先生移家上海已數十年道元而申遠居小南門外至己酉夏夜生納涼二鼓後方欲就寢隱隱聞小兒哭聲若近若遠初不為意翌日哭聲又起自西至東久而愈厲駭聽之聲出地下其中堂門隙下地磚有隙縫聞可容指時方正午日光射入見有一物如狸然通身黑色光亮如漆而無毛探以扇柄入即噉之格格有聲齒痕大如瓜瓞竹為之裂其聲亦漸東至臥室地閣下而止是復復然乃求善卜者占之則云此地地耗蓋伏尸之類凡屋宇被官封久無人住陰氣鬱聚或有此異無損吉凶但純陰之物畏見陽光一經出現必為所制不十年此屋恐有火災其後咸豐三年會匪之亂房燬於其說果驗

風水惑人

青島之野雖不盡無樵樵借福以惑人使墮術中而或覺者亦比比皆是其說精真子者後術游吳楚間信其言者極多二極寒骨三年過壽年能轉地乃其親信張某力為推較一日半眠下馬驚遂封不意一坏未乾而妻與弟繼發官訟所非善地欲覓方家以證而未得其人去至數武外向有廢庵數月前有僧住錫其中開闢却坐臥一室既不大食亦不燃燈好事者叩其因由則云幼嘗堪輿以為人擇地每於橋者福之深恐難非於天用是臥空受戒問其年已一百八歲觀其貌則似五十許人咸異之某官聞其異即往訪與談甚佳遂求其一觀墓道僧以曾受戒能堅不許官強之徐曰今有徒若露棺於此念君之誠姑往招之未識有緣否問在何村某官親詣請和僧曰渠嘗出遊海數歲不歸此時止不知在何處惟老納親為君行耳官大喜曰某擬薄具資糧遣送行未知何日得法駕僧曰無須也明日君來封舍臥室不令人窺伺聞二日返矣如其言二日夜寂無聲第三日微聞呻吟聲開門入見僧跏坐如故曰吾歸半日矣官曰事諧否僧曰已略渠於南海白楊島五日後當自來官如期往則已有一僧在室長身玉立鬚眉半蒼風帽布袍閑目端坐老僧言此即小徒今晨始至宜肅然下拜僧起答揖曰聞貴官欲見佳城然地在福澤而不任風水學厚則吉壤不謀而遷傳導則雖得善地亦為人礙且地埋與喪時轉運人於此又何深求惟是不除五患不避五凶則消亡立見如人果氣雖盛而服毒藥必死也死者應壽而迎鋒刀亦亡趨吉避凶人事似不可不盡耳官曰師言良是弟子自知福澤何敢妄求緣去歲某山死亡相繼得我師一辨凶吉而釋所疑此固弟子之賴也僧先開庚運官告之略一輪算自始言曰山在何處蓋佳觀禍因有事明日即馳地過也官曰此僅數十步耳遂同僧過視久之默然曰頃所云五患五凶除五患春其日不為城郭道

卷四

十一

路田舍溝渠也。過五山者。土風火寒絕也。若葬山地。皆主家遭顛覆。以其棺或為風翻。或為水沒。火焚。故取五者。中風水寒絕。四種其地。恆存惟火地不多。見大地者。陰極。生陽地中。陰氣結成流火。而火性起上。最烈。亦最速。葬數年之後。屍棺灰燼。亦消滅。此地是也。今棺皆已焚。知惟君之造棺者。形後世常有興者。不應遽滅。今得遇我。夫豈偶然。然非卜吉。速遷。其能免乎。官聞其說。如墮深淵。悲憤暫留。為擇善地。僧曰。與君邂逅。遇亦有前緣。鑒之。君憫惻然。以言告。相受戒。終南四十年來。雲遊遍海外。今老矣。不久當歸淨土。昨觀破曉之方。思君數椽安此朽骨。故急欲赴。都訪諸善士。求資一椽。若今事已難緩。其能俟我乎。官問約需幾何。僧曰。是無多求。千金足矣。官曰。此細事。何必遽涉京都。弟子雖力綿。願以十五白金為贈。僧曰。信然。我事辦矣。君樂善好施。千金一諾。何惑不得佳地。因復周規。語官曰。是固吉壤。可勿他擇。惜穴秘尋。常地師無從指點耳。今當於壬癸日開礮。以驗計。去此尚有三十里也。遂留庵中。居。期畢。率工徒。徙僧携官手行。且低語曰。去南五十步有連枝草一叢。獨茂者。掘之下。當有因之。此名野鵲冲雲地。葬此二世後。可得萬鍾祿。真千年不敗基也。官曰。竊聞趙氏之葬。亞布九原。漢之山陵。散列諸處。何數十步間。而吉山頓異耶。僧曰。君不聞龍角龍耳之事乎。平庸之地。本無利言。偏倚何妨。若鷄栖連架。咫尺懸殊。豈今世尋龍捉脈者所

十二

能識哉命速開曉既開而檀首固成煥煥。官大驚異稱顯赫教僧至五十步外又命掘地不能四五十寸得無根樹之一枝喜極曰師真神技也未審何緣得此奇遇僧曰地有此穴世有此人豈非其心必加終秘此名福壽所歟非貧僧力也連其既畢官慨歿前語二僧遂東裝偕去後有人至庵見僧房地有陷痕疑而發之下露一窟內藏鐵函直通某宦第堂之穴始悟檀之樹乃傳穴地塊之而芝草亦其指理也某宦大悔恨未幾鬱悶死子孫亦漸衰落雨簷氏曰木必自腐而後蟲蛀之兩僧術雖秘然非某宦過譏辱龍蓄疑胸必豈易售破欺哉叙僧踪跡殊閃爍其言吞吐離語妙可想

同治丙寅觀登應公敝齋論修邑乘余亦從事南園時四鄉咸以採訪事實送函然事之無關於疆域古蹟義烈忠貞者例不載入因摘數則附存此錄以廣見聞

邑人閔望字真庵者廉璋之子屢躋小試父歿後已無意功名矣康熙癸巳春勿幕文告曰爾今科當中某題文字三篇不可不熟讀也望而異之即檢舊篋果得父遺稿遂日夕誦之屆期偕范某監製錄料是秋竟捷選浙之富陽時又值柳學調入廉閣自思此事久歷玩

屈人亦乃請同里名衿朱東村扮長隨入闈代為閱卷主考喜公卷不妄薦榜發惟閉門桃李最盛元卷亦出其房揭曉後新晉登師門詣謝閉曰非我力也有真師在遂令相見備述所以一時極盡主賓師弟之樂足見前輩虛懷不掩人善而東村先生則甚秘其事不輕洩於人

吾郡青浦海隅鄉有孔宅而南邑漣溪之王家浜亦有孔宅皆聖裔居吳者也康熙間裔孫孔雲奎曾知江西廣信府事與天師張真人結婚世祖南巡真人迎駕舉問道嘗至漣溪微服輕輦不設鹵簿晚宿孔宅時鄰有無賴子數人覬真人孤獨欲試法力乃裝鬼伏暗處更既深吡吡聲四起真人取筆書符投牆外壓之不已連書數符皆不應遂怒曰吾在此小鬼敢乃爾遠就几取戒尺連震三下又書一符就燈焚之并呼值日神何在頃刻風雲四合霹靂一聲震動屋宇電光中衆見一將舉鞭怒擊衆心膽俱裂狂呼饒命滿宅人驚醒出視見數人昏絕於地急為救治得活者四人餘則以儆作真矣

五

卷四

十三

上海瀕海之區沿海皆築護塘其上斥堠密布以防海盜平日禁人馳馬恐驚守兵也乾隆四十六年冬鄉人浦遇龍於濱海創建一廟塑神像擇日卜筮於野俗名收仙尸又謂接香龍是日鼓樂宴神村民紛紛往視夜則千百火把上護塘迎之時火光在堤上高燭幸天人聲雷動達閩二十里南匯城中訛傳海盜將至圍城文武驚惶失措總戎急遣哨馬出探城內居民扶老攜幼紛紛逃竄縣令成公適在周浦宿齋聞警即飛棹返及哨馬回報則云賊已登護塘遙見火光接數十里并聞喊殺聲不絕總戎遂拔柵坐墜樓令兵弁分守各門至三鼓後無耗火光亦漸退及更遠裨將二名直往護塘探之方知其誤接香龍者亦以是警散交五鼓城中始定而居民之搬運出城者則為沿海浦艇乘勢搶劫失去子女財物無數巨尊乃拘浦遇龍等數十人治其罪近村人有至廢家者瀕海之民舉動粗豪其易致禍如此雨蒼氏曰海蠻作事固粗魯而當時文武亦創倉皇可見見平時政治

彌勒教不知始於何時大抵慈園五倫之稱其教偏行各省而江浙為尤盛先有杭人須天衡者崇奉此教自言其七世祖某為彌勒下世親授珠經勸人持齋修行身後不入輪迴

皆歸佛國每月朔望必集眾誦經禮佛名曰上供入教者不論男女皆引進拜誦誦為之暇
依取名升表給牌并演易卦為宗亦分職事行能出求者則有書班首諸名目同教相
遇必問何卦何就事然後叙尊卑南邑楊維忠教中首也徒其眾乾隆二十七年聖
駕南巡楊使康倫相率獻經於姑蘇行館上初未諭溫語遣之回鑾後偏詢閣臣知為劉福
通之流明年簡命李因培為江蘇學政陸靜時上諭聖訪報稅及李李臨公署是放適被
雖家首即命州縣拘為首者訊之甚至按戶查拏聚眾順時尹文端公總督兩江因命
在案結題不必休憂人心始安南邑楊二人一斬一絞此外軍流徒役者十餘人聞係浙江
康生楊亦南邑名士立念備誦遂至投獄亦可歎也

顧鶴鳴

顧鶴鳴常州陰生也挾相人術在吳越間所至傾動久著聲譽嘉慶己亥客我滬下榻豫園
言人禍極幸多奇中邑有無賴子陶奇山者一日亦往相顧言其面某部位隱起殺紋直透
眉際將遭官匪牢獄之厄并云不出三日若不驗此後亦不再相矣言過切直顧聞怒突起
揮一拳不意適中要害隨擊而斃鄰右驚聞送縣訊成遂擬擬斬平胸不足較若鶴之肝則
亦神矣而顧鶴鳴奇術怪其精於相人而疏於自相也何哉

南宮氏曰能相人而不能自相誰謂是為

竟叔原曰似一則小品古文

唐曾聽

南邑唐曾聽孝廉未從之前一年館廣氏一日虛齋獨坐忽聞窗外問汝知呂錡射目之
事乎唐欲隱四顧絕無人跡不知聲自何來聞之主人共為駭異明年復南蘭有一報人墮
江死以為正應其語旋赴禮部試適遇永定河水發既遭驚悸復受饑寒卒致病歿都下人
始信中目人必蓋以呂錡為比當時所聞始鬼神之預焉告也

王紹周

邑有王紹周者為同里沈氏操會計因命其出版王以呈家言命他水厄生平當忌舟行
乃辭以故沈氏而罷其妻沈氏某召王飲時王有子適病臥忽聞沈氏沈氏有喚者曰起
盍往沈氏偕偕去子頓驚起勿父勿赴王曰爾病甚輕况與吳所相距伊適余往即歸即至
曉遂與鄰居宋衛二人同談吳約飲甚歡洽繼見其有醉色吳乃斷不令飲王嘆曰今夕即
醉而病死亦不索汝命何多也及席散吳留之宿堅不肯住仍共歸及至宋衛二人居離家

祇半里餘矣王將衣扇寄二人勿勿徑去疾走如風似有拉之者二人心疑因尾其後未幾
去家僅數百餘步知見王過一小木橋忽失足而墮然水淺上丰橋未沒二人且呼且
援及登岸氣已絕矣噫命之理微何竟驗之如是哉

彭永元

南邑彭永元航頭鎮人粗讀書嘗幕遊秦後歷客諸侯遇事生風好談經濟崇於自信人
亦從而信之乾隆末回籍年已六旬且無子僅有二女值嘉慶四年詔開言路官吏士民許
各上言中肯者不次擢用彭雖年老猶希遇合即抵所舊聞如河工關稅教匪洋匪諸事具
狀岳撫軍岳為奏聞上着該部議奏當朝命未下時州縣擬彭必家優禮禮備至彭亦謝
辭自負意甚得也不意部議奏上竟以冒昧妄言希榮涉費定彭罪除飭地方官勸其家產
核其行止外立即遣戍邊徽以防後患押解時彭年老氣憤行至高郵竟卒於路噫妄言取
禍世所恒有而如彭之老不知止即後知進非仍可戒而不可法者歟

潘九相

康熙初海濱有潘九相者豪族也其父士榮嘗游維揚狎妓名九娘先與陝西三原人魏紹
詔及與潘接連聲勢頗煥九娘覽之魏母以賄故得無事他日士榮居家忽夢九娘翩然
來竟入內室旋報妻生子士榮知前寢即以九名志所來也及子稍長狀貌氣度豪冠常與
鄉里少年多附之呼九相而聽命焉時魏以甲商行鹽開店於大園鎮距潘居不遠偶以睡
眠小嫌潘忽怒不可解遂令多人擒魏歸擗立斃并燬其屋魏子連城厚生也聞信奔赴
控縣縣以潘挺身出認同抵者數十輩其黨有稍通文理者於獄中作龍舟記小說鄉里至
今猶傳潘於伏法後歸葬里中嘉慶中村民忽傳潘九相顯靈柱香致祈祈禱輒驗於是群
其墓者踵相接踵計二三年間集資盈千百遂構祠宇二楹未幾構不甚驗至者少而祠亦圯
云

紫魚

乾隆四十六年秋海潮泛溢及退見內地有物如車輪非龜非鼉雄雌相疊水涸被留遠近
聚觀閱五六日不能出鄉人知有靈異遂以鹽車裝送海濱擲之入水物乃西向作叩首狀
而後復有識者謂是紫魚

楊某

嘉慶十五年鄉人楊某入城買物歸時趁一夜航已入舟矣因潮汎木至坐而假寐忽夢
婦女數輩各衣長服號哭哭來舟楊遽驚醒知為不祥遂跳身上岸是日大風驟起半途舟覆

同船二十七人盡理魚腹楊幸免焉

孔生

親之愛子本於天性然溺愛之至卒使破產廢家無所不至則愛之過以害之矣乾隆年間南邑周浦有孔姓樵厚資中年之嗣晚歲始得一男愛之若奇珍及延師授讀聞半載而學生未嘗出其師深以虛糜館穀為恥書作詩曰學堂如破寺來作佳侍僧白曰三餐飯黃昏一盞燈聲塵不起佛號無邊雖有渡羅伊誰志大來一日孔某不察師偶散步戶外適見其子亦戲於庭遂拉至館中令其誦讀詎此子嬌養已慣不知師為何物出口即罵師怒道加噴着遂跪入內訴於母曰先生打我我必打還不然而已母慰之曰先生果無嫌姑俟汝父歸必有以處也及孔歸既悉其故不待子請即商於師欲其權忍一擊以泄子憤并選師之契友某姓為居間師初甚怒即欲辭館其友某憐師貧困責孔以數十金為賂許其為周旋孔既慨諾師乃勉從其子耽於游蕩不務恒業年未三十家業銷盡身且為丐矣嗚呼溺愛之害至於如此可不慎歟

雨巷氏曰是我里中事以余所聞直將殺師商安後師以厚棉襖錢板任生三所股而能吁紙槍受深不如此不為丐也雖然此特甚焉者耳下此過激言是安得振聾啟

卷四

十六

晴者乃挽此類風聲

西蘭島珠

天竺國有西蘭島多寶物而珍珠為最自西蘭至天竺凡水淺處皆產蚌中有一處水靜而地僻久無人跡岸草百種奇禽高翔蔽天鳴時聲動山谷其間海水無波下有蚌窟夜見白氣衝霄月圓時尤明耀咸豐五年有英人跡至其處獲蚌甚多開三數計獲蚌一千八百餘萬枚剖得之珠或長如指或圓如彈有重至一二兩者每顆值金數萬磅至小者亦有二三磅之微但蚌之出沒無常嗣後往取竟無所得乃於涯岸間拾取諸海螺大者如手其紋細若織錦而光澤可愛名曰西蘭螺蓋亦將為奇貨以售人也噫西人之見蚌可云無所不至矣

倪殿

倪克謨名世居邑北郭生有夙慧兒時讀書過目成誦稍長即能屬文而性不善母見人談制藝輒避去父裁若授徒鄉里頗好弄書與人對客克謨從傍觀即知虛實先後進擊退守之法曰是無難也人戲與弄輒為所勝過疑難處每起首觀天及落子而人皆不能應其技蓋由天授非學力所致也時都中盛行此戲公卿亦多能手有某閩部者弄品稱第一過

雲間聞克謨名召與奕竟日終二局而閩部連勝倪之名乃更大噪然賦性恃其既不屑台生亦終不娶家所居僅一木櫺日惟危坐對客常不交一言人遂目之為癡暮年益精大江以南無與敵跡其標行孤潔非命士哉

華爾

西兵臨敵俱用洋槍無雜械其槍不需火礮以瑪瑙石相擊發火甚便其製精其擊淨故力猛而發必速與兵臨金陵咸豐末陷蘇常分股竄松郡有嘉川南等處先後失守瀕城危如累卵時有華爾者花旗國人也長於學書宋申江貿易乃招精壯數百人以花布銀頭服青呢小袖短衣狀類西兵各執洋槍款以進退布陣之法凡八十人為一排按次而進步無錯亂統長勝聖人又呼為洋槍小隊其後攻城奪邑長為諸軍冠賊甚憚之時各國助勤兵未集曾帥大軍亦未至瀝城實賴以安迨賊軍松江大憲即飭華爾往守廣招勤習所謂洋槍隊者共得四五千入值賊勢方熾浙之嘉湖松之青金奉皆為賊窟去都又不及百里而賊始終不能犯且當分軍協防所到必克朝廷其功授職總戎即鎮松江蘇中陽之練洋槍

卷四

十七

實自華始後以攻買波陣亡松即士思其戰守之績無不倖倖同時又有法蘭西提督卜羅德協利松林受槍殞命仰見我國家化及四夷雖異域之人無不向心欽佩如此華爾既沒復有友人白魯文統其眾不久從賊旋為我兵所獲朝廷法外施仁赦罪逐回本國繼又私入中樞在漳州助逆為閩浙總督左帥宗棠所擒時英國福州領事仍請解回番城左帥不允差官押赴蘇城詎意貴已無以舟覆溺殆死嗟乎白亦花旗國人也甘心助逆卒罹天譴以視華總戎之為國捐軀為民解難生所感奮受隆名其志誠何相遠哉

兩營氏曰致史番部仕漢者漢唐嘗有要木有朱從教萬里外者即今中外一家而似此達人委實者亦不少况又為國捐軀實有光於史冊固不得略而不書也

張阿寶

洋槍隊之有統帶蓋舉當地人領之至教習進退坐作之法以及臨陣督隊則仍另選西人當江浙諸城克復時頗得其法然所招多無格易滋事如聚黨搶掠亦或不免而於所謂統帶者雖習熟曉曉騎從如雲人皆避道和地雖光亦云矣亦不有倚勢淪人武斷鄉里意稍拂即帶勇嚇詐近見洋槍總隊保都司儘先守備標標石營下益明千總張鳳祥者原名阿寶以娼家子入隊後生勇繼而素行甚穢無惡不作不惟私訟公案鋌人動輒已

也經蘇松太道丁公日昌訪問屬實。飭縣出示招告。受其言者紛紛呈控。提訊明確。請令正法。人皆快之。所輸後之訓練。洋槍密探。其弊即於此中擇一精明廉幹之員。俾為統帶。即不能如李光弼之望。一新亦何至擾害地方若此哉。

雨蒼氏曰。唐劉晏為轉運使。其所奏用多是士流。以士尚顧名。而吏多伺利。故也。諺為終所言其意可會。

錢唐一葉清

卿先達葉公宗行讀書尚氣。節水樂。中從夏高書原吉。以治水功。擢知錢唐縣。任不逾年。霜然稱治。一日。坐廳事。見蛇蜿蜒出。若有所訴。公曰。果有冤乎。各為汝驗。蛇即昂首出。公隨行至一餅肆中。蛇入爐下。發之。赫然得一屍。蓋肆主利其昧殺而埋此。已逾數月。屍仍不朽。案定。遂伏法。縣治故多虎。公為文祭之。虎皆避。去時。仁宗在東宮。聞其治行。戒所司。善視之。按察使周新。風采巖巖。書伺公出。潛至其署。登時惟。深銀魚乾一。封周嘆息。袖少許。去明日。召公食。曰。此君家物也。飲之。至醉。則出三品。俸從導之。歸公辭周不許。曰。如君清操。此位可立。至某時。人呼為錢唐一葉清。後以公幹赴都。卒於道。周痛悼。累日。錢唐士民聞之。無不哀者。數月不絕云。

卷四

十八

異鳥

何宮保桂清兵駐常州時。庭中集一異鳥。羽毛如雪。長鳴。時宮保焚香拜祝之。越數日。而常州陷。後以失機。遠遯。奉旨革職。遂棄高鳥之鳴。殆示其兆歟。

兩舍氏曰。其羽如雪。鳴聲如雪。然以總制督軍。而為國討賊。即不幸而勢窮計盡。微特不苟去。且不苟死。必不得已。然後引。自決。何倫如是。鳥之來為。殊感。乃事未急。而身先越境。致賊勢猖狂。滿堂及生靈。無萬數。身亦卒正典刑。我不知焚香拜祝時。於意云何。也。由斯以。諺。咎。自。貽。於。焉。何。尤。

無芒蝦

靜安寺邑中傳利也。建於吳之赤烏年。初。號重園。至宋祥符初。以諱改。今額在蘆浦之沸井。其渠中流。數尺。時深如井。晝夜騰沸。或指為海眼。寺有兩石像。傳係西晉建興元年。像浮江。海安縣人朱慶。迎置於此。背有銘曰。維。日。迦。蓋。七。佛。中。之。二。後。六。年。又。有。漁。者。獲。西石鉢于沙際。其大如鉢。以繩穿。懸。輒。見。因。施。為。石。像。供。具。宋。時。有。僧。智。儼。有。異。人。和。木。知。值。歲。七。月。十。五。日。村。郭。設。會。寺。僧。赴。請。始。盡。最。後。有。青。村。人。設。齋。欲。邀。一。僧。時。惟。儼。在。即。許。赴。齋。所。舟。行。見。捕。蝦。者。儼。取。蝦。一。斗。索。水。吹。之。曰。齋。回。當。償。汝。錢。及。齋。則。有。飯。無。糖。還。

遇漁者索錢。儼無以應。徐曰。還汝蝦。可乎。因復鼓水。隨吐活蝦。盈斗。惟皆無芒。近傳儼人。咸稱。其。遂。有。蝦。子。和。尚。之。名。至。今。靜。安。寺。猶。傳。為。無。芒。如。厥。後。儼。將。示。知。乃。續。捕。早。為。繩。約。萬。餘。懸。諸。廊。廡。謂。將。作。大。饗。事。即。坐。蛇。人。繞。施。錢。懸。之。繩。繩。漸。遠。建。佛。閣。石。像。後。還。吳。門。而。寺。至。今。存。焉。

雨蒼氏曰。與鳴摩羅什之合。鉗同。具神異。彼教中。洵有人哉。

振藏

江南自兵燹後。田園荒廢。民無以生。而當亂時。遷避者。所有資財。多掘地窖藏。因是失業貧民。惟日在瓦礫中。搜剔。冀得遺物。以延朝夕。常州某姓兄弟二人。藉此稍有積聚。資質。桂坊巷。兄於門首開設貨店。弟則仍事其事。一日。於土堆中。獲一小鐵箱。高不盈寸。優歸。啟視。得黃姓藏金。單內註金。藏中和橋崇法寺鐘樓西北土深一丈計數一萬。而兄弟大驚。同往偵視。見鐘樓已塌。左近鮮居人。因蓋草屋。徙居焉。深夜發掘。甫及六尺。即見白銀累累。檢數得二萬兩。共疑不符。冀復有得。次晚。又依方掘之。深丈餘。果得如藏單之數。遂將此銀。行運。今已起屋。開銀鋪。於甘棠橋。稱富有焉。

眠雲山人

卷四

十九

吳門眠雲山人。姓陸氏。字孟。吳大司馬抗之後也。好讀書。詩才。秀逸。文尤跌宕。屢試秋闈。終不合。有司尺。度。因。棄。舉。子。業。放。情。於。山。水。每。游。輒。從。一。如。僕。被。覆。恒。數。月。不。返。所。居。名。山。大。川。不。知。凡。幾。跡。之。所。至。必。窮。其。勝。而。後。已。繼。欲。訪。恒。山。於。九。邊。窮。竟。於。海。外。以。實。金。垂。盡。而。歸。歸。即。隱。於。靈。巖。之。麓。繩。床。石。几。安。眠。其。中。閑。地。未。畝。許。鑿。池。蓄。水。植。花。以。為。樂。道。光。甲。辰。余。識。眠。雲。於。沈。松。浦。太守。齋。率。爾。相。逢。便。如。夙。昔。明。春。余。游。惠。山。便。道。訪。之。過。眠。雲。赴。山。僧。飲。水。歸。一。僕。引。入。小。齋。見。眠。明。几。几。上。筆。硯。精。良。因。取。素。紙。寫。山。訪。友。圖。即。題。二。絕。云。踏。過。空。山。積。翠。痕。遠。尋。山。客。到。山。林。深。徑。曲。如。何。處。記。取。臨。流。印。板。門。殷。勤。訪。友。白。雲。深。坐。久。渾。忘。日。影。低。怪。底。小。童。催。我。去。夕。陽。已。墜。半。山。西。自。後。余。過。惠。山。輒。以。眠。雲。為。東。道。主。而。眠。雲。亦。必。主。於。余。家。每。顧。則。携。山。果。數。區。分。給。兒。輩。歸。時。余。無。所。贈。惟。以。筆。墨。報。之。而。眠。雲。特。喜。甚。余。曰。人。言。余。畫。疎。淡。不。求。畫。師。若。獨。善。畫。之。何。也。眠。雲。曰。子。畫。乃。寒。畦。疏。畝。豈。足。以。供。肉。食。者。余。笑。曰。僕。如。是。乎。夫。肉。食。者。豈。固。無。足。事。實。者。君。余。余。怡。以。疎。淡。勝。雅。如。眠。雲。山。人。之。不。大。食。者。乃。能。富。饒。耳。乃。相。與。大。笑。而。別。

雨蒼氏曰。訪戴剡溪與盡。即近宛娘太。奉。何。若。此。之。讀。畫。詩。述。為。賓。主。子。惟。念。素。心。人。少。恐。以。疎。淡。勝。雅。者。罕。達。此。賞。鑑。家。耳。

余聞蘇堤之梅莫過鄣村心識之而未嘗游丙午立春後九日得暇雲山人函招始欣然許之同游者玉篆徐仲仰洞庭顧夢香山及余也是日春晴氣和餘與盡游放棹胥江游北福古刹禮銅像大士觀松雪墨池之勝憩小閣望檻外羣山如列屏障山僧及泉素茗進山果一盒梅半挑杏之屬咸以糖霜釀之色鮮如初摘味甚甘熟縱觀名人題咏摩挲壁間古碣日暮回舟沽酒小飲時月色皓然而岸尤極如棹雪余於蓬底吹洞簫夢香扣舷而歌胸風逸韻縹緲還回近水人家臥倚牕而聽也宵既深乃就枕次日晨鐘初動即披衣起舍舟徒步過湖亭橋謁鄧司徒廨廟有楹相七枝虬幹古皆千年物繞山行清流映帶蒼木鬱鬱路轉峯迴一俯捷忽見玉麟萬點相水微茫山人曰此香雪海也穿林去踰西磴一徑花深香冷襲人衣袖復登蟠螭而望太湖而山水天若合遙指紫巖如點無宿山而南上彈山登萬峯臺環坐石樓探梅並試留餘之果入鄧尉訪宋高邱玉漁洋詩處抵暮乃返是游也人各有詩余題九福寺云暮景空山靜鳴泉谷口聞夕陽金翠色古寺半巖雲鄧尉山云探春破曉入山行山氣空濛花氣清此地幽深人跡少翠禽時聽一聲鳴是晚歸舟逢曉夜話酌以村醪未幾涼月半江萬柳俱寂復相携登岸踏月西行見水邊盤盤間野梅幾株暗香浮動行四五里及夜風峭四顧蒼茫遂有驛路風塵裏透骨荒村煙火月無聲之分為山人所嘆絕徐子謂余清游不多得是且有圖誌之乃與顧子夢香從筆濡染各繪一冊合子為之記而歸山人云

雨翁氏曰幽情清興飄飄欲仙非濯筆於冰甌雪碗中恐記不到此以上二聯置之西青散記或漁磯漫鈔中當有水乳之合

余家世籍湖廣自八世祖奉觀公宦游蘇臺愛吳中山水遂居吳縣之洞庭東山村曰南望
六世祖諱鳳元五世祖諱御臺遊擊孝廉皆隱不仕世業藝桑傳有毛公桑園高祖諱君賢
有名諸生間著有樹桑記及愛吾樓詩鈔行世高祖母氏張諱公望公如生曾大父諱定西
甫三歲而君賢公歿篤人時年二十九復遭饑饉貧苦無依方曾大父十齡時嘗自塾歸獨
人以晚炊不給遺自於戚去久不至乃登荒望之夜既深卒空手返母子憩石相顧而泣獨
人遂拔簪上林簪插土中祝曰我母子脫不餓死且能裕後此簪當富已而簪竟成樹高漸
如屋旁通泉脉踏流澗之至今如故定西公年十二來費滬上藉起其家以捐助開河工授
布政司經歷高祖母猶例封女人享年六十有八與君賢公合葬於南望植簪地乾隆五年

秦旌建坊於墓今墳垣之左厥士常溪號滋椿泉或訛滋椿爲子孫先大夫東山公嘗賦詩以記詩載輿中事載上邑志

白菜為蔬中上品。唐人所謂蘭葉菘是也。且曰菘者以凌冬不彫。四時常見。有松之操耳。我邑冬月。更有一種塌地而生。其形如盆。其葉綫紋如摺疊。色深碧。名盤科菜。又名塌科菜。一經濃霜。則味甘如飴。烹食最佳。他處所無也。

羅漢米向惟嘉定鄉間有之邑中則無此品近亦盛筐市賣矣其菜於冬末春初生田野間細葉叢生大至百餘觔氣味辛芳土人醃之爲滷漬青菜裝瓶以詒遠鄉味甚美筍種類甚多惟護谷竹者爲中第一熟筍燕來時所生形長細而味稍遜其在哺雞時生者名哺雞邑人淡黃形短而肥諸筍雖佳細嚼則微苦惟此筍味甘而滑質嫩無滓爲邑中異品然有一種形色近似而味殊急分者名黃金鍋恰能亂真

露香園之水蜜桃爲天下第一花色較淡實亦不甚大熟時色微黃而潤澤可愛又有小紅

園如印皮薄而蒸扣似蜜入口即化無一點酸味其樹每以秋分時創枝接種五年後結實始美惜易蠹蝕七八年即退且在西城一帶者爲真種若移樹他處則味減矣近年南門外數十里中皆種此爲業色樣較勝其未則差不及今之爲客所買者自四月北風直灌上隴

得
極色西北舊方梅源市種植最多花時晴雪千林暗香十里不減蘇臺鄧尉春來邵邑咸取

實於是今園林夕展具存者結子雖繁皆屬尋常果品惟浦東沈莊之蕭氏廢園有奇種花開無異結子則大於常梅其色淡如水翠着物即碎味甚鮮潔入口即化名曰蕭梅緣所產

牡丹自宋以來盛於吳下。我邑法華鎮李氏溪園多植其種。爲室間冠。有紫金球碧玉帶一種。最爲名貴。其他雜色亦有數十種。花時游賞者遠近畢集。今園雖廢。而是處客人猶多。

以此爲業。然皆掘之田間。其擔入城市。售賣香檳。植亦是。賤種惟桃紅深紫。要安紅。茅黃白。則僅具實。皆芍藥所接。來歲放花。仍芍藥也。

鱈魚李時珍曰鱈出吳中松江穴盛長僅數寸狀微似鱖而潔白過之巨口細鱗身有黑點
四五月方出然鱈發於秋因秋風起思及莖菜鱈膾張翰語可證也白居易詩水繪松江鱈

韋應物詩松江獻白鱖魚指白鱖魚而言一種黃碧色身微扁名鱖魚俗呼為鳧鱖魚味之鮮美勝於白鱖魚故所謂松江之鱖正指此方有一種名四腮鱖體黑紅其狀不甚雅馴長僅三四寸頭大而尾細肉肥無絲毫骨九月以內作鱖湯味極美其肺尤佳則除我松無此味矣鰓沈枯曰惟華亭鰓菜村所出為得地而應鰓銘亦云得之華亭鰓菜按鰓菜即今之下沙也考諸傳記皆云鰓菜華亭然鰓菜一鄉村耳無深林幽谷安所棲集詢之士人知昔時曾有白鰓一雙自東海飛來憩於鰓沙古柏久乃生鰓相與冲雲而去後百餘年復來二鰓非同村落樹林或宿墳園林氏鰓鰓則鰓鰓鳴行自若其聲嘈嘈達聞二十里餘羽毛似雪朱頂黑足高二尺餘數日後逸翮冲霄渺然鴻滅疑即前之鰓鰓也自後常有鰓至故傳為雲間之產比年則一去不復返矣

木棉幸時珍曰棉有草木二種交廣樹大如抱南史林邑國傳並吳錄所稱者本也江南淮北所種四月下種莖弱如蔓高者亦僅三尺餘葉三共如楓葉八秋開花作淺黃色結實大如海中有白棉棉中有子大如梅八月而採此亦木之棉也出南番宋元間傳入內地我鄉始得種於閩粵初未廣種今則連阡盈陌矣其花下種每於春末夏初既出婦女咸荷鋤鋤名曰脫泥大抵須鋤七次以上則草盡而花易長結實必盛又須及夏至前多鋤始

卷四

二十二

佳所謂鋤花須趁黃梅信鋤頭落地長三寸者是也如天雨過多不能除者則草長而花弱至花為草蓋則無花開時揚發樹之曰從花從花多孩童蓋花之高者不逾四尺若使偉丈夫僂僂而取未免過勞耳時若日色晴爽從花者自後而前及回顧在經採摘處花復開於謂之前從後如是則必倍收其性畏水故宜高田花梗不宜太長長則結實必疏方蓋木必曰從花從花開黃花曰水花結實尚高曰花鈴子晚結無棉曰僅實花有白有紫有紫有晚惟棉多核細者為佳花既罷從折餘為新曰花鈴其木拔時游民竊其雲綴枝上者曰從花從花風行已久然其初不過實苦之家兒童婦如拾取田間餘糧如詩所謂遺秉穰穰伊寡婦之利云爾近則鄉間無賴作隊成羣恃強擄取在物主亦不能禁至有鬪毆爭訟者有司於此當嚴行禁止以安農桑按我邑瀕海多沙地棉花實所宜種以此作布又利倍於粟實美利也此年因各口通商洋布甚行而木棉棉蓋亦一厄云

韓佩華飲母尸記

咸豐庚申四月十三日粵東臨城縣嘉定距縣不百里間警紛如成擬速避賣人韓佩華實無東鄉將奉母尸去母曰我老矣復何懼況此數椽屋俱去將誰守也韓百端譬解堅不肯

出五月五日賊騎薄城西韓韓妻子出東門留身待母母怒其留也始欲入城一晝忽去近市富室均被焚掠韓家貧居僻幸而免六月五日賊復至自是踞城歷三載韓屢度險探母耗卒無計能出居韓鄰有陷賊逃出者傳言母已死韓痛絕思得母骨以殮而賊居海深無路可入時商旅不通韓者年杪每間道走上海販貨市賊漸與其首仰辛面見韓介之路始得入隨身束一布襖意人骨無多檢得可提携以出也至家房廬悉毀而母之殮室猶存板扉又斷閉心異之及入室見一切安置如故母尸則踞地倚壁背倚垂簾而韓手交掩胸乳腰曲若跌坐形如十餘歲小兒旁有一貓雙睛閃閃向韓長嘯者三聲甫絕即跳去時韓以楸小不克裹尸正無措忽一賊至手持炬視之即引入城者促令伏地乃以母尸束縛背遂得解負而出至鄉韓妻用絹潤溫酒擦臂摩腰腰亦挺挺初預製一棺僅如箱乃屏不用另市棺及衣履備禮給馬同治紀元嘉城克復邑人先後歸里聞其事咸異之且多其孝請於韓姓為孝子童孫孫茂亦與韓同里悉始末因為之記嘗聞沈荀蔚賢難敘略云成都數百里外廬有廬舍如故入則什器帷帳宛然而人暗或坐或臥蓋經冬餓死者也韓母母乃類是惟居四時偏寒暑且當豐無完棺郭周遺室之際而韓母之殮與尸竟無恙得非孝之所感有默相之者乎噫其矣

卷四

二十二

兩省氏曰精而賤曲而達佳處直入左穀之室

金喟

吳郡金喟字聖數少有才名性偏僻出詞同忌初補博士弟子員以歲試不佳被黜明年科試易名入瑞就童子試文宗某後置第一仍復儒冠嘗謂世有才子書六蓋離騷壯子史記杜詩及施氏水滸傳王實甫西廂記也編加評語連篇累牘胸臆盡之謂為金批盛行吳下順治庚子災禍索金與烏間是獄之興為知吳縣事山西任某以非刑預徵課稅生員薛爾張等因民忿鳴鐘擊鼓入文廟哭泣諸生不期而至者百餘人時適世祖章皇帝哀詔至該設幕府堂撫按率官紳哭諸生施造府堂進揭帖而繼至及觀者復有十餘人聲雷動言遂任令撫臣大駭命執之即獲諸生便用甯等十一人餘皆星散旋有教役程西參任令六款而金人瑞十弟見之誚又陰指撫臣撫院宋遂以特符抗納任令比追還遺詔致當哀詔初臨即集眾千百上驚先帝之靈但邑令命官民稱父母誅生等擅敢於哭臨之際聲言抗拒此即無法紀深恐擾動人心等語密疏具奏既上旨從欽差大臣赴江甯公審徵成奏覆便用甯等於遺詔方到鳴鐘擊鼓糾眾千人倡亂計告擬不分首從斬決妻子財產入官於是同時死者一十八人為便用甯沈珣顧偉業張韓來獻琪丁觀生朱時若朱

瞿松濤傳

邑北郭閭閻瞿氏稱素豐有瞿松濤者幼好音律童時就塾恒以曲本藏書楮中既長則笙笛三弦不離座右吹彈度曲無不盡妙而於鼓板尤為獨絕蓋其鍾心南曲已數十年迎頭拍字微板隨腔不失分黍且其鼓法以清點腕膀不染俗習故其品獨高焉必自製常百金成一器弗惜也室有檀几長丈餘雕刻精工非出時手賣人許以五百金勿售或謂凡木堅細作板聲必佳瞿加銳之其所製鼓扁形纖腰板質薄而輕聲甚清越號為松濤鼓板梨園都仿其製時吳門葉廣平精辨四聲五音者南曲諸名間四方瞿輩偕友往各奏所長葉曰諸賢所學僅可悅時若瞿君者足以名世矣瞿性樸謫寡言語音樂外一無所好并不解治生鉅資自田之藝養年貧益甚惟削竹為鼓椎得百錢以自給余少與瞿君有同癖曾

瞿於豫園之聲亭精髮已皓衣敝經攜一竹煙管而陶陶然有自樂之色余時歌曲瞿為按板謂余轉喉押調止納自然殆精於四聲者瞿卒年六十餘筆跡屢空未嘗乞憐於戚友安貧自得有古君子風然則若瞿者當不僅以技藝矣意

南麓氏曰自昔畸人不必士夫蓋亦不必詩文書畫且於富貴利達往往不屑介懷有非士夫能及故奇窮又所不免此山川清曠之氣也不如是藝亦安足稱然則作者之傳瞿亦重其人耶兩篇裁合度文簡澹而筆雋潔似虞初新志中物於瞿為不負矣

滬城火藥局災

邑城西北推俗名九畝地爲前朝露香園舊趾稍折而南危樓三層踰城墻其下樓籬曲水古樹盡時於缺處墜果未櫛臺檻而即之則流水小橋盤旋殆達名曰大境供閭閻像近處居民多種桃爲臺春時桃花萬樹映帶數臺蓋邑產水蜜桃生是地者爲佳耳黃南坡明和見宰我邑時重修舊址復建一亭四面環溪顏曰秋水池中荷花最盛亭後爲竹山房綽詩富曰碧水暗流盡絕妙一游地也左有隙地建立義倉道光庚子緣泰西諸國通商事海疆駐兵防堵假義倉作火藥局積糴至四萬五千餘石壬寅三月初八日申分樂性陸發難一震天地晦冥咫尺莫辨遠見濃煙如雲高接雲際而其地房舍盡爲灰燼至時駐

便既經月始安佐補庫大使張犯安二月初來局協理到僅數日火燄見張尸臥于下面焦灼傷痕遍體而有書言某桶滿竹山房翌日得尸死然如生衣服完好惟背已碎據其伴僮云是日午後同人邀游豫園渠因攤曬箱屨不赴始有定數也委司炮局桶卒吳尹御與家人嚴賔計同宿一室吳被壓時不能相顧黎明得嚴尸履臥秋水亭後欄頭屢已破去臥室且隔數楹其奇者一如鬼役何妨攢局聽差震後偏查無跡有人忽於樹間搬落一腿履襪可認并有瓶袋一的為炳物其餘血肉淋漓不能辨識滿口苦頸外某奉軍門撤朱提兵丁薪水因尚為本營長官赴局稟安僅留片刻亦艱於越秋水亭寄宿宿安兵數十名震死十餘人餘皆頭破踵傷無一完善教倉北長生庵中有女尼六七人某聞聲聲驟奔戶外瞥見倉屋樑椽盡已揭去回顧同伴尚少一人神定後入至呼聲至無下恍惚得之然已斃矣一如黃澹澹上於初八更定時空中撒落一人面目模糊不堪平視地鄰惶駭鳴官得信始悉盛頃斜聞飛擲已七十餘里又有碑石二大如棋枰一逾河落數十丈外一飛至城外桂香齋前皆萬竹山房欽壁物而積火藥處平地地下陷丈許舊存倉穀均被焚海堤復得未燼者尚數百斛然皆作硫磺氣有毒雞鵲亦不堪嚙藥力之猛一至此哉

56

卷四

五

雨蒼氏曰叙交後事跡井然有條開局寫景間細按積油尚能自焚積火樂想當爾或疑漢奸為之則姑舍是

甲子冬闌赴金陵書見

同治三年正月甲子壽曾將生開部克復江甯省城計賊踞金陵已閱一紀祠宇官署盡為所毀惟貢院尚存曾侯乃飭各營督弁將墓不三月而工竣奏請卽於是年十一月舉行江南鄉試余送錫綰垣赴金陵應試沿途所見已深今昔之感要惟棲陵為尤甚焉時邑之赴試者皆於十月中啟行懷自港至宣化烟樓時起頭店破屋中而自是至蘇州轉落金閶門外瓦礫盡途域內亦鮮完善虎邱那一塔如存餘皆土阜由是而無錫而常州而丹陽竟荒蕪燼所在一律其於宿莽中時露磚牆一片或於巨流內橫矗亂石數堆者皆賊燬自處也兩岸見雜獲數千同聲乞食然慘然者久之餘若牛牛呂城新豐諸鎮向稱繁庶今則一望平蕪杳無人跡偶見一二鄉人類皆骨瘦如柴嘶嘶奄奄垂斃問之則云一村數百人今什不存一矣而又日不得食夜不成眠行將盡死耳其言極慘不忍卒聽越日出月河間遇江浪驟湧奔奔不戢音而驚山山色愈驚奪目疎林中特藍燦然風過時梵吟聲隱隱飄至其所以不毀者聞僧於賊酋申有舊故耶見白塔孤立雲表下無一樹一屋者金山是

二十

夫

11

二十七

月

對曰易耳遂以前法進一辭不應再進而氣絕矣何災然曰今日始知生在即樂之
功醫之能也即如徐陳與事而論罪局由是閉門謝客不言醫者數年
兩蒼氏曰軒輊處妙無墨痕○備載而醫論略未刪刪疑若不經意何難奏續而有未段
願項則仍舊而不斷及將兩論細讀始悟備載之下蓋有不待斷者來處直是有意瞞人
借作疑陣耳妙妙

夢遺書理

余年逾壯始學繪事然惟任意塗抹摹前人墨跡亦得其彷彿或謂欲解六法必從師授
余然之而未果焉道光丙申春作客金蘭山左嚴李華司馬寓湖徐曼卿茂亦約游吳中諸
山由木道舍舟生與登范塘晚宿靈巖僧房喜其幽靜晨起已曉日滿山矣是日同寓時又
薄暮以游倦即閉戶後遂相相然夢於郊外閑步一望荒渺無人烟屋舍行里許得細徑深
堤疎柳曲水橫橋有山玲瓏迤邐絕頂浮屠高出雲際思欲登覽覺足力已疲願得少
憩復行百餘步見一古廟山門洞開人概無一人庭前藤蘿古木半脫枝葉正殿三楹頗宏
敞中塑神像鬚髮蒼蒼道服黃冠左手執塵尾右手持杖如世所傳老君者四顧棟折垣頽
境甚蕭索甫欲却步瞥見殿西隅墮下生一道人遺有古鏡鑿髮斑白憑几握管作硯研勢
意為江河墨客也步近觀之見作巨幅山水墨汁淋漓筆勢飛舞訝非凡手擬立久之道人
忽側筆顧余曰君亦善此技耶余謝不能道人曰苟不能何立觀已久無倦色而若有味乎
此者余曰初好之若未得而傳耳道人曰作畫應物寓形時出新意畫得畫之神理而善化
之耶如范寬危坐終日以求其趣滕昌祐觀物情動靜王洽之林巒洞谷澄墨自施張璪雙
管分生梅孫位畫水張本南畫火極之周景元之畫影劉永年之畫聲其不拘法而常生法
外之意者善也故也王厚詰初不知畫而詩中盡有畫意故落筆便具庸史蘇軾翁意不
求形似孫知微放逸而不襲前人可見古之人不專事師資也然必腕力純熟下筆如疾
風掃葉運筆如波屬雲委筆如龍而愈壯景愈少而愈愈長斯為絕妙至搜奇訪古越歷
山川能使精神通達此心合元微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矣余聞道人言意境頓覺渾然乃進
揖之曰大假鄙人納履之緣得遇我師願從學以卒業道人曰與君一席話可資十年學又
何師焉日將暮矣君盍歸以掌拍余肩其掌頗醒則寓客晚餐未竟也豈是日登山宿僧舍
遐想所涉而有是夢耶抑余有自及之思而感諸夢耶然自後臨墨胸次了然位置點染
亦漸有法不似平日矣丁卯夏五雨隱無事自檢舊作憶而記之

雨蒼氏曰論畫而以能變化為歸非深造者不解余未嫻六法而嘗通其意於詩古文藏

君下筆每得法外意固知道人所云本寓言即不然亦一片心光所結而成者也夢中人
呼之欲出矣
童叔原曰作者繪事冠絕時人此殆自道其心得耶以為有此夢也可以為無此夢也亦
可

趙牧

趙牧字子式邑人也世居南邑遷漢鎮祖父也官戶部主事銜金川難賊光祿寺少卿父東
淳任湖北監利令有政聲牧生而剛躁善怒不能容物每遇權要客常白眼不與通一語見
田舍翁作富人態輒變罵之又素性落拓不治生計中年家漸落而意氣如故咸豐辛酉粵
兵陷浙江破川南四出焚掠十二月二十日賊離鎮僅十餘里居民紛紛避牧要如平時越
日晨起家人促之行牧曰汝輩惜命可速去無煩顧我眾不復言稍項聞門外奔走聲繼聞
號哭聲眾出探之見賊騎已入市則皆驚遁而牧獨置若罔聞旋牽賊至牧堅坐不動動賊
曰汝何人牧不答又問之曰汝輩皆小賊何足與語速去牧頭來我當賞以金義賊怒拉之
行至一處已有被擄數十人在校至大罵眾駭曰昔如此使怒激而盡殺以洩其忿則我輩
皆死數知內有丁某者與牧居近而素相識乃以足踹牧且低語曰此何地尚如此耶牧大
驚曰汝輩小人惟知偷生安知大義我家世受國恩肯效爾等之極尾乞憐乎丁又盡其極
牧怒甚踣以足傷丁自痛伏地校益厲聲罵賊爭相抽刃刺之遂傷臂血濺衣襟慘然而
神色不稍變遂牽出殺之眾聞牧罵聲至死猶不絕也夫賊以烏合之眾構亂邊陲凶焰所
至殆多須臾自敗耳其敢誰何自楚郭諸師出而賊始稍稍有所畏憚然且蘇松數十州縣之
失曾不旋踵意其間豈無世受國恩者不知當時亦有奮身罵賊而殉節如牧之然者乎明
年亂定事聞大吏請於朝奉旨優卹如例嗟乎古牧者真足繼其光祿公之烈而無愧矣同
時有鎮將某迎賊者也初媚賊目信之繼親賊賊益龍之終恃帥範而轉所媚之目督賊遂
始而殺之乃亦妄報殉難濫邀卹典不知牧於地下見之又何如也余曾遇丁於他所為述
其事甚悲且具其傷傷水愈云

雨蒼氏曰叙牧情性酷肖餘亦有色有聲拉入賊館一段尤精承得此傳神技為不死矣
入後夾議夾收而以鎮將某作收居然史哉
錢鶴皋
錢鶴皋故吳越王錢後累世富厚祖又父大倫皆慷慨好施鶴皋性豪邁慕祖知名士廣結
海內侯客後人之說不惟千金人以豪傑目之世居邑西南三十餘里之王湖橋與華亭全

賈二生為英時元順帝不修政治宮室花園之役窮與馬珠王之純令四方貢珍奇運
化石天下優游者起張士誠據高郵臨泰州陳友諒破安慶攻隆興明太祖兵起和陽
渡江取太平路克金陵戰事遂無虛日鶴是謂二生曰烽煙遍野百姓死亡殆盡高日時
難誰能出水而登柱席二生曰今封圻大吏有於營壘新舊城郭一動如以困受
帝元作其終於此耳四方之兵或起自綠林或成於亂非定亂亦論東南之安危如
張與陳張係白駒場停馬驛得富貴身猶陳泰陽漁人子賊其主而收其眾此皆幸
二山童之漁行當自滅惟江左之師號令嚴明不嗜殺掠今又東下整州或可以圖
起自寒微恩信未立東散未定新附東湖水師漸有逃亡其所向克捷者未經動
好義名聞遠近能散財聚眾假扶元祐號今天下復先業而建非常在此時矣錢
結士誠故將韓復春施仁濟等招集流亡得萬餘人至正丁酉秋士誠降於元授
平江保鎮是為行省右丞明吳元年大將軍徐達引兵東下松江知府王立中降達
珍守松郡徵各屬民田徵銀九千萬發城一郡擾動民心思變整頓起義以全實二
生為參議姚大章為總兵元帥據上海自引兵政府治用德南為先鋒德南係錢佃戶有
膽力七戰七捷王珍棄城起追殺之遂據府城因華亭知縣馮榮別道楊韓世德人嘉定執

卷四

三十

知州張雲又令子連義率小舟數十走蘇州欲與士誠合以求援兵適達驛騎指揮葛家
帥師勦之連義於連湖滿大破之全軍覆沒葛遂由顧浦塘進攻鶴皋錢軍聞炮聲皆
走後笑曰卿兵即屢軍入城鶴皋從北門走葛追及之戰於橫澗鶴皋受縛繼送京師
刑曰血噴注明祖其之思為德因今天下設壇祭鶴皋等無祀鬼魂時上海知縣祝提督起
兵殺殺姚大章羅德甫等全實二生自沈於河鶴皋有妻云娘女葉蘭松江鎮俱生瘞焉
今王湖橋北有石池灣云係鶴皋別墅悉以白石簪岸大深頗有雙井東井謂鶴皋事
沉兵書戰圖於此後實德井為崇祀人莫敢沒明末鄉野村氏以佛像投入欲登之
而井蓋實其是實德處曰有娘墩高數尺廣五丈餘前有無地二三畝有石馬石下築地
室道元某年好事者啟穴視之無碑碣亦無陳設遂復開墓字遙仙矣而才石有紅閣詩
燬於兵惟相傳其絕命詞有慈慈慈慈空有淚殘秦火草橋小地年華草黃沙塚驛路河
人問馬鬼之句聞後有於座所遇女魂相唱和者率荒誕不足據惟全實二生殺越四年其
友某遇於鄉忘其已死相與賦詩載錢氏列明詩集全生詩云幾年兵火接天涯白首
中庭歲華壯宇有魂能泣血節似無子可傳家當時自說遼東父今日翻成井底蛙一片
尤誰是主野地開闢桑田費生詩云吳淞荒郭鳥飛人人民城郭都非沉枯骨何有

血汚存魂不得歸
兩蒼氏曰草昧時摩維爾逐賢否既本可以成敗論而如葉營之負才生座又誰不為之
惋惜其事蓋當見於他說而此較詳焉

匠工壓橋
同治丁卯夏余與李筱雲明曉同在南園修繕邑乘復雲世居法華鎮言其胞伯溫門太守
舊居故修堂舊經亂後日就傾圮特為修葺而樓閣棟宇不忍聽其摧頹時適應觀
於城西各園舊址起造龍門書院因議值而移建焉折却時工於樑間得二筆一尺筆一新
一已頹墨尺以紅木為之金星燦然此蓋與造時匠工所藏壓橋之物筆尺者必拆也咸謂
其奇驗如此余曰此亦偶中耳兵火時城郭市鎮折毀房屋何止數十百家豈其樓上皆有
筆尺耶

兩蒼氏曰其術未始無而有應與否一言斷之曰妖不勝德
質畫涉訟
荆州王華子喜集古畫嘗作相中八景圖未售梅石田翁真筆寫湘山水幽奇浩遠同庭

卷四

三十一

以兩湖湘以北南嶽九嶷遙相對峙煙雲萬狀咫尺千里誠大觀也有未章者以銀二百兩
質之寶若玲瓏繼有吳江張清之一見而指為贗宋大悔恨迫王取贖王不能應遂訟之縣
時徐公錄其地謂宋曰收藏畫畫雅事也因之涉訟俗甚矣汝不知前人筆墨偽者居多
古今實繁受人欺者過半然必多方掩飾自矜目力勝人彼以偽偽我獨識其真蓋自愚
即可惡人此千古收藏家之秘訣也汝欲效顰而未得其法豈不貽笑大方兄細觀此圖不
讓石田筆意相中得此恰為真山寫一好景又何必論其偽偽耶試以余言作一跋此畫亦
足珍重矣未幾躍而起徐公書而歸之余謂作贗本能前亦稱奇技若未之吝銀迫賤不
學焉而徐公以偽語解紛使骨畫行中又添一段佳話真賢令亦雅士也

兩蒼氏曰堂皇上數語解紛豈非良宰惜將秘訣道破恐貴家無處生法
對山書屋錄卷四終

遊梁瑣記



王天冲魯山人其父為木工邑紳某因事觸怒送縣令答之王先與縣署某役有隙役言於令嚴羈之未匝月而瘦斃某紳懼商於令為艾除之計至捕王王已逸入深山樺母居破巷中誦經度日山故僻處羣盜竊聚探絕跡王投盜魁而訴之冤苦婉婉泣陳淚隨聲下盜鑒其誠憫而納之命為偵探踪跡客貨於百里方面見則詳報為偵搜劫王本擬借此圖復仇擒掠非其初志既憤官紳之橫暴益肆力於貪墨之吏其贓金累聚經其眼線無獲免者而負販駢車而導之曲折出險一毫不染窮苦之民均有贈貨使作小本營業以故投從者益多王陰以兵法部勒之羣盜憤服未幾魁死眾推戴王紀律益嚴清明日奉敢死者伏某紳祖塋左右冀要而甘心焉某早聞之不敢蒞臨遣其弟代祭檟幹僕標隊衛之正跪拜間伏發擄某弟去僕竄林莽格鬥移時標隊悉被擒入山踰二日告某弟如數索慰其類家泐之為代兄受罰四字筆刀道勁某弟哀叩乞命悉縱之去某自僕歸報惴惴懼死弟及弟釋回遊梁瑣記

見瘦痕宛然深入膝理益羞恨不可耐請南陽鎮郭總兵擒捕已則為之鄉導率隊勇購線寬路突而奔近不見一盜而魯邑通班捕役之協緝者僅獲數小竊了案某意在雪弟之恥務得王以洩憤賂郭巨金郭原係親軍宿將隨張勤果忠勤轉戰豫南精於射擊屢建奇功權升總兵威震大河南北顧年力衰邁暮氣既深緝捕遂弛及其饒金聚聚然睨眼幾昧利而許之擇日校閱全鎮入山大索搜騷終日杳無所見薄暮遙見嶺上有三數人蔽光遠眺即揮輕騎衛隊十餘驍之令別隊駐紮至半山有盜騎五六自山後閃向羊腸而去郭策馬追之相距二里詎槍彈不及遲速相準郭怒鞭馬馬負痛狂奔衛隊頓落後塵而盜騎在前鐵蹄得得之聲與郭馬響應相和終不能及轉瞬至一古剎門馬道四出盜騎各揚鞭而去郭悵悵莫知適從姑繫馬樹下坐石略息時近黃昏馬亦瘡痍正愁孤宿無所虞適盜算對馬長吁忽剎門開然一僧着袈裟持錫杖徐步出見郭狼狽狀合掌曰貴客得非是郭大人王施主已飭人恭候久矣請進山門奉茶郭唯唯隨僧入寺見大殿下盜黨百十人執槍鵠立分數雁行自階下至殿前劍戟森列殿上設一公案有壯士四人佩刀站立左右喇僧與郭至皆舉槍行軍禮郭亦答之僧釋杖啟請升坐郭不測

底事措置頭慌僧因請至再郭從之坐甫定陡聞轟雷一聲斗胆幾為震碎顧問僧僧曰是乃王施主預知郭大人駕臨荒剎嚴飭弟兄鳴槍致敬詎朝再請校閱陣法盜眾一擁請晚安即由佩刀者引郭至殿後一屋晚餐燈白蠟地鋪氣氤氳聯宋畫古鼎碎磁布置精雅茶調嫩美窮極華麗鎮署未嘗有也屋內銀燭十支並承以金架王壹翠杯楠木之桃相竹之榻摩挲可愛餐定則山珍野味河鯉鱸水陸並陳滿漢全備每進一肴軍樂鑼奏排槍齊鳴耳鼓幾聾郭知其用武示威以相震懾固以自分一死之念聊作慰藉食畢就寢盜眾散去惟佩刀者持槍矗立床前魚更報躍屋外鳴槍識之郭懷懷性命之憂終夜不成寐黎明即起四壯士傳令出即開大炮三聲聲震屋瓦報天曉矣早餐畢軍服者數輩控駿馬至公廩啟請閱操郭無如何隨之行出寺後馳二里許至一廣場松栢交茂楊柳成蔭步騎騰列砲工就隊軍樂凱歌踴揚入耳四壯士催易服升公案佩刀者傳令開操有一塊偉雄昂之大夫被黃色軍服至案前一站一鞠躬啟曰標下王天冲請郭大人安郭唯唯王揮盜試演數千餘人如法操習此街彼塔忽散修聚騎兵尤極整悍神速之技當炮一發聲震山谷郭按戰國索之驚歎者再自愧鎮兵不如也俄頃操畢王前請曰標下

風聞大人槍法高明不揣頑愚敢請一較槍法各以身為靶的三發為度大人先射標下雖死無怨也郭自負穿揚意一擊必斃此猴然允之距離可百步外較準王身三發不中郭頗赤氣喘心忘忘不甯挺身而待詎王槍振一撥郭之紅頂應手粉碎盜眾拍掌雷動歡呼萬歲郭覺頂上被猛擊痛徹心腦呆立不動四壯士捧珊瑚頂冠加郭奇王再發督自耳際飛過燭白髮數莖焦灰落肩上三發由股間穿越而出去畢九僅經寸郭被播弄如傀儡這連若墮五里霧中佩刀者引至寺中午餐畢王餽白金兩提曰請為大人壽是實實者不及王紳十之一願隨班獻祝聊盡標下區區之忱郭却之不得曰轉播眾軍可乎王不聽納之較閱率全隊奏軍樂送至半山遠見十餘騎踴躍而來乃鳴槍回馬而去瞬息已杳郭乃倉皇歸巷從此杜門行樂不敢言剿倭屠詢之支吾而已

張勤果公曠幼習技勇有臂力弱冠隨父聽鼓汴垣因羅米與行主口角受辱罵不勝悲怒之流血行主訟之官父乞同鄉某刑幕婉勸賄之事始息歸竟公將痛捷之公已牽隊家驢遁去隣偵知之索倍償於公父懼為訟累如數償訖遣人追踪

於朱仙鎮公已傳錢十四千。獲奔南去。路遇匪七人。將劫公。公空拳拒鬥。奪賊
及殺獲四餘三賊。公受之騎。擊赴固始途中。詢悉。據匪大概情形。約為叔姪
藉之。縱投賊為內應。要俱立功。三人感激。至固始。某令為公感。部堅留署中。使公
督辦團練。數日。撤夜犯固始。公分為八隊。城上以百人駐守。四郊各以一隊迎擊。別
有十里外。設二伏。堵其北竄之路。賊未至城下。伏自後抄出。見火。把明晃。曜天
噪聲四起。賊反奔。城上槍炮連轟。四隊夾擊。從之。賊大潰。北走十里。略息。伏發。幾
馬。縣令論功。適縣尉死。詳權是家。咸豐五年。擊賊於固始。李店三人者。內應。為賊。新
撤首。梁載濤。齊整。頭級來降。公親獲。徐保。備保。權知縣。調固始。令。十一年。簡放布政
使。被某侍御。劾。以目不識丁。改總兵。公憤憤。請。某太史。為主。講。文。某。日夜研講。
請。同鄉某刑幕。經理。案牘。二年。詩詞八股。精貫。絕倫。名宿。數為不及。某侍御。者。墓出
汗。適公。留。宴。竟。身。尊。為。師。傳。敬。禮。有。加。語。人。曰。我。崛。起。行。伍。之。無。不。識。姓。名。且。賴。人
而。記。不。自。省。猶。莽。之。氣。幸。得。此。公。不。屑。教。誨。玉。成。我。好。事。耳。嗣。年。侍。御。客。死。京。都。概
不得。歸。公。聞。之。立。餽。數。百。金。作。賻。儀。護。送。南。歸。並。提。挈。其。子。嗣。人。咸。服。公。之。度。量。云

文梯佳話

文太守。守河南府。期年。民頌善政。時子陰霖。巡撫汴省。聞而召之。文捧檄進。書。置
日上。院。于。一。見。大。悅。而。辭。語。抗。直。觸。于。忌。諱。弗。善。也。官。場。通。例。司。道。同。一。官。廳。自。府
廳。以下。與。州。縣。同。屬。不。相。攬。越。井。井。然。某。日。子。因。事。傳。集。屬。僚。共。議。俄。司。道。畢。至。于
尚未。出。成。請。評。文。之。行。事。以。為。笑。樂。文。忽。入。眾。默。然。說。之。既。子。出。見。文。列。末。座。姑。攝
之。現。怪。愕。色。以。文。善。辭。負。盛。名。且。係。滿。堂。京。出。身。勉。容。之。事。畢。文。出。司。道。於。子。曰。此
室。為。監。司。聽。鼓。為。有。郡。守。之。座。禮。有。尊。卑。儀。別。上。下。請。為。中。丞。小。德。之。可。乎。子。唯。唯
同。寅。者。均。代。文。急。意。且。受。辱。文。微。聞。之。殊。不。介。懷。日。既。午。隨。班。將。散。文。不。至。眾
疑。其。怯。就。要。之。詎。不。納。傍。晚。文。造。子。請。謁。氣。曰。竊。聞。老。帥。不。嫌。于。職。府。頗。有。流。言
狂。惑。不。敏。敢。問。所。以。皇。朝。本。例。有。無。專。條。請。府。丞。不。能。與。司。道。並。行。腰。纏。不。硬。浮。沉
外。府。設。筆。金。十。萬。或。代。公。位。未。可。知。耳。同。是。皇。上。家。命。官。顧。親。民。之。塵。守。乃。不。如。開
冗。之。司。道。耶。子。力。辯。其。無。謝。過。不。遑。文。淡。然。不。答。袖。出。小。帽。冠。之。將。領。頂。擲。地。不。顧
而。出。聲。言。將。去。宗。人。府。內。延。入。值。不。耐。作。此。拘。官。也。子。大。意。欲。以。官。箴。劾。之。經。某。道
調。和。事。始。解。洛。陽。某。令。因。公。負。欠。公。款。三。萬。金。上。掌。將。以。抄。抵。嚴。札。提。省。而。以。河。內
縣。某。令。調。署。文。抵。覆。力。爭。謂。洛。令。清。貧。如。洗。因。公。虧。欠。宜。調。優。缺。以。酬。債。吏。否。則。如

我兩袖清風。一奉朝露。將何囊金以填債臺。藩司叱之。謂其把持功令。欲詳院參之。
文不為動。河內令來謁。勒扣其印。留獄局。學習河陝道。許其公正。言于撫帥。如文所
請。使河內對調焉。于是文之官聲。振兩河矣。

三麻子

河南有三麻子。如于大麻。胡二麻。周三麻。之類。集三麻於一身。以一人兼三麻。忠
不同。取舍各異。乃汴中官場之三麻。非如內廷劇場之名伶。胡二麻。姑不論。先言于
大麻。子係魯之平度州人。滄瀾其名。海疆其字。父某。由翰林典試某。性傲岸。知府
某。子銜帖。乞見。慢然擲地曰。若敢見我。大笑話事。若不知六部。則使者高。衙。豈。容
郡守駐足。速去。毋。洩。乃。公。事。某。垂。頭。出。經。年。某。升。汴。撫。子。父。由。部。選。歸。德。府。到。省。數
照。循。例。上。謁。某。素。病。忌。前。事。茫。不。記。憶。刑。幕。某。提。其。事。某。因。大。恨。奏。留。學。習。不。予。赴
任。未。幾。又。降。級。調。用。分。父。生。是。鬱。鬱。死。家。人。控。之。御。史。臺。某。亦。被。劾。去。子。能。傳。家。學
丁。且。成。進。士。德。父。之。失。一。以。謙。卑。行。之。惟。性。狡。點。甚。居。汴。省。屢。占。顯。要。林。贊。虞。之。去
汴。也。有。人。約。各。道。賂。當。塗。運。動。之。而。子。實。為。謀。主。焉。子。年。六。十。餘。膝。下。猶。虛。老。而。益
壯。侍。姬。二。人。一。日。滄。海。風。致。娟。好。願。嫌。子。不。飽。慾。堅。私。於。家。童。子。殊。不。覺。滄。海。益。無

忌。大開方便之門。某。日。於午夢甫醒。見愛姬。雙雙橫陳。大怒。拔劍將斬之。奴逸
去。于詰諸姬。面首者十五人。將以配童。而邏騎四出。諸僕之聞風。遠颺者。就獲五人。
送諸縣。擬以欺主律決之。又懼為笑柄。正踟躕間。首令承其命。隸役于夜間杖笞
之。于知之。喜如所懷。居數日。姬自經。死。有李令。麟閣。不知就裏。具禮往弔。及門。謂子
曰。聞大人新喪。尊寵。哀。殊。甚。未。俟。知。之。亦。為。愴。然。務。望。達。觀。為。保。身。之。計。吾。輩。風
燭。餘。年。正。足。自。娛。桑。榆。之。景。豈。堪。以。粉。黛。重。自。斧。斷。耶。子。以。老。友。素。相。戲。弄。作。此。慰
藉。語。耳。子。冷。然。曰。婢。子。誤。吞。阿。芙蓉。死。去。易。足。掛。齒。足。下。或。傳。聞。失。實。人。言。未。可。信
也。李。唯。唯。而。退。汴。中。流。為。話。資。至。今。多。能。道。之。者。于。貌。陋。惡。滿。面。麻。點。每。展。笑。顏。恒
令人股慄。如千萬刀。望心直刺。見者多謂面如其人。云。先是有周三麻者。名應麟。字
之福。以知縣分發河南。居官亢。嚴厲。自持。時。鹿。定。興。撫。汴。赴。俸。屬。之。宴。於。江。蘇。會
館。呼。伶。演。劇。酒。半。酣。周。忽。至。眾。舉。觴。讓。坐。不。答。亟。呼。僕。至。取。棍。攔。腰。躍。登。舞。台。向。人
亂。擊。時。台。上。正。演。牧。童。樂。一。齣。笙。歌。婉。轉。之。際。花。旦。丹。紅。突。被。周。一。脚。蹴。倒。棍。如
雨。點。紛。紛。飛。花。零。落。周。下。臺。把。藩。司。之。襟。大。言。曰。兩。宮。宵。旰。勤。勞。鼠。輩。敢。自。暇
逸。以。歌。舞。行。樂。耶。鹿。知。不。免。遽。由。側。門。竄。出。眾。亦。鳥。散。藩。司。回。署。幾。成。驚。悸。由。是。官

場多稱之為周虎莫敢忤者某日皇台鍾培往行宮估春此行宮係庚子年兩宮由
陝同鑾路過汴省駐畢所每逢節期監司例須行香如朝見之禮鍾依例往朝謁役
偶忘拾至二門內適為周督見左手把轎右手以棍直擊鍾之頭額血流鍾大
驚驚急不得下各員素畏周之虎威知勸亦無益相率袖手坐觀周僕由後擊之轎
始得下鍾出轎踉蹌趨內周迫搦其領叱之曰若知此門即猶禁城若何人乃敢
在此乘轎今吾罰若跪行以贖若罪否則同見撫院勿悔也鍾不得已匍伏而進領
破冠斜頭血淋漓淚痕滿面彷彿遭難之飢民僚屬咸匿笑不止撫院聞之亦為驚
然周之惡作劇生平類是其子周恕有父風能世其家

易內奇案

涉縣戴氏邑中大富生子各一子名祥生方就傳讀女名蓮娘秀媚絕倫少祥生
二歲讀中書工吟咏卧樓臨花園與書室遙遙相對琅聲誦答塾師某府中名
宿也攜子僑居東屋附課者十餘人戴威張氏子寄宿祥生家與師背屋而居如是
者數年男女長成蓮娘許邑生麗景僧父也富與戴將父母慕其資遠許之蓮娘雅
不願恒背人彈淚無何祥生娶於李氏威設慶慶新人有國色之目既夕却扇蓮娘
遊梁瑣記

獨往窺聽涉俗凡合卷初從以聽房占喜地迷信不叛祥生屏婢姬如扇鏡防竊聽
者蓮娘由扶梯而下直達戶外倚窗傾耳久之芳心忐忑笑不能支俄聞新婦嬌轉
嬌啼風情顫動聲嘶氣促女若入夢境情不自持脫陰而倒祥生晨啟戶出見妹橫
卧窗外奔告父母母婢姬驚集既察知係麗景昇置空屋與書室僅隔一短垣飭僕計
麗麗謂須派人監險戴立允戚子知之忽發奇想夜逾短垣而入啟戶見女尸容光
艷麗較生時愈增嬌媚俯而細視則紅潮暈頰微開笑容嫣然張不覺心蕩伏
而接之半頃尸屍覺溫俄而鼻氣味然俄而唇動汗出未幾遽甦見張羞避無處
張好言慰慰盟誓相要女慕其丰采才藻慨然允之張乃負至卧室中明日將女殮
忽失尸所在遍跡之不得麗遺僕跪叩跪以擇日對戴商於塾師師窺張行動錯忙
出入必局卧室門疑之詎張出使戴排闥檢之聞無音跡惟衣樹一架重重鎖閉戴
益疑以是試之應手而開女儼然跣足見父至驚羞無地父愕然詰之母適來女具述
其事戴夫婦喜女還魂並不責怪但難於對麗而麗訪聞確已具狀控諸縣尹
與戴有錢債情蜜囑解和戴不得已商之師先是張父為子聘錢氏女錢係巨腹賈
雄與財麗張同乞於錢錢父意在張而母貪麗之錢爭執許父卒歸張張父大悅以

富娘必多粧奩可增歲入而張殊不欲聽之而已未幾錢父死家政悉操於母師諗
知之及是師商於戴托媒風示錢母將女改適麗錢母喜償風願遣人詢之麗麗固
求之而弗得者况女已破壁訟亦無益遂從之張母因賀婚宿戴家既知此事痛責
張然木已成舟得戴重婚之誣亦允之遂定案乃清雲橋氏曰有情人終成眷屬
愴夫只合與靈婦配偶赤繩繫驚驚謂錯註願造物遊戲必以一死了之其不仁較
易拘尤有酷者

龍門鯉

龍門經洛陽俠客姓朱名大祺慕朱郭之為人散金結客家本富有好周急抱不平
舊家某欠官通千金墮門乞貸朱立予之然與某素無握手歡鄉人賢之嫻技擊能
旋風舞手馬刀騰飛城堞徒步至嵩山東嶽廟謁北摩禪師居一年盡得少林真宗
歸家授徒好客如故徒有李虎者慍悍非常傳朱術秘於郊野捕役伺之屢受創
縣官飭朱往擒朱母病奉湯藥不離朱授妻方略率徒偵之食頃逮李至縣官立置
重辟將並誣朱朱托邑紳賄之不許請傾產為壽不許朱乃集隣人為長夜之飲各
饒厚贖盡歸大醉朱起入久之不出隣兒叩室戶喚之已擊全家遁去有惜別書一
函留置几上眾皆歎息明日喧傳縣官驚風疾厥合署騷擾朱之徒名顧鼎者亦以
豪俠聞州里與朱齊名朱既逃除顧外無知踪者是夜縣官方在密室中持檮桿銀
忽見窗前一物如隼飛下破扉而入直搗其頸縣官叩頭乞命顧脫手而逝比驚定
索銀則堆案案者已不翼而飛乃集隊遍搜遲遲四出竟未獲贖付之海捕而已
朱遁後寄眷屬於戚串家赴省控諸撫轅查不見批轉某與洛令有素見控詞急
足報令促其彌縫今得報飛稟申辦詎朱為富盜冒控在逃時于陰囊撫汗閱票大
怒批將大祺發回原籍審問洛捕奉批即會同首縣通班掩至朱廬據居停言已先
食項捆載向洛陽驅發捕急迫趕及回邑令早撤任束裝將去捕惶惑不解蓋院批
之役于撫甫就寢修一偉丈夫入室長揖潑陳與洛令構釁之故並出某幕與洛令
手書為證取一冊糊頂去曰五日後若能平反原壁奉還否則取爾首級若探此項
耳于彼詢之舉首已失所在審此書非誤決為其幕手蹟乃撤洛令而絕某幕屈期
將祭文廟慶頂不歸揭籠視之頂已在架莫知其何日歸也今回省日半途遭劫賊
銀悉數額被剝如倉字形某幕於睡中痛醒忽失兩指因廢不能書一字皆大祺為
之也大祺夜行衣繡龍門山形十大鯉躍登嶺上故別字龍門鯉

記淮甯二巨逆案

張小三者淮甯糧差悍逆性成好吃人肉遣人於野間拾棄兒蒸之搗成餅片和醋食之日備一餐或買乞丐以充庖厨之需父推小車為業伺小三如奴仰其鼻息小三以主人自居一不稱意叱責鞭撻猶驅牛馬父哀號乞命而已一日小三赴鄉催科父御以佐歸至中途父腹饑乏力車不行小三喚父速行不應回顧父餓倒路傍大怒舉棍力轟其心一擊而斃置車上覆以席推之歸至南關有路捕某見父御不回疑之問車上所蓋何物小三坦然曰是野豕為我槍斃將載歸佐嘉肴耳捕益疑戲問肯分嘗一蟹否小三拒之捕揭席父尸赫然在焉共担之署一訊而服復聞度死獄中云

城內有王老二者車廠生業行年六十餘妻水憲張氏如頗具姿色二十餘少婦也嫌王衰頹氣日夕吵鬧不安於室王弟無賴喜色以淫棍被控既釋益肆兇橫私於樓醜聲四播王木然無聞厥業日就盡絕弟妻有吏胥某誦知之乘其淫忙遽起掩執王弟不應奮身與歸張氏得乘間逸去王有臂力擊破吏胥額間刺和進去質錢博一醉自是無復敢犯索者王偶病劇數日不愈張氏與王弟謀俟王沈睡時過

酒蒸酒衣被間付之一炬熊熊將燼始呼鄰里灌救于灰塵中僅得王鞋一對尸迄無着隣人素稔王淫惡共不平訴之官訊無端倪官疑隣人誣其害受嗾擊誣將用刑訊忽吏胥扶王至歷叙原委舉衣呈案則衣袖間猶帶火酒氣也王弟乃俯服蓋吏胥自被擊後緊繫伺隙問王病何益急當張氏在外縱火時吏由屋頂躍下負王至家及是始投案王弟意在楊反滅跡不料為吏胥所算竟擬斬絞之律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信哉

附小松奇案

潘守廉明府署長葛時長隨小松慧能解事邑有大盜八小松盡收之以為副手使招降羣盜于是盜風立息小松之功居多有倪白虎者以忤逆聞橫行里中霸淫婦如康徽聞之將逮索虎忽一日槍轟其父凡聞聲來視虎又驚之族中畏其兇談不敢過問有舅某氏奮臂擒之亦被創人言洶洶將甘心虎而莫敢先發潘知事不了命小松捕之而小松與虎交誼深密款留在案供養獨厚虎謀之小松擬乘夜逸去小松告以有人狙伺風聲緊急徐徐圖出走之法虎無奈暫留一日小松置酒送虎行餽百金作川資行里餘虎辭之小松依戀不忍別又送里許始握手珍重而別

虎回首小松槍斃之明日喧傳虎死於非命共嘆天道不爽惡人兇終而逆倫之案銷滅無踪不復有起訴者小松辦案敏捷類此

淮甯二案為余客陳州時聞之長葛一案乃曹君鴻甫所言余為之沉吟太息者十三年嗟乎秦國之法邑有大盜即縣獲罪于是盜賊橫行郡縣匿不肯報至於揭竿而起京朝嘿嘿然後奉移矣今逆倫之案亦猶是也處分之嚴解訊之費准駁之繁其賠累望矚在在皆是又何怪其匿了耶矧教化不行法網嚴密官如傳舍案牘勞形欲其倫常不紊刑措可期是直夢而囁耳

吳翠鳳

吳翠鳳衛之淇人本良家女嫁同邑崔琴齋亦舊族也崔好外遇挾娼喜博與諸無賴遊以故家中落然三五聚飲呼喝猶微旦也後因醉癡酷嗜阿芙蓉膏某夕忽發與呼鳳對榻吸鳳不應崔執鼻噴之鳳手拒且謂讓焉崔大怒取燈擲鳳鳳提燈避中紙窗紙乾火裂雲時延燒頂壁及灌救盡付机融乃收拾餘燼于灰堆中僅剩檣燈各一親族白眼乞貸無門將屋基賤售解縣未幾告罄乃鬻鳳於西賈某甲鳳屋自經甲懼退還崔崔不受且以資盡對甲恐終被累轉賄皮廠主某不計價值主涎鳳

色強逼之鳳以剪刺喉頭血淋漓立臺幸未破管醫治得痊諸無賴登門訛詐吮吮洶湧西賈為之排解某以鳳心不已屬給一金使去鳳嚴擯不受單衣出門顧躊躇莫適有武孝廉孫東乾者具知鳳事故其貞節憐其孤苦收而撫之為女俾自擇配女亦安之孝廉子金魁虎而弁者乘隙挑之不答魁疑鳳許遠起擁抱鳳抗聲大號父聞奔視見狀大怒魁踰戶跳逃父執棍逐之杖數百魁女驚喘風然泣而巳適某營弁周大均者喪偶與孫有年誼孫商之鳳將嫁之鳳首肯孫乃擇吉遣嫁夫婦頗睦未幾大均從軍北去頻聞提督鄉報不絕用度饒足期年生一子撫弄色笑怡然也會觀音誕節鳳抱兒驅車隨喜私禱周福由殿廊出羣馬環叩乞錢崔與馬風惻然擲與百錢上車而去行里許于車中內顧見崔尾車後慨然與故夫之情脫臂劍投懷懷抱而起鳳歸歸然不食者二日周旋弟自北回携周手書謂赴調陝邊一年餘音問皆絕資用艱乏孫接女歸當代理家政溫飽不辜心然白狼河北丹鳳城南盼征人將穿眼矣傾而盟耗傳來隱約周已陣亡鳳痛徹心骨量絕者再孫自端臂慰以周死無確信乃止啼無何孫又染疫死鳳搶呼如喪考妣其服如生女金魁又戲之鳳面唾魁舉兒拜孫觀前選出傭某紳家以十指餬口因兒故每受

賤值轉轉四年餘兒頃長風書報救導彌覺聰慧二載風年三十許兒長與肩齊肯勤課夜深不輟風色喜稍積資買茅屋繡織自食過其門恒聞誦聲琅琅與機聲相和邑令敬其節操為懸額題旌並仗助焉某夕母子方餐有叩門周大均家者鳳命兒拔開納之一隊勇入捧周之手書并銀數表折閱之乃知周實未死戰捷陝甘已摧甯陝遊戎遣勇接春赴任鳳喜出非望將銀通饒親臨悉充善舉啟行日合邑共稱數噴噴不置云

內黃大盜

大名素稱通數民情強悍與內黃毗連凡盜案出恒彼此為竄逃年終兩省會剿一次為肅清之計然大盜往往先期遠颺入春復回長吏莫如何也有李三奶者大名女盜頭健捷無比嘗搶產頭包車兵士格之皆被刺傷手提兩頭包飛馳而去途遇遊擊隊一手提包一手執刀與關當者被壓總鎮懸賞購蹤竟莫之獲于是三奶之名震蕩北直其徒有陶芬木者內黃諸生以訟棍為邑令訪拿懼而逃於縣之吳江落魄無歸復操訟案多獲利既被邑紳攻擊仍還故里幸前令調去始無事計括吳中數萬金置田宅設質舖居然富家翁然貪慾無厭賊心不戢又懸牌為大律師適

遊梁瑣記

三奶之黨衛森為路捕所擒將繳案置之法陶賄而縱之衛亦內黃人感陶恩說以盜之利並為介於三奶陶感之竟拜門為徒於是訟而東寓以多購置大銀錠故亦謂之大元寶通吏胥差捕結納方紳每犯大案街中為之一手獨聲氣響應神通廣大官中卒無如何李授陶奇通付呪之法能呪人立死入水火不焚溺利刃砍之如着敗革陶故好獵色至是乃霸佔良婦為採補之計以瘞死者十數人共憤訴諸令令不能理密稟層層有分道直州判將鳳池自請能辦此觀觀察飭赴內將吳江人素松陶惡其弟洋池讀異書精劍術擊與俱往知內捕無用今弟帶幹數輩就陶家襲捕陶起拒洋池飛劍刺其耳被縛衛森錄并擊之陶呻吟啞啞洋亦吼解之幹僕已踞地昏迷洋探懷取九灌之頓醒將訊之堅不肯供試以火鞭虎兇諸酷刑楊揚然毫無痛苦洋出行貼陶頂門塞耳鼻以冷水潑之渾體戰慄若不勝寒乃以竹板敲之皮隨板飛紫血四濺乃極口呼痛見衛森已招認直供不諱將詳以左道仙志棄市後三奶以搶鹽包為繼隊所格斃云

按是篇作者有屬意若內黃若大元寶均有所指

堤鱗子

龍門山在洛陽縣此立河中西流湍急沙浪旋天鯉龜逐潮冰去潮與嶺平相傳能躍越山頂者化為龍東去入海居人往往見之不為害有堤鱗子產河中狀如狸如其色淡黃毛長而駝頭尖平牙露唇外如象穴於堤中以鯉魚為食雖沙如空鳧極快每決口必有堤鱗子成羣結隊力錐堤岸即有無數小孔水汨汨而入沙壅堤壩田宅漂沒老壯悉為魚驚故堤兵見即驅趕入水或投以石或填其穴有擒而烹之者味絕鮮肉如鯉魚輒若無骨入口即化頗不易得舟子見之咸膜拜為神投以食餌否則被穿舟底沈而飽其腹云

洛州刀匪

靖江汪靜軒隨父遊幕洛陽學申韓家言工畫善彈琴嫻拳術歲暮嘗感徒步往南召師叔處措簞行無常物惟一劍一琴伴至汝州郭外三里餘林莽間突出一壯士提刀謂汪曰願以此刀乞貸五十金否則留琴亦可汪自恃其勇亦聲震之曰貧士除一身外無長物安得五十金相饒請俟回旌日補贈可乎不應提刀直砍汪肩汪舉劍格之又回刀刺汪腰汪閃避騰一足起中其右腕刀跌尋丈以外既見失勢遂狂奔汪探囊擲之中左臂負錄而逃絕不却顧汪匣劍而行宿魯山城南破曉就

遊梁瑣記

迨至龍背街一騎追逐而來越汪前下馬停轡挺刃立路周視之一端悍精小之少年汪懼生事特繞道讓之少年牽馬從汪厲聲曰昨吾弟領尊教受賜多矣竊願有請一杷衣袂能允乎未汪撫劍微笑徐置琴於地少年橫刀選前汪拔劍與開轉移忽受鏢壯士疾走攫琴去汪不及追飛劍砍落其帽少年虛刺一及躍馬回奔塵頭滾處瞬息已杳汪無奈悵悵而行至廿里舖小餐一老翁同席飲各展姓氏談頗樂汪告以被劫事翁怡然出一名刺付汪曰若持此保前途無虞且返旆時焦琴可如券壁償或得佳消息也汪諾謝至南召則師叔已赴洛州汪不耐等迨走叔處途中投宿時偶將刺刺擱桌上居停見之大愕晚餐有菜豐潔主人恭陪勸飲意氣殷勤臨行又贈轎馬汪不解叩其故主人但言奉某老之命詢某老係何人則默不答至州見師叔出名刺示之叔曰是大刀會匪頭目免却之嫌持此即已被劫原物可返汪乃悟又二日汪攜資歸宿南召五里鎮將發雇驢驢夫先索半價汪探囊囊罄者已不脛而走大驚搜篋篋忽名刺刺翩然落下驢夫見之即不索遂發旁手抵失琴處少年手執引執刺謂汪曰家君恭候久矣下走犯清台從容請降含負刺汪知其意握手相勞隨行至葦葦間忽停徑開獨木渡溪遠望之儼然雄瑤森森森瑤瑤

少年穿林越沼土修陋室似由地道而入比至則門闕巍巖聲勢煊赫汪下馬入向之老翁已下堂拱迎設饌款待感意殷殷酒酣少年捧琴請汪奏之古鼎焚香玉瓶拈花汪不得已捧袖一揮但見香烟裊裊花朵搖蕩曼然曲終雲端餘響猶旋繞不絕翁拍案稱妙并請書畫汪繪一寒江釣雪圖附題原詩共相歡譁汪請少年試琴少年略讓即演羅漢琴初尚易破後至蜈蚣跳山鶴門諸法則迷離撲朔目眩幾不能辨視汪自慚疏陋不敢置一辭洞漏既深少年導汪就寢臥室如殿宇有二婢承侍年約二八並皆妙麗大者尤艷麗如仙汪醉心動挑與語不答戲握其手覺柔荑如脂滑脫不牢心益蕩張兩手合抱之乃所操者非楊柳楚腰竟係一牀柱蓋女近牀而立當汪張手時女即騰身越過汪頂吃他匿笑故祇抱得一柱汪稍醒二婢已杳明晨汪欲解行少年送之出焦琴一及所失資原物悉得題識宛然汪異之及回洛杜門讀律以焦琴消長夏暇則習技勇惟不敢與人較雌雄耳

劍術

木藥店裏為河北一大鎮隸武陟縣治與縣城隔一衣帶水控制三郡據扼河流燕趙義士歌舞其間每至感春悲秋之際另有一派雄壯逼勃之氣象激人心魄較之遊梁項記

豫南光固別有勝處殆風土使然河北道擁兵生鎮形勝與武漢襄樊絕類為古今英雄用武必爭之地家有宋氏巨族也族紳某女名清霜者幼從女冠靜玄習武藝盡傳其術得襟劍真秘襟袖一揮能百步外取人首級如砍朽木許金氏子縣庠生有道學之目親迎日花燭既揭女將乘輿忽一白髮翁塞裳入岸然道貌舉袖拂燭燭光慘綠入內不見女戒眾勿喧登樓跡之出劍相較但聞空中搏擊聲最拾級窺之劍光閃閃冷氣襲人過目不能視良久樓上裂帛一聲眾大驚女已冉冉而下共詰之女曰此仇人欲壞我術不久且復來姑俟之約食頃翁又來女奮門益厲至夜終無勝負乃已明日又門正酣際一白衫少年仗劍來助翁女欲手曰臂橋梓劍法高明超越等輩顧以二大夫欺一弱女子勝亦不武不願鬥也翁乃叱去少年挺劍再闢如是三日不能成禮眾患之請於遊戎以精銳圍翁女固言無用止之眾不聽徒見光芒萬丈自窗隙而出手執俱震六刃盡絕遊戎乃大斂翌晨關方猛女忽收劍入匣曰翁回劍露隙一著之失吾翁相怨見翁無幸矣且翁為父輩行宜蒙見憐何若相逼至是翁歎曰老夫昏瞶沾沾于勝敗之間既肯降從吾復何求但誤爾十日琴瑟奈何奈何遂出乃成禮此光緒二十年七月間事今清霜依然素景猶

皆然無用於世平平不足奇也

按劍術有心襟二必雍乾之際推為最盛近世異志都非真傳心法此事曾君鴻甫為余言渠友遊幕武陟所目觀余往訪寨人言之歷歷惜未一承聲咳為恨也

顧嘉衡

顧生長洲人父為宜昌守因家焉自幼狂放不羈豪于飲以酒作茗終日不輟每見客左手把卷右手搥壺怡如也性機敏下筆如神有名士風郡有道士亦善飲有酒仙之目聞顧名造門請謁以良釀為贄生欣然接之相為長夜之飲嘆其醞甘芳非常沁人心脾生樂之約為方外交詢其釀法笑不答堅請之道士曰固有小術恐非其人不敢輕授知君非酒保生涯者會當一說法耳適數日生又言之道士乃出一小壺授生曰須一點水滴入壺中投落酒缸便成佳釀生試之良驗居數年道士辭去臨別袖出一卷授生曰此天符也讀之不倦自有妙境勝讀時文多矣生謝而受之皆士道術也居二年生入輪苑狂益肆衣錦掃墓貌侮僭畫書一聯語榜于門曰二百年來新甲第三十里外舊家風以宜郡閉塞從無連科者故生云云郡人見而恨之以勢不敵無奈何有詰者怒其輕薄于入定後稿改新為舊舊為醜筆力勁秀

遊梁項記

十二

視生猶勝詰朝聞人見之以白生生審之慚怒曰吾此聯豈抹煞一郡人信奴何得無禮乃疊指噉兇未幾一秀才長跪生門俯首求諒群知為廣文子共而詢之瞠目結舌不能對扶之不起搖之不動氣息奄奄眾憐之代乞生恕生不應廣文自來求生避不見日既暮生乃叱去之秀才若夢醒從此貌刀綿弱不能握管頃之生授南陽守有循聲郡屬賦閑黃堂羅雀生輒邀入署置酒高會赴宴者飲醉醺醺體頗輕健於是酒仙之名大著會亢旱木麥盡枯死今禱於神不雨毀其象益甚生曰是多事通設事耳又何能濟乃命擇日祈雨屆時生短衣赤足負劍至署前出一杯令取溪間水滿注之視其杯玉質翠肌理透明杯底鏤二龍昂首掉尾躍躍欲飛眾奇之生吸杯水向空噴吐俄見彤雲密布似將霖然已而傾盆如倒瀉溝皆盈少間雨止回視溪水立涸可渡民大悅共羅拜生相驚為神擬為建生祠生堅却之乃罷是年田禾大稔一梓三德郡人至今猶稱道之不衰云

段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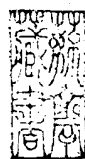
朱○鑄混跡汴中垂三十年河決後朱為八廳監工合龍時有朱提百萬糧道寬旋由粵東調汴落獲撫院南下官實四百萬三劫三起終身獨信任一跟役曰段靈

春幹練巧猾得朱歡言必從行必果凡肥缺優差說項適付之事悉聽段命妙無痕
迹朱之子姪輩宿娼飲博索賄于段段叱絕之姪怒訴朱朱罵曰當刑部堂跪練受
審時爾輩何在非渠余老命早休矣罵畢驅逐出署段聞之益肆蓋朱于南汝道任
時訪一訟棍而殺之棍之兄弟購得隱事賂御史劾之部例四品員得遣人代就訊
段以欽件中人抗辯堂皇跪練陳詞卒無罪而免朱德之寵嬖無倫並為其子寅緣
保薦得鄂垣司馬屢委聲差朱告歸段亦擁白金三十萬卜居河北建廣廈置沃產
面團團作封翁矣

庸
盦
筆
記



清薛福成著



庸盦筆記

庸盦筆記提要

是書為梁溪薛舛耘先生所著都六卷分史料軼聞述異幽怪四類持論平允涉筆謹嚴先生佐曾文正有年與中興諸功臣相周旋朝野故事見聞翔實而記述又出以典雅是亦當時得失之林也不特殘膏賸馥足以沾丐後人而已

凡例

一是書於平生見聞隨筆記載自己丑至辛卯先後閱二十七年所記漸多始自刪存其有精蘊及有關繫者復各以類相從不能盡依先後為次諸篇於近世鉅公名人或稱其識或稱其字與官蓋所述之人生死不同而所稱之官又有前後不同者則以纂述一時故也若必追改為一律轉失數實之意所以各仍其舊

一昌黎韓子有云諒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茲編亦頗存此意雖不過隨時涉筆而所以挽回世道人心者未嘗不兢兢焉其次亦有裨經世之學惟所書善惡務得其善善者則盡力表彰不嫌溢美惡者則慎之又慎必為世所共棄者而後加嚴絕焉以附善善從長惡惡從短之義

一是書所記務求真實獨造不拾前人身慧固有當時得之耳聞而其後復見於他書者則隨手刪去亦有一二偶未見及致未盡刪者然各記所附其用筆亦稍不同矣

一筆記與又編相為表裏凡關係大局之事與其入最可師法堪備史料者既有一二十篇刊在庸盦又編矣筆記中即不復贅

一史料一類涉筆謹嚴恐本公是非不敢稍參私見即軼聞述異兩類無不攷訂確實惟庸盦筆記

凡例

幽怪一類雖據所聞所見究覺恍惚難憑以其事本無從覈實也蓋神怪雖為聖人所不語然孔子又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體物而不可遺此天地之功用中庸所謂微而顯也故并錄之

一筆記據平日見聞隨意抒寫亦間有閱新聞紙取其新奇可喜而又近情實者錄之以資談助今於新聞紙得軼聞二條述異四條幽怪二條為刪其無冗存其關要各附於本類之後

庸書筆記目錄

卷之一

史料

裕靖節公殉難

劫數前定

江忠烈公殉難廬州

溫壯勇公守六合

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

巡撫折藩司之缺

畫臣憂國

卷之二

史料

慈安皇太后聖德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

庸書筆記 目錄

咸毅伯攻克金陵

張洛行被擒

星變奇驗

曾左二相封侯

勞文毅公善居危城

潘忠毅公遇害

總兵陳國瑞臨募取戾

樞廷忌滿六人

談相

卷之三

軼聞

四千五百餘年元鶴

桂林劉仙履

學使舊宅

蒲城王文恪公尸錄

訥相臨渴掘之收

科爾沁郡王擒獲林鳳翔李開方

張忠武公逸事

肅順推服楚賢

庚申杭城之治

咸豐末年三奸伏誅

嘉順皇后賢節

賊犯歲星致敗

李秀成被擒

謝忠愍公保衛天津

多忠勇公斃於盤屋

駱文忠公遺愛

鄧子久中丞被害

任柱頤文先伏誅

左文襄公晚年意氣

彭尚書迴翔文武兩途

鬼神默護吉壤

殺字碑

入相奇緣

金鈔和坤住宅花園清單

果制軍為乞丐

四子書集註宜熟讀

學使以快短明衡文

縣令意外超遷之喜

猛藥不可輕嘗

徽徽引律同而不同

戊午科場之案

墨吏設警受誣

太監安得海伏法

曾文正公勸人讀七部書

盾鼻隨聞錄當機

微員食祿有定數

戒鴉片煙良法

庸書筆記 目錄

孤竹古松

迷異

卷之四

曾文正公始生

漢惠帝後裔存爪華島

郭汾陽王墓被掘

馬端敏公被刺

知府被刺

水神顯靈

武員唐突河神

忠靈破賊

獄囚囚官

華毒一日殺百四十餘人

挖工謀財酷報

學政總裁先後甄拔得人

東方三大

窮達有命

河工奢修之風

名醫治中消病

祿命同而不同

六指人兇獄

良吏平反冤獄

早慧不壽

曾文正公輓聯

聖武記敘川楚教匪謀篇尚未盡善

庸閣齊筆記褒貶未允

死生有命

右族白螺

古塚現寶

二

左侯相之夢

徐應成真

桃花夫人示夢

張汶祥之獄

知縣被賊

賈莊工次河神靈蹟

河上旋風

已死七日復生

開刀殺人

愚民含忿輕生

要妻得泥佛

陷於英吉利。同治壬戌復為粵賊所陷。迨光緒己酉法蘭西以鐵艦來攻。竟不能入口。大抵兵變之起。重於前則輕於後。其冥中若有為之主宰者焉。

訥相臨洛關之敗

故相訥近堂聞部。訥相領之總制直隸也。酣嬉靡事。吏治日壞。咸豐三年。以欽差大臣督兵馳救懷慶。適賊解圍。奔竄山西。訥相督兵回防直隸。初有嚴計於訥相者。言潞城黎城之間。有一小徑。循太行東出。可由河南之武安。復趨直隸之臨洛關。時商賈皆由此往來。其路甚捷。然有險可扼。若遣兵五六百人守之。雖十萬之眾不能過也。訥相拘守太平時舊制。以為潞城黎城皆山西地。乃具咨文請山西巡撫派兵守之。咨未及達。而賊已陷潞城黎城。果由此路東出。是時訥相方督凱旋之軍。萬餘人。次臨洛關。先一日有官訥相旗幟貴州縣供張者。蓋賊之先驅已過而北矣。而訥相尚未知也。次臨洛關之日。賊聚廬至官軍倉庫。失指車馳卒奔。為餘人潰散。盡訥相以數十人走入廣平府城。盡失其關防令箭。軍資軍書等物。幕友吏僕皆星散。既已不能具奏。廣平知府為之舉道有垣。是時桂燕山相國桂良以刑部尚書駐守保定。為之入奏。訥相奉旨革職。聞賊由此大張。蓋訥相為承平大吏。已數十年。於邊境倭倭素不知兵。行軍既無偵探。又無營壘。加以拘雲文例。故及於敗云。

卷一

三

江忠烈公殉難廣州

新甯江忠烈公忠義。生平忠孝大節。出於天性。猿臂長身。目炯炯有神。顧盼磊然。與人交接。肝瀝膽。終始不渝。尤愛才服善。聞人孝友節義。事務成就。聞揚之。嘗以公車至京師。曾文正公目送之曰。此人必立名天下。然當以節烈死。是時天下尚承平也。後江公知浙江秀水縣事。卓著循聲。丁憂歸里。會廣西洪楊等賊勢。日發。江公出參副都統。為蘭泰公軍。甚相契洽。為公既遇伏。殉難。江公遂自募勇千餘人。與賊搏戰。勇出視動賊。由此始全川策。衣渡之役。以寡擊眾。殺賊數十。賊驚。賊渠馮雲山威名大著。軍所部援桂林。保長沙。守南昌。厥功甚偉。由縣令未及二年。起授安徽巡撫。是時江公方在武昌。聞守具奉詔云。楚皖一體當相其緩急。為去留。不必以成命為拘。江公以廣州事急。軍所部千餘人。力疾遠行。至六安州城。病益劇。復有旨。令暫駐六安。俟兵餉齊集。相機前進。廣州知府胡元燁。具稟告急。說言廣州糧械極匱。國勇多而得力。江公以為廣州重地。有可守之資。而棄之可惜也。乃分所部之半。留守六安。自率其半。馳赴廣州。聞元燁以守具。則稟報軍火。一無所有。守城兵僅元燁腹心。徐淮所募勇。及公所募六安勇。各數百人。皆新集。不足恃。廣州城大而地。兵勇人數不敷。一門之守。江公倍為元燁所始。且知廣州城萬無可守。然既已至。不肖為棄城還守。

計。又怨元燁。不能布置於平日。復詭詞貽誤於臨時。每見必斥責之。元燁遂伏匿不敢出。江公巡城。見水西門枕高阜環城一面。皆山。度賊必據山嶺。因部分文武守城。而自守水西門。下令有能助守城者。悉聽。廣民赴之者。為餘人。部署稍定。越日賊大至。環城急攻。雲梯攀援。官軍擊擊。賊穴東城。威武門為陷。公募死士。迎戰。出有賊黃福據隘口。下窺外委馮亮。引刀劈其面。賊驚。官軍自城上擲大彈擊之。皆反奔。公守水西門。賊據山引矢射及公。公憤。久病益不支。眾力請公宿城下。賊復穴水西門。伏地雷轟城。城崩。公躍而起。手大旗。緣城上督眾。連斃賊目。堵築關口。會援師數道。皆為賊所敗。城中勢益孤。元燁部勇。分守北城。拱震門。勇首徐淮。故縣役也。素無賴。與賊交通。夜開門引賊。城上兵與賊鏖戰。竟夕。天且明。霧散。數如雨。江公左右擁公行。公手劍自刎。不殊。都司馬良勳。負公疾馳。公奮其耳。良勳負痛。因墮地。至水關橋。自投古塘。死之。從公死者曰。布政使劉裕鈞。知府陳源充。同知鄭漢勳。胡子龍。副將松安。都司馬良勳。戴文瀾。縣丞文廷輝。與福。時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胡元燁竟降於賊。或云元燁之初任也。告貸戚友。得數百金。將入都。捐從九雜職。方在渡口。忽有一人來共渡。與語甚洽。因結伴同行入都。後從屋共居焉。越月餘。其人忽問元燁曰。子來何事。曰。將捐官。曰。然則盡將履歷示我。元燁示之。數日後。忽謂元燁曰。吾

卷一

四

已為子。上兄捐知府。子攜來之物。即可作師費。大丈夫生當斯世。何必難。為小官。且朋友有無相通。我有餘財。豈敢不為子良圖也。元燁且驚且喜。遂拜謝。云。不敢忘德而已。出都到省未久。即奉檄署理廣州府知府。元燁資望尚淺。忽得權守雄郡。復出意外。蓋亦其人為之經營。而元燁初不知也。及在圍城中。一日忽有人持名帖入署。元燁視之大驚。蓋即代捐知府之人也。出都後。已久不相聞矣。屬元燁母衣冠迎我。恐滿張皇。今外人知也。元燁迎入拜。遂前德。其人謂元燁曰。子母。吾將以十二月十七日下廣州。子能迎降。必受封王之賞。不然則命在今日矣。且子受我德甚大。今廣州兵餉兩絀。決不能守。與其執迷而自速厥死。孰若親德以取富貴乎。元燁躊躇良久。既已無可奈何。乃決意從賊。屆期果由元燁所守之門入城。廣民聞元燁通賊。賊方破時。相率入府署。滅元燁之家。元燁降賊。賊使擔水執藥。旋授以偽職。後官軍元燁安。元燁殺之。噫。捐例之開。任途艱難。其流弊一至於此。可不懼哉。當元燁歸詞具稟時。不知其用意何在。或陰受賊計。以陷江公。固未可知。大以江公之忠。勳才。要若稍假之年。其所建樹。當與曾文正公。胡元忠公。相頡頏。不幸中道摧折。未竟厥施。此余所以詳書其事。而感唏隨之也。

特爾沁郡王檣。獲林鳳翔李開方

畢賊洪秀全之陷金陵也。遣其僉將吉文元、林鳳翔、李開方等，率悍黨萬餘人北犯。由皖入豫，由豫入晉，由晉入畿輔。連陷郡縣，震脅日眾，而飲差大臣勝保躡蹙其後，頗有斬獲。圍之靜海及獨流鎮，科爾沁郡王僧格林沁統領蒙古諸部兵及京營各將軍都統等馳往會剿。適金陵賊遣其黨黃生才等，率眾北提，陷臨清府。會從至五六萬人，勝保與領侍衛內大臣土默特貝子德勒克色楞等督兵迎剿，賊無食可持，脅從者解散大半。沿途復被總圍圍截殺，勝保晝夜驚遁至豐縣，勒派全股。黃生才被山東官軍擒獲伏誅，其靜海獨流鎮之賊漸竄。阜城僧紹圍之，賊聞黃生才一股為勝保所滅，相謂曰：「吳金援也。」遂并力突圍，奔越三澤三壘，竄至連鎮。立木柵掘深濠守之，復分其馬隊竄踞高唐州。當是時，吉文元已被吉林兵射死，林鳳翔在連鎮，僧紹圍之。李開方在高唐，勝保圍之高唐，賊眾皆百戰精銳，糧食充足。緣城復立木柵，悉用土壘，週挖濠溝，陷坑，又挖地窟。賊皆潛居并有地道，直通城外。每黑夜劫營，官軍頗有失亡。勝保鑄大礮，樹雲梯攻城，皆不能克。遂築壘挖濠以困之。僧紹以咸豐五年正月十九日攻克連鎮，搜捕餘匪悉數殲滅。惟不見林鳳翔，擒賊供稱在窟室中。官軍窮搜得之，剛見林鳳翔方在地洞，扶二美人宴飲，靡呼曰：「將長髮短去。」蓋欲乘間潛逃也。遂與其黨十一人一并生擒解京誅之。僧紹等封博多勒噶台親王，即移得勝之師馳赴高

唐自德貞子以下，俱受節制，勝保以師久無功，遂京治罪。僧紹故撤高唐南面，站牆兵勇誘賊出巢，賊果出城，棄其馬，隊全數步行。竄踞馬官屯，屯距高唐四十五里，距平十八里。賊脅民夫用各種大木器，圍堵塔內，又偏掘陷坑，排列槍礮，守禦嚴密。屯內本多豪富，皆高樓大廈，外巾輒牆十分堅固，礮不能入。僧紹追至屯外，用馬步隊圍圍，賊自持旗登樓眺望，見我兵近前，即放槍礮，勢難驟進。僧紹相度地勢，知非水攻不可，即掘引運河水以灌之。眾謂屯中地勢墳起，恐非水力所能及。僧紹內斷於心，神機密運，先於屯外週築圍牆，牆外掘濠溝，其寬廣又以掘濠之土加倍內牆，布置周匝。旋據已平廣西左江道張晉祥稟稱，願捐貲，獨任其事。僧紹許之，遂挑挖運河，自東昌三孔橋起，至馮官屯石橋止，共一百二十三里，計長二萬二千一百七十六丈口，寬一丈七八尺，底寬六尺七尺，深五六尺不等。計需工價京錢五萬二千餘貫。自二月初旬起，至三月初四日工竣，竟引水入濠。僧紹旋即飛飭僱集民夫二三千人，或用水車，或用戽斗，灌入牆內。牆外築拋球列槍礮，一面令兵勇站立瞭望。防賊突出，挖牆倒浸。一面晝夜輪流灌注，不怠。由是新濠漸滿，牆內水深三四五尺不等。賊穴擅草大巢，盡淹。賊聚居樓上，我兵用礮不時轟擊。賊之柰米斯乏，勢甚窮蹙。四月十三日，已刻李開芳遣其心腹百餘人混入難民內，因水出險，意欲藉為內應。僧紹心知其術，訊

五

近主疆。放火燒燬賊寨。賊萬分窮蹙。十六日黎明。僧郢又令兵勇越牆而入。進攻。忽大風驟起。飛沙揚塵。瞬息不辨。南北僧郢即命撤隊。已刻字逆。遣一賊呈送降書。僧郢諭令限本早午時先繳軍器。方准投誠。約半時許。果來繳軍器。遂見賊隊數十人。高張紅傘。擁李逆前。逸志在乘此脫逃。僧郢偕德貝子等逐探其詐。暗令馬步隊數萬人。張左右翼以待。李逆既入。殺中。遂與其黨八十八人。俱在濠邊擒獲。僧郢傳令將八十八人。搬入各營。其賊目八人在營外帳棚守候。但令李逆逆見。李逆頭戴黃綢網花帽。身穿月白綢短襖。紅綢褲。紅鞋。年約三十二三。攜兩賊。身穿大紅綢花衣褲。紅鞋。年約十六七。美如女子。左右揮扇。隨李逆直入帳中。李逆僅向僧郢德貝子等。各屈一膝。即盤腿坐於地。兩童東西侍立。帳內總兵以下。皆持刀環立。怒目視之。李逆與二童。仰面四顧。毫無懼色。但稱能寬貸其罪。願說金陵諸賊來降。並求賜飯。遂開懷大嚼。笑語如常。旁若無人。僧郢知其心叵測。飯畢。遂出。又令八賊目進帳。各跪見。求赦。亦即遣出。遂將李逆與八賊。解至京都。凌遲處死。僧郢查明達鎮高唐。馮官屯三處。陣亡官兵兵勇八十餘人。設立祭案。將就擒餘匪八十八人。並二賊童。綢綳挖心祭之作祭文曰。爾官爾民。為國忘身。沙場戰死。陰靈未滅。天鑒爾志。振我軍聲。渠魁既殲。賊黨悉擒。剖其心肝。懸爾忠魂。尚饗。僧郢放聲大哭。官兵兵勇。無不墮淚。僧郢前經督封親王。於是奉旨世襲罔替。並賞肩輿。其餘文武各員。賞會爵秩有差。

溫壯勇公守六合

咸豐三年賊陷金陵分黨徃攻六合知縣溫公銘源徇於民曰吾聞粵賊所至殺掠甚慘與其束手受虐不如殺賊而死今與諸君約能殺賊者奪得賊所掠物任自分之六合民素悍一呼而集者數萬人賊以六合下邑不設備大敗而去溫公以所獲鎗重頒之於民民既獲利又知賊伎倆氣勢益壯賊每至民團輒敗之一日賊僞旗息鼓乘黑夜薄城而民團未之知賊雲雪梯將登城矣忽見城上燈火齊明燈有九江王字樣賊聞大崩地塌之聲賊疑為中伏也驚遁蓋城內向有九江王英布廟而大寨局在其中是夕失火而居民亦見九江王燈在城上登城視之始知有賊出追之復大得賊所棄財物軍仗賊前後六犯六合皆不克溫擢至道員知布政使銜仍權六合縣事而江北大帥亦奏請加九江王封號既而大帥託明阿忘溫公威名疏劾溫公縱團肆掠與賊無異坐革職發往軍臺何根雲制軍桂清總督兩江疏言溫公實有功請免發遣仍令守六合既而請開復原官八年悍賊四眼狗圍六合總統張公國樑率師援之至陳板橋去城三里大霧不得進停軍一時詭以待之天明霧脫

疾趙六合則城已先一時治矣溫公遇害賊割其腹殘其尸聞大軍至即棄城去事聞贈溫公布政使諡壯勇

張忠武公逸事

張忠武公國祿謀勇兼優戰無不勝保障蘇浙郡縣垂七八年吳越之人至今尸視其後以兵餉大權為其事者所掣肘功敗垂成卒以身殉其奇勛傳節彪炳史冊無待余之贅述若其年少時遇事有人所未盡知者茲特采輯一二以著英雄之概焉公初名嘉祥廣東高要縣人美秀而文恂恂如儒者然其任俠跡不羈年十五之粵西從其叔父學竄顧心弗喜也日與輕俠惡少年遊其黨有為土豪所困者公往助之殺人犯法官捕之急遂投某山盜魁盜魁奇其貌以女妻之女嫌其疏賤不可盜魁欲拔為己副其黨又不可山中例呼盜魁為老大其支黨皆為兄弟稱自二三四五以下各以才能之大小為次之先後乃呼嘉祥為老么公者第十也然每出劫必倍獲抗官軍必告捷庫案皆驚服一日山中糧盡因往劫越南邊境名為借糧越南人驅象陣來禦盜馬皆奔嘉祥仗其黨捕鼠數百明日復戰擲鼠於地縱橫跳躍象見之皆備伏不敢動遂獲全勝大掠而歸頃之盜魁病死庫黨推嘉祥為盜魁嘉祥有眾萬人以兵法部勒之與之約曰凡劫官商毋得殺人財貨必留還十之一

卷一

七

俾得為商之資本官民之旅費既而官軍討之山中倉卒無兵器嘉祥使人揭一竹竿以禦兵器戰益久則愈削愈銳以刺人無不死且傷者獲大捷然兵吏為所執者皆禮而遣之且其書自陳不得已為盜狀尚蒙赦宥願盡死力及洪秀全反於金田道黨招之嘉祥拒不往曰吾之為盜非得已也豈從叛賊者哉向忠武公恭提軍廣西使紳士朱琦為書招之嘉祥約官軍壓其巢出禦而偽敗乃悉招山中財物散遺其黨使歸為良而自降於布政使勞崇光軍前改名國棟得旨賞千總銜歸向公差遣由此戰必為士卒先咸名聞天下蓋公年十八而作盜魁二十八而折節從軍為國虎臣三十八而致命遂志平生大小數十百戰善以寡擊眾每出已意坐作進止率與古兵法暗合云

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

合肥傅日商毅伯李公始以丁未翰林供職京師其封翁慈全先生與曾文正公戊戌同年也傅相未第時嘗以年家子從文正習制舉文既得翰林亦常往問業咸豐二年文正丁憂回籍傅相與其封翁從侍郎呂文節公等奉旨回籍治園繼自是遂不甚通音問厥後皖北廉頗呂公煥舒城之難而圍練事遂無可為傅相旋入皖撫福元修中丞濟華府中丞蓋傅相座主也然中丞本不知兵指注未盡合宜傅相亦不甚得志會李威勢益熾傅相病官

軍之退避也於請大舉一戰是時鄭軍門魁士為總統謂賊強如此君既欲戰如能保其必勝願書軍令狀否傅相毅然書之官軍與賊戰而大敗賊漫山遍野而來合肥諸鄉寨皆被蹂躪傅相所居寨亦不守封翁先已捐館傅相與諸兄弟奉母避之鎮江而自出謁諸紳圖再舉既落無所合久之聞曾文正公督師江西遂聞道往謁謂文正為念故舊必將用之居逆旅數月未見動靜此時在文正幕府者為候補道程桓生尚書前翰林院庶吉士陳廉作梅今江甯布政使舉人許振祥仙屏陳鼎與傅相本係丁未同年傅相使往探文正之意不得要領繼因言於文正曰少奎以昔年雅故願侍老帥藉資歷練文正曰少奎翰林也志大才高此間局面窄狹恐難容何不回京供職龍曰少奎多經歷折大非往年意氣可比老帥盡姑試之文正許諾傅相入居幕中文正每日黎明必召幕僚會食而江南北風氣與湖南不同日食稍異傅相欲遂不恆一日以頭痛辭項之差升絡繹而來頃之巡捕又來曰必待幕僚到齊乃食傅相披衣踉蹌而往文正終食無言食畢舍者正色謂傅相曰少奎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處所尚惟一誠字而已遂無他言而散傅相為之悚然蓋文正素誇傅相才氣不羈故欲折之使就範也傅相初掌書記雖司批稿奏稿數月後文正謂之曰少奎天資於公頗近所擬奏各函批皆有大人處將來建

卷一

八

樹非凡或竟肯出於藍亦未可知傅相亦自謂從前歷佐諸帥毫無指歸至此如識南轅獲益非淺既而文正進駐祁門傅相謂祁門地形如在釜底殆兵家之所謂絕地不如及早移軍庶幾進退裕如文正不從傅相復力爭之文正曰諸君如勝佳可各散去會皖南道李元度次青率師守徽州達文正節度出城與賊戰而敗徽州失陷始不知元度存亡久乃出詣大營又不留營聽勸徑自歸去文正將具疏劾之傅相以元度當與文正同患難乃率一旅人往爭且曰果必奏劾門生不敢擬稿文正曰我自屬稿傅相曰若此則門生亦將告辭不能留待矣又正曰聽君之便傅相乃辭往江西開居一年適官軍克復安慶文正移建軍府為傅相馳書往賀文正復書云若在江西無事可即前來傅相乃束裝赴安慶文正復延入幕禮貌有加於前軍國要務皆與善商明年吳中紳士催輪船來迎援師文正奏遣傅相募淮軍赴滬而密疏薦其才大心細鮑氣內斂可勝江蘇巡撫之任抵滬未及一月奉命署理江蘇巡撫練兵選將克復蘇常嘉興等郡遂實授巡撫加太子少保賞黃馬褂雙眼花翎封一等肅毅伯勳名幾與文正相並距出幕府時僅逾兩年耳未幾續望日隆卒歲文正未竟之緒文正之志亦傳相實繼之同治十一年文正薨於兩江總督官廨傅相郵寄輓聯云帥事近三十年新盡大傳聲望為門生長威名震九萬里內安外攘曠世難逢天下才蓋紀

實也。

肅順推服楚賢

肅順於咸豐年間始為御前大臣。嘗龍用事。後遂入值軍機。屢與大猷。竊弄威福。大小臣工。被其賊害。怨聲盈耳。年以瞻儀。僭擬。獲罪伏法。其人固無足論矣。然其時專權勢甚張。而計賊將帥之有功者。皆在湖南。朝廷如祁文瑞。彭文敏。公尚書。馬不察。惟肅順知之已深。頗能傾心推服。平時以坐客談論。嘗心折曾文正公之識量。胡文忠公之才略。蘇常既陷。何桂清以棄城獲咎。文宗欲用胡公總督兩江。肅順曰。胡林翼在湖北。措置盡善。未可挪動。不如用曾國藩。曾兩江。則上下游俱得人矣。上曰善。遂如其議。卒有成功。左文襄公之在湖南。巡撫幕府也。已革永州鎮樊燮。控之都察院。而官文恭公督湖廣。復嚴劾之。廷旨敕下。文恭密查如左宗棠。果有不法情事。可即就地正法。肅順告其幕客湖口高心夢。夢潛心憂告衡陽王闓運。紐袂。聞運告翰林院編修郭嵩焘。仙郭公固與左公同縣。又素佩其經濟。傾倒備至。聞之大驚。遽聞廷往。求救於肅順。肅順曰。必俟內外臣工有疏保薦。余方能啟齒。郭公方與京師潘公祖陰。同值南書房。乃挽潘公疏薦文襄。而胡文忠公上敬舉賢才力圖補救一疏。亦薦文襄才可用。有名滿天下。訪亦隨之。之說上果聞。肅順曰。方今天下多事。左宗棠果長軍旅。自當棄職。肅順奏曰。聞左宗棠在湖南巡撫。略更章幕中。皆畫軍謀。迭著成效。略更章之功。皆其功也。人才難得。自當愛惜。請再寄官文錄中外保薦各疏。令其察酌情形。辦理從之。官公知朝廷意欲用文襄。遂與僚屬別商具奏。結案而文襄竟未對簿。俄而曾文正公奏薦文襄以四品京堂襄辦軍務。勳望遂日隆焉。此說余聞之高碧瀾。未確否。碧瀾與級。皆嘗在肅順家。教其子者也。

巡撫折藩司之議

咸豐八九年間。昆明何根雲制軍。挂清總督兩江。王壯愷公有齡。素為所識。拔以一鹽大使。不數年間。薦擢至江蘇布政使。總督藩司互相倚重。而巡撫僅能問一事。壯愷氣得志。盈不以巡撫置意中。每詣院謁巡撫。仰面視天。言如泉湧。但自陳其所辦之事。而不請示焉。趙靜山中丞德樞。大不能堪。而無如之何。竟引疾以去。歸安徐莊愷公有任。由湖南布政使升撫江蘇。素聞壯愷之專橫也。思有以折之。壯愷初次上揭。左右兩後僕。各執白銅煙筒。裝送水煙。莊愷謂之曰。君仕至兩司。尚不知官場通例乎。藩司謁巡撫。但許吸旱煙。不準吸水煙。君雖才畧無雙。定例其未可違也。遂揮二後僕使去。壯愷愕然出不意。無可置辭。喪氣而出。然於公事專擅如故。未幾何制軍力保壯愷。升任浙江巡撫。而莊愷為何制軍所壓。終不出。然於公事專擅如故。未幾何制軍力保壯愷。升任浙江巡撫。而莊愷為何制軍所壓。終不出。

能收回巡撫之權。遂思而而俄而制軍失陷常州。莊愷約節道疏劾之。何制軍竟伏法。

庚申抗垣之陷

咸豐年間。賊擾江西安徽等省。浙江之軍。以常玉山。呈鎮關。四安鎮。三路為重。其餘則視賊所趨而調撥之。已未十月。江南借浙開鄉試。皖南之人赴浙者。軍由廣德四安徑從安吉孝豐山中抵杭。蓋小路也。自是人始知山中有盜徑。而賊亦偵探得之。庚申春。大軍圍金陵。甚急。偽忠王李秀成為救金陵。乃以悍賊數百。沿路襲。由安吉孝豐抵杭。越山而至杭。杭巡撫羅壯節公遵嚴以事出。倉卒。未暇調兵。不知所抵。數日而賊陷。賊遂攻滿城。將軍瑞昌。志力固守。而杭城內錫箔匠數萬人。摩起響應。賊又值金陵。分大軍繼至。賊仍由此路遁走。大會軍賊攻陷東壩。金陵大軍之虛。攻陷老營。而東南遂糜爛矣。

藍臣憂國

有合肥人劉姓。嘗在胡文忠公麾下。為其什。既而退居鄉里。嘗言楚軍之圍安慶也。文忠曾往視師。果為登龍山。瞻形勢。喜曰。此處俯視安慶。如在釜底。賊雖強。不足平也。既復馳至江漢。忽見二洋船。鼓輪西上。迅如奔馬。疾如飄風。文忠變色不語。勸馬回營。中途吐血。幾至墜馬。文忠前已得疾。自是益篤。不數月。竟於軍中。蓋粵賊之必滅。文忠已有成算。及見洋人之勢力。方熾。則膏肓之症。若手為難。雖欲不憂而不可得。矣。蘭丹初尚舊。向在文忠幕府。每與文忠論及洋務。文忠輒握手閉目。神色不怡者久之。曰。此非吾輩所能知也。噫。世變無窮。外患方棘。惟其慮之者深。故其視之益難。而不敢以輕心掉之。此文忠之所以為文忠也。

咸豐三年三奸伏誅

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皆於咸豐初年襲爵。俱官宗人府宗正。領侍衛內大臣。而端華同母弟肅順。方為戶部郎中。好為狹邪。遊惟酒食。鷹犬是務。無所知名。五年。官軍既克滿宮屯。勦滅粵賊之北犯者。載垣端華漸以聲色。或聖恩。肅順入內廷供奉。尤喜迎合。上旨。上稍與論天下事。三奸盤結。同十大政。而軍機處之權。漸移。軍機大臣皆拱手聽命。伴食而已。惟軍機大臣大學士。柏德寶望深。性頗鯁直。不甚遷就。三奸畏而忌之。戊午科場之獄。竟置柏相大辟。三奸以全力羅織之。欲以樹威。於是朝廷震懼。權勢益張矣。肅順又借鑄錢局一事。與大獄。戶部司員。皆就職。連問。京師自指紳以至商店。被其株累。破家者甚多。皆怨肅順。次有肅順恃寵而驕。陵轡同列。是時周文勤公祖培。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而肅順亦為戶部尚書。同坐堂。皇列。日周相已黃諸矣。肅順伴問曰。是誰之諾也。司員各曰。周中堂之諾也。肅順罵曰。噫。若輩情情者流。但能多食長安米耳。為知公事。因將司員嚴責。盡

加紅勒帛焉。並加紅勒帛於周相畫諾之上。累次如此。周相默然。忍受弗敢校也。諸大臣亦往往受其侵侮。無不欲恨於心。而唯諾謹謹。惟大學生翁文端公心在。引疾乞退。以避之。十年七月。英吉利法蘭西兵船犯大沽。陷東西礮臺。入天津。逼通州。英園明國肅順方以協辦大學士兼步軍統領。與載垣端華同勦上。舉木蘭秋稱之典。巡幸熱河。熱河行宮本湫隘。內外禁防不甚嚴。三奸益得出入自便。導上娛情。實為希寵攬權之計。迨和議成。英法兵退至天津。留京王大臣疏請回鑾。上將從之。為三奸所屈。屢下詔改行期。十一月秋七月。上不豫。十六日上疾大漸。召載垣等。及軍機大臣。至御榻前。受遺詔立皇太子。是日辰刻。文宗顯皇帝崩。三奸輒矯遺詔。與御前大臣額爾景靈。軍機大臣兵部尚書穆蔭。吏部左侍郎匡源。署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少卿焦佑瀛等共八人。自署為贊襄政務王大臣。又擅逼禁留京王大臣恭親王等不得命喪。自是詔旨皆出三奸之意。口授軍機處行之。多未達皇御覽。中外惶惶。八月十日。御史董元誦疏言。皇上沖齡。未能親政。天步方艱。軍國事重。暫請皇太后垂簾聽決。並派近支親王一二人輔政。以繫人心。三奸不悅。明日。上奉皇太后召見贊襄王大臣。命即照董元誦所奏行。三奸勃然抗論。以為不可。退復以本朝無太后垂簾故事。令軍機處擬旨。遂於恭親王遂得於此時奔赴熱河。叩謁梓宮。端華等頗不以近支視之。

卷一

十一

以為贊襄政務之權在我。彼雖近支。何足重輕。蓋三奸中肅順尤專橫狂躁。端華之所為皆肅順使之。而載垣又為端華所使。二實皆肅順情無能。其攬權竊柄。一以肅順為主謀云。恭親王先見三奸卑遜甚。肅順頗蔑視之。以為彼何能為。不足畏也。兩宮皇太后欲召見恭親王。三奸力阻之。侍郎杜翰昌言於眾。謂叔嫂當避嫌。且先帝賓天。皇太后居喪。尤不宜召見親王。肅順拊掌稱善。曰。是真不愧杜文正公之子矣。然究迫於公論。而太后召見恭親王之意。亦甚決。太監數輩傳旨出宮。恭親王乃請端華同進見。端華目視肅順。肅順笑曰。老六汝與兩宮叔嫂耳。何必我輩陪哉。王乃得一人獨進見。兩宮皆涕泣而道三奸之侵侮。因密商謀三奸之策。並召鴻臚寺少卿曹毓瑛。密察各官。以備到京即發。而三奸不知也。次日。王即請訓回京。以釋三奸之忌。兼程而行。州縣備大賓禮。皆不敢輕侮。三奸之行刺也。及抵京。密甚。無一人知者。先是載垣等自陳職事殷繁。實難兼顧。意在彰其勞勩。詔即罷其所管大器。健銳營外示優禮。實奪其兵柄也。兩宮侯恭親王行後。即下回鑾京師之旨。三奸力阻之。謂皇上一孺子耳。京師何等空虛。如必欲回鑾。臣等不敢贊一辭。兩宮曰。回京後設有意外。不與汝等相干。立命備車駕。三奸又力阻。兩宮不允。乃議以九月二十三日。派肅順護送梓宮回京。上恭送登輿後。先奉兩宮間道放驛。載垣端華皆扈從。於是大學士賈禎周

祖培。戶部尚書沈兆霖。刑部尚書趙光。合疏稱。我朝聖聖相承。從無太后垂簾聽政之典。前因御史董元誦條奏。特降諭旨。旨既下。臣等復有何議。惟是權不可下移。移則日登禮不可稍渝。渝則弊生。我皇上沖齡踐祚。欽奉先帝遺命。派怡親王載垣等八人贊襄政務。兩月以來。用人行政。皆經該王大臣等議定。諭旨。每有明發。均用御寶。同道堂圖章。共見共聞。內外皆相欽奉。臣等經贊襄二字之義。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無鉅細。皆憑該王大臣之意。先行議定。然後進呈。皇上上一覽而行。是名為佐助。而實則主持。日久相因。能無後患。今日贊襄大臣。即昔日之軍機大臣。向來軍機大臣事。先而奉諭旨。辦駁可否。悉經欽定。始行擬旨。進呈。其有不合聖意者。硃批改正。此太阿之柄。不可假人之義也。為今之計。正宜皇太后數宮中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權。使臣工有所禀承。不居垂簾之虛名。而收聽政之實效。昔漢之和熹。鄧皇后。晉之康獻。褚皇后。唐之睿宗。肅皇后。皆以太后臨朝。史冊稱美。宋朝之宣仁高太后。有女中堯舜之譽。明代穆宗皇后。神宗嫡母。上尊號曰仁聖皇太后。穆宗貴妃。神宗生母。上尊號曰慈聖皇太后。維時神宗十歲。政事皆由兩宮裁決施行。亦未嘗居垂簾之名也。我皇上聰明大聖。正宜涵泳詩書。不數年即可親政。而此數年間。外而賊匪未平。內而奸人逼處。何以拯時艱。何以飭法度。固結人心。最為緊要。倘大權無所專屬。以致人心驚疑。是則

卷一

十三

目前大可憂者。至皇太后召見臣工。禮節及一切辦事章程。仍循向來軍機大臣原舊制。或量為變通。擬求教下。庫臣會議具奏。請旨酌定。以示遵守。庶行政可免流弊。而中外人心益深悅服矣。會欽差大臣侍郎勝保。亦奏請近支親王輔政。以昭權衡之專。惟十月朔奉旨。至京師。將至之日。諸大臣皆備例迎。兩宮對大臣涕泣。屢送三奸欺親之狀。周祖培奏曰。何不重治其罪。皇太后曰。彼為贊襄王大臣。可復予治罪乎。祖培對曰。皇太后可降旨。先令解任。再予拿問。太后曰。善。乃詔解贊襄王大臣八人之任。以恭親王奏請為議政王。從民望也。垂簾典禮。在廷大小臣工。集議以開。召見議政王大臣。上南面稍東席地坐。兩宮亦南面稍北坐。皇太后面諭三奸跋扈諸不法狀。且泣下。上顧曰。何樂奴輩如此負恩。即所願可也。諸勿悲。遂與王大臣密定計。即另派大學士杜良。戶部尚書沈兆霖。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麟。鴻臚寺少卿曹毓瑛。為軍機大臣。初二日恭親王率周祖培文祥等入朝。特命辦事處。勿知會怡親王。故二王皆不知。然已微有所聞。見恭親王等。則大言曰。外廷臣子。何得擅入。王答以有詔。復以不應召見。呵止。王遂謝卻。立宮門外。俄詔下。命恭親王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拿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王捧

書有不臣語乃復達成伊犁先是載垣等擬進年號曰祺祥已頒憲矣有言其意義重複者遂置不用初九日甲子昧爽穆宗毅皇帝御正殿即位禮成大赦以明年為同治元年上母后皇太后尊號曰慈安皇太后聖母皇太后尊號曰慈禧皇太后垂簾聽政先是欽天監奏八月初十日合璧五星聯珠登極之日久陰忽霽表鎖清於是權姦既去新政如旭日初升羣賢並進內外協力宏濟艱難遂啟中興之治

慈安皇太后聖德

慈安皇太后以咸豐初年正位中宮當時已有聖明之頌顯皇帝萬幾之暇偶以遊宴自娛聞中宮婉言規諫未嘗不從外省軍報及廷臣奏疏覽閱者聞中宮一言未嘗不立即省覽把柄獨遺難竟皆以中宮調停旋蒙恩眷顯皇帝幸熱河適年龍馭上賓當是時肅順專大政暴橫不可制太后與慈禧皇太后俯巨缸而語計議甚密於是慈禧皇太后外示委任而急召恭親王至熱河與王密謀兩宮及皇上奉梓宮先發傳肅順部署復事既至京師則降旨解肅順大學士之任放革職拿問遂誅之肅順素蓄異謀以皇太后渾厚易制故忍而少待不意其先發制之臨刑時頗悔恨云於是兩宮太后垂簾聽政首簡恭親王入軍機處議政事當是時天下稱東宮優於德而大謀實大舉錯實王之西宮優於才而判斷奏章裁決庶務及召對時訪訪利弊慈中默會東宮見大臣內訌如無語者每有奏牘必西宮為誦而講之或竟月不決一事然至軍國大計所關及用人之尤重大者東宮偏行一事天下莫不額手稱頌同治初元紫霄又正公之賢自兩江總督簡投協揆以正月朔日下詔凡天下軍謀吏治及總督巡撫之黜陟事無不諮言無不用中興之業於是年肇矣何桂清失陷新疆厥罪甚重刑部已論斬矣陰祈同鄉同年及同官京朝者十七人上疏救之朝廷幾為所惑東宮太后獨納太常寺卿李棠階之奏命斬桂清以警逃將天下為之震肅學以李棠階碩望名儒命為軍機大臣一歲中遷至尚書其後頗多獻替勝保以驕奢貪淫遂下刑部獄亦用棠階言賜死天下頌以為宜金陵蘇浙之復也嘗季左三公錫封侯伯實出東宮之意而西宮亦以為然及太監安德海稍用事潛出過山東境巡撫丁公寶積勸奏之東宮問軍機大臣以祖制大臣對言當斬即命就地正法天下皆服丁公之膽而頌太后之明西宮太后性警敏銳於任事太后慈以權讓之頗然若無所與者後西宮亦感其意凡事必諮而後行殺皇帝孝事太后能先意承志太后撫之亦慈愛備至故帝亦終身孺慕不少衰雖西宮為帝所自出無以逾也慈皇太后之立實太后以其端淑選中之蓋其聖德為相近云適年以來太后益諒諫未遑事無鉅細必待西宮裁決或安撫府主持或者以天下大定可以垂拱而治故益務輪晦歟

嘉順皇后賢節

國朝家法遠轍漢唐宋明之上而尤有亘古所未睹者一則開創之功與中興之業皆出皇

太后訓政之九一則以椒房之貴而殉大行皇帝於百日之內如穆宗毅皇后是也后為今
承恩公崇文山尚書之女幼時即淑靜端慈公母自謀之讀書十行俱下容德甚茂一時
滿洲蒙古右族皆知婚嫁時必正位中宮同治十一年穆宗皇帝將行大婚禮后與鳳秀之
女俱送入宮宮是時后年十九慈安皇太后愛其端莊謹默動必以禮欲立之鳳秀之女年
十四慈禧皇太后愛其恣性敏慧容儀婉麗欲立之兩宮意雖各有所屬而相讓未決乃召
穆宗傳旨定之穆宗對如慈安自於是乃立后為中宮而封鳳秀女為慧妃大婚之夕后應
對頗稱旨穆宗使后背誦唐詩無一字穆宗其悅慈禧皇太后憐慧妃之未得尊位也召
穆宗諭以慧妃賢慧雖居在妃位宜加眷遇皇后年少未諳宮中禮節宜使時時學習帝母
得親至中宮致訪政務穆宗性至孝重違太后意而又憐皇后之不得寵于太后也乃不敢
入中宮亦竟不幸慧妃常在乾清宮獨居無聊既而有疾慈安皇太后偵知諸太監越禮狀
於是兩宮太后輪流有視帝疾稍瘳太后回宮亦召皇后留視之皇后權素輕不能以威警
諸太監又性溫忍守禮法帝亦命皇后回宮每古口極諫然後去無何疾復大作龍駁上賓
慈禧皇太后召皇后訓責備至蓋本朝家法嚴嚴又值太后哀痛之餘故不覺有疑于皇后
而責之過深也今上即位皇太后慈安對為嘉順皇后而后自穆宗之崩極極言以身殉遂
崩

占驗家謂五星同左一次曰合同在一宿曰聚咸豐十一年八月丁巳朔有日月合璧五星

不復食以九緒元年二月二十日朔年二十二距穆宗大行未百日也嗟乎自古烈婦殉夫
者多矣若以椒房之貴擇遺愛故舉龍信逝則前古所未聞也豈不懿歟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
占驗家謂五星同左一次曰合同在一宿曰聚咸豐十一年八月丁巳朔有日月合璧五星
聯珠之瑞從填星也故是日卯正日月同在張二度咸豐十一年八月丁巳朔有日月合璧五星
星在張九度辰星在張七度蓋日月與木火土水四星同聚一宿惟太白在軒三度填
水土二星相距不滿三十度則猶可謂之合也尤難遇者五星皆順行而無逆留退逆之態
且皆展見而不伏匿斯所以為瑞也咸豐十一年八月卯正時刻見復安慶由此各路
大帥相繼奏捷南進一紀而專餘苗回諸巨寇以次蕩平中興之功何其偉也占驗家又謂
自張至軒為楚分野是時輔弼中興者如曾文正公胡文忠公江忠烈公雖忠節即公李忠武
公李勇毅公以及今相國恪靖侯左公巡撫成毅伯曾公陝甘總督楊公兵部侍郎彭公皆
係楚材可云極盛惟今相國肅毅伯李公所屬淮部諸將皆係皖人然春秋時皖北安慶鳳
頭六郡本皆楚地則分野占驗之說似不誣矣沈約宋志謂周將伐殷五星聚於齊桓桓將霸
五星聚於漢高入關五星聚東井大抵皆隆盛治平之象然則中興景運尚未艾也

賊犯歲星致敗

天文家謂歲星所在之分野其國有福伐之者敗春秋時越得歲而吳伐之史墨以為必
受其殃既而吳果為越所滅同治丁卯四五月間捻首任柱賴汶光等入山東登萊青一
帶官軍依膠萊河築牆而守蓋欲拘之海隅而以勁兵驅殄之也余於五月杪夜觀歲星在
危宿尤甚明亮夫虛危齊之分野乃清東秦武登萊青諸郡也登萊青得歲而賊獲之理當
敗滅余謂論地勢則如獸入阱中論天時則彼自犯歲星不滅何待俄而賊果膠萊河尾海
灘乾涸尚有數十里營牆未築清防而出余拊髀驚歎以為天時地利究難盡恃也幸今伯
相李公早依運河築牆以防賊之氣運賊抵膠河牆不能逞迨九月間銘軍會合諸軍擊
之安邱雖難之聞槍斃任柱竟賊巨股仍在虛危分野也余乃信天時地利實有可憑云

咸毅伯攻克金陵

宮保咸毅伯曾公之圍金陵也猛攻二年咸豐庚辰迄不能下甘朝陽門至鍾阜門開地道
三十三處篝火而入地道崖頭而寇塞則縱橫聚於其中賊或穿隧以迎我兼以毒煙灌以
沸湯則趨者得脫而思者就斃蓋每穿一穴為賊所覺而將士須臾殞命者率常數十百人
一日穴地已過城根賊尚未覺曾公有以槍插地看穴內軍士見槍首入地疑賊已覺而刺

之也急以手引槍入地數尺賊始知官軍在地下復迎擊之官軍或退或死復開地道或為

山石所隔或將近城根賊酋李秀成登陴遙望見其上草色輒知下有地道官軍既克偽天
堡城即所謂龍膊子者也在大門外高路鍾山之頂俯瞰城中提督李臣典等與公密商
排巨礮三層於其上晝夜對城轟擊無一息停城堞皆頽賊不能立足曾公始下令軍士各
持柴草一束擲之城下高與城齊示將由此登城者賊併力嚴備不暇他顧又隔於柴草不
能瞭望官軍於近城龍膊子山之下見得一隧乃前數月所開為賊所覺而中廢者曾公知
賊不復防此遂派千人由此挖至城下實火藥三萬斤於其中封築完固填以大石口門留
一穴以粗竹數丈為引綫貫入穴中竹內用大布數匹包火藥實之及期各軍嚴陳以待火
始入時但聞地中隱隱若雷聲約一點鐘之久俄而寂然眾又以為不發矣忽聞霹靂聲
如天崩地圻之聲城垣二十餘丈隨煙直上萬眾屬目咸見是城墜入雲霄也大石壓下擊
人於一二里外死者數百人諸軍由缺口衝入其上有黑雲一陣隨之既而城中火起共見
火光中有若金星一箇騰入雲端繼有白光一道衝上蓋皆寶氣所化也先是咸豐三年粵
寇之陷金陵也募得一夥人善掘煤者掘地道自儀鳳門入及官軍圍金陵黔人復在軍中
曾公使挖地道自太平門入噫一省垣也而得失係於一挖煤者之手亦異矣曾文正公既

至金陵修治口鏡石誠其處銘曰窮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

李秀成被擒

金陵之拔也。偶忠王李秀成偕一童遁走方山。突遇捕者八人。有識之者。皆曰。若非偽忠王乎。秀成長跪泣曰。若能導我至湖州。願以二萬金為壽。樵夫相與聚謀。以為不如執獻大官。金其馬。住且可獲重賞。遂磨之以歸。其村名曰。潤西。是時秀成與其僮兩臂金條。皆滿。又以一騎負箱篋。皆黃金珠寶。約值白金數十萬兩。村民盡拘之一室。其珍寶尚未散分也。村民陶姓者八人之一也。時有族人在太平門外李臣典營中。將往告之。道過鍾山。腹中饑渴。時提督蕭子泗駐營鍾山。營中有伙夫素與陶姓相識。遂入少憩。語及獻俘事。伙夫以語親兵。親兵以告統領。乃使一人留陶姓與之酒食。雅意懇懇。不使得行。子泗自率親兵百餘。馳抵潤西村。以秀成歸。蕭收其珍寶。將并族陶姓以滅其口。伙夫陰告之。分以寶珠五枚。民馬一匹。俾乘夜遁去。子泗竟以擒獲秀成。廣一等男爵之封。其後感毅伯曹公微聞其事。賞村民八人白金八百兩。復為營中親兵分去。僅以五十兩畀八人者共分之。

張洛行被擒

張洛行為捻寇渠魁。跳梁十年。官軍無如之何。同治癸亥。洛行為僧部所敗。以五千人保於尹家溝。僧部率大軍圍之。洛行自知勢不敵。以數百人突圍出。僧部將役於率數千騎追之。擒斬賊黨略盡。洛行以二十人奔西洋。集汗主陳天保。故賊黨也。甫於是日落官軍。而洛行夕至。天保納之。陰遣人馳報甯州署中。時西林宮保英翰若甯州知州。率壯丁二百人赴之。直至洛行所。洛行方吸洋煙。英公呵之起曰。汝非張洛行乎。曰然。曰從茲走。乃併其甥姪數人皆擒以解。解送僧部軍前。凌遲處死。僧部保英公。俟補直隸州後。以知府用。朝廷頗建以賞。海求數月。權知甯州府。旋遷鳳翔六道。兩年間遂至安徽巡撫。

謝忠愍公保衛天津

咸豐三年。賊犯畿輔。長蘆鹽運使楊宗岳為防禦計。捐廉聚洋槍五百桿。招募壯丁。左著教演。號曰蘆團。旋奉旨派前任浙江巡撫吳雲常等。協同天津地方官辦理。團總閻麟紳商立義民局二十八處。每局五六十名。按期訓練。縣人張錦文者。前為縣見亭河師家丁。為司庖。政繼以鹽運致富。倡捐團練經費。並上守禦策於鹽政。又謀鹽政善之。發令前一支給餉。文俸善布。錦文自練壯丁三千名。號曰鋪勇。當是時天津鎮協各兵連年徵調。在外城中。惟有蘆團鋪勇。而義民二十八局。散布一縣。計惟有數十人。天津地平行無險可扼。悍賊七八萬。由南而北。自春徂秋。寇氛日逼。民心大震。八月朔夜。賊甚。而城西亦圍。河堤驟決。

卷二

四

卷二

五

天津道張起鵬督率官弁馳往堵禦。見有紅燈隱隱前導。奔流隨之。此渡高與城齊。地勢東窪西仰。乃水不火。及淮西南居民蘆舍無恙。而城南彌望汪洋。修成巨浸。靜海淤洲。來路及諸歧徑。皆沒於水。僅存大道。而巴決口前一日。堤上有二人徘徊往來。一人曰。當在何處。一人指曰。此處即可。眾咸異之。次夜復聞。即所指處也。九月二十六日。偵知賊已入滄洲。繞錦文夜踰縣令謝子澄曰。寇過矣。當奈何。謝公曰。無餉無以辦事。為之奈何。錦文獻票銀四千緡。為募勇費。且謂賊勢猖獗。非過其銳氣不可。明日募大萬餘。據長湊於小稍直口。復以席裹土如壘。包圍蘆團。賊盤六座於臺上。即日工嚴。錦文入見縣令告之曰。昨夜賊犯喧嘩。恐生變。奈何。錦文曰。若擇其罪不至死者出之。激令殺賊。賊罪從之。回民劉繼德者。甫出獄。振臂一呼。曰。民奔集者千餘人。遂率赴教場。聽令適錦文豫引鹽課銀二萬兩。至值數易錢。分寓小票。以給勇糧。官紳議誰可督隊。謝公當眾請行。衣短後衣持槍上馬。率練勇至城西小園駐焉。先是邑人賈慶堂獻忠。賊於水淺處偷渡。村民有七老者。善用排槍。置小舟上。復以席推行水中。百發百中。食呼之為雁戶。宜招募設伏以備不虞。官紳皆以為然。倉猝募五百人。是日使慶堂率往伏於稍直口之東南。二十八日。聞郡文武齊集教場。忽一老人來告曰。賊已在城西黃家墳造飯。兵言訖不知所往。登臺瞻望。果蜂擁而來。謝公率眾迎勦。蘆團槍炮齊放。賊民數萬。持械相助。賊首名小亮子者。矯健絕倫。賊中呼為開山王。手執黃旗。左右指揮。迭奮剽奪。我軍以大槍擊之。擊上則賊伏。擊下則賊騰。槍甫止則隨煙而進。有大沽老卒唱曰。是賊狡獪。非巧取不可。乃以兩槍上下交擊之。立斃則氣奪。猶奮突而前。至設伏處呼渡。雁戶伴應。推舟前行。距賊數武。號礮一聲。排槍轟發。賊紛紛倒地。驚以為水雷。遂大潰。是役也。賊因水阻。過道東走。僅過至一日。而稍直口得以為備。且此徑皆淹沒。可豫料賊所至。而以全力專備一路。斬賊五百餘級。而我兵勇無一傷者。由是小稍直口。改名得勝口。旌戰功也。是時惜無大軍夾擊。不能一鼓殲賊。又以賊眾我寡。未敢遠追。賊遁至楊柳青。被據靜海之獨流鎮。十月十七日。督師大臣勝保始統大兵由涿州至天津。旋赴獨流鎮勦賊。並調謝公至大營。辦理糧餉。帶練殺賊。十一月二十三日。副都統佟麟擊賊獲勝。殺數百人。因搜取淡板被賊擁圍。手執長矛殺數賊而死。謝公馳往援救。身受七傷。赴水而死。勝保奏聞。得旨。謝子澄者。賄布政使銜。即照布政使陣亡例賜卹。並給卹部尉世職。入祀京師昭忠祠。准於四川原籍建立專祠。佟麟謝子澄並准於天津陣亡地方。各立一祠。謝公族子誼忠。忠而天津紳民。先於西門外雙廟街建立謝公祠。光緒六年。始合祀佟公。改號雙忠祠。然洋人尤虔事謝公。每遇誕辰及死之日。皆有賽會。張錦文因頻年捍寇。有

功崇極人前後贈匾額數十方夫史入告賞給一品封其子汝霖由道員加二品頂戴孫鴻壽敘賜舉人錦文既卒縣人附祀之雙忠祠內竊思天津於且一役官紳戮力天人相應用能擊敗軍寇保全郡城當時合厚策厚力以有此功主其事者殆不止謝公一人况縣令秩稍微事權所屬在名位素高之官紳歟後謝公獨尸其名者則以其慷慨激發願為前驅成功指顧旋以殺賊捐軀合於能崇大忠以死勤事則祀之義至今廟食一方而錦文亦得附祀焉所以報之者隆矣夫聞鼓擊之聲則思將帥當賊披猖時事孔林之校願皇帝側席求賢有能倡眾殺賊者往往不次超擢謝公已升知府將人用矣然而臨陣死終此天津父老所以尤感希不置也楊帝以捐募盧國天子謂為知兵由長盧運使擢湖北巡撫連擢湖廣總督統兵勦賊後以遇寇退避失陷列郡貽誤封疆職逮問尤可見偶值事會倖倖居功者之不足恃也

星變奇驗

天文家每測象緯以占人事之吉凶其法由來舊矣西人則謂星行有一定之軌度與人事毫不相涉以是習西法者但精測算而不言占驗然見於史冊者數千年來治亂禍福往往十驗七八其說有未能盡廢者余所親親如咸豐十一年五星聯珠之瑞既誌之矣又如咸豐八年九月彗星出西北其芒掃三台並及文昌四輔月餘乃滅余謂三公中必有當其災者未幾而科場之獄興軍機大臣大學士柏俊以失察門丁舞弊蕭順等復深文周内竟罹大辟十年七月彗感入南斗是時英法兵船犯大沽北塘陷踞砲臺入天津逼通州天子以秋獮駐蹕熱河十一月彗星復出西北長數十丈把紫微垣及四輔余見其芒銳熊能幾及帝座一星心甚憂之至八月而文宗龍馭上賓光緒八年法蘭西始謀越南端倪大露是年八月彗星見於張翼之間余謂越南分野在翼轸而彗所以除舊布新越其為法所併乎未及三年而越南全國果盡歸於法矣夫天象變於上人事應於下有不可期然而然者歟謂天文家占驗之說不可盡信乎

多忠勇公亮於藍屋

欽差大臣西安將軍多隆阿忠勇公由黑龍江馬隊從征楚皖海權大帥身經數百戰料敵如神其奇勳偉績尤在廬桐之間摧滅粵寇陳玉成實能轉移天下全局曾又正公嘗稱其智勇兼備為中興名將第一同治元年提師入關嘗以親兵七千人解商南之圍以二千人破捻寇五六萬之眾伏尸四十里山前巨壑而不見底人馬屠積填與路平驅勒回寇如風掃殘雲其計畫常出人意表卒而迫之山谷之間大川之旁殺賊動以數萬計陝西叛回幾盡

將移勒甘回矣適匪藍大順由蜀黨陝陷踞藍屋城中老賊僅數百人會從人數亦不甚多多公引兵圍之大順百計守禦城小而固久不能拔朝廷既知賊勢之熾又以多公用兵素稱神速訝其師久無功也屢旨詰問多公起自武員不耐挫折又自貽其困於小寇也同治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抵地進剿大順開月城文餘公自率移國善玉順等驟入其城不意城內尚有堅卡五道將士力攻不能破公在砲臺親自擣鼓賊見其穿黃馬褂也知為大帥以鳥槍狙擊之頭眼受傷創回營傳令諸將此城速克傷重亦可痊如不克傷輕亦不欲復活諸將四面環攻以次日三更克復縣城藍大順逃至漢陰為團練所截殺而公傷病益劇巡撫劉公峇往視之見其臥於牀椅困憊殊甚竟瞠目不能語遂以四月十五日薨於藍屋公生平愛士卒如骨肉而威令嚴明凡所指揮湯火不敢避屢殲巨寇勦滿海內而此次忽為小醜所困殆有數焉方受傷時上發內府珍藥救治並命黑龍江將軍傳其子雙全馳驛往視而公本無家雙全依戚族而居身無完衣將軍憐驍贈以行資始得馳往已不及貽公遺疏云不使家有長物身有餘財洵非虛語也或曰略文忠公奏報早稱大順死於四川守藍屋者實大順之弟二順然陝西兵民則皆指為藍大順云

曾左二相對俟

曾左二相對俟

卷二

七

翼聞粵寇之據金陵也文宗顯皇帝顧命頗引為憾素謂有能克復金陵者可封郡王及曾文正公克金陵廷議以文臣封王似嫌太賤且舊制所無因析而為四封侯伯子男各一曾文正公封一等毅勇侯世襲罔替曾沅甫官保封一等毅威伯提督李臣典封一等子提督蕭孚泗封一等男左文襄公之肅清甘肅新疆也廷議擬文襄公長齡平張格爾封公之例擬封一等公爵皇太后謂從前曾國藩克復金陵僅復封侯左宗棠係曾國藩所為其所用得力之老相營亦係曾所遣將領劉松山等又曾所舉也若左宗棠封公則前曾國藩為太薄矣乃議左公以一等恪靖伯榮二等恪靖侯所以不獲一等者稍遜於曾公也聖明燭照纖悉靡遺權衡輕重適劑其平雖前後事隔十年而評量猶不爽銖寸若此其所以咸中興之業與余昔遊京師聞諸時事者皆有此說因而錄之

略文忠公遺愛

略文忠公遺愛以咸豐初年巡撫湖南適值粵寇猖獗曾文正公以在籍侍郎幫辦團練旋創籌餉募勇之議益陽胡文忠公新甯江忠烈公實左右之風氣既開人才蔚起於是塔忠武公塔齊布羅忠節公李忠武公胡公李勇毅公胡公王壯武公及前總督楊公岳威前侍郎彭公王瑞等先後卓著戰功名聞海內其他以殺賊踴躍致者尤不可數計當是

時精卒偏於畎畝。良將布於閭閻。但患招之不能盡。不患其無可用也。路公以休休有谷之度。適值其邦。而適其威。每與諸公共事。頗能不掣其肘。不掩其光。以故勳望日隆。會今大學士修靖侯左公。以在籍舉人。就路公前任張石卿中丞。亮亮之舉。張公既去。路公復賓禮之。左公練習兵事。智略頗深。路公專任以軍謀。集餉練兵。遂用賢將。廖邵澤。兩敗石道。開數十萬之眾。復分兵援鄂。援江。西。丰。采。幾與曾胡二公相並。則左公帷幄之功也。路公每公暇。過幕府。左公與幕賓二三人。慷慨論事。證據古今。設辨風生。路公不置可否。靜聽而已。世傳路公一日。聞轅門聲。顧問何事。左右對曰。左師爺發軍報。據也。路公領之。徐曰。盡取招徠。一閱此報。或告者之過。然其專任左公可知。惟時楚人皆戲稱左公曰。左都御史。蓋以路公官銜。不過右副都御史。而左公權高過之也。然路公外樸內明。於賢不肖之尤著者。口雖不言。而辨之甚精。既能推賢。賢才亦樂為之用。至其清介自守。尤為一時封疆大吏所不及。此其建樹之本也。余往嘗游湖南。聞楚人皆曰。路公治楚。各楚十年。而吏民安堵。羣寇遠遁。此吾楚福星也。厥後督師入蜀。蜀中值藍朝鼎。字短拾。拾等。羣寇遠起。揭竿為合之徒。所在屯聚。全省被蹂躪者。四十餘州。路公僅募楚勇萬人。以行。是時黃子春觀察。臨為統將。劉毅軒中丞。嘗曾以同知佐戎幕。旋超授四川藩司。實畫軍事者二年。楚軍入

卷二

蜀。一戰大捷。敗行而西。驅除羣孽。連解定遠。遂州之圍。而黃觀察亦遇伏。戰沒。路公遂裨將代領其眾。會合蜀軍。分途追剿。藍李等巨酋十餘人。以次擒戮。未一年而全蜀肅清。蓋藍李各寇。皆起於草莽。羣勢雖盛。並無遠略。實不耐戰。路公以楚中節制之師。進與之角。鮮不克捷。既捷之後。羣賊望風瓦解。自就夷滅。故其摧陷廓清之功。為甚捷也。蜀民見路公用兵。如此之神速。以為諸葛復生。且出水火而衽席之。皆曰。路公活我石道。開率其悍黨。窺犯蜀疆。自入絕地。諸土司扼守險隘。會合官兵。擒滅之。天下聞之。謂石道開着名制寇。不過稍亞於洪秀全。而路公擒之。易於反掌。豈不仰其威名。蜀民亦謂路公用兵。果不可測。於是感之如父母。而望之如神明矣。蜀中地大物博。路公既削平羣醜。省中司道。遂建議整理財賦。因而籌餉。善兵。南援滇黔。北援秦隴。當是時。曹文正公督兩江。胡湖廣。兩粵閩浙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諮之。路公督四川。凡滇黔陝甘等省。大吏之黜陟。及一切大政。朝廷必以諮之。二公東西相望。天下倚之為重。而路公所陳大計。亦多能統籌全局。不愧老成典型。先是蜀中童謡曰。若要川民樂。除非馬生角。蓋俗稱路字為馬。各縣而南方又各角同音也。然則路公當立功於蜀。其數早已前定矣。路公既薨。成都為之罷市。居民皆野哭。巷祭每家各懸白布於門前。或書輓聯。以誌哀思。通文勤公崇實。以將軍者。總督謂為不祥。遣使

禁之。蜀民各曰。將軍脫有不諱。我輩決不散。若此。聞者為之寒然。迄今蜀民敬慕路公。與諸葛武侯相等。路公專祠。蜀民亦呼之為丞相祠。堂雖三尺童子。入其祠。無不以頭搶地者。或謂路公生平。不以經濟自命。其接人神氣。渾穆人視之。固窮窮無能。而所至功成。所居民愛。在楚在蜀。自有諸賢擁護。而效其長。豈其大智若愚耶。抑路公之祈禱。早早有定數。大功之成。不在才猷。而在福命耶。余謂路公之當享勳名。固由前定。然其德器渾厚。神明廉靜。推誠以待賢。亮直以事朝廷。斯其載福之大端也。同時張石卿制軍。其初名位與路公相埒。而才調。則十倍於路公。然有為不能。有守不好。用權術。多謀少斷。又所居皆貧瘠之地。所與共事多庸妄人。其道遂不如路公遠甚。嶠嶠二十年。不能以功名終。蓋其德不足以運。其才不足以載。其福適若與路公相反云。

勞文毅公善居危城

善化勞文毅公崇烈。為封疆大吏二十年。值咸豐同治用兵之時。其所居亦率多貧窘艱危之境。雖無卓然傑出之經綸。然每能履變不驚。化險為夷。以功名終。則其從容應事之度。有可稱者焉。先是文毅以廣西布政使。統領一軍。出省勦賊。招降賊首張嘉祥。改名國祥。即後在江南設賊為名。將倫大師。諡忠武者也。文毅既獲。巡撫洪秀全。楊秀清等。大股悍賊。雖已

卷二

出粵境。而餘寇蜂起。羣盜如毛。廣西餉絀。兵弱。持數年。賊勢益熾。與湖南廣西諸省。音問阻絕。餉道不通。省城數十里以外。皆賊也。文毅與人書云。公膺疆寄。固守孤城。不特毫無官越。抑且毫無生趣。適將果敏公益遣以候。選知府。為羅忠節公。洋南營官。中道散去。文毅招之赴粵。將公請立功後。必保至寶。缺按察使。所需糧械。毋稍缺乏。然後願行。文毅許之。將公乃募楚勇三千人。入粵。擊平羣寇。克復諸府縣。城。楚勇之路。始通。無何而文毅調撫廣東。權兩廣總督。自咸豐七年。崇烈臣使相名。現為英吉利所執。英人踞守廣東省城者數年。迄庚申和約既定。次年英人交還省城。督撫司道。仍駐佛山鎮。不敢入城。英人常目笑之。謂兩國既和。斷不復存惡意。中國大員何怯也。然時上下談論。皆謂一入省城。必受洋人挾制。將復如葉相之事。文毅內決於心。獨備儀仗。呵殿入省。城外萬人。天道觀之。將軍都統司道府縣。遂皆從之。洋人既覺其無所懼。諸事稍稍就範。議者亦始知與葉相彼此異時。以是稱文毅之毅焉。旋貴授總督。量移雲南。自巡撫徐之銘。倚賴回以自重。總督潘忠毅公。公帥至為所戕。厥後之銘雖死。而回黨內外盤踞。耳目甚廣。巡撫劉公。嚴肅。潘公。公帥在外。文教始駐貴州。既而道路稍通。遂入雲南。或勸文教毋遽入省。城。文教曰。省城未失。而大吏皆憚不可入。則彼寇將終據之。且彼所以欲害我者。恐或有圖之之意也。今我未扶

重兵則彼固無虞矣遂入城任總督任終日閉鈴閣以示無事日寫白摺三四開告人曰吾以比陶情適性且泯彼猜疑也於是任數年而亮夫又設治廣西最久其所善亦殆無遺憾若在廣東則是時已與英人講解入城本無後慮之智殆能見及之其在雲南蓋有不暇為中醫之見存焉總之兩粵以雲南三城者以常凡度之皆危地也其惟滇之無心則履至險而往往能化其險觀文毅之所處殆猶佛家能狎蛇虎而蛇虎亦竟不為之害歟

鄧子久中丞被害

江甯鄧子久中丞爾恆以翰林為雲南道員海權藩司咸豐十年十月升授貴州巡撫未及赴任明年春調陝西巡撫是時徐之銘撫雲南綱紀廢弛回寇與營將勾通為患之銘非但不能禁遏又從而黨庇之受逐為所挾制副將何有保者始亦為之銘私人既而雲羽日眾勢張縱橫作惡多端之銘亦無如之何凡滇中大小官員以升調病休出境者有保執道其黨進之境上盡劫其官費以去無敢與校皆以得出虎穴為倖有保等恃此為生涯者數年矣中丞之將赴黔也行李馬駟中途被劫中丞聲稱候到京參奏知通調陝撫行至曲靖借居府署何有保聞有參辦之言密嗾其黨史崇戴玉堂夜半縶縶入署中投害中丞所攜衣物

卷二

十

物旅費搜括無遺於是遐邇分傳之銘以中丞久任雲南司道知其陰事恐中丞一入都而其劣蹟盡聞於朝故密謀何有保害之之銘亦奏中丞被殺之事大致稱鄧爾恆由滇赴陝經臣派撥兵練護送行抵曲靖在府署偏院居住者知州唐蘭等素知府署不其嚴密欲派兵練巡查鄧爾恆自稱行李無多不須防衛僅留兩僕在內伺候是夜竊賊李寶踰垣而入鄧爾恆聞院內有賊親自堵門喊捕李寶索銀鄧爾恆聞其在內遂與其夥黨一擁而入連將鄧爾恆殺害該府聞警傳集兵役拿獲各犯即經就地正法等語並將曲靖文武原稟鈔呈又宗諭旨云鄧爾恆在曲靖府署居住知府唐蘭等既欲派兵練巡查何以執復中止竊盜拒捕傷人固屬常有之事惟鄧爾恆係屬大員何以輕身堵門即謂該犯李寶係因懷恨故將該賊殺害然守夜之中何以知堵門賊役之人即係該撫且知李寶之故該撫實為挾仇起見在場各犯既已就獲該府等自應迅速解省聽候審辦何以遽將各犯正法以致無可質對鄧爾恆既留兩僕在內則被害情形均應目擊何以並未取有供辭曲靖文武原稟種種情節支離徐之銘並未駁斥輒行入奏以大員被殺之案並不徹底嚴究草率了事實堪詫異新任總督劉源瀚已諭令趕緊前往雲南將鄧爾恆被害情形密速訪查據實具奏務期水落石出不准稍存徇情消弭之見欽此源瀚竟不敷赴滇遲延半年中途乞病

而歸臺諒文章論列前任總督張亮基亦疏劾之銘原稟宗諭旨云鄧爾恆被殺之案日久未予查辦亦無以彰國憲著張亮基迅速馳赴雲南督辦軍務將徐之銘先行撤任並將鄧爾恆被殺之案徹底根究務將徐之銘何有保父子如此跋扈必須設法剪除又宜防其設計陷害欽此於是復起江甯潘忠毅公錕於家馳往查辦先是戴玉堂等既害中丞掠其行囊何有保以其隱匿贓物執縛玉堂拷打其酷玉堂氣忿潛逃嗣聞潘公查辦之信同治元年閏八月糾黨夜攻何有保設之史崇戴玉堂旋皆被潘公拿獲嚴訊各情供認不諱即予正法潘公據實復奏並稱訊據各犯供稱徐之銘並無知情倘縱情事但以疏於防範請交部議處何有保仍殺尸梟示以儆兇殘遂由此結案然謂之銘並不知情世多疑之潘公或自以為萬里孤蹤感惠尚未周浹而之銘在滇日久私黨蟠結驟難參徹既須與之共事不得不為之彌縫以安其心默然余謂何有保等本無甚伎倆並非難除之賊一聞潘公查辦其黨即自相攻擊而之銘安坐兩年置之不理律以春秋誅心之法雖之銘實不知情謂之知情可也

潘忠毅公過害

潘忠毅公錕始自河南巡撫降調湖南布政使咸豐二年粵寇之攻長沙也公嘗以番司設

卷二

十一

理巡撫守城有功後乃引疾以去優遊林下者十餘年同治元年雲南叛回匪起全省分裂而省城回亦與叛回相通魚肉良民督制官府大小衙門皆有黨蟠踞巡撫徐之銘會淫昏懦既已自失其權為回人所指制因又挾回自衛怙惡不悛是時之銘雖已罷斥而朝廷所折殺之巡撫費洪銘林鴻年等皆不能入滇境備寓成都每遇探雲南軍務具摺奏報而己之銘為諸回所擁護託言新任未到不能交家踞位奏事如故如是者三四年之銘既歟其黨殺升任陝西巡撫鄧爾恆於境上總督張亮基頗有戒心引疾求退疾地而去深以得出滇境為幸朝廷方起用舊臣遂命潘公署雲南總督時同治二年也潘公不避艱險毅然入滇道經曲靖回弁馬聯陞來謁面稱有人給信令其設謀殺害總督聯陞固回雲之點得者或故為恫喝之言或徐之銘與省城回眾應公之至早欲害之均未可知而公置之不問行至板橋署布政使李毓英總兵馬如龍排隊迎入省城既視事與欲力振威權安輯回漢而同僚與心寇盜遠處殊難措手回人宰殺馬復初者名德新以字行昆明縣諸生在回教中行軍敢推為大酋滇省厚回隱聽號令自徐之銘以下無不仰其鼻息受其挾制之銘嘗與德新道回人武進士田慶餘招撫杜文秀討劉大理永昌麗三府封之德新復親至姚州議和文秀在姚州偏貼偽示謂馬復初已允分給迤西之地矣馬如龍者亦回眾中之

渠魁悍悍好關之銘奏署臨元鎮總兵潘公察知回實內外盤結之銘又從旁掣肘。渠魁無可為然德新如龍雖首鼠兩端尚未顯露逆跡頗欲竊覷勿絕而署督標中軍副將楊振鵬亦陰與回通馬德新使人示意欲封平南王公嚴拒之德新不擇焉如龍恃其徒眾欲兼併進求諸郡惟臨安土豪梁士美不服以忠義激勵官紳糾眾據險以抗如龍如龍屢請執士美公不許如龍懷怨徑率所部往攻臨安公念如龍若踞臨安則回勢益強且梁士美忠義宜保全之密檄士美固守待援又檄他郡練眾之素與如龍為讐者數千人陽為會攻臨安實令與士美合圍如龍如龍去則回稍弱而後漢事可善也公念徐之銘雖不足恃元係同鄉一事當向之銘微露其意之銘歸告其妻之銘之妻多與回苗押眼皆以告德新德新怨懼交并密召武定營參將回苗馬崇率練黨二千餘人即冒公所調練眾奔騰入居省城五華書院日出聲掠居民訟之督撫兩署同治三年正月十五日公親往書院彈壓諭令出城請期五日不許請期三日亦不許限以即日出城是時回原才戰於林馬崇援肩大言曰即不出當奈我何噉其眾使前公大馬身受七傷死之雲南府知府黃培林昆明縣知縣崔怡曾上前救護同及於難中軍楊振鵬在側默然無言是日也公約徐之銘同往之銘陽諾之而不至蓋早知其有變云賊亦不攻其署今毓英以兵練數百扼守藩署自臬司以下庸官并記

卷二

十二

官吏未死者皆避入藩司官廨徐之銘迎馬德新入居總督署號令一切陽稱請其彈壓回崇德新以總督關防送交徐之銘公尸暴露三日其家丁竟懸楊振鵬轉求德新發回字令旋始得殮斂面如生德新之召馬崇初意欲使官與回相持不下已乃出而調停之以市德於總督並解馬如龍之厄不料其構成大變且所忌惟潘公今公已死又欲討馬崇以示已無背叛意乃密召馬如龍率師赴省分毓英亦致書如龍獎其忠誠召之入援如龍攻臨安數日不克得書欲退恐梁士美追襲乃以情告士美士美登城謂之曰汝若今後省城盡心王事當不汝追也如龍折矢與之盟以二月一日夜回至省城自南門入與分毓英夾攻賊黨賊死傷過半楊振鵬登城勸止官軍勿開槍礮天明送馬崇出城逃回武定初五日眾議徐之銘仍署總督馬如龍署提督疏通道路後馬聯陞以叛聞是年十二月林鴻年奏稱馬聯陞伏誅馬崇為官軍所擒解至省城正法楊振鵬受之銘檄往龍鎮總兵與回匪通謀作亂為如龍所擒斬

任柱賴沒伏謀

同治五六年間檢閱軍實察蘇皖鄂豫山東等省點稽以賴沒尤為最而悍悍善戰莫如任柱所統馬隊頗多方諸軍劃運河而守控馬步約近十萬盤旋濟青沂海之間行蹤忽忽官

軍追逐往往落後實尚未能制勝一日驛軍逐賊於安邱縣之交獲一賊目曰潘貴升者訊知為任柱帳下健兒將殺之貴升呼曰救我我願投誠其甥有居姓者在銘軍作哨官亦願保而釋之劉省三軍門聞之呼貴升謂曰汝能為我殺任柱乎對曰能乃界以洋槍一枝曰此去若成功而逃汝三品銜花翎及白金二萬兩如不能殺亦不汝責任柱相機為之可也蓋劉軍門之意本非望其必成以為即不能成不過棄一洋槍耳貴升執槍馳馬而去復歸任柱任信而不疑仍置帳下明日復戰貴升忽以槍擊任柱殞於陣前馬奔回官軍告劉軍門曰我已殺任柱矣始猶不信繼見槍痕不復耐戰銘軍與諸軍連日大捷賊勢如土崩瓦解至諸榆沐宿境內降賊供稱任柱實死乃貴升如前約賴沒先既哭任柱而埋之其黨震懼潰散略盡沒光率敗賊千餘名搶渡六塘河南趨揚州諸軍水陸窮追賊至灣頭手無器械饑疲已甚就入民家掠食會大雨吳香晚觀察聞偵知賊無去路急令撤隊時已二更歸營各釋所覓復於三更出隊諸賊冒雨淋漓阻於河水正在徬徨饑寒之時官軍縛之如執雞兔生擒賴沒先凌遲處死東路餘賊遂滅

總兵陳國瑞驕暴取戾

已軍記名提督處州鎮總兵陳國瑞年十餘歲為粵賊所虜既而降於官軍總兵黃開樓養

卷二

十三

為義子陳大帥袁瑞敏公甲三部下未及弱冠積軍功至都司然悍悍不馴動輒犯法是時吳勤惠公常以漕運總督駐節清江浦索將於臨淮大營瑞敏乃以國瑞予之始將七百八與擒寇追逐於淮揚徐海之郊每戰輒勝威名日隆吳公既倚為長城一切順其所為如奉驕子漸增募其眾至二三千人復謀故科爾沁忠親王麾下掃蕩綠匪苗黨及山東白蓮池教匪皆以國瑞為首功積官至記名提督處州鎮總兵督辦清淮軍務國瑞益自鳴得意今軍中稱己曰大帥自謂名位與吳公相並有輕之之意吳忠親王戰沒曾南諸將皆以不能殺護王帥獲罪國瑞獨以戰功素著免予議處時曾文正公督師北上邀劉省三軍門銘傳克復甯波之長清國瑞率軍後至見淮軍將士所攜洋槍精利心獨艷之國瑞何以點悍自雄諸將無敢與抗者既思淮軍之先入長清也又思奪其利器自率親兵五百人突入長清見淮軍勇丁即殺之凡殺數十人劉軍門聞變親督所部與戰於臺中淮軍盡攜火器發無不中國瑞親兵多執長鎗從中不能轉轉五百人皆斃焉國瑞躍登民屋劉軍門使其眾梯而執之置之空樓三日給以糜粥使餓而不至於死國瑞見軍門泣曰此五百人皆數年來所糾合四方之精銳一旦為君所戮吾軍從此衰矣軍門乃憐而釋之於是劉陳二人皆棄訴於曾文正公互相指計文正忌國瑞之驕也欲摧其威而厲勵陶成之凡批牘數

千言。大旨與其長而戒其短。歷舉其罪惡十餘事。俾達自後。既且明白。景復並勸其去。敘差字樣。勿與英庚兩軍同。勿擾民。勿私開。勿虛報勇額。國瑞具稟詞多巧飾。不肖任過。文正歎曰。是真不可救也。已乃具疏彈劾。撤去幫辦軍務名目。革去提督。疏去黃馬褂。仍留處州鎮總兵。以示薄懲。而觀後效。國瑞休息聽命。馳往徐州。謁見文正。受約束。約束維謹。旋復還駐清江。國瑞駁下嚴詰。手刃膳夫不下百餘人。將士無非被殺者。不可數計。國瑞有養子曰陳振邦。亦積功至總兵。一日國瑞忽欲殺之。振邦求救於清帥吳公。公之愛國瑞不聽。振邦乃走匿清帥署。中國瑞再三索之。不得。自率親兵數百馳赴帥署。欲執振邦。時已二鼓。署中聞聲急開大門。國瑞督兵攻之。守門者在內叱曰。汝賴清帥卵翼。扶掖以有今日。乃敢反邪。國瑞怒曰。以子叛父。非反而何。吾捕反父之子。且討匪反賊之人耳。力攻久之。壞大門而入。復攻二門。破之。署中人退守宅門。其堅過於大門。國瑞猛攻不克。然署中人情愈急。萬愈厲。國瑞益怒。不可忍。自以頭觸門。復湧氣厥厥然仆地。吳公乃命門使數人。昇國瑞置一古廟中。派員看管。而撤別將代統其軍。疏劾國瑞。職永不敘用。越二年。檢首張德魁突襲輔山。東。是時國瑞方領神機營。密屬國瑞。欲倚以辦賊。復召為頭等侍衛。俸數千人。討賊。國瑞之復出也。頗染鴉片煙癮。兼有好色之稱。銳氣已大不如前。而性情驕暴。如故。倚恃將舊。庸妄。華北。卷二。十四。

陵海諸將。過欽差大臣哈達伯左公營中。所運餉銀軍械。於中途擅自截留。左公具疏劾之。請以都司降補奉旨留中。而命國瑞歸左公節制。國瑞上書左公。歷數其短。如排擊曾文正公。為甘恩。裁抑鮑超。將益置為援功等語。指摘不遺餘力。而密致其稿於鮑超。鮑超奏之朝廷。慮國瑞不復能為左公用。乃命改歸安徽巡撫英公節制。越日復改歸山東巡撫丁公。賈相調遣。既而連次改隸。大學士官公。將軍都公與何部。最後隸欽差大臣肅毅伯李公部下。國瑞軍實無戰功。而檢閱全股滿。國瑞亦復受上賞。聞復記名提督。黃馬褂。花翎。勇號。升賞雲騎尉世職。諸軍既皆凱撤。國瑞往來南北。庚午天津焚燬教堂之案。洋人以其教怒。洋民致殺領事。豐大案。檄索使國瑞甚急。賴曾文正公嚴詞駁斥。俾得無事。國瑞乃寓居揚州。與提督李世忠。通從遊。燕。先是國瑞在清淮時。嘗截留李世忠營中餉銀。值銀鉅萬。又據世忠部將之攻下蔡行營。取其軍械。而誣其可通苗黨。世忠皆不敢與校。及是欲復宿憾。而陽與為難。國瑞不悟。日與狎飲。時時以戲言虐之。世忠積不能平。一日清晨。率親兵數十。突入國瑞之舍。擒國瑞以出。聲言解往金陵。總督曾侯相處置。後以登舟。揚帆南下。國瑞之兄子陳澤培。率眾追之。是時湖北運餉船數百艘。停泊河干。其水手皆楚人。國瑞同鄉也。澤培號於眾曰。孰能追奪吾叔者。賞以萬金。於是應募者數千人。追及世忠於瓜州。

之四里鎮。圍其大舟。世忠乘夜拔國瑞登舢舨。船潛行出口。溯江西上。黎明澤培登其大船。賊世忠妻妾三人。以歸揚州。扶以避街官吏。馳往彈壓。遂歸世忠本宅。而船中尚有二如於紛紜之際。懷金寶赴水以死。曾文正公既接世忠稟牘。嚴批責令。先釋國瑞。來報聽候訊辦。世忠泊舟蘆葦叢中。先自來謁文正。文正拒不見。遣式升以令。前僧世忠同至。嚴船。釋放國瑞。始於船底板出之。饒德幾無人形。時同治十年閏四月十八日也。李陳二人同交。營務處委員。試其供詞。文正衡情判斷。世忠以擅執大員。破劫統。國瑞累次滋事。文溫殺世忠部將。因事在赦前。勅以都司降補。均交地方官嚴行管束。澤培革去監生。時議允之。越數年。國瑞復以唐戲。輪殺人之案。識有唆使。主使等情。發往黑龍江充當苦差。伯相合肥李公。嘗與子論及陳國瑞。經此番屠殺。將來有事。似尚可用。余答云。陳國瑞驕暴之性。終不能改。究難任用。且邇來困於烟色。其精銳已銷。竭矣。萬一此番磨折稍久。意氣漸平。將來再用。多不過將一二十人。非任重之才也。伯相頗題其言。其後廷旨密詢吉林將軍云。陳國瑞是否尚堪起用。將軍覆奏。謂陳國瑞兇暴。桀驁不堪。復用論將材。皆以為定評焉。

左文襄公晚年意氣

左文襄公自同治甲子。與曾文正公絕交以後。彼此不通書問。迨丁卯年。文襄以陝甘總督。入關勦賊。道出湖北。與威毅伯沈鴻儒相遇。為言所以絕交之故。其過在文正者七。而亦自認其二。文襄常與客言。我既與曾公不協。今彼總督兩江。恐其隱扼我餉源。敗我功也。然文正為西征籌餉。始終不遺餘力。士馬實賴以飽。騰又選部下兵最健者。遣忠壯公松山一軍西征。文襄之肅清陝甘。及新疆。皆倚此軍之力。是則文襄之功。文正實助成之。而文襄不肯認也。文襄每接見部下諸將。必罵文正。然諸將多舊隸文正者。退而溫曰。大帥自不快於曾公。斯已矣。何必對我輩煩語。且其理不直。其說不圓。聆其前後所述。不過如是。吾耳中已生繭矣。迨壬申二月。文正薨於位。文襄寄輓聯云。謀國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輔。同心若金。攻錯若石。相期無負平生。又致書。言劾剛毅。侯爵解職。為懸擊。余謂文襄自此意氣可平矣。庚辰辛巳間。文襄奉旨召入樞廷。文武官僚於中道進謁者。皆云左相言語甚多。大旨不外自述西陲設施之績。及詆譏曾文正公而已。談次不甚及他事。既入軍機。文襄奏言。直隸永定海沱等河。水患日劇。請自出相度。機宜督率。當部數營。挑浚修治。閱數月。又奏奏報。河工歲事。頗多鋪張。并有數十年積弊。一掃而空之語。於是清議之士。漸多失望。咸謂左相之疏。未免虛誇。遂不逮李相。即次治河之奏。周詳數實者。其西陲功績。皆不過如是乎。余謂讀者。推崇文襄。始固不免過當。因而希望亦太重。不知北河未流之弊。本

非歲月所能奏功。且距京師咫尺。有效無效。原所共知。文襄出掌大易。乃其習慣使然。殆不始於此日也。頃之文襄總督兩江。官紳有赴金陵者。皆云文襄見賓客無他語。不過誦陳西陲功績。及歷數曾文正公而巳。蘇紳潘尊玉觀察。以地方公事。特赴金陵。欲有所陳。歸而告人曰。吾初謁左相。甫寒暄數語。引及西陲之事。左相即自述西陲功績。刺刺不能休。令人無可插話。旋為曾文正公追述。言尚如泉湧。也既撤席。吾又不得不不出。越數日。稟辭左相。始則罵曾文正公。繼則述西陲之事。終乃兼罵合肥李相。及沈文肅公。然其意若謂本不如已。逮其初無待其力。攻也。侍者復唱送客。吾於起立時。方欲陳地方事數語。左相引及西陲之事。吾乃疾趨而出。云潘君之言。如此可謂形容惟肖矣。又李相復陳海防事宜。一疏即余代草。刊在庸齋文編者也。疏上時。適文襄在關外。奉召將至。恭邸及高陽李協揆。以事關重大。靜候文襄至。乃議之。文襄每展閱一策。每因海防之事。而進及西陲之事。自舉措施之妙。不啻口。幾忘其為議此指者。甚至拍案大失聲。旁室明日復閱一策。則復如此。極廷諸公始尚勉強酬答。繼皆支頤欲臥。然因此散值稍晏。諸公並厭告也。凡議半月而全疏尚未閱畢。恭邸惡其喧聒也。命章京收藏此摺。文襄亦不復置問。遂置不議。

樞廷忌滿六人

庸齋筆記

卷二

十六

自雍正七年。設立軍機處以後。必以大學士尚書侍郎之幹略優長者。為大臣。承寫諭旨。蓋商入政。蓋猶唐宋之入中書。同平章事。明之入閣預機務也。不入軍機。則雖位居大學士。不得謂之真相。顧閣樞廷裏外各一室。本不甚宏敞。大臣如滿六人。坐位固嫌逼窄。相傳必有一人不利者。違者余不能盡知。姑就同治以來言之。同治十三年中。樞臣未有過五人者。大都自恭邸而外。滿漢各二人也。光緒初年。仍循此例。維時軍機大臣。則恭親王及大學士文忠公。文祥。翁同龢。徐之。協揆沈文定公。桂芬。年蘭生。尚書譚鍾麟。後秋屏侍郎。景康。入軍機。既滿六人。而文忠薨於位。年已暮。左文襄公入軍機。復滿六人。幸在值未久。即出督兩江。所以無事。壬午冬。王侍郎以陳情終養去。而翁叔平潘伯寅兩尚書。同入軍機。又滿六人。未幾而潘尚書奉諱。甲申春。軍機大臣五人。皆出。樞廷而復觀王。及閣丹初尚書。敬修。額駙山高。書額勒和布。張子青。尚書之。司入軍機。未幾許叔星侍郎。庚申入值。又未幾。孫家山侍郎。入值。復滿六人。閣公已晉東閣大學士。容春。恩。康。奉。嚴。旨。詰責。乃引疾去。告以去。逾十餘年。事則相傳之舊說。殆不謬矣。如閣相之引年歸田。優游林下。固大臣所難得者。也不得謂之非福也。

彭尚書迴翔文武兩途

衡陽彭雪琴公保。始以諸生備書管中。道光九年。新甯雷再治之變。湖南提督。率師往剿。事平。彭公獲保。以把總拔補。曾文正公之起兵討粵賊也。彭公帶水師一營為營官。文正詢知其實係諸生。始保候選訓導。厥後累立戰功。咸豐十一年。由恩潮補。擢廣東按察使。遂授安徽巡撫。是時官軍初克安慶。彭公高統領水師。常居舟中。未及在任。偶至安慶。命府縣限三日內。將閣巷所貼偽示。剷除淨盡。屆期。府縣知縣之票。上謁。彭公馳馬通衢。視之。果無偽示。及入窮街僻巷。則見偽示張貼者如故。且多待逆之辭。彭公大怒。知其猶是官場敷衍舊習。召首府提督。為之復舊。拳毆之。明日。值衙參之期。大小官員無一至者。皆曰。恐遭嚴罰。彭公素志。雅不欲入官場。先已具疏。請開缺。專意勦賊。復陳難水營力。辭巡撫。曾文正公奏稱。彭某素統水師。一旦舍舟登陸。未免用違其長。於是奉旨允其開缺。以水師提督候補。放改以侍郎候補。補兵部侍郎。繼改漕運總督。則辭。授兩江總督。則辭。復以巡閱長江水師。擢授兵部尚書。光緒十四年。因病請開缺。回籍。夫彭公始以把總改訓導。繼以提督改侍郎。遂為兵部尚書。以歸迴翔文武兩途之中。亦自古名臣未有之局也。

談相

庸齋筆記

卷二

十七

今世談麻衣柳莊之術者。於人之貧富貴賤。善天言之。譽譽。並云某運佳。某運不佳。若其事之有定格者。予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蓋信之過深。求之過詳。則泥矣。世俗頗傳曾文正精相術。於文武員弁。來謁者。必審視其福量之厚薄。以定用舍。及所任之大小。余謂文正於相術。不必精。然接見一人。每於其才之高下。德之淺深。福之厚薄。往往決之。而終身不爽。以是負知人之譽。夫文正雖不可學。但使閱人稍多。而能用心者。亦未嘗不可得一二焉。至若世諸名公。多富貴者。而所遇又有不止於此者。恐談相之士。未必能道之。使必執麻衣柳莊之說以求之。則常有不合。余不敏。於世諸名公。未能盡按其光儀。而冀其德意。姑就見聞所及者述之。曾文正公器宇凝重。面如滿月。背脊甚佳。殆軒子所云。如高山深林。鉅谷龍虎。變化不測者。余所親當代鉅公。無其匹也。知府張濬。翰香。相人有稱龍之目。謂公端坐注視。張爪刮鬚。似龍也。惟眉髮稍低。故生平勞苦多。而遠操少。成毅伯沅浦尚書。體貌頗似文正。而修頰稍遜焉。合肥傳相。蕭毅伯。年公長身。鵠立。瞻瞻高遠。誠敏。解爽。胸無城府。人謂其似仙鶴之相。胡文忠公精神四溢。威嚴攝人。目光閃閃。如燄下電。而面微似真陶之削瓜。駱文忠公如鄉里老儒。粥粥無能。而外懷內明。能辨賢否。左文襄公貌亦如老儒。而個個好奇。談論風生。適若與駱公相反。蓋駱公能用才。而左公喜自用。其才者。

羅忠節公貌素不揚目又短視不喜馳馬衡陽彭雪琴尚書詢仙儒者和氣端然可親道州楊厚齋尚書意深貌亦儒雅貌武襄公軀幹不逾中人文弱如不勝衣四公之貌皆異其行事不同殆非世俗所能揣測也故相朝邑閣公短小精健辭意懇摯不改關中教模氣象丁文誠公志節清挺狀貌修偉綽有威風公襄勤公雄姿沈毅形容豐黑老於兵間三公常度皆人意料所及聞其行事即如見其人焉又如倭文端公體亦不逾中人而洒然出塵清氣可挹霍邱吳竹如先生學養完粹道味盎然已履吳南屏先生貌雖樸野而氣韻高潔文似其人數公道德文章之蘊亦自有元積流露者凡余以上所述謂之盡合相經不可也謂之盡不合相經亦不可也余故就耳目所及者為篇俾後有所致焉若為見聞所不逮者則不敢論列也

凡人壽不及百年時毛錫介之族壽不過數年至數十年而止此就尋常人物言之也若其鍊神服氣遁迹深山壽既永而偶顯其蹟茲今華山有毛女洞相傳毛女是秦始皇時宮人避亂入山編體生毛羅洋山中有黃道人相傳東晉時葛洪煉丹仙去道人撈其鼎中餘丹吞之遂為地仙時時披髮散衣出行山中又世所傳神仙如鍾離祖師呂純陽常著靈異然皆生三代以下壽不過千歲以外耳若舍人論物今洪澤湖濱之龜山有井名曰巫支祈井相傳神禹鎮巫支祈於此有大鐵鍊繫於井欄垂入井中其下深黑莫覓其底明季及國初嘗有人提鐵鍊出而觀之蓋一老猴也此物不知生於何代然自洪水時至今歲壽已四千餘年猶有前乎此者甘肅有崆峒山黃帝訪道之地廣成子所居也廣成子既昇仙所養元龜一隻留此不去每逢朔望天氣晴朗於日出時自山巔遙望雲際有兩鶴張翼如車輪徘徊翔舞良久乃去今出使美國大臣陳嘉謨刻崆峒山語于云昔遊崆峒嘗親見之且曰今兩鶴外又多一小龜道士謂近百年來所添也夫兩元龜生於黃帝之世其壽當在四千五百年以外矣今宇宙間動物此殆其最古者也則處壯年好奇當匹馬遊青海踏冰至龍駒島居喇嘛寺數日云

鬼神默護吉壤

世俗篤信地理家言謂葬親得吉壤則子孫富貴壽祿否則貧賤衰絕故凡稍有方之家咸汲汲焉尋覓吉壤為務而地理家稍有學識者亦往往誦陰地好不如心地好之說謂凡人之獲吉壤必其德足以居之否則或失之目前或雖得獲葬而鬼神不容也地理家有所謂鈴記者大抵集古地師之言謂得非常吉壤而默識之其說似出於唐宋以前以此書者轉相鈔習流傳至今不覺鈴記所登無錫金匱兩縣境內非常吉壤有二十餘處或出王侯將相或葬王侯將相而以鴻山墓伯墓居第一大約十之七八皆已為前人所用其十之二三未用者則今人亦莫能確指其地也吳塘山濱太湖兩峰夾峙為錫形勝之地謂之吳塘門鈴記有云吳塘東吳塘西玉兔封金龜代代出紫衣鄉先輩尤文簡公表之封爵實葬得其穴文簡以清德碩學為南宋名臣當時既飲其丰采矣相傳封葬葬時文簡處於墓側一夕隱隱望見神燈無數有金甲神擁一貴人從空中過貴神忽問曰近有何人葬此金甲神對曰無錫人尤時亨也貴神曰此大地將修福三百年誰敢葬此速告雷部明日修之

文簡大感涕泣望空遙拜且祝曰父既葬此誠不忍見雷擊之慘願身受其罰以保父墓金
甲神為請曰尤氏累世積德且其子真孝子也彼既願膺其罰盡許之責神曰尤氏之德尚
不足當此地念其子之純孝姑許葬之然彼既受符之願俟三百年後再議可也俄而寂
然神燈亦冉冉而滅文簡既葬人葬於無錫孔山樊尤氏子孫自元迄明入國朝授科第
入宦途者雖聯不絕迨道光年間尤氏忽控張氏盜賣文簡公墓餘地有司復勘連年不能
決蓋張氏既葬此數世年代稍遠并不知尤氏子孫何人所賣然府縣以先賢墳墓例不能
不保護張氏勢本微而尤氏以舊紳合全族之力攻之適有他郡尤姓人為常州府署刑
幕適與立聯宗譜遂押還張氏諸墓數日前即聞每夜鬼哭聲日賴聲狀狀數月不輟
張氏子孫以黃紙負骨流泣而去者三十九家有一家遷至四十九塚中間一墓稍高者墓
門既啟忽見未漆巨棺隨風而化隨有一白猿方面古銅服朝冠者蹶然坐起亦隨風而化
讀其誌銘則宋尚書尤公墓也是時距文簡沒時近七百年矣或者神鑒文簡之德又展緩
四百年雖前言必踐而年代既遠尸早腐化所以遇風即散也尤氏子孫因既涉訟不童重
輟必欲求勝實則併文簡公之主穴尚不能知後雖懷喪無地將奈之何自是之後尤氏日
以式微蓋吳塘墓之旺氣既發洩將盡而孔山墓又忽被遷宜其良也尤氏之與訟者既死
庸宜乎記

卷三

二

示夢其子曰吾將絕嗣矣合以一念好勝至剗平張氏百餘塚罪孽匪輕已矣合其誤矣汝
亦不久於人世矣已而果然近又聞吳塘門有土家來尤氏之良也謀佔封翁之墓墓旁有
廢庵數間其蹟甚古視其舊記乃某氏所施土家姓也因執此為憑訟之於官官駭無以折
之一日廢庵忽火起頃刻成灰燼居民皆見對面屋脊生一白鶴老翁滿身孝服注視火光
羣意以為救火者不之異也須臾火熄因忽不見或遂悟曰此文簡公神也公以上臺傷廢
庵以謀墓地故火之以絕禍根自此土家無辭可執竟不敢覬覦夫文簡之純孝其靈能保
父墓於七百年之後而不自休其墓非不能休也蓋因發葬在斯不如此不酬其願也

桂林劉仙巖

出廣西省垣文昌門三里劉仙巖幽石玲瓏蟠連巖結枕清漪出芳芷至此耳目一開相
傳仙元時人也名仲逸以唐承為業家於巖下上有小庵仙每旦聞鐘聲則起磨刀霍霍磨
斧趁曉有年矣忽一夕僧夢縹緲衣老婦跪而泣曰我母子八口之命懸於上人手僧駭問故
曰勿擊曉鐘即生全之德也僧起憶夢中語因暫緩鐘鐘以觀其異日向晨開巖下疾呼而
至者劉仙也問展鐘何為失鳴汝舍高臥致余廢鐘之業僧以夢告仙仙斥其妄歸家則母
歲生七子矣仙恍然有悟擲磨刀於溪向僧謝罪即隱於巖旁巖穴中煉神服氣久之為人

決休咎多奇中京師長春館道士邱處機聞其名致札邀往歲餘而還後不知所終村人疑
其羽化改庵為道院有像祀之巖中高曠如大廈其右有小巖即劉仙當日坐臥處也山故
多虎而巖無門垣僅蔽風雨虎狼之患終不及云乾隆中山人俞蛟遊此記其事頗詳

殺字碑

四川成都府署中有殺字碑連書七箇殺字別無他字相傳張獻忠手筆每知府到任必祭
碑一次否則必受其禍平時終日關閉不敢開視否則必有刀兵之災余謂獻忠固天地間
之冷氣所鍾當時全蜀被其荼毒今其遺碑尚能為祟是不可解或者人心畏之過甚數百
年而不衰足以感召斯異歟是當毅然決然投之水火雖能為禍亦不過一次而其祟則從
此銷滅矣

學使舊宅

余幼居無錫西溪上外家顧氏宅中其右鄰泰氏亦巨宅也父老嘗告余曰此前福建學政
俞鴻圖舊宅也雍正年間俞君督學閩中關防頗嚴操守亦慎每局試之日戒其僕從分直
內外毋得擅自出入將以絕傳遞之弊乃其妻與僕勾通作奸犯科每傳遞之文即貼在俞
君背後補臥之上僕役往往揭取授之試士而俞君不覺也久之考取亦滿遂成大譴為言

卷三

三

路所彈劾 上遣侍講學士鄒升恆往代其任并令將俞君腰斬鄒君即為監斬官而
鄒君與俞君本兒女姻親以尊於 天威不敢痛洩俞君倉猝受刑及赴市方知之創子
手於腰斬之犯向索規費得費則可令其速死不得則故令其遲死俞君既斬為兩段在地
亂滾且以手自染其血連書七慘字其宛轉求死之狀令人目不忍觀鄒君據實奏陳
上亦為之惻然遂命封刀從此除腰斬之刑者蓋自俞君止也俞君既死其宅第於他人
居之者多不利至今已七八易主矣前歲宅主某君正在浴室忽見半段血人滾出一驚而
絕其厲氣之未散可知矣父老之言蓋如此夫傳聞之說能否翔實無誤固未可知然其鬼
往往見形且居之者皆不昌則余固聞之已熟殆非虛語也

入相奇緣

乾隆中葉和坤以正紅旗滿洲官學生在紫微衛當差進拜 御輪一日 大駕將出
倉猝求黃蓋不得 高宗云是誰之過各員惶目相向不知所措和坤應云典守
者不得辭其責 高宗見其儀度俊雅聲音清亮乃曰若輩中安得此解人問其出身
則官學生也和坤雖無學問而四子書五經則尚稍能記憶一路拜輪行走 高宗詳
加詢問奏對頗能稱 旨遂派總管儀仗升為侍衛并擢副都統遂遷侍郎在軍機大臣

爲他代所罕覩。其始未必皆和坤之策。迨罪狀敗露。和坤不能爲力。則亦相率伏法。然誅殛愈衆。而貪風愈甚。或且惴惴焉懼懼法網。惟益圖攫奪。剝刻多行。賄賂隨爲自全之地。非其時人性獨貪也。蓋有在內隱爲驅迫。使不得不貪者也。當是時。阿文成公以元勳上公首相。爲樞府領袖。然十餘年中。常奉命出赴各省治河賑災查案。席不暇暖。和坤益得潛竊魁柄。行文各省。凡有揭奏。並令具劄封先白軍機處。專政既久。吏風益壞。讓或川楚救匪之獎。和坤復任意指壓。重報並令各路統軍將帥。虛張功績。以邀獎敘。而和坤亦得嘗封公爵。且於奏再報銷。勒索重賄。以致將帥不能不修。尅軍餉。救匪且愈勸愈多。幾至不可收拾。嘉慶四年正月初三日。高宗純駭上賓。和坤被言路廣興王念孫等列劾糾參。初八日。

仁宗聞之謂正珠朝珠為來輿服用珍物豈臣下所應收藏深為駭異定親王奏

稱曹詢之和坤家人供稱和坤日間不敢帶用往往於燈下無人私自懸挂臨鏡徘徊對影談笑其語言聲息甚低即家人亦不得聞悉諭旨此種情狀竟有謀為不軌之意若此事故竊於正月十八日以前即不凌遲處死亦當予以大辟今已賜自盡倖逃顯戮姑先磔尸伊子豐紳殷德等革去伯壽賞給欵大臣銜當差行走縣恩等能細心查出使和坤逆蹟不至掩覆辦理甚為認真均著交部議欵未幾廣興由給事中擢左副都御史疏其糾劾和坤之功也而和坤在嘉慶三年以前用事二十餘年竟未一挂彈章惟乾隆間御史曹錕實劾其家人劉全堵勢招搖家亦豐厚高宗派大臣查覆皆曰無之曹錕實奉嚴旨詰責此時已卒亦奉仁宗特旨贈左副都御史云

查鈔和坤住宅花園清單
嘉慶四年正月初八日江南道監察御史廣興兵科給事中廣森吏科給事中王念孫等奏和坤弄權舞弊借支不法本日奉 旨將和坤福長安拿交刑部嚴訊並查鈔家產本日奉 旨派八王爺七額駙劉中堂訊問隨上刑具監禁刑部派十一王爺慶桂咸同國鈔和坤住宅派歸二爺鈔和坤花園十一日奉 上諭昨將和坤家產查鈔所蓋楠木房修葺給其多寶閣及隔段式樣皆仿照 甯壽宮制度其園需點綴竟與圓明園達官

瑤臺無異不疑走何居心又所藏珍寶內珍珠串二百餘串較之大內多至數倍並有大珠較御用冠頂珠尤大又有真寶石頂數十顆並非伊應戴之物而整塊大寶石不計其數且有內府所無者所藏金銀玉石古玩等類尚未鈔舉似此貪贖營私從來罕見罕聞除

欽派據實迅速覆奏。同日奉 上諭據十一王爺綿二爺威住慶桂等具送倉鈔和坤住宅及花園並別馬二家人宅子等底金銀古玩清單進呈。十六日奉 旨將和坤罪狀二十款傳諭王公大臣及在京文武三品以上官員。並抄磨科道。閱看。十七日奉 上諭前令十一王爺威住慶桂等倉鈔和坤家庫呈送清單朕已閱看。共有一百零九張。內有八十三張尚未估價。將原單交八王爺綿三爺劉中堂威住慶會同戶部。悉心公同估價。另單具奏。已估者二十六張。合算共計銀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五千一百六十兩。著存戶部外庫。以備川陝楚豫撫卹歸農之需。十八日奉 上諭和坤悖逆身擅罪大惡極姑免肆市。賜令自盡。國倫十類駢斬。留伯爵。在家閒住。不許出外滋事。欽此。

附錄清單
正屋一所十三間
東屋一所十三間
西屋一所十三間
徽式屋一所六間
花園
廂堂筆記
卷三
五

一所樓堂四座 東屋側室一所五間 欽賜花園一所樓臺六座 四角樓一座十二座
房十餘間 古銅鼎二座 漢銅鼎十一座 瑞碗七方 玉鼎十一座 宋硯一方 玉簪十二
架 古銅杖 大自鳴鐘一座 九 小自鳴鐘一對 洋炭一百箱 大東珠一顆十餘兩 珍珠
十八顆手共六十二 珍珠數珠十二顆 大紅寶石一百餘兩 小紅寶石九十餘兩 藍寶
石大小共四顆 寶石數珠八十顆 珊瑚數珠三百餘顆 蜜蠟數珠三顆 寶石珊瑚帽頂
十二顆 玉馬二匹 椅長八寸 珊瑚樹十顆 松木尺 白玉觀音一尊 漢玉羅漢十八
尊 或一尺 金羅漢十八尊 長一尺 白玉九如意 三百八 玳瑁大燕碗九角 白玉湯
碗十四箇 白玉酒杯十四箇 金碗碟三十二桌 共四十二件 銀碗碟四十二件 嵌
玉如意一十六箇 嵌玉九如意 十八箇 水晶酒杯十三箇 金鑲玉簪一對 整玉如
意一十餘枝 金鑲象箸五百 白玉大水盤三對 玳瑁大水盤一對 白玉煙壺八箇
玳瑁煙壺三箇 瑪瑙煙壺一個 漢玉煙壺一個 白玉唾盂一百箇 金唾盂一百箇
銀唾盂六十箇 金面盆五對 銀面盆十箇 金面盆四十對 銀面盆三十對 鑲金八寶
炕席四十 鑲金八寶大席三對 鑲金炕席四對 鑲金炕席二十 四季夾單紗帳全
老金鑲綠絲林帳頂 鑲金八寶炕林十林 金嵌玻璃炕林三林 全珠翠寶首飾小

共計二萬 金元寶一千箇 每箇重一百兩計 銀元寶一千箇 每箇重一百兩 赤金五百八十
萬兩 生沙金二百萬兩 元寶銀九百四十萬兩 洋錢五萬八
千員 制錢一千五百五十萬 人參六百八十餘兩 信銀二十 當舖
七十五座 網銀庫兩間 信銀八 古玩舖十三座 玉器庫兩
間 信銀七 網銀庫兩間 信銀八 洋貨庫兩間 信銀六 磁器庫一間 信銀一 錫器庫一間 信銀六
皮張庫一間 信銀八 磁器庫一間 信銀一 錫器庫一間 信銀六
三十七兩 珍差庫十六間 鐵器庫六間 信銀八 玻璃器庫一間 信銀六
貂皮女衣六十件 貂皮男衣八十件 雜皮男衣六十件 雜皮女衣四十件 棉衣單
紗男衣二十件 棉衣單紗女衣二十件 貂帽五頂 貂褂三件 貂褂八件
貂靴十雙 藥材房一間 信銀五 地畝八十餘頃 信銀八
外鈔劉馬二家人宅子內外大小共一百八十二間 全銀古玩銀三百六十 衣飾器
皿 信銀一百四十 洋貨皮張網銀三 人參信銀四 地畝六百餘頃 信銀六 當舖
舖四座 信銀一百 古玩舖四座 信銀四 市房二十七所 信銀五 以上清單係近見
世俗傳鈔之本從友人處錄得之已估價者二十六號現銀有二萬二千三百八十九萬餘
兩之多內有八十三號尚未估價通蘭王益各祭酒先讓所奉東華續錄恭讀嘉慶四年正
月十五日 諭示和坤大罪二十款內以和坤家內銀兩及衣服等件數逾千萬為十七
罪大將藏金二萬六千餘兩私庫藏金六千餘兩地產埋藏銀百餘萬兩為十八罪通州刺
州均有當舖錢店查計資本不下十餘萬為十九罪查鈔家人劉全皆產竟至二十餘萬並
有大珠珍珠手串為二十罪則與此單查鈔之數迥不相符及以此單所錄連日所奉
諭旨與東華續錄相同惟十七日 上諭宣示查鈔家產估價之數則東華續錄無之
余猶疑和坤定罪時其家產尚未抄竣此係後來陸續所抄之數世俗所說或顛倒其月日
耳既又讀東華續錄是年四月二十五日 諭旨云前據薩彬圖奏和坤財產甚多斷不
止查出之數必有埋藏等語頃據和坤等弊刑部查得時司員意存含混請密派大臣研鞫
追究等語朕當即詳加開導昨又據奏向伊親戚問出和坤家實管全銀內帳使女四名請
交伊一人至慎刑部訊辦更屬乖謬薩彬圖係副都統並非原派稽察和坤之員應思越俎
欲以一人獨訊數女子且開列使女之名形之奏請實從來未有之事朕特派怡親王永琅
尚書布達善同薩彬圖提集使女等再三究訊仍無指實果不出朕所料王大臣從未於
朕前奏及和坤財產隱匿乃薩彬圖虛以為言宜視朕為好貨之至以此書試乎自古有籍

卷三

七

沒之例所以懲戒貪穢初不計多寡而事殊連此項查鈔貨物縱有隱匿自朕觀之亦不過
在天之下地之上耳何以輾轉相和近於搜括耶薩彬圖指內有和坤家藏金銀不離住宅
之語和坤之宅已實慶邸王永瑤居住和坤之園已實成親王永理居住以王府園園今番
役多人偏行掘掘斷無此事薩彬圖既長官之咎實難寬貸著交部嚴加議處先將副都
統開缺另簡嗣後大小臣工不得再以和坤財產查行濫奏欽此大哉 皇言洵足昭
垂萬世由斯以觀則查鈔和坤家產似已盡括於正月十五日 諭旨之中故薩彬圖疑
其尚多隱匿然和坤花園及其珠寶玉寶玩等類亦最為精華所蓄當時尚無估價再合之地
畝八十餘頃及隨後查出當舖銀號之資其數亦已不貲豈實有數萬萬兩之多而薩彬
圖尚以為少耶抑此皆陸續查鈔隨即 賞賜王大臣及公主未盡盡發 明謝故薩彬
圖有所未及知耶又查鈔之物呈明入官者不過如正月十五日之數而世俗私相傳鈔
之本乃其實數耶抑或當時共論和坤之富遂於查鈔清單之下浮駕其估價之數日久相
沿遂莫能辨真偽耶總之此單傳鈔已舊余所見數報大致相同斷非虛空捏造而與東華
續錄又似不無抵牾之處蓋私家記載頗資耳食難盡為憑官書又外間所不能多見事隔
九十餘年見聞已歧其若此錄特東誌於此以待後知并實世之博物洽聞者嗟乎乾隆中
葉最為天下全盛之時不幸和坤入相倚勢弄權貪恣罔忌自督撫以至道府往往布置私
人或畏其勢勢競營款納以固其位遂至敗壞吏治刻剝民生釀成川楚教匪之變一氣一
瞬至今未復和坤年伙其氣一朝藉沒多藏厚亡豈不信哉亦書之以為鑒焉無榮者戒也
學政總裁先後甄拔得人
諸城實東先生元龜學行深純尤長於制藝慶寧文衡乾隆五十一年因浙江州縣倉庫
虧空特派大臣阿文成公與姜晟曹文植伊齡阿先後馳往查辦伊齡阿留為巡撫是時
實公以吏部右侍郎督學浙江甄拔名宿聲譽翹起 高宗密敕將倉庫事據實陳奏
實公嚴飭平陽知縣黃梅丁慶演戲備補倉庫為名科飲肥家贖款費費 溫旨褒其
不避嫌怨而阿公等查度則謂並無其事實公具疏執辦不休並親赴平陽訪查伊齡阿初
其在明倫堂招集生監詢以黃梅劣蹟各以不知則咆哮怒用言急喊驚動親供奉
旨疏職實公未及覆奏伊齡阿又劾其在平陽城隍廟多備刑具傳集書役追究黃梅賄
生監平民一概命坐十百為辜及回省時攜帶多人晝夜兼行致水手墮河淹殞並有不欲
作官不要性命之言奉 旨等交刑部治罪實公抵杭 旨尚未到而官民皆知學使
被讒巡撫已遣人守其衙署恐有歸安諸生王以衍王以治以門生投刺來謁實公見之

卷三

七

被讒巡撫已遣人守其衙署恐有歸安諸生王以衍王以治以門生投刺來謁實公見之

106

他強得也。若滿兩次出韻皆在十三元韻中。衡陽王叔秋孝廉聞而贈以詩曰。平生兩四等。該死十三元。

學使以快短明衡文

今之督學使。按臨各郡。考試生童。每次須分十餘場。往往因公事繁冗。期限迫促。不能從容詳閱。悉心搜校。康熙雍正以前。功令未嚴。格式未備。院試高無試帖。僅四子書題文一篇。而江蘇為人文淵藪。聞昔學院有以快短明三字衡文者。大抵交卷。愈快愈妙。為幅愈短愈妙。而書義則取其明白。軒輊題紙一下。不可構思。振筆疾書。奔往交卷。厥額一滿。則不待終場而出。往往考者。方振筆吟哦。研墨潤筆。忽鼓吹聒耳。龍門洞開。始知紅案也。乃皆踏跟不終卷。而出一日。文題為山梁雌雉。有一卷文。僅十六字曰。春秋絕筆。西狩獲麟。雌雉終焉。山梁雌雉。逐拔取冠。又一日。題為孟之反不伐。有一卷文。曰。不矜功。良將也。夫伐情也。反不伐。良將哉。春秋時。不伐者。二。一介子推。一孟之反。之推不食天功。以為己功。之反不做人功。以為己力。寸良將哉。又拔取冠。蓋以其僅五十五字。而全篇規模。已具。文乃劈分兩比格也。又有卷五十六人。同赴試。一送考之僮工。年近四十。蓋因學業未成。改讀而耕者。也。行論文。貪飲食。偶見塾師評改諸書文。或試不前列。則亦從而指摘之。諸童便具酒食。每

衡文筆記

卷三

十

先自飲。諸童皆思之。相與謀曰。僮工善自衡其能。富有以困之。乃用僮工姓密為購備一。卷俾携考。則若今送考者。既唱名。一童在僮工後代應之。而推僮工使前。僮工不得已。接卷而入。且笑曰。若輩欲困我乎。當顯我才學矣。是日題為大賦之顯。僮工猶憶少時在塾讀此題。舊文起講下。既承上文。接筆曰。大然而微矣。夫然而微之顯矣。提比後。用複。亦如之。後比後之結筆。亦如之。僮工因鈔襲之。而其他皆不知所云也。首先交卷。學使見三。視筆。即提筆圍之。亦不暇細閱。其他處。拔取冠軍。諸童見已出卷。倉皇交白卷。而出。僮工已在門外。為接考。且謝曰。承諸君厚意。使我遊庠。諸童皆垂頭而返。

河工倉修之風

余嘗過一文。老於河工者。為余談過元年。開南河風氣之繁。雖時南河河道總督駐紮清江浦。通員及屬汛各官。環時而居。物力豐厚。每歲經費銀數百萬兩。費用之工程者。十不及一。其餘以供文武員弁之揮霍。大小衙門之酬應。過客將士之餘潤。凡飲食衣服車馬。玩好之類。莫不備極。務極奢侈。即以宴席言之。一席腐也。而有二十餘種。一豬肉也。而有五十餘種。是腐須於數月前。購集物料。挑選工人。統計價值。非數百金不辦也。嘗食豚脯。眾客無不歡。但覺其精美而已。一客偶起如廁。忽見數十死豚。枕藉於地。問其故。則向所食

之豚脯。一。即此數十豚之背肉也。其法開豚於室。每人手執竹竿。而扶之。豚叫流奔。繞以至於此。則取其背肉一片。萃數十豚。僅供一席之要。蓋豚被拔時。其全體皆華於背脊。割而烹之。甘脆無比。而其餘肉。則皆腥臭。失味。不堪復食。蓋委之溝渠。矣。客驕矜之。不免太飽。軍火熟視而笑曰。何處來此窮措大。眼光如豆。我劉總數月。手執數十。委之如蟻。蟻豈惜此區區者乎。又有魏某者。其法籠鐵於地。而燬炭於下。驅豬踐之。環奔數周。而以其菁華萃於兩掌。而全雞可棄也。每一席所需。不下數十百錢。有蛇峰者。其法選壯健駱駝。縛之於柱。以沸湯灌其背。立死。其菁華萃於一峰。而全駝可棄。每一席所需。不下三四駝。有猴腦者。據後據被。以繡衣繫圓孔於方桌。以猴首入桌中。而挂之以木。使不得出。然後以刀割其毛。復剖其皮。猴叫號聲甚哀。無以熱湯灌其項。以鐵椎破其頭骨。諸客各以銀勺入猴首中。探腦嚼之。每客所吸。不過一兩勺而已。有魚羹者。取河鯉最大。且活者。倒懸於梁。而以金鐵水於其下。并敲碎魚首。使其血滴入水中。魚尚未死。為蒸氣所逼。則擺首搖尾。無一息停。其血血從頭中滴出。此血也。而血已盡在水中。紅絲一縷。連綿不斷。然後再易一魚。如法滴血。約十數。飽人乃擦血調羹進之。而全魚皆無用矣。此不過略舉一二。其他珍怪之品。莫不稱是。食品既繁。雖應三五度之食。而一席之宴。不能畢。故河工宴客。往往酒闌人倦。各

衡文筆記

卷三

十一

自引去。從來有終席者。此僅舉要席。以為例。而其餘若衣服。若車馬。若玩好。豪侈之風。莫不稱是。各廳署內。自元旦至除夕。無日不演劇。自黎明至夜分。雖觀劇無人。而演者自若也。每署幕友數十百人。適客或窮困無聊。得上官。一名片。以投廳汛各署。各署無不延請。有為賓主數年。迄未識面者。幕友終歲無事。主人夏饋冰金。冬饋炭金。佳節饋餽。每逾旬月。必饋宴席。幕友有為泰博博之戲者。得赴帳房領費。昔有常例。每到防汛緊急時。有一人得派赴工次。三日五日者。則事差以為榮。主人必有酬勞。一二百金不等。其久駐工次。與在署執事之幕友。沾潤九肥。非主人所親厚者。不能得也。新點翰林。有攜朝貢一紙書。謁河帥者。河帥為之登高。而呼萬金。可立致。舉人拔貢。有攜京貢一紙書。謁庫道者。千金可立致。嗟乎。國家歲糜巨帑。以治河。而囊空頭年河決。更甚於今日。竭生民之膏血。以供貪官汙吏之。馳奔淫得。天下安得不貧。若以佛氏因果輪迴之說。則向之賄賂飽慾者。安知其不為豚為猴。為蛇。為魚。為鳥。也。余又見一京貢。論清江浦之盛衰。今昔頓異。書切齒扼腕。謂漕運河工二者。不復天一不可得而治也。夫復漕運河工。不過京貢往來南北。足以潤其囊橐。而四而謂遂可治天下乎。縣令意外趨遷之喜。

武進趙厚子康訪仁義以道光六年進士為江西知縣時年且四十矣旋調知安徽涇縣權
欽甯縣事道光十三年以捕獲姚源河奸民陳瑞 優給敘職戴花翎以直隸州升
用明年補涇州直隸州 召見便殿 宣廟嘉之歸任涇州六安州補數月升平
陽府知府又數月升江西南甯縣知縣時年一年也又數年遷湖北按察使未赴
任而卒向使稍假之年力且較較大用并獲封疆而其所以騰躍天衢者則實因捕獲陳瑞
一事也 持達之知也先是江蘇姚源縣有聚眾挖河之事大吏遂以入奏奉 旨嚴
檄各省擒捕久之不獲官吏稍懈矣陳瑞妻某氏姓某氏云瑞與陳瑞先生者一老學究開
門應之捕役正迫歲暮思得額外賞項以自贖因私念此人殆即陳瑞耶欲乘其不虞以試
之遂直前呼之曰陳瑞汝在此耶陳瑞出其不意錯愕應之曰惟捕役乃擒之以歸遂入縣
陳瑞已夜半矣趙康訪方為縣令署門已閉捕役呼而啟之見縣令先有升蓬之喜且請曰
逮實我三百金俾我得度歲則異日之事我概不問矣康訪如數予之而置陳瑞於獄時
道光十二年除夕也康訪幸為大吏所賞識至是遂傳列刺重趙康訪不為時運既知則官
途通達初非意料所及其事亦非人謀所得為也

名醫治中消病
律行孫而農李康育均曾為余言昔汗人有得中消病者日食米一二斗腹日以膨著面日
以黃瘦而身日以饑憊人無能救藥者聞某縣有名醫往就之診醫開一方僅硫磺四兩別
無他物且戒之曰女忌饑不食兩日然後食之食必盡否則不食不食且怪者又以其
名醫也姑減半食之則喉然大嘔吐出白痰數十枚其長六七寸不等皆死矣於是腹稍小
饑稍瘳而尚未霍然也復詣名醫請診醫曰女必食約未盡也凡女之一食即消者皆此
病為之今僅殺其半耳余不能救矣問再食之可乎醫曰不可夫既食人之食亦有知識
吾之開硫磺四兩者乃酌量而投之為慎食人之食故於久饑之後一見即食腹已見
前蟲之形有再食乎既既不食則此毒女自當之今汝食之則以硫而而不食則以蟲而死
均之死也復何言病者不聽食之果也

極樂不可輕嘗
益陽湯海秋侍郎鵬雄於制舉文道光年間以少年捷科第登言路高才博學聲名藉甚一
時勝流如曹文正公及王少鶴魏默深邵位而相者皆與之交侍郎氣甚豪自曰
明章學士遂由御史改部曹頗營營不無不見於面也乃研精著述所著浮邱子尤自意一

日諸父集其舍或言大黃最為極樂不可輕嘗如果某年為廣醫所誤皆服大黃死矣侍郎
曰是何害否向者無疾常服之謂不信請面試之命其奴速購大黃數兩來諸友皆止之
不可及既購到諸友就起止之侍郎已連服大黃六七錢吞之一友顧起奪之侍郎復吞吞
大黃一塊且需奪之者遂皆反唇諸友不歡而散抵暮間侍郎泄瀉不止恐明諸友趨往問
病始知侍郎已於中夜暴卒矣故曹文正公祭文有曰一呷之藥殲我天氏惜哉侍郎以戲
服極藥其死年僅四十有四不然則所就固未可量也

祿命同而不同
節相格晴侯左公有中表弟曰吳偉才與侯相同以嘉慶十七年十月初七日寅時生所居
相距九里許兩家報喜者相過於道中之地其八字則壬申辛亥丙午庚寅也少有奇童之
目與侯相同道光壬辰侯相與兄景梅中書同舉於鄉而偉才改業屠侯相督閩浙
時偉才嘗一至閩侯相相熟業爛然殺賊以千萬計而偉才祿命中之然乃僅用之於屠殺
有與文路公同命者僅得同席而食者數十日以此類也偉才好大言嘗曰太公隱於屠沽
何獨余也同治八年已不在屠肆而親舊歲時用牲或乞之輒欣然鼓刀而往云侯相在涇
州軍次與王孝風交臂言之

獄獄引律同而不同
刑部律例凡調姦婦女未成致婦女羞忿自盡者破罪應絞而有情實緩決之分其手足勾
引者入情實語言調戲者入緩決此中區別蓋甚微矣近聞友人述兩案其事相仿而其情
實不相同有一人使使於路偶為婦人所見其人對之而笑且以手自指其陽物婦人歸而
自縊有司獄獄以其人既無語言調戲又非手足勾引入緩決刑部司員駁之云調戲雖
無言語勾引甚於手足使使定論者咸以為平允又一訓蒙師設帳某家中偶至僻處使使
其對面有樓翼然一年少女子通俯窗下窺訓蒙師師首見之恍然一笑女子即變色閉窗
俄聞鄰家一女子忽推窗而女子之弟方在館讀書倉皇返視其師不覺拍案呼曰噫今
日誤矣童子歸告其父母父母疑其別有他故遂鳴之官官訊得實以為調戲勾引均無
實事可入緩決刑部司員駁之云雖無實事其心可誅訓蒙師遂緩決焉越一年司員方
與人為善子戲忽墮目作提燈狀曰冤鬼至矣而復作楚會曰汝以刀筆殺人吾已訴於
上帝不汝宥也言未終氣已絕矣蓋訓蒙師乃湖南人也余合二事觀之前之所斷不愧南
山鐵案蓋其情實可誅則雖死而無怨也後之所斷不免深文周內罪不當死而死故其鬼
得索命於既死之後觀於訓蒙師之拍案驚呼則豈惟笑出無心抑且有自悔之意其真調

感者有聞夫大抵獄雖依律例不外情理善折獄者於天理人情然後衡之以律例不容毫髮偏倚於其間故殺之而不能忍亦生之而不必威也噫難言之矣

六指人冤獄

嘉慶年間浙江某縣鄉人有妻者合卷之新郎自洞房出如廁至夜半家人皆已倦則始開新扉返入房中發明家人方起見洞房已開詢知新郎早出門矣亦未知其也既而數日不歸家人始怪之相與跡至廟中積薪之下忽見一屍則新郎也夫駭詰問新人云花燭之夜新郎入房片時旋出入則僕半始入房就寢天將明詳問我金銀首飾共有若干藏於何所我一一告之彼云性喜早起囑我且睡少頃則聞其已出今檢視首飾皆無有矣家人問其狀貌若何答云夜半燈影朦朧未能諦視但見其右手六指蓋新郎方如廁時適有賊藏廁中欲俟後夜深行竊既見新郎恐其疏而執之也遂前極其項殺之因微其衣以入洞房次早席卷而去是時村中有一六指人素無行為眾所不齒家人聞新人之言以為必此人矣遂囑之官捕六指人加以刑訊遂自証服獄既具論如律新人以新郎既死復遭子奪遂自縊新即之母惟一子見子婦俱亡亦自縊越數年郡人有商於閩者過一人於逆旅詢之同鄉也其人忽問曰吾鄉有一新郎被殺之案其賊已得否郡人曰獄早定矣賊且伏誅矣

卷三

十四

其人面有善色方盤沐不覺自匿其右手駭視之六指也郡人覺有異因窮詰之且告以有人抵死今雖告我何害賊具吐其案蓋賊與新郎相偶一杜自投新郎後遂遁閩省既遇同鄉乃欲探一實音也郡人許以不洩於他人陰遣人報本地有司執賊一訊即伏閩省督撫為之具奏移案至浙江核辦論賊如律於是知縣以失入抵罪自巡撫至知府皆照例議處云

戊午科場之案

咸豐八年順天鄉試主考為大學士柏俊高書朱鳳樓左副都御史程庭桂甫入場監臨順天府尹梁同新授調順天府丞蔣道即因細故意見不合遽徑開龍門而出疏劾同新知貢舉侍郎黃廉又具疏併劾二人二人皆被吏議降調以去而主考官某等詳傳大頭鬼出見都人士云貴院中大頭鬼不經出見則是科必闕大案榜既發有旗籍滿洲平齡中式在前十名中平齡素嫻曲調曾在戲院登臺演戲蓋北方風俗凡喜唱二黃曲者雖良家子弟每喜登臺自街所長與終歲入班演戲者稍有不同然京師議論諒謂優伶亦得中高魁矣御史孟傳金疏劾平齡殊墨不符請特廢該奉 硃諭派載垣瑞華金慶陳孚恩查辦奉 諭旨著交吏部議處及具門丁新祥於是考官及同考官官之有牽涉者皆解任聽候查辦是時載垣瑞華甫順方用事與柏俊不相能欲藉此事與大獄以樹威前刑部尚書陳孚恩終食

起復候補年餘

上意不甚常用平恩嘗乃自貶於肅順得補兵部尚書遇事每迎合其意平恩素與程庭桂相善方言路未動之前平恩馳往見庭桂曰外間傳此科中者條子甚多有一條子者載紙為條訂明詩文某處所用之字以為記驗凡與考官房官熟識者皆可呈遞或轉轉相托而遞之考官入場尺意所欲取者悉條索之百不失一蓋自條子興而糊名易書之法幾窮矣庭桂子恩之言以為無意及之乃答曰條子之風不始今日矣其足為怪今科若某某等皆因條子復舊者也某某等皆有條子而某某等皆無條子

庭桂笑曰：「文章之力仍居七八條子不過補助一二耳平恩聞然則吾子亦接條子乎庭桂笑曰：「不下百餘條乃出而示之平恩曰：「盡借我一觀袖之而去不數日平恩奉 旨審問此案按條傳訊林連益及庭桂之次子秀曾遞數條平恩請但到案問數語即無事庭桂召其長子炳米謂之曰汝弟氣性不馴若令到案必且獲罪汝姑代汝弟一行陳公與我至厚必無事也炳米既到堂平恩窮詰不已且命用刑遂一一吐實而平恩之子亦有條子託庭桂之次子遞之平恩知不能隱奏請迴避嚴議並請革伊子景彥職 詔即革景彥員外郎平恩交部議處毋庸迴避平恩乃請救垣等設法開釋其子而擬炳米以重辟並奏言此案情節甚多非革職遠聞不能澈究奉 旨柏俊朱鳳樓程庭桂皆革職下獄而平恩於庭

卷三

十五

桂用刑訊為柏俊之門丁新祥聞案出即逃匿至潼關為陝西巡撫曾望顏所拿解至刑部歸案審訊未結先死獄中大抵平齡之中式新祥實為經營而柏俊不知也若僅失察之罪不過職職而止肅順與載垣瑞華必欲坐柏俊大罪鉅錄久之終無納賄實迹上意亦以柏俊老成宿望欲待以不死肅順等力言庭桂大與關係生靈宜執法以懲積習九年二月獄成上 聞大旨以柏俊雖無納賄情事而新祥之求請伯俊撤換試卷其弊顯然新祥未伏厥辜而柏俊即以新祥罪名加之柏俊等語於是 上召諸王大臣辭以不得已用刑之故柏俊及同考官浦安中式舉人平齡羅鴻澤及為羅鴻澤行賄之主事李鶴齡程庭桂之長子炳米皆棄市庭桂終往軍臺効力朱鳳樓從寬革職未及一年旋復起用其餘各員履歷皆詳降調者數十人程炳米既出獄將赴西市乃大哭曰吾為陳孚恩所劾代弟到案以至於此陳孚恩始始權我吾在冥間當觀其結局也聞者皆為揮淚當咸豐之初年條子之風盛行大庭廣眾中不以為謀故給者常制履納者常失利往往有考官所相識聞中不知而擯之及出闈而答其不通條子者又有無恥之徒加識三圈五圈於條上者倘獲中式則三圈者領三百金五圈者領五百金考官之尤無行者或數美之余不知此風出於何時然以余所見則世風之下至斯極矣載者早慮其成成大獄而

不知相之通當其術也然自戊午嚴辦考官之後遂無敢明目張膽願以條子相授受者
迄今三十餘年鄉會兩試規模尚稱肅穆則此舉誠不為無功然肅順等之用意在快私憾
而張權勢不過假科場為名故議者亦不以整頓科場之功歸之也

良吏平反冤獄

胡文忠公撫鄂時嘗明保來湖縣令張建基之行存擢府通至湖北布政使以貪贓著聞
大府勒令告歸歸田世頗訝胡公之濫保其後乃知胡公之保建基以其平反東湖冤獄而
實則理是獄者建基之前任張君也先是東湖有民婦某氏者事姑素孝每晨起灑掃庭除
治中饒然後適姑於閨中以盥水一盃雞卵兩枚置案上如是以為常一日清晨排闥入見
姑牀下有男子龐大駭而低聲下氣為掩門而出姑已覺之羞見其姪自縊而死鄉保以婦
通死其姪鳴於官婦恐揚其姑之惡不復置辯遂自誣服已按律定讞矣此張君前任事也
及張君蒞任過堂見此婦神氣靜雅舉止大方謂必非適死其姑者疑其有冤再三研詰天
口不穢因諭之曰汝若有冤我能為汝直其事此時不言不得活矣婦答曰負此不孝大罪
何面目復立人世願速就死今終疑之沈思累日縣有差役某甲為其妻素以先悍妻今忽
召某甲云有公事須赴某縣一行俾還家來數速來領票頃之某甲到署令忽大怒曰汝在

庸宜舉

卷三

家迫逐誤我公事必為汝妻所虐也即發笭拘其妻鞭之五面血流決從收入獄中與獲罪
婦同繫某甲之妻終夜祖罵謂縣令如此昏愚何以服人婦聞其絮語不休急言曰天下何
事不冤即如我任此死罪尚且隱忍不言輕荷小事焉稍默乎縣令使人潛聽於戶外聞言
未告令大驚明旦提婦與某甲之妻同至堂上詰以昨夕所聞之言婦不能隱忍急心辯明
盡得其情平反此獄而薄撫某甲之妻怒而遁之通省驚為神明及胡公撫鄂訪知東湖張
令之事而時張建基通令東湖胡公誤以為平反此獄者也遂登之薦牘而前任之張令
已卒竟致湮沒不彰其指實名字至今已不可致矣惜哉

墨吏設法害通

咸豐年間有某刺史在連化直隸州任自撰一聯懸之堂壁曰我如枉法誰咎地爾莫欺心
頭有天然判吏讀實枉法之事不止一端州人皆能道之既謝事歸田飽於實財享林下之
福者近十年家在河南某縣適值搶掠鄉里判吏率其兒孫登一山頂避寇矣足顯隱觸
於巨石而外頭賊腦裂焉又有某大令宰江南之青浦欲加清費每石錢數百縣民不勝
令謂所加公費出於不得已非以肥私囊也乃率胥吏等二十人自率於城隍神前曰辦清
加費清浦歸公有法禁一錢者官不能保首領以沒胥吏等皆受受顯罰相傳有清城隍神

乃築堤禦水以死勤事之周太僕也太僕生為儒也政為明使廉惠最著咸豐顯赫縣民素
所敬信又聞大令華語迫切乃各輸資如數官吏以是大獲贏餘未一歲胥吏二十人相繼
死亡大令生場於頭日急危篤一夕聞者見一人白面黑鬚似城隍墮手挽大令頭出
門徐步而去聞者驚愕失措奔入詢問則大令已暴於內大令頭墮墮而死者始知清
費之多侵蝕云夫夫網恢恢豈能求食墨之吏而盡殛之然既肆其貪復行其偽甚且以偽
濟貪則鬼神有斷不能容之理彼假華語以欺人者方自喜得售其術而名利可兩全也然
終至貽及其身而名利因之兩失嗚呼貪偽之吏亦可以知所警矣

早慧不壽

安慶諸生有孟昭遠者年甫十二補博士弟子員其詩文書法具臻完美尤善應對嘗以盤
庚對箕子名噪一時曾文正公適駐安慶聞而召見之詢其家世知其祖亦諸生也文正口
占四字屬對曰孫承祖志昭遠應聲對曰承曾傳文正大加激賞謂此子必有成乃自
甲子至癸酉科四應鄉試皆不售癸酉出場後遂以疾卒古人謂早慧不壽於此益信殊足
令悔才者惋惜也

太監要得海伏法

庸宜舉

卷三

十七

予前有太監安得海伏法書事一篇已選入屬靈文牘編矣茲再輯其詳略補記於此先是
丁文誠公開安得海將過山東留德州知州趙新如見其有不法情事可一面擒捕一面
稟聞趙新能吏也聞事多計較利害亦頗熟及安得海過境欲勿果則懼為丁公所怒欲顧
果則恐不能去之反據其禍因與幕客商用大軍需票請丁公如不來處則大軍需非例行
公事可比既不存安得海斷不知之若竟來奏則禍福丁公自當之與地方官無涉也及
丁公疏既上

兩宮

皇太后召軍機內務府大臣議之皆力請就地正法

留中兩日未下臨親王復詳之同治八年七月某日奉
上諭一寶順泰太監在外招
搖煽惑一摺據德州知州趙新稟稱有安姓太監坐太平船二隻乘勢招搖自稱奉旨差遣
織辦龍衣船旁有龍鳳旗帶男女多人并有女樂品竹調絲觀者如堵又稱本月二十一
日該太監生辰中設龍衣男女羅拜該州正訪等聞船已揚帆南下該撫已飭東昌濟南各
府州跟蹤追捕等語查該太監私自擅出并有種種不法情事若不從嚴懲辦
何以肅官禁而儆效尤著山東江蘇直隸各督撫迅派幹員於所屬地方將六品藍翎安姓
太監嚴密拿獲令隨從人等指證確實毋庸審訊即行就地正法不准任其狡飾倘有疎縱
推諉等情是問其隨從人等有違近匪類者應予嚴拿分別懲辦欽此安得海既在濟南伏

曾文正公輓聯

卷三

十八

曾文正公勸人讀七部書

聖道託敍川楚教匪請篇告未盡善

卷三

十

盾鼻隨牒錄富樓

11

庸問齋筆記獲貶未允

卷三

二

微員食祿有定數

死生有命

余弟季懷以戊寅夏初入蜀赴丁稚璜宮保之約由滬越輪船至宜昌四月十一日由宜昌買舟西上正值水勢未旺號為行舟最穩之時十五日行至巴東以下三十里之巴斗灘聞

戒鴉片煙良法

三

1441

煙膏故吞丸而癮不痊。卻丸而癮復來。其說似非無因。余嘗聞蜀人俸養生別駕。說論戒煙之法。凡為人戒煙。必先審其歲月之淺深。精氣之強弱。飲食之多寡。然後依方以定。約品之加減。必與其人同室卧起。順其氣候。而調攝之。察其宜忌。而去留之。逾一月。則癮可絕矣。通計一生。搔拔者。不下數十百人。此其用心甚仁。用力甚勞。然恐不能遍及也。伯兄撫屏論戒煙之法。尤為簡便。凡人煙癮至重者。不過數兩。而止。初戒之時。每日減去五釐。兩旬則減去一兩。契四旬則減去二兩。矣。繼則每日減去一釐。一月則減去三錢矣。或後每日減去五毫。兩旬則減去一錢矣。中等之癮。開三月而可以盡去。其癮多於此者。則開時稍久焉。癮少於此者。則開時亦稍短焉。惟矢志欲滅。校秤啟準。用力欲果。始成。以至絕癮。毫無所苦。不必用藥也。不問其人之老弱。壯壯也。如法行之。無有不效。其後一竟無他疾。此可謂最便最捷之法矣。惜乎知之者。尚歛而行之者。猶未專壹也。安得有心世道之君子。家喻戶曉。以行其博施濟眾之術者乎。

又庚寅十一月二十九日。港報載有人。每日吸煙須五六錢。獲癮五載矣。一日見彼生煙。祇用鹽湯一味。忽悟鹽之為用。利於潤腸。兼有清火解毒之功。鹽與烟如水火格格不相入。故吸烟者多喜甜而忌鹽。自得此方。晨起飲鹽湯一碗。每飲吸烟。又飲一碗。兩週二日。便覺

吸煙少吸六錢之煙減至三錢又數日減去日間二次止留晚間一次僅吸一錢亦覺無味又數日竟絕煙矣

右旋白螺

右旋白螺乾隆年間西藏班禪額爾德尼所進也凡螺皆左旋而此螺紋獨右旋謂為定風之寶乾隆五十二年林爽文之變福文王以陝甘總督奉命為將軍赴臺灣征剿特頒給右旋白螺以度臺風穩濟平迅速抵岸遂由鹿仔港前進擒滅爽文全股事既平文王內渡亦極穩順調為閩浙總督已將白螺恭摺繳進五十二年十一月已卯高廟以閩省總督將軍巡撫提督等每年輪往臺灣巡查一次均須涉歷重洋特將右旋白螺發交總督俾於署內潔淨處敬謹供奉每年大臣赴臺督時無論何員即命往帶渡海津資獲依差後內渡仍繳回督署並諭云巡查大臣亦不必因有白螺冒險輕涉總視風色順利時再行放洋以期平穩旋賜號大利益吉祥右旋螺殼後又不知何年繳進嘉慶十一年特授將軍賽冲阿為欽差大臣馳赴福建勦海寇蔡元帥將此螺以資護佑既而賽公不果赴閩螺亦未出而冊封琉球使臣亦間有獲祇領用者大抵事竣必恭繳回京供奉焉

孤竹古松

孤竹古城在永年府大樂河西岸山上有夷齊廟廟前有清風臺下望灤水柏臺如鏡深一二尺中有一泉可七八尺相傳此即海眼其深無底流沙不能淤澱寺中古松一株久已枯死後乃自根下復生新芽將枯樹包裹在內外長新皮厚尺許樹大四五圍或謂此樹壽已一千餘歲云

古塚現寶附

蜀漢後主降晉封安樂公歿而葬焉墓在今山東樂陵城南之五里村村方圓一畝近有耕者拾得銅棺頭長二尺許寬約二寸半銅刀頭長三尺餘寬約五寸又有杯盃等物皆古磁極華美夏時存肉不臭入都售之因得小康又有患王塚在樂陵城南四十餘里相傳塚內有金人男女十二螺馬雞犬及一切器皿皆黃金有人得金鴿一隻售之亦小康每年立春後五更報曉又有夜明珠深宵出現行路以為皓月也趨至其處潭黑無所見遠觀之仍如明月焉

庸金筆記卷之三終

庸金筆記卷之四



無錫薛福成叔耘

曾文正公始生

曾文正公之生也以嘉慶辛未年十月十一日亥時曾祖克希封翁年已七十方獲男有神龍蜿蜒自空而下憩於中庭首屬於梁生蟠於柱蟠甲森然黃色澤潤不飲飽復驚拂而寢則家人米糲塗曹孫矣封翁喜召公父竹亭封翁告以所夢且曰是子必大吾門嘗親之是月有參差生於宅內其形天矯屈蟠絕似竟布封翁夢中所見厥後家人每觀勝之枯榮卜公之境遇其歲枝葉繁茂則宜科第轉官階勳績迭獲大勝如在丁憂期內或遭寇致賊屢頻於危則亦凡然作欲燭之狀如是者歷年不爽公之鄉人頗能言之杭州知府張豐翰善相人相公為龍之類者謂其端坐注視微爪利鬚似龍也公終身患癰余在公幕八年每晨起必選余圍棋公目注棋枰而兩手自按其腹不少息頃之素上肌膚每為之滿同治壬申二月初二日申刻公偶遊署中花園世子劾剛侍公忽連聲稱脚麻脚麻一天而逝世子與家人扶公入室蓋已薨矣是時城中官吏來奔視者望見西面大光燭天咸以為水西門外火火江甯上元兩縣令與修練役赴救至則居民寂然偏聞遠近無失火者庸金筆記

左侯相之夢

左侯相未遇時夢應省試領解額甚覺得意既而連舉進士不第忽遇干戈擾攘參佐戎幕大帥言聽計從動望隆然中外大臣交章推舉遂出而典兵屢獲捷進膺方面之任爵列五等其始旌旆所臨皆山水靈淑人物秀異驅除數寇忽調赴西北所居皆巖關險要鎮名都漸移漸遠但見黃沙莽莽一望無際復告兵馬萬里長驅而進地勢遶功名無處尋趨還封拜之龍收地愈廣設官置防布置粗定然後旅旅入壘還其故鎮連然而覺乃知是夢是歲秋試舉於鄉自知無翰林之望會試一兩次後遂不復上公車旋入路文忠公幕府名聲藉甚曾文正胡文忠兩公文章論贊起家四品京堂襄辦軍務起授浙江巡撫及充杭州至西湖之上恍然如其素履者蓋其景皆夢中所見也其後以所居之境印證前夢一少願應蓋自知大功之必成也噫凡人一全之夢一第之夢莫非前定而况奇動偉業如左公者乎

漢惠帝後裔在爪華島

定海某茂才為粵所屬。述出後。改業為商。實夾板船運貨至南洋之新加坡。適風觸礁。飄至爪華島。即海環誌略之噶羅巴也。流寓五年。然後得歸。嘗言爪華南境有劉莊者。其民皆劉氏。約數十家。聚族而居。蓋前漢惠帝之苗裔也。茂才素為文學。兼習方言。西洋及爪來由文字。皆能通曉。為土人所敬。適劉氏重修宗譜。屬茂才為之序。茂才聞其言。載劉氏八世。其世系甚奇。茂才已不能記其詳。因稍述其梗略。其譜曰。漢宣平侯張敖。尚惠帝姊魯元公主。為嫡室。而以其前姊陳餘之女為次妻。陳氏生一女。美而賢。公主愛之。知已出惠帝。亦見而悅之。呂太后乃託言公主所生。年僅十三。聘以配帝。在中宮四年。無子。後宮美人得寵者十餘人。共生七子。呂太后取帝之第六子。付皇后育之。名為皇后子。惠帝崩。太子立為皇帝。時年二歲。又四年。太后幽殺之。所謂前少帝者也。復立惠帝庶長子。名為後少帝。越四年。呂太后病篤。以將相大臣。付呂產呂權。太后崩。張皇后年方二十五。產欲擁之。臨崩以訓諸大臣。后堅不允。諸大臣改政。產遂滅呂氏。當是時。惠帝尚有四子。少帝年已十五。其三弟皆為少帝。後宮生一子。甫三月。張皇后居長樂宮。忽聞金鼓喧擾之聲。語其侍女曰。太后結怨於人深矣。今大臣既滅諸呂。并滅惠帝之嗣。每孫生甫三月。外間尚不知可。

卷四

二

惠帝時。取藍田王製。賜之惠帝。奉為至寶。常付皇后藏之。一日圓徑五尺之古銅鏡。惠帝召巧工為之。而鑲皇后像於中間。時后年僅十七。端麗無匹。以顯徽鏡照之。宛如生人。一曰三尺長之玉如意。相傳惠帝初納皇后。定情之夕。以此賜之。及帝崩。皇后每夕必捧之而泣。積淚所漬。古玉五色班駁可愛。此三寶皆張皇后授之帝。既乃載以南奔。遂永為傳世之寶。劉氏祠宇宏敞。前祀帝子為始祖。後祀惠帝及張皇后。皆極精微云。蓋茂才所述如是。予謂惠帝本漢賢王。若使享國稍久。其布德當不後於文帝。而張皇后亦賢后也。二千年後。高血食千萬里之外。其澤長於漢之諸帝后。遠矣。

徐庶成真

翼騎將軍張繡軍門恩舉追賊終南山遇其人徐庶續糧一事以余所聞世俗所傳者尚有

數則焉。尤為之。廣東某縣某村。忽到一道士。衣衫襤褸。向村人乞食。其意甚一老嫗以孟飯餉之。道士曰。我欲救此一方人。孰知天數難回。不可強也。村人異其言。稍相聚觀。道士喚一孟飯至。盡已而復唾之。石上指謂人曰。今歲天降大疫。死者無算。此飯每吞一粒。可救一人。汝等欲生乎。村人乃爭食之。問道士姓名。對曰徐庶。遂翩然而去。既而縣中果大疫。而張繡將軍。皆不死。又聞康縣中三藩之變。有某將勦賊。而賊賊追之甚急。自分必死。忽有一古衣冠者。立於道旁。肩略白。道貌偉然。謂之曰。汝勿怖。此賊善射。非助汝一臂之力。不能滅此賊。因解佩劍授之。曰。賊至此。汝但振劍。劍即飛去。自能取賊將之頭矣。問劍何以歸還。曰。余自能取之。因指某山曰。與汝相會於此。問其姓名。曰。吾徐庶也。汝前生與吾有舊。吾故持米救汝。汝之。而眾賊皆至。某將倉卒拔劍。劍即飛去。須臾賊眾紛紛棄甲倒戈。而北詢知賊首已擊死矣。追至某山。果見古衣冠者已先在那。捧劍拱手作別。曰。吾去矣。遂不知所往。又有訓家師顧洪山先生者。余之外曾叔祖也。余六七歲時。從之受書。時先生已八十餘矣。嘗自言少時。寓無錫城內。樂王廟讀書。廟有道士數人。一日忽一小道士。來詣為古心古貌。神氣灑然。博談古今。無所不通。尤喜談三國時事。感慨淋漓。令人歎。所談事蹟。每有出諸史之外者。叩其姓名。笑而不答。越數日。一小道士病且死。其人命取素葉十餘石。置大鍋中。煎其汁。以灌之。霍然而愈。遂辭去。老道士覺為其人。固留之。不可。遂行。老道士極力挽之。其人曰。實告汝。我徐庶也。小道士二十一世前。為劉豫州部下。小極。我念其與城之役。頗有戰功。故來救之。與汝何緣。而欲強留我。也徐步而去。老道士疾走追之。終不能及。數十步外。遂失所在。

卷四

三

郭汾陽王墓被掘

同治九年。閩中回寇。起虜賊之慘。甚於虜。是時督師大臣。楊保。由豫入峽。其隨員洪觀察。員過華陰。曾呼一整容匠。問以汾陽王後人如何。其人憮然曰。我即郭姓。汾陽王後裔也。從前合族有十餘家。皆零落不聚。無讀書者。今遇此大變。存者無幾矣。鄉人以修墓奉盃。無所遺。則復葬。曰。始引回人入中國者。是汾陽王之答也。乃相率往掘王墓。其中見無所有。惟得古劍一柄。亦已曲磨朽折矣。今雖稍加修葺。竟無力能復舊觀。嗚呼。不已。洪觀察為余述之如此。余謂汾陽王。雖借回兵。復兩都。然回範之入中國。實不使於汾陽。且回與回範。又是兩種。鄉愚無知。偶聞謠言。為是。一唱百和。且會其憤毒之氣。何所不至。當時雖其子孫不能禦。官法不能禁也。而自唐迄今。已逾千年。則墓中一無所有。亦理之固然。無

足怪云。

桃花夫人示夢

湖南郡縣往往有桃花夫人廟蓋係春秋時息嬀也長沙某生偶因遊山宿廟視其額則桃花夫人歎念息嬀不能殉夫隱忍事仇為生二子縱使終身不言無補於其夫即而況其未嘗無言也此等淫祠安得起秋梁公而毀之是夕某生夢夫人遣使召之至殿上夫人服飾古雅環珞珍然南面高坐侍女十餘人植立兩旁某生竊視夫人端麗無匹而懷若冰霜瑞某生曰春秋左氏傳一書紀事多矣或因傳聞稍誤而毀人名節者甚多汝知之乎即如我從息嬀入楚不甘受辱自殺以殉節雖可表夫天日其始而守身如玉幽微空虛而徐遺諸侯座志為楚夫人生有二子者乃我之姪也左氏不攷其詳而混我姪姓為一人俾我受千古之譏評豈不冤哉又知左氏所稱衛宣公於夷妻齊女也其人是矣然所謂齊女者則又有說諺焉夫獻公初娶於齊為元妃齊姜乃其次妃其入宮在齊女之後齊女甚美而賢與衛姬相彷彿厥後獻公既得驪姬立為夫人乃齊女於宮中然其初嘗晉之小庸宣平記

卷四

四

君也故稱之曰齊女當衛公入立之時齊君年已七十五矣秦穆姬念其嫡母之幽憂孤苦故屬惠公善視之孰知惠公並不加禮後適淫其侍婢致令齊君憤鬱而死穆姬所以怨之也然竟曰或於齊君則誣實君甚矣又如楚平王為太子建聘婦於秦曰伯嬴容德甚美王乃自取之此在王為漸德而非秦女之罪也厥後吳人入郢以班威宮夫人伯嬴獨能閉門自守稱說禮義俾吳王慚而退舍秦亦以其女之故發兵救楚卒復楚是夫人既有功於社稷而貞教明達廉全節於危難之中實巾幗中所罕觀宜其能生昭王為中興之令辟也左氏不著一字使如此賢婦幾致湮沒亦其疏漏之失也凡吾所述子之博雅自能知之吾所以復言之者欲子轉告世人俾知書之不可盡信也大抵以一人之才智秦二百餘年數十國之事能一無舛誤然其誣者則奇矣莫白矣此左氏晚年所以有失明之罰也夫人舉袖一揮某生遂醒歸而檢列女貞順傳曰楚代息嬀之虐其君使守門將妻其夫人而納之於宮楚王出遊夫人遂出宮見息嬀曰人生要一死而已妾終不以身更貳雖生難於地上豈如死歸於地下哉乃作詩曰殺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遂自投息嬀亦自投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以諸侯禮合葬之君子謂夫人說於行善故序之於詩某生因思劉向博極羣書其言必有根據何以與左傳相齟齬今知為姪姓二人之事則疑義

決然疑蓋古者諸侯一娶九女息夫人雖死而其婦姓未必能俱死人也但知為楚夫人者亦

猶息嬀而不知其然然兩人也若息夫人之貞固不二則廟舍千秋宜矣又楚平伯嬴亦列於貞順傳曰伯嬴者平王夫人昭王之母也吳入郢昭王亡吳王閭閻盡其後宮次至伯嬴伯嬴持刀曰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亡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今則民女聞生而無不若死而無若若有淫謀則無以生世宜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敗承命吳王漸遂還舍伯嬴與其保阿閣永春門三旬秦救至昭王復矣君子謂伯嬴勇而精忠某生因思夫人之言與此傳道相脗合又檢春秋大事表於衛夷妻齊女之類謀玩夫人之言似已知有此書矣惟齊君之事無書可攷後讀史記晉世家云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二十二年重耳年四十三出奔狄國某生始悟然悟曰重耳在魯僖公四年年已四十有三中生乃重耳之兄秦穆姬又其女兄則其母齊姜年必在六十以外齊君乃獻公初娶之夫人其年又當長於齊姜意公入國在魯僖公九年則齊君年已七十左右無疑矣惠公淫其侍婢而左氏誤信傳聞以為惠公於齊君其誣實君甚矣宜夫人之為表白也某生常以所夢語人復作天考論其事甚嚴後數年復夢夫人召之出影筆一枝贈之曰此輪死筆也聊贈一枝以報修薄爾幽之厚意是秋果提鄉試明年成進士入翰林

卷四

五

馬端敏公被刺

同治九年七月二十七日為兩江總督月課武職之期馬端敏公新貽親臨校場閱射校場在督署之右有箭道可通署後便門端敏開射畢步行由箭道回署將入便門忽有跪伏道左求助川資者一武生端敏同鄉也按主狀聞之謂曰已助兩次矣今胡又來言某忽右邊有人大呼伸冤者未及詢問已至端敏身前左手把其衣右手以小刀撲其胸端敏謂從人曰我已被刺速拿兇手言訖而絕從人拜端敏入室武校聞聲奔集執獲兇犯并執武生付首縣熱審兇犯為張汶祥河南汝陽縣人武生實不知情蓋適逢其會耳乃先釋武生使去是時人情洶洶言朋與朝廷調曾文正公遺督兩江兩督重臣按此越半年事乃定兄是有丹陽某生者夢見史役持名單一紙所錄殆數十人第一名為張汶祥第三名為馬端敏而己則在數十名以外籍而告人決計不與秋試未半月而端敏被刺某生以是冬十月年惟張汶祥名列第一而兄在明年二月或莫測其故也端敏騎箕之名張子青曾帥之為在清江浦忽夢端敏以年愚弟名帖來拜端敏故與端帥丁未同年也神色慘淡久之然然徐曰吾事專託同年拱手而去未幾得音前赴金陵故審兇犯捕端帥至金陵時以語人謂凡事莫不有定數云是年又有湖州人費以耕字餘伯菴以當畫遊上海病臥客

公馬公被刺之日。費思語人曰。制府馬公今日已死。一百二十餘年前之公。於此案共數十人。吾亦在其中。不能久居人世矣。越三日而費卒。

張文祥之獄

馬公未破刺之前數日。忽接到公文一角。其封模糊。不知為何印。當拆視之。並無文字。但書此馬一匹而已。詎命投文者訊之。已不知所往。蓋即張文祥所為也。又馬公覺文祥所持利刀。深入胸中四寸。從人為之取出。刀已刃曲。乃首級毒的人。遇之立死。血不流。其處心積慮。非一日也。是時事出非常。說言四起。或謂必有指使之。或有以唯軍事嚴馬公者。蓋謂文祥不忠。非深望不至此也。方獄急時。余在金陵。頗加意訪察此事。其謂有指使。固全無影響。謂及惟傳事者。尤大誤。蓋文祥所自供之。藉資張師。已與世所傳不相應。且馬公果有隱憂。文祥儘可言之。不必為之隱諱也。先是。朝廷命清帥張公之。赴江南徵賊。既定。獻矣。會言路有其議者。復遣刑部尚書郭公。赴江南。謝如前。乃以辛未二月十五日。張文祥於金陵城北之小營。擗心致祭於馬公。極前而馬公先已奉旨。建祠于臨終。典禮甚優。云云。文祥之被執也。江甯將軍魁玉公。詰問主使。文祥張目答云。我為天下除一通回匪者。蓋以馬公先世出於回教。故誣之也。及星使至。與承審司

卷四

六

員。先後詰問。文祥終無一詞。或時為余設。不遜語而已。或動利詞。星使以文祥重犯。優未正典刑。而便允獄中。誰執其咎。故始終不敢用刑。定案之日。張觀察。及高觀察。深慶皆以承審人員。不肯盡諾。以未刑訊故也。二公皆嘗受知於馬公。然當是時。推究文祥蹤跡。并編建其嫖娼支案。供證確鑿。所獄已十得七八。殆無甚疑義。云云。文祥始為粵匪所虜。繼而逃至甯波。以押當買利自給。并與諸海盜通食。其糧者數年。值馬公巡撫浙江。擒斬海盜。頗眾。復禁飲押當。文祥益貧。無賴。乃時思為海盜報復。文祥又有妻為人誘之。以逃。文祥追而執之。復以失物訴巡撫。求為追緝。馬公以此小事。不宜煩。格其訴。不納。其後文祥妻。又謀逃。文祥迫令自殺。既而怒曰。巡撫不為我追緝。使吾妻有憾我心。是殺吾妻者。巡撫也。遂懷必報之志。會馬公總督兩江。文祥千里間關。伺候兩年。而始遂其志。天下固有以睚眦之忿。結滔天之釁者。其後文祥之謂也。

知府被刺

同治八年。青州府知府。王君汝訥。被刺而死。其犯乃青州營步兵。也。營中定例。凡馬兵出關。校閱步兵。精騎射者。補之。有一步兵。武藝絕倫。發矢連中。而參將抑之。竟不得補。馬兵。步兵。懷恨。常欲刺之。而未得。聞會某月某日。丁祭之期。步兵私念此其時。因磨白刃。凡理

諸學宮方輒下。至期文武官皆已就位。步兵取白刃。徑往祭所。於時深夜中。雖有燈燭。眼光朦朧。步兵素。又但知參將為最貴。乃就首席一官。猛力刺之。應手而倒。則知府王君也。步兵曰。誤矣。止往刺參將。參將負重傷。疾走以死。其下兵丁。倉猝格鬪。死且傷者數人。步兵馳出。關門。左執刀。右執矢。以禦追者。每發一矢。無不中。復殺數人。於是追者不敢進。至東門外。者呵之。復殺門者。斬關而出。遇一農夫。驅驢負柴。將入城。又殺農夫。推柴於地。而騎其驢。以行。驢至水邊。不肯渡。步兵亦若迷不識道者。盤旋往返。自晨至午。仍在水邊。追者愈眾。愈眾。乃就執訊之。則瞠目直視。但云欲殺參將而已。遂真之極典。初王太守之父。為山東某縣令。按印之。知滅燭將就寢。時窗外月明如畫。月元映射室中。忽見有人持白刃。自屋簷飛下。破窗而入。太守之父。自帳內窺之。見其在室中摸索。知欲刺人也。大駭。屏息。移時。出後。伏於林下。刺客摸至牀邊。果連斫之。旋覺無人。復破窗而去。既而詢知此室。為前任縣令所居。其壘家不知其移寓。故欲刺之。然使不見幾速。避已代人受刺矣。因是寒心。即日告病。事官誦亦可謂哲。為保身者。乃聞數十年。而其子仍在山東代人受刺。豈冥中果有定數歟。

知縣被戕

同治九年。兩江總督。馬公被刺於金陵。是年三月初五日。先有浙江嵊縣知縣。嚴君。被戕之

卷四

七

事。嚴君名思。鎮江人。治嵊縣。頗著政聲。有柳工。龍姓。設鋪縣城。而令其子。學技於新昌。會清明節。其子由新昌回家。至中途。忽發瘋。瘋柳工赴鄉。有屠一徒。與瘋子居鋪中。夜將半。瘋子忽放火。自焚其屋。鄰人奔救。火既滅。而瘋子不見。人皆謂其懷慚。自遁。未之見也。是時嵊縣令。無公解。嚴氏室以居。瘋子竊米刀。直之懷。徑趨縣令公館。登館後。上山。後門以入。館中人皆不覺。條入縣令正寢。寢室凡七間。皆有簾帷。而無門戶。縣令與一妾居東。縣令之女。年約二十。與傭媼居西。瘋子先過一媼。之。負傷仆地。遂趨縣令臥牀。斫之。其妻聞聲。呼救。復趨斫之。皆在林呻吟。瘋子見林後。花裙一條。遂取而自束之。復趨西室。見縣令之如所之數十下。負重傷。未死。仍入東室。斫殺縣令。其女聞聲。奮劍往救。瘋子出遇之。復被斫以死。縣令與其女。皆受七十餘刀。以死。而面目模糊。不可辨。云云。瘋子取印佩之。開箱取寶。銀一校。復出後門而去。天明。有豆腐店。方開店門。忽見一人。滿身血污。腰束花裙。執刀。來撲店翁。以門板禦之。望其印。及刀。於地。瘋子扶銀而遁。居民拾印與刀。來叩縣令公館。則大門猶未啟也。既知縣令已死。遂報典史。來相驗。發捕役嚴緝兇手。瘋子因伏水中。執而訊之。若茫然。不自知前事者。縣令之妻。適一日。而此瘋子。於極其哀。然其解其來由也。或曰。嚴君少時。其父為山東博山縣令。嚴君讀書學宮之。魁星閣。閣有三層。嚴君居中层。其上為人

迹所罕到而嚴若無若見人憑欄眺望知為孤也陰戒其僕蹤跡之知其處在數里外之古
墓中歸而告其母曰某處有孤窟兒將召獵尸職後醜類其母一夕夢一老人來見曰吾
族與郎君無嫌怨兩不相侵郎君居心陰險吾族氣數已到恐遭毒害然吾必有以報之
其母既感是夢乃叱止之曰彼雖異物然無害於人何必心之敵若此非吾子也嚴君重道
母教數月未後嚴後接獲不能自遣其僕陰購大藥藏之屋中來夜以引銀絲之清晨往
觀則死狐枕藉穴內人有知其事者以為嚴瘋子之業老狐為之也嚴君被戕之歲九月館
中階石忽裂為二血痕殷然嚴君自占一課謂縣中富有逆倫重案亟召其吏役數誠之俾
各慎厥職而不知其身自當之也

水神顯靈

鬼神為造化之迹而迹之顯顯者莫如水神黃河工次每至水長之時大王將軍往往紛集
河工吏卒居民皆能識之曰某大王某將軍應歷不爽同治七年松賊張總愚竄入直隸山
東交界今伯相合肥李公扼守黃運兩河設大圍以困之當是時各營兵勇不滿十萬而況
地綿廣數千里人數不敷甚鉅賊以全力併衝一處失防則全局皆廢固非確有把握
也然竟以滅賊者是時大雨時行河水泛溢平地積潦往往盈丈賊四面奔突皆為水所阻

廣靈華記

卷四

八

官軍因得合力痛剿蓋若有神助焉李公調長江水師提督黃軍門翼升率舢板礮船北上
至張秋阻淺不能進眾入咸請軍門諸大王廟行香舟人忽報曰當將軍至矣曰何在曰在
河干先是北運河涸如平地至是河水驟漲船隨水道所向無阻隱隱於數十步外見一紅
旗在前大書軍字軍門祝曰此役若滅賊必請于大帥奉加封號於是李公調軍門扼守泊
頭鎮至拔地填共河牆一百二十里軍門既至審視形勢謂將吏曰各水師力高軍海而汎
地頗廣且運河水旺高無可虞賊若由減河北竄則大局堪憂吾欲決拔地填引運河水入
減河則各可高枕無虞又恐居民不願致爭論正躊躇間眾又請軍門拈香曰大王現矣
軍門登河牆拈香畢為牆下望見若有一蛇蜿蜒河側長不過尺餘或曰當將軍也或曰楊
四將軍也或曰某某大王也方欲遣人諦視忽對岸堤上有一蛇長十丈餘首如七石巨
蟒身如龍三昂其首驟聞天崩地塌之聲則拔地填陷矣運河水滔滔滾滾灌入減河賊果
北竄阻水不得渡望洋歎恨而去賊既滅軍門以語李公請為常將軍軍加封號未及舉任
但為參議而書房書一區額而巳及李公總督直隸歲年歲輔大水一日天津吏民謠言
當將軍見於河干請郡守縣令往迎之縣令讓以生靈不肯心郡守乃以生輪讓之送入大
王廟中既而大王將軍陸續踵至津民連日焚香演劇以侑之已逾兩月李公謂廣靈曰今

值饑饉之年物力艱難與其耗之演劇不如賑濟饑民欲將大王將軍送之河干正在商議
外間尚未知也一僕人忽自廟中戲索跳至臺下大言曰我當得佳也年少全與我有舊本
是一會之人戊辰之役我為出力不少滅賊成功得有今日乃既不為我請封今者演劇為
樂復欲驅我何太無情誼也言畢僕人偃臥於地良久乃醒問以前事然不知於是廣靈
力請李公聽其演劇凡三閱月而大王將軍乃漸去津民復相與鑲錢重修大王廟煥然一新
費莊工次河神靈蹟

同治甲戌河決實莊山東巡撫丁稚璣官保親往堵築以是年冬十二月開工順見順手而
大王將軍絕不到工至元緒乙亥二月間險工疊出用糶料至五千六百七十萬斤蘇料至
二百七十萬斤十三日復停工待料占坤或整或走或以嘔吐連日西北風大作大雨自引
河直射口門萬丈色混十五日午刻口門里許河水清忽見廟臺整可幾十七日東大王至
越日當將軍至又明日金龍四大王至自十六至十九日此汛忽從口門深至五丈四五尺
種種奇險兵弁員役束手相向二十一日大潮忽入引河口門水勢日平二十三日以後寂
料大集各大王將軍亦雲集兩壩二十六日南壩開工二十八日北壩開工是日金門中泥
忽浮黑鴨一對遊泳上下幾一時許倏不復現河員稍倦抱頭將軍每遇壩口出現黑鴨越

廣靈華記

卷四

九

日復有虎頭雷四將軍瑞生細箱船上形同綠蛙而體較長請入香盤毫不驚躍又有楊四
將軍者狀如蜥蜴長尺餘雙眸怒突偏體生花從塵階躍入宮保帽中遺官送至大王廟
行七八里伏不稍動安坐供盤數日三月初六日寅刻正兩壩合龍然壩基尚未壓到河底
河水自壩下潰涌而出形勢岌岌初八日雷雨大作共言陳九龍將軍至矣是夜雷雨不止
龍占打下文餘隨即添培高厚土權邊壩一齊填壓到底即刻斷流蓋人力無所不施不得
不借於神力也聞河工凡見五毒皆可謂之大王將軍如蛇蟻虎蟻皆足也然託於蛇體
者為最多但其首方其細細稍與常蛇不同位尊尊靈愈顯則形愈短金龍四大王長不滿
尺降至將軍有長三尺餘者又如金龍四大王金龍大王朱大王朱大王朱大王朱大王朱
皆偶示逆氣以著靈異各就其神位之前端伏盤中而叩其首或一二日不動或忽然不
見數日復來其去來皆無蹤跡而顏色堆堆或忽然黃變為朱朱變為綠謂之換袍忽忽然
死於盤中謂之脫殼其死蛇須送水漬即自沈於河底或數日後仍現於河干蓋其所附之
蛇偶死而大王實未死也又有某大士在盤中生數蛋而去者此次大功告成官保即車指
請加封號奉旨金龍四大王封號著禮部查照康熙二十三年加封天后成案辦理其
黃大王朱大王陳九龍將軍楊四將軍當將軍劉將軍曹將軍著禮部一併議奏並建立東

大上專祠以答神麻云

武員唐突河神

丁惟瑞官保在山東兩次治河前則侯家林工後則曹莊工也侯家林之役大王將軍來集工次每日演劇敬神有眾蛇各就神位之前有觀劇人或以戲單呈上請大王將軍點戲蛇以首觸戲單所點之劇往往按時切事非漫無意味者也而點第一曲者必金龍四大玉其次亦不稍差有總兵趙三元者戰手謂人曰此皆蛇耳何神之有言未已忽呼云不敢不聽趨視之則有婦其頸者有蛇其背者咸勸總兵跪神座前自責且願演劇三日以贖罪修忽聞已見大王復位矣然未見其云來之迹實壯之役有某提督駐河干忽見大龜順流而下或謂此元將軍也宜設香案望空叩禱可獲神助提督怒曰吾乃將軍耳彼區區介族何足懼焉命軍士舉火槍擊之龜遂返而上駛若畏避者提督方自鳴得意忽見大小龜數十隻流而至波濤洶湧提督正命舉槍則向所見之巨龜已修忽近岸昂首噴沫眾龜隨之奔流箭發勢震軍士皆驚急奔竟提督知不可禦亟策馬登高避之而其所駐之河濱草屋十餘間皆被水捲去沈汨無餘矣噫嘻區區區區然若其如河神彼武人粗固不知敬忌幸而水降之時乃善其於饒頃之間以示薄懲神廟可憐哉

河上旋風

光緒丁丑七月余偕諸先友遊扶先太夫人靈柩由濟南回里舟經張秋黃運之交適值載村壩決陷運河口門水深一尺內外河沙淤澁舟不得進泊口門外十有四日乃假振字營勇丁百餘名潛挖於沙越一日或舟入運河十里僅開仍不得進此湖乃運河入黃之口也明日午刻天晴無雲忽見旋風揚沙起向岸頃成白雲一道若有白鳥及蝴蝶翔舞其中者時舟人以蘆席為舍舍河之濶頃刻間捲入雲霄聞其下風沙相捲如旋蟻蟻漸近挖河諸勇下喝金拒之風息雲散而河之北岸復有飛沙衝起橫亘半天有若白龍之飛遊者或曰此旱龍也其首偃仰向日兩目炯炯如巨盞諸視之即蘆席兩方也其身如數百白練舒布空中諸視之則揚沙映日先也其下塵沙亂刮若以尾掃地而南岸蘆席七八方須臾盡至北岸飄轉竟更間久之始愈余初疑此以為水怪憂挖河勇丁之過其巢穴而遽徙者或又告余曰此風自南而北先至戴家廟是日適逢市集之期鄉人唐風不敢過人知其神也而避之風乃旋轉而北云然不知其所止息亦不知果何神也

忠靈破賊

江忠烈公既殉廬州之難其弟達川方伯忠靈援兵十餘為賊所阻距城數十里越八日

遣一勇下微服入城出公尸於塘水面如生員以出城敵之歸焉軍軍初次克復廬州於水西門內建公專祠數年廬州復陷同治壬戌將軍多隆阿忠勇公率大軍圍廬州俾其將石青吉攻西門外之得勝卡賊以全力守之堅不可拔忽見卡後有一枝人馬皆執白旗旗心有江字繫賊之符號乃大潰官軍遂克廬州是時賊與居民皆望見之復知官軍並無白旗隊者而破賊之所實與江公祠相近其旗白也則公生平行軍所用也至今廬州道公道咸猶懷懷有生氣每議大事必在江公祠祠中鑄胡元輝鐵像跪階下云

已死七日復生

蘇州西洞庭山陸某妻家在蘇城內一日入城暴病而卒其妻家遺舟至洞庭山迎其妻來視含斂阻風中途越七日然後至時天氣嚴寒尸尚未斂將大斂矣聞棺忽斂又十餘年乃卒人嘗問以死後情形自言將死之時魂從頭項鑽出急切不能離身奮力掙去甚覺苦楚已乃驀然解脫遂與身判為二身由是入冥漠之鄉若有知者無知似人睡者後元氣有時隨風飄蕩至洞庭山家中自覺其身已死忽念及父母兄弟妻妾懷然以悲則魂氣為之一聚若炯然有知者已而漸復昏昏然或遇大風吹散或被鏡鏡及銅鐵器聲驚散聚費力不見有日月不知有晝夜凡所稱陰界地獄及閻羅王俱未之見亦未過一鬼既復轉

獄囚因官

各郡縣獄中重囚例皆錄其足而桎其手銜其口而鎖其頭晚近獄規不肅每一囚入獄獄卒皆有例定規條僅於外縣典史巡獄時為上刑具官去即使施之習以為常官亦知也而不深究也廣東有某縣令欲察獄中積弊一日屏去儀從突入獄中獄卒未及知也獄囚百餘人見之曰汝某善書者起縛縣令宣言曰官欲出獄須縱我輩百餘人與之同出如門外人有來前者我輩先扼殺縣官以待均之一死耳與其束手而不如與官同死復縛獄卒數人有餉縣令飲食者獄囚數人傳遞而入獄囚口糧或不時給則亦絕官舖緘以相抵縣中吏皆無知之何典史至門外還呼獄囚始而婉諭繼而哀祈因皆不應不得已果達郡守郡守親自赴縣至獄外諭囚曰縣令自到任後並未苛待汝等汝等入獄皆在前令手中今汝等縣令於汝等罪名益重且得保全不知速釋縣令汝等有冤抑者必為伸理其犯重辟者亦當設法超拔決不汝欺也獄囚皆曰今日我輩與縣官出則同出死則同死

不必多言。郡守徘徊莫措。相持已及旬日。恐縣令死於獄中。釀成重案。不得已。稟大府。請發兵兩營到縣。詳救回罪。盡縱出獄。因復言。當獲官同行五十里。至某山頭。方能釋官。亦許之。獄門既啟。羈囚擁擠。呼聲震天。官吏尾之而行。行五十里。至某山頭。因乃釋縣令。欲遂分道。縣令官伏匿以待。四面圍圍。百餘人皆就擒。惟逃去三人。而郡守縣令攜同回城。盡法懲治。以昭刑。死於杖下者二十餘人。其餘皆從重懲罪。剋期處決。此光緒六年事也。夫蛟龍失水。蟻蟻困之。縣令之所以威伸令行。意以有堂堂儀仗之尊嚴。吏卒僕隸之擁衛。且微行入獄。俾獄卒等不及掩其弊。用意非不動也。不幸違意外之變。致貽危機。遺憾。嗚呼。為官者可不慎哉。

開刀殺人

今之藥店。皆有開刀。刀重數十斤。至百斤。聯於鐵架之上。開拔靈便。刀每切下。則與架相聯。合以刺各種藥料。雖巨材無不立斷。咸豐年間。某縣藥店。有一童子。方六歲。配一童食。與方五歲。兩小無猜。其時嬉遊。一日童子拉童。趨出門外。童不從。童子曰。不從將殺汝。童趨以首。奔開刀架。上戲謂之曰。請汝殺我。不意開刀。驟然落下。首領竟斷。蓋店夥之置開刀。本未及。始有人倚其架。觸動開拔。乃掉墮而殺人也。童子棄躍號哭。店主執以報官。童子。唐。卷四。十三。

自願抵償。將足以誤殺之罪。俟及歲時。按律辦理。後不知究竟如何也。

草毒

草毒。每一日殺百四十餘人。寒山寺。在姑蘇城外。唐人詩已屢屢見之。千餘歲矣。為雲下一大禪院。道元年間。寺僧之老耆者。住持者。過客者。共一百四十餘人。忽一日。盡死。寺中既已無人。鄉保為之報縣。縣令前來相驗。道一龜下。毒死。而復蘇縣令。問諸僧。今日食何物。對曰。食麵。縣令復詳詢煮麵之人。與洗麵之婦。下對曰。今日值方丈和尚生日。特設素麵。以供諸僧。我適見後園中有草二枝。紫色鮮艷。其大徑八分。因摘以調羹。洗洗。但覺其香味異常。未及親嘗。忽然頭昏倒地。不省人事。今甫醒而始知諸僧食麵死矣。不知是何故也。縣令使導至後園。採草。則復見有草二枝。其大如扇。鮮艷無匹。命役摘置。單下有兩大穴。縣令復集大役。持鐵鍬。掘其穴。而發掘之。文餘以下。見有赤練蛇大小數百。尾有長至數丈者。有頭大如巨盆者。蓋兩穴口為眾蛇出入之所。華乃蛇之毒氣所吸。以自斃其穴者。諸僧既皆食之。故無一生。草毒僅其奇味。故幸而復蘇。縣令乃命儲火種。焚鳥。一舉焚之。蛇之種類盡滅。而寒山寺由此亦廢。

吳民含怨經生

通州東鄉某人有佃富家之田者。一日入城還租。因米色不佳。頗受斤斤。農人遂不欲生其家有一妻三子。三女。長女已嫁。合家尚有七人。農歸告其家人曰。吾雖貧賤。我不受辱。今因佃人之田。無端被其凌辱。吾不欲居人世矣。汝等當知之。何家人皆曰。願同死。農乃盡其積蓄。買棺殮葬。其妻亦自盡。其子亦自盡。其女亦自盡。其家七人。皆自盡。其家人曰。明日吾家有事。請子一來。鄰人於清晨入其家。則見七棺。陳於庭中。合家七人。各棺中蓋布已服。其妻鄰人懼而奔出。遇其已嫁之女於陌上。告以其家父母弟妹皆已死。長女號哭入門。見其幼弟。向未絕。遺其母。其母六人。則已長往。此光緒五年事也。夫愚民因一朝之怨。自輕其生。固已慎矣。乃至合家殉之。則又愚之甚矣。然愚者。難以驟覺。而死者不可復生。故君子不輕斥辱人也。

杭工謀財結報

無為州有舟子兩人。合夥駕一舟。往來江上。一在船首為篙工。一在船尾為舵工。一日有客僱船行。其篙工。工眼其要。也謀之篙工。欲殺客而取其財。篙工以為不可。舵工再四強之。篙工曰。吾兩人雖同舟。不妨各行其是。我不問汝事。亦不洩汝謀。也是夜客到船尾。建。舵工工推而墮之於江。大呼救。篙工亦起。客已沉沒。無蹤。舵工乃檢其財物。欲分。許。唐。卷四。十三。

與篙工不受。欲以其舟贈之。又不受。且曰。吾自知貧賤。有餘不敢。其謀當以速。也。舵工乃快所有。以歸。買田。產家。道日。降子孫。鼎。工亦歸耕於家。每見舵工。添丁。產之。高。輒歎曰。天道無。高工之妻。子。聞而。之。以為忘其富也。既而。舵工之孫。以武舉。得進士。還鄉。客客。賀者。盈門。高公亦往。歸。舵工率其子孫。婦女。將往。某風。散。神。酬。願。自。無。為。濱。江。之。白。馬。嘴。登舟。離岸。僅數十武。大風驟起。連覆於江。合家男婦。老幼三十餘口。無一免者。送者。猶未。破。踵。如。高工歎曰。天道果有。也。人怪而問之。篙工笑而不答。後其妻。子。私。聞之。乃具言其。顛。和。噫。舵工僅殺一客。而全家之死。於江者三十餘人。其報似太。酷。矣。然。舵工。工得不義之財。以肥其家。以長其子孫。果。榮。富。之。樂。者。數十年。天將待其時。而。降。之。計。殆。猶。借。債。者。之。愈。久。而。息。愈。厚。歟。

要事得沈佛

吾鄉有某生者。中年無子。謀置遺室。乃買舟渡江。赴通州一帶。訪購某生。既省小費。又欲速。成。會。有客來。言一鄉民。願。其女。導往觀之。其色甚美。問其價。則甚廉。但須以花輪迎娶。某生大喜。遂與定議。屆期以花輪迎至舟中。女家有一媼。來以女出輪。登船。衣服楚楚。紅帕障首。某生但覺其纖纖合度而已。然一媼方伴坐牀上。不能避前。揭帕。某生。揭。與。夫。等。既。畢。一。

溫亦即辭去。某生步至林前見新人端坐不動。私念此必因羞畏而持也。乃以手微撼之。仍不動。遂獨其時。一況。係甚為端嚴。蓋係百年前所製。近時無此良工也。某生憤悶已極。正欲逞雄逞理。論已有村人數十。擁護而至。且曰。此吾村觀音庵之大士像也。壞而祈福者。且十戶。汝何得擅移至此。或欲鎖其船。或欲擊其。某生惶遽失措。老翁出為排解。某生乃首訴其見始之狀。翁對眾言曰。姑念此人異鄉遠客。願諸君稍恕其魯莽。某生之怒。但令出洋銀二百元。以示薄罰。某生自歸。佛回村何如。眾作勉強允許之狀。某生不得已。出洋銀二百元。付之眾。眾其其況。便驕呼馳去。某生踉蹌歸。大喪資斧。而某仍未得此。可見小欲迷謀事不慎者戒。

雷震總兵

同治五年二月初六日。有皖南鎮總兵張志邦。赴金陵。年將返。乘船由江中自上而下。陝甘總兵楊厚堂。係之妻。由上海製辦軍械。來船自下而上。相遇於棉花堤。因避風雨。同泊堤邊。又有一船先泊者。共為三船。忽空中霹靂一聲。凡泊之船。鐵鏈纜索皆斷。飄至對岸。其二船擱起空際。再擊一聲。並皆粉碎。張鎮及船中三十餘人。同震死。其骨肉指節寸寸墜下。布滿田野。惟船戶一子。一掃地。皆無恙。彭營營保。書言文正公於徐州軍中。余

卷四

十四

親見而錄之。或謂張鎮及妻。有隱患焉。然未之聞。死三十餘人。皆有隱患者。則西人偏觸電氣之說。較為近之。而何以觀至對岸之一船。與船戶之子。同免於難。在營營者。似又非無意。也是真不可妄則矣。

雷殛惡人

同治戊辰歲秋。合肥東南鄉。地名府大村。有一貧人。無以度歲。步行二十餘里。告貸於戚友。家得米數斗。錢兩。以歸。中途迫於饑渴。叩一村戶乞食。有依氏婦。方與其幼子共飯。見貧人有饑色。問其故而憐之。留給午餐。其錢米在筐中。置於門外。是時張婦之夫。遠出貿易。其鄰有虎子者。家遊蕩無賴。見門外錢米一筐。私念夫不在家。而其婦留外客。必有他故。遂據其筐以去。蓋既利其錢米。又欲藉為異日安索之具也。然張婦亦勤儉持家。好行方便。實並無他意。貧人飯畢而出。不見錢米。惶遽欲向外婦。又憐其困乏。遂給以錢米。如原數。并昇一器使膳之。貧人感泣而去。越數日。其夫自外歸。見子布囊。疑其竊盜。有外遇。并以私給錢米為證。其夫以婦平時素賢。尚未之信。詰其囊米之所在。則云已借貧人矣。夫謂其子言。果不誤。頗加斥責。婦無以自明。遂自縊。其夫悲憤交集。又迫惡事。遂置草厝於相室之側。明年正月四日。貧人感依神之德。備禮往其家。會葬。並歸其囊米之品。始知婦死。遂痛

哭。力白其誤。其夫亦悔。淚下如雨。二人遂同至掃墳前哭奠。且呼曰。吾人遭誣。何天道之無知耶。忽見黑雲遽起。迅雷驟作。霹靂一聲。從空中轟然下。至墳前。而自訴其情。某然後擊死。又霹靂一聲。將婦棺自墳中掀出。棺開而婦遽起。與其夫相見。恍如夢覺。俄而遠近奔走來觀者。子方司馬家。知肥人也。目親其事。為余述之。且云張婦至今尚存。其子亦為其能讀書云。

雷救人命

無錫北鄉有農家。養一童。其姑遇之甚虐。督使織棉紡紗。每日以十索為度。一日忽少紗一索。苦搜不得。其姑謂其偷竊鄰家也。既嚴詰之。又將置之死地。忽陰雲四合。雷聲隆隆。震死家中一老牛。其腹亦已劈開。有紗一索。宛在腹中。蓋牛實吞之也。然後養媳之冤始白。天道以人命為至重。牛固無知。吞紗一索。亦非不至死。然因吞紗而將致人於死。則不能不速擊之以救人也。

劇盜斃命

吾錫東鄉有巨盜曰林增。曾隻身行劫江湖間。血案累累。尤喜米花。常自吉良家婦女為所汙。首是某一日。雷大繞其前。增驚跳而解曰。以增增之罪。當雷死。國法若以雷擊死。太便宜。矣。雷遽收聲。陰雲盡散。越一年。果為金匱縣令。許名誦。所見獲。問以積案。堅不肯承。曰。增時將全身而死。加以火燒。腐爛。及諸酷刑。無不受。最後爛腸中。遂死。時方暑熱。比施出。屍尸已腐矣。

卷四

十五

雷殛

蔡子方司馬家。語余云。甲戌之夏。嘗讀書金陵清涼山之陽。陰書屋。周老蒼頭林陵。鄉人也。日午後。因事回。與其鄰人結伴。偕行。鄰人買一乳驢。中途遇雨。驢不肯前。鄰人乃身披蓑衣。負驢於肩。屈躬而行。忽覺雷聲殷然。雷元奔擊。兩人疾行十數里。則雷聲常在左右。若相迫逐。遂有欲下不下之勢。而雷聲愈迫愈近。兩人大驚。皆停趾。以現其異。鄰人因暫釋驢。脫小鞋。遁去。雷聲收聲。元亦微雲中。現出無數神靈之像。須臾則雷聲盡散矣。兩人於是豁然大悟曰。此雷殛也。夫農衣狀本家。復加驢於其上。則人首為所迫。而家身無辜。焉神靈見之。疑以為怪物。故欲一擊。又以瑞視未畜不能遽下也。遂見釋驢脫鞋。始悟為人而速去之。蓋鄰人雖無好怪之心。祇以一時事與怪類。幾蹈不測之禍。然則人之背常懼怪。以于神靈之怒。豈不愚哉。可畏也。

雷擊學徒

長沙本藥局

卷四

十八

頭顱腹腹流出巡撫駱文忠公延醫以兼金良藥之得不死有一人自半空墜下適在巡撫署前依然徐步而行署外人怪而執訊之答云我來風而上來風而下初不自覺也距城二十里以內皆有死人手足肩肢膝蓋生瘡樹枝葉盡不可勝數先是局中大藥皆藏地處不知大從何入有一最大之窖相去較遠幸未引動大氣否則轟陷全城矣然環局二三里外居民無一免者局外本有溪河今亦變為平陸是日也管理局務委員某同知與某都司相約赴局某同知忽憶公館中有未了之事半途而返某都司行抵局門未及下馬火機發焉而某同知竟免於難

火藥之災

同治六年四月初五日。河南榮陽縣城中。忽聞轟聲震空。遂屬似從東來。縣令派差四出查問。始知城東七八里有甘肅義勇運解洋藥。及銅帽車十二兩。正下石坡。驟驚車履。撒動銅帽。洋大迸發。連及五車。同時轟然。車夫居民死者二十餘人。民房震壞三四十間。洋藥轟失百二十桶。銅帽轟失一箱十萬顆云。是年十月二十五日。武昌大約局失。詢係候甘大約局。雖約不檢。延及城內之製約局。轟動牛車外之藥庫。附近居民死傷不少。又聞同治四五年間。山東省城有義勇解大約至濟甯者。舟泊濰口。忽聞城縣知縣陶某往送之。登舟與義勇敘

龍陣風之災

沙石死者甚衆有數村被風捲去變爲平地數百年大樹有拔去四月十三日有六龍關於高瀘之石臼湖湖水飛騰聲勢震遠方數十丈產數百間人有死者而嘉興亦於是足有龍陣風壞屋千餘間元雉翔飛丈高瀘與嘉興相距數百里同日遇龍陣之災豈高瀘之關者即嘉興起風之龍追至石臼湖中而始相關耶不可知矣

己丑八月祈年殿災

京師天壇在正陽門外之左隅。纔以長垣周九里十三步。圍丘在壇中。形圓象天。南嚮三成。

十九

內道形亦圓。外環形亦北為尊。宇環轉八柱圓檐。安金頂。基高九尺。徑五丈九尺九寸。石欄四十。九陛各十四級。北門外為祈年殿。殿在壇上。其制俱圓。壇南嚮。三面甃金甃圓。以石欄。殿高九丈九尺。共八十一楹。上安金瓊瓦。均藍色琉璃。每歲上年。皇上祀天祈穀之所。也。後為皇乾殿。齊宮。在殿之東南。光緒十五年八月二十四日寅刻雷電交作。天雨如注。西便門外有一槐樹。陡被雷擊。樹中有蟒蛇一具。長約丈餘。或曰蛇已被雷收去。或曰避而之他。言傳之。際雷又大震。京城山搖。霹靂一聲。直擊祈年殿前。所懸之額。碎墜階上。雷大燃著懸額之木。未刻殿內大起煙埃。從楠廟窗櫺冒出。燒著樑柱。其光熊熊如赤虹。五時。守壇官升鳴鑼報警。步軍統領徐令箭傳集官兵及五城坊官水會拿獲殿宇過高水激不到。雖南勢傾。又為琉璃亭頂所隔。奉祀劉世印率人進殿。將楠木雕刻之九龍大寶座挖出。而

皇上帝之寶座大已燃及。無從措手。戊刻後祈年殿八十一楹及樓木雕成之朱扉黃座悉為灰燼。數十里內光同白晝。香氣動輦。其樞棟皆以香楠木為之大。適合抱乃前明成祖時所建。今世無其材也。夜過半。大勢稍未戢。至天明乃熄。丹陛上之漢白玉石欄杆悉皆炸裂。二十六日奉詔懲成太常寺各官及壇戶有與守之責者。嘉興五城水會紳董並以面畏天災。君臣爰敬之意。宣示內外大小臣工。

於是都人士皆言新年殿額後有蜘蛛精或至有蛇蛟路之連日見雷雲圍繞殿頂殿空
際數日矣余謂理殿規模宏敞終歲空閒且其地愈尊屬向為故精避雷之所或者蜘蛛蛇
蟻風跡其中或者西使門外樹中之蛇尚未死進匿殿額之後天威顯赫必職之以除其害
固未可知然竟延燒是殿何也尤可異者蘇浙兩省皆大於殿災以八月二十四日
而各省亦多於是日始達陰雨淫霖奇潦四旬有餘逾十月初五日始放晴元而歲事已無
可救矣天心仁愛未必非先以殿災示警也恭請 詔旨力戒因循勵精圖治正與殿中
宗高宗遇災修省之意相同固宜殫變無形殿雖敗而民不至大禍也

太平火藥局災

自槍砲興而各省各郡之火藥局林立於火擇安曠僻靜之區俾離城市稍遠所以重民命
而避凶危也長江水師提督衙署建在安慶太平府城中而火藥局亦設於東門內蓋赴垣
之武員但圖取攜之便不復顧及民生也當設局之初紳民慮其公惠請移建城外不聽元
緒十六年九月二十一日已刻忽聞天崩地裂之聲煙燄彌空兩時始散遠近數里街衢屋
舍為平地有大礮數尊飛起與各種銅鐵彈及巨石散亂擊人於數里或十里之外有聞
兩時始墜下者是日有木匠泥水匠各數人在局作工轟然一聲不知何所守局之卒數
人與其全家亦皆不見升不知大所由起一遺園吏方在來啖其首與左臂忽不見俄墜在
城牆上一婦人在水溝橋下聽聞聲聲起立仰視其首條已不見知府吳湖治甫國十餘年
今忽奉天府檄調署太平位任甫數月因修衙署舊公館正在廳事理官書忽一巨石墜
下壓傷頭顱臂膊痛極而斃既而復起明日遂卒上南門夫子廟及學使署棚縣署大堂悉
皆推燬監獄亦毀大半監犯有逃去者局旁有一浴室當大發時約彈為水所壓皆從地底
衝過泥土竟被淘空遂成巨沼此次被燬者約一百數十家死者無從查考約有三百餘人
死於難矣與死於推擊者感焉各半其生者亦多焦頭爛額露宿風棲搭蓬席而居之至於
各處殘肢斷體血肉模糊者令人目不忍觀居民以揭起提督之約局往往昇死者尸入
中軍署中哭者中軍完轉避之又有提督巡捕營大約局旁者居民詳入其家擊毀器皿
以洩忿忿各官捐貲賑卹乃稍止焉嗚呼災慎難防生靈何罪可不審慮於締造之時哉

福星輪船沈沒

光緒元年二月二十八日招商局福星輪船放洋北上將至黑水洋道大霧為西洋真順輪
船所撞沈沒海中海運員黃允者二十四人伯相李公既為奏請優卹且建祠津滬其後
上海道馮煥元與英領事再三理論斷令澳順船主賠償銀五萬六千餘兩撫卹一職職官

二十四員每人家廣給銀三百兩共銀七千二百兩搭客死者三十八名每人銀一百兩
共三千八百兩此案方結委員黃允者需次蘇州家亦在焉沈之次日長君之妻忽作呓語
曰吾已死於黑水洋矣速請吾屍顧竹臣大令者知元和縣事顧思賢也家人諦其
音知為長君之魂相與環泣曰此乃足數且能倖逃吾在水府已有職事亦無所苦何必
悲也因將家事一囑付家人且使勸其妻勿悲顧君既至寒暄數語畢即自道其已死
且以其子託之俾代為教養顧君唯唯固曰吾在水府事務極繁偶聞到此不能久稽
請從此別矣遂拱手而去其妻如夢初覺問以前事亦不知也於是蘇人喧傳福星失事越
一日而上海始得信又越一日而蘇始得信云又一委員某君於正月初六夜夢至一衙署
官冊填委左旁一公案前座無人有一吏指示之曰此君之位也不久即來矣某君及出
門回顧門額大書水府二字遂然而醒至是亦及於難又一委員江姓甫上輪船見客艙已
滿行李無可位置且見在船諸人面貌模糊形狀可怖即而視之則皆人也乃決意嚴行
事回送候下屆輪船再往竟獲免焉

附錄江浙負義死者姓名

謝先烈 張浩 朱聲槐 黃蘭社 齊岳 王綬 謝鳴鳳
卷四 二十一

覺羅緯勳 張保 崇格 呂廷軍 胡權立 貴成 劉齊煙
長林 張培生 李松年 李錫田 甘立功 許琳身 姚藩源
趙德銘 葉錦泉 石師鐫 魏文彬

輪船失火

嗚呼生民之厄惟水火為無情死生之災惟其溺為尤慘故知命者慎有戒心若夫被回
祿者即有焚燬燬物之驚而逃生者十有八九以其出路較寬也涉江海者即有觸礁遭風
之險而倖免者十常六七以其待援較易也若以輪船行水而遇猝然之大則兩厄交乘不
死於火即死於水誠人生之至不幸也已有自輪船以水外洋行海各船防大之法規則極
嚴火慎之事所聞尚高惟上海長江各船公司愈眾生意愈艱往往自食其規例以廣招攬
同治內更旗昌洋行之湖廣輪船在長江失火被焚當時詳為創見之事元緒庚寅之夏寶
清輪船又在長江被焚因其攬載自來火若干箱貨艙失慎延及艙面燃者自來火遂至不
可撲滅死者近二百人其尸未能撈獲者約數十人冬間復有上海輪船被焚之事其得福
之酷更甚於寶清一年之中焚輪兩見且同在鎮江大河口左右吁可怪也可傷也是年
十一月十三日太古公司之上海輪船由港開駛搭客約過三百人是晚十二點鐘抵鎮江

碼頭卸貨物搭客踵至者一百數十人統計近五百人合至全船執事及水手等則近
六百人人數既多客艙不能容司事者遂以輪船大艙暫存焉大艙裝貨之處平時不
輕啟諸大艙更嚴密異常此時既有客入遂不能禁其入十四日早四點鐘由鎮江渡船
開行至七點鐘始過大河口十餘里近鐵板洲之旁距江甯城約十八里距鎮江約九十里
距儀徵約六十里司事者止驗收客票暫明樓上下諸艙以便稽查忽聞警鐘亂響其聲
惶惶急起視之惟見黑煙紅旗從大艙直衝而上據司艙人云大起時但見近桅杆處有鋪
蓋約二十具大從鋪蓋中出一經搬動大艙失火延及棉紗大包須臾煙霧遂成大起往水
奔突大副令水手急曳救火皮帶是時諸客紛紛擁擠多站立度帶上遂致不能吸水水手
急以桶取水救之驟聞轟然一聲艙板破裂船主急令轉舵向江灘須臾船頭已近岸上欲
解艙板已無所及乃以粗繩繫於船岸俾諸客得緣之下是時東北風大作倏忽之間全
船皆大艙船尾碎已成斷而客艙多近船尾諸客無可存身紛紛跳入水中天寒浪急游
泳為難十不活一時有在旁觀船者船艙皆坐視不救惟船主及水手等得援繩登岸船
上人死者惟茶房庖丁司艙各一人諸客在船首者皆因心慌意亂不知奔避以及于難故
扶繩而生者僅半之若在船尾諸客則生者甚少此次火起迅速未及十五分時候已全船
俱燬死者約逾三百人上海仁濟堂紳董遣人拯救生船連日打撈得尸二百數十具斂以
棺蓋並有善士為一照相存留家屬由遠至者尸雖腐壞而得以認領其無人認領者則
葬并子義塚生者約二百餘人除去本船諸人外則搭客之遇救者僅百餘人而已越七八
日爐餘之船由兩輪船幫提帶行泊鎮江之七渡口船中尚有餘煙亦有焦臭不捨鼻
而過論者推究起火之由傳聞臆測言人人殊或曰有客在大艙吸烟煙道大煤紙于艙板
免之不見以空巾擦之以為熄矣不虞少時煙越迷漫火仍冒起或曰有人吸鴉片煙既
畢置燈于鞋籃中未之熄也驟見鞋籃燃者遂取擲之水中而餘火已延及棉花包矣或曰
客每以炭煮爐中煮食物其旁有棉紗二百包一經燃者遂致蔓延要皆揣測之辭均非目
親以目觀者皆已身在大中也或又謂此船之大治匪徒所縱因其難捕扒手立即嚴辦匪
徒銜恨遂此毒手然此小竊之輩豈不知一經種火四面波濤無可逃避將一同歸於盡彼
計雖兇狠未必若是之愚也此次逃出者有洋人蘇勿來與同日本細惠二名語人云事急
時欲回入房取要件而勢已無及祇得拿棄一切儘力逃生既獲登岸回顧諸事人或緣上
船時護欄或立船面未若木難並不逃生蓋駭極而神志昏替也鄉人欲視細意反物洋人
助禦之乃克副將費若由臺灣來奉檄治勇見船頭已近岸遂者急緣船側之繩縱而下水

卷四

二二

水淺僅及腰際少壯者逐一躍而下均獲生全貴君既隔在船尾見船後渡與江心無異
恐無生理姑從巨繩坐在船旁鐵欄上一破帷掛即懸空際幸繩在手徐徐溜下和衣倒
臥水面浮沉半里許經一小船救起蓋彼先見直下者無不沉沒因思橫臥不盡濡或可
倖免亦一時之急智也又有郭姓者與李姓並榻而臥見火已逼促手速行幸始則結繩
乃見無傍徑無掛節思其速于所向趨促其快反仰面而坐郭遂衝火突出回顧則大已封
門矣盡其必死於大艙後數戶回瀉發在身而履在足蓋亦躍入水中者也又有一人逃出
見某縣令衣已著大履聞亦頗得生然已受驚不測其罹此厄者則有權瓜洲司之陳少壯
曾省繼妻與一人同抱木板浮巨浪中謂其子曰我與若同歸於盡不如讓與若登岸度富
赴江甯石壩街陳公館告以瓜洲司三字俾得收吾骨於江其子曰諸陳即撒手放然而
逝此人附板得生回顧陳沈而復起者真乃夜紅船拉之船上人不應遂告諸其公館其妻
親往打撈半月始獲少尉之尸又有江西候補某官胡姓挈同眷屬僕從安歇候補主簿潘
姓金陵怡昌公烟號主人陳俊才皆死焉又有徽徽某觀察亦在此船木下生又有揚州
某店主本欲往附輪赴無湖途中因事稍遲小車復推挽不前比至江岸輪船甫過將賣車
夫忽聞警信不轉為喜蓋若有定數云於是為輪船防大議者一輪船勿裝引大之物

凡洋油自來水棉紗棉花等類概宜堅拒勿貪水脚一貨艙中勿納搭客一搭客入等概勿
收煙點燈船中本別有吸煙之地所有旱煙水煙鴉片煙雪片煙紙捲煙不得隨地吸隨
手亂拋此外如救火皮帶宜隨時試練小舢板船宜多備幾艘艙面艙下宜不時巡察所論
固多扼要余謂江海輪船之規則本是如此特法久弊生或廢地而不能恪守耳夫苟能恪
守成法則何事不可成宜獨輪船失火也哉

卷四

二二

中令泉真蹟
中令泉在金山下金山本在江南岸故過客皆得汲水奉茶所由品為第一泉也廢後長江
愈趨而南金山既在江中而中令泉遂不可得見取水之法常別製機器以長繩縋入江中
既得泉水以蓋蓋之然後取出所以不為江水所混近來汲泉者既無其人而知製此器者
亦絕乃中令泉乃在若有若無之間同治九年三月江水淺涸過客皆於此停舟汲泉者
始知泉上舊欄欄布置絕佳乃日夜被江水衝擊而不損壞蓋數百年前之工程其堅固
實不可及而中令泉之真蹟始開數十年而始見也是時吳竹莊方伯坤修方而航入觀
過此的為當為余言之

徐州府署中蘇姑墓

余以己丑八月隨曹文正公駐學徐州太守汪君克為招幕府同人飲於府署中有東坡祠又有蘇軾相傳東坡知徐州府時河水漲決城將沒其幼女年十三投河而死水退城復全至今府署祀其墓在一室中有軾如螺旋然室外有一樹其根高二丈餘其幹不上出而旁出大如龍如蛇有一大幹引而南約二丈許復曲而上出共四五曲懸在空中而不墜其一小幹北趨亦然其後有霸王樓高三層無級可級而上樓下祀霸王樓為霸王墓蘇軾有學士得患之功乃正史既不載而東坡詩又集中未嘗一見亦異矣其偶遺之錄徐人至今聚觀之且不廢其墓祀似非附會無稽者若其樹之奇古殆靈氣之所化也

涇州大魚獻燈油

天后威靈顯赫佑庇生民其神力者於南北海面者一二萬里蓋近千年矣福建莆田之涇洲為天后故里有大后宮素稱靈應每歲三月二十三日為天后聖誕凡期數日輒有大魚暴斃涇海之沙灘聲如牛吼聞十餘里涇洲之人皆曰大魚來獻燈油矣廟祝率數十人擔笕竿岳而往大魚長十餘丈或數十丈間口則伏不動若有待者人皆攜笕又巨木撐柱其上下其一竿而後人也逐各負笕東燭而入兩旁皆穿草鞋其被滑傾跌也諸人皆

卷四

二十四

應魚喉抵腹腹其臍間積油甚多無不任意拖取滿器而出或既出復入者數次大約取油至數十石可敷神前數年點燈之用即不復入去其口中柱木魚即揚聲鼓而進觀其意若甚自適意或曰魚腹中刺油過多其氣不能舒暢去其有餘則魚意自樂也或曰魚以得獻困於神為快也若人謀捕而殺之必有缺憾故相戒不敢明此意即偶有此意而魚亦似知之不報然而去也據聞人述之如此

蛟龍利害懸殊

余弟誠伯知興國州年餘告我曰凡有泉水之地其下皆有伏蛟與州民皆於山間或平地搜得一泉可以致富其水或就數百畝或就千餘畝凡泉水經行之地其兩旁田皆可沽善價處狀尚長之時則有泉者尤得奇州民或知其鄰之得佳泉也適逢歲旱以求雨為名殺果大滴其血入泉中龍大怒援風雷而出驟降大雨四鄉響應視其泉則已為平地矣其鄰甚和將訟之官父老勸慰之曰按田家之得雨者財以償之乃已誠伯又連夥人談及蛟水則為之色變蓋居萬山之中常受蛟害也據述出蛟之地有巨川稍遠者水既云而蛟猶潛在山間其首似牛其身如龍蛇之類鄉民畏其為害甚於蛟龍其勢久矣知其為害然無知覺之無靈乃縱橫擊之蛟或大咽奔入巨水或激其暴怒而能於平地出

水則田廬民人必有傷損余曰然則龍與蛟之為利害相去懸殊矣蛟有善無利害也龍降澤於民為利甚溥有時激之亦能為害然非其本意也

白龍朝山附

浙江上虞縣之西門外居民多通海而咸海之石塘西自負蓋山而山嶺有夏蓋夫人廟俗傳為夏禹王姬室山氏也海中向有一白龍每年於中秋前後例必朝山一次居民於此數日內見雲腳綳綳即指為龍然其形卒不得而見也元緒四年八月十四日下午涼雨新霽海波如鏡忽西北方雲臺魚鱗極其整潔或有白元一道上冲霄漢至空天矯騰變變化不測四爪畢現全身盡露鱗甲萬點尤覺分明但其龍則模糊不辨頃之龍尾亦隨波而上盤旋空際旋見其掉尾一掃雲時間黑風捲地海水壁立狂風猛至雷電交作震山撼谷迨雨過天霽則已月出東山縣中父老皆謂四五十年來未見此瑞見則歲必大獲道元二年曾見一次是歲木稼倍登棉花豐稔今歲歲必大獲矣已而果然

蛟蛟附

湖北黃陂縣之西有鄒山者層巒迭嶺高聳雲霄與木蘭山對峙山之麓有古寺曰清淨庵地僅半畝編茅為屋一老僧卓錫其間同治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天朗氣清曠無雲雨

卷四

二十五

交亭午忽聞庵後石壁如裂聲震遠近屋瓦皆飛僧出探望但見石崖內水勢滔天飛流直下霎時山門已衝去僧隨手攀一板片浮其間俄有逐浪而來其頭如牛仰露水面偶觸木石則波濤激越起丈餘由祭店而至黃色西邊沿岸民房衝塌無算漂沒不下千人蓋自鄒山至河口被災者幾及二百餘里云

巨蛇出遊

無錫西定橋路溪上富溪入五里湖之口有橋洞五俗稱五環洞橋由城望之如虹天牛各邑鄙說南先生安宅嘗言某年月日與友人坐橋上納涼忽見湖水驟漲若將漫橋者諦視之一大蛇來水而來長數十丈不見其尾大駭急與友人趨避未及下橋蛇昂首一躍越橋而過蓋橋洞不足以容身也方其躍時空中似大雨下注衣為之濕其行甚駛向蘇州可而去倏忽不見此蛇蓋居五里湖及太湖中近橋居民常常見之然猶其大也謂之二將軍又有稱大將軍者蛇陸年隨有一煤客泊船北門外之紅大嘴度望見曠野中掛兩紅燈問舟人曰彼處有店戶乎舟人曰無有煤客風火彈丸以彈擊之甫一發兩燈俱不見舟人曰吾曉之久矣凡燈在風中其光輒見滅不定惟此燈尤極定且一擊而兩燈俱滅此必怪也越半日居民多覺腥臭不可耐相與搜尋至深山蒼莽之中一大蛇長近百丈死焉

蓋此地方掛林間小憩其兩眼如紅燈及中煤各之彈。痛疾走入山。然後死今僅存其次者。然亦不富為人言云。

物性通靈

北方人以蛇蛇鼠及黃鼠狼五物為財神。民家見此五者不敢觸犯。故有五顯財神廟。而亦附有之。錢子遠大令。青江蘇通州人也。嘗言年十七八時。獨居書齋。忽有物摩其胸。驚。欲言不能。欲起不得。如是數日。張眼微視。見一黃鼠狼。高一尺以外。踞地而坐。對其胸。人即被驚。精神疲倦。其意。次日子遠見一鐵尺。暗置牀隅。以待之。三更以後。黃鼠狼復至。帳外。對床。嚙。子遠出其不意。以鐵尺猛力擊之。腦裂而死。次日復有一黃鼠狼。繞室哀鳴。繞至床前。嚙。蓋其雄者。既死而雌者。求其侶。意欲報復也。子遠以鐵尺驅之。不去。乃免一戮。而而得之。仍以鐵尺。每擊一下。則放一。黃鼠狼繞繞。是令人難耐。子遠忍其擊之。十餘下。遂死。人者。由此始絕。又嘗與塾友數人。由城赴鄉。會課。因天時大寒。五更即起。步月而行。至橋邊。忽見螢火無數。起自草間。漸映人目。諸友在後者。見此而懼。避入村祠中。惟子遠與一塾友。業已過橋。忽見一物長尺餘。頭連髮。不知所何物。躍而前。發友謂子遠曰。此蛇也。可脫新鞋。以左手擊之。子遠迫於無奈。如法一擊。賴然而倒。遂

卷四

二十六

歸至村祠中。呼諸友。舉火燭之。蛇已縮成一團。其頭所項。則河泥與水草雜揉而成者也。遂以帶繫之。攜至鄉間。聚新園而焚之。良久。蛇在大中。毫無傷損。蓋其刺足以自衛也。乃至約舖。假一大朋。乃剖其身。為二。然後死。先是村人皆言。橋邊有水。鬼行旅死者數人。蓋即此蛇為祟。至是遂絕。設使會葬之。則必為所傷矣。子遠又言。所居天津所。有書室三間。平時常鎖其門。家人或於戶下。見有女子。在內移動。一日忽開室內。如有人。談心。家人穴窺視之。見有一人。踞坐坑上。兩中鼠在坑左右。踞坐。其餘小。踞坐於地。若隱分少長之序。嗚其。夫物性有靈。各之別。若此諸物。其性較靈。則稍久。往往能者。怪異。人見其怪。而能不改常度。則怪自絕矣。

物性相制

嘗見一蜘蛛。布網壁間。離地約二三尺。一大蛇過其下。昂首欲吞蜘蛛。而蜘蛛不及久。蛇將行。忽知蛛。懸而下。垂身半空。若將追蛇者。蛇忽復昂首欲吞。蜘蛛引蛛。疾上。久之。蛇又將行。忽知蛛。復懸而下。蛇復昂首欲吞。蜘蛛仍守其網。如是者三四次。蛇意稍倦。以首觸地。蜘蛛來其不備。奮身躍下。踏蛇之首。蛇死不動。蛇狂跳。顛。以至於地。蜘蛛乃盤其腹。果腹而去。又見一壁虎。與一蠍相遇。蠍無目。貿然前行。壁虎故以其尾略追之。蠍忽

猛力螫之。壁虎之尾。圓轉。尾清。即被咬。毒亦不能入。而壁虎又性。而行。提早已縮。蠍尾通自中。其尾。而愈。不可。欲得壁虎。而甘心。為壁虎復。以其尾。追之。迅速。縮去。蠍之不中。又自中。其尾。如是者三次。蠍遂不復動。蓋已死矣。壁虎於是。悉。其。僅存。蠍尾。壁虎以是。術。制。蠍。百。不。久。蓋其以。蠍。為。糧。也。久。矣。故。又。為。之。蠍。云。又。見。一。蜈蚣。盤。於。穴。之。上。則。區。區。中。忽。探。首。拔。去。蜈蚣。一。足。蜈蚣。怒。欲。入。穴。而。穴。小。不。能。容。正。傍。徨。復。繞。則。復。來。開。拔。其。一。足。蜈蚣。怒。而。無。如。之。何。守。穴。口。不。肯。去。則。遂。漸。拔。其。足。則。一。時。許。則。蜈蚣。已。無。一。足。身。雖。未。死。而。不。能。轉。動。橫。臥。於。地。如。殭。屍。焉。則。乃。公。然。出。穴。噬。其。腹。而。吸。食。之。噫。萬。物。生。並。育。一。相。食。之。機。也。余。偶。見。之。而。偶。誌。之。其。未。為。余。所。見。者。固。不。可。以。彈。述。殆。變。態。無。窮。矣。大。物。之。大。小。強。弱。有。定。而。相。制。之。機。則。無。定。得。其。機。則。小。可。以。制。大。弱。可。以。制。強。蓋。關。智。不。關。力。云。

雷擊巨蟻

咸豐己卯之夏。京師暴風雨。咸見一。排衣小兒。騰空而行。如有翼能飛者。迅雷閃電。隨之。聲。聲。驚。人。越。一。日。一。夜。小。兒。集。於。天。津。之。城。樓。手。執。一。帕。揮。舞。不。已。雷。聲。轟。轟。然。旋。繞。左。右。不。敢。下。攀。如。是。者。又。一。日。有。一。獵。戶。在。其。下。試。發。一。鳥。槍。小。兒。出。不。意。方。俯。首。下。視。忽。霹。靂。一。聲。則。已。墜。死。城。下。眾。共。視。之。乃。四。尺。長。巨。蟻。也。其。所。執。則。婦。人。之。騎。馬。布。云。

卷四

二十七

生吞壁虎

俗稱壁虎在屋中。亦曰蜥蜴。亦曰守宮。亦曰龍。性在陰。陰。牆。壁。間。大。者。長。二。三。寸。尾。見。倍。之。平。湖。縣。北。有。豆。腐。店。夥。食。此。物。以。博。好。者。之。酒。食。銀。錢。一。日。有。人。捕。得。最。大。者。與。諸。洋。蚨。四。圓。並。有。酒。肉。向。來。常。用。腐。皮。捲。而。嚼。之。此。大。不。許。包。店。夥。因。賭。數。之。較。量。也。役。然。任。之。未。及。展。齒。壁。虎。本。極。活。潑。倏。已。下。咽。久。之。竟。無。他。慮。一。年。後。漸。覺。消。瘦。無。力。有。江。湖。走。方。醫。見。而。驚。問。之。謂。腹。中。必。有。動。物。其。長。頗。憶。之。曰。得。母。所。吞。壁。虎。也。醫。曰。是。矣。索。謝。洋。蚨。十。六。圓。將。病。者。各。家。開。塞。僅。留。其。口。而。倒。懸。之。咽。喉。周。圍。搭。以。粉。少。頃。物。從。咽。喉。探。出。急。欲。捉。取。物。既。滑。一。時。不。及。搭。手。忽。已。縮。入。壁。白。難。矣。人。倒。懸。久。則。骨。量。若。坐。起。彼。必。不。肯。再。出。家。人。想。之。醫。即。多。搭。粉。於。咽。喉。物。再。探。出。立。用。鐵。鉗。大。住。眾。人。圍。觀。壁。虎。通。身。紅。色。血。點。點。此。物。食。時。未。死。復。即。通。食。血。中。人。正。血。旺。之。時。不。能。翻。動。偶。或。血。枯。後。即。撲。動。捕。幸。是。雄。物。尚。食。其。雄。能。於。血。中。散。子。早。已。不。可。為。眾。人。相。視。而。嘆。皆。知。每。物。之。不。可。妄。食。也。

蛇踐龍附

世傳蛇妖最毒食之能殺人買龍時須以繩穿其尾倒挂兩時許試之如蛇也則須復原形矣上海鄉人素以販龍為業一日擔龍過雨避大樹下忽聞窸然一聲有物自樹顛墜下視之龍也大約九寸餘首尾皆伸出五六寸高係蛇形鄉人捕置籠中比歸則龍雖已斃之頭尾已與龍無異惟腹帶紅線耳遂埋諸土而棄死難於地明日有黃鼠狼野鴉各一死於難旁蓋皆食難而致斃者其意如此

永平古蹟附

滬報云永平府城內三山不顯四門不對有黑水井一石柱巍然聳於井旁柱上有鐵鍊一條入井鄉人稱神高治水時提一水怪鎖於井底如人掣鍊向上水即上湧故無乾旱者且有人看官又有銅空滴漏每日按時滴水如自行鐘表自古至今並不添水而壺中之水常滴不竭即噴空之機日久亦不竭又豐潤縣城內十字街有串心十字閣一座共三層下層鐵人鐵馬各一又有寶塔一座直通閣之上層中層三層閣中石碣甚多無在過此閣者不數飛落周圍並無雀巢相傳閣內有辟鳥珠云

魁星為學徒換心

無錫薛福成叔耘

無錫顧憲是廉訪先兄以乾隆間名進士由御史歷官甘肅按察使歸而享林下之福一時風流文采歸然為江左靈光相傳廉訪幼時資性極純年十四五讀書無成封翁使在市廛學賈與俗凡初入廬者一切灑掃傳餐雜役皆任之并須為先入廬者滌溺器越日廉訪悻悻辭去告人曰雖役吾所不其解滌溺器胡為者前於封翁誓必奮志讀書雖餓死不願學賈於是下帷攻苦讀書不輟焚香跪而讀之猶不熟則夜以繼日稍欲睡則以水沃面以錘刺股至旦不休及詣塾師背誦茫如也塾師為講解書義每至台啟唇其或以年記勿忘明日試之又茫如也越一年塾師謝封翁曰此子篤志有餘而吾力已竭愧無寸效蓋早改業毋使自苦廉訪涕泣固請早業塾師憐而許之延吳中大儒封翁家素清貧欲賑濟而無力僅存古帖一通聞某學使酷嗜書畫欲售與之而無從也書賈有姓曹者里人呼之曰曹作惡常遊學使之門封翁謂作惡曰吾帖價值千金因急欲賑饑民雖減價亦當鬻之作惡攜以呈學使且告之故學使曰此帖本值千金吾亦欲救饑民當倍與之價以二千金購之作惡遂告封翁曰學使謂此帖僅值百金特因賑饑而倍其價今有二百金在此封翁不得已而受之設廠施粥繼以勸募躬自經畫勤勞甚狀全活頗多富翁封翁時作惡忽得疾而死示學於其妻曰吾一生乾沒人財多矣無尚在可原之列此次使饑饉先生帖價千八百金數非其多陰司以民命至重吞賑不仁謹罰其酷既奪余金又將絕余後顧顧先生雖限於財力施濟未周然仁心發於至誠善幾充溢禍在其子不日可振科第登顯秩吾一念貪財累及妻子曹氏之祖宗饒矣頃泣而去里中微聞其事或謂顧氏子頑鈍如此豈能驟得科第疑信參半未及一年作惡之妻及其三子相繼天沒曹氏遂絕廉訪年十八學業無所成塾師教以作文每命一題窮日夜之力僅成一起議且格格不成文理廉訪憤憤研思每忘寢食一夕作文苦索不得一字倦極隱几而臥忽見一神如學官所塑魁星狀左手執盤內盛人心一枝右手執利刃踰躍而前顧其胸腹則中開窺以手探其心去後以盤內心補入之村厚數週胸膈豁然如故魁星徐步而去廉訪驚醒則一燈熒然覺戶外尚有足音也自捫其心始而怦然既而豁然注視所攜之題則已徹上徹下融會貫通振筆書成全篇明日以呈塾師塾師疑駭謂為抄襲欲搜之廉訪請託他題頃刻間援筆成篇塾師讀之驚曰汝可以為吾師矣此吾所百思不到者也自是廉訪讀書十行俱下博覽多識友

文章操筆立就。水雪聰明。名震一時。狂應小試入津。聯捷鄉會試。成進士。入部書。年未弱冠也。管子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鬼神將通之。以廣訪之。誠心嚮學。固無不遇之理。所謂誠至。則金石開也。然則非封爵有大陰德。則感通不能若是之速。蓋必二者兼至而讀書斷無不咸矣。嗚呼。誠謂天道之無報施耶。

六、平寧廟帝廟血食

咸豐年間。平寧廟。一馬兵。因事伏法。越一年。其同營一步兵。奉差道出某村。宿於逆旅。有老嫗。忽於其室語諸聽之。馬兵告也。對步兵拱手曰。吾弟相別一年矣。我求此無他事。我生前在伍當差。扣至某月某日。尚有應領錢糧銀六兩八錢。吾曾把總數我。元竟思就沒致。今吾母無以度日。今托吾弟。請告把總。速將我名下。餉銀六兩八錢。付與吾母。為衣食資。彼早已列入報銷冊內。若欲侵蝕一分。我定不與干休也。步兵唯唯。因問今在何處當差。馬兵曰。吾雖死於法。然時運所值。非吾罪也。上帝憐我一生忠直。派我在此村關帝廟。享受血食。三年。後即須有人更換。步兵曰。關帝乃最顯赫之神。何能容汝頂冒。馬兵曰。天下關帝廟。實雷一萬餘處。關帝豈能一一而享之。故遠各處有靈之鬼。代享血食。以功德之大小。定歲月之久暫。各如其量。不更分寸。若我所享。不過三年耳。步兵歸營。以告把總。把總大怒。金關

卷五

二

狗冊果已列銷。其數果得六兩八錢。並召其母。如數予之。後詢知其村。果有關帝廟。新舊靈異。能禍福其村。云云。謂馬兵雖取欺不。其母為謀衣食。則其生前之孝。可和其享血食三年也。固宜。

實惠成烈婦祠

寶應城中。有成烈婦祠。殿宇軒敞。乾隆年間。奉旨發帑特建者也。咸豐庚申之歲。有諸惡少。在祠中投錢飲酒。喧嘩。諸惡無所不至。樂而忘倦。夜以繼日。忽狂風起於殿外。窗戶傾倒。燈燭盡滅。諸人驚怖失據。或為窗樑所摧。或自陷於庭。墜血被面。身負重傷。踉蹌奔散。一少年。生平惡蹟最多。自觸殿前石獅。頭腦破裂。越日而死。兩妓賴賴塵埃中。面目為糞土所污。幾失人形。見者無不笑。城中父老。聞而驚歎曰。嗟乎。諸人敢在烈婦祠中。狎飲宜其自速厥戾矣。於是有談烈婦之事者。云烈婦生於明之季世。不知何氏女也。幼字成氏之子。成子既長。而得廢疾。僅與一老母同居。貧窘不可言。成氏父母議別為烈婦擇配。烈婦涕泣請歸。成氏然知其父母意不可回。一日烈婦乘間自往。成氏請於其姑。願留為成家婦。其姑辭之曰。吾子既成廢。人家貧又不能養。汝當從父母。另擇佳配。為便烈婦曰。女子從一而終。吾父母既以是許子。吾夫矣。不幸夫以疾廢。妾之命也。敢冒非義而改字乎。吾從父母

之初命也。遂留成氏為中主。饌尊以女紅。餐始與夫孝。敬備至。其姑病卒。其夫早已廢在牀。復侍養數年。而夫亦卒。烈婦歎曰。吾夫所天矣。一身飄泊。安所歸乎。遂自盡以殉焉。其鄰里為之指欽掩埋。然久未得屍。表乾隆中。高廟南巡。舟至清江浦。高廟望見一婦人。舉止異常。行不甚速。而常在御舟之前。直趨寶應。高廟驚。始不見。及自杭州回鑾。將至寶應。復見此婦。高廟使侍衛登岸問之曰。汝有冤欲訴乎。抑欲乞錢米乎。婦人稽首對曰。我戚家寡婦也。因忽不見。高廟悟曰。此必節烈婦人。來求旌表者也。因

特旨下院司府詳求。成寡婦事蹟。是夕夢見婦人。在舟前拜謝。惟因歲遠。人湮。府縣訪查數年。未得音蹟。及高廟二次南巡。復見此婦人。猛憶前事。嚴旨催問府縣。實力訪查。父老始有述其事者。府縣據以詳覆。江蘇巡撫為之覆奏。特旨旌表。頒發帑金。建立專祠。規模宏敞。馬夫宇宙間。惟忠孝烈節。歷久不磨。烈婦能自建於以彰潛德。幽光於百年之後。其靈爽實足貫終古而不散。何物惡少。敢在祠中肆其狎戲。其獲譴也宜哉。

狗難知縣顯靈

金匱華君元超字警峰。平生為人俠蕩。不拘細行。咸豐七年。以拔貢授廣西向武州判。大

府機權平樂縣事。未幾賊陷平樂。被執。傳其說誘之降。不屈。脅以白刃。被傷數處。物然大罵賊。乃懸之空室。每日毒打。凡十四日。問以降否。仍大罵不已。乃殺之。而屍其尸。其中表弟薛文元。竟得其一足。招魂具棺。奉其妻子。懸城而出。沿路乞食以行。適遇將廉訪。並遣兵將赴平樂。文元具稟。稱求資助。廉訪置然。召見之。問曰。平樂故令姓名。是華元超乎。對曰。然。問其貌。是美鬚豐頤。頗然以長者乎。對曰。然。廉訪曰。然則且留此一二日。待吾進勒平樂。克賊而回。然後送行可乎。吾於華今素不相知也。前日忽夢平樂令來謁。見其手版。知其姓名。迫進見。但請一安而退。別無言語。而子適至。意者吾軍其提子。越二日。聞官軍得勝而回。并發得官平樂令之二。廉訪召文元。使視之。一則毒打用刑。一則手刃加害者也。廉訪乃為華君設位設祭。痛心致祭。明日贈白金八兩。為路費云。

卷五

三

浩劫前定

姑蘇顧杏園太守。咸豐。自邵郡出守漳州。由瓜州口。浮江西上。舟泊皖磯。磯上有蛇。夫人廟。祀蜀漢孫夫人。嘉慶二年。封為崇節聖利靈澤夫人者也。磯在蕪湖北岸。近蕪高閣連望之。不過亂石堆耳。相傳泊此者。多不利。故遊宦買客。必越而過之。太守之舟。因日暮。遇風。不

些一人古夜冠狀如判官者前果曰今夕泊舟之人將貽誤大局害數千百萬生靈之命不如此弱之以救無辜之民夫人笑曰汝之意則善矣然此等大規雖上帝亦祇聽其自然豈我輩所能挽回耶遂揮之出舟人驚醒太守竟無恙抵任視事會金田匪洪秀全楊秀清韋正馮雲山等飲錢感眾流毒鄉里是時李武慈公五原知桂平縣事訪縣中公正紳耆親造其廬詢以捕治方略紳謝不敏既而曰家有善本藏書諸公觀之李公會意屏其從者於外與入室室紳曰縣中自僕從書吏以至皂役無不為賊耳目者公能單騎相從某等願効力李公曰諾屋期李公戒從者出拜某客至中庭見道旁一騎呼問之則某客之騎也問客何在曰在某處公如欲訪之請即乘此騎以往李公乃志屏騎從上馬前行頃之忽執洪秀全等以歸蓋諸紳既與公約部勒其眾導公捕獲首逆之無一免者遂置之獄請於郡守將殺之郡守不許固爭不聽李公拂衣而出郡守追謂之曰諸賊皆廣東花縣人也子必欲治之我為子辨文遂解回籍斯已矣諸賊既出獄門即被其黨劫去蓋諸紳之家遂聚兵反數年勢遂滔天荼毒生靈數千百萬太守以縱賊殃民被議遣戍後復釋回老終牖下豈知數前定冥冥中不以相責耶然數千百萬生靈貽誤於一人之手而竟不伏其辜何也

廣金華記

卷五

四

故相索命

柏靜濤中堂以戊午科場案伏法其咎祇在失察予以被革已覺情罪相當若軍臺効力則重矣乃肅順等用意有修怨以立威必殺之而後快天下頗謂用法過當其有為之呼冤者肅順將敗之前數日在熱河直盧獨坐其僕從忽聞室中喧嚷聲倉卒奔入則見肅順方作避狀但連聲曰七哥請勿怪我七哥請勿怪我七哥者肅順平日稱柏相者也兩僕前拉肅順曰日尚未入中堂何驚肅順如醉如醒謂其僕曰汝等見柏中堂乎頃柏中堂以手自挽其頭對我而笑口稱索命令人可怖因指示之曰尚在彼處忽復驚曰者中堂垂帛於頭至矣當奈何者中堂即若英亦因肅順專疏劾奏奉旨賜自盡者也俄而家人環集肅順如夢初覺若已忘前事者自是神氣頓喪智慮亦大不如前未十日而奉旨逮建矣蓋死期將至歎氣已見而怨鬼乘之為厲也

大臣某公轉生為光州牧女

欽差大臣某公於咸豐同治年間督師勦賊其初頗號能軍既而聲望頓減獲罪遣戍被釋回仍出督師功過頗不相掩繼而過多功寡屢起屢墮凡三握大臣開防終奉嚴旨逮下刑部獄遂賜死其獲戍之故在心才好勝恃氣凌人晚年耽於酒色兼好財貨營中

聚貪詐無恥之徒為委員每日暮駐營各員四出搜羅婦女以進明日拔營復委棄之所行不可數計至於納賊妻通賊妻見於彈章者復疊疊也同治甲子余適大梁則聞人言某公已轉生矣蓋為知光州直隸州某君之女也某君在光州署中一夕夢人以某公名刺投入因素所熟識也倉猝冠帶將出迎之見金甲神縛送某公自天而下倏忽入其妾之房中一驚而醒內室遣人來報妾生女矣某君入內其妾告以所夢與某君相同某公生前尚有青記而此女亦有之觀其神氣宛然某公也是說也余無以審其虛實或出於世人之附會固未可知然以某公生平淫佚陰間罰令轉生為女或亦理之固然且其為我言之者從前實在某公營中當差者也

鬼罵陳尚書

戊午科場之案陳學愚給假履歷桂之長子余既已記之矣手愚將敗之前兩月其長媳有病為鬼所附忽發男子口音細吟之蘇州話也鬼罵曰陳學愚老賊汝殺我以媚權奸賺得一尚書好官亦不過做得三歲有零耳因拊掌大笑曰白頭老翁官與雖濃乃亦有此一日乎我看汝兩月之後必以姦狀敗露復罪然此猶其小者再閱一年老賊且不能保首領與我相同我不過死於都中老賊當死萬里之外我至此怨氣方平矣自是鬼無日不至無日

廣金華記

卷五

五

不聞往往其隱微數其惡惡一家僕婢亦掩口而笑手愚至不敢歸寓或託辭借宿於外且使人哀懇之願為延僧誦經拜懺超度鬼曰吾既已喪吾首領矣超度何為且老賊之禍皆其所自取我不過宣播之以出其醜耳及肅順伏誅手愚以奸黨遣戍伊犁鬼始寂然其惡病亦大愈明年回雁陷伊犁手愚全家死焉人始知鬼之能知一歲前事也

玩視民瘼酷報

光緒元年伯相李公以直隸蘆溝河淤塞籌款浚築派某觀察督辦工役虛星五太守應指為總辦所屬有委員數人分司局務既清丈河身及身旁地畝分取土築堤有老嫗赴局控訴云某田十畝與一媳一孫賴為衣食資今在所丈河堤之內請為伸理委員以空言慰之曰已丈之地不能更改自當給汝地價老嫗曰給價則無田可種終非久計請另撥田十畝以償之委員佳應曰諾父之老嫗復來委員仍以空言慰之久之又來委員厭其煩瀆厲聲斥之復呼吏役示將拘執加扣責者蓋欲捕之使退也老嫗號哭而去自念失田無以為生遂赴水死其媳見其姑死不知所為亦抱其子投水死此事惟委員以下知之而督辦與總辦皆不知也明年虛星太守權正定府某大病幾危忽若有持帖來請者隨往一處則府城隍廟也城隍神迎謂之曰去歲有一事君知之乎因舉其顛末且見老嫗及一少婦一小兒

山東某生夢遊地獄

卷五

六

卷五

七

故使生針棘之上。每一動則痛徹心骨。然王罪孽尤重。故其冰室之旁。獨置其紅百餘。俾其
古重。然於惡臭之中。亦酷矣。言未已。從遇腥風一陣。濁臭難忍。某生幾至嘔吐。蓋梅其
趨而過。忽聞冰室中。呼曰。某生救我。我往時一逞雄心。罪惡滔天。後悔無及。所尤難受者。此
百餘紅。皆係難。其氣沁我心脾。子其為我傳告世人。世上多一人知我。亦得早一日離此
也。判官笑謂某生曰。燕王至此。方悔已晚。知生未及答。忽聞左邊呼痛聲甚慘。則隋文帝也。
還視其室。則四周皆以赤棘為藩。針長數寸。令人心悸。又事觀魏侯森之獄。人數不下數
千。某生所記憶者。則潘崇實無極。豐牛伯。郭開江。王父。侯。見夫躬。賈。蕭。元。龍。王
偉。廣。則。楊。李。義。府。許。敬。宗。周。興。來。俊。臣。李。林。甫。高。尚。嚴。庭。盧。杞。柳。瑤。呂。惠。卿。章。惲。蔡。瑨
蔡。下。邢。昺。蔡。宗。王。時。雍。徐。秉。哲。黃。潛。潛。汪。伯。彥。張。俊。萬。俟。鼎。韓。佖。曹。賈。似。道。胡。惟。庸。陳。瑛。石
亨。其。方。江。州。嚴。萬。嚴。世。蕃。趙。文。華。魏。廣。微。顧。秉。謙。溫。體。仁。崔。三。秀。許。顯。純。楊。嗣。昌。馬。士。英。阮
大。城。皆。在。焉。大。抵。割。舌。斷。腕。之。罰。為。最。多。以。其。好。用。筆。古。隔。人。也。亦。每。日。一。次。兇。卒。各。執。一
氣。筒。以。生。氣。煎。之。則。復。連。續。某。生。問。秦。檣。何。在。判。官。曰。此。人。跪。在。岳。墳。前。使。其。目。昭。彰。眾。口
唾。罵。且。日。飲。過。客。之。溺。數。十。百。次。厥。味。無。奇。不。有。使。彼。嘔。逆。眩。暈。奇。苦。萬。狀。亦。其。臣。受。罰。之
變。格。也。又。導。觀。淫。婦。淫。婦。之。獄。則。固。圍。一。大。區。其。中。多。毒。蛇。猛。獸。惡。鳥。而。人。數。不。下。萬

卷五

餘。兇。卒。皆。執。其。不。以。陳。醋。灌。其。背。諸。鳥。獸。聞。其。味。即。來。或。吞。或。啄。明日。隨。鳥。獸。糞。溺。而。出。兇
卒。復。以。氣。筒。吹。之。須。臾。復。變。為。人。形。則。復。為。鳥。獸。所。食。循。環。不。窮。聞。其。喜。也。已。矣。趙。合。德
等。皆。在。其。中。而。未。及。親。有。兩。婦。同。陷。下。忽。有。約。來。鉅。破。其。腹。先。食。其。腸。胃。臟。腑。再。食。其。身
體。判。官。曰。此。皆。之。賈。后。及。明。天。啟。乳。母。客。氏。也。復。指。一。大。醜。貌。有。一。人。浸。在。酒。中。抱。面。啜。泣
腥。臭。難。近。判。官。曰。此。唐。之。武。后。也。此。寶。印。彼。浸。死。王。皇。后。之。寶。陰。司。收。其。寶。與。酒。之。餘。醜。積
年。愈。久。酒。愈。臭。敗。今。已。隔。千。餘。年。故。腹。穢。若。此。武。后。常。浸。此。中。每。隔。三。日。有。一。蟻。一。鼠
輪。流。食。之。食。而。復。生。終。不。離。此。寶。某。生。曰。王。皇。后。何。在。判。官。曰。上。帝。憐。其。質。直。柔。婉。慘。遇。殘
虐。已。列。名。仙。籍。矣。導。出。獄。門。歷。過。酷。吏。之。獄。迷。將。之。獄。貪。夫。之。獄。悍。僕。之。獄。猾。隸。之。獄。惡。婦
之。獄。各。商。之。獄。判。官。謂。某。生。曰。汝。來。此。已。久。恐。不。耐。冷。無。庸。一。細。觀。矣。又。過。淫。賊。之。獄。兇
身。之。獄。某。生。曰。此。中。最。者。名。者。何。人。判。官。曰。淫。賊。以。北。齊。王。高。湛。金。主。元。顯。亮。受。罰。為。最。重
兇。僧。以。楊。建。真。伽。羅。老。受。罰。為。最。重。後。過。奸。閨。之。獄。閨。內。有。呼。號。聲。甚。厲。判。官。曰。此。魏
忠。賢。方。受。炮。烙。之。刑。也。問。此。中。尚。有。何。人。則。云。趙。高。曹。節。李。輔。國。仇。士。良。王。振。劉。瑾。皆。在。焉
於是。周。覽。既。畢。判。官。導。由。原。路。旋。繞。而。上。至。第。三。層。過。一。迷。子。之。獄。判。官。曰。此。中。亦。有。一
冰。室。某。生。問。何。人。判。官。曰。唐。宣。宗。皇。帝。也。某。生。曰。宣。宗。乃。唐。賢。主。何。以。在。此。判。官。曰。以。其。欲

痛。母。郭。太。后。也。且。宗。宣。以。瑣。屑。治。天。下。不。達。大。體。始。兆。衰。亂。何。賢。之。有。頃。之。已。至。殿。上。王。者
笑。問。汝。來。此。頗。增。識。見。否。某。生。曰。果。今。始。知。天。道。之。果。不。爽。也。王。者。命。吏。復。送。還。其。家。為。吏
所。推。一。跌。而。醒。則。厥。去。已。半。日。矣。覺。寒。冷。特。甚。蓋。春。暑。湯。飲。之。數。日。始。復。常。度。某。生。常。語。門
人。妬。婦。之。獄。未。見。呂。后。或。者。在。第。十。七。層。以。上。惜。未。一。問。判。官。也
此。篇。大。有。功。於。名。教。須。看。其。用。筆。虛。實。簡。精。心。營。度。處。文。法。故。自。井。然

江南某生神遊兜率天宮

相。傳。前。明。萬。曆。年。間。江。南。某。生。遊。蘇。山。西。忽。接。家。書。抱。斷。絃。之。憂。某。生。因。翻。年。少。品。高。學
博。而。其。妻。尤。以。端。麗。著。於。里。黨。子。歸。之。日。見。者。皆。驚。歎。曰。天。人。天。人。忽。有。神。尼。入。告。曰。此。兜
率。天。宮。仙。女。降。凡。也。八。年。後。當。返。其。真。既。而。其。言。果。驗。某。生。感。悼。不。已。因。念。神。尼。之。言。有。求
仙。訪。道。之。意。居。停。與。河。南。濟。源。為。隣。境。因。往。遊。王。屋。山。搜。奇。探。勝。真。有。所。遇。尋。至。巖。穴。幽。處
夕。陽。在。山。獨。憩。神。祠。見。一。偉。丈。夫。昂。然。直。入。土。偶。神。像。皆。下。迎。之。稱。曰。大。仙。某。生。膝。行。而。前
以。左。手。捉。其。右。臂。緊。握。不。舍。呼。曰。大。仙。度。我。偉。丈。夫。始。而。堅。拒。既。而。熱。視。之。曰。子。尚。有。夙。因
吾。當。攜。汝。一。遊。天。宮。姑。坐。毋。躁。乃。於。神。座。前。席。地。坐。談。謂。某。生。曰。我。鍾。離。祖。師。也。汝。因。喪。妻
之。故。意。在。求。仙。汝。妻。本。天。公。仙。女。汝。亦。天。宮。之。人。偶。謫。此。地。俾。了。塵。緣。汝。妻。今。已。歸。天。我。數

卷五

日前。遊。天。宮。見。其。與。諸。仙。女。散。步。玩。月。也。某。生。問。曰。竊。觀。蒼。蒼。者。實。係。清。虛。之。氣。而。仙。佛。諸
家。皆。有。天。宮。之。說。何。也。祖。師。笑。曰。汝。所。謂。拘。墟。之。見。也。今。吾。與。汝。所。履。之。大。地。周。圍。凡。九。萬
里。浮。於。太。空。僅。如。滄。海。之。一。粟。地。面。以。上。有。清。氣。包。裹。再。上。則。愈。清。愈。輕。人。但。望。見。蒼。蒼。者
則。謂。之。天。不。知。皆。地。之。清。氣。所。浮。也。離。地。數。百。十。里。之。外。並。蒼。蒼。者。而。無。觀。矣。蓋。太。空。無。外
固。是。空。之。又。空。而。觀。日。與。地。之。森。布。太。空。則。空。者。未。嘗。不。實。夫。天。地。之。所。以。浮。於。空。中。而。不
墜。者。以。日。之。陽。力。吸。之。也。今。吾。與。汝。所。仰。之。日。其。力。能。吸。二。百。數。十。之。大。地。於。空。中。終。古。旋
繞。不。息。而。日。之。陽。力。又。能。自。浮。空。中。而。不。墜。所。吸。之。地。其。大。有。千。百。倍。於。吾。地。者。其。小。亦。有
千。百。分。於。吾。地。者。而。太。空。中。之。日。雖。有。善。算。者。亦。不。能。計。其。數。而。在。吾。輩。目。力。所。及。九。重。天
之。內。共。有。八。百。餘。日。其。大。有。千。百。倍。於。吾。所。仰。之。日。者。其。小。亦。有。千。百。分。於。吾。所。仰。之。日。者
而。一。日。之。力。皆。能。吸。引。千。百。之。地。球。佛。家。所。謂。三。千。大。千。世。界。也。汝。試。仰。而。視。天。其。光。榮。炎
者。一。星。即。一。地。也。地。何。以。有。光。日。之。所。照。也。又。或。星。體。較。大。其。光。照。照。者。日。也。日。雖。古。地。遠
遠。不。能。燭。吾。地。故。視。之。若。星。也。而。其。所。吸。引。之。地。大。者。視。如。微。茫。之。星。其。較。小。且。遠。為。人
目。力。所。不。及。者。又。不。知。凡。幾。也。夫。一。地。即。一。星。一。星。即。一。地。即。一。天。佛。家。所。謂。三。十。天。不。過。就。其
苦。樂。等。級。言。之。儒。家。所。謂。九。重。天。就。目。所。能。見。略。分。遠。近。言。之。其。實。此。地。之。上。下。四。旁。雖。據

高曾肅。將羊。植。謝。高九元。魏。劉。文。靖。房元齡。杜如晦。魏徵。狄仁傑。徐有功。張
柬之。崔元。劉。無。求。姚。崇。宋。璟。蘇。頌。張。九。齡。張。九。齡。郭。子。儀。顏。真。卿。李。泌。崔。祐。甫。陸。贄。楊。綰。杜
黃。裳。李。絳。裴。度。章。處。厚。李。石。王。朴。呂。端。公。蒙。正。李。元。冠。王。旦。王。曾。韓。琦。富。弼。范。仲。淹。包。拯。
司。馬。光。邵。雍。陳。瓘。李。綱。宗。澤。岳。飛。洪。皓。陳。俊。卿。趙。汝。愚。真。德。秀。魏。了。翁。陸。秀。夫。文。天。祥。
耶。律。楚。材。廉。希。憲。余。覲。劉。基。方。孝。孺。于。謙。王。恕。劉。德。謙。謝。道。元。大。夏。王。守。仁。楊。繼。盛。陸。續。入。門。
俄。而。右。扉。復。闕。則。有。太。古。衣。冠。者。十。餘。人。及。南。仲。方。叔。鮑。叔。牙。管。夷。吾。先。軫。狐。偃。百里。奚。
甯。俞。闕。設。於。其。孫。叔。敖。士。會。叔。孫。端。子。羅。甲。包。胥。沈。諸。梁。樂。毅。田。單。魏。無。忌。季。敫。韓。信。周。亞。
夫。衛。青。霍。去。病。霍。光。趙。元。國。蘇。武。張。敖。魏。相。陳。湯。吳。漢。馮。異。岑。彭。耿。舉。來。敏。鄧。通。班。超。
皇。甫。規。孫。策。趙。雲。龐。統。張。飛。周。瑜。陸。遜。陸。抗。周。處。王。導。周。訪。溫。嶠。陶。侃。謝。元。慕。容。恪。王。猛。辛。
叔。張。須。陁。李。靖。蘇。定。方。薛。仁。貴。裴。行。儉。李。光。弼。段。秀。實。李。晟。馬。燾。渾。瑊。韋。皋。李。德。裕。錢。鏐。錢。
通。曹。彬。狄。青。張。誨。韓。世。忠。吳。玠。劉。錡。虞。允。又。孟。珙。張。世。傑。穆。衍。呼。哩。託。兒。託。連。不。惹。察。罕。特。穆。
爾。董。雄。賈。康。庫。特。穆。爾。徐。達。常。遇。春。鐵。鉉。徐。輝。祖。張。輔。李。賢。楊。一。清。張。居。正。王。崇。古。戚。繼。光。
俞。大。猷。隨。後。又。有。夏。禹。之。佐。五。人。李。冰。王。景。王。機。賈。魯。宋。禮。潘。季。訓。等。隨。後。又。有。太。古。衣。冠。
者。數。人。及。沈。寶。李。成。伯。俞。附。王。彭。伯。高。少。俞。桐。右。太。乙。雷。公。長。桑。君。扁。鵲。倉。公。張。機。華。陀。王。
廣。黃。華。記。卷。五。十二

叔和。皇甫謐。葛洪。巢元方。孫思邈。韋慈藏。王冰。錢乙。朱肱。及忘其姓名者十餘人。陸續進入。
左門復開。祖師曰。此經師人師與諸孝子將入也。旋見古衣冠者三十餘人。及吳泰伯仲雍。
伯夷。叔齊。柳下惠。季札。遠環。史鮒。又顏子。曾子。閔子。子貢。子思。子路。子張。子游。子夏。子
之尤者。父子也。孟子。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朱子。及伏生。大小毛公。董仲舒。韓固。河間獻。
王。劉德。許慎。鄭玄。郭泰。黃憲。徐揖。陳寔。龐德。公司馬。嚴管。陶潛。王通。孔穎達。元德秀。陽城。
楊時。羅從彦。李侗。張栻。呂祖謙。陸九淵。黃幹。何基。王柏。金履祥。許謙。劉因。許衡。吳澄。薛瑄。曹。
端。胡居仁。羅欽順。陳獻章。又有孝子近百人。其能憶其姓名者。復孝已。伯奇。董黯。姜肱。王仁。
王祥。華寶等。數人。亦有史冊失載。漫不彰者。皆陸續入門。俄而右扉又啟。祖師曰。此仙佛將。
入也。告以釋迦牟尼。并彌勒。諸佛。華文殊。普賢。觀世音。諸菩薩。已入。又古衣冠者十餘人。及。
廣成子。許由。巢父。下隨務光。善卷。伯成子高。老子。赤松子。浮邱公。洪崖先生。列御寇。王子喬。
閻尹喜。羨門子。高安期。生號伯陽。指點。聚光。桑海。徐庶。陶弘景。及呂巖。陳搏。邱處機等。共三。
十餘人。皆入。祖師攜某生手曰。願同入手。遂詣諸者。觀門。則祖師本有座在內。後諸諸者。
為某生添一坐於末位。樂之始作。替之以金。俄而八音迭奏。復振之以瑟。而條理終焉。某師。
復為銘前之舞。韻道之舞。象前南合之舞。某生既歸。既畢。覺黃閣聖人之德音。移神清境。

然氣乎。其樂不可思議。祖師學某生。隨諸者而散。且鼓且行。謂曰。此即孔子在吾所聞之樂。
三月忘味者。也。吾地自孔子既往。不能復生聖人。其元氣遂不足以存。此蓋上帝主宰。地。
之道妙。惟聖人能與暗合。雖仙佛不能無偏也。某生默念。向見帝王。漢唐。美。虞。少。年。而。昭。
帝。狀貌魁梧。因問。漢宣帝不在此。而轉有惠帝。武帝。昭帝。且又無唐太宗。何也。祖師曰。凡。
得生此天者。必於誠明二字。有一獨至之處。譬如精金成色。毫無渣滓。文帝為仁。較之惠帝。
稍有渣滓。而其功不可沒。武帝魄力雄大。宣帝雖尊。察不如昭帝之自然。宣帝在第二層。
天。又第三層。天內有一地球。通達鼎上。上帝知唐太宗。才力雄厚。獨得降生。以掃蕩之事。定。
即仍到此天。又如元太祖。明太祖。原自此天降生。吾地元祖。殺伐過重。上干天和。明祖廢。
功。臣。淫刑。以逞。今皆降在第三層天矣。某生又問。韓信。張居正等。或不甚終。而生此天。何也。
祖師曰。汝不知上帝之妙用乎。凡由此間降生者。或偶因後議。偶下罹災厄。以折磨之。且立。
功以贖罪。罰滿則仍到此韓信是也。且左右兩班。原不盡拘文武之說。在右班者。或氣性稍。
有不純。而才力實不可及也。某生問。何以未見關公。祖師曰。關公為吾地大神。督察不平之事。
有時上帝偶召至此。今日適值公務殷繁。不遑暫離。即如涓州天后。以專顧數萬里海面。海。
厄扶頤。亦未暇來。此也。某生仰視天際。忽見紅日。街山。雲霞五色。層疊而上。如蜀錦之燦。
爛。廣。黃。華。記。卷。五。十三

或如巨虹橫亘。五色相間。祖師曰。此卿雲也。吾地數百年。乃一見。說為異瑞。此間則。
日入日出之時。無不有之。蓋山川之氣。至輕且清。薄雲偶升。映斜照。則為卿雲。映明月。則為。
月華。亦惟生此天者。能享此眼福也。俄見浩月東升。仰視天中。又懸一月。某生問。有兩月。何也。
祖師曰。此天有四月。環繞。彼此映而彼圓。或此亮而彼升。故每宵無無月之時。亦有四月俱。
圓。同時並照者。每月不過兩日。則光華遍於白晝。今夕適逢良宵。去此百里有名勝一區。吾。
無汝俱往。小憩此區。為曾經降生吾地之諸女仙。賞月之所。而雅客遊人。亦俱集於此。汝適。
值此良緣。或可與女仙一會也。乃駕雲而行。須臾即到樓臺樹也。引入入勝。路口有一亭。祖。
師曰。可在此小住。女仙來者。必由此。過。吾與汝生曲檻候之。於是三月已上。俄而四月齊輝。
亭下有一醴泉。可鑑鬚髮。亭外有仙人掌。大道數丈。祖師俯汲醴泉。仰吸甘露。各半相和。與。
某生分飲。其甘清香冽。非世間所有。頃之見輕雲出岫。茶為結露。掩映四月。如滿天錦繡。輝。
煌五色。真堪目。祖師曰。此月華也。俄而清風徐來。隱隱聞雲。吹仙樂。女仙已移。擁而至。
駕輕車者。乘駿馬者。坐有雲者。吹洞簫者。吹玉笛者。擊檀板者。握明扇者。執塵尾者。或聯袂。
同行。或獨自睇。服色各異。鳴珮鏘然。皆由此亭。徑進內殿。祖師一指示。除太古女仙二。
十餘人外。某生所能憶者。后妃則有華胥。附寶。嫫母。姜嫄。簡狄。虞。都。嫫母。娥皇。女英。塗山氏。

太姜太任太妃邑姜周宣姜后衛莊姜晉獻賈姬楚平伯贏其孟孟子代唐齊升夫人秦武王
后魏姬齊無雙后漢戚夫人孝惠張皇后邢尹二夫人孝昭上官皇后孝哀傅皇后孝平王
皇后班婕妤王昭君光烈陰皇后明德馬后宏農王后唐昭烈帝之孫夫人吳末后金后
晉孝懷皇后穆皇后何后符太后唐文德長孫皇后懿安郭太后後唐韓淑妃後周世宗之
小符后宋開寶宋后英宗高后神宗向皇后哲宗孟后欽宗朱后元泰定帝之巴拜哈斯皇后
寧宗之塔哩雅圖默色皇后明高慈后高后誠孝張后宣德胡后正德夏后公主則有康賈明
燭光秦弄玉董晉元公主金岐國公主等十餘人命婦約有百餘人因去亭猶遠祖師忽忽
僅指示三人曰孫伯符之橋夫人孫翊之徐夫人周公瑾之橋夫人又西王母約同齊母壽
母百餘人登含元閣賞玩月華垣師約略望見孔子之預母及前史所著之孟母陶母皆在
其中又聞有郭婦賈女李女百餘人在景德樓玩月如蟬蛩實地曾遊高慈女岳郭王之幼
女徐中山王之第三女皆在其中惟目樓後幽徑入門於樓末之見也又有民間婦女無品
秩者百餘人三五為羣各在亭榭徘徊憑眺祖師曰此散仙也遂指一亭謂羅敷木蘭韓珠
紅拂皆在其中某生旋望見其數嫗來進其妻亦已有所見謂其伴曰吾口微渴當往亭
是散仙人掌甘露飲之隔欄謂某生曰吾在此甚樂君風標甚深得藉天仙之力來此一遊

卷五

十四

然尚有十一年應限未滿屆期可仍到此間花晨月夕良觀有餘也遂翩然而去是時月華
連朝五色之雲為異彩三十餘樣或鋪如織錦或亘如橋梁或盡如七級浮圖或分如千
條匹練諸仙皆鼓掌稱奇某生漸見當時聽樂之帝王將相亦有來遊者或駕麒麟或駕白
鶴或駕神獅皆文彩彰耀非世間所得見俄見漢惠帝與張后同載昭烈帝與孫夫人同載
周世宗與符后同載孫伯符周公瑾與二橋夫人同載皆馳騁笑語以為樂某生訝問大仙繞
言此間無男女之欲故無生育亦永無劫數又見夫婦同車何也祖師曰彼皆朋友也非夫
婦也此間本無男女之欲故男女相友不以為嫌諸仙皆在此已千萬年各就其性情所近
而相與為友或有相親一笑偶動塵心遂下降為夫婦者天上帝皇最一舉之亦豈有意
誦之蓋塵心一動則此間至清至輕之氣自不能居也至塵緣之欠暫視其情之深淺而定
諸仙在塵世為夫婦不過數年或數月耳其新為夫婦者約也及各返其真則雖仍相與為
友而其心寂然不動故雖同車而不以為嫌以本無嫌之可避也汝將來到此與女妻結
之處亦必在此等名區耳編羅女仙跨一鸞持東飛行於是漢惠后昭后夜后平后孫
夫人吳后金后皆懷后唐韓淑妃周符后宋向皇后孟后朱后元泰定帝后皆騎鳳凰向景德
樓而去但聞人云曹夫人莊昭選諸后往樓中賞月也某生問景德樓中皆貞女節婦所

聚會何以諸妃后又往祖師曰此諸妃皆貞節之最純者也人知貧賤之難保貞節而不
知位至后妃尚為勢所迫其艱難有十倍於平民者此中諸仙以漢惠后之全節為尤苦
向皆在景德樓玩月今獨不在諸女仙覺寂寞歡故遣使邀之耳某生因問其所聞之語
樂上亦亦一年僅隨一次耶祖師曰如今日之盛會固一年一次上帝入每年自召后後
樂四次並有小會二次一則五教之師一則供奉內廷之人如吾地所謂翰林院是也某生
問吾地但聞有三教而此有五教何也祖師曰孔子為儒教之師其道與帝心最為相
不礙雖亘千萬古統千萬地地球皆不能易也佛氏老氏皆窺見聖道之一偏所謂失之毫釐
差以千里然亦未可盡廢佛老之前本有楊墨楊氏近於老墨氏近於佛而又各有不同當
時為孟子所闢其道固已熄矣然楊子之書雖無傳後世有山林隱逸獨善其身者皆楊氏
之學也墨子學雖有弊而救世之心無窮自知其道不能行於中國當時秦西漢荒初開教
化未行乃請於上帝願生此土遂降為耶穌歐美兩洲皆崇其教蓋聖教不能顯及得此以
維持絕域之人心者幾二千年其功自不可沒雖其形迹又與墨氏之教稍殊然其原實出
於墨氏之學至天主教實已悖耶穌之旨尤為彼教之異端不可同年語也夫人同此心
同此理雖到九重天外恐不出五教之範圍矣某生問謨罕默德之教所行廣遠亦與耶穌

卷五

十五

相埒何以不在此列祖師曰回教陰險悖戾專尚詐力究屬魔道其說將熄矣今到夜半適
人已散姑勿多談吾導汝往翰林院一訪諸賢待到天明即可送汝歸也於是復御微風而
行過一甲第魏如宮殿祖師指曰此孔子及諸大儒所居也其左右兩傍院稍低指左院曰
此釋迦牟尼及菩薩所居也指右院曰此吾師老子及諸仙所居也指左一院曰此自古
山人隱士所居也而楊子亦在此中楊子並不能為此教之首不過推闡其說耳且其道力
遜於許由等遠矣指又右一院曰此墨子即耶穌所居也某生望見中殿之上瑞氣氤氳如
黃雲縹緲與月華爭輝左右兩院則雲氣作紫色再左右兩院雲氣作淡紅色又至一處
如衙署者入一總門則其內又有千門萬戶各自為一署祖師屈指數署曰此第二層天
所居也又屈指數署曰此第三層天人所居也皆非汝所能知步行良久遂進一署其內亦
有廣廈千餘間一院甚大諸人皆在此納涼玩月吹竹彈絲看朋友多不相聞問祖師與某
生徑自入坐而一指示其人大抵博收總攬文武兼資如谷城大挽伶倫謀義和仲如
唐都洛下閑李純風僧一行郭守敬之推步及律算要羊舌肸東方朔之博辯屈原之辭
莊周枚舉賈誼劉向韓愈柳宗元李翱歐陽修曾鞏之文宋王司馬相如揚雄張衡之賦曹
植左思郭璞李白杜甫蘇軾黃庭堅高啟之詩及雜書之明師曠之聰要足折伯與公輸般

之巧。唐何之鈞。奔秋之奔。春由基之射。宜條之。秋巴之瑟。伯牙琴。嵇康之琴。孫登之嘯。顧愷之琴。張僧繇。倪瓚。唐寅之畫。王羲之。褚遂良。虞世南。歐陽詢。柳公權之書法。張旭之狂草。凡有專長。無不畢集。旋又導至一院。見書室中書籍。汗牛充棟。排列長案。東燭鈔寫。如畫吏者。約千餘人。祖師曰。上帝欲見。羅十萬地球之史事。雖為成書。命左史倚相。左邱明。司馬遷。班固。四人為總纂。鄧元。劉知幾。杜佑。劉恕。范祖禹。劉宋。相馬。端臨。等十餘人。為分纂。並有供事三千餘人。分班輪寫。然方文字之各殊者。不下九百餘萬種。繙譯已六不易。所以開辦將二十年。尚難告成。四君亦為此事所廢。未及降生。吾地久無良史才。職是之故。某生偶取案上一冊。繙閱。皆蟲書鳥篆。竟不能辨一字。祖師曰。天明矣。遂尋原路而行。展袖使某生入其中。閱二時許。仍是王屋山之神。某生見一人形。與己無二。奮力合之。遂蹶然而起。恍然如一大夢。祖師笑曰。此遊樂乎。吾去矣。縱行數步。忽已不見。某生復還。幕閣十一年。果無疾而終。

上編誅姦。設於已死。此篇發潛德之幽光。非二十四史。擲於胸中。斷不能如此平允的當。兩篇雖由佛家地獄天堂之說。推闡而出。然意義宏闊。理澈源深。實有佛氏所未發揮者。此篇處處歸到中和。並無佛經偏激深之弊。前後約六千餘字。融會貫通。思議展拓。唐金華記 卷五 十六

起過均為前人所未及。觀其點綴情景。令人穆然神往。

漢宮老婢

同台初年。廢寇。建秦。隴江西。某生。以家貧。從戎。一日。隨官軍。遠戍終南山。窮搜蹤跡。至一幽殿。日影西沉。某生單騎。後。摩。無。投宿處。望山。城。隱。約。有。人。家。某。赴。之。僅。有。土。室。兩。間。室。外。花。草。奇。秀。泉。石。幽。勝。駭。馬。於。樹。排。徊。四。瞻。倏。見。一。人。自。林。中。出。以。絳。羅。為。衣。毛。鷲。蓬。鬆。驚。為。怪物。而。避。之。其人。呼。曰。勿。走。我。乃。人。也。退。而。視。之。頭。面。皆。有。綠。毫。長。七。八。寸。然。疎。而不。密。見。其。本。質。嫵。媚。蓋。一。妍。淑。之。女。仙。也。某。生。告。以。借。宿。意。女。仙。指。土。室。曰。此。吾。之。敬。處。也。然。男。女。有。別。因。導。往。一。石。室。使。居。之。俄。而。皓。月。騰。輝。山。空。境。寂。女。仙。呼。某。生。坐。石。上。對。談。古今事。某。生。問。女。仙。居。星。年。歲。女。仙。曰。我。漢。宮。舊。婢。也。居。此。已。久。不。復。能。記。歲。月。矣。我。本。長。安。民。家。女。生。於。漢。高。帝。入。關。之。歲。惠。帝。四。年。選。立。中。宮。是。時。帝。幼。魯。元。公。王。為。宣。平。侯。張。敖。與。宣。平。侯。前。婦。有。一。女。太。后。以。其。美。且。賢。也。欲。與。張。氏。為。重。親。遂。以。黃。金。二。萬。斤。為。聘。金。帝。聘。立。為。皇。后。我。亦。被。選。為。選。婢。專。司。椒。房。之。劇。漢。置。凡。宮。中。劇。數十。處。皆。以。閹。人。除。不。潔。惟。皇。后。燕。寢。之。地。雖。閹。人。不。得。入。故。別。設。宮。婢。四。人。我。其。一。也。我。侍。張。皇。后。十。二。年。每。伺。后。將。入。廁。為。之。洒。掃。為。之。揭。裙。捧。過。繩。除。囊。溺。久。之。后。悅。余。勤。謹。賞。賜。綢。臺。會。呂。太。后。后。廟。大。臣。

誅諸呂。立文帝。用曲逆侯陰謀。誅惠帝諸子。為呂氏子。而盡殺之。惠廢張皇后於北宮。僅留侍女數人。余乃被選。歸家。是時宮門局猶半固。每日僅啟小門片時。以進食物。余乃背園筐。手長鑊。為除不潔者。晨起。隨食物入宮。皇后見余。悲喜交集。重賂閹者。出入始無所阻。余遂終身不嫁。復侍后居北宮者十七年。后年四十二。無疾而薨。文帝用大臣議。葬之安陵。旁城不發。竟不起墳。不用珠襦玉匣。其禮與待惠帝後宮諸美人無異。余遂披髮入終南山。飢。木實。渴。飲清泉。常不坐土室中。一日。忽見白雲護廬。一女仙冉冉而下。謂余曰。張皇后已歸無色界。天感汝忠誠。特貽仙丹一粒。服之。可常為地仙。余自是偏體生毛。無異。於今日。不知幾經甲子也。某生曰。史言張皇后。侍有身。取後宮。美人子。名之而殺其母。有之乎。女仙曰。皆此太后所為也。惠帝晚年多病。太后欲定人心。遂告大臣曰。皇后已有身。其後大臣乃誣后侍有身。實則后並無此事也。后配惠帝。不及四年。無子。乃其常理。而帝所幸後宮美人。已先後生子。七人。皇后性不妬忌。皆撫如己出。太后乃命后取其一人。立為太子。太后又恐其母有漏言。潛遣宦者緝殺之。后亦未之知也。少帝即位四年。乃自知非后所生。頗出怨言。太后幽殺之。而立常山王宏為後少帝。故所以訛言紛起也。某生問張皇后。既無大過。而廢處北宮。何也。女仙曰。太后欲怨於大臣久矣。后實因太后而流及也。然太后臨朝八年。后多所匡正。太后誅諸大臣。又謀害代王。齊王等。后皆諫止之。太后欲引宣平侯。與產祿同乘。政后又為之力辭。及呂后將作亂。張皇后欲諸門鑰。使產祿等不得入殿門。呂氏遂敗。此其賢德。外其亦有所聞。所以諸呂及樊侯等皆被誅。而張氏獨無恙。少帝兄帝皆被殺。而后但徙北宮也。某生曰。張皇后親則帝母。後文帝獨無尊崇之禮。何也。女仙曰。一興一廢。疑忌之懷。賢者不免。當是時。或賜賜后。死。或議出后。歸張氏。文帝知其素性。慈無足深慮。故置后於北宮。而貶損其禮數。不以后禮供養。又遣一宦官。一宮婢。監護北宮。此兩人。揣摩時局。肆意陵侮。當惠帝之納后也。行問名之禮。呂太后賜后之名曰嫫。及是時。兩人於北宮之宦官侍女。皆改其名曰嫫。并其姓名呼之。后亦默然。無言。北宮有一小苑。花草幽勝。后每喜往瞻眺。二人曰。彼幽廢之人。耳何得輒至殿外。瞻眺。因常鎖苑門。后每逢春秋佳日。必再四向二人請鑰。始得一往。由是鬱悶成疾。余有一寶鏡。願觀之乎。因袖出古銅鏡。噓之以氣。忽見鏡中。千門萬戶。宮闈巍峨。者未央宮也。有一冕旒者。容貌秀偉。臨御前殿。儀仗甚盛。宮娥數輩。扶一美人。服飾麗都。容儀端艷。向上三跪六肅。女仙曰。此惠帝臨冊立皇太后。方謝恩也。某生問此時。皇后年已幾何。女仙曰。惠帝十四年。然漢初以十月為歲首。若以夏正觀之。乃在惠帝三年之冬。是后實年不過十三耳。某生曰。后年十三。而如

唐金華記 卷五 十七

十六七者何也女仙曰宣平侯修貌狀頗后早年是成實肖其父是以惠帝見而悅之太后探帝意而立之某生復歸視其未央宮內一殿陳設精麗多額曰椒房皇后方對鏡梳髮髮如雲侍女數十人奔走左右房內有琴書鐵機其首飾有玉珥珠璣金步搖之屬冠上有大珠徑六七寸精光奪目梳裝已畢宮娥以禮服進佩以瓊璫帶以鞶鑑女仙指示之曰此將朝太后也后自正位中宮每日黎明即起傳婢為修容飾朝太后宮上食如禮禮畢傳婢為進前訓及古德言容功之教至於鼓琴習書每日皆有恒課有專司紡織為導民之本亦宜習之終日汲汲無暇名高皇后實一女子耳忽見后起立更衣兩足露於裙下其履式圓頭方底綴以翠羽飾以金葉綴以明珠履長約五六寸女仙曰此所謂遊遊之文履也漢宮后妃皆用之某生始悟古者婦女之足與男子無異云女仙復拭鏡嘆息忽見宮中如髮發之狀后與美人百餘伏哭殿上羣臣數百人伏哭殿下女仙曰此惠帝要駕時也張皇后年十七矣因指一素服端坐面有剛猛之象者曰此呂太后也須臾復見后素服在宮支頭半胸旁有一婦人年三十餘若與后絮語者女仙曰此呂太后當元公主也后居喪甚哀水漿不入口者七日矣故太后召公主入宮勸慰之復拭鏡嘆息忽見宮者八人以款與后后面有慈容女仙曰此呂太后寢疾時故使后臨朝稱制后自以准齡守寡是時年僅二

卷五

十八

十有五不欲接見羣臣尤惡受產後辟陽侯之御侮故往往見太后涕泣力辭也某生日后之裝束竟與老嫗無異皆何華麗今何樸也女仙曰后自下宮以來撤環珥去簪珥屏脂粉每朝太后祇御青素布衫一襲產後辟陽侯等恒伏兩廂窺伺之后意在自毀其容首挽椎髻如老嫗者然猶覺羞如仙人后亦自見也於是復拭鏡嘆息見未央宮北又一別宮蓋北宮也履階聞窈侍女不過二三人后方手執一編焚香靜坐女仙曰此時后居北宮已八年年三十三矣后早年多病惠帝太后常徵名醫購珍藥為后療疾迄未全愈及入北宮每召一醫必致請官者轉奏天子然後有司發官輪啟官門納醫醫官望風希旨既不盡力藥物亦以溫惡者充數有時官者斥后為假病不肯轉奏后誓不再御醫藥卧病一年幾致不起一日忽理舊篋得惠帝所遺鍊神修性之書服而看之遂能引身辟鏡一年以後已得仙訣矣因復拭鏡嘆息見一羽士徘徊北宮門外瞻望久之復有美人百餘陸續向后再拜出宮女仙曰此年后年三十七歲時惠帝後宮美人咸來拜別羽士乃新垣平也新垣平得寵於文帝嘗通北宮笑曰此中有幽人焉吾封侯之機在此矣於是入奏文帝謂北宮有兵氣恐不久有變文帝曰彼一失勢幽廢之婦人復何能為惟惠帝後宮美人百餘聚居北宮怨氣所積思于天和於是下詔出惠帝後宮美人皆令得嫁新垣平力勸并出張皇后於外且曰惠

帝無後嫁之亦可帝不許於是始覺新垣平之奸後遂謀之而夷其三族云某生日今觀后之端嚴雖碩人之詩洛神之賦不能罄其形容即以豐碩而論何百餘美人竟無一及之者女仙曰此百餘人在惠帝時皆極一時之選然每見張皇后未嘗不自慚也某生方疑神注視仙女忽索鏡袖之曰日已出矣某生欲商借其鏡女仙笑曰子尚未悟耶子所欲見者須臾間皆見之矣雖千萬年以來之事在吾鏡中猶須臾也久借何為遂棄某生之馬曰走馬乃絕塵而馳須臾已歸大營而前事恍如夢境焉

北齊守宮老狐

某子德大令友父常為余言其同年生有王君者雅俊士也會試後就館晉陽所居在魏樓之下樓有狐仙終年封閉時聞樓上有嘯聲行步聲既久與之習初不以為異也王生故豪於酒工於詩嘗儲美酒置案上一夕既寢寢未熄忽見一美人憑案讀詩被吸兩壺酒傾之須臾頽然倒地化為玄狐王生乃揭帳徐起抱狐置牀上以食覆之而危生吟詩不輟至四更許狐已醒宛轉復化為美人見生大慚起身欲走王生止之曰今夕可共為樂何必走也美人笑曰我塵心已斷千餘年矣徒以耽詩嗜酒為君所賣今人報然君故風雅士我與君又比鄰也他日不妨為清談良友遂警然而逝其後每風月之夕美人輒至與

卷五

十九

生對談所述古事多有與前史不合者生問居此幾何年矣美人曰已千二百餘年矣我乃北齊守宮狐也始居鄴宮常往來晉陽後乃定居於此上帝以我舍身道主注名仙籍今再修鍊數百年當可飛昇王生曰吾聞南北朝時北齊最淫虐無道汝為之守宮何也美人曰固也以主德論之當時南有梁北有周皆勝於齊遠甚以吾所事之王論之彼乃兇率天宮仙女偶謫人間羣仙以其入昏亂之世選我守宮以護之伊古以來自天子諸侯以至卿相之家皆有狐守宮人自不見耳王生曰汝所事何人也美人曰北齊文宣皇后李祖娥也后為趙郡李希宗第二女生於魏孝莊帝二年己酉九月九日名曰祖娥即以高字焉自其幼時余入希宗之家為婢事之亦夜知余為狐也呼余為狐祖娥年十五大丞相高歡聞其賢且美納為次子太原公洋之夫人洋兄澄為大將軍見祖娥而驚斃之乃以其意告洋願得一近仙妹而巴洋懼禍以告祖娥祖娥日夜啼泣欲自引決余不得已跪告祖娥願以身代祖娥大喜余身一變態度舉止儼然李夫人也是夕余代夫人伴大將軍寢大將軍其後不知為何也趙郡李氏故禮法名家既聞祖娥失節則大嘗議之祖娥亦無以自明也其後大將軍為奴所殺太原公代其任遂廢魏主齊稱大齊皇帝立祖娥為皇后余亦封為守宮仙主祖娥生二子長曰太子殷次曰太原王紹德皆溫雅韶秀酷肖其母而齊主昏暴淫

殺人如麻。後宮妃嬪稍不如意。或斷其首。或使左右裸而辱之。惟於皇后。則始終敬憚。所言必聽。然齊主性奇妬。椒房之中。雖宦者不許執入。皇后出則以珠旒蔽面。不使左右得見之。祖娥性最慈仁。每見齊主嗜殺。或悽然不食。終日不言不笑。齊主懼。每為之罷殺。或時以片言。徐解上意。前後全活不下數萬人。齊主在位十年而祖誼曰。文宣帝。其弟常山王。演紙太子。殺而自立。遂一年。珣其弟長廣王湛代立。湛為王時。親見李皇后之美。及即位。李皇后居照信宮。湛欲逼淫之。不從。乃謂曰。不從將殺爾子。后大懼。欲自裁。余後詭告祖娥。願以身代。登身一變。態度舉止儼然。李皇后也。於是齊主常入昭信宮。亦以余為李皇后也。頗其得寵。如是者半年。乃聞齊主入昭信宮。則祖娥倉皇匿懼。其久而覺也。乃與余謀。詐稱有身。以却齊主。齊主果不復入宮。將及一年。齊主怪其久不生子。乃掩其不備。微服馳入昭信宮。之時余方應東獄之命。至海濱。驅疫鬼。未及在宮。保護祖娥。方憂患半晌。文頤而坐。見齊主至。然不識。錯愕視之。齊主怪其不為禮也。怒曰。女自稱有身。今子何在。左右欲為解圍。乃詭封曰。昨李皇后生女。一日即自死矣。齊主愈怒曰。爾殺我女。我何不殺爾兒。立命左右。執太原王紹德入宮。亂棒擊殺之。祖娥大哭呼天不已。齊主命左右。褫其衣袴。投之時。值臘月嚴寒。祖娥身無寸縵。齊主自撻撻之百餘下。流血淋漓而死。投之渠水。余方由東海還宮。忽見祖

卷五

卒

娥已惟酷愛以真母置其口中。照以生氣。閱兩時而蘇。齊王命成以絹囊數以贈之。送入妙勝寺。為尼。時祖娥年三十四矣。遂終身蔬食。皈依佛教。余亦朝夕調護。不離其側。凡奉養半年而愈。其後十五年。齊為北周所滅。后妃皆送入關。而周人素慕文宣李后之名。必欲得之。余不得已。隨護西行。以重金賄周有司及宦者。后亦敝衣毀容。竟克入宮。置之長安尼寺。而高湛之后胡氏等。皆選入周宮。醜聲大播。越二年。祖娥得放還趙郡。蓋至是而其所難始滿。其數十年禍患磨折。非人所堪也。限滿之後。原可還天。仙本位。惟其久染腥膻。非一朝夕可以湔滌。當其被撻之時。哀惶驚懼。火損元神。是以滯於地仙。必靜攝千餘年之後。乃可飛昇。今亦為期不遠。而余三次設法護送。竟使謫仙完貞守節。著仙感之上帝嘉之。已得注名仙錄。當與祖娥同時上昇矣。蓋王生所聞於狐者如此。以語某君子。僊子曰。僊北宮書李后傳言后容德甚美。夫趙郡李氏乃北方第一名家。后又素著賢德。固知姊妹腹大之語。雖后子太后王亦誤聽傳聞也。因又曰。狐言李后高為地仙。則彼當知其所在矣。蓋再詔之王生曰諾。

北齊李后為地仙

其後美人復至齊中夜談王生問曰汝言李后為地仙今果何在美人曰君十九世前在北

周長安合。方祖娥之居長安尼寺也。適周天元皇帝即位。淫侈過度。建立五皇后。意猶未厭。謂左右曰。古稱燕趙多佳人。吾聞高氏諸婦。李后最美矣。帝減廢。得此國也。差快人意。今雖已五十年。吾將選入宮中。立為皇后。祖娥聞信。欲自投。今時方為侍婢。復以奇寶賂君。選一老婦。詭稱李后。天元詔曰。此等老物。亦屑重名邪。遂出宮。祖娥之獲保貞節。君與有力焉。君當有一面之緣。君盡往五臺山一遊乎。因告以路徑曲折。且云。徑旁奇花異草。當以綠絲繫之。王生如其言。以入。果有綠絲。託花草上行十餘里。徑將窮。忽見美人係於道左。笑引之。前行。復經數轉。莫遠盈開。曲間飛橋。珍禽馴獸。潔然仙界。觀樓矗立。雲表瞻隱。如宮殿之內。宿衛之士。皆古衣冠。美人為通姓名司賓者。引入客廳。美人曰。我請入內。為君先容。久之。聞環珮聲。環珮者。四宮人引一麗人。奉簾而出。圍堂中所。未睹也。行禮畢。分省主坐。相去丈許。王生竊視之。年似未滿三十者。亦端莊。亦淑醞。亦靜遠。手攜珠一串。珠皆徑寸。如明月。木及歸。視忽宮人移一黃紗。步障隔於前。始聞有言曰。老身屏居深山。一千二百餘年。閉門習靜。未嘗見一塵世。今日吾子有一面之緣。亦係前生注定。既承枉顧。東有花園一區。當今司省者。導往居之。周遊三日。可窮其勝。因聞嚶然一聲曰。來。宮人趨而前。移步障。隨之。環珮聲漸遠。走入內矣。王生張目。疑望司賓者。手往花園。林惟几案。及一切陳設。皆極精雅。奇古。欽

卷五

五

膳皆山中藥品。嘗一二枚。即可終日不餓。司賓者導之。徧遊園中。凡泉池樓閣之勝。爲數草木之奇。多人世所未見。過一小屋。門上題黑獄二字。因問此何獄也。司賓者笑曰。君欲觀之手。曰然。因命獄卒開門。豁然深黑。陰風慘澹。獄卒入內久之。取一銅盤以出其蓋。鵝八字曰。此蓋淫賊高湛之魂。啟其蓋。有一蛇黑質白章。長尺許。伏盤內。其旁有巨蜘蛛。蛇數十。蛇每一動。輒爲所螫。蛇即輾轉縮縮。如不勝其痛者。因問此蛇終歲如是乎。曰自一千二百餘年以來。無日不如是。此賊淫兇之罪上通於天。罪既取精用宏。既死之後。分爲數魂。虜仙誅拘其原魂置之此獄。受無量苦。其餘魂則生在閭閻。海濱。爲梟徒。盜戶之賊。稍久則則爲雲雲。大麻煩。其病最劇。至無人形。又十餘年而復死。而復生。世世如是。今廣東報院中。有一受病最深者。即高湛之魂也。王生曰。如此罰不大乎。王曰。文皇帝之淫虐。亦無高湛。無其。今果何在。司賓者曰。文皇帝之罪孽。自然亦在地獄。今不必復提。恐傷吾王之心。此賊所以受罪尤重者。以其行狀凶妖。便蒙詬辱。至今不得上昇。彼之所爲也。王生曰。此賊既廢李后爲尼。則后髮已脫矣。婦者見髮髮如雲何也。司賓者曰。吾王既入尼寺。恐此賊復起。並之因敕衣蔬食。不肯留髮者七年。此賊已死。故復留髮。然始素調佛。則終身不改也。言未脫。蛇昂首竊窺。既而俯首觸盤。若服罪狀者。忽有兩巨蝎從旁刺之。蛇復大痛。旋轉不止。王生不忍。

後唐韓淑妃為真仙

一

三

茶

六

是以元二嫂之即。即今二嫂年少色感。朕亦決無他意。可送二嫂與述律太后同居。常為太后誦說中原舊典。如漢曹大家故事。此朕之志也。契丹王左右望見二妃。皆獨手曰。真天人也。唐莊宗若立韓妃為皇后。何至失國。然如此福德之相。而伶仃孤苦。亦可怪也。契丹王復望見二妃。皆如花如玉。然前言已出。不能悔也。淑妃居契丹三年。無疾而薨。年五十六。當時其音滿室。空中音聲。其言甚真。其仙仙位云。太后命以唐皇帝禮葬之。表曰。唐莊宗神廟皇帝。淑妃貞韓皇后之墓。建節節寺於墓旁。明年德妃亦薨。年五十四。與淑妃同葬焉。美人方與王生。石對談。不覺白雲沾衣。雞唱一聲。東方將白。美人乃呼起二驢。自跨其一。拱手作別曰。吾去矣。吾所以來見君者。為衣章李韓二仙也。今吾事畢矣。再冉向東南白雲深處而沒。王生跨驢還館。驢蹶然倒地。視之。祇也乃什襲藏之。自是不復至齋中。

神護漢陵

光緒五年。河南巡撫徐宗瀚奏稱。孟津縣之鐵謝鎮。相距里許。有漢光武陵寢一區。歷經遺守。同治十二年。河流冲刷。廟宇遺址。幾被湮沒。及鐵謝鎮。縣署前。撫臣派員修築。築石壩。迄今黃河北岸。積有石子灘。其形尖突。挑水南趨。石灘。遂東長出。雞心灘。一片溜勢。愈形洶刷。

卷五

二四

致將鐵謝鎮臨河一面。築牆沖壩。勢愈險。該鎮為順河船隻。走運糧穀。碼頭居民二千餘家。寨內有陰皇后陵寢。已沖去三分之一。急應籌款修防。估計工料。價銀四萬三千餘兩。旋奏稱。抵孟津鐵謝鎮。查閱工程。如漢后陵前。磨盤石壩。以及陵西石壩。五道陵東。託壩一道。均按照原估丈尺。拋築堅實。其寨東崖穴。及北岸石子灘。亦均削去。初勘黃河南。圍套灣。已成入袖之勢。寨邊大溜。吞脹。近日堤壩。興工以後。河勢稍落。大溜北趨。南岸淤墊。工程易施。會請靈祇。順原估需四萬餘金。現僅用一萬七千八百餘兩。等語。先是孟津縣令。夢見一金甲神告之曰。我漢將軍費復也。奉上帝命。將以某月某日。會同金龍四大王。保護陰皇后陵寢。汝可鳩集人夫。先期興工。並速請巡撫親臨。工次。俾我得以成功。縣令問將軍。既有神力。屆期行事足矣。何必借助巡撫。金甲神曰。不然。夫巡撫為陽世之尊官。所謂當王者。貴也。若得千百人夫。率集河干。藉其氣。助我威靈。則事半功倍耳。縣令如言。鳩工并請巡撫。屆期風雨驟至。夜見神燈無數。明滅河濱。但聞波濤洶湧。其聲如雷。黎明視之。則大溜已北。徙四五里。南岸可身。皆為平陸矣。余嘗謂自古美人。往往有容德。而無福壽。惟陰皇后。則容德福壽兼備。當時既備極尊榮。享福足為千古美人生色。至其陵寢。雖在二千年後。尚獲神靈呵護。然後知中興帝后。功德在民。天之報之者厚也。

狐仙談歷代麗人

黔中某孝廉。以博學高才。主持風雅。道先子。於會試落第。出都。每過名區。輒停驂遊覽。道出西安。官署為盤蛇五陵。且尋秦漢宮遺址。留連彌月。忽忽已到中秋。是夕月明如畫。孝廉在道。獨居無聊。跨馬出郊。玩月。不覺至未央宮故址。荒煙蔓草。滿目蒼涼。正欲吟詩。忽見稍北。有魏宮殿。前行二里許。見宮門外。閑寂無人。紫馬門外。行而入。越室三。則見華燭滿堂。陳設瑰瑋。有五六麗人。望月而拜。一麗人。落粧靚服。年可三十許。尤豐。奪目。甫拜而起。徐步數周。其人行如輕雲。出此諸麗人。皆注目凝視。步畢就坐。嚶然細語。口擇秦音。其音韻若微風振簫。孝廉不覺移步上堂。一麗人呼曰。有生人在此。窺伺如此。良被其擅。可恨可恨。言已。堂上燈燭盡滅。復聞暗中有一人曰。今夕良宵。雖作罷論。然此人本係雅士。且明燭留與一談。堂上燈燭復明。有青玉几兩座。各設茗盃。清香沁鼻。於是五六麗人圍坐。一麗人持生一几。而向者落粧靚服之麗人。形狀服飾。又稍變矣。與孝廉冥暗畢。謂之曰。貴客若我。我等皆非人也。我等不幸。墮入異類。欲得仙訣。其難過人十倍。方其致力之初。雄者。須求世上忠孝勤儉。卓著之人。與夫耆儒碩學。擇一人而慕效之。唯者。須求世上容德兼茂之麗人。擇一人而慕效之。誓效其貌。無一刻忘懷也。言動舉止。無一事相歧也。如

卷五

二五

此步趨不。五百年而形似。又五百年而神似。一千年之後。始復離散而入。然後修鍊益精。擴充益廣。訪世人之可慕效者。必往從而取法焉。如是者。又一千年。始得超列仙班。我生於世。二千六百餘年矣。近甫脫離塵俗。略識仙機。因指其旁麗人曰。此皆吾弟子也。彼生也。晚見聞尚隘。故吾向者。演習第一等麗人之狀貌。舉止笑言。以示之。然吾成仙之日。漫尚恐未能遍育。貽笑大方也。孝廉問。向所演習者。何人也。麗人曰。此漢孝惠張皇后也。此處即北宮故址。張后廢居於此者十七年。每逢今序。吾率諸弟子。演習於此。其精治其靈淑之氣。亦甚於吾道有益也。孝廉問。既欲學道。何必慕效麗人。對曰。世間名媛。有德無容者。甚多。則向列女傳所載。豈必人人殊麗者。皆未嘗不可學步。然吾輩結習難忘。必資麗人而師之。且其人果德容兼美。必係神仙偶。滿塵世。故欲求仙。以此為較捷也。孝廉問。大仙初學道時。所慕效者何人。今之狀貌。乃何人也。對曰。吾於春秋之世。亦嘗遊歷諸侯之宮。迄戰國時。所慕效者。乃秦武皇后魏姬也。姬乃魏襄王幼女。吾少時聞其容德。遠隔形入魏宮。而依侍之。迄秦武王殤后於魏。吾亦隨之入秦。甫越四年。而武王薨。王弟昭王舉立。不以禮待其嫂。始則止廢空宮。繼則欲強嫁之。姬誓死。不從。遂逐之。始大歸於魏。是時姬年甫十九。復守節八年。而卒。吾始終不離一步。故其神態。皆能逼真。向吾方摹仿張皇后。僅髻髻其十之六七。為子所

婦人而然故仍返吾初師魏姬之貌也孝廉問大仙所見古今麗人共有幾何對曰吾目
魏姬沒後二千年來凡帝王之宮以及名都大邑僻壤窮鄉無不周遊物色計吾所常竭力
定奪者不下二百餘人然吾所謂麗人者必兼才德言之若僅美於容而其德不修效之
適足為害耳且古所謂麗人者或承帝王之寵威福常人或為文士所愛猶揚益量及於其
實則真麗者僅居少半其餘皆得美名者大都不過中人若其過達不偶或早年守寡或聲
勢難憑則其沈淪埋沒於深宮之中與窮閭之下者何可勝數至若趨飛燕合德之淫妬武
媚娘之悍逆魏非不處而腹間達播通增其醜吾母之不幸不啻其背也西施楊玉環誠
不失為上等麗人然大差籠之而兵亡明皇寵之而唐亂吾亦無取焉孝廉問大仙所見二
百餘人請為我述之對曰我姑就史冊所見之人言之然有史冊未傳其美而吾親得之目觀
者有端重一流如衛夫人莊姜楚夫人鄭夫人晉姬漢之魯元公主李昭上官皇
后先烈殷皇后明德馬皇后蜀漢昭烈吳皇后唐之文德長孫皇后懿安郭太后宋徽宗之
朱皇后遼天祚皇后蕭多羅羅元后定帝之巴拜哈斯皇后簡宗之哈理雅圖默色皇后明
之高慈馬皇后杜烈周皇后此其人皆莊嚴閑靜其性皆仁慈敦厚福德俱全而當以殷皇
后為之冠宋之末后隨欽宗北狩艱險備嘗卒於燕京年僅二十有六元之哈理雅圖默色
周章其記 卷五 二十六

皇后七歲冊立甫一月而高宗崩后年三十六年晉元宮一老貞女其遇皆有可憫者有
明麗一流如思夫人烈嬌楚平夫人伯嘉漢之戚夫人孝武陳皇后和夫人尹夫人吳周瑜
之魯夫人晉之明陽陳皇后魏章何皇后石崇之安姬珠江南女子羅敷北周靜帝之司馬
皇后隋之宣華夫人陳氏唐肅宗之德妃伊氏南唐李後主之嚬后周氏宋之開寶宋皇后
趙德徽皇后金街紹王之幼女岐國公主明福王之選后徐氏此其今皆體貌妍妙其性
皆明慧柔婉而當以晉何后金岐國公主明徐后為之冠何后諱去儂廬江何準之女年二
十一穆帝晏駕后諡誦佛經守節四十餘年岐國公主自其父紹王為強臣所殺與其母俱
逃入高牆及元兵圍燕京乃以公主歸元太祖而議和馬太祖始舍金而攻西域金得以延
國祚者三十年實為公主之力徐后乃中山王之裔年甫十五被選入宮未及冊立而南
都之難益亦一貞女也有修禱一流如秦穆夫人穆姬及其女簡璧即弄玉也晉文夫人文
嬴西楚之虞姬蜀漢先王之孫夫人吳孫胡之徐夫人晉之孝懷梁皇后秦符登之后毛氏
北魏之太蘭隋之紅拂明之曹宮人石壁土司之吳秦良王此其人皆天姿偉麗才識無雙
智勇兼備其未及侍衛而貴者以役者當以孫夫人為之冠晉之吳后字蘭璧安定人司徒
參之女洛陽之陷羊后被虜而早后節節盡忠於戰亦太疏漏矣有清雅一流如晉

文前夫人齊姜悼夫人杞姬晉文夫人哀姜昭夫人吳孟子漢孝成許皇后班婕妤孝哀傅皇
后孝平王皇后宏農王后之唐妃吳廢王亮之全夫人唐高宗之王廢后宋哲宗之孟皇后明
宣宗之胡廢后武宗之夏皇后世宗之張廢后此其人皆窈窕貞烈而家難居處而東歸不
回其德皆足以稱其容而容色之尤殊者實以全夫人為之冠夫人魏塘人諱惠解十歲立
為吳皇后吳王既廢廢夫人年十八而廢王卒時姬權臣劇烈之間卒能保全身節時議
海之至於許后之歟由王莽殺錄而成其不足信也明矣以上共六十二人或端重或明麗
或修禱或清雅各有所宜問世一出或山川之間氣所鍾吾當年師法已久皆能幻其形并
能肖其神若其數體兼備不可以一格名如漢之王昭君吳長沙桓王夫人橋氏景皇后朱
氏魏之文昭甄后唐之崔鶯鶯後周世宗之繼后符氏亦端重亦明麗亦修禱亦清雅無美
不該夫昭君道遠非時陷身匈奴世人多惋惜之不知其殿兩國之兵厥功甚大甄后以潛
養袁氏之孤致遭讒害慷慨故夫其心可原橋夫人歸桓王未及兩年桓王遽薨夫人哭泣
數月亦卒節烈可欽宋后舍子立姪大公無私可謂成德遠達反望連今自繼孫皓之罪上
通於天崔鶯鶯許字鄭恒從一而終元徽之謀娶鶯鶯而不可得乃作會真記以詠之亦見
微之心術之不端付后兒郎人魏王符后卿之幼女年十七世宗聘以為后未及行禮而世宗
崩后詣柩前成禮宋受周懷運之西宮後竟遣出為尼賜以玉清仙師之號蓋亦一貞女也
以上六人大抵猗猗之精氣所凝或閱數百年而始一見余亦嘗從而慕效之然能形似而
不能神似也若出類拔萃既不以一格名即以一格求之亦莫不臻其極者一日漢之孝惠
張皇后后諱嬌大梁人宣平侯張敖之女生於趙而長於秦故在漢宮口操秦音意帝崩后
年甚少群陽侯及呂產呂祿入居宮中后守禮達嫌如防大敵卒能自潔其身又常以仁厚
勸呂太后保護代王及諸功臣陰德甚大及被幽廢后亦終不自明乃其容德之美與傳絕
無知之者斯可怪也一日北齊文宣帝李皇后后諱祖娥趙郡李希宗之次女幼不好弄天性
淑惠為文宣帝所寵禮嘗以婉言諫文宣之暴保全者數萬人年三十一文宣之弟高澄即
位慈后容德欲逼淫之后以死自誓然卒遭侮辱者非后之罪也其後則髮為尼卒成仙訣
一日後唐莊宗之嫡妃麗娘也地晉陽人韓建之女佐莊宗二十餘年以創大業地之侍婢
劉氏交通宰相相得超立為皇后而地反居其下以至敗亡莊宗既殞地居晉陽第五十二被
虜於遼連主以母禮事之地常懸劍帳中以自防遼人敬之如神一日明景宗之配懿安張
皇后后祥符諸生張國紀之女也剛正嚴明深惡客氏魏忠賢而殺抑之客魏構機陷宮幾
為所滅及真宗崩忠賢意欲篡位后年甫二十一即能不動聲色密召莊烈帝立之共誅大

崩后詣柩前成禮宋受周懷運之西宮後竟遣出為尼賜以玉清仙師之號蓋亦一貞女也
以上六人大抵猗猗之精氣所凝或閱數百年而始一見余亦嘗從而慕效之然能形似而
不能神似也若出類拔萃既不以一格名即以一格求之亦莫不臻其極者一日漢之孝惠
張皇后后諱嬌大梁人宣平侯張敖之女生於趙而長於秦故在漢宮口操秦音意帝崩后
年甚少群陽侯及呂產呂祿入居宮中后守禮達嫌如防大敵卒能自潔其身又常以仁厚
勸呂太后保護代王及諸功臣陰德甚大及被幽廢后亦終不自明乃其容德之美與傳絕
無知之者斯可怪也一日北齊文宣帝李皇后后諱祖娥趙郡李希宗之次女幼不好弄天性
淑惠為文宣帝所寵禮嘗以婉言諫文宣之暴保全者數萬人年三十一文宣之弟高澄即
位慈后容德欲逼淫之后以死自誓然卒遭侮辱者非后之罪也其後則髮為尼卒成仙訣
一日後唐莊宗之嫡妃麗娘也地晉陽人韓建之女佐莊宗二十餘年以創大業地之侍婢
劉氏交通宰相相得超立為皇后而地反居其下以至敗亡莊宗既殞地居晉陽第五十二被
虜於遼連主以母禮事之地常懸劍帳中以自防遼人敬之如神一日明景宗之配懿安張
皇后后祥符諸生張國紀之女也剛正嚴明深惡客氏魏忠賢而殺抑之客魏構機陷宮幾
為所滅及真宗崩忠賢意欲篡位后年甫二十一即能不動聲色密召莊烈帝立之共誅大

惡竟明昨聞賊入都后得信稍遲自繼而懸絕洛賊手危子殆哉幸李廉保護之始得從容引決蓋若神助焉此四人者大抵乾坤之淑氣所萃或間數百年而不能一見且本係神仙中領袖偶到人間雖碩人之詩洛神賦不足以罄其形容如李惠張后以潘羅勝文宣李后以明艷勝韓淑妃以修嫺勝趙安張后以端重勝羅各擅一粉而未嘗不備諸體之妙吾竭力追摹但能形似十之六七而已凡吾所舉其入皆見於史冊者此外委巷之間幽閨之內與埋沒空宮而不得一見君王者正復不少余素所心儀尚有一百數十人但其姓字不見於史傳雖欲相告恐子不能記憶也孝廉以為聞所未聞因與微談古今人物其所評賢否是非多有正出史之外者正暢談間忽聞達都晨雞一唱廉人曰子可歸焉吾亦從此逝矣孝廉與之握別出門上馬但見殘星幾點皓月西匿天已曙矣回頭一望官廨已失所在惟有畦畛縱橫滿目砂礫而已孝廉自為紀其事余從旁人得見之惜已遲孝廉姓名因稍刪錄之如此

同治癸酉年余在蘇州書局有友人見此文稿寄上海申報館刻在瀛環瑣記中已稍被館中執筆者改今特重著於此以存原璧

牛太守前生為戰馬

痛筆錄

卷五

二十八

吾錫汪寬園先生士侃以進士為四川縣令其本管知府牛姓與先生鄉榜同年乃嘉慶甲子科某省亞元也太守右手係馬蹄能自記三生之事思歷不昧嘗告先生曰余前生一將官因征苗殺戮太多冥司罰令轉生為馬余既生在槐間回顧本身慷慨馬也困悲鳴咽蓋不食而死冥司以其罪不彌罪也仍令為馬不赦復求死既壯而為某將官乘馬某將是戾性成往往鞭刀交施受盡百般痛楚一日與敵戰而敗退兵已逼余負傷將疾奔忽臨一山澗寬約丈餘對面銳石削立如鋒余念躍過則身死而吾主或可救不躍主必為追兵所殺乃一躍而過余腹挂於銳石腸裂而死某將竟以身免冥司以余終於所事許轉人身且為文官秩至四品方余之初為馬也鬼卒以馬皮著余身及余復為人鬼卒又將馬皮剥去而余已兩世為馬皮肉相合無間乃以刀割之痛徹心骨刺至蹄尖方勝其痛余因縮去左蹄鬼卒竟未之覺也歌奇轉為人身而馬蹄猶未去乎蓋太守所自述者如此太守又告寬園先生曰吾官終於此且不久在人世矣死期在某月某日已而果然

庸金筆記卷之五終

庸金筆記卷之六

幽

無錫薛福成叔耘

明相沈文恭公故宅

浙江提督駐甯波府城其署乃明萬曆年間相沈文恭公一貫故宅也有一空樓九間人不致居沈氏子孫每於冬至元旦入署祭拜提督不之禁也相傳沈公時見形樓上若朱衣紗帽則提督必得謀殺如級等事若其初或便服則提督必有丁故革降等事一夕陰雨晦冥營兵在樓下支更者囑號敲鑼道打四更見樓上有前代弁兵裝束者囑號敲鑼亦打四更營兵大懼疊絕於地久之其影怪更鑼不鳴聲越視之始共救醒余謂沈公相明神宗偏私多而補救少且為末季黨人之魁者其相業殊無足稱何以逾二百年尚能獨著靈怪蓋其為相實專且久取精用宏所以遺骸猶示歆絕歟

嫁女爭花轎奪人命

雍正乾隆間吾錫顧持國先生性以工制舉文名於世然性情頗執既久不得志於場屋有憤世嫉俗之心行事益與世背馳故兄弟四人皆以科第發聞先生獨以諸生終其身晚年將嫁其女當時風俗以用花轎為貴然如賈之則塔家約須多用錢十緡塔之父母未之

庸金筆記

卷六

允也先生謂媒曰若無花轎我當奉此女不嫁塔之父母亦謂媒曰若必索花轎我當以其費為子買妾媒於是奔走兩家陳說百端皆堅不見聽先生設誓不嫁其女而婚家竟為其子納妾媒亦敬謝不敢婚事遂作罷論矣明年元旦其女方盛服拜賀父母先生怒目視之曰汝尚有顏來見我乎其女含淚歸房距戶自經其山有東嶽大帝廟素著靈異是夕廟祝聞殿上有鬼哭聲如是者三夕於是塔之父及兩媒皆夢至殿廟祝質神研訊良久其案始定神謂鬼曰花轎與婚事無關輕重汝父以不得花轎而誓不嫁女已大誤矣復無端焉汝迫汝於死是此案汝父之過為最多然女無訟父之理故汝父不必到案今但以眾供確鑿定案可也汝父命中本無科第然念其始有窮經子孫富有得科名者今以此事皆削去之謂塔之父王姓者曰兒女婚姻非用意氣之地若親翁一使氣一不使氣則無事矣今汝誤於顧翁之言不肯相讓釀成人命且花轎為費無幾何至性各若若汝命中本有一舉人今罰汝三世之後得之謂媒某姓者曰凡傳兩家之言當有斟酌今汝於其負氣之辭非惟不肯稍隱又加甚焉釀成人命贖汝之由汝尚有十八年陽壽今減去一紀以示罰謂媒劉姓者曰汝於此事欲排解然於某媒之傳言不謹不能救正亦有過焉汝今年本可捷鄉闈且有進士之望當罰停十三科至汝孫方得之鬼哀籲曰吾父操行廉介不得一第其子孫

科名可免其罰去補日凡人自謂操行但見己之是而人之不是其居心之薄矣且汝如
執約之為言無以勝於操行之不正者乎此亦亦猶是也吾之新說雖就論論然亦參最
其人生平之居心制行而定焉蓋女所能顯乎明且婿父往見兩媒以夢相告無一歧異厥
後王廷之曾孫果得一舉人遂嗣之已三世矣其詳如前而卒劉世之孫名承本者果復道
光八年鄉闈通將十三科之數或進士顧氏自持圖先生其元孫竟無一得第者

立班或專產

錫金兩縣於承平時重生進院試者一千數百人而學額僅三十人世俗之視秀才也頗
重而得之者亦頗難往往有文學均優寫作俱佳而偶偶偶失年至班白猶困於童子軍
中者西溪顧氏其孫曾孫也投鄉會試者近十人有諱諱者亦工制舉文蘇府兩試當其
軍年將四十未博一第既困於貧又素懼內顧適其妻之白眼意鬱鬱不樂乃赴慧山之東
嶽廟詣神前立誓曰如我命無運度之望願折腰以易之但能一得秀才雖連死無憾矣
是年試於學果獲後復復院試所取者必由本學教官擇日率新生詣夫子廟始得列
於附生之籍顧生未及謁廟病不能興新生謁廟之日正顧生垂危之日也越日而遂卒余
少時嘗聞顧氏長老相與謂東嶽廟威靈顯赫大神之前不可冒昧立誓也

麻姑結婚

乾隆年間無錫陳翁遷居河南為推拔俗常為鄰里上賓晚歲徙居里居室有三女皆賢孝
工詩賦實推為國其次女即外祖母陳太夫人歸我外祖母顧公顯堂先生者也實以乾隆
丁酉三月三日生年十九而夫字顧氏與陳氏為姻姻顧氏是年五歲見三女臨盆
刺繡巖若神仙歸而發美不置乃為外祖母婚陳氏未之許也外祖母年十七學暮山西會赴
京北試見燕京中有卜者因就卜焉卜者曰子今生與科名無分然將有非常之福凡人嫁
享萬德榮居一品者俗稱也山水怡情著老壽世者清福也其介於俗福清福之間者莫如
盤福非有夙緣終身無望此卦多子若向南方當得神仙為佳偶亦得神仙為媒均豈非
常人罕得之福乎及於終終第南歸省親先是曾外祖母供一麻姑像神彩精雅數百年物
如曾外祖母期望香展禮事之甚虔至是夢麻姑謂曰汝年老無婦為女子婦姐會陳翁
陳母六旬雙壽慶者盈門凡女有至則延之內室三女周旋迎送有一女賓年未三十滄粧
觀飾綉妝入內三女皆侍於旁我堂姐顧同聲驚訝曰今日賓主真天仙相會也女賓欲見
壽母陳母出而見之問何姓答曰麻氏問居何里答曰余無家今日為作水人而來不必多
作寒暄語頃見女公子皆係天上謫仙長壽端莊有世福本者驚麗恐難永年仲氏客僂

方備然八年後恐遺奇厄此係前定之數也余所以來者乃欲為婦姻緣亦係前定今日午
時有某冠某服自西方來者年甫十七即其人也遂翩然而出陳母見之已忽不見家人
相與驚詫以為過仙儀而外祖母以姻家子往祝壽其時地年歲冠服悉合陳翁亦素高外祖
之才遂以女女歸陳太夫人既歸顧氏見所供麻姑仙像若素熟識者蓋即見之壽誕者也
益疎然敬之其後八年陳太夫人年二十七果無疾自縊而卒其姊歸沈氏妹歸曹氏境遇
年壽皆如所言陳太夫人一生一如後歸曹氏外祖母娶侯太夫人亦生一女即先妣太夫人
也余幼居顧氏見顧氏族黨每逢元旦必來拜陳太夫人畫像瞻慕久之始去有周瑞人者
外祖母之從母也年八十餘矣每來談陳太夫人則口講指畫娓娓不倦因指畫像曰方陳太
夫自臨時理妝不異平時余奔往解救欲灌薑湯以刀挾口堅不可開上唇漸縮微露兩齒
畫工亦遂仍之此不過肖十之五六耳然南亦有觀音尊者其比耶尼來營齊真延善書者
摹繪以去供為大士像今聞靈異乃益著感當皆知其生有夙因云

扶乩問題

道光甲午科江南鄉試題為執圭一節合肥縣諸生有先期扶乩問題者此盤大書唐伯虎
三字遂寂然不動諸生先思苦索有悟者曰唐伯虎自號六如此題中必有六如字也因檢
三

論語得執圭一節為大會者十人是歲合肥諸生舉鄉榜者七人而六在會試中惟李玉泉
封翁以鄉居未與於此會又道光庚申科浙江鄉試題為子曰加我數年兩重杭州諸生亦
先期扶乩問題此盤大書在白雲紅葉之間當時不能解者及題既出始悟題之上為於我
如浮言之雲字題之下為葉公之葉字與紅葉之葉字音異而文同塾師教童子讀論語向
於葉字加一小紅圈讀作葉公之葉字則此書紅葉之紅字亦有著落云

扶乩奇驗

曾文正公嘗告弟子曰余向不信扶乩等術然亦有奇驗者李忠武公時之克九江也余
方銜恤家居一日偶至余第近前宅中塾師方與人為扶乩之戲問科場事余默念此等校
猶何足為憑此盤中忽寫賦得偶武修文得開字余言此係舊時燈虎作數字解問科場
事其或云何此盤中又寫為九江之言也余詫曰九江新報大捷殺賊無遺類何
為言哉又自付九江去此二十里且我現不主兵事忽提及此亦大奇事因問所云不可喜
者為天下言之乎抑為曾氏言之乎此判為天下大局言之即為曾氏言之時戊午四月初
九日也余始懷然異之而不解所為至十月而果有三河之敗全軍盡沒忠武公及余弟溫
甫咸殉焉此仙自言彭姓河南固始縣人新死於兵將赴雲南某城隍之任道經湖南云

一軍之勝負。關係甚鉅。此時文正雖奉諫里居。而東南全局。隱倚以為輕重。忠武王文正舊部。而文正之弟。又在軍中。半年之前。數徵未見。而鬼神早有以告之。凡事莫非前定。豈不信哉。

城隍神世故

李幼泉都轉。相國肅毅伯之妻弟也。常統萬餘人勦賊。以功擢鹽運使。將入都。修船。遇疾不果。以癸酉之夏。卒於天津。方病時。都轉厭其苦。因乃空自為一疏。遣人赴城隍廟焚之。大旨謂上念老母。不忍遽謝人世。然修短有定數。原難勉強。自揣生平尚無大過。若壽數未絕。請即令痊癒。若壽限已到。亦即早令湮逝。免受此淹蹙之苦。焚疏未及半時。都轉忽夢城隍神。遣人持柬來招。隨之俱往。與城隍神款語片時。即返。伯相適來問疾。尚未知都轉焚疏之事也。都轉自稱疲乏。口渴。呼湯飲之。遂語伯相。以焚疏之故。且曰。我前到城隍廟一行也。伯相問見城隍行何禮。都轉曰。如世俗賓主禮。相見一揖而已。因述城隍神之詞曰。人之壽數。非我所能主持。我。將大疏轉奏上帝矣。子之壽數。原止於此。然子念老母。孝意可感。且子多年帶兵。有功無過。我料上帝必有延壽之命。子盍歸手拱手而別。伯相聞之。頗喜。其或有轉機也。不料是日。都轉遽卒。此事伯相親為余言之。且曰。當城隍轉達奏疏之時。彼豈不知上帝未必能允。而以延壽慰余弟者。蓋城隍神之世故也。

生作城隍三日

嘉興石蓮舫屠文中。於同治壬戌。移居上海三林塘。病中夢有相逆者。出則旌仗。伏聞。該役擁衛。拔之升輿。視輿前兩提燈。則淮安城隍府也。及至署。南面高坐。判官及諸幕役。以次參拜。判官徐公。時請判堆積盈案。茫然不知。判官曰。何詞。判官摘紙尾。但令畫行標。而判官畢。階下眾因環列。分起就訊。屠文不知所為。判官曰。杖則杖之。日鞭則鞭之。日付某獄。即牽去。屠文偶舉首。見對面一戲臺。其臺上雕額。皆能默識之。凡在署理事三日。始送之歸。至家數武。有一廟。廟門新貼上海縣令告示。屠文命僮僕視之。僮僕至家。忽覺病。已三日不食。呼其子步采曰。上海縣令新出告示。其詞云云。蓋往視之。步采往視。果一字不差。乙丑歲。屠文公北上。過淮安入城隍廟。視戲臺。顯額一一如夢中所見。嘉興人起桐生太守。為余言之。

死生前定

李忠武公。三河之賊。全軍五千人。皆燬於賊。有勇丁某甲。匿積尸中以死。夜半。忽聞傳呼聲。自此而來。以為大賊賊復至。戰慄不敢出聲。竊視其燈。知為本城隍地神。隨從甚眾。既

至神案。面南而坐。展閱一簿。土地神開戶。唱姓名。見死者。皆能自起。應之。唱至某甲。城隍神託曰。是人當死於江西。洋鄉縣。故在此土地神。已言尚未死。乃復按簿。閱戶。天將明。而南畢。神既去。某甲徐起。四顧無賊。乃負傷。匍匐乞食。縣轉山谷。逾一月。始歸。傷處。言不再出。從我家居數年。貧乏之甚。因念丁某。已有素負若干索之。可以供贖。其軍時在贖。尚非江西。境不妨一往。至則某已一營。甫拔向洋鄉。又念洋鄉去賊尚遠。往留一二日。當無恙也。因先致書某。俾提措所負之數。然後往。其已如所囑。召某甲往。甫留一餐。某甲亟取資斧。束裝將行。忽端坐不起。視之氣已絕矣。

蓬萊仙跡

登州蓬萊縣頗多仙跡。土人往往有所見聞。表弟楊墨卿。嘗以事至登州。適值海清。夜不能寐。察明登城納涼。至蓬萊閣。遙紅旭方升。見兩童子。容貌踴躍。方在嬉遊。躍躍一塔。近如鳥飛。捷如猿升。數丈外。猶見之。及近。近塔。童子忽跳出城外。至俯視之。因無所見。且城塔離地殆四五丈。不知其為何人。為仙。抑為狐也。

縊鬼為祟

余外家顧氏。居無錫城內西溪上。數百年舊族也。相傳雍正初年。有一道士過其門。忽植立

時。視曰。此縊鬼入矣。頃之連聲稱縊鬼者七。乃詣閣人告曰。此宅有七縊鬼入門。自今以後。當有七人自縊者。及今驅之。尚可為也。何不請我作法。以逐此厄。閣人入報。是時宅主。顧持國先生。先妣太夫人之高祖也。性方嚴。以道士為妖妄。斥去之。道士笑曰。因是定數。不可挽也。長歎而去。越數年。持國先生將嫁其女。與婿家爭花轎不得。女忽自縊。其後先生之從孫某。為母所斥。責與其妻同縊於樓上。孫婦高孺人。與其夫不相得。遂自縊。其夫族亦自縊。先生之曾孫某。歸自書院。忽有縊於桑下。七十年中。男女縊死者六人。外祖母陳太夫人。既歸。顧氏素順靜。終日垂簾。刺繡。與諸姊妹。如無聞言。每晨起梳妝。窗外桂樹一株。常有小鳥鳴其上。若曰。蝶梅。花上。街。披雲去。披雲去。陳太夫人以問左右。左右不聞也。有異。姪者。陳太夫人之乳母也。自能視鬼。常云。見一縊婦。手持髮一條。短繩一條。徘徊房戶外。陳太夫人斥之曰。咄。速去。毋妄言。越數年。姪忽語家人。宜謹為備。昨見縊鬼。持髮在。揚揚得意者數日矣。而顧氏坦宗。皆切切聚謀。若其有要者。果何為耶。於是家人防護維謹。先是陳太夫人。性喜儉。極。以其格高而韻遠也。嘉慶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陳太夫人晨起盥漱。忽聞門外有賣蠟梅者。至。遠其姪出。呼之。遂持花入。則陳太夫人已就側室自縊矣。側室者。家人所好。而縊者。自是也。為不復至。則年餘。家人或夢陳太夫人來告曰。吾請於上帝。已除

一方端見矣故至今城西數里無繼者云

泣血而歸家人

相傳繼死之人往往在其死所為厲然亦有不盡然者余聞外祖母陳太夫人之初卒也母清晨傳其家人視之見其形影出入室中主神不其平生其所繼之說者後改其新居一夕窗下簾遺火於積薪夜將半家人如有聞呼救火者皆於夢中驚起則室前煙燄已達漫矣室中固有水缸缸內有瓢咸於煙燄內望見一麗人以瓢酌水連飲其新火已漸熄家人處前通視見新遺水淋淋散亦投在缸外乃合力傾水滅火始悟故火者陳太夫人也外祖母早卒外祖母侯太夫人艱苦守節撫育二女一為從母適曹氏者一則先妣也是時家貧亦立持女紅以度日侯太夫人旋得繼服疾臥在床榻九年未癒侯太夫人常言曰彼無端繼死以後遺棄我使我受百般苦況求死不得鬼如有靈能揭我同去乎一夕忽夢有一妹人翩然來前謂之曰我自投後得逢舊位未嘗不樂然終感故塵常來呵護家人即良人之死我顯求上帝踰將昇竟不復允所請顧氏家運衰矣所幸者吾妹一女福德兼全他日外孫鼎盛吾妹猶及見之且有三十年陽壽今疾當全瘳矣乃以手摩腹覺冷氣自臍間湧出一驚而醒則殘燈晃然彷彿有人影瞥然而去腹中癢結覺已盡清明日宣然

卷六

六

而起以夢語家人驚記是夕終身不復憶陳太夫人其後余與諸昆季常從先妣居外家道光乙巳余年八歲時患爛喉症喉痛聲嘶束手以為必死余忽於病中見一人彷彿如陳太夫人畫像手執盃水灑之遍體清涼未數日病遂痊癒然迄今思之其遺像猶在目中也光緒五年始以伯兄撫屏前任山東齊東縣武進道三品頂戴胞贈外祖及外祖母如例距陳太夫人之卒已七十七年矣然顧氏已絕無後余志尚欲為墓祭田云

永見白晝拉人

兩江總督衙署在金陵城北其城距金陵時常為臨天王府內有花園園內有池甲子六月官軍克金陵共是陽宮人赴池水死者百餘人辛未十月復營為督署余時在曹文正公幕府幕府所居之地遠從花園相距甚近余夜觀書常至三鼓往往聞窗外有聲余知為鬼置之不理如是者數夕余厭其煩乃右手執燭左手執棍出驅之是無所見既返室中則將窗聲寂閉聲與板壁外彈指聲寂寂不見余亦置不與然竟未敢入余室也其後余習習相忘不以為意而所謂亦轉少於前及辛未年制軍總督兩江甲戌之秋幕客有遺其書赴茶廳取水者怪其久不至復遣僕往趨之行過花園微聞有呻吟聲則見前僕鎖小也還兩手據地作竭力支撐之狀氣一團旋繞其旁駭駭手將入水矣僕大呼同事者聞

聲奔集黑氣飄入池中泊然有聲僕悶不省人事以湯灌之良久始醒但云行到花園忽見一鬼出自池中拉余入水余驚懼仆地然口雖不能言而心尚有所覺極力掙扎已為所拖若再無人呼救則命休矣是日甫值下午不過二三點鐘天陰微雨水風驟然出池拉人於是過此者咸有戒心未及兩旬而制軍之猶子忽死於池中猶子年已四十餘先數日提得家信有長明之痛故水鬼得因其感而祟之是年冬制軍遂引疾去位數月之前哀哀已見故水鬼故白晝拉人至其夜間僅在全窗外剝啄則猶欲救之至者矣

水鬼假冒舢舨船

余在曹文正公幕府時蜀人中往來較密者曰李眉生廉訪時蕭廉甫大令世唐柏存大令俱是而三人者又甚相得也壬申二月文正公薨其五月喪舟取道長江南旋時柏存奉天府檄護送眉生亦自具一舟送至洞庭湖口於是喪船舢舨及屬吏之送別者水師舢舨之護行者不下數十艘大府謂大輪船三號拉之日駛三四百里柏存舟往來於眉生及曾劭剛通侯紀澤之船晝則聚談夜則歸其本舟習以為常自登舟之後柏存舉措言語頗改常度嘗謂眉生曰吾不久於人世矣欲以後事相屬眉生詰其故則欲言復止恒咄咄書空皆頹喪無聊語也眉生自蜀歸時輒復自言失言笑如平時一夕舟泊大通柏存於二

卷六

七

更歸舟舟中人皆寂矣蓋柏存蹤跡忽時往時來舟中人習見之故不之伺候也明旦其從者將進盥水不見柏存偏問舟人有一老者答云昨夜三更時聞船後有人聲稱李大人道舢舨船來接唐老爺者旋聞洞然有水聲余謂彼船以篙激水未之問也是時船已開駛百許里咸謂柏存在眉生船也是晚舟泊九江乃赴眉生船問之不見柏存且云並未遺舢舨板船又偏問水師各舢舨皆云不知於是是有悟者曰噫柏存死矣此必水鬼假冒舢舨以誑柏存也柏存今已入水矣既而久之不得確耗乃懸賞格於沿江上下有告得柏存尸者賞銀五百兩閱月餘有一木客在金陵告云木客通大通時忽見一浮尸隨篙而起惟失一盲蓋已飽魚腹矣因取而埋諸江岸木客亦四川人也乃遣人隨木客往大通掘視之衣服靴帶皆係柏存之物靴內尚有唐唐章名片乃實木客而欲其尸歸諸四川云初柏存之溺也蕭廉甫方為天津縣令未得柏存凶問忽夜夢見柏存倉皇而至滿身淋漓如冒大雨者見廉甫無語問以通從何來不答因問之乃曰我亦不知何以一滑便下竟至於底不能出也因不生而去既醒而凶問至

鬼哭可畏

梅柏言郎中有友某君素以膽力自負郎中與之戲請必以實事為證是時金陵城內有一

池在曠野中。素號多鬼。每遇暮。居民相戒不敢行。即有事。必紆道疾趨過之。即中與某君。約以一物置池邊。俟深夜往取之。取來則輸以酒。一席。不能者。罰亦如之。某君往至也。遂取物。并立而俟之。以觀其異。須臾水而於頂之冒。出兩手及身。至一鬼。踏水面而行。登岸復前行。某君隨而聽其微入。一窮巷。前無出路。某君植立巷口。鬼將欲出。不得。作諸怪狀。以怖之。不為動。相持至五更。後鬼披髮吐舌。作欲前搏噬之狀。某君亦披髮吐舌。對之曰。汝技止此耳。天將明。鬼技益窮。乃長嘯一聲。嗟然而笑。某君不覺驚。懼昏暈仆地。明日。某君中。啟戶見其君。準而醒之。送其家。自是某君膽益小。夜間非有三四人不敢出門。嘗謂人曰。鬼百般怪狀。皆尚可耐。所最難視者。其笑耳。迄今思之。猶令我懷神寒骨。毛髮俱豎也。

新鬼回家

朱雲甫觀察其弟。以光緒戊寅五月初日病卒。天津招商局是時天津疫氣流行。死者甚眾。觀察感受時症。本非甚劇。庸醫誤以犀角地黃藥之。遂至不起。其家在上海。有兩宅。一在城內。一離城二十餘里。是月初五日午後。城內宅中。一傭婦忽睡日。覺語家人環聽之。觀察聲也。從而問之。乃大哭曰。我已於初一日辰時死矣。家人大驚。問既死何以能到此。曰。我錯在報喪信至中。附輪船南來。將抵海口。我急欲到家。離船而走。其勞僕也。問報喪信。何時可到。唐金年記 卷六

曰。明日辰刻。問以何病死。後哭曰。今日甫經查明。吾尚有陽壽。二十五年前因母親大病。減借十年。亦尚有十五年。誤服庸醫之藥。遂至枉死。吾到陰間。一無拘束。以生平無罪。並亦各不收納。以死期未可也。可連焚一紙與給我。我將到城中大王廟及蕭王廟一行。即無事矣。我再當進鄉間。報知母親。此事非可久隱。告之則慚在一時。不告則憂疑轉無窮也。家人問債項如何。曰。我積虧久矣。今既死。不過以不了了之。問所用錢。有細賬否。曰。無有。我生平用錢。無一不在面子上者。即無細賬。朋友自能代我清釐也。家人如其言。買紙與焚之。須臾老嫗遂醒。問以前事。茫然不知。是夕觀察之母。在鄉間宅中。南牀睡。即倦而寢。寢其酣久之。忽在牀上哭曰。吾兒死矣。問之。則所言盡與老嫗同。已而報喪之信。果以初六日晨時至。庸醫殺人。有定數。

同治元年。京師大疫。有某部郎病後。汗出不止。身熱頭暈。忽覺離其寢室。出其大門。門外有駕車以待者。乘之而行。街道皆素所未經。至一巷口。遇同年某孝廉。亦乘車而行。頂之至一衙署。則已素識之某主事。已在。三人並不交言。語。隨者延入花廳。有一官人。方面而白髮。眉者。非本朝衣冠也。分賓主坐。官人取桌上冊檢查。忽謂其下曰。某老爺何以至此。連即送回。即有兩人排某部郎出門。登車見其亡父。立於道左。呼曰。汝何以至此。某部郎未盡昨

日誤服某醫生之藥。麻黃三錢。足以殺人。吾為汝減去三分之二。連即回家。尚可活也。言訖而去。事倏忽已至大門。兩人者。從車上擁之一跌。而醒則低臥牀上。妻子環而哭泣。死已半日矣。忽呼口渴。索湯飲之。命取藥滓。稱之。僅得麻黃一錢。視藥方。則固三錢也。問之。藥舖中人答云。麻黃三錢。係某影所稱。量極其太少。復重稱之。確係三錢。雖克去。而心終懷疑也。又連人問某主事。某孝廉。皆已死半日。其時刻正同。其藥方。皆係某醫生所定。俱用麻黃三錢云。

村童夜陪鬼飲

距無錫數十里。有鄉鎮曰大牆門者。明李富室某氏居之。資雄一郡。其居止自大門。以及內宅。占地幾五六里。今雖改為村落。而土人猶名其地曰大牆門。光緒初年。有村婦攜一七歲子同居。其父出外貿易。而童子讀書村塾。一夕童子自塾歸。晚餐後。忽云有記書條。忘在塾中。欲往取之。村婦以塾中相隔。不過數家。命童子攜燈前往。良久不返。俄而雨聲漸烈。村婦倚閭盼望。中心如焚。而大雨滂沱。待至三更後。雨勢稍止。村婦自往塾中詢問。塾師則云童子並未到塾。村婦遍走村中。循戶問之。皆云未見。後赴溪邊呼問。岸各船。俱以篙撥水。恐其或溺於河也。亦竟杳無蹤跡。只得歸家。自念祇此一子。而無端失之。恐為其夫所斥責。慮甚。其族婦有來伴居。勸解者。延至四更。忽聞門外外刺刺聲。啟戶視之。則儼然童子也。其衣履並無涇痕。詳詢其故。童子曰。方余啟門。欲往塾中。忽有一人從旁突出。扶余而走。其行甚疾。須臾至一處。燈燭滿堂。燈下雜沓。排筵宴十餘席。左男右女。忽托余入座。見其相對言笑。略聞其聲。而不辨為何語。美人款余嘉穀。數種余微嗅之。有泥土氣。因嚥而不咽。潛吐於地。久之見一翁一嫗。大呼入問曰。何故騙誘吾孫。連即還我。始在堂下與僕婢爭論。繼而上堂。揮拳拍案。燈燭盡滅。男女僕婢皆不復見。身在暗室。無路可出。適有微光射入窗內。細審之。知為某氏家祠。嫗與翁尚在堂上。嫗謂翁曰。何不扶之。送往家中。翁遂扶余而走。斯時窗戶關閉。不知何以能出。往追所經街。迨似與常路微有不同。倏忽至門。翁遂舍余回首無見也。既而童子之父歸家。詳詢翁嫗狀貌。果童子之祖父與祖母也。蓋翁嫗與某氏滋擾時。投水殉難。其靈爽昭著。能護其孫。抑其拍案一怒。使某氏之鬼銷聲匿跡。殆其正氣所攝云。

押遊客遇無常鬼

嘉慶中。先祖鄉園府君。設帳無錫北門外。有施生者。年近二十。荒廢學業。為鄉遊。虛度不恆。先祖指之門牆外。施生益流連酒色。一夕在妓室酣飲。四更後。有婦歸家。道經一橋。忽見

楊孝廉遇煞神

俗稱人死之時。皆有煞神。其視甚凶。而見之者。亦往往不利。道光初年。無錫錫場潘甫孝廉。以制藝名於時。爲東林書院山長。一日往其族叔家中問病。未至廳事。猝覺冷氣逼人。仰首一望。忽見一物。似雄雞者。集於廳屋之上。其眼綠光兩道。直射人面。疑神視之。漸覺已之眼中。亦有紅光兩道。出與綠光相接。其始紅光甚短。繼而漸放漸長。紅光放長一寸。則綠光縮短一寸。相持良久。紅光將逼雞身。忽聞怪嘯一聲。雄雞奮飛而去。廳屋亦塌倒半間。孝廉始徐步入內。知其族叔病勢初甚危殆。既而稍覺平安。蓋紅光與綠光相持之時也。於是方悟向者所見。實係煞神。今既逼之使去。病或可愈。欲然將歸甫出門。則哭聲輿於內。夫孝廉之目光。能與煞神相抗。而終勝之。其所養必有過人者。然人之生死業既前定。故其族叔之亡。雖稍緩須臾。而終不能免也。

庸齋筆記

卷六

離婚酷報

湖南某觀察以鹽策致富卜居揚州其長子安某太守之女憎其貌醜納妓爲妾妾恃寵凌嫡而其女常右之久之某氏自孕其母家恐妾之惑之也迎之以歸觀察之子聽妾之懇即令其弟寫離婚書告絕於某氏而反入其資財甚富某氏生女遭人來報冀觀察之子或其歸也而觀察之子執意甚堅復令其弟作書拒之曰此女非我所生某氏聞之先殺其女取剪刀自斷其喉大呼一聲由牀上自投於地以死數日而觀察之次子有疾鬼附言曰汝劬兄爲虐作書絕我我將捉女以去病者之莫出詬之曰汝自見棄於夫不能報怨乃反欲令我作書邪鬼應之曰夫之惡我豈舍之哉我夫不能書而叔代爲書叔非賢大且渠陽稼已盡吾故先從之言畢寂然氣已絕矣此同治戊辰年事也辛未四月觀察大病死而復葬召其長子使速辦後事曰吾與女終不克吾適至陰府與新婦對質而不勝以我不能訓女六十日必來捉我汝當及女矣六月中秋觀察果卒蓋六十一日矣後數日長子亦卒其妻見鬼謂之曰吾將使女守寡一二年再來捉汝余聞人談此事時妾尚未死云

鬼魅現形

道光季年揚州鹽商有家婢為魅所擾設法驅之皆不應婢言魅有形質夜半即至與之共

卧其冷如冰商命兩媼伏與俱寢夜半魅至二媼狂呼奔氣商無如之何或獻計召僕伶四人使扮王靈官溫元帥趙玄壇周將軍環坐牌林而夜婢於他室以待之夜三鼓有風肅然窗戶自啟王靈官和魅已至捉袖將起索之忽見香氣一團直奔牌林王靈官笑而顛仆悶絕於地而魅亦不復見於是商家男女婢僕皆驚起煮薑湯以灌王靈官良久始甦已折去一齒矣一僕燃燭於室隅怒大呼曰鬼在此屋趨視之則見一鬼影散在壁間其鬼如鬼亦有面目鼻口而不甚清晰當魅與王靈官相見之時王靈官固為所驚而魅亦驚見其以為真神慌張失措故散於壁間以致不能遁去也眾以燭火炙之叩叩有聲愈炙則鬼影愈熒然其後壁上終彷彿有鬼形雖常炙不能去也自是魅不復至婢亦無恙云

鬼負壞牆

道光年間浙江吳暑花廳屋倒是時某廉訪方宴客忽聞小兒在院中大哭廉訪怪而出視之諸賓客相隨趨出而屋燭然倒矣後問小兒何哭小兒云適見青面獠牙者數十人皆以肩背負牆若其用力之狀余心怖焉蓋廉訪與諸客不當壓死故鬼爲之負牆復借小兒一哭使之驚出而後頹塌也趙桐生太守從軍山東皮已就寢風雨暴至臥坐傾崩聲震數里同人驚起奔救皆謂桐生必死有號哭而呼桐生者微聞有答應聲乃使勇丁掛瓦礫搬出之則固毫無損傷衆詢其故知桐生方睡熟時夜半忽醒披衣起生欲取便溺溲溺未及俯臥而耳中聞排山倒海之聲牆宇四面壓下桐生所坐之旁適有一柱支拄廊中空僅容一人向使桐生首尚在枕則其腦必被巨甄破裂而其足亦必爲壞梁壓斷即使桐生果取便壺俯身牀外亦不免於壓死乃寢而忽坐生而未甦不先不後間不容髮非若有使之者乎然後知人之死於非命者其非前定雖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而人之所以受巖牆之禍者蓋亦其命然也

旅鬼索路憑歸書

陳作梅觀察嘗爲余言少時居山西學院幕中同人有患瘧疾者往往作蠻語人俟其清醒時問之則云嘗見有一人年四十餘自稱與我同事三年前曾居此室因日久無事特來相訪以破破寂眾詢諸幕中老吏前任學院果有一幕友年四十餘病死室中本其狀貌衣服無一不合一日鬼復憑病者對客言曰我久客歸而苦無路憑恒爲閩津吏所留阻撓君如能爲我辦一文書感且不朽諸幕客言於學使者用鬼姓名填一路票蓋印既畢傳而焚之須臾病者拱手謝客曰諸君惠我甚厚雖然我欲起行而苦無旅費若之何眾復顧爲買紙錢紙焚之病者復拱手謝曰荷諸君之贈行費頗豐言今從此逝矣言未既旋風

忽起於地上紙灰飛亂如蜘蛛漸轉漸高結成圓球吹入雲霄倏忽不見病者亦遂瘳然而愈

鎮江府學署中鬼聲

余年十二歲時先大人官鎮江府學教授余兄弟皆在署中讀書署有數百年舊屋也前官及眷屬多有病歿於此者每三更人靜即室外輒聞履聲索索然如著方頭靴蹣跚於中庭者或啟戶持燈出視則寂無影響既入復然久而與之習慣不復以為異也或聞女子弓鞋木底聲又或聞推窗投門啟戶聲明日視之則掩閉如常或置算盤及茶筒於桌上輒聞推算與落子之聲或據案彈指之聲或移動坐椅之聲又若有喟然歎息者一夕大兄與仲兄方在書室論文忽聞對面案上有剝啄聲將燈光旋轉照之其聲如故遂移步往視則無聲既還則復響矣遂置之不理又一日大姊因瘧疾偃卧牀上忽聞牀後如有人驅貓者俄一貓自牀下走出乃即署中所畜之黑貓也至於天陰微雨之夕夜深月黑之時鬼聲啾啾若近若遠或在簷際或在樹間又余所習聞而不措意者矣

荒微人鬼雜處

咸豐年間有錫運得廣西某土州判者其時廣西南羅鋒鏑而此州被禍尤慘州判既赴

卷六

十二

省謁見上官始知歷任州判皆使居官垣不之官者十餘年矣上官亦知而不問或反予之差事以示調劑判以為無論此缺如何得苦總當一蒞其地俸友咸尼其行適有自州來者告之曰此州城中居民僅數十戶判牀瓦礫滿目蕭條鬼多於人約數千百倍惟日中時不見鬼影及日稍昃則鬼聲已出沒牆隅與人無異其聲啾啾不其可辨終日人鬼雜處肩摩踵接不相畏避亦不相聞問雖居之幸無他禍然此所謂鬼鄉也不如勿往州判不信毅然前往將至州行百餘里不見人煙田中樹木皆大可合抱野獸叫噪相逐州判始有戒心既入城忽見關前失道陳設百貨照樣往來者幾與繁庶之區相似和念遠城有此景象傳聞之言殆不可信矣謁見知州知州頗感謂之曰我居此荒城今已安之若素乃勢有所不得已也子可以不來而必來亦太愚矣州判問見城中繁庶之象通都大邑不過如是何謂荒城知州笑曰日復當自知之既已到此此間不乏空宅呼導導往署外一甲第居之征裝甫卸即聞內宅尚有婦女笑語聲私念當別有官眷居此耶因連日分煩遂即酣寢明旦甫啟房門見對面有一房陳設精麗揭起錦簾一美婦人方對鏡梳妝畢呼婢取水盥漱旋入內室婢復梳妝如前忽聞外宅有傳呼某大拜會者至內婦人冠帔補服出迎又一婦人年近四十亦冠帔補服而入兩婦互道寒暄攜手就坐州判又念今日天氣清明所見

決非鬼物且鬼多飄忽而此則形聲確鑿鬼多陰慘而此則容貌華美土城中有此等官眷正不得以荒僻概之何知州之欺我也移步前進將諦視之兩婦一婢忽皆以手自擊其頭對州判而笑州判魂不附體益氣狂奔徑詣州署復見知州告以所見即曰啟行知州復遣兩吏以小車送之出城州判欲覓向所經之關關但見頹垣破瓦蔓草荒煙而已始悟前日所見乃鬼市也於是疾馳出境迨至省垣即日引疾歸里終身不仕

鬼欺袁老

吾錫北門外大橋縣令決死囚之地也道光中有顧君年雲霄者以書畫名年七十餘矣一日三鼓後提燭獨過大橋陰風忽起於橋上燈光陡滅有數十無頭鬼逆之大駭奔至橋下皆一店門而鬼已隱至皆手挈其頭對之而笑顧君魂不附體顛倒地忽見紅光兩道自遠而至鬼皆散去近而視之則所素識之王氏兄弟也驚喜呼救乃送之歸未數月而病卒顧君嘗語人謂王氏兄弟必貴既而一舉孝廉一以監生終顯以干涉訟事見輕鄉里豈其根基雖厚而行事有以折減之歟抑少年氣盛不必有大福祿而亦為鬼所畏歟

東平州牧相尸鬼遇

余友朱僂度太守和之權知東平州也頗有能名一日赴鄉間相一老嫗尸冒雪前往俾

卷六

十三

度向有喘病又飢寒半日及回暑氣愈急面無人色僂度之妻據薑湯進之甫啜數口陡然大吐噴及其妻之面其妻暈倒於牀而僂度則爽然神清矣其妻忽作夢語審其言若六十餘老嫗者僂度東平人也瞪目言曰余子無狀終日在外賭博不問家事致余氣忿尋死乃復移余於富家某氏之門藉尸圖詐生不能事死又暴露之且遠旁太爺之駕若不嚴治余子余死不瞑目僂度謂之曰女子固當嚴治但街署深嚴汝何敢至此對曰余抱憾無窮亟欲申理太爺在尸場時余鑽入轎中准時太爺偏身發冷余乘間入太爺之口由口入腹適飲薑湯半碗余熱不可耐由喉間衝出不意適值太爺今特惜之以宣余意僂度怒曰汝混入衙署又鑽入太爺之口不知罪乎因呼曰速取杖來我將扑之其妻作惶怖叩頭狀曰我速去我速去但求太爺處治余子僂度問曰女子洵有罪將絕其性命乎對曰不必絕其性命但求杖之一百警其將來而已余欲出署懼為門神所執求太爺遣人柱香引余則出矣僂度命如其言其妻遂醒明日僂度為斷是獄杖其子而遣之州人多服其公明云

冤鬼鳴冤

余弟誠伯之知漢川縣也去城三十里之蚌湖口有劫盜數人拒殺事主一案盜首何大安逃奔十五里天尚未明為兵役所盤獲收禁獄中供稱夥黨五人已逸正在緝捕會有形迹

可疑者三人前來探探禁卒怪而留之執而訊之皆盜也明日又在河邊獲二名數日之間劫盜六名全數擒獲縣民皆謂非鬼神數佑不能至此時壬午十月初六日也是十月朔四更誠伯在內寢將時聞後牆外有喊冤者若近若遠壬午左右其聲慘厲意其必非鬼物連喊三夜姑遣差往查云牆外離居民甚遠此殆非人不日當有重案初四夜喊聲較早聞者無不聞者然其聲無若之於拾金謂當係更夫與巡勇警夜聲也初五夜尚有喊聲初六日諸賊悉被擒獲即投無音響而查事主被殺之期乃初一夜也其見既能鳴冤於縣者又使諸盜不緝自獲鬼亦靈矣誠伯又細詢更夫巡勇並無驚喊之事云

廳署貓精

外叔祖顧半庄先生遷幕河工嘗言道光年間居河南某廳署內屋上常有一貓精長二尺許頭戴笠笠肩挑兩小筒攪水夫之狀每晨起必從屋前經過人亦習與相忘後因偷喫食物庖人狙擊殺之庖人即擲水夫也現其屍多拾取敗毀成者其兩小筒則取小木片細穿為之夫貓而成精其間世當已久矣然據水夫能擊殺之究尚無甚伎倆至其所慕效不過擲水夫之屬留之心目間但知有此人蓋亦積威感之漸也

鬼買餅哺子

卷六

十四

句容鄉婦有以產死者居棺其鄰近賣餅店每日見一婦人來買餅兩枚及晚牙錢必有紙錢灰通如婦人買餅之錢數店主怪之明日復來乃以水盆受其錢婦遂泣曰實告君我非人也我以產死即入棺而子生每日買餅哺之當佑店中多獲生意凡買客夜來者皆我所為也因復哀籲曰吾家現已無人此子久在棺中終難得活且與店主同姓如蒙救出撫育為子則生生世世銘此大德矣店主惻然許之因曰吾恐以開棺獲罪奈何婦人曰方感大恩開棺何害因告以地址方向嗚咽拜謝訖而店主依言見之果得一棺啟之尸尚未朽即買餅婦也一孩微有溫氣遂以盆承之始能啼能動店主遂撫為子而葬婦棺及兒已長頗以貿易致富店主告以其母墓所在使往祭焉夜夢其母告曰吾昔為汝買餅每過某溪浮水而渡甚苦苦甚汝今宜建一橋以便行人其子乃建橋溪上名之曰買餅橋句容人至今能道其事

甯紹台道署內狐蛇

余將赴甯紹台道任時即聞甯道有三將軍之說皆巨蛇也其在提督署中者曰大將軍在道署中者曰二將軍在府署中者曰三將軍然向不輕出見及余到署細察形迹惟署後有小屋供財神其旁與白髮而坐者三人詢之舊吏乃云狐也署室承慶上常有聲響始以為

鬼久而諸之與鼠相異或於板壁及桌椅上作刺啾聲余屬聲呵之乃稍止然既止復響既而試得一訣但若無所聞者置之不理再響數次即不復響矣僕憐有失小物及頭足微疾者均往財神祠中燃香燭亦頗有奇驗但事稍重大則不靈一日余去午食仰指承慶謂內子曰彼已數月不響矣言未已而聞墮塵之聲若撒豆者各室中多有微響旬餘乃止乙酉上元之晨余起盥洗忽聞板壁有響甚厲與平時不同余大聲斥之亦不稍止適接電報知法將孤拔率五戰艦已入蛟門來攻鎮海余乃悟彼來報信也因曰此後如有響信即能來報持到事平當書一匾額送之自是凡聞室中有屬響者必提警電法船既退余乃撰書一匾懸之祠中余久欲察巨蛇蹤跡而無所見惟感暑之夕署中人每見一烏蛇長丈餘橫臥院中乘涼欲呼眾入往觀則忽不見然並無他異似不足當將軍之目又聞前任某觀察有一族姪女在署一夕忽不見明日東城外十餘里之鄉人來報有一女墮於田中遣人驗之乃迎以歸女云三更睡熟後忽覺脚空而行昇中微聞有腥風然並無所見天將明乃墜下云眾意此乃蛇之所為惟余所聞署中之響不知其果為狐熟為蛇熟余無以攷其實矣

蛇死為祟

卷六

十五

無錫南門外舊戶甚多俗呼之曰老窰頭同治丙寅有某甲買一古窰室已閉棄數百年矣將啟而用之忽見窰中大小蛇無數皆毒也蓋窰室而火之有一蛇大如覆盆亦死於火頃之某甲大病將死蛇附之而言曰我已修百餘年未嘗出為人言汝不與我一信而突來開窰使我不及避無故殺我且殺我子孫甚眾今日必索汝命蓋俗例凡起造動土必於數日前祀土神則百毒無不徙避某甲聞窰室未焚土也於是家人涕泣哀籲許蛇以諷經超度不可許以拜七日梁王懺又不可許以拜懺而兼立蛇王廟蛇乃允之某甲尋愈於是將軍山有蛇王廟云

巨蚌成精

上海蕭家浜水通黃浦咸豐五六年間土人往往於晦冥之夜見河濱有光燭天儼同月夜河濱有大榆樹數百年物也一日有客向土人欲買此樹願輸錢百緡土人異而詰之客曰此樹腹空已久中有靈草一莖而此河由黃浦通大海汝等獨不見夜有寶光如明月者乎此巨蚌也彼在海中修鍊多年來此欲食仙草以成正果吾所以買樹者將取草以釣蚌也土人聞之皆謂明月之珠乃無價之寶吾輩何愛於百緡乃謝客勿售相與鋸樹取草復審掘截斷河流岸水便涸河底果有兩巨蚌皆如百斛之舟相對翕張作欲裹人之狀土人既不敵近乃應仙草於長竿以誘之蚌來逐草其行如風竿與草皆為所吸食持竿人駭極幸

而跳兔土人以為蚌不出燭然當酒死欲持久以困之數日後蚌忽不見益已騰躍而越燭
然每夜寶光仍見於黃浦相去不過數十里耳俄有兩女子美麗絕倫赴縣署投狀自稱
立願出家修道有惡少年鄭生強占為妻不令歸得母家求縣主速賜拯問其居址云在
黃浦既而一書生來訴狀自稱鄭姓幼時彭氏二女為妻今欲賴婚求縣主速賜清理問其
居址亦云黃浦既而縣署持票拘人則浦濱固無彭鄭二姓者編詢舟人亦皆無之遂置之
不理越半月兩女子復來縣署訴狀並訴於道署詰以鄭生既難拘到作何處治女子稱但書
黃紙聲明鄭某應按律懲辦以報印以某日某時焚而投之黃浦則可矣縣令如其言試
之忽見血涌水面則一大黑魚長五六丈已浮水死矣身似被刀所斫者是夜寶光遂不復見
後常見於海外之蛇山始知蚌之久不出黃浦者黑魚所阻也而彼此赴訴先得縣印者勝
印之威靈亦赫矣哉

樹靈報仇

光緒辛巳三月初五日天津府署附近居民失火燒死四人其居主則鹽運司署之書吏也
先是書吏所居院中有老樹一株書吏以其侵蔽日光將伐去之或言此係百餘年舊物不
宜斬伐書吏不聽各尋既縱紅水噴溢殷如血痕亦不顧也將發火之前數日書吏每於清
晨夢見白髮老人或手謂之曰汝與我為仇我亦當與汝為仇汝勤絕我命我亦當勤絕汝
命如是者三日書吏怪之出以告人亦莫喻其故也及火發即在伐樹之處亦不知其所自
來書吏及其二孫一傭婦皆死焉其大門及比鄰屋舍均無恙趙桐孫告余曰凡百年以外
老樹往往能為人禍福史冊固常見之而近事則尤可徵浙江義烏縣署中有大樹侵礙屋
簷某大令蒞任命伐去叔材旁出之兩枝大令有已嫁女之姑孫三歲子在署忽驚語
曰方今某氏家運尚旺我國無如之何若汝家則門祚衰矣姑借汝子以顯我之手段彼去
我兩臂我亦當取汝子一臂以洩吾恨言畢瞋目切齒取利剪斷其子之左臂鮮血淋漓旁
人奔救不及女亦醒而大哭不自知其所以然蓋為樹神所憑云嘉興人有陳姓者由孝廉
入資為中書舍人家有老槐一株數百年物也舍人有妹婿為狐所擾一日赴陳氏狐不復
至比歸則狐擾如初家人所詰其故狐始不肯言繼乃曰陳氏有黑將軍象雄猛吾甚畏
之舍人乃迎妹婿下榻書室其居適與老樹相對狐久不至陳氏每歲祭樹神一次以其庇
蔭全宅也祭樹之日狐忽來擾家人復詰之對曰今日乘黑將軍之醉始再來一叙眾始知
黑將軍者實樹神也厥後數年樹被雷擊而陳氏亦漸衰替人謂陳氏前此家道殷實人口
繁祿頗得樹之呵護一旦雷神致罰豈樹之精靈歷歲久而將為祟歟固未可知而妻之陳

卷六

十六

氏數十年之盛衰實與此樹為始終云余謂桐孫之所聞固不誣矣夫草木無知之物也然
老樹閱世至百年得日月之精華受雨露之滋培其靈氣愈積愈厚則無知而若有知亦理
之可憑者如謂老樹盡不以斬伐伐之必擾其禍則自古以來參天之木將充塞乎宇宙按
之於理當不其然凡人之偶爾獲福者或其一平日所為皆善而殃咎將至而樹靈乘之為
祟所謂其氣欲以取之也抑聞古聖人斷一樹殺一獸必以其時蓋以天地所生之物不忍
無故殺損也而況老樹閱世至百年以外者乎彼違天地好生之德肆意戕伐可以無伐而
必伐之則獲禍宜矣若夫循自然之勢審當然之理而行以惻然不忍之心樹靈有知當昭
然於象數之不可逃也夫孰得而崇之

孝子獲福

湖南南鄉農民謝上達生不識字而有至性其母病掌腕不能動作上達備貨以養母母難
鳴起炊黍熟調甘旨一盞溫湯湯茶備巾五盞者環置母榻旁累命畢乃趨備所備甚勤功
常倍他傭日未暮白傭主返奉母餐畢然後盥濯休息傭主與酒肉必歸還傭傭不遠去以
二三里為率便定有也母髮脫躬為梳沐衣襦垢躬浣濯之暑月為母澡浴不少厭怠母病
寒苦鼻塞口承安鼻以氣吸通之暇則生母旁說委巷瑣屑之事以悅母鄉村有燈會或演
劇必負背往觀之雖暑雨和寒深衣不以為勞如是者二十餘年母既卒每值當祀之辰出
市酒肉楮帛跪出田隴間迎神慰問其母且語且笑如生時既設奠則躬生跪側勸加餐焉
祀畢則涕泣啜啖送之田隴間上達有兄早世至是乃呼兄祝曰母老矣病不能行兄其背
負之母使疾於道路言至此輒慟哭不能止道光二十年大沙人有狀於者或問天下有幾
許孝子此書某某等二十餘人俱獲天佑及身富貴謝某已老當以來生獲報可擁八驕也
上達初亦貧晚乃小康且健甚年八十始歿夫孝為百行之先善為五福之冠天之所以報
純孝者亦何必待來生哉

卷六

十七

李進武遇難

廣州有李進武名承烈者從軍黔省偶失道天且暮矣遙望里許有寺隱約林際趨赴之廟
閉嚴固拱扉入殿宇宏壯然道高沒徑似絕行蹤者西廊倚一椀東廊頗潔而空洞無幾
僅一琵琶懸壁上弗之異也席地而履命兵役持馬殿後夜半若有投之者聲船過月色橫
窗櫺輝若畫見琵琶盤旋空際戰戰有聲異之危坐諦視忽撲面來提其額遊兵躍起拔刀
揮之忽裂為二復兩相騰繞往來如織更擊之輒上下閃閃莫能中如是者久之遂無所見
適戎亦倦極將就枕聞院中格格作響窺之見樞憑兩燈若足踰牆而前已至戶側抵

蘇州瑞光塔蟒蛇封

薊徽案人

七、

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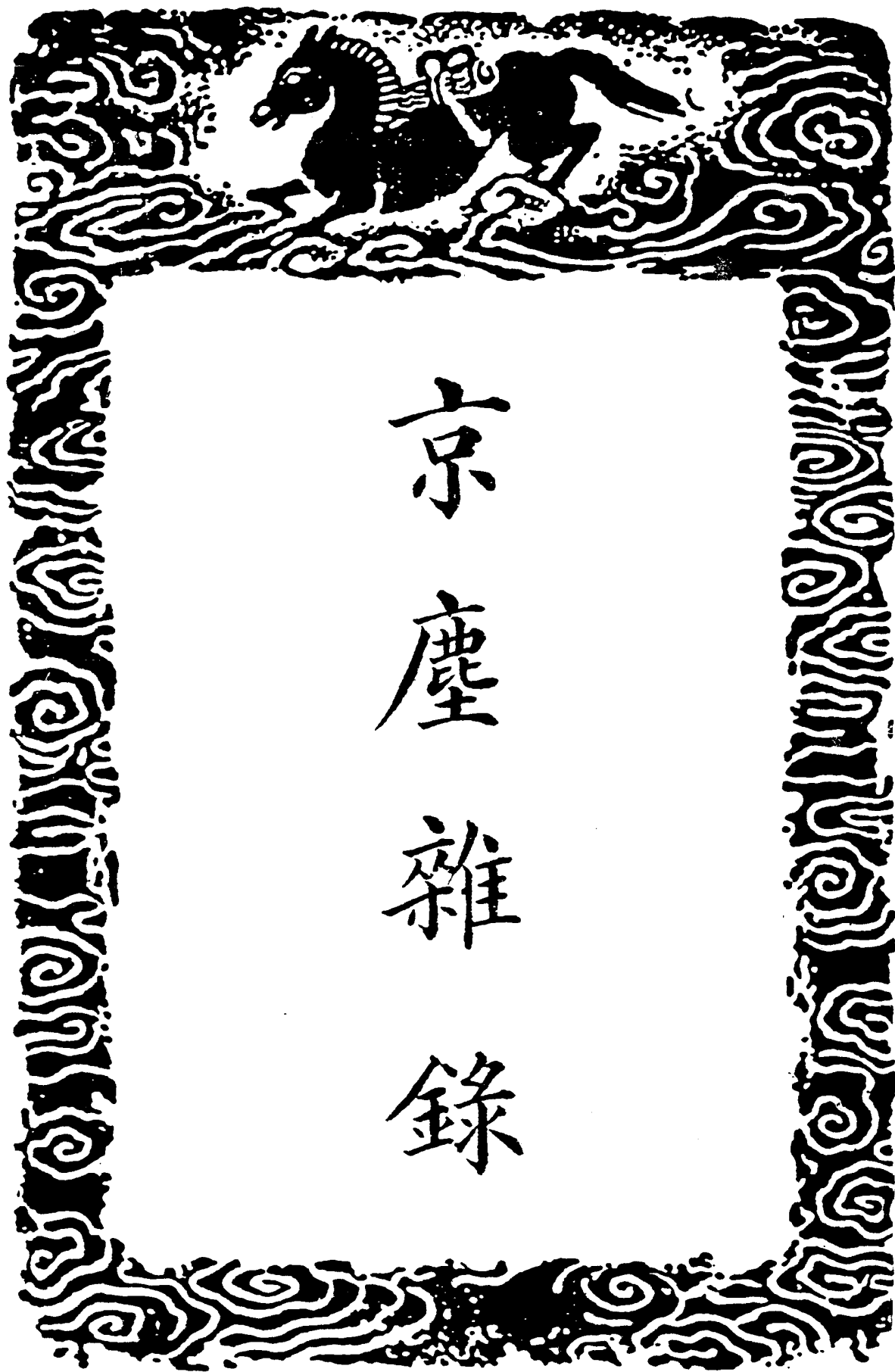
光緒二十四年三月甲申游簾山勝光泐謹跋

廣金華記

流

十九

京塵雜錄



清蕊珠舊史著



京塵雜錄

京塵雜錄提要

清楊寧生著凡四卷一曰長安看花記二曰辛壬癸甲錄三曰丁年玉筍志四曰寢華瑣簿名以寢華者蓋竊比東京夢華錄及春明夢餘錄耳書中以陳湘舟安次香所述為主獨抒己見亦不鮮實奄有二錄之長也稿藏桂林倪鴻行篋中三十餘年至光緒丙戌始付鐫刻梨園掌故不致湮沒無遺殘膏賸馥沾丐無窮筆亦風華掩映娟娟秀出方之前修其燕蘭小譜之流亞歟

楊寧生孝廉京塵雜錄序

英雄老去東山綠竹之場婦女生愁北地燕支之色結真賞於北牕驪黃而外居然翰墨生香定品題於鬚眉中悵之聞畢竟人才難得官游如夢空留鏡面之絲僂偏登場重演石頭之記文章惜命歲月催人此渴司馬未免有情醉太傅於馬增慙也則有楊君寧生者蕊珠舊史明月前生以盧前王後之才為趙北燕南之客十年薄宦一介書生辰溪之戌夢輪迴京洛之風塵寸積德青瑤萬妙句欲仙崔嵬驚夢婆心是佛有花有酒流磊塊於胸中選色選聲閱滄桑於眼底逢場作戲借物抒情拈為四集贊以一詞丈夫不遇於當時良有以也秀氣獨鍾於男子重耳然乎爰有月地詞人雲林高士藏魚生靈窺約見挺迨思往日文游浮生如寄檢出近魂遺草炙口猶看擬付手民俾留心血吉光片羽遺將雲鳥之音印爪殘泥猶作飛鴻之字天涯知已長留文字之因緣地下有靈應念靈袍而感泣茲當校讐歲事升言蘭瑞溯彼來由誌其歸起長安日近如懸冰平雅頌之聲江上風雲勝讀樂府琵琶之曲

京塵雜錄

序

我生也晚不及見乾隆嘉慶間人比來長安四喜却諸人又多轉入春臺三慶即矣幸士癸卯以來淹留京邑洛陽名園日涉成趣青衫屢滿袖寒多迴首前塵但喚奈何而申夏五適遇韻琴新來保定望州春色尚能言之其所識已大半道光十六年內所生人矣嗟夫此中人不遇五年為一世耳僕北來曾幾何時已不勝風景不殊之感金尊檀板翠海香天坐享盛名消受難福與鳩之感樂果未渠央耶僕旬日將仍入春明門帆簷燈記此以投韻琴他時良辰美景賞心樂事能念及轅紅十丈中尚有人低徊慨歎如桓大司馬者在否也佛說因果曰去來今僕說現在法故但據目前為斷綴花小譜聽春新詠日下看花記之後與之別行葉珠舊史掌生記於時荷花生日有約遊者古蓮華池上以使君五馬所駐如躡蹻竟不果往湯臨川自題所填南北曲云玉茗堂開春翠屏新詞傳唱牡丹亭傷心拍遍無人會自拾檀痕教小伶嗟大解人難索自古已然小伶自教固猶愈於執塗人而語之不京樓雜錄卷一 長安看花記

然而西子賦塵其不遇按劍者幾希阿掌醉後又題暇嘗集世說新語得二事曰桓子野聞歌喚奈何王伯與為情終當死與午風流令人神游心醉世傳俞華首大夫中考功法其幼語曰稍有晉人風度全無漢官威儀前聞之笑曰全無漢官威儀似我矣晉人風度何止稍有是非真知我者嗟夫世豈真有此人哉吾固將買絲繡之丁酉中秋記於小霞所居夢俠情禪室

秀蘭范姓字小桐吳人今日之牡丹花也美豔約如當年蔡仙而品格過之風儀修整局度閒雅金粉場中豔而能靜擬之石頭記中人大似蕩無君天香國色豔冠羣芳故應一時無兩當演馬相君畫閣於紅氍毹上酒翰如飛烟條雨葉淋漓素或作水墨或作著色沒骨體頗秀婉並皆佳妙頗覺雅乎閨閣妙香四溢諸游冶少年爭就場頭乞得珍重裝池錦帶玉軸什襲藏弄有不能致小桐手蹟者自慚為不登大雅之堂自慚為不韻其見賞時譽如此洵佳話也師吳今鳳字桐仙為小雲高第弟子小雲者故四喜即名畢胡法卿也桐仙既別入春臺即自立門戶日從士大夫擅几能者游又未與映聲施燭然又得小桐美而思比之如意珠矣所演雜劇如蘇花折梅題曲而詞理意度皆有可觀動止雅雅妙於酬答對之者未嘗見其

有疾言色也而神韻淵穆令人自爾傾倒當日呼王妃太真為解語花其態度宛然在人心目中所居曲房小室張自畫蘭蕙小幅袁琴甫為補綴盆石韓春卿為題八絕句綠窗人靜空谷生香游人入服香小閣者如置身身身美十娘家洗桐倚竹言笑寥寥迴非凡境梨園中以先裕堂為第一世家有以也丙申暮春二十三日小桐於北李順胡同燕喜堂張筵召客先裕堂既以三世擅盛名小桐又以和氣湯解天下人心於時賓客雲集五陵游俠為紳貴介適夏即君莫不駭奔屢至來會者六七百人妙選春臺三慶四喜和春萬祝五部佳伶合為一班試雲想之衣雲錦城之綠管卜畫卜夜歡樂未央笙歌燈火極一時之盛酒半小雲桐仙小桐率諸郎以次前捧觴為客壽客莫不欣然醉三爵自乾隆丙午陳漢碧為海門太守祖席召客宜慶堂五十年來復見今日洵太平盛事也猶憶春初元夕同人小集五和樓小桐即席乞獨服香小鴻印余時已被酒車中攜有青田佳凍扶醉做墨生法秦刀著然頗有漢人刻玉意是夕集玉連環宴復為桐仙作竹如意得畫印團爐燒燭鐵筆紛披狂奴故態不堪回首吾友趙友竹貽我執扇畫小桐小影神情態度無一不肖命之曰國香秀影鳳翎書乞填國香懷詞題所畫蘭譜之久未命筆後檢樊榭山房集

有詠素心蘭圖香慢一調即以移贈瑞居多暇乃按譜依韻和屬太鴻詞題扇頭小桐像畫中人自足千古矣春臺即高陞馬卷及陵先裕堂桐仙畫三友圖自命為松閑桐為梅而以竹目小桐余作帝城花樣命桐仙曰修竹今乃移贈小桐儼人必於其倫桐仙所品題似覺未當也圖繪各半身行看子分裝為三巨冊過徵諸名士為詩歌小桐一圖象形固不甚肖以視友竹所畫展向春風似曾相識是耶非耶下筆有神耶妙畫通靈耶方寫真時固未嘗刻意摹仿極力求肖而傳神寫照恰在阿堵中好本天成妙手偶得之繪事何莫不然余對簿日書畫友人家比就道隨行李則友竹畫扇不知誰何腰篋攫之去矣年來在五溪成所殊有江州黃蘆苦竹之感每當風月媚好花酒流連坐憶故人輒詠江文通賦曰黯黯銷魂者惟別而已余又有春燈問字圖冊子乃余及內子小像亦並攫之去蓋亦有道可為歡飯

馮翊翁姓字小霞初名綺文更名雲畫蘭款署吳下阿蒙俞雲是也與韻香同里同師故其行動舉止都無俗韻標格如水仙一朵在清泉白石間余嘗以初度度偕友人訪之芍藥已過櫻桃初熟文窗四拓簾波如水柳絲竹影中微燭茶煙一縷徑造

寓石頭胡同內羊
氣胡同寬堂

京塵雜錄

卷一 長安看花記

12

京塵錄

卷一 長安看花記

ATC

或者四喜部殆將復興乎

京塵錄

卷一 長安看花記

ATC

158

155

今如冰雪點人近之顧梁分詠梅荒涼妙云物外幽情世外安靈雲深護最高枝卜樓風月獨醒時一片冷香惟有夢十分清瘦更無詩待他移影說相思空山流水水波一撫清清冷冷今人蕭然意遠自為檻外人妙玉可謂神情畢肖暗香疏影故應在孤山伴逋仙偕老矣然其桐月一韻效韓國大璫以瑤池之品寫金屋之姿天上風月迥非凡豔而舉體皆媚柔若無骨迴翔旋轉輕飄欲仙觀者幾欲使無方持衣隨恐其因風而去固宜瑤臺獨步演楊妃春睡旖旎翩跹尤非人意想所到瑤臺藏丹諸劇皆其餘事也夙與韻香燕仙齊名韻香已如優鉢受殊雲花一現蕊仙亦如春深芍藥顧影自憐惜美眷之如花驚流年之似水今惟冠卿風致猶存耳娶婦名芙蓉爲國香堂愛文璧人一隻一時稱快往往往舉以輪人而申四月十三日花燭之夕余爲賦賀新郎昔康熙朝汪蛟門舍人納姬徐方虎王西樵周雪客陳樺雲諸公闌餘韻同用此調今親依其韻諧之不和迦陵雲卿新婚之作者嫌太熱也詞云一折簾衣捲藕花中並蒂移花羊車初遣吳笑一生花底活未許露華輕泛况紅藥留春如前一笑並肩人鏡裏問近來眉樣令深淺紫雲曲諸親展國香服媚名逾顯記索郎飛白瑤臺親題梁局爲儉何魁緒祕笈不吠聊娘白天許平視磨勒幸免不礙

二分春似水真長安添數看花興國月照華燈前冀於甲午初秋間坐豐玉室大清香舊宅也南海勞司諫士屬爲署額因憶張南山司馬玉香亭詠白蓮沈溪紗有銀塘風定玉生香之句當日南山以此詞得婦絕妙好詞也因念之曰白藕花吟坊香山鮑太史遠鄉以冷金箋書之揭揭端故詞中及之

三處都屬魏家舊數處金移居李紹訪耕的豪湯豐玉室

雙喜錢姓字眉仙吳人嘉慶以還禁園子弟多吮人吳兒漸次雲秀所鍾有時銷歇耶眉仙如初司芙蓉詔今天然論者擬之以邢岫煙神情態度幽閒典雅乎近焉嘉慶三十年後所生人道光十年後禮一時名者韻香蕊仙冠卿驚仙小螺小雲次第脫身去秋美最後亦於丙申夏初自立門戶小桐亦已有成說惟眉仙瑄霞猶作籠中鸚鵡二人皆居韓家潭瑄霞居極西道北曰春和堂眉仙居極東道南曰三和堂相去數十屋兩恨人望衝對字亦恨事也眉仙既鬱鬱不得志眉黛間常有怨恨之色幽微掩抑不能自勝每詢度影自臨春水照卿須憐我我憐卿人間亦有癡於我豈獨傷心是小青之句清淚如鉛水往往以之洗面矣道光初平京師有集芳班仿乾隆間吳中集秀班之例非崑曲高手不得與一時都人士爭先聽觀爲快而曲高和寡不半載竟散其中固大半四喜郡中人也近年來郡中人已多轉徙入他

部以故吹律不競然所存多白髮久老不屑為新聲以悅人笙笛三弦拍板聲中按
度判節韻三字七新生故死吐納之間猶是先簣法度若二黃椰子靡靡之音燕蘭
小護所云臺下好聲鴉亂四喜部無此也每茶樓度曲樓上下列座者落落如晨星
可數而西園雅集酒座徵歌聽者側耳會心點頭微笑以視春臺三慶登場四座笑
語喧闐其情況大不相侔部中人每言我儕升歌坐上固無長髯奴大腹賈偶有來
入座者吸茶一甌未竟聞笙笛三絃拍板聲輒逡巡引去雖未敢高擬陽春白雪然
即欲自貶如已入下里固不可得矣眉仙嘗演紅樓夢葬花為滿湘妃子珠笠雲肩
荷花鈿字亭而出曼聲應節幽咽纏綿至這些時拾翠精神都變做了傷春證候句
如聽春鷄如聞秋猿不數一聲河滿矣余目之曰幽豔當論紅豆村樵紅樓夢傳奇
或傳於世而余獨心折荆石山民所撰紅樓夢散套為當行作者後來陳厚甫在珠
江按諸填詞命題皆佳余最愛畫堂一齣編而詞曲徒砌金粉絕少性靈與不知誰
何所撰袖珍本四冊者同為無足重輕故歌樓惟仲雲澗本傳習最多散套則有自
譜工尺故旗亭間亦歌之然瑣瑣餘子無堪稱作滿相館主人者雖有佳品非過於
讓即失之勁蓋冷豔幽香固自與大桃郁李不同惟眉仙差能近似耳癡如美小青
京屋雜錄
卷一 長安看花記
六

倦風顛固自不凡其同家數亦好從文士遊蓋俱為名雲弟子若雲當日溫文爾雅
妙擅清譽二人同師家法固在也玉簪記茶叙問病雨初演之能狀其癡情一點小
雲演之則慧心四照可謂各得妙姑之一體小雲之為人癡不露骨豐不餘肉香而
不膩圓而不甜風流蘊藉無纖毫俗韻將來此中人福澤當以小雲為最他人不及
也昔無錫清微道人所居曰福慧雙脩庵人問天上二者難兼若小雲者其庶幾乎
妙雲吳人小雲皖人其父機匠也岩雲既南歸妙雲仍處深山堂小雲別居輝山堂
即四順堂舊宅也自南中迎其父母偕新婦來並携幼伶七八輩正擬聘師起科班
而小雲遽中法丁酉冬夜有莞庫吏及戶曹據招轉餉官飲其家從者誤觸巡城御
史車遂并逮小雲付秋曹以所司錢穀出納事庫飲聚謀禍且不測或為宛轉維持
始得從簿謹坐以吸食鴉片煙論城旦吞徒還安此獄山東司承辦該部官有
當之者錢不能堪遂安時劉君嚴親河南人平日玉樓金堆取諸金然已狼藉
於十餘年矣乃以故意望之杜牧湖州十坪官上菱花亦具有因緣也
如群幼芳矣時同坐繫者有伍蘭鳳字韻秋張緒當年亦佳伶也先是四順堂以男
女混雜業北部尉及丞罷官越一年而小雲又及於難或謂宅相不吉理或然與然
余所評福澤之說遂已不驗天下事不可料如此噫三處都屬轉家澤深山堂玉簪
京原雜錄 卷一 長安看花記

較之石涼花睡當何如是日壓軸子玉仙方演醉歸情景尤切初因笑謂余昔載
園先生為陳漢碧書西川海棠園今日當為此兒補畫海棠冬睡圖矣余少年
聽雨歌樓上中年聽雨客船中誦之輒為慨然玉仙適來頗有聲然以視閣桐當年
固不免兼葭倚玉樹之歎云高視部為然家胡同為堂轉入
丁酉春桐仙還閣桐後歸鴻喜堂所謂三友者風流雲散矣每誦唐人題長安酒
家壁詩輒為廢書三歎嗟夫悠悠行路世情大都如此於若輩乎何尤
小蘭字韻秋初居小發堂後入敬義堂黎園中以光裕堂為世家敬義堂為大家主
之者曰董秀容故出耕齋門下以小生擅名冠卿鸞仙小香成出其門韻秋入門適
際歲時余識之最早壬辰二月征鞍南却春服既成同人小集如松館為余洗塵韻
秋芙蓉女兒明秀無匹嫵媚來遲嬌不可言生對名花遂至沈醉蜂蝶高燒海棠睡
未醒予與周福門韓秀卿馮竹生為生余靜川朱子良諸君子重房複室中環守之
至夜分乃相將送之歸乙未冬在廣和樓即康熙時查家樓也小蘭演藏舟一齣聲
情幽咽聽者但喚奈何日昨相携訪之雨聲風聲江潭憔悴靈和殿前風流不堪回
首是夕冠卿鸞仙俱集酒酣冠卿更唱山坡羊二曲壁月如水銀雲不流雙笛吹凡
字調初之不能歷其聲昔人謂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信然小蘭自愧弗及涕泗浪浪
彌不自勝為詠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之句以慰之瑤臺夢醒天上人
問歸路馬蹄踏月彌憐士辰春夜紅燭龍紗時情事不能置三處都屬轉家澤深山堂玉簪
開處為初在百思胡同
福姓字綺人眉仙同懷弟近日推大有堂桂雲為萬祝部首座實非綺人比也
綺人媚媚少好顧影徘徊獨然嬌絕而無姚冶之態可謂靜女其姝費姬扣扣寄
疆小札用江文通見紅蘭之愛露語大為稱賞坐對綺人令人殊有光風轉蕙之容
蘭之想自韻香去後一枝魁秀實難其選綺人乃如隔水桃花自然明媚柳陰竹外
人面春風尋春履不覺成蹊矣眉仙在四喜部雖擅一時名而居恒對影伊伊善
感日念綺人不去懷雖同在花天月地中固不能對牀歡語每見客必探綺人近狀
有過觀音寺前者必寄聲問訊割一味之甘贈五紋之佩至性慇懃動旁人嗚呼
諸掌樣之詩考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其同師者曰退齡字綺仙如金在鑲如銀在
鉛光輝猶未發超然婉約安詳無洋氣習氣小子有造與綺人共居兼而善良因應
爾爾其北則鴻喜堂在馬翠霞所居也同居者曰白雲以青友故適客亦兼沐而登

之然未免有續貂之誦矣

高視軒寓燕家胡同福升堂

巧齡字秋仙與籍人為同門生綺人為肩仙同懷弟余推為嵩祝近年第一一人而秋仙或時余未之識也平湖韓四季卿屬友人作題壁圖小影其旁捧硯者為秋仙明秀貌治殆無其匹雖當年青友謂秋不是過丁酉初秋六夕唐人皆以倚秋樊集石安門外又五莊看花記中人來會者十有七人李卿出圖索題見者咸謂影裏畫中呼之欲出特起為同人署觀款畢余屏坐水亭悄然凝思小霞攜綺人繼至言秋仙未南歸時事規規不休於時嘉樹遶籬新荷綠香根觸於懷不能自己書二絕句云桐陰如水夢如煙又向情天證四禪對此玲瓏一片石自憐心事得秋先畫中聲影夢中遊悔煞恩恩唱石州我是中年担子野近來無賴漸知秋嗟夫我生也晚質老龜年皆不及見乃春明門內亦復咫尺天涯隔花人遠中心藏之而又交臂失之僅從從畫圖識珠玑動難知九陌回首前塵能無恨恨寄人謂三生石上無一笑緣隨園老人生平最信佛氏因緣之說紀文達公筆記稗說議論亦復相同吾今於秋仙亦云然矣書此畢慨然關筆

高視軒寓燕家胡同福升堂

九

京原雜錄

卷一 長安看花記

十

所稱飛鳥依人。大動人可憐色是兒意態近之如山茶花樓而不俗。大家兒女固應爾爾此術燕院中黃鶯兒也演茶叙觀花二齣俱有可觀。嘗尊前捧硯乞留題為署居室曰聽春樓。楹帖曰半榻茶禪圓夢夜一簾花氣曉愁天。僕本恨人強為排遣飛鴻踏雪。初留小痕。醇酒美人。前塵影事。銷度如海。綠葉易陰。他日杜牧尋春又添一番惆悵矣。

二處師寓李鏡揚街崇德堂玉堂

玉堂字之香。嵩祝部佳小生也。幼年亦裏頭唱。盛湖船。今年三十而色藝不少衰其師王天喜絕鍾愛之。欲以為子。故至今尚居槐陰堂。玉堂字瑞仙。初與雙慶同在玉慶堂。師呂胖子。後乃歸槐陰堂。出師後自居青蓮堂。與槐陰堂望衡對宇。晨夕過從。如一家。然其妻故王天喜所撫和春部胖松林女也。故瑞仙在和春部。和春故少佳品。惟玉堂素秀。差強人意耳。余識之香。已在翁冠後。舉止安雅。無少年佻達習氣。豐容闊步。亦殊似富家兒。即吾嘗謂此中人他日福澤當以小雲為第一。若芝香者。亦庶幾焉。大有堂桂雲在嵩祝。近日頗有名。然以視芝香。未見小巫見大巫矣。詢之汰之。豈咸難為繼耶。即以貌取。亦殊覺擬非其倫也。

玉堂在嵩祝師寓石頭胡同槐陰堂玉堂在槐陰師寓和春部移居青蓮堂

石頭胡同槐陰堂

德林字瑄。寶雖無晴雲之態。而性格近之。極似怡紅院中林家小紅玉。仙演占花魁以懸見妙。瑄則正以慧見妙。各擅勝場。使尹邢相對。能不與然。自失冠卿亦以此齣擅名。然冠卿遺際順境。事事如意。所謂強笑不歡。故翠不怨。瑄則長身玉立。自顧頭顱。如許幽憂。憤憤時積於懷。當大檀板一聲。亭亭扶影。眼光一注。茫茫大千。托足無地。此情此境。旅櫓傷心。幽愁暗恨。觸緒紛來。故其低徊幽咽。慷慨淋漓。有心人一種深情。和盤托出。借他人酒杯。流自己憂塊。不自知其然而然也。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每詠王右丞。細川襟事詩。能無慨然。燕蘭小譜有句云。若教嫁作曹文婦。縱不齊眉也及肩。越語解頤。隨園玉賞之折腰。齒齒頗費周旋。文人無賴。遂有此口頭罪過。冠卿年來亦有鬼腔。鶴膝之譏。萬滿拜竹。舉頭天外。瑄霞乃如春筍出林。漸欲過母。故拋場矮人。往往有元龍百尺之憾。矣。性既疎脫。又憤無拘檢。不顧忌諱。遂致口角招尤。殊費調停。雖然。長安人海。紅塵細塵。閱人多矣。六街蹀躞。馬盡如龍。九陌遊遊。士多於卿。黃衫誰是。翠袖寒多。一擊未能。九州自大。天荆地棘。行路難。又何怪傷心人。觸處皆非也。與朝人樂府曰。夢蟲避葵。黃苦不言非。又曰。心非木石豈無感。感聲蹄躑。不敢言君子哀其過。而原其心焉可矣。

三處師寓燕家胡同福升堂

京原雜錄

卷一 長安看花記

十

聯桂黃姓。字小蟾。世俗所稱狀元夫人長春弟子也。昔呂青田作女仙外史。演說永樂朝蒲臺女子唐賽兒事。言仙佛之外。厥有魔道。是為三教常日。阿修羅與我佛比肩而立。意氣固自不凡。小蟾行事。往往乎甲新意。不循軌度。是殆是陀尼之亞也。其人疎朗闊目。如小人家兒女。而意量自遠。性抗爽。笑語甚豪。每以伶俠自處。所不當意者。往往如灌天罵座。冷若冰雪。余嘗戲呼為尤三姐。愛之者。何其所好乃直欲以枕霞舊友擬之。小蟾欣然。謂掌生品評。不謬足見其胸抱。亦可謂有自知之明者矣。李戴園太守。少年下第。留京過夏。時荷伶使。漢碧貞感名。常以白眼待人。獨傾倒戴園。每值梨園演劇。戴園至。陳必為致殷核。數下場。周旋觀者。萬目攢視。咸噴噴歎美。望如天上人。或陳赴他處。聞戴園至。亟脫身至其相。與有至深者。戴園為畫西川海棠圖。徵詩海門詩。鈔有自題海棠畫卷及街衢補種海棠詩。皆憶漢碧作也。此千秋佳話。以視秋帆尚書遺際。殆有過之焉。燕蘭小譜不載其事。殆未免文人相輕之習。爾合鄉黃鏡生孝廉。丙申春試後。偕余及馮朗崖訪小蟾。一見如舊相識。至夜分。余輩散去。小蟾獨拉留鏡生。命更酒酌。燈相對。訴歡曲。紅日上窗。猶言刺刺不休。以視漢碧之於戴園。殆入過之焉。自後友朋酒座。必相將俱來。二人無日不見面。或余

輩故強銳生他赴則春元堂使者相錯於道殆食息相隨如形影然矣昔楊法齡既脫樂籍不畜弟子日與諸名士相揖讓小蟾援其例亦不畜弟子見客亦長揖不拜往往高談雄辨駕其座人顧所評直以招人過人多不能堪其儔偶咸嫉之我輩亦多恨者一時謗議繁興二人不卹也榜發鏡生報罷小蟾固要不令南歸隱然以秋帆尚書相待余嘗謂此子殆欲合桂官銀官為一人矣佛言一切衆生各有因緣於茲益信茫茫大千每說不薄今人愛古人之句慨然為醉一大白小蟾生庚辰以甲午出春福堂自居春元堂年才十五同輩中脫樂籍為最早其色藝不過中人且以阿芙蓉故容光銳減如春深海棠然論其行事則近今字觀者矣

春臺部屬李鏡移居錦家
澤春元堂

小蟾兩申申隨一縣今赴江西戊戌春復入京寄居春福堂于南成期迫未及見也聞此來重理舊業將謀畜弟子不復如昔日效薰卿所爲矣其晚節之難也蘭香張姓字緱仙濯濯如春月柳風流自賞拈毫弄翰怡然自得字作歐陽率更體清拔有致每當茶瓜清話把卷問字捧硯乞題墨痕沾漬襟袖間此三度部後來書跋子也性既苦溺於學而一洗齷齪字醜態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無事

張皇自然流露此香爰所為高出時流也吳兒性格大抵溫柔仙仙風格灑然敬朗
多姿獨有林下風福當堂主者曰玉盛字瑞卿故出福安堂亦擅時名有弟子六七
人其一曰素香在和春部意態頗似紫菱洲中二木頭有敦厚之質少活潑之趣和
春為主扇班學刺跌擲是其擅場中軸子為四部冠令高腔即金元北曲之遺也和
春猶習之又多作秦聲至於清歌慢舞固無間焉若素香者在瑤仙外亦可謂庸中
佼佼者也

福安堂素香在和春部

三元字鴻仙，香師弟也。面目媚秀，髮初覆額，如新嘗學，轉乳，齒試飛，每登場與王仙兩兩相比，元宜小生，般占花魁，秦小官，凝秀圓轉，殊有意致。余嘗謂翠香三元福林愛林，並是彼來之秀，唱彼小星。三、五在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明星有爛，不慈明月去也。三元丙申移居東，條營日升堂。其師殷采芝之弟也。是時朱家胡同復新堂，有雙喜，其師亦脫采芝弟子，雙喜不久轉從天津，更名玉環，而丙申冬三元亦出。赴長蘆，戰國策所謂以君中駟，敗其上駟，舍短用長，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蚌鬻客一見太原公子，決計下海，此正高人一等，為不可及。保定三臺部有小天喜字雨香，神采未甚秀，滋而肌理娟好，意態婉媚，目之曰媚，曰膩。庶幾有一體焉。在彼中已不可

多得者矣。復春堂部撰人毛氏曰：新堂版牘，天津小東口蘇營日升堂號，每寓家鄉，同大清香小清香二人皆字蓮仙。二人皆美而黠，其聲名亦不相上下。大清香為小元寶弟子，後自居李鐵拐斜街豐玉堂。即今日冠卿頂堂名，而加以榮湯二字者也。小清香為餘慶堂汪寡婦弟子。丁酉夏，服阿芙蓉膏，自盡矣。餘慶堂風多佳品，秋美之師小鳳字竹香，亦其徒也。方開酌，增常例時，有新建人曹君以浙江太守援例得監司入都，日日微歌選舞，極奢。餘慶堂雙鳳一夕大醉不醒，周卹之數千金，後復為中部尉刺得白巡城御史送教曹，竟以風流罪過罷官。從此餘慶堂衰落，不復振矣。汪寡婦畜弟子，不惜重貲，聘師教歌舞衣輕暖，飲甘脆，視他人費倍徙，而自余居京師七八年，所見其弟子率皆閹阉下愚，無足當一顧者。益此中盛衰關乎氣運，殆非人力所能強。今福堂汪亦從不產佳伶，然其平日乃與四順堂五柳堂貴福堂相類，固無足怪也。吳振田在父老中最負重名，敬義堂童秀答以小生得名，即其高弟子也。今三慶以敬義堂為大家，出其門者如冠卿、鸞仙、小香，咸翹然秀出，而耕齋在和春寥落，幾不能自存。名門後裔，毫無樹立，幾今人有樂卻降為興臺之感。金玉堂玉蓮字午香，亦實善堂弟子也。演繹稿記刻日甚佳，與小雲最契。其人溫文爾雅，藹然

可觀亦佳伶也惜其徒亦無可觀者郝桂林陳服堂王桂林榮發堂今皆後起無人門風不振大清香在三慶部寓韓家潭寶豐堂移居小什錦街世玉堂小春常在順胡同科香堂在三慶部寓韓家潭寶豐堂移居小什錦街世玉堂小春常在三慶部寓韓家潭寶豐堂移居小什錦街世玉堂小春常在連喜尾姓字梅香四喜部天喜兄也能四弦秋全曲聲情掩抑一唱三歎有餘音矣其變為男子裝則局度安詳詞旨婉約無置陵習氣與小蟾為同門生小蟾行事不當於若輩中求之然所演不過賣餠脣打槓子花鼓項嘴之類色藝俱不逮連喜也秋水菱花連喜近之近日把筆學畫者色惠蘭楚是有致小霞遜同人畫九畹滋蘭團梅仙與焉從此學有精進當大有可觀貽德堂連生亦春臺部中人也演孫天人祭江低送雲間哀感頑豔惜其非南北曲也不登大雅之堂耳其面目神情大似金麟亦是佳品春臺部寓韓家潭寶豐堂移居小什錦街世玉堂小春常在

大玉林字瑤卿稱大者所以別敬義堂字佩珊之玉林也其師故日新堂殷米之弟子別居後授徒二人皆庸碌錢席瑤卿豐容多肌當其不樞而巾亦是尋常兄師至於薰然梳掃摘簪升歌豐融磅礴意態動人醅釀香夢怯春寒恍惚逸之矣演長生戲小宴驚雙二醜於太真醉態能體會無矯揉造作痕迹如陳思王所賦進退無

常若往若還動止無期若危若安矣四喜部玉喜亦演戲變埋玉登大而道悲涼
激楚非瑤卿之所能及而態度遙遜瑤卿至於佩珊在敬義堂如太師長家李方難
為弟松柏之下其草不植未免虛有其名謝道韞所謂封胡羯末莫不知名不意天
壤之間乃有王郎若是夫托根擇地亦有幸不幸也所惜瑤卿如驕旦不鳴三絃不
敢促柱吹笛者往往宛轉高下以就之遂令人有鑄鍾過後之歎瑤卿之藝雖性
為先津湖所無然於太古之音行而上鼓也然徐文長之用生圭學也瑤卿持
其理加之其聲乃無錫然物理固有不可解者王王成格處前上日不無得
然其人固是誠實無偽昔乾隆間歌樓一字評旦三元曰難謂其不文也余按
中庸注德為實貌若瑤卿者可命之曰德壽矣家胡同復新堂玉
金桂字栗香貴以眾人遇之丙申天中節始見其演鳳儀亭擲戟為溫侯珠冠繡襖
便畫戟昇而上英雄兒女則促卿兼擅其妙欲採芙蓉花可憐隔秋水能傳此
一片心事驚謂鏡生曰士別三日便當刮目相待今日非復吳下阿蒙鏡生笑曰曩
因用違其材耳果香此後勿復為裏頭裝庶不失本來面目耳春臺部小生佳者頗
不易得小霞之外惟三元可望有成他不足言也今得葉香可使與參一席後來殆
無與倫比矣

卷一 長安看花記

小天喜字秋美揚州人王姓或云是舊家子說云王姓祖祖伏曰先言天喜
臺部有天喜與天喜齊名故呼秋美曰小天喜既而突過前入天喜久為所掩
今歌樓但知秋美名天喜不復以大小別之矣近年又稱小天喜在四喜部大有聲名以
賣胭脂小宮婦上墳二齣得名謔浪笑傲容誨淫淫染子氣宋人小說謂麻鞋從
風一倡百和後有若狂之歎乾隆間蜀伶魏長生來京師廣場說法以色身示人輕
薄者推為野狐教主吳太初撰燕蘭小譜以名教罪人歸獄魏三非無見也近年演
大鬧銷金帳者漸少曾於三慶座中一見之雖仍同魏三故事標程登場然其各無
有諸數者或且不顧而唾矣天下人耳目舉皆相似聲容所感自足令人心醉何苦
作此惡劇以醜態求悅人哉余於己春即耳其名乙未夏乃識之碎麻子破面如紫
星眉目亦不過中人耳健談能飲對壺約意氣豪邁僭稱大戶有俯視一切之意然
每與冠卿過拳旗摩摩輒不敵也每當春秋佳日三五同好各挾所知載笙笛絃索
拍板入酒家觴詠既陳絲竹迭奏秋美既自命酒人又自矜名下睨晚餘子旁若無
人攬袖飛觥詢拳勢將用武余輒笑謂散子來既至秋美輒據高座雄若
迷龍眾人格戲梓盤棋運下注余輒命巨顛如鉢者滿斟為孤注諷蘭笑語呼盧喝

雄豪聲如殷雷六子不再周秋美輒亂旗靡如春雨洗花當於香霧空濛中高燒絳
蟻代月照其睡態矣乙未冬為消寒之會秋美無日不在座余既數以此法困之或
以告秋美不悔也既入座實勇酣戰如故其興致固是不可及嘗為書楹帖云花到
生天縱富貴玉能延喜況溫柔溫柔秋美所不足意以此歲之也名流投贈甚多當
以高小樓太史一聯為最佳曰南華秋水經常調北苑芙蓉畫不如才人餘事雖若
無意為文而自然巧合無痕溫麗可謂別有集唐秋水為神玉為骨芙蓉如面柳如
眉一聯不知何人手筆未免俗套幾成惡札此二語連西華集附載劉雲六如手不
如太阿如秋水初日照芙蓉二語在離即之問猶不失讀書人吐屬也其師曰小鳳
字竹香由餘慶堂出居春芳堂推擅時名南歸以秋美界李三李三故竹香僕也既
得秋美居性德堂聲稱藉甚五陵遊俠兒載金錢奔走其門夜以繼日如將不及由
是李三憤憤買屋設錢鋪擁厚貲多牛為富足毀賴翁矣同輩中人年齒相若若聲
歌樓者咸次弟脫身去李三故昂其直以尼秋美秋美憤甚丙申夏夜沈醉自外歸
李三方誦誦語難助已安尊拳兵歷歷自陳入門來未嘗負汝狀又歷歷數其近年
來負我狀忿忿自睡去氣壯詞直李三俯首無以對且其家中人雖至竄下養亦皆

卷一 長安看花記

不直李三也詰朝乃以戲師為詞施夏楚馬面目皆瘡且有爪痕既而入歌樓見者
詰得其情咸不平憐之想官李三聞之始懼不得已草草從之非所願也余既習秋
美悉知其行事其為人胸無城府熱腸可交徒以登場賣笑偶為淫哇幾為風俗之
累此則當日教師亦當分諒秋美不獨任過矣惟是率真任性既不能作嗔拳笑面
對人又往往有酒失是其短耳余嘗戲謂秋美此海辣貨南京所謂辣子當年持門
健婦王熙鳳是此品格或乃以其面有雀癭直欲以鴛鴦擬之非其倫也有時竟目
以夏金桂比則鄙人申中之譽一時矯激遂至指斥過當實非萬論余在保定見小
五福為余言小時與秋美同舟北來跳盪與凡兒異其小名曰二連子乾隆間保和
內也然則潑辣貨之評洵不誣矣記中以秋美位置末座者揆燕蘭小譜抑置魏長
生為殿之例春秋傳曰前茅中權後勁固有所意也

十五

卷二 辛壬癸甲錄

161

明年戊戌試後，乃得南歸。僕指正合八年之數，迴憶士辰入都時，有辛丑庚申之語，殆為之兆也。五載長安，四番蟻屋，文章憎命，魁壘喜人，京洛縹緲，集衣袂，劉伶荷鋤，卓犖甕甔，阮籍眠曠，大抵有託而逃，古今傷心人，豈獨信陵君、醜酒美人為不可說，不可思議哉？看門貼肆中，酒食游戲，相繼逐聞，人多矣，物換星移，風流雨散，岐王宅裏，崔九堂前，梨園南郭，中老輩，存者寥落，如瞿瞿，昔年人得與太初，郡丞，僕與小語，以傳嘉慶間，雖有奇花小語之吟，今寂無聞焉，僕不憚因有辛丑庚申之語，近正聽存軒說，曰：「看花記及時品中人物，余已不及識，以余所識諸人，今亦半成老物，惜不及今，撰定恐更十年後，無復有能道道光年太平盛事者矣。」丁酉入春，以來，同雲賦雪，晴寒特甚，簾衣窄地，春未醒，西望帝城，好春如海，霸鏡命酒，坐憶故人，各為撰小傳，命之曰「辛丑庚申錄」，志緣始也。何年叔景福殿賦「辛丑庚申」為之，名秩斷章，取義於文，亦詞是為長安看花記之前集，其中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又異辭，善善從長，弗為苛刻，世之有心人，於寒夜重閣，玉障四垂，觀鏡，重登燒燭，四五枝參差，列几案，設大小宣爐，數事，蓮沈水結，馮砂蒸之，溫香靜對，魂夢俱逸，夢有知心，青杏如棠，雲其人者，方且撥亂中，默度歲時，中陳冬，銀於梅花水仙影中。

適以禍生而壽生，以壽者安知非所以憐生而脫之嗚呼！千古傷心人，當萬萬無可奈何之時，往往故作達觀，強為排遣，大都由此，奇想矣。余自壬辰入春，明門日居月諸，歲不我與，鬱鬱無聊，憤然自放，所識第一仙人曰：「韻香，韻香者，林姓，吳人，來京師謀為，祝部於時京城歌樓，擅名者，分為四部，曰「春臺」、「三慶」、「四喜」，曰「和春」，各擅勝場，以爭雄長，萬祝部既寥落，不能自存，部中人稍稍散去，其教師父老乃復招集後生子，弟別為一隊，曰「小萬祝部」，其中皆雅習，熟無呢喃，學語當筵，顧曲，聊資笑噱，但堪撫掌，不值錢頭也。韻香新從姑蘇來，居傳經堂，名曰「鴻寶傳經堂」，故多佳子弟，道光初年，二雙三法，皆出其門，自乾隆間，蜀伶魏長生在雙慶部，其徒陳漢碧在宜慶部，相繼作泰聲，以媚人，京腔以次銷歇，尋又有侍御於酒座，批小生，頗遽登白蘭落職去，由是明酒之宴，相戒無敢復聽王府大班者，今日惟和春尚是王府班，然吹律不競久矣，四喜為嘉慶間名部，乃道光以來，部中人又多轉入春臺，三慶部都門竹枝詞，所云「新排一曲桃花扇，到處開傳四喜班」者，今亦歌板酒旗，零落盡矣。一時徵歌者，必推春臺三慶，愈然無異詞，辛卯儀儀親王生辰，徵萬祝部入府承值，鴻寶與上壽，揮紅紙目錄，乞賞戲，吾鄉林大令星舫時為王子師，一見說曰：「此子不似若輩中人，王夫人有林下風，庶幾近之矣。」鴻寶學歌舞才，兩月即出，臨紅氍毹上，按節度，川錄參不更，而其穠纖得中，脩短合度，進止動靜，妙出天然，樓上下萬目，萬口，萬手，嘖嘖稱嘆，是好郎子。萬祝部一時聲譽，頓起，座上客常滿，有隔日豫約不得入座者，從此徵歌舞者，首數萬祝，不復顧春臺三慶矣。今距韻香之沒，踰三年，春臺三慶名輩林立，且多後來之秀，望之如芝蘭玉樹，森列庭階，而萬祝部中人不少減於嚆昔者，韻香為之也。韻香既歿，數年，身舞舊歌，扇居恒鬱鬱不自得，雖在香天翠海，中往往如愁中散土，木形骸不假修飾，而何即鴻餅，猶見自然，知安仁羊車良非虛語也。既工愁，復善病，日自來召者，紙片如山，積困於酒食，至夜漏將盡，猶不得已，每攬鏡自語曰：「叔寶望人則吾豈敢，然看妝，衛伶是大可慮。」歲甲午，三年期滿，將脫籍去，其師點人也，密遣人自吳召其父來，閱之，別室父子不相見，唱以八百金，再留三年，既成券，韻香始知之，慨然曰：「錢樹子固在，顧不能少忍，須臾即過，廣張華筵，集諸貴游子弟，籌出籠計得三千金，盡舉界其師，乃得脫籍去，於是定居，賦家橋玉皇廟側，署所居室曰「梅鶴堂」，其父故庖人也，時自入廚下調度，以故韻香家殺饌，清旨冠諸部。於時文酒之會，余亦清話必在梅鶴堂，韻香周旋其間，或稱水煮茶，或按拍倚竹。

言笑宴宴誠昇平之樂國欲界之仙都矣而愁根久種病境已深居三月而疾作矣疾不半載竟死之日扶病起嘗佛曰淚痕洗面此生已了願生生世世勿再作有情之物矣嗚呼哀哉先是香山鄭舍人雲集延檢以韻香幽憂之疾不得療謀所以樂之者因授之以阿芙蓉膏曰此泰西藥品精舍南方草木狀劉慎真表錄異記所未及詳者也夏之日冬之夜歡愉短寂冥冥長當此之時於畫閣青瑣重房曲室中設七寶九華帳四角懸百結流蘇四垂花中央熱長明九微鎔角枕燭然茶前酒後輕攏慢撥珍珠一滴甜香四散吐納煙霞呼吸沉澁風生腋露在掌無此味也畢吏部自言持螯把酒便足了此一生惜爾時未解此味可更名饒飽曰饒飽余學人也餉子粵產僕願長醉不願醒以此物了此一生勝作酒人多矣大火西流涼風始至紙窗竹屋靜對一燈室中常作風過伽楠露沃薔薇熟麝琥珀酒傾犀掌之味韻香於此欣然意良得其冬有人自粵中攜精品百兩來雲集以二百四十金售之以是日日在氣氤氳世界中維摩病榻熱惱頓消亦謂便足了此一生矣無何雲集以病死三日韻香亦死時道光十四年十二月也年才十八嗚呼哀哉昔劉孝綽第三妹令嫺諱徐排曰窈窕春紅霜凋夏綠如曉春鵲如聞秋猿矣近日徽班習氣好買十歲小兒教之歌舞黃口乳臭強使食場伊吾如背書應赴節尚不能解何論傳神寫照矣韻香以成童之年始來京師從師學無幾時即以其色藝傾倒都人士從此賓客盈門招邀無虛日油壁錦障六街九陌車如流水馬如游龍招搖過市日日如坐雲霧中夜分來歸則已絳幃高照紅梁宿酒醒若談瓜瓞延伫已久絕纓錯烏然醉金迷下畫卜夜歡樂未央他人所歎羨企望不能得者韻香當之乃出亦愁入亦愁以故不得更覺其業僅以賞荷偷詩存丹三齣擅名每當廣廈細旖旎一舞四座寂然無敢譁者目有視視韻香耳有聽聽韻香手有指指韻香一似祇應天上難得人問覺此身在絳霄碧落間所謂玉殿吹笙第一仙十四樓中第一聲昔人論文謂單詞復字自足以傳信知貴精不貴多矣其肉與骨極態與體極神湛湛如秋水氣溫溫若春蘭使宋玉陳思見之當恨不為作賦吾師吳學博石華先生嘗言琴未歸舟過無錫訪清微道人此師兄玉姓名處於福慧雙修庵命其女弟子定保出見年才十三能誦唐人詩數百首脣眉入鬢清華如玉玉生平所見女子當以阿定為第一真天人也余嘗謂天地生人匪易生美人更難美婦人不多美男子尤少美婦人吾未見所見美男子惟韻香耳陳其年婦人集述冒梁氏語曰婦人以姿致為主

色次之生平所見惟圓圓可稱絕色余壬辰春曾於朱大司農萃堂先生齋中見圓圓小像豐融豔冶不愧麗人恨不得與韻香並世使尹邢親面今計阿定年猶未三十他日放坤惠山庶幾見之吾師生平不輕許可其言必非苟然陸象山門人楊簡嘗書樓記曰自遊抗機雲之死天地靈秀之氣不鍾於男子而鍾於婦人善說而危吾當使見韻香為悔其師者一雪斯言韻香之為人淵然靜穆不苟言笑而來前者莫不各得其意以去太原公子楊泰而來大家風度故應爾爾使為閨中秀當幽媚自靜之目貌姑射之山有神人焉綽約若處于肌膚若冰雪此之謂矣每恨紅樓夢曲于既唱過旗亭而般演寶玉者率皆庸惡陋劣全聖數所謂忤奴母見之執今人三日不快若韻香者使為怡紅公子春容大雅動合自然庶乎粲粲遇之矣韻香曩日為人弟子意思倫然非必沾沾然以口不言錢自詡而胸次瀟灑自如青天片月無纖雲渣滓太清故無私蓄不名一錢羞詔如阮囊既得脫籍居室草創未幾遂病不能出門戶惟二三知己日來為之檢點茶鐺料量樂業猶刀疾強起談諧甚樂歎嗟落九天隨風生珠玉無煙火氣無塵土味妮妮然悵悵然悲者亦中且忘疲至於金夫銅仙大腹曹長鬚奴素少相識偶偶對生亦格格不相入以故無有過而問焉者及其卒也歛手足形骸不能備舍秘諸文人聞訃歷至東蜀沐櫛凡附身附棺皆輪墨之者也馮子猶言昔宋詞人柳七郎中不得志於時落魄以死賴諸名伎贖錢而葬今愛生不基於伎家而葬於吾黨所以報也則吾烏知今之所謂愛生者非即宋之名伎中人乎信斯言也以復雜紫酒醉韻香必含笑於九京曰雖死之日猶生之年高麗部寓玉堂寓傳

高雙林有文許字韻香將昇矣忽欲奪以昇春山杭州顧二西漁銳身卑之乃得復歸林氏韻香未娶而沒其兄改聘之矣兄收弟妻五漢習以為常且若輩亦不足深責也高氏女未成為婦抑猶可恕願二在京師居樓桃斜街其齋中張韻香小影行看子於壁亦稍稍微人題詠惜貌不甚似然帝城雙闕春樹萬家除此一幅外他無粉本心乎愛矣過而存之亦烏容已矣壬寅夏後一日掌生記

韻香間亦畫蘭工力不深而落筆瀟灑星航藏一紙其佳年壬問作也

江西劉典山武定太守公子也嘗為韻香作少年行仿做元白長慶體新樂府洋洋數百言將來當訪得其真鈔入此錄中

楊去齡字東卿當日所稱三法司之一也早脫樂籍買屋石頭胡同杜門卻掃不蓄

弟子曰吾備當種種苦趣受無量恐怖煩惱幸得解脫登清涼岸彼呱呱小兒文何
章奈何復忍違今著爐火上耶士長春予從友人訪之言論風采如太阿出匣色正
芒寒令人不可逼視覺扶風豪士在人目前一洗金粉香澤習氣既而南枝興思一
舸翩然竟歸人亦謂其此行作五湖長不復出來矣未幾復來京師則所挾數千金
已盡故諸宗族親戚間鄙之貧者慨然曰吾十餘歲家窮無所得食父母賣我牙身
入京師幸而獲數千金以歸念吾宗族親戚間鄙之貧者猶吾昔日也不周之吾昔
日之事保不復見於今日乎身入京師固十年前故我吾尚存何害焉摩由
前之說佛也劫後之說佛也若法齡者今之古人哉梅禹金作青泥蓮花記記北里
人取因茂叔愛蓮說出淤泥而不染意也亭亭淨植中通外直不蔓不支所謂大華
掌頭玉井蓮花開十丈藕如船惟斯人足以當之吾嘗謂含生之傳是有六等人也
鬼也神也仙也佛也使也六者性情舉止種種各異石頭記中人品格實叙人也實
玉鬼也探春神也相雲仙也尤三姐使也惟佛至今思之無可擬者順德胡赤石謂
邪曲煙具有佛性似近矣然未敢定附記於此與世之有心人商之

卷二 壬子癸卯錄

六

黃卿居京師從士大夫長揖不拜僉父頗用相警鑒惟鑒定卷禮部議論與余合
此正汲長孺所謂大將軍有揖客顧不重耶小蟬居春元堂亦援黃卿例見客長
揖不拜然黃卿既脫樂籍終不畜弟子超然蟬蛻吸露吟風其品格清高豈凡流
所能貌似余又素諸伶見客皆屈膝請安惟入諸王府承值則必長跪如尚書郎
謁八座及藩邸皆止請安惟見阿哥則跪安此亦梨園儀注小事故也因論法齡
事附記於此金瓶梅西門慶與客品論小優兒曰如此色藝若使為婦人早令其
入座不使捧盃侍立矣是明時伶人倚驕惟以竹肉供養實心纏頭惟在歌喉至
於錫餅酒錄非其職也今為俠邪遊者猶不得被優人平康里其必不得已攜與
倚住者入門必先呼乾阿婆云

卷二 壬子癸卯錄

六

考之否詔之極點曰有鑽石梅花意得美人香草風流品題殊當弟子知名者二
人小雲以溫潤如雲以瀟灑並是奇人殊有奇韻之譽頌延之言謂得臣文政得臣
筆具體而微象形惟肖每與生對猶覺虎賁儼然中郎故知新祥樂絲非偶然也二
人皆能從文士游入其室無綺羅繡帶習氣訂空表聖品詩曰坐中佳士左右倚竹
落花無言人淡如菊每詠杜老詠懷古蹟詩搖落空知宋玉悲風流儒儒亦吾師
令人想其標格不置妙雲小雲既皆相繼自振脫籍碧雲忽脫釋悅欲遊方以外就
長春寺齊僧九百五十餘人日日治衣鉢蒲團皇皇如不及次香規之曰等閒休為
出家忙每一誦之令人失笑既浩然思歸治移家船為范少伯為張志和茗椀香爐
筆牀茶竈與所蓄法書名畫鐘鼎彝器標標然滿載攜妻子飄然歸五湖煙水間實蕭
子雲有松石間意望蘇子瞻如神仙中人秋風江上莢菜鱸魚一賦遂初便可浣京
華塵土矣於是諸名士飲錢贈言為四冊子徵詩安十二次香為之序且賦七言六
律詩甚佳今錄之相逢曰下正華年一見心傾喜欲顛子不讀書真可惜生龍愛酒
亦堪傳美人香草春如海樺燭紅妝月滿天撒手便歸歸正好無愁本食是神仙日
落金臺此道行夜涼何處不秋聲頻看老大真狂客又見人間大瘦主上乘禪宜參

卷三 壬子癸卯錄

七

大隱如來心即是多情長門半調梅花賦一樣風流擅薄名此去齊梁次第過吳頭
楚尾泛煙波沙平大野歸鞍穩楓落寒江得句多一雁南飛衝碧漢廬山東界走黃
河又時記得題名處不是當年秋客何因前因後事茫茫此日回頭即故鄉無事便
應成佛去等閒休為出家忙江南到處蓮花界湖上千秋水月場我亦現身來說法
一心生藏自清涼三十塵緣悟已還蕭蕭蕭蕭如絲花飛綺閣三生夢雪壓嚴裝
萬首詩游戲煙雲添畫本神仙眷屬幾幾幾男兒此際無多讓百戰功成足時畫
堂遙夜惜思思曉唱蒼涼聽未終月色依然千里共天涯剩有一樽同田園晚歲輸
陶令綠竹中年感謝公無限深情每南望暮雲春樹大江東三處湖山堂
雙桂宇額額畫閣歌著宸燈者是也道光初年擅盛名者曰二雙三法三法者楊法
齡黃卿胡法度小雲余皆與之遊王法寶則識之遲暮之年在傳經堂中如浮陽罷
芝瑞憐憐江潭四絃掩抑殆不自勝惟二雙皆三生石上無一雙緣然於雙桂曾望
見顏色且最金盞在道光七八年間余尚未入都也是時粵中名部曰綺春曰桂華
有松林者已稱冠矣負冠絕一時名而珠兒珠女之諱福壽部者若何來小名若何
來小名並能以崑山調鳴其後不徒顏色照人元和陳觀察厚甫方應撫軍成果亭

卷三 壬子癸卯錄

七

先生聘主起書院講席暇則召諸郎彈絲品竹陶寫哀樂如謝後驢履東山時雙桂新從京師來聲色既迴出輩流出其餘技復足驚座人於是時望禽然歸之赤城霞起光景萬變殆不足喻而德化相國方由楚師持使節移督兩廣實願春雙桂遂入侍相公起居候門深如海外聞人真乃如海上望三神山在虛無縹緲間但見雲氣往來可望而不可即矣壬辰德化相成許量閣雙桂執鞭驅屬秦隸從荷戈周旋萬里至賜環乃復聞閣從人玉門問昔秋尚書通西郵李桂官校長相隨論者謂桂官加人一等不在前之具眼識英雄而在後之患難不渝所謂歲寒知松柏貞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此在公門桃李猶難言之況楊花輕薄願安敢望其為冬青鬱哉嗚呼是誠不可及已丁酉夏翰林待詔武清楊四尺桂貽我韻蘭畫一幅為雙鉤芝蘭水仙盆石直幅筆墨娟秀想見其為人款題庚寅春日作則是在珠江時也暇日聞桐仙言桐仙始為韻蘭弟子韻蘭出赴粵東乃轉而師小雲益桐仙筆札之傳強半受之韻蘭其淵源固自可溯又記吳中女子林秋娘名雙桂石氏青衣也有小青柳兒之憾芳姿團扇乃同遺路仲容人種未許騎驢桃根擊鐵留幻想於南部彙花持贈空者錄於西河有題壁詩流傳許共部金梅屬載中允醇士為畫悲秋圖

思之猶呼負負

邱三林字浣霞皖人初入西班後乃歸徽班春和堂盧祿馭弟子也祿馭弟子有三一人曰三才字秋棠其甥也一日方三林字竹春其妻兄弟之子也與胖雙喜演十全福戲妙玉得名今自居春暉堂得小秀蘭為弟子暉光日新矣其一則邱三林亦祿馭內戚也三三並有聲歌樓而浣霞尤色藝雙絕傾動都人士維時教素堂潘巧書之徒曰陳金彩汪雙林孔德喜皆擅時名與春和堂諸人並入時品各擅盛場至今十餘年後談之者尚覺津津然齒頰有餘分當日風流令人神往此中人今惟陳金彩享盛名擁厚貲即今三度部掌班寶善堂主人小名小元寶者是也浣霞與安次香為莫逆交祿馭與宋金寶輩當戲言梨園中文戲近日當推次香為最度以還舊

聞辦事能言之素業如貫珠浣霞與潘久耳目揣察亦能多所記憶部中諸文老戲往事往往呼浣霞印證之輒就所問者條舉以對可擬之為行秘書他日次香在部部且不就則浣霞當分記一解查矣浣霞娶魏名玉卿各先四照則如玉山使望見顏色者魂消心醉北方佳人也後來惟國香堂芙蓉女兒彷彿其豐麗當年際華中殆無其匹婉婉要燕好雙宿雙飛鵲橋比翼高名並命聲譽美之聞浣霞後玉卿抱恙過別姑矣癸甲之間有勸我學西河時是疎者或以玉卿為言同人求思余笑謂曰不山大澤實居龍蛇豈難涼德薄福殆不足以當尤物固如其書生也遂罷

陳金彩素在教素堂謀樂籍名曰小元寶既掌三度班重乃更分名其門下亦頗有佳伶雖未能遽稱大家世家與敬義堂光裕堂抗衡行然亦往往技展技戲足以自成一隊矣高三度王言春臺班有主元寶者手操霍數十萬金好撈捕六博每入場輒散數百金金銀臂腕脫數十雙但供投壺一笑所謂劉真長一擲百萬有其豪舉其妻苦諫不見聽乃因要還鄉京城所有金店肆賤價萬之盡室以行元寶不後已隨之歸促婦持門閨猶不失為田舍郎多牛馬富足數稱翁亦足以豪也歸無何不憤家食復來京師住旅店裘馬翩翩甚麗都好撈捕六博如故未幾博進負多瀉囊貨物盡償戲債甲午乙未間竟展轉為餓丐其婦在南中國猶求之知也可憐無定可遷骨猶是春閨夢裏人錦繡花谷中亦有此耶此高三目擊其事且曾以數緡錢贈之故最得其詳盛衰榮悴迴首何堪齒齒雲泥誰能道此因與寶善堂主人同小名附記於此

桂喜居松秀堂楊寶林甥也寶林為三槐堂王福林大夫與吳正田子為孫既得桂喜為嗣以色藝傾動都人士一時遊俠子弟競師廚傳積金錢頗約交遊然惟恐不得當斯年間累四五萬金歌樓望桂喜如神仙中人八人羨數桂喜亦流自賞顧不得於其親母鍾來林者故其師也有志女及笄笑如掌上珠環玕玉句中相收舉無足富意者獨許桂喜為可兒以愛女歸之雀屏中目鴻按齊居有時詞人之一雙無事償贖錢之十萬其偶偶諸郎少年相與交極而婉亦方謂長長美意實心無事居然得美天上人間第一美滿事矣過三商而妻禽歡二章而美雁王雖之好伊始始鴛鴦之樂未幾夫何方尋來龍是聞賊賊子歸刺耳始覺心記孔松柏之陰奈何何部要豈識板柱之樂但有劫路索債不哭而傷神申生無辜而

世合堂共築。飲式會者乃在阿芙蓉園裏江小吏焦仲卿夫基千古傷心第一事乃今復見之矣。

新郎才十六新娘才十五結婚才百日耳哀哉安次齊改月老祠楹帖輓之曰願天下有情人都學他愚夫婦則夫婦此前生注定事不知是好因緣惡因緣一時傳誦以為妙於語言師吳林在和春部屋福泰堂其徒玉鳳改福安堂其子玉桂又改安泰堂迄今門風不振惟玉林吳兄弟青雲萊柳者入春臺差強人意有佳者而安泰堂即常桂王呈齋舊居也

(理宗當朝潮州劉儒模松樹松翁寓前在作店城太廟對面所書安室玉柱玉琢瑞彩在和春閣李洪開木匠交奉至五歲後和春部爲李洪指針街福安堂轉入三從弟源興亦自松翁家)

吳金鳳更召令鳳字桐仙聰穎特達文而又儒近日文人所稱異下阿鳳是也其師小雲名法慶故四喜部名菓桐仙既入春臺部遂有出藍之譽風格灑然談諧筆札色色精妙所與游多當世文士性復苦溺於學校未幾湛染厥功甚深又能出其餘以教其弟子弟子曰小桐長安看花記所推為壓卷牡丹花者也所居曰玉連環室又有竹如意簾插架皆精冊映几案閒詩列寫銅鑿器數事成旁刻有古色通其門者或聞琴聲冷冷出戶外皆曰此中有人諸君子以春秋佳日集其家閱題分牌牘

仙公與參一席墨林清樸交酬與酒痕相潤也尤工繪事師衣冠有學識香館寫
生法作沒骨折枝花卉殊有主趣而翻應過繁忽遽中往往金靜曰六次香諸君為
之捉刀故外間蘭亭顧多臨本其非善法僧人之比也所以韻語楚楚有致暇復倚
聲學填長短句亦自可誦每於號弄文錯之時偶出一語指事類情一坐盡傾好從
諸文士遊諸文士亦樂與之遊也以故年逾笄冠而尋春車馬猶懶其盛門云先達
中已丑一科人常識桐仙者最多往往以相主畜之學作小楷書殷試卷子高積盈
尺我輩過夏舉人且遜其勤苦行草書亦皆秀潤流利不似時過然後學者茲事雖
闕人工殆亦由天授也王子敬性愛竹所居甌植之曰何可一日無此君東坡居士
詩寧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無肉令人瘦無竹令人俗吳大帝言顧公在坐使人不
樂而晉人又言坐無車公不樂人亦可以貴所自處矣若桐仙者可封瀟灑侯葛蒲
下拜甘其許彈坐對此君自爾翫流意遠

後子制篇五通制氣對
移居西巷從兄光裕宅

桐仙先畫對菊圖自題五絕句和者甚眾後又畫三友圖徵詩自畫前韻為倡諸
題詠者尚多和其自題對菊圖五詩韻云周大史父移為作小品四六文序工致
秀瀟雅稱才人吐屬以冷金畫書之作林姑仙壇記楷法精妙絕倫丁酉桐仙乞

處玉照堂中。日傾三蕉自取醺。惟二三舊相識招邀談諧。善花唱月。勝筵肯歎相與傾倒。暇或與其僑偶。中知已數人。沈李浮瓜。親戚情話。如說開元天寶盛時。不復錦帆纓頭。作曩日狡獪事。即或偶遇後生。年少與高。采烈袖脫。帽洵拳拳。不過付之一笑。唐人詠班婕妤。曰。總向春園裏。花間笑語聲。其起然遠引。不欲多上人。為不可及也。鄭秋江嘗謂。鶯花小譜。有曰。反古已聲。舞東風興。未關筵前笑語。司空慣刻毒哉。斯言聞之者。能無痛哭。予識春山。最遲閏其年。曰二十。嗚呼。乾隆年間。魏長生年廿七。始自蜀來京師耳。比其入雙清部。享盛名。已當壯年。今日成功者。退乃在弱冠時。否者。羣起而嘲笑之。烏知阿婆三五少年時。亦曾東望西抹來哉。噫。三度廣福。科術後移居石湖。謝同玉林。出居文林堂。
張雙慶。字蓮航。揚州人。初入京。在寶善堂。與小天祿。天壽。天然同居。謀高視。朝後入王慶堂。亦謀高視。其師呂胖子。故春臺部小鳳。小翠之師也。蓮航既聰穎。異常兄。又得名師。猶猶善謔。演失約。日月圖一出。聲名即大噪。辛卯百花生日。即脫弟子。離距客歲冬日。長至。登場南三月耳。後輩小。皆十五歲。自立門戶。禁園中。擬之少年科第。弱冠衡文。令人豔說。如張東之。跪奉千佛名經。頂禮膜拜。慨然有成。佛生天

京慶雜錄

卷二 辛壬癸甲錄

十三

天祿。禮姓。或云默齋。教授之孫也。元時有歌伎。真其自言。建寧人。西山後裔。姚牧安為翰林學士。承旨。於玉堂開宴。日見之。為白。必相三寶。奴落其指。以妻小兒。黃康明德。後門戶。當督運。乃往往有此。可為浩歎。今天祿。與股采之陳四。同學。春臺。班事。聞人言。給孤寺。西夾道。望江會館。亦天祿。掌院。則其部署。固自可觀。順林。者。字。硯。春。或作天祿。族人。也。幼隨其父。入都。居國安堂。與天祿。所居。國安堂。為。華行。二人。皆名門。而後起。殊無足數者。天祿。有女。曰。芙蓉。明慧。豔。治。有長安。麗人之目。都人士。聞聲。傾想。紅襟。小燕。入幕。窺。簾。思。竊。比。西家。宋。玉。者。以。千。方。百。計。得。玉。香。為。快。婚。子。歸。之。父。催。妝。却。扇。喜。可知也。於時。日下。摩。公。家。家。識。兩。家。者。咸。會。豐。玉。堂。國。香。堂。兩。地。生。歌。燈。火。極。一時之盛。花。天。月。地。又。添。一段。佳。話。矣。先是。天祿。當。一。弟子。學。唱。武。小。生。願。秀。慧。一。日。酒。樓。演。劇。座。中。有。人。觀。刺。史。怪。其。神。情。不。類。優。兒。有。所。根。觸。亟。還。寓。召。之。來。細。詰。姓。氏。里。居。及。墜。落。之。由。則。從。子。八。九。歲。時。迷。失。道。為。人。客。賣。者。也。刺。史。大。恚。恨。鳴。之。官。樣。多。方。索。緣。乃。得。薄。證。論。城。旦。春。歲。滿。復。歸。京。城。依。然。傳。粉。登。場。聚。徒。教。歌。舞。氣。揚。揚。甚。自得也。余。嘗。有。詩。云。蘭。園。無。端。墜。落。悲。幼。芳。狼。藉。有。銀。兒。酒。邊。更。讀。王。郎。曲。天。祿。生。還。喜。可知也。昔。宋。南。渡。時。伎。辭。幼。方。為。朱。道。學。文。公。先。生。所。賞。無

京慶雜錄

卷二 辛壬癸甲錄

十三

少分芳。又復以舉變局當萬能競秀時。培植妙寸土。尺寸金。顧客此無足重輕之小草。是廷懣大是恨事。若女春者。其品格在百花。乃適和其所自石耳。海鹽朱九采山以祭酒拔第。為戶部郎。春長春甚。幾於非是。食不飽。履不安。其因相公亮度起。茶山兼捐納房。於時長春長。哀善舞。築室畜弟子。教歌舞。購游俠。兒金自娛樂。而茶山於之。而戊鄉校。廷對魁天下。世遂以狀元夫人目長春。無何捐納房書吏。雕印假照事發。諸書郎失察者。復譴甚。家茶山亦以此事。呈吏議罷歸。歲甲午。乃復出山。仍為戶部郎。自此蹤跡亦疏矣。方茶山官尚書時。日令叔江幹學士有侍兒曰多姑娘。美而豔。且慧。警。茶山人有芳姿。團扇之意。自書楹帖曰。一心只念波羅蜜。三祝惟祈福。弄男學士笑謂云。他日能得鼎甲者。當以此兒賜汝。未幾。茶山竟以第一人及第。多姑娘竟不願為狀元小妻。強之不得。遂罷。板橋樑記載舊流俠劉元過一過江名士。不為禮。恚曰。若不知我為名士耶。元笑曰。名士是何物。能值幾文錢。樵俗之間。相去乃真。不可以道里計。金瓶以劉元二語與此為水調歌頭起句茶山之於長春也。非長春能識茶山。茶山自愛長春耳。宜其重來而蹤跡遂疏也。長春有弟子曰聯桂。字小曉。自別居春元堂。為視闕步落落寡合。余目為伶俠。以尤三姐擬之。方其初視籍時。一切草草。謁

其師有所假貸乃德色評語不可解通且固一毛未嘗拔也阿谀之甚往來遂絕嗟矣見金夫不有躬長春則誠有之矣若云具眼識英雄則固遜其弟子百倍此事本不足置齒頰顧狀元夫人得名已久無識者或豔稱之恐致惑世詎良不能不辨長春肌膚不甚白皙當時輕薄者有煤炭捏成一聯余載之瑣錄至所云太僕仇人則或諱之其詳不可得聞也

奉直劉高李鐵
揭斜街春福堂

慶齡能彈琵琶，極慧。是慶男子中，夏姬也。嘉慶間，贈檀名。至今幾三十年，年過不惑，而品類粹潔，猶似孺嬰。爲男子裝視之，鏡如弱冠。至若垂髮覆額，撲澗迭推，真乃如處家少婦。春日凝妝，豈榜嚴十種仙，中國有此一類耶？酒人口推爲大戶。巨轎到手，如摧奔兇。未嘗見其有醉容。人吸阿芙蓉膏，日盡兩許。世傳此爲男界東坡。今諸樂所製，能彈肌膚，損顏色。服之者，容光銳減。慶齡吸此，卅餘年，而面目豐腴，潤澤，視嚙啗少許時容華，不少衰。洵是奇事。或謂其得軒岐之術，理或然也。演完城作張嘴叔姆，余未及見。其盪湖船小曲，抱琵琶出，臨歌定，且彈，且歌，聲嬌態媚，而容盡燭燭影，狂狂之下，劍響欽光，鑿綠苔影，無不入。獨蓋其平居入夜，視卧對一燈，往往申旦，朝暾已上，始擁被酣睡。亭午猶息，偃在林。酒樓指名生索必俟。日晚始徐徐而來，故茶

園徵歌久不與判而酒後燈下看美人適得其妙幾忘其為東窗西抹阿婆矣三度後來之秀林立庭階若論彼中人召輩大半皆其孫曾行當其輕挑慢慙流盼迷媚時偷睨場後小兒輩竚肩竄簾囁語私語往往吃吃笑不能自禁故其當場意態都無一定隨所感觸如風水相遭自然成文非他人所能及也近日法林還湖船亦復時名然頗似趙趙佳人眉梢眼角時露動氣不稱吳娘肢體福林態度溫柔而碧玉破瓜之年未省人事雖云綽約終少嫵媚故至今三度演此劇終無以易慶齡也娶妻妾畜弟子而弟子苦無佳者以至門風不振至於大婦小妻分曹列豔駕鸞七十二花葉自相當慶齡處其中如豹仙紫雲銷魂春娘換馬習為常事款款踟躕深深蛺蝶綦宮一生花底活不數金釵十二行矣所嘗見表曰過源堂其役穴頗多小妻居小橋樹胡同者為天人裝璜略委脂繡袍窄地見者驚猶鬼神大婦舊住石頭胡同新移玉廣福斜街南園佳人風流自賞吾曾見其小女年纔十歲餘嬌鳥慧巢慧麗柔媚在枇杷花下撲蝴蝶捉迷藏殊有姿致洛陽女兒難得此宛轉如意者掌上夜光珍重攜筐宜矣大初山祺燕蘭小譜以魏長生為殿余作長安看花記以小天喜為殿今此錄復以慶齡為殿同一例也

三度慶齡居正源堂一在小橋樹胡同一在石頭胡同同移玉廣福斜街法林寓韓

大五福字嘯先晚人保定佳伶也上谷為直隸省會距京城三百三十里日下秋樓
淘汰藏揚往往以餘波潤三輔其間色藝稍可觀有聲名者又輒飄去入長安惟嘯
先始終居保定凡十五年道光壬辰亥己間表叔顏魯興制府為方伯世阮小雲
觀察攝庫訪余來選主二公幕時士大夫方以簿書期會勤職業晉乾隆嘉慶朝合
蒲李海門太守以縣令起家至郡將與吾鄉涿州牧徐公用書及余太岳祁州牧葉
石亭先生並有好事召公車北來者特為東道主供行李無困乏豪華跌宕昭昭一
時今聞諸父老已鮮有能言前輩風流者琦靜庵通侯時善方由蜀帥移鄂總督譏
句風規峻峭駁屬吏嚴戒諸長吏非微召無得輒離職守諸郡守牧令惴惴然幾於
非公事不敢至行省謁上臺商賈坐閱閨無由近利市三倍於是會城客舍閨無人
樂部中人幾口不言錢矣爾時保定伶人分為二隊曰長慶部曰三臺部長慶部既
高自位置不屑屑求悅庸俗人耳目三臺部則苟圖足衣食委曲婉轉為容悅以故
長慶部益寥落不能自存多人三臺部嘯先慨然謂部中諸父老曰吹律不覲吾不
復能抱琵琶彈擊輪袍為諸父老羞於是欽笙篳鼓板不復與諸郎競嘯先嘗既以

色藝傾倒都人士。又其行義高如魯仲連。諸願曲者心重之。所居曰金絲胡同。鄰口
叔先生祠。堂余以謁祠。日從友人訪之。溫潤如陳玉琴。瀟灑如楊法齡。天半朱霞。雲
中白鶴。有超然出塵之致。亦不覺心重之也。又有小五福字。壽先揚州人。號三臺。即
自言小時與秋美同舟北來。所演雜劇亦多與秋美同。在保定諸伶中頗有聲。亦庸
中佼佼者。然其舉動乃大似紅樓夢中夏金桂。以視瞻先。未免有名相如之態。特以
其名相同。如京師大小清者之例。故連類及之。附記於此。實則假非其倫也。小五福
聞秋美出師事。意悻悻。動好事者復嘖之。永謝者又憫然以古押衙自任。遂聞龍縱
之出。然詔與相識者。咸心惕息。待之如京伶。趨避。相對有戒心焉。大五福在保定三子。即家。德家。胡同。

卷二 辛丑癸卯稿

十六

京慶雜錄卷二終

京慶雜錄卷三

丁年五旬志

清 葉珠舊史著

桐仙以丁酉首夏為花君乞立傳。一時諸郎咸願得廁名看花記中。爭請余願曲。乞
品陳色藝。冀得一言為重。招邀者或相投也。於是傳寫看花記者。幾有洛陽紙貴之
歎。余笑曰。曠書乞米。許報佳傳。此事乃容請託。不幾如魏伯起織史乎。秋六夕。修秋
楔尺五莊。略與同人商榷。體製。秋試期近。未幾難作。遂爾閣筆。重九前一日。余就述
既下吏。從認獄中謁椒山先生。荷摩掌。手植榆樹。因用顯榮。汾寄吳漢槎。寧古塔賀
新。即韻填詞二調。寒冬短晷。擁爐謀醉。醉則歌鳴。鳴乃命筆。為看花後記。於是時提
牢主事桂林。胡小初。元博。隨園外孫也。簡齋先生與先光緒為戊己同年。生故以年
家子見相得甚歡。戊戌元夕。以詠萍高陽。量懷詞索和。且以錄別為依韻。語之曰。夢
漸隨雲香。都成水。離零別。換心情。如此浮名。可知悔煞。春春楊花。誰說情根。薄倖。經
縣未放。愁醒。肯會看五萬春華。誤了浮生。衍波。為寫迴波曲。只約憑風。片語情雲。根
似葉青衫。白中怕聽。鈴鈴。這情。花韻。樓前柳。淡春波。竹水三分。武。匆匆。秋影。依依。又
京慶雜錄 卷二 丁年五旬志

換盛汀百花生日。荷戈就道。道中無事。善燈對酒。復取草堂增刪。移改命之曰。丁年
玉蘭志。凡得傳十二篇。其中如金麟。小秀蘭。則先已有傳。前略今詳。呂子明。所謂士
別三日。便當刮目相待。吾知之不蚤。所以旌吾過也。翠香。福齡。愛齡。則直取本傳。移
入。蓋其年輩。皆與後記中人相等。從其類也。人才不擇地而生。歲時代謝。尤景常新。
附郭相銜。華實並茂。吾冀恨不及見。乾隆嘉慶間人。今所見。後來諸郎。晚分。要分。總
角。州者。未幾。哭而弁。將來子。子孫。繼繼。承。承。勿替。引之。和。凝。范。賈。不。昧。相。傳。吾。知
其方興而未艾也。謝太傅有言。佳子弟。正如芝蘭玉樹。欲使其生於庭階耳。昔謂此
中人不。過五年。為一世。吾居京師。載七八年。已及見其三世矣。因潤色錄之。都為一
卷。道光二十有二年。大歲。士寅。春三月三日。辰。給。成。卒。嘉應。楊。德。建。掌。生。自。叙。於。蘭
雲精舍之仰屋。

戊戌夏到巴陵。住八十日。與徐三樞。青定。文。臨。別。為我畫。幽雲。精舍。圖。且為之記。
洋洋灑灑。數百言。相屬。生。意。良。厚。余亦書。畫中。隱地。曰。此。字。生。夢。境。也。背。吐。絲。作
繭。龍。噴。氣。成。雲。所。憑。依。乃。所。自。為。也。其。雖。歸。亦。其。自。取。也。荷。戈。而。成。先。第。此。圖。留
待。他。年。系。室。以。實。之。秋。九。月。既。到。成。所。自。署。大。門。曰。聖。成。即。今。多。雨。露。地。居。難。得。

住蓬萊又一聯曰仰屋讀書我用法柱門却掃空庭存履既而文劉大曉字家
底俗佳士也見碑青畫將為我更作久未命筆已亥冬夜酒醒與劉起談筆疾
成之為四時圖凡四亦為之記洋洋灑灑數百言相屬望意良厚如劉青也不佞
生平良朋密友愛我者既多且摯每念知己能不酸辛因書王荀志附志於此庶
知何室為天下有情人也

秀芸在羣芳中異品也初命之曰綠牡丹繼思明崇禎朝有作綠牡丹傳奇以刺
復社中人者嫌其非佳名乃更命之曰綠萼梅當日上海界仙人等綠萼梅權家
留贈白玉條脫而去天仙化人遊戲神通目無下塵故應爾爾秀芸在光裕堂不
得於桐仙之妻乃出之桐仙意固未忍遽舍也初歸詠覽堂余實為盟主甫入門
小霞笑謂余君於此子猶子也曩君頗眷雨初今名秀芸為秀芸字之曰晴初可
乎在坐者咸相視而笑秀芸或作秀筠字竹君從其朔也然桐仙門下花君諸郎
名輩行皆以小相為主字並從艸呼龍耕烟種瑤草如此妙卉夫豈易得余乃定
書作秀芸秀芸事小霞而歌喉高過其師遠甚荀卿有言青出於藍而
水正所謂當讓此子出一頭地不止沉澁一氣而已毛初晴作教歌頭羅三行序
曰羅三非歌人乞毛生為作歌庶人知羅三苦沈澁也故其詩援元白例按度刊
節為疏記後有作者猶可尋繹此天下第一有心人也唐太宗文皇帝為元裝
法師製聖教序曰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善哉可為
妙於形容然余所品題秀芸聞吾言者固疑信半焉此中人語固云不足為外人
道也

秀芸乃定歸詠覽堂余力贊之且為屏當諸署一切事乃得就以重九前二日入門
稱弟子是時余以順天科場事被逮秋曹學牒攝對簿停案以待持以此事勾留二
日既嚴事乃自詣吏亦可謂癡如王濟者矣近日竟腔歌喉或推綺人聽香二人綺
人聲大然枯而不潤聽者聲高然激而不和以之起哀振靡則可至於聲音之逆則
慨乎其未之有聞也竹君發聲適亮亮曉而又圓潤清和累累如貫珠所謂八音克
諧無相奪倫惟斯人足以當之雖前輩中冠卿鶴仙不能過也此中人有場上場下
之別往往聲容東裡而酬應非所期習雖金瓶猶不能免紀消木難之謂夫高文典
冊用相如馳書羽檄用枚舉陸士衡所謂雖之則雙美合之則兩傷每念與人不求
備之言概不禁今日促將官裏去之歎二雅具四美備者能有幾人若竹君者庶幾
兼之矣戊戌百花生日余荷戈南成竹君適小霞設饌夢使情極室後每奇聲殷
殷謂平安頗近日得小霞書述竹君近狀乃幾有陽春白雪曲高和寡之憾豈知希
我輩耶馮唐有言先帝好大而臣好武陛下好少而臣又老李廣第一數奇不侯俯
仰身世能不慨然詠覽堂已入四喜部從此四喜部當增聲價矣歧子望之

翠香陸姓字玉仙吳之極嬌者也隋煬帝目司花女哀實兒曰態態可掬是兒仿
佛遇之如春烟龍芍藥秋水浸芙蓉未是絕艷要足令人心醉自有曼光雙瞳翳水
執版當席顧盼按人演占花魁醉歸獨占雷峰塔水關斷橋及盤湖船小曲無不以
態入妙許太常留給師嘗言若輩中人往往十指如懸槌一握為笑令人索然意盡
惟翠香面目如曼陀羅指掌如兜羅絲玉荀班中可稱第一手吾師雅人深致有此
絕妙品題每念斯言孰令人不忘相逐把臂時風趣古樂府所謂欄干十二曲垂手
人如玉又想見王夷甫執玉柄塵尾與手同色傾側時流也若置之梨香院女樂中
當時芳官品格在羣芳中當命之曰胡蝶花即鳳仙也本草綱目謂之急性子子熟
時有觸即握拳露爪此兒性格似之余嘗榜其居室曰翠海香天極聯曰翠葉竹葉
憐小玉香詞茶後譜中仙榜額余自書楹帖則將叔起所書也當傳經堂多貧病革
時玉仙代為演金雀雀齋齋與小霞為耦應中流慧尤覺可兒惜無幾時即以才質
易之此調不復彈矣西遊記女兒國王嬌嬈之態尤為擅場日新堂昔演此劇者曰
全齡所謂鋼絲扭就國王頭者是也一二年間為其師賺四五萬金在春臺十子中
曰黃帶子玉仙近日有少翁之號亦謂其任性自恣也戲采芝門下情育趾高氣揚

之人真不可解。又有寶齡已入不蹈歌場亦不甚見。各侍承之起居飲食八夜則一燈相對。喘喘中且聞當年色藝亦是可觀。今則反古無聲矣。日升堂三元之弟曰三福。為女兒國相。意趣未能流。動而進止徘徊。眇眇自憐。亦復輩中可造就者。寶齡俱寓朱家胡同日新堂。三福寓東成條營日新堂。

金麟字綺人。春臺部胡小雲弟子也。小雲為桐仙之師。金麟既出名。門意態皆能不失大家風範。綽約微韻。自然可觀。擬之南州香草。當在夜合含笑之間。又如黃梅花。雖未是清品。要其風味。正自醇厚。而中暮春在燕喜堂肩隨桐仙。執壺於時光裕堂。中翠霞秀蓮。皆捧觴隨行。以次進酒。綺人乃如鶴立雞羣。置之諸郎中。固應翹然獨秀。余初撰看花記。在丙申夏五。叙金麟者止如此。越一歲。則金麟已聲名洋溢。走馬帝城者。幾不欲作第二人位置矣。南海顏佩秋以書抵余曰。金麟歌喉獨出冠時。作者何以記不及此。得無遺憾耶。余笑而謝。既而見其演繁閣賜珠二齣。乃信名下固無虛士。近日雖營乳燕呢喃。學語細聲。露齒如游絲。氣息僅屬。幾似龍鬚十二。回翔應對時。三絃不敢促柱。凄凄咽咽。惟聞笛笙聲。雖有師曠之聰。不能辨其五音六律。周郎顧曲。但嘆奈何而已。綺人出為師子吼。謦聲聞果。高視闊步。踔厲發揚。其意

卷三 丁年玉蘭志

四

氣固已足以凌餘一世。及其發聲。遂乃如項王咤叱。千人皆廢。真可充滿天地。俯視餘子。聲鳴如泣。如訴。如怨。如慕。乃與烟抱枝。壁伏砌。不可同年而語矣。同日又得觀其師小雲演費宮人刺虎。作家舉止。固自不凡。是日適遇各莊分包。故茶樓雜劇。春泉堂師徒獨占三齣。幾與堂會指名奏伎者同。春臺部寓虎坊橋口內。五道頭前春泉堂。小天真字聽香。危姓春福堂連喜胞弟。四喜部後永之秀也。近日崑腔歌喉。推金麟第一。聽香出。遂掩其上。如洛鐘之應銅山。蒲宇夜半。鳴足以發聲振聵。又如秋城畫角。凄微心脾。令人聞之。有落日照大旗之想。蓋聽香之為人。得秋氣多。故其發之於聲。亦為秋聲。其神情極似冠卿。幼年時。特風姿。微不及耳。舉動吐屬。真截了當。又似小峰。而雅馴過之。才藝亦居其上。昔章邱李中麓先生。歸田後。園林池樹。極一時聲伎之盛。大治幸舍。館客。客有能以鬻管為笛者。吹之清脫。激越。有遏雲裂石之音。當日即事詩。所謂鬻管吹笙。明月夜者是也。後數十年。猶有能傳其法者。假使聽香臨歌筵。得如李蒼者。其人掌鬻管笛和之一片清商。夷則。如夜靜龍吟。天空海濶。以視韓娥三日。繞梁之音。當何如耶。天下名山。黃山之外。惟雁蕩為石山。戴土地僻境。幽雖有土氣。亦不甚厚。故不竹不筍。但覺清剛之氣。滿人懷抱。若聽香者。學山而至於

山則雁蕩矣。在羣芳中。則玉蘭品格為近。迎春歲歲。歲歲先放。四喜部如名園就荒。原草無得。此一枝。翹然獨秀。從此好春消息。來矣。眉仙在部中。宛如魯靈光殿。如韓陵一片石。如江左夷吾。雅容坐鎮。而寥天一鶴。殊有獨立蒼茫之勢。得聽香為之。後勁乃信曲高者。和者寡矣。丁酉入春。來四喜部登場。座上客往往與春臺相持。每日不下七八百人。視前一二。年蓋已倍之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善哉。司馬李王之論。也。四喜部屯極而亨。或者可復返嘉慶間舊觀。則聽香其先聲乎。四喜部寓朱家胡同日新堂。

福齡字春波。郁大慶猶子也。自春山出居玉照堂。後文盛堂。門前冷落。車馬稀矣。既得春波。門風復振。格局秀整。神采煥發。桃花礪面。光艷照人。尤不可及者。長眉入鬢。時露異彩。如春雨初霽。遠山新沐。翠欲滴。昔隋煬帝女。三十八人。惟吳絳仙善畫長眉。打漿踏歌者。羣相仿效。有司日給螺子黛。五斛。絳仙獨得波斯真品。煬帝目之曰。秀色可餐。生對春波。髮鬢想其眉。曹子建感甄賦曰。修眉連娟。西廂記北曲。鶯鶯曰。宮樣眉兒。新月偃。侵入鬢雲邊。若春波者。固天之生是。使獨非京兆尹所能點染。更無事乞靈於顏上。塗毫手也。其小玉嘗謂春波之眉。為仙之目。使合為一。人當其

卷三 丁年玉蘭志

五

秋波一轉。能令天下鐵石肝腸。人一齊心蕩。善哉。可為知言。史邦卿瞿宗吉輩。填心園春詞。連篇累牘。固猶未免在溫柔鄉中。為門外漢也。顧則得才子。玩幾篇詞。賦此江郎。斯言春波之為人。溫克沈默。不苟言笑。其意穆然。以深不屑屑求人憐。亦未嘗高自位置。自命不作第二流。而人亦自不能竟度外置之。鍾夫人自是閨房之秀斯之謂矣。三慶部近日玉筍環生。望之如瑤林瓊樹。要當以春波為翹楚。性情極似藕香榭中。惜春碧玉。初年身量未足。亦正如此。或言春波似藕官。亦近之。在羣芳中。當是素馨花。喧喧如雪。皎皎如冰。又復清而能腴。潔而能篤。豈凡卉中所能有其色香味。同人嘗集福興居之醉。醉深處。坐中有秋芙。絕。綴錯。語笑喧。應秋芙自命酒人。欲矜大戶動。以陳元龍。湖海間豪氣。壓人淋漓。酣嬉。顛倒。如項王鉅鹿之敵。章邯諸侯。皆從壁上觀。如光武昆陽之破。尋邑雷雨大作。屋瓦皆飛。意氣之盛。幾幾乎有不可一世之概。一鼓作氣。狂態盡露。其可禁遏不逾時。玉山自倒。非人推矣。春波微笑。不言。而杯到不停。三國志注。稱邴原飲至一石。容色逾莊。黃叔度注。注如千頃波。澄之不清。濁之不濁。古人所難。今復見之。可謂善易者。不言易矣。雨初飲。亦甚豪。以出冠卿門下。傳酒世家。傾翻北斗。吸盡西江。有此雄概。然酒酣。月使倒行。以當春波。固

錢穀。會甚密。故諸小。即殊局。路。惟待花君。多所寬假。起居一切。得自如。夫大愛
情。少子。今亦有然矣。桐仙舉動。酒脫。略似魏晉。問人。大有王夷甫。口不言錢之奇。
落拓。殊不治家人。生座。幾幾乎。如終侯。問。刑。名。不知。錢穀。不知。又極慕。趙明誠之
為人。欲學。其居大學。時。典。大。買。書。故事。每入。疏。瑤。殿。肆。所。見。法。書。名。畫。鐘。鼎。弄。弄。
雖然。滿載。以歸。或。貨。即。負。骨。董。造。其。家。門。意。有所。向。費。輒。不。計。不。問。度。支。能。給。與
否。室。中。質。帖。常。數十。紙。蕭。霜。告。寒。光。裕。堂。中。諸。郎。始。謀。授。衣。歲。習。以。為。常。襄。年。在
春。臺。部。十。子。中。目。之。曰。書。獸。子。京。華。塵。土。淫。而。不。繼。王。茂。宏。無。事。舉。扇。相。障。以。視
逐。金。彈。工。數。錢。者。相。去。何。可。以。由。句。計。然。小。桐。謀。脫。籍。桐。仙。居。奇。貨。昂。其。真。素。八
千金。故事。久。弗。就。而。秀。芸。之。歸。詠。霓。霓。堂。小。霞。亦。費。千。三百。餘。金。許。為。後。來。第一。人。
刀。臂。之。且。為。屏。當。部。署。乃。得。成。交。云。古。之。人。有。言。曰。惟。儉。可。以。養。廉。皆。哉。言。乎。
鴻。喜。字。雨。香。其。師。檀。天。祿。春。臺。部。掌。班。也。天。祿。少。負。盛。名。緣。事。論。城。旦。歸。京。師。復。理
舊。業。得。鴻。喜。宛。轉。如。意。姿。首。清。瀟。而。意。趣。梗。郁。如。茉莉。花。每。當。夏。夜。相。廉。不。倦。若。紗
四。垂。柳。梢。暗。碧。捧。出。團。月。美人。浴。罷。攜。小。蒲。葵。扇。子。著。西。洋。夏。布。衫。花。影。滿。身。納。涼
已。足。就。曲。欄。花。下。設。麝。虎。竹。小。榻。八。尺。紅。藤。蓆。開。食。對。鏡。瑤。瑤。晚。妝。以。豆。青。瓷。合。裝

湯。鴻。玉。徐。桂。林。弟。子。也。桂。林。字。縣。香。晚。人。得。名。在。仙。冠。卿。之前。既。脫。籍。向。吳。中。娶
婦。主。安。次。香。兄。鐵。苗。生。家。婦。翁。黃。姓。故。吾。嘉。應。人。寄。居。姑。蘇。者。也。既。成。禮。娶。婦。復。來
京。師。不。復。與。婦。家。通。余。曾。為。一。作。寄。書。郵。問。前。訊。輒。遇。嚴。洪。喬。浮。沈。之。凡。三。四。函。無
一。得。達。云。聽。香。居。籍。家。潭。以。其。昔。年。所。居。天。觀。堂。與。其。徒。為。門。樓。而。自。署。所。居。室。曰
雲。仍。書。尾。意。將。以。自。別。於。樂。籍。中。人。然。人。固。當。知。天。觀。堂。無。有。知。雲。仍。書。尾。者。雖。翹
然。自。異。思。比。幽。蘭。不。欲。與。眾。草。凡。卉。伍。固。未。易。得。矣。鴻。玉。色。藝。亦。止。中。人。在。後。來。諸
郎。中。無。大。出。色。持。以。其。系。出。名。門。故。多。刮。目。相。待。乃。顏。佩。秋。直。欲。以。紅。樓。夢。榮。香。院
女。樂。中。齡。官。儼。之。屈。到。嗜。菱。或。亦。別。好。所。鍾。與。六。朝。人。論。州。郡。大。中。正。之。敵。上。品。無
寒。門。下。品。無。世。族。但。以。門。地。微。僻。能。有。幾。人。張。目。不。會。江。東。米。價。如。王。孫。之。不。癡。者
然。則。龍。士。元。拔。十。得。五。之。說。殆。亦。未。可。盡。信。矣。
素。玉。劉。姓。字。韞。仙。福。雲。堂。玉。鳳。弟。子。也。初。作。看。花。記。時。附。之。蘭。香。傳。中。既。撰。玉。筍。志
以。其。年。輩。皆。與。後。記。中。人。相。等。乃。別。為。立。傳。移。入。此。卷。使。各。從。其。類。焉。易。繫。辭。傳。曰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許。汝。長。說。文。解。字。後。叙。自。明。其。例。曰。分。別。部。居。不。相。雜。則。其。是
之。謂。矣。器。局。秀。整。雖。少。爽。致。而。時。露。勁。氣。不。甚。似。吳。兒。柔。媚。體。段。而。又。無。扶。風。豪。士

京。慶。雜。錄
卷。三
丁。年。玉。筍。志
八
茉莉。葉。擲。結。大。胡。蝶。二。支。次。第。安。戴。簪。旁。補。描。魚。子。蘭。一。葉。烏。雲。堆。雪。微。撿。金。粟。頃
之。媚。香。四。溢。真。乃。竟。體。蘭。芳。矣。生。對。雨。香。有。此。風。味。天。祿。同。族。者。曰。順。林。居。國。安。堂
有。弟。子。小。翠。字。碧。生。小。鳳。字。次。香。皆。不。及。鴻。喜。又。保。定。有。金。福。銀。福。即。順。林。之。徒。小
蘭。小。桂。也。
小。五。福。曹。石。麟。弟。子。也。演。贈。子。捉。姦。彈。琵琶。丁。丁。然。旖。旎。融。冶。梨花。一。枝。春。帶。雨。態
殊。似。之。石。麟。本。亦。裏。頭。人。今。改。唱。小。生。兼。工。技。擊。聲。容。俱。勝。於。嚙。音。每。日。大。軸。子。竹
音。時。時。石。麟。必。與。胖。雙。秀。兩。兩。登。場。此。三。慶。部。持。門。生。旦。也。胖。雙。秀。不。習。昆。腔。而。發
聲。道。亮。真。可。過。雲。登。塔。一。齣。尤。擅。武。場。每。當。酒。綠。燈。紅。時。聽。之。覺。韓。娥。雅。雅。門。之。歌。今
猶。在。耳。聞。元。未。許。和。子。入。宮。名。永。新。能。變。新。聲。高。秋。明。月。臺。殿。清。虛。喚。轉。一。聲。響。傳
九。陌。此。之。謂。矣。雙。秀。與。郁。大。慶。居。文。武。堂。所。教。多。佳。弟。子。而。雙。秀。壽。林。俱。尚。分。包。銀
人。生。遭。際。宛。不。齊。大。抵。如。斯。矣。
同。演。十。全。福。為。妙。玉。云。極。佳。惜。吾。未。及。見。或。云。演。十。全。福。妙。玉。竹。春。即。胡。秀。蘭。香
更。之。師。今。春。睡。堂。主。者。也。三。慶。部。寓。石。麟。同。居。福。堂。

京。慶。雜。錄
卷。三
丁。年。玉。筍。志
九
雄。邁。氣。概。昔。目。之。曰。丁。香。花。花。不。勝。葉。而。細。香。瑣。碎。亦。饒。別。趣。粵。人。目。山。丹。花。為。土
牡丹。雖。非。玫瑰。花。紅。香。多。刺。之。比。要。亦。自。是。艷。品。特。輝。光。未。能。發。越。耳。置。之。南。部。烟
花。中。當。是。梔。子。花。品。未。必。清。而。味。則。殊。復。日。新。堂。中。藕。仙。以。觀。此。兒。剛。柔。輕。重。遲。速
異。齊。要。其。風。趣。正。復。相。似。若。以。漢。書。人。物。表。例。之。其。品。第。正。不。失。為。中。上。又。性。好。跳
躑。愛。動。不。居。擊。劍。弄。丸。皆。其。所。習。平。居。洵。拳。拳。如。將。不。及。余。每。戲。呼。為。無。事。忙。偶
然。把。筆。學。畫。蘭。蕙。枝。雨。葉。縱。橫。離。披。亦。殊。有。劍。拔。弩。張。之。態。小。霞。畫。九。蛇。滋。蘭
圖。輒。仙。與。烏。太。史。公。有。言。士。固。有。附。驥。尾。而。致。青。雲。者。其。是。之。謂。歟。其。同。師。者。曰。素
蘭。宇。琴。仙。在。瑞。卿。門。下。未。是。秀。出。之。品。然。三。桓。七。穆。論。者。未。嘗。或。遺。之。傳。曰。松。柏。之
下。其。草。不。植。詩。又。曰。鳥。與。女。蘿。施。於。松。柏。子。游。所。謂。夫。子。有。為。言。之。非。一。端。所。可。盡
也。若。素。蘭。者。雖。非。紫。藤。花。濃。香。陰。敗。之。儔。以。視。金。雀。先。綠。托。根。得。地。一。朵。嬌。然。當。夫
春。光。明。媚。即。有。旨。語。亦。具。香。色。借。其。點。綴。亦。未。始。不。足。當。勝。日。專。芳。者。停。鞭。一。眺。處
文。蘭。宇。呢。香。小。元。寶。弟。子。也。三。慶。部。不。少。佳。小。生。文。蘭。在。後。輩。中。亦。可。觀。者。實。善。堂。與
敬。義。堂。同。享。三。慶。部。事。其。門。下。皆。多。佳。伶。而。小。元。寶。在。當。日。尤。自。擅。盛。名。至。今。其。從

皆如玉樹家子，未必盡佳，而舉止落落大方，要自與白屋崛起者不同。文蘭能彈琵琶，風神爽朗，談吐清脫，眉目間亦時露英氣，有似鸞仙。特徵遜其修整耳。丁酉初秋六夕，同人修秋禊於尺五莊，歸後集其家，談善文錯，皆已半酣。余笑謂文蘭撥四絃為我解醒，則笑而應曰：「諸君如能更浮大白者，當與將軍令為壽。」即起，潑水盈滿注陳觴，僅于三疊，各受三升許。如劉景升三推，同人鼓掌和之，促絕，酒酣相視而笑。于玉山續興，比進檀槽，子不復能顧曲，遠起，命駕疾驅，驅吐車茵，狼籍明日，日加干猶卧不能起，酒徒聞之，莫不大笑。其同師者曰：清香字蘭生，幽秀溫婉，恂恂如處子，無市井氣。既醒，復捉筆學作字，波磔殊有媚態，亦有志之士也。又有蓮桂，字蓮卿，於三人中齒最少，惆悵自喜，不拘拘矩矩，而風致翩翩，自覺動人或為寫蓮桂圖，書聖教序。桂生高嶺，雲路方得，玄其華，遂出淅淅飛塵，不能下其案。四語贈之，桂四季卿極所賞心。屢乞為立傳，余諾之。久未能屬筆，乃附記於此。長安看花記，以小天喜為殿，辛壬癸甲錄，以琵琶慶為殿，皆援燕蘭小譜以魏長生為殿之例。此志獨以寶善堂為殿者，蓋小元寶師徒色藝並有可觀，不愧流濯一氣之譽。余之今日玉筍班中，雖未能遠如敬義堂，稱大家光裕堂，稱世家，然望之蔚然而深秀，固知京塵難辨。

玉輝珠媚此中有人三慶為主可謂眾矣

史部有記載類，三輔黃圖西京雜記之屬是也。予部有小說家，拾遺記世說新語之屬是也。體例各殊，唐宋以來，遂遂千載，代有作者。乾隆朝，命儒臣因宋檢討錫也，所撰廣之為日下舊聞考，煌煌作述，徵文考獻，鴻裁鉅典，非履唐小言所敢擬矣。余製長安看花記，復為前後集，既成，愛為三卷，為諸伶各立小傳，以佛法過去現在未來命之。黃金臺下，按圖索驥，三生石上，似曾相識，一展卷，問如見其三人矣。顧其舊聞軼事，旁見側出，耳目所及，書缺有問焉。虛龍射陳五相舟，與子過從，既習，每於干窗茶話，各舉歌樓雜事，藉資談柄。湘舟長于十餘歲，居京師卅餘年，所述多嘉慶年事，余所不及見也。始余交成都安十二次香，其人風流個個，又多才藝，諸伶執費學書畫者，盈其門，余從永平入都，訪次香，孔雀斜街四川會館，日夕談春明門內故事，如與湘舟縱談時，而次香見聞尤廣，且多身親得其實。郭性健忘，輒隨事命筆錄之，積日既久，寢然盈冊，置者顧曲，置簿大書曰及時行樂，排日進戲，辛壬癸甲以京塵雜錄。

來八年於外矣，迴念走馬看花都如夢，東宋人有東京夢華錄，記汴梁金鼓時事，國朝孫北海少宰亦有春明夢餘錄，余私淑諸人，願竊比焉。因命之曰齊華瑣簿，中以陳安二君所述為主，而賓庭客生發難解，嘲故紙遺殘，卷瑣屑凡有關梨園掌故者，芻蕘封非，雖運采入諸君子，崇論閎議，莫不備書，而鄙人謾關，隱見亦得疏記，隨所得纂之，不得排比類次，凡得若干條件，繫於左荷戈南來，行道後，遞復多筆，削所見異詞，所聞異詞，所傳聞又異詞，有修伶官傳者，以是為長編，而底簿焉可矣。少年聽雨歌樓上，中年聽雨客船中，前度影單殊難為情，他日者，或叱履聲，或拉雜推燒，或一日三度，珍重愛惜，以之為記事珠，以之為衣寶珠，以之為珍珠船馬聽之而已，非鄙人所及知也。吳道光壬寅春三月三日，仰屋生記於長裕成所之貨廬。

嘉慶朝潮州戴光祿久官京師，撰藤陰雜記，大半取材日下舊聞考，於都城古蹟攷證特詳。云乾隆間查家樓月明樓皆國初舊蹟也。余道光壬辰北來，卸裝即居永光寺西街八寶店，年伯朱清帥亦堂先生家，所見惟查樓尚存，即今前門外肉市廣和樓也。對門有小巷，通大街，尚榜曰查樓口，或謠呼茶樓矣。此國朝餘初訪月

明樓無知者成夏雲夢道中老僕楊升言月明樓即在永光寺西街其地近叢林世俗相傳有康熙私訪月明樓之語編為歌謠演為雜劇刻為畫圖雖婦人孺子皆能言其事頗鮮有知其地者

有戲莊有戲園有酒莊有酒館戲莊曰某堂曰某會館為衣冠揖遜上壽娛賓之所清歌妙舞絲竹迭奏戲園則曰某園曰某樓曰某軒偶然茶話人海雜還諸伶登場各奏爾能狂歌喧嘩呼好之聲往往如萬鴉競噪矣尋常折柬召客者必赴酒莊莊多以堂名陳饋八簋於肥酒與夏屋渠渠靜無譁者同人招邀率爾命酌者多在酒館館多以店名亦以樓名以館名皆宜暢清話珍錯畢陳無歌舞也間或赴酒莊小集亦然

戲莊演劇必徽班戲園之大者如廣德樓廣和樓三慶園慶樂園亦必以徽班為主下此則徽班小班西班相雜適均矣

今之戲莊諸客者酒家為政先期計開宴者凡幾家有客若而人與樂部定要約部署既定乃告主人署券為驗主人折柬以告客曰某日集某所樂演某部屆期衣冠必莊有核必映一獻之禮賓主百拜自朝至於日中是肅肅莊莊如也戲園聽歌酒

京塵雜錄

卷四 繁華瑣錄

二

館買醉則不無屏車騎易冠裳緩帶笑傲自得放浪形骸之外不復有拘束矣酒莊則公談小集聽從其便是合戲莊酒館為一者特無歌舞耳乾隆間金陵樓則與今戲莊異而合戲園酒館為一者雅座小賣熊魚兼美任適口體無愧辭鄉小分會而飲則雅座也甘旨可適味而書曰小書酒莊酒館金陵樓於五十一年萬千秋八月停市今多不知其處或以五和樓東昇樓當之非也廣和樓蓋即其地云

廣和樓柱今皆欹斜南向如金陵瓦官閣然或言樓高受朔風震盪理或然歟

都門竹枝詞云某日某園演某班紅黃條子貼通關今日大書榜通衙名報條曰某月日某部在某園演某戲尚仍其舊俗蓋諸部赴各園皆有定期大約四日或三日

一易地每月周而復始有條不紊也廣和樓則每日演戲在廣和樓春台三慶四喜和春為四大徽班其在茶園演劇觀者人出錢百九十二曰座兒錢此戲坐也官座惟高祝座兒錢與四大班等堂會必演此五部日費百餘錢總頭之及童子則有酒惟高祝座兒錢與四大班等堂會必演此五部日費百餘錢總頭之采不與焉

堂會則非所與聞西班諸伶則捧觴侑酒並所不習近日亦有出學酬應者然召之入酒家則可茶園為眾人屬目之地有相識者亦止遣僕送茶諸伶仍不登座周旋也

前門外戲園多在中城故建城口號有中城珠玉錦繡之語中郎尉所治地或且因緣為利東城有戲園西城有戲園南城有戲園北城有戲園各舉重者為言宣武門外大街南行近菜市口有財神會館少東門外有文昌會館皆為宴集之所西城命酒徵歌者多在此皆戲園也內城禁開設戲園止有雜要館外城小戲園戲班所不到者分日演西班小班又不足則以雜要補之故外城亦多雜要館

京塵雜錄

卷四 繁華瑣錄

三

城外小園凡五在南城者二崇文門外曰廣興宣武門外曰慶順東城一在齊化門外曰芳華西城一在平則門外曰阜成北城一在德勝門外曰德勝皆徽班所不到惟萬祝偶一泄之亦但分下包而已

舊時橋子班打采多在正陽門外鮮魚口內天樂園今為小戲園矣都門竹枝詞云謹將帖子印十張浙紹鄉祠稟壽堂謂酒莊也樣壽堂在打磨廠今尚在浙紹鄉祠未嘗日日宴會特堂會偶然借用其地在虎坊橋之東藤陰雜記言向不知眾樂園何在後見李自實筆帖云在虎坊橋眾樂園口乃知之今道光年李

自實筆帖云在珠寶市而虎坊橋則固無有知眾樂園之名者

竹枝詞又云每味上來誇不絕那知依舊慶雲堂又云恒德堂中尚可賒今日酒莊酒館俱無此二家矣往日銀官為李海門召客於宜慶堂今觀音寺前有承慶堂大欄欄有衍慶堂然皆酒莊非戲莊也湘舟云小亭紗帽胡同口慶雲堂猶及見之今

承慶堂即其地也今日三慶園乾隆年間宴樂居也其地昔甚廣大今當鋪亦從此析出又其旁有六合居亦其地也

樂部各有地處俗稱天下處存三慶同三慶為韓家渡四喜為陝西恭和春
當李漢陽計街高祝寓在順司諸份聚處其中者曰公中人聘歌師食月俸者曰
琴也銀司事者曰官班官班掌令為三日掌銀錢曰掌行頭曰掌派戲生
旦列立下處曰唱曰堂名中人堂名中人入班必納千緡或數百緡有差曰班底
班底有整股有半股整股者四日得登場演劇一齣半股者八日轉子諸部周流
赴戲園大園四日小園三日一易地亦曰輪轉子堂名中人有班底者許備其值相
授其堂名多承襲前人舊號彼此來往鴉巢鳩居雖繫以姓氏不嫌張冠李戴也
問而自立門戶別命堂名者曰新堂名必其人能自樹立到處知名者矣然自納班
底小堂部中又老及諸鐘管笙簫所費不貲不如頂堂名者有班底及一切屋宇
器用俱生享其成可免勞民傷財也聞亦有裏頭居天下處者曰已過大抵老夫毫
矣然吾嘗見三慶部演四進士大軸子其戲漁家親妹者乃整如芍藥光采動人約
其年當纔二十許人耳而初云此大下處中人並以其名告余余忘之矣後問安次查
言其人即李孝林計其年齒不相宜恐未必然
四戲班合擅場四喜曰曲于先輩風流韻羊尚存不為淫哇春情應推世有周郎

春四 華華瑣瑣

四

能無三顧古稱清歌妙舞又曰絲不如竹竹不如肉為其漸近自然故至今堂會終
無以易之也三慶曰軸子每日撤簾以後公中人各奏爾能所演皆新排近事連日
接演傳人呼對全在乎此所謂已人下里舉國和之未能免俗聊復爾爾樂其所
自生亦焉可少和春曰把子每日手平必演三國水滸諸小說名中軸子工技擊者
各出其技尚樓文人承烟弄丸公孫大娘舞劍器渾渾脫渾渾脫高唱揚揚躍躍千山
立亦何可一日無此春臺曰孩子雲裏帝城如錦繡萬花台春日遲遲萬紫千紅都
非凡響而春臺則諸郎之天大少好咸萃焉奇花初胎有心人固當以十萬金鈴護
惜之萬祝在當日以韻香一人照映一時石韞玉而山輝水含珠而川媚日午當天
塔影圓幾令人有愛一足之思今雖少佳品猶能與四戲班抗顏行非第一仙人一
點靈光所照不及此

乾隆間藝生任雙慶部陳漢碧在宜慶部同時又有華慶部或曰今之三慶班殆
合雙慶宜慶華慶為一者也余按四喜在四戲班中得名最先都門竹枝詞云新排
一兩桃花扇到處開傳四喜班此嘉慶朝事也而三慶又在四喜之先乾隆五十五
年庚戌 高宗八旬萬壽入都祝嘏時稱三慶戲定為徽班鼻祖今乃省徽字係稱

三慶班與雙慶宜慶華慶不相涉也

陳銀兒或曰俗稱酒者非金銀樓不赴其地在肉市今為廣和樓即音查家樓也今
日肉市酒樓最多而味最惡者無諸水火之齊者余嘗謂諸美人赴肉市飲食亦焚
琴煮鶴之一事其南則晉元樓在焉皆西商所集其中不設雅座諸伶足跡所不到
園中問今夜宴集何所答曰晉元樓則搖首徑去矣

戲園客座分樓上樓下樓上最後近臨戲臺者左右各以屏風隔為三四間曰官座
豪客所集也官座以下場門第二座為最貴以其牽廉將入時便於擲心賣眼竹枝
詞樓頭飛上迷離眼計下今宵斷飯米正如白樂天長恨歌所云迴頭一笑百媚生
梁武帝白雲舞歌所云含笑一轉私自滿湯恩休白雲歌所云流目送笑不敢言
若是矣官座而前短几幾次曰桌子漸遠戲臺價亦遞殺惟正樓不橫桌蓋舊例也
樓下周迴設長案觀者比肩環座曰散座其後亦設高座傍橋端足可以俯視中庭
設案如樓下而坐者率皆市井組僮僕與優伶名之曰池子余嘗謂此萬人海真乃
衆維魚矣從樓上憑欄俯視下界長几列如方罍大似白袍鵠立索筆試有司時特
不能衍枝靜無譁耳余嘗基曰釣魚臺亦以下場門為貴至於上場門鳴鉦駐目

春四 華華瑣瑣

五

眩耳聾客不願坐也

竹枝詞云園中官座列西東坐椅平鋪一片紅紫紅色為一二品官坐椅今園中惟
用藍布坐具慶樂園新葺最華明亦止用回回錦士大夫惟戲莊公議尊卑氣集至
於各園嬉戲說平等法貴官例得用紅坐椅者亦當持體不便降尊從諸俠少治游
矣即如長安酒家連客者在酒莊則連官貴人鳴騶張蓋來會若酒館小集從無公
卿敘袁尹屏車騎看竹者蓋脫巾獨步買醉數錢情之所鍾正在我輩大僚顧惜官
箴動以恒舞酣歌沈湎自色為戒長安市上酒家眠不得不讓諸仙人矣愛客軍中
皆自攜坐具官座倚欄干前設短榻後列高几各施錦褥別於客坐後設高坐以坐
僕從撤園中藍布坐具施之其散座則坐兒錢外如坐椅全費錢百二十又竹枝詞
云三寸紅菱窄戲單今戲園無戲單諸伶或書片紙置懷袖備相識者頗問惟堂
會仍用紅紙戲目堂會謂戲莊公議及第宅家宴會館開拜也堂會點戲說笑仍用
短足炕几并陳延前戲園亦偶有點戲者但以一紙錢帖界之而已
竹枝詞云雙表對峙未正對來恰已過三通此嘉慶年事也余崇紅豆村樵紅樓
夢傳奇凡例云絲竹之聲哀不可無金鼓以震之此言殊近理今梨園登場日例

上

華春伯即笑從中人長幼之別蓋女也

之父本非京坊哥相中人自南中招其子北來紉玳瑁釵入三磨音女房者亦外行

答曰此吾師筆澤薪後去為長虛監商今外京師在古人食工

一登壇觀者莫不稱奇。一日晉然古常美方妻與而不其不

狝野與古其名亡靈名小現口人見注注入者看高和至壽人害立二力

卷四

曰曰言沙保身人景中保老品木和也今遇真門老孫性性不飛

意治無弗意者見似有小陽言金林共岳自京區苑治廟與車庫力兄言中林石

後陟董屋五陽規相陽過江人立多死老女木食屋口看品不這不具今言曰土而

胡舞美商六缶典正身城三

[illegible]

京臣哥林布中多作云房坊木泚絲多不一則云坊木泚一之文二重一

藏白小山尚書督學廣東試嘉應諸生古學。姚燔東風賦以嘶騎漸遠征塵不斷為韻表叔李湘賓才人也一篇之中盡用南北曲重香摘藍紙醉金迷如有明感時珠工說度豪家爭以孔翠珠貝飾船蓬堆璨陸雅令人不可逼視其押新字韻曰過

色色可愛惟小字別號無可稽考大是恨事所謂瑞之閣主人者不知何許人或者知意館中人耶聞盜賊人半相陰買賈物備此物不似金穴銅山中聚者其所從來不可究詰矣惜於時無好事者訊之盜口爲得其實也

以名字分隸對稱。已成俗套。牽強湊合。幾至不成文理。惟幼時聞六蓬船有細新者。吾州百花洲名伎也。嘉慶之水曰梅江。連州以入海。從容自來六蓬船。如湖州太守萬子與有集句一聯云。細推物理須行樂。新得佳人字莫愁。其乃如玉合子蓋奇妙不可思議。所謂好語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每新歲及鄉會試場後團拜公議。日不暇給。則諸部分包。或過傳差亦分包。傳差者官府公會徵諸郎承直也。大抵堂會或分二三包不等。其茶園開戲自若也。有時茶樓門首標紅曰傳差不開戲。則必御史堂傳差不敢分包者矣。

鄉會試場後各國及堂會。必演王名芳連升三級花面演說題解以為笑樂。未免侮聖人之言。案此體自漢魏六朝人已有之。假借同音。用資談柄。玉茗堂尤擅此長。其最佳者。牡丹亭閨塾。杜麗娘上場賓白云。酒是先生餞。女為君子儒。巨鼎解頤。可稱無上妙品。

嘉慶二十五年。京師春臺班忽無故散去。七月。睿廟宮車晏駕。道光十三年癸巳。和春班散去。四月孝慎皇后升遐。蓋普天率土。遇密八音。運會所值。氣機先兆。莫知其然而然。

卷四 家華瑣簿

十

曲家務頭二字。余向不解所謂。舞勺時讀桃花扇教歌一齣。李香君唱牡丹亭驚夢。早羅袍原來蛇紫媽。紅開遍一曲至雨絲風片。蘇崑生曰。誤矣。絲字是務頭。於時。繭訪之。案此曲工尺絲字譜止。上二字非板並非眼。不識崑生所謂誤者。安在。凡遇曲師即舉此質之。其能言其所以然。後聞水許傳朱全入歌院。聽笑樂院本。至務頭停聲乞纏頭。是務頭又似關目。不關曲中節拍矣。金瓶梅亦屢言笑樂院本。是自元及明皆有笑樂院本。似通俗常演者。究不知是何院本。又不知務頭畢竟如何。雖老歌師無知之者。余古強喉直。自愧不能學歌。於此事尤深抱陶隱居一事不知之恥。萬柳堂益都相國馮文毅公所築舍也。國初為清遊勝地。坐論退食。躡履東山。門生追陪杖履。來遊來歌。已未制科諸公集中。莫不矢卷阿之音。今荒烟蔓草。斷井頽垣。幾不能指其地矣。余住京七年。不知萬柳堂何在。暇日問車夫醉王。乃知在沙窩。豐臺二門內。可謂雅矣。而求諸野。今日指花寺。阮大傅半未。壬申在都。常遊。又與余。豐臺為樂。在昔為勝遊。今則二三月間。南西門外三官廟海棠開時。來賞者車馬相。咸城內龍爪槐城外極樂寺。皆遊春地也。游人皆自攜行廚。惟陶然亭小有餘方二。

處有酒家。陶然亭。暮春即挂帝賣酒。小有餘芳。則遲至入夏。乃開園。其地為尚書郎三君三寶尺五莊。別苑尺五莊。有馬鬣封。三君不髮。藏焉。過小橋出園。即為小有餘芳。清著招涼調水雪藕。大有江鄉飯菜之思。西風斜日。鱸魚香。不止水村山郭酒旗。風也。每歲例以修秋。標為期。買酒者日不暇給。至中秋則盡償酒債。十叩柴扉。九不開矣。南橫街圓通觀。大殿後垂花門外。牡丹左右各一本。漢靈靈香。迥非凡品。特其地近市。秋陰甚。無過而問焉者。每歲暮。揆諸伶。出豐宣門。入花局。觀中唐花。牡丹碧桃。玉蘭迎春之屬。凡春華。放美人名花。香光。照映。歸則各乞數種。截去。陳迎。陵。邵山人。潛夫。傳述。林山人。古度。言。乾嘉時。咸南。塘開。府鎮。海上。諸文人。依之者。如魚。赴壑。每醉後。樽蒲之會。積錢。隱人。余。澹心。板橋。稊記。則言。諸名士。會。集。李。十娘。家。文酒之宴。費必百金。真可謂銷金窟。今京師。冬月。出南。西門。看花。一行。亦中。人十家產云。

三官廟中有花之寺。壬辰初入京。冀定。卷招。余。會。公。車。諸。名。士。宋。子。庭。包。慎。伯。魏。默。深。端。木。鶴。田。諸。公。十。四。五。人。於。其。中。余。初。不。知。其。地。所。在。年。伯。御。史。中。丞。朱。公。開。之。笑。謂。徐。少。司。空。師。曰。此。必。君。同。年。生。所。為。既。而。戾。止。則。綺。疏。盡。拓。相。展。四。垂。花。之。寺。

卷四 家華瑣簿

十

緯。棋。在。焉。前後。皆。鐵。校。海。棠。境。地。清。華。頗。愜。幽。賞。余。詰。定。卷。料。戶。銳。溪。徐。彥。伯。魏。體。阿。掌。雅。所。不。喜。若。奈。何。亦。墮。此。惡。趣。答。曰。此。曹。賓。谷。雙。言。也。羅。雨。華。夢。前。身。為。花。之。寺。僧。故。賓。谷。先。生。為。著。此。榜。額。後。二。年。余。閱。宋。校。仲。錫。廊。偶。得。則。花。之。寺。實。有。其。地。在。青。州。閱。卷。有。益。信。然。增。校。王。漢。洋。分。甘。餘。拙。所。水。雖。有。花。之。寺。不。解。其。義。張。氏。國。名。周。侍。卿。繼。圖。詩。月。明。樓。寺。夢。花。之。其。長。子。在。道。有。花。之。詞。一。卷。與。家。商。所。藏。地。名。不。得。從。一。是。二。恨。不。從。東。王。兩。共。賞。之。也。壬。寅。四。月。十。五。日。魏。體。記。後。門。外。李。屠。橋。一。帶。明。湖。混。漾。大。似。江。南。水。國。每。過。其。地。輒。今。人。起。秋。風。繞。轡。之。思。有。慶。龍。堂。水。樓。迴。廊。軒。窗。四。敞。感。夏。入。其。中。一。望。多。荷。慶。秋。問。與。鳥。鷺。鷺。上下。浮。沈。薰。風。淅。涼。心。清。香。妙。恍。如。置。身。海。上。三。神。山。明。時。金。卷。玉。鍊。深。闌。禁。禁。諸。臣。得。承。恩。恩。且。西。苑。賞。花。釣。魚。者。謂。為。希。世。之。榮。聖。朝。與。民。同。樂。西。海。子。許。遊。人。來。往。紫。宸。美。意。咸。得。瞻。仰。慶。龍。堂。近。依。禁。城。水。木。明。瑟。別。有。林。泉。野。趣。亦。必。不。可。少。此。境。界。也。嘉。慶。間。有。小。天。園。今。無。之。矣。如意。館。中。花。萬。樹。一。時。都。讓。鄰。櫻。桃。今。京。城。有。櫻。桃。斜。街。惜。無。佳。伶。居。之。負。此。雅。名。高。慶。林。有。女。年。及。笄。矣。許。字。韻。香。既。而。悔。之。將。奪。以。畀。春。山。時。杭。州。顧。二。西。漁。聞。之。銳。身。以。黃。衫。押。衙。自。命。乃。得。復。歸。林。氏。惜。韻。香。未。娶。而。沒。也。

桐仙本名金鳳以其字不雅馴且以嚴東樓家便同名為嫌乃易之為今鳳或疑二字於文不類余按明嘉靖時冒伯虔所集泰淮四美人有趙今燕與馬湘蘭齊名今桐仙有佳弟子曰秀蘭演馬湘蘭畫劇是亦佳話也又春暉堂弟子小秀蘭既與

杭州吳氏撰燕蘭小譜天津張氏撰秋坪新語皆在乾隆庚戌辛亥間備載魏長生陳漢碧盛時事張君則及見銀兒之敗故其書載李載國令滿城時周旋銀兒事甚悉曰君子以為難至所記銀兒被盜事則以告者過不如是之甚也老僕楊升年七

圖書出於蒙古書出於華嚴梵天夫有所受之非武斷說漢書儒林傳東方朔曰伊優亞者詞未定也然則西京已有此語樂府記呼羊伊吾之類亦此理特自古在昔未有筆之於書者故無從傳習耳天文算法之最精者中法皆不如西法然地質出於管子九重見於楚詞而泰西人謂借根方為東來法宋人測圓海鏡已有立天元一法是中西合法殊塗同歸也等韻之學梵語謂字母曰悉曇迦佉至省熟是也諸切韻曰毘紐羅因至羅摩是也玉篇用二十四字母多所兼並至正字通乃欲盡改用音和則於通廣偏狹之理概乎其未之聞矣智創巧述範圍不過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師師相傳委蛇行可從迹焉聖人復起因而重之識大識小亦何常師也故曰禮失而求諸野則韻理與天文算法二者其尤彰彰也

遼人制契丹大小字金人初無文字太祖命完顏布尹制女直字依倣漢人楷字用契丹字制度為之熙宗別制女直小字以布尹所制者為女直大字

國朝天命六年三月命巴克什達海加國書圖點布在方輿至今遵守余自恨未得讀欽定同文韻統不識五十二母故於三合翻切之理未得親其會通思之心輒悻悻

明人作九宮譜強為分析如理琴瑟令人恨不起高氏子於九原使抽刀斷之爰教授仲子廷堪曰此特燕樂商調之太簇一韻耳多立名目徒自苦也丙申夏四月浴佛日謁阮儀徵師乞假後君燕樂考原六卷讀之師笑曰明日放榜矣尚有此閒情逸致耶因言金元北曲未興以前唐宋人所填詞皆以合聲撰撰浙日檢宋人詞數十調按尚衣令伶官譜工尺歌之不能諧婉悅聽且多不能作譜者予於是為備陳古樂與今樂中間尚隔燕樂一關古雅樂以琴瑟樂以琵琶今俗樂以三弦琴之玄弦即琵琶之大弦三弦又即琵琶四弦而去其第一弦由古及今弦遞小聲亦遞高其間蓋遞隔二韻如琵琶用工字調三弦用上字調斯無不合矣毛西河不明此理以唐宮中玉笛譜工尺推雅樂是以今樂強合古樂無怪其扞格不通唐宋人填詞合樂皆以合燕樂叶琵琶今歌師所習南北曲叶以三弦即求與金元人合琵琶之北曲尚難強合况上合燕樂能不參差此其故固非梨園子弟所能明也師大稱賞詳具余上師書中

常州陳少逸撰品花寶鑑用小說演義體凡六十回此體自元人水滸傳西遊記始繼之以三國志演義至今家戶戶誦益以其通俗易曉市井細人多樂之又得金聖

歎諸人為野狐教主以之論禪說論文法張皇揚揚耳食者幾奉為金科玉律矣紅樓夢石頭記出盡脫窠臼別開蹊徑以小李將軍金碧山水樓臺樹石人物之筆描寫閨房小兒女囑囑私語繪影繪聲如見其人如聞其語竹枝詞所謂云開談不說紅樓夢縱讀詩書也枉然記一時風氣非真有所不足於此書也余自幼酷嗜紅樓夢寢饋以之十六七歲時每有所見記於別紙積日既久遂得二千餘條擬汰而存之更為補直撮拾彙成紅樓夢法凡 朝章 國典之外一切部言瑣事與是書關涉者悉匯而記之不賢者識其小者似不無小補焉其禪說文法託諸空言概在所屏似與耳食者不同今勿勿十餘年未能脫稿殊自慚也嘉慶間新出鏡花緣一書韻鶴軒筆談亟稱之推許過當余獨竊不謂然作者自命為博物君子不惜備舉填寫是何不徑作類書而必為小說耶即如放榜謁師之日百人羣飲行令斟酒乃至累三四卷不能畢其一日之事閱者昏昏欲睡矣作者猶津津有味何其不憚煩也紅樓夢敘述兒女子事真天地間不可無一不可有二之作陳君乃師其意而變其體為諸伶人寫照吾每謂文人以擇題為第一義正謂此也正如金瓶梅極力摹繪市井小人紅樓夢反其意而師之極力摹繪閨閣大家如積薪然後居上矣顧余有

私見欲獻而商之者實鑑中所稱士大夫我輩為尊親賢者謹禮固宜之至其中小如奚老土之類夫也不良歌以諄之不忍斥言亦忠厚之至獨至杜琴書等十伶官亦別立名目此大不必若輩方幸得附驥尾而名益顯奈何忍使湮沒弗彰乎桐仙為余言杜琴書即桐仙也書中推為第一未知信否其十人者曰杜琴書袁寶珠蘇蕙芳陸素蘭金淑芳林春喜李玉林王蘭保桂保泰琪官十人者皆不知所指不能求其人以實之素蘭春喜玉林雖有其人皆與此書所述不稱必別有所謂也余丁酉夏從嚴州友吳立臣達案頭見之迫欲借抄未得其便聞李卿言少逸館內城一尚書即家咫尺天涯未能一握手為笑殊恨無緣暇日作又一書致少逸述鄙見簡之方把筆而難作書未及達也立臣亦緣事論城旦所謂品花寶鑑者不知落誰何人之手或者如歐公文有蛟龍如且護之耶 吳中舊有雋秀班其中皆梨園父老切究南北曲字字精審識者歎其聲容之妙以為魏良輔梁伯龍之傳未墜不屬與後生子弟爭朝華夕秀而過集秀班之門者但覺天桃郁李蘭妍競豔豈倚玉惟慚形穢矣道光初京師有仿此例者合諸名輩

為一部曰華芳班皆一時教師故老大半四喜部中舊人約非南北曲不得登場戲
演戲幾刀返惟聲復道正始先期過張帖子告都人士都人士亦莫不延頸翹首爭
先聽觀為快登場之日座上客常以千計聽者疑神攝慮離池中有育魚戲然無
敢譁者蓋有訂約四五日不得與生者矣於時名譽聲價無過華芳班不半載集芳
班子弟散盡張樂於洞庭島高翔魚深藏又曰西子戲慶豈敢語哉然則小語記有
誤生矣集芳班名重一時即此可見聞傳燕燕於飛信言中集芳班之盛也

伶人所祀之神蓋十種曲比目魚傳奇但據為二即神而不知其名此目魚人班
伶人所祀之神蓋十種曲比目魚傳奇但據為二即神而不知其名此目魚人班
伶人所祀之神蓋十種曲比目魚傳奇但據為二即神而不知其名此目魚人班
伶人所祀之神蓋十種曲比目魚傳奇但據為二即神而不知其名此目魚人班
伶人所祀之神蓋十種曲比目魚傳奇但據為二即神而不知其名此目魚人班
伶人所祀之神蓋十種曲比目魚傳奇但據為二即神而不知其名此目魚人班
伶人所祀之神蓋十種曲比目魚傳奇但據為二即神而不知其名此目魚人班
伶人所祀之神蓋十種曲比目魚傳奇但據為二即神而不知其名此目魚人班

像皆高僅尺許作白智小兒狀貌黃袍被體祀之最虔其拈香必以且脚云昔莊宗
與諸伶官串戲自為互脚故至今且脚最貴今人班諸伶官和指名且脚則諸
伶官皆不與伶官串戲自為互脚故至今且脚最貴今人班諸伶官和指名且脚則諸
伶官皆不與伶官串戲自為互脚故至今且脚最貴今人班諸伶官和指名且脚則諸
伶官皆不與伶官串戲自為互脚故至今且脚最貴今人班諸伶官和指名且脚則諸
伶官皆不與伶官串戲自為互脚故至今且脚最貴今人班諸伶官和指名且脚則諸
伶官皆不與伶官串戲自為互脚故至今且脚最貴今人班諸伶官和指名且脚則諸
伶官皆不與伶官串戲自為互脚故至今且脚最貴今人班諸伶官和指名且脚則諸
伶官皆不與伶官串戲自為互脚故至今且脚最貴今人班諸伶官和指名且脚則諸

推頭散髮假善道墮落宮果結束上垂大髮辨令人絕倒又見演關山幼伶登場結
束不嚴趨走急速忽失去假足一隻倚五盾子不能行且笑曰我國謂黃口小兒
勿令登場今果然我今日兼作乳母矣遂抱之入余憶昔聞有演極侯者揭簾出
隨其艷同伴遽問來者為誰答曰我張公子也笑曰小子無用可去喚乃父有藉者
來機警捷給往往足以解頤又有演琵琶記賣髮者方對鏡兩鏡臂金條脫然呈
露忽聞人呼曰可先將金釧賣去此從觀畫陶母剪髮圖指摘其誤畫金釧故事脫
化來天下往往有眼前事思之不值一笑者大都類此黃教習子趨嘗謂曰下習氣
以難驚乳燕強使歌舞充其弊之所極不至於絳標登場不止不料竟有此一段笑
柄述之與湘舟皆大笑余又案陳銀兒年十七始自蜀來從魏三兒學歌舞魏則初
入都時年已二十七若使生近令當何以為情耶

湘舟又言友人丁四與米伶交最密從之學度曲聲容畢肖米伶知醫人稱米先生
以正生擅一時名刻意求精家設等身大鏡日夕對影徘徊自習各止積勞成疾往
往嘔血丁日周旋茶鐘藥碗間米伶脫離帝不傳赤面而略水粉包巾出居
歌樓酒肆不敢進戲園由凡有血氣不尊一日歌館指名索米米病不能往
京屋雜錄

飛騎迫促再三不獲已丁往代之登場揚袍振袖眉意氣笑語動止宛然米伶
倉卒不能辨也余謂我輩伊抑無俚逞場作戲借此一寫狂奴故態昔乾隆間黃仲
則居京師落落寡合每有虞仲翔青蠅之感權貴人莫能招致之日惟從伶人乞食
時或竟於紅氍毹上現種種身說法粉墨淋漓登場歌哭謔浪笑傲旁若無人如楊
升菴在滇南醉後胡粉傳面插花滿頭門生諸妓與以過市唐六如與張夢晉大雪
中避虎阜效乞兒唱蓮花落才人失意遂至踰關落檢此亦幸際聖朝容其傲兀耳
道光初有書舍人於酒筵沈酣登樓歌舞為御史所糾落職去年又有大理丞以
往來伶人家為廷尉刺得初論如律其外吏復譴者山東鹽運同以狎優縱酒掛彈
章又開酌增常例時有郡守入都納粟擢觀察使以歌童沈醉不醒事幾臨不測其
季父即丞竟論西戌坊官亦緣此累罷官同生或世而遭逢亦有幸不幸矣可不
慎歟康熙朝洪昉思趙秋谷潘稼堂朱竹垞諸公以國忌日聽歌同里史議所謂
可憐一曲長生殿斷送功名到白頭者是也聞其事實由一郡守入京朝朝應酬不
周致圖報復益中宿歸裝滿葵五萬亦能累人哉光祿官給事中時曾於利科本庫
檢得當日彈章云凡十餘人詳載藤陰雜記中

至君子有取焉。幼時聞故老有言魏三兒故吾嘉應所屬之長樂人徙居四川者魏於長樂為大族從蜀者固多然此等文獻無徵所謂未經平子未敢信也乙未春岳州通守黃石泉之僕亦五為余言岳州有黃姓者魏姓有子二人皆入京隸樂部余聞之心怦怦動謀所以拔出之乃三四年中蹤跡杳然管子言五方之民山川

戊戌夏余到岳陽小住八十日得識徐三雅青佳士也詩文字畫並皆佳妙復有連元者隨之行余亟詢辦香何如人曰是名猗蘭長沙普慶部佳伶也有使氣其舉止不似此中人實養之春春辦香猶子之春春小霞也余亟屬雅青致實養養具辦香行事告我特為立傳附之入看花記雅青則曰諾未幾實養書來道辦香事甚悉且曰辦香之得苗於南州高士幸也然實養蘭掌生如此至性如此述遺稿自危也失意人慣作得意事宜獨楊君哉實養將以此一段背面因緣綴致辦香使其地北天南必當力圖一面以酬知己茲辦香胸次落拓視河開妓女工數錢者幾如也

京塵雜錄 卷四 癸卯華瑞瑞

故無私蓄其部中人有致不能具含飲者同人遍呼將伯莫之應時秋風漸厲將授衣矣辦香僅一絮袍盡舉界之乃得沐柳藏裡首此亦不可及之一端其去長沙也亦有長養者追之色舉翔集且鵲鵲所能知哉若連元者又幸而附驥尾而致青雲者矣秋九月朔余過長沙得識實養即以實所為與阿霞交者書扇語之於時獨無一語探辦香行止者蓋余自分此行必經武陵當得一面也比月半泊常德棧舟即步行五六里訪之始得元秀班居處則方演劇復趨赴歌樓召問其掌班則中秋後已復歸長沙矣計余賂實養時荷蘭當已歸長沙設爾時一語相問何難一見乃中心寫之者卒交臂失之三三生石上無一笑緣隨圓老人生平最信我佛因緣之說能不謂然耶其冬實養備以此事告辦香書來頗代致拳拳兼緘封辦香所畫水墨折枝梅花一幅寄余又題一絕句云云辦香姓曹名起昔在江州城隍廟中讀書今來北地多長沙沙中無所與識猶憶夕通從知具行實甚悲何獨取辦香為字矣曰此吾家物也余撰長安看花記所記皆簪下諸伶荷蘭遠在湖南例不得入因憶紀文達公樂陽消息錄作書在居盛京日而所載有歸京師後事自序明其例曰陸放翁詩洋洋灑灑平生萬篇不盡作於劍南而總題之曰

劍南集錄錄蓋用其例也余因竊比斯例收荷蘭入瑣簿中暇日因並天津保定諸伶及八年前家居時所聞見粵中佳伶咸為補傳附載記中其例實自辦香始也壬三月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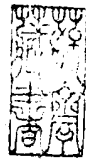
右筆記四種蓋亡友楊掌生孝廉之碎金也芬芳悱惻才實可傳藏余行篋三十餘年茲檢付同文局主人刊行於世掌生有知定當含笑於九原也光緒丙戌百花生日桂林倪鴻識於滬上之詩卷光陰樓

京塵雜錄 卷四 癸卯華瑞瑞

京塵雜錄卷四終

香飲樓賓談

清陸長春著



香飲樓賓談

香飲樓賓談提要

是書乃清吳興陸長春氏所著香飲樓為延賓之所佳客賁臨清談竟夕筆以記之破牢愁抒積懣奇聞佚事絡繹毫端有議其不離說部窠臼者然千潭一月無往非佛性無在非文機先生為駢文好手此特其餘事耳

香飲樓賓談序

昔人有言惟陳言之務去憂乎其難之近日稗官野史汗牛充棟陳陳相因了不為異即使作者下筆無拾人牙慧之心而閉門造車出而合轍者未易更僕數是稗官野史之欲去陳言不難之又難予者飲樓賓談一書為烏程陸君名長春所撰著墨不多命意亦頗高遠雖所紀各事間有不脫前人科臼之處未免為白璧微瑕然古之君子責人也輕以恕責己也重以周目論者好持人之短長試命其操筆為之勦襲雷同之弊有什伯於是者嗚呼居今之世者書固難持論尤難且獨不觀夫人手飲食男女大欲存焉死亡貧苦大惡存焉造物非不欲屢易新奇而卒至陳陳相因僅與以改頭換面者無他反乎欲惡之常即不得謂為人也稗官野史亦當作如是觀

光緒丁丑牛女渡河之夕南州樓齋僊史漫書

香飲樓賓談目錄

卷一

羅漢寺	姑姓觀音
太倉女子	仙丐
姚文德公	李玉桂
郭小璦	秀姑
金陵道士	神醫
嘲學使詩	南昌獄
周生	意將軍託生
牆洞解元	髮怪
易屍	西施井
骷鬼	禾農
狐仙	董某
休寧生	斃蚊
香飲樓賓談	目錄
螺精	五門
飛紅	玄妙觀匾額
乩示閣題	醫貧
符老常	史酒徒
盜銀	登科北
吳烈女	畢制使客
王子微	茅蓬真人
乳花娘子	額外生員
峨嵋盜	女丐詩
矮屋長槍	淨慈寺匾額
搶親	溺犯
無常鬼助考費	宜興幕客
火神	徐穩婆
一廟三怪	光祿家婢

肉身土地

西湖花神廟

卷二

沙三爺	錢愚兄
盜舟對聯	葉小寫降乩
顧學士黃鶯兒詞	沈和尚
藕香	姚生
逃走唐明皇	假無常
香臺	武進盜案
神州冤獄	雷神摸臉
一旦生員	武聖靈籤
姚秀才	醫虎
董少軍	湘潭狐
三虎	沙七
香飲樓賓談	目錄
鐵肚皮	楊姬
朱驚鼻	蔡三
犬報冤	石人
元妙觀狐	汪一元
驚報	嚴笛舟回生
鬼詭	乩仙射覆
霸體	恩情廟
女剗子手	牛兒
樓下	潘封翁
胡書城	陝盜
紙貨	顧某
河神	龍移家
徐氏二女	

香飲樓賓談卷一

清 烏程陸長春著

羅漢寺

江西贛州府城有出水寺。以寺出泉水故名。殿宇嵯峨。香火特盛。遠方行脚。多挂搭其中。一日。薄暮。有丐者十八人。至寺假宿。寺僧憐其穢。拒不納。丐曰。此處不留人。自有留人處。一丐以壁灰書殿楹。出水不出僧。留一僧點香燭。踴躍而去。近城田村有古寺。傾圮已久。壞佛殘僧。荒烟滿徑。是夕。羣丐投宿於此。僧欲待甚殷。支扉為牀。鋪草代席。瓦燈無油。燭松枝以燭之。僧視羣丐就寢。始去。次早。寺門未闔。羣丐已泐所卧扉。俱現羅漢形。若名手繪畫。形貌如生。枕邊各遺書一卷。視之。乃羅漢經也。遠近聞異。咸來瞻禮。拾金帛。就扉上形。塑羅漢像十八尊。像成而扉痕滅。僧更募緣修殿宇。土木並舉。金碧煥然。因即名羅漢寺。經度置小閣。未觀者無虛日。觀者某公。性好佛。就僧丐經一函。迎歸署中。裝以錦線。敬謹持誦。越日經已香。至寺偵之。仍歸故處。無僧益寶護。至今存焉。出水寺僧。惡殿楹題字。洗之。跡益顯。嗣後僧眾聚落。非死即遁。一僧僅存。守香火而已。

香飲樓賓談

卷一

姑姪觀音

長汀蔡魏曾士。仁恕堂筆記。載永新縣春秋宴會。各鄉事劉先主為案神。兩鄉爭道。後先互關於縣。詞稱彼家劉備。欺我家劉備。予聞之大笑。當堂作洛陽春詞一闋。云。笑殺兩家劉備。空爭閒氣。一身且自不相容。還要桃園結義。多是小人生事。有何關係。輕輕十板。各歸家。還算縣官省事。各扑其首事。而還之。偶閱楊升庵丹鉛錄。載兩鄉各祀觀音大士。大鄉者語小鄉者曰。我大鄉觀音應稱姑。汝小鄉觀音應稱姪女。真堪絕倒。鄉愚好勝無知。古今如一轍也。

太倉女子

倫兒童七。工穿針。夜所至。必無虛返。一夕行竊太倉某巨室。其家屢被盜。防守甚密。童不知也。既穴垣入。童重去其戶。獲預備出路。返身入室。將發竊。樞忽火光一閃。有十七八好女子。紅樓錦袴。舞雙劍。從帳中躍出。直刺其背。童駭而逃。幸門已先啟。得無阻。女追之。劍光如雙白龍。旋繞其後。將為所及。童窘極。見道旁有河。遂自港焉。素習水性。伏久之。探頭出視。女猶倚劍立河側。乃潛行至隔岸。出水踉蹌。明日訪之。知女為巨室新娶姬人。蓋精於劍術者。

仙丐

松江城中。來一跛丐。腰纏滿體。形甚穢惡。市人見其來。輒趨避。好施者或遺擲錢與之。一日至臨河茶肆。飲備咸加驅叱。丐曰。人飲我亦飲。囊中自有錢。乃公獨不主顧耶。遂入踞坐。不得已。予茶一盃。丐且飲且歌。刺身上瘡。置茶甌中。吸見之者。無不嘔惡。座客多引去。備保爭起逐丐。丐笑曰。如此美味。乃公自享之。與若輩何。餓投錢而去。視茶甌餘。尚在。備惜其穢。投諸河。俄現五色蓮花十餘朵。光豔奪目。香烈異常。觀者如堵。有頃乃滅。始知丐為神仙中人。

姚文僊公

吾湖姚文僊公。文田。少時嘗從羣兒嬉於敗屋中。一兒後至。見有神樂鑿黃金甲。貌悍惡。可畏。挺身立檐下。以手拒棖。若不使履壓者。兒驚怖疾走而啼。眾聞兒啼。爭出問故。公亦隨之。出屋。遂壓金甲。神亦不見。人謂遇難獲。羣兒中必有青願者。後公果以第一人及第。官至都察院左都御史。

李玉桂

河間紀文達公。時果科典禮部。同考。皆少年翰林。榜既發。進士謁公。袖出一詩。分送各簾官。中一聯云。今日門生頭磕地。明朝師母腳朝天。見者莫不掩口。又有小門生李玉桂來謁。公問寓何所。對曰。小寓松筠庵。公忽大笑。不可遏。李問故。曰。無他。適得一對耳。李玉桂小寓松筠庵。潘金蓮大鬧葡萄架。其善謔如此。

郭小瓊

浙江程鏡俱。道出松陵。千軸蟬聯。郭許之聲。達於遠近。有葉生者。弱冠入郡庠。僕谷都雅。當浙暇。過境。於河濱觀之。見一船。標旗與白纓。船某號。達丁郭鳳高。船紅窗洞開。一女子刺繡其中。挑鬟星黛。嬌豔動人。生方注視。女回頭見之。鉞犀微笑。相與目成。而舟已挂漏去矣。生形神若失。意不能捨。買小舟尾之。女見生。知其為已來者。時於窗中露半面。眉語遙遙。春態備至。至吳門。生假資奔於其友。為長行計。隨郭而而進。或左或右。相去甚近。見女常翻弄書。其識字。乃書片紙。揉作團。乘間投之。大畧述傾慕之意。且言銀河咫尺。可望而不可親。藍橋女若俯念裝航。幸勿吝瓊漿之賜也。女答書云。君意甚厚。妾所深感。船中止老父。垂髫婢。若有隙可乘。當速相見。母遂歸。未幾郭氏小瓊。生得之大喜。舟泊蘇州。水手皆登岸。女私語生曰。今夜父赴席。果所僕當工俱。可園良會。生益喜。靜以待之。二鼓後。人聲寂然。女開窗招生。攀

援而入。生喜近麗人。神魂俱蕩。即求緩約。女詳詢家世。且要以盟誓。語絮絮不能休。方欲辭。而女父已返。生惶遽。從窗中躍入。已墜。無水。幸舟子皆熟睡。事得不敗。明日見女。則雙蛾緊鎖。秋波微注。與生隔舟凝睇。遙相寄恨而已。至京口。生舟小不能渡。江而登。艘合。船並。橫帆似箭。轉瞬間。舟已渺。生見波濤險惡。且前去尚有黃河之阻。乃廢然而歸。初生之隨女舟而行也。其家到處尋訪。迄無影響。生母晨夕涕泣。疑其已死。至是見生歸。甚慰。詢所自。說云。遇友人拉往蘇臺。小住旬餘。日母亦信之。生念女素切。寢食俱廢。母為議婚。輒以他事梗之。冀漕艘還南。沈人連女。聘女為室。至冬。空運盡。日往河干。伺舟。浙船銜尾而過。一。心數。而女舟杳不可得。詢之。船中。云。其船於黃河遭風。父女僅以身免。郭以責債。米石繫獄。女已售宦室矣。生悲慟幾絕。抑鬱遂病。累月始痊。回念彼美多情。此生奇遇。今飛花飄泊。再見無由。每吟唐人侯門一入深如海。從此蕭郎是路人之句。輒歎數泣。下。明年。生鄉聞報捷。入都赴禮部試。謁座主侍郎某公。詢家事甚悉。且問有室否。生言曾與木中郭氏有約。後其家隨釋。北上。音問阻絕。尚未妻。侍郎曰。吾往年曾一。入門哭泣。自陳為吳江葉秀才妻。因其有夫。使去。而女已無家可歸。憐而善之。今見足下。疑其相似。生請一見。紫雲。女出視之。果小瓊也。相持而泣。侍郎怪之。復詢得前事。笑曰。名士悅傾城。固宜爾。此宿世緣。吾為君了之。館生於家。擇日為之合卺。女復求侍。郎賞綠羅其父。是科生下第。遂偕女南旋。女自黃河破舟後。懼涉風濤。生亦淡於榮利。值春闈。雖推病不赴。愛玩賢妻。有高柔之志焉。

秀姑

瑞安有數士人。為扶鸞之戲。此書一詩云。晴雲都散一天空。為結來緣到浙東。路偏橋西雙柳渡。繡裙低映石榴紅。少頃。又書云。青樓舊夢。紅粉新愁。念余情之信芳。悔前生之多誤。郎心莫定。竟如柳絮之隨風。我命不辰。徒託落花於流水。貴人繫馬。公子停車。歲月空過。不覺明前冷落。各華易謝。方知鏡裏虛無。是以鵲骨支離。鴛鴦食餌。倒香魂一縷。遠逐瑤臺。頑石三生。忽沉古海。陰風凜凜。吹殘白紙之衣。冷月淒淒。照徹黃泉之路。周而為始。充克成德。祝上帝之好生。得超陽界。冀諸君之大德。為啟生途。我願得償。君思不負。心者一。禱祝侯之。復又書云。妾秀姑。瑞安人。夫王士建。流寓烏程。誤入樂籍。歿後停柩於湖城東門外。觀音庵大殿後。君等到彼。為我掩埋。功德無量也。諸人或相款。因共釀金。遣人至湖。經理其柩。東門外並無觀音廟。訪之。

故老亦無有知秀姑其人者。豈才鬼託名以弄人耶。

金陵道士

金陵市中。有道士。衣履垢敝。肩負一。貌甚醜。道士時以舌舐其面。涎淋漓滿。至一藥肆。索錢坐兒櫃上。遺其矢。肆中人爭相詈。道士曰。請無怒。仍令嗽之。何如。乃按兒項。令嗽。嗽。有聲。嗽盡。兒去。視之。所負者乃一葫蘆。疑為仙。追之。已渺。櫃道乾矢。少許。奇香酷烈。如是丹藥。以此微投藥中。飲之。病立起。求者踵相接。矢盡。刮櫃木屑與之。亦殊驗。獲錢無算。至洞其櫃乃已。

神醫

吳門薛生白微君。神於醫。治疾屢著奇效。嘗遇數人昇新棺出城。棺縫中血水淋漓。其色甚鮮。薛曰。止。若等昇活人。奚往耶。昇者曰。此某家產婦。死已越宿。奚言活也。薛因爭其不死。開動一市。通縣令至。詢得其故。令索重薛名。曰。君能起死人而肉白骨。誠善。萬一不能。活。開棺之罪。將誰承之。薛因索紙筆。書自甘承罪狀。違告喪家。其夫亦至。乃發棺視之。薛曰。此兒抱母心。故墨絕。一鍼可活。以長鍼刺其心。婦大呼一聲。兒已下。而婦亦漸蘇。視兒手則鍼眼存焉。今連稱神醫而去。越日。夫具禮踵門謝。薛笑而却之。

嘲學使詩

刑部侍郎某公。視學兩浙。搜檢極嚴。新進儒童。字畫稍有舛錯。必痛加扑。士林恨之。有無名子作詩云。天教吾輩受飛。司寇今年視學來。廣考諸生伴。告病。鄉場多士怕遺才。老童懷挾都搜盡。新進手心俱打開。縱使明刑堪例教。須知桃李要栽培。

南昌獄

江西南昌縣某商。夜送客於門。見一人持紅繡包。立於庭側。因與客語。未暇致語。客去。其人已登。疑為偷兒。炳燭大索。徧內外不得。忽於廳角見紅繡包。啟之。則一人頭血淋淋。似新割者。尚大驚。鳴於官。官命懸頭於竿。招人識認。數日均莫識。亦無以殺人控者。市人聞。竟於中羣鴉。若爭物。知必有異。白於官。啟棺入視。見人腸盤繞堂柱。肝肺挂庭樹間。乃其首瘞焉。而置商於獄。賈院終歲局閉。不知何從而入。股體又在何處。商繫獄累年。事終不白。乃以重賄當緣得釋。而家已耗矣。

周生

吳江徐某。邑諸生。通才。浦。當潛蹤往來。雖家人莫覺。也有周生者。與之友善。周故

寒士。託謀館地。徐力仕之。歲暮。周往探問。徐曰。有一處欲足歸。倘資願豐。惟金路稍遠。恐君憚於行耳。問何所。云。去午浦數里。周曰。若是亦未為遠也。乃募歲脩二百金。以百金為聘。周大喜。過歸。語其妻。意殊自得。明春。徐來云。彼處乏人相邀。僕當伴君行。同至午浦。見一巨舸。載而待徐。徐曰。此舟是也。相與登。舸挂帆。去舟中。皆極盡。但聞風濤洶湧。周有懼色。徐曰。毋怖。暮渡海。角而至矣。周曰。與君相識已久。不聞有海外交。徐笑曰。僕相和滿天下。子并底蛙。所見者止方寸地耳。少頃。落帆。云。已至。推蓬出視。則羣峰秀峙。人跡杳然。屈曲行數里。見雕臺。插天飛。幾突元。獸鏤鼎閣。儼然巨家也。閣者。見徐與客至。曰。先生來乎。曰。來矣。乃延客入。一少年出拜。年十六七。執弟子禮甚恭。導入書室。圖史滿几。琴鼎雜陳。枕簟屏幃。俱色色精潔。周請見主人。翁解以疾。次日。徐來告別。曰。安居此。君家有僕經理。無煩內顧。周唯唯。視徒所習。經書以外。史漢八大家文。及唐宋人詩集。無帖括。問何不習舉業。曰。家君謂學問不在是。且無志進取。故弗習。館中供役。止一僮。掌戶輪。居半載。閉置殊苦。會徒有疾。數日不出。周謂僮曰。來此未嘗一出戶庭。令人悶欲死。今來暇。一覽山景。何如。僮曰。恐主人覺。復咎匪淺。周固相慰。僮乃啟側扉。指示山徑。且戒曰。稍出即歸。毋遠去。恐

卷一

五

為所覺也。周諾之。信步而行。岡嶺環繞。林菁叢深。愛其幽閑。忘路遠近。至山後。隱隱聞金鼓聲。忽見將臺高矗雲際。中坐一人。若王者狀。旁一人戴寶石頂。花翎黃馬褂。手執令字旗。旗影招搖。海面千艘。蟻聚戈盾並舉。共相擊刺。細視執旗者。即徐某也。周大驚。蛇行而歸。戒僮勿洩。越數日。託言思鄉甚切。亟欲旋里。徒挽留備至。堅執不允。乃送之歸。徐聞之。來詢其故。曰。離家遠。往返不便。且書室終日鍵閉。如坐牢獄。不可耐。故辭而歸耳。徐默然而已。後數年。周飲於徐室。兩人俱被酒。徐自數懷才未遇功名。不顯於時。徒鬱鬱以一於終。周笑曰。君雖未見用於世。立功異域。亦可謂伸其志矣。徐聞而色變。遽起入內。須臾復出。勸客。庖人進魚膾。周吸飲而甘之。盡半器。歸至家。腹痛欲裂。知為徐所毒。乃以前事告其妻。呼號而卒。妻至徐家。白夫死。將鳴於官。徐賄以千金而寢其事。

寇將軍託生

儀徵阮文達公封翁。慈祥好善。施捨不吝。嘗於市中。見大白兔。牙儉將解肉。以售翁。憫之。買放諸江。繫銀牌為記。踰年。翁夢衣冠偉丈夫告曰。我寇將軍也。前蒙君惠。得免刀殲。今又懸諸市中。乞救我。翁醒坐以待旦。凌晨趨市。則兔已解。視銀牌尚在。嗟

數而返。夕暮燈坐。見大寇塞門而進。候忽無親。而婢媼報夫人生公子矣。翁知是寇來託生。故名之曰元。即文達也。

牆洞解元

湖城某上舍。赴浙江鄉試。既入闈。文思枯窘。日晡不得一字。時向鄰號某生問題義。某厭之。曰。君是時尚白卷耶。曰。然。余何某。曰。我已作得三藝。自顧不甚佳。早臺在牆穴中。君可取去。毋漏我。生大喜。徑取錄之。榜發。須首薦。時梅塢洞解元。

髮怪

山西寧武縣武舉陳某。偕二友入都。應兵部試。投宿旅店。客已滿。謂主人曰。日暮不遑他適。得數席地。寄行李足矣。主人疑思良久。曰。有樓廡三楹。頗寬敞。因微有警動。久不館客。君等得無餘乎。陳笑曰。我輩赴武。妖魅當遠避。何懼焉。遂榻其間。三人炳燭飲酒。縱談武畧。忽樓上有聲。若左右兩人以巨棍對滾狀。陳大聲叱之。響止而復作。乃右手劍。左東燭。欲登樓以視其異。兩人止之不得。踏梯而上。見樓中積塵盈寸。空洞無物。陳素有膽。滅燭倚壁俟之。少頃。於月光中見物一大團。色如漆。深樓作聲。刺以劍。火星迸裂。滿樓盤旋。其響益厲。陳往來擊刺。見物從樓梯下。大呼逐

卷一

六

之。至室西隅而沒。兩人者。初聞響。應以被蒙其面。惴惴不敢出聲。陳呼之起。叩主人。聞告以所見。乃集僮保。掘地深二尺許。有亂髮一團。大如斗。焚之。臭不可嚥。適絕。是科陳捷會試。授藍翎侍衛。後仕至湖南按察總兵。

卷一

五

易屍

近村俞某。父死。伴屍者至二鼓。俱倦假寐。屍忽起走出門去。距俞家半里許。泊一漁舟。新喪老婦。是夜鄰人俱睡。屍亦起走登岸。將旦。婦屍誤入俞宅。俞屍至漁舟。臥焉。漁人既覺。忽見男屍。疑為人所易。移舟隱僻處。解其衣服。縛以巨石。湛之於河。俞家伴屍者。醒見女屍。大驚。急白於某。某室惶駭。不知所為。某欲鳴於官。其族人曰。父死而子不伴屍。不孝孰甚。且官問女屍所自來。何以對。不如諱其事。殮而殯之。某從其言。其母已先卒。至是合葬。則二女棺焉。後漁人微露其事。某知之。痛恨欲絕。陰求父屍。已不可得矣。俞翁室有贏餘。殯後不得棺斂。葬魚腹中。或其生前所為。有隱患歟。

西施井

會稽苧蘿村。有西施井。婦女汲水。噴面多美色。後父老謂美色足以傾國。乃不祥物。遂埋其井。雖不為無見。然與楚琴者。同一殺風景事。聞者惜之。今村中施姓尚多。

生女代有國色。美光之靈。或永眠耶。

姑鬼

宜興儲同人先生。欣精苦力學。拙於謀生。常館於外。妻以凍餒告。飢無以應。妻恚忿。自經死。後入鄉閭。每見其妻為祟。不令作文。故常曳白。既又屆試期。門下士為修佛事。是科入場。妻不至。遂領鄉薦。遂赴禮部試。諸弟子踵行。故智儲在閨中。見妻復至。怒曰。前番以經懺姑我。使汝成名。今尚為汝姑耶。裂其卷而去。儲自是絕意進取。研經過文。以名孝廉終。

木農

禾中鄉農某。佃張宦田數畝。歲收所入。僅足餬口。租歷年未償。張診其貧。亦不之索也。農謀於婦曰。佃田而不償租。賦從何出。張雖不我較。我能無歎然乎。婦曰。奈何。農曰。自今請日食糠粥。縮米而歸於張。母年已老。不欲令忍饑。可於粥中漉飯。蒸而供之。婦曰。久之。母偵知全家食粥。已獨啖飯。自念力衰。不任操作。虛糜穀粟。不如死。顧已死。人必加子婦以不孝名。死而與子婦無與者。莫如天諫。乃伴病卧不起。婦饋於其室。勸餐甚殷。曰。姑置此。俟婦出。傾飯於溺器中。始曰。已食。婦不知也。及暮。雷電交作。叱之。盤旋於臥室上。屋瓦皆裂。農夫婦知有異。趨入叩。母堅諱。不以告。婦發溺器。見有米糲。並傾出。淘其飯於河。夫婦跪而食之。忽雷雨晦冥。對面不相見。農繞室大號。以為母罪終莫逭。必震死。頃史開霽。母固無恙。室中米四十袋。視袋所誌字。則張宦家物也。農走告諸張。請歸其和張曰。天畀孝子。吾何惜焉。遂以所佃田貽農。約世世母傳租云。

狐仙

七

甲午秋。余寓蘇城。齊門飲馬橋。其家小有園圃。地不甚廣。拳石孤花。自饒幽趣。有斗室三楹。頗精雅。而窗牖常掩。詢之主人。云有狐仙借居。且言狐喜食雞子火酒。故越日一供。入其室。見几案淨無塵。爐香縈室。余欲觀其真。沽酒一器。煮雞子十枚。置其中。聞扉而出。少頃入視。則酒已罄。而雞子完好如故。舉之甚輕。蓋中已空矣。此余所目擊者。

董某

同邑董某。為福建某縣令。貪婪無厭。司閭僕某。表裏為奸。一日下鄉催征。率僕而行。至半途。僕忽大叫墮馬。視之。左腿已失。呼號欲絕。亟趨民舍。召土人曰。此處有異。習

邪術。能飛刀斷人頭。及人肢體。斷頭者死。斷肢體可活。但懸重賞。必立有應者。某乃榜示。能治僕疾。給白銀三百。即有難皮鬼。携杖而至。自云能治。且先索銀某曰。倉卒無可取辦。予汝券。至縣取償。可乎。鬼有肯。乃於腰間出小紙囊。中一腿。細如鳥距。置僕傷處。覆以衾。索杯水。呷之。口中喃喃作咒。少頃。肢體已無恙。且步履如初矣。某欲擒治其人。土人曰。不可。解鈴即繫鈴人。彼欲取人首級。如囊中物耳。某懼而止。越日。更至縣索銀。如其數。予之。後林爽文之亂。某全家被獲。林曰。此官性嗜銀。可以元寶湯飲之。鎔銀汁。傾其口中。糜爛而斃。僕亦如之。春屬皆遇害。

休寧生

安徽休寧縣某。生優於學。而家甚貧。年五十餘。猶青衿也。是年值省試。有數友勸其入闈。且許飲助。某自以年老。無進取志。俱婉謝之。一夕。夢有神語之曰。今科汝不與試。江南無解元矣。覺而心動。乃遍告諸友。謂名心究未盡。將作一背城蕞。友極慙。慙金贈之。既至白下。錄遺無名。急甚。賴親友。閱步報恩寺。遇歛縣汪生。本舊相識。亦考遺不錄者。遂約伴同歸。初某館於歛縣。今楊公署。課其女公子。時楊已開藩江寧。果金不省。記是日。適楊女至寺禮佛。於輿中見某。僕僕從詢之曰。君非休寧某先生乎。曰然。女曰。若是則吾師也。請而見之。某自陳。遺才失意。將圖歸計。女曰。先生有志。親先。宜可無與而返。亡書姓氏。況吾父送學。院當無不聽。如某大喜。向寺僧假紙筆。汪求附己名。遂連書之。女問汪為誰。某曰。是僕至姪。并以相求。女笑領之。明日。學院牌示。則兩生俱准入闈矣。場畢。某文殊得意。竊以第一人自命。及榜發。解元則汪某也。始悟己不赴試。汪無由入闈。故神語如此。而造物之顛倒弄人。亦甚覺無謂矣。

蜃蛟

八

王文恪公。鑒居洞庭東山。幼時讀書家塾。見書案下一瓶。隆起。水出如沸。泉公以足踐之。輒平如故。少頃。移其足。輒又湧起。若有物欲頂而出者。踐之復合。如是者屢矣。師疑其好奇。將加扑責。公白狀。驗之。良信。師欲觀其真。令勿踐。俄輒高數寸。水噴薄而出。勢不可遏。師大駭。踐以已足。不能止。亟命公加足其上。極力蹴踏。輒又漸平。久之。不復動。命僮僕掘而視之。則下有一蛟。已斃矣。後公鄉會聯元。榜眼及第。官至武英殿大學士。

螺精

江西宜春縣某家。為子娶婦。花轎在途中。昇夫見道旁有一巨螺。念載其尾。可作海

螺吹。縛置輪後。俄覺輪重於前。昇者俱喘息汗下。既至家。索螺已吞。以為仍遺於途。未之怪也。堂上笙簫並舉。將行交拜禮。舉帷扶新人出。則轎中亭亭有二美焉。舉室惶駭。不敢成禮。詢昇天。語拾螺事。云途中但覺輪重。不知所自來。視容貌衣履。兩人者無少異。乃奔告女家。邀女父母來辨真贗。既至。兩女爭奪。福訴其事。啼亦啼。笑亦笑。聲音宛然。父母不能辨。叩以家中瑣事。及女生月日。俱一一具答。無不吻合。因令各居一室。潛察其異。數日無所得。翁控於真人。真人曰。此物與汝子有緣。但歸成禮。一月當自去。無俟驅除。翁恐傷其子。堅求不已。真人固言無害。乃歸為其子合卺。以東西二室作洞房。新郎輪宿其間。相得甚歡。既逾月。子戀其雙美。惟恐有所失。而兩女固依然無恙。翁竊訝真人之言不驗。顧無所援。亦安之。又閱月。子宿於東室。女忽潛然曰。與君緣盡。請從此逝矣。問何所往。曰。姑弟問。我與西室女孰美。子諦視良久。曰。卿似過之。女曰。我與君本有宿緣。自慙形醜。恐不能得君歡。知西室女為君配。潛往視之。至其家。見此女對鏡理妝。愛其妹麗。學三年始成。今不見。吾無恨矣。言訖遂去。始知居西室者為真女。而真人所謂一月者。乃一月枕席緣也。復問女在轎中。見其若何。而女云。似有人僕生其後。而轎不見。時既昏黑。且紅巾障面。故無所觀。既而昇夫以拾螺事告。始悟此女乃螺精云。

五門

長洲韓慕庵宗伯。未第時。嘗祈籤於靈巖山寺。有功名須到五門知之句。不解所謂。後入鄉闈。第三場。與一友同號舍。宗伯戲將策題五問字。俱書作門。以試其友。友誇其條對之詳明。議論之剴切。讚歎不絕。而題中誤字。曾不加察。宗伯亦遂忘之。繼卷而出。是科領鄉薦。癸丑會狀。聯元。歷官至禮部尚書。頗存給閣之想。會直省解鄉試。卷至部。見各舉子策論。多抄襲陳腐。不知已作何狀。加書吏檢閱。見策題五門字。不覺汗流浹背。回憶籤語。知官階已止於此。不復望罕輔矣。

飛紅

錢塘金壽門先生。素客揚州。諸離商。慕其名。競相延致。一日有某商宴客於平山堂。先生首坐。席間以古人詩句飛紅為醵。次第至某商。苦思未得。眾客將議罰。商曰。已得之矣。柳絮飛來片片紅。一座譁然笑其杜撰。先生獨曰。此元人詠平山堂詩也。引用泰切。取諸其全篇。先生誦之曰。廿四橋邊廿四風。憑欄猶憶舊江東。夕陽返照桃花渡。柳絮飛來片片紅。眾以先生博洽。始各歡服。其贊乃先生口占此詩。為某商

解圍耳。尚大喜。越日以千金餽之。

玄妙觀區額

蘇州玄妙觀。既成。道士謀書匾額。有丐者自稱回姓。奮筆疾書。候忽不見。人悟為純陽子。書法飄飄有仙意。惟妙字欠一點。諸書家屢增未當。遂懸之。後有數小兒。於觀前拋土為戲。一兒飛土團。偶着匾上。恰為妙字增點。高下得宜。爰付雙鉤。如梨鳥。仙人玄妙。往往不可思議。而必留此點。以待小兒拋土補之。亦神仙之游戲也。

孔示閣題

荻埭純陽宮。此壇最著靈驗。癸卯鄉闈。前有數士人請孔。忽武聖降壇。因羅拜求示。閣題。孔書曰。在白雲紅葉之間。眾皆未喻。復求明示。又書曰。吾不讀春秋。此遂寂然。終不可解。及入闈。題係假我數年二章。題前終於浮雲。後一章葉公問政。葉請若攝。必加朱圈。而題中易書詩禮皆備。五經所闕。惟春秋耳。眾始恍然。且歎神妙不可測如此。

醫會

吳門葉天士。精醫理。求治者踵相接。一日。乘肩輿出。有鄉人迎道左。乞視疾。葉停輿診之。曰。六脈均調。美病耶。鄉人曰。公名醫。奇病險症。無不洞悉。小人所患者。貧病也。不識公能療之乎。葉笑曰。是疾也。亦頗易治。子於晚間來取方。一服即愈矣。至暮鄉人啟其門。乞醫。貧良無藥。葉令拾城中橄欖核種之。俟苗茁來告。當獲厚利。鄉人如其教。未幾苗茁。然走告葉。葉曰。即日有求苗者。高其值。勿賤售也。葉自是樂引。用橄欖核。病者爭往購。數日苗漸稀。求者益眾。值益昂。鄉人獲錢無算。苗盡而無引。亦除矣。既而鄉人具禮來謝。葉曰。病愈乎。鄉人曰。賴公力。已全瘳矣。葉笑而遣之。至今吳人傳為美談。

符老常

湖城某家。一兒溺於水。有人扳之出。送歸其家。兒父母見其人身體修偉。衣履半沾濕。交口稱謝。時已昏黑。即辭去。問其姓氏。自稱符老常。居歸安縣城隍廟前。次日見室中遺一扇。有符老常四字。大駭。趨城隍廟視之。則左廊塑無常鬼。所持扇已不見。泥像水痕淋漓。始悟符老常者。即無常也。乃近其扇。焚香禱酌之。

史酒徒

秀水有無賴子史姓。豪於飲。終日酣醉。人以酒徒稱之。道光壬辰。王師征臺。匪滿洲將軍瑚松額。馳驛軍務。泊舟王江涇。酒徒自他處醉歸。風吹。欽差旗拂其面。酒

徒曰此何物遂上乃公面耶手裂碎之將軍大怒今梓酒徒至船上詰之曰何故碎吾旗酒徒曰已醒曰非敢碎將軍旗為將軍報佳兆耳願將軍旗開得勝馬到成功將軍遂釋之由是史酒徒之名益著

盜銀

吾鄉顧姓捕魚為業一日晚起為舟出港見有新棺棄蘆灘上傾側欲墜顧憐其近水拽之起棺蓋忽脫視之則其中盡白銀也至夜告其妻共移舟至棺所盡取其銀棺中有指首亦携歸熟而獻神埋其銀於室中而漁如故後有羣丐數人狀貌兇惡不類丐類來村中遺察久之始不至蓋銀首盜賊故匿於棺而置指首其中者欲日久更達於外使人不疑羣丐者即羣盜也後數年顧始稍稍出其銀營屋宇置田畝而家遂小康

登科兆

歸安王勿庵侍郎以浙未第前有雙燕巢於燈籠上太夫人喜曰此登科之兆也春間揭曉侍郎捷南宮第二吳母弟以語舉榜首報錄人將懸泥金帖於中梁太夫人止之曰此處留貼狀元報條不可占也及臘唱侍郎果以第一人及第

香散樓寶說

卷一

十一

吳烈女

烈女吳賽金居郡城清塘門為章氏養媳夫螟蛉子與父俱業織工僱於外姑與縣役吳五通宿舊其家延女色美屢挑而屢拒之五謀於其姑且云不得女願絕往來姑以甘言誘之女終不可一日夫歸私以錢遺女女泣曰我旦夕且死錢無所用此處虎狼窟君不宜常來魔使去是夕五又至姑給女入房見五却走姑掖之止五於袖中出金釧欲持女臂強佩之女擲釧於地執手誓五日狗彘不食汝餘吾豈利女物耶五與姑俱大恚雙帶女頸交臂之以自經告女家殮焉歸安縣王公廉得其事拘姑鞠之姑誣女與五好為己所覺羞忿自盡加以刑堅執不承捕五已遂毆獄未具鄰西有山名廣巖就省毘過為盜賊道逃數五將拉馬至安吉夜宿旅店見女浴血披髮立其前罵曰淫光賊將安逃耶手批其頰五大號令店驚起詢其故託言夢魔次日五心神恍惚時見女隨其後營卒疑而縛之送諸縣一訊即吐實乃與姑俱給免大吏以烈女事聞於朝得旌如例女被害年僅十九道光丁未六月間事也

畢制史客

鎮洋畢秋帆制使元儒才好士為風雅主盟提挈寒賤不留餘力著中游客常滿俱

見優待一夕公潛至館中視客所為有客焚香而祝曰家貧母老無以為生遠投畢公求薦館席今來數月猶未得接枝幸垂憐惻翌日公延客入曰薦檮之書僕非敢奢於君家有老母未可遠離袖中出五十金曰稍備資命助君歸裝又出一書屬辭致某銀號且曰勿作殷洪喬故事客未嘗所求悒悒而返銀號中書某置篋中亦不省記是日偶檢篋念為公所託親致之號主人詢其來歷某言歸自畢公署某述謀館未得意其類費主人閱書畢舉手賀曰制使魏君千金存僕處作母歲以子金資薪水今而後可無事遠游矣客始聞而驚繼而喜喜極而感淚涕沱下不能止歸家設公長生祿位朝夕膜拜終其身不衰

王子微

儀徵阮文達公校浙時喜以學庸命題按試杭郡有仁和童生王某於場中作詩云學堂慣出學庸題難倒西泠王子微今日我拼交白卷狀元歸去馬如飛子微其別字也公見詩問爾長何題對以議論文稍可自信因別命一題頃刻而成文不加點公大喜使游洋島

茅蓬真人

香散樓寶說

卷一

十二

東洞庭山金葉書於江北東晏將歸阻風江口舟中苦寒登岸散步見一古廟殿宇皆就地後有樓供純陽真人像瓦損碎神像有屋漏痕金葉數良久因於神前設願若獲厚利當新其廟既歸舟風勢稍殺方欲解纜來一道士求附舟白哲倫安表不俗問何所適則亦歸於洞庭矣因許之舟行不數里石尤又作金歸思慕切道士曰僕曾遇異人授以神術助君一帆風直達鄉里何如金大喜道士令駕師張滿帆於腰間出小木劍指其帆曰疾風色傾利帆行如飛兩日抵洞庭道士別去賴行謂金曰僕居某庵茅蓬中得聞幸遇我金曰諾歸家後歲事匆促未暇過訪新春稍閒至某庵跡之僅一老僧司香火並無道士其人者尋至庵後見山石上有純陽真人像衣履間漏痕尚存蓋即江口破廟所見者始悟道士即真人也金驚歎不絕即就其地構茅蓬供像其中是年曾連獲數倍利既新江口之廟回至山中復於茅蓬旁改建純陽宮丹漆煥然山中人聞其靈異瞻禮者相率於道求禱輒應至今土人猶稱其地為茅蓬云

乳花娘子

金壇于文襄公敏中為協揆時有翰林汪某令其妻曹氏拜公小君為母及會稽梁

陪平相國治陞戶部尚書曹又拜之為父初見時以朝珠一串為誓紀文達公嘲以詩云昔年相府拜乾娘今日乾爹又姓梁赫奕門庭新戶部漢京池館舊中堂即如有意應情妾妾豈無顏只為郎百八年凡親手掛上襟猶帶粉花香有無名子易其後半首云郎如有貌何須妾妾豈無顏只為郎百八年凡親手掛朝回猶帶乳花香時遂稱曹為乳花娘子

額外生員

南昌彭芸揭尚書元瑞視學兩浙歲試禾郡有童生某年六十餘矣繳卷時長跪自陳自言卅至今歷三十餘試今將就木冀得一衿以為榮公笑領之案發准作額外生員批其卷云年在花甲之外又在理法之外字在紅格之外進在額數之外聞者笑之

峨嵋盜

山東某相國夫人晝坐寢室瞥見一兒自檐際飛墜約八九齡解了髻紅錦襖袴屈一足跪夫人前請安夫人愛其嬌稚以手掖之忽攫身一躍瞬息不見而臂間金條脫已不知所往矣夫人愕眙良久遣人告邑令務獲其人令飭捕役徧處巡緝絕無

香飲樓省談

卷一

十三

影響因浣人至相國第緩婦夫人曰條脫細物得失可弗論第此等人不亟而除則官署印信皆彼囊中物所係匪淺速獲以報不則將貽害相國糾劾立至矣令僕懼莫釋嚴此諸捕勤限數次終不可得有老捕快某解役已欠分謂非此捕素終不獲今遂之來以緝事為託捕沉思久之曰東省無此劇賊四川峨嵋山有盜數其人皆能飛走檐壁捷若鳥隼意者盜在彼乎然不能拘而至往探踪跡庶可任爾令大喜贈以資斧捕遂行輾轉至峨嵋山徑緣幽林樹陰森深入數里絕影人跡方遶回聞見一樵人擔薪而至視其提則鎖鐵鑄成者異之因詰問途相與振談樵人察其音非川人詢所自來捕以實告樵人曰幸遇我是余某頗聞之但其人猝不易觀必先見主捕者問主者何狀樵人曰某為導見自知之遂與偕行披榛涉莽路極幽險約十餘點忽見綠垣高甍門闕豁然樵人曰至矣某先入白少頃有數人出呼捕入歷門數重及聽事中生一人若王者狀高擢膝髻貌甚雄偉捕長跪方欲自陳王者曰已喻矣前兒曹道經東省作此游戲事爾官甚糊塗所值幾何乃煩汝來耶捕言索不獲官以考成為憂王者曰若爾亦甚是令取物者隨汝去返諸其家可耳捕頓首謝旋聞王者呼往山東去則有一人應聲而出亦此尊大漢也捕疑非是而不敢詰

偕其人辭王者曰其人曰君先行僕當自至捕難之其人曰僕至東省兩日足矣君行迂緩不耐相從遂計君當於某日至僕於城關側相俟幸勿疑捕不得已尋路出山而返比至東省甫入城見大漢已先在懸捕曰何濡滯待君久矣乃同詣縣公聞盜已獲甚喜非衛生堂見大漢亦疑其不類反覆研鞫大漢曰母多問請告失主某將還其劍騰躍而逝令大驚急白相國第夫人廣集僕僕仍坐寢室見前小兒復自簷際下以條脫擲夫人懷倏忽間其人已杳相顧失色捕出城大漢迎謂曰公案已了請從此別捕問以君龐偉而忽現嬰兒身豈幻術耶大漢曰我輩幼服縮骨丹八尺之軀可縮至懷抱中物而又習換形法妍醜老少皆可變易非幻術也拱手而去若其人者盜也而近於仙矣

女丐詩

嘉慶甲戌江浙大旱饑民載道有女丐至湖州題詩寺壁云蕭蕭湖地此經遇苦為年荒受折磨踏破繡鞋埋雨後吹殘雲鬢入風簷沿門乞食推恩少仰面求人忍辱多欲賦歸兮歸不得夕陽回首淚潸潸

矮屋長槍

香飲樓省談

卷一

十四

萍鄉劉金門少宰夙諳視學浙江中丞阮文達公以督捕蔡常往軍渡劉以學政監臨鄉試疏軍有過必親扑之場中為其門生徐步襲代倩文字浙人有一對云監臨打監軍小題大做文宗改文字矮屋長槍事發革職戍邊徐亦論軍

淨慈寺匾額

西湖淨慈寺湖南第一山區額為華亭章宗伯書相傳前明寺僧某修葺殿宇既成妙人題額乃設粉牌於門自擊木魚募書五字文人墨客來游者各為留墨僧視不啻意輒抹去適宗伯游湖上遂書之僧留湖南二子抹去第一山詢之則曰第字需立形一字卧形山字坐形稍不穩則立者踞卧者優坐者倚矣公書雖佳尚蹈此病耳宗伯歸習之半載復游其寺僧擊木魚如故乃補書三字僧大喜加某縣諸寺門宗伯書法固迥絕恒蹊而僧亦具正法眼藏者

搶親

某甲之子聘某乙女年長欲成婚乙索重聘甲無以應也兩家故同井閭女與夫本相識偶乘乘於野遇之女謂夫曰父母欲得厚資君家又貧事終不遂我有姑嫁某村獨居於室請於某日往留宿其家君於昏夜放我歸即成禮父母知之亦無如何

矣。夫諾之歸告甲甚喜。至日。傾女已往姑家。即率多人駕舟至某村。曠野僻處。俟人靜後。始入。女至姑家。欲宿。姑與鄰寺僧有私。常來聚會。留恐為所覺。執不知且冷淡遇之。女無奈而返。抵暮。僧適至。姑方與解衣就寢。聞剝啄聲。起視之。忽多人盡擁而進。徑入臥室。見衾中似有人。踰牆狀。謂必女。裹以衾。令其夫負之去。至舟啟視。則屍然一僧也。皆大駭。僧問何以劫我。具言其詳。并述已索重贖。不得已。故為是舉。僧笑曰。此細事。吾能了之。乃資以金。使備禮而迎娶焉。

溺犯

湖濱施某。館東洞屋。一兒纔十齡。携以自謀。嘗附舟渡湖。甫登舟。兒掩面大號。若甚驚怖。索衣上岸曰。速歸去。今日不可往也。詢其故。堅不肯說。施無奈而返。既歸。問以所見。兒言舟中人皆銀鑄如木偶。狀若重囚。船頭立一人。持短木棍。如解差狀。貌尤猙獰可畏。次日值之。則其舟覆於太湖。舟中七人皆溺死。

無常鬼助考費

海昌馬生。家貧甚。年二十餘。孑然一身。時值大比。應試無資。有舅氏設米肆於城中。因往求助。解以生意淺薄。囊無餘資。且秀才中舉。百不獲一。令勿與試。生默然。

香飲樓舊撰

卷一

十五

而返。念囊中若此。惟冀博科第以振單寒。今計無所出。不如死。遂往河干。欲自沉。忽有一僧自後掣其裾曰。何事不可了。乃求死耶。生具言無力應舉。且貧乏不能存活。僧曰。吾為君謀之。近村故有一寺。僧還以去。問應試若干費。生曰。有十金足矣。僧出元寶一枚。曰。倉猝無碎銀。君持此至典鋪買錢。遲日取償可耳。生大感激。携寶赴典。得十金。而質春藏之行篋。恐致失落。近之於僧。至寺時。已暝。見僧負手立門外。遂以券交之。次早將赴試。忽與夥踰牆至。詰生寶所自來。曰。昨實錢時。明明是寶。今視之。乃冥器耳。生言為寺僧所貸。因同往踪跡。並無此僧。至森羅殿。見泥塑無常鬼。頭間懸紙錢二掛。左掛缺其一。質券繫焉。夥謂生曰。鬼神假手於人。以助君。孰敢相欺。即於神前焚其券。誓不賣僧。是科生領鄉薦。不踰月而卒。蓋其命中應登秋榜。故助以考資。而白日遇無常。宜其不祿矣。

宜興幕客

宜興縣署幕客韓某。湖北天門人。所居之室。榻一几。箱籠外更無長物。而其戶常鍵閉。防守極嚴。暮中人疑其有異。欲窺之而未得也。正是時來暑中。諸幕友俱與相習。乃令置酒召諸友飲。并招韓。韓不肯往。亟強拉之去。刑席錢某。託疾不赴。私以綸

啟韓室。搜檢箱籠。了無他異。帳頂懸一黃布小包。有朱書符籙。封識甚密。發視。紅檀木匣中貯兩鐵丸。如龍眼大。光潤可鑑。仍包裹舊。置於匣內。而方錢之改匣也。韓於座。忽變色謂諸人曰。素託同袍。何以相害。衆怪其言之不倫。方欲致詰。而韓已拂衣回署。諸幕友俱從之。歸韓入己室。取視包裹。曰。劍光已沒。禍不遠矣。輪指占深。謂錢曰。爾偷現吾劍。殺氣不可遏。今夜三鼓。有飛劍斬爾頭。禍由自作。勿悔。錢大驚。伏地流涕。求救於韓。韓曰。諸君誤我。匣中不知是劍。五浪開視。致貽殺身之禍。若神人也。幸甚我。諸幕友亦代為乞命。韓曰。吾煉此劍。已十年。能發而不能制。生人犯之。必身首異處。所以深自閉匿者。恐諸君不知利害。輕觸神物。今事急矣。姑以術厭之。或可免耳。乃令錢雜髮剪爪。書朱符於其背。曰。向良方疾馳三十里而後止。以髮爪貯革囊。縛置署庭大樹間。是夕。衆客皆不寐。心惴惴以視其異。至夜半。見有白光如兩匹練。從韓室飛出。於諸幕友室中。盤旋數次。忽飛繞庭樹。縛革囊處。三匝而滅。樹大十圍。截如鋸。視匣中鐵丸。已為有矣。韓頓足曰。錢雖獲免。而吾十年之功。廢於一旦。不可恨耶。次早命僮登樹根上。得雙劍。韓携之辭幕而去。不知所之。

火神

香飲樓舊撰

卷一

十六

金閶城中。有紙樓。寄頓客貨。十餘樣皆滿。一客夜起。見有神赤面朱袍。以筆畫所貯貨。若編號狀。知為火神。秘不告人。明日。移其貨於舟中。停泊城外。自為得計。至夕。舟子炊飯。適火。瞬息間。紙盡被焚。而棧固無恙。

徐穩婆

杭州清波門。穩婆徐姓。老於收生。凡有難產。或瀕殆者。能轉危為安。應手立效。故巨室臨產。必迎致之一。適暮。有人室息而至。問此是收生徐姓否。曰然。其人曰。家小主母坐草兩日。而胎未下。勢甚危急。如娃好手。特令相迎。肩輿在門。請速去。徐不暇詳詰。倉猝登輿。出城已昏黑。途徑莫辨。約數里。其人曰。至矣。見一巨宅。閑闔。壯麗從角門入。有老翁傍壁室中。見其人。問曰。收生來乎。曰來矣。翁有喜色。謂徐曰。實夜相。累姥家犯霜露。心殊不安。徐笑曰。我輩衣食在是。豈敢憚勞。十二時中生。有不絕。誰家娘子能自主。白曰。誕麟耶。即有婢姬自內出。炳巨燭。導入臥室。雕窗繡榻。錦帳金鈎。光盤奪目。婦女數輩。衣飾俱華美。見徐入。共相迎。一紫衣婦。年四十餘。低語之曰。吾家娘子臨盆久。猶未免身。腹痛不可忍。將就殆。姑視之。得無妨乎。披帷見少婦擁紅繡衾。疊枕而臥。眉黛緊蹙。嬌喘欲絕。兩美婢內外夾侍。徐以手入衾探之。曰。恭

手執名葩環繞其後。噤不敢語。次早。見生兩手抱荷花神。口鼻相對。撫之體已冰矣。嗣後游人俱以花神魅人。每陰晦。相戒勿入。而神像亦漸次剝落。無復舊時光彩矣。

青龍盤柱

崑山徐翁。醉漢。鄉里目為長者。負郭田百畝。佃於農而收其租。家道恒足。稱小康焉。一夕。夢有青龍盤旋堂柱。覺而異之。詰旦。有個人來僑租。約十餘幼女。同至翁家。女服青布衫袴。性憨跳。以兩手抱堂柱。攀援欲上。旋轉而墮者再。翁頗憶昨夢。以酒食款個人。詢其女猶未字。翁曰。而女吾所愛。吾有子年相若。以塔汝何如。個人惶恐謝曰。郎君當婚巨室。某貧薄。女又村陋。莫敢附高門乎。翁曰。我國欲之。不汝嫌也。因強與訂盟。以銀細數事為聘。厚饒而遣之。迨女既長。歸徐。生三子。長元。又狀元。及第。次乾榮。次秉義。俱探花。及第。龍盤之夢。洵奇徵也。初。女年幼。常夢小蓮。既長。亦然。多方療之。終不治。問之。則曰。睡夢中見有紅燈兩盞。至前。遂遂亦不自覺也。後以子青。迎養京邸。當祝。皇太后萬壽。賜宴宮中。酒闌。將私宮。嬪以紅紗燈導至廁。所。始悟前夢之奇驗如此。

沙三爺

清 為程陸長春著

虎邱龍船。彩旗畫鼓。簫鼓喧闐。傾城士女。往觀。觀者。虎牙。填塞川許。游人皆先期雇舟。不新厚值。有沙三爺者。家殷富。而性好揮霍。平日欲買舟觀水。自金閶門至山塘。沿岸招搖。無一虛航。意甚悻悻。快明年。說渡前一月。這僮僕四出。凡蘇城內外。彩燈玉軸。下至赤馬青馬。無不咸予之值。不許受雇。至期。觀者雲集。欲覓一舟。不可得。問之。則曰。此沙三爺船。彼亦曰。此沙三爺船。高工數千。同然一辭。皆相顧錯愕。沙密遣人伺于水次。謂游人曰。君等欲觀龍船。但往尋沙三爺。則得矣。于是爭請沙之門。乞假舟。以觀。沙一無所吝。指某客登某舟。議與不議。受載甚盡。舟中珍錯雜陳。絲竹並舉。妙伎備酒。勸客。客醉而罷。而沙三爺之名。大震。沙自此豪舉。家資立罄。後數歲。貧不能堪。至賣小食。以自給。喜唱。俚鄙小曲。兒童予三錢。買一油具。必令歌。剪剪花。及夜游之類。以為笑樂。而人猶稱之為沙三爺云。

錢愚兄

百菊溪相國。齡總制江南。廉潔自矢。居更苞苴。絲毫無所受。晚年舉一子。仁廟賜名。扎拉。陰五品官。扎拉。芬者。結譯乃福壽二字也。兩江官員。競獻賀禮。悉却之。江甯守錢某。令工製小蟒袍水晶頂帽。珍珠朝珠。金銀玩物。無算。書愚兄錢某。贈聞者呈進。并囑曰。此送公子物。可無却矣。公笑而納之。同僚服其工於獻媚。多相效。賀帖無不稱愚兄者。由是錢愚兄之名。遂播于兩江矣。

盜舟對聯

海盜蔡牽既伏誅。餘黨賊目猶數十人。連艘海上。往來劫奪。為患于江浙間。數歲不絕。百菊溪相國。總督江南。探賊艘所任。單騎往擒。群盜避入舟中。剖腥羶酌酒奉公。公飲。嘆曰。如陳說。禍福洞中。要出空創數十。許授以千把總。等官。盜皆羅拜乞降。惟一盜。夷然不顧。勸諭再三。終不肯屈。予之官。亦不應。其船中懸一聯云。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人之患東。帶立于朝。道亦非常人哉。

紫小鸞降乩

湖濱魯漢祖師堂。供奉乩壇甚著靈應。才鬼詩仙。時托名真人。以神其跡。道光丁酉八月。吳江葉小鸞。聞秀降乩。三絕句云。家住吳江路。未賒吟詩。曾也吐瓊。返生香。

稿猶然在。浪破人傳。星符霞被。一身閒。來往丹山翠水間。底事五湖拋不去。又騎彩鳳到蓬萊。瑤壘小結數重扉。林屋山光入望微。最好夜深花影靜。曲廊時有紫鸞飛。未若吳江葉小。雙鷺又云。頃從瀟湘玩月。回至其區。見七二芙蓉。食痕如拭。水天一色。星月交輝。彷彿濯魄冰壺。置身瑤閣。世間有此清涼界。不必慕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也。倚風書此。博諸子一笑。書畢。臥達寂然。小鸞彈華早謝。不無紅顏薄命之嘆。今觀其詩。當已在靈妃夢續之列矣。

顧學士黃常兒詞

下雅堂光祿守常州。門下士顧耕石學士。元熙時為館客。謀官廚酒。散急家作黃常兒詞。識之曰。蹄子小多毛。杆杖緩着。風燒海參。強蹄助跳。魚蝦壽夭。雞鵝壽高。冬春米飯黃而糙。最難熬。新磨水酒。故意滿棧。光祿見之大笑。海參以下二十二字。自後傳餐時。光祿親自臨視。見有不堪適口者。必訶責庖丁。今易精品焉。

沈和尚

吾鄉有沈姓者。質布于長興山中。與村寺某僧善。常主其處。僧既無徒侶。而沈又喜承僧意。相得甚歡。會僧臥病。沈侍湯藥。惟謹。衣不解帶者累月。僧甚德之。疾革。謂沈者。欲棲省說。

卷二

二

曰。吾生平所蓄計五百金。封磁罐埋卧塌下。吾死以百金為棺。欲葬埋費。俗家有二姓。居某村。耕種為業。貧不聊生。分二百金助之。餘以贈汝。言訖而眠。沈乘夜發罐。得銀如其數。悉匿之。次日。市薄皮棺。召鄰眾曰。僧死。無所有。吾以相依日久。捐資以殮。僧家以火化為上。盡舉而焚之。眾咸高其義。而不知其得僧銀也。沈既歸。增飾屋宇。以餘銀貸于鄉里。取倍稱利。家計日富。不復為當堂之嘆矣。後妻姪將產。沈見僧遷入內室。候忽而滅。舉一子。知為僧托生。即以和尚稱之。子既長。恂恂如不能言。與人無所忤。而待父母極不孝。稍有不合。輒怒罵。目眦盡紫。後數歲。所居一夕燬。子火家資蕩然矣。

藕香

藕香。秦淮名妓。姿容絕麗。不事膏沐。性簡傲。落落寡言。語視客不當意。或終席無一語。非其所善。而欲博一宵歡。雖千金不易也。某公子游金陵。慕藕香名。往訪之。表馬恒赫。儀從如雲。藕香雖其豪貴。款接備至。而藕香見客意殊不洽。少坐即托疾返室。公子慙而去。思欲購珍奇媚之。冀得其歡心。時俗尚翡翠價昂。遣人至吳門。以八百金易雙劍。懷之而往。藕香生臨湖水榭。結靈蛇髻。着藕色越羅衫。雙腕如雪。擊白磁瓶。對花吸茗。公子以劍奉之曰。頃從姑蘇還。無以為贈。以此助汝。藕香客一把玩。

遂投諸湖。公子色發藕香。哂之曰。得無吝乎。吾償爾劍。呼婢于某篋中。取紫檀木匣具來。啟視之。有翠劍十數雙。以一雙還公子曰。此吾蓄之最下者。然勝爾物多矣。公子搖舌不能語。逡巡而退。估其劍價值千金。

姚生

臨平姚生。館嘉興。書室三楹。即其內設卧榻。時值暑月。姚令僮僕他往。僮意姚畏熱。恐人氣薰。移居他所。至夜間。姚室中呢呢私語。有女子嬌笑聲。書室故與內宅間隔。婢妾無由而至。心竊訝之。比曉。索之無所得。知為鬼。以告主人。主人以微辭相詰。姚力諱其事。疑僮誣誣。遂置之。久之。姚形容日漸羸瘦。而起居如常。亦不指意。會查母有疾。延名醫吳浩然治之。姚亦洗其按脈。診畢而出。詢查曰。西席姚君何許人。查以臨平對曰。連遭之婦。已恐無及。是名精絕。疾不可為矣。查大駭。欲送姚還家。而難其說。使其姪托言至武林。建水陸道場。學使盡往。道經臨平。先生盡歸休。姚意殊不欲強而後可。乃與查姪同一舟。主人出送客。揮別談笑。無異常時。出郭數里。窺其意似稍倦。勸令小睡。未幾。聲息寂然。視之。氣已絕矣。查姪飛報至其家。語以故。且致厚賻。視成故而歸。而不知其究以何疾卒也。姚沒。書室局閉已久。查有表姪王三。強而

卷二

三

有胆畧。人以王三將軍稱之。偶至查家。談及姚事。王曰。是必有與吾當現之夜。破破宿其處。卧榻間置烏銅烟燭。以俟方假寐。雙扉豁然。見一手纖如柔荑。指甲長數寸。金條脫纏臂。月華不瑤。鮮豔異常。客一招。陰風颯然。燭光闌綠。縮如蠅。王不覺毛戴急。發烏銃擊之。倏忽已滅。而門闌如初。自後無人敢宿其內。王每與人言。極道其春鐵之可愛。而以求見客貌為恨。姚以此而喪其妻。非其美麗足以動人歟。

逃走唐明皇

吳江周某。喜唱昆曲。日與優伶相狎。遂習事戲。父惡其淪于下賤。屢加扑責。嚴禁之。而終不悛。人問其事。戲有何樂。周曰。吾儕小人。終不能好青紫。若事戲時。時為卿相。時為帝王。謀花導前。役卒擁後。人以為戲。我以為真。其樂何可支也。一日。城外演劇。周潛入班中。扮唐明皇。演長生殿。甫登壇。瞥見其父在臺前觀劇。若極無計。不及解冠帶。從台上一躍。疾趨而逃。觀者數千人。不知其由。皆大譁。索領班者。戲之幾絕。周自後。人俱以逃走唐明皇呼之。而不敢再登劇場矣。

假無常

湖濱徐某。有胆畧。常至近村一友人處。為食客。率夜半而歸。途經一古墓村。人傳言。

有無常鬼常出魅人。人無敢夜經其處。友以詢徐曰。君往來由過之否。徐曰。是物也。常常見之。鬼自鬼人自人。雖相值。庸何傷。友疑其誑。密遣人扮假無常。立高檯上。以白布袍覆其體。因其過而震駭之。是夕。徐飯于友所。微有醉意。劇談至二鼓。持燈龍將歸。友謂之曰。無常待君久。今過其處。必為其捉去矣。徐笑曰。此無慮。鬼如捉人。吾當擒以奉。為明早下酒物耳。友送之至門。令兩人尾其後以覘之。徐至墓所。舉首見假無常。詎曰。每夜無常止有一。今忽二之。何也。假無常者聞其言。意甚惡。回顧果見有無常立其後。兩眼流血。面如紙灰。對之微笑。若喜其類己者。駭極而歸。徐笑曰。君等欲嚇人。而反為鬼嚇。誰謂報施之有爽哉。

香堂

揚州富室子某。夜與一姬同睡。比曉。姬先覺。呼之不應。撫其體。已冰冷。惟胸間微溫。而肢體忽長數寸。不知以何疾致變。急延醫療。醫入其室。覺牀帷香烈。異常。審視良久。曰。得之矣。此黃香過。骨節鬆懈。因而暈絕。非死也。今昇漢重十餘桶。圍繞榻榻。當縫開窗。糊以紙。毋令氣洩。久之。體縮如故。聲息並出。投以酸斂之劑。服而愈。

武進盜案

香飲樓寶錄

卷二

四

武進莊氏兄弟三人。孟與季俱列武庠。貌甚無所。間里側目。人以莊氏三虎稱之。時邑中多盜。富室以劫案控者。指不勝屈。今嚴責捕役。收妻子入獄。勤限以期必獲。而盜賊各執其詞。謀于東曰。劫數之多。由于富藏之密。莊氏兄弟素豪橫。屋不遠日。盈其門。或為通逃。數者將偵之。至夜。登其屋。伏隱處。潛瞰其所為。見室中燈燭。耀如晝。數人先一。若視金銀狀。而皆嬉笑無戚容。亦無婦女哭泣聲。心甚疑之。次日。偽為丐者。已其家。見新棺方加漆。私問其僕曰。此亡者為誰。僕以莊氏之叔對。訪諸其鄰。則半月前果殺一叔。其棺已厝諸野矣。顧以白令。令督兵役以往。莊兄弟衣冠出迎。令問所停者為何人。莊對如僕。顧請開棺驗之。莊曰。尸故已久。今無故而發。罪孰承之。顧具狀。送開棺罪。遂其改視。則瞠然一翁也。顧大駭。令速巡。欲避去。莊兄弟共毆。顧且將及令。一室沸然。顧念罪名既不能達。而屍終可疑。揭其金。見金銀充其內。蓋首則真首。而衣所覆者。盡黃白也。莊兄弟相顧無人。令飭兵役擒之。訊以刑。則棺中所有者。俱盜贖。捕急無可匿。適有叔病歿。因斷其首。置諸棺。以防開驗。而所厝之棺。則僅存其體。是。既既具。復訊出。劇盜十餘人。悉獲之。與三虎駢戮于市。

泰州冤獄

泰州某婦。家小康。夫先遣一女。年及笄。贅于家。女夫婦事。甚其。里黨無閒言。遇有弟。飲博無賴。常稱貸于媼。稍不如意。輒拍案怒罵。謂厚于婿而薄于己。媼與女皆白眼。遇之一日。女早起。見母室雙扉。豁然呼之不應。入視之。則母已為人殺。血流滿地。駭極而號。急呼婿告鄰里。共來審視。不知何人所殺也。媼通鄰素嫌女。且觀其資。遂指為女夫婦所殺。囑之官。州牧王公。拘二人掠治。極口稱冤。復以嚴刑訊之。女夫婦不勝其痛。遂誣服。女凌遲。婿亦論斬。鄰里咸知其冤。然畏媼弟暴虐。莫敢伸訴。四踰年。六合縣獲盜。招水此。官以殺人不劫財為疑。盜曰。初入室。欲行劫。為媼所執。不能脫。遂及之。知別室有人。則恐為所覺。故逸去。六合令與王牧有連。馳書白之。王以誤人入罪。例欲開抵。驚悸欲絕。陰囑盜于獄。而諱其事。然每憶此案。神色沮喪。睡夢中若有人披髮叫號。與之索命。不數月。遇心疾而卒。而女夫婦之冤終不雪。

雷神摸臉

近村某。暑夕裸臥。苦熱不能成寐。夜半聞雷聲隆隆。風雨俱至。赤身起立。窗下。灑欄吸水。竟甚涼。忽震雷一聲。電光滿室。若有毛手摸其臉者。驚駭仆地。妻以火燭。之。見面目焦黑。如炭。洗之不脫。蓋雷神怒其褻慢。小懲之使知警也。

香飲樓寶錄

卷二

五

一旦生員

同邑嚴某。家于。而性篤純。習舉子業。文不中。屢試不售。乃當緣學使者入泮。卷中有一日者。一旦之語。同人傳以為笑。目為一旦生員。嚴最恨之。宗祠春秋致祭。序次以爵。某當在諸生列。族人擲楮之曰。是一日者。一旦之生員也。與吾輩齒。毋忽。某聞而恥之。謂其妻曰。吾才學。隨自問不能得第。惟教子成名。庶可雪吾恥。乃以重脩延名師二人。晝夜迭課其子。夜請必四鼓。寒暑無間。妻親調館餐。備極豐腴。未幾。長子以攻苦致疾而卒。某督次子。無少倦。次子強而敏。師感其意。誘掖亦維勤。業遂大進。弱冠補博士弟子。不數年。舉于鄉。聯捷成進士。某曰。今而後。吾可免擗笑于族人矣。會大祭。某以子貴受封。族老推其主。某遂曰。吾固一日之生員也。為足以當此。冀以此語見哂者。聞之咸有慙色焉。

武聖靈籤

湖郡崔解元。應嘉慶庚申科鄉闈。前至武聖廟祈籤。有崔槐崔槐。崔槐。崔槐。語心知其吉。然未敢以第一人自期也。榜發。領首。同科江南解元崔。崔。崔。辛酉解。

元崔錫華宜興人皆與崔同宗始悟三崔之驗

姚秀才

仁和姚秀才某讀書好古孜孜不倦性醇謹言動必以禮人以長者稱之乾隆己亥卧病累月奄奄將就死一日呼家人整衣冠歛然而興炷香于庭伏地不起家人覺其有異振置卧榻遂如熟睡至夜乃醒云朦朧中有金甲神以上帝命召赴天上遂挾予偕行俄見宮闕崇麗冕旒宸服者坐殿上謂予曰汝一生無過堪諫諍病有值日功曹缺汝其任之予俯伏悚懼以親老乏人奉養乞放回生帝意似不憐旁有朱衣執笏者若仙官狀貌白曰姚某孝思純摯可延壽一紀以遂其私功曹缺當令某暫攝也帝頷之青衣者屢使去出殿門見旌旗拂拂護從如雲鼓吹之聲不絕于耳詢之知為迎明年天榜其榜以黃羅傘覆之蓋金成字三鼎甲姓名歷歷可觀方諦視間前金甲神振子從人叢中按捺而出俯視足下烟霧迷漫若臨巨海金甲神忽將子推墮駭極而醒人問狀元為誰曰泄漏天機懼違冥譴固問之曰姓名籍貫多屬水未歲當自知之至庚子臘唱狀元注如洋浙江秀水人始悟其多水之驗姚至辛亥乃卒果符一紀之數而其母猶在堂云

香飲樓省說

卷二

六

醫死

紀文達公善談諧朝士常遺其侮弄有某太守入都通刺來謁公見其左額有贅疣大如核桃訝然曰君生黃堂典劇郡而此疾未除觀瞻不雅將求海蒙超擢開府封圻尤不足以威僚屬蓋亟療治之乎某對以歷經數醫均未奏效公曰爛麵胡同有刑部郎中某蒙古人善治瘰癧屢著奇驗第自秘其術不輕為人醫君以厚幣而往庶無斯疾某唯唯越日備重禮往見某郎中者怪其無因而至衣冠出迎某見其右額亦有一疣大小相若始悟公與之戲不覺啞然失笑而所饒之物已不能返璧矣

童少年

富陽童相國之父名邦達以諸生歷試優等貢成均留滯都門僦賃殊甚為武陵會館閱時既久資用之絕館人索索錢不可得迫令他徙乃寄食旅店始猶暫衣裝度日漸至不給逆旅主人又逐之傍徨路歧靡所投止有劉媼者亦設客肆憐其無歸邀至家展問邦族公自陳姓氏并述旅況之苦媼曰長安不易居君囊無精儲而獨跡塵海不亦難乎公言歸無行李住無資奈進退維谷所不即就死焉媼欲俟京兆試耳媼乃贈公於家供其饘粥令潛心研誦以期一戰而捷公其德之比八閩三楚皆

稱意自謂必售揭曉之日公謂媼曰瑪琍京華貧不自給館餐之惠沒齒不忘今茲榜將懸升沉立判倖得中售當圖報於將來如命不猶銜結之忱矣諸再世矣言已淚落如縷媼大不忍以溫言相慰勉令觀榜公往偵視自首登第並無己名嗒焉僵立如木偶聞報捷之聲充溢備卷心搖搖如懸旌念旅食之艱朝不謀夕及履舊廬無以為生則萬念都灰惟祈速死耳又默念死欲人知須近禁衛遂入內城踰街道間更無死法見有高門索閱駐華軒數乘試一闚探即有人自內出將加呵責既知為應試士子大喜便邀以入自言此宅為某侍郎寓尚書某公慮己為司閹僕是日侍郎有客在座適同僚餽送禮物命書東謝之僕素不習字得公如獲重寶即今代書持呈侍郎侍郎極道其書法之善客從而附和之僕意甚得既出以東校使者謂公曰入城久得毋餒餒公領之肴饌立至僕親為勸餐飽嘆畢請去僕詢其所之公曰鄉榜無名勢難存法將填溝壑為無主之鬼矣僕曰以君腕底風生何至無噍飯處方當罷錄屈暫居門館以待飛黃有筆札事欲相煩耳公念藉此苟延計亦良得遂留僕所凡簡帖及殘啟皆公代筆無不當侍即意侍郎不疑僕假手委任甚專一日有外司以私函關說侍郎欲作回書恐為人所覺令僕入內磨草僕惶惶無計

香飲樓省說

卷二

七

救迫數四遂以實告侍郎大駭攝衣冠請而見之曰蠢僕無知辱及君子某之罪也如蒙不棄請以記室侍重高才或不嫌唐突否公曰固所願也乃下榻書室僕以賓禮相待甚歡久之侍郎有一婢年及笄將嫁之婢願終身事夫人求勿適夫人曰女子有家常也烏有至老不嫁者哉婢曰下賤之姿自分必偶與隸遇人不淑仰望終虛必欲為婢擇配願得如西席董君者始嫁之夫人以告侍郎侍郎曰彼雖寒士觀其才藻定不久因風塵者豈欲得癡婢為偶耶一笑置之後值中秋侍郎與公談酒酣以婢言告公且請納為妾公矍然曰某四海無家一身似葉蒙公厚誼賒有酒而瑣瑣裙釵亦以青眼相購得此知己可無恨矣忍以賤而棄之乎因欲聘為正室侍郎以名分所繫堅執不可從夫人言認婢為如治匠具而墳公焉下科公提北闕成進士以百金贈劉媼司閹僕亦厚資之公自娶夫人後身名頓顯所為無不如意踰年舉一子即相國公廕官至吏部右侍郎先夫人卒後以相國貴贈如其官相國八給廨時母夫人猶逮養焉

湘潭狐

東洞庭山姜某行賈湘潭旅邸淒涼間涉冥想一夕有女子自窗間入柳眉星眸嬌

豔動人。姜曰：誰家宅眷？私來窺人，不畏夜行多露耶？女笑曰：姜月所仙姑，寒舊舊，與君有宿世緣，故來相就，何得以宵奔為疑也？姜心知為仙，而愛其娟好，遂前擁之。女亦不拒，遂共履處，歡洽異常。比曉將去，女謂姜曰：旅舍湫隘，耳目繁多，請假屋而居，庶可長相聚。姜慮多費，女曰：第謀之。姜當助汝。言畢遂去。次日，姜托疾惡露，遂逆旅主人代覓館舍，有某氏廢園，歲租三十千。姜遂遷焉。郭芳甫定女親，然至袖出百金，以助遷徙。姜稱謝。久之，女自是遂留不去，相處如夫婦。姜每營販必商之於女，聽其言，無不獲厚利。女又時有餽贈，亦不知所自。歲餘，積數千金，囊橐充然。姜陰有歸志，恐女不許，故未敢發。嘗從容問女曰：仙與神並稱於世，神力之大，無異仙術之奇。卿固為仙人矣，脫有天神降臨，與卿比權量力，卿得無畏之耶？女笑曰：吾受錄仙壇，功深元妙，何畏難觀神人哉？姜固問其所畏，女曰：畏在湘潭縣署，見鍾進士須髯似戟，口大於盆，齒齟齬若利鋸，嚼鬼腿如咬甘蔗。妾見之，悸欲死。所畏者此爾。姜私誌之。後數日，女言欲至瑤池，朝西王母，往返須匝月。屬姜端居以待，姜諾之而去。初相潭縣署及其與姜善，因出入衙署，得識令。令與姜綢繆，積久，有餘金。至是，姜以索通至署，見堂中果有鍾進士，神彩煥發，英爽有神。令以無銀乞緩償，姜曰：某歸期已迫，不及待。乃公一物以償欠，可乎？令問何物，姜指像曰：得此而壓歸裝，以祓除不祥，勝多金償我矣。令笑而付之。姜既得像，似星夜還歸。恐女跡至，深居不出。而懸像於堂以拒之。一日，姜早起，盥櫛，聞堂中有叱咤聲，窺之，則女立階下，見鍾像，努目張嘴，作捧噬狀，懼不敢入。怒恨而去，後亦不至。姜始出金買田宅，置妻媵，為富人居。

三虎

蒙古松相國，能以一筆書大虎字，應之可辟邪魅。求得者珍逾璠璣，公亦不輕書。如後公疾已瘳，家人環榻啜泣，而氣終未絕。忽張目曰：迎我者，僕從已至。吾室有三虎，懼不敢入，亟為我去。家人不解虎為何物，檢其麓，得公所書虎字，凡三紙，因移置別室，視之已化去矣。

沙七

吳門沙七，拳勇著名，游金陵，無所遇。為米肆司會計，一日有丐者以石置櫃上，予之錢不肯去。沙視其石，重百餘斤，以手撲諸地，碎之。丐執視其人而去。次日，又一丐至，弄雙鐵丸於庭，丸大如碗，市人方聚觀，忽一丸飛上沙面，沙接而擲之，丐即拾丸去。越數日，有一僧至肆，狀貌猙獰，手舞雙鐵，旋轉如飛，市人咸驚異，一鼓忽飛落

沙前橫割其頸，沙急閃，鐵着於柱，入木寸餘。沙以兩指夾出，又擲而碎之。僧拾破鐵，僥首去。人以沙屢壞其器，咸為沙危，而沙殊不指意。又數日，一人持紅東，遶沙於某日晚至某寺，飲旁人或勿往。沙徑諾之。先期製神鐵，堅厚如甲，至日被之。兩腿纏雙網而往。既入寺，有僧執者十餘人，飲於庭，僧亦在其中。見沙至，皆努目相向，沙昂首而進。殿後又有十數人，飲啖如前。沙至，皆相視而笑，沙亦不顧。入室有二壯士，一虬髯者，一蝦蟆者，趨迎之曰：夙仰君名，今惠然肯顧，誠厚幸也。沙遂謝而巳。室中燈光燦然，几上兩雙紅燭，大如臂。二人讓沙上坐。虬髯者左，蝦蟆者右，酌酒滿巨羅，以勸。庖人進蒸豚，置利刃於上。虬髯者起，舉刀割肉，刺肉於刃，以啖沙。沙顏色不變，食其肉而吐刃於几上。次又進熟雞子，上架鐵箸，蝦蟆者起，叉雞子於箸，以進。沙又食之，而吐其箸。二人顧而笑曰：沙君真傑士也。俄虬髯者喚茶，專請何在。階下一人應聲出曰：酒間無以為樂，請以劍舞。遂擊雙劍於前，白光閃爍，如電寒逼人。舞畢，倚劍立。虬髯者顧謂沙曰：劍術何如？沙笑曰：技至此，亦可謂神矣。然其中尚有漏網，僕有雙劍，請一試其技可乎？虬髯者曰：可。沙乃出雙劍，置几上，解袍從作欲舞狀。振衣一揮，室中燈燭盡滅，遂飛身上簷際，縱躍疾走，曰：鼠輩意殊惡，不可久居此矣。

鐵肚皮

鐵肚皮，亦吳門人，腹端然大於五石鉢，堅硬如鐵。嘗行市中，以腹觸人，人立倒，或有以枹擊之者，聲索索然，未嘗有所礙也。一日，吳縣城隍廟演劇，鐵肚皮當臺立。人莫敢近。一老叟至前，以手摩其腹曰：真好肚皮，宜其以鐵名也。言畢而去。須臾腹漸痛，俄而益劇，歸至家，滴血斗餘，而痛未絕。有謂之曰：此老叟精拳勇，得少林宗法，汝腹為其所損，不往求，殆將死矣。鐵肚皮大懼，乃物色老叟於市，投額乞命。叟笑曰：吾愛汝腹，不過磨一摩掌耳，何至是？授以藥少許，服之痛立止。鐵肚皮自後不敢與人角力，而腹亦漸瘳，無復舊時彭亨矣。

楊姬

同里楊姬，年七十餘，病殘，越宿而薨。曰：疾革時，有人如差役狀，掖余去。黃沙迷漫，不辨天日。行數里，忽見殿宇巍峨，與馬戲雜，樓十餘處，演劇，千萬人聚觀，聲如鼎沸。余方駐足凝睇，僕曰：本欲與爾入，今皇太后將至，須備供億，事苦繁劇，爾姑去。旬

日後可復來。余方喜熱鬧。不肯歸。其歸亦不識路。役以兩手推余仆地。遂越旬有
二日。晨生喉嚨。忽覺然曰。前役復至。吾去矣。言訖而歟。後數日。皇太后哀詔至。
而仙馭上昇之日。即姬歿而復甦之日也。亦奇矣哉。

朱盤昇

朱盤昇。不知何許人。康熙時。居南潯之石湖。授徒自給。徒有戴縵帽者。拒弗納。有識
之者曰。朱為明之宗室。鼎革後。當舉義旗。兵敗。箭傷其鼻。療治得不死。而鼻遂盤。與
吳翁盤庵為莫逆交。常至翁家。過酒則飲。食則食。無少讓。或設席邀之。則盤解帶至。
也。當自請作劇。以行著數十縱橫。凡上呼鼠。鼠即至。納諸箸中。鼠盤旋跳躍。不能出。
啟一箸。則鼠躍去。謂翁曰。此即武侯八陣圖也。又剪紅紙作金魚。投水中。魚游泳如
生。撈視之。則仍紅紙。翁嘗苦暑夜多寐。朱剪紙人粘壁上。盡攢聚之。又惠多錢。命取
空罈。書符於上。置窗棂中。徹夜無所擾。其他術類如此。屢為翁選吉日。送料是
日之晴雨。無不神驗。翁或以銀餽之。則預書一紙示翁曰。某月某日。某人餽銀若干。
毫忽不爽。客至或兩人。或三人。朱親自為茗。茗碗或浮於客數。必有客後至。人服其
先知。里胥朱索潘銀。朱曰。銀已罄。請視官票。朱入內久之。持票出。則墨痕猶濕。人
有欲獲寶訣。

卷二

十

蔡三

蔡三。南潯人。飲博無賴。貧不聊生。與比隣朱廷煥善。朱亦浮蕩。不事生產。其謀竊近
寺銅佛。鑄錢小錢。轉相售賣。獲利甚厚。會兩人有隙。分銀各營生理。蔡以銀貸人。取
倍稱息。家日以裕。而朱日事游賭。所蓄蕩然。常挾前事。告貸於蔡。蔡求無厭。蔡慮其
終為己害。欲殺之。而未有間。會除夕風雪。遇朱於城隍廟前。復牽衣求助。蔡忿起。抽
佩刀刺殺之。棄屍道旁而去。朱既無親屬。隣保鳴於官。官來驗屍。命或驗而巴。初里
中有譚小貓者。貌姣姣。蔡以嬰童蓄之。比長。命司會計。是日。蔡歸。見其衣有血漬。驚
問其故。蔡以實告。且戒其勿言。當為備娶婦。遂以血衣命之。前洗諱語。久之。責償
前約。蔡不得已。出數十金。為之娶婦。婦甚美。蔡自納為妾。而許諱以別娶。諱怒其奪
己婦。揚言欲殺其殺人。蔡患之。伺其睡。逐手刃之。顧自念殺諱必獲罪。因龍妻而

大報完

近村某。賈於外。妻獨居。奉佛甚虔。室中懸大士像。朝夕頂禮。香烟不絕。吳俗凡人
有緩急。則聚友聯錢。開骰子於盆盎。之彩勝者得。一日。某至友人處。接會。將便道歸
家。途遇一大。作人言曰。面非某姓某名。至某所會飲乎。散色二十六點。會必得。歸尚
有言告汝。某大駭。疾走至友所。奪彩果如大言。歸途大又謂之曰。爾得會銀若干而
歸。深為汝慮。汝妻與人私。歸將不利於汝。某驚懼。因前言已驗。更無猶豫。購一利刀
藏之。迨暮還家。至門外。聞室中有私語聲。益信大言之不謬。急叩門。要應聲出。門甫
闔。即以刀提其胸。轟然而倒。入室。則其妻方自睡。夢中驚覺。問歸何晚。某愕然。猶疑
所殺者乃奸夫。移燈燭之。則屍跡全無。刃着於大士像上。遂秘之。次日。私問諸隣。皆
言其妻貞靜自守。無外人來往。終日焚香念佛。人罕見其面。始悟妻奉佛之誠。亦
靈感。以免其難。而不知大之何以誑己也。他日。又遇此大於途。仍作人言曰。吾與爾
妻。前生有夙冤。欲藉汝殺之。以洩吾恨。不謂其道念已深。佛佑之。得不死。吾亦不記
其妻矣。言訖。推尾而逝。

卷二

十一

石人

湖城西三十餘里。有嚴高書墓。乃明工部尚書嚴公震真葬地。有石人石馬。規制閭
壯。迨東數里。有嚴小姐墳。相傳為尚書女公子。埋玉處。俗名嚴家墳。地瀕河。舟多
聚泊焉。一舟有少婦。微有姿。新寡。夜獨宿舟中。有少年來求懽。婦不忍拒。遂與燕好。
自是無夕不至。少年身軀岸偉。交懽時。婦每苦其壓己。而體又甚冰。疑其非人。一夕
婦猶未睡。少年忽至。躍登舟。如數百動物。重不能載。舟搖搖不止。婦笑曰。爾非石人
耶。胡軀重乃爾。少年聞之。砉然一聲。遽墜於水。視之。真石人也。次日。聞嚴尚書墓兩
石人缺其一。始悟為崇者。即此物。後數月。婦覺腹中有振。時作墮痛。及期而產。小石
子數枚而已。後亦無恙。

元妙觀妖

蘇州元妙觀中有妖。常化為老叟。與道士共談。衣帽光潔。語言雅雅。無異常人。會
高宗初。次南巡。吳中預備迎。盛稱謂道士曰。吾俾時見時隱。不能與人齊。茲雅居

者陽氣未充也若得瞻仰龍顏便可混跡人寰無所畏避殿旁有窗窗戶皆穴壁而窺聖容予為我繪圖勿居他人道士謂之聖華已度許闢掃除殿宇聞室中若有人奔逐并刀劍砍擊聲道士受戒局不敢發臨幸後啟視見室中狐毛剝落而更跡杳然年餘始至曰幾不復見予面者駕將至私伏於室忽聞聖來處蹕清除妖孽喜為其所見幾被投狂奔至東海畔回視周將軍並將至駭極匿於洞藩而免通體臭穢不敢再踏塵市洗濯數月乃出今將匿跡深山訪求仙術來與子別不復居於此矣自是狐遂不至

汪一元

南海某家有狐為祟盆碗懸空旋轉桌檯堆疊上及梁屋人言或犯妖字則拋擲瓦礫破傷頭面衣冠無故自焚食物中時著穢惡晝夜不堪其擾聞寧隆山道士善治妖延至家設壇禮懺道士見屏後有朱履白襪似一老人窺伺而未見其面詢諸主人曰逆君等作法者正為此耳道士聞之俱實去自是狐祟益劇嘉興道士汪一元符錄得真人傳授乃厚幣邀之既至曰妖未知吾道乃指禁住命取一縛焚未符三絰仗劍喃喃作咒有黑氣一縷吸入縛中急以絛封縛口書符其上曰香欽樓有妖

卷二

十二

驚報

杭城富翁某性嗜驚其烹治之法納蠶於甕泥封其口旁鑿一孔四圍以炭火炙之驚熱極思飲頭出孔中飲以醴醢椒蒜等味俟其飽出而咬之味極腴美所殺蠶以千計矣一夕比鄰不戒於火延燒其室翁在睡夢中驚覺展門已火無可逃避穴壁探頭出視牆外皆水櫃極力擠排終不得出乃飲水滿腹呻吟焦灼而斃其死法與蠶無異人咸謂食蠶之報云

嚴翁再回生

咸豐甲寅八月烏戌嚴翁舟茂才於大病昏迷七日而甦病革時恍惚在鎮東戴帝廟中身立階側有二人如差役狀左右翼之俄聞堂上呼已姓名二役趨令入謁見庭柱懸一聯云利物利人乃神仙根柢戒淫戒殺是富貴源頭有王者見梳縹袍南

面生見色甚驚命賜茶一盃色清澈如水飲之味極甘冽王者曰汝能詩試占一絕句即應聲曰黑雲如霧長空十里森嚴氣象雄威取金盞一杯霞光門闕外有春風王者稱善謝二冊下一記生平錄業一記逐時功過閱功過冊登載詳悉當時戲破一龜蛋亦以殺物命論過錄業簿誌未來事字模糊不可辨回顧已身胸前現墨字兩行大書看淫書一簿記大過十次不覺惶懼投額頓首王者曰此過誠不免爾懺除得乎王者命呼家人先焚其書因大聲曰淫書不可看尤不可看淫書中有紅樓夢貪欲報等書其連焚之言次有黑氣盤旋中庭臭穢不可嚮避蓋家人聞其在牀上言因檢而付之火也回視胸前字跡已滅王者復勉以改過遂善今二役掖之出至門外見友人某鑽石上蓋諸生而善刀筆者又有某釘一足於地心詫之過某之父在旁具詳釘足之由並乞轉告於某為善當獲免然使人視之則某方患足疾懸足於壁其痛稍止即陰譴也又遇相識數人其所受苦樂率與生前鄉評相協因悟果報之不爽如是俄有旋風起足下身輕如葉吹墮一臺有老嫗着朱袍坐臺上視之即其母馬安人也身後置一大扇上書臨終戒殺四字安人呼之曰汝來非無因大劫將臨惟修德可免禍戒殺為第一德吾臨終遺命喪事不許殺生一家所

香欽樓有妖

卷二

十三

活無幾而感靈之崇儉者皆以我為法數年來所活不下千億萬冥錫有嘉命吾掌役生事每觀富有之家生子壽誕必廣會親朋我生靈無算冥報量其福澤小則敗宗大則斬嗣心慎之而莫能救也汝歸偏告親故惜物命其餘刻善嘉德淫書皆德也淫書不能偏燬勸人燬人不能從己不有亦德詳詳數千言不外陰陽文感應篇中語又曰邀功之心不可有免過之心不可無力行善事勉之哉從二役送之歸役擠之落臺下大汗而甦茂才弟心如鏡為作回生記余撮其大畧如此

鬼詐

近村顧氏子家有一母貧不能自存乃從其族叔賈於宜陽居半載忽得重病語語模糊難以悲泣若有鬼憑者叔從旁審之宛然其母口角也因叱曰汝誰氏鬼胡至此為厲曰吾與若為嫂叔乃伴若不識邪因自訴其子出門後餐餼不給親族莫之恤已於某月某日卒賴隣佑某某市薄皮棺以殮今在冥中資用之絕為鬼卒所虐其苦萬狀須為我延高僧作佛事焚紙蠟若干冀得超苦海不然吾與兄俱去矣叔如其言顧疾漸瘳後告以病中所語悲痛欲絕即為母持服余喪而歸距家半里許遇隣人與之語且問母病卒狀隣人訝之曰頃見其在河干浙米作早炊不聞有疾

也頗大錢。逡巡至家。則其母方飯於廚下。強健如初。見子歸。且素服。驚問其故。願請。需不敢言。窮詰之。始以實告。母子說歡而己。蓋此鬼偵願有母。乘其病。謂言已死。以。誑財帛。鬼亦點矣哉。

此仙射覆

雙林教士人。為扶鸞之戲。有仙降壇。自稱冲素山人。與諸名士倡和甚懽。精於射覆。無不奇中。一人覆雲頭請射。此畫未濟卦。蓋焚烟有取於火。而研墨必賴乎水也。又易以線香寸許。此云其質屬木。其形屬土。其用宜金與火。所忌者水耳。一人以紙煤頭為覆。此書一律。云。蓋著宏深。孰與伴。離明正氣。暗中收。倘教石丈逢青眼。未必江郎竟黑頭。功績克兼。鑽燧氏封疆。重守管城侯。卷懷此夕。無他。權佇看餘輝燭九州。同人無不歎絕。體物之工。真可稱仙筆矣。

獨離

廣州鄉人某。携鐵入市。便旋於野。見道旁有獨離。遂溺其口。戲問之曰。味佳乎。獨離張口應之曰。佳。鄉人大恐。持鐵而奔。若有追逐其後者。且頻呼曰。佳佳佳。蓋懼懼。計無所出。念鬼必畏利。乃疾入城隍廟避之。喘息良久。意鬼已遠矣。甫出廟門。復聞連聲呼曰。佳佳佳。遂逐如故。某情急計生。至一店鋪。市中雜物。論價已畢。留鐵為質。曰。俟吾將錢來取。疾趨而歸。鬼果不至。至晚。店夥見鄉人不來取物。亦遂置之。是夕。鬼聲大作。且憑附於人曰。何故以鐵物入吾口。鐵在爾鋪。必於爾手求之。始知為鄉人所賣。百端理說。鬼終不聽。乃設酒。焚紙錢。并延僧作佛事。為之超度。鬼乃去。或曰。此鬼生前必與鋪中司櫃者。與中認票不認人。此鬼亦認鐵不認人。非銅於積習而然耶。言雖近謔。亦似有理。

香飲樓寶說

卷二

十四

恩情廟

順德某鄉。有河在某竹灘下。當春夏漲發。波流如竹箭。往來無杠。約可通。憑渡船而過。一日。舟中人已滿。有携槓婢喚渡。年十四五。貌甚妍麗。手青蘭花一枝。微數而笑。舟中人悅其斌斌。多舉其花。且以游語撓之。婢紅潮暈。掩藏花於袖。不令眾睹。有書生某。謂之曰。花嬌人更嬌。愛其花。尤愛其人矣。婢笑而目之曰。君愛此花耶。以贈君何如。生報然受之。俄流急。舟欲失足。墜水。相顧莫之救。舟中人誦生曰。彼以花贈君。是愛君也。今墜水而不援以手。無情耶。自北有情娘矣。生憫然。自失。亟躍入河。遂與女俱甦。舟人無如何。相與嗟歎而已。翌日。二屍相抱浮渡口。居人奔告兩家。合葬。

焉。而祠於渡側。題曰恩情廟。甚著靈異。鄉人有夫妻反目者。私祝之。無不歡愛如初云。

女割子手

南海黃某。為典舖司出納。家小康。妻某氏。割子手女也。在家時。常病心痛。父得秘方。以人膽和藥飲之。良愈。然其時作伴必呼號數晝夜。父乃於行刑時。藉人肝以飼女。病遂已。女自食人肝後。非此不食。父愛女。蓄為常。嫁後仍私餵之。踰年。父歿。女思人肝不能得。家有二婢。大者十三四歲。小者十餘歲。女謂大婢曰。汝髮膩。盍沐。諱婢汲水濯髮。女復令小婢赴墟市物。乘婢俯首於盆。亟以刀所之。割其腹而刺其肝。因思人肉味亦必佳。遂又解之以為膳。小婢歸。見之無人。色女曰。若渴。并啖汝矣。至夜。沉婢之首及手足。賄賊於河。越日浮出。鄉人疑兩日不見黃家婢。遇害者當即是。遇其門。堅閉不啟。升屋窺之。見女方據案而食。曰。人肉味亦甚甘。美必肝耶。咸大駭。奔告黃。及婢之父母。將鳴諸官。黃哀懇備至。將鄉人金。并以重賄。噉其父母。而殺其事。上三則皆四會吳松園孝廉大筆述。

牛兒

香飲樓寶說

卷二

十五

宜興縣東鄉。王小二。妻丁氏。性強悍。常虐其姑。役使如奴婢。稍不遂意。輒惡罵。二畏。不敢禁。姑常於無人處啜泣而已。一日。丁忽跌仆。昏昏中。見有二人牽之去。至一處。似宮殿狀。上坐一王者。旁列鬼卒數十。俱揮鞭可怖。揖丁跪案前。王厲聲曰。汝不孝於姑。罪莫大焉。旦夕取汝命。罰為畜類。即有鬼卒以牛皮披其身。色純白。王令搜去。投生鄰家村。鄰家全家驚愕。而慰之。悅若夢。告其夫曰。我不孝於姑。冥罰即至。死後。鄰家村有新產白牛。即我也。幸買歸養之。至夕。自嚼其舌。唾血斗餘。呼號而卒。越日。二往跡之。鄰家全家果於是日產一白犢。告以故。欲買歸。鄰知為逆婦轉生。故昂其價。二不得已。如數易之。而歸。犢見二母。執跪其前。足若悔罪。犢善二年。大如常牛。時值炎暑。二乘涼臥車棚內。半繫於旁。牀間。夢白牛仍化為善。與已交。牀未幾。牛腹漸粗。閱十月。產一兒。頭生雙肉瘤。似角。重二十六斤。人以為妖。殺之。二以實告。遂留養。兒日飲牛乳。期年已成。人貌。甚偉多力。人咸呼之為牛兒云。

樓下

去南漳數里有張翁者。鄉居樂善。生二子。長業。次讀書游洋。翁家故小康。卜地於隣。將拓其居。既興工。畚鍤所及。得二棺甚古。長子謀徙去之。翁不可。其子曰。今業室。

勢不能已。棺在下而居其上。人鬼兩不安。其後之便翁曰。棺入土已久。以此為佳。城如以合室故而使之他。所是拿其墳而據其宮也。焉乎可。其子曰。然則奈何。翁曰。有法在。封其棺而加土焉。吾榮樓於上。局開其下。毋使賊盜。樓之上為讀書。無息之所。於棺無所妨。人居樓上。鬼居樓下。庶可相安乎。遂壞土於棺。架屋作樓。空其下。勿令人居。歲時致祀。若奉祖考。明年次子入鄉。開。擢。思。未。就。倦。而。假。寐。見。一。老。人。與。之。講。題。義。授。以。作。法。曰。今。科。當。必。中。歸。語。而。父。子。即。樓。下。人。也。遂。驚。醒。文。思。沛。然。榜。發。果。獲。售。翁。至。八。十。餘。子。姓。蕃。行。以。耕。請。世。其。家。至。今。人。猶。稱。其。地。為。樓。下。云。

潘封翁

吳縣潘相國之封翁。性好善。喜施捨。人有婚喪事。以緩急告者。無弗應。閭城以善人稱之一日。閒步郊外。見涼亭中有一老者。飲泣。解帶。將自縊。翁遽前止之。詢其故。其人曰。數日間。將為子娶婦。資於戚友。得三十金。今日連城市衣。襪。為剪綰。賊拘掠去。無顏見家人。故竟死耳。翁曰。此小事。吾當爾金。以成其美。毋遽輕生也。拉之入城。向所熟店鋪。假三十金予之。其人感泣叩謝。問翁姓名。不告而去。後數年。翁為先人覓葬地。久之不得。偶偕地師至光福鎮。見水中有一墩。左右環以兩堤。若二龍搶珠。翁歎曰。此吉壤也。葬之後。必有大魁而位登宰輔者。願無從得。主者姓氏姑至一酒肆訪之。坐定。見當壚一叟。似即向所贈金者。叟見翁喜曰。吾恩人也。奚為而至。此翁告之故。叟益喜曰。此某之廢地。冀承拯救。厚施久不忘。欲報無由。惟朝夕焚香。祝公福壽。今以是地為可用。謹以奉貽。翁不可。與議值。叟不肯受。推讓至再。即以前所贈三十金署券歸之。既葬。相國之顯達。果如地師所識者。曰。此所謂陰地不如心地也。心地善。則陰地隨之矣。

胡書城

楊李胡書城。販書畫為業。鑒別未精。售賣不能獲利。落魄吳門。日益窮困。偶至元妙觀前散閱。見古董攤有仇十洲所繪漢宮春曉圖。稍有破損。而卷尚完。審為真跡。諸價青蚨七百。已肯售。並與衣購之。素與旅書舖一翁善。持往評泊。翁嗜噴梅。常決非磨鼎。即泥其重加裝治。飾以錦障。瑞簾。貯以檀匣。璀璨可觀。翁曰。畫固佳。安所得售。主乎。胡曰。予向藏鎮洋。事秋帆制使。其人嗜古。名人書畫。苟當意。雖重金不吝。今以圖往。幸得遺寶。鑒。下。半。生。衣。食。在。是。矣。翁極感。即向其伴資斧。附舟至鎮。持刺往謁。閱人見其衣履垢敝。不為之通。投宿逆旅。愁思無算。乃攜畫日伺其門。冀得相

遇一日。畢乘肩輿出。僕從甚都。並趨至與前自通。畢曰。君來幾日矣。美困若此。對以甫至。并言途中遇盜。劫資裝。滿。然。繼。續。如。子。誠。自。愧。畢。令。僕。引。其。入。第。候。拜。客。即來。胡幸已見畢。生。侯。書。室。中。少。頃。畢。至。出。衣。履。易。之。款。待。甚。殷。曰。君。來。必。有。甚。妙。得毋遺。法。匪。乎。胡。出。其。畫。曰。他。物。俱。被。劫。此。卷。以。死。衛。之。獨。存。敬。以。奉。覽。畢。審。視。數。次。曰。畫。却。真。其。為。價。幾。何。胡。索。二。千。金。畢。嫌。太。昂。曰。家。兄。在。陝。西。節。署。辦。萬。壽。貢。此卷可進。呈。第。為。時。已。促。吾。欲。今。急。足。先。送。至。陝。徐。徐。償。爾。銀。何。如。胡。喜。其。畫。已。獲售。諾。之。越。旬。餘。出。千。二。百。金。償。胡。胡。少。之。畢。曰。銀。不。能。盡。如。以。為。不。足。吾。有。無。用。書畫。在。花。廳。傍。小。閣。中。任。爾。選。幾。十。幅。去。可。耶。畢。胡。至。閣。見。卷。軸。堆。積。胡。擇。佳。者。悉。取之。計。盈。百。畢。曰。庶。可。已。乎。胡。曰。是。圖。易。此。價。不。無。缺。望。君。冠。蓋。之。交。滿。天。下。有。嗜。古者。乞。手。札。薦。獎。俾。得。沾。毫。末。以。補。其。絀。則。君。之。惠。也。畢。沈。思。良。久。笑。曰。得。之。矣。海。昌查小山。觀。察。家。鉅。富。而。性。甚。豪。近。聞。其。購。書。畫。當。為。君。游。揚。此。君。無。真。鑒。賞。徒。噉。名耳。勿。賤。售。即。修。書。界。胡。疊。金。回。吳。門。重。酬。祿。畫。鋪。翁。并。償。其。負。悉。以。所。得。金。市。書。畫。真。偽。參。半。暨。畢。氏。所。携。歸。者。俱。裝。滿。精。好。扁。舟。詣。查。查。得。畢。札。即。延。入。胡。呈。目。錄。約八百餘件。查。今。取。前。十。件。觀。之。皆。稱。善。再。閱。十。件。亦。如。之。謂。胡。曰。卷。軸。甚。多。何。能。備

陝盜

歸德某生。為陝西中丞司章奏。屬邑復盜七人。情罪重大。皆論死。中丞將上其事。盜泥人與生聞說。願以萬金為壽。乞緩。願於中丞。減死。論。成。生。諾。之。而。受。其。賄。言。於。中丞。中丞不聽。曰。是。皆。劫。財。害。命。之。劇。賊。也。先生。何。於。焉。生。言。盜。固。當。死。然。天。道。好。生司。憲。者。宜。體。此。意。斬。誅。七。命。失。於。不。仁。或。戮。一。二。人。而。貸。其。餘。何。如。中丞執不肯。卒盡。誅。之。生。既。不。能。逃。盜。命。而。銀。已。入。橐。自。謂。受。盜。賊。亦。無。妨。遂。辭。幕。歸。里。以。其。銀。置田宅。謀。營。販。家。日。以。裕。後。十。餘。年。一。日。生。方。對。客。忽。仆。於。地。曰。我。等。何。處。不。尋。乃在。是。耶。顧。視。哀。號。似。為。人。捶。擊。狀。家。人。知。有。鬼。祟。爭。集。問。訊。作。鬼。語。曰。我等。奉。盜。也。渠。受。吾。銀。而。不。為。申。殺。致。我。等。以。死。請。於。陰。曹。問。關。數。千。里。來。索。其。命。尚。得。安。享。吾

卷二

十七

閱察君似長者。當不予欺。所有予悉購之可也。胡大喜。過望。查。今。核。價。需。二。萬。餘。金。如。數。予。之。胡。既。暴。富。不。復。改。業。遇。名。流。墨。迹。寸。紙。尺。縑。無。不。收。買。眼。界。日。擴。鑑。別。亦精。三。吳。士。大。夫。皆。與。往。還。論。書。畫。者。多。折。衷。於。胡。先生。焉。其。後。家。日。益。饒。好。古。尤。篤所。藏。有。國。朝。名。人。尺。牘。八。十。頁。予。嘗。見。其。刊。本。顧。寓。人。居。其。首。殿。之。者。為。吳。穀。人祭酒云。

銀耶語唯皆陝音似有多鬼憑附其身者。客解之曰。若曹犯法當死。死誰怨。生殺之權。操諸官府。於某何謀焉。乃爭詳曰。盜非不自知其罪也。知其罪而欲逃之。故以重金營救。救之不獲。還吾銀。受吾銀而視吾死。可乎。吾不捨之矣。家人稱願亡命。許多作佛事。解釋冤業。鬼終不聽。呼號數晝夜。嘔血而卒。生歿後。其子不善營謀。家日落。越三載。火焚其廬。所蓄蕩然。并生柩亦燼焉。

紙貨

吳門某紙棧。奇頓客貨。堆聚甚多。紙客皆寓棧中。隨時評價而沽。一夕。有客起如廁。見一赤面朱袍神。立樓下。指揮一吏。持筆向紙上作圖。若偽號狀。須臾而滅。客陰念所見類大神。棧必破。次日。告主人曰。貨滯不售。當買還於他處。乃以己貨裝載八舟。主人再三留之。不聽。至夕。舟中火發。客從睡夢中驚覺。倉卒逃避。僅以身免。一舟貨物皆燼焉。而棧固無恙。此其與上卷火神。

顧某

近村顧某。年少美丰姿。多機警。早喪父母。從其叔賣於江右。性好游蕩。日携錢出。消肆歌樓。踪跡皆偏。叔禁之不聽。常與土人聚處。習其音。口吻畢肖。見之者不知其為浙人也。一日。於棚中人觀劇。突有兩人捧其叔。若甚欣喜。曰。久覓爾不得。今在是矣。推挽而去。某察其意非惡。亦不言。行數里。至一第宅。擁之入內。須臾。其家婦女咸集。一媼撫其背曰。兒性執乃。家庭動輒亦常事。何忍棄而他適。自兒遠去。母終日望欲死。兒婦常悲啼不食。今幸未歸。母作他想。即今婦同具八閨。若恐其再遠者。某終不一語。脫其婦。雲鬟輕鬟。佳麗異常。旋入寢室。見牀帳華美。食具畢陳。時已昏暮。婦令婢燃燭。陳設饌於案。對食畢。即持去。親闥其扉。解帶入幃。婦枕席久曠。纏綿備至。既而知非故夫。曰。身已誤屬君。復何言。乃於枕畔盡敘其故。始知其家為韓姓。日間與語者。即其姪。生二十長已。癸亥妻弱息僅存。次即其夫。去年以口舌出門。訪尋不獲。乃托戚友偏覓之。某形貌酷似其夫。故誤認。婦又曰。君既至此。將錯就錯。母令人知家幸小。康當無憂衣食。某喜出望外。諾之。婦又以合家人數年高。整親戚姓氏。稱謂一一記之。次日。托言夫作還家。恐其復出。常局其室門。嘗不欲令見人。致洩其機也。婦得新歡。勝於故夫。所以承奉之者無不知久。出見家人。某陰受婦教。應對無訛。人莫有知其偽者。惟嫂察其音。似與叔稍異。疑之。私謂婦曰。叔歸後。性情舉止俱與往日相似。否。婦變色曰。家人調撥。致渠遠颺。渠已來歸。舉家相慶。而姆姆獨

卷二

十八

見疑。是欲渠流蕩忘返。使我終無夫也。居心何可問。嫂不敢言。某既獲妹。又坐享贏餘。鄉鄰盡絕。叔見其久不歸。跟尋無耗。亦遂置之。一名私至叔處。苦以故說為奇。遇猶恐其真夫歸。終必敗露。後數年。聞已與婦生二子。人皆稱為韓二相公。叔遇諸途。亦不敢相認矣。

河神

嘉興杜驥判某。需次揚州。奉委解河工餉。至淮上。一日。卧舟中。未起。聞人聲嘈雜。披衣推窗視之。見數十人持斧。鱗次跪船側。呼舟子問故。曰。大王在船中。故來相迎。某曰。船中安得有大王。曰。在翁帳上。仰視見一金色大蛇。盤旋帳頂。驤極欲趨避之。舟子私語之曰。此河神也。來此大吉。利可無恐。俄聞鼓吹喧闐。有眾役擁輿。登岸大轎。至則河員已排執事來迎。河員登轎。首叩頭。兩人捧金漆大盤。置几上。蛇蜿蜒入盤中。蟠屈層上。而昂其首。安置轎內。呼擁而去。某欲觀其異。攝衣冠從之。昇至河神廟。焚香設牲醴。供奉甚虔。官民皆再拜。即命梨園演劇。蛇於座上翹首而觀。俯而飲。至暮不去。至歌達旦。明星蛇身漸細。倏忽不見。河員皆有喜色。共慶安瀾矣。某疑蛇在船上。眾何以知。歸舟詰問。知為舟子所告。相傳船有此異。裝載貨物。必獲厚利。故

香飲樓寄說

卷二

十九

播揚於人。冀價值加增。某又聞土人云。黃河中神最多。皆人首蛇身。風雨之夕。人常見之。有戴紗帽者。有戴髮者。有本朝冠頂者。蓋凡死事及有功德於民者。皆得成神云。

龜彩家

予友邵某。附糧艘北上。舟泊黃河。候翌日放開。薄暮。有老翁持紅東謂開官曰。明日賤春移居。滑船乞暫緩放行。毋致擁擠。言訖不見。官甚異之。次早。見有巨龜無數。踴躍渡河。最大者側其身而過。自朝至晡。絡繹不絕。糧艘不敢攔越。俟過畢。乃行。昨所見老翁。蓋龜神也。

徐氏二女

海軍陳相國。精舉業。兼善星學。嘗推己命。當位至台輔。欲求女命之至貴者。聘之久而未得。翁冠舉鄉薦。公車北上。舟次松陵。值風雪大作。枯坐篷牕。懷殊舟人言。此處富室徐姓。有園亭。擅花木之勝。主人極好客。盡往海亭。公素性不羈。即書刺令通。徐詢知為新孝廉。衣冠肅客入。公速來。意徐笑領之。即命僕至園中。場雪。陪客往遊。見奇石環立。臺榭幽深。有一亭植梅數十株。冷蕊初清。香撲鼻。須臾。熾炭於盆。芳

嚴羅列主人酌巨觴勸客。欲待良厚。談次知公未嘗陰有擇婿意。而未便驟言。既又知其精于平。乃曰。僕有二女。俱待字閨中。將來得嫁。昔人云。乞為推算。公諾之。飲至暮。沾醉回船。推二女命。長者年十九。次十七。皆一品夫人也。大奇之。惟次女犯桃花。百日為美玉之玷。次早復詣徐曰。女公子命皆大貴。足耀門楣矣。徐曰。以君之才之美。取青紫如拾芥。如不以寒賤為嫌。願附姻好。長幼惟所擇。公大喜。遂聘其長女。委禽而去。是年公成進士。入翰林。乞假歸。偕夫人入都供職。後數歲。徐次女猶未字。有群盜夜入其室。見女美。遂污之。既掠其資財。并劫女去。徐夫婦悲慙欲死。訟于官。捕盜其急。盜恐為女累。輒轉賈于揚。為女伶。適公與夫人南旋。遇揚。當道譙公。陳前部女不解演劇。令侑觴。夫人于簾內觀之。怪其貌似妹。呼入審詢。果是相抱而泣。乃謀于公。說言係其疎戚。為脫樂極。載以俱歸。計遭難恰百日。後公為擇配嫁某總戎。公官至大學士。總戎升提督。姑。果並封一品夫人。



虫
鳴
漫
錄

1

3

1
1

1

;
;

清 采衡子纂



蟲鳴漫錄

蟲鳴漫錄提要

是書為茂苑采衡子所纂隨見聞而錄之大都為近二十年前事文筆寓莊於諧若懲若勸耐人於言外尋味亦筆記中之上乘也

序

筆記者特翰墨之餘耳然胸中無物古底無瀾烏足以語此况人而士士而官官而閨歷未深見聞不廣者又烏足以語此則甚矣通才博識者之為貴也茂苑采君出其先人采衡子所著蟲鳴漫錄披閱一過覺其中畧而詳繁而要無奇不搜無美不臻洵大觀也他若簡末雖以雜存與之所託發為詩詞歌諸體每得句輒令人驚且其淹貫古今入深出顯直欲與杜韓碑相抗衡者

采衡子少有俊譽踰屬名場旋以不得志焚硯而起簋仕章水作吏垂三十年所至有聲宜民善政次第敷施大府爭器重之而又於簿書鞅掌間不廢著述積久成帙其整暇之概尤非尋常者所能企及迄今讀其遺藁益欽其生平之為人蓋惟閱歷深則見聞廣而思之所至筆又足以達之誠不愧通才博識之君子也亟宜公諸世錄之以專秉如第以筆記目之殆未免淺測也已時

光緒三年歲次丁丑春二月下泮泉唐後學誠存氏謹拜手序

題詞

秋窗多暇閑寂無聊。追憶舊聞隨筆錄。既不拘體例。亦不論前後。信手書成。足資
醉餘夢醒之一樂云爾。

采衡子自識

奇形怪狀儘搜羅。詩有迷途酒有魔。世事紛紛何足論。愛聽說鬼美東坡。
殘月濛濛雨乍停。芭蕉窗下一燈青。騷人心事才人筆。併入秋蟲話宵冥。

懺情生題

嘉鳴漫錄

題詞

嘉鳴漫錄卷一

清 采衡子纂

天地高厚。人能測之。所以為萬物之靈也。然亦有可疑者。如分野之說。以二十八宿
隸中國疆域。天不如是之小。前人論之詳矣。余謂地處天中。星必有與地相對者。某
星照某地。即為分野。但地主體。豈古不變。天主動晝夜不息。孔子曰。譬如北辰。居其
所而眾星拱之。蓋謂天樞不動。而眾星環繞運旋也。月令孟春之月。昏參中。旦尾中。
而他月則不同。如謂某地為某星之野。則地亦動而東南西北無定向。恐未必然。
至地理之說有二義。或主鬱頭。或主方向。而陽宅則專論方向。其法以歲時干支。合
八卦定位計算。某方為某吉星。某方為某凶星。歲月有遷易。星即有遷移是也。若以
人本命定八方吉凶。則余又有疑焉。夫神有定處。向凶則凶。向吉則吉。乃為正理。豈
有同一南方。此人向之則係某吉星。他人向之則係某凶星。是每方皆有此八星。隨
人之本命而向之。其繁瑣實甚矣。然竟有驗。建之輒不祥。究未解其何故。

天下有道。適在行無道。適在言。孔子生於周末。禮壞樂崩。人倫亂。是以講學以救
人心風俗。所謂講者。即講明禮樂刑政之宜。日用事物之理也。自宋儒援儒入墨。以

卷一

道為佛家之禪。道家之定。一若確有一物。揣恍飄渺。必須由妄溯原。竭盡心力。方能
得之。與夫婦與知與能。一說相遠萬里。雖董賈韓蘇皆為不知道。未免現道過於
高遠。難以幾及。此由自視太尊。不覺其入於異端習氣。迨宋陸張王各得一偏。固守
弗失。遂互相標榜。其黨亦各樹旗幟。以相攻訐。在野則處士橫議。在官則交相傾軋。
往往假公濟私。雖國祚遷移。亦姑置勿論。可勝歎哉。

丞相官名始於秦。周以前無有也。孔子為魯司寇。不過掌刑之官。如今之大理。刑部
等類。所謂攝行相事者。乃朝聘會盟為贊相。左傳會於夾谷。孔某相是也。太史公生
於漢。誤以漢制解經。於司寇上加一大字。如漢之三公。大司馬。大司徒。大司空之稱。
遂以相為宰相之相。千古沿襲。未之有改。可笑已極。腐禮家禮等書。晚出秦漢。不足
據。當以尚書周官為準。周官六卿。止稱冢宰。司徒。司寇。無大小之分。五經四書解相
字。皆作冢宰。春秋時。魯國政在三家。夫子為能秉鉤。即使彼時已有丞相。亦應季孫
自專。是以決知漢儒之誤解也。

論古當就彼時遭遇。若就目前以例古人。未免隔膜。三國以蜀為正統。習鑿齒已有
此說。非朱子之特筆。不過朱子名高。康善所歸耳。要之帝魏帝蜀。皆時為之。陳壽固

無論矣。司馬溫公生於北宋。太祖以禪讓開基。事與魏合。新魏有為時忌。朱子南宋人。高宗以藩邸繼起。不帝蜀則有妨本朝。此皆古人之隱衷。若陳壽身為晉臣。晉嗣魏後。倘倡為帝蜀之論。豈非悖逆之盛者耶。曾是身事二姓者。而敢出此耶。

孔子尊夏。漢尊秦。其禮儀者。據其無禮非居於中國。則桀紂雖皆聖賢。居於夷狄。則文武周孔皆異類也。修春秋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近於中國。則中國之何等堂堂正正。後儒拘執之。則強為區別。論疆址而不問賢愚。殊為可笑。孟子云。舜東夷之人。文王西夷之人。猶云東方西方。豈舜文亦屬夷人耶。且夷字訓平。本無惡解。何必鄙而薄之。如以夷之納父。弑父兄。為不倫。則宋晉之上。祿下報列國之篡弑相循。不一而足。而遺金元之耶律楚材。廉希憲。吳興。姚德。等。皆卓然名世。無漸道學之林。以地重耶。以人重耶。不辨自明矣。況孔子時。幅隕甚小。南之吳楚。北之燕代。皆為夷界。以此而論。則直隸陝甘。江浙兩湖。川廣雲貴。皆夷人。惟河南及山左右為中夏。有是理乎。如以疆域所轄為中國。則今之東三省。西域。皆可為華。而以僅奉正朔。不設官吏之區。為夷。均無不可。至帝王之興。全數天命。亦無一定。當南北朝時。姚萇至長安。待堅叱曰。五胡次第。無汝名。必不永久。後遂不祚。乃一時偶合。而以成

五胡次第

卷一

二

敗論人者。皆事後附會其說。毫無卓見。如宋齊梁陳隋之於唐。梁唐晉漢周之於宋。其得天下相同。而獨以唐宋為正統者。以其享國長久。若唐宋亦如齊梁等朝之短祚。齊梁等朝中亦有一享國數百年者。必將以正統歸之。而謂唐宋為國統矣。何足為定評哉。元室以漢北入主中國。百餘年中。無一中國人割據稱尊者。迂儒無以措詞也。又不肯以正統許元。遂於史冊內低格記事。而不大書其年號。以示鄙薄。元為刺謀。天之生材。不擇地。而氣所鍾。不擇人。初無夷夏之別。亦不關歷年修短。統何必分正國。帝又何必判夷夏耶。太哉。

高宗聖諭。命儒臣以遼金元各為一史。南宋又作一史。分疏其事。而不強分正國。如南北朝體例。真可謂作史者萬世法。

朱子解君召使。謂孔子仕魯時。並無兩國朝聘之事。或禮當如是。或夫子常與門人講求而記之。余謂不然。若春秋夫子刪定之書。凡事之關教令及變幻不測者。謹書無遺。若平常之事。無足重輕。皆已刪去。所謂筆削是也。不然。二百四十二年。中不特朝聘絕少。即禘祠禘嘗。歲有舊章者。亦不一而足。簡中未書者甚多。可見無聞得失者。俱不載。未可以春秋內所無者。臆斷為無其事也。

人貴和平。凡於於自謂不容人置喙者。皆中有所不足也。孔子大聖。渾然天真。尚自謙讓。不逞於身。不遇絕無怨尤。是何等氣象。孟子即未免好辯。後儒各執一偏。互相傾軋。務伸其私說。雖朱子亦不免究與聖人尚遜一座也。

禮記祭統云。大明生於東。卯生於西。謂日月所出之方也。日生於東。固矣。月生於西。則殊不然。蓋日月皆出自東方。惟日行速而月行遲。每月合朔後。即生明。與日偕出。不能與日偕入。初三四日落後。一鉤新影。現於西方。以漸而進。至望日。則日入後。乃出於東。又日遲一日。迨月晦。即復與日並出矣。記云。月生於西。所見乃月之隨日而入。非迎日而出也。維周髀論天道。日月皆自東而西。以為得之。而日速月遲。則未揭出耳。以此而推。每月月行。較日行少一日。如三十日。則月止二十九次出入。二十九日止。二十八出入。即與日合朔矣。古人稱月行一月一周天。日行一日一周天。似未得當。宜以合朔為準。乃為定論。又春分後。晝長夜短。秋分後。晝短夜長。日月之行。似互易其度。冬夜月影。與夏日日影相同。俗語謂十一月十五日當頭時。正冬至也。遇此則月漸低。至夏至則平移而行。如冬至之日矣。此理甚明。前人似未道及。詩不日成之。舊註謂不設期日也。朱註謂不終日也。顧蓋人以舊註為是。謂不終日。

五胡次第

卷一

三

未免太速。不設期日。以見文王之寬。余謂不終日。固太速。不設期日。與上文庶民子來。不相呼應。宜訓不多日為是。至今時俗所用不日。皆如此解。何必曲說以解經乎。歐陽公以文言繫辭。皆非孔子所作。韓魏公非之。終身不與談易。余謂左傳所引文。言甚多。皆在孔子前。其非孔子作無疑。至繫辭內有冠以子曰者。有無子曰者。例與中庸相同。凡有子曰字者。皆夫子之言。無子曰者。即非夫子之言。其理甚明。何必紛紛聚訟哉。

古今以訛傳訛。習焉不察者。不一而足。如都魯都之為都。國鉛山之為言。廬陵之為廬。費祕之為費。若呼以本音。則率然誹笑之矣。至衣服儀仗。有不與古同。而併不與今同者。如三品以上。杏黃緞。今制也。而皆用紅。與帷帷黃黑二色。而偏尚綠。坐褥有等威。而四品以下。皆用狼。若稍立異。則共議其違制。無怪程朱寬衣大袖。服深衣。談道學。時人目為怪物。而有偽學之禁。士生於世。有不同流合污。而不可者。吾誰適從耶。

左傳隱桓皆被弑。而經皆書公薨。袁簡齋太史疑之。以為小惡書。大惡不書。豈非春秋作。而亂臣賊子喜。何以為真筆云云。余謂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況其君乎。

況孔子因史氏舊文而筆削百餘年前先君之事。故雖改舊文而蓋春秋與晉乘傳
杞侯赴諸侯之詞或當時體例於此類事本國皆諱言之而他國則直書其事。各
國皆然夫子仍其舊經左氏著其實迹。今他國史書不傳安知晉靈公之試其本
國不亦以公莒為詞哉。余此論以屬強辭。證以天王狩於河陽及後世之鑑之帝幸
奉天帝幸蜀等類頗不刺謬也。

晚近事不師古者多其無聞得夫者無論已有大不可者理宜詳究如吉安賊退後
陳陵姚秋浦練集民兵以資防禦取名忠清軍意取忠於本朝也。後見者皆謂名
正言順允稱至當。然考諸經史則大謬不然。試詳論之。古者春秋戰國時於鄰國則
稱某侯某伯於其國則稱公或稱王不自表其國名也。後世割據之朝如三國南北
朝之類彼此不相統屬。史官則並稱其國各記其事。以清眉目。若一統之朝則大書
某帝某年而繫以某其稱國者惟晉處士陶潛年唐張承業卒及段宋右丞相文天
祥等數事。此時已非晉非唐非宋原其心以書之以著特筆。斷無有身在本朝而猶
提朝代者。即今世詔諸文徽亦僅稱年號不著朝代。惟時憲書頒及外藩有大清字
又中國文武具東與外邦貢使亦稱大清國均因向非大清之人言大清也。若施於

卷一

內地尚欠斟酌。譬諸書街名者同省則不提省同府則不提府同族之人不著姓同
為一理。或謂喪事牌位神主墓碑非與外藩相接何以書朝代不知祠墓當垂諸永
久某人生於某朝千百年可溯而稽意在傳後是以與外交同也。若本朝之人任本
朝之事決無自題朝代之理。有之惟僧道經疏。支離誕妄之所為。士君子所不道焉。
日月薄蝕天地之常中古堯舜之世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義和音應未載此事。夏后
氏胤征辰弗集於房。舊秦鼓廉人走為日食見經之始。左傳遂有用牲於社。代鼓於
朝之制。然止言日食曾未及月也。漢儒集禮經始有陽陰陰數分屬帝后政或有缺
天象應之以昭炯戒必謹惕以懼之其實日月交食天道之常可以推測而知初無
關於人事。今先朝推出行文知會不爽分秒。惟教護之法傳諸先儒奉行故事不敢
廢也。實則多此一舉也。

唐歌始於虞三代以來樂作於下升歌於上。善歌者能自變新聲。人皆稱美。唐元宗
大誦人聲唱謔令永新琵琶直奏曼聲頃刻寂然由來尚矣。然歌自歌樂自樂所謂
絲不如竹竹不如肉是也。不知何時合於器而並奏。如今之琵琶合笛琵琶合琵琶
大約始於宋而喜於元宋詞有倚聲倚者兩相並也。或歌詞而以蕭管之和迨元人

則丁門填曲。演為傳奇。而徒歌之法泯矣。說者謂或歌或琴。見於詩。徒歌謂之謠。見
爾雅。不徒歌必與器合矣。安見其始於元耶。考古有歌樂而無吹唱。徒歌云者言不
舞而歌也。蓋文舞八佾武舞千戚亦必有歌而堂上之升歌則謂徒歌耳。惟琴操似
與歌相合。然亦就其音節而飾以詞藻。非若今之與器同作同止也。俟博古者當質
之。

李直齋言東南民力之困始於元。因循於明。至本朝遂成積重難返之勢。何以言
之。蓋農事始於神農稼穡教自后稷皆西北方人也。殆戰國時孟子所論五畝之宅
云云。皆可行於齊魯燕趙之區。彼時江以南為南蠻貊古之鄉。即有吳楚等國不過
自耕自食。未必兼濟北地。三國分爭南北朝割據各守疆圉爭戰頻仍。益不能以南
濟北。唐劉晏轉漕淮南以供關內。乃一時之策。及黃巢作亂五代遞更宋都汴梁。此
事亦置不講。南宋偏安一隅制於強金亦不過歲納金幣。未聞運送米穀。可見河南
北山左右以至燕代尚皆力田藝桑無藉乎東南之供億。惟元室滅宋之後混一區
宇官廩有漕粟民間通貿易疆界無分道途順通相習於急情不講溝洫之利所謂
耕者僅高梁小麥所謂織者僅山中野繭不通於口體至養命之原則全取給於江

卷一

浙等省。故其男丁弱者為驛卒設飯驛或為人趕車強者為响馬為搶匪以劫掠為
事而東南半壁支天下全局力有未逮設遇水旱偏災或經寇據在南者又增軍興
之費在北地者衣食之途不通。益流而為盜。為民上者將何所措手足耶。有治人無
治法自古皆然可勝歎哉。

古者祭必有尸。如孫為祖尸臣為君尸之類。以臣子端冕於上而君父盥獻拜跪於
下。事近於親故後世不行。自以立主而祀為正。然古時祭鬼有尸。祭神無聞焉。天地
掃地而祭。社稷以木為主。應觀六經無言神尸者。何以宋注謂竈云。凡祭五祀皆先
設主而祭於其所。然後迎尸而祭於奧。夫設主者門行尸竈之主也。此四者有主無
尸何以與獨不設主而有尸。此奧尸又是何人為之。奧既有尸何以彼四祀無尸。殊
不可解。儀禮出最晚其說未必確也。

亦通。

姓氏之辨。似令人勝於古人。然古人不言姓。而性甚明。令人動輒迷姓。而性無別何也。今所重者。氏也。非姓也。如孔子為駘後姓。子以孔嘉父之後而氏孔。出子姓者。尚有湯宋殷等姓。自以氏為姓。而此數姓為婚。不禁為他如陶姚唐共出於堯。虞陳胡共出於舜。蔣邢茅韓周邵魯滕。皆出於姬姓。如此之類。不一而足。誰能辨之。余嘗謂古人姓少而有別。今人姓多而無別。近世八族姓氏。頗有古風。或以所居之部落。或以八折之本姓。然不察。惜其所謂姓者。已在分姓而性之後。溯厥源流。仍不復古。可勝嘆者。

朱子註大學。於首章之前。述程子升言。稱曰子程子。以寓私淑之意。誤矣。孔子至聖。其尊無對。論語稱子而不冠。以氏。所謂天下萬世莫不宗之也。他如有若稱有子。子與稱曾子。子與稱閔子。則因書出其門人之手。各尊其尊。稱子而不稱字。以示與子夏子游等區別。此稱子及稱某子之通例也。自春秋戰國下逮漢代。著述百家。各有師承。去古未遠。其稱謂悉以論語為法。不聞有子孔子孟子之說。宋子尊事二程。稱程子足矣。其必於程子上復加子字。蓋因子思子之稱。而誤會其意耳。考漢儒稱

五

卷一

六

孔氏有繼述。項請配享孔廟。上可其奏。當時議以四配例稱某子。而後不可上同於祖。請以子稱曰子思子。是繫于字於子思下。非冠于字於子思上。也。朱子誤會其意。致有子程子之稱。及門諸人。習焉不察。各尊其師。於是子朱子子張子。遂時時元於他。雖然。朝廷議禮。久知其誤。是以歷代尊奉至聖。廟祀優隆。而聖位亦止稱孔子。不加子字於上。特未明指其誤。更正其籍耳。今折衷論語。來諸從制。子程子之誤。昭然若揭矣。夫朱子闡揚大道。功在六經。小有所誤。原不必諱。乃宋明諸儒。有阿所好。而曲為之解者。有知其非。而不敢辨者。故沿今數百年未改。然聖賢大公無我。改過勿吝。豈有以此論為朱子迷者。當必樂聞其說。亟為改正。無所用其隱默也。余故詳為辨論。以俟。茲林之採擇。俾續刊大學考。刪子字之衍文。即謂之有功於朱子也。亦可。女子纏足。不知始於何時。漢武帝時。有老萊子之母。履作錦。所謂躡利履者。亦謂履有尖也。古詩。雙履踏行。狀如春妍。他人不言好。謂我知可憐。人皆以此為不纏足之證。然余謂曰。纏足。何可憐。明明是纏。何云不纏。事秘乎。係東漢時事。載女髮足長六寸。指紋缺。如宮制。故非自束之。乃欲彼時宮制。亦必纏細。故言累如耳。大約古人纏足。取其細。而不取其短。底平指微。比之如玉笋。至南唐李後主

始令宵娘纏。如新月。必令短小如鉤。為快耳。乃前此所無之事。蓋東指不始於南唐。而底折狀。則肇於後主。得此一解。恍然其故矣。

世事變遷。極為迅速。不必宋人議周禮。紛紜其說。莫可折衷。即余遊歷。官途三十餘年。所見所聞。已大不相同。道光初。元督撫最為尊嚴。司道署。門降輿。出入盡禮。府廳合坐白事。州縣以下。動輒長跪。遇事商榷。上下相洽。事權亦各如其分。兼無上報下。下陵上之弊。今則上官愈驕。下官愈諂。司道入大門而降輿。府縣儀儀從其後。而承順意旨。言莫子違。雖一人是聽。下情難通。無由上達。一味粉飾。而無實際。司道以下。俱成虛設。可勝嘆哉。若無大君子一振作之。正不知伊於胡底也。

芝草無根。醴酒無源。時人之興不擇地。而下元甲子為尤甚。近今世家。多破落子弟。往往降為皂隸。而科甲崛起。每出下賤。文章詩賦。由揣摩而得。若行事終乏吞容大雅。宜自幼習見其祖父卑劣之行。黃鐘之習。一入仕途。不覺踵而行之。直如性成。是以世風日下。而不可救藥也。

司馬溫公老僕。於溫公入閣後。仍以幼時相稱者。呼之。後歐陽文忠公教以宜稱相公。此僕達之溫公。謂為永叔。故號誠然。子弟求其就學。日誦詩書。大師亦時時教以

卷一

七

禮儀。何嘗不彬彬儒雅。迨情實一開。匪僻從而誘掖。遂入於下流。而莫可挽。其父爵高而富於財。或利其所有。或藉為聲援。可以招搖誘者愈多。其害尤烈。可不懼哉。有某合奉檄。權一邑。錢友乃舊好。刑友為新交。信之未甚深。凡失書之成。皆就錢友而質焉。錢友以含有專司。且素於刑友才有所傾。顧之而不加察。適有一賊案。賄賂賈。而及傷事主。乃前令獲犯。訊供通詳者。刑友以職適高。例擬絞。而不勾。即及傷亦自割襟帶。圖脫誤。所獲且事主傷已平復。仍照原詳招解。令亦以前官審定。不再研訊。惟允犯以不死。令其勿翻原供。而已。府司過堂。無異。案遂定。越年餘。部中釘封文到。刑友頓足大悔。令亦駭然。及升堂。提犯就縛。犯大呼曰。事主之刺傷。乃奪箱時為銅片所刺。我何曾執刀乎。然已無及。押赴市曹。決訖。後數年。今已別補他缺。刑錢二友偕往。忽夢中同為人拘入冥。則犯已控於省城隍矣。示以籍。令及友皆俯首伏罪。判擬刑友革管人命。應抵論斬。錢友含混誤事。決罰二十。令以失察。犯頗者五。事主早故。判令來生報復。斷訖。各醒。令旋病齒漏。月餘落。其方愈。錢友患腿瘡。骨如欲折。不能履地者經年。刑友患落頭疽。半年。首落而亡。甚哉治獄之難也。

有兩縣令。同辦賑務。一貪一廉。事前皆於城隍廟。不私一錢。賑畢。廉者無私。貪者腰

蒙案。回寓三日。以暴疾殞。廉者往吊。忽家人馳報。幼公子驚風。請即歸。廉者聞之。涖堂欲驗。蓋恐貪者之累。已共受其責也。急趨回寓。延醫於視。乃上等天德。名為驚風。心始安。可見善惡之報。捷於影響。

江都即用縣李毓昌。山東人。奉委監放山陽縣賑銀。山陽令某。侵蝕多金。李偵知。欲重揭。某始欲分肥。以杜其口。李益怒。某求免揭。執不可。後願還銀以濟民。亦不允。李徑歸公署。結案。某惶惶無寢。夜不成寐。司閽李祥。密叩其語。某曰。主人請無憂。奴能辦此。某領之。亦未詢其計。將安出也。祥出潛至公署。以重賄賂李之家。下謀。斃其主。李隨行之。奴包祥王祥。與李祥素相善。允馬其一。張某係李自山左同來者。不願從。亦不敢徑白主人。潛遁去。遂偵以觀其變。夜半。包王二僕於茗中進毒。李遂殞。次晨。李祥覆命於主。主大驚曰。此事何可為。既已如此。幸免無辜。惟汝妻身。破家亦惟汝。乃厚為棺殮。而以中書某。上言。李故隻身需次者。父及妻孥。遠在原籍。同官錄金資其柩歸家。人理衣裝。見小布衫袖有血痕一縷。疑之。然無顯證。不敢控。其族叔某。欲詐江南諸官金。乃持衫在本籍鳴官。求查。官亦以無證不理。遂控上。官迄不得真。越二年。其叔張某。歸備述其詳。李父始出控。終以張叔僅聞其謀。並未目

卷一

八

親為嫌。語駭不已。乃擊登聞鼓叩。閩奉。旨推鞠。提樞至金陵。察檢。山陽令某。大懼。以他人屍易之。檢驗無傷。乃易以原屍。給領回籍。而擬李父以誣告。待罪。因圖柩歸。其妻密啓視。見腐肉尚存。不類遭焚者。復入京叩。閩乃欽差先至山東。提樞赴吳。重鞠。欽差懼仍被易。匿柩已林下。復檢骨。果黑。妻係受毒而斃。案乃定。釋李父。須骨歸葬。死奴包祥王祥。凌遲。山陽令某。奉。旨解詣李毓昌墳前。重責四十板。泉首致祭。徐州守遠。成。原審各官。降革有差。

卷一

八

揚州。恐未必完。鮮焉。當堂刺血入水。以自剖。守敬之。認為己女。以儀仗彩輿送入方家。完娶。此女貞而有才。智而有膽。故能百折而不渝。其志亦奇女子哉。

江西德勝門外有居民。一日晨起。取米。見甕中藏一布。剖解視之。赫然男子頭也。駭甚。慮報官。恐多株連。乃密埋之。兩月餘。舍城不聞有殺人者。事遂寢。歲暮。有星使來江。鞠獄。南新兩邑令。瀕掃貢院。為公寓。定於衡鑒堂後院。得男尸一具。而無頭。倫覓不得。時值嚴寒。尸尚未敗。姑驗而淺埋。出示以招親屬。日久迄無認者。至今案猶未破。夫貢院終歲封閉。無由而入。此尸為既殺而投入。歟。應在圍牆左近。不能越重門而至內室。若未殺而先入。歟。貢院非常至之地。二人既有隙。肯同來是圍寂之區。尸甚魁梧。似四十許人。決非因致。且滿城無兇尸者。似非本境人。貢院距德勝門約六七里。何以必棄頭於是家。又何以在是家甕內。豈殺人者與是家有仇。欲藉以報復耶。

卷一

七

產陵民蕭經邦。幼不慧。年三十餘。如呆不省事。母早殞。無妻。父病。命族姪恆一代。理家事。父卒。遺產約值百緡。恆一力作以贖。經邦頗裕。如族入某。延之。向恆一曰。爾一人耕。二人食。力不給。盡同至我家。我子四人。皆可代力。因所入仍爾收之。我無利焉。恆一杜計亦良得。遂偕經邦往依之。年餘。有劉某者。築室村中。某給經邦曰。是佔我基。爾往阻撓。經邦往。被毆而歸。泣告恆一。恆一詭曰。是非某基。何得爾。密偵之。乃知某與妻謀。欲因事害經邦。而逐己以併其業。然素畏某威。不敢計。恆一恐之。又二年。族中人復有忌恆一。無故得經邦產者。強刈其稿。恆一偕經邦往阻。門不勝。受傷歸。某之婦欲謀殺經邦。以圖詐逼。令恆一從而加功。恆一不敢違。飲酒同往。適經邦瘡作。卧田間。恆一拾石輕擊其首。某之婦重捏其陰囊。而斃。某素善刀。案作。牒鳴官。控族入。邑令將矩辜。訪察得其實。乃置婦於法。而釋恆一焉。某以年逾七十。得論。申韓家某。律學精通。當道爭選。在某縣時。辦一謀殺親夫。姦婦與謀案。閱十數年。忽被冥司勾攝。云姦婦以未同謀。屈死。某亦夢境恍惚。不復記憶。冥王擲原奉令。觀某隨手揭視。即婦口詞。有殺夫後。與姦夫續姦數次之供。至冥王乃擲婦。而令某還陽。可見証告之事。雖陰曹不免。

卷一

七

編體煙童焦爛也上置殘香一炷爐其手破被一捲棄牆陰他物具在無所失次晨適子歸省大呼不應排闥入見其狀鳴官詣驗察其情不類盜姑命掩尸而囑附近紳耆代訪跡跡月餘邑人李英投牒言子自歿父詰以何由知則曰近村傳說某父有積蓄十數緡存富家子欲取回作娶婦資久不允而初給曾有見之者試尸子果有是事詰其曾取錢否則曰父役第三日已收回矣蓋信李言不謀窮治之九死一生勢將經服一日正鞠訊間謀獲他案賊至令尹訊畢命付獄賊回首見某子訖曰爾在是乎爾父積錢不散致被殺爾又將枉死矣今奇其言詢之賊備吐實云聞某父有積蓄獨宿古廟約二三同伴踰垣入其搜未得竊其被而出某適醒素與我稔熟見之卒然曰是爾耶我懼其洩也呼伴回伴即棄被返我以擊擊其首伴以香火燒之火毒攻心而死我數人即趨垣逸不意復累及其子也乃釋某而置賊於法後某以李証已幾遭極刑上控李議械於

有老儒訓家童六七一日遇事外出諸童憶曰前日所觀斬包是一劇今日何不演之然無劍刀謀借鄰肆切麵者鄰不許童伺其不備竊取至書齋兩童剖割子扶刀一小童扮包冕橫卧刀口正演間忽似聞人語曰先生至矣扶刀童放手歸座刀一

嘉鳴漫錄

卷一

+

落而小童兩截矣諸童驚號師母聞聲出視駭極入室自縊頸肆尋刀而至見之是累拔河老儒歸亦自縊後報官驗埋而已無如何也

湖口捕快曹福善賊其容人形迥有非意所料者然實中竅要一日閑坐署前見一人衣綢衫青呢半臂綠履白襪年三十許持扇徐步而過貌甚雅福遠前呵之其人惶懼贈以金而去詢其何以知非善類福曰其人行履低頭多視視過藩檻無泰衣是不慣著長衣者故知之又一日閑步河干忽登一小空舟坐須臾榜人至促其登岸不可欲解纜則願同行真而詢之則曰爾船中有物我欲搜之榜人怒搗船板空無一物又命開底艙榜人執不可則持器強開之全常囊囊下復有底實為藏賊遂擊榜人擊賊物以鳴官乃積年滑賊也問何以能知福曰見其舟小而風不能蔽動且繫舟纜牽曳甚重故知夾底有物耳又一日解案出一人衣縐袍棉馬褂冠履頗華而行動之間諸形束縛甚不自然疑而尾之及暮隨入旅店門後穴窗而窺見其人未解上衣先赤兩足既熄燈乃登床益疑之然猶不敢自忖次晨其人出房衣已全著而足仍赤久乃著襪俟其持匕箸欲飯時從後呼之不投箸而回首招使前則舉箸捧飯而起乃遂前執之果積賊也福又言其師某曾緝一要案約同

伴數人至他郡盜賊聚集處客便焉一日見一糾糾客舉止粗疏語言朴野罕筮布袍往來街市自然無侶同伴疑為盜以告某某察之良是恐或有誤乃徐視其動靜跬步不離隨之入飯肆對據一席見其目不邪視笑談無聲杯箸井然不亂坐而足履踏空飯畢酬值出適先之復入一茶坊登樓博士進茶客持盞倚欄眺望良久某竊自其後緩步以進客忘形徐以手向後遞盞絕不回首顧仍遙望如故某接盞至案下樓告同伴曰此貴人微行非盜也不可追次吾見彼坐如泰山行如流水其足之踏空習用足機也不回首而遞盞者向有僕侍也故恒於無意中露其態耳已而果知為某某司訪案過此同儕乃服某之精識

山東濟河民甲與乙涉訟乙不勝甲從而撈耀之乙愈恚惡刺及而甘心焉會甲掃墓全家俱出祇留幼女守舍女膽怯約憐女為伴夜半乙抽刃踰垣入先殺隣女甲女駭而奔乙追殺之復收其金資而去甲歸察其形以為盜也鳴官懸賞逮捕無迹事久漸息亦姑置之十餘年乙醉後閑談人話及甲女殺久不獲盜事乙曰非盜殺之乃我為之耳人曰爾醉耶何顛倒若是乙正色曰女實我殺備述其故且言當時情狀悉與甲報相合乃執之送官追贓論抵焉

嘉鳴漫錄

卷一

十一

定襄李子舍守吉州時廬陵歐姓被搶貨銀獲犯五人解府研鞫首犯陳步貴自認起意糾搶而從犯王某狀極兇暴且曾犯竊擬流潛逃回籍李意欲以王為首改陳為從幕友孟憲史曰例有專條搶逾千金為首者絞候秋審入情實王某雖比橫罪不至死出入甚大不能意為輕重仍以陳為首爰書已定而心恒惴惴恐陳者或有不實又慮王某狡猾卸重於陳而已得其輕越數年勾決文到提陳就訊大呼曰自作自受我實主搶死無怨孟聞之乃釋然其矣就供定讞之難也

龍江閩查稅最嚴有某攜綢緞過關被查受罰銜之乃賃閩旁重許小庵居之日今人收關上字紙兩月餘得廢簿若干以之觀紙包石四十封作二千金鎖於庵中今僕先攜篋過關關上欲開視僕以是在主身請少待及暮不至僕曰篋中沈重須存關上內屋方妥我促主人明晨來當面查點允之僕借宿於外次晨晨至啟視見石忽令貽僕關上不服遂成訟到官驗封某以身係外客焉有龍江閩簿紙關上無辭竟如數賠償焉嗣後復查之風乃稍戢

山東文登縣有典肆立半賊穴壁先伸兩足入探肆夥故未寢逮持之不得出令人執炬繞出牆外觀之則賊頭已割去鳴官官利其富謂為擅殺乃查拘肆中人監禁

而飭役十餘人代為守肆三日後賊大至盡殺從不取一物而去益賊來報復不知所殺之非肆中人也其穴牆之賊乃同夥自割其頭懸人牆面而物色之耳初肆人被拘頗怨念役奉命守肆頗德令及被殺而肆人又其感令可見寒貧失馬得馬禍福非能逆時也

某邑甲父客於外十年無耗婦及幼子貧寒甚乃招乙於家乙故業成衣者攜貨就婦居新其屋宇門設鐵扉縱然有妻有子半載中歸見門庭改易不敢入訪知其故鳴官官傳已對簿彼此爭訟官不能決密令諷婦於門板簷以簷簷詭言某婦羞忿自盡昇至堂上諭曰婦今已死孰領領尸棺殮乙云我已養養半年所費不少刻下本夫已歸不能再埋死婦中云父客無耗其曲在我婦改適非得已令死願飲給官命啓婦婦故無恙乃斷令甲領而逐乙焉亦巧矣哉

有擊母舅而落者勇怒官官增急其投訟師求計願酬多金為謝訟師令呼向前遞置其耳幾落麾之出是日大悟俟對簿時以勇擊耳圖報力猛致齒落為詞獄乃解又有桑播數年悔過不往婦怒詭以他事邀至室處執之以強姦訟通官以動輒往鄉鄰姦姦投訟師教以求恕初犯為辭別無他語官歸質訊姦哭求婦如訟

誦言婦怒曰爾賜我數十次何言初犯耶乃以和姦定案書焉又有訟師六月為人作牒預知其事必敗而貪賄不思辭乃重飾衣表焚燬火而為之捏管乙而果敗迨究謀主執訟師至極口呼冤令與對簿訟師曰爾何時請我作詞以六月對又問曰其時我作何狀則以圍爐披裘對官雖然曰豈有盛夏而作是服飾者乃坐告者以誣而釋訟師焉此數者可謂狡黠之甚矣

北方旅店凡貧而單身者共擠一室稍有資者不居必包賃一室另居或兩人共包一室少可避露有販磁器者向晚投店同眾居一室入店時見別室先有一布客居之旋又有八人昇柜入共居一室至夜半販磁者聞彼室中一客哭云諸物不敢惜但乞少資作歸費似有一人允其請入有一人云爾不殺彼必殺爾須臾寂然無聲販者疑必劫盜暗執共卧之替者醒索語之屬其偽為起而踴躍磁器攪故與之扭結相聞同室者相觀故固不解聲聞滿店主客皆起入問販者與店主耳語其意主客戒備之天甫曉店主客昇柜出店仍係十八人主故問何少二人齊答曰入店十八人出店十八人何問為語次色變厚起搜之柜內血肉狼藉送之官訊以三水船供知布客攪竊故於柜內先藏二人昇入以備次早出店查數其用心亦周密

矣不虞販者之通醒而聞之命語也天網恢恢曾何漏哉

王通甫明府言山東廩生某素能遠與表妹有私人不知也表妹父叔同胞其祖又納妾生一子家故富平時兩兄耽耽視弟因而祖人亦與人叔不睦會妹遠嫁與廩生接隔數年無由相報原叔平稍長祖為舉姻諸親戚集孀生伺於門表妹乘車至此如渴驢奔泉入戶稍寒溫即攜手至華室押襲情急忘閉門適原叔如廁突然遇兄怒其夜也帶勒斃之埋於積柴中二人仍逆伴笑語揚揚如無事迨彩輿至門適索新郎不得合家大嘩遠近尋覓廩生與表妹亦張皇失措時夕搜求數日無耗久之氣漸出得死於柴內頗有繩痕疑兩兄謀害其父亦迷其平時間牆狀乃縛以鳴官窮治經年五毒備至已証服矣新令尹至閱供招而疑之以為兩兄謀害何時不可莫必待新婚親舉集時且不於暮夜而於白晝必有別情非細觀處致竟抑乃大索是日賀喜者隔別研訊有一隣人素巧者最後來賀詢其因何遲至以早間代人檢屋漏對詢屋上望見是家不白望見詢爾望時有所見否曰見某廩生與新郎姦女攜手入華室意甚相親隨見新郎執紙過華屋門而登廁我適整瓦畢遂下屋易衣掩門他無所見也官曰得之矣遂拘廩生及表妹一訊而服乃置之法

而釋其兩兄合邑稱神君焉

又言有村氓女年二十里外民家聘修有武生某家故豪結摩不逞往來生事無敢忤者聞女美以重金強聘之女父母貪賄允焉女不可密已鄰媼通款於夫家促定吉期於數日內父母雖心弗善無辭以處姑許之而急遽武生生命如於中途女不知也屆期飯吹來迎女登輿去時已入暮行數里遙見火炬通明人語喧雜女覺之語昇者曰我今夕于歸不成矣速往與我潛匿姑俟俾奴空輿去或曾免辱從之女甫避匿奴者至奪輿去女伏叢莽聞念父母同謀將不免有哀姑往其適投應之事成可挽乃才于而往至則雙扉虛掩入至庭中見堂上燈明姑方與僧對飲大懼退出計無所歸憶昇者以叔親事告夫家必將涉訟訟或不直益可慮不若徑至其家庶無中變遂往堂堂遇舅姑大喜即夕成合塔之禮武生奴與至家登視無人恚甚意女有寡姑住近却與地必往潛匿遂集羣小執械往奪排闥而入勢甚洶洶姑方與僧通寢夢中驚覺意必隣人知其與僧通而來捕擒遽無措將僧藏櫃中加鎖鑰武生入室過搜無獲試舉椅知有人持之而去至家且不敢擅置酒飲五鼓原始散去武生醉怒持棍向櫃大叱曰賊婢不顧富貴甘心從田舍郎爾縱多

謀何能逃我術中我何妨置賤婢別克佳兒然不叔爾無以見我之威力且此且擊用力過猛撞破而寂然無聲東燭視之赫然一僧臘象貌矣懼而埋之冀或倖免不意女之夫家已具牒邑宰報轉板引姑之姦與武生之謀俱敗

有富室女既字而與人私于歸之日影與至門女忽分鏡不能行父母惶遽適個戶女來主家稱賀年與女相若乃偽飾以往戒不得言其故且母許與新即就個戶女伴應之門即大哭曰我非爾家婦也爾婦有外遇今夕臨盆不能成禮還我相代我雖貧家迫於勢不得已而來若欲行合禮有死無生姑為拭淚痕熱視之頗端麗乃曰彼女既有醜行吾亦不欲其為媳爾雖貧女貌美而明大義既入我室即我媳也命子交拜如禮即夕成夫婦焉個戶女亦曾字人者夫家聞之將涉訟富室懼揚醜聲重貶寢其妻隣里鄙其女無問名者久之乃嫁與個戶女原受聘之夫姻緣顛倒亦奇矣哉陸梅溪言直隸有女在室與人私情好甚篤嫁有日矣與所私結締難捨突然而曰爾願作長夫妻否如願則三年中不得入我門我終當設法歸爾所私者允焉女至夫家事寡姑先意承志曲盡婦道脫有疾衣不解帶百計調護時說鄉里俗事字字曲喻以解姑憂姑愛之如掌珍其待夫情意纏綿惻然相得隣里皆嘖嘖稱羨歲頌

嘉興縣志

卷一

十四

某家有賢婦矣夫家衣食僅足謀生計未有所屬女以無子恒以各願字求子姑又以獨子雅不欲其違背適有盲者推算頗有款偶遇其門女謂姑曰何不令其一推何時得子姑素不信術者言重違其請乃喚入先以己命令推盲者細述其何年得子何年喪夫何年娶媳媳最得力職悉俱合姑喜之末乃言惜子不克久侍賴媳賢老年不致凍餒云云姑總皆懼復令代子推算先述幼年所行之運一皆合繼乃遲疑良久喃喃若難出口驚駭神情若大可是固詰之則曰此人十日前有前生冤孽來尋必遭橫死萬難赦免慈母賢妻誰此命也如何再三惋惜而去女謂姑曰此術士妄語耳然不可不防自今日始毋令爾子出庭戶我二人日夕守之過十日可無事矣姑從之守三日尚無恙姑年六旬精力衰邁極難支女曰聖矣世豈有為子者飽食酣寢累年不一交曉者似此平安可幸無事姑益返室暫寐尚有七日期勢須輪守庶免二人俱備也姑遂返己室闔戶就寢三更後忽聞刀杖聲格几索翻聲大呼曰爾子發狂持刀砍我且索母欲殺慎毋啟門旋聞擊戶聲甚厲大懼以物抵門而慄良久女又呼曰爾子狂奔持刀外出矣請啟門共往追之姑乃出然炬奔追黑暗中遙見其子披髮走至村外溪河湧身躍入還復履於河

畔確是子物大呼隣里百計撈救數日不得尸乃招魂設位草草成服女日夕悲啼若將身殉姑再三勸止稍進飲食麻衣素裳守禮謹事姑益盡心在縫紉以助甘宜姑然竟勝於有子歲餘憐女少嬌無後勸之改適女伏地哀號誓死不戴逆釋服生計日戲姑從容諭之曰家無擔石儲我老不能助力爾十指馬能供兩口矢志不嫁勢將供養獨不為我計乎女泣曰姑言及此我不能終節矣然恐男子心腸易變姑或東錢我罪益大今與姑約必求無父母兄弟肯拜姑為母奉養終身而又與故夫同姓者我方嫁之不則無誓我志姑乃徧託隣里皆以難遇解月餘有遠村少年來賃屋設肆初不經意俗訪之一一與女言相合乃倩媒作合而替焉少年事嫗極孝伉儷亦相得遠近皆稱嫗無子而有子皆賴賢媳之福嫗亦於於自謂少年即女在室所私者既合志心怯前夫寢室與女謀遷於廚側小廂室其屋以貯雜物起二年嫗忽有弟在雲南為顯官司聞積資既富攜婦歸里值歲暮各辛難貧雇僱住姊家解囊資於亡甥屋內就故坑而宿久客遠歸人事雜務數日不能安寢其妾檢點不展時聞血腥以告夫夫斥其妾然詢姊以甥亡之由不能無疑久之其腹愈甚夜半密挖坑土則一尸支解埋其內仍掩之不告姊而鳴於官答驗之尸得土氣且

嘉興縣志

卷一

十五

竟未伸故不覆訊時不特女與少年堅不肯承即嫗亦愛憐其媳深怨弟之多事獄數年不具聲聞迨過無不知者適都中新選邑軍人皆曰彼邑有此案君到將如何令曰吾自有發奸計及蒞任詣城隍祠將男婦縛於兩柱令吏伏堂下餘人悉散歸三鼓後密遣人於殿後階側鳴鳴作鬼聲少年懼謂女曰汝可懼女叱曰何所畏不過如此數日即歸矣更出錄其供今據此加以三木少年始吐實女亦不敢置獄獄白蓋推命盲士乃女所誦屢少年故善詞是夜約之來將夫殺斃掩於坑中偽作發狂挺擊水狀殆嫗共追入水時遺一履以堅其信諱亦默然恨坑埋一節是其疎漏亦天網恢恢使不能逃罪耳臨刑時女嘆少年曰無用子吾目擊誤識爾矣照引之大令言有刑部主事楊某兩級妻子贈以六品服忽起曰我已選授某縣城隍係七品官不可借越必易服而後從之乃曉

又言靖安縣空山中有比屋而居者張唐二姓別無鄰舍張與妻女同居忽一夜皆被殺唐代報官且屢促緝凶獄頗急今不得已祈城隍廟夢神延其親劇所演皆字密徐勸等反國篡政事不解所謂與幕友詳述忽一友曰此唐朝事也今乃恍然唐姓者名朝士疑張氏一門為伊所殺而偽為中理以飾之然無迹可尋乃命吏偽作

鬼聲向唐屋繞行作索命聲磨懼盡吐其實許建德超度遂接而置諸法

沈啓堂少府言南康郡城隍乃明殿鎮吳周先生曾於此壇請到其職名頗長有天曹衙略如宋代朝官領部式與照引之所言陰官與陽官同品者似又不同

某中丞撫河南博慈祥之名每獄獄必導便轉轉駭詰州縣苦之而無可如何忽彭德府出一邪教案首犯某年止十九始而誘人持齋散財祈福繼云有密術須同寢方機幼男婦女皆被淫污有一家大小八口信之甚篤產已竭矣某忽曰爾全家道已將成某日當兵解去乃各製新衣先沐浴屆期令各將衣服內外密縫咸自持刀向胸前努力一戳已死七人其一八刀弱未殞隣里報官驗訊某自認誘惑願抵償府司復訊據具中丞疑焉專使翻異某忽曰大夫作事大夫自當我實感致死七口死無悔不若爾之作偽貪賄沽譽取容也中丞怒立置之法嗣乃稍改其所為云

有盜指道員在某省候補給舍旁設一骨簪肆奇珍聚焉人初不疑之然省垣每每失盜所盜皆骨簪也或至其肆物色之物雖具在鼎缺耳爐多疑或裝潢不同或座架互異與所失者悉不相類未敢執以為有盜指道員所為而不敢發日伺

其門見送客登輿後必左右竊顧而後入乃白縣縣斥其妄而後去之客皆顧官巨富僕捕頗急屢受比責復白府府署如縣捕曰誤道為盜者死索延不獲亦死等死耳願一試之如誤則罪坐役一人無與官事府縣聽其言乃約日府縣先於左近公所坐候恐其誤而速往請罪也役率數十人立街市伺道拜客乘輿過市役突出拍其輿輿曰爾出來吾與爾言道不俟停輿自內一躍而出乃擒之果大盜也其竊骨簪必損其形質易其裝飾而市之亦點矣哉

山東某縣有夫妻依竈竈同居者夫年十五六女已二十餘相得無間言一夕方闔戶婦聞房中嬉笑聲初不經意少傾婦大呼曰爾姪姪閉矣排闥入救無及而殞詢之婦乃云夫已先卧婦坐床邊脫履夫撥燈為樂婦戲以脚帶向夫頸一按身隨之而仆力重氣塞遂致不救女論如律大府聞之禁娶長妻焉

相傳新昌縣有士人一妻一同居睡安而不禮於是妻故懷亦相安無事某日媒孽之一夕激夫怒突入室妻已裸卧見夫至以為心懷睡就之夫持杖擊擊不死妻取雞通刺其體而絕夫市綿將尸殮東乃告妻黨妻黨偵知剪髮見傷報官驗訖夫嘆母以婦忤逆不受教因而致死妻黨不服訟延數載夫重賂府府刑席竟坐母

薄懲而釋妻不問後刑席得熱疾發狂終日喃喃述此案實情及族辭狀並云婦來索命宛轉床褥一日而斃

有婦婦家頗饒別無男子二女年十四五二子年十一二延西席教讀宿於館舍一日外出不歸以為偶爾回家不之異也數日不到館使人至其家偵之初未返也偏詢親族皆云未至月餘無耗其妻疑之親至館中檢點衣物見枕邊褥上有血一縷疑為謀殺婦於是夜自縊而女亦投池僅餘兩幼子無可蹤跡案至今未破又言有大婦與幼子同居者一日門不嚴排闥入室夫被殺於床到心置棄刀刺如臘其妻抱幼子倚廚室明柱立而俱死又毫髮無傷亦報官緝兇而不明其故

有遼省於外數十年始歸者疑其妻或不育伏於村側俟夜靜以土塗面踰牆入室誘妻與狎妻不從遽行強暴妻怒脫衣要害而雙雙燬之乃夫也惶懼自首執法以塗面誘姦已出理外妻不知是大拒姦致死則可赦不加之罪反請誅焉

國家設官分職秩有大小權亦有等差新授者奏請定奪軍流決於果司徒決於府加杖決於縣法至良也所患者不能當機立決必待報而後施行於是上官存意見胥吏得舞文姦滑多狡獪期欺者慮其輾轉駭詰事不果行遷延歲月多費金錢於

是隱忍不辦苟幸無事而不顧日後之貽禍如廣西武緣武宣兩邑籍差卜以惑人取財者殆不過滿雲山等三四人迨金田起義亦祇洪秀全楊秀清等六十人當時初肆搶掠已為邑令擒獲監禁適鄰夢白中丞撫粵西專事姑容未即研訊致令保釋該逆等遂毫無忌憚依託天主教煽惑愚昧又偽稱前明後裔意欲報復於是痛詆本朝攻陷永安州嗣又由楚涉皖直達金陵分掠齊魯兗豫勢成燎原古人云涓涓不塞將成江湖尺寸不札將尋斧柯誠哉是言也

賊初起事倡為饒富填賁之說資民趨之若鶩富者畏死為之贖銀米納賄領貢單以庇其家欣欣自得以為無患不意賊專視賄之厚薄為再索地步索之不己遂併其室廬田畝而全劫之民不堪命練勇以拒之不能駐足顧而之他復有他處貧民為先導以蠶食焉聞為首諸逆冀圖大事尚有假仁義以收拾人心之意奈從逆者眾皆惟子女玉帛是貪不能遵令是以民心不附劫數一滿自然消滅耳

天道循環無往不復鄰省有遺害淫縱者被劫一不與新昌之天寶柳向稱富庶其民皆貿易於川廣雲貴在彼賣幼女頗多得歸為之整頓足教針黹縱子弟與之狎迫年及笄下等者配奴僕上中者或自留或售與人為妾動輒千金又可買幼女

薄懲而釋妻不問後刑席得熱疾發狂終日喃喃述此案實情及族辭狀並云婦來索命宛轉床褥一日而斃

而養育之既遂其淫毒之心復可謀倍蓰之利居心若此焉得不千天怒猶記丁巳冬賊自天寶至新昌縣城天寶士庶以為不復再至聚居如故突於第二日五更分股回黨焚劫大姓家諸婦女已熟寐聞警起有僅服短衣者有裸無寸縷白足逸出者攢伏牆隅荒園內賊焚掠後天明巡邏搜索突見之大喜呼集羣醜不論妍媸而逃淫之雖寡婦孺女亦不免輒施之道何其慘耶

有相約暗窺人夫婦居室者苦總高難及遂立肩而上伺焉其一人喉嚨微嗽室內人聞之大怒持刀而出伏者忘却肩上有有人狂奔而逃居上者不虞其驟去失足跌階上腦裂而斃持刀人出至廳外一見大腹腰刀而逸潛往鄰巷其婦候至天明不見夫歸而避者見尸已報官來驗矣拘捕窮治無迹索延數年不能成讞逮之又久下伏而逃者乃稍稍言之凡戲無益此一端也

京都戲館俱於元旦開市是日各部梨園扮元瓊登塲呈金書開市大吉四字為賀各館咸以先至為榮除夕子夜即張燈火以待余姊婿席樂山寓京多年一歲元旦賀年過廣德樓聞內金鼓喧闐正跳元瓊門樓燈籠索延燒屋梁而內不知乃大聲疾呼街隣畢集共相撲滅館內至數猶未散也良久啟門出驚視詢知其故感甚

嗣後席入館觀劇不索分文

京都幼伶每部俱十餘人習戲不過二三折務求其精雅以詠諧故名噪甚易至眉目美好皮色潔白則別有術焉蓋幼童皆買自他方而蘇杭皖浙為最擇五官端正者令其學語學步各盡其妙晨與以淡肉汁盥面飲以蛋清湯肴饌亦極潔粹夜則舉數遍體惟留手足不塗云洩火毒三四日後婉婉如好女回眸一顧百媚橫生雖愚魯亦不免消魂矣惟聲之清濁秉賦不同各就音相近者習焉余見三慶部生末淨丑年皆十四五曲罷俯軀細細袖袖楚楚可人不必盡旦脚也

曲部優伶凡旦脚均有同班人結僱僱之歡然皆隨遇而合配耦無常金陵有一旦童姓與老生潘姓相契凡入班影俱同來同去終身不離曲部中聘之者必求教焉缺一即不至也在此輩亦僅事矣

馮仲新言嘗寓一客舍店主婦年將六旬忽發狂裸體欲出市覓男有少年店夥三人擁之入室竊窺之則次弟據而逃淫焉良久淫畢婦衣服而出安靖如故說甚後有人語之云此婦患花柳毒每發必多人與合乃愈三少年益蓄以侍之者如無健男送御則入市亂鬻此症此醫皆奇聞也

金陵朝天宮觀山而建飛臺畫閣參差疊映頗為宏麗道士居焉其徒皆見稱端麗小童為之修飾容貌略如京都幼伶服飾則作道士裝剪刻綺羅窮極奢靡輕裾長袖顧足動人酒闌燈燭實可消魂然聲價甚高不輕與人交接本處人有以此輩入門慶吊為榮者惟揚州鹽商至必寓此承奉惟恐不至益利其揮霍耳每年三月中旬老君會作醮事合宮道童升殿奏樂即素不見人者此日亦必出至殿前繞可遇行雲星冠羽衣燦如碎錦真令人目不暇賞此又出於樂重歌伎之外其盡感取財則有過焉而人多敬若上賓不敢以下賤目之豈其依託元門遠足騷人聞見耶

金陵臥佛寺有僧四五十眾道光辛卯歲大水幾甚寺田無收募化亦無布施住持閻寺門絕食聚僧徒誦佛號待斃名曰打紙佛諸檀越聞之嘆金微粟扣門而施見眾僧有端坐若無事者有魔額不勝有伴為鎮靜者有悲感不堪泣而目盡腫者紛紛不一可見定力之難也

有陶姓婦性情悍激倚重利債資生人無敢撓其鋒者後忽自悔持齋念佛精修梵行于金亦裁損或不暇息一沈前此悍習數年後病旬日自知將死請以佛寺住持僧為祝髮改尼裝不欲以棺槨殮置木龕趺坐其中而逝佛法凡圖寂坐龍者皆火化人因其子客外待呼歸方閉龕而焚報者至子已先知蓋婦於夢中告以祝髮坐龕火化皆已意無尤人也迨子歸婦沒已七日時正炎暑面色如生繩納不集絕無穢氣遂遵其囑而化焉此婦可謂地獄中證天堂界矣至今令人以陶善人呼之

白下早西門大街有茶肆相距里許有尼庵庵中雖尼日市餅餌於肆與店夥某目成久未得聘某一日歸家半月不至家中以某久未歸來肆詢問彼此互詰遂生爭鬩幾成訟同店夥忽憶自某去後庵尼久不赴肆疑之偕數人入庵覓之無蹤再覓亦然後向各處尋訪無耗計前後已幾兩月矣終不能無疑於此尼相約入庵細搜偏扉仍無蹤將出忽聞大殿佛櫃下有呻吟聲昇櫃視之某臥其中額額病夫乃扶歸細詢據云是日歸過庵門尼邀入茗飲共相押膝庵尼七八人無識者規而復始遂就淫焉久而陰痿尼以熱湯浸布巾握之少頃輒起而復淫月餘無間晝夜遂病歸後醫治半載方愈終身不能近女矣庵尼遂為人驅逐還俗別覓清淨老尼住持乃矣

白下甘鳳池精技擊善運氣近地無敢敵者有僧云自少林來聞而訪焉甘曰姑母交手我負端立任爾擊如何因先日要約屆期擇寬敞地觀者如堵甘坦腹倚石碑

而侯色甚暇豫僧於十數步外取勢奮拳而擊問不容疑之頃甘覺身躍起高丈餘
僧奉誤中碑上石斷腰而臂折矣狼狽遁去此僧力過膏肓甘覺勇而智者也一
日廿舟行忽有人自窗隙探白蠟杆入擊之甘駢兩指探其抄於案持杆人百計抽
取不脫詢曰爾為誰答曰我南京甘感池也乃緩言曰識爾矣乞恕唐突甘釋手縱
便去有妓極淫滿日接數人猶不慚意甘聞往宿焉連內功御之妓初甚歡漸不能
支久而愈堅如鉄棒衝突痛楚難勝叩枕哀求乃笑而罷甘炫其術不能輟講掉行
街市遇驢員朱覆者擬腹撞倒囊破木出狼籍滿地驢人不敵與爭忽氣絕
營良久始行甘樂甚自謂計屢為之驅驢人積憾日深怨知運氣者最畏乘機抽
擊伺其近驢將撞時驟以長鞭迎擊之氣結不能散歸而脹死恃術者終以術敗可
不慎哉

有官初泊某處見岸上臥一裸婦人狀若死衣褲及針線置於旁不類遇盜者疑
而往觀按其腹甚堅陰有流精知為輪姦氣閉令榜人覓舊草履焚之伏其身以陰
就烟熏之返舟遙視良久婦自起者衣舊履而去復往視之地漬精斗餘後訪知婦
以縫紉登樓人見其輕佻挑之婦故倚門者樂就焉於是合舟水手四十餘人迷

卷一

卷一

卷一

淫淫畢見其欲覺要於岸揚帆去此官久歷任途曾檢經藏故知其治法

義前州產茶每年正二月新芽萌生必爭先摘取其久而葉大也山各有主雇客
作登採摘近村婦女皆脂塗粉抹翠袖紅衫加以半臂繫繫極短綠褲赤雙趺背巨
籃入山以拾茶為名薄暮方歸則巨籃滿筐亂釵橫矣家中亦不問茶所由來相
喻於不言之表殊可笑也迨販茶入行各路茶商雲集又須女工檢取去其粗梗則
有城中婦女侵曉自至茶行檢擇不待喚也及暮而歸計其儲值有百餘文有數千
文者其所從來又有不堪問者矣

有傭工業織者攜緞二端日暮不及歸歸宿於家恐室淺被竊夫婦各枕一端而履
賊伏屋竊聽知其謀復半潛入室夫婦皆熟睡賊先探手已懷俟溫納入被中弄其
陽令舉夫以為婦也任之賊又撫其婦悄語曰爾來婦以為夫欲歡也起就之賊遂
竊取一緞歡笑婦問大何意欲此夫曰爾弄之久矣何復云為婦答頃實睡熟未涉
乎互相疑同起探之賊乘間又竊一緞而去夫婦遍床覓緞俱失乃知俱為賊給也
呼鄰則已去矣賊之智誠非人意料所及此尤點而可笑者也

金陵居民多市開水而飲遂有專設爐灶賣水者名曰茶爐子而非市茶之肆也道

光辛卯歲大飢市廛多搶掠有僕婦年頗少挈二錫壺入市買水忽一人迎面驟
接其唇婦怒罵其人復送立笑然陽具以戲之婦甚羞慚於地遂隨之引有人從
後攔去前入亦逸蓋欄人中非此不足以挑其怒非怒甚亦不能棄壺而遂故作
是狡穢以盜其物耳因思金陵尚大足女僕名曰大脚仙皮色潔白面目姣好者甚
多尤善梳掠髮光可鑑衣服雖布素亦頗楚楚足不甚長而窄履淺而大作鸚鵡式
俗名刻船樣行態波峭如風擺柳大可動人富家房中多置此輩中產人年老失偶
不便續娶納妾者亦用之畫則服役夜則舂杵甚便而價亦不昂年少貌美者月不
過三十兩為門檻裏一歲嚴寒有門檻裏裝束頗華提白銅手爐過市利其爐者買
巨膏藥一繞道趨前踴躍路旁抱腿持膏藥而泣婦至詢其所苦則以腿有瘡乞得膏
藥若無火熾痛極不能前婦憐之借爐令自烘烘感甚烘良久藥盡融喝囑語伺
婦他顧突起貼其目擊爐而奔婦以藥粘眉睫不易除且揭且號而人已杳矣
秦淮王怯秋年前及笄而鍾情特甚有紙袴某與父說云欲娶秋以為真時促之婦
母欲與正室敵體方許某語言家規不可辭焉秋私言願為妾勸某姑應母以速其
成某伴應之無計推却乃裹足不復至秋患其病三日而殞時人哀之汪嘯雲倩人

卷一

卷一

卷一

作圖徵詩說之汪詩有疎風峭雨詞人泪冷月梅花倩女魂之句由是某薄倖之名
遍傳白下

有武舉某力能開九石弓一日遇賣藥女年甫及笄貌美藝精某與交手不能敵然
愛之甚因重金聘為扇扇之夕某語女曰前日之不敵蓋我係硬功爾軟功也女曰
其然願再角若勝則吾為若妾若勝為若妻乃以兩足令某開之某竭盡生平
之力竟不能動分寸遂跪而謝而女以之為妻

有書生欲復仇學拳於少林寺僧以其在弱也難之求益乃命從一僧學僧先令
於空屋對牆自習牆故通畫僧作各路拳法形久而習熟又引至一處牆開圓洞令
蛇行躍而出入久始使提僧一日觀之嚙曰明日留意次日甫出牆而跌又插地矣
自此始授以器械及技成欲出寺規凡來學者由別門入出則須由大門大門有四
僧守之須關勝方出二門則四馬攔持兵亦能關二門內有巷列木人十八地設伏
機步入其中機發而木人持械亂擊書生屢出巷皆為猴敗回急甚一日於園中演
技遇一女至自稱僧甥女細詢頗末且與角藝頗相愛悅私訂嫁娶乃教之曰爾與
猴戰須用月牙鎗繫於袋其上可迷猴目而出守大門僧有妻母舅在焉當書付

爾不聞可出夫二門用候者正以杜情弊耳書生如其言乃出復仇後始娶此女歸楚南有兄弟二人延奉師學藝其妹於樓上觀之暗揣步數三年板為之策一日兄與奉師角妹倚樓觀之兄為奉師撲仆妹見而一笑奉師仰見之詢兄曰令妹必善此故能笑爾失步也請與一角為戲兄呼妹至詢之技果成乃與奉師角合手良久妹騰一足中奉師要害奉師亦以掌擊之叱令止曰吾二人乃前生劫我五日爾七日必亡蓋女因暗揣而成未經口授故不知部位有致命處也後果皆死

武舉某精技勇無子僅一女未婚盡傳其技一夜有盜窺其室女獨出與之鬪盜十餘人皆披靡而遁數日後復來先一盜入內室女聞又獨出盜且鬪且却忽重闔至外室奪盜圍而攻之女子漸不支呼無人應盜撲之仆地數人曳其手足盜魁淫之破其身不盜一物而去後鳴官奪盜就執盜魁終未獲女自恃其勇不嘆其父輕於出門致有此失有勇無謀惜哉

屠曹某誘鄰童甫十一歲者登樓狎之同伴中但聞樓板蟋蟀聲如相擁而行者少頃寂然登樓視之鄰童已離於板上不能起立蓋屠故俾童重不能容被創行避屠擁而迫之勉盡其具蹂躪不已遂致童兩跨骨解而散遂成廢人鄰欲訟之賄以金乃罷

甲約蕩婦就冷落門野合乙遇之欲呼人共執甲曰無為就則與爾無益不如讓爾一樂乙從之婦亦允焉甫交股甲坐乙脊上大呼街隣驚集縛乙及婦甲無事而歸乙本欲執甲以取財乃反為甲執蓋為色所餌不覺墮其術中於此見色之迷人甚於財

甯都曹姓大族也其曾叔廉者為武秩與余善自言其先有七歲祖者其奇怪而問之蓋國初時撫建兩都大饑曾遂自南豐遷甯都家資頗富而止一子年七歲令隨婢履處婢已十八九慈念甚熾苦無所見乃日弄子陰而謂以繫解久之漸導以父合之事子知識略開婢抱子於懷播其陰起引入媾合于幼精未通無所涉一夕婢覺子陰中熱氣直冲入腹稍為暢適子已氣脫伏死於身矣婢大驚父母趨視婢言子暴亡哀痛而已數月後婢腹漸高主母以家法素嚴三尺童不得入中門焉有他故疑而詰之泣訴其故疑信參半十月足舉一男貌酷肖亡子乃釋然婢遂終身不嫁撫孤成立主人後未生子賴此孫以延宗祀至今繁衍稱望焉

合復起携錢而出婦又曰爾復往賭耶某復噴噴而去少頃其夫賭敗歸取錢不獲喚婦醒問之婦說曰爾已携去夫以未歸疑婦誤聽婦以且為歡證之方知為人所始然博場人眾無可物色夫婦互相詬訾人乃知其事

中州某大姓有少僕無故自辭而出人疑以備值薄或主嚴厲詢之僕曰值不薄每月三十餘貫主人性極慈無可責予之出益以差難當耳語以何差則曰每夕有娼喚入內室見帳垂而人橫臥於中下半體裸露於外令伊淫之夕二三處不定需其體老少俱有亦頗有所贈然不能見其面夕夕如是實難支持不得已而辭出耳

江甯某方伯有斷袖癖初蒞任點卯時見一吏少年貌美呼至案前書肯字問其議否吏悟而避之終其任不敢入宅門

梅厚齋言有人居京師貿易與內監某善立相感誼偶言欲狎其後內監笑曰吾曾受龍精一穴不可犯也人傳以為笑

皖江某姓放浪喜北里游狎一妓甚嫵誓託終身某亦愛如結髮所費不下巨萬一夕以裏足布令妓浣濯妓覺曰是機裝物宜囑婢子何屑為掩其鼻受而擲諸地數月後偶宿於家見妻執己未濯襪機為之縫紉線不斷以口營之不惜其機乃大感悟琴瑟遂為終身不入勾欄

顯某官喜淫置一椅於園中暗設機括婢婦有不從者携入椅中則手足勾繫任其輕薄一日太夫人至園中遊倦見椅坐而小憩不覺身仰足張兩手如繫悟而大怒立命毀之呼某至深責焉

江甯鹽道某多置姬妾夜無虛度然不喜與婦臥當夕者俟其興至入御事畢即起稍送巡即舉足踢跌床下亦奇事也

金陵陶姓老嫗薄暮偕女伴立門首閒望忽一人出不意與之接唇而疾適嫗怒令女僕沿途尋覓為絕倒三日後通城諺傳豈非小不忍而亂大謀乎

章子清言鴉片之害毒流中國按時而吸名之曰癮癮有絕奇初學之時在烟館習見散帷破席而上癮者引至潔室華茵雖倍食之亦無益他如解衣脫履而或癮或止臥一邊而成癮或左一口右一口而成癮千百態必如其式始克過癮如欲改易非竭力抑制不能尤可笑者吉安一妓混名金字招牌狎之者當其吸烟時從其相服從後淫之遂成癮疾非此不能過癮年漸老無與往來者則出資僱健男數人每日三次過癮時極力抽送以悅之可笑矣

有勸人戒烟者畫一圖一人骨瘦如柴臥於榻上吸烟床之上下四旁懸壁門戶倚
桌室隅蹤橫穢潔無非是鬼意在勸懲以為吸烟人與鬼為鄰也一大癮者指其畫
而問人曰此床中臥者何物曰人也其四圍觀者何物曰鬼也則大笑曰可見烟
使人吸者為鬼則祇能吸而不能吸矣反唇相稽亦足發噱

吉安市慶分西南兩街南街多蚊而西街絕無相傳官船停泊處俗稱大馬頭水底
有石蝦蟆二蚊為所制嘉慶二十年啖咭喇貢旋過吉履取其一是以半有蚊半無
蚊也亦可奇

吉水南門外文筆峰翠碧參天最為秀氣所鍾前明科甲尤多而鄉宦凌人勢甚熾
赫令牧不能制點令某託言善書為術誑稱此峰地脈將盡須增築之密令匠鑿石
開鑿狹溝焉而土封之文風從此遂衰

宗弟瘦生言在松江郡城見張氏有雞冠花百餘盆高不過一尺梗細不及半指花
圓者徑二寸作盤盃之狀細者如髮端生作龍鳳鸞鴨蛇蚌之形其色斑斕若錦繡
其有淺紅淡碧嬌艷非常不能指為何色者各置染家亦嘆不及秋深子數人或取
植他所則如常種張自云其祖性愛時花於某年秋月下見烏帽朱袍及明瑞草曰

者十餘輩繞花一匝而各餘香經數日不散此地此花遠有此異觀矣
倚著無論大小俱應開防例不得有後門惟履陵縣署東側向北有便門焉日夕往
來最為稀疎宵小每因以為奸然不能開防則四境不安多出命盜案近斯土者或
不見信偶聞數日便生事端復開即安強如故余在彼十年思慮親見不爽毫髮堪
與之說殆非誣歟

吉州考棚有教居其後每學使按臨輒稍避去府縣試惟試日居之閱卷則在本署
道光甲辰縣試蔣矩亭明府嚴署內幕僚遂居其中候試畢始出一夕就寢後厄人
忽被移移至床下次早始覺似嫌其久占者余寓其東偏家人中每於黃昏遙見宅
門內時有白團往來瘦生下榻之室門可通內一夜兩後有物撞聲聲甚厲極如欲
脫開人聲而止若者三然不為人害故亦安之此種校禮乃其本性不足怪也

吉安府學就魁崇門城樓為奎星閣下臨大石橋形勢壯麗橋南一坡陀小岡半行
百畝多倚門城距宮端不半里最為微殺郡守奉子金道學人也蓋驅逐之即其地
為關帝廟規模宏大往來行人肅然起敬非復前此之比然文風從此大衰每科進
士合部不過一二人舉人不及十人俗稱淫風盛則文風盛豈其然乎

馮仲新言夜過煥文門見巨人冠白冠高二尺許白衣持傘緩步登城基為怪駭後
詢土人為地近城隍廟此乃白無常鬼夜靜月明恒見之城樓多樓乙焉登城或有
所勾攝歟

嘉慶己卯秋金陵大雨豆擊瓦有聲時夜將半居民疑是雹起拾視之大如綠豆黑
嘴紅皮次日見視竟無一粒又金陵市有人秦蠟嘴鳥六其四自能開箱啣面其登
小臺演劇其一能識字取百家姓字製小紙牌各書一字戲佈席上任意呼取某字
鳥自能見取百不失其一其能門天九牌可與三人合局作勝負物性之靈真不解
未識用何術教之

金陵吳子敏遊湘潭因事赴鄉慈登迴居小山空廟中月夜燈下觀書忽怪風一
陣前後門戶盡開遙見月下一人入廟頭如灰色如砂衣黑衫蹣跚而來吳怖甚
匿帳中怪就燈翻書數頁徐覺床上有入徑來揭帳吳即驚覺比醒門扁如故而怪
已杳次日詢土人知為山神常出不為害也

吉安角效冬兒居滑倉鹽橋之東有同居某氏婦為妖所魅始如夢覺一日繡像假
寐朦朧聞其入至年約三十許衣藍布衫青布馬褂手貫假玉釧撫其背曰我在此
何必作針黹婦故資倚女工佐生計故云爾然實無所資助婦漸起疑其夫迷匿親
串家妖遂不至半月餘婦歸行至中途見妖立人叢中而他人勿觀也隨婦至家嘗
曰見我不顧何耶仍輕擾不已冬兒偕婦往問入婦室少頃恍恍欲迷遂無人敢
復至矣後其夫携婦他徙不知所終

長蘆鹽運司署二堂後大樓五間有孤居之終年局閉朔望行香署中時有黑影往
來樓窗無風自為開闔人有小疾以雞卵汾酒祀之即愈聞此孤有職司凡大內宮
殿庭院悉教任洒掃之事此亦其一益五雲深處地甚靈廟樹木叢雜無人掃除而
纖塵不集必有神物呵護孤執是役諒非虛誣因思前明隆萬間宮中黑曹見者
詢以宮庭安敢擅入妖云氣數已盡百神均往大東不在此間即指清朝也

金陵聚寶門外有山二區堪輿家俱稱為紗帽地一為卿宦秦大士祖塋一為伶人
吳全祖塋同是紗帽而有真偽之別此不知地脈有正偏抑亦視其人而應之耶
有顯官買吳全中不惜多資必擇貌美而識字能文者屢選不中點媒某給之曰有
女可面試書法貌亦頗麗官往視之舉止大雅甚為合意授以紙筆乃楷書當朝一
品四字以呈悅而重價娶之及歸試以書茫然不解細詰其故方知點媒日令習此

四字。候其熟而令試焉。藉以給取重金。六婆之奸。亦甚矣哉。

白下孝陵。明太祖葬地。規模宏麗。有數客。皆往游。置有於殿內。同出散步。歸則難失。數雙。互疑竊。正紛辯間。雞肉忽又自躍。漸躍高。瞬失所在。仰而視之。梁間有蜈蚣頭大如五斗。榜棧色紅如火。俯而張口。吸吞客懼。盡奔。數日後。雷擊蜈蚣於殿側。金陵士人婦。產後三日。忽腹內撞擊。痛極昏暈。其家以為病也。醫藥治之。旋愈。嗣後間日一發。候下新作。呼喚聲始知為鬼。每發則焚冥錢。化事即止。如是者兩月。胸中忽作人語。自言揚州人。姓王名啟明。充鹽院書吏。此婦前生與之同事。王夫婦金五百。曾還三百四十金。尚欠百六十。今奉牒來。為索尋五年。每日關亡靈五。各索錢百文。以償婦債。惟此婦未託生時。曾於城隍廟下。控欠五百金。今須同往質明。償過數目。戒家中不得動婦衣履。動則不能復生。言畢。婦即僵臥。若死。約半日許。婦甦。詢婦亦不記憶。但恍惚。思衡者數重而已。婦家故中產。又士人妻。年甚幼。萬無與人。聞靈理。執意不行。而鬼在腹。滋擾難安。乃與婉商。自願具牒城隍。不索此欠。言之再三。鬼云。此係神判。不能不償。如必不願行。可牒請來生再清。此債如其言。乃稍安。鬼又云。如何來仍須如何去。婦復如初。得病時。死而復甦者三次。遂從此寂然。

嘉慶庚子

卷一

二十六

董九郎。紹興人。名某。董七先生哲嗣也。性落拓。不羈。善飲。不苟言笑。貧困終身。從無妄取。年三十時。忽充冥役。臥則一二日不起。詢以冥事。秘不肯言。或於酒後露數語。余尚能記之。渠言鬼卒不能入人家。止待於十字路口。必取生魂入病者家。勾取病者當床褥。獨留之際。百脉騰沸。中心煩躁。德極不可言狀。伊輩輕拍頂心。相約同遊。病者頓覺覺醒。與沉疴若失。隨行而出。不自知其死也。至十字路口。見鬼卒。乃恍然悟。其人生前有善行。則與馬迎導。有惡迹。則縲絏拘繫。生魂即各自歸家。或復往他處。不隨鬼卒同至冥府也。

王苓塘言有親事。能入冥。嘗與鬼卒同勾攝至一家。病者之床。環榻而侍。頃刻不離。諸子命時。大貴。陽氣極盛。不惟鬼卒不敢入。即生魂亦懼其貴。灼然。遂誤冥限。定千重責。相聚共議。擊堂上破瓶。隨地自然作聲。諸子爭趨出視。乘隙勾之事。遂濟。此亦兵家聲東擊西之道也。

金陵城北。有九塘。相聯屬。名九蓮塘。有摸魚人。於塘底摸出一鏡。照見五臟。懼而棄之水中。後以語人。有識者。車水竟取。迄不能得。益寶物為神。所斯惜。漁人之得而復失也。

華亭某友。程家生。言其先德。精通音律。觀察某處時。一日獨坐度曲。開對面樓上。擊鼓板相應。節拍超妙。迥非人世所有。登樓觀之。聞無一人。蓋樓故有狐。竟能知音。亦異事也。

羅半仙。不知何鄉人。寓金陵小巷中。朝夕喃喃。佛佛。傳能為人療疾。其治法。不過念佛。取爐中香灰。和服即愈。合城轟動。若狂。強爭肩輿中。穿出診視。先一二日。寅出子歸。尚有片刻閒。僕則中途要截。不能回庵。羅在輿中。百般哀求。繼之以泣。人亦不聽。仍昇輿不已。庵中焚香而候者。亦數百人。爐不能容。焚而置之。地堆若火山。有不及待者。即取地上灰。歸而和服。亦能治病。故人愈感之。咸以半仙呼焉。上元令聞而詔言。邀其診疾。傳至署中。責其惑眾。羅云。非我自願。乃人強脅而為之。且不受絲毫謝金。今因遣令回鄉。不許再入城中。遂不復至。後人有云。羅在城時。年姓女病為所療。女夜於樓上。見羅赤體而至。乃呼其父。父持刀登樓。渺無所見。惟聞步履聲。隨聲砍之。遂寂。庵中人。窺見羅背有刀痕二。即此而觀。決非善類。此周禮所以禁妖民歟。

南豐令余某。廣西人。妻沒。僅一子。幼患癰疽。行動需人。年二十。無妻。以女者。同鄉即用縣。止一女。自請配之。父不能阻。余子遂娶禽焉。年餘。余因案。遂成新。子病不能從。託寄岳家。岳早故。因起居不便。令其完配。不半載。岳亦歿。素蕭然。炊將不繼。女取父遺書。數各書。令讀。自以針指佐食。久而術成。始於門前。常按。每晨女親抱負以出。置几案間。俟足數。一日。窺則閉門抱負而入。初日課數十文。繼則百文。一占所入較多。漸蓄僮媼。女亦善居積。家日以裕。生子數人。如是者二十年。余某遇救。歸。擬覓子同旋。廣西遂至豫章。苦無知者。詎其子先期占。遇是日。父當歸。預成家。人修屋宇。製衣衾。並令於某旅舍。期得之。果如其占。父初意其子存亡未卜。轉不料子能成立。婦善持家。諸孫繞膝。生計小康。遂安居章門。不作故鄉之夢矣。

嘉慶庚子

卷一

二十七

嘉慶庚子九月。教匪作亂。突入乾清宮時。翠華幸熱河未回。今上在藩邸。聞變。携統至正大光明殿。時夜將半。教徒已登門。樓建白旂。施繡箭。今上匿前。屠明柱後。令小黃門納鉛丸于鏡。伴應之。而以空鏡進。三發不中。小黃門揚言曰。爺在此。似暗遞消息者。頓悟其奸。乃自納藥。而摘袍扣為子。一擊而斃。其狀。外兵適至。遂悉職焉。小黃門來聞。逃去。不知所終。是為九月初十夜。賊本約十五昧。與京都直隸山東河南一同舉事。與之暗通者。內官某。旅武職。俱有。自八月杪。即陸續運。械進內。初九酉刻。有賣柿人。荷擔入宮門。擔乃兩層。上層列柿。而貨。侍衛因還柿。欲啟下。

層就不可。怒而踢。則利刀露焉。持人拾刀呼曰。事泄矣。就此動手。殺傷數人。後就執此信一楊。初十已刻。遂大舉。夜始入宮。此蓋。威朝福厚。故天奪賊魄。使預以小事。賊若遇至十五。數者。舉雖伊呂亦難措手矣。治哉。

道光乙未。余謁選入都。一日。開遊內城。信步所如。少倦。憩茶肆。獨據一席。須臾。有老翁。携白鶴。籠至。四座皆滿。乃就余席而坐。髮鬚皓然。衣服布素。其眉宇開朗。殊不類貧家。而舉止卑簡。又不似貴家。余心異之。漸與接談。詢其出處。軒渠良久。始曰。客不厭繁瑣。請述其詳。予故和府三爺也。當中堂用事時。聲勢赫然。凡四方獻奇珍者。皆有副貢。與進上物。無二。甚有加美於正貢者。司關劉某。髮種種人。稱劉亮子。與督撫抗衡。或相約為兄弟。司道以下。望而却步。必贈我重金。為之先容。尤需厚贈。劉金入始獲接歡。笑代通刺。達主人。封疆大吏入都。可晉謁一二次。藩臬道府。則候主人出與前長。談之而已。如是數十載。不特劉某權巨。我亦積蓄二十萬。及事敗。主人伏法。劉亦籍沒。遠戍我軍三十餘人。以賤得免。查產僅分給八旗。披甲為奴。我隸順藍旗某部下。因向為三十人之首。有富名。將主涎之。派司買辦。日發單令備。不旬日。費約三千金。懼甚。賣緣小女婢求主母。以二十金為壽。始改派酒樓。乃稍安。

嘉慶漫錄

卷一

二十

開禧主故任宿衛官。應為謁院。乘隙央女婢。謀脫籍。贈以二十金。乃達於老主母。復獻二萬金。迨主歸。數日無耗。心忤忤然。忽一日清晨。我正執掃除。便未竟。主出。嘗以懽懽。又屢授老主母命。不堪驅使。即時逐出。乃得歸。然所費已三萬餘矣。

張真人於嘉慶十年入塾。時值亢旱。命之求雨。不驗。錫級。先是上意。幸除道。教因每歲端陽。大內各宮殿正梁。均有黃綺朱符。乃真人遣神將所懸。其尤異者。五月初一。子正各殿時懸符。不知其從何而來。至初五日亥正。則俱杳矣。有此靈迹。遂駭而不革。雨不應。蓋不敢違天也。

天壇北有金魚池。相傳前明慈甯太后。僦佛將宮中金魚。放生於此。池迄今三百餘年。滋生日衆。大者長七八尺。小者亦尺餘。遊人以餅餌投之。輒浮水面。五色斑斕。如錦繡。真奇觀也。

五方俗尚不同。瑣屑者不足道。擇其最著者。記數事。天津娘會。即天后旗幟。繭繭寶玩珍奇。無不畢具。復有所謂中橋者。前導小橋數十對。最後乃大橋。高五六丈。用上等梁棟材。為杆飾以龍頭。懸福於吻。錦繡環路。垂垂及地。杆首以長繩數條。四圍擱之。恐其傾側。壞人屋宇。中一人持橫杆而行。重約數百斤。極力向上擲之。或承以

額。或接以口鼻耳目。或受以肘肩。腹一擊。糜爛。屢擲屢擊。體無完膚。絕不為怪。觀者交口稱贊。其同儕。恐其愈已也。競奪而擲。局或至爭毆。釀命。好勇鬥狠。亦何足取。山東諸事。樸素。不事華飾。惟送喪極為奢靡。非特素封之家。必求其精。即貧寒者。亦竭力經營。必錄華美。而後快。稍不汰侈。羣笑其吝。貴以不吝。有親沒十年。力棉未能舉殯者。高安令王通甫。魯人也。言其鄉凡治喪者。衣食棺槨。倉猝集事。適用而己。惟殯期必定於一二年。前通告各親族。雖泛泛之交。苟有一面者。必及焉。或誤遺一人。即以爲恨。已而怨之。既告矣。送喪者互相要約。即與亡者不相識。亦得與。蓋欲絢華侈也。或三五人設一祭。或十餘人設一祭。首奠寶玩。彝鼎鐘磬。圭璧琮璜。必泰漢以前物。或借或質。務以奇異相勝。贖者不取焉。次則帷幕鋪陳。五紋煤燭。其數遠視。每有醴金。賈自蘇杭者。先期月餘。擇寬敞地。以蘆葦建屋。連屋接棟。亘延數里。陳設以待。殯至。昇柩屋中。水陸畢薦。下陳百戲。有演劇者。晝夜喧闐。或一二日。或三四日。乃昇而前行。不數里。又一棚。不必定係必經之路。每有棚。輒迂道就之。是以喪者之家。距塋半日。途有婉轉。行月餘。方至者。吊客符履。必極鮮潔。日數更易。以相誇尚。飲食極豐。僕從皆俊美。棚于禮節。趨趨追追。其如也。每一棚。除玩器。事畢既歸。隨外所

嘉慶漫錄

卷一

二十九

費約數百緡。喪者如其費而酬之。珠璣銀飾。各從其便。而分賜僕人者。不與焉。有因此傾家者。亦何所取。而云然乎。孔子曰。與其易也。寧戚。豈春秋時已如此。遂沿襲而不能改耶。

金陵迎神者。有爐會。其始祇數人。拳爐。焚檀降香而已。道光辛卯。以後遂大盛。具廟中。僧道及首事昇神。出巡名曰大會。先示出會日期。另有人數起。各立香棚。備儀仗。而薄或龍舟。或鳳舫。或暖轎。輿與空昇。以待神易坐。且製新袍。待神易著。廣邀少年子弟。半屬執轡。約數十人。拳爐。名曰爐會。別立天保九如等名號。不一而足。其裝束服色。每對皆取其同。冠袍帶鞋。無不華麗。日凡三易。而佩帶之屬。古玉翡翠。燈鐙腰際。於其中擇精者。先導。後則以次而行。每爐一對。間荷荷者二。即拳爐人之僕。衣履亦必華麗。所擎之爐。以精銅鑄成。承爐之座。若盤。皆檀梨鑲刻而成。繞盤圍以寸許寬繡圍。而綴繫馬。備極人巧。而不甚重。取其便於持也。行不亂步。人無阻質。真大觀也。凡入會拳爐者。衣飾之外。亦須帶十金八金不等。先是每年神會。只三四起。自有爐會。增至十起。迨辛丑歲。江寧守李公。恐其華侈。禁之。遂止。豫章每五月迎神街市。比戶設香案。神至。行禮畢。即放花爆。必向神身及昇神者而焚。神身先以水浸之。

行數里復沒而前懼其燬也昇神者皆亦體而迎據云並無所苦視之亦無燒灼痕俗之所尚發神甚矣

道光丁未江西甯縣縣匪謝嗣奉作亂圍城守弁登陴防禦門卒與賊通結曰何不開城迎敵時城內兵祇數十人而賊匪不啻數千攔城固守猶慮其失萬無對壘理弁悟其奸揮刀砍之落其左臂乃無敵言戰者少頃頓兵至圍解而賊遁追斬之斬獲甚衆轉敗為勝賴守弁之頑悟若稍惑焉賊據城抗拒勢難遠滅矣此弁職雖卑見亦偉哉迨肅功入奏附名簡末得選恩叙賞不副功為之慨然足時余在吉安奉急驟捕餘黨獲張昌隆等十餘人細詢其本末前明正德時有羅姓者奉佛甚虔茹齋持戒而不祝髮居室生子無異平民人使之從者頗眾散處齊魯間有司懼其搖惑執而繫之獄適大旱赤地千里祈禱無驗羅自言能致雨大吏奏請暫釋試其術羅至海濱望洋誦咒不三日大雨如注稿禾盡甦民號為請命乃不復繫獄羅之使歸數年病歿一靈不泯投生杭州姚姓落地即不茹葷比長取法名為普仁傳教益廣因惡劫而不昧風根仍承舊姓稱羅祖教其經典支離怪誕略如佛氏惟所修者冀求生富貴非若釋子之寂滅無求微不同耳其授受不稱師弟名曰引進法名

卷一

三十一

上一字皆曰普惟以下一字別之同教相稱為道友習教次第有十二步最尊者為總師姓孫世主之現今主教者名普德凡始入教誦真言二十八字曰小乘再進大乘經者曰大乘再進曰三乘始取普字派法名再進可引人為小乘法曰小引再進可引人大乘法曰大引此二者能引而不教再進曰四句許傳二十八字法以授小乘再進曰傳燈始有教軍如執照然始許領尋常拜佛法事再進曰號勒許傳大乘法再進曰明揚許代三乘人取法名再進曰蠟勸許作蠟會領佛法事再進曰清虛副掌教事蠟勸以下皆聽指極其教蔓延開浙楚粵皖江豫章諸省有清虛教人分領時往來馬各步歲有費用多寡不一積儲以待清虛携奉總勸其作蠟會則擇僻地賃屋行之上設無極老座位旁列文殊普賢或曰普理普渡乃習教之夫婦二人中設香斗大如栲樹建布旗焚梅檀香燃巨燭十六或十二晝夜誦經不輟五六日乃罷領單人輒於蠟壇請發掌清虛者預於蠟勸處燒香空印單存蠟勸所居是時視其值而給焉其口訣有不肯言者即置之死地亦堅不吐有願述者訊時曾令默出令忘之矣據云此教傳三百年並無妄為緣楚南有黃老史向習是教素通邪術談諸謀不軌以老而貧遂屬其堂童時訪有力者為之董治至長前見同

教育生謝嗣鳳家業殷厚進說詞專以行逆謝執不可取鏡令自臨現覓諸袍相意乃決散家財結同教招亡命烏合數千人揭竿而起一舉即敗株連甚眾此其一也黃老史名壽松在廬陵就執解楚正法重進匿迄今未獲

吉安市有二人肩一木槓約長三尺槓上橫木置小龕供佛像焚香甚虔槓內臥一僧長不及極輝有餘地頭面如成人年約四十許自肩及踵祇尺餘兩足四寸有奇手搖鈴鐺吟誦不輟合市攢觀布袍甚眾畢化常事此僧乃如此僂僂何也

金陵周錫純故家子也有母舅傅某為城隍校尉周年十八病歿夢入曠野見地植蘆標上夾草紙書己姓名生年籍貫忽覺身至蘆標去紙叱令歸醒後病若失次年復病則已得聖復為東嶽書吏掌十惡橫死者初不肯言然形狀較前似無書兩夜歸家無燈大雨具而衣不沾濕履無泥迹又囑家人睡後毋近其身能夢中與人較之因其素嗜飲醉以汾酒而詰之始稍吐一二緣為後廟吏有鬼執後故而不沾體睡後舉人亦鬼為呵護耳誅白達教時金陵獲一百八人周先期云有七人不在誅戮屆期繫赴小營實全數而出行刑時有七人未及誅先驚死殆此故耶周終身未娶堂嫂某氏有孕周與兄言若生子則嗣已後子生而嫂故周母素惡嫂不欲以其

卷一

三十一

子為孫遂不果嗣兄因子無乳哺送往外家周泣子臨行向周一笑至彼即殤此子之生蓋有由歟其舅傅某曾任武秩得冥職後恆夜於家中戴紙紗帽閉門鞠鬼人於門外竊聽聞聲撲呼號聲甚慘號之無所睹但見傅倚案若寐而已此二人者皆無所為而為之豈冥事甘生人為之耶既充冥吏奚需陽世衣冠其必戴紙紗帽則不解何故

杭州吳某以孝廉任江西龍南令不善理財虧短庫項已視職查封擬城旦充滿役矣前後十餘年囊橐如洗貧不能歸適貨實好無一助者乃設肆歸署前懸布幌書前任龍南縣知縣吳某卦命星數已則敝冠破袍坐於棚內同官至則揖之上官至則前立道旁十餘日蔽垣見而惻然代為釀金資其旋里吳為人忠厚有古君子風歸不數年其子以鼎甲入詞林吳亦身膺紫誥天之報施固不爽也

官貧不能抵任者竟長隨借銀製冠袍備舟車凡一切費皆取給焉隨往署中派司閹任重事數年間清償子母外備值必加豐謂之帶狀子取馬驛貴重之意世人訛狀為狀已屬解解復以官有事故不能償者構為瀉狀尤訛之說矣此輩多有恃財傲上難保其終老施小易盈無足怪也

浮梁令馮子良，粵東名進士。善為詩，每苦吟，輒驚指甲。詩成，十指血淋漓矣。必如此，方有佳句。無不痛切，可見詩人各有其癖。前人所謂吟詩吟破，公卿女方成，僕僕尚不誤矣。

王今塘言其鄉人某，住屋臨河，偶夏夜於門外納涼，見對岸一人，肩長木而行，向某窗視，不覺毛髮森然，懼而入室，就寢。寢室亦臨河，有窗，少頃，某已眠熟，某見有木人至窗外，約同往觀，劇恍惚，目起，云為衣同行，遂取草繩，復環肩木人曰：「此衣不佳，煩更易華者。」某另覓繩，就寢，心忽稍明，呼其妻曰：「爾安在？」妻云：「矣矣，其語急起見，其欲縊，急救之。」久呼始寤，少安。夫婦復寢，須臾，某驚呼曰：「某於窗隙中入木擊我矣。」言訖，墮於床下。妻大呼，鄰佑畢集，鬼乃去。某始安。

秦淮名妓葉素華，色藝俱佳，名重一時。年二十許，厭倦風塵，嫁劉某為妾，不數年，劉卒。四日後，葉縊於櫥，緣以殉。昔人稱達出汚泥，終不損其潔，洵哉。

某家女，偶與鄰少聚語，語伯遇之數日，後遇伯家，伯憶前事，訓以男女有別，應自避。某女聞而默然。次日，伯伯母晨妝對鏡，故拂酒瓶，令破，滴血水中，疑如珠，伴說曰：「血入水不散，何也？」伯母曰：「汝女身。」應如是女，領之，蓋以釋前疑耳。亦智矣哉。年餘，未嫁。

而為竟任守貞，此決定之性，與生俱來，故能久而不渝。其伯未免皮相之矣。

瘦生言其鄉王姓，有女年及笄，忽鎮日匿帳中，母嫂外，雖兄亦不面。自云：係城隍待年之腰，親事家婢，或於帳隙窺之，無異常人。如是二三年，瘦生旅遊於外，近不知其究竟。

金陵上河，為徽商某木者聚居處，每歲出燈迎神，儀仗固繁，皆剪紙為之，五色粘合，備極燦爛。而雕鏤纖巧，殆類神工。空其中，可燃燭，人物各燈，宛肖真者。惟纖燈尤奇，除紙製外，有穿茉莉結成者，有穿松子仁或瓜子仁者，已出意表。其有穿炒米為之者，更非思慮所及。且纖纖之粒，何竟能容針履線耶？徽商平日服飾極為樸素，惟此舉不吝偶一盛製燈，所費不下四十金。迎神出中道，遇雨，無所庇，頃刻盡付烏有，亦不甚惜。

金陵城北延壽巷，民家後園有樹一株，高可插雲，上河距此巷三十餘里，有一家能見此樹之杪。每年春，必携酒食紙繒就園祭焉，以為有闢兩處風水，久而園主惡之，鋸其樹。祭者携具至，詢其故，泣而歸。不二載，兩家俱敗如洗。

長洲韓尚書桂幹，年讀書齋中，知識初開，於無人時，以手弄陰，適有貓戲於旁，見

其蠕動，躍登膝上，雖出不意，驚而精咽，遂癡，終不散告人。久而失治，終身不復舉。娶顧夫人，伉儷甚諧，徒有虛名而已。人怪其貴至極品，不蓄姬妾，乃稍稍言之。繼兄子為後，廢員外郎公文章經濟，為一代名臣，而少年佻達亦復不免。生知安行，其惟聖人能之乎？此告子所以有食色性也之說與。

吳縣潘中堂芝軒，狀元宰相，極樞人臣，其長男某，弱冠舉於鄉，考取內閣中書。成期以遠，到三十後，忽慕清淨，思親製為僧，父不許。乃辭官携妻歸。夫婦異室同功，若修梵行。惟歲時偕至祖廟拜謁而已。衣冠布素，止蓄一盞供養事。閉門却掃，妻如也。隆冬輒自携鐵鑊過行僻巷，見貧乏者，量助之。居恆絕迹官府，鄰中有願者，遇吳求謁，亦拒。不納，囑鄰人持刺覆，已亦不往答也。佃戶不能納租，即銷其籍，頗有僑餉，以給之者，亦聽焉。家故巨富，質庫十餘，適時資其息，境有大工，或災歉，首先倡捐，動輒萬金。大吏為請，叙即國辭。或泐碑紀所施，則隨意註親友之名，以應人問。其何以棄榮祿甘淡泊，慨然曰：「吾父狀元宰相，弟亦聯步青雲，自偏才不及故籍，是以收束身心，培養元氣，非逃禪以鳴高也。無何，厥子亦探花及第，而入翰林。」

某官無子，納一妾，甚寵愛。夫人愛妾更甚，其夫家事悉委之，言無不從。金帛常累，蓋藏妾所。人咸誇夫人之賢，夫亦安之。妾尤自憊，不數年，某官卒。夫人率壻若姪，立室中呼妾出，遂共入室，搜括無遺。即時喚妾，母家領妾歸，寸縲不給。妾出不意，一無所攜。甚哉夫人之毒，甚於虓虎。其待妾加優，益憐於夫戚，以迎合之，遂妾之心。久蓄肺腑，待夫一睨目，遂捷發而難遏矣。呂后之與戚夫人，亦是此意。始之不發，畏雄才大略之高帝耳。

義甯有讎神，中元節擊鼓迎之，略如古制。其像不塑全身，惟一盲大如五斗栲，冠以兜鍪，昇之而行。迎畢，則理於十字街中心。往來行人，踴躍踐踏，不以為畏，謂必如是乃平安。殊不知其故，此大讎也。又有小讎神，官者前或巷口橋頭，皆有之，亦止供一香，惟不理耳。

道光壬辰，義甯居民有難者，夜半有物剪其翅，視之無異常雞，從而觀之。翅中必有數翎，截去寸許者，亦不全剪也。此戶譁噪，不知所云。有一婦置時床下，備穢物以待。三更聞時中作聲，擲擊之，應手而碎。移燈視之，地有紙人長三寸，執紙剪刀，焚之無他異，真不解其何故也。月餘乃安。

吉州年婦，年未三十而寡，無子女，無餘資，不再嫁。自食其力，備為嫗，勤苦適人。二

十餘年如一日現在全家年五十餘矣此所謂波瀾不心如枯井者乎較堅白自矢勉力為之者尤勝一等人乃以常規視之而不知其飲水茹藥純任自然不牽於愛不圖名利之為真節婦也

瑜伽焰口經文最便俗而極靈有人言一人不甚信值某家延僧放焰口時塗面散髮作鬼裝於臺前忽近忽遠寬楚而行以試僧僧持誦咒百計不能逼相持良久案上設有二銅鏈各長五寸其杪作斜方形頭作錫杖形中微繫絛凡施食必有此物僧見此狀以為厲鬼舉鏈銜之應聲而仆始知是人非鬼扶之身已中斷如腰斬焉佛法無邊其信然乎

閱微草堂筆記載凡物皆先氣化而後形受前人雞先卵先之論蓋未喻其旨惟鴨未能自哺必雞代哺上古之人淳淳悶悶何以知雞能代哺此真百思不得其故等語紀公生長富貴不見泰牧未知物性夫雞生卵足數必伏地欲哺俗名賴飽遇卵即哺上古必有鴨明道而未收為雞哺出者遂知其故相沿至今蓋由此耳又俗稱羽族雌雄互哺者能飛獨哺者則否是亦格物之一端也

金陵城北大香爐地方有小土地廟甚靈有接會人某先期祈禱許得會酬願至期

卷一

三十四

掣第一籤欣然持盒搖擲視六數俱公怒擲而歸少頃會中來邀云已得會蓋續接者皆係六么後不壓先會應某得喜甚乃新其廟至今人呼為六點得會土地廟云

有聖者夏日為人檢屋漏其家婦人於簷下乘風絡絲以有事他往立絲雙於地雙柄上最長約三尺聖者檢漏畢蹣蹣失足墮地適臂坐覆柄柄插入肘門直出頂心同夥驚視已不能言昇歸氣絕此真非意料所及之飛災矣迄今言之猶覺慘然

義僕戴連升隨某都統赴粵征英兵都統守禦虎門擁兵三千餘屹然重鎮洋船入港鎗炮轟鳴為虛張聲勢且舟中不過三百人未必登岸對壘也聽之不意船及淺灘改駕小舟一擁而上粵兵素弱見之即潰如鳥獸散都統勢孤亦走匿林中戴連侍不離側從容請曰兵潰主將為往退而復告孰若奮勇而進進必不敵可將家事囑奴不敵辱命都統慨然曰吾妻少子幼死後自有恩卿不虞置之惟無人經理耳戴頓住之都統麾令還戴曰奴匿林中待主同歸都統悟奮矛出林是時敵四望無人林不意林中一騎突出數十人忽哨一聲擊敵處集都統力竭遂被害洋人復入林冥搜戴頂還其必至先伏樹頭葉深處迫敵散登舟戴恐其望見俟次晨揚帆

去乃出見主人尸傷痕遍體面目難識且頂俱失懼不見信尋至海隅僅得珊瑚頂帽其花翎則為洋人擄去矣乃負尸踽踽行三十里至城外時軍門方慮兵潰恐獲譴戴報至乃以拒敵陣亡上聞都統家恩卹加例制軍以戴忠於其主欲授以武職戴法然曰奴承命代主理家事豈敢有違乃輸金為聘戴抵樞轅沿途護送過廬陵將矩亭明府作詩美之戴至今尚存意必仍在都統家也

石瑤辰司馬家山右人以名進士即用作軍江西所至有政聲廉潔自矢不名一錢而愛民之心出自至誠任南昌令時歲大饑民多流徙石自捐銀米往鄉賑之未盡民向之泣石亦泣大吏請截漕以賑米多朽漕不堪食民大噪石曰米來自他邑我無能為然舍此別無他術爾民必將為餓殍無已我與爾共甘苦乃取朽米坐廩中自炊食之民大慟乃覓食焉撫軍諭災民米省就食不三日聚至數十萬人廩庾不給嗷嗷於沙井勢將為亂石曰粵兵此非吾境民奚以為姑往慰之渡江民大呼曰青天至矣跪而聽命石曰城中食且盡實無餘以給爾我為地方官既至我境即屬我民女忍坐視計惟與爾偕餓露坐沙洲兩日不返亦不食民感甚乃索舟散去後石升南昌同知權贛州守忽一日詣城隍廟行香拜起稍晚乘轎歸署遂昏若迷

卷一

三十五

次早延觀察至囑以復事拜辭太夫人衣冠而逝大吏以石德政之最著者上聞得從祀名宦祠省紳復釀金別建石公祠歲時祭焉後聞為贛州城隍升省城隍其夫人自輜隨柩船至廬陵投水以殉同官厚賻約為金送柩歸籍且置田廬代養太夫人蓋石公無兄弟幼子亦身沒是以籌畫周備如此

元和周李堂以未入分發楚北隨畢秋帆制府征教匪游升至某司才識精練聲勢赫奕長公子舉孝廉入都會試渡江至漢口買車登陸有憾之者導為北里游令妓窮極媚惑持扇索書且求賜款付姬人某公子風流豪縱求無不允連綿數夕而去次年春公子報罷留京九月朔周詣制府稱賀畢甫出轅未登輿見道旁一婦年可五十許捧牌而踣後隨少婦背帕蒙頭手抱呱呱者而泣以為鳴冤急收其牌命隨至署升輿注視所訴乃公子前所狎妓已生子來謁翁也大怒發漢陽府刑鞠妓出扇手迹宛然守亦有憾於周直白制府制府遇周厚囑善處之乃界以三千金而留其子然子實非妓生乃憾之者買來賄妓為之也後周被劾白簡中亦列此款頗費幹旋乃免魏公子衣衾書曰滿招損謙受益居高者尤宜留意周蓋臨此失政不能保其終也

道光丙午丁未間。江皖豫章荆楚南北。忽有挖販小兒女心肝腸胃者。先散熟食於街巷。如餅餌寒具之類。置毒其中。嬰孩誤食之。輒斃。伺其埋處掘取焉。聞教匪以此合藥。慘酷兇惡。一至於此。服之遂能長生。其誰欺乎。天道昭昭。斷不容也。

有富室嫁女者。衣飾器具。無一不備。極精美。已巨萬。將婚。前數日。女從容白。母曰。父為我製厚奩。無微不至。感且不朽。奚敢他求。然我家如此。巨富。嫁女無一典肆。恐為宗族嫌。蓋女故無利心。祇求飾外。觀終當完璧歸趙耳。母以語父。父允焉。俗例以質庫贈嫁者。必結絲亭。懸某與招牌。並陳簿籍於其中。令典內各執事。衣冠濟楚。擁護而前。以為誇耀。父既如所請。送奩日。遂循俗現而行。成婚三日。婿竟執簿入肆。按籍而稽。居然自作主人。翁矣。父聞之。甚然。鄰里親族周知。嫌於自悔。乃隱忍焉。甚哉。女生之外向也。然亦溺愛之偏私。有以啟其始悔而不自覺耳。

廢陵令富仁山。自言幼年隨任楚南。有事登衡岳。馳馬峻坂。失足跌深淵。腰斷骨折。血流盈盎。昇歸。痛當數次。醫療兩月。不效。腹血淋漓。宛轉床褥。有一練。向習祝由科。自云能治姑試之。故曰。公子幸勿畏。諸僕從亦母驚。駭稍張皇。則吾術不驗。於是息心靜慮。聽其所為。練乃市桐油十餘斤。燂炭煮之。以長竹著。且攪且咒。須臾油沸。投藥一刀圭。別索盆瀉溫水。啟食。伏富腹。以帛輕拭腰腹。新就盆上。咸以為將洗濯矣。練突以沸油淋之。從者大駭。富覺腰上冷如冰。雪沁骨清涼。頗為爽適。練淋油畢。以紙蒙而縛之。富熱。一飯頃。撫之。背接如故。試起履地。亦如常。無所苦。三數日後。解紙縛。瘡痂已落。皮色依舊。無纖痕。練曰。此腰受傷甚劇。令難愈。後遇陰雨潮濕。必隱然作痛。公子但記吾面目及醫治情景。即瘳。已而果痛。如其言。思之遂止。此練亦神矣哉。凡醫皆畏人驚懼。恐亂其心。則無真宰。其先令取盆注溫水者。欲以安眾心。如用兵之出其不意也。

白下陳全。年少狡獪。有友人命僕持字。向之借物。適陳立門首。僕蠢人也不識陳。問曰。陳全居何所。陳曰。吾即是。接視其字。入室書覆。札指階下二石鼓曰。爾主僕是可持去。鼓重數十斤。僕竭力肩之。持字歸。其主視札云。觀面乎。全名。罰令肩石鼓。即令送回。再取借物。又一日。家中延僧作佛事。陳令擊鼓。僧倚屏風坐。屏故有總陳貫劍於臂。約錄於楮。偽為女手。從總陳出。摸僧頭。敲僧頂。僧初不敢答。捧之不已。僧心動。亦自總陳探手入。陳繫其手。繩繫而縛。墜焉。僧坐屏風前。一日不敢動。飯至亦不能食。陳出入伴為不見。候法事畢。始向主僧。怒責其勾撥婦女。欲送官。僧哀之再三。方罰其經費而釋之。歲暮。在城南買零星約担。許欲自攜歸。苦途遙十餘里。乃赴紅肆。偽買缸缸價每儲水一担。值錢二百。陳忽云。願三文一斤。昇至家。秤後付值。肆肆利之。命二人送缸。陳遂置零物於內。令昇而行。抵家。令候門外。先取零物進。良久。一手持秤。籃短斧。一手持錢。凡出云。止須嚴買三斤。昇缸人怒。陳云。在肆議明。有一斤。昇一斤。何悔焉。昇缸者無如何。忿忿昇回。又夏日晚間。鄰婦數人過訪其妻。陳止衣單褲。指其腰。而不繫帶。入室云。堂畫不正。登案正之。一舉手而褲脫。兩手握面。轉身向外。曰。醜醜。鄰婦怒而奔。又一日。行至高石橋。遇老翁担糞二桶。僂偻自南來。陳慰之曰。爾如許高年。負重焉能過橋。吾與爾作兩次合力。昇而過如何。翁曰。吾習慣不為。

痾不敢發。陳曰：不遇我則已，既遇矣，我不忍老者之僕僕也。必助力焉。翁無已，却担與陳共昇一桶過橋南，及橋北，陳曰：吾欲小遛爾，暫待。翁諾之。陳問道：去翁久待，不至而橋南一桶橋北一桶，無計合挑，遍哀路人，無肯與共昇者，不得已置桶於路，奔數里，歸呼子至，始昇橋南一桶，合担而去。又一日，有友人某，市房中偽具置腰間，並命與留意勿令生事，再三叮嚀而去。某歸，其母叱曰：爾作何事？買何物？意欲何為？某以腹中其隱，變色欲出，家中見其狀，益信陳言不謬，咸曰：欲出，須棄腰中物，任爾其也。始悔陳之見，始見陳所行如是，因語之曰：爾能戲爾父，則能飲爾陳曰：諾。信之，共立門外以待。其父出，或問曰：何往？答以有事，眾阻之。父曰：欲如廁，言次腹痛，所為大抵如此。故年三十二而亡，少年當以為戒也。

卷二

二

五

卷二

三

甚險矣！一大水牛自對面來行，頗疾。若將抵觸，誤遇之，必構而落水，陳懷然向牛搖手，口雖未言，意蓋自矢，終身不復食牛。牛遂轉身，陳歸著家訓，世世子孫，不許食牛，至今遵守勿替。

金陵某家僕婦，抱小兒入市，中於丘墟，適金中水正沸，婦回首與僑，語水逸，潑其臂手，熱兒墮釜中。旁人急抓之，祇提出兒首，而身已化矣。婦即時逃去，不知所之用，人者可不慎哉。

吳越山向辦度支，既暮安東時，病瘧，同幕有善祝由科者，候瘧作時，攜吳手立日中，向日吸氣，符吳覺過身火熱頃刻而止，有某處飯肆中，來一女，年可十六七，飯訖計其值，祇十八文。女曰：我係下游被水災逃出者，匍匐未攜一錢，家中人行且至，肆代償其值，以男女俱少，不便授受，轉央一老翁付之。女酬謝訖，尾少年至絲店，店主詰之，女曰：逃災行已二日，再行亦無所歸，然不能無故受少年恩，計不如嫁之。店主詰少年，少年辭以貧女，袖露金釧三，曰：不足憂也。店主之遂遷街鄰為之撮合，此女觀人于微，不動聲色，亦智矣哉。

某家僕，晨買黃瓜一担，無虞。日人誤其多，詢為何人，命買答曰：王母。人更異之，詰其何用，曰：王母體肥，怯熱，腋下乳下跨下手足腳腋，皆須夾瓜取涼，然則易之不復再用，故日須一担也。

乃止。

有男欲詐其甥者，適姊故在吊拜時，故令帽落，不以手拾，跪而以首奏之，死轉不已，甥不覺失笑，舅怒以孝子三年不見，盡叱責，並欲為官，甥懼，共人獲贖，賄以三百金。

蘇州葉天士名醫也，有一人患肺癰，委頓欲死，葉曰：此非外治不奏功，乃反接而縛之，令人取冷水一盆，劈頭淋之。其人一噤而刺刀於心坎，膿血隨出，約斗餘，葉數瘡之，使心上提，乘隙入刀刺肺，治亦神矣。又一家娶婦，甫却扇而婦絕，延葉診視，葉掩鼻入房，視之曰：易治耳。令人昇婦至堂中，命取大糞數桶，圍置而攪之，穢氣蒸騰，婦遂甦。葉曰：此為香屑閉氣所致，故以穢氣解之。新房中須撤去香物，方可復入。若再發，恐不治，如其言果瘳。

新昌劉伯瑛，言幼年患肺癰，數年百醫不效，膿潰淋漓，不堪其苦。有人傳一方，令取

卷二

三

硝牛皮，釜上油，泥麻油調敷，一日而瘳。二日而行，三日而疾若失。五六日收口，結痂而愈矣。所費不及百文，神效如此，後以傳人，無不應手而瘳。有依表兄嫂同居者，室三楹，虛其中，對室居焉。三人皆略知醫，一夜滿將闌，嫂忽大呼表弟，弟至中室，候啟門，嫂以兄危急，不能離身，離身無救，今由牖入，弟悟表兄必尾闕骨不意，嫂伏其上，誤焚其髮，一驚呼而火氣度入其中，兄亦頓甦，可見生氣相通，不必貼肉施治，此亦可悟醫者意也之理。

業絲者周某，納一妓為妾，姓故名重勾，聞者攜貲三千金而從焉。周以嬌不能容，秘之於舍中，國旁買宅處，妾其中，別門出入，而於園內綠室，櫺中設暗門，通焉。詎以在對岸餘妾，始始備得其詳，因而反目。然人已云亡，無如何，乃親往盡取其衣飾，歸宅遂空焉。妾攜重貲至周家，兩年未見天日，死不甘，屢屢現形，多在園中，不至內室，人恆於月下見其衣袖，奔衣出，周有姓若甥，同住絲室，夜飲畢，置盃盤於案而寢，見妾至，逐一取而擲諸地，鏗然作破聲，聲聲，次早視之，置案上如故。一日姓獨宿，見妾至。

向之以爾等享受吾費不甘。遂去。又厨人於月下入園納涼。見其立已前。厨人直視之。漸低。以至於地。不三四年。周一敗塗地。鬼乘其衰氣也。

余幼在湖口。有一僧持齋者。書周行各郡。善書工繪。事書學。黃山台。頗有可觀。詠詩談笑。尤其所長。泛扁舟。圖書滿載。逸如也。然不蓄經卷。不如素。且隨行無侍者。携從童四。明眸皓齒。髮垂委地。趨路左右。雖善飾。俊僕者。不能及也。與人交。不作佛家。慕化語。但以書畫博瞻。而已。有詩集。已刊刻。名曰口頭禪。頗有佳句。後不知所終。

某家有小兒。甫六齡。清秀在骨。蓋宇不凡。性亦矯矯。出羣。有飄然凌雲之概。一日有叩門盜命之啟。局門甫開。則收山邊火神廟僧至矣。兒見之。失足跌地。從起。亦無所苦。少頃。僧去。而兒病。持觀。中有媼。腹藏靈寶。住問之。靈寶。此兒係火神之童。廟僧來時。已帶魂歸位。兒不過三日。必亡。頭中預起紅點。如錢。即鍊履也。果如其言。然。是日僧至。實無所覺。不知何以竟能攝魂。豈神於冥冥中。借其機耶。

金陵泰大士。家有石級樓。狹居之。常戲。踞人。一日。有僕婦輪值。司燈。忽燈盞全失。僅餘其半。他僕婦遇此。向樓拜禱。輒逐之。此婦悍甚。登樓。嘗之。升石級。未盡者三。如被人毆。擊而墜。石擦肚肉。掛下尺餘。昇歸。遂死。

又有邪魅者。忽被女鬼纏繞。強即與合。邪遂患淋瀝。便後陰如刀刺。鬼時來往。邪詢是何因緣。以邪前世負心。對後延僧超度。乃去。越數年。復來。又延僧退之。如是三四次。後邪老。不知其竟。

有一人。忽得瘧疾。鎮日匿帷中。云。蓋於見人。不許人揭帷。或窺之。則暗作鬼號。數月而卒。究不知是病。是鬼也。

馮神新言。在定風時。偶入市。買一海螺。歸以鹹水奉之。螺壳開。露其體。作半蟹形。不知是何名。未識海螺。本有此種。抑他物所化。書曰。海物惟錯。苟有之也。

皖桐張贈陶。游幕廬陵。單妻與岳母。實居於郡城東宅。素有魅。張不信。遂入店馬。一日。撫其岳母。姪盒去。所催備。遇見婦人。在屋內。置鏡。食於椅。低坐而梳掠。張亦聽之。後於床第間。巧以蠱。不其其。乃他從。

粵東有需次者。陰長二尺餘。繫繫下。垂不能縮。以帶縛繫於肩。終身未嘗近人。道此不知是何物。轉生抑氣。不正。遂致偏勝耶。

凡新婚者。却扇之夕。親朋雜沓。呼笑喧闐。謂之鬧房。各處皆然。而此方為尤。盛稱綬珊。言中州某姓。娶婦。鬧房時。有脫新人履。以為笑話者。婿家但付一笑。越半月。女歸。

甯告其母家。兄若弟。大意。選集多人。立至脫履者之家。直入內室。凡婦女之履。無論老少。悉脫。而擲諸街。有縱如雞者。有彎如弓者。有五寸許。尚繡線。繡珠者。甚有巨盈尺。縱橫滿路。合市驚然。孟子曰。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脫履者。有自取之道焉。

吳門石球堂。殿撰。自言。鄉試入號。見號板上一人頭。碧血模糊。瞑目無髮。駭甚。疑神再入。乃無睹。是年登賢書。及會試。入號。復見之。遂成進士。大魁天下。其封翁。熟于申韓。悲游幕府。此不知是所超。雪死因之鬼。抑為狀頭之佳兆。則不可方也。

金陵范某。鄉試入號。開卷。遂總解。作聲。揭簾視之。見一青面獠牙。意欲窺視。而滅少頃。聞後號大呼一聲。一生死矣。

有某姓。住一宅。夙稱凶第。屢見怪異。然皆屬傳聞。一日。有吳姓。行吊於其家。見棺柩伸前。三尺許。陳于案上。須臾。仍退。如故。此必有憑焉者矣。

乾隆間。河決淮徐。工迄不訖。河督無計。巡行堤上。見河升有石靈。德柱。查大書。以為循名。即可青寶。乃擇日鳩工。呼靈至。服以提督冠帶。威席飲之。告以河工難成。欲借以權。水許官其子孫。並奏請祀為河神。靈曰。諾。遂解而投諸水。隨即下土納稻。而堤成。立廟其上。請于朝。而祀焉。至今皆稱靈將軍廟。香火極盛。

陝西故多狼。日暮即出。吠人。有村居者。新婚。親友開房。戲轉新郎於空場樹上。眾入房。飲酒喧闐。歡笑雜沓。更許狼至。鬻即足大呼。狼來。速解我。眾意其結也。笑應曰。虎來亦聽之。何有於狼。仍闌不已。少頃。狼羣集。食新郎而去。夜半。眾出解郎。已斃於樹。肉盡骨見。鳴官。以戲殺論抵。

有少年。未娶。時好押邪。體弱。新婦之。又楊極陽。脫新人。僕抱以口度氣。而救之。即醒。後詢何以知此救法。文曰。在室時。聞隔鄰兒。與表兄。放談。穢氣。曾論及脫陽。不可離身。必以口度氣。乃可活。昨即下部。熱出。屢屢。色變氣閉。恐是此症。姑試之。不意竟驗。

金陵承恩寺。屋宇深邃。而軒敞。為寓舍最佳處。非富貴者。不能賃也。乾隆間。有一人。僕馬甚都。從者七八人。至寺賃居。察其形。以顯者。而便服。無解。室中。常上。架一帽。狀覆其上。不識是何頂。私詢僕。從皆以客商對。數日。無動靜。亦無人與往來。惟其僕。日。日乘馬出。不知何為。一日。厨人持大秤。入市買肉。肆僧以秤大。不允。而問。適僕乘馬過。見之下。馬鞭。厨人責以生事。且附耳。悄斥曰。王爺。且。不露聲色。爾何得爾。設王爺知爾死無所。由是合城轟傳。當道皆來求。謂。拒。不納。以說傳覆之。府縣以上。皆厚贖。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金幣約數千緡。故不受。任返數四。故固不受。時已入夜。送物僕恐持回。或有失。請存於此。明旦主人自來。強從其請。次晨來。則字寂然。門牖洞開。不知其何時去。即僧亦不覺也。

又和相用事時。有少年至金陵。任承恩寺。自稱和中山子。與城中當道互相往來。向江甯守借銀三千。守允焉。回署與諸友密議。恐是偽託。豈不可惜。幕中有曾任京都者。稔聞和少君善書大鵝字。曰盍招飲。而置筆硯。乞書鵝字。則真偽立辨矣。守從之。飲次。從容祈請。少年大笑曰。君何以知我善此。備筆硯。可令人磨墨。書畢再飲。乃伸紙於案。濃墨于硯。少年取筆。雖墨剛欲落。忽投筆怒曰。爾非乞我書。蓋疑我為騙子。欲留筆據耳。設中堂知之。我何以自解。銀不敢借。酒亦不必飲。忿忿升輿去。守惶懼。遂送三千金。殷勤謝過而歸。次早偵之。已不知何往。後探知和子並無出京事。前者乃真騙子也。然其應變之才。實不可及。惜不用於正耳。

吳甯甫中丞開府西江時。有一人自稱是其姪。至九江投謁郡縣。勾留數日。臨行。德化令送贖銀二十金。乃周歷各邑。月餘。至永豐。邑令應書五。為中丞主會試所取士。延入署。盤桓二十餘日。歸以四十金。雇肩輿送之行。設酒餞別。正歡飲間。適德化令

卷二

卷二

卷二

以中丞猶子過境。約計到省之期。馳果道款中丞。以並無其事。意必轉投他邑。飛檄通省獲解。文至家人。託故請虛席。入內呈文。閱之。慶允拘其僕。訊之。良是乃就席上拘繫焉。後擬城旦春。

金陵方某。一夕三更後。獨行過王府園。被鬼圍時。方中酒。遂與鬼角。鬼憤毆之。或提其耳。或抉其鼻。或握其髮。良久乃釋。方足跛矣。終身不復一日。其家四更啟門。入市買物。闔戶後。方妻見一黑物曳其食。大呼方母。至無所睹。自此母狀若痴。久而愈甚。方有分居弟。來視母。異之。嫂語其故。弟飲酒乘醉入母室。推牀掩鏡。屋怨。令人啟大門。自內罵逐而出。立門外跳詈。逾時母醒。如故。蓋氣壯則能制鬼。方之被侮。乃鬼家而氣弱耳。

一婦被鬼接唇。而口遂歪。醫令以猪血批頰數十而止。

胡某家前庭。恆於月下見人往來。疑為妖魅。向李姓僧天師符懸之。遂寂。先是年母病亟。李懸符於室。輾轉數日。母忽曰。室有符。冥謀不能入。我氣不絕。亦殊安。盡捲符。不必與命爭也。李不得已。收符。符甫捲。而母逝。胡疑知其事。故借懸。遂不還焉。江西某方伯。舟過信州。登龍虎山。謁張真人。真人設宴。款之情意頗洽。方伯取黃鰈

八尺。求書符辟邪。張曰。法官符多不驗。須我鍊剛氣親書之。可持久。乃囑他人侍飲。已持鰈入內。少頃捧出。方伯殷勤申謝。以方飲酒。恐褻瀆。不敢啟視。命僕先送至舟。宴畢解纜。行數十里。徐展鰈。展閱。僅硃筆畫一大圈。別無符篆。方伯怒。張戲已命焚之。甫舉火。突聞霹靂一聲。有金甲神冲天而去。始知符實有靈。大悔。復溯流至山。再求。真人曰。神已早來復命。嘆我無故驅使。令不能復作矣。方伯快快去。

謝家有女患。病醫藥無效。延書符治疾者診之。符者未便入內室。向女父曰。我法須先焚符召直。日功曹於治。室中不可有一人。令病者靜觀。必有神將至。衣紅黃白則吉。衣青黑則無效。乃書符而去。俟人定後。持符於門外焚之。紙灰上騰空中。成一金色米字。焚符人懼而入內。少頃。女見有神至。衣黑縐衣。向之曰。汝病無礙。不須醫。但思飲食。即以飲食調之。言畢去。先是女病口淡。次日胃開知味。月餘遂不起。

金陵方某言。其祖母幼時。見空中白雲。攢成福字。默記年月。後純廟登極。八月十三日。祝萬壽。忽憶雲結福字。時正誕生之期。恍然天生。聖人有佳兆云。

卷二

卷二

故每年所得甚少。雖有力者求之。亦不可得。有士人在寺。讀書年餘。與僧交最厚。預行僧贈茶一小。巴士心輕之。抵家。鄰諸架。上復有爾者。見此茶入。百計不能得。士人憶及僧所贈者。取視。色香未變。試獻之。顯者喜。酬以二千金。方知此物之足貴也。道光辛巳。江甯城內秦淮兩岸。火光數日。有一人兩目不明。俗稱近視者。過文德橋。恍惚見石欄繫重囚。繫索鎖鎖。鎖鎖。心奇之。而木以告人。火發之。觀者甚眾。橋上擁塞。不能通行。方伯救火。至前導呵斥。橋上人竭力讓避。橋東石欄忽倒。墜水者二十人。未墜者復竭力避。於西。而橋西欄亦倒。墜者亦二十人。救起者無幾。溺斃四十餘人。火旋熄。陳尸兩岸。親屬認殮者半云。夜靜已睡。有人叩門呼名而出。不知是神是鬼。總之。劫數難逃也。當欄木倒時。有聖者立橋上。觀火。忽一老叟向之云。爾可下橋。聖者稍遲疑。老叟監學呵使下。甫盡橋級。而欄倒矣。老叟其社公與。以受者不在數而驅之耳。

京師戲園。一日有觀劇者。甫入座。見滿園人皆頭插白燭一枝。設甚詢旁人。咸云。未見懼而出。未數武園中火起。死者甚眾。此人在劫中。故令見而避也。

有婦攜幼兒至親串家。赴喜筵。日方中。幼兒號哭欲歸。百計誘之。不止。不得已。贊與

回途問之兒云見其家處處有藍面紅髮人故懼不欲留言次婚者家火已起矣不及行者多被焚焉販布者某附糧艘沿途生理一日負布登岸至曠野迎面有二人行將至忽悄語曰來矣某知其意不善怖極計生置布於地袖言曰欲來即來二人笑曰戲耳遂去某俟其行遠取布馳歸其急智亦可取也

鄰某有外遇其妻偵知之詢某諱言無妻終疑焉一夜俟其夫夢中囁語執此事問之某夢中備述其細即所贈依飾亦一一詳及妻俟其言畢擊醒而問如此查詰亦奇矣

王荅塘在京時與同人夜飲歸過一肆時已三鼓見板縫尚透燈光戲叩板云欲市物肆主披衣起開板上方洞乃給令出手取錢手甫出即覆曳之以帶繫於柵而去肆主恐怖幾失魂大呼無應者至四更後擊柝者至方解之後徐思繫手時履聲索索笑語喧闐不類匪人乃知為醉客所戲

金陵南鄉許姓女生而貌寢脫背腫無問名者乃雜髮改男裝耕田力作以自給六合士子約伴至金陵鄉試泊舟野岸有賊挾板探足入共曳入船賊懼求釋士令其將賊中隱語備述而筆記之彼此習以為戲抵金陵日夕聚談久而愈熟一日同

入酒肆以語相徵笑捕役十餘人疑而圍之散處各席捕頭別據一座遂偵之

卷二

八

士喧鬧語無非隱語而舉止又大不類捕頭躍身坐案上士顧之亦不懼角隱語如故捕頭下席問曰若等何為所言何語願聞其詳士諱然曰我輩所為所言與爾無涉矣疑為捕頭曰不明言通者畢集將不免拘繫矣有挽事士人備語獲賊習隱語狀捕役乃散去

吳人尚鬼迎神遊市者不一而足清明中元十月朔則府縣城隍及各坊土地率昇至廟燔香祭瘟復則迎瘟神二者尚有意義至所謂解神會者尤可笑噫蓋土地各分坊市每歲廟祝推一事擊小鑼周行所轄境內沿戶收錢謂之完天餉飲錢畢乃市紙蠟并神親解至宮墜山山有玉皇殿道士住持其間神判判供備殿先送紙蠟次則廟祝與道士議私費或有足額錢費俱如數則無事盈餘則加級不足則錫降其有神像鎖閉勒令補足者倘解說乃朝帝是日神易九梁冠大項圈朝服朱履戴坐軒去長揖昇至殿下設大紅拜墊於地廟祝伏神旁代唱聖壽無疆者三殿上鐘鼓齊鳴一道士立丹墀贊五拜三叩首昇者隨所贊拜椅以應之禮畢回城不遠歸廟皆宿留次日復至元妙觀玉皇殿謝恩禮亦如之乃回廟如過他神

廟則停輿而以帖入廟候起居廟中亦以帖覆之此理殊不可解

金陵縣賴子某負欠繁累除夕索通者盈室某曰請少待且小酌乃設盃箸邀共圍坐自云入內取錢喚十一歲幼女入廚驟以刀斷其首捧出置案了雙臂淋漓血

流大言曰爾輩索通以此為酬索驚駭而奔無敢留者如此虐債亦忍人也某思慮精巧見奇物必學之曲盡其妙嘗捉蝦蟆覆以盆少頃蝦蟆已遁去知其能繪行乃布細灰於地復捉一蝦蟆以覆之須臾蝦蟆祇行留灰上而物已杳乃模其曲折起落日習之竟成一日人見其指畫甫畢而身遽杳久待不出亦無從尋覓此益然習通符而不知解法故一去不還弄聰明者可以鑑矣

有久客於外者睡極沈不易醒同伴中戲下其帳為之衣冠而置紙蠟香燭於床前作甫死待殮狀睡者醒朦朧中坐起遍視噫呀一聲而仆眾驚視之氣已絕矣夫久客心悲時虞不測驟遇此狀痛極而殞人但知其心死而不知其心苦也

周姓天主教也人疑之而不能得其實適周幼子出就外傳以屬對不能思被呵責乞同總年長挾此以問其詳幼子曰天主教有教主時來時去來時於街巷過貼勸善文即屬暗示凡入教者世留一女不嫁侍教主來侍教主去每歲年俸入二十餘金

如家中有死亡者出殯後神主客像均須銷燬教主輪赴各家夜中祭神祭時合家男女以帕蒙目裸侍兩旁聽其擇美而配凡平日飲饌食肉必起立餘無他異也

卷二

九

某官夜觀書閣側有聲視之則雲縐羅裙被鼠竊運邪滑不能口銜以一鼠仰臥抱那一鼠銜其尾倒拖之一鼠從後推其項刻運完某未以告人次早外出及午方歸則夫人以失明提婢婢亦証服竊食某惻然備語鼠竊狀乃釋婢然猶已無完膚矣某頓悟世若此者何有即偶爾不誤安必其終無不誤耶遂披髮入山

有一家門對鄰街街者謂為不祥議伐之而鄰不寬街者教以用紅朱書一善二字冬至日於門上對街貼之如其言不旬日樹死

金陵幕友某就館某邑一宅獨坐見一僕衣冠華美持書至啟視之則舊居停陳芝榻制府相邀禮也時陳早族某問僕延赴何處辭何事答曰上海開造冊某辭以有館不能去囑轉達主人延其內兄僕遂去人見其向空自語問知其故三夕僕復至云已妥當方城隍土地勸駕不能令他人代往矣某拍膝曰我就去復告同人夜半而返

秦淮某姓家一日有客至手執內包五兩錠銀十枚進門時付姓家一枚今易錢次

晨又易一枚至第三日。又易一枚。餘者擲於枕旁。妓故富。不屑開視。第四日晨起。祇中七錢。各客怒。以三日用十五金。足敷饅頭。且入房三日。未出。極此銀。應妓償。妓無辭。以銀。酬以三十五金。乃罷。後漸傾。知客銀止三枚。餘七枚。以疑為之。而裏以銀。始。夜間盡食之。而貴妓償也。

甲携銀。遇乙於對岸。舉鋤戲曰。吾築爾乙。應聲而仆。腦有鋤傷。人所共見。官至無如。何。乃車塘見底。泥上有足印。過河。不得已而論抵。此殆前生冤孽耶。

瑞州參軍王淮川。言幼年隨伯父官直隸。遭化時。境內多妖。署中往往見怪異。一夕月下過二堂。覺足下棉軟。急縮步細視。無所睹。回首見庭中。二三十許美男子。戴水帽。綢衫青馬褂。一瞥而逝。知為狐不之怪。廚役某。最不信邪。時詬詈之。一日。遇星使過。備儲侍治膳。舉而皆失其難。見之。在後園溝內。羅列馬。嗣後每烹飪。必賜之不勝。其優乃望空叩謝。許明望陳。豈首難明以祀乃已。

又言瑞州郡治亦有妖。時見其形。通福太守敏逝也。權家者。惡官解不潔。寓試院。署遂空。孤無所享。自後園至參軍署。肆擾。祀以博。乃安。

高樸庵都蘭。自言幼時喜捉彈。每飛丸於魁星閣。端吻以為戲。一日晝寢。見赤髮藍面鬼。踰牆入門。捫其體。覺兩膝痛入骨。良久乃去。高以語人。謂其居恆飛彈。彈藥魁星故示。謹乃味然。不敢再彈。後亦無他。夫奎宿主文章。記奎為魁。已不可解。又象形而為鬼。旁有斗。蓋失之誤。而世之見魁星者。往往作是狀。可謂緣心生象。信不謬也。

南皮某令。家人張貴。性耿直。視主事如己事。同類憾焉。思傾之。而不能得其隙。私張遂塊。然無伍服役外。獨行踴躍。無與言笑者。夏日苦暑。人靜後。布席花廳。臥而望月。忽空中閃金光一道。至地化兩隸。入門。怒視。蹴令起。避。似惡其裸。程者。張故強。強不為動。少頃。一金甲神。至。年少貌美。判雙髻。貫金鎖。持畫戟。懸鋼鞭。如劇場所演。哪此狀。向二隸。搖首叱咤。張時穿北褲。而去。四鼓後。二隸與神相繼返。張猶臥。神頓變色。若怒其不迴避者。叱。以鞭擊張。張二十而。張昏慘。至曉乃甦。後患腿癢。狼狽半年。甫愈。張自是過人。稍和。不似前之虛悍太峻矣。

吳門金解元。聖教善。批小說。性滑稽。喜誦詩。自言人生惟新婚及入泮二者為最樂。然妻不能屢娶。無如何。入泮。屢黜。而屢售也。每遇歲試。或以佳解入詩。文。或於卷尾作小詩。諷刺試官。輒被黜。復更名入泮。如是者數矣。司訓者惡之。促令面課。命作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文金於後。比起。以禽獸不可以教訓。即教訓亦禽獸也。對

曰禽獸不可以訓導。即訓導亦禽獸也。學博見之。亦無如何。金恃才傲物。所作多類此。後遇相士。稱其百日内有飛災。不可出戶。金信之。潛匿家中。已九十八日。憑其正門。首開視。見三學弟子。負結隊而過。詰以何事。眾曰。主司嘗考。吾等將昇孔子出。而移財神入大成殿。查同往乎。金大喜。隨之去。中丞聞之。飭役數十。至明倫堂拘。眾踰垣匿。一閱而散。金獨徘徊階廡間。乃繫之。任再三研鞫。自承為首。而不累及一人。同學者皆因是得免。爰書既成。主司論腰斬。金以擅移聖像。擬大不敬。斬決。相傳金弱冠時。游西湖。祈夢于忠肅祠。夢長木参天。無枝葉。上立一鳥。悟為梟。字。自思窮措大手。無縛雞力。萬無幾人。論抵事。恐通籍後。或以官事。櫻刑戮。乃放浪江湖。不圖進取。詎意大數難逃。禍出於所備之外耶。金臨刑時。其子泣送之。金曰。有一對爾屬之。達子心中。苦。遂憐惜音。巧合于方。悲。痛。久而未答。金曰。如兒是何足悲乎。吾代爾對。禁兒腹內。酸。此蓋志氣早定。故臨難不迷也。

又有踰高而視回。綠者。火熾時。見對面有數人。著紅衣。懸倚牆上。手舞足蹈。甚訝之。徐思非人。所能。迨火神耶。胡姓有女。年十一。夏夜於月下。獨臥竹榻。納涼。其母於室內。聞其驚呼。急趨視之。已伏地。緊閉雙目。抱而固問之。乃云。適見屋上有黑衣褲者二人。緩步而過。聞人聲。遂查。故懼耳。然女是夜夢中不驚。恐。殆夜遊神。偶然現。非鬼魅也。

金陵城北常府。有白石浴室。水至夜。無微氣。俗云。浴池有神。每歲須吸一人。堂主慮其害事。然聞其每歲必有一日。閉肆時。多出衣履一分。一夕有浴者。於浴池中。偶語及同浴者。咸唾之。是夜即有一人。不知去向。

又有浴室。黎明開肆。時見兩少年。同一雞。僧入浴。解衣時。皆木然。意浴畢。去。有人識之曰。此某庵尼也。然已無可追蹤。頃刻池水臭矣。人聞之。皆不至肆。遂閉。

滑縣教匪。逆時。先數日。縣署有僕。於今。委。總。前行。窺見。妄置。頭。於。案。而。梳。掠。懼。甚。赴。門。房。通。司。閤。者。四。人。為。稽。滿。之。戲。僕。告。以。所。見。四。人。曰。此。何。足。怪。吾。輩。皆。能。為。之。言。次。四。人。齊。捧。頭。置。案。上。僕。怖。甚。遂。夜。遁。得。免。於。難。此。蓋。不。在。奴。中。故。見。此。變。相。驚。走。也。然。所。見。者。人。耶。鬼。耶。抑。離。魂。耶。則。不。可。知。矣。

走也。然所見者。人耶鬼耶。抑離魂耶。則不可知矣。

走也。然所見者。人耶鬼耶。抑離魂耶。則不可知矣。

乾隆間某果司相法通神人咸知之一日該縣軍出巡喚司問詢以近日得都中消息否署內公私宜預為料量大人氣色頗不佳亟須防之司問者素知其神何以禍之巨細答言事在一月後今日甫露其端遲日再相當給知三日後復請司問隨出詢之答曰滿面神色反中帶黑頭項已相離約寸許以我法論當大辟封產敗象已見無可挽回矣不半月廷寄至一如其言胡南某中丞奉旨拿問入都已就道復有旨着不必來京即於中途正法時某已入山東境東撫與某為兒女姻親得旨後移步至東昌侯之某至驛館都縣署謁畢撫軍任拜某說曰巡撫非奏請不出省將不利於吾子撫軍曰我巡閱至此稍待以叙姻誼耳乃置酒歡飲從容問曰君此行未必能至家恐一入都門即交刑部如家有私務不妨囑我當代為力某乃一一詳說飲畢辭出都縣復請出堂相見某方悟問須朝服耶抑行裝耶以朝服答之及出撫軍已俸旨南面立地上紅氍毹滿布某北面跪聽宣旨畢叩頭謝恩甫低頭旁一人候半跪如白事狀數人急曳氍毹將某裹如捆物式撫軍駭問半跪者啟曰某大人已升天矣袖中出匕首長二尺餘血滿縷縷若滴然頃聞實未見舉刀何以神速若此欲啟視尸以惡濁不可觀為對撫軍懼身有木離或罹禍

以手於氍毹外門之頭可轉側實已斷脈蓋某謀謀藉家中先得耗故重金聘刑部劊子隨至行刑也乃具棺殮歸葬馬劊之技亦神矣哉

有點士不禮於學師屢戒飭之作伴驚懼悅服狀且呈文請批開學師信其誠為月旦馬多所震易不意所呈皆御製文士以擅改御撰首告幾罹不測乃重賂而緩其事

江南俗例新婚者皆鼓吹迎導娶再醮婦則否錢收得宗伯有甥女夫死再適錢佐賀朝之曰前番賀喜鼓樂喧闐此日舉觴燈酒火滅今昔之不同如是女答之曰舅前番來賀紗帽圓領此日登門朝珠補挂今昔之不同亦如是錢大怒此女口角殊咄咄逼人

道光辛卯歲大饑江南尤甚放賑時按查戶口有佐貳奉委至一家見姑婦孀居別無一人因謂其婦曰爾年幼無依何不改適婦曰吾亦欲再適苦無人耳爾不嫌貌陋則嫁爾怒入其室坐不肯出從者呵曳之叱曰吾爾主母也何敢放肆佐貳不獲已託人饋贈錢十千乃罷

某省有候補縣令性喜竊食若公然飲吸則覺無味而不能多進妻妾給知之每於

燈背索角置佳珍以待令宵人咀噉若有餘甘此不知何疾後聞醫方謂是誤食鼠涎所致須用貓涎服之自愈

金陵胡宅有傭姬蔡姓言在鄉時於雪後路過田間見一爛腳乞丐臥龍畔手持新荷葉包鮮藕一枝行過數武忽憶隆冬焉有此復回顧之人已杳矣又一日於溪浣衣見水底映白雲一片上有美女狀如所繪麻姑像跨鹿而面仰觀天半止白雲一朵而已再俯視水中亦無所見治仙迹耶不知此姬有何夙因偶然見之也

江甯某令素稱明敏一日乘軒過市聞茶肆中人語曰是好官也旁一人哂曰若果好當代我窮人娶妻今聞之喚令隨入署升大堂叱曰爾如此立言必平日不習正務好淫之輩吾將爾淫根削去飭役鞭下衣割其勢時觀者千百如堵役一手持刀一手握其陰作欲割之狀觀者轟然令怒曰何可笑命開頭門問眾曰爾等擾亂堂規頗有煩罰咸曰願罰乃命啟門一隙放人魚貫而出凡身攜銀錢均命傾囊無者則已須臾人盡出所留銀錢約百緡即付西者曰足敷爾婚費否命取去哂者叩謝携貨出此真創事亦奇才也

有警者與販者同宿旅店竊販者錢五千次晨相聞鳴官官即提訊販者錢有無記認販者曰此乃日用之物有何記號問警者對曰有記吾錢係字對字背對背穿成驗之良是販者不服命警者伸手則兩掌青黑銅痕宛然其摸索一夕而穿之者乃責警者而令販者領錢去

王雁川言鳳陽府城外森泉寺有僧覺天精修清淨坐臥一室同寺僧皆敬憚之能前知不肯言偶露一二無不神驗一日忽謂方丈曰某日我當圓寂預為善之佳日延百僧圍繞誦佛禱祈於殿庭覺天紫衣袈裟布滿圍跌坐新上合手誦經不止約一時許閉目向眾僧問訊作辭別狀即命舉火須臾青煙上升並骨俱化爐中出舍利子一梳光華燦爛供奉寺中

有養媳十二三歲依夫姊而居姊遇之嚴憊德家殊切不敢言日隨姊臥一夕見故祖父告之曰爾祖母接爾歸憊憊之行至一處男女叢雜有小門眾從入其祖亦入媳欲入而不能獨立以泣須臾一白鬚叟自小門出見之說曰爾何至此答以祖携至翁曰爾祖其老悖耶吾送爾歸及門豁然姊姊恍惚見其從帳外跌入殆魂出竅也

周錫純即卷中所記能入冥者其甥已六齡清矯絕塵周素愛之七歲時出痘周心

知不祥而欲挽回之乃抱於懷坐帷中時見紅袍紗帽人揭帳窺伺周置甥床上取金剛經壓之自設壇禮拜見斗姆服藍衣蓋知不救然牽於愛日夜禮拜不輟甥於床上呼舅曰何必與命爭苦留我我在此滾釘板周聞之乃謝壇敗經而甥覺回民信經咒遇事皆請老師傳禳拜如疾病灾厄之類尚在情理之中尤可笑者婦與人姦名曰菴荊亦延老師傳誦經禳之

吳門元妙觀有業彈詞者蓋牙伶俐善解人頤所入雖多性喜淫賄負累甚重歲暮索逋者日漸追吁彈詞者窘甚乃市櫬一豆先付半值囑以次晨抬至家找償復延僧道樂人漆工均約次晨齊集家中有識者問之詭云有親族至而暴亡又入衣肆略衣數件亦囑以次晨至家取錢及次晨諸人畢集門閉不啟扣之無應者共排槌入則彈詞者已衣冠整齊縊於梁間胸貼紅紙書只此一笑四字衆無如何為之棺殮嗙經事如此事一傳合郡譁笑

金陵聚寶門外有山名雨花臺中有仙迹城內香燭肆中時有老道士來往肆影間其所居答以雨花觀歲除肆影至城外索欠遇道士邀至觀中烹茗以進茶作紅色中有白果二枚心憎其穢潑入庭中道士歎曰可惜肆影出觀見白果化二鸞飛入

雲霄回顧。日色依然。屋廬盡失。乃尋步歸肆。主以失夥。與其家涉訟。蓋頃刻已一歲。

矣述其故諒乃解人聞之再往覓視不可得老道士亦從此遂杳
有十二三幼女服破襦襦偶將鋤柄顛簸爲戲少頃即去一老翁見鋤柄有鮮血縷
縷如爲落紅絳而藏之未以告人數年後德女嫁婿疑不負翁出柄視之乃釋然蓋血
者物日久必變惟元紅終不改色。

金陵風俗嫁女之家必索開門錢爭多較少最為陋習稍不遂意則閉門不納彩輿致誤時刻作伐者每因此事大費幹礙有一家住吉期固索開門銀十兩否則不嫁而男宅分釐不出否則不娶冰人無如何乃入新房向伴娘索匙開篋取衣飾數套質銀如數付女家方成婚三朝詣新親延冰人作陪俟兩親家見而後取質券出曰當時兩處爭執不得已取奩中物質銀調停今已兩好無猜我不能代整謹將原券交出聽爾二人面議我贈酒不敢飲長揖拂衣出兩親家大慙。

湖口曾學博。無子。止一女。年三十不嫁。問之。則曰。人生不過數十年。清淨乃可長。何必於紅塵中。自取墮落耶。長齋奉佛。真靜自持。善詩詞。工渲染。不以示人。尤精造黃閣閣中。多相延致。男子六旬以上者。亦間為診視。歲入謝貲數百緡。以佐甘旨。

不知所終。殆風孽甚深。天故困辱之乎。抑風根未泐。有託而逃。故視富貴如敝屣耶。

江西新昌縣。文風最盛。科第聯綿。風俗亦華。與他邑。朴素者不同。頗有蘇杭勝概。惟是。一事。為天下奇觀。其俗。於。歲期。前一。月。散。帖。選。親。族。平。日。有。一。面。者。無。不。請。到。稍。有。遺。漏。為。大。不。合。禮。奉。起。而。責。之。必。就。就。馬。冥。搜。積。愆。務。期。周。遍。而。後。已。送。殯。者。無。論。遠。近。三。日。前。男。婦。畢。至。素。衣。志。自。備。不。問。喪。家。索。取。殯。日。男。則。摘。纓。白。衫。女。則。白。衣。素。裳。皆。步。行。以。送。十。百。成。羣。脂。香。粉。澤。隨。風。飄。颺。單。袖。了。無。掩。映。裙。邊。袖。角。開。益。增。其。妍。見。之。者。無。不。奪。目。消。魂。心。搖。搖。如。醉。也。男。女。錯。雜。履。為。相。交。頗。有。因。是。而。涉。海。來。垣。者。安。得。時。有。司。為。之。禁。革。使。歸。於。儉。朴。耶。

金陵黃豐。富戶。孫。姓。有。典。庫。元。夜。聚。飲。忽。屠。除。一。人。跟。下。問。曰。孫。某。在。否。其。時。孫。故。在。坐。懼。不。敢。應。掌。會。計。者。見。勢。不。善。各。以。不。在。並。詢。來。意。其。人。歎。曰。可。惜。某。因。路。過。缺。之。特。向。孫。告。貸。五。百。金。眾。無。計。遣。之。且。知。意。在。必。得。如。數。付。金。收。入。腰。纏。身。一。跟。屋。瓦。無。聲。已。不。知。所。往。

有堪輿家善擇吉地。人爭延之一日代人營其甫啟穴。即令卒于向穴小旋。旋復下。

棺多人環視。漸作不肯。轉使僕從代。溺為術人。歎息而罷。後其家世。世科第不絕。而婦女母好私僕。無一貞者。青鳥之術。亦神矣哉。

相傳蘇州王文恪公。為相時。構一新宅。極盡棟雕梁之盛。而術者令其夜半。由後門潛移入內。則世代不絕二品官。王不肯從。仍由大門進焉。不數年。家遂落。宅廢。為蓄司公者。二品仍不絕。惜皆自外來者。厭勝之法。亦不可不信也。

一人趁微月夜行。時值初秋。暑氣未退。倦就樹下假寐。見樹下先有人臥。乃抵足而眠。良久。覺其人不少。動亦無聲息。疑為盜。遂敲石取火。就其面。遍視。適草際風起。火滅。誤以為臥者相戲。笑曰。故作死人耶。復寐。良久。仍不動。再照之。則齒露目撐。真死人。也。大懼而奔。

龍南有山。出虎。色。罕。懸。實。購。捕。未。得。有。樵。夫。登。山。為。虎。啣。至。平。坦。處。以。後。足。條。樵。夫。於。地。而。寐。樵。夫。來。際。以。刀。換。其。跨。虎。暢。而。伸。足。樵。夫。前。移。一。步。仍。接。不。已。虎。勢。忽。起。乃。將。以。細。柴。繩。繫。其。陰。以。一。端。縛。於。樹。旬。日。將。逃。約。半。箭。許。聞。虎。吼。一。躍。而。絕。繫。聲。若。山。崩。懼。而。墮。淵。次。早。往。觀。虎。已。力。竭。而。斃。乃。運。人。昇。縣。請。賞。焉。

金陵街市。擊柝者。見披髮婦人。突入巷內。一室。皆往視之。則一婦方就寢。大呼其家。

解散而免。少頃。復擊柝而行。見前披髮人。怒隨之。曰。今已將曙。明日。有貴人過此。後日必不爾恕也。言訖。而奔。擊柝者懼其。次夜。閉柵。不敢復出。適江甯俞太守。德淵。巡夜至此。呼柵。不啟。怒其。詎更將答之。擊柝者具以聞。俞令其取半臂。前後發。叩。並書已名。囑其服而擊柝。至第三夜。止。遙聞鬼嘯一聲。而滅。無所見也。

楊大將軍。平定。洞。苗。時。麾下。有。將。一。百。八。名。最。為。銳。勇。內。有。秦。某。年。少。而。技。精。尤。為。器。重。楊。軍。令。秦。某。凡。軍。士。取。民。家。雞。豕。食。楊。查。出。逐。名。獲。焉。至。秦。亦。將。就。繫。編。縛。惜其勇。乞。貸。其。死。乃。資。四。十。棍。出。八。百。里。公。父。令。其。走。遠。限。三。日。投。遞。如。誤。立。斬。秦。以。醋。沃。傷。處。用。布。纏。之。急。走。忽。遠。未。獲。資。糧。時。值。軍。興。沿途。多。被。戕。秦。機。甚。擇。其。甫死。者。以。手。携。尸。手。微。坐。起。以。足。揣。其。腹。良。久。尸。嘔。出。飯。糲。咬。之。咬。畢。復。奔。飢。則。復。然。月。夜。坐。巨。石。上。稍。憩。俯。見。石。張。巨。目。懼。而。狂。奔。石。飛。起。逐。之。入。一。小。柱。急。衝。店。門。甫。啟。即。仆。入。店。家。灌。治。得。甦。細。詢。乃。知。地。有。石。猴。恆。夜。逐。人。故。夜。無。行。者。然。秦。竟。因是。如。限。以。達。後。官。至。秦。戎。時。舉。以。告。人。每。言。至。咬。尸。飯。糲。逆。作。惡。

金陵驚峰寺。有僧發願擊出明鐘。凡擊是鐘者。日夜不絕。聲。此僧擊至一平。忽一。

晨開目見几案。則雙目復明矣。

萬安大令王通甫。言其族人有好獵者。一日携銃通野。登樹巔以伺。薄暮。遇一狐。自遠而至。舉銃向擊。狐張口露齒如兇狀。銃不能發。如是者三四番。狐去。乃下樹。歸。次早甫携銃出村。即見白兔。遂驚以銃擊之。甫舉火而。適。愈。遂。東。西。奔。就。迄。不。能獲。稍息。則又往來野田。以誘之。再舉銃。則又奔。自朝至暮。力竭。兔。遂。曳。銃。而。歸。精神。渙。散。不。數。日。斃。矣。兔。蓋。狐。所。化。與。

又言其鄉何某。幼年精鳥銃。曾殺一狐。後改行。為田舍翁。家巨富。何豪邁自詡。視。蠶。蠶。如。也。年。六。十。餘。納。妾。有。狐。一。日。獨。坐。假。寐。見。一。狐。直。入。臥。闥。驚。視。無。顧。而。內室。啼。聲。作。矣。婢。馳。報。曰。男。也。心。惡。之。而。未。言。妻。因。暮。年。得。子。愛。如。掌。珠。惟。恐。稍。稀。四。五。歲。婦。縱。日。甚。珍。膳。美。服。怒。即。棄。擲。剪。髮。連。之。輒。反。唇。相。稽。十。數。歲。宿。妓。呼。盧。無。所不至。視金錢如糞土。授室三日。即出門。不知所往。非。湯。盡。不。返。釵。釵。衣。服。荒。凡。可易錢者。悉竊去。幸婦甚賢。事翁姑無失禮。何固以英雄自命者。呈於官。將拘于。庸。恐之。于。廣。賄。伍。伯。以。逃。竄。告。訟。不。得。何。憤。甚。携。刀。自。隨。將。伺。而。甘。心。焉。數。月。遇。于。於。門擊之不中。自是遂不敢。家何婉求婦。自。送。婦。大。歸。會。母。死。子。歸。與。父。大。開。勢。將。搏。

嘆何乃携寄居女家適屋居子聽其所為子日事飲博屋亦易至寄身何年八十餘乃改女計於子子不主不得已為之殯殮昇柩將厝於祖塋子不遠眾於路曰外姓不得入何妻女也曰此汝父也則曰我父何得死於爾家得母有不善其終者乎家小洩洩將與大獄賂以三十金乃罷葬父後遂不知所終

金陵胡某有子死已數載忽一日見夢曰兒明日託生鄰家為子某家必誤碎一瓶遂名兒曰板然須父螟蛉為子別命一名乃能成人次日鄰某生子一如子言乃乞為螟蛉鄰執不允子三日死不知有何夙因竟能如此之靈

金陵昇神賽會例有罪人皆病入許願者為之以病之輕重為罪之差等重則諸衣柱檣嚴若囚犯輕者青衣白裙而已男女皆然惟城隍會則扮犯人者尤多一日有三重犯紅衣女同伴上會先入廟焚香三女見城隍塑像甚美心竊慕之叩拜畢戲觀城隍手中扇女伴以次取觀捧上無異惟一女屢搗屢墮不得已以扇扇扇入手不復墮搗城隍扇是夕自云城隍來取沐浴妝竟端坐而逝廟祝於是夜聞鼓樂喧闐次晨告居人而望娘娘像焉

浙湖金言言其鄉有人於乙卯春間夢一僧向其借財恍惚允之次日告人以為

卷二

十八

偶然無憑之春夢耳不一月髮連根盡落吁異矣天地之大何所不有此理真百思不得其故也

有水工之婿適其岳擇日建屋前夕女婿婿曰明日吾父至若肩木尺而入則聽之若至門抱木尺而入則從後踏之可也次晨婿立門首以待岳肩木尺至見婿數語抱木尺入婿從後踏折岳色變不動工急歸而卒蓋木工欲鎮魔人不顧其婿而女生外向遂亦不顧其父而破其法此一事也父失之矣

王通甫明府言其師事繼母至本館穀所入悉以供甘旨不私一錢而母酷厲殊甚詭譎難言無虛日雖曲意逢迎動輒辱罵人咸不平師自言前生曾誤殺一婢懸於冥司判令生為繼母以報之是以順受惡待之轉增罪孽也

又言其鄉人某家資不過五百金而樂行善事村前有石橋久圯議修復非數千金不可某循行河畔思倡修而艱於資村人給之曰若能傾家首捐眾當竭力足成之某欣然將田屋盡售不留錫泰折東偏遷近村各戶集飲社廟出已銀先付典庫存儲立簿勸捐眾難於食言且敬其意也某力書憑項刻得三十餘金公推某為主修某慨然自任市石鳩工半年橋成而某遂貧無立錫誓于於外而自寄食於親串

人皆笑而憐之稍有資助某畢生精力殫盡於橋日徘徊於溪畔或竟夕不歸倏忽數年年七十餘卒於橋下眾立廟祀為橋神然某初未知其死也是日倚橋欄小憩失足傾跌魂已出竅見一道士引之行疾若飛鳥忽覺其背霍然頓醒則身臥閭闔錦金繡帷雖婢嬌要兩子一女圍繞左右索鏡自照丰采英秀約年二十餘非復嬌婦老態矣默念此必藉尸還魂且秘而不語察人言皆燕趙之音知已離家千里為河南某縣矣數日病愈理家政則甲弟連雲腰田十頃典庫綱羅布滿數省居然素封惟妻妾之奉自覺不惡備述其故而出居外舍閱十餘年子成進士為太守奉封翁赴任道出山左見前生子已蒼顏白髮其不欲明言召之來贈數百金而別

申韓家楊虎收有一子年十九忽患奇疾百醫不效楊最鍾愛飲食樂餌所費甚鉅子疾漸劇各情忽作西語索通聲勢目向人勢甚洶湧他人近前尚可獨與父若寇仇指名罵詈偶聞步履聲欲起臥床擊枕若欲吞嚥幸體瘦其能與否則將行絞逆如是月餘乃卒究不知是何冤讎也

江西建昌府蛇神號三將軍者最為靈應與撫州青蛇神相似華友陸梅溪患病時見鬼物其妻默求三將軍而愈相傳神棲於府署後園夜巡警柝聲往往遇之不為

卷二

十九

人害合都奉祀惟僅有擔水人出汲於井旁遭蛇盤視曰我未開罪於神何以見責次日即有一蛇盤於途似遭神誅者亦奇矣哉

庚戌十月上高胡大令赴瑞都勾當公事與高公王大令閒談余亦在座縱言奇異不可不誌笑語雜登竟不憶何事出於何人所述也因直載之以廣見聞京都某翰林自幼好弄足置盆水中冬夏不撤客至或有事出門暫服機履事畢復然官至侍讀學士年五十餘始卒這無他患殆水族之精轉世耶青齊巨室某兄弟皆顯官已亦入庠為博士弟子員性喜代人羅髮洗刷按摩銀絲絕步刀布盤機製作甚精日雜數頭常苦不足遇親友髮稍長者即從惠焉手法遠勝市中侍詔其同學有一奇士又酷愛吏吏給析巡行達旦無倦鄰家設典肆輒往代其運者自製無表羊裘皮兜帽以禦寒或攜酒肉與吏吏人共飲醉即令彼裝寢而自按吏擊析以為樂與廉生某交有奇氣試就冠軍軍惟喜受校每同志相聚即出夏楚令有力者重笞其臂以為快否則血脈漲滿慷慨若病馬又一世家子喜為人御車往來燕魯間暇則朗吟古樂府離騷漢書或作詩自遣句多奇警不以示人偶得一二語莫不欽服相識者遇之呼曰富貴北人呼御車者之稱則欣然如呼字或構兒則怒不答若甘心

於曉後者山東海府有大清橋為濟河之鎖鑰橋孔十其中水獨黑無敢刺舟而過者其河縣某素習水性常入橋底探視有一巨龜伏焉若睡熟狀偶以語人當商有好事者駕九隸於河岸以鐵鍊繫城繞而某入水潛縛龜足龜驟而馳須臾天地皆黑浪高數丈橋欄振入空中大懼遂斷其繩叩禱請罪乃已有趙生者素禁禁因營屋居水於會泛大筏過橋必欲由中孔榜人再三諫阻不允復甫入孔即如鐵鑄數十人撐曳不少動風浪大作勢甚可怖牽相跪禱約兩時許後忽出孔如箭激直射數十丈礮然作聲聲斷如斬木散人溺趙亦入水撈救始獲英人治疾有極奇者傳以雲言伊至粵東年已八旬餘兩目茫然幾無所見聞洋館有善醫者姑往就之至則留具飲食請宿凡舉動頭肩及遺矢溺皆詳視而辨別之三日日出藥一

嘉州漫錄

卷二

二十

破野囊兩拳九垂出而筋懸幾尺許一碎一完如懸鈴痛苦欲絕醫者用剪剪去兩丸將筋收入囊中別以雞腎納而用雞皮緊縛之作符誦咒連日全愈復竟能生育則愈奇矣
人之東賦不同不聞壽大康熙間于敏肅張文端而公同主會試日坐堂皇閱卷自黎明起至四鼓無倦容于飲食頗多體亦雄偉張瘦弱如不勝衣日啖茶果少許從無益飯塊肉入口而年皆七十餘此其微也紀文達公自言乃野怪轉果以肉為飯無粒米入口日御數女五鼓入朝一次歸寓一次午間一次薄暮一次臨臥一次不可缺者此外乘輿而幸者亦往往而有即袁太史自言半坐非病不離花其好色而得大年亦復相同每云色有有福如好游而有薄勝之其者同信不誣也
鼻下口上為人中句不知何解以一身論人中當在胸間以一面論人中當在鼻準不應在鼻口之間後始恍然人身乃一泰卦泰為上地天下天中以上耳目鼻皆雙竅乃坤卦也人下口皆雙道皆單竅乃乾卦也則所謂人中者自當在此處矣蔣矩亭因余所論添一笑談謂雙竅單用單竅雙用如耳聽目視鼻嗅只有一能口能言而兼飲食時小便而兼生育雖役道雖一用而可作龍陽亦屬雙用治藥而知

有至理

庚戌冬日余奉檄調赴粵辦礦寓豫章旅舍遇杭人葛小亭言伊經歷頗可紀述以為世勸嘉慶戊寅已卯間乘軍姑蘇有一友寓旅次時任探訪見對室有一人似長隨之落拓者初不經意一夕與友談至三更將歸竊攜燭籠過是人牕下聞室內長嘆數聲曰生路全無不知走龍心與之問曰何故作此語則曰我鄰中人向隨顯官服役到此竟親不遇衣履盡盡欲歸無資惟有別尋路走免害店主行將與編夷孤臣伴伴侶耳若有人肯微五緡伴伴旅費附舟至清江浦即有生路矣顯官所得耶葛曰此易事耳姑稍待明日必為爾善之詰朝向店主結算飯資約三緡代為付訖另給兩緡促其速行叩頭含淚而去越七八年葛行鹽至清江浦開行街市見數人解衣怒馬馳驟而來急避道左忽一人下馬直前半跪請安詢葛住址勿勿而去葛已全不記及舊事且其人豐貌長鬚殊不相識姑應答之次晨先令人跪遺文綺什物約值數十金旋即自至情意殷殷細述遇救始末並云前至清江投親又復不遇乞食至都舊主收錄既放河督隨侍至此頗為倚任歲入可二十金皆恩人所賜也葛始愧然時葛方運鹽數艘在洪澤湖備水過隨會黃河暴漲封橋之令下葛船在後舟阻萬千勢難飛渡適是人持令黃一河舟來督視瞥見葛船即向河弁言此乃河帥至我其舟必借過方可下板弁信之飭河兵開闢餘舟將葛舟挽拽過橋即下橋板馬設無是人則須守候兩月方能過也後市鹽獲利千金大得其益
又有同寓吳興陸雲植言其先德任台州司鐸郡有委羽山道書稱第五洞天約二三同人携酒植乘筇與往遊將及山址一道士向陸與跪啟曰叩迎陸老爺他與皆不禮焉羣憾其慢陸亦疑其不周及入廟少憩從容問故道童曰昨夜老師言明日午間有陸某來山與我有舊須往迎之並詳言其貌未及餘人故不識耳問師何名且請相見則曰師乃萬應閣人今已百八十歲久已辟穀日惟飲水一瓢性甚倜儻望恕爾等凡之少頃一道士出布袍方履履履花白如五十許碧眼朱顏飄然有出世之概向陸拱手曰別來五十餘年矣猶相憶否陸亦恍然如舊識一時無言可答因問已壽幾即曰尚有數年洪福再五十餘年我二人又可相晤矣勉之言畢遽入後八年而陸殞至後會之期則不知應否矣是山出方石形如基于黑色能治心疾然不其貴重陸下山時道士令道童送八枚殆隱示其餘年云
陸清獻公稼書作宰時值丁祭先期齋戒恪遵禮經躬自洒掃廟廷先將祭品物

嘉州漫錄

卷二

二十一

豐潔俎豆維新。升降獻酬。必誠必敬。忽香煙凝結不散。蒙成使仲由來享五子。於靈真不爽哉。

粵東省城內有觀音山。地近將軍署。空闊無民居。軍裝火藥庫在焉。道光辛丑壬寅間。英咭喇滋事。登四方炮臺。向城內放火。直射山址。意欲焚火藥以轟擊也。見空中有白符數十。撥簫落障。不獨火藥無恙。並無一箭着民屋。咸頌大士慈悲。及皇威赫濯焉。山上有石洞數十。相傳昔年陰雨兼旬。雷電交至。河中水突漲十餘丈。而上海無滴雨。故晴後乃知此山出蛟數十。由空中飛入水。城中數千萬生靈安居如故。奉感佛力呵護。香火日盛。迄今不衰。

一士人新登第。請假歸省。乘傳疾馳。勢甚煥赫。過山左某縣。適官車轉餉。無以應。令為稅民車送之。登車稍晏。御者又係老叟。日暮不能抵前驛。士人急甚。屢呵捉之。叟曰。距茅舍不遠。今夕且下榻。明晨遣壯者相送。不得已從之。行里許。道旁有一大村落。甫及莊門。見少年數人。衣服樸素。迎叟甚恭。即代為執轡。叟下車先歸。驅車至一舍。草屋數椽。亦頗精潔。少頃夜膳。膳酒且亦尚豐腴。叟出殷勤相勸。士人不屑與同坐。而又無辭以還。惟怨於色。不甚酬答。而已飯畢。叟出文房。持素扇請曰。詞林公無

卷二

二十三

不善揮酒者。乞書便面。以為野人光。濃墨紙筆以待。士人已薄醉。隨手草數十字。意欲落單執。叟已將別家告。乃不得已。為書某學長兄。屬深恐有污己名。偏以是科殿撰之名書其末。叟欣然稱謝。從容持玩。遂字吟哦。不意匆匆落墨。誤將茶竈二字。草成茶竈。叟振臂曰。老夫有一聯。畢生未絕對出。今得矣。茶竈對酒甕。真千古絕唱也。士人初不料其識字。聞此語。色大沮。叟聞至。不覺惋惜曰。吾求貴人書。欲得貴人名。以誇耀鄉里。今落榜首名。非不佳。惜稱謂不符。此扇不能見人矣。奈何。士人問曰。與敝同年有何瓜葛。叟曰。是吾子也。士人驚曰。某同年殿撰。乃告歸尚書某公。長子御車老人。何冒謬言。叟曰。我曾仕都堂。歸耕數載。今偶御車送女回城。不意縣從拘車相送。聊以游戲。萬勿見責。士人惶恐無地。頓首謝罪。從此謙抑不敢以科第驕人。陸雲檀言粵東省會及潮郡。均有瘋院。凡男女得是疾者。輒送院中。自相匹偶。生子女無異常人。院內有井。汲飲之病即不發。色轉紅潤。若偶出院不及一月。眉脫髮落。漸至潰腐矣。院中女與院外男子接。即能過人。無敢犯者。女有沾斯疾者。悉送入院。有富室女。忽得是疾。父母不肯送院。縱令女與少年接。其脫是果。女心不悅。而重違親命。倚樓送婿。冀有所遇。適中表富室某。年僅弱冠。丰姿俊美。見女悅焉。欲與通

女聲感曰。妾沾惡疾。奉親命作此投匭。即一過必死。然即死而妾生於心。何忍今與即謀。能擇一靜室。少給飲食。以終餘年。死而不恨。某允之。告父母而迎焉。女疾漸劇。面目雖腫。眉髮皆脫。婢媼厭苦之。歲除。女母家送有核至。適女臥未醒。置案頭而去。元旦女醒。見案中止餘其半。細視無他。疑婢媼竊食。姑忍不言。命將所餘重溫而食。數日後皮如蟬蛻。眉髮復生。婉然一好女子矣。告於父母。與某合卺。成夫婦焉。迨捕除淨室。見床下一穴。蛇伏其中。乃悟有為蛇食。流涎於匏中。女食涎而愈。心甚德蛇。不殺而縱之。此女無害人利己心。故天特示報云爾。

過梅嶺。每行曲江道中。兩岸山勢重疊。殊形異態。目不暇給。或兀如獸立。或伏若龍臥。或劃如斧劈。或鉞若牛毛。尤異者。有五馬歸槽。筆架孟鉢。香爐燭臺等形。土人名張相公。嫁裝山。云張曲江嫁女。舊具所化。語雖不經。然山川毓秀。宜其代出偉人也。粵東自曲江至三水。相連四五縣。皆不轉五更。夜止四更。即待天曙。過佛山。則仍然擊五鼓矣。聞傳有柳鼓打五更水。進肇慶城之說。是以相戒無五更。恐海水泛溢之故。然增城東界。大海相距。不及二百里。何以每夕有五更。而海晏如故。真不可解也。

卷二

二十三

梅嶺一名度嶺。以梅嶺度信而得名。後人欲證其實。或植梅數百株。然土不甚宜。輒多槁。余向疑之。辛亥春。予役粵東。往來嶺上。乃始恍然。蓋是嶺為江廣分界。山勢最高。而石色蒼綠。皆斑滿焉。有似梅根。故得是名。特未經人道出耳。正如湖口石鍾山。川水激石。聲如鐘聲。前人紛紛附會。至蘇子瞻乃得其實。事非目見。往往為古人所欺。然哉。然哉。黃姓聚族而居。共建一祠。屋宇深邃。凡族間無力安葬。及停柩候擇地者。皆昇櫬置祠內。日久愈多。後二進皆滿。始猶夜間鬼聲。繼則白晝現形。入祠祭者。咸說前殿設醮拜奠。無敢至後屋者。族中少年某。素好勝。獨言不畏。眾林之曰。如能一人入祠後屋。每柩前插香一枝。則醮飲某諾之。是夕飲薄醉。眾送至祠前。某手持香一束。獨步入內。先於中進各柩前插香畢。步入後進。羣鬼羣集。圍而搏噬。某大懼。不能聲。俄一老年鬼。排眾鬼曰。是我孫也。勿驚之。眾鬼稍却。老鬼撫之曰。此地如何。非我則爾被咬矣。即不咬爾。為陰氣所逼。亦必死。茲幸相勸不久。然已須大病。可速退出。母速延某乃踉蹌而出。眾視之。已消瘦一半。氣絕神昏。扶歸。病月餘始愈。南田老人憐壽平。以丹青傳食於郡縣。偶至泗州。州牧留住城隍廟。幕友神者。或以

自庚戌辛亥迄今十年。長髮賊擾亂東南數省。近歲豫東之捻匪。又起而應之。國家命將軍征之。必有盡平之日。然劫數亦自有由。相傳初起時。有諸仙者云。王帝傳集諸神。諭以劫運將臨。天下人民。須減十成之六。諸神力允允。一城諸神再求不允。願以諸神身抵一成。而減其四。上帝允焉。所以焚燬神像幾無子遺。雖至靈如天后。關帝。洞庭。君山之神。鄒湖將軍之廟。平日小有觸污。即興風濤者。亦復燬之。晏如。即使顯靈退賊。皆於攻城爭戰之際。默為呵護。從無因毀像而加以冥誅者。亦奇矣哉。

致治以文。戡亂以武。古今不易之至理。講射讀法。可以消兵。革於木萌。導頑鈍而使之丕變。若已盜弄潢池。則非征討不可。我服而講老子誦經。以期却敵。徒成笑柄。無益也。自粵西用兵。逆寇猖獗。天主教耶穌之結餘。創為天父天兄之異說。製譜美經。天條等書。每陽城邑。輒建高臺。集羣黎於臺下。賊首一人。登臺演說。謂之講道理。無非上天受民。救後水火之意。亦竟有為其惑者。楚南王璞山觀察督兵勦除。所向克捷。處士卒中間有不遵紀律。恃功而驕。或強買民物。搶奪滋事者。每三五日。亦集

卷二

二六

衆而講。上諭及性理諸書。俾曉然於崇正黜邪尊君親上之道。且潛消其桀驁貪鄙之氣。是以千帳雲屯。入夜刁斗不驚。書聲盈耳。暇則習射作字。易起為彬彬。真成仁義之師。一聞令出。皆奮勇當先。觀察親執桿鼓。一擊而軍士排列如牆。二擊而左右翼兜圍如張翅。逆賊鐵子落於面前。或轟及旗。然後三擊而馳鼓聲大震。勢如潮湧。無不全勝者。賊聞王名。心胆俱裂。呼為老虎相。戒不敢抗拒。孔子云。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教民七年。乃可即戎。信哉。惜五年不永。旋即病歿。今大軍所向。勇往者固不乏人。而教則無聞矣。能不畢然高望。慨然遐思耶。

癸丑五月至八月。寇圍豫章省城。其時惟江岷樵廉訪所部楚勇。習於戰陣。餘皆烏合。集於倉猝。備數師觀而已。不能恃為克捷也。張小浦中丞。請江西福王許真君像。上德勝門城樓。為民祈禱。解圍後。傳聞賊營內遙望城上。每夜登降。守禦者甚多。皆執許姓燈籠。往來巡緝。故不敢犯。未及百日而退。去神靈呵護。信有之也。

童子清大令守永豐時。城內兵勇不及二十。糧亦將罄。外援不至。而賊眾萬餘。近逼城下。危如累卵。雖屢出奇計。頗有新獲。然奸細暗通。從知外兵不來。內守不固。最爾孤城。真可驚天。越倒。圓五自餘而不隔者。亦賴。關帝呵護。每夕。城上守禦者。

燈火徹天。千戈密列。總疑傳言之謬。不敢力攻耳。事後思之。亦殆矣哉。歲在戊午。權篆吉水。大寇佔踞。郡城距縣祇四十里。雖水陸圍攻。然終知破城時。賊斷不能上。賊鋒南。必下過縣治也。八月十一十五兩日。賊果架大木牌四。乘水漲而逸。出母牌約二千餘人。義帳雲屯。旗幟林立。鳴鑼吶喊。經過城下。余登城守禦。飛炮擊城樓。而揭其瓦。牌亦漸欲攏岸。水溜牌重。人力不濟。順流而下。倖免保全。維持城中。祇保安團二百人。稍有砲械。沉兵三十名。皆徒手耳。城內百姓。咸上城助戰。手無寸鐵。空口叫號而已。當時是不知懼。坦然過。迨事定回思。設一登岸。立為齑粉。縱使郡兵追到。總在一時半刻之後。豈能相持。痛定思痛。為之凜然。

張熙伯言某觀察。以千金令司閫。往粵東買妾。比至。不俟修飾。遽謁主人。見其蓬首垢衣。不暇詳視。看目身手。怒而退出。司閫者不得已。而自納之。女曰。我是嫁大人者。死不從。志不可奪。抑鬱數月。患乾血癆。而驚。觀察又令他僕。往粵買得一妾。有鑒於前。慮先於另室。加意修飾。為其子所寵。志曰。老年人娶此少艾。姑楊生。極大非所宜。是宜事我女。亦愛其年少丰姿。兩心相印。遂納焉。觀察無如何。於侍婢中擇少好者。納其二。以自娛。此兩女見解不同。所謂人各有志。不能強也。

卷二

二七

有欲私其僕婦者。僕固點。令其妻獻媚勾引。而終不一任。離。主急甚。聽其取索。已約期。聞門相納矣。甫解衣。而僕自門入。主大怒。僕毫無怒。謂主曰。何必爾。我正以妻為累。主人能賜三百金。即獻為妾。第欲先交歡。則不可。今夕付銀。彼此為議。約明午裝飾。送入內室。何如。主喜極。即如數付金。立約歸。寢中心坦然。樂悅酣眠。至午方起。僕於四鼓。挈妻而過。因親書妻之約。已入僕手。竟不敢追回。飲恨而已。

豫章有老妓名素樓。其夫劉姓。貌不美。四面禿髮。連舟半尺。稍識字。亦解畫蘭。絕無青樓習氣。所交皆仕宦。絕不計較。纏頭。而所入倍徙。性復任俠。揮金濟人。無少吝。年漸長。頗有少年。即拜其阿婆。藉其資以納官。仕者。無所惜。亦聽之。現已老而患癩。病之疾。雖不之食。而頗容。無顧之者矣。

某娶婦已有五月。夫密叩之。且告以不棄。婦曰。我已失足。原擬一死。今蒙不究。願終身不歸。甯任君買妾。以為報。惟不及月而生。何以息人言。某曰。此不難。吾與若本老親。時相往來。可託言數月前。我至爾家。乘隙苟合。則泯然無迹。因叩婦為何人所破。婦以表兄對。某曰。事既言明。我不置。爾亦不必終身不歸。甯。但與爾表兄勿續。

舊好可也婦感泣應允遂安之某可謂忠厚存心者矣。
飲食男女大欲存焉然東誠亦有不同常開平三日不御女皮裂血出軍中携妓自
隨明太祖不之禁近世紀文達公曰五虎否則病不飲酒不食穀菜一盡火肉
雖炎燭切之旋飲旋噉而飯事畢矣才太史精於有核其自吟云半生非病不
離花每稱有邑福而梁山人學士則四十年獨宿食無味寂若枯僧壽至九十其
不同如此。

人事之變遷不一而氣必先至當時不覺事後恍然相傳明末時人皆不願戴網巾
武水髮加帽或裹網巾而不繫帶謂之懶散其諸沽賤人往往惡其頭四圍修
雅一邊以却暑迫 本朝遂有強髮之令道光年間洋務未起時桂子欄杆桂子扣
無地無之凡物稍飾觀人少軒昂皆曰洋氣呢羽鐘表之類來自外洋者較中國為
倍重致有深入內地設馬頭之事咸豐初元小僧忽共名曰盛禪莊則單果
而挖雲者謂之戴履紅冠不喜綴纓而飾貂尾名曰得勝盛不二年而兵興節
所謂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天下將亂地氣自南而北豈惟天地人事亦有預兆
近則南地或寒於北地衣冠亦漸寬博意將復睹 昇平之盛矣。

嘉鳴漫錄

卷二

二十八

某中丞撫江右其駐不已為之過付者為南昌尹徐某相傳將敗時星使於除夕抵
沙井適新建二尹張某為債所迫渡河潛逃獨迎謁之而密達於徐徐與本邑紳士
黃某蓋即夕將籍匿百餘家頓黃姓後樓正月二日星使過江宣旨中丞及徐均論
如法張即擢補徐缺升升至東泉山左而罷徐就刑時告妾與子以寄黃姓籍隱事
彼時恐耀人耳目不敢遽取俟于年十四五矣始學之來江向黃索籍欣然同詣後
樓見籍猶如故塵封鎖鏡似多年未啟者妾大慰實屋住定全數移去黃亦親身送
還一查點清訖始歸妾感之入骨連二三日啟一篋則破畫盈中雜以瓦礫大驚
盡啟之無不皆然撫膺大慟以曾輕抄塵不敢控告投章江而殯子亦流落行乞不
久夭折實絕不一顧一日晝寢夢徐來拜相安如平生頓忘其死夢中極其款洽徐
突入內室阻之不及而後庭報妾生子矣黃慘然未幾而殯子長遂傾其家而傾之
之法則又不同飲博游蕩所費無幾身意於捐餉凡遇水旱偏災軍興等事一捐輒
數十萬不吝於是得通氣如方伯伯賞花翎年未六十所輸已三百萬矣家頗落而
身亦亡僅一子尚幼今所存者僅黃本業云蓋徐所寄籍者理應入官故以捐貲之
適如其數而止報施之巧無過於此天道昭昭豈有誣哉。

崇仁丞固始許容齋言豫省有某孝廉者十三歲入學自命科名如拾芥初次入闈
夢神示以字曰爾須與井有楊同榜心識之數科後絕無其人始留意察訪直至六
十七歲已入闈十四次矣進號開行偶與鄰號通言問其姓曰和問是否此和曰否
於是偏舉齊奇松等字書於掌皆曰非是遂取其卷面視之方知為許姓乃許官氏
之裔為聖配後人而其名則有揚云於是恍然前夢誤示字為井字也乃相談益密
迨題出各自研思三藝已就彼此互觀才文頗劣斷不能售某已我十四次棘闈始
克遇君今文若為馬龍同榜不勝悲咽示曰我甫入學觀場原無心於取售果欲附
驥請以君作見意君再作三藝如何某不得已從之乃同捷焉計入夢時示尚未生
可見事皆前定也。

凡仙有極靈者王樸軒言己未冬與同人集建德觀諸仙各問安視之所魏可齊者
判云秀而不顯當時不解後就憚中丞幕不久憚憂而接就毓中丞乃知秀中含毓
姓而韻憚同音也此外毒姓者判云周南召南以居停之名與詩也又某判水漫金
山待老僧得高安縣館格水至則高處者安也惟樸軒之章門對岸則現來崇仁沐
不應不知靈於何日也。

嘉鳴漫錄

卷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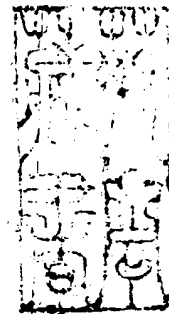
二十九

嘉鳴漫錄卷二終



此
中
人
語

清程趾祥著



此中語

此中人語提要

此中人語卷帙凡六作者為程趾祥氏
紀述清光緒初軼事勸懲互用間及詩
詞多涉美人香草之遺好鳥嬉春寒蟬
咽露不是過也篇中最奇特者為記吳
又邨曾覩瑤池仙客一事殆亦有托而
言耶

此中人語序

予武夫也目不識一丁好弄長槍大劍盤馬彎弓冀隨各大帥征勦髮捻奔馳數省閱十有二年歷經怪怪奇奇之事每思撫毫題楮深以不學無文為憾近因風鶴已息磨盾無聲聞與騷人逸士游見有操帖括者有懷即吐適性為情月露風雲連篇疊牘而求其裨於世道人心者實非易易職名可也傳則寥寥無聞焉今夏得見程君趾祥所作此中人語一書讀之不忍釋手非僅筆法神奇即所載事蹟亦皆寓勸善罰惡之意所謂於世道人心流傳不朽者也豈可以尋常誌異目之哉書中大半皆余之所欲言而若代余發之者斯亦奇矣趾祥年甫弱冠才志高起不事繁華不矜名利頗具居曰臥廬其襟懷淡泊可想而知將見著作等身正未有止境也茲因屬序於余余不文焉能寸莛撞鐘不獲辭勉序數行以見相知之雅云爾

光緒八年壬午七夕五岳山樵吳再福撰於春申浦東石筍里之孽勝樓

此中人語

序

序
壬午之夏少晴多雨旅居無聊無以為消遣計通程君趾祥以所著此中人語一書乞余一言以弁其簡端余於是客次蕭然展卷讀之常與簷外雨聲相贈答而孤寂於以破悶愁於以笑凡平日之所謂前人之所未言與己之所謂欲言而未言者程君以濡毫削簡歷歷言之則此書也可以驅睡魔可以怡心神當旅館孤辰索居永日手一編讀之不啻接廣眾而晤談對良朋而促膝矣清機徐引何須冒雪於元冬玉雪遽霏止可暑消于未夏況程君年僅弱冠之餘便有志於名山之業他時年益長學益富其根柢益深則其談論益粹將出其所有與古作者相頡頏用以裨補人心維持世道其所造正未可限量也昔紀曉嵐先生於書無所不覽於學無所不窺而其所撰之書不過裨官小說皆談果報之言以昭勸戒之旨彼誠謂經史諸說浩如烟海人未必盡肯觀不如裨官小說人人好之為新奇悅目也程君倘有志於此當不僅以此書為止境也脫不以余為孤陋則弁首之文更願操不律以俟焉

光緒八年夏季長洲楊齋姚印詮撰

此中人語目錄

卷一

閻王

詩用迴文體

童子獲虎

王生

長人

死虎

鐵馬

畫中人

王積慶

陳璋

瘦鶴詞人

石筍里

行素堂

悼亡詩

夢異

江北女

馮雄

梅洲隱士

猴

彭宮保詩

卷二

吳某

乞丐風流

此中人語

目錄

倭子打戰橋

集句

無修補

捉鬼

龍大海

翠翠

吳樸齋

浦東柴米星

倚樓美人圖

田螺妖

孫繼皋

狂生

楊八

願花常好館主

大蛇

賀洞房詩

評漢

卷三

滿湘侍立圖

情虎

丐技

梧岡老人詩詞

前知

各處有忌語

果報

祝椿年

祝少瀛	見怪得金
張先生	匠人
臨池浣花女	紅樓夢竹枝詞
神船	三足爛墓
守節	白門種者
玉登	
卷四	
朱家貴	難產
李士如	狐
典史	賞茶姬
呂光復詩	夏六方
死裏逃生	石湖漁隱
張遠適	密峰
瑞生女史	迷香洞
此中人語	
卷五	
逃荒婦人作	大膽秀才
瘋僧	賀新郎
捉船行	天師
蔡床舊主	胡生全
儒將風流	蘇若蘭
三足犬	申江才女
拐兒橋	秋樹讀書圖
債	題畫
馬戲	趙錫卿
阿土	
卷六	
祝壽	石龜
畫眉圖	曾龍瑤池仙客

月中人	河中井
春怨	奈何天
黃老虎	品花使者
變馬	姚暢齋
荷葉地	純生
成衣匠	廣寒宮搗花女
撫松軒詩稿	垂釣
倚屏美人圖	
此中人語	
無修補	集句
龍大海	捉鬼
吳樓齋	翠翠
倚樓美人圖	浦東紫米星
孫繼皋	田螺妖
楊八	狂生
大蛇	願花常好館主
許漢	賀洞房詩
卷三	
瀟湘侍立圖	情虎
丐技	梧岡老人詩詞
前知	各處有忌語
果報	祝椿年

閻王

廣東周生家貧以授徒餬口。單瓢陋巷。宴如也。一日暮。眺江流。見一船狀類官宦。方駐足。聞船中人招之曰。先生快登舟。主人候久矣。周不覺入其船。忽聞狂風怒號。與波浪聲相應。啟窗窺之。白練滔天。銀濤萬丈。不知身在何方矣。周大駭。詢諸舟子。答曰。我主人閻君。博學。請往。課其子。耳。周復欲問。時船已觸岸。導周至一宅。甲第大闢。與王侯無異。周入其室。即有一生執幣見禮。蓋已為西席矣。周居其中。快快不得志。且主人並未謀面。姓氏亦不得知。屢詢於生。而終未得見。閱半載餘。忽思歸。因謂生曰。余每欲旋里。嘗以未睹尊公之貌為憾。蓋於明日。導余一拜乎。生躊躇久之。曰。明日五更。共往可耳。及時。生與周歷數重門。至一處。畫棟雕梁。鏡我顯赫。若宮殿然。自窗隙視之。中坐一人。冕旒蟒玉。面如黑漆。鬚及於胸。兩眼碧光。與燈光相映。射陰風。颯然。冷氣襲人。不禁毛骨悚然。諦視兩旁。差役則牛馬。其首而人其身也。鐵索琅璫。滿堂響震。而拷掠之聲。與呼痛之聲。亦復不絕於耳。周懼極。戰慄不能言。生乃扶周

此中人語

卷一

回書室。而謂之曰。家父本係閻君。故未與先生相接。禮今已示知。未免有明冥之異。況先生本有歸志。請登歸轡。以遂桑梓之願可乎。即出白金三百兩。為周送行。周甚喜。遂謝別。方周之出外也。妻子並未知之。許久不歸。疑周已死。特未得實情。故未舉哀。今見周回。喜出望外。無殊隔世重生。周為述閻君一事。皆為之驚異不已焉。

詩用迴文體

迴文體詩。有巧奪天工。令人百讀不厭者。如前數年申報中。有偶憶歌者二律。心靈筆妙。惜忘其作者姓名。爰照錄之。其詩曰。前年幾度品絃歌。快樂原知事往過。蟬聲掠雲開。雲鏡風輕移。月踏紅羅天。晴語燕飛花徑。月曉啼鶯藏柳。柳眠不夜成思。贈與。絲絲我繫情多。

童子獲虎

金陵赤山下。一片荒田。多產野菜。有二三童子。攜筐挑取。俟有虎自山上過。徑奔下山。攫取一童而去。該童昏然不知人事。少頃張目。則身臥樹下。旁坐一虎。霜牙連。金睛閃閃。欲欲逃。忽思我若逃。虎必噬我。是速我死也。躊躇再四。計從心來。遂將虎滿身撫摩。虎感風韻。低頭得意。意如貓。童視虎乃雄虎。暗解身上繩索。繫虎金囊。

以一頭繫樹上。再撫摩一遍。游過去。虎見童子走。一聲怒吼。向前直奔。孰知陰囊已去。痛極倒地。童拾取大石。亂擊之。虎竟斃。

王生

王生浙江人。少孤家貧。讀書某氏園。園本廢棄。別無景物。而桃樹頗多。故當春光明媚之時。不減武陵溪境。生每於暖風微雨。吟嘯其中。殊為興高采烈。一日。花開正盛。生周圍歷覽。詩興勃然。遂吟曰。嫩臉紅腮。百倍嬌。逆風微笑。最堪憐。卻憐鎮日無言語。空對東鄰伴。寂寥吟畢。神思恍惚。隱几而臥。忽聞一陣笑聲。有四女子排闥而入。諦視之。丰姿綽約。體態玲瓏。無異艷魂倩女。生喜極延之坐。一詰其姓氏。俱低頭不語。而秋波轉盼。百媚俱生。生固詰之。始知一名紅雲。一名絳雪。一名阿嬌。一名小惜。俱花顏雲鬢。風雅可人。而阿嬌尤麗。生前奉其袖曰。書齋落葉。寒士淒涼。何幸得眾芳卿顧。我阿嬌嬌羞可掬。不發一言。絳雪前執其袖曰。阿嬌阿嬌。何必又學息夫人。故態耶。言未畢。有二小鬟提壺挈榼。而進置桌上。諸女比肩坐飲。生亦與席。席間諸女談諧謔浪。笑語諠然。獨阿嬌默坐。而酒量殊佳。頃稍稍問答。措詞頗雅。綽有大家風度。生甚愛之。暗以足履其蓮鈎。阿嬌亦暗置一足於生股上。生神魂飄蕩。四目

此中人語

卷一

偷窺如流星之相射也。蓋阿嬌與生早已心心相印。特眾女俱在。未免礙眼耳。適時盃盤狼籍。三女玉山頹倒。生遂擁阿嬌散會。阿嬌半推半就。而臉泛紅霞。已有不能自持之狀。生覺得異香沁骨。溫軟無比。以為天台仙子。亦不如是耳。事畢。阿嬌欲辭去。生問其住處。曰。君家即我家也。又何問焉。遂起。生急起追之。花片打衣。惘然而悟。見夕陽西墜。殘月東升。不獨阿嬌杳然。即諸女亦失所在。細思夢中事。歷歷在目。生甚異之。秘不以告人。至次日。又入夢境。而阿嬌清談雅謔。有非似昨日之纖默者。生得隴望蜀。漸次第與諸女通。馬黑甜。鄉儂紅倚。緣約半月有餘。見諸女容顏枯槁。瘦骨珊珊。一齊病倒。生不勝驚訝。問其故。諸女淚曰。天上星。猶愁遠隔。人間露。水豈卜長圓。況我等生。生不禁大哭。時桃花久已開足。漸漸凋落。是日忽大雨傾盆。花飛滿地。生黃梁驚醒。幻境已遙。為之歎息不已。自是乃不復有夢云。

長人

文王十尺。湯九尺。古人之長如此。近有儼人唐五。旅居海上。身長尋丈。軀甚偉。門中出入。必彎腰俯首。而過。間或出外遊玩。則觀者如堵。遂為之塞云。

死虎

上海馮觀舉處書記某與寺院某僧相善投桃報李不啻忘形會馮觀察有事北上某未與之俱遂失素異鄉落魄晚景蕭條僧固殷貧重富者見某如此光景未免相加白眼某不與較隱忍於心乃否去泰來某竟又得美館胡胡裏馬大異從前僧復逢迎諂媚羨蘇李之位尊金多矣次殷勤進謁某難卻其情亦至僧處拜謝僧置酒相款酒酣僧出己小照求題某遂援筆書曰一夕靈光出大虛化身人去意何如秋丹不用爐中大凡事心頭一點除僧覽詩甚喜懸壁中一年餘無一識者一日有數人至看照畢忽大笑不止僧請其說其曰詩中隱藏死亮二字爾尚不之覺耶僧大悔遽取其照而廢之此篇聞之顧梅生

鐵馬

鐵馬不知起自何時惟聞其聲則叮噓可愛人家房屋用者不少凡人於歡喜時聞之則喜於愁恨時聞之則愁蓋隨人情為感觸也驚湖映雪生有咏鐵馬四律甚妙其詩曰因風相激不能平檻外窗前試一鳴忽挾松濤兼有勢韻隨風漏倍多情破來驚夢驚初寐捲上蝦蟇最清底事將軍難畫就悠揚斷續但聞聲聲韻鏗鏘到耳中宮商莫辨任丁東梨花院落滿清雨竹葉溪邊陣陣風若共瑤琴彈一曲恍惚此中人語

卷一

三

玉簪擊三鼓有時飛燕身輕掠抵觸無端響更雄受人羈縛畫簾前檐下低頭倍可憐半世風塵經閱歷一絲寒暑任拘牽護花雅共金鈴傲敲竹時同片玉懸不用長鳴悲伏櫪聲聲也覺意纏綿一生驅策任封姨曲院蕭齋總合宜曉角霜天聞慘淡雨淋鈴夜聽疑疑佩聲錯認瓊姬步蕭蕭道和王女吹響展廊邊人靜義相偕學結共催詩

畫中人

陶仲子水叔貌韶秀才敏捷其父嘗仕未倦罷官林下家藏書畫頗多惟書室中有鐘進士一幅化工筆也進士口御寶劍兩目閃閃然貌頗凶惡旁一美人丰神酸楚體態娉婷而下露一尾蓋狐也進士執其臂若欲置美人於死地也陶素憐香惜玉每視畫必喟然歎曰如此美人吾見亦罕鍾君何太無情獨不念姣姿弱質乎而畫中美人亦眉黛淺然秋波頻送若有欲語不能之狀陶始而憐繼而悲久之忿火中燒癡情莫遏遂取繡針二枚刺進士臂忽見美人自畫上飄然而下與陶綰袂曰蒙君眷愛故安於患難中此恩此德誠莫大焉陶驚且喜遽接之美人不甚拒竟成歡好陶乃取鐘進士藏書篋中而繡針卻未拔下恐其復執美人也陶與美人居一年

餘殊無知者一日美人忽呼腹痛產一兒啼聲宛轉與常兒無異於是合家俱曉美人亦不之避育嬰三年始涕淚與陶訣別陶痛極百計挽留美人曰妾本畫中人烏得久生塵世君固鍾情為難強暴數年伉儷恩已報矣此兒福分亦大宜善撫之後三十年當與君相會於石鏡臺前也言訖凌風而逝陶感其情終身不復娶而其子至二十餘歲竟由科第官至太守云

王積齋

王君積齋白門人也旅居滬上有豪氣嘗為人代抱不平尤喜繪山水蒼松翠柏怪石玲瓏頗有米老筆法嘗見其題扇面一絕云紅岫帶斜陽人歸小艇橫雲霞如可接曙誓看微茫清新逸俊風雅宜人讀其詩可想其人矣

陳璋

童子陳璋讀書外塾一日閒步郊原見一油餅車轉轉而來車將近則見車中坐一女郎年可十五六紅羞翠怯嬌艷可人旁坐一姬低頭垂目形頗龍鍾璋停足不行女亦星眸環顧頃之車已過女郎又臨去秋波那一轉璋神骨俱醉心中若有所失遂回塾告諸同硯友友笑曰此即前村文富翁女名淑英者也待字閨中頗知筆墨此中人語

卷一

四

每於傍晚倚後窗閒眺君前者未之見耳璋竊記之次晚往視女果倚樓頭見璋至笑容可掬若有欲言不得之勢璋木立如癡四目相凝固已心之相印也至夜黑對面不見始各回自是竟無虛日一若兩相赴約者璋暗賂賣花婆俾詩一首以挑其意詩不盡述有相逢不若未相逢之句女亦無回詞璋急甚又作律詩一首以探之其詩云片紙輕詞轉達卿良緣何日慰癡生朝朝水面雙眸送夜夜齋中一夢驚感概為難成好事相思偏易誤功名春宵一刻千金價知否西廂舊月明女得詩心神撩亂推辭不得只得寫書一封以報之其書曰塵承珠玉五內心銘無如緣乏三生會疎一面使兄而蛾眉蟬鬢胡難作伴於閨房妹而麟角虎頭亦可訂交於几席詩題紅葉本是痴情會約黃昏有違女訓望兄速選媒妁轉懇椿堂毋使好事多磨也璋得書甚喜歸家專請其父父怒曰兄但發憤攻書自有佳婦豈得遽作登徒之想耶璋不敢再言孰意一念相思竟成疾病父乃急倩媒者詣丈宅求親丈不許女聞之數日已矣子古云才子數奇佳人命薄今果然矣遂亦病於是兩家始聯秦晉擇吉日行交拜禮璋與女病若失結褵之後夫妻偕和詩不下數百首情致纏綿清新可愛惜未錄其稿璋後登甲榜而淑英以順婦稱焉

瘦鶴詞人

鄧君翰飛瘦鶴詞人其別號也宏才博學態度風流最愛讀石頭記而於林黛玉又鄭重視之其相達於夢裏者不知凡幾以此又號瀟湘館侍者每作詩多香奩綺語令人愛不忍釋者有澆愁集一書久已膾炙人口其他如七古五言及長短句等稿如山積其非知己者不能睹也余僅於申報中錄其無題二首云應為心同恨亦同柔情宛轉暗相逢有心釀雨雲先滯無那題詩計已窮願作鴛鴦緣淺化為蝴蝶夢成空悽悽消瘦如黃鸝料得芳卿鑒寸衷無端餘緒一絲絲悵觸停吟罷讀時才女孽緣偏遇妬書生幻想易成痴淚多恐惹啼鵲笑事隱難教飛蝶知偏欲忘卿忘不得當窗紅豆又相思聞詞人又著三借廬贅述未嘗刊出他日當訪而讀之

石筍里

新場一名石筍里相傳國初時北市落鄉產一石筍長幾及丈其形與竹筍無異今幾經兵燹古迹無存余亦未免有向隅之憾耳

行素堂

堂在南邑新場鎮北市為國初某顯者所造雕牆峻宇勢極巍巍迄今二百餘年

悼亡詩

近於申報中見某君悼亡詩十首錄其三云一生內則離前型女伴相師幾載經此日畫樓人不見癡心猶道是歸常漫道迴文詠絮才如卿針黹亦為魁十年薪水計何出半是卿卿手上來匪歲嬌兒才尺許便教認字識之無而今正是求師日空對繡幃習禮趨音韻淒涼不堪卒讀

夢異

沈君秋樓湖州人也嘗謂生平多異夢今記其一辛巳秋探親吳下夜宿滴翠軒夢行郊外過雁無聲蓼花門艷殊覺心曠神怡復行里許入山谷中小徑縱橫草木繁茂一灣流水四面奇峯不減蓬萊仙境忽見老松下有一石光滑異常摩之不燥沈覺疲倦即臥其上復恍惚如西湖中聞絲竹之聲作於水面諦視之一艘畫舫駛乃

而來中坐四少年精拳飲酒歡恰平生沈駐足細看頗極羨慕忽見舟中人咸以手相招沈不服辭逕造其舫熟視諸人頗不相識遂含糊入席五人共飲適一時許沈大醉伏桌而臥此醒則身仍臥片石上追思往事如在目前且口中微覺作酒氣方疑說聞聞有婦人聲喚曰相公醒來日將午矣復又醒則身實臥滴翠軒中耳不禁啞然失笑以為夢中夢竟成身外身云

江北女

江北某氏女貌秀麗性輕蕩畜一犬與之共寢遂與交媾迨女嫁犬亦隨往每乘其夫不在暗叙舊情晚間亦睡於床下一夕犬偶出外夫婦閉門而眠犬歸不能入在戶外亂叫兩人俱不之理犬遂巡一夜至天曉其夫先起甫啟門犬猛然一口將其夫陰囊咬脫夫遂驚覺姑疑心難釋遂訟於官且言女與犬有奸乞賜明察官詢女女不認官令其翁姑牽犬而至犬見女搖頭拽尾若不勝歡官遂以參斬二枚擲地下犬食其一而以一餅置女前官令女脫衣細驗則見女肩下有犬爪痕是必有奸無疑矣乃殺犬並置女於法

馮離

鍾客馮離山東人勇冠鄉黨遊歷各省所遇奉棒莫能出其右故綠林中聞其名者莫不膽裂一日保餉銀至陝西某縣舟泊大嶺下日將過午假寐片刻恍惚舟中動馮即醒見一人短衣窄袖在艙面攜一銀包躍上嶺去馮大怒急逐之其人或馳或躍似麻雀馮竭力追趕終不能及須臾至一高墳塋上有月洞一口大如盆其人縱身而進馮亦繼入則見其中院宇比連絕無人迹馮甚異之緩步入內俱空屋並無陳設末至一室見有一櫃羅帳低垂帳中露一遺物度小奪魂囊不盈掬而所失銀包置於足下馮更加駭異不敢啟帳上前徑取銀包執意分毫不可動知不能動急退出甫十餘步忽聞噤噤聲聲由後而至馮一回首則見杏臉桃腮姿容絕世一十七八好女子也馮以為可欺遂放鐐女接去馮拔佩刀相拒女從容以飛劍破之馮汗流脊背極語罪女笑曰是美罪哉妾見妹二人隱處於此將及一載久聞君名如雷震耳知君今日至此頃家兄攫取銀包並無他意特欲一較其技耳遂請馮入座馮心稍慰隨之入女即請其兄相見並備酒飯馮不服辭遂相共飲飲罷女乃導至後園園中有木柱七十二根半入坑內問馮能倒之否馮力盡平生倒去數枝女戲笑金蓮起處餘木盡倒馮不勝佩服因詢之始知女姓鍾其父亦豪客女善父術身

輕如燕能水上行。其兄雖得父傳。然遠不如其妹。兩人之隱於此者。以其父已死。兄妹具此絕技。恐人生疑。實也。馮遂辭別。女即以銀包還之。馮回家。思天下異人之多。不敢再誇。奉勇云。

梅州隱士

隱士粵人也。少時隨其父旅居海上。及長。風流豪爽。調懷不羈。尤工詩畫。嘗見題自繪。攜琴訪友。圖云。不管路高低。策杖前行去。將琴命僕攜。知音在何處。思清筆萬頰。有古風。聞隱士遺家不造。因繼母不能相容。遂飄零琴劍。即以繪事為糊口計。殊可憫已。

猴

商人某。肩簍一擔。左手執一扇。且拂且行。至山下。忽有猴數十。自洞中擁出。將扇搶奪一空。學商人樣。亦且拂且行而去。某憤甚。欲上前奪還。恐眾寡不敵。且猴性甚潑。反惹其害。遂返告諸友人。友人笑曰。猴最喜效法。君自不知耳。君明日取小刀數十柄。以一刀割面上。且刮且行。猴見之。必又來奪。取效君之狀。猴將不能活也。某如其言。猴過來奪刀。將身亂刮。霎時血肉淋漓。隨毛而下。猴急甚。俱跪下。某曰。何妨也。但將簍運。則不致有傷。猴急回洞中。取扇與刀。一併還之。某檢扇。竟不失。一二。即令猴回去。猴如聞將令。一哄而散。某亦不禁為之啞然失笑云。

此中人語

卷一

七

彭宮保詩

彭雪琴宮保登太白樓。有詩四絕云。詩境重新太白樓。青山明月正當頭。三生石上因緣在。結得梅花不用修。到此何嘗散作詩。華螺山擁藕仙祠。頗然一醉狂無賴。亂寫梅花幾十枝。姑蘇溪邊憶故人。玉壺冰澈絕纖塵。一枝留向江南去。頻寄相思秋復春。太平鼓角靜無譁。直北霓旌望眼餘。無補時艱深愧我。一腔心事托梅花。

此中人語卷之一終

此中人語卷之二

清 荀漢臥廬生程麟趾祥氏著

吳某

江蘇吳某。本良家子。事儒業。實非本心也。娶妻張氏。美而賢。伉儷甚篤。吳亦憐香惜玉。有甚於畫眉者。孰知好物不堅。彩雲易散。張氏偶得一病。竟至玉碎珠沈。吳痛絕。誓不欲生。鄰里勸慰之。乃止。自後形單影隻。殊有仙山海上之思。每於孤燈人靜時。潸然痛哭。經年餘。思愈甚。如醉如癡。遂多帶川資。作尋妻之舉。千山萬水。勞頓不辭。一日至一處。彌天黃霧。滿地白光。心中頗為疑惑。轉瞬間。又逢一河。闊僅丈餘。而水盡作黑色。對面隱隱有樓閣焉。吳沿河覓渡。忽見隔河有一婦。臨流浣衣。狀類己妻。諦視之。果妻也。不禁大喜。遽問曰。妻固無恙耶。妻見之。淚形於色。即以木桶自水上推來。令吳登桶浮過。吳如其言。遂登彼岸。夫婦抱頭大哭。頃之。妻問所自來。吳備述相思之苦。且曰。今兩人已會。盡速歸乎。妻泣曰。陰陽相隔。豈不知此。乃陰府都城。委自別君。屈指數載。已嫁鬼卒為妻。為得復侍君箕帚耶。今幸鬼卒不在。尚可至家中。一叙。吳乃隨之行。不數武。已至其門。入屋共坐。暢談衷曲。閱一時許。妻忽大驚曰。鬼卒來矣。將若之何。吳亦張皇失措。不知所為。妻乃藏吳於壁廚間。將廚閉上。俄而鬼卒已至。周回四顧。忽曰。何故有生人氣。逼人乃爾。妻始之曰。余弟在陽世。思姊心切。特來探望。頃見君回。恐人鬼殊途。乃相避於碧紗廚裏也。鬼卒曰。既係至親。不妨親面。令妻啟廚請之。吳心稍慰。遂相見。鬼卒竟以禮待吳。且置酒相款。酒酣。鬼卒謂吳曰。此處本無人至。君既至此。宜徘徊數日。異日尚欲導君遊地府也。吳唯唯。每於鬼卒出外時。夫婦傾叙。積懷樂不敘。居數日。鬼卒導吳遊十殿。威風凜凜。固不待言。而奈何橋。刺衣亭。望鄉台。等多寓目焉。遊至一處。見有一人。裸身赤體。鉤入背。懸於空際。膿血淋漓。近視之。則同里某甲也。駭絕。問之。鬼卒答曰。此人欠某乙銀千餘兩。屢索不還。今某乙已死。控於閻王。王乃提其魂而施以刑也。吳亦不再問。又數日。妻謂曰。此間陰氣太甚。不宜久處。君宜速歸。毋以鬼妻相戀也。吳大哭。不得已。渡河而還。訪諸某甲。甲方臥床上。背發大瘡。沈吟欲絕。吳令其焚紙帛數千。病乃愈。而吳憶妻之心。亦於是止云。

此中人語

卷二

乞丐風流

某生設帳甲江。有乞丐年約三十餘。主則朗吟八股。聲調俱佳。生以其將一篇大博。

一文錢殊為可惜可歎其姓。答曰。客地囊空。中年落魄。我心實取。若果問為。如有舊履。乞賜一雙。則所感多矣。生奇其語。苦無舊履。因走筆賦成二絕。以青蛟數。十與之。詩云。憔悴青衫淡欲漣。文人落魄最堪憐。未曾學得吹簫技。明請名家八股。篇。嗟我亦清寒。贈爾青蛟莫謂微。同是斯文人欲議。從今切勿進崇禎。馬接詩。朗吟一過。即亦口占一絕云。鶴衣百結走風塵。落魄誰憐此一身。世路崎嶇堪歷過。逢君今日獨周旋。遂去。後不復至。

倭子打戰橋

新場西北鄉有倭子打戰橋。即前朝倭寇與官兵接仗之處。又有倭子洞。當大兵來。倭寇勢衰。俱躍入洞中。不下數百人。鄉人無識。遂謂此洞遠通倭國云。

集句

凡人作詩集成句。天衣無縫。亦詩學之別才也。丙子年申報中。有花溪夢花仙史無。題五十首。俱集王漢生句。斯亦巧矣。余不欲聽其湮沒。因照錄之。其詩曰。收將鳳紙。寫相思。卻是襄王夢裏遺。刻意傷春復傷別。楚天雲雨盡堪疑。卿卿不惜鎖窗春。家。近紅蓮曲水濱。憶事懷人兼得句。先期零落更愁人。未妨悵惆是清狂。幾對梧桐憶。此中人語。

卷二

二

鳳凰知為安。紀無恨意。驚為無事不相將。意鎖重關掩綠苔。長眉畫了繡簾開。嬌娥。應悔偷雲藥。不賜金莖露。一盃秋展暮。兩安輕埃。碧玉行收白。玉臺素色不同離。下。發。此中須放桂花開。廣重微度。嬌芙蓉。鳳尾香羅薄。幾重。楚雨含情皆有托。玉壺傳。點咽銅龍響。金堂北。畫樓東。昨夜星辰昨夜風。我為傷春心事醉。翠余獨臥繡簾中。折腰爭舞鬱金裙。莫枉陽臺一片雲。休問梁園舊賓客。人間惟有杜司勳。巫峽迢迢。舊楚宮。九秋霜月五更風。相如未是真消渴。倚坐歌眠日已中。本來銀漢是紅牆。侍。女吹笙弄鳳凰。直道相思了無益。淡雲輕雨拂高唐。至今雲雨暗丹楓。十二玉樓空。更空。借問琴書終一世。斷無消息石榴紅。流鶯舞蝶兩相欺。不盡龍鸞誓死期。腸斷。吳王宮外水。莫愁還是舊時時。浮雲一片是吾身。浪笑榴花不及春。卻憶短亭回首。處。日高深院斷無人。柱巷杉籬不可尋。高秋望斷正長吟。深知人在情長在。遠隔天。涯共此心。

無修補

無修補者。里之遊民也。本姓康。鄉黨以其不事生產。故群以此三字呼之。彼亦忘其。本來名姓。自稱無修補。為辛酉之冬。賊匪踞金山衛下。竄十二月十七日。陷奉賢。十八。

失南匯。十九入川沙。二十日。賊踞新場鎮。大肆殺掠。玉石不分。浦東南。無一寸乾淨。土。無修補。無家無室。賊來不思。危坐於洪福橋石欄上。賊以其胆大甚喜。欲用為鄉。導。下鄉紳。掠甘言誘之。無修補大罵曰。汝等皆有父母妻子。何從迷脫。執而不悟。他。日身首殊處。死無埋骨處矣。及早投順。尚可轉禍為福。如或不然。望爾莫及。賊大怒。執而縛諸石獅上。無修補罵賊愈厲。賊支解之。破腹抽腸而死。同治元年夏。賊勢窮。蹶。五月朔。邑令鄧公入城招降。遂平定。甲子秋。昭忠祠落成。邑紳請以無修補入祠。附祭。光緒戊寅。重修邑乘。載入忠義傳。嗚呼。無修補一市井民耳。其他事無所表。見。而獨不知其何以見。撰於里黨。以無修補三字稱之。然其一死。頗烈。其名得遂。以。不朽。死或重於泰山。此之謂也。人奈何不自立哉。

捉鬼

鄂省孝感縣北鄉。離城約二十里。有鄉農某甲者。一日飯後。因事與妻反。見妻至相。毆。妻飲泣多時。甲不之顧。自向稻場驅牛。碾穀。忽因草纏石礮。旋轉不靈。遂以手扯。草。不意手指誤扎於礮架。以致皮破血流。痛極。妻取布扎指。半响不應。疑為急。趨。入房。見妻已自縊於梁。急為解下。將兩手分掌妻頰者數。妻略知痛。而掌頰之際。此中人語。

卷二

三

甲指血未止。洒於旁立。鬼之面。即被壓。鬼立不能過。狀類獼猴。衣黑色衣。甲。妻妻捉鬼。而身似無骨。提之長如常人。擲之縮小。高祇及膝。當縛諸樹。觀者遠近皆。至。圍繞如堵。試喚之。不能言語。過體毛疎而淺。作灰白色。甲慮其過。縱火焚之。憂。有聲。似燒蘆荻。然。登時滅迹。說見申報。

龍大海

龍大海。松江人。好拳棒。身軀雄偉。貌狀魁梧。胆量甚大。深山荒野之中。獨來獨往。雖。夜半亦不之怯也。一夕肩負鐵尺。獨行於茶山之旁。繁星滿天。新月將墜。四面俱無。村落。而剪徑者藏大樹下。見龍子手而來。遽作當頭棒喝之狀。龍未及提防。忽聞。賊。的一聲。樹葉皆響。知有異。急拔鐵尺拒之。用力太猛。棒竟落地。其人駭極欲逸。龍。前持其背曰。余能前知。爾安得犯余。今逢余於此。是爾果惡貫盈也。其人叩頭乞命。龍曰。命絕於爾手者。諒不乏人。余今為眾姓除暴。若貸爾。是逆天也。遂置其人於死。地。席地稍息。俄見一人冉冉來。向龍低聲問曰。着手乎。着手乎。龍怒甚。拔其頸。即抱。頭鼠竄而去。蓋剪徑者之父。在家候久。冀子得重物。頃來蓋接應也。龍起行十餘里。登大道。而死者之父。自知理屈。不敢報官。竟暗自收殮。自是行經該處者。莫不稱揚。

龍大海盛德云

翠翠

山左吳生失其名固良士也美丰姿好遊俠家貧不能自給爰館於濟南鄭氏賓主極相得主人有妹名翠翠嬌媚雅潔然未嫁之綠珠遺質蘭心恰似長成之碧玉生曾一見之不禁為之神魂離舍也翠翠每於簾下窺生亦動至永月往往暗自嗟嘆恆托之於詩一日雨窗無事頗有所思偶成有懷一絕云宋玉潘安話等閒可憐薄命是紅顏自從簾下瞻風雅早起何曾理鬢鬟雖未明言其入而其屬意於生者已流露矣是日遂病病中恍惚見生入房甚喜欲上前相見而一雲霧縹緲已被其同上陽臺矣心頗懊悔以為聖門子弟何冒昧若此無如身不能動口不能言只得聽其輕薄事畢不發一言輒然徑去凝眸細視則青衣僕婦環坐床前門亦未啟心疑之無差不敢言次夕生復至仍如前狀自是竟無虛夕每每一息日就危殆家人俱無如之何也先是生夜半聞啟戶聲疑之後知翠翠病重乃靜俟之以觀動靜一夕生落帳和衣臥榻上忽鏗然一聲旁窗自啟見有一物自窗跳入狀類貓眼珠閃爍周圍四望繼復將身亂抖轉瞬間變成一書生滿面風流形與已評生急起捉之忽

卷二

四

不見足下恍惚有物俯視之孤裘一襲也甚悅拾起置褥下挑燈啟帳假寐而待天將曙則見書生才予而來尋覓不得倉皇趨而告曰君後福甚大我馬能犯之還我本來面目此後決不再行肆擾也生伴為不聞書生又苦苦哀求叩頭以千百計生只作不知俟而紅日映窗人聲四起書生乃趨出至桂樹下一躍而逝生即起取狐裘詣主人而告之且曰僕夙昔習劍術今請試之遂提劍至桂樹下以劍指空中未幾熱血如注自劍旁沖出狐竟作劍下物矣主人大駭遂置酒謝生因謂生曰舍妹命在旦夕君乃立誅妖妄此後舍妹有生之年皆君賜也願結秦晉之好以報盛德君其無辭生始卻之復見其意頗誠乃可翠翠聞之病亦尋愈擇吉行合卺之禮燭光之下翠翠嬌媚嬌媚妖艷可人而脂香粉澤迷離於鏡台繡幔之間生撫今追昔不禁欣感交集翠翠夙願已償芳心甚悅綠窗紅豆的事頗多生後舉進士官至尚書

吳僕僑

吳君僕僑余族兄輩秋江之婦丈也戊寅七夕抱黃門痛其自擬乾句一聯云此翼祇三年當前女哭兒啼難教我閒偷半日傷心偏七夕此後形單影隻怕聽人會說

雙星淒涼悽惻情見乎詞

浦東紫米星

朱竹溪者余表姑丈墨卿之大父也性豪邁家資甚富田數千畝當時浦左首屈一指家居百里東南五六里平房數百間有一園頗幽雅奇今吳石亭橋池橋點綴猶致朱吟嘯其中悠然自得閑或出外遊玩或吸茗必適堂會鈔他如登容沐浴等亦然如是絕無傲人之氣一日遊吳門適天師至觀者如堵朱亦一試觀馬天師自船登陸忽與朱為禮朱莫知所措即以禮還之後有人問及天師者天師曰此浦東紫米星也噫當而無驕不可多得今之千金坐擁銅臭逼人視一文錢若性命者相去奚啻天壤哉

倚樓美人圖

倚樓美人圖其錫純筆也其圖則繪一美人眼橫秋水臉抹春風倚樓閒坐與樓前桃花一枝綽約爭麗綢繡成彩有陶作舟所題賣花聲一闌繪影繪聲令人一讀一擊節其詞曰春意開枝頭花事勾留女兒情緒總未猶試把花枝比顏色越顯風流獨自倚高樓無限新愁一枝權當酒家喜欲情紅情傳好夢夢也溫柔按此圖係此中人語

卷二

五

田螺妖

衛福者本舊家子遭兵燹之亂全家俱沒惟福尚存所居屋四椽是已產度日雖艱聊作小本經紀黎明即起每出必反鍵其戶至日中始返浣衣煮飯俱躬自操作蓋勤而儉者也一日福歸家見飯已熟甚異之不暇詢諸鄰鄰食訖遽出次日又如之一連十數日毫不費力不知誰人為之執爨也又一日福出門將門虛掩自隙中細窺以待其異適一時許忽見庭中水缸搖動有一女郎自缸中婀娜而出明眸皓齒丰韵絕佳似影徘徊迴運鈞聲碎往廚下而去福驚且喜疑為天仙下降忽憶缸中有一田螺蓄已數年此必田螺妖無疑矣遂啟門輕進視缸中田螺僅存一壳藏壳於機密之處轉至廚下則見女郎捧衣捲袖方司中饋殊形忙碌福出其不意上前攔之女郎微笑欲逃福抱持益力女郎頗俱赤若不自持福乃抱女於臥室間遽作巫山夢矣兩人遂為夫婦女貌既端好性亦敦厚閑憐伉儷無異常人福不勝勝喜以為相如之得文君未有此妙境也年餘女忽產一子眉目之間與女極似每於淒風楚雨之時常思歸去福以其無家可歸聽之又年餘又產一子而女自此亦不復

恩歸矣流光如駛二子皆十餘歲而女花容如舊仍若二十許人一日夫婦有口角福微有所誤女狡啼慘哭淚落如珠福轉為勸慰之終不能止但曰還我巢窠終當樂我故耶福且憐且怒即取舊所藏虎標地下曰此爾本來面目豈和氏連城耶執意一聲響處女與虎俱失所任福駭絕四處搜尋不獲又向空陪罪二子亦跪地哀泣百般修禱卒亦無有心痛而來者福懷喪欲絕遂不復娶後二子均舉進士為母請封福乃備空棺置女前次所衣之衣而葬之并立其石曰田夫人之墓

孫繼泉

孫繼泉者江蘇無錫人也弱冠補諸生同人競其學恆晚視之一日至孫處見瓶中插梅花一枝老幹橫斜清香滿室一生興發遂吟曰金瓶斜插一枝梅又一生續其下曰偷取春風勉強開又一生吟曰到底無根香味淺蓋隱寓嘲笑之意也修孫自內出遠應曰豈知能占百花魁群人為之絕倒自是不敢漠視後萬歷甲戌孫果大魁天下人以為詩識云

狂生

有二狂生郊原閒步至河邊見白鵝一羣互相傲逐一生吟曰湖邊一群鵝一應曰此中人語

卷二

六

我來趕下河兩人拍手大笑且曰我等出口成章莫非易具此才華何患不出人頭地也既而又大哭曰顏回三十而卒王勃早歲而亡我二人者得勿亦為蒼苔所忌耶言未畢有一老者至蒼頭白髮衣冠洒然問曰若輩何為哭二生以前言告老者曰我為續之遂吟曰白毛浮綠水紅掌泛青波二生不禁大駭曰公莫非歐陽修先生乎老者笑曰修字尚且不識盡速用功顏回王勃面上俱生奇骨二公無之無慮壽之不永也二生聞言慚愧交集老者亦忽失所在

楊八

楊八南匪人本梁上君子飛檐走壁武藝頗精後囊中充裕即去邪歸正耕種度日已十餘年矣適同邑某宦家失朝珠一串值銀千兩久難破案縣中捕役以責殆逾不得已詢諸楊楊數曰我前者雖曾業此今此調久不彈矣公等豈不我諒捕答以實緣案懸已久比責數數爾來求計也楊乃隨捕往見官官問以朝珠事楊曰事不知但奪捕嚴比無措而案不見破某不忍顧代其役乞限一月之期當破此案官諾之楊遂子弟四處察訪竟無蹤迹一日至浙江某鎮見一大宅狀有可疑遂其門乞為客聞人語之因事至一室休息凡獨俱全少頃有童子送飯試詰之童不答楊問

甚食畢即寢次曉俄傳東人請客楊亦往則見一人坐首席意必東人也餘數十人一人一席肆意亂吃絕無聲息席間東人各贈一小包楊亦如之眾退出至庭中一向空飛去若燕然楊亦隨眾飛上僅見一人以包打開取黑衣登身上楊又如之諦視包中大煤鐵鑿羅列其中楊擇房屋雷聲之家越牆而進時人俱睡熟衣服銀兩無暇去取只取金條數十枝而逃隔十餘日又傳東人宴客仍如前狀宴畢見眾人俱探囊取物獻於東人之前甚微細而若不勝尊重且有赤手覆命者楊思彼等所得皆不逮我遂將己所獲金送上眾見之大驚執楊而繫於柱詰之曰我等取物皆擇珍寶價在千兩以內者皆置之他如金銀等物視同朽腐耳爾今以多金為位勢必非吾黨中人也遂白之尚可釋爾楊知不能隱遂以實告中有一童總角紅衫笑而起曰此事是我所為我於月光之下估得此物不盈千兩仍置於彼處增石下耳楊聞言駭極乞放回眾許之楊路無盤費不敢再為妙手求乞而歸取珠獻之得重賞而浙江之事官亦未暇根究云

願花常好館主

願花常好館主不知何許人也乙亥丙子年申報中詩最多不能盡錄僅錄其秦淮

卷二

七

雜詩四絕云又向秦淮載酒過珠簾十里半笙歌雕欄低處遠鈿鞋羅襪分明映綠波幾枝花影覆雲鬟李艷張嬌話等閒恰道入時眉樣好妝樓日日對鍾山猶憶還停櫺外曉琵琶錯認紅腔舊遊何處尋桃葉漫製新歌慰渡江山川秀媚故鄉無近水樓臺入畫圖最好酒闌燈炮夕涼蓬歸去月輪孤清麗纏綿令人三復不厭

大蛇

余十四歲時赴郡應童子試船抵華陽橋時天色已晚不能前進遂宿舟中至夜半忽雷光入牖雨勢壓山雷聲大作響激天門不得作黃梁之夢矣以天曉隨父師等上岸俄覺腥穢觸鼻行里許見有一羣人圍繞如堵口稱異事余亦上前探望見一大樹長幾千霄圍可數抱已被雷擊為兩半又見一大蛇長數丈頭角森森死於地下是詢之父老答曰我輩亦不知其細惟聞此樹乃宋時所植蛇亦百年嘗於黎明時吐出毒氣人接觸之必大病數月且有死者今被雷殛死蓋天之所以除毒也余唯唯而退

賀洞房詩

友人蔣君新婚適上蔣固多文字交一時麗句綺詞紛紛上賀有便雅閣主人律句

一首。最得風流佳趣。特錄之。其詩云。脂香粉澤滿粧臺。怪底新人口不開。詠絮名姝推淑德。畫眉佳婿本多才。同心繡帶今宵結。並蒂蓮花此日栽。妾是含羞郎是醉。分明劉阮在天台。

評漢

嘗讀西漢高祖於兵亡將散時。子身避難至戚家莊。尚與戚姬共寢。其好色如此。而太公呂后。在楚數年。項王卒未相犯。真大丈夫也。袁子才先生有詩云。盡說高皇勝項羽。試將呂后比虞姬。即此二句。已足為項王洩無窮之恨。

此中人語卷之三

瀟湘侍立圖

清 荀漢臥廬生程麟趾祥氏著

瘦鶴詞人。其初號瀟湘館侍者。曾倩人繪瀟湘侍立圖。徵諸詩人題咏。余亦題四絕以調之。詩云。今日欣看林下鳳。黛眉玉貌繪來工。要將翰墨因緣結。盡在飛青映綠中。夢裏音容憶昔時。披圖差足慰相思。顰卿宛係條條何術。竟把男兒作侍兒。英雄肝膽平時蓄。兒女心腸此日呈。生恨碧紗窗外竹。颼颼朝夕弄愁聲。伏桌翩翩賦若才。憐君旁立費低徊。紫鵲不進瀟湘館。敢是澆花尚未回。

情虎

有姬居蜀中。其夫為酷吏所斃。膝下惟一女。年已及笄。雖小家碧玉。而丰致嫣然。尤非尋常閨閣可比。姬每念丈夫枉死。沈寃莫洗。終日潸然。女多方勸慰之。姬故歎曰。汝生不逢辰。幼年失父。家雖困苦。亦不得妄為擇配。如有人為汝父伸不白之冤。我將以汝許之。則兩願俱畢矣。女低頭不語。手撚裙帶。而巳嗣後姬雖行止坐臥。每以此言誦之於口。一日以女偕行林薄間。又語及此。忽聞虎嘯聲而至。驚走回家。然亦不以為意也。先是蜀中縣令某。殘虐不仁。貪心特甚。民雖切齒。而莫敢誰何。女父亦遭其害。一日令與公出。路過山坳。有虎自洞中躍出。直奔輿前。輿夫等駭絕。急與走避。虎竟御縣令。度山越嶺而去。於是民間咸謂貪官污吏。已入虎口矣。姬知之大。誓以其虎也。略不憶及前言。孰知虎雖異類。未嘗無心。徑至姬家。姬方坐櫺下。睹蕭蕭見虎。至猛。然有怪。即亦不恐。謂虎曰。前者余雖出此言。奈人畜兩途。恐不得同床共夢也。虎聞言伏地上。點頭搖尾。似有必欲如言之狀。時女方梳洗畢。聞母言出視虎。見女急起。至女前。依身裙下。口內咳嗽作聲。女不覺淚下。因曰。我母一言既出。駟馬難追。君既為我父報仇。是亦有恩於我也。豈敢違約。於是與虎為夫婦。虎每入房。燐燐輕步。緩晚間俟女睡熟。則已睡於床下。女醒則虎已醒。蓋虎自知鼻息甚大。恐驚女也。虎出外。或一二日三四日不歸。歸則攜果物。雲集供姬與女。頗馴。姬又不作登徒之想。以是女並不厭虎。惟咎自己命薄。淒淒然淚痕漬衾枕。會虎出來。歸女。女忽得病。坐醫無功。參苓罔效。紅銷泉淚。竟至紫玉成烟。姬痛絕。與質殆盡。始驗女停棺於破屋之中。時虎出已半月矣。忽歸房中。尋女不得。又至姬前。作問訊狀。姬歎曰。爾久出未歸。焉知家事。我女已於前數日入夜。臺矣。虎聞言淚如雨下。以足扯姬衣。欲

為引導尋女館。擬鑒其誠。即導之往虎兒棺。以雙足撮坑。作小堆。殆亦撮土為香之意也。又向棺再拜。哭失聲。復向媽再拜而去。是事也。時人謂之情處。

巧技

春申江上有一丐口含蘆管。作小孩哭聲。音逼真。繼復作雞聲。久之又作放風箏。側耳聽之。幾莫辨其真假也。他如牛羊犬豕等類。效之無不相似。亦技進乎神矣。

格調老人詩詞

格調老人著有書畫同珍二卷。世所罕見。盟兄方舜年珍藏此書。余從借閱。其中詩詞尤佳。自題小像南柯子一闕云。這老子科頭跣服。你誰氏。你誰氏。仔細看來。我也便是。擁膝凝眸思舊。思學當年杜與李。杜與李。惟藉筆墨。結个知己。又山中寄傲軒作云。乾坤何處可相容。惟愛石青秀色鍾。舊日煙霞無管束。如今邱壑有尋踪。水流洞口偏留韻。花到巖頭分外穠。行路不愁苔徑滑。杖藜穩策過晴峯。白雲常護此山中。一似武陵路不通。次第栽花看結實。高低種竹破摩空。昔耕耒耜起鋤耒耜。讀眼遲燈夜紅。自覺過來詩力瘦。苦吟不及少年工。又有五言律句如楊柳風云。閒步垂楊岸。和風細細生。絲飛著水重。絮舞點苔輕。絕少顛狂態。偏多搖曳情。任從花北中人語。卷三

東過。宜及个中清。芭蕉雨云。寂寞東窗畔。芭蕉雨作聲。驟翻金瑣。漸密玉玲瓏。前和寒更遠。響敲清夢驚。詩成題任意。無筆筆兼行。格調月云。庭梧脩百尺。明月挂高枝。葉暗蟾光度。斜斜柱影移。風樓靜覺穩。兔走動如馳。秋生清陰下。好吟秋興詩。梅花雪云。雪舞梅花候。天成一。段奇。精神既遠俗。出處應同時。耐冷濃香噴。憐寒薄絮施。各呈清白質。掩映傍疎籬。不愧卓然老手也。

前知

朱某汀明經。諱景星。南匯名士也。才兼八斗。學富五車。士林中俱服其博。因居新場。遂呼為新場才子。又精星學。然不以技名。求問者苟非親友。則不之應也。一夕與家人燈下閒話。述及命運等事。朱乃屈指推算。忽凄然曰。已矣。余不出此月矣。遂得病。通三日而死。聞者皆奇其有前知云。

各處有忌語

聖朝天下一統。義禮制度到處皆然。而語言稱呼。各有所忌。如相公津人忌之。男子鄂人忌之。湯罐甯人忌之。老先生嘉定人忌之。便壺俗名夜壺。徽人忌之。種種俗言。不可枚舉。意此揚子所以有方言之著歟。

果報

訟師楊某。遠其名。崇明人也。陰謀詭計。刀筆多鋒。寄居吳門。凡民間訟事。他人不能勝。惟楊勝之。作惡多端。本造物所忌。後私囊富足。回崇明作山林終老之計。同里有某甲者。作小本經紀。妻某氏。徐娘半老。手韻猶存。與某少年有私。甲雖有耳聞。而殊無目睹。姑聽之。一夕甲醉後回家。見外間闔無一人。及至房外。則房門半掩。房內淫聲絮語。殆不可聽。蓋妻與少年方赴陽臺之會也。甲怒甚。遽取菜刀。將共殺之。少年先覺。拳門而出。甲愈怒。遂殺妻。既而又懊悔曰。俗語云。捉姦捉雙。今姦夫未獲。將若之何。即求計於楊。楊曰。事已如此。不得不然。君速歸。取銀一錠。置桌上。如有人竊取。可殺之。作姦夫用。甲如其言。回家靜候之。崇明風俗。凡人行路。因至所過人家。無論是否相識。俱可進內稍息。甲待至二更。有一人攜燈冉冉而至。甲喜極。果見其入。室自坐。甲出其不意。自套間中突出殺之。請楊來同議此事。楊見屍不覺大恸。蓋所殺即楊之子也。果報之巧如此。泚筆記之。為惡訟戒。

祝椿年

解元祝椿年。性孤介。常自言生平無二色。戚友終未之信。其妹婿楊承湛。直隸人。江

北中人語。卷三

蘇賢令尹也。道光己酉。楊公需次吳門。祝公秋試後。順道主其家。楊之介弟某。喜狹邪遊。吳郡為烟花巨藪。花街柳巷。微逐流連。習為常事。一日偶早祝公閒遊。由院祝公非其所好。特難卻其情。聊隨之。往酒闌後。某竟為妓薦。反局其戶。祝欲歸。不得。乃一燈相對。坐以待旦。妓百般挑誘。終不為動。妓竟獨睡。天明楊來啟戶。見其惡。几假寐。大加贊歎。以為魯男子不足專美於前也。今科解元。舍子而誰。吾今惡作劇。罪莫大矣。後數日報至。果得解元。觀此見好色二字。誤人不淺。若等風流。自命折福多矣。此後切宜戒之。可也。祝公無他長。只以不二色名冠多士。豈不懿歟。

祝少瀛

祝少瀛名雲棟。南邑村貢生。其大父祝椿年事。已見前。則少瀛家學淵源。頗工吟咏。有落花詩一聯云。到處東風蝴蝶怨。滿林西照子規啼。咏秋夜一聯云。月光千里白。秋色一天清。又題友人拈花小照二絕云。茫茫塵海苦無邊。紫萼蘭因記不全。誰是情憐春破後。棲身別有小壺天。年來我亦厭繁華。覺岸回頭路未差。三十三天兜率地。與君一笑證拈花。又題友人春景家慶圖。沁園春一闕云。活潑春光。唐虞化日。真趣徐參。看桑榆陌上。筠籠乍熟。小桃村裏。社酒初酣。竹籬籬。茅簷自郭。暢好佳耕。

併謀傳神處是天然一幅烟雨江南。此中結箇幽禽便安分養蠶亦甚甘況雲
母堂前花名益壽合歡枝下草是宜男衛綰兒孫劉姻夫婦滿日和光樂且耽可許
我作郎翁舍北仙景同探俱清新俊逸不減庾鮑風流殊令人愛不忍釋也

見怪得金

閏壬午二月念一申報云漢陽城內劉姓糖坊以熬糖發售利息無幾而食指頗繁
以故入不敷出劉之家人即住坊內其小兒往往驚怪稱有一老嫗出現見人輒隱
避床下而去婦女輩疑畏之慮非佳兆不意一日薄暮時劉自進房取物亦見一嫗
狀貌奇古倏忽間遂向床下隱去劉大異以火燭之毫無蹤跡床下泥土較鬆且有
斗埋於土內劉即用手挖之果如圓桶再挖之形愈露極力挖去竟得銀鞘一件出
而啟之燦然白鏤在焉劉喜出望外立致小康或謂該處初次遭兵之際有存鞘四
十八件沒入於賊此殆當時所遺然亦不可攷已

張先生

近來業典當者最多其人其掌櫃者則謂之朝奉若輩最為勢利觀其形容不啻以
官長自居言之令人痛恨獨某鎮一典鋪朝奉張某和顏悅色傲態絕無人俱稱之
此中人語

卷三

為張先生如遇乞丐索錢必立即開發不欲令其久待以此乞丐等亦識其名稱頃
不置皆曰張先生忠厚人也張一日旋里船泊北漢登陸開步瞥見大樹下熟衣百
結者數十人席地環坐酒般俱備張方停足問忽一丐呼曰張先生從何處來張
不之應丐又逼近扯張衣袂曰張先生難得相逢盍速顧我聊以盃酒相敬張羞與
為伍因謝之丐固邀張固卻既而牽丐亦起人聲嘈雜張不得已且與之飲適一時
許張辭別丐不聽互相勸酒又飲一時張始行至江邊見船方開帆檣高聳破浪沖
風張呼住船船中俱不之覺張孤身立岸上深恨乞丐悻悻事方焦灼聞忽一陣狂風
全船俱覆船中人竟無一活者張見之半晌不能言復尋丐白其事丐亦共為稱慶
相送之而返是後也張雖失行李而性命得保非其平日行為忠厚何以能此

匠人

凡人家造住宅切忌苛刻匠人吾鄉鍾氏道光中葉驟富大興土木輪奐一新外人
莫測其底蘊生三子卒其二遺寡媳不守婦道家資暗耗其幼子父母溺愛湯檢踰
聞靡惡不作父沒後尤肆意花柳所有家產十破其九而手頭用費不喜食貧房屋
又大一時難辱主顧同治初年將住屋折卸變賣所至儀門首中間有什尺一竿破

筆一枝且有白書一行曰三十年必拆屈指計之自落成至拆費恰三十一年爾又
大團盛氏為南邑首富相傳其祖上造屋時一日見水木匠耳語留心察之見泥水
匠做一小泥孩木作頭做一小木枷將枷套泥孩項上遂詰之兩人齊對曰此枷乃
四方第一家也因不復問厥後大團鎮上總推盛氏為首屈一指蓋匠人雖欲使伎
倆而口彩頗好遂反山為吉云

瑤池澆花女

甘小軒江南人年十七文思頗佳性亦風雅貌娟媚若好女子最愛讀稗官野史讀
至澆愁忽慨然曰此中仙姬月魅無所不有我能遇若此之幻境則平生之願足
矣聞者莫不笑其癡而甘不顧也一日偕友遊桃葉渡同人相失踽踽獨行至一山
綠苔青草異石奇峯甘駿異以為生平未嘗到過行數十步忽聞女子笑語聲細視
之雖髮數莖眉目清秀坐竹林中以竹葉作鳥拋飛空際甘走近以失路告女子俱
低頭掩袖吃吃笑不止甘心中焦灼復前行見一大宅雙扉緊閉叩之有一老嫗
出應甘入內見房屋高敞陳設精雅清氣撲人眉宇忽一陣春風非蘭非麝吹入鼻
中甘舉目時見一麗人玉立亭中故移蓮步自繡簾中出曰不遠客來矣甘前揖之

卷三

曰先生誤入桃源仙仙即原宿麗人微笑待甘以賓禮相與生談出言溫雅極送上
茗甘啖之香徹心脾神魂欲醉俄聞鶯語問蘭朱門洞開有數女子入詩視之即竹
林中所見者也女子見甘互相耳語有笑不能仰者麗人以目視之乃止須臾酒席
齊備甘起辭麗人笑曰妾以盃酒聊作東道主人郎君何去之速耶甘唯唯遂相共
飲女子俱環立於旁珍肴錯雜殊非塵世間物麗人先醉覆為交錯頻頻流涕送情
甘心旌旌不自持玉山將頹詩興頓生因索筆吟成一絕曰多情今日綺筵開意
質蘭心笑語陪自是書生饒艷福依稀劉阮入天台麗人嫣然曰癡郎情急果若此
耶時日已沈西珠燈燦爛因令婢導甘至後房稍憩甘入房見繡幔妝台錦衾羅褥
旁置一几几上牙籤萬軸寶鴨焚香甘以不勝酒力遂酣臥比醒覺身旁似有人睡
試啟目則帶雨海棠龍烟芍藥香麗人在也甘喜極與之交頸麗人咬嚼無力任所
欲為惟覺體郁異常較如無骨不疑身在人間也甘居其中約半月餘忽思歸麗人
凄然曰君不必疑妾本瑤池澆花女因思凡遭誦與君有夙緣今始畢矣甘駭極顧
不回麗人曰天數然也何能相強因吹簫為甘餞行覺宮商角徵各韻悠揚一時風
乳雲飛肝腸欲裂遂送甘行至半路甘偶回首但見芳草連連寂無人在山亦杳然

已達西門外矣。比歸家人如獲珍寶。問甘往何處。甘不答。但嗟嘆而已。

紅樓夢竹枝詞

閒當於友人素頭間。讀寶璣記有紅樓夢竹枝詞百首。合肥盧半溪先生所作。清新
復逸。美不勝收。讀之令人忘倦。余僅擇最愛者錄之。得八首。其詞云。鎮日蟾宮鎖不
開。紫雲何日上瑤臺。金釵斜掠書香字。惹得巫山暮雨來。口滴櫻桃一點紅。遊人調
笑喚殘妝。教郎細向唇邊看。新買胭脂紅不紅。偶向花前踐宿盟。太湖石畔訂三生。
無心失落香囊袋。驚醒巫山夢不成。蜂腰橋畔柳如煙。編箇花籃郎就邊。要教如花
眉是柳。教郎常似任儂眠。玲瓏新樣小荷蕩。捧向櫻唇勸共嘗。細語問郎滋味好。可
知還有口脂香。為郎扮作小漁婆。儂者青蓮郎者藕。郎自撐篙儂把船。與郎照影到
恆河。意下無人私語時。對郎調戲笑郎癡。近來學作春禪訣。究竟如何總不知。東風
昨夜夢天堤。曉起凭欄數落花。儂命也同花命薄。飄零一樣是無家。誠香奩佳句也。

神船

新場楊社廟自翻起後。煥然一新。大殿旁置神船一艘。長可數丈。高極具備。與真船
無異。其相傳此船於夜間。神常駕之出巡。曾有某甲夜行回家。途中遇雨。狼狽不堪。
此中人語

卷三

六

忽聞簫聲。隱隱近見一大艇。甲承舟子許之。遂登舟。伏船頭上。瞻望模糊。
不甚醒。頃頃之船已到。甲乃登岸。及歸。始憶紙傘一柄。忘船上。然為數甚小。姑聽之。
聞數日。廟中有勝會。甲偶遊殿旁。見神船上有一傘。狀類己物。細視之。果前此所失
者。也不覺悚然。遂置香楮酬神。取傘而歸。

三足癩蟻

俗語云。三脚癩蟻無尋處。兩脚婆娘處處有。蓋癩蟻三足人所罕見也。余平時好閑
遊。一日偕友人閑步。偶過洪福廟。見男女老幼。奔走急忙。圍繞於山門之外。余云。看
三足癩蟻。余異之。亦入廟。見住持僧方以瓦缶供上。盛三足癩蟻於中。始知其不謬。
且復足恰在正中。自屬天生。審視久之而返。噫。是豈月中蟾蜍耶。何緣而至此耶。可
知天地之大。無所不有。人但少所見多所怪爾。

守節

年輕養婦。歲月方遙。守節豈易言哉。余曾聞年遠及某氏婦。年二十而寡。遺孤周
歲。家本小康。子七歲。延師課讀。師為謝塘。浙江嘉善縣庠生。館教一年。餘一日忽
不辭而去。人皆不知其故也。遂延同邑某生代館。忽忽數年。孤子成立。時謝塘已由

翰林院侍讀學士。簡命提督江蘇學政。某氏子應童子試。遂得游庠。以母二十年

苦節。遺其節行於宗師。求其請旌。以為本係業師。可操左券。豈意再請。駁于大
哭。歸。述諸母。母曰。余有一物。藏之久矣。爾持此以呈宗師。當無不准。遂出一小包。付
之。爾勿敢視。子聞而疑之。試竊啟。則堅而色黑者兩指也。重復固封。呈學政。前遂獲
旌。獎于莫明其故。因問母。母曰。此余少年事也。當時七夕。爾師納涼庭中。見其丰姿
美秀。余偶心動。遂托書函事至書館中。囑師代筆。戲言挑之。不知師立品端嚴。毫
不假借。推余出門。將門急閉。不意余兩指夾門縫中。痛極大呼。師因啟扉。出指。余進內
羞憤交集。遂斷其指。作包納之。石灰變中。師於明日遂行。余從此一念回頭。死心守
節。今師之見兩指而為請。旌者。要亦諒我之苦心也。子大悟。蓋其母左手本缺二
指。特未明其故耳。觀此可見守節之難。所以朝廷不設再醮之禁。與其慕虛名而
貽中其羞。不若徑行直遂之為愈也。

白門樵者

白門樵者。未知其姓氏。余於友人素頭。得掃雪草堂詩稿一卷。俱白門樵者所著。內
有佳句。咏秋月一聯云。一輪名士愛。千里美人情。又怨雨感懷一律云。幾日陰陰晴
此中人語

卷三

七

不明。今朝窗外復東丁。喜裁片。樂驚花。落悔種芭蕉。聽雨聲。孤館蕭條。遠客意。香閣
魂夢。美人情。可憐。寂寞空荷。荷者。不顧傾盆。竟出。桃。黃梅雨。過日。應曉。何故。滿。滿。又有
聲。竹瓦。喧嘩。神向。往。梨花。瘦。損。骨。輕。盈。說。看。深。巷。掩。雙。扉。響。鐘。危。樓。送。五。更。恨。後。羈
人。留。客。路。腸。迴。九。折。夢。難。成。細。膩。風。光。耐。人。尋。想。

玉蟹

離筍溪三里。有玉蟹橋。其下有玉蟹洞。中有一玉蟹。大幾盈尺。恆於夜半放光。與
星月鬥彩。人雖頻見之。然終不能獲也。該處鄉間。有破缸一口。中有水。中有草。狀
類稻。青枝綠葉。終歲不凋。鄉人某奇之。將草拔起。修見草根下。金光燦然。細視之。全
田螺一枚也。草竟自田螺中生。出玲瓏可愛。某甚喜。荀溪俗語。有金錢釣玉蟹之說。
鄉人以為錢田土音相近。無乃是乎。試釣之。果得蟹。置水缸中。頗能行動。誠活寶也。
後為江西人以銀數千兩。買去。鄉人得其資。遂成小康。今橋雖猶在。而洞則已不可
尋矣。

此中人語卷之三終

此中人語卷之四

清 荀溪臥廬生程麟趾祥氏著

朱紫貴

朱紫貴本良家子。遭髮逆之亂。數次被擄。得脫走。異鄉落魄。難近江東。遂售君平術。而星數本精。聲名大振。往來浦左各鄉鎮。余曾晤其人。恂恂謙讓。錫然可親。見有二人手藏一物。令其猜測。朱曰。物係屬金。身長而心空。間有紅黑之色。其人開看。一銅筆套也。染有硃痕墨跡。眾奇之。有某甲請其批命。朱排四柱畢。即落筆書曰。年未及週而母死。此情此景堪悲。甲大驚曰。先生得毋仙人耶。余生母去世。余生僅七月。因繼母在堂。此事鮮有知者。而先生一如目睹。真江湖中之知己也。自是朱名更噪。名門巨宅。多有聘請者。朱無毀譽。而筆資亦不計較。淡泊自如。嗚呼。是亦術士之錦者矣。

難產

凡婦人難產。數日不下。用黃紙硃書北斗紫英夫人在此貼產婦帳上。即如移時不生。可將此紙揭下。貼產婦背。無不產者。俟小兒及胞衣下後。宜速將此紙焚化。當此中人語。卷四。

李圭如

李圭如。余同硯友也。其母阮氏。白門人。頗曉五經。圭如髫齡時。隨母赴金陵探親。舟入風濤。幾不測。舟子盡力。始免於難。聞者奇之。圭如年七歲。從學於家。絕聰明。日誦千言。無難色。至晚間。其母於燈下課讀。不必盡地斷機。自能殷勤發憤也。十一歲詩賦文章。已皆了了。惟家貧如洗。景況蕭條。圭如以陋巷草瓢。難供菽水。至十五歲。即設帳於外。值荀溪有會。圭如輒冠其曹。以故儒林皆推重之。辛巳冬入南學。全閣不勝。曹賦七律一首以賀之。其詩云。鼙鼓驚旂意氣揚。鵬程萬里快翱翔。三年客館添清況。十載慈幃識義方。泮水今欣采芹藻。江流昔幸脫汪洋。英雄奮志青雲上。姓氏應傳百世芳。猶憶圭如幼年曾有句云。此日勤黃卷。他年不素餐。其志氣已早見一斑矣。

狐

狐魅惑人。南中不多見。故蒲留仙所誌。多屬北方。乃閏辛巳三月中。申報江石何姓婢被偏一事。言之鑿鑿。因錄之以廣異聞也。據云。江垣鼓樓前三忠廟。開歷有廣廈

一區五幢居之者。每不獲安。數易主。皆然。因共知為凶宅。招典招索。賤其價值。無人問鼎。已五六年於茲矣。其石為某甲住宅。寬敞宏深。規模相類。中一碑牆。開隔此界。彼牆從不聞相侵擾。故凶者凶。而吉者仍吉也。有何某者。外省人。僑居甲宅。數月無他異。詎一日。偶於薄暮。令一十五之婢。至後園曬棚收衣。久不見回。而衣已在房中。頗為疑詭。登棚察看。該處緊靠鄰園。然俯瞰牆脚。深至二丈有奇。以為萬無下此之理。況蛛網密布。依然不動。更無可疑。翌日。令人敲鑼尋訪。再越日。音耗全無。業經絕望矣。是晚忽僕婦走告。謂頃立棚下。聞鄰宅傳笑聲。此中久為狐仙佔住。婢或為所攝入。易勿啟視。其家人乃借匙開門。執火把二三十枚入。但見塵封階砌。爪跡縱橫。院宇深深。寂無影響。或告何須以來意喻之。不然此舉無名。恐惹後患。何果焚香。諸默告而返。夜半婢忽見於廳事中。何亟問適從何來。曰自棚上。問頃聞鬼泣汝在何處。婢乃歷道其異。稱前晚登棚。見隣園有男婦數輩。散步遊戲。方驚訝注目。已為所見。咸舉手相招。遂如夢寐。不知如何下去。從之入內。見一切陳設。光怪陸離。令人目眩。有所稱姑子者。貌是早有其匹。持錦衣令我更換。鮮華異常。旋同晚餐。珍饈難饒。芳沁心脾。飲頃以次度曲。眾吹笙簫為和。輪及我辭。不能將罰巨觥。幸姑子為緩。始得免告。以欲回姑子。恐謂不受棲舉。眾亦色愠。因不敢再言。自是眠食皆與姑子俱。復教我按譜吹笛。如是者覺兩日一夜。光景頃眾來覓我之先。一刻姑子聲感不樂。忽變形如貓。往後竄逸。我一人呆立。口不能言。足不能動。眾由身旁行過。竟難相就。其時各種陳設。俱化為烏有。身所穿亦亦腐舊物。眾退出。姑子復由後至。為我瞑目。似將我托起。一拋開眼。已立棚上矣。何聞懼其神通廣大。再施狡僥。伎倆。乃市酒肉登棚。禱祝致謝云。

典史

吳春山湖南人。家小康。讀書未成。居鄉間。一日。旁晚偶至坑廁。見一女子。年約二十餘。長衣閑袖。面白如紙。髮披於肩。手攜一索。自廁旁行過。冷氣陰風。使人肌骨。吳知是鬼。鬼則回家。聞鄰家有哭泣聲。細聽之。乃姑媳口角。因一時許。聞其姑絮語未止。其媳則聲息絕無。吳恐有變。見其門未閉。遂潛身入。伏窺窺。見媳淚流滿面。短歎長吁。頃所見之鬼。立于旁。連連作揖。媳躊躇久之。即解帶作懸梁狀。吳驚極。破窗而入。鬼遂逸。吳乃訴其姑。且問其媳曾見鬼否。媳言並未見鬼。但覺怨氣冲天。不欲活耳。吳再三開導。遂為姑媳如初。次晚吳又如廁。鬼又至。謂吳曰。君昨宵敗我

事令人痛恨。不念是典史。定欲置君於死地也。吳大怒叱之。遂不見。後吳果以佐雜班署理典史三次云。

青茶姬

廣東某山。我險遠。半山中有一賣茶姬。凡人飲其茶而有未盡者。姬輒乾之。並不傾瀉。一日有一丐。攜衣百結。跛一足。貌甚醜。身上恍惚有瘡痕。更氣逼人。亦來啜茗。姬畢即去。姬惡其狀。即以所餘傾之。忽一朵蓮花生自地上。姬駭異。急視碗內。尚餘點滴。遂飲之。精神倍加。白髮盡黑。壽至一百二十云。

呂光復詩

偶於閑健庵。畫師索頭得呂光復詩數首。錄其咏秋草云。霜林萬木戰。西風草色淒。這一望同沙。砌和烟。瑩瑩槐根積。雨蟻空。玉銜聲。各隨堤外。細草春消。淺草東。書帶滿。微霜歸。雪痕非。梧桐井畔。凋深翠。絡繹聲中。謝故衣。刺有疎花。依灌莽。多情映蝶。自飛飛。陌上蕭條。致可憐。更無春色。妬花鈿。山樵亂束。歸黃葉。野燒俄驚。化紫烟。絕塞窮廬。悲水夜。曲江華髮。感衰年。惟應清禁。龍池地。雨露親承。淨草。綠漫山。

此中人語

卷四

三

遍野送秋華。狼籍無名斷續花。閒草場。凝紫帶。適當政。陣驚多。於今化質消春。色。終古關情對暮霞。覺。早。早。早。園。驚。物。候。簾。前。吟。望。欲。思。家。又。秋。柳。用。漁。洋。老。人。韵。云。秋。采。思。曼。欲。消。魂。一。片。清。陰。減。白。門。便。覺。風。霜。侵。髻。色。稍。憐。烟。雨。淡。眉。痕。蕭。疎。老。向。湖。頭。寺。攀。折。愁。歸。海。角。村。間。有。寒。蟬。還。抱。葉。哀。音。斷。續。不。堪。論。倡。條。冶。葉。漸。經。霜。猶。共。芙蓉。拂。野。塘。貼。翠。殘。粧。抱。細。朵。飛。綿。製。巧。登。衣。箱。高。情。彭。澤。歸。三。徑。散。草。黔。安。敵。二。玉。角。東。坡。答。雲。秀。語。應。訝。風。流。今。寂。寞。當年。不。似。永。和。坊。玉。笛。聲。中。將。後。衣。輕。塵。細。雨。是。耶。非。光。陰。月。露。催。人。別。臺。榭。驚。花。送。客。稀。宿。霧。漁。歌。時。隱。隱。薄。寒。鴉。陣。故。飛。飛。年。來。與。爾。同。搖。落。雙。鬢。愁。侵。壯。志。遠。蘆。花。楓。樹。盡。可。憐。關。山。風。物。感。吹。烟。王。公。老。去。渾。蕭。瑟。蘇。小。情。深。托。遞。離。灞。水。東。流。長。浩。浩。渭。橋。南。望。自。年。年。繁。條。獨。有。桓。司。馬。一。度。驚。心。客。夢。還。接。呂。光。復。係。蘭。陵。名。士。與。春。浦。開。公。同。幕。於。江。蘇。閔。鶴。元。時。廷。撫。軍。署。中。倡。和。頗。多。今。我。師。處。僅。留。一。紙。雖。塵。漫。鼠。啗。而。字。跡。挺。秀。詩。句。尚。可。摹。擬。余。因。謂。師。曰。此。公。詩。字。並。妙。請。寶。之。故。已。付。裱。工。裝。潢。矣。春。浦。乃。我。師。之。曾。祖。云。

夏六方

南隴夏六方。工設善誼。一日適某公壽。夏赴宴。佳賓齊集。獨某甲遲延未到。不能

入席。夏甚惡之。又待多時。甲始至。夏見其頸帶皮領。因謂眾曰。余有一笑話欲言。特不敢放肆。即眾計其說。夏曰。龍王慶壽。魚族俱往拜祝。有一毛虫亦欲前往。惟難於入水。獨待海邊。見有一龜張皇而至。毛虫請與之俱。龜曰。爾但伏我頸上。方可帶去。毛虫諾之。須臾而至。龍王見龜至。疑其細微。拂然怒曰。是烏龜。爾亦欲帶皮領耶。語未畢。滿堂哄然。甲臉紅如桃花。羞慚無地。誓不干休。眾因勸其稍息。並以巨觥罰夏。夏飲訖。又謂曰。尚有一笑話。盡再陳之。眾遂靜聽。夏曰。有客師與小竊大盜。竊俱相識。四人一時落網。因共謀竊一京貨店。一人先進內。執意網羅等物。皆置廚內。用綸封鎖。僅取黑鈔二十四方而出。迨四人均分。恰客師六方。小竊六方。大盜六方。客師亦六方。耳。眾復大笑。甲亦不禁笑然。

死裏逃生

錢某香山。一夕自外飲酒歸。甫至門。見一人皂衣大帽。形似公差。手攜一燈。有公務正堂字樣。問錢曰。此處有一錢某居何處。錢曰。公問渠何事。其人曰。奉閣君命。拘往夜臺。即錢大駭。知為鬼使。即始之曰。此去半里。遙即錢某家也。其人謝曰。錢不敢回。連夜逃遁。至外國貿易數年。得數千金。遂忘前事。滿載而歸。妻子喜出望外。親友俱來問訊。錢擇日置酒款待。偶行路上。忽有人拍其肩曰。君累人不淺。余兩股此碎矣。因脫衣令錢細視。板花縱橫肉且腐爛。其人並不相識。頗實躊躇。其人曰。不記前番問訊人乎。錢始悟。因謂曰。既叨盛情。自當報答。尚祈寬限。容我款賓事畢。當與君共往銷差。其人始不允。錢許賂以冥銀乃可。翌日賓朋滿座。飲畢。錢衣冠而出。且以空棺置堂上。多焚楮帛。眾不解其何故。錢乃歷道前情。即入棺瞑目而逝。

此中人語

卷四

四

石湖漁隱

石湖漁隱。綢繆少年也。工詩詞。喜山水。庚辰之冬。偶來甬里。索其畫者。絡繹不絕。筆墨生涯。頗不落窠臼。余友人有一摺扇。漁隱為繪於其上。並題五律一首曰。蕭寺一聲鐘。雲來萬壑松。野塘春水碧。廢塔夕陽紅。沽酒攜雙榼。尋詩泛短篷。江南好風景。何處訪仙翁。句句有味。頗得晚唐詩意。而其人風流高雅。不問可知矣。

張道遠

有張道遠者。江甯人。子然一身。家亦貧。與乞丐無異。終歲不洗浴。不更衣。衣人以遺通名之。張亦不辭也。居無屋舍。夜臥石橋上。寒暑不懼。一夕曉曉未睡。恍惚有人問曰。明日有何神明過此。有勞長者酒。張方駭異。問俄一人答曰。明日有八洞神

仙繞道故預備相迎耳。蓋夜遊神與土地相問答也。張竊記之。至天曉。疑神靜。既日將午。見一羣人冉冉而來。細視之。其數恰八。中有一女。雖連鈞穿窬。而步履如飛。殆所謂仙姑也。未一焉。形容雖陋。衣破碎若鶉。衣皮肉盡露。張暗思此必李鐵拐無疑矣。遽前待其袖曰。仙度我仙度我。笑曰。誰其仙哉。執畢望前直行。張不之放。巧不得。即於身上取瘡疤一握付張曰。持此去。隨心所欲矣。張接之。具香撲鼻。神氣一清。遂拜謝。轉瞬間。八人已不知所往。時天氣甚熱。魚肆中鮮魚適時多。死遂傾棄道旁。張拾之。盛以水。以瘡疤少許入之。魚俱活。張喜極。肩挑出賣。得數百文。次日貨一屋。盡收死魚。仍如前法。竟利市百倍。市中人無不驚訝。未審是何幻術也。一日張閉戶沽其魚。眾由門隙偷窺。見張笑。容可掬。以死魚入缸中。須臾取出。盡皆活。眾駭極。破門而入。張大笑。以瘡疤盡掩入口。騰空而去。

蜜蜂

上海周家渡。連運而南。約五六里。有一蜜蜂堂。堂中有一坭墩。高丈餘。墩上有洞穴數千。皆蜜蜂出入者。墩前立一石。上書南無阿彌陀佛六字。不知何人置斯。壬午之夏。余偶經是處。詢之車夫。答云。此墩不知何時。惟墩中蜜蜂不下數萬餘。有蜂王二。此中人指。

卷四

五

枝大如拳。作黑色。人不敢犯。有某甲者本地人。終不之信。遂捉其小蜂而玩之。忽墩中蜂蜂飛舞。若烟焰迷漫。二蜂王振翼而出。甲大駭。急躍入河。逾一刻。氣不能轉。因探首水外。蜂遂刺其面。甲痛甚。昏去。後為鄉人扶之而返。頭大如斗。號呼三日。復赴黃泉。於是該處紳耆。每於二月初旬。出有告白。帖於堂上。俾行路者得以知所戒也。余聞言不禁髮豎。兩竄無事。因述其異如此。

瑤生女史

女史與補羅山人。及酌琴浣花。淡娟伴連諸女士。最多唱和。佳章絡繹。難以盡錄。有秋閑詞四絕。清麗婉轉。不愧掃眉才子。其詩云。瑞階雨過淨無塵。落葉分秋上病身。幾日西風寒信遍。天涯猶有未歸人。月影如眉送晚晴。庭梧葉落作秋聲。聞杆倚遍還宵睡。祇恐金寒夢不成。秋風容易歲華遷。池內殘荷香可憐。怪底驚鴛不解事。對人猶自並頭眠。吳山越水劇相思。展得雲箋喜不支。越此新涼好天氣。芭紗窗下學吟詩。

迷香洞

余生江南人。性佻健。貌娟好。風流自命。最喜作狎邪遊。青樓中多識其名。嘗自謂平

生歷女子百餘人。竟無一當意者。聞或偶遇良家宅眷。每有應接。心毒之。意且滿之。神奪心移。然而繡閣書房。無異天涯地角也。一日晝生無聊。見有一道人。飄然而至。葛巾野服。望之若仙。生不禁肅然起敬。道人謂生曰。倚綠便紅。珠圓翠繞。人間寵福。惟君消受矣。聞此處就近有一迷香洞。未知曾否賞心乎。生聞言喜躍欲狂。再拜而謝曰。僕半生落拓。歷遊風月場中。終未愜志。迷香洞在此伊邇。先生導我。一遊銘感無既。道人笑曰。迷香洞豈易入哉。雖然。余已漏言。不妨聽命。遂招生曰。來生乃隨之行。一出門。迥非熱徑。蟠行曲折。約三四里。入一山。時值春開。芳草有情。落花無語。鶯鶯細啜。粉蝶紛飛。頗覺心神一爽。復行數十步。秋千院。落紅管樓臺。忽見碧桃花下。有一雛鬟。年可十三四。眉清目秀。臉白脣丹。翠袖迎風。紅菱貼地。嬌態可人。而影欹光。泥濘於柳塘春水中。殊可喜也。生歷覽久之。喟然歎曰。迷香洞景色。果如別有一天。我於此。未免有化蝶之想。知道人曰。此非迷香洞也。蓋再遊之。生曰。諾。即偕進一石洞。洞中金屋比連。珠樓環繞。室中陳設富麗無匹。忽聞無竹之聲。起於內。含嬌媚。嬌媚恍如曲奏三終。生木立移時。歌聲止而笑聲起。有數麗人。亭亭而出。宜嗔宜喜。傾國傾城。生謂道人曰。此無異蕊珠宮裏。僕將不欲返矣。道人曰。君何所見之。

卷四

六

小耶。迷香洞尚欲前進。君見之。難保不真。個銷魂也。遂促生行。生意其誑。且麗人未免有情。故遲延未走。道人強拽之。生不得已。從焉。須臾至一石室。中有一洞。大如盤。上有三金字。曰迷香洞。生始信道人之言。道人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君先請進。余不能奉陪。生不暇語。蛇行而入。甫入洞。覺洞中花草樹木。枝葉皆簪畫棟雕梁。光輝可掬。珠簾隱隱。香霧沉沉。生神魂恍惚。瞥見西墻下。一美人拂衣而舞。蓮步輕飛。柳腰款擺。一見生。面發赭。低頭弄帶。若不勝其羞者。生前揖之曰。芳卿以纖月之勾。妙波雲之舞。亦技進乎神矣。美人曰。妾宿娘也。偶明故態。不圖為人間劉阮所見。生曰。宿娘乃前代美人。何今尚在。宿娘曰。迷香洞者。僕係前代美人所居。書生倉卒尚未知之乎。生聞言頗為慙懣。宿娘乃導生行至一室。華鼎並陳。几席芬潔。蛾眉蟬鬢。錯雜其間。試問之。始知西施王嬌。卓文君雙文。蘇小小林黛玉等。俱在其中。生一一揖之。美人俱起身答禮。且為置酒款待。酒終。生與眾美人同遊花園。疑昨四望。如入眾香園。裏不勝欣喜。遂居洞中。自是或臨窓敘語。或倚桌敲棋。或樽酒論詩。或揮毫論畫。皆未與美人稍離。忽忽半年。生條病懨懨。一息。面色漸黃。美人始猶侍奉湯藥。久之。絕無人至。生憤甚。大聲極呼。遂昏去。比醒。則夕陽西下。但聞杜宇聲聲。殘

月東升。已覺竹鷄啼。嗟。不僅美人不見。即達香洞。亦不知所在矣。生大悟曰。明月不常圓。好花容易落。此之謂乎。乃逡巡而返。不復再與妓遊。又十年。入羅浮山。不知所終。

此中人語卷之五

清 荀溪臥廬生程麟趾祥氏著

逃荒婦人作

晉省旱災。逃荒者到處皆有。曾見上海一婦人。自書一律粘於背云。蕭條行李此經。過只為天災受折磨。踏破繡鞋埋雨澤。花殘雲鬢入風波。沿門乞食推恩少。掩面求人忍辱多。遙念故鄉何處是。夕陽回首淚滂沱。

大膽秀才

文生某才思敏捷。膂力亦大。尤豪於膽。同人俱稱之為大膽秀才。荀里之東有破屋四五楹。中置女棺一口。晚間恆有響動。以此人不敗居。某不信。攜衾枕夜宿棺旁。輾轉不能成寐。因起坐。俄聞鏗然一聲。棺蓋自啟。某乃躍上。斷垣觀。須臾見一麗女子。自棺中嫋嫋而出。紅裙翠袖。環珞鏗鏘。生某所臥之枕衾上。以雙手重疊。繫繫。舉凝眸四望。飄然外往。某不敢下。靜候之。漏四下。忽見一燈。鬼火若隱若現。飛入室中。細視之。即棺中女子也。兩頰微紅。春風滿面。仍坐其所臥處。半晌始見其移蓮步向棺。有欲入意。某即躍下。盡力推住棺蓋。女欲入不能。欲去無所。遂裝淫態以誘之。某不為動。女急甚。又變鬼臉以嚇之。某不之懼。女無奈百計苦求。某終不釋手。久之。難禁嗔嗔。女子臉忽異若喜。悽悽。乃一聲大叫。吐血數升。益已為鬼中鬼矣。而某之金枕竟成灰燼云。

瘋僧

瘋僧不知何處人。敝衣一襲。寒暑不更。往來海上。口誦金經。喃喃不絕。每一停足。則兒童數十輩圍繞於前。僧嬉笑自樂。且與之戲。問嘗於夜間以東洋紙包大游行街市間。紙不為燃。凡有奇之。有陳安如者。蘇州人。寄居申江。異常刁詐。多拐騙事。故墮其術中者。不知凡幾。後人俱知覺防範甚密。不受其誑。陳密甚。無以為生。遂以長女作倚門賣笑。其女本有幾分姿色。狂蜂浪蝶。徹夜而來。而良家子氣。破產亡身者。亦復不少。陳有一子。年甫五齡。忽暴病而殤。陳痛絕。遂亦病。延醫罔效。瘋僧自至其門。謂能療疾。即出一丸藥。授陳曰。此丸服後。自能見效。遂去。陳視丸大如彈。黑色。姑服之。適一刻。口中奇渴。飲冷水立盡。一桶。家人皆稱奇異。忽見陳頭顱搖變為犬。見人輒咬。見屎即食。家人無奈。尋瘋僧已不知所往。喧擾數晝夜。復變廬山面目。然自是稻黍稷麥。皆不欲食。見食物即食之。有問其異者。陳曰。並無他。惟自服丸變相後如

別具肝腸。所有酒飯並不合意。見其則分芳可愛。雖知為穢物。而情不自禁。故食之也。聞者莫不捧腹以為惡貫滿盈云。

賀新郎

賀新郎詞名綺麗而讀者頗少。昔有人作重九旅夜書懷云。鎮無聊壓案高眠數行。韻語飛到城南。花柳應相憶。約我訪妻宜早。情更好。越佳節重三。共檢山陰履。年華草草。奈兩度風光。寒輕愁重。忽又採薪抱。從今後。悟卻釋機不少。生米福分難拋。此生真是如流水。何況生涯本。非過橋。算把酒論文。難與羣相較。纏綿婉轉。傾挫抑揚。一再讀之。令人神往。是此詞富。

捉船行

粵寇作亂。每捉民船以充役。繼而官兵亦相效而行。民間東西遑遑。皇皇如也。浙西某秀才於甲子元旦日。作昇平頌。并捉船行以記之。今僅錄其捉船行曰。去年人日。遇兵備。驚得居民面如土。雲時罷市。閉門。婦孺牽衣。圍無數。今年人日。明曉曉。我欲鼓棹往湖城。忽聞舟子。如鼠虎。役捉船不敢行。少頃。如是傳聞。並無府符。私自備小船。大船。偏港。解事。舵工。爭役。投。我聆斯語。心更寒。積差惡。係將民。縣官。此中人語。卷五。

天師

何生江西人。才宏學博。通省皆知。張天師亦聞其名。延何生課二子。館數三年。賓主極相得。而服役何生者。乃一老平人。約八十餘。遇事動能出言溫厚。終歲絕不回去。何甚愛之。因問曰。你在此動作。每年辛工幾何。答無之。何曰。家中尚有妻子否。老人曰。余家中子孫滿堂。頗為擁擠。何愕然曰。何為乎不歸。老人曰。余思歸甚切。奈天師不容。何曰。余當於翌日為汝言之。老人踴躍大喜。曰。先生如肯進言。得天師允諾。則結草啣環。施恩必報也。次日。何乃詣天師。備言老人謹慎。說情放歸。天師曰。先生高能知。特老人非人耳。何不信。苦口相勸。天師不能。遂放老人歸去。老人喜極。遂拜別。天師曰。老人去矣。先生盡於高處一望。當知其異。何如其言。見老人行至數百步外。忽有黑氣沖天。老人即變一大蟒。蜿蜒其際。小蟒盈千累百。自後相隨。何大驚。戰慄不已。天師曰。余處執役者。俱係妖邪。先生亦未和之乎。何聞言。更駭。願辭館。天師苦留不住。遂多以金帛厚贖。遣法官護送而返云。

墓床舊主

管君秋初。別號墓床舊主。乃江蘇名士也。好交遊。耽風雅。其淑配潘素五女。史容媚。屬性格溫柔。與管君伉儷甚篤。連獲夢熊之兆。明珠拱璧。掌上雙雙。無何。皆相繼歿。亡女史思子情深。水幾亦逝。管君傷之。作悼亡詩百餘首。淒涼蕭瑟。情溢行間。邵度鶴為作微詩。登諸申報。一時名流頌焉。佳作頗多。如補羅女史七古云。綺琴有客傷絃絕。玉軀無聲恨綿綿。飲鳳香消素琴瑟。鏡影影殘掩瓊窗。月落陽春。素湘佳人。失侍偏憐弱。小身。情具能供。絲香。針巧。擅薛娘神。作嬈君子。成嘉禮。孟光。桂馨。親。璧。未。當。下。書。屏。難。剪。刀。室。前。勝。旨。陳。菜。饌。祥。徵。蘭。夢。結。連。枝。玉。映。珠。輝。好。護。持。英。物。館。宜。長。命。鐘。重。鳥。怎。不。是。佳。兒。豈。風。豈。意。吹。來。驟。掌。珍。碎。碎。雙。珠。秀。慟。絕。雲。花。淚。眼。枯。悲。埋。玉。樹。愁。肌。瘦。房。龍。寂。寂。少。欣。歡。痛。念。靈。禽。心。暗。酸。病。骨。勉。持。家。瑣。屑。飢。軀。更。憶。客。孤。孤。膏。膏。命。已。難。難。難。瑤。臺。暫。請。塵。緣。促。堪。痛。因。花。折。柳。枝。華。年。頓。作。風。前。燭。畫。眉。窗。下。數。遺。芳。奉。情。深。神。獨。傷。吟。得。斷。腸。詩。滿。幅。招。來。華。表。鶴。歸。鄉。三。十。六。峯。館。主。七。律。首。云。慰。君。無。計。為。君。吟。翡翠。於。今。冷。繡。衾。花。信。已。隨。春。事。香。芳。蹤。祇。許。夢。魂。尋。水。絃。彈。斷。音。猶。在。玉。管。吹。殘。恨。轉。深。紅。袖。添。香。空。想。像。一。燈。相。對。淡。沾。襟。其。他。詞。句。如。醉。墨。生。鳳。凰。臺。上。憶。吹。簫。云。碧海沈珠。藍田玉碎。傷心無限。淒涼惜芳。

此中人語

卷五
三
既已。香。淚。瀟。瀟。最是。新。愁。舊。恨。縈。繞。處。應。斷。人。腸。贏得。那。潘。郎。兩。鬢。漸。次。成。霜。難。忘。親。操。井。臼。願。承。歡。白。髮。眉。索。相。莊。奈。臺。花。一。現。繁。恨。偏。長。怕。見。蟾。圓。復。缺。何。由。免。得。返。魂。香。頻。想。來。生。重。結。比。翼。鴛。鴦。

胡生全

金陵胡生全。多福計。人莫能測。一日有親戚某遣使送信。適胡短衣赤足。獨立庭中。使一時齒。遂問曰。此即胡生全家手。胡伴應曰。是也。持渠牛夢未醒。即因接信入內。少時復出。取一井欄石。并一紙付使曰。回信在此。石亦煩為帶去。使不識。置石於肩。上十分沉重。比歸家。足已頓而背裂矣。主人視信。未有附書。一行曰。看見生全。生全。一井欄圍。實他。居主人不。大。按此事與。經書。含。墨。墨。墨。牛。一則相仿。佛。惟姓氏不同。姑存之。

儒將風流

四川劉立三。總戎。萬。冠。從戎江浙。間隨張壁田軍門。勦匪各省。迭著戰功。海保今職。同治間。曾任。金。鎮。年。來。退。休。林。下。倚。富。盈。川。性。情。和。雅。無。行。伍。習。氣。獨。遊。山。谷。間。與。父。野。老。相。閑。答。見。者。皆。不。知。為。總。兵。大。員。也。浙。西。鐵。笛。生。贈。以。詩。

曰卅年戎馬走江關。百戰功成竟退閑。漱水岑拳供嘯傲。故鄉無此好溪山。青衫布
襪樂芳時。消遣蕩愁酒。一危壁上鐵方閑。不用。一樓風雨好談談。劉君德配工吟咏。
故未句及之。說見益閣錄。

蘇若蘭

友人陳君嘗為余道蘇若蘭一事甚悉。雲某楚南人。丰神秀偉。有文武概。年二十。以
名諸生從事軍營。擢至總兵。時值承平。獨還鄉里。吟詩弄劍。個個不羣。後以有事
至襄陽。宿旅館中。短榻孤燈。不能成寐。遂檢點篋中書籍。得蘇若蘭迴文詩一冊。高
聲朗誦。聲節鏗鏘。忽數日。巧奪天工。百讀不厭。若蘭雖死猶生矣。益咤唔不已。
漏三下。朦朧欲睡。瞥見一麗女子。素簾而入。年可二十餘。風鬟霧鬢。淡黛低顰。有楚
楚可憐之狀。雲驚問之。女笑曰。妾蘇若蘭也。妾君誤。特來相謝耳。雲詫曰。若蘭羽
化已久。焉能再睹。縱有魂靈。歷久難湮。何至便能相遇。卿毋以紀信誑我。女聞言
愀然曰。男子薄情。隔世不變。君前生為寶源。滔與趙陽臺情誓。視妾如陌路人。妾自
歎紅顏薄命。題迴文詩三千餘首。名曰璇璣圖。君見而悅之。遂迎娶上。天感君一念
轉移。終諧伉儷。是以復有今世。妾亦以才敏。蒙清虛夫人相愛。命妾執掌天下美人
此中人語 卷五

三足犬

余幼時曾見一三足犬。前兩足後一足。毛色盡白。往來街市間。似行似躍。他犬亦圍
繞相隨。頗不爭喧。聞此犬於三日後竟不知所往。來無蹤。去無跡。誠可異也。

申江才女

上海某氏女。貌極羞花。才工詠絮。尤鍾於情。曾於友人處見其贈周生詩云。一彎眉
月映虛廊。碧漢紅樓事杳茫。恨望美人隔秋水。重拈香句寄冬郎。申江滯夢縈千里。
午夜離歌泣數行。曲曲欄杆行已遠。不知涼露濕衣裳。後該女以失於自檢。遂遭慘
死。前漢書仙史聞而哀之。乃步其原韵二首。其詩頗妙。惜其稿已失。不得附錄為
恨也。

拐兒橋

浦東某鄉間有拐兒橋一條。相傳該處人民某甲。家本小康。而人極刁詐。變計百
出。一日遊吳門。偶於街市間見一丐婦。龍鍾偃偻。衣不遮體。殊有飢寒交迫之形。甲
遂回舟。攜隨人喚婦上船。衣以文縐。食以膏粱。婦大喜拜謝。甲止之。明日偕舟子等
扶婦上岸遊玩。因囑婦曰。如我等有言問。爾但曰好。切勿多言。婦諾之。甲於是亦
衣服華麗。偕婦上岸。逡巡而行。至一最大之綢莊。昂然而進。店夥等知是富家宅
眷。百般趨奉。甲惟大模大樣。點頭整坐而已。從人等俱呼婦為太太。揀選物件。頻頻
問之於婦。婦連甲囑。但應曰好。迨物件配全。約計銀一千餘兩。甲乃為從人取下船
去。自己但言赴莊上取銀。因令婦少待。婦不知其意。亦應曰好。店夥以為太太在此
並不超疑。甲回舟即解纜開行。去如黃鶴。而該莊店夥久待不到。因問婦。婦亦曰好。
夥知有變。因詰之。婦始吐其實。急甚。即令人四處找尋。絕無影響。遂將婦逐出。而該
夥不獲賠銀。且脫生意。與夥滿腔氣憤。無處可伸。竟得狂疾。到處訪問。一日至浦東
某鎮。逢甲於市。夥執甲而訴諸眾。眾索知甲誦。俱斥甲。甲無可置辯。願還銀一千兩。
夥不可。欲控於官。甲懼甚。稅眾調停。夥遂罷。并罰其送一橋於自己宅前。題其名曰
此中人語 卷五

拐兒橋

秋樹讀書圖

飯顆山樵有秋樹讀書圖。詩人題咏頗多。惟映雪主相見數詞一闕最為出色。其詞
曰。才儲武庫。優游甚風流。羨然題詩。若石快吟。秋園林好。桐花滿。任吟。編別有一般
滋味。在心頭。按飯顆山樵佳作亦夥。今偶錄此詞。聊當窺豹一斑而已。

債

有某寺僧與賈人某甲相善。嘗飽風微。札儒雅。固未以酒食相徵。遂者甲本貧賤。
僧不忍坐視。有般移徙。并以自己所有併足五百金。償某甲。某甲喜甚。投店於市。
且要妻焉。而該僧經此一番。囊中空無所有。日用殊苦。其徒詢之。僧但言素來無錢。
即年餘僧忽病。囑徒請甲。甲恐其索金。托辭不往。久之僧病益劇。又囑徒往。請且曰。
侯君來。即承別耳。不無。目不能瞑也。甲不得已。即隨之。往及至。僧已不能言。而雙眸
炯炯。注意於甲。甲即以一手示僧曰。此事我知之。君可放心。勿挂念也。僧遂絕。徒見
之。問其故於甲。甲伴答曰。昔爾師貧苦時。嘗假我金。我以情誼。願深並未相索。頃爾
師之必欲見我。而逝者。蓋已心心相印。必當有以報我也。徒遂不復問。甲私心自幸。

至還家甫至門。見僧已坐堂上。甲大駭。欲呼之。僧忽起。直入內室。踪跡全無。時甲妻已懷孕十閱月。是晚產一兒。甲悟知為僧人索債。亦聽之。及長。聰明秀麗。迥異常人。弱冠補諸生。聲名大噪。一鄉尊之。甲喜極。滿擬作安樂公。孰意好景難長。名花易謝。子竟暴卒。甲痛哭為之。厚餼計于自生。至死所。費約數千金。家頓落。訪云無債不成。子信然。

題畫

我師健庵公。善繪事。工書法。尤長於詩。今見其題噴乳美人圖云。玉樓新夢記。傍徨靜對蘭窗。却觀粧出浴。太真嬌露乳。春風應笑李三郎。碧玉初學掌上珠。悄無人處。倩郎扶。此君如訴。處妃懷。頻向窗前戲鳳雛。又題門難眉扇云。不是名花冷眼。兩雄心事有誰知。縱云身寄人羅下。詎堪凡夫笑。伏雌清新可愛。車學不羣。豈可與略知吟咏者言哉。

馬戲

雲禽異獸。自古皆有。追而溯之。不可枚舉。即目下有教犬乞錢者。有以猴作戲者。然非人教之使然。亦斷斷不能。近來泥上有西人搬演馬戲。馬戲中又雜以虎戲。可謂此中人語。卷五

天下之絕技。莫如養虎傷身。古人所戒。詩云。將叔無弑。戒其傷如。倘以其可玩也。而狎之。我恐一旦不虞。則禍起蕭牆。變生肘腋。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趙錫卿

趙錫卿。江南名士也。一日晝臥。忽聞鶯語。聞聲滿耳。起察其聲。恍惚自壁間出。若欲聲靜。生以俟其異。少頃。則見無數小人。長僅寸許。咸奉作隊。如人間迎娶狀。執事彰彰。鮮明奪目。自梁間遙遞而下。蟻蟻然。絕不傾跌。趙知怪物。大聲叱之。俱隱去。後亦無他。趙君述之。錢君竹溪。竹溪述之。顧梅生。梅生述之。余。

阿土

松郡西門外。秀野橋旁。有敗屋兩椽。鳩聚蛛絲。久無人住。行人或過而憮息。向無他異。有賣魚阿土者。行經是處。瞥見一女。從屋中出。年二十許。楚楚動人。後隨一如年。追厥。編袂素衣。丰神淡逸。見阿土若驚若喜。注目移時。阿土亦神魂飛揚。留戀不去。女子忽喚買魚。阿土即乘機就。近。女乃徐詢其姓氏里居。並問有何家室。阿土曰。尚未締姻。長女曰。此余妹也。新寡無依。如不見棄。願奉箕帚。阿土喜出意外。不知所答。二女遂導之入內。則見飛樓畫閣。類富貴家。門數重。轉入垂花門。一道迴廊。朱欄綺曲。迤邐前進。則池石映帶。花木參差。或鞦韆垂索。或畫橋籠柳。心曠神怡。目不暇給。繼至一處。庭開紅藥。窗拓銀紗。紫几湘簾。纖塵不染。入室讓坐。即有小鬟數輩。眉目如畫。添香奉茗。先意趨承。茶竟。婢引阿土往後室。香湯已與。賜令沐浴。浴罷。進衣。悉為羅綺。更衣出外。姊妹令攬鏡。自然則通身錦綉。居於貴公子。惟面目驚黑。為不類耳。少頃。設席東偏之小軒。面臨綠水。後連倚簷。挽阿土自坐。姊妹坐左右。勸飲。庭中羅列珍異。多不知名。惟覺甘美而已。入夜。少女嚴粧。與阿土交拜。行合卺禮。姊妹為秉紅燭。送入洞房。阿土魚腥未脫。遠領略仙閣風味。疑忘其身之尚在人間。更無他慮。惟問女子。那族堅不肯言。聽其音。似是本地女子。但謂此後。君勿復操舊業。衣食要自任之。勿顧慮也。入云。姊妹為爾我作合。盡圖所以報之者。姊尚待字。君意中亦有可人否。阿土云。有同業某。尚未授室。恐不足當意。女曰。試進來一觀。如有緣。即中。雀屏選矣。翌晨。阿土出。即尋某。遂及其家。某欣然。偕往。姊果許可。亦於當晚成親。於是同住婿鄉。樂難言喻。越四五日。某謂長女曰。我出入必遭鄰婦辱罵。不堪忍受。奈何。女聞言大怒。言何物妖狐。縱肆乃爾。立喚婢至。大加申飭。婦不敢暴。謝罪而逃。從此不復有罵聲矣。後同業人見阿土。與某衣服麗都。窮致詰問。阿土具述所遇。有

此中人語

卷五

七

人曾令同往。此至則門戶全非。惟見荆榛瓦礫。不勝駭異。眾因相戒曰。君等必遇妖魅。如迷而不悟。恐有性命憂。於是兩人不敢復往。越夕。少女赴阿土處。曰。君聽蜚言。竟離舊偶。惡心哉。實告汝。余狐仙也。明晚不來當索爾命。此事見於壬午四月申報。後無續述。而阿土竟去與否。不可知矣。惟念天台路遠。祇容劉阮昇踪。何以兩笠烟蓑。並荷仙人青盼耶。

此中人語卷之五終

耳語乃與之衣且市酒肉為食。偏曰不足為外人道也。童唯唯。眾入使童立板上。兼令閉其目。童覺耳內風聲亂響如雷。鳴有頃而止。啟目已在受恩橋下矣。追思所遇恍惚若夢。而所贈衣服固儼然在也。乃予而歸。

春怨

近聞李圭如詩稿有春怨一絕。頗饒情致。亟錄之。亦足見圭如詩學之精進也。其詩曰：碧篆沉沉起暮愁。碧桃花底月如流。素娥不解相思苦。偏照紅欄十二樓。

奈何天

雙蓮樓船生民塗炭。被擄者不可勝計。有南京某秀才亦在其中。時值新年。咏七絕二首。曰：奈何天。命題新穎。生面別開。其詩云：色頭紫額畫紅巾。短窄衣裳繫束身。俯首一看還失笑。鰲花鞋子簇新新。家家鑼鼓鬧喧闐。賀帖紛紛互拜年。獨有一樁堪詫異。今朝初四月團圓。同治九年正月十二日為雙蓮元旦。故云云。

黃老虎

羊城黃某。髫齡時與群兒嬉戲。以免雞威小。宿蔡山脚下。扛夫執役皆存。而黃某則伴作孝子。誠不知不識時也。乃該雞於四十九日後竟復活。眾見父母俱知此地之此中人語。

卷六

佳互相爭奪。繼而成訟。縣令康明以為黃係作孝子者。遂斷與黃。及黃長娶一妻。懷孕而卒。亦葬於山下。閱數月布店夥向黃索帳。黃漠然。夥怒曰：此爾妻自己來取。云為爾子成衣者。焉能後賴。黃始悟。歸帳於夥。而獨去發其棺。見棺中有一兒。匍匐於妻身之上。頗能啼哭。視妻則星眸微露。面目如生。惟四肢若水。知難再活耳。遂抱兒歸。撫養成人。大為發達。人皆呼此兒黃老虎云。

品花使者

品花使者。姓閔諱浩。字海珊。余太夫子也。性愛花。奇詭異卉。雖列園中。獨得雅人深致。兀兀於詩。且長於字。著有安陋軒詩稿。未及刊行。因錄數首於此。如春盡詩云：東風安陋對斜陽。讀盡吟詩也自忙。鏡裏霜毫來冉冉。眼中春色去堂堂。啼殘杜宇三更血。散盡桃花一夜香。獨喜小園新雨後。綠陰深處少塵揚。又春燕一律云：杏林初放柳初榮。燕子依依戀舊巢。水竹營新壁壘。穿花重認舊樓臺。粗成午夢雙雙翼。細說春愁兩兩聲。最是深閑處。絕處一絲紅。煙華來輕黃風自南來步韻詩云：長夏罕人事。頗無塵慮。俯仰北窗下。涼風吹我襟。雲華入懷抱。遠有物外心。繞屋布綠樹。日午搖清陰。展卷忘沈寢。會得幽深寄興安。絳短什聊長吟。夕月照虛堂。時

復撫素琴。滴酒二三行。好懷良不禁。以此遂終日。不知有古今寒夜五言律句云：瘦骨病難支。寒威到處侵。如霜宿風。極似暮春。老覺人情薄。聞於世故疏。苦吟欲向枕鐘動。五更初。卷簾看書靜。無人二律云：鈎起湘簾眼倍明。生綃一幅墨痕輕。空塘過雨蒼苔滑。曲院浮香翠葉橫。露沾舒但有。意為啼花落更無聲。此中幽趣。悠然。獨立風簾影。清高。奇景。空明。珠箔玲瓏。掩更輕。誰把烟霞胸。際此佳。教邱壑。壁間。橫日。烘應待。生花。氣。風至。遠。疑作。雨。聲。看。罷。開。吟。聊。步。茶。園。樂。園。生。來。清。

雙馬

武生某因公北上。宿山東旅店中。舍幼鄉。聞。究。轉。不能成寐。漏三下。聞隔房有男婦嬉笑聲。因鑽穴隙。相窺。見。寓主。等數人。以。春。散。地。下。潑。以。水。又。家。以。布。若。變。戲。法。然。其。甚。異。之。疑。神。細。視。忽。見。布。高。二。尺。餘。寓。主。乃。揭。視。則。參。已。長。且。秀。矣。入。去。其。壳。且。碎。其。粒。團。成。錢。音。比。愈。熟。天。已。明。某。思。此。決。非。好。事。然。不。敢。問。適。一。時。許。寓。主。持。饌。首。適。贈。客。諸。客。俱。不。之。識。共。相。食。盡。惟。某。未。食。暗。藏。於。胸。須。臾。登。道。寓。主。俾。為。遠。送。行。三十。里。眾。咸。呼。口。渴。苦。無。茶。至。江。邊。取水。而。飲。忽。一。客。面。目。紫。黑。變。成。馬。首。寓。主。以。鞭。撻。之。遂。成。一。馬。他。客。亦。相。繼。而。變。寓。主。驅。馬。取。行。返。至。某。驛。絕。遠。首。於。此。中人語。

卷六

官始不信。某將首呈上。官提死因與之。食竟亦變。遂指撥營兵。獲到該寓。一千人。嚴刑詢問。得其情。遂置之法。

姚惕齋

古吳姚君惕齋。名印詮。即月川散人也。性端正。出言有章。每作詩。無輕佻。無有勸。詩十二首。憂民憂世。具見一片婆心。今錄其四云：此熟他荒。飢飽偏我。方豈獨厚。於天。旱乾水溢。無常所。善士如何。不施錢。三年不雨。命難存。滿野屍橫。欲斷魂。慘目傷心。忍不校。漫將散。舞。買。梨。園。金。銀。使。是。少。靈。丹。起。死。回。生。功。不。刊。具。苦。瘡。心。能。施。濟。便。如。甘露。酒。同。看。蟬。腹。空。鳴。與。死。鄰。繪。圖。而。告。盡。情。真。殘。生。莫。保。朝。和。夕。望。發。心。頭。一點。仁。觀。此。足。以。知。仁。人。之。用。心。矣。

荷葉地

荷葉地在荷溪東北。鄉方圓十餘里。四面皆河。地址頗低。故雖河水將涸。而地與水相離僅尺許。壬午蒲夏。雨水大作。禾稼盡沒。居民房屋。半入水中。號哭之聲。聞閭始。遙。惟。荷。葉。地。則。依。然。如。舊。其。名。洵。不。虛。也。聞。該。地。於。道光。年間。建有石武聖廟。石武聖者。係一青石上刻武聖像。自水中浮來。有僧人見而起之。遂成一廟。靈驗異常。後

為粵匪所毀而石像則至今猶存焉

純生

某生性喜純實交遊日夕讀書無間刻要新婦不同家沈婦疑甚然不敢進言隔月後婦歸甯父母有投私謂曰阿妹新婚燕爾敢問風流之趣若何婦聞言雙頰微紅躊躇久之惘然答曰自愧我命不辰難諧伉儷閨中寂寞偏無談笑之人書室深深常有吟詠之客恐不得倡隨偕老耳言畢不禁淚下嫂曰無遠夫子女訓昭然或者彼書生怕羞宜阿妹先自為計嫂亦難以細說也婦固聰明聞嫂言已洞悉遂回家生仍不之理婦乃潛至書房見生方誦八股文字接頭頓足擊節不已婦立生背後約一時許生竟不覺婦無余適牽其袖而謂之曰斗室孤吟豈不落窠臼王道無近功好讀書不在一時也不若主蘭房剪燭長談為樂事耳生急拂去其袖曰家父與令尊大人乃係親家這苟且之事斷不可為也婦知其奇書不再言吸泣而退

成衣匠

大凡為成衣匠者其業微賤人咸以下等人目之故大家宅眷見人輒避惟成衣匠則並無顧忌設使成衣匠與婦人有私終日喃喃相與漫語其夫以為所言者長短尺寸耳而不知花前月下密約佳期一項線頭巾暗巾中已藏為得而知之我友王琴甫談成衣匠一事甚悉蓋沈筆記之陳君少梅設帳於滬北某氏主人貿易於外有女名瑞瑞丰姿秀麗不啻仙人無如骨格輕盈一對秋波奪人魂魄陳固長者略不為意有成衣匠朱某者適其名年二十餘大場人也恆至某氏處縫衣百般指點得主人歡遂假以門面令其開店朱喜甚殷勤動作即里俱和閑一年餘愈心傾起瑞瑞每於午後至門首開眺朱乘其入內時假作小使以淫言狂態引誘此固非筆墨所能形容者瑞瑞雖然怨女尚是含苞不葉兩頰微紅一笑而入陳君粗中有細俱在目中厥後雖不多見而兩人眼角眉梢春光頗露蓋妙廚裏已賦留郎矣陳君為之髮指手已秋瑞瑞于歸城內兩情久隔情不能已瑞瑞之繼母半老徐娘尚愛風流佳事朱屢次挑動遂亦正山暗度惟時朱肆無忌憚一對野鴛鴦終朝交頸醜不堪言陳君目擊情形恐惹嫌厭遂辭館此後未知作何結局也雖然成衣匠有善有惡若朱某者可謂惡作劇矣中其之言本不可道然余不盡欲言姑錄之善於治家者尚其防患於未然哉

廣寒宮瑞花女

雲南鄭生家富素性豪邁交遊甚廣食客亦多有小孟嘗之號一日遊吳門寓齊門外見北舍一少年丰姿婉媚眉目清秀而衣襟襤褸若甚貧困鄭每欲與談少年輒病戶避去鄭甚奇之至次日往謁少年接見略談片刻頗投機鄭以其貧也取白金百兩贈之少年不辭亦不謝鄭愈奇之再贈以衣少年受之亦不穿也昔接十餘日少年忽亡去詢之寓主亦不知其細而房金等卻不虧欠鄭頗疑惑姑聽之是晚將寢見舍內翹然若有物比啟視則所贈少年之物皆在焉鄭益歎其魔術年餘鄭挾資至京都舟中遇盜殊危急忽空中有一箭飛來箭至處一盜應聲而倒羣盜譁然驚遁迅若飛燕頃刻俱逝鄭方錯愕間俄聞環珞珊珊嬌音嚶嚶有好女子攜弓而至錦衣紅裳整齊麗雅花容月貌飄然欲仙鄭驚喜拜謝女曰何須爾輩君亦投資太重非余來君將不測矣鄭唯唯女又曰微廬不遠不妨顧我鄭曰唯唯於是女令航工轉蓬而東瞬息間至一山素船而登有廣廈五六楹女先入須臾有一人出接曰故人無恙耶鄭被視即吳中所遇少年也不勝欣喜揖讓而入叙談良久聞少年有脫劍觸機錦線作戲視其面則粉痕脂跡不類男子因注目直視不已少年笑曰君疑我乎頃間為君除暴者即我也因去其冠且脫其服果舟中卻盜者也鄭大驚亟此中人語

卷六

五

此中人語

卷六

六

呼曰神人女曰余雖服遊戲塵寰物色奇士殊無知我者君乃與我金贈我衣使之所在即情之所鍾也遂與鄭為夫婦纏綿數十年女花容如舊鄭甚異之詢諸女女曰實告君要廣寒宮瑞花女也因與姊妹們有隙故潛自下凡托俠客以自贖不圖為君帳中人然亦夙緣也鄭愈加敬重又數年女外出竟不復返鄭獨還鄉里頗能通白猿之術一日忽無疾而死家人殮之葬之日其棺輕焉識者以為尸解云

撫松軒詩稿

康琴園詩稿余寄大父也博古工詩著有撫松軒詩稿刊行於世佳句頗繁今錄其野步詩云村店青旗賣酒家竹籬茅舍路三三猶因戲蝶身翻地驚何游魚足陷沙桑柘斜陽林影密梧楸古渡水聲譁柴門晝掩緣何事不是驚眠定續麻石荀里野居云紅橋三折影橫波酒肆茶樓盡向河港近中江湖信早漁喧夜市海鮮多數株茅屋離塵俗半世吟身就曲阿更喜舊時遺蹟在一拳石荀隱烟蘿又春夜五言絕句云紅杏開殘夜花梢月上時小窗人語靜數點漏催詩又有舊句如春暖銀紅藥春老蟬猶嘶風細落花邊問花每早起無榮無辱無宿債有花有酒有新詩云云俱可驚

垂釣

淮陰某童子貌俊秀性聰慧一日在河干垂釣忽父至謂童曰此下流之事不可為也童聞言即口占一絕云男曾偏覽古春秋垂釣何能為下流昔日太公漁渭水文王訪去相西周父驚其才一笑而返

倚屏美人圖

余童子時偶於友人處閱舊書見有倚屏美人圖一節甚屬綺麗因背錄之其題詞雖能記之而大略則皆余之筆墨也秦淮某妓麗而才本大家閨閨因水火刀兵致遭淪落雖倚門賣笑而身價自高故一朵鮮花猶未許蜂蝶撼撼也有某生者風流高雅品學兼優聞妓名訪之妓欲試其才因指回壁間倚屏美人圖一幅未有題咏君夙著才名今日可得一瞻珠玉乎生聞言即振筆疾書俄頃已就其詞曰肯笑笑價値千金無語無言惱恨何人我這里錦重重香靨靨鳳枕鸞衾你那里冷冷清清孤雲寒獨倚圓屏抱你又不能挽你又不行你若活動些兒我也自會溫存妓聞詞不勝佩服遂納生生固未娶妓竟委身於生云

此中人語

卷六

七

此中人語卷之六終

金
壺
七
墨



清黃鈞宰著



金壺七墨全集

金壺七墨提要

自古聖賢性理之書每令讀之者懽懽欲睡而稗官野史又喜託之神仙鬼怪以逞其不經之談此通病也鈐池黃天河先生處前清咸同間以詩古文辭名於時簿書戎馬之餘出其耳所聞目所見者著為金壺七墨迺選墨戲墨醉墨淚墨等篇舉當日河漕鹽礦錢法厘金諸利弊一以主文諷諫之筆出之而於英人之五口通商洪氏之一夫倡亂紀載尤為詳盡微而顯婉而多風其詩與春秋之意歟若夫遼聞軼事有闕於忠孝節義及足以警罪惡而醒癡迷者則長言永歎發為詩歌又屢見不一見焉他如山水登臨朋儕宴會興之所至輒以韻語記之是殆其餘事已故七篇中有文有詩有詞有傳奇而醉墨一篇造語精粹直逼諸子有清一代自康熙而後二百年來無此作也然則是書也以之作小說觀可以之作子書觀作史書觀作經書觀也亦無不可又豈搜神誌怪諸書所得而望其項背哉吾於是歎觀止矣

序

自宋非常之事必賴非常之人以傳之尤必賴快隱閑微之筆以表彰之我朝開創以來承平二百餘年其間文人才士凡有著述雖零畝碑銘莫不足以陶情淑性有功世教乃咸豐間髮逆紛擾四方之士幾不暇暇情筆墨而鄉里中忠孝節義之事恐湮沒不彰矣況江浙為人文淵藪懷奇負異之輩不可計數鈐池黃君天河才本捷天筆能扛鼎爰就咸同間所見所聞撮拾成書類分七種名曰金壺七墨而其一種閒情別致異想奇思有令人執卷披吟而愛不釋手者古之人惜墨如金而黃君則曰浪墨曰浪墨曰浪墨曰浪墨曰浪墨曰浪墨曰浪墨凡所以可歌可泣可喜可怒諸情事胥藉一盡之墨汁噴灑焉而成錦繡墨之為功大矣哉何得曰浪費筆墨乎余讀黃君書因不禁濡墨而為之序

清光緒二十一年歲次乙未冬至日錢塘鮑伯洪偉堂書於海上舊古樓之南窗

金壺七墨

序

金臺浪墨目錄

卷一

熙朝財賦
南巡盛典
白首完婚
王九

投火救父
男女自烈
果勇夫人

鹽商
漕獎
網羅改票

河工
卒學仗
陳在衡

堪輿
金陵懷古
王孫

神保湖陵
試行海運

煙草
煙寶

卷二
英吉利
煙寶

廣東夷變
陳蘭陣亡

蕭湖
茅香樓

關公較事
送別詩

粵師誤勝
羊城日報七則

目錄

廣勇
林公書

王康訪
漢奸

英國被兵
疲兵

定海再陷
平陽中丞

卷三
余步雲

將軍
某太守

吳淞之變
吳淞從殉

周止庵
邊事詩

淮關
八大寺

水患詩
銀債

鎮江之亂
丹徒生

江壽民
偶因荷伽

劉中丞書
平山堂

吹簫賦秋雲
老農

卷四

州縣積弊
元夕觀燈
木工

吳門考士書
鬼劫
教匪遺孽

捻匪初起
董阿虎
莊莊補漢

林下星光
學可齋詩
周生

王甲
漕獎
洪秀泉

鄉關寄程
附南行日記七則
露筋祠

棲霞
燕子磯
報恩寺

秦淮
靈谷寺
宏濟寺

石城橋夷人
試院旗竿
牛女祠

卷五
劍秋題詞
黑婦

十二紅
胡孝廉
替者

記光湖神
醫理
賈明府

大悲閣
山陽賑獄
孝女

紅雪
苗寨
人化虎

鐵屏
附黔粵山洞諸蠻
獵人

獲人
獵人
聽秋閣詩謹錄

婢代女嫁
又
樓上魚

親迷藏
說鬼
起蛟

九秋詞
卷六
車夫

獵
附北行日記七則
雁

寶峰寺
天寒井
灘上

同人詩句
題壁詩
東省諸山

眉子硯曲
京師形勢
河間

軍機堂京
崇教寺
騙婿

陳釀和

西山	冊西山游記七則	戒壇
浩動松	空山應響	大屋
夜色	石磯	酒樓
潭天球	閣節	關廟香火
神將應值	枯花寺	棋盤街
吳家園	陶然亭	內人
雜詠詩	蘇杭中	洗象
懷秋	安瀾	金田
鶴橋仙		
卷七		
吳柳憐	勝一先生	少文畫
推測	琴法	翰林院古槐
河純詩	學園聽歌	詩詞傳誦
京師天主堂	雁狀	劉第五
目錄		三
象模	連橋放棹	野宿
到家	乞丐報恩	王同知
永安州	荔浦	打虎將
蓬窗讀史圖	附讀文類證二十七則	帝祀
睡歌	天主	國號
異稱	編帽	帝王有真
承天	改姓	淫亂
良心語	綽號	食人
養子	僧道	尼
點將錄	溺愛	金
打草鼓	相	嗜好
名	牛李	鍾和
衣	九龍	
卷八		

沙三	雙鶴	出江遇風
為山	買夢	旋渦
蘇寫雜詩	巧合	離鸞曲
掃塔	平陽公	趙芥堂
質兒行	鄭明府	隨園
夢呼公	茗香亭	公主
災民	醜女守志	合龍
金龍四大王	積薪	
金龜遷墓目錄		
卷一		
徐警	武昌初編	金陵被圍
洪大全	孝丐	饕餮
清河	紀變	海州
銘	孝康方正	九節銅彝
目錄		四
樓船	四舟子	地道
陳玉標	三靠	閨七夕
王魯生	蘭生	劉秋舫
李元	張炳垣	楊潛帥
錢江	紀事雜作	
卷二		
大鏡	東蘭雪	劉李友
祈雪	銅廠	鐵鎖
祖錢	鈔票	張保
門外漢	伶人	帥石芝
烏塔二公	浦上園亭	魚龍
小兒	蹴足	冊軍營近事十六則
五米帆	鐵鎖	仙桃鎮
蛇山	指配	義妓

考試女子	陳氏女	女賊
男妾	妓術	諸色人志義
易伏	石鐘	忠雅
反令	鄭通判	吳逸香
性理	南行	長蛇
犬	賊窗內亂	北軍凱旋
卷三		
奇女子	武殿元	某孝廉
奇孝	伯兄殉難	溫明府
又	李燕	借閣
適園	談夢	視鬼
候仙	鴈足	杭州初陷
淮警	吳觀察	大營兵潰
馬總鎮	張提軍	卞明府
卷四		
何制軍	王鼠尹	婁判
姜少汙	烈女	分米
李國泰	松澆雜作	蓬窗話雨
感興	詞	夷館
玻璃	鑑子臺	大雷
總統張公佚事	雙燭	殺鬼
合璧	劫典	泛海
驢索	兩軍門	孫文鳳
玉蟾生	容金	奇報
詩站	瘞文	
卷五		
飲旌節婦唐母安甘廬記	孫旌節婦家傳	唐節婦贊
論若蓮骸記	祭唐節母文	重建東暉橋記

重建東暉橋記	唐母橋銘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唐節母安甘廬圖記書後	賦唐節婦事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安甘廬記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奉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金壺遠墨目錄		
卷一		
鏡歌	禽言	孝觀登書
周師孔	祭文	徐都堂
杖馬	賣草	吳夫人
陳東山	斷碑硯	秦桂記
眉鼻錄	義伶	孝伶
又	天籟	絕句
晚學齋詩詞		
卷二		
洞元鏡	珠帳	心血
女主	輪船	大車
賽舟	煤汽	水龍會
長人	金箔作	瓜子
聖教	賽珍會	放魚
景觀答	補圖	楊廣文
異物	大理	世德錄
金壺戲墨目錄		
蜘蛛卦	食籠	富貴
新臺	吊喪	改唐詩
牝牡	果餅	小東方朔
金山縣	懺鼠	寫真
面具	矮射	算賞
巧對	天青娥	炊飯太守

長毛	讓晏	游戲詩
六郎	三元宮	孫生
尾號	老爺	楚漢
贈驛	蝴蝶會	木蛋
教宮曲	未入	撞車
琵琶	遺嫁	袁殿
鼻壺		
金盞醉墨		
金盞淚墨		
心影上	琴園學略	
心影下	驚鴻印傳奇始末	

金盞淚墨卷一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壯或而懷重雅之年。蘇杭而思鄉園之樂。亂離初定。而追溯昇平。如夢如雲。慨不可復記。同治甲子。善議善侯。百事見。而集賢最難。與以來行鈔票。鑄大銀。拍屋。勸捐。按田。科費。蓋理財之計。周矣。因憶道光甲午。春。里中諸前輩。過訪先君。各述與朝盛事。與夫財用豐。之。今猶畧約識之。國家歲入。幣金。四千五百萬。以地丁為最鉅。關稅。鹽茶。雜課。次之。歲出兵餉。官俸。漕船。河工。與夫太常。光祿。理藩。官牧。所需。恆在四千萬。以內。故國初。歲有贏餘。聖祖躬行節儉。與海內相休息。宮中諸費。不及明季十分之一。故謂祖。咸賦。吏。不飽。書。而庫藏充裕。世宗繼祚。清釐天下。撥賦。整齊。而振作之。戶部。曾存銀六千萬兩。直省倉儲。亦稱是仁育義正。治然。太和。皆撫。奏報。芝草。生。慶重見。河清。麟。出。多。秀。雙。瑞。瑞。駢。至。由。是。鴻。禧。景。福。民。豐。物。阜。之。歲。年。集。於。乾。隆。六。十。年。中。純。皇。帝。天。祚。神。武。式。廓。宏。規。前。二。十。年。積。累。充。富。及。平。伊。犁。定。準。部。又。歲。加。文。武。養。廉。輒。以。鉅。萬。計。方。是。時。海。宇。安。集。甫。及。百。年。承。勝。朝。廢。他。之餘。朝。野。規。模。未。遑。潤。色。於是。廣。制。作。與。主。木。內。則。宮。室。衙。署。外。而。城。郭。堤。堰。之。屬。莫。不。脩。廢。舉。濫。增。飾。崇。麗。凡。此。均。用。正。幣。物。給。償。工。給。值。而。弗。與。值。役。加。賦。稅。以。病。民。他。若。西。南。兩。苑。暢。春。清。漪。靜。宜。諸。園。熱。河。盤。山。各。山。莊。又。因。祝。釐。而。創。音。陀。宗。乘。之。廟。延。班。禪。而。建。須。彌。福。壽。之。庵。平。準。夷。興。黃。教。而。築。普。樂。安。達。之。寺。是。則。不。用。正。幣。取。諸。內。庫。美。餘。物。給。償。工。給。值。更。弗。與。值。役。加。賦。稅。以。病。民。博。子。或。裁。換。一。朝。之。體。制。壯。萬。國。之。觀。瞻。煌。煌。乎。定。功。保。大。之。規。也。洎。乎。嘉。道。之。間。一。平。川。楚。再。定。同。儂。歲。入。之。數。如。常。而。經。費。告。絀。遂。開。捐。輸。事。例。有。豫。工。善。餉。等。名。目。沿。至。於。今。近。年。江。南。水。災。捐。賑。至。百。數。十。萬。則。優。請。獎。敘。上。年。京。畿。荒。旱。潘。氏。獨。捐。萬。二。千。兩。則。特。賞。舉。人。廣。招。保。示。鼓。勵。也。蓋。自。宣。廟。踐。極。以。後。承。平。又。數。十。年。饑。饉。間。至。官。吏。雖。與。晏。然。以。無。事。為。福。先。人。有。言。生。乎。今。日。者。祇。知。今。日。之。樂。而。不。知。昔。昔。之。樂。之。吏。勝。於。今。宜。乎。諸。老。談。之。而。有。餘。慕。也。

南巡盛典
同郡程君年九十。親見乾隆中六度南巡。省方問俗之外。大要以東南水患為先務。先是康。與。閩。南。巡。亦。六。次。凡。清。黃。兩。工。擇。要。興。修。指。示。機。宜。委。曲。詳。盡。至。是。遵。守。成。法。分。別。堵。濬。以。小。民。身。家。之。事。上。煩。九。重。善。畫。主。斯。土。者。宜。何。如。感。激。涕。零。也。年。未。丁。丑。兩。次。南。巡。尚。少。其。後。四。次。為。壬。午。丙。申。庚。子。甲。辰。應。應。言。之。聞。者。已。無。先。期。督。撫。河。漕。諸。大。吏。迎。駕。於。山。東。瀋。

運兩部有財賦之職者。師宮難備。器玩運花石。米儲雖多。奇闕巧。經費不足。取給於畿商。道府以下。治河渠平道。空倚橋梁。城郭武弁。飾行伍。新機。水漕之屬。臨臨。賄賂。困以。示太平。鑒路既及河上。留從騎之半於東省。乃御舟渡河而南。於時。所經。河道。勾芒廟。方。神。人。協。數。魚。鳥。皆。有。屬。車。空。擊。列。校。雲。龍。羽。蓋。猶。星。電。耀。是。日。扈。從。文。武。絡。繹。河。千。艘。雙。鷺。紅。女。黃。童。之。眾。蘭。麝。麝。香。而。無。議。然。後。若。龍。自。舟。亦。舳。舳。交。舳。樓。船。先。引。文。武。鷺。但。見。一。片。黃。旗。安。流。順。發。而。已。翁。又。曰。子。以。平。強。力。健。幸。逢。鉅。典。不。欲。遽。歸。同。人。步。往。揚。州。以。觀。臨。江。之。盛。至。則。閣。閣。高。敞。旌。旗。連。連。遠。望。錦。繡。欄。闌。繡。幕。文。錦。雲。霧。之。綺。金。藍。藍。碧。之。鏤。步。障。非。金。可。方。亭。樓。宜。武。吏。所。擬。蕭。蕭。旌。鼓。連。揚。金。石。鏗。鏘。宮。商。鏗。鏘。大。江。南。北。板。老。提。攜。若。不。往。惟。汗。雨。山。朝。而。海。鏡。此。第。觀。乎。道。路。之。光。景。而。離。宮。別。館。之。中。固。不。可。得。而。擬。議。也。顧。聞。諸。左。右。侍。從。之。臣。曰。天。下。殷。富。莫。踰。於。江。浙。江。省。繁。盛。莫。盛。於。蘇。揚。觀。於。行。宮。所。在。附。以。寺。院。之。廣。陳。設。雖。修。供。儀。雖。繁。六。膳。三。嚴。雖。極。豐。腴。子。諸。守。巨。婿。觀。之。力。而。不。足。以。當。聖。天。子。之。遊。觀。也。至。若。黃。樓。觀。兵。綠。營。校。武。侍。衛。兜。鍔。而。肅。立。將。軍。佩。劍。以。前。趨。五。緯。分。芒。八。風。吸。響。激。火。珠。而。沸。海。擊。金。汁。以。排。山。十。道。十。法。之。師。七。縱。七。擒。之。陣。靡。不。這。雄。關。擬。獻。材。武。於。一。人。又。如。日。麗。風。和。宸。情。暇。豫。揮。翰。則。雲。飛。鳳。臨。臨。也。則。繡。網。投。魚。

卷一

浪

軍車為拔帳之資。小輩作登山之具。凡意念之所及。皆備豫以相需。及乎鼓馬下。燈華燈大。起。此。青。助。蠟。背。支。銅。蛇。蚪。展。甲。以。關。珠。復。從。從。毛。而。吐。峨。驕。驕。則。鞍。鞍。煥。煥。來。輪。則。波。浪。騰。輝。別。有。銷。帳。豐。燄。舞。後。依。重。鮑。老。百。戲。流。乃。積。日。以。為。常。恆。中。宵。而。未。已。上。念。危。蹕。小。大。雙。江。浙。文。武。從。公。勞。母。賜。燕。會。離。如。恩。北。民。春。子。東。帛。學。士。文。人。布。衣。方。外。之。屬。進。書。獻。畫。望。澤。希。榮。於。是。召。見。賜。金。裝。文。筆。也。灑。翰。給。匾。勳。紳。審。也。登。神。嵩。禮。明。陵。道。祀。賢。良。諸。臣。及。所。過。名。山。大。川。所。由。幽。明。父。洽。而。華。夏。協。和。也。題。壁。至。浦。上。河。工。告。成。安。瀾。普。慶。不。惜。幣。金。鉅。萬。年。以。拯。下。河。七。邑。生。靈。蓋。觀。岳。迎。方。行。慶。施。恩。浩。瀚。為。普。天。率。土。所。同。然。而。聖。人。不。以。無。事。勞。民。帝。心。尤。以。大。河。為。念。則。惟。淮。揚。兩。郡。受。澤。尤。深。云。明。日。次。其。語。就。翁。損。益。而。存。之。時。道。光。乙。未。天。中。節。也。

白首完婚

同邑程允元少遊直隸。議婚於劉氏。未娶而歸。留玉環一雙為聘。女父登庸。書庚帖付之。約以三年為期。及元抵家。而登庸卒。女幼失母。至是益替獨轉徙天津。虛所依恃。鄰人妄傳元死。將以為利。女聞之。朝暮飲泣。誓以身殉。而苦無確音。或微言。謂令改字。則啜咽不食。哭容盡。脂。居。危。庵。以。絨。舊。度。日。備。患。茶。苦。蓋。南。北。音。問。斷。絕。者。三。十。餘。年。先。是。元。家。居。

估恃雖久。不得登庸。耗又極貧。屢欲踐約不果。中年以往。議婚者踵至。元亦執義不納。他日附糧被擄。使北上。行抵天津。聞有自女劉氏隱跡尼寺中。詢之。果登庸女。玉環在耳。允元亦出。與帖為證。鄰里皆喜。促議婚期。而劉女不可。曰。吾守父命。吾天吾心耳。遂暮之行。將就木。豈有五六十年女子。作新婦哉。天津守聞而異之。召劉至署。使春屬再三勸慰。助以金。鼓吹送歸。允元所合。水之。兩新人俱僕成禮。髮如銀。相扶持。與化。演。紅。妝。相。映。射。遠。近。觀。者。皆。感。歎。玩。為。佳。事。事。聞。于。樞。建。坊。曰。義。然。他。書。載。此。事。謂。劉。夢。觀。音。子。允。元。而。生。子。則。天。下。所。未。聞。也。

投火救父

劉孝子布向從父居邑之車橋鎮。車橋大火。烈燄橫飛。里人救火未獲。家已半燬。望風而哭。莫之敢前。及後。火及孝子屋。孝子父突入火中。求先人木主遺像。不得。出孝子方自他所歸。急冒火入。周回三匝。不見父。號而詢諸人。復跳而入。鬱彼從之。久之。亦不出。時風急火猛。烟。蔽。空。救。火。者。皆。曰。是。其。死。矣。已。而。牆。地。頗。見。劉。氏。庭。樹。下。人。影。往。來。驚。曰。彼。固。無。恙。耶。亟。覆。水。為。路。自。其。父。出。左。奉。像。右。握。木。主。不。釋。手。孝。子。衣。冠。頸。羊。其。矣。問。之。曰。庭。樹。下。若。有。數。人。以。袖。拂。火。火。輒。不。近。故。往。依。之。然。庭。實。無。人。公。等。再。復。頃。刻。休。矣。後。數。年。父。病。孝。子。道。

卷一

浪

股肉而愈。及孝子年六十。病。其子亦刺股。刀鈍血滿。屢次從而割之。而孝子竟不瘳。至今。鄉里言孝子者。每曰。汝易不學劉孝子。他日。汝子。當。亦。孝。汝。也。

男女貞烈

邳州女子丁氏。年十六。從母。母於淮。嘗獨行。遇李。李門。華。日。少。艾。如。此。何。焉。為。從。我。不。志。不。溫。飽。女。正。色。曰。我。有。姑。家。遂。行。李。始。曰。止。汝。母。安。往。告。昨。令。浣。衣。為。不。來。女。曰。與。我。將。去。榮。請。入。挑。之。不。從。與。之。食。不。受。問。諸。室。而。強。之。女。乃。大。號。怒。塞。綈。於。口。捷。之。妻。死。後。傳。以。石。投。諸。洋。池。明。旦。或。從。池。畔。遇。見。有。人。浮。水。上。近。之。女。也。而。石。擊。如。故。大。驚。而。呼。幸。之。隣。議。是。石。也。白。官。逮。案。論。罪。如。律。士。夫。立。石。女。墓。請。祀。節。而。厚。卹。其。母。還。邳。天。河。生。曰。史。載。烈。女。大。率。世。家。巨。族。居。多。安。有。搜。求。及。於。乞。丐。者。乎。即。此。見。吾。鄉。先。進。之。厚。焉。海。內。銘。行。湮。沒。不。著。者。夥。矣。肉。食。者。鄙。直。謂。蓬。華。中。無。淑。女。風。塵。中。無。傑。士。耳。焉。子。

王九

小說所載活無常。淮揚謂之勾使。鄰人王九。是役。夜。臥。解。衣。履。或。人。不。得。移。動。動。則。衣。履。不。復。醒。矣。每。與。老。嫗。范。氏。說。陰。律。刀。山。油。鑊。確。乎。有。之。子。兄。弟。天。以。為。妄。九。曰。君。勿。爾。鬼。神。依。人。而。行。無。在。無。不。在。指。空。虛。廣。漠。之。地。而。摩。以。為。神。則。具。有。神。矣。況。諸。佛。菩。薩。聖。世。所。崇。

長精誠所萃。能無靈乎。佛與純根人說因果。神道設教。古人所不廢。其又何怪焉。是歲十月。先大母壽。明年丙申。伯父繼卒。九謂范曰。疇昔之夜。汝知之乎。太夫人一坐悲善。已登仙班。冥官以汝主孝行感神。故命我來召引。范不信。且詰其狀。九曰。是夜我初至。格於門。不得入。會有頤而長。森如門。問疾來。其陰入。至後堂。汝抱女公子立。某所諸嗣君某哭某號。口何言。手何物。某某者。奉衣衾。具衰絰。逐逐往來。信乎。范憶是夜。若有髣髴。其衣若故。故之而問。九云。若見我而不使我見。何也。九曰。我挈汝袖。汝回首。四顧庭隅。焚冥鏹。有星火繞汝髻。端不復記耶。若不我信。今靡望。猶有掌瘕。眾怖其說。赴而視之。則五指赫然。其紋畢見。所謂頤而長者。姊夫丁壽初嘗以夜來。

揚州警華以鹽歲准額引一千六百九萬有奇歸商人十數家承辦中鹽有虧銷引有地謂之細鹽以每引三百七十觔計之場價觔止十文加課銀三釐有奇不過七文而轉運至漢口以上需價五六十不等食遠愈貴鹽色愈雜需害之實化為蠅塵鄉曲貧民有積日累月堅忍淡食者矣此非正課致之而商人積弊累之也諸商所領部帖謂之根窩有很窩者每引油銀一兩先圖課而生收其利一也還脚公用額定七十萬近年十增其五而用不及

半二也漢口岸費每引又派一兩有奇三也印此三項已倍止課而過之加以鹽院供億各
大憲頒補摘蓄又餐養之商子孫月支萬計最奇者春臺德香兩戲班僅供商人一家宴而歲
需三萬金總商謁見鹽院一手版數十文耳而冊載一千兩半由總商妄立名目取諸廠商
委員王鳳生查請裁革其浮冒無忌類如此由是侈靡愈奢視金錢如糞土服用之儉池臺
之精不可勝紀而張氏容園爲最卷一園之中號爲廳事者三十八所規模各異夏則冰銷
竹簾冬則錦幃船惟書畫尊彝隨時更易飾以寶玉藏以名香筆墨無低昂以名人鑒賞者
爲貴古玩無真贋以價高而缺損者爲佳花史修花石人疊石水木清邁四時皆春每日千
前殿人遊觀過此則主人兜輿而出金釵十二環侍一堂賞花釣魚彈琴度曲惟老翁所命
左右執事類皆騎歲後重看目消揚語言便捷衣以以色列會以鐘求其服役堂前而主人終
世茫然者不如凡幾黎園數郡承應園中堂上一呼歌聲響應歲時佳節華燈星燦用蠟坐
薦數十艘四壁玻璃射之冠釵莫辨祇見金碧照耀五色光明與人影花梅逐綠凌亂而已
其埒於容園者若黃若程若已莫不閭廛爭妍如驂之靳不數年而資本日蹙虧及公秋朝
廷借帑助之定法兩年三還復則一還兩年積習既深外煦中瘠愈斷愈灑而敝壞不可爲

漢

禁浮收而浮收之庖由於旗丁之需如幫費旗丁之索費又由於沿途公用及通倉齊役僅趨
 貢舟費費於旗丁故卷尾見澤州縣有協濟之款積入視為應傳更思逐漸加增以倡率停
 免為投刺之端以損勒通關為刁難之具水手出入淮境不虞而餉首尾帖然及到江南則
 玩易官府欺蔑民艤霸道橫行莫敢正視旗丁之才瓜也銜官在淮奉法惟謹不率則漕督
 視其章服而抹之及到江南挑米色促見期互為推得又旗丁之羽翼也此輩既託詞多取於
 州縣州縣亦必藉口浮取於小民加五加三風節南耗盡書差伍腹削無繫此在民之害也
 州縣一年支用在此通省攤捐在此又奏明彌補津貼各款漕米一石協濟銀三四錢不系
 合計已及數萬此在官之累也在顛預之州縣未必諒百姓之苦在顛愚之百姓亦無由悉
 州縣之難下怨上尤互相詬病而皆不為撫慰其病民盡官大為漕害者則相沿之陋規是
 已或因無一畝已漕至數十百石或米無升合費實至數十百金人數多者三四百名陋規
 竟至二三萬兩沿習已久殊駭聽聞宜州縣虛報為支銷地眼抑果若是之多耶噫其甚矣

果勇夫人

金瓶七

卷一

五

法

墨

嘉道間名祚首推二楊功業威名彪炳一世而果勇侯夫人龍氏臨機應變寧識鴻不則有世所不盡知者夫人為蜀之華陽縣人廣東佛山同知廷泰女也果勇任甯德總兵夫人歸高初婚三日終南叛匪漸熾侯即率兵搜賊明年調署固原提督夫人方懷姙未行及秋甯陝鎮兵以停餉兩兩喧有叛言鎮將不善駕馭勢定不終日或謂夫人乘夜連行夫人曰叛否不可知若行而後叛是通賊也不然何以先知卒不行亂作殺營官肆焚掠闔城擾攘官民眷屬宵夜驚竄反依夫人為進免數方是時未叛者拒於內曰夫人勿死我輩受恩重誓禦賊以衛夫人即不敵而死至將聞之亦見我輩心已叛者拒於外曰夫人勿死我輩受恩重誓禦賊以衛夫人即不敵而死至將聞之無以明我輩心也先是鎮署司餉末之者若性苛刻眾欲殺之夫人藏之複壁中倖令追捕眾意乃釋察明叛眾請見夫人奴輩及遇難婦女倉皇號涕求勿放夫人怒曰生兒有數敵涕泣而慙之且打牆撞壁脫有他意誰能禦之請見則見何畏之有命左右啟門而出端坐堂上叛首數十人血臂淋漓伏地痛哭請送夫人出城夫人曰誰則戕官殺人者抵命於汝眾人何行連擒首逆絕妄念主將或可申奏朝廷予以生路眾曰我輩結盟誓同生死不能違夫人命謹備輿馬以俟諸婦人又曰夫人行我輩死矣夫人曰此輩皆我故舊須隨我出不得傷殘即出婢媵衣履與官眷結末次第啟行而已乃乘輿殿後甫出署叛眾憤號傳隊以送夫人呵曰止此何時何季狂

侍而猶備此虛文耶除現在署前者餘皆不得露而眾唯唯送至洞溝哭拜而返適遇之貴
於達舉刀擬之曰汝今日亦入我輩手耶之貴曰我誠復壁夫人計也夫人忘盟金命我送
汝等欲殺我即轉會與益去眾審視良久曰且為此盆饒汝明日行抵石泉縣石泉百姓
方遣使縣令不能止聞夫人至公服攀轅留守城池越六日始就與安免身時與即與安者
夫人從兄堂堂也初果勇於固原聞樂遠屬將選兵進剿而自帥親丁四員冒雨急馳十二
百里三晝夜而至藍屋得與堂書知夫人已住與安即馳往石泉與解郭匪圍賊首潘大
芳公舊部也竟得與心公又奪得大方心乃單騎入賊營諭以順逆利害說令投誠仍同入
甯陝鎮城約束歸伍而大方心懷反側竟頗悔降遂以願赴與安迎致夫人為請實以試主
將心也果勇立允所請不增一兵或謂夫人明哲必托辭不行比大方至天大風雪夫人冒
雪抱子泰然登樓越日道過漢陰縣大方與同行王奉者相聞夫人入廳署訊知曲直根責
大方四十械警而行將至鎮城降眾代求免警更已勿使主將知夫人許之及見果勇詢問
公私慈喜交集獨不言這大方事居十日各帥遣都守馳候果勇見左右役使皆叛黨神
情炯炯相視無一言少頃請開密白曰各帥得漢陰縣如夫人這大方恐降眾離心故
連某等探候果勇曰不知也入詢夫人曰有之曰何無一言夫人曰是不必知如而不據則
必殺之矣

卷一

六

麻法知而加誅則夫信我見不微不故行既行保其貼服無勞探也果勇出語都守敦服而
去他日各帥戲謂果勇曰誠村小心夫人敢言賊恐元帥亦不免也其智勇兼美類如此方
板兵之就撫也廷議以果勇在鎮城兵不嚴前賊成伊等自謂立功暗罪或可免行夫人曰
卒位為逆而主帥無罪國家無此法度所望君恩高厚不久成耳後一月果家賜環果勇藉
貴州職職自旋為南歸舟子慨憤難言至沿河可復重利夫人曰居官不宜重利况數
奇罷官之時財祿可知力諫而始止行抵黃瓜灣前舟獲損以載輕急駛近岸人免而船
沈夫人善書善畫彈琴讀書尤識大義嘗曰方寸靜濤則理勝欲念虛薄則欲勝理人生
最忌情流為欲則百事不得其正聞者尤敬服焉大河生日情流為欲一語勝於理學家數
百千言乃得之閨閣中乎跡其制事之明即以心淨故見義之勇即由遏欲故情子非果勇
孰能匹此而無愧者乎

河工

南河歲修銀四百五十萬而決口漫溢不與馬浙人王權儻然於外工謂採買竹木新石麻
鐵之屬與夫在工人役一切公用費需金十之三二可以保安湖十用四三足以書上考矣
其餘三百萬除各縣浮銷之外則供給院道應酬戚友饋送京員過客降生承運千把總齊

吏兵丁凡有職事於河工者皆取給焉歲修積弊各有俸檢舉誤則則派增項批河則整度
貼臆費料則虛堆假垛即大吏臨工查驗奉行故事勢不能親發其藏當者後皇補苴沿
為積習上下欺蔽公肥私而河工不敗不止矣故清江上下十數里街市之繁食貨之富
五方輻輳肩摩袂擊甚盛也曲廊高廈官客盈門細較豐毛山陝海銀揭揚意氣自得也
青樓綺閣之中簪雲朝飛眉月夜明悲官清楚華燭通宵一日之內不知其幾十百家也梨
園麗質育媚於後堂琳宮繡流抗顏為上客衣袖利脫蠟燭如雲不自覺其錯雜而不倫也
然而脂膏流於街衢珍異集於胡越未嘗有揮金於室開礦於山者矣捷華身而河流飽腹
自上下下此物此志也

辛學使

近時學使振作文風銜鑑精富以周公魯英為最整飭士習扶植草寒以平公從益為最凡
懷挾冒替文場中作弄弄法者懲之必嚴因人拿涉及事無左證橫被誣誣者庭之必力故
士林畏而感之江南抗漕崇起制軍陶公謂生監不食漕則州縣不浮收公謂州縣果不浮
收則生監必不食漕文移往還互相詰難保全甚多制軍奏疏有云徇眾沽名其事順而易
力挽頹波其事逆而難即指此事言之二公同官甚相得因公而異兩不失其為賢

卷一

七

網鹽改票

網鹽之利不在官不在民商人占其利而不能保其利則幕賓門客等眾人分之船戶肆行
往往不領腳價轉賄商宅僕役圍謀裝載下至婢媼亦月有飽贖挾私鉅而得利宏也船抵
漢口排列水次次第銷售謂之整輪或將待輪之鹽先期竊賣俟輪到買私填補謂之過龍
蒸熟及鹽已賣盡無力補買則捏報淹銷暮夜鑿沉其船以滅迹謂之放主陶雲汀官係深
知其弊創立票鹽法凡富民挾資赴所司領票不論何有之人亦不限數之多寡皆得由場
憲計引授鹽仍按引地銷行而摩商大困怨陶公入於肺腑編為幕子戲觀其家屬又一人
以雙斧所執樹立名目以肆詆譭官係保陳奏不避勞怨毅然行之而賦務為之一變
吾郡西北五里曰河下為淮北商人所萃高堂曲榭第宅連雲構壁臺石為基煮米角磁為
汁以為子孫百世業也城北水木清華故多才觀諸商華石路數百文僑黎連化出則僕從
如烟馬馬與互相矜尚其甚者頗與名人文士相結納指以假借榮譽居為風雅中人
一時賓客之盛管絃之盛談者目為小揚州改票後不及十年而臺榭曲池平子孫流落有
不忠言者舊日豪華將有寒氣一畦垂楊幾樹而已

堪輿

堪輿家言儒者所不通間有應驗者少山多子家前門歷年已久先人慮其傾圮議將改作
戚友皆曰時近百年不宜輕動蓋待其自敝而新之獨曹鎮某君恃才而傲堅謂無妨擇吉
興工前房初啟則有一蛇一盤伏於門板之上盤右而蛇左各哺其卵卵大如龍眼二十
餘枚鄰人見者皆謂蛇食之蛇則自傷而實又於祖屋之前開門於白虎陰宅之左引水於
黃泉由是三數年間喪老幼十有二人道光十八年春先君薨年祇四十有八費志未伸
里人莫不歎惜言土木者皆以為戒痛哉或謂地理醫道下並所獲諸術用之當而得福者
絕少用之不善因而得禍者甚多要在習業之人虛其心慎其用勿云祈禱先求免禍
庶乎不致誤人然此輩執術誣謀生急信口欺詐言人人殊甚至徒毀其師子譏其父各持
己見彼此相非而堅僻謬妄之徒遂與操刀殺人者等乎痛哉先是子年十齡先大母八
十在堂內外枝葉家門雖睦睦之西有小園四時花木畧備春秋佳日伯父父奉觴為壽命
全兄弟誦書時奉果後之賜則沾沾自喜兒時况味如在目前嗣是甫及三年益遭大
故家亦中落而後此船唇馬齒關河風雲於是子始矣書以誌慟為天下執業者告焉

金陵遺古

先君子斗南公為行孝友讀書工詩詞書法得歐虞之神甫冠食鹽為文章不越時軌屢
金史七卷

鄉鄰因肆力切用之學凡氏生利病河漕兵農邊防水利之屬靡不究心擇近代掌施及宋
元以來諸大事不廢於今者亦互考證別為數編及貢京師將入都而病作不可行矣者有
聽秋閣稿大半散佚不孝早孤不知珍惜手澤僅得之南北士夫所傳述亦見人行誼信
乎朋友者遠也舊有應試金陵古詩八首一時傳誦辭云西塞山高慶建康吳宮危草憶孫
郎長沙轉戰功名薄驕騎輪才指臂強赤壁同仇周瑜亮白衣夫耳取則最十尋鐵鎖成何
用早有降書到許昌天子長安執蓋行新亭回首泣神京將軍會假安東節兒輩重提北府
兵肯使功名收白望嗣因經幕幕營生戎華木一長星見曉徹恒家戰鼓驚寄奴山下響瑯
人虎步龍行入帝宮嗟乎無秦開大業回頭孫子笑田翁干戈宛轉猶王後星月蒼涼狗肆
中記得零陵歸第日夕陽無語下長空倘體龍文一天加丹陽從古舊官家十年未了昇平
願八友先將意氣誇青鳥孤雁泣龍樓綠楊滿店塵蓮花宮娥認得前家令又接風流宰相
車鑄就金甌五十年自成一自敗亦堪憐沈沈解解懷懷沈沈說法難開火宅蓮一曲畫城猶有
路六時禪榻已無緣傷心寫盡蘭成賦無補相東馬不前花雨空臺幾度春又從黃閣憶君
身貽謀已覆降王御仲客誰當顧命臣玉樹歌殘千頃月休陵秋老六街塵如何做就揚州
夢猶訪胭脂井畔人淞四郭寒雨姓雄金鐘飲罷出宮諸天法曲三更換米石漁舟一鏡

通殘夢不收天水碧新詞能唱滿江紅小樓一夜傷心司日斷春淮月影中一晚乾坤告太
平九天宮闕俯瑤臺雲臺有將呈辰刻鐘室無辜杆投盤却喜文徐傳祖訓又從皇覺德僧
名千山萬水歸何日夜夜安寧將身行建文通國事後人辨之詩為一時鴻中之作固不以
考據論也

陳在衡

同邑陳在衡先生和藹有風趣年六十餘某行邪野間見二人龍燈前行就火吸烟久而不
覺其一人問曰君過首七未暇陳許其語漫曰未也其人曰宜哉陽氣未盡故陰火不燃陳
悟為鬼伴曰世言人畏鬼信乎鬼曰非也鬼實畏人陳曰人何足畏曰畏呼陳即長吸而呼
之二鬼退至三少外張目怒陳曰汝非鬼耶陳笑曰實不汝欺吾乃與鬼相近之人耳再呼
之各縮其半三呼之而滅

神保湖堤

淮陽兩郡西臨洪澤北枕大河清口當河湖之間為黃淮交匯之地糧艘及此蓄淮水於塘
中候至清高於黃然後放壩渡河而北名曰灌塘自黃河南侵清口於壩淮水不能暢流於
是高堰山時兩陂壩長一萬七千餘丈勢如建瓴時有法防之患湖堤故有石壩急則
金史七卷

啟塘渡水高賢湖灌入運河又啟運河東岸之壩渡諸下河民因故歷歷大汛時是近民
扶老攜幼枕藉壩上求緩一二日以待收割底蔬之聲傲於宵漢不則長鏡一舉而黃雲王
按悉付之洪流巨浸中矣往歲七月初風雨大作水溢於堤啟塘而漲不遠消清法在於呼
吸應聲員舟林飭夫役冒雨搶修壩浪狂颶如山而至危急間防兵忽聞警馬鈴往來馳
驅雷光閃鑼中見有金甲神從諸兵衛舉刀揮水而西頃刻迴風水減數人官民相慶更生
嗚乎人事不處遂資神力神之不保將復何求

試行海運

全漕之廢糧艘渡黃者九十餘架計船四千五百號期以夏初報竣近則使運漸進京倉
支放新船於是英相國相通嘉漕河全局諸船准海船以分運運酌折漕額以備治河胡御
史長虞請預籌積時招商買米接濟通倉事下督撫會諸大吏以采買多弊窒礙難行乃先
將蘇松等郡冬漕由海道運送天津事屬創行則計防弊與夫水師巡哨備禦洋盜之策立
法甚周海船費淺不畏深是不畏風惟元人新道最善今估舶所行者是也就沿海州縣
測驗大洋合計四千餘里約分六段自上海至崇明為一段第二段自金山為東出大洋之
標準第三段自北向偏東至海州廣海門是為江省洋面中經黑水洋深碧無底黃河入海自

成一線離風濤衝擊與海水不相離也第四五段北至廟島屬山東六段西北止天津金山一名南樓與文登北樓相對海行至此始見島嶼東有百有五島居民稠密雞犬相聞以華城之石島為最生長其間者耕種桑麻男女婚嫁與內地渺不相通今人有世外仙源之想倘所謂十洲三島者即此類耶大洋中以鐵盤定向以表香計時而深淺尤恃水托乾船為鐵盤以長繩橫如兩臂為一托自十托至五十托不等時合邑聞仲因參戎奉檄護送是為我朝試行海運之始

王孫

故同知王君之孫貧而無賴時人號曰王孫嘗已貧於南河某處不應又請讓之王笑而去曰細事耳今夫算矣他日河帥臨工前將至王匪樂舉內鑽穴以窺故為呻吟憲軍之聲帥至問何物左右曰無之王則大驚帥怒命啟塚積薪如屋而中空若無薪王跪曰小人貧苦無家室復病哮喘記此以蔽風雨有年矣不知今日之敗於神明也左右曰胡為竊薪王指石塚曰請以石試復發之無不空者王頓首曰石不可餐是非小人所竊矣帥怒欲劾某縣某縣求清使謂同知為緩頰乃已實費二萬金

烟草

烟草初出呂宋極產蘭東自國初通行以來烟量之宏烟具之大以紀河間為第一嘗自京師起海濱滿烟一管倘伴車中比至而餘灰猶未燼也乾隆中蘭州別產烟極乾細為管狀而吸之謂之水烟西洋諸夷貿易廣東竟我嗜好會朝廷用師西域蘭地二萬里諸夷震懼內不自安而英吉利所屬之東印度尤與後藏相近乃踵和蘭諸夷利已故智始造鴉片烟以敵中國鴉片烟一名阿芙蓉以罌粟汁和土為之可以去小疾先是海關稅課列諸集草每船徵銀三分初無商吸之法至是粵閩閩富室豪商銀燈象管不惜雕鏤之費藉以炫新奇習安逸為供客師觀之具初不敢顯然陳設也嘉道以來浙及江浙諸省官民皆知吸食則外堂列肆白晝臥談矣販賣之地暗市設於荒島快蟹出於深宵銷行日多價值日貴每歲白金出洋見於奏疏者至二千餘萬之多於是鴻臚卿黃公爵極言耗索之害請中嚴禁得旨先行欽差大臣赴廣東嚴定科條限期搜繳並罷夷互市聲其罪惡布告諸國直有督撫一律遵辦販賣吸食誠罪有差時通市各洋如耶羅斯納利堅法蘭西意與英夷為盟者莫不稱快烟市為之少歇

金壹浪墨卷二

錄池黃鈞穿天河者

廣東夷變

初禁烟今下大吏飭屬嚴查官弁泄密者多非治模範民即奉行政事徒為弄吏肥己計耳惟林公則徐由欽差總督兩粵規畫周詳雷厲風行搜繳盡善定法販賣者殺斃者海吸食者戮斯以三月不悔分別刑責又延醫配合藥料施給貧民西洋藥船駛出烟土二萬餘箱並所獲民烟烟具置匿連箱付之一炬時通商國以十數咸傾心受約索獨英吉利擅失重利遂以索食為名舉兵犯尖沙嘴公遣參將賴恩爵等擊走之嚴斷接濟先後六戰夷皆受創去夷目義律潛赴澳門情西洋諸夷遂說帖求轉圜公以其言未可信奏請相機動撫上手初報曰朕不慮卿等孟浪但誠卿等畏惡先威後德控制良法也已而英夷果反覆又請停其貿易並請沿海諸省嚴守備論曰該夷自外生成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尚何足惜公既奉諭益慷慨任勞怨英人窮蹙屢徵公不勸則大懼知粵中無險可乘乃改圖犯閩浙初泊梅嶺後廈門總兵黃建魁等擊退遂由舟山攻陽定海據之掠甯波甯波吳淞沿海縣縣富事不能禦悔爭以激定公因中傷之代公督粵者為協榮公至則反公所為而密輸款於夷人夷復舍定海去併力廣東

英吉利

英吉利一名英圭黎地居大西洋自中國西北歷俄羅斯法蘭西界更越海救諸回部始抵英國遠地距廣東近五萬里自古不通中國其後攻服五印度拓土而南附近諸夷屬焉國勢遂廣我朝自康熙四十二年初他海禁諸番畢集而法蘭西為最大又十六年英吉利始來入貢通市嗣是雖隆閣一再來朝均不克成禮而止因請於甯波天津各海口一體貿易又求給珠山小島及廣東附郭地居商存皆上既嚴諭指駁復慮其沿邊生事特命侍衛於荷公嚴衛南行途中稱安謐故事外夷商船各有守候之所惟兵船一入內洋則立時驅逐嘉慶十三年英吉利兵船至粵更自度路利謂法國欺凌西洋圖奪澳門故遣兵防守粵督吳公鼎光以辦理不善前職改伊犁十六年又以兵船至粵督孫公玉風飭停貿易以懲之夷計始乃請通約如舊制宛伺之隙由來漸矣二十年入貢貢使不能行三跪九叩首禮廷議以其強逼之上不憚會孫公述職京師召見垂問公奏英夷不能行中國禮其性然也其理事大抵有司當文者當於廣東巡撫署拜領大皇帝賞物予身俯伏夷禮之免冠頓首也今貢使即司當冬未有謹於儀而驕於此者上問其國富強有諸公奏其富由中國彼以

所有易茶葉轉售於附近諸處故富具。然一日無茶則病。禁之則窮。又安能強。臣愚以為該
是安擬于求。當折以天朝法度。若其歸心。恪順不吝。以中國儀文。上大悅。優待之。西洋
諸處。在粵通商。者惟英吉利。國貨最多。尤多邪淫。物方儀。既允。公之總督。兩廣也。即以嚴
禁鴉片。為請。如洋商。公結。是人為中國患。遇事。裁抑之。道光二年。英國兵船。殺死。民人。二公
嚴飭。洋人大班。必得。究犯。乃已。是日。華督。言。犯不可。得。無已。則。停。貿易。歸。國。可也。公。聞。之。即
登。印。諭。令。領。事。即。歸。天。朝。並。不。重。罰。貨。稅。於是。各。船。同。日。揚。帆。出。海。口。方。是。時。商。民。官。吏。皆
皇。皇。謂。關。稅。自此。將。大。鉅。且。慮。激。變。為。朝。廷。憂。公。曰。國。體。為。大。稅。為。輕。況。雲。山。理。長。不。可。為
所。命。者。急。應。持。之。應。力。已。而。探。知。出口。之。船。皆。潛。泊。外。洋。以。待。日。久。折。閱。多。其。兵。船。又。先
逃。不。得。已。求。回。岸。貿易。限。期。縛。犯。以。獻。自。是。兵。乃。無。敢。妄。殺。人。意。十。年。未。公。桂。植。督。粵
夷。人。語。不。避。公。怒。毀。其。馬。頭。乃。大。備。服。自。二。公。去。任。後。兵。船。踵。至。十。二。年。由。粵。而。開。而。浙。至
於。江。蘇。其。西。胡。夏。未。甲。利。自。領。衛。護。貨。物。非。有。他。意。風。利。即。行。乃。由。江。蘇。升。兵。押。送。南。還。旋
復。折。回。東。省。時。聞。督。署。呢。揚。阿。江。督。聞。此。山。東。撫。謝。爾。經。謝。先。復。入。告。上。命。嚴。密。防。堵。不。許
露。擊。搜。檢。生。事。端。仰。見。我。國。家。法。重。違。防。懷。未。遠。人。之。至。意。差。差。敢。於。請。實。為。相。度。地。勢
勾。結。奸。民。散。布。鴉。片。而。來。鴉。片。出。於。印。度。印。度。之。南。海。幾。與。俄。藏。緬。甸。相。隣。惟。廓。爾。喀。與。閩
金。七。星。卷。二

烟費

廣東沿海。嶺。曰。沙。角。大。角。虎。門。橫。欄。烏。涌。二。沙。尾。以及。省。河。要。隘。布。星。羅。古。人。相。度。地
勢。聯。絡。聲。援。實。為。今。人。所。不。及。內。河。則。木。椿。鐵。鏈。載。石。沉。船。泰。移。高。廉。道。駐。紮。澳門。守。以。重
兵。嚴。禁。奸。民。相。勾。煽。雖。百。英。夷。無。能。為。役。林。公。力。也。自。道。光。二十。一。年。平。丑。協。保。某。公。代。公
督。粵。預。存。不。欲。戰。之心。是。至。虎。門。則。急。撤。兵。至。烏。二。沙。尾。則。急。撤。德。省。河。兵。聽。其。添
這。埃。松。快。辦。小。船。及。竹。梯。火。箭。之。屬。盡。去。內。河。格。石。出。入。裕。如。某。初。查。夷。人。烟。費。銀。一。千。萬
兩。夷。目。義。律。許。七。百。萬。先。繳。百。萬。香。港。遂。為。夷。有。並。查。前。波。上。海。各。口。不。許。即。攻。虎。門。又。揚。言
不。得。增。兵。增。兵。即。不。和。氣。高。詞。傲。挾。制。多。端。某。公。奉。命。督。理。廣。撫。怡。中。丞。與。楊。侯。以下。諸。提
鎮。名。為。共。事。實。不。能。參。一。議。時。諸。軍。集。有。會。者。駐。防。滿。兵。督。撫。提。標。兵。又。調。集。客。兵。團。練。鄉
勇。民。兵。兵。不。下。二。萬。餘。而。各。營。守。將。累。以。兵。請。祇。發。數。百。人。暮。夜。戢。以。渡。船。竊。布。內。外。夷。人
幸。其。少。洋。為。不。和。而。戰。守。近。無。明。文。遣。延。不。決。者。累。日。羊城。題。壁。詩。有。云。誰。使。使。通。獅子
國。定。無。兵。駐。虎。門。山。海。危。不。塞。河。沙。幾。幸。有。雄。師。駭。賊。還。蓋。指。烟。費。而。言。也

蒲湖

吾郡有新舊二城。後又築夾城於其間。如篆文字形。今新夾二城皆地官氏商賈。全集於舊
城。故邑人竹枝詞云。舊城新了新城舊。日新城蒲葉多。新城之西舊蒲湖。一區水木明
瑟。為依。賴。存。吏。部。田。江。樓。故。址。中。有。依。綠。園。書。起。閣。諸。勝。與。方。望。王。橋。東。諸。名。派。會。文。賦
詩。海。會。查。伊。塘。當。主。其。家。毛。大。可。因。事。亡。命。藏。之。複。壁。中。西。河。集。有。明。河。扁。即。指。其。事。樓。東
為。家。蘭。藏。觀。翠。止。園。俗。所。稱。舊。家。山。止。園。之。梅。花。嶺。也。後。歸。岑。山。程。氏。為。淮。北。總。商。始。於。對
湖。起。依。莊。招。南。北。和。名。之。士。宴。集。其。中。文。酒。笙。歌。始。無。虛。日。星。花。暫。現。疊。氣。旋。消。老。屋。三。椽
豎。藤。一。樹。自。程。氏。既。而。諸。商。無。一。存。舊。城。北。井。里。蕭。條。矣。先。若。冬。日。過。依。莊。句。云。一。溪。寒。玉
對。斜。暉。客。到。西。園。蓋。不。飛。海。內。文章。今。日。盡。眼。前。風景。此。樓。非。斷。垣。淋。雨。無。三。尺。老。樹。酣。膏
尚。十。圍。欲。問。昔。人。腸。詠。地。冥。濛。烟。水。一。樓。歸。

暮香樓

由。依。莊。北。行。四。五。里。至。暮。香。樓。春。仲。摩。花。盛。開。玉。蘭。尤。茂。為。城。北。游。憩。之。所。河。工。盛。時。各。廠
貢。載。酒。肴。看。花。門。外。車。馬。盈。滿。有。僧。月。如。能。詩。畫。好。遊。名。山。足。跡。半。天。下。麟。見。亭。河。師。亟。賞。之
時。與。唱。和。先。君。再。宿。寺。樓。贈。句。云。史。與。詩。僧。語。停。棹。月。未。闌。江。山。為。客。遠。書。畫。題。名。難。福。忌
金。七。星。卷。二

陳蘭泮亡

夷目義律以廣東和議久不定。進攻沙角。嶺。伏兵二千。以竹梯登後山。刺將陳公連昇預
埋地雷。夷至而雷發。擊死百。夷怒。劫我兵。少。虎。眾。前。進。連。昇。以。數。百。兵。當。後。五。倍。自。辰。及
申。火。藥。告。罄。夷。人。別。遣。精。兵。繞。出。三。河。口。境。與。我。兵。脚。船。與。前。所。伏。兵。合。力。夾。攻。連。昇。中。銳
仆。沙。角。大。角。並。陷。夷。人。恨。之。入。骨。刀。矛。交。下。身。被。數。十。創。又。執。其。子。所。之。刺。破。胸。腹。而。死。守
備。張。清。齡。外。委。署。嚴。林。從。炯。三。河。營。兵。最。多。是。時。提。督。關。滋。圖。守。鎮。遠。李。潤。堂。守。威。遠。馬
辰。多。隆。守。定。遠。皆。不。過。數。百。兵。連。不。能。戰。連。不。能。守。門。戶。藩。籬。全。不。足。恃。關。公。與。諸。提。鎮。請
於。某。公。力。訴。破。臺。危。急。坐。以。待。斃。狀。不。得。兵。勤。哭。不。得。某。怒。曰。不。到。破。臺。是。畏。死。即。以。軍。法
從事。諸。將。曰。破。臺。何。敵。不。往。第。兵。則。不。往。徒。往。何。益。是。迫。之。死。也。國。家。死。數。提。鎮。殊。不。足。惜
第。恐。大。勢。一。壞。後。師。失。地。於。國。體。有。關。耳。不。聽。微。德。以外。各。破。臺。相。繼。失。守。關。公。大。培。整。總
兵。祥。福。遊。擊。承。廷。章。都。司。沈。占。營。守。備。洪。連。科。同。時。中。破。陣。亡。關。公。身。受。數。十。創。半。體。焦。爛
廷。章。亦。祇。存。半。體。公。樓。孫。長。慶。既。受。公。命。送。印。大。府。所。返。而。求。公。屍。勝。行。入。夷。人。營。鎮。交。於

胸襟舉他處數十審視乃得之夷眾雖忘公而心敬其人獨某公靜鎮如故由是英吉利進
逼有垣矣

關公轍事

胡員未甲利之初至吳淞也關公奉檄押護南行及浙江交替回籍夷又揚帆北駛奉旨嚴
詰大吏將罪公曰某送之浙人受之當時取有咨文非以空言塞責也由浙北駛責在浙
人大吏無以紓乃止公在官訓練操防獨勤其職他營多廢他因以尼公曰水師與陸路異
陸路居腹裏奸宄緣容易得不至一發無所制洋盜出沒剽劫動輒致命我輩職司禁暴
何聽盜賊白晝殺人而不預為計哉初議海運督撫知公才猷委護送時洋盜摩集山島間
意欲開常至是從山上望見糧艘轟擊大書關字波浪烟霧中似有人生船樓一人侍立特
大乃如世所繪關帝者者蓋盜竟羅拜不敢犯夷難之輿也公賦一匣寄家人堅不可開燬
後啟視則清函數枚而已事聞特賜祭葬諡忠節蔭卹如制廣東及原籍皆建專祠

強項令

初夷務告竣上命安英山公為靖遠將軍討粵東之賊英經公為楊威將軍剿賊於江浙
參贊以下皆行裝旅隨之士紀馬騰桓桓南下先後入淮境水陸並進桓桓揚揚沿途司供
金銀七萬
卷二
險矣動連鞭撻甚已侯親詣館驛求見星使軍士擲唾唾罵或張榜舉樂向之邑侯曰欲殺我
我官官民民供給無可增也左右曰是強項令虐之去竟免誅求

送別詩

是年春河帥謀士同人赴試清江皖北方音爾浙西姚亮甫楚南秀生集飲酒樓與會
舉時秀生亮甫公車北上音爾有江表之行臨別各為小詩以識鴻爪亮甫立成十數韻餘
亦極意經營予於諸君為最稱祇得絕句云天涯蹤跡幾沙鷗門外雙輪水際舟日暮酒闌
風力緊落花如雨下西樓此少年結交之始同人誦詠欷歔柳筆而散

粵帥語勝

粵帥既小挫大吏意主和而英更要求太甚得旨夷性反覆不許通商當即大申捷伐朕
志已定毋再因循甚及楊侯怡中丞皆被議林公以四品卿銜調赴浙營効力時靖遠將軍
英公督陸路抵粵初及佛山望見夷船舍舟而陸入居自院中同日者制軍亦至京督及
調客兵皆集軍家之威照耀川陸先後製器械造木筏編草船籌備經旬期進戰英人來
詰云和約在即何故中變又不使一介明其曲直謂兵欲何為英大焚燒頃刻灰燼四月朔
將軍乘賊無備夜令出戰鐵騎突出力倍聲嘶砲聲火燄中升兵振振獲獲燒毀夷船四沉

溺死者甚眾大帥相慶於堂官吏悉稱賀詰旦乃知誤燒民舟夷人憂無所損而我兵駐
守泥城者轉為夷眾所乘幸無異

白旗

英夷進犯廣東省垣如眾官駐節直院遂登船桅以遠窺窺之大縱火器附近居民延燒不
絕又由泥城登岸失攻百姓驚擾翼長侍衛亦受侮接戰之誤同求將軍救援英人喜以白
旗為止戰之號倉猝不可得獲乃取單金揭竿城上夷眾見之大譁砲聲始漸息時各帥意
見不同卒無定計甚至出令旋止府所適從如廣州府余保純面請將軍主謀二參贊督撫
都統提軍會印劃下廣府行事除某公所得烟費銀百萬復昇夷人仍饒以洋銀六百萬和
約乃成以夷人恭順俯求通市入奏朝廷方事未遠不欲逞兵從之由是歸砲臺餉餉
船起貨如故義律與我靖遠將軍議退兵將軍使義律先之不可是月十九日我靖遠將軍
帥參贊翼長侍衛及諸提鎮退兵於金山離省垣六十里英後義律以其兵出其據香港者
卒不遠五六月間尚見輪船游逸防我兵臨其後也
附羊城日報七則

廣勇

金 七 萬
卷二

初英夷至粵揚言與官為仇無言百姓又恃財引誘窮民願為耳目者甚多方林公搜查
鴉片有犯必懲夷怨之兵怨之將弁脅役亦怨之轉恐夷人不勝鴉片不行前轍不能復
蹈當積重難返之勢以為絕我在食之源也及夷拿四方砲臺嚴禁鴉片百姓始悟其奸
操戈相向四月二日南海番禺鄉民糾集義勇伴言官兵援將入城懲諸長官及後行
至半途轉師而南直攻夷船預募善泅者入水擊之毀其輪船一夷眾倉猝而逃數日
民勇復請出戰都統以滿兵助之擊殺首目百餘夷兵十數會潮廣兵聞勝掩至爭奪首
級反攻民勇兩縣今出城解圍兵勇始散夷眾來問逸去如獲再生又十餘日夷出泥城
遇三元里民鳴金號召一百三村男婦數萬人執棍而集圍之數里夷兵千餘突圍奔潰
死者八九十又殺死夷官二人擊傷者無數時我兵皆立城塔作壁上觀義律聞言責大
帥大帥責廣勇百姓畏罪解體英亦恨損回解自破虎門以來鴉片家突玩易中國未有
如此受創者三戰皆民勇之力廣勇者名自此始然百姓以兵不擊賊反阻民勇截殺自
是咸懷憤激益輕視官兵矣

林公書

林公之卸督篆也方奉不許通商之命代公者親詣公所專主和議力言不可戰之故公

語人曰是米名爲相商實則指于口耳。寫書江督云。主和之說。早自以爲秘計。軍營凡奉廷寄及分兵奏摺。莫不書往來。不以一字示人。將弁司道。聞及曰。夷人求米數事而已。問求何事。又秘而不宣。惟金任直隸守備。自金事。及夷目相地之漢。往復投報。實與義律。期會通商。及期義律不見。明日復往。義律見其不來。左右莫復與聞。夷人既製小艇。懸其國進三河口。故鎮口。唾手可得。鎮口既去。故直達省城。即便省城幸而無恙。而各路礮臺。新安香山兩邑。均爲逆夷所佔。損國威。寇寇之過。雖進法網。亦復天誅言之可爲痛。天流涕者也。如昨者。川楚調兵。徒爲夷人藉口。較之日前。一氣貫注。難易迥殊。況此次大敗。皆由烟費七百萬。而激之牛羊。難萬小米之饑。激之。宜能復湖。烟之事。若臨天昧。已再加狂誣。必當暢叙一詞。遣人會投。都察院亦得光明。岳岳而見耳。江督得書。噴茶長歎。而不能替一辭也。廣東臬司王廷蘭。云。閩門諸盜。當事者百喙莫辭。迄至卧榻之旁。已被他人射睡。乃獨歸咎於始事之人。不亦冤乎。天河生曰。英夷之觀。觀五口。瀕海游戈。蓄志於數十年之前。忽忽無常。先後一變。禁烟。禁烟。不禁亦覺禁烟。而公得始終其事。或不至於大變。秋之。注和。是咸不知。懷德宜一朝夕之故哉。

漢奸

金立七

卷二

六

浪

墨

初林公懸賞購夷衆。心深。不留漢人在船。公鼓勵兵士。氣方純。及某撤防。咸兵畏夷。如虎。紳民有揭漢奸者。曰。若即漢奸。有告販烟者。曰。若即販烟。至有誤信信。觸怒夷人。之論。賊肆然無所憚。公之言。曰。自古用兵。必爭主客之勢。得主勢者。常勝。得客勢者。常敗。動也。况夷人遠涉重洋。入犯中國。不獨官兵。操必勝之。其即沿海。貧民。已足以與之。而敵。而絕其主。機。自資民爲夷所用。而我。又從而驅之。傷。已。是。目。日。連。奸。民。十八。人。分。班。探。事。軍中。雖。奉。密。旨。同。官。所。不。知。是。報。知。之。蓋。我。軍。所。用。偵。探。率。以。數。百。鎊。遣。無。賴。小。民。追。聽。望。說。或。且。故。其。其。詞。以。恫。喝。將。士。搖。動。人。心。賊。中。間。謀。則。力。能。通。諸。大。帥。左。右。與。之。共。心。腹。斯。其。所。以。異。也。

王廉訪

廣東王廉訪廷蘭。彈心時務。有所見。直陳大帥。不以阿順。取容。方夷船來。潮連港。有間。淺。數日。不能移動。查廉訪請以快。炮四面圍。炮。必無所逃。命大吏。遣之。而不從。他日。義律來。與出入。度市。聞廷蘭云。及此。遣散。死。士。十。數。萬。直。前。擒。之。特。重。中。物。耳。當。事。以。時。方。議。和。止。之。夷。衆。之。過。島。浦。微。德。也。列。艦。六。十。有。九。香。港。德。德。去。其。大。半。廉。訪。欲。求。香。港。空。虛。以。一。軍。襲。其。巢。穴。而。別。用。重。兵。守。守。泥。城。賊。進。有。海。兵。與。戰。急。遂。精。銳。由。他。地。斷。其。後。路。使。

彼四面受敵。首尾不相顧。可一戰而破也。大帥復斥爲書生之見。不聽。廷蘭。聞。漸。頗。刺。軍。書。云。促。庫。中。之。黃。銀。惟。有。心。賊。樹。城。上。之。白。旗。能。無。疑。指。廷蘭。承。之。此。地。想。亦。在。衆。人。清。議。之。中。然。實。有。不。可。法。不。得。死。不。敢。病。不。能。去。之。苦。若。袖。手。心。心。可。爲。痛。哭。所。慮。者。一。破。不。振。從。此。爲。外。夷。所。輕。更。恐。無。賴。匪。徒。漸。生。內。地。側。身。四。望。天。下。當。重。任。者。更。有。幾。人。復。數。年。竟。有。粵。西。之。變。人。咸。服。廉。

叛兵

粵東之變。調兵萬有七千。兵不可謂不多。各省支餉。數百萬。用不可謂不足。木料採於廣西。火藥器械。運自江皖。軍裝不可謂不備。而決裂潰敗。一至於此。固由貪懦者。夫。采。於。前。抑。兵。實。不。足。恃。也。奉。調。之。初。沿。途。滋。聚。詐。之。領。兵。官。無。從。查。閱。甚。至。指。萬。官。長。捷。捷。官。民。將。升。降。目。視。之。不。能。替。一。語。抵。粵。以。後。喧。喧。紛紛。兵。將。不。相。見。遇。避。難。百。姓。指。爲。漢。奸。搜。取。財。物。散。場。中。互。相。格。鬥。日。有。積。屍。莫。之。究。詰。自。古。無。不。用。之。兵。視。乎。錢。領。訓。練。之。人。不。教。而。用。誅。實。不。行。宜。乎。強。者。弱。者。靡。矣。夏。初。楚。兵。畫。擊。十三。行。背。負。肩。槍。而。去。呼。聲。結。黨。散。赴。各。鄉。累。日。不。歸。不。知。所。事。軍。書。雖。在。從。無。檢。稽。查。者。時。都。守。以。上。駐。扎。城。中。手。拿。兵。丁。望。見。夷。船。急。登。空。礮。聲。援。援。已。而。適。大。帥。計。退。兵。入。城。而。百。姓。不。許。出。一。二。守。

金立七

卷二

七

浪

墨

軍法。恤民。隱。密。哈。約。未。忘。平日。磨。餉。之。恩。衡。一。時。肅。法。之。怒。不。覺。則。清。美。國。家。養。兵。衛。民。文。武。並。重。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兵。亦。不。知。兵。世。說。右。文。輕。武。武。弁。又。自。甘。顧。故。不。求。振。作。其。弊。遂。至。於。變。行。伍。行。器。械。律。然。召。之。糜。爛。而。不。可。用。

伍紹榮等

夷人。建。有。河。洋。商。伍。紹。榮。等。事。之。一。日。風。雨。大。作。雷。震。紹。榮。長。跑。死。於。市。紹。榮。之。友。劉。參。將。者。奉。微。守。備。提。督。夫。微。不。知。所。往。當。事。奉。其。同。鄉。奉。旨。去。禁。禁。則。將。例。張。郵。木。幾。潛。回。役。狀。自。紹。達。以。受。傷。泗。水。遇。救。得。生。爲。解。同。時。刺。將。某。駐。守。泥。城。泥。城。爲。北。門。咽喉。佛。山。出入。要。隘。某。以。兩。榮。艇。道。過。其。間。聞。礮。即。避。礮。止。後。遂。如。是。者。累。月。武。官。惜。死。已。不。容。諒。況。紹。榮。雖。鉅。萬。之。貲。通。款。夷。人。託。以。自。庇。計。非。不。善。其。如。天。何。

英國被兵

英吉利內犯之初。正彼國被兵缺餉之會。彼執意我之虛費。而我不知其事。變是可惜。已。初。英。與。俄。羅。斯。兩。國。交。惡。俄。羅。斯。方。爭。印。度。於。英。英。積。藏。兵。兵。外。強。中。癯。阿。付。尼。尼。不。合。職。諸。部。又。與。英。英。爲。盟。其。本。國。烟。烟。關。稅。銀。款。十。有。餘。萬。借。皆。鄰。國。以。助。餉。需。及。以。禁。烟。統。入。犯。廣。東。兵。分。財。賄。勢。頗。不。支。而。法。蘭。西。獨。利。堅。等。國。又。皆。已。我。督。撫。請。於。朝廷。願。

出兵船為中國動力英夷聞之進退維谷當時得如林公者數人某漢奸聞軍實仰重廟算有戰無和使之自重則英夷畏威服法必不敢久留而去不吝借國力而後患消弭者多矣乃以一二畏蕙之人生大機會使得從容定變而專力於我鴉片顯布於近洋奸究接踵於內地一事夫英而毒痛字內一時貽誤而延禍數十年得夫之機毫釐千里惜哉惜哉

平陽中丞

某伶者色藝俱工絕游於陝陝尚泰無解南音者困甚無所得衣食時某部為泰聲冠不得已投焉部中人共神喻之亦不甚令然會撫署方伯某部當備屬僚咸集方伯者平陽中丞也數折後廉泰聲聞有能曲者部中無以應某伶獨趨進自承曰能書長得燕欲止之則堂上已呼召某伶矣登堂請命甫一贊聲平陽色喜滿座傾耳聽歌一闕平陽曰止而板工尺相左他樂器亦無一合者是為足盡所長趣呼藩家樂和之使演棉花一齣伶既蓄技久思欲一逞又多歷坎坷憤鬱無所泄至是乃盡吐之劇離頓挫曲盡其妙平陽不自覺其神奪而身離於席也平陽號知音舉座見傾倒如是莫不噴噴稱羨曲終自撫軍以下饅頭以干訖明日某伶之名噪於長安部中人承順惟謹已持平陽書入都下責人

塞外專觀

爭愛賞之雲集非某郎不歡由是名益著聞數歲平陽擢陝撫冒昧事勢被連下刑部獄家產籍沒妻屬羈縻京師衣食不給終日相對慘怛忽一蒼頭問訊而至言主人命致意已為夫人覓得一安宅地呼與馬送至則屋宇精美新器屬下至其帝之類一完好願不如主人為誰時平陽已論大辟繫獄久生平故無一左右之者一日晨起突有人直入室所哭拜不能起視之則某伶已去其妻居京師作富人夫人宅即所置也於是即獄中置酒復為平陽歌棉花齣兩半闕平陽大罵即止不聽而相對淚下如練自是朝夕至視寒煖調飲食有甚於孝子之事親者某市日具棺槨厚飲之送其親與妻子歸里又卹其度日費度足用乃止後不知所終常熱王言可曰受恩必報乃出自若輩哉天下惟知己之感沒世難忘若平陽者僅足知某伶耳八百孤寒齊下流一時回首望塵州吟哭彼何人哉

塞外專觀

鄭孝子立本蕭人父相德坐事戍西陲立本稍長知之痛哭廢寢食及年十八辭母身父家故貧以弓矢母初止之不聽臨行哭而戒之曰汝父左手小指缺一節中有橫紋幸而相見以此為驗也應年行抵庫車查軍籍無父名流寓數月未如所往遂微人稀地廣又無

可已食者困甚會軍將高魁元聞立本操中土音問之具以告魁元魁曰汝父我友也量吾成焉吾木齊之族朱縣雖然別八年矣去此三千里中隔雪山往大不易也觀首而別立本既知父耗心益急時張格爾爾餘未靖官道梗塞乃裹糧走小路攀崖越嶺誤入深山前既深不見底立本旁皇無策忽有數自南來大如象疾行若電黃光閃爍數步作金聲督然北去因念此物來處當有遺遺黑役探行轉折至天明乃回庫車之路憐此道旁氣息僅屬惟呼天籲父而已差官趙升者從山脊過問而憐之曰我轉餉回即赴縣求當攜汝行道路險勿自往往亦不識也託立本於同務主事奇氏家奇禮遇之居通平趙不至亦無他伴乃復潛去行入戈壁中絕水時夏日酷烈相路傍為渴飲之飲而喘喘而復飲如是數日德極而化通番處騎馬過撫之未絕自至泉飲之適時始蘇又以餅餌食之復起行數十里見天山雪水洶湧迎來自念有進死無退生靈蒙沙之害若層冰中挾砂石如硤如拳擊腰骨痛不可忍良久得岸始達土營番大道由是歷蒙古塔白洋河至烏魯木齊急奔縣訪問則父已病殞數年矣立本長號過市慟不欲生瀕死者再先是相德抵戍西人延請教請諒門者頗多卒之日共營葬焉及聞立本至告以墓所爭延致之立本既至患病二年同門輪視不少怠以故得不死他日啟墓門人悲會中國人流寓西域者咸來設祭舉開棺

定海再陷

英吉利既定廣東之議龍虎銀蛇無所出使洋商伍怡和資金足之夷人重慶門前波上海益堅治粵者了粵事不暇昨他有秋八月英夷再至廈門隔之其赴浙首目曰郭德儀義子曰陳棟浙人也深悉沿海地利事之深入方是時總兵葛公雲飛王公錫朋郭公國瑞守定海而大帥統重兵駐鎮海城夷攻定海之竹山門三鎮且戰且守飛書請兵大帥不應飛死守望援於是三鎮合兵四千當夷人二萬餘死傷既多繼以敗潰錫朋憤甚獨揮短刀隔陣所親卒及身自盡殺數十百人力竭被刺死國瑞別領一隊衝入夷兵中縱橫盡決當者披靡會夷兵大至圍之數重竟以中銳亡於陣而葛公雲飛死尤烈雲飛駐守南路土城手

從四十餘載復歸部卒待機少聞安天得執大練旗麾兵進公萬曰逆賊終清台
所斬之乃折其勢所佩劍仰登竹山門賊飛刀劈公面去其右半血淋漓登賊進固忍
有破聲公胸如盤而沒安得死者上年被擒於浙軍夷人歸我定海請釋還國者也先
是天雨次公背布帕有麻袍有鐵齒日掛備士卒意中屢戰即斃行營有樂械二公
室納火線其中而未書封面白餉銀賊全取之盡焚死義勇倭倭者夜跡公處走竹山門而
雲月微明見公半面立崖石下兩手攪力不釋左目猶睜睜如生欲自之行不能起臨而視
曰盡歸見太夫人乎遂乘夜浮舟內渡三鎮賊生兵乃同日殉難夷人來勝臨鎮海諸帥或
移印他所獨欽使檢諸公役洋池死初唐東諸言公得唐法刺其度公曰唐謂我不能爾耶
遂擒兩夷自刺其度以故夷人怒公次常以十萬金購公屍甚急千總馬瑞卿泗水出公載
以舟送至自垣飲之方事之既林公在浙奉命削賊成伊梨論者追甘公督兩粵敵烟散
變故也而中諸君子有暗鑑之請公致函婉謝怡然而行鉢池山震曰三鎮之殉行略謂諸
兵大帥不應而裕公幕客陳曉謂海風大作文報斷絕所敘傳聞異辭然所繫於大帥者是
非得夫相違矣

金步雲

卷二

浙江提督金步雲用鄉勇起家勤川楚救匪積功為大將趙金龍之親步雲功最久歷行陣
號知兵鎮海之夫知府黃冕奉裕公命守金雞山而步雲守招賢山同時兵寇陳時謂步雲
意不欲戰使懷懷兩端且以嫁女為辭求戰既夷人遂犯甯波焚掠慘酷殊又導之搜括
糧根地處靡有孑遺先是慈谿富紳董仁製鐵梅花槍諸營海口費銀至二十萬兩夷至我
兵無一人駐守者境陷掠數日而盡當事老成持重知敵守不可攻未幾千餘相繼遠
而步雲卒以夫機被劫建赴京師斬於市

淫河夜行

是年冬十一月諸書淫河周氏池館日暮而千橋舍舟而陸路露宿微寒時宵促雨復至
辨色於水聲空若若聞運則怨大富人避澤則長松桂馬暫一燈之明滅心疑是而更非既
而危橋度雲陰石蹲虎踞倚壁以為命乃徒行而履傾身其運於泥半塗手無所執竹濁酒
難沽聽近折兮如沈吟前村兮又迴旋折既入甬道高樹時周張諸君清飲方酣先吏酌
同蘭所來之德如判人天矣

金步雲卷三

金步雲軍天河著

將軍

道光二十二年春傳言浙軍議和有成約英吉利將就撫廣東獨江南提督陳公化成駐守
吳淞謂是情反覆未可深信請留所部兵弗如增募海口礮臺當冬雪方盛時平地積數尺
公乘小舟出入風濤中或踏雪按行部曲嫗嫗如家人軍中呼為陳佛故入樂為用守禦特
嚴云是時蒙古吉林及京師火器健卒營兵由某將軍領南來者命其長等統之分布江
浙資策應而將軍駐節蘇州往來於杭紹之間營帳中器血珍羞窮極瑰異又幕客知州鄧
君為溫支軍餉費用無度以博將軍歡會天寒風雪常懷雙衣之屬皆以貂狐洋鼠為之圍
爐酒酒消以管絃論者謂有緩帶輕裘雅歌投壺之意時夷人要求不已某佐或請遣兵將
軍酒半故惟探望曰寒哉氣也

某太守

某太守為好立名而文字不甚了了會府試文竟有頭囑幕友某得首名幕友知某守不
學又多幾往微行竊聽夕聞幕偵守將至拍案歎息曰佳佳佳文可憐呼一友曰君試觀

金步雲

卷三

之童子中乃有此不其一人曰頃吾已閱百卷間有佳構似此作色色精刻竟罕其匹雖擬
以第一無愧也某曰是矣不可微聞此主富於貴東人善幾爾少仰之吾輩母受辱名其三
五之間予一人曰說亦良是然此生屈矣某曰衡文當看首在東人我輩誰知者守悉聞所
言而去他日廣為守攝一卷出而笑曰公等目不識文眼此卷竟過首作乃列之第四何也
某笑不答一友踴躍以情告守搖首曰否否避嫌非賢者事科第中富無富家郎乎卒首拔
之而幕中分八百金矣

宗感澤

宗感澤號少山幼失父母客遊淮揚間不自知其籍里或曰皖人黃山其故居也予客
揚州遇感澤酒肆中見其氣靜而神遠外和而內介少年而詳慎老成非世俗浮薄瑣屑之
輩遂與訂交感澤亦雅相推許嘗言感澤少孤涉世早不及備聞先訓願冥心以審事登識
以觀人入如器然腹小者易盈非我福之具性靈者易敗非壽世之寶質樸者易晦又非適
用之器蓋宜持此以相天下士不失一而反是以求天下士又十不得一斯可慨已同時
有成福生豈少年高才工制藝亦為時譽所歸頗放曠不羈好嬉遊不近書史僕獲報樂
之不疲也感澤雖為於情然守身如玉不屑與庸俗為偶諸書過目成誦詩古文詞一見輒

能之冠其傳位以故如兩生者莫不喜感澤而福生感澤既益長生計甚善又不喜治家
人唐孝廉泰氏感金助之因益得肆力於學前冠以優貢居官師孝廉大壽人成太守與
其傳友亦致厚賜先世故金王之投贈書籍服食之饋遺歲時不絕均以遠大相屬決其
非池中物也後數年福生膺鄉薦而感澤履場登他日又以錄科失名聲譽大損衡之期
望殷勤者稍納交福生而與感澤疏矣孝廉聞之大悲曰母憂豈有才子品如感澤而長貧
賤者哉吾不能作遂吳天朝暮反復感時饋遺如故其點者厚矣孝廉未幾感澤患瘴濕幾
死又妻偶因憤無人狀自是常與子遊而福生以某年成進士列部曹焉

吳淞之變

夏四月英吉利將冠吳淞先以戈船三十艘進攻下浦下浦為都統駐防之城並調客兵助
守輪船一至發砲數聲砲午八十同時解甲同知韋達甲十總辦大榮死之滿營被難尤慘
吳淞以東西礮臺為犄角是將守東臺而提督陳公扼其西吳船將至公執紅旗登臺度戰
威左右海洋飄忽火器母浪發度敵船稍近擊之則發無不中且以靜待動勞逸迥殊勿為
所震自亂則敗矣撫參將周世榮背語之曰吾與若福皆不薄世榮不解公曰戰勝庸上賞
即不勝得令名非福而何已而夷人據船橋擊砲而上乘風鼓浪頃刻至前公遂命礮擊敵
金七 卷三

船砲亦發當礮聲聲震百里烟滅敵空自卯及巳擊毀夷人大艦一小輪船五賊阻
欲逃我軍擊而奮方事之際東臺將士稍卻公聞之遣將馳新先退者一人以徇於眾親帥
世榮等登高瞻望指揮弁兵銳礮子鎗落如雨敵救從冠側過公行無所事屹立不少動災
眾疑其非人及偵知公相與大戰是時牛制軍鑾駐節寶山聞勝趨出將及西臺夷人以遠
鏡窺見其轟巨礮狙擊之制軍跳而免督標兵連呼曰制軍傷矣帥遂潰斬之弗能止東
臺兵亦棄臺走賊併力攻公急世榮曰事不可為矣請公速行公拔劍叱之曰庸知誤識汝
世榮徑去親兵存者數十人賊登岸礮中公頗復強起手襲巨銳創重飲血死夷人既入寶
山擒飲鎮海樓酒酣或作華言曰此行良險使有兩陳公在安能至此其一蓋謂制軍連昇
也

吳淞從殉

陳公之亮也麾下弁兵從殉者八十人守備章印福增齡千總錢金玉把總許攀桂外委
計林徐大華為最著印福於嘉慶中獲盜方營外又屢擒紅黨教匪擢官母曰武官臨陣斯
為奉職死生固度外事若畏死不作武官矣金玉臨危或勸避去答曰我年十六即會國饑
令為避害遂及於難大華多力陳公守西臺礮斃夷兵多名皆大華手擊之也左右轉瞬無

不如志當東臺即走時眾志搖動陳公益拊循之以忠義相激勸攀桂大言曰主將與某等
共飲食同風露所爭祇此一城公受國恩厚受公恩欲去者眾其誅之由是士心始固公
卒眾潰攀桂不行飲劍而死安徽武進士劉國樞者初任兵部差官因事落職者制軍奏復
其官至是獨自公尸匿座中越十二日飲於嘉定而如生臂膀及胸受銳礮創者八百姓
罷市哭奠繪像二一貽其子一留吳淞公之在臺也凡三閱寒暑欽使拾遺公嘗以風雨夜
偵公見公危坐帳中鈴柝聲琅琅然也先事詰制軍曰公第坐鎮毋輕出入及出而備事而
制軍去之蘇州再至之江甯

蛇魚避災

上海城東臨黃浦北枕吳淞西北接橫濱山為海備要地朝廷慎重遠防以縣令微員不足
資控馭故蘇松太道駐札上海鎮之英夷由寶山進至上海巡道託言省省請兵扁舟預遁
僞游於淞湖之間縣令曰道且不守我何能為亦棄城去典史楊慶恩留之不可頓足嘆曰
大事去矣呼渡河棹至中流探百錢于舟子躍入黃浦死松江武生顧水剛少諳兵機分沉
上海能詩以氣節自負妻翟氏明敏有才識上海城破夫婦以帶自縛投於洋池見者極之
頭死妻赴水聞歸松江卒以不食死海鹽城池夫守未有如滬上之易者也曹部一雲而兵
金七 卷三

士無責已相傳吳淞被陷之前有游魚千數浮於黃浦西入泖湖又戰前數日有巨鼉長蛇
出於礮台外東西分隊而行時以為避災從去蓋事後一二日海水猶熱當時焚均可知保
身之明魚鼉有焉斯楊公頗生贊氏之所以異也

周止庵

刑漢周止庵進士教授吾郡詩古文辭迥異恆蹊而世鮮知者書法直逼晉人既見滬人也
慎伯文字數曰同能不如獨勝去而學畫亦錄絕詣又以餘力習武事技擊絕工嘗販鹽出
入私梟間動輒爭鬪莫能敵也會南中不靖清帥周公靜修招集壯勇日加訓練拳擊刀槊
之法戰陣生作之圖陣止而教之署中振次數尺率諸壯者躍而上下半月後以次遞加至
丈八而止如是便利剋敵縱橫跳盪升屋如飛時人以為善遂請設勸得修城池為保衛計
而不和夷人火器之利善戰者不恃陣善守者更不在城也

遯事詩

同人遯事詩陸小巖師改句四律云百粵山河關奧區幅員版廓古來無聖封嶺海分夷
夏地極僭履入版圖強虜不須窺肘腕同胞爭欲効馳驅將軍別有和戎計自體天恩不忍
諫天監字字靜無爭誰使嚴牆敵屢至治要鑒山連象郡枕橋環海偏羊城南邦重鎮消珠

北極星仰玉衡豈有中原憂外侮王師慎莫畏長蛇吳宮化草越王臺處處風聲喚
底即鐵壁瓊花入笙歌行酒使春來須開微調資防禦生使半章論旨財守令莫辭供億
昔年時雖亦天災累朝威令奉富陽大將勳名震遠方萬里沙場胡虎帳百年駭略懷龍
魏東南蜀東飛龍西北戎夷肉富強開道神州初定日九重宵旰東邊鐘師親見乾隆中
武功之盛聞所未聞尤為慨然

懷遠詞

嘉善謝廣南李應有懷遠詞數首詠近年江浙間事隱寓時事姓名最為縝密其三律有
云望歲心懷比望君開揮羽扇對斜曛未分黑白聊同笑略認丹黃漫論文孤負伊言盟是
海苦留余佳夢為雲仙源持與劉郎手雖天中宵靜不聞露迷三里入空城蟻陣排空夢不
成情苦若吟河滿子勸郎休唱重進行旌已登還今曉關半全輸且說贏贏恨自家堤上
柳漫天飛絮春情別來華屋到巖阿幾度滄桑一利那夫婿他家路不足即君舊巷燕何
多連天吹鵲曉鴻漸昨夜夢中已沒河却憶陳王空林馬將識盡意託微塵第一首指吳文
伊余諸人劉謂浙江中丞英夷復我民人勸債取贖故有與錢之句而下兩聯防男婦被兵
甚苦故曰憐妾云云次首結句指漢奸李牛曰謂江督亦復神來陳王惜指化城軍門也

淮關

淮關稅二十萬而歲徵於商者莫知其數自監督左右下至環關而居者靡不鮮食咸取
給焉歸自清江早關未稅時方嚴寒舟子商人股栗以持久之眾僅一少年歲臘至次
第報驗訖則官船華儀持束討關少年皆領之最後至一破船載貨浮於所報少年怒嘖從
者詰之數言及下承審其人而去或問少年官乎舟子曰噫嘻連歲於東者識輪軸老於
舟者知舵木是人性名曰老谷關督司關吏弟之僕也未及三年死於回棹

八大寺

郡中戒律僅有八大寺清規最嚴曰湖心曰圓明曰三昧又八寺之尤者香僧帶多
者百數十亦五六十一寺之事方丈總其成若司香若主新茶若供酒掃量才而後扶
然不茹居後作息有時出入有節一日兩會集於一堂方丈居中眾僧左右侍甘苦與同
勞逸更替雖以百數十人之眾而無一閑言無他一切平等故也平等即恕也儒者嘗議二
凶不道餘亦試問其居家使機則兄弟子姪一條半粟之故爭美惡清公肥私是已非人
詎評美惡不可以為範誠合陌路之人與胡越之眾而清淨肅穆如此攻人者曾不一返己
思乎

感先生

感先生湘南資性超曠少穎悟目光含蘊能於白晝見星為文章清博空靈日成七八藝各
有程武最喜啟發童子心思生平於尚風骨雖甚貧困未嘗以非分干人願好為狹邪遊不
拘小節人或尤之曰性之所近聊以娛情君以是為喪品視夫擅名牟利廉恥已汨為其輕
重何如也雖然知過自是絕不往鄰邑某君以名位自大卿人致禮甚恭或遇諸途則
鞠躬趨進供揖道左候某公去遠乃行慶弔宴會相見則眾人環侍左右耳專聽目專視得
某君交一語或一轉瞬及之揚揚其意氣自得無誇於妻子以為榮獨先生至則傲然上坐無
所推遜論事持正時與齟齬士之純拙者知之其識時務者不謂然也間為近體詩風致古
往秦淮司云多情似小仍青眼前度劉郎已白頭春暮云鴨鵝香爐有餘溫十夢初回獨閉
門日色沉沉飛不起楊花端底有春魂或云木蘭周先生司釣竿早孤家資不能結文賢
以致鄉曲之譽自從先生遊承獎借所以期望之甚厚嗚呼是可感矣

水患詩

先君雜體詩偶涉水患者數章懷友云十載鄉關思彭城結廬孤懷且歸隱老屋有藏書
山色柴門外河聲夕照餘誰知射陽路漂泊半巢居苦雨寄唐西園云四野休農日紅潮萬
頃金檢七墨

金檢七墨

頃來極天寒浪濕中澤旅鴻哀猶舊終貽患除幸邱災問君田二頃何計理為萊風雨連
城隔今朝中酒無萬間懷廣廈一飯開窮途已設然故食誰舉鄧侯侯匡時如有萊未合
儒遙送陸春堂遠道云舊交三五輩相守莫相違竟有漂搖感誰知飲啄非晚烟沉一縷
流水浸雙扉翻喜城東客思歸幸已歸清史云大道盡荆棘車何所行風雲高位此文字
腐儒名浪闊龍蛇舞幾幾危無雀浮沉嗟若輩望海望昇平江湖宜莫挽薄俗竟何如臣力
模稜舉與情拂鬱外經綸付冥漠憂深任銷磨愧慙如誰恃各徒祇嘯歌又誰司饑寒合羣
苦流落幾人存消遣殘冬易細碎未雨難新秧青一尺化作碧溪烟寶應陸小巖師司云門
帖宜春亦可憐強隨兒女說迎年隣家閉戶無消息元旦誰知已禁烟同邑汪特庵先生司
云幾家村落盡凋疏稚子啼饑數睡無樂得連歲全浸水三年官吏不催租廬丈一枕句云
洪澤已傾三百里聖教猶懸一家幾幾幾破產慈無主鬼哭荒原悔作人則沉痛而近於粗
矣各郡自湖廣而北每行一里地勢高尺許貴河距城二十里而遙望之如在天上相傳洪
澤湖底與城樓相平故伏秋陰防尤為險要錄詩以見河湖水漲為淮揚切近之災云

銀債

國初銀一兩值錢十是為平儀其後廣青廣賤自七百至千有三百不兼江南日用交易以

分兩計數每分七文錢七十兩七百個是當日銀錢之概近年銀價驟昂每兩至二千以外則海疆大吏清防決瀉鴉片內存白金外漏故也先是西番鑄銀錢大小不等文為西洋平月及大馬之形最為夷女面開粵江楚通行最重者七錢三分攪銅至六七分而洋錢價較之足銀轉實數十文取便而無事稱量也湖南楚鄂深利吏謂中國銀幣短絀仿而行之可收巨利感澤曰不然夷人攬銅有定數故能取信於民內地仿鑄必設句設句必多費官監之吏持之匠製之利蝕未蝕不至於九銅一銀不止上居其名下手其利而事仍空虛不可行百事得人為難利之所在欲得一奉公廉潔絕不染指之人則亘古所尤難也

瓜洲警信

五月同人赴試揚州釣軍偕往遊馬甘泉王仲成江都李蘭友寶應劉曉嵐暨主及釣軍五人皆以五月至釣年十七晚歲最長年二十三五人者合得九十九歲仲成家善釀酒作百歲酒熟生從市上雜購酒器竹者古銅者螺甲者最下宜與磁者皆自尊彝不一其類六月中節會於春鑑堂同人品其高下約為小詞以詞成之先後次第取之詞無新意及勸釐者我命歌者雙雲解解爭酒予與蘭友一夕奪十二酒器淺斟低唱與會淋漓曉風草得螺盆構思閣為予所有先慍而後笑予復為祝英臺近聞情調之云暮烟霏花影度樓外警鐘鼓小別輕春絲柳濕殘雨似他舊恨新愁千條萬緒教說也何說與暗中觀無意觸了微嗔盈盈復歡語眉眼分明汝輩小兒女不須掩鏡私啼香花暗訴被明月笑人西去仲成蘭友笑曰既夫螺盆復還詎笑我為晚歲不平已而夕陽將頹清興未極雙雲誇其女弟色藝將為東燭之遊舟徒趙伯南倉皇尋至曰英吉利已抵瓜洲諸君猶高會為樂耶於是敗興各散明日探知鎮江果失過兵北渡者絡繹而來巨紳某公遽居揚人大恐

鎮江之亂

英夷既破上海由黃浦入泖湖窺伺蘇州虞淺隘道梗而逃時總兵尤瀚營於大漲港英船不敢深入內河松江幸無恙乃改由福山口入犯鎮江圍山守兵新鑄萬八千响礮發之聲震江南北英夷船避而過不備亦不懼事後詢之土人則我兵以無彈之礮無子之銃虛張聲勢相率而逃矣夷人初到之地恃其財利盡悉窮民至以洋錢一紙市胡椒數粒餅餌百姓頗助奔走者所在有之某寺僧密白於夷曰城北依山為垣故有塞門其虛可誘也夷登金山現之礮發而城破漢推樓格將於甯波京口副都統海齡與妻孫同時殉節時校祥雲投水死其父為甲長松先一日登陴覽於礮臺鄰軍滑勒門氏懼遭汚辱掩面以利刃刺殺二女後自戕時六月十九日也鎮江故殷富西關以外為一郡精華所萃夷破之

兵勇罷之土寇又雜之富民遺徙者有負自持悉被劫掠江甯常州間聲言震已而清兵跳基於歸勢洶洶且內紅時李公星元官蘇藩請於中丞斬劉超者以相人心少安

丹徒生

丹徒生某謀徒廟中城偏貧不能行主香魁憤苦無藏匿地乃隱身佛座後以冀俸免更至獲之奪之歸而與婦愛之甚如寵幸顧某性謹飭不樂與處每見其婦輒股慄不能動有少年夷能作華語謂生日勿懼少住數日百倍於樓身破廟間終歲吟吟也他日飼以酥酪生不食婦強之乃敢少許甘美中微覺羊羹食甫半慈念遽動迫不能忍遂與婦交已而懼益甚又以腥臊之氣不可需適虞已釋歸夷人怒欲沉之江婦不可厚贈洋銀而別

舞刀

清淮訛言夷人將寇揚州母命伯兄樾青召子歸里兄與武孝廉倪佩君者故相善遂與同行夜泊寶應城外時皎月挂城堦間河流有聲佩君既被酒出所佩刀醉舞河堤上縱橫跳擲一身如猿城外居民方露生納涼環而觀者如堵城門遽卒驚走相聞佩君舉佩刀斫樹曰風子而翁道酒興耳視其樹中幹已斷卒逐巡捕頭去佩君意氣自豪也予戲為短歌贈之云長風吹浪清淮濤月明如水沙似銀刀光月光兩相逼六月寒芒徹肌膚風擊水激月

江壽民

復得四方決遠天無根虹氣騰空玉龍繞血腥連地城狐奔城門小卒縮頭逐環觀之人驚破膽即今南服正多事萬里樓蘭待君斬君言刀法固有其初若寒懷中精神霍然舞罷轉清曉八荒不動無驚塵惜哉不令外夷見中原英傑非無人試看意態極雄蓋尚是朝廷未用身佩君後溺於煙無所表見僅以團練傳守備而卒

揚人江壽民者

揚人江壽民者工書好書凡春老慈幼放生贈死諸命次第舉行經理捐貲歲以萬千計而青字為活實業如故官商以是重之英夷既破鎮江都轉某公愛顧慶慶集守令營弁會商言人人殊不則諸語無一諗某自手親行廊柱間無所為計或言於壽民曰英人所欲得者財耳某金路更可先侵使壽民既與商議商議白之都轉喜而從之揚城以危或曰揚城形勢與松郡同距江至數十里河道淺狹較之甯山上海鎮江迥異夷初不欲犯城耳後十二年而有粵賊之變以食毛踐土之民作伴逆無道之舉普天所共憤神人所不容也而壽民仍用前計賂以巨貲飽送羊豕雞鴨等物約不得殺人淫掠揚人持此不逞比賊至錢虛如故由是百姓怨之賊酋不厭其款又惡之壽民計窮投水死朝廷聞其事諭云國家二百年來無此亂臣賊子壽民真不可勝誅哉

偽因荷如

七月庚子日據金華至江甯牛利軍者中丞欽使伊相國及在事文武大員皆集會議督署中。久而未決。制軍曰：「何事多言？夷人晨抵上海，向午而砲比至鎮江一砲而陷，堅城此其勢尚可敵乎？諸公別有遠慮，某甚不則議和之外，實有說哉？」相國中丞皆曰：「乃使巡捕依策龍相國關人五品銜張喜往見夷目，夷目大言曰：『若何人敢來議軍事？』某龍曰：『某等為大府親近吏，先問貴國意向所在，可和則相國以下公所相見，未晚也。』」據金華曰：「歸告國官，若誠心議和者，備我川軍歸我兵餉，實需銀若干萬，通市馬頭，就粵閩江浙天津為五口，缺一不可，其分領水師者曰巴島二目。二目進曰：『伊相國稟請廣東省復我國人報縱之歸過，我有恩德，今為相國減九百萬通事者先復達於二張復命，大吏以賄銀為外有，事或可酌許。』」土地公侯奏定月之二十日，批指回省，朝廷於念生靈，備如所請，惟天津不許，廈門俟諸異日。月杪定議，各大帥是夷靖海寺夷日數輩，方過橋，百姓扶老攜幼，男婦紛沓環橋而觀，少年氣盛者指摘唾罵，鏡以泥沙瓦礫擲之，具一人傷額及額夷目怒詰大帥，大帥責江上二縣令，則觀者甚眾，無可指名，乃出獄中輕罪囚，偽為擲瓦礫者，荷校於寺門以慰之。事竣後衛南還。

金山七 星

卷三

八

浪

星

平山堂

唐陵名勝，以太子宮張氏園為最，黃園次之最，後至平山堂。平山堂無山也，而江南諸山，乃環拱羅列於堂下，烟雲繚繞，密聚飛動，所見無非山者。昔有性喜山水者，春秋佳日，結伴攀躋，磴則躋之，洞則燭之，懸崖峭壁，則腰纏而梯之，鼠伏猿升，必隨幽崖險而後止，既而擇其芳也，攜酒散坐，隨意所之，連曠高瞻，不復道極而向，外故夷之，况半遠想望之憤，反十倍於身入其中之樂。自朱顯達諸公結治園亭，預為歸老計，一水一石一花一木，經營位置，微精勞神，及一旦落成，老至耄及，曾不得快然處之。吾暇園亭之所在，而日往遊焉，又得真最勝者而趨焉，雖謂斯日斯園之不我虞，亦有園者為於一園而為百十其園，遂勝微奇，不測不竭，故夫天下之物，必深藏於家，備有於己，而後樂，則其為樂也，固矣。平山之妙，妙於借者，也。

劉中丞書

英夷凌犯朝廷，鎮鎮臣而浙撫劉公額河鎮定審詳，為時論所洽，服夷人執撫之儀，公致直諫，訓軍書云：「浙省與軍以來，商民助餉為數已多，當即為全省精華，逆夷搜括一空，上年秋款饑饉，民滋事，事皆賤濟，實已竭蹶，復以賄夷之銀，勒令捐輸，勢必不應，若如川省之議，

增援賊島，不能行，必致忘義之心，愛為怨怒之氣，故勒夷之銀，可動而賄夷之銀，不可動。

增援賊島，不能行，必致忘義之心，愛為怨怒之氣，故勒夷之銀，可動而賄夷之銀，不可動。論文官受錢而惜死，武官說惜死而又愛錢，以致幣帛虛糜，脂膏竭，軍無固志，民有亂心，戰固敗守亦敗，賊守之既敗於無人和之敗，敗於夫米逆夷之反復與否，姑不具論，即目前善後之計，已有僥焉不終日之勢，蓋助夷為逆，意漢奸也，除尋常偵探火夫外，其為逆夷主謀執戈相向者，何止萬人是，雖戰兵若輩，混進不去，藉夷之勢，作奸犯科，以謀衣食，官不能詰吏不能捕，一也。夷既以兵會和，夜即自大通商馬頭清道而前，文武官吏皆將如尹邢避面，二也。取人財貨掠人子，出入蘇杭街市，執能禁止，三也。不執之民，千犯國法，一經違問，則實身處危，即屬干城四也。民犯夷，則惟恐縱民以怒夷，夷犯民，則又將捉民以媚夷，地方有司，知有夷而不知有民，五也。水師將舟，本多怯懦，洋盜出沒搶掠，商船或懸一大英國旗，號我兵勢，難查緝，且亦願以此自解，六也。力會通商，必求免稅，西洋諸國大半為英，英所降服，此後貨船我設關而後取稅，七也。貴廠一縣，貧富吸煙，果泉出日，聞其人月白燈紅，乃開鬼市，通商之後，煙草大開，鬼市將成，八也。平來干戈擾攘，專為禁煙禁煙專為漏銀，鴉片仍行，銀盡可恃，九也。國家所恃以通商裕課者，銀也，今銀盡於夷法，亂於夷財，置民

金山七 星

卷三

九

浪

星

廢且生他變，即戰兵亦復何處，十也。撫按既定，後患頗多，其制作奇巧，鎗礮實便，其足以奪中國之利器，不可勝算，且彼製造物件，均用機器，較中國之用人力者，固有益鈍之別，而人心之好奇者，莫不見異思遷，而用心微，銳不下萬人，則是近兵之儀，或有他國出而效尤，或即英夷託名，復至別肆要求，我未能深悉夷情，又安能盡服聰穎，此不可不慮者一也。英夷在粵，初已就撫，迨給與銀兩，復肆滋擾，此次議定後，或稱國王之命，謂郭漢等官辦理不善，調回本國，別生枝節，此不可不慮者二也。逆夷屢有北赴天津之說，上年投書之陳在籍及今，請獲之郭漢義子陳德言，雖給銀割地，終不肯不往天津，而前當通市馬頭，却又置天津於不問，反覆詭譎，情殊可疑，能杜其北上之心，方免事後之悔，此不可不慮者三也。通商之使各省關稅，自必明定章程，萬一英夷阻勒如故，勢不能聽其病商擾攘，一經追究，必啟爭端，此不可不慮者四也。澳門定制，民人與英夷微訟，一聽有司，訊斷萬一案及夷人抗不交出，凶犯如廣東林經善之案，何以戰戰暮暮而平民心，此不可不慮者五也。罷兵之後，各省海口仍須設防，如修造礮臺，戰船增設兵伍營卡，初非剿夷而稍嫌阻撓，致海防不能整頓，此不可不慮者六也。通商定議，須治奸民，應令夷人悉數交出，定地安撫，否則介乎夷漢之間，特夷犯法，萬一夷人護庇，官法難施，必生衅端，此不可不慮者七也。英夷既立馬頭，則馬頭

之跡不容上斥。倘或任意闖入。掠取牲畜。婦人。不平。糾合抗拒。莫不歸罪於官。即起與兵。問罪之師。此不可不慮者八也。名曰通商。而英夷所毀定海。城垣。建道。莫不居住。倘各省均如定海。轉盼之間。即非我有。恐非通商體制。此不可不慮者九也。中國即敵之故。由於滿銀出洋。英船既多。滿銀更甚。適今會子。父子之弊。將行。國用民生。機交困。此後雖準以貿易。能比前更須。顧慮。滿銀分毫出洋。稅必無幾。而釐端之開。即在於此。此不可不慮者十也。天河生曰。古人經世之誨。當時忽之。往往驗諸數十百載之後。精誠所注。若合符節。雖百世可知也。書中所慮。盛海防。抗官法。開鬼市。縱奸民。行父子。及夷人蓄志。天潢多方。挾制。由復觀之。不棄錄。泰以公之深心。慮事若此。倘得從容。展布。別無。而畏。孽。肘其間。吏雖狡。豈足是哉。

周林

李裕見周林而言曰。吾使事獲鼎。必得美饌。與子同飲。何如。周林曰。諾。適市有女子。攜糧而過。周林指而言曰。驗矣。吾能取之。裕曰。若相識乎。周林說應曰。然。是吾西鄰。蓋嘗欲納為妻。而妻不容者。他日與子就飲於其家。言已入市。各食麥餅而別。女子中表兄。郭生者。名麟。讀書女家。父愛其才。議婚有成。說矣。李裕疑周林之與女私也。則夜往潛入。自竄滅火。以金衣。女七。星。卷三。十。浪。墨。

即之女子。將呼。裕急止之曰。吾周林也。且為夫婦。何以呼為女。疑郭麟。遂不語。李裕淫焉。說婦私以問郭。郭曰。未也。悔而縱女。父母訟之。官索厚贖。郭弗應。治以嚴刑。瘞死於獄中。周林與李裕謀。避惡將渡江。李裕待月於江渚。暫之所見女子者。則披髮援刀而前曰。何之。是一言而殺吾夫婦兩人者。今復何之。據之仆於地。遂絕。周林既歸。李妻而自返於室。戶外有履。窺之。其婦與一少年生而嬉。周怒。反局其門。而闕於室中。婦人舉杖投周。少年奪之以擊周。中額而死。

孝廉

胡忠節公之喪。歸自粵東。時公長子早殤。夫人請以長子之廢。廢次子。長子婦不可。姑婦成。訟卒歸長孫。而次子廢。廢一等。或曰。難廢國恩也。在家庭為不幸。祖父殺身而婦及子孫。其又何爭焉。葬之日。有孝廉扶杖而觀曰。是亦人耳。向者某尚書侍郎之主。榮之而弗思。及其喪也。哀之而弗敬。今不知敬哀之何自生也。君子曰。農乃微言。

吹簫賦秋雲

予性好詞賦。而不樂制藝。制藝代人立言。不能抒性靈。一也。下筆則仁義道德。開口則修飾治平。胸中實無此廣大精微之學。言之可漸。二也。對偶求博。繩墨拘牽。四體為之不遑。三也。

也。詩賦詞曲。乘興而作。稱情而言。每遇哀絲豪竹。按拍清歌。及聲婦怨。如宛轉哭泣之聲。則悲從中來。文思泉湧。且呈發必豪。飽實。是非索然。無真氣也。小巖師初以為妄。他日命作秋雲賦。而使隣人善歌者。吹簫西寺。以試之。既成。師笑曰。異哉。天河信有之子。戲題賦後云。少年哀感。屬天懷。刻意吟詩。未是。不知滿文心。似明月。浮雲都為。管絃。聞同學諸君。遂有吹簫賦秋雲之語。

州縣為親民之官品秩不尊而事權特重故縣令得人而一邑治監司能擇州縣而一省治
直省而州縣之積大吏操牧令之源上下相維成法盡善而事固未易言也近年京外官多
言州縣積弊獨陶公官御史時條陳數端謂宜重監司嚴禁弊端尤為探本之論一曰勤
接交代州縣任重揚前官虧空必致上司隱忍或調或改教甚至假事効去而虧空莫
敢明言矣二曰攤派捐款有善補助賄賂使費等名州縣力不能應則於此解錢糧中扣
除而錢糧鉅其補解三曰代備賞號上司閱兵巡邏公議皆由州縣預備賞封及銀牌
之類甚或先事收入臨時扣發給而巧取益精矣四曰派辦供給過境有夫馬酒席站規
同城有月費門包節禮衙署中一窗一扉一廚一廁惟附郭之州縣是問而閩省均攤馬五
日應為幕友刑名錢糧上下盤結互相汲引且有威致束縛而不請到館者謂之食坐係六
曰滋送長隨州縣既以薦自上司而不敢辭長隨又以薦自上司而無所忌既難人人飽欲
必致事事生端七曰委員需索上司調劑開員所得無幾而州縣操儀水脚積少成多或因
送不遂厥弄是非則掣肘更甚八曰提省鼎留州縣求不勝任即應據實參劾乃徒令往
返奔波以致無累者生累有累者增累是重其弊也故近日牧令疲精於奔走承應之中救
過於紙札文書之上十人而聚無語農桑者而百十而聚無語教化者焉其於百姓魚肉也
百姓視之虎狼也抑思果何由而致是哉直省大吏受恩深重若不正本清源以身率屬而
徒以不肖州縣為解恐更治終無起色也木等侍御外用淳樸封圻坐而言即起而行宜具
任艱鉅戒固陋而力改舊觀

注楊燈節最盛龍獅象禽鳥螺蛤而外凡及家漁樵百工技藝各以新意象形為之頗稱
精巧鹽務政果以來商計式微不及從前繁麗然銀花火樹人影衣冠猶見昇平景象官與
福生春遊作觀燈詞云重城金鑰開香露碧海銀蟾挂春樹萬家車馬盡燈宵我亦隨人踏
歌去花街雲巷淨無塵冠王銀金銀木真歌舞不知何處處綺羅紛此時人急開門戲遊士女且
頭列舞鳳盤龍行復歌紛紛人影接香塵隱隱春心逐明月縹緲仙音漸散開嬉遊士女且
徘徊祇憐風景好豈為魚龍耀眼來方今玉燭調時令不獨驚山入宮禁天上黃龍清
靜宵人間鐘聲慶慶歸去跟紅燈明居樓閣鎖幽情昇平豈獨元宵樂莫任金吾放

里有王氏富而刻凡造屋宇寸釘及木匠人不能隱蔽恭勤情尤嚴每曰汝輩傭一日工取
值二日一日以六時計若任意遊憩一時能少取三十三文乎群匠以是怨之木工某年六
十矣見王至偃卧不動王責其惰曰病矣問何病曰少時傭工於富家程氏程營花園曾責
急負重登高費傷臂焉今程氏園三易主人矣彼棟頭担不可以居而老夫臂痛不止是以
病而惰耳王聞之喏然而返

入春再至揚州會於琴園有南士於言吳中子弟蘭友曰子誠吳人知有科名耳古人以科
名致身藉手事業斯天下之所想望也若僅曰帖括之利職位之高抑吳人自愧之矣固出
蘇州老秀士上某相國書云謂南士曰此老無科第而書已傳誦一時子乃未之見耶其書
云惟公應仕三朝參贊機密任久龍深復遇聖明都俞堂陛是宜竭忠致公軍國之事知無
不言矣乃自枚卜以來歷有年所求所謂啟沃君心宣布美政者未之前聞抑安於希旨固
位全軀保妻子而已耶非所以慰天下士民之望也今上御極之初公未登臺竊其不敏越

徂而謀者人臣之分然也今則儼然相矣直省山荒謠謠賊恩不下遠徒飽胥吏撫字下
老體科上考州縣浮征又倍於昔割剝民竭上營求美缺倉庫空虛官費既充矣訟牘積壓
經年月酷吏連逮待民如盜矣軍額既缺器械不良操閱如戲時無準矣調停委署官無
久任科派差役勒強強輸民無上富十室九空矣是豈無可言哉何寂寂也哉曰此將帥之
過督撫藩臬之咎不足為公病也宰相之職亦惟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鎮四夷撫百姓舉
賢退不肖而已他非所知然則公之所愧者多矣近歲歲遭水厄冬雷發聲春霖未價
日增民無宿飽怨咨怨怒漸生亂心尚得謂之陰陽調四時順乎失職一外夷據我城池辱
我民人職我猶恨未盡乃某相納其厚賂力主和議公不於此時極言矣人非誠不當俯就
亦復隨聲附和示之以弱誤國家大計撫百姓鎮四夷者其若是乎失職二封疆大吏能固
結民心通曉兵法若某如林能博學強識振撫奸盜若某如郭與周皆所謂賢臣也當錫組
遣戍之時公若委曲保全天心未必不可回而公竟漠然也林郭錫組逆逆醜酒相賀矣至
河南吳以嚴刑勸周某亦不敢為周辨搜荒之罪似有由然竊惜周才之可大用使終老
戍所非國之利也英夷之初據定海也經畧抑兵觀望坐失事機又聞其之貪送致餉餉
江生擒漢奸獲銀二十餘口志縱之回此真驚駭才人憤懣某相貪婪傲慢閣下當深老

其為人豈堪視師東粵作三軍之司命耶。果喪師辱國。逆夷笑且使安南琉球諸國將有難我中國之心。使令下之日。閣下諫止其行。當不致有今日。所謂進賢退不肖者。又何如耶。失職三。非是三者。公固無以解其咎。其亦不忍咎公何則。盡忠矣。而實宜恕。今事無鉅細。出自上意。相國之權滿洲獨重。語云兩姑之間難為嫌公之謂也。雖然以順為正。若夫婦之道也。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哉。君子之立朝也。道不行則諫諫而不聽則去。閣下廷試第一。不可謂無名。樞密入相。不可謂無位。年逾七秩。不可謂無壽。不於此時有所建白。更待何時。今為國家計。即為閣下計。欲貧民之不思亂也。莫如沿州縣減錢糧。平米價。罷貪酷之吏。舉賢良。廣潔者與百姓休養生息。是之謂安內。欲夷人之不入寇也。莫如復林鄭周之職。東南之事。悉以委之。毋越期毋掣肘。毋信讒而以購沽漢奸為良。義蘭選各省駐防兵丁於要隘。是之謂攘外。閣下試為上。剴切數陳。幸而聽從。社稷蒼生之福也。即不然。乞骸歸里。優游林下。以終餘年。不亦光昭簡冊哉。不於百世而下。恐不能為閣下恕也。某不幸。與長公子有尊酒之雅。故敢布其區區。惟閣下察之。書辭層層駁詰。可云不惑。而處初林公遣成御史陳慶鏞抗疏力爭。請上收回成命。直聲震天下。周公天爵巡撫河南。當嚴懲刑。屬降命致干吏。陳則職發軍臺。公性嚴直。每擒猾盜。輒自鞠得實。立置重典。或用鐵椎擊腰骨。金七。卷四。三。浪。墨。

鬼奴
至因時為治。與賊姑息者不同。陳公亦為閩粵奸究所畏。未幾三公各蒙賜環。先後起用。聖明在上。立賢無方。固非草野小臣所能窺測。又豈待左右輔弼之陳辭哉。

客有自江南來者。言英夷五市議定。廣東甯波高起洋樓。縣縣里。攝要即子為久遠生聚計。近日常至上海。買城北方十里許。土木大興。築馬路。達於吳淞。備不虞也。諸夷既與中國立石為界。彼又自分疆界。英吉利法蘭西為最大。美利堅等次之。其餘諸小國屬焉。上海城北故為舊墓之墟。富厚之家。遷徙改葬。貧民無力者。聽其平毀墳墓。木石柱礎。悉直下。殘屍粉骨。轉眼埋土。居之不疑也。俗以水火刀兵為生人劫運。是則身後之災。鬼亦被劫。悲夫。先是乾嘉間。言火器之利者曰法郎機。即法蘭西之轉音。道光初。江湖貧民。張置於市。募以布而窺之。謂之西洋景。民間喜為。陳設繁華。室宇器用。侈靡。食曰洋氣。初不知洋人何狀。英法圖何方也。乃自中華西北環海。而至東南。梯航賁中外。一家亦古今之變局哉。
救匪遺孽
國家自平定川湖。陝匪之後。中原不見兵革者三十餘年。而漏網之徒。散匿遠近。隱相煽誘。仍以傳教為主。宿州張義法。從永城魏中沅。學彈花織布。兩歌皆邪教中之隱語。又令

鹽務靜坐名為坐蓮花。兩手捧腹名為捧太極。一日三次默誦咒語。名為三省工夫。同時有連官婦蘇姓。年二十餘。姿貌整飾。粗識文字。謂人世無其匹。偶深信中沅。齋出家。居白雲庵。習修煉之法。自號女媧氏。近婦女奉氏為師。執費奉。奉氏酒香。花。墮門。弟子者不絕。女媧氏臥房之中。重重閣隔。分一房為數室。小巷密閣。曲折玲瓏。即白晝持火入。人對面或相觸。擊轉身遁。匪則莫知所之。其幽邃如此。未幾竟燬於火。義法又妄立名目。傳諸鄉僻。種類紛歧。狐鼠餘生。不足為患。第惡編漸弛。滋蔓日甚。燎原之火。未必不始於星星也。

擒匪初起

初四川廣東閩盜賊名曰路匪。貴州曰苗匪。湖南曰會匪。皆不踰時而平。蓋自傅公重庵創脩碉堡。仿壁壘清野之意。聯絡保衛。奸究無所憑恃。故西南數省。深食其福。惟安徽之廬鳳。颶寧。河南之南汝光陳。皆有白蓮遺孽。初探鼻。橫以未染。號曰紅鬃匪。每一股謂之一捻。小捻數人。數十人。大捻二三百人。是為捻匪之始。自嘉慶甲戌年起。至今不絕。年豐則少。積歲數則橫行。大吏聞之。督兵入境。東禽西竄。一兩月不能復盜。而州縣已精疲力盡。供給艱難。惟有隱忍不言。賴預了事。以圖目前之安便而已。

董阿虎

予少不信報應因果之說。然耳目所接。福善禍淫。彰明較著。有令人悚惕而不自已者。南關董阿虎。據水為業。少失父。事母至孝。日有餘資。則買甘旨奉母。母或煩怒。虎屏息受責。辭氣惟謹。每念母年老。屈居土室中。行坐寒暑。不遑。自歎。恨辛苦力作。積十餘年。積資數千。奉母居之。或勸虎娶。虎曰。吾儕小人。日贏幾何。多一人食。則母少一餐。其則非食虎力。直召之。奪母甘旨耳。卒不娶。他日鄰舍火起。延燒至數十家。虎既負母。避他所。獨踞戶外。默祈神佑。時天燥風烈。左右屋宇成焦土。而董氏草廬乃屹然獨存。

莊補模

先伯父少貴。公性至孝。未冠。先大父素養力學。甚苦。及膺鄉薦。以大挑知縣。發東河。大母謂曰。汝性剛急。非所宜。遂改教職。補金匱訓導。迎母就養。母憂。暑。暑。不樂居南方。數月。歸公。考皇恩。母亦棄官歸。孝行載。一齋文集。及黃氏世德錄中。里居與潘四寶。邱勤子。兩孝廉。文酒往還。以道義相切。刺日讀宋五子書。研究理學。用程子靜坐法。眼目澄心。恆自惕。晦至夜分不倦。公故抗直。戚友有過。面斥不少諱。大母每以太剛戒之。蓋晚而深自抑。下云。書以三月十三日。偕太倉盛子履。廣文。同邑朱亦儒。廣容。湖。及潘四寶。先生。補模於城北之牧莊。時隔岸柳。衣園有。有。少。搗。鼓。喧。飲。管。絃。唱。而。公。等。行。吟。水。次。前。唱。後。子。一。詠。一。鵬。雅。俗。迥。

別見者以為神仙中人廣文首唱二律以紀其事公與潘公和之亦倚先生舊作圖以識之當時一佳話也廣文詩云襟事過十日猶餘半月春賓朋一尊酒俯仰百年身老樹園林古石泉風味新別鏡開曉窗魚鳥亦親人繞屋雲嵐氣接愛地偏草根青過雨柳眼綠迷煙流水足鰣魚聲亦管絃晚隨南郭吏歸泛釣魚船公和作云別展永和趣芳華城外新名園亦陳迹我輩足開身修竹塢前水綠楊橋上人猶能入圖畫長使氣如春晴豈漸成雨風涼綠地偏雲間一坡樹花落半溪烟斜日度飛鳥浩波催去船流鶯忽生感隔岸且鳴鉦四農先生獨成七古一篇云春光到眼酒到手城西水綠如春酒借得荒園時酒人東風船繫門前柳風雨樓空柳弄春碧苔痕舊草痕新石畔斷橋今日路花前歌板昔年人人去人來如過馬欄寒陳迹知多少百歲長拼汗漫遊一尊便覺江湖小千里江湖幾點綠偶然此境續蘭亭當時兩岸樹陰綠鵲泛一池天影青更東才子群書庫老農南郭烟霞趣吾輩盡教一輩人邱遲詩句黃滔賦披襟一笑話清寒舊客還推首舊盤畫上青山何處畫畫中綠綺向誰彈今古風流入蕭瑟石欄自點詞人筆誰家低唱醉紅裙吾輩清吟消白日白日低山飛亂鶴一聲歸落葉重來此地尋秋興漁唱西風秋又老一齋集即先生所著詩文非李中者北洛之養一齋也先生名德與戊子舉本有鄉試第一或為竹汀錢氏高足弟

金史七

卷四

五

五

子名大士以詩文著聲里江末名給自稱南郭老農伯父諱以炳

牀下星光

子性好月香一燈若一紙書一卷相對徹夜不倦也一夕方就南窗讀書同人軒動之聲達於戶外顧視牀下有星光兩點閃閃不定予拍案驚之而沒頃之再見再鳴之遂隱叱就枕卧甫及天明東望張子揖拜曰履不見矣未幾王子冠山又說曰衣不在矣於是同起搜尋至子榻下天光自牖外入燭之穴大如甕然後知前夕所見兩星乃竊賊之目與燈光相射者也自悔當時不即擒得獲一卧牀上一匪牀下費偏處此正不知其路路何如耳

李可齋詩

近兩年讀書實應城北之陸氏莊莊門臨水老樹環村紫白晝綠野如畫門以內庭羅花草室滿圖書則小廬先生之學可寄也每日課餘侍先生論列古今得失並雜舉忠孝節義以相勸勉或圖或或短權迎遠泰深則盤盤人秋爽則寒風弔月幽境斯洽真情自怡別有西寺高僧東鄰老圃秋風而詢農事爾雅以證經史與書錄上下致足樂也先生詩集寄都門某公選定實約紙記一二斷句如安豐道中云漁舍朝成市花田歲有秋夜行云區區馬衙出孤燈影華行承州云沙路飛塵雨如橋走石雷贈友云離吟消

積雪賭酒接殘星秋風云才疏只合藏身拙命好翻愁報國難偶感云落花心事憐今日聞草風情減去年驢背云斜雲街風時作語曉曉侵雪不知寒此皆先生少作然已超然時輩獨寄遙情時家兄叔丹庭春皆至叔丹以古賦擅長時藝能關發聖賢精義先生笑曰小黃當為阿兄退舍矣

周生

周生者楚人忘其姓名性迂僻能聽無聲之聲嘗與感澤同飲酒樓假寐片刻時天宇澄霽庭柯晏然周忽曰南風作矣無何飄忽澎湃揚塵壓屋宇為之震動周曰是行甚疾頃吾言時風尚在閣浙間也他日會集友人所群蟻往來閣下周曰是言室西南隅米穀所儲明日將雨當往運諸主人趨榻果有碎米粒糠數極蓋飼雞之餘眾詰其故周曰吾少重聽致精於耳二十年今遂若此因誦庚子山專精奎志金石為之開動其兩心妻子恩情亦向長嘯而出東方銷慄而主人妻妾交詈之聲達於客所回憶周語為之察然感澤以告鉢池生曰非算數即邪術不則六壬課之流耳其謂得之耳聽者妄也

壬甲

道光二十四年夏歸自寶應同舟彭貳尹君若江西人說新城王氏兄弟甲乙同居甲妻李氏乙妻陳氏而李氏妒而恨而貌亦中人乙為土寇所掠數年無音耗甲與李謀曰乙人不歸其殆死矣今有婦在情而能食不如嫁之且安美可得厚聘他日示意於陳不可強之以死自誓由是變易素服深自謹飭李言於夫曰是不可以善處若與陳氏議之第求多金強養而去何患不從甲曰善城有富人將納妾以百金購之甲既得金私與陳氏約曰陳善作佛語以為妾必不願若夜以火入見白飾警覺戴之及城而後改妝歸事則諸矣屈期甲先出若為不知者陳氏將臥聞門外喧擾聲既又刺刺作私語竊聽一二知有變急滅燈火為投繯計李遽闖入曳陳出陳不從互相支拉兩人假警皆墮地時迎擊之人催促援李曰勿亟行即出矣勿遲聞足蹴地上有物拾之誓也戴之而出眾見警髮白銀詢扶曳登輿李呼眾入皆不聞及城莊易李復自辨非是富人舉酒笑曰是適解也新人豈有誤者即誤不可反矣代解衣扣連與成婚明日甲歸大恚陳初不解其故至是始知李之誤代已行也甲欲反捕詐索富人多金不允將訟諸官眾入調停未定而乙竟還家陳訴知變服之由相持大哭甲聞乙返妻婦於富室而適終身不敢復歸天河生曰巧哉天也

金史七

卷四

五

五

漕變

皖北州縣差使每遇詞訟納錢請果而數倍取償於百姓歷任官皆以為肥由是差使橫行

甲於他處皖人周某官於楚以楚無是利謀加漕價石至十千外崇陽諸生鍾人傑富而好善百姓感之遂率人傑為首抗糧不充聚眾至二萬人兵械火器甚盛大吏得報罷周某官解散黨羽調兵縱諸擒首亂數人事甫定而有未陽之變未陽人楊大鵬者小有才亦以漕價太重集眾數千人作亂知府高人鑑及其部署未定斬斷數十人平之太鵬亦諸生家小康倡亂數日身死家滅不可謂非忠義然非有司激變豈至是哉同時江浙均有抗糧事幸未起事而平皖北自豫河再決失業思亂者多又毗連河南山東刀劍以嬉習為風俗此大吏有心者之責也量關北人李某官於皖愛養百姓禁革差役諸弊以不阿上為撫軍張氏勅去之及周公天爵復之而李明府不願出矣

洪秀泉

廣西土匪民貧獲獲難處林深菁密久為逃避淵藪有洪德元者種山課徒善占卦及日者術英吉利初犯廣東之歲德元私習邪教傳授鄉里誘取財物初無異志及英夷和議大定論知武備廢弛官兵懈惰不足畏乃隱有揭竿之心於是更立名目益務詭秘分折洪字以三三二十一為號出入楚粵之交廣收徒眾每歲徵銀五兩名為香火費則供其餐餐浪遊之費見者皆稱為洪先生云方是時兩粵匪徒種類繁多而德元威跡愈深歸之者愈多廣金七星

卷四

七

浪

星

東花縣人鄭秀全者與兄仁發仲達同父異母皆以種山自給秀全少嘗讀書粗識文義頗體實肥鈍了無異人處同學友馮雲山才識明練常為秀全演說古今成敗事教以煽惑人心故二人深相結一日秀泉病死而胸腹不冷七日復甦自是言語怪誕問以往事茫不記憶但思稱耶穌神上帝命勸世人皈依耶穌免禍得福動輒偈一室禁人親伺私攜乾糧應數日而後出則謂與上帝議事不食亦不飢也其荒唐詭譎類如此雲山又從而行之謂人心機詐大難將至不拜上帝則蛇虎螫人立教之初不強取不多求愚民稍稍從之至是聞德元傳教廣西與雲山徒步往提一見大喜相倚如左右手歲餘德元病死秀泉與其妻子謀匿德元屍而沈之詭云昇天而已冒洪姓代領其眾勢益張

鄉團章程

七月初八日赴試金陵同行者劉文鏡青齋二劍秋及子兄弟六人先是正考官文慶私攜舉人熊少牧入閱閱卷事覺被議副主試胡鵬修林翼及監臨以下官坐失察降罰有差由是大開罰劄功令較嚴江南合南省為一與試者多至萬六七十總因點名擁擠停止搜檢竟一晝夜而不能就事自林公少穆開藩江甯分為三路點名先期核計各屬人數多寡按照時刻分配均勻又刊印章程隨卷給發某路點某學一日略然每屆一時發嚴懸旗

大書三路應點學分由內而外以及街衢巷渡無不周知蓋陰以兵法部勒之事不繁而易舉申酉間即可局門場內則懸錄對讀與夫粥飯水夫之類無不躬自稽察就就舍而觀嘗之故士林洽然感嘆近日適用其法而人數不均時刻以中路為早邊而左右不齊懸旗則內外不齊擁擠紛亂自若也有治人無治法信哉言乎

附南行日記七則

靈廟祠

解纜後三日泊舟高郵之靈廟祠祠奉女象據宋元章碑文當是唐末間人蓋清源自守被絞盡靈筋而死者陶公雲汀以御史巡漕橋冰於此翌日冰泮北風大作空運船全數出江始得奏請錫封賜名貞應自是靈異益著祠中雕額極多記其一聯云冷月照寒塘十里殘荷香未歇夕陽沈古渡一湖秋水影長清陳曼生句云清淮君子水山木女郎祠有舊漁洋詩者云湖邊孤寺半煙籠門外野風開白蓮不即不離而貞潔自見鏡香文為誦先君兩過高郵句云重來雙社水雲低細雨桑榆隔樹啼盡日推蓬暗不傳浪花都到藕塘西所祀龍霧柳龍鳳純郭渾林塔影圓三十六陂秋在否碧湖涼雨水如天雙社湖名當見珠光湖市

金七星

卷四

八

浪

星

樓霞

行抵瓜洲創秋指點金焦兵燹之餘名山無恙幸矣先君渡江詩云一氣走乾坤江濤挾怒奔四圍山作岬萬里海為門地折東南險雲翻日月昏古來天堑處驚蟄壯心存又江行曉月句云斜月忽西落孤帆開向東五更滄海日一葉大江風宿霧含元氣群山隱太空萬莫莫吹浪身在混茫中明日浙江而上萬山如馬遠接金陵別有凌空一峯矗立雲表望山頂如有叢林鏡青曰影哉此樓霞寺前銀杏二株也大可十數圍相傳為六朝時物蓋竟日西南行暮暮者常在目也

燕子磯

燕子磯如鳥張翼向東北迎人飛來磯石如喙凸出江外其下陡壁轉縮入若孤懸天半者數同人登御詩亭行吟眺望予獨走磯上足遠巡二分垂在外嶺坡嶺大江東去詞及曹孟德烏鵲南飛之句忽有一人蹣跚大呼曰墜矣時江上漁舟百數皆仰望驚叫同人為之失色予回視其人則通州張仲綬也相與大笑而行鏡青文曰戲不可若是其甚也幸而不墜不可謂能不幸而墜不足為勇劍秋云太史公有泰山鴻毛之喻設竟墜而不赴亦可謂萬古雲霄一羽毛耳同人復大笑先君有燕子磯晚泊詩云一夜嚴宮靜當頭

見曉才水明千片玉星點萬橋燈地潤心神朗時平景象誰人攝鐵道絕頂約同登當時船船撒還故云

報恩寺塔

萬點飛花竟渺茫石頭秋老古臺荒雲分山色千峯白江落天涯一線黃衰草孤城餘王飛夕陽僧殿時靈光更誰指點幾經處處裏面朝恨轉長此先君雨花臺句也臺與報恩寺相近寺中浮屠十三級四壁金身佛像低眉努目觸境皆是具外則金碧宏麗雕鏤空靈相傳為東南第一塔梯登六七級望金陵城中形勢隱隱萬山合沓虎踞龍蟠瞻觀千再上二三層白日如天風浩蕩浮雲飛鳥轉出其下視下界人物如鴻濛未闢時也由寺而南為方正學祠堂上一聯云管仲不為着這件麻衣十族章身都有具成王安在而前枝鐵筆萬人指點到於今佛寺令人靜此令人敬敬與靜之分儒釋之等次皆愚賢不肖固有之良知也

秦淮

遊金陵者必誇秦淮風亭月榭蕭蕭夜雲輒謂此間樂不思歸也不知天下樂境大半局外者味之彌深一入其中索然意倦久而不返且將有不樂者至矣薄小舟設醇酒一二

金焦七景

卷四

七

七

知己各與於丁簾水閣之閒人影迷離皆國色也歡聲練練無往而非法曲仙音也不此之樂而必欲身入其中中何矣予家讀書近十世足不履邪曲地至予兄弟已多過行然決不如世俗之放跌踰閑也先君秦淮句云月明吹笛十三樓照得紅顏水不秋狎客心情且共醉大家歌舞本無愁夢迴南國銷金粉簾捲西風冷玉鉤莫唱後庭花一闌不堪回首帝王州

靈谷寺

感澤招遊鐘山東騎同往由孝陵至靈谷寺虬松怪柏分列成行題詩壁上云平原蒼翠入秋宜萬古悲涼會此期環拱山河神肅穆潤寒花草骨清都道天鐘閣閣仙梵立馬風雲失羽儀玉氣樺心各流水欄柯棋局竟誰欺寺有石屏高二丈許寬如其十之八九光滑如鏡即為佛座屏風又鐵剪一具兩股橫徑七八尺長則倍之左之昔蘇之閣同人力舉不少動者僧曰是從南海飛來不計其年矣感澤不憚僧曰疾風震雷之時飛砂走石地可動山可移於一剪乎何有山半有泉距寺里許寺僧截竹為筒高下曲折首尾相銜達於厨下飲之清冽而甘想息既久薄暮馳歸入海蓋中燈火漸上馬山口占云半街斜日綺樓閣香作輕塵錦作堆樓閣萬人分道立寶鞍馳馬看山回

宏濟寺

觀音門外諸佛寺沿江負山深秀奇峭巖於日不暇給宏濟為諸寺之一中有老僧跌坐石洞中不食不言不知其年歲尊卑若有若無據言終歲如是非偽為惑人者歸舟過此游覽既備復登磯上紀之以詩云銅魚初放城村結未開市放棹秋江渚浩然應諸老僧淡無言古佛笑相視出門復入門其境勃然至一石龜伸趾一壁鳥張翅朽腐蛟龍蟠怪木虎狼峙陽崖形遠據陰勢深開當頭一傾顛性命不可莫造物何精靈萬象忽浮載設想境已第一轉一天地履平墓高萬雄礮勢奇氣幽深靈真區豁然曠無際天宮雲去蓬山遠鳥飛細隔江伊何人蒙茸樹如蓋此邦本大都閭閻幾幾王帝人事如風帆順逆互興替相將就漁人置酒一沈醉快哉薄暮歸雲物關奇麗

石城橋夷人

石城橋有夷人三不知其國習時高準鬚髮環肥從一過事操粵音各攜書藉數十帙手皆漢文問之曰天主傳也畧言天主生三子李曰耶穌捨身救人刑四肢於十字木而死故西洋皆奉其教書生某聞而詰之曰奈何不奉孔孟而奉天主通事傳其語曰天主大我不知有孔孟書生憤而書之通事怒形於色嗷嗷然轉以告夷人連前發生東方調解有壯士

金焦七景

卷四

十

七

排眾直前曰夷何在眾指曰此壯士曰為我言天主當奉之故當理我首服焉一語不意伸臂擬之曰此鐵拳不畏汝也通事應言教人被刑事壯士曰盡矣曰捨身救人不可謂非慷慨士雖然天主祇一身乎抑有百千萬億身乎天主而能百千萬億其身誠吾教所不違矣不熱天下待教者甚多而天主更無二身其教之何吾教不必捨身而能救天下萬世人孰大孰小夷既瞠目相視眾皆笑壯士曰汝國亦有男女亦相配合否乎曰然曰生子由乳哺以及孩提必待父母而育乎曰然曰猶是父母夫妻者是非天主教矣且汝國疾病罪苦不乏其人何不人人捨身以救人已則不能而以勸我其意何居夷者不能發一語眾益笑書生亦大快壯士叱曰速行毋謂我奉通事護之而去明日官索困夷者甚急有被繫者鉢池山震曰是不可以口舌爭也予聞英法之雄長西洋也皆以天主誘人從其教者為所蔽夷之學藝也不成不己其賦性也堅而忍每行一事前者既死後者繼之期於必就三十年之後此教其盛行乎甲辰八月白門舟次記

試院旗竿

吾郡試院前旗竿斗中鳥雀結巢眾雛啾啾一日雷電交作風雨晦冥居人見竿梢火光閃爍慮恐谷壑震欲下不下盤旋久之既乃從斗底直劈至地竿本分析為二搖搖如盤旋而

斗中群鳥無意也夫以天地之大雷霆之威猶不忍於微細之物彼傷胎破卵含養嗜殺者獨不動於心耶

牛女詞

臘八後四日戚友來賀嘉禮謹飲馬以牙籌書歲時故事為題拾得者即席成詩酒有三品以詩為次予適得牛女詞云牽牛雖織女碧漢結宮宇織女歸牛郎郎耕僕采桑東海扶桑有時盡人間兒女漫猜疑一年一度一相見十二萬年無別離

金卷浪墨卷五

鉢池黃鈞聖天河著

十二紅

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予至清江豫章某久為河工幕客時方賦閒一日過余曰君知十二紅乎曰不知曰君善填詞倘以此事譜成院本此場上絕新聞目也余請其詳則曰某當事姬妻甚多其最寵者三人裏河廳月進供給銀則諸姬要而分之南河廳員十八缺而裏河為之長故上官供給主於裏河時內有官親幕友門丁為當事所信任外則市賈僧尼優伶妓女修髮匠之屬出入衙署又與親幕食門相援引文武員弁營求善地者屢轉頭託力能達諸寵姬之前為之說項而皆得如願以償俗以得時乘運為紅背時而不通聲氣為黑若輩同黨用事者合得十有二人故有十二紅之目君能點綴成書為梨園增長聲價何患不選聲微色奉厄酒為作者喜乎余以事涉閨闈素所不言惟念南河積弊之深帑項虛糜之衆奢靡習於此日禍患必中於他時因擇其可言者去其不可言者兩旬而成十六折莫以垂示鍼砭耳某君見之大喜借去數日余亦置之不問也他日李蓉村見余大笑並叩其故蓉村曰某客得君大稿繕錄端橫裝潢極工袖之以視裏河謬言作者與當事同鄉故有嫌隙且其交遊甚廣行將入都付之優人刊印以行世時河員自知侵蝕太過深畏人言尤懼科道聞之故京官過浦者饋遺甚厚裏河驟聞某言曰若爾與大獄矣顧其人安在不畏文字禍耶某曰畏禍不敢作矣彼固有所恃也裏河繼聞三五詢曰君與彼相識否曰不識然某之友人識之因劇中闊涉多義不可默也裏河曰事固無涉於我君第問彼意何居倘其可已我饒數十金至多百金彼此相安不熱當事即指名獨不銜恨於彼乎某曰且試圖之他日復見故作難色謂作者意不在錢扶制之中間以難語竟得二百金不知所之

劍友題詞

十二紅傳奇題詞者五人惟喬君劍秋二絕最佳云一夕秋風飈子生蓬前歌舞月三更黃金盡付宣防用千里長隄鐵鑄成弱歲驚才負綺思繁絃急管度新詞憑君演出魚龍戲莫遣梨園供奉知予自聞蓉村語即大其書不以示人矣

里婦

里有婦人不孝於姑擇美好衣食自和而與姑以破惡之物姑少不憚則並其破惡者奪之又憤姑厚待小叔輩早暮必嘗刺刺不休鄰里咸切齒焉會清明城隍神出巡將及婦門婦趨出兩手杜頰自噴其舌噴血滿地向門外叩頭作伏罪狀曰不敢不敬觀者咸共駭異自

是家居敏抑多矣

記光湖神

寶應光湖連水連天寂無村落惟湖推樹一株大可數圍乾隆中南巡過風暫維御舟於此因得錫封建廟用容神廟其廟曰湖神司事者用土人語塑三象馬采繪衣冠各殊其色老少亦異貌麟見亭先生初由京書出守新安阻風儀徵江口七日駐構於神夜夢三神同舟許助順風次日果泊西梁山心焉識之及官南河總督道過記湖入廟謁神宛然夢中所見乃敬獻聯額以謝焉

胡孝廉

同邑胡介眉孝廉南鄉舉得房元視翰苑若掌中物妓女素雲擅才色頗至身焉胡亦非素雲不樂顧家貧親氏望蒼卒不得遂趨胡而亡家叔丹兄作眉雲曲弔之末云寄語燈窗苦志人生科第何須早人如器然能受者不露聲則傾介眉即不鄉舉未必不天不遺青樓頌命之名與相傳汪文端公夫人為女擇婿同時以文字受知者二人一為介眉一為葉君名瑞瑞姻未定夫人語媒氏曰吾將一見以決之既見曰葉大器也厚重有度胡即舉止舉名具終矣不務實且不永年遂許葉已而胡歿葉由進士散應中外海權封折

知其事者無不嗚夫人之明然自葉晚節觀之以節相之伍一為夫人所得甘受挫折功譽名裂學國喪身又不如胡之早亡矣

替者

寶應烈士祠祀陳谷二公者山陽邑志載之鹽城爭之寶應又祀之世有奸佞子孫不承其祖宗者矣義烈之行乃令人敬慕至此義祠有替者扶竹入酒市酒市人方共談笑替亦大妄人問替何樂替者曰吾助樂也一市間誠必有可樂而後笑吾笑其所笑亦借人之樂以為樂而已君子曰替其知道矣乎士龍之笑未必可樂嗣宗之哭殊不足悲即謂古今人若哭若笑一切同此晴晴可也

大悲閣

城西北隅有大悲閣高可五丈宛在水中相傳水大則閣與俱漲未嘗沒其址也閣之東為老君殿而後公祠及諸閣若當其南達以長橋蜿蜒如虹環城如平岡四顧樓臺錯落水木清華郡人遊憩於是焉五月既望劉琴白程獻清家庶春以予二十初度買舟載酒而往四面芙蓉香風麗錦紅妝素服綽約凌波有境如蓬島三山外身在蓮花萬朵中之句飲未半雷雨西來涼生襟袖難與殊適體也

醫理

讀書者不習醫理此大蔽也世有數金之值兢兢然珍惜寶護而不輕假手於人春奈何以百年之體堂上之尊乃委之庸醫而不致護乎先繼慈久病體虛醫士謂服高麗參可資補益數日口舌生瘡飲食漸停痛甚至腹脹而食不下咽醫者皆不效太君夢見白髮媼令以萊菔汁療之如言而愈已而虛弱益甚諸醫束手不得已再進參湯由是瘡俱發而疾不可為矣後檢方書明有萊菔可解參毒之說何昏瞶一至此耶又何為已去復進不別求補益之方耶嗚呼痛哉鈞兩齡失母十三喪父祖母撫之於前繼慈育之於後教誨期望族黨稱贊病哉

賈明府

丙午丁未間讀書蕭宅儀徵吳縣湖為郡尊司書記亦館蕭氏南齊朝夕過從甚洽也條湘之鄉人官廣西知西南近事孔極貴州民苗難處盜賊接踵以燒香結會為名而黃平天柱等寨尤著苗人深山越洞曲折相避官兵不能深入窮搜故碎難剿滅湖南則貪黷之吏抑價平糶致奸民李沅督揭竿而起桂平富民章正室懸登仕郎額屋遭是役訛詐亦倡亂僭稱為王故永昌新甯之間騷然不靖而廣西洪秀全陰與聯絡聲勢日熾某縣令賈公知其

不執將為大患誘而禽之其搜獲逆書數卷入教名冊十九本白狀大府請治其黨時巡撫鄭祖琛高語鎮靜專尚慈祥每獲一人誦佛三日至是得賈令豪踴躍不能決賈曰秀泉耳目甚眾公視其罪可殺即請殺之不可則不如釋之若久繫獄中防不勝防某等性命不足惜如城池百性何哉鄭曰窮治株連人命至重宜且釋之賈數日購捕經年釋之頃刻此所謂縱虎入山為患無已者也秀泉既出如獲再生自以歲值丁未適應紅羊之劫造具火器反志益堅始與官兵為難兵鉢池山農曰吾聞滑縣之亂知縣事程公克捷密捕賊首李文成下獄刑斷其腰故眾賊以倉皇起事而賊四川新兵之變道府營弁皆通知達縣事余公水鏡朝服升堂諭令釋械出城受約束而倉猝之亂以平濟時應變之才卓乎不可及已強公既死於難詔贈布政使銜建祠予諡諡及子孫而余公亦受朝廷特達之知海壇府道賞雙眼花翎酬功之典可謂懋矣若賈明府者獲展所長事平論覺雖與強余兩公後先叱則可也不幸而遇疫歿上官避客已荒是惡成性遂致釀成巨害遂毒十數有傷殘數百萬億生靈餓殍之數不可殫應十四五年而後定而賈公之不幸其未高者也予故謹著其始消涓不塞流為江河事機之來問不容髮惜哉惜哉

紅雪

初白蓮教之亂於宿州也州牧滿州人善騎射客有以騎射刀製進者牧與執弗如也留之署中教其子弟賊至之夕月明如畫僅備官軒睡客夜思若自起汲爐水亦如血揮諸門外見尺許小人或步或騎橫戈注矢門於庭中不可數計叱之向西南馳驟而沒客度有異呼左右無應者方欲就枕遽有聲如百堵牆崩如數雷驟響羅大臨呼人馬雜選則群賊攻署門客手已躍躍而升屋踏於宅門上牧在內宅亦起索械顧賊已守門不得出客連發矢拾瓦石狙擊賊數十數賊斃縱火焚門遁而居於廟故園子號哭聲賊索金奪擊賊婦女哀啼怒罵聲客念主人相待厚意欲出禦苦眾寡不敵徒死無益久之聲漸止趨而賊之則內外裸屍委地牧創尤重地上遺金數錠乃取寢室架上衣徧覆屍屍懷金登屋行里許及城隅下有燈燭一少婦方磨豆間屋上行步聲急呼曰賊客曰噫我殺賊者城中亂若不知耶下而與之語婦人曰焉有是吾夫方出跡之變於市大哭請救客曰有索耶曰無則製布裳紋為索登城縋婦下客亦下促婦急行婦斷不決客曰吾不利汝也分金昇之而去時已薄色回視城中火光燭天兵蓋是日賊既散官出而少息天明乃復屠掠居民十死六七時大雪深尺許流血成汪積雪作殷紅色客幸得其間耳客京師人風格魁岸而彬雅不類武士繼於資不能北歸當來吾郡日說稗史以餬口予聞其事為作紅雪歌云

山陽賊獄

住歲山陽以賑災與大獄據所聞記其梗概而不得其詳山邑為南北通衢供億繁重有司取給於漕賦羨餘為一歲公私之用願豐年不可常得不幸而遇凶歲則侵蝕賑金以自肥前後相沿幾如定制雖百姓之苦樂迥異而有司之利均也是年水災請賑候補縣李公毓昌奉劉奎查公山左人性直而言爽初至館之善緣庵即聲言發財為朝廷特恩開係民命頃刻生死如有侵蝕一錢者必白狀大府罪之即日偏歷村舍鉤稽考核殊多浮冒將據實通稟已具稿矣縣令王仲漢聞言大懼故事長官莅任或揚言厲色以清廉自命而聲割公事特屬屬受畏威道止無指則饒金食多仲漢既輕公同班疑其亦用此計多方囑託以多金公不可乃請太守王親言之太守當古二十石之職國家委以一郡之地察傳屬弊政責至重也自黜陟大權一歸方伯於是放縱太守念則署飲食服用之資仰給於州縣故參知佐貳則有餘貶斥州縣則不足數初任德州牧本貪酷吏有王老虎之目乃如神漢言設誠遂款公曰吾輩皆同官誰無交誼古人有言好官不過多得錢耳不然是錢王令之家而感其命也後其能甘心於君者即手算酒奉公曰處事不宜固執吾知君俊傑士必識時務公立盡一尊曰他事不敢違命獨在賊不敢從國法嚴民命重顧公勿言太守意不憚復於

仲漢乃賄公僕李祥馬陸等早暮動搖之公輒大罵左右亦竊竊怒其主人謂薄福鬼終當餓死天雨金而不知既我輩舍父母撒妻子富隨彼作清官者清官值幾錢耶未幾公果卒胸腹青腫古出目不瞑而李祥以中惡自縊報官較先得伸漢例金如報具詳返其棺人亦莫知其所以死者已而同學荆翁者忽走公家作公言呼其家人具述受害狀家人痛哭環聽啟棺視則五言血痕猶可驗蓋先置毒於茶而李祥復以腰帶扣頸懸牀作自縊狀也公叔士瑞走控京師上震怒命將賊伸漢交刑部嚴審伸漢初不承一日熟寢倦極忽乞茶飲膳目久之遂吐寢數亦款服獄具李祥發公墓前凌遲處死餘皆棄市公照如府例議賜其子舉人御製三十韻詩憫之天下聞者皆稱快吾邑士民尤感頌聖明有泣者

孝女

孝女汪氏幼喪母侍父以居父疾焚香籲天求以身代未幾父痊而女竟不起臨危泣曰苦吾父耳先君為作孝女歌云汪氏如平陽人孝於父忘其身父老且病且危女誓身代淚雙垂父病愈女病劇臨終不言祇涕泣祝父長生死亦得但望魂靈侍親側吁嗟乎生死顛倒天所司女向天訴天心慈不死不足在女子安得女子盡如此女何名名芳姑父小坡邑老儒乙亥二月朔日丑女死年才十有九呼嗟乎鄉人會請朝廷旌孝女安知千古名

鐵犀

黃河隄上間數聖則有鐵犀一具回首西望逆流而馳以潑水勢戊申初夏與邵劍波同謁魯通甫師於清河之大興莊渡河就視犀犀腹鑄字云維金剋木蛟龍藏維木剋水龜蛇降鑄犀作鎮真淮陽永除昏墊報吾皇未幾鵬展辛巳五月監造官王國用至今戊申百四十八年矣蓋鵬勝之衍自古有之杜老有鐵犀行在蜀江上即此類也劍波晚就茅店中脫帽臨風舉杯酌月豪氣不可遏抑先生既示詩法他日復以古文請答書畧云某於此事望而未見而俗學樸蕪又無可問津者能者冥心以始之博采以縱之定志以終之勤而不迫夫何遠哉古文體嚴而義博誠不易然此三語已握其要矣

苗寨

川楚閩苗寨大者二三百家小者三五十家貧苦甚於漢民每歲青黃不接向漢民借穀一石一月之內償至二三石不等甚至一酒一肉重利賒削積日既多竟以百十金由產抵償苗匪既歸漢民而采買差徭仍出原戶秋冬催比之際有自掘祖墳銀飾變價繳官者良苗至食草定樹根終歲無粟米入口斯亦仁人君子所不忍聞也由是愚無知者敢怒不敢言強有力者憾曰深遂引群盜以讎之而漢民之財卒亦同歸於盡近年盜賊日眾朝廷有

協力定其母分吟域之輸而苗民相親遠近太甚卒不可治論者不察其源概謂苗性好龍鳴呼其然哉

人化虎

廣西隆州久居深山日與虎狎有變為虎者居人射獵得虎兩前足或有銅鐵環則知為獲所化以蠻俗手必有劍也量有貴姓者依塔而居塔見其屍際生尾體毛漸長不復有人事遂還其家中途謂塔曰我不歸矣遂自擲溪谷中跳躍而去越日出近村搜民家雞鴨吃其血村民逐之急則兩手據地作數行緩則人行後不知所往

附錄粵山諸蠻

獠伶狗人

諸蠻有獠伶狗獠獠數種相傳為高辛氏大槃餐之後其俗歲時祀始祖則謠言槃餐而附會曰盤古諸蠻性雖獠悍然不敢親見官府其田糧輒請漢民之猾者代之輸而倍償其數謂代輸者為田主而代輸者反謂有田者為佃丁傳及子孫忘其原始漢民輒索租於諸蠻諸蠻曰我田也爾安得租代輸者即執州縣報單為據曰我田也爾安得抗租於是訟不解官亦不能辨為誰氏之田大都左袒民而抑諸蠻獠人俗稱山獠推其案曰

卷五

即火餘曰火獠漢民火伴也伶狗皆獠列種食曰饑餓或曰便錫衣曰登革謂父曰扶自稱曰留男謂女曰有助女謂男曰友及男女相屬意曰有心眉意然所作歌詞文字則與漢民無異也

猛人

猛人初生能行即以鐵烙其踵厚如兩故能踏芒刺踏銳石負弓矢手矛履險上下如飛居極則獵山獸以食疾病則巫覡吹牛角以禱男子編白雉插首銀環穿耳銀箍而額銀環飾項腕帶銀釧多至二三雙女子簪髮以竹覆以花布如鳥張翼狀衣腹背俱繫唐宋銅錢為飾裙用五色絨線織為文綵短僅至膝繫後於腰幅行則有聲歲以十月朔祭都貝大玉男女雜還連袂歌舞皆七言取義比興以致歡悅之意彼此既相得則男子負女入岩洞插柳避人其無偶者明歲再會云

獵人

諸蠻皆好仇殺而獵人尤甚被殺者之子或幼未能報則植樹於庭以識之既與樹俱長日雖可復矣即屬刀往殺仇者仇者被殺則其家亦然居室架木為之兩層如樓上以棲人下棲畜物其酒色如油而味極醇每生子女輒釀酒埋土中子女既長嫁娶時始發其

封以冥戚友餘者或寓於而好事者沽以饒客第為絕品亦如越東之女兒酒云婚禮婿就女家於五里外鼓樂迎導謂之入窠然亦盛兵為備小有言即相鬪殺不忌也

獵人

獵人風氣最盛明代獵獠僅應不靖嘗以狼兵討平之俗亦善戰女子及亦父母縱之山野間少年從之者且數十視女答歌之意為去留一人留則眾皆散男子錫其歌贈贈女子細若細問以金彩花鳥髻以漆女則繡畫錦帶以答男狼獠多美姿人即撫摩其身不禁及乳則怒甚且見殺謂諸支窠皆天生乳則已所成也自雅乾以來聲教廣被諸蠻亦革舊俗漸與百姓往來矣

聽秋閣詩錄

近年搜羅先君聽秋閣詩約得數十首分類錄之七古題吳岷山停雲落月圖云雙橋落水天浸碧花柳迴環徑深僻停雲池館無纖塵萬古圓靈湛蟾蜍建安詩人吳季重生此壺博清供招邀諸老相經過憑軒列坐談何縱天空氣爽酒百壺當筵吸月月滿湖俯廊樹聲歌呼竟夜羽衣聽有無微波不動水輪孤水凝雪淨夜寂冥萬籟秋露添生綉淡墨傳神工指點飛來登山閣人生百累殊足悲何不詩鶴養瑤芝庭松歲佳足清景浮雲貴

卷五

七

知何時余家城南傍溪水溪雲如流月如洗照見琳宮遠迤邐披圖讀欲乘風起芒鞋竹杖從此始郡中飛來閣道院四面臨水頗有花木亭榭之觀岷山先生習靜於此小停雲館其最勝處也又相馬篇云相馬惟相骨龍種由來月支窟驢驘騾馬問世生忍今風塵最淪淪駕鹽車登太行十步九折中傍得一知已可無憾惜哉伯樂不在我我欲登天問見天馬赤蛇黃鵠競馳驚玉鬣并雙相上下數十萬匹昂昂駒就中指出真龍騰雙蹄曉爽明月孤劇山快擊奔長途長途轉盼風雲變馬也有心氣應吐吁嗟乎銅鑿在骨誰能知死後遺迹亦千古寄居西園金陵即邀西堂城南晚眺云八月九月霜落早白雲河干壓衰草天涯遊子歸不歸淮南山中桂枝老嗟歲歲月不可留理棹欲從君遊勝輪日轉苦沈疴風霜未入心先秋里中陳子嗜幽詩與府文章眾顧倒望高懷望江南山萬里晴雲鴻秋是五古感興云瑤臺積清影寒月幾千疊置月冰壺中洗淨蟾蜍點靈藥可戲偷顧影蟬娟美翹然曳輕裾招我廣寒裏我欲乘飛車上曳雲中履羽化不可期魂魂冷冷於水昔我為仙侶攜手游太室白雲換塵囂冷然思御風黃鶴快一舉直上摩蒼穹中道若回首母乃非英雄託身既渺飄飄首鴻夷富弼水戲濯足扶桑高掛弓此一詩作也又云涼颼振四野唧唧嗚悲宵長不能寐百結紛中馳披帷覽日月夜氣清明時遂往事已誤驚來心孰知空寒出

古慮憐然以自持結交竟何為太息難復言雲雨互翻覆態日萬古今人非古人託意徒
纏綿神女游漢皋環解雙珠圓洛川步羅襪朝霞映日妍精誠偶一合夢昔千百年歲華水
流速憂心石壁灰抱病醫無人知非救有術給馳十餘年從退始今日世人樂外營達士懼
中或勉勉前修神明莫充實昔有素子挾袂時相隨今昔既殊殊惻惻令心悲蒼蘭變
蕭艾濯濯無能為此地非京洛素衣胡乃縉古人乞食者問君君豈知

又七律送吳岷山之皖城云廿年學道謝才名客氣消除除氣平碧玉有情能卻老黃庭無
語不長生花開曉節香尤遠詩到中年骨已清別有匡牀共被七旬兄弟倍關情讀亡友
王霞綺詩稿感賦云鴻雲常留翰墨蹤寒燈孤影一潯然人天永隔三千界夢想爭禁十五
年故里音塵全寂寂佳兒才調已翩翩廬中函牘如新寄賜斷當時索和篇香香山集後云
笙歌兩郡擅風流老去問為洛下遊得與齊名惟夢得共傳遺愛在杭州升沈今少能行樂
仙佛心空不着慾卻笑微之輕薄士論交詩好漫相投寄江都朱秋崖云作客於今三十載
獨將鄉思寫淮干新聲畫壁旗亭古舊雨傳箋旅舍寒行樂漫愁來日少論詩轉覺晚唐難
如何一片揚州月不向蓬萊頂上看雜句感懷云滄海迴舟風有九空雲添障月無心錢友
云今日重歌將進酒首遊曾賦小停雲連周應松郡尊入觀云行當夢雨梅風候恩被香羅

金女七

卷五

九

九

細葛中外河曉行云風冷鳥語人語立日高雲背紫聲聲飛閣侯不全表
五律答寶應陸小岩云廿年仍故我疏懶而今一笑浮名紅孤燈遠思深江山開醉眼風
雨入詩心黃鸝青天遠高飛何處尋舊堂題壁云莫道貧難濟隨緣惠不難眼前人太苦
身後骨先寒誰免呼天痛須從易地看嚴冬一援手魂夢夜深安題陳西堂詩稿云大雅久
不作惟君得正聲詩如琴韻古心是布衣清猶有悲歌氣殊非薄俗情吾屬新掃還爾歲
寒盟西堂文不列序而品誼獨高交友以性情相尚近體詩未能拔俗獨樂府神韻古與
音節諧和殆有天授又答太倉歐子履先生云古誼未衰落高歡驚鬼神斯文成絕調並世
幾傳人遊俗性天逸論交襟抱真蒼茫時獨立誰與伴吟身過常州句云春申城外路韶景
不曾聞閑集雲千幅橋盤月一彎賣花烟裏路採雨中山傍晚閑吟楚何人獨開閣談雲
云空階滿積雪暮暮結瑤情豈以泥塗泥能救世路平砥冰還耐冷得月不爭明俯仰吾生
事前應應自清又小齋云簷花穿雨靜窗竹引風疏新河云凍禽寒戀樹孤寺巧分程皆屬
斷句詢諸家兄全稿不可得已

七絕渡河云

孤館殘燈聞寂寂

胡風吹夢度江關

舟明日彭城路

如在黃河第幾灣

諸信

陵君傳云

高士何須蹈海濱

信陵君是解圍人

兵符一出紅顏手

從此關東不帶秦

四十斤

推手自持市中屠狗也茲奇如何博浪留遺恨恰有秦皇誤中時奇陸小岩云蒲柳蕭蕭日
暮風帆船一權夕陽中如何此日旗亭酒不見詩人陸放翁強指光陰慘別離舊春夢了
無痕明年江上重相見楊柳堪憐又白門小岩師常誦之題甘泉毛秋伯先生塞圖云
玉關秋色上吟肩絕塞歸來路幾千躍馬飛書猶記否當時曾擬勒燕然長沙自古懷遠謫
宦海波濤未可量回首楚天芳草地一簾風雨夢滿湘先生由進士官相澤令坐事謫戍故
云旅夜云亂山如馬片帆過回首高堂春別何記事牽裾合淚送遙天際白雲多揚州符
南樵老廉覽國朝正雅集詩繼沈歸愚宗伯別裁集後自山東千里郵書雲先人古近體諸
作及陸續搜錄而宗中丞兩船已為刊行正編不及載矣

婢女代嫁

婢女代嫁小說常載之近乃竟有其事陶文毅公微時家極貧初聘同邑某氏女為婢後
某氏有富室某姓聞女姿色謀奪為其子婦以多金酬女父父利吳富貴為所動迫公退婚公
不可女之母亦不願而女感於父說已萌異念私誓不違窮生有養婢請於母願以身
代母許之文毅亦坦然承之即後之庸一品夫人誥命者也夫人右手背有虎凸起形之不
愈則少時操持為磨石傷耳某女既歸於吳父子持富愈為又強佔鄰姓田產眾所譏笑

金女七

卷五

九

九

子中係某女無出第亦世世死於是族中強壯者恨吳各刻宗族無所沾惠群欺某女寡
弱謂以吳氏私財飽外家藉口侵吞其田產殆盡至貧困無以自存時文毅已貴顯乞假回
籍鄰里噴噴言前事公微聞之質諸夫人良信太息久之遂以夫人志贈女五十金女得之
愧悔欲死日抱銀號泣不忍用卒為某翁者去而自縊遇救未絕公嗣是歲致周郎不
儀云寶應朱詠齋先生由浙江學政任滿還朝舟過吳門文毅方官蘇撫同官演劇觴朱令
演雙官誥文毅淚承腹不能忍朱私語同官曰此我父檢不知雲門家亦有碧蓮妙也

金女七

卷五

九

九

樓上魚

二十九年己酉秋沿江諸省大水民舍淹至七八尺江鄉鎮市尤甚有力者大率樓居窮民以小舟販賣食物僅繫樓窗與主人隔窗議價而已去而之他都無牆壁之隔值大風雨樓屋震動波浪衝擊梁柱悉有聲友卧初醒忘其為樓而疑在船中也其後聞有傾圮皆預置巨桶大木人附以生而器物漂失水落有獲魚樓上者蓋魚隨水入不能復出然則緣木求魚之說特有其時未為甚謬也

捉迷藏

王子山周寬友吳次華同客金陵招遊城北諸山日午坐僧寮論苦茗說仙佛故事次華謂洞中七日世上千年棋局初終斧柯已爛果爾則元會運世十二萬年仙人祇得數百耳耳人亦何取於仙哉予謂唐宋呂洞賓張虛白輩皆以下第棄去而學道遂登仙籍由是觀之則成仙易而登第難矣人又何取於科名哉語未竟雲生於前如霧如障漸至咫尺不可辨予潛身出門作幼時迷藏之戲從雲中大呼寬友寬友尋身而至則避之而呼王子山至又去之如是者三四適與寬友相撲石潤苔滑兩人俱傾仆為之大笑因就石上跌坐拂袖揮毫展開旋合子山在後撲索獨語曰樹也頃之又曰壁也寬友與余方竊笑忽聞有聲如石許米囊墮墜而下次華與僧徒驚詫曰險哉誰乎則子山從石路上尋路失足墮落坡陀矣因復大笑蓋子山體素厚坡陀下有洞中空故其聲特震於是僧眾聞之扶掖下山白日已頽嵐翠欲滴回視上方雲氣如微雨空濛子山指余笑曰肘腋間餘痛未已當俟天河負我歸也則應之曰我不能作鐘是

說鬼

次華寬友素不畏鬼為屋僅隔一牆有門如鏡可通來往一夕三更眾皆卧次華大呼踰跟至隔汗相屬不能作一語余急詢久之始言曰非鬼非鬼其目瞽其腹伏而哭予笑曰君固不畏鬼者胡乃至此然則不見不畏耳次華曰吾惡如鬼之醜惡若是之甚哉余呼僕子秉燭出視他無所見第有黑氣如輪依牆而上盤旋屋角間噉然一聲而去次華聞之毛髮愈悚遽友以被蒙頭故作大言於是眾人皆醒問狀感澤曰鬼神自處於無具無聲之地本與人不相犯敬而遠之聖人亦未嘗必具有無自儒者執無鬼之說而天下後世言鬼者與焉自儒者有勿信鬼神之說而天下後世乃真有鬼神出焉以有心召無形遂成相角之勢今日之事不見於他人而見於次華亦次華素輕鬼神而特以戲之者也及明余往跡之中庭有樹重如車蓋僕子所見蓋燭光射樹上樹影依牆升屋其所謂噉然者則棲焉

見火驚飛耳

起蚊

金陵陳氏園結構玲瓏規模畧小中有聆風閣一方亭深色黃諸勝十月四日同人公宴園中笙歌俯酒江甯鄧子楚謂本年大水由湖廣起蛟或云陰氣太盛主兵患小說載蛟卵所在地冬雪不融春草不生飛鳥亦不集其上有氣朝黃暮黑有聲如輕雷如秋蟬鳴於掌中及是時以金鼓火器大血穢物鎮之可振而取少遲漸起而上遇雷雨即奮起矣似此則有心者思慮預防固非不可備者也

九秋詞

是歲南闈大吏奏改試期十月先於九月九日啟行作九秋詞調寄百字令分贈九人錄存一闕以識梗概同里汪汾秋茂不讀書尚志不應鄉舉贈分秋秋雲云聞心一片到而今鏡醒坐山舊夢不放眼長空皆幻影怕說為雲作用出岫無心歸山有志不藉春風送孤蹤自往太虛任汝豪縱從此箇裡心期相隨惟有老樹蒼烟共只恐山河秋色老冷到人間若洞清影成難輕寒擁絮奇彩爭驚鳳春回何日錦裳同此珍重他如秋風贈葉錦船守我秋花贈玉月仙女史皆各如其人之地位畫比玉樓詞稿中

金全七書

卷五

下

浪

墨

金壺浪墨卷六

鉢池黃鈞罕天河著

車夫

道光三十年庚戌春將以廷試入都三月十日與連水張萬山白沙水少泉袁浦王崇垣會於王營明日啟行車左右傾側輒與頭角相觸避之且愈甚車夫曰子讀易乎其適用隱柔子之體虛與委蛇左之右之勿即勿離骨幹在中不患脂韋余笑曰是誠名言君子之徒也內方外圓利用如車命名思義說在老蘇有子之議何為乎僕夫

狼

同人中萬山最簡傲而善言物狀時解人頤頤海多狼暮行者必携火器狼初遇人尾而嗅之或銜其衣而曳之若畏懼走避必遭毒毆其性者曳之東則東曳之西則西狼謂此人馴善必不逃矣乘其不意突出火器以擊之則狼驚而遁咬咬然窮力狂奔去之百步而後止猶立高處怒視此人以為大受厥驚云

鷹

禽類中鷹為最義生有定偶喪其一終不復匹飛則獨後其群宿則羣鷹環止一處而孤鷹徹夜周巡若人之偵察者然以人於禁扉蔽身緩步而進孤鷹驚鳴人遽伏及群鷹四顧不見人跡怒而啄之如是者三二次愈啄愈甚不敢復擊人逼近發銃十得五六其幸而逸去者復啄孤鷹雖損頸折翼不去其類亦終不亂其群也

獨

人有恒言曰老奸巨猾之為物知者絕少萬山曰其毛白其體圓皮肉堅而齒牙利遂行遇虎則環縮如球虎前結之屏息不動及虎口初啟獨即乘勢旋轉而入深據虎腹噬其心肺虎負痛咆哮跳躍而獨則安處其中久之臟腑既空勢將洞腸虎斃而獨飄然行矣天河生曰天下豈有猛於虎者而獨乃以柔殺之雖欲如魚之辭餌不可得已

附北行日錄七則

灘上

啟行後一日自泉興集入宿連境道旁有寒集茶亭門書聯帖云為名利忙忙忙裏偷閒喫杯茶去勞心苦勞力苦苦中作樂呼壺酒來萬山曾於他處見之明日宿灘上邛州屬也月下聽歌與少泉說豐沛故事余作滿江紅詞云滿目河山問何處悲歌激烈望平原卻思豐沛當年豪傑閑塞已非劉氏土沙場猶照秦時月暗閉雲如馬過山來長空滅

鴻門會酒打劫坡下戰歌聲裂數英雄兒女匆匆了結事後縱翻成敗案生前無奈悲微別最不平終古大河流聲淒咽

寶峰寺

十五日微雨清塵緩履康莊殊覺怡神爽目已而風雷怒作水潦如水又以見行路之難也李僕伯首步從兩行四十里將及陰平而雷與少泉同遊泗山之寶峰寺登高四望皓月當天遠岫烟橫村犬靜非復午前苦況矣寺僧問人語扶杖出經年幾八十相與話桑麻談風俗經函為燕雀所棲佛象與銅華並設蓋釋而農者也

天震井

孟子廟規模壯闊天語輝煌望後二日由勝入邛過馬同人敬謁聖象歷代碑記不勝讀最古惟廡間漢碼數十字則勝邑願逢甲得之卧虎山前大畧以封田贈族勳石戒子孫者距今二千年矣世傳三氏皆有井獨孟廟無之康熙初雷起殿前地陷文餘清水一泓宛然成井因名天震

東省諸山

揚州程南卿客汶上署夏游哀浦舊交也十八日抵汶南卿乘輿挈植而來清談微雨且金壺七墨

卷六

二

浪

雲

曰東省山水不似江浙靈秀然獨得雄壯深厚之氣自泰岱而外如鄭之嶧山世稱洞府玲瓏若寶奇峭汶邑有山名蜀如美萊出水獨立波心此皆轍跡所經亦嘗游覽及之乎曰未也南卿曰去此一日程望之林木蔽虧若雲錦者東平鳳山也又二日至高唐若高百仞叩之清越有聲者則所稱鳴石山也余曰能為我言泰山乎南卿笑曰是則難言矣泰山高四十里周迴十有八盤由南天門歷東西二峰屈曲盤旋則古封禪處也峰之最髙者曰日觀游人借宿僧寮四更觀日出霞光海無不訖為奇觀他若桃花峪水簾洞玉女池諸勝遊者非累旬不能周豈言之一夕所能盡哉海內大觀不必身至其地即一談閱景行行止固已嚮往不置已

同人詩句

過東平州西北車行山徑間左右壁立十數丈過客絕少紫垣有白云山開一線纔通馬路轉千盤不見人頗能狀險隘之勢又云輪蹄不解相思苦滿載離愁上玉京則戲為歌者發也途過平原恩德諸州縣八月不得雨二麥盡萎居人以糠稗為餐少泉所謂四山斜照雲都赤百里平沙草不青其荒寂可想萬山不多作詩一日過酒肆題句云茅店荒莊又饒春往來車馬踏輕塵世間名利濃於酒醉殺前人醉後人可謂慨乎言之

題壁詩

沿邊題壁詩甚多而佳者絕少惟同城驛云東阿道上春風大楊花片片飛作線行人盡日向村塢馬頭塵起如飛烟數家茅屋山前路牆頭舊有題詩處滿樹桃花不見人流鶯題罷還飛去語亦猶人而丰神秀倚新店宮香女史云雪滿征鞍沙滿衣北風吹粟上冰肌待兒莫道寒威苦猶勝空庭倚竹時腰站二首之一云難聲嗷嗷四更餘正是沈酣入夢初嬌女那經行役若勝騰扶起上征車又甜水舖律句云微寒蕭瑟浣浣沙村酒微醺興更賒暗逗春愁提畔柳怕撩客緒路旁花慣當辛苦翻無病已分飄零不憶別恨離情消不得年年惆悵獨天涯墨真州千橋氏題

河間

河間獻王在漢室諸王中最賢尊禮儒生搜羅經籍史以大雅不羣目之至今祠祀不替廿四日追過河間有劉雲茶者仿長吉體題詩任邸店壁云一燈慘綠如蠟燭銅龍東折天不窺毒蟻噴沫老蟾死空青黯沒如玄黃驟耳驕嘶汗血車輪拍拍飛仙蝶河間膜拜古獻王書城大殿金銀閣秦坑餘燼光熊熊一照萬古陰靈空更為東漢呼燭龍九天豔耀扶桑紅蓮閣遇雨作也客有題其後者云如何風雨關河客尚有閒情弔獻王劉作

較之前數詩氣韻相勝多矣

眉子硯曲

大興王佛雲孝廉工書法案上書史叢雜能於尺地間踟躕作小楷端整秀媚姿態橫生入都寓王比部宅獨左懸其亡姬將臨卿遺照而右度禮閣落卷一束謂此二卷為生平傷心之事其抑塞磊落可想也嘗於哀浦市上得葉小龍眉子硯背錫二詩與秋雨簫聲所載相合深自寶貴拓本微題且曰君善填詞為我作南北曲以備一格可乎余諾之為成北曲一折云脂香蘭澤幾難尋誰留下滄桑片影池草新月樣詩寄舊風情拋撇而今人去鴻泥印新水令憶當時生小聰明解生蒲團証風因才華掩映吟錦字還幽情畫圖不關漢宮春端溪自有瑣瑣品香夢醒喜臨臨剛稱舊花影馬嫌黑黑勤呼婢湯諸詩成嬌情恨恨無瑤絳鸞鳴曉夜雨櫻桃韻新詞兒錦上分明自把瓊杵著小石點點些些形香玉鏡說解東風正好訂石上蘭因待與張郎畫出婢舊句重吟搔雲抹月一樣輕盈盈那知道暮春風桃花短命泣香泥芳華無情掩了清瑟一彎瘦影纖纖更幾行轉語悵悵桂令一畫更改星霜換主彩雲散畫閣局只有飛花池畔影和松煙細畫似當日髮邊雲活美酒到今日謝綺羅香更氣韻伴琴書散漫清便留留玉佳名也不枉紅顏薄命是一點

芳心有靈怕瘦損夢裏緣分付你詞人管領太平今記三生曾見花名錄雙峰未許痴魂醒又教人驚憶想賦哀亡潘岳詞況下第劉寄境更趨兩相如病春山欲盡難兼應楚盡問淺深入時難定那生前夢蝴蝶亡鏡中花當鳳香只餘箇身後名驚紅塵泥淖清寶匣收藏緊不寒落人間猶幸這片石兒抵多少苦心人沒些兒身後影離字裏帶脫拍然見者謂題詞中此為壓卷未可當也

京師形勢

論京師形勢蓋皆以泰山東峰為龍華山西峙為虎是已然前人謂泰山之派自山谷而東盡於海而諸水又皆由西而東則山水順趨氣難凝聚惟恭讀聖祖文集載泰山脈絡自威京長白山分支入海海中磯島數十皆其發露之處至山東登州之福山起陸西南行八百餘里宮隆盤屈結為泰山巍然為五嶽之首云如是則諸水順流泰脈逆峙與華山支絡相接中原形勢拱衛甚固而京都宅中臨外適在右山左海之間信乎天地之奧區矣

騙塔

都中淮郡會館有二新館本為客店館之南鄰某姓者當日店主人也家小康一子一女以貨寓為生嘗有客從江南至云是縣令引見入都者起居服御意氣自矜僕從三四人出入

金女七

卷六

四

浪

墨

表馬甚親主人子朝暮聚談並相契洽一日有老僕倉卒問訊至叩頭呈書客展讀未竟號泣失聲問之則夫人產難亡矣主人勸慰至再每語及夫人令德輒哽咽不能已時主人女年方及笄姿色端麗嫁為客議婚客不可曰先室亡未逾年何忍及此主人益重之屢議而後許擇期入贅嗣月忍晨起不知所之查簪釵盡失急尋之杳無踪跡市中索通負者聞信踵至計又不下千金嘗曰是汝婿也不然誰實實者主人偏起客歸室無所有惟存鉛錫數十方而已由是賣屋代償生計大窘而明府夫人寡居至今不能作渡口石尤風只合為山頭望夫石耳同邑曹衛川先生云

軍機章京

國初沿明制票擬承宣皆由內閣雍正間設軍機處於門下選三品以上鴻達親信者為軍機大臣得批四品京堂以下及部院各屬才敏筆捷者為章京內外職掌官奏事上炳燭批覽畢而論大臣寄信原奏衙門可否之即由章京擬呈稱旨而後發是為廷寄凡奏擬稱旨仰蒙天語褒貶則聲譽騰騰往往越次遷轉否則隨班進退旬月無一事交辦則同列目笑存之或戲為句云五更飛到軍機處笑問中堂到也無此指得意者而言其不得意者云五更踉到軍機處不識今朝有事無閒況可想也

崇效寺

崇效寺中西來閣花木甚盛閣外丁香滿架相傳為王漁洋朱竹垞手植王詩所云空舍清言殘僧斷磬則彼時游跡尚稀也聖安寺修於乾隆中年殿額皆御書佛象莊嚴胎金飾想見當時煥赫今則彼此易觀矣通甫師曰崇效寺中花滿路聖安寺裡幾枝低東寺車轍深一尺西寺無人空鳥路蓋同時坊國者二人一則物望所歸一則門庭如水同為罕輒而崇效應殊亦見富貴利達中無止境也

陳釀和

宿連陳釀和豪曠士也里居鬱鬱不得志壯歲棄和襪被走京師遊遊豪貴之門為司書記久而不樂去之交山西大賈累致千金出入裘馬翩翩或攜雛伶狂飲酒酣耳熱歌呼嗚嗚意氣殆不可近及遇困乏則疏食古寺中甚至日晏不炊而放達如故有餘輒以貸人歲暮或乞貸助釀和啟篋示之曰吾囊適罄無可與貸他日得金不論多寡先以奉君何如會友入某贈金二鉅釀和不俟其人即自駕往贈之其人致謝曰此非吾物故人誼也如是者三起三落歷十餘載不與家人通音問而年已垂老矣生平重諾諾有過能受盡言遇不如意人嬉笑怒罵不屑也

西山

都人所稱西山乃太行山之第八徑圖經一名小清涼太行首於三危東極晉無閭複嶺支巖不知其幾千里而都城以西林麓蒼莽物產尤饒古稱神皋者是也沿山諸閣若曰塔上下錯落其碧雲青霞相間山中流泉滿道或自石罅噴出散漫沙磧中瑤琤有聲注為小池水色藻綠春夏間晴霞遠樹鳥韻花香幾於應接不暇今多屬於禁園而及宿積雪尤為奇觀故為燕京八景之一云

附西山遊記七則

戒壇

四月初十日釀和與吾邑陳君景純約往西山慧巖寺其駕而出風日清和初二日為浴佛會期士女遊者甚眾近山連岡斷崖村落相望蒼苔合谷中忽見丹霞片片如珊瑚火齊蹊蹊纓絡則櫻桃初綻離樹間也約行二十里至獅子崖昂首南向藤蘿倒垂微風過之毛髮生動崖之南峻嶺連連下臨深澗至是舍車而徒度石梁行八里中兩山夾澗蹊蹊西上行迤邐四凡有十八盤有如石門以為寺也入門則萬木參天猶望無際景純浩然有皇洋之歎曰足力疲矣少憩北行繞懸崖而入始及寺前其山曰馬鞍山正統間

勒如約律師說戒寺中為之立壇游者祇稱戒壇問以寺名不知也

活動松

寺門殿宇皆東向峰巒互立獨缺其前形如玉玦縱目遠眺運河見馬釀和欲周覽寺外然後入景純曰渴矣欲先茶時風自東南來西北諸山障之迴風衝激飛雨忽至遂入及殿庭間空際作波濤聲白日晦冥亂雲如馬拂殿脊而過仰視烟霧中蛟龍雜沓飛舞縱橫條忽伸爪下垂如攫物狀去殿隅不及數尺額腋間金翠射人釀和目短視白是山故有二青時顯靈迹神物變幻不足異也景純笑曰松耳世稱活動松即此原異凡質宜先生以為二青耳釀和亦大笑既而呵曰我亦自少年來誰之不如而竊竊然如小兒女背面笑人

空山應響

老僧智強就殿之左廂進茶畢導客瞻禮諸佛像砒然一聲眾山作響也

石磧

翌日天未明釀和起余曰起起東海霞明盍觀日出及起則紅日欲上不上光欲萬過海水動搖遠樹皆作黃金色村市屋宇如錯轉輪間一輪奮起丹碧劃分下有紫雲一抹是

卷六

六

時智強展至拍手曰惜乎少遲早一刻尤為大觀也遂至前殿作早食問智強生平曰潞人成姓三十出家少亦儒也經史略能記誦父母婚遭惡疾始知人間有凍餒事非義之利又不肯為不得已而就此公等視我老手出具手曰恃此兩臂猶能勉敵二十人時階下有石磧二中湧二乳舉之而舞旋轉如盤曰吾視兩石和易中有英介之氣觸引雄心不足嘆也問近山游所曰西行四五里一峰當前挺然高秀望之如駝峰如側方山子冠則極樂峰也行及半途畏寒將甚釀和亦曰興盡矣遂備舊徑而返

酒樓

晉強云西山招提蘭若凡三百七十視牧之烟雨南朝句遜其十馬中以潭拓為最古諺云先有潭拓後有幽州去北二十里余笑曰影哉即使靈運復生亦無此濟勝具也釀和云遊山之趣十有二天地各得其六在地者曰高下奇正隱顯在天者曰晝夜晴雨春秋山靜物也得水則靈得雲則活一言以盡其妙曰變今此一行獨未見秋夕風景其餘已可神會若必窮力求之按圖以索之情滯則變與否易長山靈有知亦不許為知已智強笑而別出山過道赴海泊午飲酒樓因憶魯通甫師句云誰識青袍一年少滿斟金爵看西山想見意氣飄然顧視不凡之概噫西山終古此樓亦百數十年而少年青袍之數

於此樓若不知幾百千人宜乎釀和豪邁激昂不能為所欲為並不能言所欲言也

渾天球

松筠庵為楊忠愍公故居中有諫草堂古香亭春禁舊館等處將心餘所云入海蒼中結淨
廬即謂此也當運王惜庵先生寓庵之後軒內設渾天球一具黃道赤道眾星躔度歷分
明時值酉戌間白日平西月輪東上球面一符合特內外部位不同非置身天外便須如
壹公跳入球中則暑無寒錯矣蓋於天主堂中見西洋編纂一上下三十二層每層百窗鼓
之以氣則風雨波濤謳吟戰鬪與夫雞犬禽鳥之聲同時並作其機巧一也

闕節

途間檢得一紙曰題承二卦篇末諱而不解所謂佛雲曰闕節者官授其屬意之人閱卷符
合則售與予曰暗中摸寫幸而得之故文字遇合有知已之感焉若私相授受何足為榮佛
雲笑曰有是幾子之迂也君不見會試場前滿座車馬中人強半孝子也安坐讀書之不
樂而僕僕何為者父不能喻諸子夫不能語諸君蓋十之二三云雖然亦有命而闕節雖過
而不得或得之而別有機緣語云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君勿作五十年上語也

闕廟香火

京師前門闕廟投投極靈事後無不巧應相傳明大皇帝聖廟廟帝象大小各一使日者占
之曰小象者火愈速愈大者弗如也上乃奉大皇帝於宮中或供養而置小象於正陽門
三楹廟中欲以敗日者之術已而闕廟之亂大皇帝燬焉其至今聲靈赫濯者即所推愈遠愈
盛者也

神將應值

明成化間太液池中有虬蟠窟穴常出蛟玉蟻坊上或曰蟻精化身也會憲宗齋宿西內宮
女過坊見之大驚而仆上聞之曰是宜處山後僻地何為在此駭人是夜即聞風雨波濤之
聲實明視之池水撲裂一道則已舉族徙去矣明世宗嘗幸西山小天宮寺寺門金剛面已
深黑上曰此火裏金剛也未幾寺災金剛燬於火由是觀之宮庭警蹕之地信有神將應值
世傳歲由天師更調語或不誣而日者之說香火遠近之數何以竟不能易蓋當歲歲之時
則鬼神奉命及乎革命之際則氣數難違

拈花寺

拈花禪寺為益都相國萬柳堂地周迴一頃有餘中有小土山昔之蓮塘花柳也當日橫
橋並馬曲水傳杯堂帶遠峰歌翻驟雨之威自石氏改建佛閣遂為荒涼寂寞之區西北為

夕照寺八景中全臺夕照即此殿壁有陳壽山手書雙松剝落殆盡余雜詠詩云一代風流
少嗣音幾株楊柳柳疏疏林游魚吹却桃花片不許春風引佛心全臺風景占京畿壁上雙松
墨跡猶騰有白雲千古在夕陽高閣僧衣

棋盤街

近有京師雜詠數十首隨地錄入其涉於游戲劍斃者不存也道經果園故址云橫門短巷
避塵喧眾木無聲石不言多少亭台成廢址半為蘭若半築園棋盤街云兩三間屋作行窩
偏八竈愁奈若何誰挾琵琶傾濁酒棋盤街上月華多

梁家園

寓館近壽佛寺即梁家園地明巨室也樓榭之外鑿池引水可以行舟漁洋蒞宴諸君有梁
園泛槎之什吾邑黃蘭岩觀察其地高臺曲池猶存今則合而陵矣雜詠云雲天慘淡近
黃昏行過招提掩叩門勝蹟何如仙佛處金錢空買姓名存

五月十六日同人約游城內外雜詠諸作信筆錄之龍爪槐云古槐清陰滿琳宮三百年
來碧綠對爭似蒼松鱗爪活破空飛去作雙龍玉蟻橋云瓊樓瑤島帝城春遊釣曾容侍從
臣同是深山魚鳥伴得依霄漢即仙人雙臺云雙臺春色舊繁華風信闌珊不見花怪得半
金九七

薛執中

薛執中者楚人初學道家符籙及烹飪鍊汞術神氣諸說能以撫摩治病恩遊江楚等處
有某大吏信之監司以下時與往還金帛之授頗高聲價已持某公書入都符咒厭勝殊有
驗朝貴召之談道怪誕中亦頗近情由是遊遊仕宦間傾動一時雖婦女疾病亦令撫摩出
入闔閭纖聲漸著書給諫德堅首發其奸命交刑部鞠訊供認左道受賄各情後以中外多
所株連竟免窮治執中而履其事給諫初以國學生掌教海陵書院士林不服語詆毀
輕薄多端呼之曰曹監生一日乘輿候客道遇諸生拉曹監生曰監生如此大才我輩徒眾而
監生乃乘輿人雜言不堪其侮然曹監生雖學究冠冕時流所交某公某公不平我輩子弟
曰監生亦有數等汝輩勿效浮薄子矣以非禮凌人曹先生非久困者比成進士入詞林曹
已度外置之而其翁代為吐氣作詩寄曹寬意於薛

洗象

洗象

六月十日與紫垣觀洗象於富武城西至則遊騎紛沓列車如陣如蜂房如文閣號舍車中人擁帷半掩祇露頭面如牡丹如嬌娃道中食貨絡繹百戲如雲喧擾聞見數人高與擔荷冉冉前進眾人左右辟易有執紅棍者前導則象如雄踞象背邱山不動次第緩步而來及河伏其前足後象奴既下司事者鳴鼓數通然後入水計先後二十有四游戲戲逐浪沸波騰錢塘射潮昆明習戰不足過也洗畢鳴金登岸猶以鼻捲水射人都人知其馴習卑錢象奴教以戲技象必斜腕奴錢數滿意乃俯首鼻鼻鳴鳴然作戲索銅鼓等聲萬眾開笑而散

懷挾

是年翰林散館因懷挾革職遣戍者二人一為江南陳君祇携詩藏一本監試大臣問何物陳意謂的本非私不服獲戍即日奏聞交刑部某公曰讀書數十年何至的本都不記憶然余聞卿先輩言康熙間考試鴻博施愚山以奸術降等王嗣槐以失韵落名汪鈍翁潘稼堂皆有錯謬蓋韵學之疏久矣今人於虛實真偽一字數解及上去諱諱甚多某公之言未可概責諸翰苑中也

安瀾

月之十六日題百字令詞於鎮院壁上云勿勿歲月記秋風江上分明此地每屋分明鄉樹遠一笑浮生如寄舊境何常虛名未必莫再臺人意槐清鎮院箇中風景重記只道燕巢風雲蓬蓬雨露珊瑚羅珍異誰識燕支學塗抹一樣胡蘆游戲千古文章百年事業愧然雕蟲技低頭為此消磨多少豪氣是行惟之泉以縣令嚴發河南少泉原名之濶學使以水為希姓改之為安時東河歲有漫溢得少泉去可為豫人預慶安瀾南人有火煥來者的對也

金田

廣西逆民洪秀泉始據桂平之金田村余上書某公附以詩云虎視龍躍地麟游鳳出時萬邦歌有道四海覆無私東風風雲合殊方雨露滋英傑朝日影烏巢上林枝蓬蒿雲瑞種峰烟粵海馳坤原由烽火激水亦天池邊塞三朝關軍儲半壁瓦其瓦及明葉變化恐蛟蟻況有群衆伺伏為灌莽滋藏奸猶鳥導通市列龜茲府庫誰能匿江河有漏厄官方先玉帛國賊多難臣竊獻新經密控旗幟與司安危中外計損益老成知主極冲年踐與情樂嚴忠煌煌神聖業保傳善匪持當時哀哀諸公謂小醜跳梁無足介意豈知一變而猖獗不可制哉

世橋仙

七月七日同人納涼庭中憶許續言世橋仙詞云算來若不隔銀河怎見得相逢最好詞意

已新秦觀則云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更覺理足詞圓又沈歸愚牛女詩云只此生離無死別果然天上勝人間後人反其說云畢竟人間勝天上不然劉阮不歸來賦於此間下一斷語

金壺浪墨卷七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吳卿憐

頃見吳卿憐感遇詩詢其始末不得第聞卿憐吳人喜歌能詩詞色藝兼勝平陽中丞得之寵倖備至所云色即是空空是色卿須憐我我憐卿爲吳賦也平陽既敗流轉歸和相和又疊之感遇詩即詠和事願其中有馬上王嬌玉箏敲殘等語和雖籍沒卷屬未嘗流徙當時薩彬國奉命查辦請詢使女朝廷降旨切責初無刑及婦女之事詩述十年中驚魂駭魄遭徙流離之苦花悲月慘涕淚沾衣意固何所指耶卿憐屢擅尊房寵不能一死報主遂遭權人遠戾矣然自古才色絕世之人遭遇艱難所歸輒叛往往而然薄命耶楊水耶天既賦之以麗質而又使不得其所抑抑何哉平陽名位雖不終既得某伶感恩又爲憐卿知已嗚呼死而有知可以自娛矣

勝一先生

同里故交之外投契較深者奉天趙朗齋長沙周紫京會稽蔣少文廣州屈培坤開封金雨林五人而林善醫善篆法培坤善推測少文善畫紫京善選朗齋善棋之數者各極所長

皆有異人處予求紫京通甲法秘不肯授曰學之無益嘗與明眉談棋三戰皆負二子余方欣欣然自以為能其同郡滿州景君曰是者名勝一先生也即棋不如君或遠過於君彼未嘗當職二子蓋子着內外即深知對壘者虛實隨搬應之終局計數不少負不多勝也

少文書

少文畫初無師承。歷遊蘭州。楚蜀名山。大川。得其異。衍雄傑之氣。夜於睡夢中。摹其神態。手畫帷帳。幾竿。每作畫。至得意時。輒以沒墨傾水中。吸而嘆之。略加勾勒。尤得烟霧天然之妙。少文曰。畫無論山水。花卉。人物。皆可謂之寫生。但得生氣盎然。即造物能事。不過如此。何況人工。余謂是說也可通於文。左史謂千古文章之祖。生氣足耳。規矩所同也。神明氣味所獨也。眼耳鼻舌。手。人一律。而神氣各殊。善文者摹繪性情。終古如見。即作書繪。中亦見。故曰造化在手。

推測

日輪一晝夜行天一度以天度計日歲須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日行始一周天月輪一晝夜行天十三度有奇歷二十九日四刻而一周合十二月僅得三百五十四日從日則不合於月從月又不合於歲故古人創為閏月以劑之其歷數十年小有參錯即由是

雲稽星所致謂之歲差中法不能免也培仲家近香港時與西人往還所學推測極精遠
 人初尚多難麥之學歷代承用後有牛敦者出以古法為未盡合極深研幾垂二十載始測
 得地緯日行之理謂太陽居中不動而地輪左升右降繞日而行且自轉月輪之旋轉
 繞地也亦然譬如月數日對而地居其中則盈地與日對而月在地上則晦月在地左也
 日左則上弦反是則下弦通以二十九日為一月不閏月而閏日如此推算則銖黍悉合無
 所謂歲差云或曰易言天尊地卑陽動陰靜如牛敦說不幾駭世宸俗顯背聖人乎培仲曰
 不然地有四遊未嘗非中國子書所載左
 右旋旋無定論究竟天地日月之孰動孰靜誰
 則見之第用其法取其推測盡善而已

拳法

同人邀雨林集飲綠草堂觀其拳法雨林曰拳非一人可談請以鉛鐵代之卽懸囊於庭聚之中四正四隅正白隅紅徑距五尺竟之相距尺有九以烟煤塗其半雨林側身入圍使僕子車夫輩先舉四正擊之揮拳肆應意態從容已而八囊並舉左右自相擊雨燄風馳免起仆輒落乃見囊不見雨林僕輩或中額或者傷幸其力輕亦有負痛而笑者明者探懷出囊掛少文適購顏料至乃以粉錠塗棋子各向圍中擲之余索胭脂和酒噴之舞既止衆人前視

翰林院古槐

吾邑李閣學公訓有翰林院古槐歌云詞林清秘三廳委古槐一樹摩青蒼何人手植歲月久扶疎上動虛星芒張花掩映白日靜粉署窮荒高雲涼披襟其下落遠韻鼓柯振葉清且揚我聞博士舍前列數百甌客入市陳縹緲又聞南宮深夜響綠竹往往詔拜中書堂今之古槐無乃是華正承德差可方烏乎大造栽培亦偶爾有材難必登巖廊君不見路側紛紛陰行旒剪伐不避癭風霜憐乎槐子好自愛托根得所須留芳寄託託大神似高青邱得暮之作

河純詩

鄉先生零詩斷什部無傳本四邱洗馬貞三河秋柳阮太史紫坪風山異鳥詩俱見樵說中又大史兄吾山司寇咨黃生記河鮪詩風韻尤佳辭云泥淖朝馳禿尾驢歸來碌碌搶蟬廬故人遠向江頭坐攜得春淺玳瑁魚爛醉清歌上已前青蒿白佐賓遙桃花羞水哀江路孤貞風光又五年司寇久官長安母憶江鄉風味作望江南詞二十闋王蓮心為作歲朝填詞圖名流題詠甚多今不知存否也

學園誌

許謨齋詩有學園誌歌六絕錄其二云檻外秋雲樹杪傳酒人聲寂寂為秦音移情不是人間曲除却知音未許聽記深花前閣柘枝十年江海寄相思雪兒化去花奴死說金盆萬麗詞謨齋主人吳門顧秋山也給諫為先慈從祖輩解音律時時徵歌為樂流風餘韻猶有談者

詩詞傳誦

王漁洋浣溪紗綠楊城郭之句江南北扣者數百人當時以李貞太史為最詞云清淺雷塘水不流一聲殘夢盡城紅橋終古麗人遊五夜香消殘月夢六宮釵落晚風愁水邊燈火幾家樓律句如張廬山留別云南樓楚雨三更遠春水吳江一夜增程風衣詠懷云滿頭白髮來偏早到手黃金去已多阮笠亭烟草云味濃於酒思公瑾氣吐成雲憶馬卿皆一時傳誦之句漁洋改增為主雖自然而奸韻周白民改到手為信手則真一字師也

京師天主堂

京師天主堂建於明萬曆間本朝一再修之御題額曰通微佳境又曰宏台天行因西人天文應法可垂永久故許其建堂禮拜中國人不得與焉堂制狹而深以山牆為正向頂如港

卷七

三

浪

星

棚式設於東西兩壁之額中供耶穌畫象耳鼻隆起儼然如生左右兩碑樓大堂而立左時天琴日午則樓門自啟琴自作聲移時琴止而門亦閉矣右為聖母堂象作少女抱兒狀即耶穌也其衣自頂破體無一縫書冊文皆孝行別有沙漏遠鏡龍尾車之屬以資測驗西人若名者利瑪竇南懷仁皆自歐羅巴航海而至近則通商各口建堂日多而習其教者眾矣

應狀

步兵不飲酒中散不彈琴索索無真氣皆有俗心庚子山詩也近人吸食鴉片過時癮發頗有狹阮二公不飲不彈之狀焉山草擬其態謂如餓犬畏寒奄奄束手手顫和謂如孝子喪親支離骨立余謂如膝侯會喪情而多涕一座為之絕倒

劉第五

劉第五者教匪林清堂也教匪平而劉逸奉旨各省協辦許以重賞知葉縣廣實子思方勇敢聞於時思以奇功自見而性多鹵莽他日投宿旅店中故有僮男子口操齊音腰懸利刃二思方家賊也視刀箭難應落胸間急出呼騎士究捕之問其姓名曰劉第五喜而送諸縣既定獄解刑部而曲阜孔氏上言廖所獲者孔氏佃農劉第五非教匪逃因劉第五也上怒

集廷臣鞠問如孔氏言乃釋劉而繫思考都中士大夫日以此為談柄一日恭值上躬耕藉田百官祇候於望耕臺下或向大司寇韓桂幹先生詢問原委會諸城劉侍郎信芳與德州盧鴻書南石並立韓戲指二人曰都是汝山東人不好劉未及答盧自劉曰都是他姓劉者不好劉應聲曰都是汝第五者不好蓋德州府第五也眾皆大笑其聲雖然時上已出殿似有所聞而引侍衛飛趨而來舉手揮之始各屏息明日糾儀御史欲上彈章或以事涉德州力阻而止即此見戲言之有損無益而思芳瘞死獄中尤可為恃勇貪功者戒特不知承平世界佃農帶刀何為刀劍劍何由而至耳

蒙枝

相傳明以來凡大朝會駕輦黃輦復象甚多受樣視武職為善差常朝日或四或六肅立午門左右候百官畢入交具鼻無敢越者有疾不能立仗則牽詣他象所求代而後行不然他象不往也有過或傷人則宣勒杖之他象以鼻絞其足伏地受杖然後起立謝恩殿後立仗則居殿後無少紊亂蓋心知人意而口不能言傳載三代已有之晉唐間殿之舞給服駕乘輿不始明代抑開明季運石至京石大不能入午門命杖四十惜不如象之有知也

連播放糧

金

卷七

四

浪

星

北方田高於路又無溝洫之利夏秋水驟發積潦成河八月初旬出都車輪陷路最近村數十人謀體昇車而進水與肩齊與岸上者同一別致僥倖其中枕流洗耳甚便也有老農殿勤照料余甚德之為山曰昇車之人即掘坎之人納君於陷阱之中而猶感其惠宜乎書生之易受欺耳將至十二連播舍車而舟僕夫駕空車探水前往若馬之浮渡者然余與同人放糧湖中水木四圍雲山千里環集指顧間湖有小花粉瓣黃心舟子以荷葉為新折花注水養之鱗鱗幽香隨風客逸紫垣擬作連播放糧圖預為題句云北征曾記此停驂歷錄雙輪味思謠夢醒酒闌澤不似一枝柔艸認江南語極秀倩又明知況味同難助其奈馳驅馳馬路則本心語也

野宿

自河間而南水勢漸殺一日雷電大作急雨如注山路沙石四凸馬蹄著石上滑而無力動輒傾仆僕大驚馬馬困自相蹴踏脫駕而後起時距南沙河十餘里寬處竟寂然無人居人暗月穿雲或步或歇而已因憶同邑潘四農先生野宿詩云三日雨後雪一尺車下水昏黑車輪陷泥裏左輪力拔右輪盤輪起老羸堅不起疲極甘心受鞭死羸分羸分爾努力十里前村界河驛驛得早歸人得身羸羸不應與夫吟倉皇決計舍我車羸入村住就留客守空

車夜將生困不得眠飢不飯東風又號雨吹面四無雜聲幾時已寫旅客之苦如為同輩詠
今日事如為普世歌行路難也先生又有出都絕句云水邊亭子園門前春盡垂楊亦可憐
手掬玉杯飛馬去和塵和淚下南天

到家

是行得詩較多錄存一二都門送友之陝西句云北海千尊酒西山百尺泉美人一揮手秋
色下幽燕古寺別銅佛長途攜劍仙清時中外靖無復慮三邊高山臨別規余曰修德以贖
前愆詩書以圖後效蓋指余放浪之習可為良友箴言贈嵩山句云碌碌二千里依依十六
旬携觴燕市月分作故鄉春散離離前約浮沈愧此身感君金石意不敢學垂綸到家云客
裏鴻奇想歸來成浪遊天風翔燕雀池水響蛟虬稍喜鄉園樂休懷杞國憂與衣謀一醉猶
及展中秋

乞丐感恩

鎮江英夷之變有饒商支翁者家擁巨資而循謹仁慈絕無豪富氣嘗平日以恤貧為務待
乞徒尤厚有求無弗應者每月朔望必大張酒飯以款之俾各盡懽而散及鮑帥當選適者
悉被善民劫奪甚至肩輿皆負十無一存支翁檢及輜重將攜婦孺避往江西有善民數
金七

卷七

五

五

十為群約於曉發時要而劫之支聞其事欲止不可欲請官彈壓又苦弗及突有乞丐三百
餘人懷臂登門支益懼不知所為向之則與善民相聞此眾彼眾驅逐殆盡乃俟支眷屬行
李盡數登舟始各散去支感之欲謝以金眾曰領公重惠於平日則可受公一錢於今日則
不可卒不受

王同知

咸豐紀元歲次辛亥八月黃河決於豐北岸先是河水盛漲豐工數險者再徐道沈君束手
無策王同知與客彈棋堅不發金邑有盤龍集素稱富庶紳民求教於照善照善曰無
金奈何諸君曰先由富民籌資搶修然後領帑歸之照善曰無帑奈何若必欲修者不取
償不恤事任若為之諸君大譁歸以語眾眾散而堤決三百丈是集適當其衝居民扶老携
幼避走高堤男婦老幼無不攀援樹上遠望有白雲重疊疾馳至前則河水洶湧如萬馬
奔騰頃刻而下集中屋宇鱗次如小舟飄泊江湖中瞬息格去其舍走中途者遇水衝擊莫
如其難或預為死計以長繩繫妻子各結一隊水勢既既驚掛樹屋角間目穿腸出而由
畝姓富無論已河帥既入奏徐道沈君割職王照善例應指示河干告約制軍疏劾河督陳
公鳳翔陳奉旨革職荷校愧憤而卒而照善力能通神安坐館舍中園棋如故聞與妻妾宴

飲相娛樂而已

永安州

閏八月廣西賊目洪秀全攻陷永安州據之始建偽號盡封諸酋為王王以下勳爵凡七等
設六官丞相司馬軍師統帥等職女官等次亦如之行營五將軍按水火金木土各司其事
偽天德王洪大全所定也先是賊據金田裹脅日眾與鄉團兩不相下偽東王楊秀清懼其
離散設計籠絡之每自作巫謂天父下凡附其身詞人陰私發奸摘伏群驚為神又託天父
言扶制秀清令前跪受杖已則高坐愚其罪而責之責已仍奉秀清上坐已有不遜處不
足稍制其下亦伏地令人杖之不少貸由是諸酋信其說以為真有天父降臨也會官軍
屢易大帥惟提督向公儀為楊忠武部曲老於軍事謀略素優此外則都統烏蘭泰公忠勇
奮發總兵秦定三果敢善戰故新墟雙警山莫家村三捷戰功為最奇賊之由金田移屯新
墟也定三自官甲潛行渡江偵知竹園村樹木叢雜斷截賊地棄各要隘而伏兵村中僅
留一路遣兵百人偽為樵採者引賊入伏前者突出賊倉皇且戰且走急從村後竄逸則臨
路竹木阻塞後伏又起大呼追擊四面合圍於是一日七勝殲禽二千五百餘名賊乃退據
雙警山前此兵賊相遇避道而行其追逐官兵頗與為敵自此始雙警山前以新墟為門戶
金七

卷七

六

六

後以猪仔峽為藩籬向公使諸軍圍其東南西三面而自與都統巴清德合攻後路既登猪
仔峽奪其要隘賊自高擊下銃砲木石如雨我兵奮力抵禦勢正不支而前路諸軍已抵賊
營呼聲震山谷上下夾攻賊眾大潰及據永安以大股分屯城外諸村阻官兵進攻之路距
莫家村十餘里有高嶺三其中曰秀才嶺尤為險峻烏都統相度形勢遣隊誘賊戒以俟賊
漸近沿左右二嶺緩退過者嚴陣以待而自率火器營建中軍旗鼓於秀才嶺最高峰處預
埋地雷等火具植紅蓋於帳前賊至左右營及中軍皆退眾賊競前拔其紅蓋火機忽發全
嶺崩墮燭賊以數十計大隊乘之生擒無算自是賊見烏公旗幟輒不敢近賊亦有離心
獨大秀清狡猾堅忍死守不下云

荔浦

陽朔荔浦山水之勝天下之奇也昔有粵中大令向粵督阮公求善地公曰官而可求吾舍
節鎮而作陽朔公矣蓋嘗閱兵過其地平日念念不忘也是年春大學士賽尚阿公奉命討
賊於廣西上春總邊邊不安宵旰特賜阿必隆刀以壯其行勅戶部內務府撥發餉銀二百
萬兩調集滇黔川楚兵勇三萬餘人及抵粵三月而永安陷此粵賊攻據城池之始又二月
進營陽朔再進至荔浦公以重臣膺閩外寄運籌帷幄自無暇問水尋山第當時幕府諸

打虎將

蓬窗讀史圖

附讀史類譚二十七則

帝妃

遼主德光滅晉歸至殺狐林卒從者剖其腹實鹽以斂謂之帝祀可與人疵為對

金壺七

遼穆宗夜飲晝卧時人號為睡王杜有道妻麗憲司馬懿為睡獸玩易權奸直不以人
類目之此婦人大是不凡

天王

春秋書天王乃臣子尊崇君父之詞後世莫敢襲用雖以秦世之夸詐自謂功兼三皇德隆五帝而未嘗稱天以自尊也自赫連勃勃稱大夏天王北周宇文贇亦稱天王於是齊兄子宣帝遂稱天元皇帝駕乎秦始之上五后同日並立曰天后所居曰天臺樞人曰天杖近日粵賊行事動輒稱天蓋亦有所本耳

國號

自宋以前國號皆取地名或因發祥之基或用始封之國不則攀附前代而以倣別之及元主統一天下改易乾元之義建號曰元國之取字蓋始此其契丹謂着鐵爲遠以遠爲號取其堅也女真改號曰金色尚白取其不變壞也則北朝又不始於元矣惟隋高祖初封於隨以隨以走惡而去之是則於地名中避忌字義者

異稱

諂媚

帝王有真

承天

唐有則天太后遼有承天太后則天浮胤承天亦荒淫則天英明承天亦明察第則天自是唐室后妃承天則為遼主女弟稱制十四年夫不帝子不王太后之謂何耶

五十七

改姓

南涼之先有景闇者產於被中其俗謂被為禿因以禿髮為氏北周之先有普回者得
天子璽其俗謂天子為宇文因以宇文為氏此沿其俗稱也夏王勃勃改姓赫連言微赫
與天相連元魏本姓拓跋謂土為拓后為跋後改姓元則漸通中國文義其行堅本姓荒
其父因譏改符後世符姓从竹不从草又不知改於何時

漁配

唐太宗納弟妃高宗收父妾玄宗奪子婦宮闈不正已為千古所譏更有淫荒不道之甚者則北燕劉子光前趙劉粲蔡諸母承廢帝納諸姑淫女兄西魏李武從妹不嫁者三從梁朱溫子婦入侍者八關王延鈞立父婢陳金鳳為后延鈞子昱即立父婢李春燕為后至金王亮殺宗族百五十人盡納其婦於從姊妹亦甚淫亂至此世豈復有天子耶若北齊高洋使婦女亂交於前南漢劉玢觀男女裸逐為樂玢弟晟亦殺兄弟十二人納其女於後宮率皆禽獸之行無足貴矣

良心語

後漢高祖即位仍天福十二年曰余未忘晉也前蜀王建僭位仍稱天復年號曰不忍

背唐也自是良言諸謂為婦節苛矣又南涼張茂請弟駿曰我世忠順汝勉之夏王德明戒子元昊曰我世受宋恩毋忘也宋梁襄唐時晉陽僅存李克用語人曰晉於此生靡敢失節抑亦唐中佼佼者也

綽號

南平高從誨貪諸國賜與所向稱臣時目為高賴子北燕劉仁恭最喜穴地攻城時號劉窟頭亦確對也他如後周太祖號郭雀兒又號花項漢王或為鑽孩兒閻王書知為白馬三郎唐韋保衡之黨號牛頭阿傍宋孝武呼王元模為老倉呼劉秀之為老怪南北朝時南人謂北人為索虜北人謂南人為島夷即世俗綽號之類不司諫陳大方丁大金胡大昌三人時目為三不吠犬亦巧

食人

非人食大蛇未有人相食者隋末楚朱榮性好食婦孺開河記載麻奴謀好蒸小兒食之較之喜食死人腸胃尤為慘酷此嗜好之奇也侯景為羊鵠所殺送尸建康民爭食立盡明太監劉瑾伏誅詔磔於市怨家爭購其肉生噉之較之嚼割王莽肢體者尤為痛快此怨毒之甚也李白海上釣鮪說以天下無義丈夫為頭後人有言謂不義之餌鮪將吐之若景瑾者其肉豈足食哉

養子

乾兄義子明季謝崇為最橫然魏晉即已有之如邵陵王芳為魏明帝養子宋順帝准為宋明帝養子石閭為石虎養子殺虎子鑒北燕高雲為慕容熙養子即故熙唐末李讓為朱溫養子南平高季興又為李讓養子後唐明宗名嗣源為克用養子廢帝從珂又為嗣源養子他如王審知養子曰延翰田令孜養子曰王建徐知誥養子曰李昇不可枚舉中以周世宗崇學為最賢其不賢者或以養子弑殺父或親與弑父又養他人為子禍亂相承而不自覺也及明武宗所養中官亡虜二百餘人盡收為養子並賜國姓雖貽也而益斯振振矣

僧道

秦皇漢武始感神仙釋教之興盛於元魏太武帝初忌沙門令悉誅之文成獻文乃崇佛法宣武興造寺宇至一萬三千餘所之多迨夫梁主捨佛崇道宗迎僧尼甚至特設講席躬自唱經佛教之盛極矣而武宗詔毀佛寺多至數萬區僧尼二十萬人乃獨信道士趙歸真卒之憲宗以金丹為武宗以餌丹啞然宗以服丹崩僧尼過矣道士亦未見功也宋徽

宗賜方士林靈素等號先生明世宗事道士邵元節等以師禮甚至禁中修醮工作繁興

道教之盛極矣而元代獨尊番僧八思巴為帝師賜號多至三十二字武宗尤寵信之詔毀僧者斷手置者割舌其後災異迭見禍亂相仍道士誠非番僧未為是也蓋釋道二端視乎世主所好彼此爭勝互為毀譽余嘗感澤泰山句云帝王獨少長生術金石能傳太古心貴為天子所冀幸而不可必得者獨仙佛耳此易於受惑之根也我朝於此二者不廢其教亦不用其言聽其自生自息天地之間非天豈聰明大中至正其孰能與於斯

尼

武后為尼有成見也楊妃剪髮有悖心也後唐莊宗劉后至明宗時為尼被殺南唐宋徽宗謝后等入燕京為尼而顛外此廢后每稱仙師為尼者絕少惟北齊武成帝逼嫂文宣后為尼北周宇文護逼弟妻慈后為尼何其恰相類耶

點將錄

魏廣微職忠賢殺楊漫且編一百八人為點將錄一網打盡之法與黨八碑同一手段想此輩亦有心傳也

溺愛

唐懿宗愛同昌公主傾宮中珍玩嫁之錦繡輝煌三十餘畝公主病卒殺醫官二十人後此惟明神宗溺愛福王差足相仿卒之公主不免於死福王不免於死而醫官可誅福王烹而流賊不能滅若當時少斯賜與或者受禍稍輕獨惜今日庸妄固執之醫士不克以此法處之耳

金

郭開一受人金而李牧亡一與人金而廉頗廢金之為用大矣在善於用金者尤可畏也

打草穀

粵賊四出虜掠名曰打糧連師滅晉時軍士出入以牧馬為名謂之打草穀

相

郭無為以道士相北漢姚廣孝以和尚相燕王豈出世仙佛固不如入世功名乎若伶官沙的等授平章官者李邦彥加丞相宜乎九儒僅居十馬上也

嗜好

宋徽宗王嗜偷狗齊魯林王好鄙戲唐德宗開宮市設宗捕狐僧信宗善擊毬晉出帝喜誦應明善宗精於擊毬等事嗜好之不同如此後唐莊宗自稱李天下宋徽宗稱教主

道君明武宗習其語稱大慶法王後習回語番語蒙古語隨時改稱而最喜感武大將軍之號累加頭銜甚多稱名之不正如此

名

唐武后自名曰曩，南漢劉儼因自名曰曩，皆六書所無也。

牛李

牛僧孺子尉與鄭畋相善畋初娶李氏尉又以女弟妻之李聞畋別娶大勸奪地牛女始至亦訝其貴已而歎曰事已至此乃請見李曰吾又為相兄弟皆列郎省豈無一嫁處固不獨夫人不幸也願一與夫人同之遂相歡愛結為姊妹此亦一牛李也設僧孺德裕知之何至以門戶之見互相攻擊耶余謂賢智婦女往往高出男子上洵然

鍾郝

今人言婦德者鍾郝並稱尚矣第郝氏寒素自守誠不聞失言過行分甘餘貲王涯見子濟趨庭出曰生子如此足慰人懷鍾曰新婦若配寒軍生子當勝於此參軍渾淪也此語豈新婦所可出當時所稱女宗者如此

衣

晉懷帝為劉聰青衣行酒慈帝戎衣執錢千古傷心事也獨北漢劉繼元兵敗縞衣紗帽出降殊為別致楊行密親軍以皂衣蒙甲名曰黑雲都亦新

九龍

閩王延鈞製九龍帳時有歸守明春擅內外寵百姓歌曰誰謂九龍帳獨貯一歸郎楚王馬希範作九龍殿僅離繪八龍於柱上希範居中高坐自謂一龍

金臺浪卷卷八

鉢池黃釣竿天河

沙三

虎邱繁華甲天下酒樓歌榭畫舫燈船每歲破家其中者不知凡幾尤感者競渡之戲粉黛雜遝笙歌教習月不止大率浮薄子弟及富商市賈趨之若狂風雅士不屑過也有沙三者富而無聞一日偕友往觀買舟不得蓋遊人先期約舟子三日無至船也沙敗興慚憤而歸次年端午紳富官幕買舟者皆曰沙氏訂矣見小舟亦然蓋沙於前歲偏召長年篙師予之金約不得載他客屆期置酒招妓廣集親友雖半而識一揖交皆與高桂樹蘭橈上下十計歌舞盛於往時莫非沙氏客也自是沙之名大噪於吳中黃金買笑紅袖爭迎豪舉數年貲財將盡妻某爭之不得乃析餘田獨與子居沙因甚至衣食不給妻子欲迎養之沙笑曰吾手揮十萬金不數載輒盡今乃仰食於兒女子耶去不顧已而實寒具市中好歌歌皆述其平日冶游事寒具者俗所食麻團也里巷小兒及勾欄相識者樂聞其歌爭買之得錢則沽酒肆醉飽以為常會離守其公惡民俗奢侈日思所以儉之或舉沙三事以告守撫掌曰吾得之矣又明年端午命備一舟置酒招伎如故即召沙使多挾麻團以來携其船曰麻團勝會沙至既一足衣袴藍縷手捧藍腰燈一燈是每夕自始以歸者刻不去身登船放權客與於彩旗花船之間守意藉沙作捧喝而沙大快樂今諸伎雖秦絲竹自揚鼓板曼歌以和之酒酣大書聯語云借景玩龍舟不履不移三少爺及時行樂回頭看虎阜真是假大老官觸目傷心鉢池山農曰語云不有廢者君何興財貨消長亦人世得失之林也郡邑之有富戶窮民遠末者仰之以為生人人纖告謹秘視一錢如磨石窮民何所沾焉抑果足保世否耶沙雖以狂蕩敗其家產然勝於水火盜賊災病剝奪者遠矣達哉沙也

雙龍

歸自江南假館阜寧李善時家地近海濱葦蕩中故多龍巢善時得雄而令兄作三所畜雌也一則約其水食閉諸樊籠之中一則扣以鐵鈴置之酒側之側風月清明之夕引吭高鳴遙聲相聞露煙淒淒若將與素轉復於顧整容自持蓋解脫迫於悲傷嗟惜乃於勉強情之所會物固有然已余戲語主人代為請命移此雙龍縱之一庭異時來往蓬壺當不獨街環以報不報則為一語龍母為悲苦速求羽化為佳作翁西賓羞月臺見此欲哭不可欲笑不能也

出江遇風

館居一月奉檄赴蘇又以事迂道之江寧仲冬下句過淮而南時北風嚴寒河水生骨舟子鼓帆當水聲隆隆如雷車一晝夜而抵揚州明日日出江過風得句云我乘小舟出大江江上風聲水勢急舟子鼓棹當風行船頭浪花最足立白鷗戲相浮沈青山低昂若拱揖自貪觀覽忘險夷那計安危在呼吸須臾頭顱風力驚驚盡目波不飛當頭白日射江水千點萬點明珠輝一從秋暮與山別面貌猶似精神非故鄉無此好邱壑安得携山隨我歸

為山

聯月朔行抵江寧寓居城南正覺寺十有八日寺有水月庵無漏舍忍忍居約曲而軒潔釋子為山能詩善棋余每出飲入夜醉歸煮茗清談深慰寥寂一夕戲語為山云無酒擊佛有酒成仙比和尚恰高一著為山應聲云出門笑花入門見月看先生且到三更為山書室套板紅樓夢極精余意其必將掩藏而舉止殊無愧色雪琴作此原與天下能作和尚者諱不與凡夫俗子讀也能讀紅樓乃是真和尚讀紅樓而見人能不掩藏乃是絕好和尚

買夢

江甯秦仲原厚得嚴夢惡之乃多備冥鏹焚之城隍廟為文以禱之署謂人世繁華數由前定一夢之頃無開重輕今奉金錢若干願買吉夢橋畢鬼聲啾啾如相爭奪自是夢境殊怪余亦七星

漩渦

自江甯至小河口歷長江三百五十里一葉航之兩日而至道過圖山下水流成渦深可數尺篙師一病一醉一童而嬉突入渦中舟亦大減漁人呼使急避而竭力不能出婦孺皆哭適有棹船乘風過釣之鯉之幸而獲免否則頃刻旋沈將下從彭咸之遺則矣既入小河風雪道阻道旁介費文先行余度歲當州並無僮僕可親已舟子一家三代子順父母兄弟相讓小兒女從長者言除夕合歡融融笑語為余別置肴核勸餐酒甚殷也燭下錄存即事一首云淪江急渡浪淺水要泥沙安得天河流濟此仙人槎來船日夜集併力推雷車止如失水魚進如街尾鴉欲行不得前轉恨鄉園病妻慘生訣百感紛如麻舟人那知苦行佳皆為裝贈魚買村酒婦孺子同歡譟

蘇寓雜詩

壬子正月寓蘇與楊仿顛王者香飲酒觀劇買花于山塘頗有出雲樓室詩稿見示中有司徒四柏詠分清奇古怪四章摹繪盡致夫人湘雲與其弟夫人紫瓊皆能詩而相兼善畫稿中有不俗語致聚一門句可云閑房獨事元夕雨雪不已燈事寂然寓中小鬟藏余醉泥索詩詞憶某女子詠雪云江南雲氣鬱參差隱約群峯入望遲怪底塵寰人易老青山猶有白頭時余近作山塘六絕之二云倚天長劍大王風花草無從覓故宮贏得虛名千載後萬人鏡古即英雄紅塵多少粉脂場誰占名山上亦香十里繁華澤不見獨披烟草吊真娘登虎阜塔過雨云磴道千盤逼翠雲群山西擁大江東驚風俯聽聲趨樹看劍長歌氣躍如萬里峰塵塵變海一湖花柳問吳宮金閨無數樓臺影淡入蒼煙暮雨中江右錢雨蒼大令書蠟牋小幅付之以誌一時鴻雪昔吳槐江宮保入覲上言蘇州風景之佳宮保對曰蘇州城外性虎邱稱名勝實則一墓堆之大者城中街市臨河糞船集集午後輒見不可耐既退或以直率笑公公曰此乃故相詢公查道江浙覆奏之言老夫重述之耳蓋虎阜全以人力粧點殊少天然之趣城內河道偏仄東撤糞船西淘米船尤為江南通弊誠有如二公所言者是夜醉不成眠百憂交集恍惚得句云寒侵西壁蠟猶燒睡足三更酒未消夢裏不解歸路遠半江殘月踏春潮又除夕感懷二首云春風轉和淑萬象皆欣然人生失父母生死無人憐

巧合

離離河畔草得雨爭芳綠陰山上雲隨風逐煙煙勞逸自有公壽夭亦有天安能惜性命艱苦終吾年我思盤古前蟠蛇浪形迹昭文不鼓琴成虧滅消息一從草乳多幽隱黃梅造物宏包羅彌縫貴無隙萬類紛賢愚仰恃若安宅既無幹補才多此一闕關

離曲

鳴夷逃名西子隱子胥渡江瀨女沈衛公入謁紅拂去器量相結閑關識人此以人合者固已奇矣若吳王劍池在虎阜而墓近真娘岳忠武墓在西湖而墳鄰蘇小徐中山勝棋樓在白下而湖名莫愁英雄兒女天若巧為位置點綴河山為後人憑弔之資則身後巧合事之尤奇者也

離曲

正月二十七歸自蘇州則內子去世相距四十日矣命短途長闕為面訣江淮一水音響全亡哀已先是阜甯董生若年甫逾冠文彩斐然以應試亡於金陵事最少一歲生子尚未盈月間耗費絕矣夜自別翁姑以大義諭之勉強視息懶歸號哭又絕絕久之始勉余聞而傷之為作離曲一首中有數語大似悼亡嗚呼哀已詩云書生不信科名曉掄才詔下光明殿七月秋風江上生將軍雲布佐文戰董生年少負高才千里雲山雲筆來幼婦閣中

敬送別明珠掌上早成胎戲言君得成名早房中早卜宜男草若微蘭月入懷君當揚晉
文騰騰果然孤矢一朝應屈指行月未圓得意定知符喜喜還家應喜抱兒眠豈知天上
團圓月不照生離照死別青鳥飛來一紙書杜鵑啼盡三更血一片輕雲地塵夢魂迷替
恐非真誓從地下尋郎面不願人間置妻身寶刀金錯飛鳴起光射頭顱慘復烈女從夫
豈愛生孤兒失母同歸死殉情守節祇須災展轉芳心重撫孤雲誓摘除金翠絲麻衣更換
繡羅襦可憐破鏡甘飛去慘絕臨歧太匆匆入室猶言一月期出門已是重泉路辛年十八
賦子歸私語同心誓不違寶鏡妝成花並照華堂春曉雙飛百年恩愛三年足池水情深
鴛鴦命獨屬纖纖何時竟不知傳經有後君無嫌旅櫬扶歸佛寺中聽人追說病時容早知絕筆
無來日何苦輕舟祝去風陰風慘淡殘燈碧微夜偏離曲已傷心聽況有思兒白髮親詩不足錄
孤兒泣底事男兒壯行功名心重別離輕離曲已傷心聽況有思兒白髮親詩不足錄
然晦明風雨擊岳歌呼亦借人酒杯自澆魂魄而已未謂親字苦無可改古人用韻最嚴庚
青燕與真文元決不可追也丹徒唐尉生云哀感頑艷非常音之所繞則阿好太過耳

掃塔

黃浦嘉君月臺當恩寺時八月望後方與同人偕坐寺僧淡永者走告月台云吳郡有一
女子從九華山回今來寺中掃塔修醮先生孟注觀之月臺詢其姓曰楊氏適某秀才未數
月而夫歿長奉佛齋編妻終身凡遇律寺浮屠必大建齋壇為亡者祈冥福今佛場已設行
且至矣月臺因出步月以待塔八面每面設道場一僧各九人繡幡寶蓋香花供養殿上
下十三層燈燭輝煌與金碧琉璃相映燦爛未幾昇輿至一女尼兩婢三嫗蒼頭童僕五六
人簇擁至塔下降輿諸女伴護護而前柔弱如不勝衣既由中階升一嫗代披觀音塔護頭
上加雪羅兜乃進拈香佛前端立甚肅已而眾僧梵誦鐘鼓作女合掌伏地數禱久之從
婢進法華經數遍傳誦諸僧各一部轉至東面周塔皆然於是一婢奉瓶水一以竹帚
進女僕婦各執玻璃燈導至佛座跪掃畢女尼扶之登塔塔中佛像甚眾掃至第二層力不
能任從者勸阻乃止升輿時雙淚盈盈矣月台親見其虔誠肅之容可憫憐達不幸
身無所依不得已已憐於佛謂來世庶不至此志猶篤而情彌慘已嗚乎人生境地內外不
同然生死之別悼逝之情豈有異哉

平陽公

鄉先達平陽公某學問博洽而生平絕不若書識解超視浮名泛譽泊如也同邑張孝
廉為公門下士居恒率真之及主禮閣分校官得一卷欣賞力薦某公初亦首肯已而一

再覆閱曰此必吾鄉某作也棄之自鳴於人以示公正張憤恨累日涕泣而歸自是絕意
進取時浙江某侍郎與公同為總裁邑人獲者較多公諷之曰貴鄉人才甚盛一榜竟得
數人侍郎曰吾輩奉命所衡者文耳某未嘗求鄉人而厚之亦不忍揣其為鄉人而故薄
之也公厚以示惠誠為私心務薄以取名又豈得為公正耶某公默然初洪澤湖決溢於
高寶之湖反漲及於山陽被災甚重河帥諱之以某公准人且舊為東宮師傅意可信任
命察其實比覆奏如河帥言河工人至今德之謂保全官更甚多云先大夫寬軒公與某公
同為諸生時每試輒冠軍某亦不失二三名文字交甚相得也及先伯分發東河訟言於人
曰黃某安知河工事其公正不阿類如此相傳某公微時極貧困授徒里中自懷餅餌以往
嘗與富人某稱貸不應故既達而不滿於鄉人於後進無所汲引又私排之謂可空前絕
後獨出冠時也鉢池山農曰為是言者重誣某公抑兩失之矣人富何與於己已貧於人何
尤始賤而後貴非鬼神不能預知蓋怨一人惹及桑梓倘不免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與
鄉賢潘四農先生以詩文名京師諸巨公雅相推重為謀闕節潘竟不試而退守身潔己之
士即不過而死已矣安用人之汲引哉

趙芥堂

錢塘趙芥堂明府今長洲多惠政民有訴子不養贖者趙鞠問未竟曰爾輩久候當餉各予
百錢令食而後鞠既至問父食乎曰食已百錢盡乎曰盡矣問諸子則兢兢然獻其餘錢八
十餘僅食十數錢耳趙怒其父曰爾小民生理幾何一食而盡百錢則非子之不養力不能
遂汝欲也呼左右杖其子叩頭乞哀詞色迫切勝於己之將受杖者明府兩諭而釋之自
是民父子以慈孝聞矣月有鄉民擔糞而傾於衣肆之門主人怒其不祥欲褻其衣拭之鄉
民乞哀左右勸解皆不聽明府適至叱鄉民曰爾自不謹即褻衣拭地固當不從將責時
天寒風雪交作鄉民解衣裸體備極戰慄從地上浣滌汚穢市人竊竊憐之謂縣官助富貴
欺窮民民拭淨公開主人爾善釋乎主人喜而謝公曰窮民無衣凍死奈何主人曰惟公所
命即使民自就衣取之民踴躍取衣衫一趙曰單衣不足禦寒易之易絮襪曰絮不如裘
遂取一羊裘值十餘金趙使民披裘據其先行主人徒目送之俯首而入

賈兒行

四月復往阜甯館金黃河僅一衣帶水車轍馬跡縱橫於河中時豐工甫合復決談者謂當
事節省小費未幾封堤巨萬帑金付諸流水惜哉出雲梯閣而東瀆海地勢如扇面狹外
寬有前人買地十畝傳之數十年後長至十數倍始而斥鹵繼而蘆葦繼而膏腴漸東移

收獲豐稔諸室以此起家而瀕河之富者貧矣館童安和年十二省目靈秀其父質諸居得僅得青蚨五貫余詢其詳爲作賈兒行云黃河北走海東徙河灘有田三百里居民分領芑官租十年耕種九年水大麥小冬淺河濱一家九食當三旬朝廷經費不受惜聖人豈意使吾民泥沙不塞蛟龍窟錙錙難厭豺狼貪噬當時溫飽富家兒今日一貧寒徹骨朔風捲地皺肌膚鼯吏如虎登門吐老翁出語息嘆念家無人力完征輸大兒渡河乞衣食去年餓死填溝渠今年小兒未十歲心欲賣去形神孤三秋風雨水飈漲屋繩荒亂入烟疏十里八里一村落實兒有人買者無騎牛老子廣行勸留兒買錢擲縣吏韋牛且放阿翁行能克官租太兒累聞此語增歎聲十年芑月今分程華堂公子母相虐同是人間父母生

鄭明府

士子白門之役心如稿木憂少餘金決計不復往劉四勸伯貞清江放棹來諒約同行且曰旅費在我無憂也叩其故則云福建鄭樂山明府知君近泥願贈川資不行將重負其意余念素未識面而高誼如雲或者寶刀有餘廣為餽贖耳他日往謝則竟充裕且投贈祇余一人嗚呼僅矣是復也初至白下城關稽察其動傳言有粵賊間謀藏匿兵械偽為士子入城者遂寓搜檢士人又不脫草屨畢事而散

卷八

六

望

隨園

萬主人江君邀游陶谷至則謁銀成隊先據其勝去之至隨園園中柳谷雙湖小樓霞寶玉
山頭諸境已就頽敗而一帶樓臺環山抱水猶想見此老風流相傳蘭齋造園時鳩工庀材
祇期數十年不計遠久違哉當時袁蔣趙三家互相標榜而各有妒心趙雲松括蒼山猴之
機雖云游戲文章然攻擊亦云虐矣蔣蒼生臨川夢傳奇有陳省公出場詩云粧點山林大
架子附庸風雅小名家翩然一隻雲間鶴飛去飛來空相衝亦有名指隨園也三家中雲松
好財蘭齋好利惟蒼生淡於仕進作歸舟安穩圖奉母讀書故品誼以蔣為勝是日江君置
酒妙香庵余偶題百字令詞於東廊壁上後有蜀女和之文字知音遂成雞恨比鴛鴦印院
本之所由作也事載金壺浪雪中茲錄隨園題句云一帶樓臺已寂滅尚餘山水關清妍先
生自命足千古我輩今來遲百年名世文章成市道清閑衣鉢託姻緣獨憐極盛難為繼修
竹臨門倚暮烟

呼夢么

宣城別婦陸氏諸生鑑明妻也鑑明賭博適棄妻以儻氏聞之賦詩十章而縊秋兩庵
隨筆載一章別有一首可錄云寄焚寶鼎踏飛烟咒拜神明斯可憐但祝兒夫回首早。辛

歸黃土也。安能冒風怪雨，夢魂差百折憂愁？自嗟燈火不知人，永訣今宵猶放一枝花哀。
昔促節聞之遽然會同里某君好賭齋一空其家人愛之請以陸生事演成夢呼云十有
六折以資諷勸某視之若無觀也。泗州傳味琴題詞云補此恨天缺摩空月斧修世風挽澆
未詩教本溫柔金注官癡夢並焚鬱古松松窗三過讀譚讓振高秋丹徒唐蔚生題云為底
狂夫大慙主情情重妾身輕金釵盡蘆全輸盡贏得香閣死後名紹興周雪蓮女史二首
之一云自歎身七事未終白頭黃口兩無功臨危多取傷心淚付與詞人淡墨中充州李晚
芳云事到艱危死亦安最傷他母親兒難違齊讀到幽門處滿紙淩霜六月寒雲南伍晚香
夫人二絕云十首遺詩了夙緣紅顏薄命奈何天斷機心事無從訴不化鴛鴦化杜鵑玉茗
風流孰嗣音呼公有夢可傳今何當譜入哀絃裏一曲淒涼淚滿襟夫人長公子稚虹司馬
金縷曲云淚墨和愁疊譜新腔紅紫綠慘聲情激越自古美人傷命薄大抵天留路缺遠住
事宣城奇節郎愛攜捕地錦瑟一封書永掩妝台月移不轉心頭鐵玉釵敲斷柔腸結恨沈
沈鴛鴦夢渺鳳謁香滅碎嚙燕支噴滿紙留得殘詩十絕聽夜夜秋墳鳴咽幸有臨川才子
筆仗哀絃宛轉傳出幽齊女怨一朝洩又儀徵友人吳俊香都梁不管低題詞寄佳惜著落
不復記矣

二、

x

1.2

茗香亭

茗香亭詩先伯父少寶公着大倉賦子庭同邑潘四農兩先生曾加評道七絕下無子磯云
亂峯深處白雲隈夜半禪關靜不開無限青天一九月照人飛過大江來兩後云庭花倚壁
盈盈淚整水通渠漱漱鳴太息陰晴太無定溼雲西畔夕陽明題手把芙蓉朝玉京國二之
一云我是清秋江上群芳依香窠見爐熏分明記得朝天路兩袖星一檐雲五律遊小傳
雲館云看雲識雲意得者使爲我豈可以雨天下也宜佳水涯孤蹤自高樹幻景不濃霞便使
終寂寞何勞深點曉閣中題壁云不知今夜月秋裏十分春繁榮花堆髮狂杯酒沒底江山
癡笑我星斗醉呼人萬里一擲筆天風吹上身請梅村集云莫咏梅村句當時已惘然文章
百年夢生死兩朝夭舊局輪殘着新詞戲錢雪園書在否幾輩使人憐江渚晚泊云萬峯
青山影聲旋起暮陰夕陽高樹頂孤月大江心世味微沙鳥天風落酒殘六朝興廢事休爲
細追尋遺閣云蒲酒不成醉庭花開已殘客如秋燕少官比暮蟬寒微雨又今夕孤燈還夜
闌牀頭一幅畫即作故山春七律陸行返泰州云典盡東來一釣舟飄然行李又橋頭路從
打麥聲中去人被青苔多處留潏潏水斷流仍睡樹樹陰分徑各歸牛還思夕照家山畔知否
桑麻一樣稠通州暮秋感懷云四月清和客到初半年風味復何如茅亭有月花時少石戶

砂石供驅使蛟魚隱通載數萬計意永靖怨容傷實賦通南園山川莫北方神工合天地
祭禮辨璋璣壤能滋惠龍淵莫懈防西來猶巨浸東下接遐荒滿腹騰龍征表地龍
所期常道泰休氣北崇光未幾豫省屬汛復決河由山東直隸入海不復議堵先是吾郡北
患黃河而惠洪澤自七堡開而黃水入湖傳堤續於成田於是淮揚無湖患自豫省河決而
北下游皆瀾於是淮揚無河患矣

金龍四大王

大王姓謝氏越人為民捍災赴水而死靈爽赫奕累請封錫因神行四故曰四大王化身常
為金色小蛇故曰金龍北方舟子皆敬之見有金蛇方首者游泳而來必以朱盤奉歸祀以
香火可保一方安吉南河每歲霜降以安瀾故演劇賽神居民輒見神來供奉高座上雜書
戲目進之神以口銜一二即知所點之劇香花果品有饗有不饗不饗者必不至一日
演劇小兒旋馬神病其長者浣地而後安河帥某公欲見之左右奉而往河帥神亦點會
作各禮狀第其來也可知其去也不可測或供之盤中跡息不見或風雨交作眾人閉戶可
之啟視已沒

積薪

金史七

卷八

十

積薪

自甲午至今十九年浪游隨筆所記高可六寸許水刻兵災蛛絲露粉散佚過半頃已謝額
卿女史句云詞章考據兩分馳刻苦論文已太癡等是皆新天地內可憐終有一燒路下二
句與余舊作不異一字可為此編一笑也

金史遼東卷一

徐鑒

咸豐三年元旦風驟白日慘淡冷雨兼旬歷十九日始晴同人遊雲龍山登戲馬臺設飲於
黃樓酒未忽見軍士數十人自城下陸續西行詢之則勇賊已抵江蘇若輩皆陸師大營潰
敗者同人驚愕同而兵勇入自南城者更多詢之則安慶失守橋中丞文慶殉難渠自無
胡敗歸者於是曹君春生老母在南失聲痛哭者若英伯寄財京口徹夜故或望雲而泣
田園或對食而憂妻妾平時諱語言銳深心若井至是乃如溫厚為鼎各見肝腸所謂觀人
於迫者此也會子有海濱之役文書自省垣隨城而至即日就道留別徐州云輕身作健事
長征入耳驚濤接怒聲匹馬短刀寒日下滿天兵氣出彭城

武昌初陷

桂林長沙武昌同為省會向固守道賊者同為向江諸公而有陷有不陷則機會利鈍異
也初粵賊竄攻桂林向軍門自永安帥眾介馬度馳繞出賊前敵先一時入省會賊營象鼻山
破九入城如雨又製雲梯呂公卓海城平城公與諸將晝夜守禦以長竿縛火炬掛於松膠

金史七

卷一

一

雲

憑據為解火之烟障賊目賊多墮此先聲奪人也及入湖南得船於全州而賊勢一繼結
營於長沙之麓山顧天心閣等處高阜江公忠望見驚曰賊據此長沙危知急率所部爭之
賊少卻遂趨移壘距賊營數十武共汲一井擊折聲相聞自是長沙止南門受敵向軍門又
與部將張國輝等多方援之迫賊營背水面城當絕地壘有新擒賊自郴州得林樵夫千人
仿鑿翻穴穴地攻城城圯數十丈副將鄧紹良大呼躍出城關手刃悍賊後者復登復刃之
屢關開破穿紹良右膊屹立不動弁兵奮力壘土築城賊始退此銳氣制勝也方是時偽王
七人大全已成擒雲山及洪逆妹夫蕭朝寬先後斃於壘秀泉應人心渙散取玉雕璽繆稱
天賜骨聚呼萬歲大搜民船由臨資渡河而賊勢再繼其鋒不可遏矣岳州舊存三桂
軍械礮位盡為賊有漢口為數省通衢自貨山集焚掠五晝夜以浮橋徑達武昌向軍門又
自湖南倍道進營於洪山兵士戰轉三晝未嘗一日息銳氣少衰矣時大營與自兵為賊
壘所隔勢不能合軍門既燬賊壘數十座殺斃及驅溺死者無算屍骸枕藉河水為之不流
日連敗死士隨城而入約兵策應鄂撫常公大藩欲出戰而守令以民志未寧慮其驚潰欲
俟客兵抵城下始出軍聲既絕示賊以弱已而寒雨大沛火藥不燥兵士攻剿總司亦極疲
困向公命收隊而遁不保矣大河主曰國初吳逆之叛朝廷以重兵扼守洵使賊不得出

湖南一步卒以制其死命西南有變衡湘誠銷鑰哉

金陵被圍

賊踞武昌向軍門晝夜馳驟運聚不能安枕探知聚糧以地已設重兵而長江惟建瀛一軍備怯不足畏乃定東下金陵之計自永安至此所據男女近五十萬人船以萬計資糧軍火財帛婦孺盡置舟中新舊賊步騎夾岸旌旗蔽野帆檣如雲諸酋王皆衣黃袍係以下衣紅繡龍鳳圖以雲物及麒麟鸞鳳之屬冠亦如之時據船樓上置酒會飲懸燈張彩夜半照耀如火龍畫擇男女姣好者各將脂粉錦衣珠飾俾執役於左右後體則鳴金擣鼓終竹間作如世俗之戲十番查長江數千里僅於老鼠峽東梁山兩處官兵未及交綏而退總兵恩長陳勝元中礮落水死而兩江督陸建瀛縮首金陵建瀛之初出師也中軍以下屬羣將將升整隊候候大帥祭旗而進瀛久不出則與愛姬執手涕泣不忍遽別也

洪大全

大全湖南衡山人幼慧九齡能背誦十三經粗解詩詞長而海自負屢應童子試不售益狂悖好大言時粵中盜賊橫行不下數十股大全陰察之無足語者乃投洪逆聯宗誼洪亦亟加倚任相與定營制整軍律共守永安而楊秀清忌之積不相能會官兵攻永安急大全因

卷一

二

三

服出城被擒隨營丁主事等奉檄嚴待於京師賊賊突出十人謀奪之鄧中丞飛報飛書促其兼程前進七日而抵全州丁知大全衡產恐為賊黨篡取乃陽微陸路驛站撥兵護送而改由水程晝夜趨行置大全內船塞且窗無少隙又八日而抵長沙大全不知船行之速每曰到衡州便當陸行兵役偽應之至是始曰衡州到矣大全出船四顧曰此長沙也不謂汝輩能令我至此吾其休矣雖秀清豈不從吾言終亦成擒耳途中題詞曰哥身虎口運籌工恨賊徒不識英雄漫將金鎖鑰飛鴻幾時生羽翼萬里御長風一事無成人新七壯懷要問天公六韜三略總成空哥哥行不得淚灑杜鵑紅

奇丐

莫客彭族行於城北之衢見一丐當方壯勇一老嫗年六十餘乞食於市觀其衣藍縷縲結不掩股體朔風凜冽股栗不能勝而嫗身絮襦甚完整予既心識之從之過市人與之食則置嫗麾下奉食於前嫗食已以其餘強之乃自食如是有再予益嘆其嫗目下走足微跛馬左右扶掖之惟恐傾跌色藉藉以相進而問曰若汝母乎曰然曰得食奉母正也嫗汝身寒甚不已饑乎曰得母飽暖以終天年即身死亦樂東顧安足憂矣天何生曰嗟子窮困而至於丐竭其力猶足養親獨壽命既於天遂無可如何丐有母焉而嫗問其姓曰王不知

其石沛邑子死妻去有田三畝去年河決豐沛間家被淹沒而丐也

雙溝

徐郡雙溝鎮四屬接壤向為奸宄出沒之所每遇盜警彼此關移及文投一兩門中賊去九霄雲外矣近日清散兵勇佩刀帶劍者所在皆是尤為畏途予過此夜半暫歇忽聞門外喧呼則紅光燭天鄰舍火起僕夫匆迫欲行予曰出門則行裝頃刻盡矣毋遽候之果不免償汝車也及明延燒五家逆旅屋幸存出鎮里餘有裸體被殺者二人相距不及百步一傷在額一傷腹血浸淫猶未止也

清河

粵賊既破金陵鎮江繼之即渡江陷揚州遊騎於邵埭之南淮人將遠者歎於室而者憂於門貧而強者喜於道奸謀詭計至有不忍言者清河宰吳公仲仙曰是不可口舌爭也戮二人率數百人疾趨至邵埭且曰大兵至矣編張示諭備供具以待之清河人見之曰賊從南來縣主方迎往吾無憂矣郡中人聞之曰吳公不妄言必有大兵姑且止賊退遂有反響之強而喜焉嗟然擇械而歸

紀變

積易樓臺號令出入守城以為禦賊計也今之城市官軍兵馬武不能使賊不入而第能禁民不出武昌金陵揚州殺人之多皆坐此予行抵王營聞南中風聲甚急便道回津卒未嘗兵氣震懾城門禁出甚嚴有二月二十五日紀變句云渡江賊眾如雲心萬家衣其城東門風聲機空草木闐闐氣上逼星辰昏兒曉女哭憤勿城門有官方怒道旁道首伊何人節帥之女子千金身朝居華屋豐饌深暮投民舍蒙沙塵阿翁為國惜身力累爾流離淚沾臆

海州

端午後一日由鹽河達海州及城日將暮矣遠望有黔而長者裸體負門而立形狀魁梧目炯炯左右視如神登樓臺伸臂揚掌勢將撲人者然過客環觀僅及其腹初甚異之漸近乃知匪民被獲官釘其手足於城門也先是二月暴客四起行旅絕跡自嚴刑懲創數十人強徒稍斂道路始通

銘

賴榆學署有古槐二陰廣數丈腹空可容一人陽湖錢筠士刻詩其中邑士屬予為銘語識之云虛其中拙其外枝蟠葉蕃無災無害余雨農歲一古王其面似馬背則夫也亦儗為銘

云逐羣之馬不備輪通備之犬不吠人可人如玉誰其倫

李康方正

初詔舉孝廉方正補榆令以李君繡谷應名寔相副當之無愧也而繡谷固辭其鄉人曰第金以爭之而不得者多矣子何辭之過也繡谷曰吾無金故不爭吾懼夫人之長若有金也故辭今聞益重之卒具行寔以上同時某屬應詔無人會有諸生某行誼甚高聚賭宿妓咬訟詐賭無一不為其才又足以濟之素為鄉黨惡即有司亦無如何乃與紳士議以生應舉不合費一錢繡谷以龍絡束縛之倘幸而召試錢用亦可出諸遠方為境內除一害計定語主生大詫曰敗後郭五作宰相天下時事可知矣我乃得為孝廉方正欣甚從之後以事與故未奉召試某里居自加六品服遇事生風又加喜馬一日赴使院僕僕帖袋以從酒朋賭友咸在或指其頭銜戲之曰君須顧名思義某曰吾固知之人間事不過爾爾是科吾見解者二人焉一為陸小巖師一為繡谷繡谷辭之不得遂不辭小巖師曰吾老矣何可當也必遂所辭而罷

九即銅彝

粵賊初陷金陵薛松極壯懷城宵警自大勝關至七里州賊舟聯絡不絕向大臣結營募後衛大小百數十戰擊擊焚船連散難民水手以萬計賊始斂戰一日大霧公令軍士偽為賊獲趨其前而伏兵於後賊以聞賊齊發腹背夾攻賊大驚自相蹂躪死者無算千總某左挾長戟右持虎頭鉤率眾躍馬登土城盛氣剿洗務為之解及歸袍袴皆赤六人扶掖入營向公大獎異之視為進食又加九即銅彝於鐘山高阜道以排銃更番巡邏我兵乘勢攻儀鳳通濟門城中火約前震人聲沸騰將驚濤公望見賊眾如蟻如蟻兵勇不敵其書慮攻剿太速則困獸竄突所傷甚多且金陵殘破已甚而蘇常完定計以力保東南為上策於是揮兵使退深長圍以困之尤專意扼守東甯并會合鎮江軍力護下游云

樓船

揚州城臨運河城外地狹窄不過二三丈鹽知事張明國使辛角卒梯城而登賊眾目焚跑馬樓受傷而逃營務諸勇運勇士密量城垣高低距河遠近取上游空運糧艘於船尾支板斜出二丈餘累級而上若雲梯賊眾將焉尼伏兵東岸以待屆期令總兵雙來力攻北城游擊師長鑾駕船至城東船尾通倚使意門女牆東岸亦直接船頭賊眾初見船與城爭大戰而散而景尼兵無一不奮賊復集縱火焚船雙來右轅中賊會督中再呼投賊而殲是役為揚州軍第一奇案誤於景尼一人革職不足敵事也

四舟子

是年賊以千軍由皖據漢黃河躍太行而終踞直隸之靜海縣有舟子四人義而智初秀清既得江寧即議分隊由清淮北趨有舟子太言曰北省無水之糧遇困莫解今據長江之險擁財賦之地計無有便於此者乃以清淮以北獲安又在皖北據船數千以所得財帛子女寔之環結為水寨一舟子言於賊首曰百貨恃船流通今環結於此他船聞風不敢復至布帛穀粟無由而來是自困之道也乃舍之難民來聞遠去者甚眾及攻開封不死以二船滿載火約渡江賊目十餘人監之舟子兄弟二人密謀曰賊勢之熾專恃銳氣北去何堪有此破舟中派松鑿沈之賊目俱溺斃二人亦滅項而死

地道

江寧賊又分數軍溯江而上圍攻南昌屬地適一日掘甬半城中人埋甬於地伏而聽之尋其聲而對掘一賊令敢死士攜利刃懷兩洋銃蛇行而出適有賊酋服黃袍紅披風者據地道鞠躬俯視問左右何時裝好何時封門士突出遽以利刃劈其面自左眼以至左頤輔骨肉皆飛去眾駭散不知其何自來也士復以洋銃左右擊縱身入隧而回

陳玉標

海屬與東省毗連盜賊繁多而陳玉標為最著少時過捕斬左手能以利刃縛臂上而右手持長槍馬上衝突當有披靡又與營兵無役相結納官弁怯懦不敢問強者或欲擒治則先有趨之遠颺每歲豐四年春玉標率數千人趨海州把總李步瑞馬賊被執賊勢益張子園練鄉團以張生樹防方得兵民千二百人二月既望梁寶生觀察統兵至州而密約東省道府出兵會剿賊眾轉輸沙河鎮鎮紳孫氏有故與相識欲千金饒之王標叩首眾賊聞之勿淫擄以報孫氏孫復為步瑞請王標親解其縛長跪請罪涕泣具言不敢為亂勢非得已東手則性命付人矣明日觀警兵追至鎮榆賊眾散散揚言將犯邑城而東賊眾趨青口觀察即擇要隘夜出陣賊偵騎從月下望見隊伍靜肅星火出沒又聞銃砲聲殷殷不知其處何處運糧賊不敢收飯未熟將西行而山東沂州官兵突出還擊我兵截其左民團鳴金鼓賊眾輾轉逃走夾谷山中迷亂不知所向山東兵會得財帛不追賊民團合會數十人子參與驗問無跡者擇之有內裝婦人衣襟懷金臂數釧者誅之又明日遣兵搜山賊蹤既盡而返而王標卒未就擒不知所終

三靠

籍邑西北多山田無溝濬崇朝大雨則民患水災不雨兼旬則禾苗枯槁故邑人有三靠之

閏七夕

閏七夕續娶。隋九卿判史贈以梨園演劇三日。並屬宰鈞筌明府。經紀其事。誼甚殷也。贈聯云。紀閏秋清。為有雙星遲駕。鵲催妝才富。好傾八斗賦。驚鴻見者皆稱工巧。王魯生先生筆也。

王魯生

王魯生先生名復常號名人墨梅詩學清勝當鎮公見亭督南河推尚文藝先生名重公卿聞世傳閣中題壁可云薄求慈姑傭風韻波顛益母慙相思臨行互剪羅衫袖珍重哦瓶好維持先生作也又客饋署年已五十餘而談論風生意趣瀟灑如故同人中尤與鈞洽鈞嘗以謗言質諸九翁九翁笑之乃罷先生曰此即天河磊落處也若某翁者心城公而口不言其招怨真有已哉粵賊之變先生有江干紀事詩錄其六云大將旗雄度領頭五溪毒霧跼驚愁人過峴首思羊祜賊喜祁山失武侯簞火頻聞孤詔託兵符旋屠虎牙收吏吏誰解佩元戎印天意于戈未肯休千里狼烽一升起臺城空率健兒思却深仙佛靈難救山嵎金銀氣不騰戰艦連檣通北固援兵無路隔西陵艱難唯有請軍師若覓輕舟載便水萬眾環城似

卷一

六

主 席

守株桓桓使相握兵行雕鐃器皿供行帳絡繹輝差學御廚焚奏澤陳泚水捷詔書空發羽
林孤丹青他日麒麟圖添寫行軍富貴圖潰圍萬衆忽縱橫對薄俄有竹書臣豈爲備軍誅
罵環似聞歸罪殺哀耶淒涼羣馬分諸路寥落殘兵聚海濱不死沙場死廷尉英雄千古恨
難伸瘡痍餘生拜馬頭遺民流落古揚州水達林木營巢燕塞裏烽烟喘牛斗半夜邊風哭
新鬼一城焦土換紅樓追窮莫泥孫吳戒瓜步城宜力戰收岸虎何如水上龍康頤老去倦
擊弓推心幸得降人力持重難收盡敵功諸將兒姪同朝上三軍喜氣雜桑中行間時拔君
恩澤珍重成名慎始終又觸藩祇計成禽易出押誰知制虎難百騎甘霖能卻敵三登董父
史翻城甯一時是錄也先是廣西獨秀峰有題壁三十首遜此遠矣

蘭生

山左簡生口吃眇一目左耳聾聽生平獨善象棋不取敵子而能制其命曰吾以服人不欲多殺傷也時人謂之仁義之師

劉秋舫

子客膏口。主同年到秋舫家。因秋舫以父李繕谷將蘭泉余松南麟國諸君招飲。無虛日。飲無爛醉。或致踰禮。法秋舫必左右之。夜漏三四下。俟子歸廨而後去。慮其失言。過行賄士。

夫笑也。予不善治生事。恒與秋舫謀之。秋舫入城。亦主予。論心談藝。無倦時。處鄉里。善解紛。

都而先於正月病不起。往哭之。哀越日。以庶羞清醑祭諸其靈。而綴以文曰。嗚呼劉君。生死
 長已。誰謂子病乃至不起。君死之日。我聞於遠。識與不識。重載累歟。以君之才。而折君齒夫
 人所悲。況子與子。君性剛毅。內抱沈潛。寬直而折。不靡而金。君雖其學。發為文辭。霜秋挺
 雲漢。春梅擢黃也。承平叢括。聚斂良木。向蒙哲工。斯遇擢景形。迆越光雲。路今譽風馳。高才星
 聚。致身之遠。蓋亦多途。君守藁籍。以獵以魚。也。嫉恆奇。衆嗤耿介。骨體之強。焉往不敗。數龍
 折翼。踴躍而旋。芳草在谷。鬱鬱經年。莫涸匪白。莫歷厯堅。衆人高華。而子迤邐及世。多故頑
 洞風塵。人極而顛。子卓其神。李有重譏。仲連解紛。事罷鉅網。子集於成方。今州郡縉紳。先生
 匪曰利。已即用彼人。君持以正。卓立中流。錫急自衆中。亦招大往。有徐究。究完鳴。張街說巷。
 哭晝夜。夜皇。子集壯士。手挈其網。竿枳棘屏翰。方靡詛不主。靡視不死。披蒼蒼天。自古如
 此。惟君尤。醋曹志方長。年強心俊。運召身亡。如驟就途。方駕而蹶。如雲在天。未雨而激。更有
 痛者。禍不單惟。母弟繼隕。家難斯多。及身不幸。手無斧柯。悲街伯道。絕緒靡他。天心霄漢。訖

張

15

六

命山阿。君兄有却傷如之何。昔歲癸丑賊寇兩江。君遊而返。我來此邦。投我瓊玖。焉我科名。凡我瑣屑。皆子經營。世事焚膏。誰相知。心鑒行幽。默子光明。子有良友。貌豪且才。非屑子交。子介以來。春晨秋夕。文酒歡呼。惟此數人。有會必偕。或飲而酣。載歌載笑。子於斯時。巖巖其貌。閤閤人數。或止或行。子於斯時。款款其情。良會不常。白日如馳。今見諸君。乃不覩子。披覽遺牋。槍篋盈几。目想君形。聲猶在耳。往子有行。君問以飢。自君之亡。誰歲子闕。子醉呼君。君默不語。不憤將來。復誰責我。嗚呼。秋飈光耀何在。聞君在甌。寥落無人。昔日之子。子勞其身。朝來夕訴。滿室盈門。人事叵測。胡遂胡馳。矧茲長喪。萬代一時。思子不至。疑子遠行。六合同服。子夢先醒。望雲垂涕。滄海人亦有言。九京可作。冷署青尊。荒城夜折。倘子重來。云胡不樂。

李九

李九者輔之青口人邑人未識其名問李九則無不知者兄七與鄰人訟隙地縣官索賄七弗與鄰人賂之繫七典史署朝暮逼逐繼以榜掠飲食又不以時至七憤而縊時縣令吳忠元典史曹長春也九方午食聞七死撤案而起曰所不與兄復此讎者非丈夫也投獄海州州不為理控諸監司仍檄州九念外省官吏上下徇情終無能為兄雪冤者乃徒步入二京

具狀都察院事聞下蘇撫集訊九既多歷風霜又到省督督日受挫折瘡痍發於腹背卧病中惟祝七寔得靈即身元無憾九婦聞之日夜涕泣焚香告天求夫生還願以身代而蘇元長春願屬承當官責九健訟難容慘毒身無完膚九忍死不少屈蘇元等度終不可成蘇因屬其素所親信者就旅舍置酒召美俊及復開陳餅以重利九始終閉目不言既而曰吾與若厚不忍棄累不遂今日之舉即公堂左證也蘇元等聞之益懼計無所出乃議以毒手取九命矣先是醫士某為九診病長春與相識夜往謂之曰李九必欲殺我奈何因袖出餅金為壽醫士佯驚謝長春曰不實惟是今日長春一命吳公一官懸於君手君誠能因九病藥而脫之報德方長不食言也醫士諾約以十日內來便行事會陳運史廉訪蒞任微聞李氏冤即日提案詳摘蘇元等項將加刑訊九則踴躍堂上願結無深長弟而號蘇元等竟不能盡得實情蘇元等機長春及還吏役正法者二人九至是喟然歎曰今而後死無憾矣時受病已深每然一息歸至半途竟卒鎮中紳士以鼓樂迎其柩其妻見親屬願求死烟業勸慰乃歸天河生曰予聞青口士夫道九事至今初初有生靈夢許秋躬為作鵲橋原傳奇會兵亂未及脫稿嗚呼九不以生死負友於其兄今秋躬甫亡實鉤倉皇戎馬間乃不克踐文字之諾倘亦九之所羞與

金世七

卷一

八

張炳垣

張炳垣字炳垣江寧諸生粵賊初破江寧炳垣欲自盡既而曰徒死無益遂降之改名葉子法處之機匠館中同郡吳畏堂初各漢口與漢陽今趙公德故相識至是吳亦陷賊而趙公權授江甯府炳垣因與畏堂謀將守門賊通書趙公約內應趙為言於向公許之炳垣先復上書三十六初初議入朝陽門賊酋忽將守門賊調赴他處而別遣廣西兵發者守之乃吏約取道復湖以草船伏人而進賊酋頗微聞之周湖築土城防範甚密於是計不果行同謀有張沛澤者廣西人見事不就背之去炳垣乃復與張頭約約無不感炳垣意鄭結締僑軍百餘人願以一死相報計定炳垣託故出城親詣向公極陳江甯可破賊約大兵夜集儀鳳門則城內開門納之公付以死免死牌五千紙足議待期舉行矣沛澤故知其謀見鴛鴦相數相語曰予我千金不爾當發其事炳垣曰吾安所得千金者沛澤果以白賊立建炳垣持械備至同館人曰內應首謀是為張氏構處此葉子法非為叛者微禍後而秀清改命賊酋胡元傳承審元傳者故廣州太守陷江忠烈公於死而以城降賊者也嚴刑酷法至燒鐵烙刺諸乳中炳垣憤恨不能忍曰他人問吾無可承公乃大清堂堂四品官吾亦公祖部民也當以寔供內應事大非一二江甯人所能皆由廣西老賊首謀且人多吾

不能記請以簿至胡顧左右取偽官冊炳垣指一廣西人曰此同謀者即逮其人而殺之又指一人曰此知情者又殺之殺至三十餘人秀清曰已矣其計矣彼所指皆老兄弟非是情也勿復問遂用車裂法繫炳垣手足及前鞭五馬而馳之左右手足先斷首次之餘體又裂為二節者皆掩涕而哭之曰嗟乎吾既以死許張公畏禍貪食非丈夫也且張公以數言殺賊數十而不一語及我望我成其志耳我必圖之特賊眾稽察嚴密各城增設木柵數重及期頭率其黨殺守門賊七人而無計越柵開城官兵夜至不得入明日賊中大索殺人及久之無左驗事將寢矣炳垣過所善沈默賢飲酒酣大言曰前日大難七人者我所殺也歡言首其事復殺頭目是城中無敢謀內應者矣後歡言以事出城鄉民戮之沛澤卒亦見殺於賊云天河生聞諸李芝生曰張先生上軍門書率由芝生代傳三十六函存其廿四他日謀為刊之當夫嚴刑逼供之日豈不知一死無所逃免哉然而骨肉盡粉忍死不承冀萬一獲全猶有後望卒用計殺賊多人而後罷可不謂烈士夫哉機事不密英傑淪亡又爽然失矣

楊清帥

清帥楊公雲先生善詩工書法墨梅紫秀生動筆有古姿居京師時性不諧俗眾以迂怪目之意泊如也茲淮後手不釋卷尤好培植士類見劉君勤伯及家兄月清文期許甚殷勤入都時戒以長安結納首重黃金黃金不多交不深有志者聞戶讀書毋庸僕僕為也防堵揚州倉卒退守寔為白璧之瑕時先生年已八十餘壽考亦足累人哉

金世七

卷一

九

錢江

錢江字東平浙江監生小有才口多大言嘗客廣東坐法戍新疆遇赦回籍遊說公卿間當雷公以誠辦理糧餉駐節邵伯據江往投之應言用兵理財諸法公大悅辟置幕府相需甚殷時江北兵勇騷擾諸孔棘公難以轉餉為職竟無所措一金江為畫策疏請空白即照勸民捐輸隨時填發往往百姓報捐或兩年不得發待則意興索然至是朝納白金每章服故富商巨室踴躍輸將又立廢捐法諸貴人未作貴器積貯諸物及商以取利者出入一錢官取其幾分別城市大小居者立局行者設卡窮民小本經紀者免故商賈不病而大有裨於餉軍興十餘年各省仿行源源不竭卒成勦定功其創行於雷而其議更創始於江嗣後官吏待訪者視為利藪設局日多立法日廢胥吏僕役一局數十人大者官侵小者吏蝕甚至石米束板搜括無遺則非立法之苛而奉行者不盡善也雷公既得二策軍用日饒公私交裕又使江與同輩五人親赴下河督勸捐納不從者曾之以兵時人畏之目為五虎

江自恃其能氣銳日盛屢以言語相侵侮雷陽服之而積不能平一日會飲行營持議不合
兩不相下雷忿甚聲色漸厲江怒極而起曰即不謀能殺我耶雷亦拍案曰即殺汝敢有何
言立叱左右牽出新之鹽知事張明國者英年勇毅素為江所輕慢街之至是得雷公令擊
劍而行殘酒未終江頭已歛乃以江志肆改屠將謀不軌入奏馬天河生曰論者曰錢江有
可殺之罪雷公非殺之之人嗚呼豈不哀哉宜黃黃樹齋先生贈江詩云滬渥天馬慎飛騰
終見雲霄最上層氣機可憐惜乎江之不知慎也予嘗奉檄勸捐出空白照示人鄉民擁
者見之欣欣然喜而相告雖甚憂不自覺其錢之出於囊也於是服江之才者一釐捐
假手商賈則取諸賈物之人商民轉得藉口增償故人人欣然不以為苦於是服江之才
者二可殺之罪或亦有天道焉雷公既坐他事免官寓居清江普應寺如素誼經籍實懺悔
江漢間請釐如雷時公為釐祖

紀事雜作

初予客量工饑民鼓譟里人傳子被害叔兄驚惶馳赴清河得書乃止及子抵境而伯兄病
危時嚴冬河水皆冰陸行還家幸而無恙呈叔兄句云竟與諸昆見猶將夢境看傳言互死
生相對失悲歡世事不能語吾儕何可安休為後來計此會已艱難聞粵賊入鄂送友南還

金史七

卷一

十一

通鑑

云乍喜鄉音極驚聞漢水圖江南新編動河北況流離草木悲生意山川倚暮暉鄉園竟何
似連絕送人歸江干紀變云西南雲氣鬱鬱戰伐頻年苦未休地勢漫憑疆域險人心先
有亂離憂湯陽九亦從天降漢上千營縱騎過關道金陵半連徙尚書早為堵江流鯨鯢天
聖走風塵虎踞鍾山泣鬼神千里樓船經劫火一句旗鼓犯勾陳安危半壁封疆寄遠轉三
朝故舊臣能說聖明輕付託原將忠義屬斯人壯懷清節憐時艱曾列先皇侍從班涕淚出
師貞死別旌旗猶覓竟生還書梁春燕巢林木中澤哀鴻滿市閭獨有嘉謀能入告龍恩新
自鳳城頭先是鎮揚軍中疏陳攻城方略首恃火器得旨用雲梯進攻不許轟擊致傷百姓
又賊據揚州大吏請決洪澤以灌之上軫念窮民不許予作避兵詩云憶昨廣陵城大吏捷
足趨驚塵動淮海肩輿交街衢十買一舟半萬買一車不識誰家子與馬紛長途健兒五
六十執械供馳驅貧窮亦性命誰能安故居跌蹶老攜幼涕泣妻隨夫平時閭閻秀遠珥走
路隔出門不忍視白日慘為紅驚魂魄未定道路爭傳呼河臣奏良策擬決高家湖兵戈或
不死太息吾其魚煌煌聖明詔不忍傷窮閭感激涕零涕數盡忠忠當時禍亂起萬變頃
刻踰重臣棄疆土何論守牧餘忽聞神明宰乃在清河吳安集張皇聚殺我奸究徒風昔一
方望籌策何乃這倉猝失形勢半足功勞疎石城篇云石頭城中鬼夜哭白晝妖狐怨張目

達官惜死走入城不許逃亡小家庭鍾山秦淮忽破碎黃巾赤眉肆追逐金銀在壁窮搜求
難大與人並屠戮沿江郡邑悲纏綿紛紛徵調何其繁亦有尚方賜刀劍利刃不斷江中蛟
華屋縱橫走精騎白日慘淡曉山懸風風麒麟不世出芝蘭蕭艾同摧殘或欲飛身叩天闕
虎豹龍鳳勢森列五雲宮殿高復高浩蕩烟塵蔽日月但聞白屋供壺觴幾見丹心著旌節
長江如龍天上來潮打空城口嗚呼江表近地略見一斑

金史七

卷一

十一

通鑑

鉢迦黃鈞宰天河著

大錢

車湖雪

山陰車蘭雪父官懷仁卒於任貧不能歸子雲字少蘭遂為韓公詩生蘭雪繼蹤家邇有詩才如裁春句云客如馮煖一無好人似孫登百不能煖作反聲用也贈友云千里交遊孔北海一船書畫米南宮鮑人云黔婁有婦求夫證任防無兒讀父書皆佳少蘭頗有風骨微少注卿寄寓書規之云士固不可與求求客亦不宜辭氣凌露貝議君子猶可相客得罪小人必將致禍無故而得小人之憐情固有所不甘無端而為君子所容我又自居何等生與張

生立蕭吳君錦堂皆慷慨磊落士契分交厚故可容納直言

劉李交

秋舫與李君繡谷爲總角交長而同舉甲子以婚姻秋舫性直諒繡谷柔之繡谷和易秋舫勵之故二人相濟以有成秋舫以過儉嗜讀書繡谷資中道呼者踵至則繡谷爲之經營調解一不以聞於秋舫每曰以吾處秋舫事雖甚煩劇而無所動於心若秋舫自理之則神明棼亂欲靜心力學難爲繡谷已事或不治秋舫亦竭力赴之訓之如弟不以爲嫌也家室中間有齟齬則春屬互爲勸解務使和順而後安及秋舫病危繡谷適教讀梁方伯署十日不得書心疑之已而書至非秋舫筆蓋憂慮未幾果得訃聞病中拍牀相念以不得一見爲恨則淚下如湧泉又遇忌不能放聲哭裋褐皆溼每投弟子詩至伐木谷風語付及史稿所載朋友交誼死生契濶之故輒啜咽不能止方伯譚子素嚴終歲無間叩至是感繡谷意趣歸里以將其慟既而先詣劉氏撫棺大哭而後返於室已爲下日視寢寢言於富室厚賻之存典取卹爲秋舫妻女度日費又輯其詩文待刊焉繡谷故善書屢試京兆躍然將復往至是屏棄楷墨絕意進取後數年亦卒鉢池山農曰予浪遊南北近十載所見友朋交際如劉李者蓋鮮求以酒食徵邀群居笑言始終無間不及於利則今日所稱道義之交矣古有范張

今有劉孝違衆獨行宜其死也

清河冬旱。待澤方殷。一日。子訪勤伯於縣齋。吳公留飯。時景日出。大寒。天氣如小春。席間出祈雪詩見示。中有省躬自如下吏罪回。天兵驚明神。適等句。慣懶之忱。流於言表。子竊笑。聞片雲自東南來。頃刻彌漫。則六出花飛。新詩寸許。公自詣庭階。圍雪與公子為飲。眾皆異之。謂滕六大顯神通。翌日。子往鐘吾。目桃源以西。清明如故。不謂為誠。惑不得也。

銅鑄

雲南銅鑄局聞之不悉其詳錢塘吳仲雲官瀕時有屬迷四首具見利弊前其受云平極且百數難祖羅八珍指使諸僕僦服履且新問官所職掌曰銅鐵錫銀朝上一紙書尋領十萬錢會計足課額可以娛嘉賓勿謂官憂華視告官已骨頰間有某某惡陵居要津積金北斗高歌舞難具論散舞豈不歡世事如轉輪朝廷固寬大國法亦以俾事過三十年殘魄含被辛官今當勉富貴天所令燭危與痛脯智者終遠巡良哉銅山下乃有餓死人之真厭四十八寶路區瘠肥溫神宜愛寶由暇有盛衰以米別云久造物亦告疲算臺與湯二今亦非量時小廉益良煩徵課微若馳何從獲硬硬詞謂之增增石堅為硬聞或得平二金立七界 卷二 通

而少者為鷄窩下
草皮礦

十年生

幾其受事平其爭。厥長凡有七。謂鍾、錘、錘、長、錘、手、與砂。下是皆長所帥。有犯則杖之。晝夜戒無逸。怕首縛一登。行若緣繩。錘仰攻。亦俯錘。但懼引線失。風穴竅。鎗入。穿諸。謂。雨木架疏密。砌。處。下。階。二。以。飾。注。林。四。龍。驚。地。軸。裂。一。入。不。復。出。悲。哉。乾。燒。子。枯。腊。置。於。漆。間。或。為。實。是。所。燒。屍。更。聞。扯。火。勤。爐。草。難。畢。遂。此。三。日。扯。火。煎。煮。用。美。人。燒。置。板。用。妙。不。隔。名。曰。乾。燒。子。更。聞。扯。火。勤。爐。草。難。畢。遂。一。朝。烏。獸。散。採。括。入。民。室。索。單。右。爐。之。別。名。爭。失。與。簞。塊。刀。劍。關。狂。衙。其。事。一。朝。烏。獸。散。採。括。入。民。室。索。之。指。無。怨。山。青。費。窮。語。持。以。問。長。官。鎮。撫。用。何。術。其。毀。主。手。官。籍。逐。利。來。窮。遂。入。官。報。試。索。自。竭。私。家。錢。欣。然。大。堂。獲。繼。以。手。火。煎。成。為。大。堂。竟。抽。譯。得。美。餘。陶。椅。不。足。覽。百。貨。日。屠。集。傳。倡。肆。妖。姦。荒。蕪。變。蟻。虫。聚。若。都。市。聞。聞。者。饒。遊。垂。得。博。蟻。集。獲。叩。量。出。黃。金。一。擲。座。水。填。所。願。倘。不。傷。家。室。徒。蕭。然。妻。孥。難。存。法。伴。侶。空。相。憐。不。如。扶。犁。好。猶。得。守。津。田。請。看。足。穀。翁。饒。飯。飽。即。眠。四。世。人。第。愛。孔。方。豈。知。孔。方。來。慙。如。此。艱。難。從。視。錢。如。命。者。知。之。矣。

滇南銅礦既不旺又以長江賊匪運載難辦乃議於熱河試行開採得銅三萬餘兩銀兩升課銀兩而巴孔拉芬太試煉鐵礦入火不溶時戶部鼓鑄錢待用孔急於是設局採辦計兩年買鐵一千三百萬兩而鐵錢遂行於都中較之當十以上者民轉便之同時皖北行用小錢銀兩雖復見於世而錢不過二寸許第出省即不行馬關鎮並鑄銅鐵大錢協濟兵餉兵丁行使亦不使小既不於遠大又不過於時可知錢幣自有定衡不無利之所在孰不趨之如鶩

祖錢

宗御親親有鑄通錢法一疏大意在尊制錢以平銀價擬以順治康熙之青銅錢照廣西及湖南衡永等府行用桂字錢之例以一文當兩文即抵銀兩釐正乾隆黃銅錢抵銀一釐五毫嘉慶道光及近日所鑄和鉛較多抵銀一釐以上皆定其稱曰祖錢輪廓無缺概作銀用上行則完賦報捐下行則給俸發餉皆謂無銀者立變為所在皆銀則銷化制錢之徒不禁而止提高銀價之弊不期而平矣所議似甚通達錢法之貴乎適中若慮私鑄多而利權分也如此則私鑄必不得利顧所難者上行耳

鈔票

軍興之初釐捐法尚未通行釐捐時純軍士有脫中之慮司農則仰屋而嘆乃議製鈔票以濟之而南河先請數萬其色以堅厚白格界為兩方飾以紅綠上方具載通行條令下方載銀數年月以代河餉河員得之與大錢之當百當五十者分發各州縣富商與商易制錢商賈無所用則實諸報捐之人十錢祇值二三自捐局以外皆不悅非惟民不信官即屬員亦不信長吏故曰難在上行也而無本之券不待言矣

張保

閩浙海盜最劇者曰蔡牽張保等前就戮海洋安謐者久之及保倡獗屢勞王師力竭請降授官至參將先是粵省百餘公船上元重慶甫先生詩云嶺南一事君應委投賊歸來嘆為至是先生覆書云昔蒙贈詩當改一字為撫賊歸來也百公默然保供職既久有擬薦擢總兵以示嘉厚者桐城桃石甫觀察言於大吏曰保無尺寸功窮慶乞降官至三品國恩厚矣至再加以連擢何以服奸究不如以海洋緝盜責之有功則遷擢不為濫有罪則降誅不為苛保卒以此計奔走海上而死云

門外漢

長洲彭詠義相國未由館選初被協揆命謝恩指云登按席而未經詞館計本朝不過數人

由部曹而游降翰翰在微臣甫逾廿數宿南廳帥石之太守云舊制大學士蒞任皆請翰林院署入登瀛門降輿諸後輩長揖迎之先是有某公亦未經館選而大拜將至院署諸詞林序立門內以待而某公於門外降輿拱手自稱曰門外漢也

伶人

京師宴集非優伶不歡而甚鄙女妓士有出入妓館者眾皆訕之結納雖伶微歌侑酒則揚揚得意自鳴於人以為某即買盛名乃獨厚我伶情嬌態媚風雅間有書畫名者必索之某公善書工花卉酬應日煩厥苦持甚一日有巧伶索畫伶故以色藝一時他人所欲結交而不可得者某乃自出買絹紙聚精會神惟恐不工且速也既成冒雨攜贈伶道謝曰我戲言耳乃竟煩公某甚喜謂自今納交庶幾心藏不忘矣越數日復往一語不發面冷於冰久之乃請姓名若不相識者某悲而返自是痛絕伶人

帥石芝

石翁言其先人承瀛公官京師時遇有文酒之會呼召優伶者必不赴不知而到則入座輒適同列強之卒不顧此與上元重制軍某曾赴江督宴聞劇不入金華戴司冠元赴浙撫某攜繼獨歸同一清德近有某公略相類時流不笑其迂即嗤為怪非人情不可近一語

烏塔二公

廣州都統烏蘭公謀勇兼備屢著戰勳略載浪墨中顧性急氣盛時時涉險輕賊同僚或戒之則曰人死不盡由賊不見賊亦不必長生人人明哲保身誰為捐軀報國者最後與向公合擊仙回嶺大雨不止軍士饑甚議收隊以待明日夜五鼓陰雲如墨都統忽自率小隊入山掩賊不備向公聞之疾飭諸鎮接應山徑崎嶇未及列陣賊眾冒死衝突致陣亡總兵四人都統竟以散中流礮而斃天下惜之都統竟而麾下火器營諸軍塔西布公以故戰者勇略均於都統每臨陣背火銃一腰刀二手長矛套馬子怒馬獨出視親兵不必從從亦無能及者尤好逼近賊營形勢見賊輒奮目切齒口角流白沫若將生吸賊者賊自金陵所江而上通達於湖南與廣西老巢聯為一氣公以千數百人破賊十倍於相濶賊眾破斃弱斃以萬計賊始退畏而返最後率壯士二十人助攻小池口馬驚失逸鄉民知公公留匿其家時歲除前一夕也至明日大營選公不歸馳騎偵之不見洵洵失所倚夜半忽聞鄉民

浦上園

魚龍

小兒

2:

士人林

附軍營近事十六則

兵之王

鐵

1

仙桃鏡

蛇山

指配

1

義姑

考試女子

1

陳氏女

南方女子多善文。北方女子多善武。風氣使然也。賊將黑力虎者。號健絕倫。及入河南。有蔡姓占卜者。謂曰。北去遠。必喪大將。賊不聽。恃勇獨行。明日抵陳家溝。遇敵。陳翁年二十。環而攻之。搏擊良久。陳父子散歸。賊追至其家。相距數武。望見陳已入後室。忽門右突出一鍾。直刺其腹。則一女子。年祇十六七耳。賊作。其首而埋之。

女賊

女賊蕭三娘。偽稱元帥年二十餘。身長。能立馬上。左右射。鎮江失守時。率女兵數百。登城見者駭異。又蕭朝貴妻洪宣嬌亦騎馬臨陣。第祇作壁上觀。不能交鋒。或云蕭三娘即朝貴妹。與其妻皆侍秀清。洪逆明知之。而不能禁也。

男妾

賊誘幼童年十二三以上者。六千餘人。盡行閹割。而誤去外。死者十六。秀清選其姿色秀麗者。傳粉裹足。着繡花衣。號為男妾。如侯裕寬李壽春鍾啟芳王復良等。皆極妍美。有巧思。能以側媚得諸逆。久而出入簾幕。漸與偽妃嬪通。幾不逞。言諸逆縱之以為樂。

妖術

賊眾臨陣。詭秘百出。官兵疑有妖術。莫不盡然。惟湖南徐某素習辰州教法。從賊為軍師。臨城對壘。屢攻不破。即用方桌數十。疊架為壇。披髮仗劍。高步焚符。謂之借藉。旋有雲氣騰空而起。離地二三丈。官兵自上視下。模糊不可辨。賊遂乘勢仰攻。其後徐某及徒黨二人。竟死開封城外。

諸色人忠義

舟子阻行。妓女進毒。前已略載一二。又開封藥肆王護者。素善擊刺。當省城被圍時。奮身躍出。與一紅衣賊短刀相搏。良久未決。勝負未分。胡姓見之。持矛而下。來賊不防。直刺其腹。刃出於背。旋有錦龍巾騎馬二賊奔至。王胡鼓勇直前。復斃其一。江南僧某恨賊毀戒寺宇。糾集數百人。伏山谷間。賊出入約期並舉。會為偵騎所敗。數無賴。杭州錫箔匠集眾數百。追殺多人。江蘇南門外朱商聚眾義勇。竭力拒戰。亦殺賊千餘人。及賊勢日眾。乃各散去。懷慶監犯自言能視草色。破地雷。沿城掘得十數處。皆用蘇破包裹火藥。多至石許。以竹竿暗通引線於數十丈外。表明附請免其罪。以銀兩衣服酬之。此固惡貫滿盈。普天共憤。抑可見鄉民食毛踐土。尚能激發天良也。

易伏

九江賊出西。竊伏隊於八口坡後之舍。庵李廉訪。督師帥兵。繞道譚家坡。先敗其伏。而伏我兵於其處。同隊迎敵。且戰且走。將至伏所。賊不知其伏之已敗。去也。意氣揚揚。以為得計。及伏起。乃見官軍。倉皇潰奔。掩殺無算。

石鐘山

山在湖口縣外。江內湖之要。賊眾悉銳守之。我軍水師為所間隔者三載。有餘。李公達將力攻湖口。調湖內舟師。冒死衝出。結陣於山前。公自率偏師。揚言進剿。宿太閘中道折回。來夜渡江。繞至湖口山後。據其偽城。燭石鐘山賊巢。賊營亦賊至。死不知此軍何自來也。

鬼雁

向張二公追賊金陵城外。大勝者十餘次。鄉民不知戰。略事後跡之。但見頭顱墮地。如落瓜。屍骸枕藉。如東。臺隨潮出港。泛泛如鬼雁而已。

反令

揚州曹老廉從軍皖北。言主將取兵極寬。賊之掠營而過也。主將下令曰。急出隊三令而止。

鄭通判

廣東順竹城同年。攝長洲令。有福建鄭通判者。以盜劫財。被殺。死。擊鼓鳴官。問被盜時。通判何在。曰。前一日出門探賊。今晨甫歸。息足茶肆中。遽聞此信。故來報。父名揚。姓由舉人。兩署鎮洋嘉定縣事。時匪官僑寓蘇州也。顧即往驗。揚旌。裸身仆廳上。腰後刀傷入骨。腰骨間復有數傷。偏樓上下。無他形跡。將出過井上。蕉扇浮焉。左右起之。血汚衣襟。咸在顧心。疑不類盜殺。故命通判棺斂其父。而使人陰往視之。草草無威。密召所探賊至。亦謂通判寔未往。明日盡拘寓中人。訊諸內。嚴刑以待。多方誘脅。始各吐實。則揚旌之死。通判疑之也。揚旌性吝嗇。侍家人奴僕尤刻。眾僕語曰。家有一條釘。不隨。鄭揚旌之死。通判疑父多金。乞取不與。主人周氏貧而求助。亦不應。就居宅內。內偏林人朱甲。都賣綉為生。揚旌又短其僮。通判知二人心怨其父。乃與朱甲謀。使周氏助已殺父。共分財物。而逃。及期。揚旌方避暑。獨臥廳事中。通判乘夜啟門入。朱甲與周各手器械。而通判自握長矛。揭其父。

惟人眼目雖起曰汝受心耶等語而出周氏橫城當門繞屋三匝將上樓其子自後砍之仆
甲繼以棍挺短不亦通判慮其不死也又加刃焉繼具通判凌遲運朱於杭州與周氏斬絞
有差問所得則百五十金而已鉢也山農曰石言家立不為妖狐鳴冤不為孽是乃真妖
孽也其人則謂其事則錄其亂已

吳遠香

佛雲以肩子硯故名所居曰硯鍊金寶之若拱鑿已而攝今吳江適為小營設里下車大喜
即訪葉氏後人修墓立碑招魂取影並刻其疏香閣遺稿而以同人題詞附之墓所謂緣於
今乃終集也中題南北曲者祇子與琴川吳遠香女史二人遠香作音節悲涼風神絕也晨夕
誦誦自愧弗如當屬錢君古生作聽真圖以識嚮往詞云塵海滄桑如過鳥往事憑誰弔仙
雲跡未滿千古傷心美人香第一硯認前朝是名媛當日閨中窈窕步有時對明窓閒讀詩
仙調有時捲疏簾戲將眉黛描你看櫻桃開落幾會朝又是寒食御風斜照誰解道昇天成
佛任逍遙祇憐他雲花幻影增悲悼日落日松陵古道數荒烟草草遺踪猶餘桃花三尺
點魂銷垂楊幾度啼鶯老春山翠黛秋風野蒿綠波明鏡羅裙細腰風珊珊應有芳魂到
飛過這箇仙人讀生香舊稿一片石珍似瓊瑤仙魂招把亭亭倩影描又誰得孤墳好硯
金 卷二 九

綠簾樓才懷抱仗海內詩篇把酒恨銷紅慘綠知多少誰值得才人傾倒也真是
薄命青娥有下梢觀書於遠風冷雨木葉打窗時按拍歌呼慨為隱疾何其哀感之至於斯
也

性理

童試之有性理論自陸建瀛疏請始也咸豐初朝廷意理學建瀛疏言學臣若試宜增性
理論一篇以示明心重道關發聖學之意章下直省學政者為令豈工再決之歲上命建瀛
視河駐工次建瀛知南河積弊深所在頹廢即工成終不可保而專職初犯湖南距江境遠
自請獨任討賊豐工付諸河臣十一月奉命七日而返金陵調護徵兵歲暮就道歷二十餘
日南抵九江粵賊大隊已至前鋒未及結陣而賊建瀛遽所離鼓帆東下來尋入省垣時諸
生待試在環堵寒高講性理未休也其後建瀛子東垣官江蘇同知避寇江陰與百姓爭道
鳴其爵里眾曰汝陸子耶求之不得乃自首也前推之而驚或曰性學之博客有若說述
合建瀛者投契適分由是挾總督以令守後橫行於邑中蓋陸以性理獻而言計遂客即以
性理投而權勢行末儒之儲餉厚矣哉

南行

予浪遊數載惟丁巳度歲家中鄉黨清況愈甚延及夏五家兄叔丹招同戚友會飲時風雨
慘淡氣寒如早春感賦絕句云庭陰微覺酒盈杯風定遙聞寒雁鳴香同向綠絲求續命滿城
寒雨度端陽後三日將赴雲間道過揚州城外紅樓盡成焦土存五律一首云江北繁華地
昇平二百年暮城魁閣危岸欄懸懸老樹無棲鳥新收有斷煙似聞殘照外加鼓動江天
時瓜鎮均已克復迴非舊觀民樂利樓臺淒涼滿目三汊河經高皇寺故址司云南行行宮佛
寺旁斷垣殘碣入蒼茫江沈浩勢連雲瞻營接潮聲帶雨狂世上無沙歸浩劫法中龍象誤
空王幸看大地山河影東坡中天日月光又由瓜洲放舟至鎮江云六江梗絕瓜洲路浩浩
滄波戰氣火爐煙臺銷毒蠹潮迴雲日見江村却看鐵甌帆齊指未到金陵氣已吞從古
運甌敷上賞黃金應鑄向軍門常州城外聽人談軍中近事云月照十營雄燭高書尊美酒
泛前筵珊瑚枝葉皆金玉應集風塵一羽毛談笑得官驚婦孺離行路畏錢刀星垣昨日
詞曹出猶說官廷肝食禁將別蘇州谷友人云虎邱山色對蒼茫風物清和野興長縱酒漸
為時事憂飲才方悔少年狂雲霄鳴鳥誰能聽溪園遊魚盡可傷海孤城在天末逆將高
鐵寄滄浪青浦道中云揚州城郭白門山處處煙塵物力艱終是江南風日好綠暗如舊桔
櫓間時歲豐茂五月下潯也

長蛇

粵賊殺人如草即物類遷之亦無有免於厄者習慣使然也江甯陳內為賊所掠與同房十
數人閉之館中大蛇出於壁下長幾二丈餘有難賊年十五六揚刃將下兩護以蛇蛇竄去
賊曰汝底蛇即所汝內曰必不可免無所逃命乃笑曰賊耳扑以刀背而去是夜兩夢長身
青衣者語曰賊以某日出隊視其外貌雖惡而中心怯亂其防範恒疏君持行囊尾其後
必可免也及期而從門隙視之則雖釋衣服行壯器血增具以從者甚多如官兵之有餘丁
者內怯趨同人機被打包而出出者未畏賊而不敢行者亦半賊眾目之不問及門者亦
不識而心竊自喜顧念賊眾北行必與官兵接戰而已與諸人者日暮途遠嗚呼無知所
往忽見大蛇出自草間昂首視內向東疾竄約及十數步又回首候內者再而與同人姑從
之竟免於難

犬

五月望日河帥行香回署文武官員升威儀有大狗物搖尾而入兵役喊之不出竟置諸大堂
而去眾往視之則小兒前也李春帆曰犬畏人者今其目中無人焉意謂其亂乎感嘆曰是
或有冤情乎犬之出也不使人窮之於所往耳

賊內亂

向大臣運守丹陽病危之二月金陵賊內亂先是楊秀清於功履權驕恣自大日以聲色誘洪逆深居偽宮奉之以萬歲之名禁不得見人理事而秀清稱九千歲諸偽王以千歲降賊聚且憚且嫉之至是秀清欲自稱萬歲使左右言於洪洪曰何以稱我秀清不得已乃戒為九十五萬歲是時偽北王韋鍾儀與王石達開方率眾分據江楚間連開戰諸賊少集秀清所為鍾儀等自皖南敗歸秀清不納其門而後入故賊之尤深洪逆既為秀清所制惡其相逼日甚密召二酋圖之而鍾儀先至伴與秀清約議事於天主堂中預戒甲士以擲蓋為號酒畢發兵殺之又盡殺其黨羽而各室其室及連開至曰秀清可誅其屬何罪鍾儀亦魁矣鍾儀更集眾殺連開連開數日一山不能容兩虎況豺狼狐鼠同居豈有不忍自相殘害使人以草寇笑我即帥所部乘夜潛出沂江而上自是別為一隊歷楚粵閩浙而投首於四川其後秀清親履攻殺鍾儀開城二十餘日屠戮甚眾賊屢驚設使向公而在臨抵險倍易成功先後數月間失此機會惜哉

北軍凱旋

直隸靜海之賊由阜城竄保高唐之馮官屯屢為僧王所敗洪逆遣隊北援又殲於豐單之金庄七里

卷二

十一

進

星

金鼓遶軍卷三

錄池翁釣竿天河者

奇女子

軍興以來豪傑之士摩厲戎馬間建功立名人輩出而世間奇女子不願以閨幃終老者予所聞杜氏女者乃亦以勇略著於時杜名憲英河南人父為名諸生藏書數十卷幼從少林學拳法技擊絕精及生女愛若掌珠盡以藏書及拳藝進諸法授之女亦聰穎自稱古今兵事為一篇藏之枕中父病戒之曰吾晚得汝不及為汝訂姻事汝母年老須自具特識參決可否百年事重勿使人間小兒女羞避不言也遂卒母自外家見兩生一周一鄭才品相類皆內親也密商於女數曰文武兼備世罕其人矣鄭當以文學進而無大成就周福較厚特武功耳母曰汝決年荒盜賊四起武亦良善遂字於周既嫁伉儷甚篤踰年而周賊北犯開封以大隊攻城而遊騎四出擄掠開歸間甚不寧周集鄰村二百人夫妻分為二隊領之二人者又各分其隊為二正二奇賊至初見數十人易之直撲女陳女伴戰退至寶林閣周突起大呼於林衆賊方驚惶其西路銳敵又作山坳木杪旗幟飛揚不可數計賊大驚遽距寶林四里許故有破廟廟中伏兵伺賊過復譟而出倉皇追殺如宰鷄焉女縱騎獨追騎馬賊戰數合顧女而笑女亦笑乘間以長鎗刺其腰傷脇敗馬憤而大吼曰左山虎三十年驍勇豈意死於女子為兄弟笑賊時聚賊去者已遠日已近暮鳴金收隊而周生窮追不止偵者謂馬陷泥潭蹶而被執繫其聚合少四女怒率二十騎飛馳救之不及賊已縛生入營矣女乃返視山虎創不深猶可支拄急取劍樂傳之類其傷又饋以酒食而置毒其中殷殷然勸餐者再且曰吾謂君這常賊今乃識為英雄陣上不能相讓君合諒我扶之馬上使人送之距賊營里許而後返山虎歸營極贊女賢不報而轉感之以故釋周生縛使軍簿籍得不報明日山虎毒發死村人請於女曰縱之歸而又置毒何也女曰飲我之刃而虛言慰之其感激可暫不常久而念怨終殺吾夫使之踰時而亡則他賊不復措意矣皆服曰非所及也女候生三年不歸杜母又死乃以錢數萬買得一婢潤面長身臂力甚壯教以武事從已出遊阜城連鎮聞密訪周生消息不得又由皖北聞道至江南一日泊舟江港有富室子弟結商人賈賈販運而冒為士人赴試杭州者繫纜於女舟之上岸上一僧寬衣大坐趺坐擊木魚別以短杖擔衣鉢置之身旁目眈眈視女轉視僧商久之太息去遠聞僧聲數聲已而岸上有二三士人散步徘徊尊商方欲結納士人為偷漏關稅計揖而還之舟中者若聞語各通姓名里貫已士人縱論天下事雜以文字科名語農商諸兵語青樓

卷三

進

星

猶謫語羣商於賣買經紀外賬目不能發一辭。士人曰：我輩一見如此，意氣互相得，公等果將赴試否耶？一商曰：寔不相欺，傳有言：『窮途關下多仰楮，大力比肩免稅金。』抵折必厚報也。士人曰：飲啜前定，萍水因緣，此小事，何論報乎？拱而別。注目女舟，羣商返舟，喜甚，各以言語相調笑。亦目女特婢在後，艙殿，厭女怒，目語曰：身死財喪之不知，猶竊視人家閨眷耶？商聞大驚，密語久之。疑女為盜，船長跪請殺女，哂曰：吾船無盜，適與君等共語船中，及向之跌坐岸上者，乃真盜也。君等家擁鉅第，日處醉夢中，不見天日，豈知世路險巇哉！眾諾諾，又曰：處世需索，卽兵戈擾攘中，挾資遠行，亦非大才有者不可。苟自度無其具，莫坐閨中弄稚子，毋以貲命錢空，餓虎狼也。今身死財喪之不知，猶竊視人家閨眷耶？商曰：且為奈何？女呼婢出，曰：此吾前鋒，燕支將軍也。諸君畏怯者，請避岸上，否則安卧以待，慎勿驚聲影。吾二人盡力當之。視諸君特命何如耳。及夜，又聞聲，栗聲甚近。女曰：是矣，羣商不敢出，亦不能助急。閉艙門，滅火屏息，圍縮榻上。時下弦殘月初出，聲皇麗空，略辨人影。兩岸蘆葦風瑟瑟作聲，女念迎關則彼眾我寡，不易制勝，不如待其來，出不急以刺之。與婢約曰：昏夜不辨彼此，以誓上明珠映月光為記。未幾，賊果先登商舟。前二人不可識，其第三人頸懸僧伽，昂首四顧，遽聲商船門。女手利劍，徑前刺之，應手而仆。其二人大叫曰：則競趨女舟，女揮劍旋繞，如練。

牌手擊鐵指自女後突出光耀上下如懸賊方避劍不度律柱之出也左右撲刺落水死屢關方急商船後艙時賊至律躍登還頂左臂適中賊槍舌痛棄權易刀連斫之賊亦負痛狂奔東西分竄去於是發火四照船頭連項皆血漬諸商聞言始出謝人面土色女叱之去使婢輩創卧而獨坐待旦以備之明日將解纜逆風大作及午有樓船十數自上游乘風而來亦泊港外諸商大驚謂賊眾復讐至探之始知某營總兵官王姓帥師巡緝盜賊者也軍士先詰商船諸商曰赴試何以赴試何以載貨毋乃盜乎商曰我非盜乃遇盜幸免者耳次詰女船女未及答商曰是即投盜殺吾僞命奪軍士見兩女子無一男丁羣商又不賴士于狀疑其踪跡瑣瑣盤詰女怒曰何必多言我乃手殺左山虎之中州杜慧英也問我何為語未畢忽有一人自船頭躍而登女舟問曰杜家英娘何在女茫燕無以應其人又曰英娘不識我乎女目之方面偉軀貌似相識而鬚髯有鬚矣其人曰我即河南周生與卿為伉儷者也今帥兵緝盜遇此不意遇卿女猶不敢遽應周乃曰卿不憶嵩山射虎時耶女曰弓衣金彈何在周曰置之洛水庫腹中蓋當時聞中隱語問答既合女不覺泣下曰妾為君子力已至矣幸神明垂佑相見於此顧何以不周而王也周乃告以被虜後說賊投降降王公費之使從己姓授守備從征江皖歷保今職賞花翎賜勇號且以提督記名矣周問女何時渡江

婢為何人。女言未半。諸商請見軍門。叩首船頭。謂受夫人活命恩。願獻五百金為壽。女堅不受。謝之去。屬以後此小心。不能復遇我矣。諸商皆感泣。周生既了巡緝事。即日引疾解官。攜妻偕隱高山。讀書種菜。以為樂。婢歸適某千總。勇過其夫。所稱鄭生者。以秀才終。

鹽邑有武殿元者性嗜酒騰喝後朋輩招邀深入醉鄉明日兵部將引見是夜猶與酒朋閑飲及期匆匆策騎往適西華門外居民被火道梗不得前繞道而進則駕已升殿某以誤期革去狀頭矣或云其友妓而誤之也

某孝廉家資鉅萬公車北上廣謂諸名公結為師生竟以闕卽成進士欣欣然有更上一層獨步瀛洲之想卽置停安十得八九而費已不貲一日有小內監年卅餘微聞某事使人預致賀意願得喜酒而醉耳蓋意存挾制欲索多金也某念事有成議彼何能為竟不允人預致賀意願得喜酒而醉耳蓋意存挾制欲索多金也某念事有成議彼何能為竟不允聞日殿試進呈十卷內侍乘間曰外間傳言今科一甲一名為某縣某人若年幼而無心出之者及聞卷果如其言於是狀頭不成並進士舉人皆革去海屬人言之甚詳第不識為何時事耳感澤曰孔方先生廣大神通由來久矣然欲以銅臭之力遽滿清華且不作第二人金立七星

卷三

三

星

婦女能節者無不孝。能孝者無不賢。故國家旌表節婦。以兼孝行而後可。兩漢帝王諡號文曰孝文。武曰孝武。終漢之世皆然。明以來皇后諡法亦皆以孝字冠之。諡以百行之原。子者之大經也。何況民人。弟同爲孝婦。而難易差等不同。緣所見聞及往籍所載。未有烈於吾邑之毛馮氏者。毛名繼子。母歲遭罹。北上。母老病肝痛。子幼尚在襁褓。甘旨湯藥皆爲任之。他日母病篤。馮焚香籲天求以己肝愈姑病。乃取刀割臍。肝失躍出。急割之。置之盤中。夜半兒驚。馮慮驚姑醒。以帕裹創血淋漓。入撫其兒。兒卧復出。應肝少不足。愈病。拜告已。復淘肝出。左手握肝。右持刀。割一葉而馮亦昏暈仆矣。久之掙起浣而煎之。以奉姑。姑問何物。曰藥餅。遂視吾買其肝食。畢病良。明日馮卧方起。鄰里叩門問馮。刀創奇感。咸饗樂。給官吏道醫者射天以爲火也。出現無之。弟閻空中神誥。毛馮氏割肝食姑。關帝文皇遣將救護。彷彿金甲光照。耀庭閭。登牆窺之。備見馮割肝狀。神魂俱飛。亡戰栗由是入市傳報。閭閻皆知。獨且

姑以為鹿肝愈病神奇耳。天河生曰：割臂割腹皆出於本人至性，雖王肯不以責人。況於肝
幾父母天性之親，猶或難之。況於姑哉？雖謂馮氏為古今孝婦第一，人可也。此往事，江君天
乙有奇孝驚天傳，予未之見，就所聞記其大要為郡邑光焉。

伯兄殉難

伯兄月清，少穎悟，文辭豐腴。中年就揚州太守幕，道長子從子渡江而安，及次子侍焉。八年
九月，粵賊三犯揚城，兄為太守畫防禦策甚備，而居民半已驚竄。僕楊給請開為言，民情不
可恃，將密檢行裝以待。兄曰：毋爾，朋友交以信義，人在危急中，何可棄去？汝但往視吾兒，吾
兒幼，今以付汝。閱月，太守乘間遁，雖幕友不令知。兄乃歎息出，與同幕丁君嘉珊、馮東門
外，嘉珊大言誑賊，賊信之。趣兄同謁其酋長，時兄方據地坐，聞賊言，憤甚，突起躍入，拔城河
賊沿岸以戟鉤之，血殷水而殘。兄幼齡孤露，兄弟相依，困頓中，遂遇害。此生無庭室之
歡，兄絕邱壠之慕，人生到此，天道真論哉？安即氏先一時投水死，楊給卒奉兄子自賊中逃
出，以歸。云兄者有自怡亭詩詞一卷，題名錄絕句云：題名自古副名難，洗眼何須徹底看。一
樣黃梁誰得先，諸君先我過邯鄲。送金竹農歸草堂云：古不作奇恥，狂雲無帶陰。詩情接奔
馬，天意歸歸心。小雨初罷，垂楊蟬自吟。臨風漫惆悵，谷我暫披襟。題項鐵生何曾睡者圖
金卷七 卷三

溫明府

云：萬事低眉過，爭如對酒吟。吾生有浩氣，俯首亦千尋。好夢多事苦，累知此心解。人谷易
索，只恐夜深沈沈秋閣，報罷寄江寧。王燕卿云：孤城落日氣荒寒，所地悲歌獨倚欄。天馬何能
耐窮，執海鶴從此押波瀾。夢魂莫受青楓阻，肝膽常如白日看。君是乘風終萬里，未須露袖
對秋殘。我見三首示弟，云：我見太虛雲隱我思親，溪雲出猶能返故山。冥漠如何地在肯幼
小時，不識劬勞意。白雲蕭蕭復悲酒，發莫莫心魂飛宵來夢見慈親面。追從之已不見
月色沈沈兮燈昏昏，重泉無路兮天無門。我見投林鳥觸我愛弟之深情，愛弟弟能知所以
好鳥相和鳴，豈無高山與喬木同聲。定在枝頭宿，亦有金吾按彈來。啾啾不忍兩分開，兩分
開弟是親，我見東流水，感我知音者。水是東流終不西，是真心不能假。千里聲相聞，同心
各戀羣。北風吹寒律，西林沈夕曛。白馬朱旗耀顏色，污穢雙眸看不得。滿地江湖波浪深，人
心難復測。嘗與王君南卿集飲酒樓，壁懸輿圖數幅，樓下葡萄一畝，綠滿階庭。二物絕不相
類，南卿曰：賦此可乎。即應之云：滿庭秋色太橫斜，忽見葡萄憶漢家。酒後更無可擊，披圖
聞看古流沈沈其接給皆類此。

溫明府

六合溫明府，紹原字伯平，湖北江夏人。少負異才，性孝友，咸豐元年權知六合縣事。下車，脩

城垣，義穀期年集事。二年，粵賊初犯武昌，公曰：六合雖小邑，黑瀝江屏蔽淮泗，賊來風
而下，日可十里。此要地不可玩也。於是招募壯勇，製器械以備不虞。三年春，賊據江為陷，揚
州果以千人犯六合。又分隊竄擾，復四圍。城四面受敵，公率眾與賊戰，少卻。繼以大隊夜
至，或謀開城拒守。公曰：不出戰，不能守。城陷，賊兵勇不及賊，毋發火器，夜行宜靜。毋譁，遂出
縱馬前行。眾請所之，公曰：惟予馬足是從。賊初由長江鼓行東下，屢陷名城。大帥遇之輒潰
走，勢微方旋，既至見城，小內外寂然，心易之。公忽由間道繞出，賊後銳銳競發以暗擊，明賊
眾驚潰。我兵奮前追殺，無不鼓舞爭先。一以當十，賊自行衛擊，死者無算。四年，賊冒難民謀
入城，為內應。公偵知，稽核市廛，凡城內士民皆給符驗而出入。外至者，問所投舍，守城兵引
往質對，以故奸究無所容。賊抵地道，公自內推出，先發擊之。城陷，賊時增壘，先後十數戰，賊
屢挫，壘積功摧。江寧府知道府縣事委於李君守誠，公獨任防剿。紳士信公既深，倚公為
柱石。居民客商及遠近避難入城者，皆助守不顧。遠徙營與城為存亡。六年，江北大帥德興
阿公以蜚語入奏，被公職，賊眾醜酒相賀。七年，何制軍疏復原官，加運使銜。事如故，一不
升黜。為念八年八月，賊由廬州大舉東竄，城中兵祇二千餘。請於制軍，益兵數千。而德帥調
赴浦口，甫至而大營潰，賊眾會兵直趨六合。南關公與宣化鎮軍羅玉斌等盡出擊，夜
金卷七 卷三

溫明府

入巡城，婦孺皆運磚石以助。歷二十餘日，部司王家幹力竭陣亡。糧盡援絕，公集紳士張位
中等語曰：諸公為紹原力已至矣。我死無憾，何以對闔境生靈？語未畢，適有報東城已破，公
趨東城而賊從西北隅入，格鬪良久，身受數創。既仆，猶奮臂握拳，噓罵不絕。至胸腹破折，項
頸斷裂而殞。夫人王氏投水死。子輔才同時遇害。城中百姓以萬計，僅見宣化軍踰城東逸
餘者，殲焉。先是父母就養署中，公使弟奉母出，而留王與輔才不還。曰：不令吾民婦孺獨死
也。

又

子蘭桂伯陳先生云：賊之初犯六合也，偽軍帥孫寅三等率眾八十攻城。公令士卒飽食出
戰，而預遣城南民於城內，空其室，廣積薪草，灌油其中。竟底官布火藥，既戰數時，倂敗入
城。賊追至城南，餘民各就民舍炊飯，適火起，遠近同發。公急開城，截其去路，四面伏兵兜
剿，賊饑疲不能拒敵，殺溺者過半。自武昌以下，未有如此受創者。

李杰

雲南銅運委員李杰者，黔人，能詩善畫，以征苗功累擢至參將。非其所好，改就知州。王君南
卿與相識，次問曰：君貌惻惻，不類武士，何以參戎？李曰：笑此非吾功，吾妹之惠也。異而誌

之李因言公官提督傳者戰戰母氏偕僕戎亦具大力繼杰而生一妹幼負異氣主立長
身力大七其已出入好作男裝烟膏間意以公子呼之年十四從父殺賊眾莫能敵馳馬
試劍居美少年見者莫辨雌雄也又十年父母欲為擇配使還女服扣門不樂而卒相傳
妹初生時起近金剛寺有火起出目大殿飛入署中紅光燭天遠近救火者皆至既入署
寂無所見弟聞夫人分給通舉一女眾異之以為金剛部將轉生也其生平戰功皆讓阿兄
故未得備位行間云李既由長江東下迂道游吳門女妓姚倚竹者美姿容善度曲而性極
恬靜姚倚竹弟過訪寄文口稱姚倚竹其妻倚竹落落無所許可獨見李推相倚竹意亦
極愛倚竹之謙以千金納為妾而先留佩玉一雙為聘訂期二年中改官江南取馬自是倚竹
獨居樓上不見客客有迫之見者尋常問答數語外翻然而返已而期期李不至候之數年
抑鬱成疾日弄李所贈佩以寄思慕又數月病益劇乃執其母手訣曰兒與李君誠前緣然
初意非特念李意謂李妹為天下奇女子故慕之而及其兄耳今病篤勢不可活願母以雙
佩初兒寄棺尼寺中勿釘勿葬倘李君幸而來猶得憑棺一慟使知天下有奇人亦有癡兒
也語畢弟泣而逝

借問

金女七

卷三

六

選

墨

已未江南鄉試奉借浙閩學使孫公錄道於江陰而有人浮於號之惠商諸何制軍預張文
志大意謂錄取之數雖於流金勢難從常科名早澤各有時命取者赴試不取者回里讀書
以待下科考生見之大譁乃於第一場常屬錄道之期集眾轉門求學憲奏請上下江分為
兩棚孫公五鼓升座甫發一破其兩破已奪去吹鼓手甫一發聲則樂器全戢聲聲轉門外
江陰何明府及諸廣文勸導再三非即時拜發奏摺不可公怒曰誰為首事者擒之於是巫
差皂隸喧呼捉人眾乃一聞而散時日已近午急招常州生入場訪知首事為楊屬兩生擒
其衣頂其後上江人到者大減號金竟掉乎有餘語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兩公之意轉因
遠慮而得之事固不可預知哉

適園

江陰陳氏適園局勢不窮而池臺廊榭略具四壁懸墨榻鐘鼎之屬外花木蒼梧其南有
小樓雲影山光近在窗几春晨秋夕足以娛情矣園主人能詩善畫遊客贈畫者酬之以詩
贈詩則答畫願具邱壑城北君山擅一邑之勝而荷山起樓置大江風景於前此適園主
人所笑也

說夢

人生如夢夢更何憑然有不可解而不能盡斥為妄者昔有宋孝廉夢見會元與已同姓而
名字祇露金銓因改名朱鎔以應之及榜發乃朱鎔也又有周斯戴者夢見解元與已同名
而朱印蓋姓上樓糊不辨及榜發乃畢斯戴也近日馬君元瑞會試掄元而晚人將元瑞夢
與周同余君鑑領解而吳人余錫成夢與宋同以為因則無因而來以為想則非想所及前
後一轍而小有參差此礙人說夢者所不解也

視鬼

江蘇寧海縣楊州所屬亭同日招飲西湖泊舟以待子先赴曼亭飲而後就約至清談既深
遂宿湖上兩僕一金一李李年少好弄金差長目睛深碧俗謂碧睛鬼信其是夜李僕
如廁見一老翁荷杖提壺而過一壯者馳而逐之老翁反顧大駭曰鬼鬼蹤步疾奔於樹
根而賊壯者追及好語慰之欲扶之起翁遽揮杖反擊壯者又駭呼曰鬼鬼乃亦奮拳擊老
翁方爭鬪間有鬼見博袖狀類土人者從谷而前問何鬪則皆曰鬼鬼土人笑曰風清月白
大好湖山那得有鬼至揮懷出楮曰吾有有枝老翁枝頭頗宜有良醞今為兩君解紛且共
小飲何如壯者曰吾醉未解不能勉陪老翁亦不願士引手按之故楮傾壺飲啖大樂酒半
自下其壺置之膝上嗟津於掌而扶之又整其冠而戴之二人大驚絕叫曰是乃真鬼士人
怒曰鬼何在公等以我為異乎當請吾師來吾師時乃其耳言已疾往二人欲乘間逸去
而支體如縛不可移動李毛髮漸浙欲竟其變姑候之少頃士人果領一物至則九首環集
肩上面色不辨第聞語音雖出有笑聲有哭聲有老聲有少聲有龍聲有虎聲有龍聲有
龍聲一時並作行步蹣跚士指以語二人曰視此何如二人並驚作李僕吓大懼欲還而
足觸地上有物視之亦人足也穿地而出頃之及肩奮而躍起轉身而立則頭
大如斗耳目口鼻都不見渾渾如一樁李狂奔還船招金持炬同往至則大頭者復入於地
九面者化為巨鳥聲鳴而去而士人左右紛來攬住奇形怪狀者尚多見火至倏忽四散惟
壯者老翁仆地如故金急握士人臂牽之而去士人怒自提其頭以擊金又張目吐舌披髮尺
許金曰使止此乎我不懼士又化為女子冠髮求金釋之則一玉面狐也頃之狐又化為
鴛毛羽羅襪不能遠飛走乃擊之船舷復與李同燭二人時老翁初醒面滿面蓋緯蹣跚
首觸於泥故壯者面半赤半黑則書飲友家友以朱墨塗之而彼不知也二人以是互疑為
鬼而鬼遂叢集於無窮明日攜攜入市賣之得錢五百天河生曰自齊諧志怪以來若聊齋
消夏錄所載狐鬼多矣然未有離奇變幻若斯之甚者也九面鬼非九頭鳥即九尾狐惜乎
匆匆化去不然攝以入世隨時易面左宜右有此千金之寶也豈第五百而已乎其號為時

金女七

卷三

七

選

墨

候仙

卷三

豈獨仙哉

鵬足

杭州初臨

金壺七星

卷三

九

准警

州牧某君如帥師之好酒嗜歌也以千金召梨園於蘇州而獻之河帥試之各名部大嘉延
漕督權使送為賓王宰飲累日而捻寇自徐宿循河而東警報叠至命都司德君率兵三百
禦之與賊夾運河而營同知鍾姓者言於帥曰夾河相持非久計宜趣進戰撤下都司曰賊
一我寡渡河則人數懸落可見某非惜死者第恐一敗大勢不支耳必欲戰請益兵以決之
不聽我兵半濟賊眾奮前掩殺敗潰亡盡縱騎追逐及王莒而浦中歌舞未已也及河北
百姓號泣南奔眾大驚漕督權使疾還署河帥僅以身免日暮亦至郿城呼於慶城之門
門者不納應其自也而後入之未幾權使繼至呼於北門門者曰城無商不須權也遂去
賊既焚掠清江南至湖濱而漕督欲行行李輜輳自暑前至於南門山邑宰顧公恩克語諸
紳士曰君等第開城堅勿放行彼若不釋於諸君有我在保無虞也眾曰訪使者再三至脅
令啟城眾不可舉銳振之眾即當銃立曰身可殺城不可開也去之至東門東門亦怒然而
山邑宰問諸紳堅不開城何故顧曰澤輩皆書生身家性命所係慶開城則人心必離人心

雖則奸宄伺隙而起外寇乘之必不免矣且言曰即為公討不如安之今盜賊密通而百姓
嗷伏不動苟恃有賊耳一出城則盜賊賊也秀民貧民皆賊也公將焉往明日賊退城外居
者被劫行省被掠者皆思顧言甚德注人

吳觀察

清江之亂吳鴻生觀察方來監與行道中賊至與夫置之而奔吳燕坐輿中出而戍之一賊
即乘其與餘賊昇之鳴金呵道而去觀察與郡江軍時與侯青浦廣文湯雨生都督王二熊
有疾高已生卒為五老消寒會賄賂賦詩與會不淡蓋折衝壇坫固非能禦侮疆場者五
人之中四以身殉傷已都督嘗為此會補圖並識一絕云五人三百五十歲高會黃堂聚散
星後五百年誰復識六朝山色自常春

大營兵潰

王雪軒方伯之權任浙撫也藩庫存銀一百餘萬兩代公省費惜小費探船偵騎皆汰減
時金陵大營積欠軍餉甚鉅和帥應補給無期議每歲祇發八月遇閏減半軍士大譁閏三
月已酉賊集諸路死圍固攻和營前後同時火起連金及敵位兵械率齎寇總統張公拒戰
十晝夜力不支遂退丹陽賊書調餉六十萬以收拾人心再圖進取司財者祇發六萬眾

金卷七

卷三

十

源

墨

太監孫賊偽為官軍裝束數道並進公言由出城護軍營馬傷腦而前敵提督王浚總
兵熊天喜力竭陣亡公率小隊百餘人禦擊良久及橋百姓爭涉者擁塞橋口公勒馬衛之
俟其去躍入河死和帥去之常州常州無人又去之許墅關乃卒

馬總鎮

徐中丞守蘇初有清野之議不果行四月丁卯有馬鎮軍至不知所從來越境城外民房中
亦不可馬曰野不靖城不可守乃予二萬金為清野費通城外火地益令軍士縱火焚之而
鎮軍不知所往時大雨氣甚百姓謂賊已從水火中踉蹌而奔兵搜於途勇括於室婦孺
投河及踐踏死者無算越兩晝夜火熄而真馬鎮軍乃守城兵以為偽也殺之

張提軍

張提軍王良初奉總督檄留守常州總督行常州陷提軍以四月丙子抵蘇請饒於中丞中
丞亟迎見之使之駐兵城外軍士鼓譟曰我豈賊耶首白帕奪門而入比撫慰出城而提軍
已解維南行是夜防守如故閩恭親王及丁丑黎明馬足聲四起紅巾長髮者大呼殺人而
省垣限矣

下明府

賊初至蘇以首垣四面受敵不欲據守日驅丁壯運物封橋為去計時制軍方伯不知所
大營潰散寂無影響後十日丙戌賊分眾南下與皖南鎮江長黃戰於吳江之勝港長黃兵
敗入湖港遂陷嘉興由是兩省之間破州縣二十八九月癸卯由青浦進犯松江知縣縣
事下乃澆欲出戰華亭趙某欲守城下曰不戰胡以守時提標各營先期登舟弁兵有寥寥
寥下獨率勇迎擊戰少卻已而後隊蜂擁火器不給乃譟敗同欲閉城拒守賊追之城中統
於馬上猶據鞍馳數里入署而卒乃澆之外聞有秀水令彭君澤陽令尚君是三十州縣中
同時殉難者尚名拉布彭志其各

金卷七

卷三

十一

源

墨

鉢池黃鈞宰天河者

何制軍

何制軍初履江督任王雪軒方伯寔左右之虛心下士延攬豪凡為物望所歸不惜口齒
獎信如致清河吳公書云側聞政績每思相遇何疎偏聞時英益數此才不易致六合溫公
書云有不戰戰必勝居然傳將風流不言功功最高信是中流砥柱此外若張殿臣總統馮
提軍子才或謂結師生或謂分府主誠哉人才之總滙幕府之宏規也及方伯升任浙江頓
失常度常州之亂莫如所之沿途滅賊從去旗幟無有識為官保船者而奏報掩飾各情謂
蘇府奉撫臣文商借表兵先期赴滬藩司三縣均受重傷其是否朝廷不知也又謂撫臣設
立機密房任用戚友小人署外不得與聞軍事其是否死者不知也自謂巡視江口安輯夷
務調赴江靖如軍防守有某省某提督分守瓜儀謀壁有某鎮某總兵某果某言之失中而固
外其是否天下後世不知也善哉言也

王鳳尹

王鳳尹者常州人奉檄巡城丙子夜至閤門一官踞胡牀侍者數人謂曰此何時尚巡夜

金靈源墨

卷四

一

墨

耶王鳳尹不暇詢問過衙門亦生數人曰若何自苦可速歸矣王益疑之急詣撫署果皆
耶語其屬者而出則衙門已有呼聲人馬雜沓聲王適走小巷遇賊於館門問何為說詞
答之且請指示生路賊予以黃旗令出衙門曰某司馬遣探軍情也及門門者果問如言應
之而行由是觀之蘇城之失實內訌非外人也六門分守布置嚴密豈朝夕之故哉先是
守城兵役稽察惟嚴行旅無金銀於出入有實者不問人也寔求虛應據縱行奸遂使繁富
之區失諸屠解惜乎

妻判

又某某官通判巡夜歸家見婦在足賊至倉皇無以對一賊睨其足下笑曰幸遇我耳若
他人戮矣我亦流品官候缺湖南者又聞賊酋納實為今丞等官出入蘇常指為耳目章服
與馬多金而貌儼然與婦紳為伍衣冠鬼蜮誰則知之哉

美少汀

杭人美少汀者販賣古畫於蘇州賊付偽劄數十通使出招募工匠寔至上海約內應也適
人獲而拘之美謂偽宅王季考成帥賊四十駐彭氏宅新降兵勇不下二萬則大營領兵官
李文炳統之別有三四品官五六人皆降賊領事如故十日內冠帶出入炫耀其徒眾過此

則從賊裝矣

烈女

松江初陷賊閉婦女十數室宅中脅而淫之一婦不從賊賊其衣將以利刃刺乳中婦乞哀
乃已次至某氏女奮前奪賊刀罵曰任賊何刑我不懼賊怒指女髮懸諸屋梁割股體女
揮肘奮足傷賊左目血戰數人外卒刺其喉始絕蓋當賊未至之先預存他倖心而自願
身玷行義天下無是人生死之間一念之動遂異霄壤噫豈獨女子然哉

分米

初滬上大憲達英吉利兵助我兵收復松江賊遺米萬餘石夷取其十故華邑令
帥勇急入比戶按驗通新令營升復至顧米而爭觀察吳公命予官升十石有差餘以是倉
廩屢完備謹出入馬先是賊驅百姓中壯者出戰老幼廢疾者日給升米養之至是米歸於
官窮民轉不能望撤勾爾月政肅清我兵失利賊眾衝出復陷松江焚米糧城而去遠近農
民各權小舟入城裝運梁柱窗几之屬墮牆地搜括一空巨室重門洞見前後而得米之
官升又莫知所之矣或曰賊以豺狼蛇蝎之資魚肉百姓惡矣然亦觸天石冒水火瀕險而
得之官吏毛髮無所與各分米千百石拱手而享其成不言而喜可知也

金靈源墨

卷四

二

墨

李國泰

外國和約十年一更英吉利以兵赴議於天津上命僧王率師禦之已而飭回江寧候旨道
桂良花沙鎮二公會同江督至上海集議凡五十餘款皆由漢奸李國泰為之王辭以華夏
之人倚戎狄之勢挾制凌傲全無天良是與景鏡之使反噬父母有何異當事籌策合納
者痛之時英夷役人於上海鄉民賣布羅布獨行夷場者輒被掠去積數月竟失數百人又
多遺失小兒百姓切齒會邑廟演劇聚眾往觀國泰方據高坐華麗服作夷語指使左右
意氣揚揚百姓持棍突前痛擊毆擊腹破腸出氣息奄奄眾奔集天王堂墮其牆毀其器
輒揚言不得人終不休也夷訴於官官曰捉人者吾不能止今日百姓憤怨吾亦不能禁不得
已使出所提召鄉民自往領之則皆漆身瘡痕莫辨誰何鄉民見之大哭被捉者亦哭以筆
墨代喉舌僅認還十數人耳表眾昇國泰歸納腸數樂竟愈

松滬雜作

咸豐十一年春嘉興賊亂平年距青村不及百里元道州詩云城小賊不虞民貧傷可憐
逼近賊無兵無械而優游煙歲與賊相忘恃有此耳袁廉叔張孝威諸君賄酒論詩低首
昇平風景了有松滬雜作云滿天烽火照蘇州獨有花枝不解愁麗水臺高三十尺隔窗看

玻璃

玻璃一作頗黎一名流離十洲記上方山有玻璃宮崑崙山有紅碧頗黎天竺記大雪山中諸大寶生取易得惟頗黎生高山上難取漢書西域傳國多奇寶中有流離注引魏略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緗紅紫十種流離蓋自來之物踰於眾玉其色不恆今俗銷治石汁和衆藥灌而為之虛脫非真矣上海當賊陷江浙時八都難民陸續集有力者自賣大屋窮民則置草舍以庇之時號洋涇浜為流離世界以此號書大月氏國人商販京師能鑄石為五色玻璃乃美於西方來者或即今日英夷所自助與

驚子蟬

浙江紹興陷賊以重兵圍杭州期於必得時餉道斷絕城內斗米千錢窮民至煮稻皮食之朝廷遣黃撫坐擁重兵不急進剿賊全力以攻浙乃急籌餉金二十萬兩米穀數萬石以輸船運往浙江將及驚子蟬遇淺船膠盡棄所有於漠渤之中此夷船向未嘗有之事天為之也杭城困守月餘餓死者日以千計王中丞朝服自縊遺令開城縱放百姓賊遂掩入時辛酉十一月也偽忠王李秀成棺飲中丞以下殉節諸官願從者留不願從者給資斧即令護送遺柩而還以為生與為死不與為難也

大雪

是歲除夕前三日夜寂者睡足而醒天久不明輾轉移時視窗上若有曙光試起開門則上下阻塞樓面如水第聞鄰人喧呼曰大雪大雪除道而出最高者幾與檐齊王戲增飛十里一旬賊以大雪故三日不出百姓絕城墜樓乘間逃遁者甚多

總統張公佚事

由吳淞出海過崇明至於海門見有白衣冠者數人問之則總統張公部曲為公持服者也其二人語及公仰天涕泣述公逸事甚詳公之初起朝廷以戶部未幾數月未忍議卹先皇帝聖諭有云東南半壁倚為長城尚冀該提督不死出為國家宣勞又云張國樞若在蘇常一帶何至糜爛若此諸者無不感激涕零謂朝廷知人善任而江南士庶不克長承庇蔭為可惜也公年十八作盜魁任俠結客跳刀拍馬能以勇略備軍其妻李某為士豪所困公怒率眾往劫破其家卒挾李某以歸時為之語曰挾弱鋤強張嘉祥嘉祥公初名也前廣西巡撫勞崇光聞而異之遣將招撫改今名忌者恆欲假事殺之周文忠公天爵愛其才保護備至及隨向大臣追賊東下每一戰捷輒加一官年二十八而聲威遠播為國虎臣矣向大臣桂林長沙武昌之捷皆與公偕相倚如左右手而公之立功尤以克復太平為賊據江

竄以精銳扼守太平為犄角計向公欲取之問諸將誰敢往奇眾不應公獨慨然請行向公喜而撫其背曰吾國謂非弟無能破此城存即帥所部五百人往賊初修營振軍豪以備死守聞公比至不戰而遁公徐入城安市廛察死傷撫殘疾歸報向公往返僅七日及向公薨公已拜總統統諸軍之命北自瓜鎮至浦口南至無湖至鎮江上下數百里間聞警必赴一身如龍涉長江如履平地而大要尤以保固蘇常為首策時為之數日段賊江上江水紅向公黑虎張公龍鍾山大戰疾風雨張公生龍向公虎公與向公共半鍾山賊壘傷中樞蒙恩賞給御用樂散論以勇猛之中宜加慎重中間尚方珍玩賜予絳綬且命圖形以進公自念遠方武臣受殊眷庸庸之輩日夜感泣圖報快齒奇歸示無生還期自備禪擬至大將所得祿俸不以一錢自私軍中豪傑士或有賈俗之累需用數百金公立予之故人頗致死力洎乎丹陽之變力竭捐軀而公年三十有八矣喪歸無以葬得勞公賻始克成禮鉢池山農曰粵賊目據金陵蓋無一日忘蘇省垣諸公得以高枕而卧上吏不驚者向張之力也當夫和營瓦解呼吸存亡待饑孔迫司財者從而靳之倘所謂殺其生已者與總統既歿賊遂忘肆而無所忌逾月之間州縣十喪八九嗚呼不有今日誰念前功哉

雙嬌

同治元年春春病於奉郵之仲氏仲君敬夫為說雙嬌事甚奇東白某鍾有女子依兄以居兄常賣於外鄰少慕之私結盟焉一日兄自外歸鄰少方匿女室倉皇來問而逃兄追之弗及返而詰女總以掛楚女不堪其虐及夜自經鄰少聞之涕泣不飽越日晨出久不歸其父訪之死於河矣父為請於女兄願得女根而合葬焉兄不可且曰若不教子汚辱我門第今掩覆之不暇猶欲彰彰之貽後人笑乎乃俟鄰少既葬故道之而葬女於河東相距半里許葬後數日暮行者忽見燭火自鄰少墓出燭碧如將燭燭方注視聞女墓上亦有燭火冉冉而升漸行漸近已而相為追逐上下盤旋如弄丸然久之同入女墓明日又入鄰少墓如是者三十餘年乃滅于為作雙嬌歌云

殺鬼

秋七月將入都門遇賊於耶耶而止夜聞將卧同屬葉子戎奔而歸曰傳我今夜殺一鬼矣蓋屬之東有古廟葉以赴飲遲歸過廟前月影朦朧見一婦人向門而拜又結帶為環繫於柱上躡足窺之則環中樓臺粉黛五色燦然婦人若卻若前忽哭忽笑又一美少年自內招之葉恍然悟為鬼魅急拔刀刺入環中環帶遽斷葉中斷而婦人仆矣葉時之不醒恐以曖昧獲盜遂行俄有呼葉於後者長身綽約細語如鶯葉伴為不聞已而披髮吐舌雙目

如鈴曰：償我環來，葉曰：吾以汝為人耳。今乃鬼耶？揮刀迎斷，中其左肩，嗥然一聲，化為清煙而滅。

合璧

日月合璧五星聯珠之瑞，我朝凡三見。上年八月朔，珠聯璧合，而言者不啻士戌初冬。從軍宿州，文奉靈鑑齋，於是日五鼓登瞻臺，以遠瞻之。先是東海霞光蔚為五色，俄而一輪捧上，徑可三丈許，中瑩如玉，四圍如琥珀，又一輪相承而起，則紅光竟天。駕手前出者之上，旁有小輪前一而後四，如爆火流星，逐月狀。兩大輪相摩相盪，金碧四射，雲霞變動，海水若飛。移時，日上月移而東，而五星亦漸隱矣。

劫典

淮陽典舖十數所，年來劫掠殆盡，皆謂九非關智也。惟興化一典，被劫最奇。先有營弁四人至典中，告以途次遇賊，竊去十數箱，何物何物，今舟泊何所，倘來典中，幸相關白。與汝無干，若隱諱受贖，必不汝寬。店主許諾，越三日，果有十餘健兒，昇數箱至典中，竊竊疑之。及啟一箱，衣物大半符合，遂以婉言為辭，而遣人密白營弁，即率勇持械而至。遂令開門，大呼捉賊，突有人從箱中出，面帕頭各手兵器與營勇及前昇箱者合，擒典眾而縛之。

金女

席據所有，由後門負之而去。先是市人聞典中捉賊，各探消息，久而寂然，及暮而前門不閉，保正試從後門探之，則典中人羣繫於柱，髮纏口，瞠目相視，不能發一言。急解其縛，各吐胡桃一枚，述其所遇如此。

泛海

年來泛海數次，遇險者二。其一由通赴滬，五鼓過崇明，有黑雲自南而北，狂風繼之。舟人倉皇下鐵，海中物高起如須，黃黑相間，大濤激盪，波浪騰沸，而不見其金已而昂頭出水。大如甕，非魚非龍，向雲而嚙，口中結乳如珠，吞吐而出，而風勢益壯。他船折桅損舵者甚多。時同治二年春也。渡海四絕之一云：黑雲浮月，黑風自光，懸懸寸珠，向風波數行，復如今。滄海是美途，又通州曉發，遇風云：天亦傷時會，悲呼氣未平。怒潮衝石語，高樹連山行。穀價豐猶舊，兵鋒憤不驚。劇憐垂白叟，苦語說昇平。

驢案

安東丁甲，傭工於寶應，寺中有驢一頭，為往返代步之資。同里莊姓，忽至寶應，語丁曰：汝母病篤，望汝急歸，勿緩也。丁即策蹇與莊同返。半途莊謂曰：足力疲矣，佳驢能暫假否？丁諾之。莊乘而鞭之，頃刻馳去。及丁抵家，而母初未病，莊與驢皆未還也。候之數日，知為所誑，慮

其復至，傳寺。寺取錢物，遂辭母，自往跡之。遇諸逆手牽一驢，而非丁畜也。詰之，莊曰：易之矣。丁大詫曰：吾驢處此，已易何為？莊曰：彼固貼錢數千，現在囊中，猶不願又出布衫一領，以此補足。何如？丁乃若影置錢於驢背而行，將及淮北之成公橋，適地保縣役數人，拍其肩而語曰：若事犯矣。丁驚曰：我犯何事？曰：判其人而奪之驢，猶律為不知者耶？即逮赴縣。蓋莊背丁驢後，僅獲成公橋，而手判其人，獲其布衫，丁不知也。知縣王明府問役人狀，丁茫然。王拍案曰：布衫血跡猶存，汝從何處偷得？曰：是皆莊某為之。王傳驢行人，及被刺未死者相，皆曰：莫知其姓，然觀此，是人王遂以嚴刑逼供，至用線香熏腋下，丁不勝拷掠，遂誣服。瘦死獄中。先是丁氏聞族具保狀，邑紳亦力言丁冤，王以為南山可移，此案不可動也。他日莊以竊案見獲於寶應，一訊而輸前情，及移文山陽，而詳勘已定。因並收莊獄中，亦瘐死。後一月，王坐堂宣治事，家人奔告公子病，極急，入內室視之，子方跳叫作丁語，呼冤人曰：此官事何以難其子？曰：官樣未盡，使之親見其子之亡，而後及其見無所逃也。言已而死。未幾，女繼之，刑名幕友又繼之，後三年，王寓省垣，見丁至，大呼而卒。

兩軍門

初粵賊蔓延江浙間，中丞李公以上海一隅，地遠攻進難，如風掃殘雲，收復餘賊，堅守金

陵。明年曾公大兵屢掘地道，至金陵城外，或半途遇水而止，或已成為賊所壅，眾力竭矣。獨提督李公臣與曰：合諸營之力，費鉅萬之財，歷數百晝夜之勞，若所望者復城而後仰報國恩，將士亦選獲銳不及今一鼓作氣，功敗垂成，後復圖之，非可歲月計矣。乃復從賊守嚴密處，掘地道，穿城垣二十餘丈，李率諸提鎮，冒火衝入，立奏膚功。而公亦由此受病不起矣。中丞之肅清吳中也，深得陳軍門學啟之助。偽幕王等降後，心懷反側，乘隙中丞用軍門言，乘勢聯謀，以消後患。後陳以嘉興中，破創重捐，繼奏疏中，歷叙勳勞。至今猶有生氣，兩軍門足千古矣。

孫文鳳

江浙之鄉紳士，殉節者多。練勇殺賊者，以湖州趙公紹興包村，水昌徐氏之外，不多見也。嘉善孫君小雲，以令子文鳳陣亡事，為題詞，即書其後。云：長風吹沙陣雲黑，千人合圍呼殺賊。賊羣如蟻蔽地來，飛擊當胸活不得。聞君降生誠絕才，翻遭寶島翔庭階。果然文采照江浙，不與俗子同襟懷。時報奮起脫儒幃，君行時年甫二十。丈夫事業雖未成，耿耿雄心貫天日。去年大帥收金闕，快哉擒賊先擒王。頭顱六七血猶熱，灑向平原祭英烈。

王增生

王增生

金卷五

致旌節婦唐母安甘慶記

吳縣宋君德之既為其姑母請旌於朝。又求得遺骸。置諸唐氏之墓。思慕之心。稍慰一日。若復手圖示余。余曰。記宋君學問。不棄於大雅。先姑母事。雖有閨君之傳。陳師之贊。以垂不朽。顧事詞。簡體例。宜然。恐後之人。未由感發。而興起也。攝其大要。繕為四圖。無微者。姑闕焉。庶可與傳。並行不悖乎。余曰。諒哉。此虎頭圖。列女之遺則也。宋君曰。宋也。某思事以文傳地。以人事。竊嘗流覽。簡編。凡賢人君子。託足之所。雖窮鄉僻壤。忠孝者。往往留連。慨慕。如見其人。則孤楚泣血。如昔。余幸。數十年。寢饋於斯。其地其人。尤足令頑廉懦立。往者吾吳。嘗有袁氏。竹柏徐氏。勁節二樓之建。棟宇巍然。綸閣微詠。又得賢子孫。繼述。故應久不廢。某心竊仰之。唐氏世耕。姑丈時家已中落。居孫。與某家。街宇相望。自姑母。居。故廢三楹。僅蔽風雨。雖狀。隨特甚。齊。而內外。峻潔。肅然。也。亂後。更為瓦礫。場。每遇。慘。淚。下。徘徊。不忍。去。記。某。親。我。姑。母。家。無。信。石。儲。指。十。指。以。餬。口。膝。前。無。子。族。屬。中。無。可。繼。者。孤。女。至。十。餘。齡。又。殤。遂。涼。憐。惻。之。況。生。趣。索。絕。而。安。簡。苦。甘。之。如。飴。某。他。日。擬。於。唐。氏。故。居。其。廬。以。奉。祭。而。即。以。安。甘。名。廬。可。乎。余。不。禁。肅。曰。有。是。為。君。用。心。之。周。且。摯。也。夫。安。之。為。廬。大。矣。自。來。忠。臣。烈。士。赴。湯。蹈。火。時。窮。勢。迫。百。折。不。回。凡。以。行。其。心。之。所。安。而。已。然。論。者。猶。曰。慷慨。捐。軀。易。從。容。盡。節。難。蓋。信。乎。安。而。不。違。之。難。也。若。夫。青。年。伉。儷。慘。失。所。天。肝。無。待。衣。之。之。至。之。慰。情。之。如。響。澹。莫。繼。實。全。極。人。世。難。堪。之。境。獨。能。隨。遇。而。安。無。絲。毫。怨。尤。見。於。解。西。晉。婦。莫。德。繼。以。撫。姪。其。心。終。不。忍。夫。之。無。後。艱。難。曲。以。求。一。綫。之。延。甘。窮。餓。而。不。悔。在。易。節。之。四。文。曰。安。節。九。五。曰。甘。節。安。且。甘。其。為。孝。吉。孰。大。焉。今。者。旌。門。表。墓。百。世。流。芳。俎。豆。馨。香。永。無。極。君。又。仰。承。先。志。以。長。子。為。先。後。兄。記。某。以。奉。唐。祀。此。亦。行。乎。心。之。所。安。貞。盛。德。事。也。異。日。安。甘。廬。成。與。食。徐。兩。樓。後。先。輝。映。即。君。之。風。義。亦。且。陪。孫。澤。風。水。長。流。傳。言。盛。德。必。百。世。祀。於。嚴。澤。自。此。遠。矣。宋。君。欲。某。曰。如。子。言。余。何。敢。當。抑。區。區。之。心。不。敢。不。勉。請。識。之。以。論。來。者。爰。不。辭。固。陋。拜。手。而。為。之。記。

光緒十七年歲次辛卯涂月

青浦席 咸拜撰
婁縣姚學瀛拜書

孫翁唐即婦家傳

唐即婦宋氏蘇州吳縣人年十七歸同縣唐顯唐故實即婦恆以女工佐之夫死止一女撫

之十餘齡女又殤。即婦泣曰。天子不能為唐氏留。一母生復何為。其弟常治力勸之。歸曰。骨月之懸。惟姊與弟。幸母自苦。弟婦程氏亦與即婦素睦。因以第三子記梁。昇即婦撫之。為唐氏後。即婦既殤。記梁念弟力之不贖也。時返孫姑故居。目食其力。記梁既長。使赴城司。實與申冠。陷蘇州。音問隔絕。其弟遂婦。舉幼子記榮。來依。賊過其廬。故掠記榮。即婦屬聲。記之。賊亦賊。遂卒釋之。去。而其弟陷城中。未得歸。即婦乃語弟婦曰。弟與諸姪。皆不可知。我與若不足計。宋氏惟此一子。在若復失。散何。以對先人。相與零丁。轉徙。僅免於賊。未幾。其弟暨次姪記煜。既自賊中。歸。即婦大慰。以為可以釋。而弟及弟婦相繼病歿。又聞記梁。兄難之。絕諸姪。惟記煜。記榮。存。即婦遂至奔上海。曰。無共。竟為也。連亂。平。記煜。兄弟訪其居。已為瓦礫。詢諸耆老。知即婦才身。走避。亦未遇。既依普濟堂。以終。年六十。記榮。念非即婦。宋氏絕續。不可知。於是命長子應。先後記梁。奉唐氏祀。復求得即婦骸骨。為報。請唐氏之墓。光緒庚寅。列其事於有司。以達於禮官。得旌如例。烏乎。當。尊。匪。鳴。張。之。日。士大夫且不免倉皇失措。況其餘乎。即婦一婦人耳。乃能臨機制變。卒全宋氏之孤。而唐氏宗祀亦藉以不墜。可不謂賢哉。余往聞記榮言。即婦性嚴厲。有智略。今茲諸行事。信然。其所遇。抑可悲甚矣。

華亭閔祥拜撰

唐即婦贊

懿哉。即婦。蚤歲歸唐。賢聲卓著。大義彰彰。夫貧能守。夫沒何望。零丁弱息。稍慰心腸。墨化復折。能弗悲。惟有極可憐。以續。燕。何。則。冠。龍。遠。致。喪。亡。當。為。姪。計。海上。遠。歸。幸。存。一。綫。於。朱。有。尤。賴。以。恩。義。再。續。宗。祚。請。確。志。行。大。為。表。章。惟。茲。貞。節。百。世。流。芳。

嘉興陳其榮拜撰

歸葬遺骸記

我姑母之疾。終於山塘呂氏祠也。事在同治戊辰八月。其時寇患雖平。瘡痍未復。故廬被燬。不獲寓居。此年弱冠。貿易嘉禾。蘇申間。欲。詢。確。耗。而。未。得。痛。念。我。家。當。庚。申。避。寇。寢。惟。姑。母。是。賴。吳。天。不。弔。我。父。母。於。夏。秋。先。後。棄。世。骸。骨。偏。地。浮。葬。他。所。先。塋。遠。在。陸。墓。不。能。及。也。先是。記。某。隨。我。父。避。上。沙。鄉。自。販。錫。以。長。兄。之。鍾。依。郭。氏。於。衙。門。外。仲。兄。先。被。賊。擄。我。母。適。後。我。父。亦。患。痢。下。力。疾。往。喚。長。兄。歸。上。沙。至。秋。增。劇。竟。至。不。起。明年。仲。兄。脫。自。賊。中。昆。李。均。集。姑。母。所。姑。母。命。之。曰。汝。父。母。遭。逢。亂。難。不。幸。病。殤。寄。屠。異。姓。墓。地。體。魄。不。安。汝。兄。弟。幸。聚。一。方。當。盡。謀。所以。歸。骨。每。值。此。亂。也。生。死。聚。散。不。可。知。毋。貽。他。日。之。悔。也。記。某。兄。弟。泣。受。命。乃。由。桂。王。兩。家。墓。上。檢。拾。遺。骸。合。葬。五。泉。祖。塋。事。畢。返。命。姑。母。即。遣。仲。兄。過。江。北。長。

兄學記 往中習書臨行復申戒曰未氏存者僅汝三人憶汝母孺弱時幼性記禁在側
遺命汝兄弟當終身及子相愛異日幸成而難能同居共炊慎勿踴躍之習回顧汝父
謂記年穉時擇善地居之庶父于相保也言訖嗚咽而逝汝父於流離顛沛中草草殮埋
屬記於先氏而自王齊門覓記籍籍奔走精神衰耗病自此深矣延至八月亦告終
諄諄惟汝兄弟為念今汝等幸全生命吾恐禍亂之未已也故分遺各覓生路苟能自立早
謀自贍長子孫毋忘吾言亦即汝父母之志也此地雖偏僻乃離鄉近賊巢不宜再
來吾五十窮幾死何足惜其時年定歸吾骨於唐氏之墓雖死猶生矣時咸豐十年辛酉歲
烏乎詎料此別竟成永訣也哉仲兄遂偕任竹筠渡江而北長兄與記等開關至滬雖幸有
成而作嫁嫁人不克自往再七八年昆季各有家室慶續朝夕苦乏餘寬迴思曩日情形
非姑母指示布置則父母之骸骨未歸伯仲之存亡莫卜生成之感何能一日忘耶同治八
年蘇省肅清已逾六載播遷者漸復鄉里記等因事至蘇謁姑母存否竟無確耗光緒紀元
復至蘇晤長兄兄云傳聞姑母在山塘普濟堂病故年月日猶未知也願以他事匆復旋
申至五年秋長兄暴卒於蘇記等星夜奔赴成德時長嫂徐氏已前卒相葬五泉墓六年春
將啟兆而合葬兩堂和開未及尺積水成池我父母兆域亦被浸潤痛念幼時自身與姊幸
金女七 卷五

先相陸墓山崇尚餘隙地謹奉遺骸備禮遷葬兄嫂則仍葬五泉墓高祖從兄志也馬手我
父母骨殖幸獲安全猶恨始事不悔水清幽室再遷而後已今仲兄與記等粗堪溫飽各有
子二人以奉先祀而姑母一生苦節轉轉離中卒窮餓以殞歸骨唐墓猶在耳每一念
及踴躍難容光緒十六年余復有事在蘇謁訪既備得端係知縣據城姑母見幾避避
迄未遇晤既平後走依女普濟堂以人眾與同伴諸婦居呂家祠內寔於同治七年八月
病故記等於是先將姑母守節墓呈有司請遷於朝而歸骨則以未悉葬所尚留有待今年
夏謁誠往訪期必得先至焉善安節各局未復至盤門所謂女普濟堂者堂中人均以年遠
難稽為辭翌日再往偶向內室見描架有同治五年至七年冊籍悉已翻閱至一百號載
有唐朱氏於七年七月二十二日進堂八月十九病歿年六十歲字樣不察額手謝天
者再下又載一號至十號葬於錫麟義阡從十一號起別葬盤門外堂基云云而唐朱氏葬
冊在第九號每號均有碑識然則我姑母之終於普濟前既應詢唐意卿之母及流寓唐四
官諸人眾口一詞今復冊影彰彰可攷毋庸疑矣欲設法起運南之培德堂董事周守安翁翁
謂須冬間辦理力任經營可感也爰託守翁備備小轎以便檢搬堅可珍重而別仲冬上沅
復至蘇天嚴寒間以風雪承守翁改堂船雇土工等備看計人吳姓有初七日抵錫額陸上

地空濶約百餘畝荒家廢無從識別原葬土工張長者年老知年累故土思十數處迄無
一是蓋以事隔多年購地無從識別原葬土工張長者年老知年累故土思十數處迄無
甚多曠目慘然乃命依舊址尋覓墓者亦加土而反復籌思無策至望日詣普安橋
武廟誠求籤得十八灘頭說與君及世事盡從流水去之句先是夏間亦曾祈籤則動耕
力作莫踐踐云云竊意神示如此終當有獲會守安翁連陸君春生來詢明日下鄉再尋以
盡人事遂於十六日如前放舟帶工抵阡開掘自晨至午仍無獲乃登舟十餘枯坐運柩相
對大慰守翁謂似此曠地一望無際何異海底撈針君於此亦可謂竭盡心力矣況廿餘年
來當已形銷骨化各意招魂歸柩於理亦安余無以應然終冀神言實不我欺忘去未決
時舟尾隨工入擁擠無聊飭其荷鋤登岸姑再覓之守翁與余在船小憩一收訖忽見工人
手持一磚踴躍奔至閣之正第九號女棺也兩人均色喜隨行二里餘見有一池與上次狀
視所相離祇五六尺詢工人則以張長記有水池鄰近故仍於此處下掘二二三下即見號
碑於是命速就啟視視固不符合十號以俟則手土矣乃將他號墓園同城訂定諸人次日
謁料理余不覺感極涕零默誦神恩不置十七日守翁仍督土工等將所備應用諸物到阡
午刻記等跪地啟棺見姑母首骨未壞下頰頰頰彷彿生時惟首足胸背諸骨則已黑如枯
金女七 卷五

柴乃積水潮蒸之故最奇者姑母晚年僅餘四齒而口中尚存其三其一旋於肩旁檢得此
記等兄弟所記憶遠近皆始冥冥中特留首齒以示區別此與流水相鄰乃益歎神言之巧
合也於是自足至首次第檢埋入所備棚中用灰包棉花絲綿謹慎將事擇吉二十四日遷
柩吳縣十一都十四團戴字圩孫家橋唐氏榮乾山墓向立碑隱道以記長子志後叔
兄記等以奉唐祀即仰體先考妣之遺意其詳具問君頭生唐母未即歸傳中馬手記等當
是志願已及廿載僅克有成此蓋蒼蒼者不忍我姑母苦節湮沒不彰俾得藉手以捐
酬生成之德於萬一焉乎豈偶然哉余既求問君為姑母立像將恩澤建坊之實務係給
東聯橫豈不枉從從於唐氏故居昇安甘肅奉祀崇主繪圖撰誌以徵題詠而於歸葬道
數之事難難推遷矣荷 神降至我父母墳絕之盛德與亂離中困苦顛連之尤尤不敢忘
也用詳錄末以告後嗣子孫我子孫其敬念之哉其敬體之哉
光緒十七年辛卯冬月胞姪朱記榮拜述
祭唐即母文
維光緒十有九年二月吉旦恭送 表大姑母唐即母從祀即婦祠謹以瓊江之水孫給之
瘞致薦於 神前曰烏唐即母早失所天無子僅一女女孺嗣子又早夭無可繼存徒安

貧食益唐字已不祀傷哉本維尊冠陷於會堂避難繫從出宋氏二猶子及即德之表丈也
晚獨幼弱從流離其計慮幸獲保全終指表丈所生以奉唐祀且即母之殯大札未平
時已無家相或相隔鄰里善人處於叢家祠指帶靈玉骸何處幽靈重泉之下忽憫百歲之
餘而表丈乃天志以和至誠斯格章家神不傳以歸骨有即唐墓豈非天之厄即母者深
而章即母者尤顯乎事既詳諸君子傳贊題咏亦附感傷後輩聞之真切信無誣詞足
昭不朽獨思古來節婦與忠臣義士略同當其遇家國垂盡之秋持其百折不回之心冀有
一線能延之脫竭忠盡智或成或竟不成卒之後代俎豆馨香廟食千秋固其宜也豈非天
理之變不失常乎抑人力有以勝之乎抑即母不特有光於唐氏而亦有功於宋氏其於表
丈生之猶母也則表丈宜事之猶子也間嘗謂古女子遭遇亂離身親骸骨萬里荆棘十年
寒暑往往有志竟成所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奇固應如是而亦其親殉難之精神多不容
理沒於山陬海澨間茲得其彷彿乎然則即母不啻有後矣體既安土繪圖表門此典畢
舉今又與諸列魄左右輝映尸祝千秋永無滲將以揚揚名教敦篤風俗使四方之丈夫
女子聞而感泣興起也神其安佑伏惟故享永以福祿兼用頌義乃祝曰
神之來兮集女貞木聲之哀兮裂雲霞之念昔生時言之肅穆淑人不死夫君無極宛宛推
金女七

如易以似蟻蟻在室其聲譟譟鳴夜鳴華是並海區區不界且乏津旅曉望母家亂離
可傷提攜小阮不負平章克家報德再傳來當圖容烈如女宗表揚在天之下在地之上徐
表二節壽遙相望

重建東暉橋記

孫銘相傳以孫武名一水崇帶西達於支訓即俗稱觀音山者故亦名觀音灣跨河為橋凡
十有日東暉橋者則里人未記崇姑母唐即婦故居之所在也記崇幼最得即婦歡當童冠
時提攜奔走脫記崇昆季於難事平後育耗隔絕建記崇趨訪而即婦已死并不知其匿居
所乃矢志以求卒於去年冬歸唐氏之墓然追慕無已既為請族於朝例得建坊將擇地
於東暉橋之址而橋已圯壞因念即婦風以利濟為懷使即婦而在必不使頹廢遂移建坊
之東以建橋成即婦志也始於光緒壬辰五月迄閏六月落成傷其友華亭閔萃祥書其
概將示後之人爰系以銘曰
即婦之行禮宜坊闡厥素志濟此渴飲給水之湯其流也芬

重建東暉橋聯

綽櫻承恩移作中流砥柱
松楸在望永循百世蒸嘗
遙瞻范滂朝天笏
靜接寒山警夜鐘

青浦席感撰

重建東暉橋記

跨支砌塘有東暉橋焉近鄰孫祠遙隔范橋毓秀吉履是母脈絡通濟繁興并聯臂指凡夫
村此牧豎販夫備錄越趨越日蓋千數應樵渺渺月缺虹斷縹緲假意行奇喻焉歲在壬
辰朱君記崇因其姑母唐即婦之行傳旌於朝將仿桓煥義閣之開仍傍孟母擇鄰之舊頗
悼越姓會肩之阻是法已婦華臺之遷經始夏鑿落成秋爽肇固開闢往來大和昔之望盧
留苦漆室茹辛月照夜縫風凄哀哭橋之石元元是即婦之志決橋之水盈盈是即婦之心
清洵天啓大劫幸脫老寡甘鋤咽又腸枯如灰青梧立風淚盡得血卒今鑄金溫溫抱璞
吉完萬勝煙瘴骨惟封壤見憐一樹雪烈魂以杜鵑代哭而斯橋也亦復廢墟孤零洪濤大
鳴青山綠水過者遲延明月清風靈兮聊浪今則朝問嘉歎鄉評引延典在豆蓬樹宜櫻綵
金女七

重建東暉橋聯

斯橋厚矣遂解壓履之憂忘乘船之危為聞之凍陽之補偉投金而改橋上虞之江式隨爪
而殊號竊意斯舉當易嘉名持許士夫倘協於義尤致未君懷翼卵之趨天肝胆之報日月
雖逝金石不渝之歸骨於唐氏墓也亦既血誠照聯精志冥會得應屋蔭俾正孤貞今之
舉也蓋曰表微非惟修廢坐拯厲揭之累詎務刻雕之華視夫寶帶掛橋數五十三洞渡舟
可渡廉萬六千工為功則同取義尤大淨流激湍將在於斯洞庭不圯太湖不涸長留天地
有橋則三已

唐母橋銘

粵歲辛卯記崇既尋獲姑母唐即婦遺骸為歸葬唐氏之墓塋後有小石橋在其族唐懷
德所居之右往來徑道也故未有名且將地裏耳而新之里之人請顏曰唐母故母即也乃
系以銘曰水銀翻石齒齒惟母之即既堅且泚
光緒十九年癸巳春二月胞姪宋記崇拜撰

唐母橋聯

冰雪一心淨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漫天雪婦之卽匝地霜方其潔有客爲我道其詳。點點都是卽婦眼中血。淚涓涓望眼穿。樂昌破鏡不可圓。阿阮爲我作蜉蝣。唐宗一脫賴汝傳。

家雞猶未已無奈烽火千戈起十指不瘡飢紡織供刀已
有兒死賊中有姪賊賊裸躰嗟嗟弱
息不能支幾度流離更轉徙

一星曙送孤聊亦慰慈烏相隨形與影中道復棄吾何況棟蓀生死分卽婦之卽苦如荼
餘生脫虎口身外靡所有傷哉卽婦病子喪何君使之正邱首母族存亡不可必大阮小阮
爾知否

風吹霧不絕雲過月當空惟此卽婦卽家口食富同大吏據情入以告惻然天子爲動○荒
荒一坏上詔書賞前崇寧陽有兒粗然秀荷鋤到處訪墓封爲閭當年經事人模糊不能辨
西郭吁嗟此東天所情佳城鬱鬱得之偶合科之禮防周公奠以牲牢酌斗酒告卽畢竟
天不亂灑肝會看昌歆後

金卷七
卷五
吳縣張茂鏞謹題

唐節母安甘廬圖記書後

昔吾吳卽母中_二有圖記者_一。一爲哀卽母竹柏樓。一爲徐卽母劬劬樓。今唐卽母安甘廬。又有圖記則是鼎峙爲三也。按唐卽母歷唐高祖大率與哀徐相埒。而其慨唐宗不祀。謀續於從出之朱氏。朱氏當唐由寇亂。全家幾陷賊中。特爲發踪指掌。俾脫生得遇其半。自此朱祀延唐祀亦因之延。凡權變而濟險也。抑有卓越乎哀徐者矣。惟是哀徐兩卽母圖記皆出自其子。而唐卽母圖記乃出自其姪子。不忍沒母之卽。而圖記之於誼爲孝。姪不忍沒姑母之卽。而圖記之於誼爲仁。孝可嘉。仁更可嘉云。

賦唐節婦事

自諸離羣曲傳哉夫所欠伶達窮息幸苦待窮年金葉館許來蘭才遠隨奴弄珠座照月
霞玉腕霏煙朱襖方無安唐宗何忍罵螟蛉差可算盤營兩能金卅角隨羣幼孽才付一編
荻九展探下鍼齒夜燈龍烏鳥慈懷紅羊浩劫連身家休顧問骨肉各分遠捷蹄林立
妖乳敢量延蜘蛛蛛空待補座復信言旋哀祚謀重繼沈疔瘡不痊掩骸訪島候氣未支綿
履獎行宣詔哀榮且及泉吁嗟卽婦卽大義豈免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

吳縣潘志詢拜書

備極天民苦新始便兄離左家惟有女郭氏竟無兄松柏相承悅冰霜不改移敵愾仍世業漆室感時難莽莽重泉路常覽恤緯思縱橫屢金轡高望振門楣銀鹿將河弇金鑿又遠推桃承猶子纔訓仰大家旌鼙鼓喧聞起卅車轉從危事能排難貳智克克宗室軍事方紛紜先靈更餒而鵲鳴嗟毀室蟬藏復金飴卽與共美塲功同梓白每休拘人後說明史傳張詩

題唐節母安甘廬圖集陶靖節句

幽蘭生前庭夫高風景青松在東園卓爲霜下隄感彼柏下人深得固窮節貞剛自有節
時時見遭烈天道幽且遠孤雲獨無依良人不可瞻頓言同此歸弱女雖非男慰情良勝無
一朝長逝後值歡無復娛竟抱窮苦節門庭日荒蕪再喜見友于親戚共一處試攜子姪輩
無樂可欣搖刑天舞干戚賢者避其也分散逐風轉冬月凍且飢栖栖失羣鳥舉自情淒涼
日暮獨獨飛不知竟何之東方有一士懷懷在琴書弱冠逢世阻暫與國田疎一去三十年
登涉千里餘投策命晨裝行行循歸路每母多憂慮慮爲親舊誤銜哀過舊宅惻愴多所悲

自從分別來，倉去塵歸期。崎嶇歷榛曲，高墳正崔嵬。四面無人居，白楊亦蕭蕭。涼哉宜霜柏，見別蕭父中。心在復何言，是由罕所同。魂氣散何之，結形寄空木。相贈遺舊書，茲茲掉路曲。山澤久見招，非爲卜其宅。懷此願有年，今日從茲役。回顧慘風涼，寒食常橫嶺。清卽映內服，憶此斷人腸。早終非命促，有生必有死。既死傳無差，差止千萬祀。

吳縣謝祓

安甘廬記

吳縣謝轅

安甘廬者欽訪節婦吳縣唐母之故宅其猶子朱君懋之重葺之以奉歲祀者也翠屋一椽足蔽寒暑量地十笏匪曰敬臨節婦以長子之共處相夫子而有寫作羹入厨擗飯行野斗衣臥嘗鴻業齊舉怡怡如也洎乎歌作陶鑒識數點寂寂數點寥寥語語況微聞未泯墨華低亞節婦始守一廛從終之義援三思為後之條人情曲合奉養充以外孫骨肉至近嗣正倘者兄子如苦訓心折憂勵志固已開行義之閭倘孝德之里矣無何洪魔倭扇放火構輿拔宅無存炬燼燹節婦則有鑒焉姑輩踵下廬不同梁女卒得已免遂存范蠡之孤仍絕庾信之棄徙之於是感卯翼慰表貞告節廟康兄之足執散而歸傳烈女之圖藉斯詒題檣柱而懷情封墓穴而展禮就倩敬之奎室起偏棲之門樓九京有知三徑無恙每當夜雨凄其神懸慧若五意境壁懸聯破窗裂紙吟哦課讀兒婦鳴機此情此景猶將彷彿乎

遇之

題唐即母安甘廬圖

同邑董瑞春撰時乙未孟夏

昔鴛鴦吟夫所天無懷弱女一棲悲墨花彈指成虛幻影隻形單倍可憐。如若含辛慣食貧賤容甘作未亡人。敬慶幸在猶堪守。非忘同胞骨肉親。家計蕭條賴女工寒宵燈火雨人同弟能愛我特相憐。自消貧守素威。撫姪承桃慰母心。未唐嬌嬌誰允深冀燈課讀。寬嚴濟寒夜更長自理銘。百萬紅巾卷地來。流離分散堪哀。從今兩地相思若生死存亡永自憐。旌門典重感恩崇。聊慰當年保護情。從此東暉橋畔水流芳。百世有餘清。

元和玉同德拜題

奉題唐即母安甘廬圖

觸目淒涼號鬼風。雲黯黯日無光。天傾地陷一廬存。中有奇光難掩抑。借問誰成此幅胡為乎。云是唐母食貧守志圖。如若含辛宜婦道。那堪無子更無夫。瑟琴敦睦同鼓。櫛櫛無可撫。欲死不死非惜死。故將奇節傲終古。情冠起萬事。已男號女啼。弟忠避母獨從容。保猶子猶子依母獲安全。未氏宗桃賴以綿。歸已無家歸不得。善堂甘入盡餘年。吾思守而不負。全道。

卷五

九

題

卷

五

七

一

卷

五

七

一

卷

五

七

一

卷

五

七

一

卷

五

七

一

一病呼不起。天花幻。優曇。弟愛仲所。何以慰遊春。蟬吟蟬。子。兔絲女。羅附。宋家一塊肉。唐家一脈。續。吁。嗟。長卿。妻。懷。歸。解。屬。歸。來。撫。孤。兒。仰。屋。兒。啼。血。紅。手。自。給。不。使。旁。人。知。天。狗。夜。墜。地。紅。冠。忽。西。起。弟。婦。攜。幼。亦。避。來。烽火。裡。賊。來。奪。其。婦。即。婦。走。進。叱。侃。侃。陳。大。義。賊。沮。而。敗。出。城。閉。關。萬。葉。霜。飛。眼。難。開。可。憐。弟。與。姪。望。斷。不。能。來。旌。旗。滿。南。國。忽。見。弟。與。姪。嗟。運。智。周。旋。圖。良。策。不。知。分。道。任。他。日。共。太。平。豈。知。弟。與。姪。留。留。丁。即。婦。夫。聲。哭。有。子。亦。遭。戮。壯。哉。一。義。民。喜。先。節。婦。族。中原。遠。賊。清。有。姪。名。記。第。開。關。見。即。婦。足。跡。上。成。傳。聞。寄。普。濟。至。已。幽。宮。開。檢。骨。節。清。泉。思。通。神。示。傷。奉。歸。葬。孫。溪。請。旌。節。表。題。祀。子。以。承。孫。可。慰。即。婦。之。精。靈。曰。安。甘。微。題。各。幽。探。中有。大。手。筆。我。請。若。自。移。不。見。繫。組。綬。不。及。一。婦。節。即。婦。素。大。義。列。變。而。能。守。智。設。宋。氏。安。烈。叱。賊。胆。寒。懷。慨。捐。軀。勇。從。容。盡。節。難。乃。知。大。丈夫。慚。愧。升。而。冠。

時在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六日夜於古吳古五嶗園對山閣下題 長洲張恭創

題唐即母安甘廬

烏摩即母早夫所天左家有女一綫。冀傳。墨花。復。隱。天。道。惘。然。弟。有。子。昇。母。承。先。何。圖。屈。奴。又。靈。峰。煙。下。起。弟。依。倚。弟。幼。姪。孤。為。謀。生。金。促。避。海上。弟。祀。以。是。賊。氣。摧。摧。孤。姪。

金

卷

五

七

一

卷

五

七

一

卷

五

七

一

卷

五

七

一

言旋母廬十坂都變桑田。詢母起居。居。功。已。六。年。招。魂。何。處。劍。池。之。邊。為。見。遺。骸。為。發。荒。陳。首。邱。唐。氏。長。夜。綿。綿。事。關。於。朝。綱。緯。綱。當。姪。心。惻。惻。思。義。猶。憶。愛。斯。故。址。結。廬。三。楹。願。曰。安。甘。祀。事。孔。庭。嗚。呼。即。母。松。柏。方。堅。松。柏。比。堅。惟。母。之。瞻。

乙未金月 吳縣錢人龍并書

產猶在。原可。而。有。子。分。故。水。承。歡。亦。能。樂。古。來。不。少。稱。貞。節。遇。問。誰。唐。母。若。皇。哉。猶。子。亦。奇。人。兒。長。不。忘。姑。母。恩。號。號。荒。郊。求。骸。骨。故。歸。為。葬。為。招。魂。一朝。再。詔。日。連。來。天。上。施。恩。到。夜。臺。從。祀。建。坊。表。其。節。不。教。酒。設。在。萬。樂。死。若。有。知。應。不。恨。蓋。棺。方。見。有。定。論。不。信。試。看。家。慶。象。大。半。無。人。供。麥。飯。母。有。猶。子。母。不。死。勝。人。撫。孤。已。萬。萬。況。復。繪。圖。徵。詞。章。琳。瑯。滿。目。足。表。揚。矣。吾。未。等。佐。公。筆。那。有。江。郎。福。錦。長。發。單。據。管。試。吟。哦。吟。不。盡。意。欲。奈。何。更。倚。楚。些。成。一。闕。春。秋。若。作。降。神。詞。謂。曰。嗚。呼。母。分。生。兒。無。依。死。可。無。據。些。生。兒。無。名。死。可。無。譽。些。魂。分。歸。來。家。不。可。以。處。些。嗚。呼。母。分。生。兒。無。嗣。死。可。無。子。些。生。兒。無。養。死。可。無。祀。些。魂。分。歸。來。故。家。不。可。以。止。些。如。茶。懷。藥。母。志。已。伸。些。旌。門。表。墓。母。節。常。新。些。為。母。奉。祀。已。全。母。倫。些。春。秋。有。毫。鉅。典。可。遵。些。魂。分。歸。來。格。來。散。些。亂。曰。生。多。憂。死。宜。安。些。生。多。辛。苦。死。宜。甘。些。散。廬。猶。在。將。若。峙。於。江。南。些。彼。有。三。從。亦。有。死。安。得。如。母。之。不。刊。些。錄。塵。

諸詞壇大足郭政 香漫郭紹裘求是草

題唐即母安甘廬圖

青青巖上柏。鬱鬱松。歲寒。即。乃。見。此。水。雪。容。即。婦。夫。所。天。難。無。一。錢。轉。轉。應。所。愛。葉。卻。似。與。銅。書。有。女。如。王。聊。以。伴。空。台。少。慰。未。亡。人。焉。知。年。壽。促。大。有。容。有。如。道。計。節。無。男。

甲子江南清偶以詩賦課士擬大軍克復金陵鍾歌有五撰表作云石頭風利阿童來火炬無煩鎖鎖開道憶東轍高會凱歌齊上雨花台揚州金渠壽上公威聲久著大江東不知誰作軍司馬山斗文章紀戰功又朱櫓五律云江浙慶全收威名震九州元戎能戰守天子自懷柔日照旌旗燭風高勒勒秋海波從此靖千載頌金甌

江真翁法語有小錄錄言數首寫軍興苦況悲壯蒼涼錄其四云鴛鴦鵲雨多水漲生蘼蕪魚飛稻田畦產蘼可憐有地無人種免於創得連根煮雲生烟氣愁不語聞說明朝要打糧相將又向他方去交桑桑危日色昏黃桑柘苦官軍盡數斫新前住相求拔刀怒柳絮拂地榆莢長良哀寡婦空提區野雞作餚大如鸞秋風那得成衣裳得過且過街泥無力果難做翠綰刺落寒侵膚况是今宵風雪大百丈虬枝嗟雙立微軀敢美鮫龍鮫深山日暮行人稀夜雨荒郊鬼燈泣行不得也哥哥河南河北皆干戈前達官兵後達官兵後達官兵十日將如何

拂面西風塵撲撲荒庭白骨狐狸吟誰家雙雙行得遲棲馬路上聞啼哭

曾公既充金陵京外官紳耆耆由賀護守常格者居多獨李公青龍察傳引繁稱鋪張揚厲一書累三千言中叙討賊之初以書生張空拳提巨寇號召生徒子弟急難繼繼備慮艱阻百折而不同及乎大功告成懲懲遠近鉅賞兄弟同日膺茅土以蕭爾一邑備有侯伯子男之封建社位鐵券尊閣及方伯連帥之慶至以千百計可謂如茶如大十載一時矣而得力尤在末一段屬規於頌深得古人贈言之旨其辭云兩江督府兼轄河漕鹽法及操江諸務殷劇孰難治承平時選帥當重於他省非有文武威望如大體可信是者莫能任况於閩後任辱殘黎於極瘁之口其事與開闢同而又有見夷寇遺骸投擲不可測則所謂安內以攘外者豈必遽謀深遠消患於未萌焉竊謂國治以教養為先在今日則養先於教世亂才勝法若由亂而治則當以才用法而不為法所縛至於內治既脩外侮自戢道在蓄威養望有以大服乎中外之心久之必咬號不逞矣所議並為通達此外駢散文字率以郭李相比擬曾公數業誠不必少遜前人然時勢不同未可例也

英國使臣威妥瑪呈請京師上書同文館進借法自強之議聞者憤慨有義士託名周師孔者擬書答之大意謂中國治貴文明不務險遠與西洋人情風俗百無一同西洋之政官與商民皆不分官之事商可主持商之事官可十預中國則不然官而愚商謂之忘廉商而預官謂之越分故聖賢立教化帝王主政刑而風俗則轉移於百姓政教之力亦但能去其太甚聽其自然不可以力爭不可以智取今欲以創鐵路立電報開米五金山礦等事要為風俗擾眾驚民以中國官長行之猶多升格何況貴國之代謀乎且貴國遇有大事又何嘗不以民心為重官權為輕如西洋諸小國向歸英屬中國民心有異亦即舍而不問西洋天主教最先及耶穌教出彼此爭長卒不能奉天主而盡點耶穌夫同此一教同此一力猶不可扼束就西強人從已何獨於中國而昧之即以理財而言貴國經費悉取於商鴉片一稅稅銀至數十兩湖絲一包亦此明明有利於中國者尚不欲效西洋之所為况於利害未卜者哉夫中國民氣至弱也而有將亦至強譬如江河之水竟僅數丈其遜於大海遠矣然而小船重載動至沉溺大風激之波浪山湧亦足以覆舟而而餘中國之民奴以柔道馴馴施之仁政則順強以所不願驅以所不能則渙散而不可收拾且將憤憤伸怒於創議始事之人竊為先生不取也書中又引秦始皇元世祖諸所行事以見非力之不足服人而我朝仁

德相承民心感沃此即為政不再恃強而德萬終不能弱之證不惡而威可與亡友將制人作並傳也

某督士平政徐以文云公醫公名醫公疾公自醫公藥醫藥老當餘味曲已至矣

徐總憲楊州人微時與友人讀書僧寺中寺故近水夏日苦蚊雖處帷帳中驅之不盡而徐獨倒身甘寢寂不聞聲眾疑其無徐袒而示之良信他日徐歸一友移卧其處曰吾且試之果無所擾心異之而不得其故遠道某其樂無涯也及醒解月夜在窗見一人伏牀側手執蒲扇扇拂不停視之青面獠牙目如炬大驚曰若為何人其人注目久之曰我謂是徐都堂乃一老秀才耶拂袖而去

有鄉民入市繫馬於茶店之門而自往城東者既還馬猶是也而齒則加長矣遂以換馬廷主人而相率關道福又新太守至問得其故各執一詞乃命從者解其轡以大杖扑馬聽其所之馬奔至某寺門外止而不行從者叩門而鄉民之馬繫焉福問鄉民曰馬齒相去值錢

幾何曰十千。曰汝自大意。安能主人。謂其半。以為情路之費。和向之友。道焉者。

青草

鄉民僑居者。遂行惡。解衣塞草中。既而卒於李氏。而忘其衣。近而索之。李曰。見草不見衣也。且幸在廚。聞汝往。搜草中。不待衣。不女。貴也。方解。聞。令。汝。至。聞。而。達。之。先。問。鄉。民。火。與。李。氏。聞。語。謂。鄉。民。多。刁。頑。意。將。圖。非。言。未。已。李。袖。煙。管。置。於。地。笑。曰。煙。管。須。牙。乎。玉。乎。幸。而。未。破。因。索。之。隨。子。置。座。後。仍。與。李。說。陰。情。道。豐。顯。頭。及。家。常。細。故。頃。之。而。她。之。左。右。已。從。李。氏。家。取。得。鄉。民。衣。件。呈。堂。矣。李。見。衣。錯。不。寒。而。慄。號。慄。曰。吾。以。汝。為。好。人。乃。隱。人。之。物。而。又。陷。之。者。耶。台。之。十。數。曰。烟。官。已。付。汝。矣。

吳夫人

陳勇烈公夫人吳氏。山陽漢河人。遊擊吳禮北。女也。幼讀女四書。事父母孝。能識大義。勇烈。擢。州。威。豐。初。遇。賊。擄。至。天。長。會。提。督。李。世。忠。渡。江。擊。賊。勇。烈。勸。其。族。父。世。銘。為。內。應。以。天。長。歸。朝。同。治。二。年。苗。沛。霖。房。提。督。陳。公。瑞。聞。勇。烈。名。招。之。麾下。力。戰。破。賊。思。兵。於。青。河。陳。公。故。與。禮。北。善。知。夫。人。賢。為。勇。烈。聘。為。婚。期。前。三。日。諺。言。陳。公。擊。賊。河。南。殺。於。陳。勇。烈。方。食。遂。起。具。衣。冠。往。見。禮。北。曰。陳。公。過。我。家。今。有。盛。禮。事。雖。不。可。知。然。亦。當。速。往。謹。請。改。卜。吉。期。即。出。門。策。馬。星。夜。北。馳。十。餘。里。時。山。路。間。望。無。人。煙。三。日。不。食。饑。渴。疲。頓。而。陳。公。幸。無。恙。相。見。於。河。南。由。是。勇。烈。義。聲。震。天。下。四。年。成。婚。於。吳。氏。夫。人。以。勇。烈。治。軍。嚴。請。減。殊。戰。勇。烈。笑。曰。是。非。爾。所。知。不。殺。何。以。行。令。夫。人。曰。首。利。非。廢。法。也。法。當。執。情。亦。當。原。勇。烈。然。之。自。是。歲。少。露。家。居。愈。謹。謹。先。後。大。小。數。十。戰。追。賊。山。東。數。十。里。而。口。不。言。功。最。後。奉。將。相。寧。公。機。會。勦。賊。賊。張。仲。愚。於。清。縣。之。陳。雖。時。各。軍。未。合。而。後。受。賊。勇。烈。屢。戰。竟。日。身。受。十。傷。復。大。呼。馳。新。悍。賊。六。名。賊。發。鎗。中。腰。而。顛。顛。謂。左。右。曰。難。者。州。也。陳。勇。烈。其。已。矣。遂。卒。年。二。十。一。遺。命。葬。山。陽。夫。人。初。得。凶。聞。晝。夜。號。泣。不。入。口。者。五。日。父。母。勸。之。曰。吾。何。敢。死。腹。中。一。塊。肉。陳。氏。宗。桃。所。繫。勉。起。視。病。及。勇。烈。極。至。清。河。世。銘。聞。將。相。奉。請。優。卹。移。柩。返。天。長。夫。人。曰。先。夫。有。言。矣。生。不。樂。居。天。長。死。乃。強。之。耶。必。欲。移。柩。更。以。一。棺。將。我。去。耳。世。銘。無。言。遂。出。閨。十。日。哭。以。眾。至。徑。登。堂。奉。柩。行。夫。人。阻。之。不。得。伏。柩。而。號。勇。士。扶。之。頗。盡。於。地。及。柩。出。而。始。哭。哭。而。言。曰。吾。不。可。復。生。矣。至。是。決。計。死。預。藏。毒。物。服。之。灌。救。移。時。竟。絕。年。僅。十。有。八。是。時。提。督。劉。公。瑞。駐。兵。清。河。之。楊。莊。聞。報。大。恚。遣。兵。勇。水。陸。追。柩。返。並。擒。世。銘。及。同。謀。張。李。先。者。即。時。正。法。而。將。相。建。豐。烈。祠。合。祀。夫。人。為。吳。氏。之。日。氣。象。慘。慘。觀。者。皆。歎。息。禮。北。哀。其。女。請。家。兄。仲。勤。為。勇。烈。作。行。略。而。屬。子。填。詞。以。傳。之。行。略。所。紀。雖。翰。香。尤。諸。

戰。此。宅。如。生。因。為。長。不。備。錄。

陳東山

陳東山者。休其。名。世。居。金。陵。蔣。山。之。東。因。以。自。號。性。迂。拘。不。諧。於。俗。授。室。後。妻。偶。失。睦。憤。然。自。責。曰。婦。工。不。惰。刑。子。之。愧。遂。棄。家。遠。遊。初。設。教。吳。越。里。從。之。者。多。既。得。習。則。教。不。行。去。而。之。燕。從。徒。於。都。城。西。鄉。鄉。俗。來。學。不。具。器。第。日。納。膏。跌。筆。海。中。讀。竟。則。去。多。每。不。校。去。來。無。稽。盤。詰。以。日。計。也。歷。二。十。年。不。自。知。其。列。門。墻。者。凡。幾。何。人。而。積。貲。頗。厚。頗。有。某。翁。勸。營。子。母。合。資。燭。於。京。都。正。陽。門。列。肆。甫。集。值。林。清。亂。都。城。戒。嚴。徹。夜。搜。捕。燭。為。軍。士。搜。盡。及。賊。平。而。肆。亦。閉。矣。鄰。翁。故。有。力。願。償。所。失。東。山。曰。命。也。堅。不。受。謝。然。一。身。南。旋。吳。會。適。從。遊。者。遠。為。主。人。並。捐。資。供。杖。頭。需。先生。固。無。所。用。得。輒。周。急。不。少。吝。或。傳。其。元。日。出。賣。雪。中。遇。無。賴。子。攫。其。冠。而。奔。先生。子。青。跌。數。百。招。之。其。人。欺。先生。老。趨。超。而。至。則。傾。囊。相。贖。成。勿。復。爾。冠。亦。不。吝。還。也。年。八。十。預。治。身。後。事。冠。期。而。逝。後。二。十。載。各。有。過。都。門。西。鄉。者。居。人。猶。道。先生。不。置。云。馬。相。艇。述。

斷碑

家兄仲勤以千錢購新碑一。方。背。錫。十。六。字。書。法。遒。勁。平。列。四。行。第一。行。曰。吳。越。勝。事。次。行。曰。書。宋。乙。詩。再。次。曰。屋。書。遂。縣。曰。視。昔。過。眼。即。售。者。亦。不。辨。為。何。語。他。日。詩。坡。公。墨。妙。亭。詩。通。與。前。字。相。合。心。焉。疑。之。及。閱。秋。雨。盒。隨。筆。乃。知。為。黃。公。石。齋。之。硯。所。刻。果。是。歟。許。曹。資。谷。都。轉。嘗。得。之。唐。陵。市。上。並。載。右。偏。有。通。周。篆。印。左。有。竹。垞。銘。語。均。刻。雖。不。可。辨。以。黃。氏。政。物。歷。今。二。百。餘。年。仍。歸。吾。家。可。喜。也。

乘槎記

乘槎記為總理衙門武備奉使西洋之筆。計百六十日。往返十萬里。乘風破浪。洋洋大觀也。顧其所載多樓臺園囿。寶玩機巧。珍禽異獸之屬。而於疆域險易。兵刑政教。略焉。惟法國都城。載陸兵三十萬。黑。衣。紅。袴。持。枝。樹。立。棋。布。星。羅。其。巡。街。之。兵。冠。服。鮮。明。往。來。梭。織。無。間。雖。行人。如。蟻。而。安。靜。無。譁。何。其。奉。公。勤。職。若。斯。耶。英。吉。利。都。城。人。民。倍。於。法。國。而。水。陸。兵。不。及。其。半。已。數。倍。守。則。以。倫。敦。地。形。四。面。環。海。非。若。巴。黎。之。偏。近。鄰。疆。也。英。國。官。制。有。相。國。有。將。軍。大。稅。司。各。棧。仔。各。至。三。百。萬。鎊。錢。有。金。銀。銅。三。等。海。關。歲。收。金。錢。二。千。六。百。萬。鎊。磅。為。三。兩。三。錢。即。以。金。作。銀。已。足。抵。中。國。全。幣。之。數。而。又。過。之。故。西。洋。尊。重。商。賈。尚。技。藝。能。廣。取。他。國。之。財。以。自。殖。大。器。出。於。布。西。國。都。城。子。重。至。百。物。形。長。有。失。故。船。已。獲。厚。六。七。寸。者。能。通。之。各。國。皆。購。大。器。於。此。通。局。工。匠。多。至。二。萬。餘。人。而。俄。羅。斯。都。城。繁。富。強。兵。精。器。利。

尤為各國之冠云此皆他書所不載者擇錄數條實古人勒銘居身生擒吐谷真不值一舉也

盾鼻錄

盾鼻錄一帙吳門某氏作也某初以部曹改外官分發四川會何子貞大史視學蜀中據某行事勦龍之而川督政亦劾何某又為是錄以相汚讒然毒之於人甚矣錄中自言紀事從實非見諸奏章節報者不錄試問閭閻之事鄉曲鄙薄之談果見於何人奏疏耶此即其自相矛盾者也

義伶

巧玲者忘其姓字曰慧仙居京師日與某公故相善久之某得監司資不能治裝遂與某且不肯養某強予之囊囊既具未及成行而某公卒會日甫班色遂遠至某官邸謂其索適來也遂入幃哭拜已探懷出券就燭焚之大慟去

李伶

蘇州李春江練大雅堪儔軀潤喉技藝冠群伶人中傑出者性靈敏於群中購殘缺耕織圖一映紙瓶臨摹久而有得作人物無不入神又與諸畫家晨夕切磋聲譽日增咸得潤筆金也

卷一

五

三

資信於戚族然不肯棄伶童蓋曰伶本業盡餘技且班中脚色無多缺一不稱我去余眾人何弗某性頑劣不事生計母偏愛之李得資悉數奉母弟輒浪用不敢怨弟有所作亦笑撫之不與校蓋恐傷母意也洪逆之亂有人見其負母弟出背門去不知所終

又

鍾鳳齡字雁秋蘇州人少孤年入都遂墮梨園而常以思母故背人涕泣脫籍後甫定寓屋五馬人輩其母會吳下頻年兵燹人多流亡屢以書往不得報乃奮然為尋親計人以望成業也咸勸沮之狀曰吾不憚征往為母母地今不得母耗何德此誠業為哉盡貨所有不再計而行

天籟

詩以情性天籟為上水氣骨次聲律徒襲古人面貌者下也婦人孺子偶得一情至語耐人竟日思又士性天不真即能杜撰陶徒履體耳如北齊斛律金勳勳歌隨園載其夫哭母曰皆以不識字人信口道出彼豈知有十九百三百篇哉康熙中獻尼魯特侍上即吟凱旋之師報膳大軍士彈箏箏歌者畢集有老胡工箏有勝無能漢語上賜酒使奏優老胡歌曰雪花如血撲戰袍奪取黃河為馬糧我名王今廣我使數我欲走分無雲嗚呼北斗之

北奈若何又超勇親王蒙慶用兵深得侍衛綠克運之力事定賜以千金而親飲之酒綠克渾曰請王侍姬為奴舞奴奴為王歌歌曰朔風高天馬馳追兵夜至天驕逃雪山旁黑河道挾迷殺賊如殺草安得北斗為長弓射落樓櫓入酒鍾音調悲涼如出一手蓋其風氣使然與

絕句

絕句以節短音長意餘言外為妙非如古體排蒜轉捩可以操縱自如也河工官吏以水為生自黃河北行而應營生意盡矣胡樺楓同守司司云草沒河堤綠滿灘寒風吹袖不知寒雲楊生就風流性不得春波倒影看懽懽之詞出以繡繡讀之輒吟奈何金陵克復餘孽未清雷事不遂撤防以昭慎重彭雪琴侍郎白云江上新晴舊色開綠楊深處見樓臺老漁未肯拋竿猶恐輕雷送雨來老成之見別具深心讀之自然首肯

晚學齋詩詞

家兄叔丹與予生同居長同學讀書論事同微趣而性天脫犖達過於故兄弟尤為相得所著晚學齋詩詞存者甚少人日和鮑菊溪五古云空庭遙雲陰浙港破千夢舉頭見日光檐雪已消冰手把幽人詩松影一窗供讀設高風生愜然答吟風聲望斜輝前村煙樹重

卷一

六

三

卻坐閒清鑪遊心入空洞南郭偶成云浩歌溪樹間微風醒殘醉得土柳波心雲影盡空翠田夫荷鋤遠從龍頭至不解強周旋淡語亦真摯世情多險巇到此意良慰徘徊不忍歸殘陽上衣袂七古題沈榆伯畫梅云北風捲晴冰含花至庭雪落翻飛猶老人發墨東烟沽胸中積塊紛樣樣詩情盡意正清絕我來深巷無喧嘩入門把玩識真性下視百升皆塵沙太素為胎發古艷位置獨宜山家樸素持立氣運轉造物亦為生嗟呀悠悠俗眼不相入有材何必相矜誇小橋流水月東上嗎咽又聽城頭吹送字梅江五律云天風盪秋色斜月轉庭陰樹古貝奇骨花幽墨素心群生漸潦草崎士各山林把酒知何日相期共解襟七絕江口云天風吹起月華流飛送輕帆作壯遊萬頃琉璃一壺酒簫蕭吹破海門秋寄懷懷平弟云垂柳飄蕭月不明遙天征雁有殘聲夜夜松陵接倦旅不成也是者般幽獨拈把茶碧醪香今宵斟偏來宵依舊樓欄芳華初占小園春記倚欄杆曲怕幾度驚飛燕無語不語是當時驀要想到秋來後閑到芙蓉可留餘韻寧平天河字也凡性孝友少嘗對臂猿親事戴世德錄

金盞遙墨卷二

鉢池黃鈞軍大河者

洞元鏡

西域有化生鏡以一物照之立成千百。又有洞元鏡雖金石之類老能深微其中有王姓走無常者私念地獄受相種種不測何不攜此窮其情狀越日赴冥宮行過曠野見有石坊號然大書陰陽界三字一少年情思迷離若前若卻坊內立美女一亦復含悲思涕進退踟躕王念懷中有二鏡急取其一照見坊背亦有大書三字曰禮義防閑少年心中宛然現女子狀如目之瞋情態並肖女子心有少年亦然復出化生鏡則千百癡男怨女如泣如訴坊之下空無所有而不敢前王醒而喟然語大河曰聖賢制禮明義別陰陽雖為並世之人若有幽明之隔然則人世傷心之慘固不獨彌留水訣時也西人謂歐洲諸國男女不避嫌疑親屬相逢則握手接吻以為禮立生離立以示親攜俱無猜忌為自然故轉不聞有苟且之事感嘆曰是或一說也然不如禮義禁制之正大光明矣

殊快

署某都司方在總兵而加銜提督者也少陷於賊投誠後從征江陰匪寇而得婚媾詢女金盞七墨

卷二

逸墨

家也故士人子也美靜而能顧有大家風範方甚重之娶將老於是鄉矣後以積功故職位漸峻或言女之歸也不正無以承諸命而肅家人乃別聘金陵某氏為妻而隆女為側室女即以妾庶事其嫡無愠色無怨詞而大婦卒不能容謂諸姑刻女惟背人歎泣自歎是命不猶耳未幾方病卒女父明經先生至欲望之歸而大婦兄弟輩不可偏往金陵後況不可知矣方在城中喜見偏忠王出其所攜金玉寶玩別為五等最上者獻洪逆次者自取餘以分賞諸酋有勳冠大珠如龍服夜置將室中光射五尺許又選一分以上者十數盤以銀絲聯為帷帳獻諸酋眾謂善日寢其中自然清涼爽健也甲子予至白門見有兵勇持碧玉如意而售於市者問其價昂然曰百金彼固不知百金之未為多也

心血

浙東女子某氏父賈蘇州僑寓於南潞女所居樓故臨河有楚州生者因事赴蘇泊舟樓下者十八日一日晨起女自簾簾傾盆水俾然見生不自覺其盛之失於手也自是接履為常作書刺繡然朝暮相對然意態閒靜絕不似世俗目成眉語者所為生之友將若者距女家不遠數武來聞語生曰名節事大勿妄也遂移泊於胥門庚申之亂南潞市塵化為焦土女及母妹焚焉貧民多於瓦礫河渠中淘取器物稍為度日計或檢一物大如拳下圖

上說非木非石中鑲而外堅反復視之不識也通有軍士二人至曰戎為解懸舉刀剖之剖然兩半而文理分明諸視之垂柳數株中有小樓樓下繫一舟一少年伏窗而眺眉目如繪更覺詭異再剖之片片皆然會將若過其地索而觀之絕似楚州生狀相相若若生呼之欲出乃攜其一片歸而玩之久之恍然曰吾得之矣此必某氏女子心也乃秘其事藏以小盒而密寄於生生得書悲感不已焚香奉盒拜而啟之則祇存一汪碧血而已

女主

世傳英吉利為女王非也當今日而其主通女馬爾英人華拾得云吾國自諾曼的朝至今八百餘年統系不絕其語亦參蓋英人傳國之序或世或及傳世傳子無子傳女傳及傳弟無弟傳女兄弟子猶子女亦猶子女之子孫女亦孫如是傳相承故曰不絕實則傳女者各為一朝諾曼的至今已易五朝其曰一十八百餘年者則自漢神時五鳳間立國之始計之雖為七合為一歷千數十年而始及諾曼的也

輪船

軍興以後東南各大吏皆製輪船為辦公運餉之用頗見於奏疏其初採水操盤運機轉船猶以重貨僅用西人近設輪船招商局西國領事官及諸洋商皆來賀告成之使中人自能駕行洋商謂中國得天地清淑之氣其人最靈但能刻苦用心其精巧猶在西人上也輪船海行以淡水為要開船時以大灼水諸水氣以運船即用氣化之水以供用船之上下四旁皆以銅管承接貫注數百人飲食洗濯竟無缺乏憂每日燒煤多至十萬觔冬有鐵爐者有風扇每座以一人搖而轉之滿室中習習風生也

大車

天津洋人初置大車先於租界內土路試行又以載貨車一輛繫屬其後今中外五十人坐於大車內位分三等英領事與中國官員居上等從人生其下車外四面則雜處居之試行一周便捷而稍美蓋西洋大大車馳騁鐵路能繫屬十數輛也中人創製莫不稱美錫其名為利用云

賽舟

每歲九月間西人為賽駛小舟之會舟式以八人打槳者為最大五米具備出沒於洪濤白浪之間第見旌旗飛揚才閃鑼最足以駭悅心神此蘇各蘭人所駕駛也亦有小舟用一二人者則英法蘭國居多馳如飛捷於鳥翼得勝者踴躍奔騰波濤雲湧以快其金標之興西婦頗而樂之頗厚賞以獎其能此又於賽馬之外別開生面者

煤汽

洋燈必用洋油。其性最烈。見火即燃。故又名火油。滬市頗有進烈傷人者。又虹口某行需用自來火。一夕管線已息。行人俱入黑甜矣。未幾而煤汽大至。不能復燃。滿室臭氣。凝聚不散。及明。臥者皆中煤毒。昏暈。幾能起。故西洋諸物。雖甚巧。亦甚險也。

水龍會

十月廿九日。西人舉行水龍會。港城士女結隊。聚觀。街巷為之填塞。計中外水龍若干具。式樣互異。機巧玲瓏。最大者曰滅火龍。車中有機。能自以鰾。注水。鼓動。噴。別用。綠。紫。一龍。安置車上。騎。或備。中列。銀。燭。旁。懸。五。色。珠。璣。燭。明。如。晝。蛇。如。生。樂。工。擊。鼓。吹。笙。一。引。前。一。般。後。巡。捕。執。鞭。持。棍。以。衛。之。凡。號。吹。各。從。其。隊。火。把。光。燄。各。殊。又。有。高。柄。龍。燈。擁。擠。繁。密。一。隊。不。下。十。數。百。人。照。耀。滿。道。如。白。晝。行。及。馬。路。煙。火。間。作。半。空。中。忽。現。五。條。輪。光。既。而。望。者。黃。者。藍。者。互。相。起。落。如。響。星。如。新。月。如。流。電。萬。眾。喧。聲。應。接。不。暇。洋。人。又。於。工。部。局。鐘。樓。上。時。發。大。標。直。射。斗。牛。忽。爆。作。滿。月。狀。光。華。四。射。金。紫。耀。生。不。啻。身。入。廣。寒。非。僅。人。間。世。矣。俄。而。一。輪。轟。裂。則。流。星。萬。點。飛。墜。虛。空。又。不。啻。天。女。散。花。燄。紛。亂。豈。也。至。是。神。搖。目。眩。莫。不。駭。為。大。觀。然。失。乎。水。龍。克。火。之。義。矣。

長人

前數年江湖賣戲者。攜四小人至。短僅二尺餘。指其老者為祖母。最少者為孫。中一。代。為。大。婦。語。咬。咬。不。可。辨。沉。淫。淫。如。常。人。自。攜。乾。糧。粒。細。如。米。飯。不。過。也。近。有。女。人。磨。五。者。籍。徽。州。魁。梧。雄。偉。倍。異。尋。常。有。巴。杜。商。人。攜。之。西。洋。報。跡。所。經。累。增。聲。價。每。日。已。起。或。止。欲。見。者。各。取。半。元。異。矣。

金箔作

蘇州金箔作。人少而利厚。收徒祇許一人。蓋規例如此。不欲廣其傳也。有奇者。遠。來。獨。收。二。徒。同。行。聞。之。使。去。其。一。不。聽。家。忿。甚。約。期。召。董。議。事。於。公。所。董。既。至。則。同。行。先。集。者。百。數。十。人。矣。首。事。四。人。令。於。眾。曰。董。司。收。徒。行。規。宜。寸。錄。以。釋。眾。怒。即。將。董。釋。而。縛。諸。柱。命。眾。人。各。咬。其。肉。必。盡。乃。已。四。人。者。率。眾。向。前。頃。刻。周。偏。自。頂。至。足。血。肉。糜。爛。與。腐。朽。爛。者。無。異。而。呼。號。猶。未。絕。也。比。邑。侯。至。破。門。而。入。則。百。數。十。人。本。立。如。壁。乃。盡。數。就。擒。擬。以。為。首。之。四。人。抵。焉。

瓜子

上海警廳不獨腹地。即縣所無。即通商各口。亦鮮及者。頃有警局友人。以煙館燈油計之一

日需用十五萬。每三百六十。每歲需用蠟燭至五六千石。而洋燭自來火不計焉。然此猶焚膏繼晷。勢所不可少也。計滬城內外。豈復意料可及耶。然則一日中。茶酒烟飯。戲園馬車。並。諸。販。之。鴉。片。洋。行。所。售。之。光。怪。陸。離。直。不。可。以。萬。計。計。則。一。無。所。用。者。也。

聖教

感澤嘗言聖人之教王道也。即天道也。無新奇。無冷尚。而漸推漸暨。人自深。如。須。海。初。奉。昌。黎。滇。南。初。奉。武。侯。西。域。初。奉。佛。氏。未。幾。而。文。明。廣。被。如。日。月。經。天。矣。今。日。耶。蘇。大。王。各。教。之。來。即。我。教。將。往。之。機。也。是。說。也。予。謹。識。之。近。數。年。西。洋。學。人。頗。有。尊。崇。至。聖。日。讀。孟。子。燭。譯。五。經。晉。回。本。國。者。或。且。錫。銀。為。牌。牌。之。項。間。大。書。服。孔。子。教。四。字。感。澤。之。言。其。將。貽。乎。

賽珍會

填地利國。將舉賽珍會。集四洲之珍異而賽之。不啻如石崇王愷。寒儉者人也。日本王附和其事。首選輪船載寶。以往不獨珊瑚大寶。亦玉紫金鑲。踏粉陳光華。四射。凡。家。爐。鼎。鼎。犀。鏡。蛟。龍。枕。可。遊。仙。珠。能。却。病。者。莫。不。奇。寶。錦。囊。什。襲。而。行。並。命。工。匠。五。十。人。偏。處。歐。洲。學。其。技。藝。昔。西。洋。人。最。畏。日。本。道。途。相。遇。辟。立。甚。恭。近。來。日。本。王。忽。改。制。度。易。服。色。變。又。于。百。事。悉。仿。西。洋。或。亦。天。道。循。理。乎。

放魚

早未春月。親家人放魚城外。得所之樂。親目觀之。蓋數團洋。為。校。人。寫。生。之。筆。弗。忍。左。右。窺。伺。操。縱。故。網。以。待。者。皆。校。人。類。耳。世。俗。戒。殺。之。說。儒。者。笑。之。然。如。東。城。山。谷。之。在。宋。末。了。凡。之。在。明。紀。曉。嵐。施。惠。山。之。在。我。朝。不。可。謂。非。傑。出。士。要。皆。以。不。食。特。殺。為。中。之。道。不。必。持。齋。茹。素。而。特。以。培。養。生。氣。而。人。若。以。一。齋。之。甘。遠。戕。一。命。一。養。之。故。遠。戕。數。十。百。命。對。衆。生。慘。怖。之。狀。返。諸。自。己。貪。生。畏。死。之。心。安。乎。不。安。乎。某。先。達。厚。於。倫。理。雅。好。放。生。每。曰。我。非。有。所。祈。禱。而。為。之。特。喜。其。由。困。得。舒。機。神。安。暢。勝。行。自。在。物。我。同。春。此。有。生。第。一。樂。也。願。與。善。真。樂。者。共。之。

景觀察

六月余。子。琳。自。江。西。來。談。及。九。江。道。景。觀察。瞻。瞻。最。優。上。年。西。洋。人。更。換。和。約。欲。仿。中。國。船。式。出。入。內。河。由。京。師。總。理。衙。門。行。令。各。關。督。酌。量。情。勢。觀。察。議。云。美。人。通。商。之。後。已。占。五。口。近。又。由。長。江。直。抵。楚。漢。中。國。船。戶。水。手。窮。之。居。多。衣。食。之。資。已。極。微。末。所。恃。者。內。河。貿易。以。謀。生。若。再。聽。洋。人。仿。造。小。船。通。行。港。必。則。聚。此。數。十。萬。無。衣。無。食。之。窮。民。不。獨。中。國。之。憂。抑。亦。洋。人。之。禍。也。又。議。開。礦。減。稅。均。格。不。行。沈。中。丞。許。以。為。國。為。民。洵。無。愧。也。

士中重九林右頌雙招諸同人持蟹劇飲金陵馬相觀文為寫霜天清燕圖各題全緣曲以識鴻爪予以後至補入圖中作扶印度橋狀一吳重畫琴以從者是也奉和原作云近海無奇味直良朋霜天清燕高歌懶解自天籟注指木了偽得美重琴至早動了幾回食指為倩寫生清妙手向圖中添圖文離子餐餐客情如此生平懷抱春如始十年來消磨挫折頗然秋風公等青雲騰達去留此鴻泥小記預想到後人藏畫誰最字雖難贖遼東誰人莊語誰游戲塵世夢一而已

提竹軒唐文揚州人少貧嗣父監產百餘畝臨卒戒之曰汝但力學博一領青衫是區區者
私而守之將來養汝不肥亦汝汝不廢也竹軒泣而志之是時竹軒本生父境况窮窶道員
不下十金將棄是產以償之竹軒私念違父之命不可爲人子從父之命又無以對嗣親輒
轉焦思卒無兩全法不得已商之買戶請作活契期以十年回贖蓋往返數四而後成未幾
本主父歿家益窘乃挈幼弟投徒於富室堅忍艱苦求得束脩廩膳之類寧居括買賤賣
貴士與賈一身兼之及期誓當得前數而買戶變計不許由是晝夜焦灼語以田請售者皆
金立七墨

不受謂非是無以慰詞父心也。歷數年大水歲荒棄賣戶之急如度歸璧而心力倖矣。又十餘年竹軒境益裕增置田產數倍於前人。自古創業者視歷艱難其警懲彌苦今一名一物躬自經營豈非以心血換易而得之。而竹軒亦無子。年且六十慨然語其友天河生曰。人生相與辦儻者曰愚曰義曰情。三者皆備。莫重於父母而次即子孫。吾昔有弟之子其與我也父相愛父相愛則三者至矣。不幸而人欲將來嗣我後者其能如我之承我先乎。天河生曰。竹軒近為南瀝校官。其前佐陳君桂伯者有孫而無子。遊幕於外無以為家。而桂伯一棺浮厝南色雨林日又者數年。竹軒為召陳僕至。贈以資斧。祭告桂伯墓。買舟而返其棺。其墓舉也棄厝一節。為家庭最難處之事。而委曲求全恩義兼盡若此。可不謂難哉。雖然語今人以執為恩。執為義。執為情。茫然者多矣。吾懼夫忽然者其更不少矣。

上海佳。隅地而南北異物產莫能致者皆備。於國三月赴滬見慶應全錢豹白鵝。鵝好爲孔雀數種後一月臘東務文上市雖已三四日而紅羅士液色奇味冠絕他果。後則北地葡萄葡萄中櫻橘無不鮮潤如新予詠焉文句云自有雙輪來碧海下頰一騎走紅塵宜便速可喜也此外草木魚鳥及外洋果品奇形詭狀者尚多。即詢得其名亦難以中國文字紀也。

戊辰山東徐應鑣至未陟甘回匪靖於國雲南大理平武寇之海濱長闔以困之或備之邊外痛勦以威之而大理介在西陲歷年更久岑中丞率提督楊玉科等次第捐貲克奏膚功雲海其從此鏡清乎先是賊首杜文秀者初由廩生捐職調道本無叛志咸豐初徵江回民小有蠢動某制軍聽信游擊施應貴言盡投省城良回以防內應於是附郭游匪訛名復讎擁文秀別樹一幟占據大理府城自擬南越趙陀畫守滇西八郡練兵養士招集流亡幾成竊踞之勢大理爲遠西總會有蒼山洱海之雄通緬甸木邦之利蓋負固不服者十有八年及至窮威將自盡輕賊黨譚獻正法滇右始平潮其兆亂之初祇因一二長吏輕聽妄投貽害遂至於今昔林文忠公之撫滇也祇分良莠不分漢回而回民悅服由腫亦蒸後之撫斯土者其知所從事哉

揚州符南樵孝廉與子兄弟交最久故知其家世特詳爲作黃氏世德錄將徵當代詩文以光譜牒未及刊行而南樵卒錄其略云黃氏之先爲晚南者姓聚族於黃山當明中葉分支遷蘇州再徙淮陰累世讀書科名相望七傳而至訓王公爲明矣論生當如願見有遺事金

數百兩待其人至檢選之乃醵產以救父者。願奉金若干為謝。固卻去。晚歲騎驢出近郊。蹠伏地不肯起。有老人指而言曰。冀師謂此地頑吝。燃燈置塊上。雖大風不滅。試之良信。主人以缺貨。頗願售於公。公曰。吾聞古山在心。不在地強。而後受之。即今荆王公墓也。又兩傳而至。猶度公是為叔。丹昆仲高祖父。猶度公生四子。兩舉孝廉。而仲子連。符公。諱泰。父以名進。士不仕家居。性澹。定有特識。所居樓曰倚月。月夕花晨。命酒嘯侶。專言文。大於其上。書者四先。論以自儆。其一曰。立身以清白為先。清之道在於澄白。白之道在於著。澄在於所止。有定著在於嚴絕。其不潔之物。而不使索於身。嗚乎精矣。惟公曾足以副之。公之季子守志公。諱耳。極醇。為尚風義。與兄規園孝廉。變敦父至。乾隆中赴試金陵。同丹生患瘡毒甚。眾莫傳藥。苦邀去。公曰。始約而中棄之。不義病而失養。必死。不仁。夫義與仁。何以友為。獨視湯藥調飲食。早暮不離。卒亦不染。甫至家而同丹生卒。公坐廳事假寐。望見某生衣冠至。徑入後堂。而家人報公。父子少霞公生。少霞公生而至。孝。唐子惠公。患支離骨立。性嚴厲。或遇盛怒。一聞母聲。則溫霽而追。既以親年老。棄官歸。母病甚。屢解解。戶外膝行至榻前。問安視膳。夜不解帶者數十日。而公弟斗南先生。諱以輿。天河。尊人也。性亦孝友。為母氏所鍾愛。家人不得於母。公宛曲解釋而後安。伯嫂早寡。先生尤敬事之。雖堂前讓弗校也。嘗以正語規鄉人某。不

聽先生言愈切直其由是不理於口街先生甚深友人某將有遠行而資各不足與衣買到以應之絕口不一言方是時守愚公配陳太宜人八十在堂少霞公昆仲上事毒母下率子姓讀書皆成名諸生內外數十人矩法秩然為時宗仰自太宜人卒公與斗南先生哀毀思慕三年之中先後繼沒子姓俱慷慨尚意氣輕財物不善治生人產於是黃氏漸低窳營於前入矣斗南先生生三子長白振淮字月清個儻有父志中年落拓過賊不庇殉難於揚州事見遊墨事月清從弟叔丹名振海少霞公第三子也母病到左臂肉血淋漓以右手撫子私烹以進創大如掌雖盛暑不去裏衣或有問者曰少患難疽耳父母卒歲時掃墓遙望陂號泣不自勝晚好宋儒書研求精奧與兄仲勤弟叔達以古義相切磋而待其從弟大河九極友愛云噫黃氏昆仲相光隱耀雖不振其德亦先德都矣庶幾現夫世之趨時榮而薄內行者蓋亦與矣抑吾聞天河從堂弟小洲家故貧甫冠食屠餽授徒奉母膳養時年幾三十不能娶後以父母故嘔血而亡潛師學使聞之皆為歎息何黃氏善士之多也抑自荆王公以來風義孝友代有聞人即異地隔時聞者且猶與起況同在宗族之間哉

徐子得

卷二

七

遊墨

金鹿戲墨卷一

鉢池山農者

解卦

解味之美人所同嗜獨金華產少發嗜之尤甚且食且贊而先生玉山頰矣同人或笑之少發曰吾之嗜解猶未也及吾師吾師食已不置手則納諸袖中曰留此餘香以待客爾吳玩也予嘗戲作解卦曰解元亨利用利黃中通理至於九月有凶家曰解解也元亨利也利用利其色黃也中通而理內柔而外剛也至於九月有凶命不長也家曰得義以解解君子以橫行天下初九斷竹于河利用大先甲後甲朋來吉家曰斷竹朋來火一星也六二入于鑊其行邪索家曰其行邪索聲不可聽也九三飲酒濡手東鄰西鄰得雌凶家曰取雄得雌人各有心也九四解其蠶利用小吝家曰利用小吝去甲兵也六五解其腹大美在中去黃大吉家曰在中之美易重一動也上九斷股折足食我重僕貞吝家曰斷股之吝其味腥也

食籃

某制府與河帥某公同年又同官江南甚相得一日閱工至浦上河帥醵之食次進醵盛取

金鹿七墨

卷一

戲墨

其小者烹調盡美制府以為佳河帥曰此亦江南一品制府曰不及江魚祇可第二然投之可惜是物頗知水性也彼此相謔而吐屬渾然故妙

富貴

富室女嫁至夫家初見室與老嫗曰屋上高起大許縷縷出煙者何也嫗曰此有藥所自烈也女曰置之煙火中不慮薰灼耶嫗曰聞者皆笑又某太守滿洲世族生而貴會府試發榜遊縷更白童生中寒士居多各各艱難請幕中閱文從速太守曰何不傳語諸童還與夫人先歸

新臺

河督某公閱工至王臺諸將咸侍有婦人訴稱夫為千總性好色處待妻子等語傷舟大呼巡捕官呵斥而去某公不解所謂詢諸廳官皆以其事甚難於得詞內有捐班一人連言翁媳二字意將疏解其故獨理河同知于君曰此無他即新臺故事耳某公恍然歸語幕友曰居官當用讀書人誠然若實貴言之殊不雅馴矣後以他事懇十總

弔喪

住者亦中丞之妾同時夫人太夫人皆病適有州縣四人方賄某子戲門者誤報撫憲夫人

故矣。四人者遂擲筆于曰。即注焉。越呼與人甚急。已而他僕自外歸曰。故者太夫人非夫人也。四人者即命僕往候。僕將其子理。清口竟此一局。注者不為。遂探者退曰。太夫人危而復安。夫人以哭無慮。故重絕者再。再則無意。自亡耳。四人曰。睹耳。誰有閒暇。書要者。書喪不如多贏金錢。作買酒資也。

改唐詩

客有懷內者。內慈。輒提耳使坐膝。馬或改唐詩。嘲之曰。雲漢風輕近晚天。傍花隨柳蹴林前。時人不識予心苦。將謂前朝學拜年。許會卿卿大訪友。書塾不遇題其案上。云書塾。則其言師與余去。只在此城中。雲遊不知處。又吳李二人同行。見一大脚婢。履聲索索。而木屐改春。眠不覺。曉司云。春梅脚不小。處處聞他跑。李謂下二句。何以易之。吳說思久之曰。夜來雲雨聲。碧落知多少。則巧而傷雅矣。

北壯

鶴以跡生。魚以思逐。鸞望而育。鸞現而胎。蝦蟇抱聲。鴈雁驚。鵲鳴。目成。北壯不注。而神氣相感也。某邑訟開刑。清告期。祇收十數詞。而姦拐搶。屠大半。感澤天曰。利用之物有三。而三者皆足致禍。其原實出於一。遂如百貨流通。於錢。錢北家也。舉世弱於孔。為事紀載。以筆筆壯。象也。舉世畏其鋒。而北壯之顯。筆筆公者。無論已。誠使大地生人。削北壯。亦如魚。鶴。諸物之氣。或伸。或交。焉則見事有隔也。多矣。

軍解

軍興以後。直省候補人多。缺少事稀。貧苦不堪。言狀一日有縣丞某。求見方伯。稟辭。號史曰。非期也。不為通。稟某曰。我有公事。不見則今日死於是矣。號史大驚。白諸閣者。而見之。方伯曰。君有何事。稟辭將何任。某曰。將任陰司。方伯亦說曰。何至於此。曰。某自到省。伺候大憲者十數年矣。無缺無差。父母東。誠兒女。啼號除死。更無喜。又慮身死。而大憲終不見知也。敢辭。方伯曰。勿爾。吾且贈君二十金。暫為調。以待差事。越三日。安以優差而去。

小東方朔

近有方姓字小東者。二人。一官山東知府。一以縣令需次於蘇州。馬丈相。與小東太守故相識。而不知有縣令之小東也。他日客有語及小東者。馬喜曰。小東來乎。客曰。然。今寓某處。君識乎。馬曰。舊父也。別數年矣。遂與同往。而一見。茫若客指而語之曰。此小東也。君乃不相識乎。馬唯唯。私訝數年之別。即面目改易。不致懸絕。若此久之。主人乃笑曰。東方朔祇有一人。小東方恰有兩個。或者先生所識。彼一小東耳。始各恍然。同時又有方姓名世忠者。字少

韓。其作書題跋。弟云少韓世忠。可與小東方朔作對也。因憶國初子清。端公名。成龍。同時有同姓同名同官。一省者。且官階同。至節級。同以清直者。清端。總督。兩江時。成龍。方牧。州公。知其能。特疏保薦。可知當時不避官名。若在今日。避之恐不遑矣。即此亦見清端之賢也。

金山猿

蓬萊周崑山先生。初攝銅山篆。與天河夜過。於遠燈。大半。滅。與夫摩肩而過。各破其帷。彼此負氣。不相下。周問何人。予亦曰。若何人。左右曰。銅山縣。予應之曰。我乃金山縣。周憐然。不悟其以全勝。銅之戲。以忽。慰。藉。而別。他日。予客。鏡。榆。周。運。海。州。牧。母。見。詩。詞。深。加。賞。其。膚。按。期。作。文。詳。詳。以。破。編。料。名。相。勸。談。次。偶。及。前。事。周。大。笑。曰。是。乃。萬。成。相。識。也。

戲鼠

方君小雲。客于齊。人為鼠。擄。舉。人。熏。穴。汲。水。以。灌。之。設。伏。禽。渠。鼠。跳。乃。絕。小。雲。作。懺。鼠。文。云。殺。鼠。殺。鼠。汝。罪。難。數。三。日。慣。淫。意。我。有。憾。遺。汝。一。刀。送。汝。西。土。西。土。差。待。汝。所。謂。謂。回。救。之。殺。鼠。驚。也。每。食。一。祝。曰。非。我。也。夫。夫。為。之。也。夫。既。嗜。食。而。殺。矣。而。又。祝。之。與。小。雲。之。懺。鼠。將。同。

寫真

滄上某君。善寫真。振振有名。予偶作行者。子被裝。裝。跌。坐。蒲。團。上。臂。諸。親。朋。無。以。為。自。者。因。戲。書。曰。謂。其。似。我。耶。我。面。不。如。是。之。長。謂。其。不。似。我。耶。而。畫。者。甚。狂。推。改。面。以。就。眾。今。展。兩。畫。而。無。傷。面。分。而。心。不。可。見。分。汝。不。妨。於。變。分。

面具

友人洪某。短小精幹。善於周旋。廣眾之間。因人改色。里人謂其滿臉假面具。每見一人。隨取一具。戴之。雖一日之內。一室之間。所遇貴賤。貧富。或至數十人。而洪君面具。時將不同也。

矮射

或云。矮射二字。古人必互。矮。矮。有。安。天。之。義。當。解。如。射。射。有。寸。身。之。象。當。解。如。矮。

算寶

西人懸五百金之賞。以算法試人。其法以法馬十九件。合成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七之數。任人錯舉。一數。彼如其數。取法馬應之。自一二十百以至五十二。萬有奇。無一不備。而不出十九法馬之中。時往來門外者。低目垂心。口自計。人人思得五百金。而不得其故。有南王君者。徑詣西人所。趣令付金。曰。祇值一字而已。西人問何字。王於手心書一活字。示之。

巧對

天青

炊飯太守

卷一

長毛

1.6

嘉興某甲妻美而能生一女方五六齡洪賊之亂甲被虜而妻女逸出至王店敝衣垢面雜乞丐中適遇鄰人某乙者憫而養之居既久甲婦不安欲辭去乙曰母吾亦有妻子臨城中吾之留汝亦冀吾妻幸而逃出亦或有留養如我者耳婦感且泣為之執紼往司獄前而以甲之女為乙女焉又久之婦終不自安來問言曰君之妻子既不目歸吾以鄰人婦替念於此雖曰無他人言將不吾信念因亂離而得婦者多矣不如以妾事君妾既可以報收養之惠君又不必避瓜李之嫌他日某甲若歸令其別娶若君妻竟返顧店婢媼之班也乙曰

遊戲詩

六郎

三元宮

孫生

軍興以後州縣重用董事地愈僻則董事愈大或巡典而自稱宦族或生監而居然世家其所見者小也聞中同舍孫生以父兄重治公事得與邑令往來氣高而言大夢中屬聽守憫可嘆忽得罪於亳州先生怒目一叱老拳將施同人力為排解乃止噤乎一勺之水注之疏濬

尾號

老翁

楚漢

七

卷一

六

19

晉

贈聯

蛇

木蛋

1

尾號

又言世

教官

四十一

卷一

4

結

贈聯

1

金堂縣志

鉢池黃鈞宰天河著

推則家謂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率天下之人作奸犯科肆無忌憚者自此言始矣夫氣也氣涵於土發皇於萬物而呼吸融合於人自地而上至於無所至極莫非氣即其非天也人在天中人在心中故地與天之分其間不能以髮

萬物生於垢樹穀實造化嘉澤為胎卵之屬稍始血成潰腐汚穢積氣之門故積聚者為靈巧者聚者為子稔穀而食而歸而衣谷木銘金而器故曰不垢不生不敗不成

氣積於兩間言於萬物而流行於人平世之人其氣舒舒則和和則法法則偏偏則有勝有不足不足則屈屈則伏伏久則發發者恃權富者恃錢能者恃言權強欺弱錢發欺言言巧欺拙之若若正也虛之若泰順也凌虛而凌於氣為怨凌虛而凌於氣為冤將雨則虹

積寶則光山風水湮為腐腐為瘴瘴與冤氣居伏積壓其發也恒見於兵兵興而後以弱先強以資養富以壯言巧是故謂之反

微者不見水者不見山山非不高水非不深意不廣不知其大無所取給不慕其尊也廣漠之地混茫無榮枯幽玄之都寂然無生死故木枯於方榮人死於初生

金堂縣志

卷二

辭 墨

帥家人而趨己事家人樂成之謀己事於一人則囁然不欲盡辭矣故人可用不可恃用人者成侍人者敗言乎先發之難也

或問史稱漢高為龍種宋祖之生異香滿室於事有之子天河生曰然有之然史臣之好誕實甚何必帝王為異人任哉夫屏棄耳目觀人深察者十中之一二餘則夢矣懷抱傳華澤主而事者萬中之一二餘則流矣奮起而逐智勇相向者億兆中之一二餘則什矣且夫者

行者必平陰饒慶者不擇炊煙慶慶者舉世同現傑出者如彼附和者如此慶後餌之枯朽羅之義餌仁羅陽陰陰陰極人之量天地從心何必帝王為異人任哉

人博博天博人博者一博而為虛為雄聽其自轉不能預推焉天固不知人之虛與雄也人自為之也

天地以氣食人萬物以體食人人心食人故天地之間互相食互相食故化行食於人而不思所以食人者必死於滿

何謂實制欲而已何謂不肖縱欲而已縱欲順而易制欲逆而難制難制者士女一也逆有美女或以財色挑之其女歸而泣三日不眠以為非義之緣輕悔之辱自愛者不受也無故

而以非義挑士夫得不謂之輕且辱乎不惟受之又從而招之士多金以為才女多男以為富

富

水吾血也吾骨也吾肉也風雷吾耳目也吾目也萬物吾心人吾手足也君子以人才濟萬物猶以手足濟心

金玉生於山竹箭木石禽鳥為萬物生於水魚蟲蛇蟻為五穀生於地果蓏蔬菓生於之類屬焉邦治之世取之有節食之有時生齒繁登搜採失度則造物不能給故五年一小

災十年一大災百年之間必有兵饑兵饑作而耕者荒採山網水膏廢是乃天之所以息地力也同虛先生與木上說鬼氣論有無相持不決訟於天河生曰皆是也氣麗於

質人俾其身質亡氣聚而為微存氣質俱散先鬼先人是故忠義節烈正氣常伸鬼之入者其名曰神思婦怨女纏綿結怨是曰情鬼寸心不滅才士文人骨志塵埃為靈鬼日虛往

來亦有冤魄勢力不齊含怨如憤陰風凄凄短折之徒逞山奪理取積賦強是為厲鬼耳目所及俾來所陳情仇離苦盡此數種未聞有精神耗竭心氣銷亡猶能壯影應表形幕夜者也

東郭段某酒醉過郭門無覺問予如何中墮其牆見危而治危不如聞危而血氏警若故人有故人有僕僕已火之火而大終不止不如急

金堂縣志

卷二

辭 墨

淫未火之虛而火不能延也

老子云齒剛則折久存者吉感澤云而腐而寒其骨獨完未可相非也

夏客見辛而笑曰若不惠者何也六月披裘感澤曰是羊之身猶君之首若知君之不著其首則知羊之不著其身矣時人謂之夏客笑羊

水族食其類人食非類故天地貴人天地知魚鱉以類相食故鱉甲其體而人則柔之若使水族而人其體也者則水無族矣

為人而求標異於人是自棄於人也人則何異哉乙丑與我同年與我同體而不與我同性者其質人乎思其所以異於人者有可矣

萬物窮於所不能之事天必有所予以濟之非獨傳之與授之爾也故人無窮於天地者其終窮者其自窮者也

人生無因果鬼神無感應時運差相無憑一言以蔽之曰氣而已矣作善者其氣舒故祥和尤大者應之作惡者其氣慘故凶怪伏者最之下士觀形中士信因上士審氣者也

大人之愛理數之涯也

人非牛不殺不殺不生人生而牛豈是牛生人以自殺也人非牛不生不生不殺牛而食

生矣故縱情則聲諸雲霄而不足天志則網諸鼎鑊而當甘否泰固俄頃之事哉
北人尚真樸其失也野南人尚文采其失也浮燕耕稼躬親不失為吾類金玉其外無救於

不死百果之實。名之曰仁。後儒言仁者十百其辭。莫能過焉。其質之兩者陰也。質之兩而中
含一芽者陽也。性體具足而發生無窮。仁之實也。

山雞得水而舞。舞未已而羅者獲焉。故龍不辭雲豹不釋霧。

春草茁而蚱蜢興昆蟲出而百鳥哺生於能啣者啣甘生於樂者嗜苦生於真者即嗜臭臭異其所自生即其所以養生也故世有敝人無淨物

孩提雖母而達父萬物親地而達天大可遺乎哉果穀之實也蒂根於幹而臍繫於花蒂吸地精臍收天氣去其芒焉則鉅矣微之又微而至於荑稊焉草實焉天地之性皆備余之何

食鹽七墨

卷二

2

15

Wing

心影上 原名金盞淚墨

琴園夢略

翻鴻者僑居揚州奇女子也姓顧氏名字不可書軒輶生初見其貌仿佛其神容而擬之曰翻鴻父某爲江南名幕愛女若拱璧教以文字少長喜詩詞工花卉然不作閨閣柔事體以是益奇之成豐士子尊賊初出廣西翁方客揚州太守署上書當署謂宜仿國初大兵堵禦吳三桂重扼洞庭使賊不得出湖南一步卽甚猖獗終爲金底游魂其成翁可立而待不然則長江之險與賊共之吾未知所底也當事方奉命出師沅江而上得書不擇曰布衣而與人國家事將謂天下無人耶且置我輩何地也命太子屏去之太子素重顧敬待如故而同人隱相揶揄翁微聞其說志甚復半月疽發背死是時翻鴻年十七依母以居第一少翩翩五歲家故貧祇備一盞翻鴻時就門內市蔬果雖體態輕婉而眉宇有英爽氣見人不甚避言辭磊落不類常女居恒以鍼黹佐母耽耽燈下課弟誦讀以爲常巨族富家慕其才色問名者踵至母錯舉以試女意輒涕泣誓不嫁願終養母他日復言則曰且俟弟長納婦母左右侍奉得人再議兄事未晚也軒輶生者揚州旁郡人兩齡失母十三喪父出就外傳時

金立七

卷上

浪

2155

時會文揚州性託拙大體禮法行過婦人海之若必將冠擊某氏閉門風批婉婉相得然無世俗押昵態未幾婦亡生賦詩悼數哀音動人雖子影自傷而拘執如故朋輩並遊有樓見伎女數人歡笑出迎大驚却走朋輩強止之不聽而去其迂謹如此他日行過鵬鵠門鵬鵠方與鄰媼語生一見意誠開朗私念世間乃有此人懷望移時精彩飛越自是忽忽如有所失生之族人位中者業雖於揚故有園亭甚盛距顧氏第不遠自鹽法吏張日就顧坵生就其東南一亩居之闢門於叢竹之中略加脩飾易製縣額而更其名曰琴園入門有土山數石雜植梅柳梧桂之屬翕翳蔽蔽迤邐而進山之北棟宇五楹巖然南向者大爵室也自堂而東翼以曲廊達於山麓面山一小閣額曰拜雲閣之東北山石環登曰洞曰巖巖巖穿洞見有竹籬茅舍隱現於林木之間者曰香草龕流水外抱約略榱之構立矣若羅列階砌過此而西則得構凌雲閣極軒爽所謂比玉樓也樓之西南為水榭廣二三畝中有種是亭環亭皆白石倚瀉池可登別有長橋曲折通於西北佳境甚夥生所既居者止此然登比玉樓縱目四顧已足以盡擅其勝時生方悼亡於樓下別闢一室顏曰聲香影夢之齋朝夕吟咏其中暇則與顧氏鄰里相往還並識其傭媼閒言欬治因盡悉朝滿為人愈致敬慕朋輩俱知之相與嬉笑生曰吾敬其人非慕也居數月詩書不輟賦詩數章乞傭媼達之媼謝不敏曰

是非尋常兒女子。吾雖日侍其側。愛而畏之。妄語不能出諸口。何況大辭生曰。吾詩無他。致
以慕而已。媼笑曰。且哉。君乃何人。彼欲君敬慕何為者。雖然。若志於此。有日矣。吾姑試之也。
日。翻媼妝。將媼從鏡中對女而笑。女回顧曰。何笑。媼曰。吾笑婦人女曰。誰媼。媼曰。教秀
才傷傷從門前過。有物自袖中墮而不知也。吾又不識字。又曰。物何在。媼故從懷中袖底探
囊。以呈女。先是預翁之歿。女痛父以憂鬱死。時悲恨發。遂割一懸女室中。母念母氏操
勞。弟幼不克振門戶。刺掣劍拂拭數日。奈何不作男兒。生詩第三首。偶及此意。云。人間天上
隔蓬萊。新詠傳聞滿上臺。敢以塵凡竄上界。願通文字識奇才。中即得稿兒。非近狀女傳經
志未諧。我亦青年悲失怙。劬勞之事有同哀。翻媼見詩。初不懼媼。憐憫將過去。及讀至此。淚
落膝下。以為忠厚之言。與時俗輕薄者不同。媼曰。汝識其人。他日再見。遂之。拭淚盡詩筆。
袋中遂詣母所。越二日。生復過媼。媼入請詩。函還生。戒之曰。後勿復爾。生還園。各出。則已作
之外。別有七絕一章。詞云。飛來詩句太無因。獨感劬勞數語真。一世男兒千古業。莫將情語
向閨人。生讀竟。且喜且惑。女既倉猝付詩。已而悔之。尤悔閨人二字之誤。時時以為憾。自是
不復相通矣。生獨居園中。形神消瘦。常作小詩。以自遣。一日散步城外。將及平山堂。見一道
裝者來。鬚髯飄飄。童顏皓齒。厚唇而過曰。惜哉。此生有才無命。生得其真。惜之不谷。追之。則

今長矣言至此哽咽不能語閨堂後雖鳴聲父料理極書畢乃曰我暫歸不能久也當復速行兒知立品守身勿為世人嘗笑則幸甚生攬父衣不放父揮之仆地而醒顧視一燈荧然風葉打窗淅淅枕上如水淒歎久之而東方白矣自是母有思念置鏡輒夢輒有折如平時他日或傳翻鴻病輒轉思念詳無從之已而拍案大喜曰吾有寶鏡何不試翻鴻如前置鏡臥終夜輒轉輒思無所適展望溫曰道人狂哉前者特隔中耳杪枕出鏡則鏡背向上八卦方位亦顛倒乃自引咎是夕焚香默祝再試之果見翻鴻在前捧一無梗蓮花不言不笑望之不可即欲趨向前而翻鴻又在後迫而即之大聲發於戶外弟見白頭虎跳踰而求索將撲生大驚呼救差重隔戶應之乃知身在琴園中心惕惕不知何兆已而恍然歎曰吾乃今知道人之胸我厚也人生所不可必者醒時事耳醒不可必夢愈可知而我能必其夢則何不以醒為夢而以夢為醒乎於是益倍眠耳鼻古身愈覺如鏡花水月無一實相而情亦漸漸灰矣明年癸丑當事自九江折回金陵粵賊水陸蔽江下江南告警揚州紳富皆遷顧母既以客僑居無肺肺倚托之親又拙於貲不能他徙乃召鄰里及囊時媒妁曰翁女性執戀母不子吾初不忍拂也今事且急老婦生死不足惜如宗祀何日前問名諸家有可議訂者吾意酌許之庶幾得見子之誰庇庶寒門或者攜挈遠違不致生而待斃耳媒曰惜哉

隨巾巾衣約當屏許和壓簪花枝低頭任生綉周折猶未無此丰神淡遠猶記幽涼庭
院那人正背立衫袖因風飄似春雲淡似秋烟幾曲閣千尋偏分明轉眼波碎碎不轉
真真半面更來落低低化作一庭幽怨又八聲詞數語咿咿聲云繡閣春深難
調古花梢地石華亭幾處碧深紅意弱線頻添暗情雙雙肥脂香膩微聞蘭氣心是檀
郎細成字不關花步條聲云蓮花淺印繫得金鈴誰最惜側耳來聽還是樓居夜靜時
相結烟縷出沒風前容細數防被人聽行過虛廊分外輕憶秦娥柳柳聲云閣閣聯聯花
索股輕輕輕輕輕研思量寬窄那人前夜到金微動還停罷裁紅剪綠花枝亞花枝亞
閣千敲偏分明閣下相見歡上錢聲云燈前祝語盈盈擲來輕笑向旁人伴說問陰晴
心中事眼前字是佳音却有一團疑轉木分明又點絳唇閣情云生小幽閣閑誰見龍兒
半驚燈下按指下何曾憶玉鏡為台羞看眉峰淡爐烟散人前千萬不許思量看浪淘沙
春思云人立書欄東夢裡春融驚回花外一聲鐘四角流蘇春不待一响較曉蹤跡尋
違方訊勿勿一灣流水弄新紅傷日春華何處是殘照淒淒女閣至半數日語雖常致情亦
可憐矣自是稍微解色看花品酒賭書裁詩不盡同心益友倡隨之雅聞者聽之而樂不及
遂夜歸內室如故又數日晨起開門外虎泣聲則婢以買花故與鄰婦相爭第聞鄰婦言曰

卷上

六

淡

墨

小鬼頭亦不以正眼觀人我父理問叔員外兄弟秀才豈與汝輩門口古汝家姑舅輩輩
乃縱容婢子欺人耶爾等即詣庭前召婢人焉曰汝不省事汝豈不知我家左右鄰皆大
娘子軍我日日開門度日猶慮樹等傷頭汝乃欲以蛇臂當車太歲上動土誰能誰說我
亦不解今日世面有何世家巨族而喋喋然以富貴驕人令我作十日惡鄰婦素知爾等
鄉里所稱不發一語爾母居間勸解汝入房生迎謂曰詳序者亦復為之令我昨在女
笑曰九子母滿頭簪花亦不見一分妍麗何苦乃爾時生受江南某帥聘去數月始歸歸
女室中談世故話家常及暮久不出女乘間至外室反局其門自詣榻榻而婢侍生
既慮不得遂意於女且怨且慕其不情又不便以婢此事反目致風聲一夕反側數四不
得已於枕上出前鏡太息而視之及夜蘭澤心體便之有人啟帷燭之果見爾等並枕臥生
喜曰卿亦有今日耶我謂卿非鐵石人遠前離之女不言亦不拒移時忽不見祇見一無
蓮花微雲覆之冉冉而去生驚哭曰爾等何往視內室門固未啟弟聞女聲喚婢聲乃悟
日爾等出羞惡之態更於當時生私詢之女曰夢耳不必言矣何物妖魅而致爾等若此我
必搜捕之故遂傾囊不得歸生自尋之亦不得相與共歡久之田黃春生將北行而爾母
忽病日盛漸爾母夜焚香祝天祈以身代一夕跪伏中庭久不起生從窗隙窺之見以

左手割右臂手頭力斷不新生私歎曰其幾何不右割以刳左而純壯若元人見女公歎其
肉面而斷之血滿袖袖間生為淒淒而不取聲驚也母食後病勢較痊開十數日復病竟卒
女嬌啼悲泣道不欲生謂自喪父而後依母為命今母去吾心已矣不可活矣生勸慰再四
略進水漿而形神憔悴又二十日亦病不起涕泣氣生手曰全歸之義幸無負妾死從母
無所憾惟慮夫子命生死不安自今別聘名門以承宗祀勿似妾之相夫不終也言已大
哭生亦哭卒後二日殮面如生蓋子歸一年餘猶處子也生嘗與婢述女左手割臂狀以為
慘痛婢曰吾憶之矣官人乃不知耶生茫然詰其故婢曰妾官人病娘子刳肉以進實為左
臂故今以右臂奉母耳生益驚惶至是始知湯中數片肉實爾等玉體所煎也生既笑女北
行道過廣陵會官兵已復揚城因詣琴園弟之則竹木山石僅存雜橫錯落於青池茂草之
間畫閣雕廊俱如蜃氣樓台化為焦土而顧氏數椽屋亦在荆棘中矣追憶舊遊淒涼海
路土牆而出將東行忽見道裝者來略敘寒暄向生索鏡生曰亡之矣道人曰吾國成君樂
和可法而君乃用之於房室之間鏡無罪豈可焚耶吾已收之矣若非棟樑中人實情秘神
幸誌吾言歷此小滄桑亦足有悟勿貽他日悔也生問無棲蓬花何故何以兩夢皆然道人
曰是皆薄命相也女子不壽又無所出何以異於化之無梗者爾爾靈台清淨不染六塵山

卷上

七

淡

墨

佛皆賤濁而貴清是以不便而遽耳生味其語為之慨然而道人飄然沒矣

心影下 原名金池漁書

鉢池山農者

驚鵲印傳奇始末

驚鵲印傳奇三十六折感蜀女秦碧憐作也士子秋月同宗生客遊金陵會飲妙香庵滿題舊作百字令詞於東廊壁上後三日寓主人蘭君過其地見有女子和馬生聞之命駕往觀果見畫牋一幅墨跡娟秀詞意愈深署名曰碧憐尾鈴驚鵲小印諷詠至再私念蘭閣中無此清才或者朋輩託名姑屬蘭君訪之生原作云滿聲幾下看月輪初上雨絲殘歌萬里山河同照影總是一般清歌歡舞樓台斷修庭院思怨相生誰分與一客一個明月便道碧落因緣紅塵福分咫尺相殊絕記得年時遊覽處也是一般清歌好夢烟沈春水逝爭又悲歡別是誰換却一時一箇明月蓋文閣見月隨筆所成碧憐讀之凄感淚下和作云滄江浩渺問古今才人多少華銷英歇賸有臨川詞筆健一點文心照激清樂春寒秋老莫漫悲興減一般花影夕陽何似新月回憶劍閣風光巫山雲氣鄉思徒漫絕忽見新詞添舊恨鵲聲驚飛影雲飛雁影露冷畫舫秋風別有天難問古人曾見今月上闌誤多二字姑仍之存其真也他日蘭君至笑謂生曰何以飲我我得其人矣蓋女父秦翁者

蜀人而學秦晉江南女年十歲喪母繼母哀女若已出命從舅氏學詞翰出語即工蜀某與蘭君故相識語及妙香題句互詢其人喜為文字因緣殷然作合既定議客中不能備禮秦翁慮其孤也設宴延諸文士為詩會以試之生果居首選因已生詞卷以為聘而以玉鶯鶯印報之期明年水泮舉馬及春共賦園收金陵居數日一日訛言城破袁方客藏珠玉不見女穴窗窺之結縵料縵急欲破窗入奪其環而止之計以設法出城覓安土乃乘夜賄守門卒以破窗而入幸女為死而送之而先使鄉農賊舟月下以待既免遂從於漂陽已而漂陽又警兵勇乘勢劫掠秦攜妻女鄉居望見前途戈矛洶洶鄉民大呼曰賊至矣女懼自投於池夫婦皆哭泣比至賈富民家自衛者也相與挽女起救治未絕以漁船載之蘇州驚魂少定而女已九死一生矣先是生得金陵警報親身渡江繼城而入而秦氏已遷探諸鄰人曰渠富山居不遠出也生親為醫卜狀出入兵燹中風餐露宿偏於句谷漂水之間卒不得秦氏耗已乃暮遊江南北藉以蹤跡秦氏秦有抵蘇州京與碧憐偕大病久而後安康寄書皆不達庚申之亂閨門人起風雨交作夜半馬鳴火火男女雜聲哭聲震天翁歎曰吾力竭矣今復何處避耶女持母哀哭曰即有迴處兒亦不願行矣言未已上冠入室女遽出利刃自刎仆死驚而去哀與秦翁趨視之血淚成玉面微袖皆沾泣

幸咽喉未斷氣息僅存急取劍集傳之時避兵者皆趨上海翁有中表親在滬不得已亦往投馬舟至昆山忽遇潰兵虜掠翁女益悲痛及滄海各告隱暫以紡織為生女病弱不能耐勞頗連疾苦非復昔日之綠窗刺繡香閣吟春矣辛酉春生以他事至上海聞有蜀女能詩問其姓名曰秦碧憐也大喜喜聞生至亦喜願養時未嘗相見問驚鵲印猶存否生即從篋中出之曰前言在耳固未嘗一息離身也哀歎曰印則猶是而詞卷亡矣婢曰吾見碧姑藏之箇中當金陵蘇州之難嘗以殉葬命我矣袁私詢之果然女初聞生至私念九年之別如彼其才或者登金馬蹕玉堂為文學清華之選不則風雲際會騰達飛黃意中事耳及聞生一領青衫依然蠅塵父又被廢不返悲生不遇轉而自悲蓋掩泣私啼者聞三晝夜而病又作矣生以哀命人吉前二日女病益篤哀泣曰碧姑性烈三自經而不絕以為前緣固未斷也今好合有期告亦得所倚而疾不可為矣奈何薄命之至於斯耶乃招生與女相見示以頸創時女已滿留向壁臥狀而面之目直視不能言生對之哭女握手欲解兩富衣又勉力探取牀頭簪自指其髮誓會意許之事見生悼逝詩中又一日而眼枯淚盡玉冷香銷矣至是始知生所題秦碧憐遺稿也予感其事為成驚鵲印院本以生與秦女為綢繆以近年兵事始於陸運瀛終於何桂清而結以大兵肅清江南而曲終奏雅之意惜雨雲清

金瓶七 卷下

二

流

水潭決稿本付諸東流故錄其梗概於此女之初死也生情傷軼促不成聲祇得即事四語云十年思憶苦長征盼到相逢病已成一縷青絲雙指甲互藏懷袖畢今生又除夜焚香碧憐云地遠天高兩不聞沈沈鐘鼓月黃昏眼枯見骨難通語心死成灰不返魂夢裡花誰得失懷中詩稿自溫存十疊海底尋乾土密種珊瑚結恨根重過碧憐寫樓云知是遠來是翠微小樓如故綠窗非有生便合情為累垂死真無淚可揮半臂貼膚親換與雙釵分股密攜歸青大碧海憑相證化作輕塵也並飛其他悼逝作甚多不盡錄女詩詞亦多矣去祇存絕命一章云鴨如香爐了無溫從此黃沙掩墓門便是儂歸卿是爾託憑絲絮裏春魂

離恨天雜記

瑤雲一生如梅帶於霜自於冰而著花於雪當空山閑寂百卉銷藏之會獨梅於水邊林下落落然自賞孤芳不風不雪不花梅方花而風雪適至非天阮之實有似乎阮之及乎陽和轉令而疏影零香矣桃杏富春開明冷風宜哉宜哉東鄰程生年四十餘父母俱慶祖母八十在堂一女二男有由百畝桃園蔬圃閑閑然於世無求也生平知已三五人評酒看花隨意遊釣以為樂出有定歸有常期一日歸時妻則母氏倚門待之曰歸妻矣得母饑乎夫或陰晦風雨驟至則祖母望之曰大雨矣得母寒

人間情態幾幾。耳目所覓。靡不逢然。昔金聖歎與王新山賭說快事。至今爽人心神。千言萬
好惡役於外物。喜怒哀樂起於後天之情之中。以哀為至。故嬰兒初生而哭。哭物將死而悲。悲思
瑤雪。遺送哀情。祇費增我結縛。節建於左。不知孰為瑤雪語。孰為天河語也。其一通衢廣市。
看來往人。捉捉紛紛。手忙足亂。豈不哀哉。一。生性不能情。憤遂致無窮思緒。誤於聰明。觸
色聞聲。成受苦趣。豈不哀哉。一。樓前蛛網。自在分明。蜘蛛蛛蛛。役之欲脫不得。豈不哀哉。
一。閨中刺繡。追欲完成。窗影一昏。白日已下。豈不哀哉。一。奔走權貴之家。入室蛇行。出
門虎視。豈不哀哉。一。焚香吸烟。逐風而出。明明見之。忽忽已沒。豈不哀哉。一。親看鼎。豈

不哀哉 一看螳螂豈不哀哉 一盛夏歸陰被體猶覺蕪蕪難堪鼓鼓轉門衣冠整肅豈不哀哉 一井已半枯汲水者不顧豈不哀哉 一寒士斷炊兩日不得已走告親知近巡入門欲言又止主人已察其意先訴難堪豈不哀哉 一殘花依樹繁屬甚微颺風忽來奄然而墮豈不哀哉 一安樂時設想痛苦刻不可居及已至前俯首忍受豈不哀哉 一別離時夢見親知徹然慰籍迷離半醒雨夜燈孤豈不哀哉 一腥理所在群蟻食之百沸之水將沸千萬聚而不走豈不哀哉 一羊豕初生即墮殺且不如殺而先養之當其養時飽食自得豈不哀哉 一東皇望雨南畝求晴此怨彼恩嗷嗷唧唧豈不哀哉 一庭前大樹衆鳥爭投枝葉凋枯掉頭不顧豈不哀哉 一青年作和尚豈不哀哉 一煮蟬懸釜中郭索蟹豈不哀哉 一衆雀高飛飢鷹仰視豈不哀哉 一犬見衣冠不吠豈不哀哉 一滿面花圈錦簇豈不哀哉 一春衣綿衣秋收絢扇豈不哀哉 一登山傾頂印鑒當前豈不哀哉 一旅館風月清宵聽鄰人歡笑豈不哀哉 一刑官受賄堂上一座仍非止境豈不哀哉 一旅免躊躇踟躕差聞冷面看人豈不哀哉 一胎下呼冤夜靜風遠鼓扑如故豈不哀哉 一狐兔躊躇踟躕差聞冷面看人豈不哀哉 一胎胎中物強稱中人不及百年同歸塵土豈不哀哉 一狐穴城社以居狐族愈盛穴城愈空城久而傾圮城同死豈不哀哉 一無可如何時作解脫語豈不哀哉後一猓獐子見之曰

余君石生名石生，字石生，中奇士也。足跡幾遍天下，往來淮揚爲子攬離間，所待甚恭，善說夢。言精誠所感，夢境可憑，且有夢中華者。友人某娶婦，數載值僂甚，竟傷有玉杯，爲老嫗所破。意殊悽然。婦解之曰：世間那有常存物？天下原多可恕人。某爲改愾爲笑，而轉念惡其不祥，後數月將赴江南，婦病已劇，以貧故，忍微而行。一夕泊舟江干，風激水濤，恍惚間行至一山下，微有亭，名雲花飛舞，適一女冠子雲裝，懷悅說偶而來，語多荒渺，不可解，記其淺近者云：頭上非天，吹氣可通，脚下非地，失足即空中，中間非人，與汝相同。又云：昨日一思，今日一變，今日一仇，明日一債，不云慈悲，況念割欲理情，回頭合眼，放大光明，某目其人，似相識而裝束端嚴，意家前叩姓名，倏忽不見，因自詫曰：夢耳，醒而前行，峰迴路轉，忽見瓊樓玉宇，滿樓蓮花，別一女子，迷離約約，纖舟而歌曰：年年親作生涯屋，屋是鋪達屋是花，打得魚兒米連子，不知何處是他家。遂音促，雙雙淚盈盈，某欲乘興登舟，女微盼不言，折花擲之，斷其梗，低頭蕩漿而去。某悵惘獨立茫茫，無所歸，聞風雨颯奮聲，下車爲馬，馳聲則格人嗔呼，朔來披衣視之，惟見月落江橫，一燈如豆，復自詫曰：我已醒矣，何以仍在夢中耶？回憶前辭，均非吉兆。明年春渡江北歸，始知得夢之日，果即喪婦之復一日也。閩秀詩評蘇前詩爲周氏

女作誤。

揚州王生，幼喪父母，繼母鍾愛焉。年十九，誤交浮蕩子，私游狹斜，將赴鄉閭之月，母聞而剴之，辭語凄懇，繼之以泣。生亦泣受命，誓不敢再蹈故轍。由是自守甚嚴，後數年母卒，服闋復還鄉閭。里人喧傳有夢發天榜者，見生與王文錦名，紅銀金囊，故樂而出。時某邑諸生王漢淮，既至而雨，設飲而宿焉。五鼓忽夢揭曉，鳴金報喜者。文錦於途，生至，生自拘有無報者，不答。別有老翁詰之曰：「汝事已誤，猶望科名耶？」王辟，癡則身臥技樓，汗流浹背，遽呼同宿友侯頭，喪氣而歸。他日慘發生，不售，而所謂王文錦者，某邑人，果膺鄉薦，解提南宮焉。及生見落卷，乃知先擬堂備，而復閱案之，并注疵瑕，頗致惋惜。計其日，即奉准辭，臥日也。生意殊抱不平，謂苟合私盟，尚多容納，於一妓乎，何有何獨於我而嚴之？誦其意，叩諸坊壠。此上大書云：「挾妓之過，小欺親之罪，大生聞之，如水灌頂，不致置量，自是偃蹇終其身。」

王子尺，慕遊彭城，生平困頓最甚時也。除夕作書寄家兄叔升云：「夜寂燈枯，一念不起，轉計身世，悲來無端。夫貧窶莫如乞丐之甚矣，然其披髮見髮，恭行及曉，短衫朝搗，一飯暮持，愧恨絕少。俯仰斯寬，苟生固佳，餓死亦可。至若某之一身不德，百事無成，整頓六州，猶成大錯。」

今將壯志憂鬱鬱鬱，餓口於四方。固知朽蠹之材，不逾於大匠折翅之鳥，無分乎層霄，而且周
村無聲聲之長求，富少執鞭之術。庭虛鄰里，出愧風塵，夢魂恐其不安，形影憤而相慰。昨日
挑宿北行而後，適遇災民東下之時，亂髮殘衣，飛揚道路，餘肢斷體，零落溝渠，大吮血以相
奉。鳥啄膺而不去，嗚呼傷已。方今奸究橫發，州郡流離，如病在胸，四體已痿，如新遇大中央
始燃，一旦附骨疽成，橫空鼓翅，雖起扁鵲於九泉，亦嗟束手。策長鯨於東海，救焚燎原，夫
猥瑣之思，哲士所鄙。一朝之惠，君子不言。況杞杞人之憂，尤愧莊生之達，衆而名業不立，窮
愁互攻，初疑若水續起，如線沈憂，日積連慮，風馳腸如數轉之輪，心有幾升之血，頃若燭膏，
靜夜窮獨，寒窗新曉，僕僕之呼，寂寞巡迴之折，獨影在壁，間無人來。陰風攪夜，疑有鬼至，聞
河東春，同心離居，展此良宵，供我遐想。嗚呼傷已，叔丹得書，益為之三日不快也。

問癡是女郎心。初宗子年少氣盛。又力矯時人私暱妻孥之習。往往以箕帚細故發怒於閨人。甚至夏楚從事。右嚴師之教。弟子怨宗子志。與食息需。人會婦翁亦病。婦以省父歸。稍晏宗則大饒。數其罪而責之。婦即時鬱壘而仆。口角流血。豈不知人宗悔之時。時以為憾。子聞其說。根觸舊事。為題一律云。情是浮雲夢是烟。畫屏風外綺窗前。豈知破鏡飛明月。猶有清琴理舊絃。金盆庭中拜星斗。玉棺天上葬神仙。人生無奈成離恨。又種相思十萬年。

自古生民之毒未有甚於鴉片者也少年流弊曰賭博曰狹斜燕窩多金者為之一日無全則止而不為且人亦屏之而不與為矣獨烟癮既成不死不已已甚矣其毒也揚州顧君孟平少隗頓能文章世以大器期之獨見鴉片而喜其從兄苦口勸戒自誓以鑒之婦某亦以死

諫曰若食熟者吾必食生者一日果下生烟三錢許湛救始寤顧以二人故為止而不食查五年他日遊幕渡江復吸成煙婦諫不聽又吞輕粉橫許惻探知急以藥物解之而牙齦盡發黑矣閱數月婦病胃弱顧以鴉片進不食惻憐其痛力勸之姑吸一二痛竟大減已而時時悔恨懼人譏諷且恐自負其元謀之初心至臨卒前一年肝胃交病任其絞痛徹骨枕杖碎帷而絕口不一吸彌留之際口飲白湯升許欲以洗滌肺腑爰食不下咽泣不成聲猶勉力張目謂顧曰可以戒矣遂卒顧自是誠心痛改而受毒已深卒雖立斷終於落拓不振云王姬吉林人年五十餘傭工達室有年矣辛酉春赴池生方宴雲間土寇犯城擄斬而大之遂自結柔袖利刃聞宅外奔走聲遽投於庭池及奔者入乃家丁探信之人云是鄉民瞞漢身與縣官為難今已挾掠官署而去矣姬方守達冤章之挽之至是不待詞畢急與小婢救達起幸先後頃刻間姬又年老更事多如法調理嘔吐泥水而安姬有二子一女先已舍擇出城日暮女復至招姬同出且曰縣官賊賊於西鄉殺其頭目賊眾今夜復讎不留難犬今已鳴金齊人矣時西北風壯態之果有鑢聲姬曰我出則主母必死奈何女曰盡請主母偕行姬以告達達不可曰行將何往今日之事當室死不野生無二說也無汝女以愛母之心至欲去則去勿為我所累姬曰主母尚不惜死我一老婦人命值幾錢遂不行女泣而去少

張媼者邑之城南人。夫以米肆為生，而家與仙姑村相近。一日張忽病狂，自枕其頰曰：「我欲行道濟人，非汝服役不可，不從死汝子，再不從死汝夫。張初不知服役何事。濟人者何人也？」其夫曰：「是必仙姑之類耳。我雖賣米家，世固清白。奈何令婦女拋形露醜，作巫媚行哉？」不許。張僅一子，果以整鬻糶米，幾大又病，卒痛懼殊甚，不得已泣而祝焉。第家貧無以糊口，已緩數年。神許之，會有土人者，屬避兵淮上者，值人得張，約他日相從南行。而神於房中竊下時，時降張身，磨折百端，若深惡其去者。將行，張以實告，薦人以自代。士妻某氏故安吳，不信鬼神，怒曰：「許我南行，而臨時背之，我不信何神何狀，必使我親見而後可。」張曰：「是不難。」他日南行，必過齊魯泰山殿神所，常臨也。我請仙姑與主母自言耳。」屆期某氏率媳姪及張之母，如甫入殿，而張色遽變，戰栗汗流，作京語道神姓名，先為張媼留行。次述士妻家事，皆他人所

不知者語語符合。某氏乃大驚。自叩曰。卿為紫竹山司書侍者。降生人世者。三性皆更直。前世為江西人。因發小姑私事。致其羞憤而死。今此竟猶未解也。宜誦心經萬卷。以禳之。語畢。遂別而南。由是某氏誠心頂禮。按日誦經。而時時感思。前遭病疑懼。一日晨起。倉皇驚栗。一如神降。張燈燭。語音頗異。越幾日。遂曰。仙姑來矣。遂以夫妻為宿世小姑。復身。永解冤結。終日憂愁。悲苦。忍饑不食。若明若昧者。月有餘矣。卒士人痛其死。不遠千里。復就張燈。會眾問之。而神不靈矣。某氏曰。予聞此事。其故而不可得也。以為有神。不宜誑人。至死以為家。因心造其始也。究竟何因。且所謂小姑者。人耶。鬼耶。豈自古竟無相報。即以將錯就錯者了之耶。嗚呼。不可知已。羊年中秋。夜偶成金縷曲。一闋。惟虹虹與人言。謂言為心聲。感太遲。或非吉兆。及十月望後四日。果有倭偶之。談者以為詞。予檢閱一過。覺亡者病憤存者心緒。語語印合。在按諸情聲之會。固不自知其言之悲也。詞云。萬丹都銷。奈何人。淒淒冷冷。清清將節。記得輪流。幾處魂夢。飛懸哀闕。留不住。春風蝴蝶。憐煞。拈花成一。笑。儘紅塵。永感昆明劫。嘆盡了。子規血。年來詩味寒於雪。更沈沈。心如古井。身如秋葉。手製公。懸彈羽。調苦。斯中懷。凄切。有誰聽。悲歌激。然從此空山耕石老。偏人間。不見。堪。月。真。鑄。鑄。六。州。鐵。

金女七

卷下

七

七

咸豐壬子秋。歸自江甯。以對廳西間為臥室。鯉魚不眠。徹夜呻吟。木落烏啼。百感橫集。天明登城放歌。云。神駒追不返。急逝景。日照不見重泉陰。我歌此辭。徹天之音。天高無毛。人死有心。及平本。冬自上海歸。暫處北廳。西室霜寒。月冷。遙遙相對。而回憶過及廿年。人壽幾何。誰能達此。今年春。重至江南。寓舊居。桃成。夜感賦浪淘沙一闋。云。殘照暗窗紗。蛛網橫斜。年年春酒泛流霞。寂寞蕭條人去也。想煞桃花。心緒亂於麻。病裏年華。斷魂。寒夢各天涯。萬事不如歸去好。那是。便家。壬申三月。把於雲間升次。

前悼亡詞。予作也。是年春。歸自蘇州。生元勿勿。闕為面訣。夏秋又東至海上。南涉江水。北走彭蠡。急景如馳。殆將卒歲。始得為詩。以弔之。云。命短途長。兩未思。朔風催曉。一相辭。豈知江上停機日。竟是中。廣。驛。驛。路。路。安。排。猶。絮。語。出。門。竟。幾。盡。度。詞。死。生。可。幾。幾。潭。閣。事。雪。涕。臨。風。一。面。遍。得。無。兒。女。猶。為。幸。到。此。分。離。轉。易。論。三。尺。秋。墳。身。外。物。百。年。朝。露。眼。前。人。星。河。獨。止。迢。遙。視。風。雨。晴。眼。淚。更。道。誰。分。明。昔。跡。在。相。傳。長。逝。恐。非。真。近。來。年。衰。運。阻。自。念。皆。成。更。非。筆。墨。所。能。述。僅。錄。述。事。數。言。兼。以。自。悼。云。年。年。蹤。跡。之。於。洋。不。是。同。根。性。不。親。原。病。樂。空。爐。火。滅。勸。餐。書。在。墨。展。新。氏。已。備。蘇。蘇。園。傳。宣。何。堪。老。病。當。廿。載。空。真。一。夢。人。間。誰。識。去。來。因。春。花。秋。月。共。江。湖。綠。帖。紙。傾。樽。伴。俱。兵。燹。幾。回。同。志。難。來。豈。無。事。肯。相。逢。數。

金龍備荒年。數典真如記事。珠香是悼亡。猶異體分明。鷓鴣草。成枯。飛來。奇。病。忽。如。疑。不。解。究。經。苦。費。思。自。種。悲。愁。原。屬。幻。半。空。誰。說。竟。何。解。親。從。弱。水。移。桃。葉。欲。向。空。庭。種。荔。支。依。舊。春。殘。無。結。果。蛾。眉。甘。死。讓。東。鄰。傳。聞。遺。語。特。凄。清。早。備。雙。棺。殉。死。心。先。我。長。眠。原。是。福。人。中。路。太。無。情。開。闢。友。生。平。願。科。弟。論。文。世。俗。名。為。兩。沈。病。行。不。得。如。今。衰。老。一。身。輕。又。七。月。送。極。歸。葬。云。一。從。秋。老。別。清。溪。早。暮。霜。華。染。髮。絲。同。榻。友。朋。驚。夢。哭。對。門。兒。女。哭。情。殷。密。書。名。字。魂。依。喚。喚。水。日。關。河。路。不。知。送。爾。泉。台。安。穩。去。得。歸。同。穴。竟。何。時。吳。中。沈。氏。女。安。寶。端。嚴。性。好。潔。每。言。三。日。不。充。則。衣。垢。一。日。不。沐。則。髮。垢。一。時。不。灑。掃。則。心。垢。故。所。居。明。淨。可。纖。飲。饌。非。手。自。烹。調。者。不。食。及。年。歸。於。梁。生。宛。宛。相。得。春。晨。助。讀。秋。晚。聯。吟。十。餘。年。如。一。日。也。已。而。生。病。遺。天。資。食。稱。女。子。將。之。汚。及。脫。臂。而。不。以。為。嫌。其。為。於。情。也。如。此。及。生。卒。女。絕。不。哭。亦。不。言。飲。食。作。止。如。常。親。親。為。禱。議。之。而。不。知。其。意。也。後。一。月。而。女。病。兩。即。皆。暴。卒。特。心。口。微。溫。氣。息。若。有。若。無。者。七。日。一。夕。展。忽。轉。動。字。者。皆。驚。避。其。體。壯。者。就。問。之。婦。乃。拍。牀。哭。曰。吾。初。以。為。吾。夫。之。亡。不。能。常。聚。於。人。間。尚。可。相。從。於。地。下。庶。幾。昭。昭。不。足。冥。冥。有。餘。故。吾。不。哭。不。言。默。默。求。死。者。而。月。今。幸。而。死。矣。而。不。見。吾。夫。求。所。謂。閻。羅。者。地。藏。者。而。皆。不。可。見。茫。茫。然。一。片。昏。黑。無。所。復。之。悲。憤。聞。忽。見。火。光。一。輪。如。日。初。上。其。傍。有。人。曰。此。天。帝。居。

金女七

卷下

八

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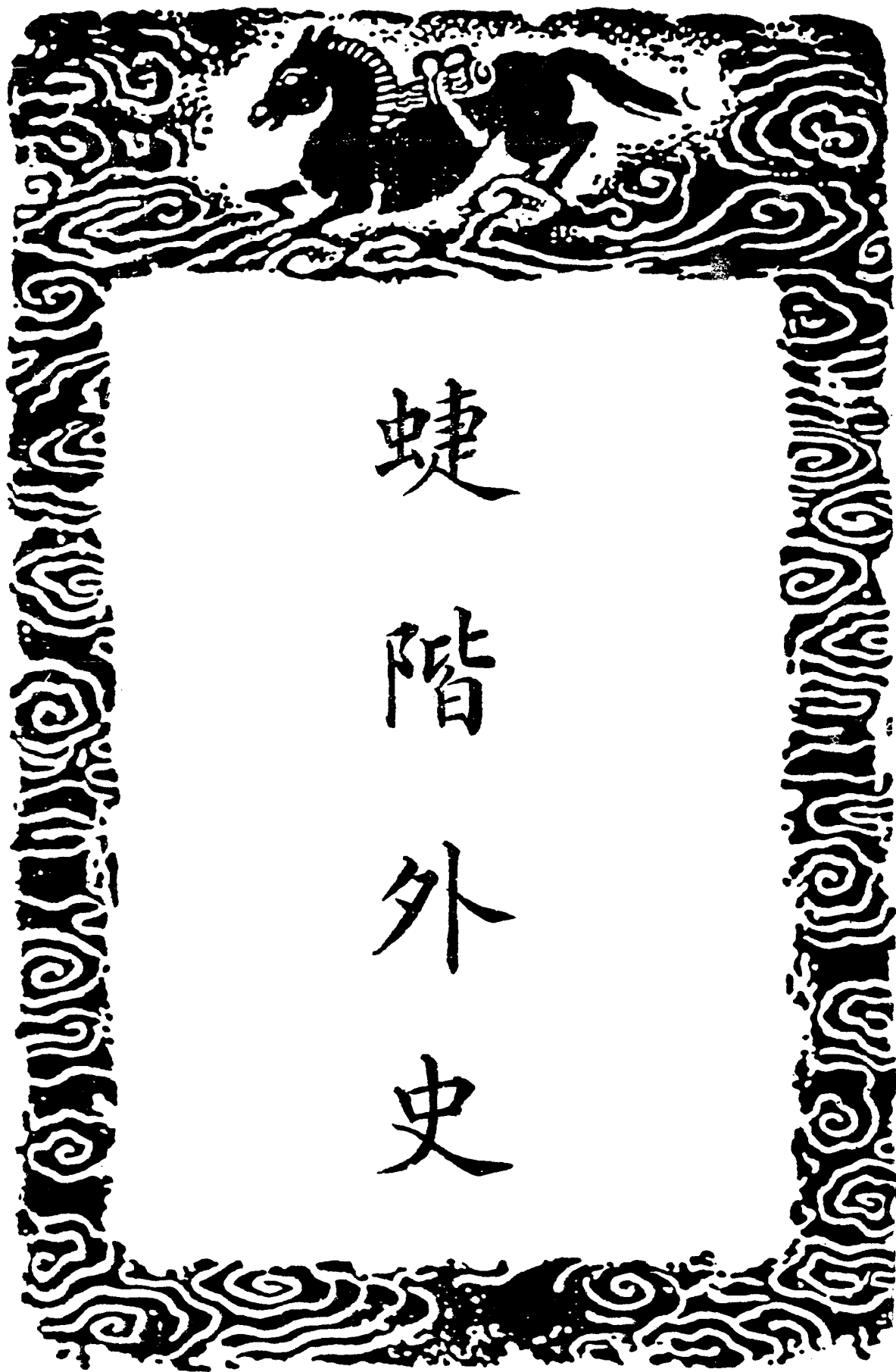
也。跪而求之。見有金甲神。笑曰。此真下界愚婦人也。人世一切鬼神。惟忠義。然則精誠。免苦之人。死而不滅。然且有聚散久暫之不同。若汝夫者。病久精亡。惟其亡也。故死。死則安有所存。予哀憫之。而一輪忽降。皆慘如初。嗚呼。信如神言。則是吾夫竟無其人也。則是百千萬年。永無見期。推之父母兒女。以及於吾身。一死而皆寂滅。無知也。吾是以慟也。號哭三日。夜淚。竭。心。枯。家。人。再。進。來。湯。呼。之。已。死。

金龍備荒年。數典真如記事。珠香是悼亡。猶異體分明。鷓鴣草。成枯。飛來。奇。病。忽。如。疑。不。解。究。經。苦。費。思。自。種。悲。愁。原。屬。幻。半。空。誰。說。竟。何。解。親。從。弱。水。移。桃。葉。欲。向。空。庭。種。荔。支。依。舊。春。殘。無。結。果。蛾。眉。甘。死。讓。東。鄰。傳。聞。遺。語。特。凄。清。早。備。雙。棺。殉。死。心。先。我。長。眠。原。是。福。人。中。路。太。無。情。開。闢。友。生。平。願。科。弟。論。文。世。俗。名。為。兩。沈。病。行。不。得。如。今。衰。老。一。身。輕。又。七。月。送。極。歸。葬。云。一。從。秋。老。別。清。溪。早。暮。霜。華。染。髮。絲。同。榻。友。朋。驚。夢。哭。對。門。兒。女。哭。情。殷。密。書。名。字。魂。依。喚。喚。水。日。關。河。路。不。知。送。爾。泉。台。安。穩。去。得。歸。同。穴。竟。何。時。吳。中。沈。氏。女。安。寶。端。嚴。性。好。潔。每。言。三。日。不。充。則。衣。垢。一。日。不。沐。則。髮。垢。一。時。不。灑。掃。則。心。垢。故。所。居。明。淨。可。纖。飲。饌。非。手。自。烹。調。者。不。食。及。年。歸。於。梁。生。宛。宛。相。得。春。晨。助。讀。秋。晚。聯。吟。十。餘。年。如。一。日。也。已。而。生。病。遺。天。資。食。稱。女。子。將。之。汚。及。脫。臂。而。不。以。為。嫌。其。為。於。情。也。如。此。及。生。卒。女。絕。不。哭。亦。不。言。飲。食。作。止。如。常。親。親。為。禱。議。之。而。不。知。其。意。也。後。一。月。而。女。病。兩。即。皆。暴。卒。特。心。口。微。溫。氣。息。若。有。若。無。者。七。日。一。夕。展。忽。轉。動。字。者。皆。驚。避。其。體。壯。者。就。問。之。婦。乃。拍。牀。哭。曰。吾。初。以。為。吾。夫。之。亡。不。能。常。聚。於。人。間。尚。可。相。從。於。地。下。庶。幾。昭。昭。不。足。冥。冥。有。餘。故。吾。不。哭。不。言。默。默。求。死。者。而。月。今。幸。而。死。矣。而。不。見。吾。夫。求。所。謂。閻。羅。者。地。藏。者。而。皆。不。可。見。茫。茫。然。一。片。昏。黑。無。所。復。之。悲。憤。聞。忽。見。火。光。一。輪。如。日。初。上。其。傍。有。人。曰。此。天。帝。居。

5

11

1



蜚
階
外
史

蜨階外史



蜨階外史提要
不著撰人姓氏凡四卷祿記明清兩代遺聞軼事
大致雅馴終與龐雜者不同雖中如寶爾敦圓圓
像及屬對四則陳因相襲未能獨抽奇秘然敘事
始末犁然終勝於緣飾附會有乖事實者是在讀
者之善於別擇耳

序

夫以人為鑑古者尚之記事有珠知者實之既怪力亂神之不語非嬉笑怒罵以為文事可
質乎千秋說有憑於眾口正而不說信無可疑此蜨階外史所由作也外史者作等身贈笑
人口六詩三筆四達八窗好客如鄰當時不爽不惠清談勝王夷甫亦莊亦諧是於課士之
閒偶仿稗官之體我聞如是無異其詞人有不為各成厥志焉勸懲於善惡化朽腐為神奇
碎亦成金聚非鑄鐵載續虞初之新志自成一家頓添日下之舊聞願書萬本
咸豐歲在閏逢攝提格辰月東柳何慶熙謹序

蜨階外史

序

評跋

簡而能達清而能脫不事於才使氣而敘事如繪狀物如生真能自成一家言者相其用筆
能以微實處翻空又能於翻空處微實故不落窠臼而文情奇雋若此寥寥漢士孫聲倚謹
識
古今稗官凡數十種能與閒微草堂筆記聊齋志異騷雅者其屬實繁斯著卷帙無多足徵
博雅而筆力運掉可挽千鈞方之草堂聊齋尤堪並美而輔世牘民勸善懲惡之意即隱
乎其間蓋多闕而直諒兼焉者矣海濱集莊識

蛟階外史目錄

卷一

王原	某乙	虎口奪母
于著	五臣殉節	范節婦
王安陳 殉節	張節女	兩烈女
王烈婦	駱六	開福寺塔
大名府署	大覺寺	廣濟寺
水泉	靈壽縣	屬對四則
鄉祠壁字	柏雲寺畫水	舊宅
劉永錫	劉係子	看鼓樓人
某翁	郭名揚	王晴溪打盤
袁六先生	沈泰	華刺史教織
劉黃頭掘碑	謝生	田好謙
聽銀	查小山	侯達夫
蛟階外史	目錄	
趙得壽	畫猿	
卷二		
河神三則	郝雪海	劉燕庭治匪
賣花人	永年令捕盜	船戶妻
張立	木工第	緞子王
賣冤	萬人敵	三和尚
高二老	檻中人	少林寺僧
奉吏	寶關教	紀亮
何翁	劍術三則	御儒曲
卷三		
俠女	圓圓像	蜀婦
舒鐵雲	西秀	前生
捉雞得銀	老翁贈棺	鬼仙
種沙	趙偉	李成性

柳神

剛剛拿泰

西安城隍

井中女鬼

社公

祁州牧

某甲

卷四

泰翁

夢兆

椅葉集

君子報

董宗伯書入石

酒

蛟階外史

數地蘭

猴兒酒

花瓶

皮球

青驪

義犬

魚骨廟

王繡娘

卓城狐

雷神

涿州狐

尚家壁石馬

綠毛怪

郭某

魏金生祠

撰著奇中三則

草畫

謝臺山研

寶石

瓜瓢酒

象尊牛鼎

猴茶

又

梁胡蘆

牛產麟

松鴨沙鷄

蘭蠶

新城寺怪

黃光鬼語

劉某

侯龍王

劉四先生

宋道人

剪絡五則

酌中志

賀劉東啟

北曹墨

怪石三則

桑皮紙

工夫茶

鼓環

銅鑄銅鑪

長鬚馬

義雁燕窩

鷄

文安王瑞家貧困於徙至輝縣夢覺高僧法林供收養二十餘年去曉子原在襁褓及長聞母知其故跪辭母去奉父徇齊魯者數年一日宿土神祠夢古刹日近午見麻僧炊飯此沙米飯也味甚高潔以羹乃肉汁也曰甘乎曰甘曰如來真個好去還須去驚寤過丈人指以夢丈人曰日午南方也沙草根附子也謂以肉汁附子膽也可急去當於寺中求也原如其言行夜幾道見至輝縣雪夜宿僧寺門既曉僧引參方丈僧問其鄉里及事父狀呼喚便見之不能識呼原乳名因父子相抱痛哭僧資之歸原生男六人孫十有五人曾孫二十有二人天殆以繁衍報其孝云孝安漢相國高作王季子詩一時和者甚衆

古北口外多山山水漲發往往漂沒廬舍某乙者居半山小村落年二十餘家有老母授室甫年餘生一子某乙日採薪下山售賣養母一日所採山薪見白氣漫天波濤噴湧而至念水至山前村必不保狂奔至家負母疾赴山頂比至水已沒足因母子懸極高處彌望漏滴涓涓

相天無陰度家人盡驚其履矣越日水退負母歸見他村盡墟獨所居小村無恙至家聞兒啼室中妻炊飯方熟因食母問之云他無所見惟濃陰一日昏暗如畫晦耳此事得諸販羊人言之聲驚悸忘其姓名

外史氏曰白波漫天死生呼喚某乙之狂奔救母非獨仁也抑智且勇嗚呼一念之孝鬼神呵攝妻子獲全並澤及於一村當其負母上山時念及此耶可以知天意矣

趙瑞相鄉余舍村農人也家貧事母孝一日出汲水其母向院落取薪有虎突入枕直趨瑞家瑞瑞持人退呼曰虎在院不宜往瑞急持柴撲虎虎入見虎方衝母來奮力擊之院宇小虎不能轉身又以衝人不合不能關瑞與持柴虎遂舍其母將奔瑞會縣齊車健勇至射殺之今茲其門曰此孝

子善元城人明嘉靖中倭寇浙甚擄善與堂弟佃以精兵應募總督胡公宗憲令守定海舟山與賊戰數捷倭退縮法當斬泣曰死所甘心第念寡母老又無兄弟子吟吟在極極奈何善曰弟良苦我有二弟四子可代也因自縊詣軍門胡悉其狀義之釋其屍杖俛免其死

通年遷鄉鄰母得終養里人高善義聞於有司表其閭

張加字仁倫崇禎丁丑進士官萊郡司理劉璧字紫五萬曆乙卯舉人官印憲令范春縣字倩美天啟甲子以尚書冠狀解官崇信今李允標字若概制憲李建和子官中書舍人辛廣惠字航海諸生皆東明人甲申明社既屋東明今宵逾三月偽官王秉純入據春程抱六虎而襲之荼毒萬民慘甚會清國定縣五人於五月望日刑牲誓眾各率頭十餘人持棍鉞擊賊至署力引佩刀決戰奮死六等權機密與偽部總張榮熊敵血謀反因五八送懷慶偽將軍劉宗敏營五人不屈慷慨罵賊死

外史氏曰五人雖死至今凛凛有生氣後之仕而鄉居者可以興矣

吳橋范大司馬婦名景城歸同邑王世德以應試卒京師范將殉有子在襁褓乃忍死撫孤范讀書明大義工操兼通書畫畫大士像尤精後以避亂卒於司馬官邸子孫錫歲前作廟康熙乙卯舉人官南宮縣教諭曾孫履吉康熙辛卯舉人官中書後人克紹遺緒刻水玉碎集一卷

崇禎十年文安兵變高馬頭陳氏舉族登舟南解總兵吳金舟中婦女投水死者平度州知州陳所問妻王氏永州府推官陳國維妻王氏蒲城縣令陳國善妻王氏生員陳國龍妻王氏並十五歲女生員陳國祥妻王氏思生陳國史妻劉氏並十五歲女崇明縣令陳慎妻姜氏戶部侍郎陳協妻王氏陳所有妻田氏陳懷妻紀氏生員陳情妻井氏生員陳慎妻紀氏屏生陳性妻張氏貢生陳快妻王氏廩生陳怡妻王氏生員陳懷妻紀氏共十八人同時畢命甲申之變兒手盡氏死者七人一時題詠甚眾陳氏死者較多乃浪浪無傳者然水心烈魄千秋猶存故自不可沒也

張某者縣人康熙間流寓東光有女及笄明慧纖纖東光馬德聘為婦張既得勝處無嫁資其妻曰女能若此而逃再受聘且得重金張感其言全家遠去女陰以為不可泣誅父母戚誅罵曰將行嫁汝貴家衣錦還鄉爾不安樂乃欲從軍人子終身操作耶女知不可抗回乃得易機機和塗面而乞人婦手足數斷星夜匍匐至東光詢馬氏居指之馬故有母問所從知告之故母兩泣曰苦吾新婦矣而視之光可以鑑乃命子鳴之官令拘張至訊得

背盟狀之具鼓吹送女與馬合夥

兩烈女

崇姑文安縣馬頭村李氏如婢曰春華姓陳氏相依數年視如姊妹行春華亦盡心事主榮姑幼字朱氏子朱官子浙塔隨往十餘年音問斷絕女待字年逾三十矣父母在時撫育之有兄無繼不遇時二老相繼死女無歸不給且患瘧疾仰婢十指為活女兄以博債急將榮婢以償婢主不肯去旋之女獲婢其徒女血狼藉不能堪主婢謀曰與其分離而死何如並命之為愈乎後相持大物密置衣襟門臨大河連明侍往溺梁約仙廣文右僂時寓王受均為賦兩烈女行詩云友人手持烈女狀勸我試作烈女歌我無表揚風義如像之大筆對此涕淚空滂沱東安最爾馬頭泉落村賴軒不恒到奇事喧里門春華其名補川民質身麗而供役事主人有女字榮姑姊妹相有無異視榮姑幼結朱氏姻未即隨往江之濱錦字十年沈宦海縲窗州載虛芳春不幸嬌姿遠疾翁姑就撫難起立那有慈顏視約人同懷經歲絕踪跡堂前愛日沈痾榮姑從此悲傷但仰女紅度長日其煮豆仍相煎惟有女奴如共命十年不字扶姑病貴珠歸後開與居榮姑時親視奉朝食低頭苦勸餐夜眠擁被寒同苦忽覺聲聞極慘傷心索債謀奪執榮婢質錢資贖即謀言逞怒李如虎李夜暗推被寒同苦忽覺聲聞極慘傷心索債謀奪執榮婢質錢資贖即謀言逞怒李如虎李

三

三

楊老拳接戰病姑前通以身撲地梨花碎春雨大枝小枝何紛紛杜鵑啼血血染福鄉鄰是事各開戶氣竭聲嘶如不聞婢在姑邊死婢去姑迷亡與其眷恨各分張何如就死相顧既不能如薛家紅線走堂堂又不能如俠女竊負偕遠廬門踏海扶幼主吾將追逐參湘荆風許分雲過燕天陰月黑楓林音當門巨浪如山傾水仙村孫來相迎主令婢兮同一哭回頭猶見繡閣燈焚焚諸鄰人各驚絕奔集河干相指說主衣鮮好密縫婢衣暗收重結結見從容就我時種數不固造次滅可憐一水鎮空明生方何願死者悅昔年我作錢塘游雪城祠廟臨江頭歲時村巫奏絃管我亦躬薦紫蓋于有餘載得匹偶從舊厚意君知不假饒主姑無疾家不過腰長青衣流就若兩兩烈傳千秋

王烈婦

王烈婦平陰東門外縣吏曹某妻年十九歸曹時曹年四十極樸樸婦亦背澗頗相安適光二十五年定州張小坡明府橫來平陰縣思風化所漸與邑中紳耆修節孝志請建立坊從念曲光將優草野甚盡無遺以貢吏端謹使重其事日出郊迎村訪問晚歸其稿以呈如是者半年一日燈下屬婦問曰日探訪南婦今幾何矣曰境內計有三節自信可無遺漏汝問多少亦欲入志乎婦一笑無何曹病篤臨終謂王氏曰汝適吾門已近三年夫婦之

情亦未云乖但上無父兄下無子姪家無恒產汝青年斷不必安亦無可守所傷為探訪一裁成三百人節孝之名前日載汝入志之書徒成虛語婦聞之不答俯首嗚咽而已實旋毀親鄰求助不遇王氏奉之已既他室時又身寒救之無死張公素知其能急捐俸治喪並題額旌其門紳民不期而送者百人時節孝志已刊曉張公作哀王烈婦詞並傳急付梓續入又命石工刻名節烈城人咸頌張公之節而仰王氏之烈云

駱六

駱六寶城人幼為陶甕香師僕師戊辰翰林嘉慶十八年六從主人在文顯館校書時嘗皇帝秋獵木蘭逆賊林清分結內監張泰王福祿劉得財等作亂京師震動賊數人入文顯館駱藏主人複室中局其戶而自索器謀拒之苦無械乃折棹足持與賊賊以刀斷四指掌而仆賊入室虛無人遂去時卑謀數人伏草中賊去乃出開館門與諸人共守之時賊寇白帛持白旗偏牆上皆成皇帝方為阿哥手槍火槍禦之連斃賊數名二名天陰雷雨交作賊寇見武帝持刀指揮城內外兵勇紛集牆上賊皆為賊數年之間圍立解嘗皇帝回鑾重文恭公語力請還宮人心遂定免香師在館與賊數人日食糜一餐已三日矣聞有叩門者乃出而駱殊未死移歸家漸蘇師厚待之後每怪見成皇帝幸就問義僕駱六尚在否

駱階外史

卷一

四

師養之終其身于當閣當時形狀迷之如繪復曰我一細民徒以一時報主之誠遂忘其身即令奉命早葬與噶喇何殊乃屢蒙天語垂詢復蒙主人奏養恩不以僕隸視其榮多矣其人誠積德他不能為一切機械費詐冒欺騙難忠當有古人風年七十卒於家子滿節家有田二頃皆主人所賜也

開福寺塔

景州古塔在治西北開福寺東十有三級高二十二丈潤八丈上嵌鐵籠銅樹下安輪欄石砌四集階登塔而登洞門四開望數十里北方浮圖無有逾者第一層刻光祿寺丞知冀州傅縣丞兼兵馬常侍臣記時大宋元豐二年己未歲五月初十日同施縣君李氏等男環堵球璣等知縣事常侍臣書又南面刻河間路開福寺重修碑迎文殊舍利塔記大元至治三年八月十五日按景州在東漢曰脩縣隋改脩縣宋元因之舊志云塔下傳有海眼通潮故覆以大石板近代石損發視狀如覆牛砌以五色石極工緻中有方圓小石佛千數蓋昔以藏舍利者明正統二年知州劉深教刻則云觀相輪鐵券自北宋元祐某年始克成工且始脩在元祐訖功在元祐經緯集云宋與吳丹畫白溝為界守臣皆家修邊備或治濬泊以限戎馬或起浮圖以遠眺望蓋不使敵人覺特假以消為之備故時有

津影日悠然工切極矣又滕王閣題句云奇文共欣賞我輩復登臨亦工今夕止可鼓風月故鄉無此好湖山楊雪樵方伯集聯在山東應城應下亭廟祠聯之工切者如破曉廟之思親渡落吳江冷望帝魂歸蜀道難蜀丞相祠之日月雙懸出師表風雲長捷定軍山聖帝廟之吳宮花草埋幽怨魏國山河半夕陽又慈同文武志在春秋東轍廟之帝出手震人生於冥陽陰苦忠武廟之懷懷生靈悠悠蒼天皆久經傳誦蜀祠中桓侯廟後成題一聯聯語已更數十聯神不款也廟祝夢神曰明日張解元過當求之次日果秀才到曾以為誦書曰春兩樓空無幾落花悲帝子秋風別聞有人驪酒平將軍懸之至今後果果貧解近傳落鳳坡有魔士元廟崇明府德聯云造物忌多才龍鳳豈能歸一主先生知不知江山未必許三分得真題法筆意闊大超拔可讀虎邱白公祠落成林少穆制軍聯云唐代論詩人李杜而逸祇有幾篇新樂府蘇州刺史史湖山之曲尚餘三畝舊祠堂杭州送子觀音廟百菊潭制府聯云我本是一片婆心抱個孩兒給你汝須行十分好事留些陰德與他後人又有一聯云上帝本好生求我與以兒女不求我亦與以兒女下民須自愛為善報在子孫為不善亦報在子孫當登太白祠吳山草學士聯云謝宣城何如人只憑江上五言教先生低首蘇州州差解事肯讓隋前尺士許國士楊眉後有吳桂卿學林聯云處汾陽再追唐室並無尺土酬

卷一

七

數只落得來石青山供當日神仙嘯傲喜妃子能誇學士不足七言街怨忘脫却名額利鎖據先生詩酒逍遙通網空易寄不落落字尤為新警最奇在莫愁湖上觀音閣求壁懸徐中山王像以清涼山莊對面王墓在廟故供奉於此間聯云湖山舊是女兒家藉育慈雲願佳麗盡生西土圖畫金留元老像翻身苦海有英雄竟付東流上聯以莫愁湖下聯以中山王墓而中四字各按觀世音本面末句上聯情致下聯悟境情致則春風長如悟境則悲憤橫溢惜不憶其姓名真才人筆也

西湖茶肆書樓人甚麗或集句云欲把西湖比西子從來佳名似佳人可謂面面到矣伶人如意工作劇趙雲離贈以聯云如其抵掌真孫叔高者前身是子都上替其技下設其

鄉祠學字

天津關帝廟遊人適為鄉人識會所俗呼鄉祠祠後閣三楹壁書學字四曰進德脩業字畫通勁歐陽率史款著胡慶雲傳為山陰人寓祠中無所事事一日僧出為人家作佛事留小沙彌居平胡持墨瀟一盤上閣又敬寺中生具悉移置閣中半日出謂沙彌曰我將去若師過我屋無以酬壁上已為塗飾師歸羊為我致之遂被去沙彌亦不解所謂僧歸告

以客言上閣字在壁上墨猶未燥也

柏林寺書求

趙州城南柏林寺兩壁畫北東壁畫文和洞流靜流而壁畫武水奔流激流筆意雄潤后張南本孫位之流也題名歲久剝落志稱異道子筆按寺金大定中建道子唐人安得傳會舊宅

通州李達夫兵部如學官主事官居宣武門內舍旁隙地小有園亭夏夜露坐其中見南牆下先隱隱從地出宵深益熾初不以為異後屢見之使家人掘以觀深三四尺得黃白真草行書石刻數具石質滑潤如是新藏為主人奪去亦即他從空宅局為二年後又有貨居者後仍見其處有光復來者固不知前事掘地得白銀萬緡而宅主不知也席捲南歸遂成巨富

外史氏曰人生一縑一粟皆有定數不可強也而人偏欲強求之卒之徒勞無益甚且天加損焉古人云富貴逼人來富貴逼人來則易人逼富貴則難觀李兵部事益信

劉永錫

劉永錫魏縣人崇禎丙子舉人官長洲縣教諭著崇明縣事是無留獄甲申後隱居相城大

變階外史

卷一

八

吏強之使出永錫袒裼目大言曰我中原男子年二十渡漳河登大徑鳴鞘躍馬兩河秦傑誰不知我余何欲見辱耶披壁上劍欲自擊門下士抱持之得解大吏駭而去常渡江鼓柁中流悲歌慷慨數行下歌曰邇彼中流兮來其行矣君與父兮有懷靡竟矣身為饑夫兮天所命矣中心殷殷兮涕斯道矣後遂不復歸窮餓死其弟子輩葬之虎邱山麓錫字欽爾大名縣志作欽若魏縣今歲升八大名

劉儒子

儒子不知何許人亦不詳其年壽康熙間往來通州城市中出隱語談人休咎事後多奇中性強強負人爭呼為劉儒子云溫某八十餘遇儒子曰前許道地可見處與溫某遇某日製袍以贈或語溫溫曰余成童時從父輩飲某所會劉在坐目余曰此兒有異余戲答如過八十以道袍贈今憶其言如昨日也總兵王某引為客王欲郵書津門儒子請任賄宿以覆

函歸歸當儒子入海西山同行者覺儒子異常移移尋而至既登山家苦飢儒子急出金納石脫松枯以炊少頃飯食已熟矣儒子餽諸游侶味如甘飴眾稱其一匪懷中及歸視之仍頑石耳後去不知所往

宋青州人劉跋子有仙術年入洛陽看花希希文子姪與往還事頗類此

看戲樓人

通州劉守戲樓司樓鐘以漏初下為度一樓則微因收禁不能轉側劉之每時看
連樓四鄰謂可少舒緩不至苦寂蓋嘗持此念行之數十年樓下有酒肆劉每見數人詣
肆飲衣冠楚楚奇異之付肆主錢數兩數人再來必飲勿取數人詢知其入即約
共飲高晚大談所語率世外事不可解飲畢別去劉送之郊外長跪曰某等知數公皆
仙願度為弟子供酒掃數人相顧笑曰子持念不忍有仙根遇我等能識亦有仙緣遂攜之
去無幾劉家有老母年近九十無以養家有母之鍾得錢未稍以無凍餒適年劉忽自
至攜之白者蓋黑時隆冬持一桃餉母母喜曰去年餘將持朱提來僅一腐桃何所
用劉於地劉曰一桃不易得兒獻此亦孝心母不食數日因自投食之復叩辭去母聞近期
曰待牛市行兒當再至牛市中在通州城內通衢也去後遂不復和母死鄰人共葬之棺食
之幣皆取諸桃核棄諸院中後生桃樹結實甘美居人售其幣猶代為上塚云
外史氏曰此事柳崖外編已忘其概然與此頗異余聞潞河友人所述如此遂更志之

某翁

某翁河東村人家父子則草書以為活持故清漢茂時任人則取無禁也子一日問
其父曰草書中有土墳起何人家也曰我居此數十年未聞有墓且人亦不肯葬海岸也子
曰是必有故蓋掘而視之父子持鐵錐掘尺餘見棺有如物仍掩之夜復往掘兩棺相累
朱提滿中爭以簪指取竟夜始畢仍以餘草書其中培作車由是置海船實田園起樓閣為
富人數年一日有車騎甚都止於門車中人作四品服從人十餘皆雄偉刺入主人肅容問
來意曰我某太守聞翁父子長者故來詢問留置甚歡水陸競進蓋為三下車中人曰由
京師攜一物來敢以獻自車捧入什襲重寶甚珍貴主人偶入內然後開視血漬淋漓
猶解戰戰人頭也全家驚愕時車中人已易短後私手持巨刃光鑒奪目從者皆拔劍虎
視翁父子益惶長跪請命車中人以翁所以起家奉我某物也今某已見法而不得贖贖
為翁所得故將其頭來將殺翁一家為某憐憫然承翁款洽翁誠長者能為吾輩往來東道
主我不翁輩父子結誼不容口掖起洗盥更酌夜間獻以千金而去後每有盜至志所賊以
為常又數十年新室乃絕

外史氏曰方翁得盜時必大快及為盜所換必又大戚然使翁不掘盜藏亦何至久養盜類
也以暴易暴盜之招也翁父子有焉

郭名揚

郭名揚字雲卿保定人事親以孝稱貧而介館東庵令其妻已蒙其妻之楚嬌不識造蜚
語峨之不能自會公旋舉同運旋出多金為妻娶某妻事由已乞公於今前實其事公
說應之即携金還白令令據金拘豪窮治之妻乃曰時地遠方熾生祠遍天下畿內諸郡
縣率不日告成大府撤郡守營治其急卒不欲為抗之懼得罪於公公曰陽重其事而陰
賊之皆可立待未幾諸伏執凡吏祠者皆得罪守用郭言獨全其職事皆類此居恒授妻
當子弟經入稱為南城先生子榮順治壬辰成進士官至中允

王晴溪打獵

寶城王公晴溪工打獵極小人休休術用難置置木尺問者預書字履製下令人持尺攢盤
視尺押何度當作何字墨集諸字偏旁湊合之文詩詞不一格間有似古語諺者識之事後
居居應公素不喜斷文義以此知非偽託嘗按其術走京師四方所至傾動爭延致之當和
相或時或決其必敗問當在何時書一絕中有句云玉猴投首在羊年玉猴降神字後和果
以己未年伏法其奇中皆類此也公性警敏長尺餘貌儂甚如世所繪鍾離權狀欲試其
術者飲以酒盡數升許乃欣然為之否雖王公不顧也卒年七十餘

袁六先生

袁六先生予外家姻戚居寶城林亭鎮性孤僻玩世不恭好潔好茗好石首魚至天津必
徒步往負一囊中置佳茗及具行喝日中渴則就樹陰汲泉海若飲畢復行至津買石首魚
大啖畢復徒行歸一日林亭驛店賣新至高車大馬僱拜鄉人先生答拜以錢一紙雇一人
負之往刻投入主人速客至庭後下樓讓既畢大呼人來速上其馬至門拱揖如飛而去
外史氏曰予讀蒲留仙所記殷秀才騎獨龍車謂其買孤僻人未免調謔及聞袁六先生事
乃知世間自有此一種人悔向者所見之狀也

沈泰

沈泰浙江嘉興人性嗜酒量不甚宏微醺時其飲趣調刺不似極酣則曰我排醉死有伯
偷倚錦風為家貧無業遂為府參軍守門一日有府庫吏謁參軍值大寒未持蓋奴去遺
洋氈三十幅泰檢存之越日天霽詣還馬受感其義分以半泰曰若愛此即不還君亦無由
索也還而受其半為名某為利未吏曰君不受我心終歉然請以半酒為壽可乎泰曰諾大
醉而歸聞者美之復數年未四十以病死
外史氏曰泰非義勿取未獲福極其將食報來生乎或謂冥冥者不可知然泰一與毫而聲
譽過兩浙較之享大年而浪浪以沒者所孰多哉

華刺史教訓

劉州民無常業。農僅知耕。婦女或編草笠。皆不知織。為何事也。丹徒華某。來刺史。史。知州事。自江南聘。善織者。至立官機房。募老成鄉民。教以織。日給糜飯。織成。實於市。無售。官仍予。收買之。字織者。起如。書。既成。乃轉以授其鄉之婦。行之期年。戶有機。地布。皆綠。者。咸市焉。

劉黃道碑

道光三年。元氏村民。劉黃道。掘地得一石。為唐宣武縣尉李口之妻黃氏墓誌。銘十七行。銘辭四言十八句。未另行刻。後一千三百。年。黃道頭所發。十二字。劉故不識字。或讀之。乃遠近傳其美。金石移植。元氏縣志。載。建中二年。二月。三月。柳建中。為唐僖宗。年號。用甲子紀元。法推算。至道光十八年。共得一千一百。年。不符所題之數。考。僖宗。通志。載。明。建中七年。武強人王洛州。發得。隋。河陰太守。皇甫。與。墓。碑。亦有。吾。其。後。一千三百。年。被。王。洛。州。發。之。十四字。與。卒。於。開。皇。中。并。於。咸。通。三。年。推。至。嘉。靖。七。年。數。亦。不。合。然。所。差。才。一。二。百。年。兩。事。正。同。按。後。漢。書。郡。國。志。注。建。康。意。相。當。於。聖。人。廟。得。古。文。墓。曰。後。世。亂。吾。書。仲。舒。治。吾。室。鍾。離。意。碑。有。七。張。伯。道。一。又。傳。祖。龍。於。孔。子。墓。有。墓。始。置。入。我。室。上。我。床。之。語。其。文。不。推。制。時。故。附。外。史。卷。一。十一

代荒渺斷。屬傳會他如博物所載。衛靈公石柳。滕公石柳。二銘。後世類此者。正多。殆識識家。推行小術。偶一幸中。絕無關繫。然亦不可謂無其事也。元氏碑。嘗拓得一紙。無撰人名氏。字體秀勁。似石。筆。畫。城。碑。玩。其。末。一。行。與。志。名。是。一。筆。畫。決。非。偽。增。文。亦。古。雅。今。附。後。

大唐故宣州宣城縣尉李府君夫人賈氏墓誌并序。夫人諱嬌字淑容。長樂人也。其先為唐叔之從。因封而族。遠祖。以文。傳。長。沙。桓。王。漢。帝。勝。之。前。府。伯。王。莽。末。口。祖。復。以。制。命。功。遂。國。當。關。於。美。之。口。本。仁。義。淳。又。質。守。忠。義。者。良。亦。多。矣。祖。王。父。義。易。州。遂。城。縣。令。王。父。口。攝。洛。州。洛。水。縣。令。別。考。序。瑞。朝。議。大。夫。開。州。判。史。皆。積。德。前。烈。溫。溫。其。恭。澤。流。子。孫。世。濟。於。美。人。妙。開。蘭。室。明。練。威。儀。悅。悅。清。會。於。微。谷。工。巧。宜。資。於。美。德。有。行。之。歲。俱。風。於。飛。閣。既。見。之。時。而。著。心。永。泰。公。龐。西。人。也。舉。賢。既。授。宣。武。尉。尉。其。餘。官。端。列。於。別。傳。故。不。書。達。能。官。機。調。和。境。處。難。曉。奉。順。澤。而。修。德。謙。朝。舅。姑。而。事。親。則。嚶。嚶。唯。唯。唱。必。和。宜。國。口。天。不。平。壤。我。民。人。夫。人。感。慕。美。之。遠。旅。痛。願。子。之。不。幸。至。哀。而。哭。不。在。後。居。喪。而。勤。必。含。糧。運。其。節。其。名。守。其。聲。聲。以。從。父。之。弟。任。於。色。色。因。錫。馬。又。能。郵。孤。弱。以。慈。睦。天。倫。以。孝。傳。海。白。傳。吾。忍。不。於。推。謂。六。極。德。德。退。齡。不。享。以。建。中。二。年。二。月。十。二。日。癸。亥。卒。終。於。趙。州。元。氏。縣。之。官。舍。決。流。街。東。墓。門。口。痛。

春秋七十有六。孫子有張氏女一人。泣血毀容。始於滅性。以某年三月二十三日。卒於七都。祭禮也。合防之志。今則未從。同穴之旨。他年。口。復。從。子。文。則。哀。迫。應。到。寄。詞。於。石。銘。曰。於。昭。祖。宗。獎。廣。明。昭。爰。泊。夫。人。克。勤。禮。節。人。欽。嘉。行。族。滿。休。聲。心。存。大。順。志。潔。孤。貞。嘉。行。伊。何。合。於。內。則。休。聲。伊。何。執。儀。不。惠。物。終。歎。滅。道。有。澤。海。哀。哀。李。子。重。我。生。人。一。局。泉。壤。萬。歲。千。春。

謝生

謝生居京師。然支胡同。幼有璧人之目。家故饒。隨其叔。實中州少年。老成。叔。頗。倚。任。之。幼。聘。張氏女。雖甲。姻。而。生。為。石。水。洋。道。吉。生。叔。道。生。歸。畢。姻。女。父。母。憂。之。以。千。金。買。美。婢。膝。焉。既。合。亦。生。視。新。婦。意。尤。良。得。姬。以。勝。進。道。為。姬。意。生。擇。之。曰。去。去。烏。用。是。急。為。我。返。璧。可。也。從此。伉。儷。暮。暮。如。魚。得。水。若。忘。其。不。受。權。輿。者。其。叔。復。出。生。春。戀。然。無。厭。屬。籍。頗。期。叔。以。慈。遠。有。無。害。其。理。理。展。札。敦。促。不。得。已。匆。匆。就。道。女。自。生。時。淚。零。心。癢。寢。食。不。甘。漸。至。癯。疾。半。載。之。間。奄。然。物。化。生。聞。星。馳。返。入。門。撫。棺。一。恸。而。絕。廖。廖。者。峰。談。外。史。氏。曰。生。與。女。始。不。賞。于。此。壯。耀。黃。之。外。者。耶。何。其。情。之。一。往。而。深。也。彼。昏。于。淫。昏。鳥。足。故。附。外。史。卷。一。十二

以語情之至

田好謙

田好謙。字澤人。明。萬。曆。間。諸。生。少。不。羈。與。鄰。村。董。士。元。甚。善。董。為。山。東。順。義。縣。參。將。往。後。之。會。朝。鮮。兵。渡。海。士。元。戰。死。好。謙。沒。入。朝。鮮。國。王。聘。以。教。其。世子。駙。馬。及。公。卿。子。弟。唐。官。朝。鮮。通。政。大。夫。龍。驤。衛。副。推。軍。至。康。熙。丙。寅。年。沒。年。七。十。有。七。子。四。有一。龍。驤。衛。提。軍。會。一。會。當。道。節。度。使。并。一。監。察。御史。成。一。杏。花。山。都。巡。檢。孫。曾。俱。貴。顯。世。祿。朝。鮮。一。門。鼎。盛。好。謙。臨。殞。屬。門。人。李。翊。臣。等。遺。像。與。中。國。族。人。為。念。及。康。熙。丙。戌。朝。鮮。人。貢。還。田。亦。康。煥。于。京。師。好。謙。族。也。通。音。問。逾。年。寄。所。遺。像。像。為。咸。世。輝。筆。胡。臣。作。記。輝。藏。于。家。

聽銀

邵公大興人。家世甚貴。持朱提一鉢。向耳畔搖之。擲案上。聲聲然曰。銀兩若干。色若干。權以衡。不。差。毫。絲。給。以。爐。色。符。念。若。既。傾。而。後。言。也。百。試。百。中。問。其。故。曰。熱。能。生。巧。耳。以。是。都。中。銀。市。非。公。至。價。不。定。亦。藉。是。實。其。生。計。云。

外史氏曰。莊子曰。用志不紛。乃凝于神。又曰。口不能言。若或傳之。一技且然。況君子之道乎。

查小山

查小山員外所著海內人官京師席先世某樞臣富性奢僑京師以三膳子呼之一生取精用宏不下數百萬飲食供張視何曹石崇不啻倍蓰身蓄碩石質溫潤珠磨精工銘刻皆前代名人雖真贋參差要以物聚所好又不惜重價積數十年之久門下名士鐵刺品誅選其尤者百方裝潢藏所費累巨萬矣晚年家日落頗拮据一日取所藏碩石金寶車上驛而謝歌臺舞榭一日迨遊散所費金歸入門思購碩石無期悲號咷而曰千古之能散財者當以查小山為第一人復觀聲狂笑其任誕如此其真名或有不知者小山則中國皆知三膳子外國靡不知也然其積名士張船山太史以詩名延為上客太史醉後時嘗不以為備每送新詩一卷紙號五百金為潤筆資其誕也母夫人夢人自外庭入稱幹貴太陽穴鉤欄兩端浴血滿面大呼而歸遂生其親事為書置長簾常以告人云

侯達夫

侯達夫國璋新樂人僑居行唐以進士官明府性喜志一日夜行八百里緩步而進驛為不能及也亟至試期浣友人提文購卷于初八日自家晚行至貢院門未封也出場後以考具寄友人歸已乃出城游西山住精藍中次日飽游畢到院不候點名然性落拓不甚拘小節一日遇余為書大黃火一令然其壯壯亦奇詭後官陝西某縣知事史林少穆制軍以才能異人可備緩急用保留後補石泉縣知事開行唐張橋園岳峙云達夫兩足下各有毛一豎長行履不能自主相某處有樹抱持之乃得位

趙得秀

明趙得秀肥鄉人木工多巧思人謂魯班復生南游武夷得異人傳修真訣歸至林麓受其山水徒絕緣緣為龜嶺以木梵輪轆拾級而升造三清等殿精巧絕倫人迹罕到遂遇跡其中隆慶五年歲次癸卯湖撫趙州南石橋橋百丈一驚而無斧鑿痕又於西涯絕渡處懸木以通繫石函外高揭石板文梓將死語其徒云葬我岳中速出勿久留及死如言葬畢甫出數武懸石以下周匝無痕常有獲守之絕洲十人不能至至呼魯班鑿云按趙州安濟橋在城南五里沒河上隋匠李春造奇巧實國中天下士人有趙州橋魯班修之說豈說李為趙說得秀為魯班歟

畫猿

張船山太守聞陶天才俊逸詩得乾坤清氣結響清脫充他人所不及尊甫草館陶曉先生

兄甫四齡出天花甚危夫人夢之橋子觀世音像見白衣婦女牽轎指床上曰此非汝子也問吾子安在攜之出院落仰指大樹枝上即黑猿懸焉兄喜以痘瘡越月而先生生故先生喜畫猿每飲至爛醉後索畫人磨墨一斗潛置臥側先生以手撕紙畫猿隨手染紙疾如風雨故用筆點睛勾勾皴染林壑張壁觀之畫素然連背滿山王孫活現也

續隋外史

卷一

續隋外史卷一終

我有絕技伴汝觀之飯罷偕至村外果樹數株枝而長約數十畝行無列一童牽雞歸野荷大刀一師忽持刀躍上馬橫刀大呼聲如怒雷從東行進北哭入但見樹株左右倒中間路一條食頃已由東而南衝出矣下馬置刀神色不變觀者詰其故曰此名義人敵即西楚霸王所學人生東天地浩然之氣能飲此氣而鼓之千軍萬馬皆不能禦音張桓侯岳忠武常開平應朝大將皆得其傳余幼遇其人傳其技生平無所用汝他日遠到當為文以傳俾後世知河南有黃生某死無恨于時以童子侍側未敢詢其姓名至今有遺憾云外史氏曰浩然之氣人所共具大都及復格亡之耶昔之忠貞報國而大節不奪者孰不以此氣以禦侮而致身學藝者充此氣發為文章將所向披靡又豈萬人所能敵哉

三和尚

三和尚不知何許人雍正間祝髮寶城北宏福寺善舉家延之守望自言少年為盜誓不操花誼詭譎不竊喜故生平未破案後十八人同至關東夜盜一家瑞其此躍而登推窗絕倫者一人下查無聲息又推其次如之次當至三和尚和尚素執一熟銅杖杖首銜鍊長丈許遂先投杖聞琅琅有聲聲聲已削去半段刀鋒後聲聲如鳥獸散三和尚遂奔去為僧沈心滌慮雖大戒律不啻也夏夜宿某家廳事門不閉橫置二樓一閣腰後一鐵棍外史

卷二

七

擱足根室其中軒如雷某家小公子戲以鐵杖擊其腹腸腸作皮鼓聲即微張呵欠曰勿惡作劇嗣聲又作矣某家有樓高數丈前後有門令小公子面北立門中三和尚當面立曰汝面向南公子轉身和尚已從樓脊躍而過又當其面俄頃之間已數十度飛騰後還其矯捷矯捷傷痕滿面以手摩內隱小鐵丸無數問之笑不言臨示始言某年走關東官兵合圍伏伴數人志就擒火槍如雨伊身被數十創潰圍出每陰雨傷處輒隱隱作痛其徒問以告人云

外史氏曰三和尚可謂健者不過識者失身為盜可惜也使得奮躍我行安知不肘懸金印與海岳諸將軍爭烈哉

高二老

高二老名某人為捕獲盜絕倫盜相戒不敢犯其境歷任令關優禮之年七十餘歲求退今不許會武清有盜拒捕殺事主案捕不能斂令訪知高遣僕某禮厚幣以贖並致致賈大尹以恤憐大義赦之高二老不獲已數迫而去至某處道經其渠迎之入令其下廚盜二三十人一一謁曰爾等皆非一老敵也問來意曰二老亦太多事我等相戒不犯公境數十年今又理越境事耶二老曰我來不獲已因思述武清令禮聘狀已令數迫狀且曰我年已七十

既敢來此數更朽骨尚自惜耶不得業中人有一決一死門即渠曰連來太不易且其飲羅列酒煮足之上坐酒三巡戲肉一盃一盜曰我欲敬二老肉一盃敢食否應曰能持刃之銳者刺肉置高口高張其口承之盜并力戮及頭已為齒所格力既竭不能進遂棄之亦不能出相持逾時渠曰休矣敢不令業中人隨公去高張其口盜持刀坐數武外深蓋更酌三更向高敬數畢卒獲二賊歸案已候員家駒榜其門曰勤公勵俗年八十餘卒回部之專稱曰老高回人至今人呼高二老云

樵中人

孫孟孚邵州人官雲南雲龍州刺史喜音律善技藝以嚴掃地作旋風舞地磚碎如粉自言幼以善病學一日行大道上見徒役甚眾解轡車行樵中人美秀而文眉如劍有英氣指爪長數寸雙眸湛然意不類山盜尾至旅舍問解役知為翻供解回復訊者夜聞歌聲清婉合拍察之樵中人也問其何如人不答云日見君亦有心人能隨我行乎孫諾之偕至縣堂縣尹出問對曰廣訪某清正且遇我厚我不忍以去累之汝身居民上貪庸陋劣何以官為語未畢鐵鎗在地舍不知其所之矣官吏鯉鯉色如土將開城門大索孫急遁去至城外檻中人生而待問之知為劍俠乞從去至深山精舍幽雅請其藝口吐劍九二飛作匹隄光如騰周上下四旁發聲狀復手中為兩丸各之孫請為弟子曰子功名中人學此無所用傳汝學可愈病兼保身遂盡授其技暇則教之度曲分渺合度崑山老梨園無以遜也學成送之出山卒不告以姓名後孫思其誼入山訪之迷不得還悵悵而返

卷二

八

少林寺僧

少林寺僧以拳勇稱學其藝者先納貲若干拜一人為師每日服食皆取給于貧兒學既成從中門出各門土木偶皆有機關即拳杖交下能敵之無恙出師設酒饌于門反其術從此天下無與對不然而仍退受業往往學數年不能成則越牆逃去貧亦不可得矣一日有警者來請僧視其暗尚在特外突厥障持青銅錢五百撒擲山上下俾警者見之曰盡得當傳汝技初不得其佳急新得一枚輕重復連得數枚日以為常兩餐外踰山上下將中操索閱年餘竟得四百九十九枚其一大索不得忽一日摸得之狂喜日顧明竟受其去又有患瘧症者兩股不能動亦持幣來學僧命沙彌拾石子盈筐置其旁山上置大壺圍命之擊既久壺中又盡小圈無不中乃命擊飛鳥應手而下後以石子小子外者擲鳥目穿而墜前後左右惟所納之無不如志師曰汝技成矣後每坐船頭撥水標身旁置石一器劇成威不敢近遂貴此終老焉

大江南北以奉勇爲者八人約爲位甘風池其一也王將軍先生曾爲之傳風池金陵人短小精悍如鐵手操錫器如冰從指縫中流出然在八人中尚居末席第七人爲白春官常州人技不如術而縱跳捷如飛獲人不能迎第一爲僧某第一則呂四娘傳淫蕩無行盜毒善長七人咸惡之思除僧以自滿雪無度善不能勝恐轉爲所戕乃謀六人合圖之門半日自從空飛下以刀刺僧首僧若弗知門如故白條又飛去六人磨集如是三乃獲僧于地七人各散去以技雄一本然矢不作虎理事至今談者稱之

外史氏曰甘風池居第八人則七人之技可知僧之技更可知矣顧不善用其技卒以自戕其身技雖絕何尚焉中四人名姓不傳蓋今人想像于吳山越水間也

會爾就歐與劇盜也一日尾行客其疾各如其盜擊馬馳過越宿處至寺日已曉黑不得已投馬實亦尋出迎視得悉各裝其善是之食伴與客同至宿戶既開實得賊之健兵偵諸客曰我初欲劫若乃同陷盜害然無感我救汝出火具見室西北隅有大窗中

宵敗聚彩之見穴有所機實持刀潛身由遠道達院後窺室內張燈僧方據上坐少婦環侍飲畢旋一婦携燈出扶之僻所開狀言其近村某妻爲僧擄置秘室如某者一三十輩也等言能聽我當救汝出問賊兵器則二鐵其排大小刀數十為挾以飛者人立刃實言入勸以酒獨其翼從無能矣婦入約求婦如言共竊其具出奔奔以刀刺僧僧索其不得躍起奮勇躍而從門梁間遁狀狀實以生力且持刀僧徒手又被酒迷顯于地多手刀之呼者婦實信僧所藏金錢待空曠處呼客打已重兩袖此縱火焚寺火起鄰村來救曾連與客建特馳過明至此路客感其救欲分以金當以休矣若爾君金待此時耶遂分道去

紀亮嘗夜盜日行八百里一夜盜某所天大雪大白驢繫于櫛解之鐸即當鳴主翁起紀仰伏櫛下木主翁見驢驢開擊之就寢紀又解鐸又鳴主翁又起如是三翁曰是必盜也呼五子並工人皆起將大索先是翁爲來屋計院洛東偏有木數十棧紀伏木下前後覓便不獲翁曰賊必在木後汝曾連移木于是紀始得進木者往來躍躍將驚紀心急智生亦負一木趨院西偏仍伏木後運木既盡不見人眾皆怒主翁多事天大寒又辛苦遂各就寢軒聲雷動紀徐出以密囊釋以散復四倒鐸驢蹄開門乘驢用巨槌鞭其背去如望遠明主翁

見門洞開夫驢視雪中便有來人履跡無驢蹄去路無從追覓而罷

何翁永平人居蕭家莊距城一舍而近家巨富性好客富豚一笠客至必持饌以進市也一日夕陽西衙門馬家扣門聲翁喜客至自啟門笑刺道二十餘人排闥入勢洶洶將用武翁曰我識若皆英雄水柱欄何所當告我必有以應翁曰何翁長春喜星夫開東之貨命爾假貨貨翁曰是至是應事家遠之翁曰諸君遠來金平宜盡地主禮村醪一杯勿嫌其醜其醜兵或有他變咸請與翁曰天高早君等去捕人見之將以我爲藏家必大魚肉我諸君忍乎盜渠曰願拜喜意遂開門絕矣紛紛翁必先當以示無他酒數行滿三下家曰可矣翁命主計者獻以祥米從案裏取大書各以重貲束腰腰兩入夾翁曰我輩不識路翁長春喜星夫門仍前盜也問故曰行數里途途途途再送我翁不得已又送之二十里外既歸未幾盜又以迷惘時已通明盜曰休矣翁長春喜星夫各解囊饋米提院落中連騎而去自是盜相戒毋過何氏門數十年來夜無警備云

外史氏曰何翁以勤儉起家積寸累一旦攫去必有不釋於心意孰知三度往還終爲我

四川興縣常寶古臺一日有客短衣北裝持匣絨封甚固索二百金主者請開觀其稱各客曰此吾至寶因有急需三日來贖置不可開開不利主者主者曰不見物何以質客曰必欲觀之即亦無難因啟匣竹劍一橫八分許長尺有奇主者曰此何物何以質客曰無輕視此物人自不識耳持劍一剔化爲龍來之大瑞凌雲而去寶至今尚在龍王溪談嘯崖大令那斯璦甲寅奉廉訪冠時隨其太翁官游常游尾尾尋尋居女子自言爲宋四娘少年孤露流落江湖窺其居盤盤在馬打包之外無長物問所藏何物曰劍耳問精其術乎曰願學之願爲君子一試其技是嘯屋上坐結束爲急裝身如初舞一片白光如銀球旋轉渺不見人繼而周承慶四隅如白練一條倏左倏右不可端倪時夜漏三下燈光深碧方自眩神地疾如鳥鷹女子已立面前承慶如不勝衣仍不改如蘭之息也復曰君子氣宇不凡將來必達道能以筆畫傳子之技感且不朽約次夜仍會于庵將有所語次日其翁訓以謀不得出越日訪之已逝矣

神懷姑蘇文明慧婉麗色藝絕雙甲一郡年及笄為人購去獻王曹聖寵之專房秘室懸聯云色即空空是色卿須憐我我憐卿後王以事被收人以為誠云卿憐無所歸適人載之京師為和相所得初不甚顧後有失寵姬置毒飲食中卿憤發之遂復得寵適時為同輩所誣寵又遷居別室數年後和入殿乃歸姑蘇而秋娘已老矣賦七絕數章言兩家感哀事哀感頑豔或彈琵琶自訴苦衷尤凄絕動人時人多仿梅村體賦卿憐曲者李青瑩離尹遂詩云韶光明媚嬌羅綺楊花搖蕩因風起化作浮萍亦有情三生舊恨隨流水飄泊紅顏暗自傷廿年兩度閱滄桑侯門歲月渾如夢回首春風枉斷腸姑蘇臺畔如花如初嫁王昌年十五後月教吹碧玉簫舞腰輕轉門黃金鑲金作屋玉為鈿憐卿轉自憐卿憐那知轉瞬成塵劫金屋凋零玉化烟傾城誰把珍珠換通侯年少人爭美芳信遙通萬里嫌初試何即而歸閣連雲夾道斜武安甲第還豪華折將壯歲調羹手妝點中朝宰相家風光到眼仍如故離欄步障重重錦佩光搖明月珠玉階穩稱蓮花步瑤臺合住許飛瓊疎箔玲瓏漾水晶樓上花枝幹幹約鏡中鸞影照分明仙安易惹惹芳如閒愁脈脈憑誰訴吹殘風信太匆匆開窗猶見桃花一樹相公才思孰能傳領袖鸞班第一流歌扇舞臺爭獻銅山

金穴鎮持籌錦屏十二雲鬟舞華庭夜夜燒燭燭把良宵有限歡盡清人世無窮福身世何曾自付量後車那管前車覆一聲驚落玉搔頭卿憐舉室倉皇泣楚囚離魂舊冷烏衣巷斜日新闌燕子樓封侯頓醒黃粱夢也知自罪邱山重執法實嫌瓜蔓抄嗚呼爭賀朝陽鳳西曹咫尺路迢迢零亂殘魂不可招那許痴情分膏肓枉把心計積胡楸可憐寂寞看官和猶認香奩待早朝人生富貴如朝露何似苦教繁華誤早識冰山一樣海何如生小蓬門住風泊鸞鴦痛不禁卿憐迷望更憂情繞綿絮語愁中句款乃輕舟夢裡聲天上人間疑隔世問蒼黃幾部成例蒼狗雲衣一霎空紅綃脂粉傷心淚金谷園中事渺茫白雲亭畔月蒼涼呢喃却羨鴛鴦宿朱門舊畫堂孔峯溪方伯照度詩云蘭閣城下風波惡美人蓮幕傷飄泊時惜年華逐水流生憎風雨催花落花落花開幾斷腸雲泥雨露兩茫茫十年鴻雪留痕在三尺烏絲寄恨長當年生小橫塘住阿母嬌憐憐女奴愛惜原同掌上珠漂零竟作風前聚草衫二月豔春陽恰遇瓊瑤大道王十斛量珠輕買笑一宵倚玉便專房此身自分歸金屋地久天长歡未足驚小春調太喜驚折花夜按秋娘曲調等枉斷魂教成歌舞為他人無端驚破文簾夢曉騎飛來已到門喬松吹笛豆風城女羅花早隨飛蝶又向誰家舞柘枝細憐當日迎桃葉權門有客暮松買得名花進相公移柱別彈中婦懸挂帆帆起

大江風江風浩浩江湖渺咫尺烟波別無趣從此天涯一片雲回頭望斷江南月相公家世擅金臺司隸威嚴威里驕門外弓刀傳赤幘屏前環佩列紅綃朝回日日耽歡燕西房行樂無人見五夜分簫倚女香三春頻起催花宴新妝各自媚春華誰是平康第一花自笑空羈鷓鴣歌最嫌失路風隨柳那堪誰語蛾眉巧有人妒殺紅顏好夢裡靡靡無憶故夫箇中國扇悲房老秋雨秋風冷畫樓慘慘飛獨夜暗生愁爭知失寵翻為福莫向空房嘆白頭炙手兼天勢如此處室無憂安知死內室金錢積似山私門車馬喧如市不信永山一日傾連宵費索度台星中樞密勅收元載卿史文章勅書要九卿執法難原躬八議殊恩從末減絕命哀吟枉費辭聲盤水猶寬無蕭條舊第銷魂處幾處秋金鑊和幸免收斂輪囷室又播雙漿渡江歸歸舟重過西陵渡記得當時歌聲處然子都非舊日梁桃花吳閨經秋樹匆匆歲月苦消磨回首平生恨若何驚風換幾度宿少龍琵琶別抱斷弦多玉貌香怨傷心重照脂自寫浮生夢樂府聲聲唱快供妝臺獨曲翻嚶嚶荷珠風蕩下成圓蘭炷香濃空自煎兩度悲歌盡陳迹卿憐畢竟誰憐若樂從來相倚伏傾城況少采卿福紅拂何由出戟門珠珠柱自理金谷紅橋雲水日悠悠多少紅妝盡畫樓一種春江花月夜珠歌翠舞不知愁

蛟階外史卷二終

俠女

公子某談者忘其姓名里居父官楚北某揆重將就婚江西岳家亦巨族也既登舟聞舟子耳語夜聞磨刀霍霍聲為待空曠處未發也意謂恨見於面一日舟泊舟子食岸贖食物某守舟聞聲見鄰舟一女子年可十八九姣好如仙曰觀子丰采軒昂何異之深也某曰男女受授不親且汝安能解吾憂女曰子何輕重天下人安知我不能解汝憂蓋言之果以情告女曰以情告我舟偏為疾作者命僕作奉約狀傾筐倒篋以示舟人彼見無訾其謀必獲我父某居某城某巷子過我當以原貨反贖我汝汝命非有他意某念不從禍必及因盡出所攜三千金昇之時女又及長年均上岸既歸鄰舟遂發某如女教舟子見猶憂憂衣服書卷外無長物謀果獲抵某處舍舟問女家詩禮族也諸女父索金女父愕然女自屏後出曰良有之我為若救命非有他也父曰女子不守閨訓寄男子金鉅不羞死女曰兄等之熟矣既救某今生祇有隨某去耳三千金還其半留其半為父母嫁老計父母無念兒也從我幸甚不從我有一死某曰某時某處尚未娶居居勝所不甘女曰我國願之父母欣然某遂望女去抵岳家既成婚其聘妻以非女無以救其夫願下之由是二女同居隨勝同胞云

卷三

二

外史氏曰女子唐周志決談吐慷慨何其俠也而原配能讓尤有古風之風公子何修而得此哉

國園像

國園事陸鈕兩傳及梅村一曲紀之詳矣長洲宋子庾大令翔鳳云今雲南府城五華山有延陵故王宮址周山麓皆其宮室西有華園寺寺中有樓像為國園狀一日寺僧啟殿出美人像稱那夫人小影蓋國園本姓邢假母陳氏當時府中仍稱邢也大令於庚申夏獲至京師廣朱野雪筆一幅而題其額末於原像寄歸寺僧此說聞之楊道紳大渠按國園解延陵出家峨嵋見幾獨早留影而去蓋常拈花微笑之旨云

蜀婦

蜀中多善鳴鴨以億萬計村設達連中人合來西南北為隊多至百餘人一村有婦人居與達距數武夫出外作小負販夕有客來宿拒之客曰我攜三百金意無他不得已求託一席地雖戶外無妨也婦曰我孫身如子戶外亦不便客客處鳴達求樓止客如言去至二更聞達中呼救其慘婦遂中人謀客實宜速救因縱火自焚其室村鄰咸來婦曰且無顧火速往鳴達救人至則已支解付鴨食之僅餘一股兵同歸達官分首役開掘官界婦自金

俾復其室懸額旌之

外史氏曰不納客節也聞聲思救各智也甘舍所居救人勇也呼吸之間男子意尚不及婦乃出此亦足稱矣雖無救于客年獲醜伏辜百金之酬詎多乎哉

舒鐵雲

舒鐵雲李康伍大興人隨王觀察朝格勒而幕嘉慶辛酉仲夏朝元反妖婦王靈仙助之勢張甚雲督總督勒保師進討王觀察亦統兵相犄角舒隨學治文機勒奇其才數召至軍中與計事時年十餘歲雲掠村堡進犯南龍府城官兵屢戰不利水西上司龍雅考兵最健且先以討吳逆功襲職下將士皆其公妹統之聞雲公妹率敢死二百人馳詣軍門願助順遂於中秋夜擊賊大敗之生擒首逆事平召公妹賞以銀牌牛酒加糧軍功一級妹年才十八貌姣好纖荷如不勝衣然結束上馬馳突矢石間當者辟易大小二十餘戰殺賊最多時尚未受職勒保以歸師力辭事遂已償賊公妹詩二章以贈詩云健婦猶當勝丈夫雅容小字彼元妹然脂照寫三妹歌血請行磨四姑上馬一雙金齒履乘鸞十八玉腰奴不須更結鸞鴛鴦白練裙開筆陣圍迷離撲朔辨雄雌千里明駝古有之軍令靜原同度子兵符端合付如姬脩眉眉眉史功臣表績入子衣幼婦誦石砧兜登雲鏢豈不知巾幗定還

卷三

二

西秀

西秀大名某氏女貌明艷聞遠近明季流賊犯大名城幾陷偽將軍某素諳西秀美顏得此如解圍去城守文武官聞之喜甚厚金謀誘其家西秀父母兄弟皆不欲而西秀毅然請曰拚死一身何顧賊而完一城夫復何恨兒雖死母念也遂行圓解入賊營偽將軍某極寵之從某歸命授江南太平營守備西秀勇膺諸稱命婦馬康熙其鄉人某游江南與西秀遇時守備已死因備述兵間事詢鄉里亂離始末悉其父母已故大痛欲歸掃墓以道梗不果其鄉人歸述之邑人劉六德為作西秀詞此事大名士人多能傳誦縣志載入雜記中因借劉詞閱之乃如柳敬亭所演鼓棒詞詞中情事頗曲折詳盡文不雅馴故不備錄

前生

新嘉洲新象營人少孤育於母苦不繼未育一檢年三十以疾卒母哭之痛見於夢云母母悲兒將降生時城鎮某姓家再世尚可相見也次日母命人訪之距家三里許某有華姓生一子當降生時即新象告終之久既長自記前生為新某初名某後更名梅字當壯性溫婉狀如女子以風慧過目不忘有聲譽屏試報冠其妻於前生母氏時某養之才情橫溢

古文詩畫詞曲見無不能無不精其山水尤喜種花木花時階除離離如五色雲霞燦爛奪目嘗酒工度曲解則歌鳥為宛轉悠揚移情入聽游京師大人先生咸器之遠不得志於有司卒歸隱從儕儕情詩酒以明經光

高陽李文敏公國樞明相國也其友劉某少其筆硯相國既貴衣錦旋里劉以老明經舊雨重逢延之談談命酒甚歡既醉留宿小齋劉自念等耳人耳彼達我窮何造物太不情也旋離去相國見劉踰牆入內室詩而呼之覺知是家家人報夫人生子即文勳公露與之造齋視劉已無疾終矣後又勳公中順治丙戌進士應官東閣大學士少承遺訓齋嚴昇平輝心獻替不動聲色勳某偉然恪恭忠慎三十年如一日固知前生慧業非偶然也

外史氏曰吳殿撰錫齡前生為僧慕修造橋封翁信捐工錢見僧入房而生殿撰見石鼓鼻雜錄人之瞻慕者前生皆有根器畢公兩世潦倒來生富貴遠矣証以李相國事諒不誣也

捉雞得銀
開平屬連化州糧店備保役擊折見大白母雞率羣雞色皎然殺殺飛念店中無此色雞滑攫一雞回首啄其拇指握益固就燈視之朱提一定約十兩有奇而啄處一孔血淋漓滴藏銀就雞翌日劉孔浸黃水焚益其市銀為醫藥資費始愈

外史氏曰今之見利忘身者比比皆是皆是何貴乎俯仰顧身則而利卒不為我何如安貧之無害無害也

老翁贈棺

寶珉王岳祝先生嘗年于族舅禮田公祖也以鹽提舉改選廣東南雄府通判先生性磊落不善治家人生座而解任任鄉里稱善人中年喜壯遊南北名勝履歷幾遍五十後始服官時三子皆家居惟少子旭歲公夫婦偕往行至灘河先生以時疫歿時方海暑一葉孤舟泊于荒野少年夫婦唯知引涕長號無棺以斂亦無所為計也忽有老翁登舟致嘔朱履白髮難辨羽扇飄飄有凌雲之意喧鬧里居官聞甚悲慨曰我有一棺願以相果因命僕攜長年數輩上岸由山螺旋而入見村舍至翁家扛棺歸舟棺輕而堅劉木為之當時亦不知其可貴方翁之去也先生以敘事匆遽未及問其姓名翁舉疾足詢棺價將酬以直再循舊路村落渺然疑山路盡難送於所向及問採樵人云此山口百十年前曾有一村兵燹之後久廢其址我惟此有年矣有當知之無勞空索也停舟三日訖無端結夫婦惻惻不得已張帆而翁抵家家人視其棺柩木也香溢一室聞里傳頌以為忠厚之報云

鬼仙

周君崇德官襄陽二尹後以事棄吏居保陽佐幕為生一子某年弱冠秀而文已入郡庠破以疾卒後屢見此盤詩詞清越且云已蒙柳仙度為弟子鬼而仙矣先是崇德官襄陽時某曾就學邑人家後同學召仙某忽至書姓名云有事相求問之云諸君皆素封能捐五十金功德無量問何事云某父卧病保陽旅邸不可治得此具棺念感且不朽他日當結草以報問如何寄去某乃作家書託人代書並金封固遣役送往則其父在寓已垂危矣

種沙

外史氏曰人有生而不顧其父者矣周子死猶戀戀其仙也
浙江海鹽所以禦潮某年塘圯壞潮泛溢為患屢築不能成功有人云有妖物窟其下當移檄龍虎山張真人治之中丞某公以為然檄去獲云能治該違法官二人來周視之下無妖乃沙空耳問何術云沙可種也密城內外道士二十人畢集選二百人復索大鐵牌三十六面小倍之連根大竹一百八株小舟載之待塘側築壇十里外法官據上坐為步持咒道士輩旋繞繞至時連人下竹塘中每株懸牌一竹且立不仆竟沒至積而鐵牌浮水面作法畢遣人日報竹長一尺則沙增一尺迨竹根畢露遂成沙堤而鐵牌不復見矣法官取獲檄歸報真人塘工增築不日成焉

趙偉

趙偉新城人父母老且病偉年少向學無以養侍其兄行實為生兄一日病瘵甚劇懷念兄死父母失養刺血疏禱司命神願減己壽益兄壽泣祝竟獲兄漸愈後偉補博士弟子員教其姪亦有聲譽厚矣一日偉病見役來勾隨至署入見城隍神坐殿上邑其和謂之曰我家宴客城人居白溝河日當入塾訪子師子獨不憶之手偉憶少時曾見其人老學究模樣無他長因唯唯既又曰汝命當盡今因汝與兄乞壽前令達於帝帝嘉汝悃命增壽行當送子還偉因求視籍籍官持巨冊以觀見已名下粘乞壽疏注增壽字以下字為判官袖所藏不得見既退又呼之反詰胡謂人甚疑奈何欲售大酒陰律帶大酒家罪甚重以暴殄奉來也且伊前有陰德當非自隳其功行乎汝師王果亦良士奈何出入官府理訟詞二人與我皆有舊汝歸當戒之又曰汝南望南望見金字坊高丈餘榜曰義士胡錫之坊俾諸下階一蹴而歸時家人已成服矣呼飲食遂明使以車召王果胡錫來告以故兩人各叱曰我初無此意何誣我成謂偉初忽殆語諸並去後十餘年錫果行法而王果竟以刀筆鳴一邑時偉尚未死也先是邑大饑錫果有米百餘石當出以賑云

外史氏曰人生為一事意念中皆有根蒂不然王胡兩生事尚未形而陰曹已預決於數十

年前歲是以聖門意誠之功必自慎獨始

李成性

李成性遠安人天啟間諸生赴省試其父患癩症昏情甚劇成性憐其父仙為疏方弗效李再禱仙曰當往關華公須史迴索松蘿金面有浮沫成日止飲半酒杯許病者下咽大呼曰冷冷覺一縷水雪氣由丹田下達某九即心清思食仙又曰膳間約一匙數之當獲矣視之果有集米半分許色紫味香又一粒如榴子大色似雲冬色似花瓣大如錢仙曰飲藥名水盤水雪之要一粒可化雪為湯故戒多飲數約一名兩角乃龍吸海水氣凝結角上刻鍊而成一名玉苓為瑞桃上霜神而煉之藥則瑞桃花也試之即日愈仙張姓應龍名明天水李康華公即漢神醫華佗俗傳集聖者也

柳神

嘉慶六年河陡漲南一帶尤甚新安屬保定府水與城平不沒者三版官民在城上觀海洶之勢以為城沒在旦夕也忽守城人一男子陡起曲踊距躍張目披髮指水中厲聲曰我柳神也爾欲趁今年水勢與吾再仇生死我當之一城老稚何辜遣汝等輩行將聚吾族類城爾天河之南且躍且署水中旋露一歌首大如輪似龍似獅額端四角森立長七八尺觸城而北隅自顧至底橫裂五六尺水牛吼而入柳神以手自土向裂處一簾掩以足盤辟其上裂處遂合又折柳枝指城下曰汝真不若耶怒柳水中倏見千萬柳枝連流旋轉勢如萬弩轟然刺水波濤鼎沸西風狂起雲霧冥濛日為改色食頃水作渾赤色腥聞於天血淋瀝城堆堆其穢不可近孤城震撼洪濤翻萬目憤視相顧失色瞬息間狂波北奔水痕頓減數丈旋見主理已露新安城故臨河又將息水歸故道特與履平耳回視城裂處堅好如初合城相慶解所由而彼一男子者皆然倒地灌以湯醒而問之泣不省憶先是雍正元年有邑村貧如寒者婉秀及笄未字夏初就河海澆水浣衣老柳一株橫亘水面坐樹上浣半日見百餘數縷青滑可愛波光柳影互相盪摩飄流而思惻然心動嗣亦忘之而腹漸膨脹父母疑其吐其寶不信屢受毒打憤憤欲死四更人靜俯後園井畔泣泣要汚父母門閭為鄰里唾罵死何足惜然孕十八月而不生孕從何至又不知井神有靈勿勿變色祝畢縱身入井其兄哭至抱其足力掖之相持甚急俱仆井側笑有綠衣人綠面綠髮高丈許曰我柳神兒也今日誕生將見吾父於金沙島先生母死抱恨終天且母以死死誰從而白之舅氏速起并吾母村東地樹表以志百餘年後城有水厄我當來救之言訖不見女兄離家入舍集女已不教以待棺四日始殮面如生蓋其兄見女獨入後園疑之潛伺井旁

城西北隅自顧至底橫裂五六尺水牛吼而入柳神以手自土向裂處一簾掩以足盤辟其上裂處遂合又折柳枝指城下曰汝真不若耶怒柳水中倏見千萬柳枝連流旋轉勢如萬弩轟然刺水波濤鼎沸西風狂起雲霧冥濛日為改色食頃水作渾赤色腥聞於天血淋瀝城堆堆其穢不可近孤城震撼洪濤翻萬目憤視相顧失色瞬息間狂波北奔水痕頓減數丈旋見主理已露新安城故臨河又將息水歸故道特與履平耳回視城裂處堅好如初合城相慶解所由而彼一男子者皆然倒地灌以湯醒而問之泣不省憶先是雍正元年有邑村貧如寒者婉秀及笄未字夏初就河海澆水浣衣老柳一株橫亘水面坐樹上浣半日見百餘數縷青滑可愛波光柳影互相盪摩飄流而思惻然心動嗣亦忘之而腹漸膨脹父母疑其吐其寶不信屢受毒打憤憤欲死四更人靜俯後園井畔泣泣要汚父母門閭為鄰里唾罵死何足惜然孕十八月而不生孕從何至又不知井神有靈勿勿變色祝畢縱身入井其兄哭至抱其足力掖之相持甚急俱仆井側笑有綠衣人綠面綠髮高丈許曰我柳神兒也今日誕生將見吾父於金沙島先生母死抱恨終天且母以死死誰從而白之舅氏速起并吾母村東地樹表以志百餘年後城有水厄我當來救之言訖不見女兄離家入舍集女已不教以待棺四日始殮面如生蓋其兄見女獨入後園疑之潛伺井旁

卷三

五

義校中故聞見如是女墓至今尚在至是柳神為護母家城遂獲全獨不知四角歌為何怪與柳神何仇敗北而奔去之何所耶

王綬綬

寶坻王綬綬上舍麟角余中表弟也己丑年病劇已四月恍惚見一役勾取同至一署城隍神坐堂衣冠冠如陽世吏白某至神曰案情重宜上解命原役押往行大渠中黃沙淺陰森不見天日寒風破骨殆不可支每至一邑則以鎖縛柱上行兩重夜至一都倉人往來如織間有鐵索皆已故人市肆列酒肉茶蒸燻綬欲買金苦無錢笑見老僕賂送曰公子何得至此因訴苦綬且道饑渴驢曰公子生人或不宜留此倘果佳此乃可飲食奴非斯也俄至大署魏某如王者宮門外胥吏紛紜亦不甚詰問有吏問役曰來半白來矣曰少需待升殿哦聞呵殿聲呼某入綬綬聽之非己名也乃入蒲伏墀下自訴姓名里居及祖父名字甚悉王者命吏稽簿吏扶冊卷上甚高數尺當是時綬綬仰視堂上見王者儀容甚偉堂柱懸聯二一云善報惡報遲遲報終須有報天知地知爾知我知何謂無知一云欺人惱詐人財坑人命侵占人田地吞淫人婦女日積月累恬不為怪到我者黑眼相看看屋裏好家光從到底輕饒了那箇折爾壽絕爾嗣敗爾家剝爾肺腸斃爾骨骸康康沸沸春臺猶未敢叫你自己家門心想想從前陰謀詭計此時還容得做麼時吏檢冊呈王者王者怒呼役命汝勾杜某何該耶宜干鐵杖即聞墀下作肉鼓吹聲數叫甚慘王者震怒謂綬綬曰子居心良善尚有功名一級且歸休十年後當復來此命役送還綬綬下求役曰我來此大不為焉蓋導游各司以廣見聞到陽世亦可傳述俾知警惕役事之佳歷十八叩劍樹刀山鐵床肉磨如世所傳未至一處榜曰還形司見牛頭鬼持一大盆腥血滿中問役曰惡人受罰不足以蔽其辜收其血至此司仍復原身再令受諸毒罪少重者可三四度重者數十度極重者百十度不止也倏見判官叱役曰何得導生人至此役白其故判官領之既而曰子來此三日矣久恐殺敗不得生也役遂報導之去至一大池力拍其額倏已至門奔入卧室青燈婆娑見身卧床上家人扶床而泣近與迎合遂然驚悟汗流浹背而愈距初醒時已三晝夜矣綬綬素醇謹不妄語凡此皆其自述後戊戌年綬綬以肺癰而歿十年之中果名錄國學云

新城寺怪

卷三

六

外史氏曰人生一飲一啄數皆前定觀于綬綬益信彼嘗營于富貴利達者皆無事之擾耳念此可以息矣

新城寺怪

新城有古刹正殿五楹額約七八尺一日午初陰雲密布風雷交馳額忽動振搖井有聲雷倏至殿側釘蓋旋轉圍繞殿後俄奮擊一聲驚人心骨額顛然墮地一物類成米囊色如蚯蚓肌膚光澤腹二目光能從額中橫飛而出墜下故有老僧大可三四人合抱聲時蒼翠陰森寂寂是物據樹輒旋如磨雷大捨殿脫入樹上樹深綠天既沒陰樹亦黑如磨雷火轟燒紅徹松蓋墮外古槐高與松埽從槐中伸一爪出極似世所畫龍爪向松頂盡力攫援乃乘風奔雷從之瞬息間聞砰然擊如聯珠響震天地須臾雨霽日光漸出崖澗間猶點滴零星也少頃喧傳雷聲怪在寺南窪田中長三四尺狀如大蛇色紫兩端狀如腰帶無四肢無口鼻腹中二目猶睜然如魚目背上脹六寸許如以刀劈分者淅淅淅水內外皆肉全無心肝以手按之軟如死龜不知何怪也南村李姓三世習弓馬師弟往德少年好事春攜妖武藝中師命切怪肉屑屑為片曝乾似馬鞭懸壁間習箭堅逾他輩數年不敗惟夏月陰雨時微有腥氣耳至今剎中松幹從顛至地猶顯然有五爪痕王椿橋從舅隨其太翁官新城嘗讀剎中目擊其事云

剛剛奪泰

劉麥播和郭公郭婆者。雖有火脫却布衿即布穀催耕之鳥方言異名實一物也吾鄉謂之
雙階外史 卷三 七

卷三

七

光棍金鉤濟甯則謂之剛鬚秦泰云字叔玉濟人子姻家告子曰濟有無姓名人以其好學爲名呼以剛鬚秦泰居無定所多宿古廟中衣敗絮冬夏不見肘間繫瓦礫一新須不去身子孩時聞其進門必約都兒數十環追之今其作各種聲馬蹄牆下良久曰天明矣遂聞雄雞報曉聲鴉雀爭噪聲牛馬聲犬吠聲蟋蟀聲蚯蚓聲長空雁唳聲夜鼠啼聲微捕捕鼠聲蒼鷹搏兔聲馬嘶聲車轆聲磨聲雞聲鶩聲萬戶搥衣聲凡世間所有無非洋洋盈耳頃刻呼作風聲披山撼樹駭浪驚濤一時並作復有千百口槍互相撞擊舟人惶爲把舵竭力呼號紛紛斜不可解度良方噪斷不敢言俄轟然一聲如巨霆轟驚萬竊俱安乃徐檢穴伸曰技完矣我錢人子一槓精至百餘即往酒家沽酒三杯以餘錢買酒滿置買者盈數棹道運去初叔玉以爲都下口技之流耳既冠之江南首其從父從父曰汝在家曾見剛鬚秦泰乎曰瀕行時猶聽其技也鬚髮白子曰貌若三十許人從父拍案曰異哉斯人也我幼時讀書聞其人遂即逃塾聽其技聞其年四十矣今我年五十五計此人將百歲何不老也得毋仙乎叔玉留數載北還又遇之貌不異巽時問年幾何曰四十耳噫仙耶否耶抑有駐顏丹耶子聞古之異人常瀟迹塵埃中情狀五時尚尚貌未以吐納導引之術詢之也

阜城縣

卑城杜養性爲應時人讀書城南廨宇役有處子入其室大集客滿桃花雨潤二十許人自自言虐于體當願避此借一宿杜峻拒之曰不去將呼鄰人知曰子胡然子非人千歲狐也見子讀書勤苦聊用相試子誠正人福喜亦邀子修持將成正果特異子前生有緣領爲友由是時與往還言不及私後杜爲應乙酉舉於鄉已丑成進士狹額先期告以所中名次杜仕襄陽公以清介聞選職難案狹預爲體訪明確杜生堂堂訊兩造如目擊然神明之權噪一時後致仕歸狐遂不再至

黃光鬼語

趙君湖州茂才設者忘其名。字景中。永弟也。年方壯。以疾卒。數月。魂忽返。與家人語。一家皆驚。問其死後狀。云初見一役者。紅纓冠。攝之去。見吏吏甚惡。總總不。足行役。復笑。擲榆之。問故。不肯道。既去。至城隍署。役攜之。會諸神。命吏檢冊。云此人生前無善。遂往黃元住。二十五年後。付轉輪。命役導往路漫漫如煙。不知幾百由旬。見沿路枹楊相望。僧居十之九。至一處。居如世人。人其衆。往來拜謁如禮問之。云此即所謂黃元者。人生前無罪。守發此地。待輪迴。有領修仙不入輪迴者。聽人住此。甚閒暇。無日夜不飢渴。消盡一切機械事。競心且有書可讀。惟天日皆黃色。居既定。頗周。父慈母導。回佳家中數日。云有約束者。當近黃元。苦不

變

三英

識路口撥家人書一詞焚城隍神前求命役導往黑有役來導之去越數日又來云識路矣來則與其一妹談不厭云前生從人道中來有風根又有一妹他不與談云前生乃一擔水夫又云其子前生為狗曾被擊死故今生償以貲妻前生為黑越為女同巷居目成苟合而未成匹故今生男女顛倒以了風緣鬼役押掄有以也又云凡輪迴受喜惡報皆由自召雖有主者亦莫能主佛云一切惟心造信天緣城隍案下吏與有提檢冊使觀故知之詳聞其見閻羅王否云閻羅王視陽世督撫將來三宗兄乃可見我秀才分懸懸案得見字時其父尚在曰我與汝是何因果泣云兒不孝不能終事抱恨終天語不及他又云兒現拜一人為師學導引延年術學成可為鬼仙不入輪迴至今往來如常後不知其究竟則名何說外史曰一切惟心造此語發人深省奉勸世人祇了前生果勿造後世因也世果有黃元其地者乎顧脫展從之矣

西安城隍

紹興李某由進士官貴州知縣未缺以疾卒陝西某扶轡李忽降子此自述甚悲云現官西安府城隍初陞官不獲上欲引疾去人勸止之漸為疏逸乃得不獲替而公事之賤酬應之繁送迎之路驛供張之紛紜視陽世不啻倍蓰且秋風之客應接不暇因之窘態萬狀表

雷神

劉某

—

井中

1

涿州狐

留之

焦龍王

社公

1

崔某拜字體端勁類歐陽率更初生族叔某病瘵粒米不能下至是怒大嘆且述見狀狀如生言生乃夢鄉人建發宮三樓申安備馬方丈夫而時鄉人蔡天保過樓下見生據上坐有主僕然失聲驚走再掩遂無所施

萬家堂石馬

明尚德劉實城人賜祭葬在城東門外石翁仲石羊石馬尚存近廢田禾夜狼藉輒至數畝看青人感之夜伏禾中見一馬來竊米食突以鎌削馬首去半驕狂竄去次日見石馬失半首血跡殷然從此不復能為怪矣至今馬首石尚赤如脂

劉四先生

寶城劉某忘其名少游湖南遇其人授謀邪術其術五月五日擇明淨黑豆百粒設巨案覆以紅氍毹中置一盤每拈一豆急請念持咒四十九度擲盤中盡百豆乃已念或少他豆即自盤躍出並前豆悉成棄擲需次午日喝誡重鍊鍊成竟繫腰際履食動作不少雖名曰母砂持此妖不敢犯他人或祟于妖招劉治劉別用黑豆升許傘且持咒三度曰子砂旬以擊妖妖立斃已朱某為妖所攝日送以白驢車僕曰老矣至一宅有美婦二更番嫖嫖來日見麻屑後妖就朱家盡其家人延劉至擊以豆二女妖現蛇形蛇老矣是日亦駕車來去見麻屑後妖就朱家盡其家人延劉至擊以豆二女妖現蛇形蛇老矣是日亦駕車

蛇階外史

卷三

十一

來蓋幕妖驪則白鼠也擊之並死自是名噪其遠近爭延致之年七十餘預識死期偏別周親至期果逝世少一囊納棺中以殉死失傳後遂無習其術者劉行四善鼓琴人守時為劉四先生

祁州故

嘉慶初年祁州某刺史安徽人幼失學弱冠為藥店僱工店主試其理厚漸倚託之數年使之祁州購藥買舟而行頗安穩一夜舟泊新月西沉江水如練船中人皆入睡鄉某坐船頭偶欲盥手俯就船唇刺水突有手大如箕執其左手冷若冰雪力奪之執愈固大呼失聲且竭全力以爭船為動搖舟中人皆驚駭冷手縮入水底拂水作潛刺聲亦不知其何怪也後某由手漸涼至腕至臂雖非疼痛事然殊自悔及市約及避水極由陸路歸至河南界逆旅主人租舟于背某略拂以冷手涼沁心脾痛遠定再拭之倍減更拭之瘥矣明晨結鄰而愈主人德之不取其直且為掬揚由是冷手之名大噪數金帛求拂拭者門如市馬會安微中丞太夫人疽生於脇間兩載百藥無效延致之兩三拂拭肌膚如初中亦感其誼為報縣捐貲分符直隸被由明府權判史補祁州時已周甲手冷漸不如前祇十指間不似常人熱耳過大瘡不必驗小者仍立效焉

外史氏曰或謂水中手為冷龍然則史何德於龍而獲此報耶嗚呼今世為惡所存皆惡動輒誤人安得冷龍偏執其手

綠毛怪

豐潤魯叔和先生家正廳東偏別有廳事三楹紫藤一株蔭滿院落海棠一朶木皆合抱春時者花爛如錦廳中有綠毛怪夜必出入無敢寢處其中有一年矣已武進士谷某勇擊冠一時素以膽氣自負聞其異思一試借宿于廳事數人諒不聽弟子輩皆趕赴廳同宿助師不許因請命宿於正廳西廂廂後廊廊廊花院可招呼相聞嘴曰不呼勿往也谷某獨宿二吏相盡大風撼屋宇門條開燈先傾傾綠如豆見一怪高五尺蹣跚為龜體綠毛拳拳如松上驚目炯炯瞋目谷思先發制之急起與相搏力適敵不相下自室東至西復自西至東蹣跚而起而後跳無慮數十度諸弟子聞相撲聲聲聲其聲以師聲不敢入谷與怪相持至五鼓漸不支乃大呼怪亦恐人至力掙欲脫谷力持不釋怪急以爪抓谷腕去肉十痕深寸許谷自痛乃少懈怪遂乘風去手餘毛二握細如牛毛綠如出水邊怪從此絕谷藏其毛銘以錦袱有談異聞者輒出示之

宋道人

蛇階外史

卷三

十二

宋道人不知何許人居京師正陽門外五道廟身不滿三尺日惟跏趺坐目炯炯有光力極雄偉有人絕大繩道人握其端數十人牽之不動是宋道人曳之數十人並仆於地學而朱刺史寓京師待銓宋國博雅且工導引術訪之道人口若縣河甘三吏如指諸掌微及呼吸頭養之法未語多中宜道人曰子亦非凡人則某日與會南門外破廟中宋徒道人先大談竟日天文地理兵法技擊劍術神仙妮數萬言不能悉紀及言歷代盛衰事道人曰大談棋盤時曾親見之如目前事耳宋徒曰若非宋獻策者乃不啻再問終不答宋辭去道人從此不知所之矣後有人於四川峨眉山中見之按歐策曾為關漢卿軍師精算一謂繼明有天下者首冠羽毛勸關軍中冠各插羽毛蓋然向龍自此戰無不利勢如破竹及我大清兵入關宋見統兵大員各戴花翎駭然曰大事去矣蓋我順而賊逆也連遁去不知所之聞果為大兵追剿連敗仗諒乃知真人應運而生自有定數彼道弄清池之輩縱能前知年歸敗亡可見得天者昌非人力所能致也

某甲

富河某甲有典衣癖每日檢己衣服及妻妾華衣錦繡珍瓏為一篋悉付寶庫所寶如置床上十餘為婦如黃標紫標故事而一月子錢計若干預於燈下盤費付床頭妻晨曉歸

郭某
明天啟末年河間郭某游京師一日偶過魏門使郭體壯素有嫖毒之目為魏所
養所寵即呼之以白瑞召入郭不測意且獲罪瑞驗狀乃令具湯沐易鮮衣攜往奉聖天
人客以所大見愛悅不數日為求官兵部得提督西門郭體壯必馳陰圖自金謂客居鄉
里時見十夫長出則難仗騎從甚都頗似夫人威力得一出官外地以為鄉井榮客不允求
之至切再三云且曰幸曾出使可呼還常侍左右矣許之郭遂以都督舍事外補到臣未兩
月崇禎改元客體皆伏法六等定罪無郭姓名竟獲安樂以終

郭某
明天啟末年河間郭某游京師一日偶過魏門使郭體壯素有嫖毒之目為魏所
養所寵即呼之以白瑞召入郭不測意且獲罪瑞驗狀乃令具湯沐易鮮衣攜往奉聖天
人客以所大見愛悅不數日為求官兵部得提督西門郭體壯必馳陰圖自金謂客居鄉
里時見十夫長出則難仗騎從甚都頗似夫人威力得一出官外地以為鄉井榮客不允求
之至切再三云且曰幸曾出使可呼還常侍左右矣許之郭遂以都督舍事外補到臣未兩
月崇禎改元客體皆伏法六等定罪無郭姓名竟獲安樂以終

秦翁係定人居唐家胡同年七十餘家貧以磨麥為生有妻有子女有孫輩無異惟自
幼未嘗睡過人操作雖老猶健夜一家俱眠秦獨醒亦不能睡亦不願睡也仍入磨
室鞭驅麥磨麵手無停指足無停振睡令睡食已乃自旋磨往來蹣跚力不遑睡妻于
晨醒從隨人操作如初有人召其仙問故仙曰秦翁生好逸日晏不起既起復眠天故罰以
今生不睡

外史氏曰嘗見磨室中睡盡夜旋磨少息輒朴立至以為太苦今以此事例之皆前生好逸
之報也顧秦翁為睡其質人其志意必前生所為人性尚有未盡派者乎陳跡困困死而後
已吾願世之好逸者知所省慎勿來世甘入磨室也

明魏舍方熾時生祠遍天下肅清為其故里所建尤壯麗伏法後燬像易為佛宇然魏題輪
與仍舊也乾隆中邑令營建需材毀之材多朽蠹不任用故寺後三像尚存蛇虺穴壁中多
至數十斗雖孤尤多村民驚擾聚焚之乃絕逆祠早應汗流二百年矣徒為風雨踏踏未
始非逆也餘孽戾氣所鍾經此災夷逆迹乃絕視西山碧雲寺香基之攝同一快心事也今
後寺尚有巨石方徑丈餘陷地中石理蒼潤如碧玉因重難舉故不能移置云

剪髮一名小繼京師最多不操手操財子道神鬼出沒不可端倪友人傳述數事筆之以
見若輩伎倆亦守土者所當屬意也

寶城王橋橋從勇與通州張茂才同屬京師考道才榜末揭開步于南下窪下時殘暑尚臨
張者新白粉衫脫掛柳枝上王曰不畏剪髮乎張曰四目交射何屬為俄見老人髮無白持
去飯西水皮一如孟陽子道刺轅中土實其一把復注竅無慮數十度王與張注目視互相
猜擬不得其故老人尋傾土轅中持水皮道去兩人回視衣已亡矣張恨而返

螺馬市在西珠市口迤西有客來市螺衣甚美類貴介小童負筐床手持紙扇意是未提議
價已定客曰不知駛否試之歸付真遂來而馳日夕不返驟主問童若主人居何處童泣曰
我在前門外日負律市糖彼用可錢僱我來並不知其姓名何主人為戲視紙扇葉葉然驚
卵石也記于南城迄無踪跡

一人著新靴行市中笑有人舉其冠擲屋上回視不知誰何俄俟立市人云貴友亦太作劇

市頭如此游戲也。既擲須升屋簷。然無所得。悌我素喜行方便。事子踏我肩升屋冠可得也。喜然之。即欲憑肩以上。其人又曰。君太不情。已欲得冠。而不為我衣計。耶。脫靴乃免泥垢耳。某果脫靴付其人。因憑肩升屋。既冠。其人已持靴逸矣。

某市口某布店業市錄帛之屬一日傍午有客乘輿驟止于門市布若干疋計錢十餘解荷囊出百緡帖即洗店主人代取既竣仍收帖荷囊將乘驪去忽躊躇曰我赴保陽往還須一月應錢店有欠某市錄帛揭往尚可獲利也主人欣然為計且九十餘有美婦安帖某役解荷囊販帖付主人曰盍到錢店知照主人曰適取錢何疑焉某徐上驪去至夕主人使人取錢錢店人曰此贗套具有車牛已取錢去矣

一人市東腰纏緡中謀直二鎊令隨販直抵至錢店出朱提一兩易錢故昂其價評沽不協置朱提付豪倖性易易數處無一成謂市巾人曰銀一兩值錢近四鎊我終不替錢店願與子市巾人欣然持去後又過于市謂日子胡以賸銀欺我答曰我銀賸于巾亦非真也蓋以高麗銅成者一笑而罷

夢兆

余先外祖王溪樞先生諱振榮乾隆丁酉孝廉不樂仕進以孝友隱居里門人推祭酒辛酉

榜前先生久歸道山邑人有夢報錄人報先生中式者榜發吾邑中方育民先生振德王慕樞榮以先生姓名分應二公何其巧也

探香奇中 三

命余撰著自卜得豐之初矣曰遇其配主先生曰子必售配字合己遇主謂已合者宜書是年主司汪文瑞公劉信芳先生皆己酉進士也至三鼓渺無耗再尋得歸妹之四爻曰歸妹愆期遲歸有時先生曰遇明必至鬱鬱歸就祿四鼓既盡投音果至報錄人曰復家樓汾河舟子見彼岸有嫁女轎重甚多先渡之半日方畢是以遇遲後余詣本房袁金溪師曰子暮信芳先生所中何其可也今余五十無聞不能副先生期望無復提命辭撫然自失因記當日情事俾後人各覽焉

一職金易數自出。錄云：君子不和同勞而未有功。後兩橋果未集。而是科題亦隱于內。奇矣。是年同社會文者五人。從舅兩橋字亭表兄王雙松王漢章也。兩橋臨允赴赴者之先。以戊申七月予之任。何間篋得漢之四文曰：漢其筆元吉。漢有罪。匪夷所思。當時不解。後于庚戌年。因大名諭印佩全迴避。何王臣觀察方伯。以子對調。真匪夷所思也。

酌中志

劉若愚是廣州人其先從定遠北連世有武功若愚入宮轉大監陳姓名下號瑞伯諱若愚林連擬斬後赦之作酌中志自明共三十二卷第一憂危竊議前紀第二復紀記誕生先妖書始末也第三先帝誕生謂禧廟也第四今上瑞徵謂愍帝也第五三朝司禮之臣謂司禮監諸大奄也第六大審平反紀事記丙午年大監三法司錄因事也明熹宗元年四月大審第七先監遺事紀事記陳矩事也第八兩國椒難紀事記客氏得懿安皇后及趙遵侍諸妃嬪事也第九正監家難紀事記魏璫害王安事也第十逆貳亂政紀事第十一外廷線索紀事記魏黨田爾耕崔呈秀輩也第十二各家經營紀事記宮中諸金藏事也第十三本章經手次第記魏黨崇擬摘官排擠營刺事也第十四記容魏始末第十五記逆貳羽翼李永貞石元雅輩也第十六記內府衙門職掌第十七記明大內規制第十八記司禮監所藏書目第十九記內臣服佩第二十記飲食好尚第二十一記項事第二十二要臣自叙紀事則若愚間擬擬辨明非魏黨並自述其家世籍貫也其書載明神廟以來宮中事及客魏弄權與他奄始末頗詳然而文多不具雅刺按正府志房宗琯藥城人萬厯中以奄入為司禮監掌內院文書小心守法以不附魏璫求退出居九陵山中時內監劉若愚撰酌中志諱房

與參訂成書則此書似不盡出若愚手志載酌中志作酌中宏謀始誤于憂危竊議之名未加考訂故牽率及之耳

卷四

三

褚先生集

趙鑒字雪璣清人性孤僻居尹尹渡工摹印卓著漢朝文三橋何嘗漁漁如也意所可錘十數方不為煩俗雖貽以金錢率非其志素不願嘗曰漢印有格樣有神識有字體今人不師古法以意就正字通諸書配合縱無訛字亦刻摹字具何仰之足云嘗假草木字用漢官私印式刻為楮葉集印譜以性嗜刻石又號石工

草畫

劉惠常涪州人。失晚更名常明。未諸生。隱居。不仕。妻亡。不再娶。二女通翰墨。俱先卒。性與一僕居家。無擔石。泊如也。博覽經史。書法瘦硬。畫山水以見勢行之工。篆隸尤工。摹印詩。全凌悲悅。有驗雅適音。嘗有昨非今是集。涪州故家。猶有藏其畫者。南直隸廣明府。恪有劉惠常山水歌。

筆柱
畫茂
如山

賀副車啟

留河廉陽中草科劉松及人信子作書習之曰蓋關力士會權曹惜劇車之中美人對鏡自憐半面之妝廉公目無全牛胸藏半約有鴻才之大度其起處之初而乃將到神山倏遇帆風回引已舉仙桂剛逢弦月餘光翔霄路以飛越驪原仙蹤躍門而鼓翼歸是王餘曾製金齒才疏半人喜巨應方輒大空孫伯樂駿回一顧惜神物遺得奇駿加額之餘批脫無已然而青桐半椅猶望平陽歲生莫為側主究勝於西風各葉吹無味而棄可惜漫倚難勝之虛名尺有短而寸則長已關龍頭之先路益切難十上之策其灰然壯心遊戲三昧之文應笑狂奴故態

君子報

君子館在河間城北三十里傳為河間獻王宮第館以待七公者今遠址已不可識而野人耕田往往獲寶鏡之屬皆非近今之物近於某年獲一報有君子二字似篆似隸波磔古雅側刻方花紋廟前當先路明經得之攷其時代當在晉孝王刻石之前以為真西漢時物珍若拱璧先路故精小學得此報後繪圖徵詩聲譽益起余嘗見稿本索近人所藏報刻多三四兩皆時物如太平永安有鼎泰始太康元康永興咸和義熙之類而漢報則僅見阮芸臺相國所藏五風三年海鹽報而已此報雖晚出而時代又出海鹽報上故芸臺相國呼為報祖云後先路復得殘瓦一片有開元二十年字因藏為君子報之副署其官曰漢報唐瓦齋

謝靈山研

後余官河間學傳劉子重同官蕭蕭約共搜訪子重得九報其一刻日華字八皆君子也余得二報研君子又一報君子字已泐盡僅存其影而方花紋深刻明潤實定冠尤古雅天津周月東上舍藏宋謝文節公卜卦研後贈宛平金僉堂中丞一時名士題者如雲文節更有一硯見文安紀小知遺稿文節自銘曰端孰為奇紫潤無聲伊惟白石實非其精歸自東山獲於南京從張蒼野水僊墨卿舊藏黃楊眉家後歸文節十五世孫謝在震紀為作歌他人集中未見物蓋有幸有不幸云按文信國王帶生硯始藏東雅子七各發後歸宋潘室中丞人皆傳之而袁簡齋先生又于江中網得綠瑣研亦文山故物以贈曹中丞水真似人多不知僅見實兩旁屋持集及邦上題於集文謝兩公大節炳耀千古一研之微猶令人摩挲臧弄傳播繁林其研之先後出世如出一轍亦一奇也今王常生研已貢內府採入西清古鑑卜卦研後為大興劉寬夫太守但所得其二研不知轉從誰手矣

北曹臺

前代製墨者甚多方程二家名最著今皆有譜行世當時王百穀汪太函諸人爭以詩歌投贈刊為譜在製墨者不過借以獵名故所刊詩詞札牘率多溢美且無穢雜陳不加持擇以此見明人標榜聲氣之習即一藝之微亦必鋪張粉飾不遺餘力亦風氣使然也此外吳去塵羅小華所作傳者頗希不過開一過之耳本朝墨工以彭徽為最而最著者為南曹北曹南曹曹素功所造即彭徽所傳是也北曹稍後為直隸豐潤人名鼎學元五一字潘為官至陝西鳳翔府知府其製墨也皆廣收曹素功墨重加修治有玻璃光瑩珠天保九如書畫舟五明扇珠胎諸款識下為小印曰潘徽其曰慶庵者公子鈞所作也堅細光澤又出南曹之上今天津寶坻諸故家尚多藏弄素古製墨者推李廷珪其先實易州吳氏非南唐人以此外北人製墨者唯正定劉法然傳製墨法石刻墨亦不傳餘不多見如北曹墨吳氏以後千餘年一人而已特以不製不傳無江湖名士為之推挽故不甚顯于世云

董宗伯書八石

明大名李司寇春正與華亭董宗伯友善宗伯嘗主其家李齋中設石榻光可鑒董醉後乘興書之字大如掌視諸所書更為秀逸飛舞李子孫寶之後式微此榻于僧父忌其不潔滌之字深入石理不能去因轉售與某士人珍若球琳聞今尚藏于家欲訪求觀之秘不肯出詎以久亡夫對蓋恐有力者之豪奪也按石軍書集凡八本三分傳為僅事此能入石古不多見閱微草堂筆記載王孟津為趙高邑書東方未明硯款識書而未刻亦濯之不脫二公書法妙絕一代其精神筆力所至能貫金石視能渠子李廣磨石飲羽為尤異矣

寶石

雲南邊徼諸山產寶石山高人不能徑至而獲居偏山往來如織人習弩以九彈獲後好牽拾石鄰人往來避之條又彈以獨其怒復又擲石石大小不一人拾歸其頑者而猶睛石紅珠瑪瑙綠五色陸離最得寶矣亦有綠珠中套磨治成器僅可傳重寶萬物豈巧于利之所在趨之如鶩雖時有為石所中破面傷骨或至於死者亦不惜也

怪石三則

石之異者蓬萊閣下有彈子湯石至此水波瀾相擊撞擊勻圓如珠白如肪藏匿佳火龍秀才貽予二十枚供定磁盃中養以清泉如對雪浪滄海豁人心目其具各花紋如船山太史有天馬石扁而圓石黃色中含白馬形置水中形愈真先生詩所謂一幅小河圖也張銘一

猴兒酒

猴茶

雁宕山有猴茶。以泉水烹之。味清而腴。蓋三冬大雪後。猴無所食。各山寺僧以小袋盛米。貯之。春後猴採人跡不到處之茶。藏原舍。遂僧其趣如此。趙午橋誌。

鼓環

卷四

通州鼓樓舊有全鼓鼓四周有環架屈成屈鼓內外引環以鎖釘四隅懸焉年久一屈成脫欲易之需去皮費鉅計不如易新鼓會有人白能修之索直甚夥乃別製屈成長應亭安簧如拉鑰簧鼓木厚薄按其黃不差異置入應手無然鼓應如故矣按冠菜公松枝鼓事與此同一作用此匠果由讀書得之耶抑有所受之耶

花瓶

京師某乙貧微骨瘦素恥于人並日而食無飢寒之色惟日坐琉璃廠骨董店中店中人亦以其誠樸時周之一日有乘車至者白蠟昂藏小角六晶怒馬前導侍從如雲某乙點也買一花瓶索廿四金已增至廿金店故昂其直太監恃倖欲去某乙曰汝輩太不曉事難得售主如意偶折閱腐何傷他日不能使汝利三倍乎店中人亦恐不售許為太監悅謂某乙曰我居內城某巷暇時可見過也攜瓶上車去俄有人衣冠甚都向某乙拱曰請問一言可乎偕至酒家飲於僻室曰我劉姓某翁方伯僕也主人命我往京師職升遷頃聞某省中丞缺出欲為主人營此缺非某監不可予能為主人一言事成以五萬金為謝立約券焉某乙歸破屋一椽以席為金意某太監一面初識遽與言營幹事焉知不遂彼怒罵謝去之五萬金可惜也終及廢屨不成屨遂明令前門內關聖帝君黃極寶牒下馬購看一新躍踉往至

又

津門古董店賣花瓶久不售瓶高與人等。客宴五彩極陸離。一日有人問價索銀錢五十緡。其人出錢付之。攜至街心。持石擊碎。觀者如蟻。咸謂此人殆癡癡。徹底破障。金一餅。約百兩。懷之揚揚去。一市盡駭。蓋瓶過高。非金不能穩。前明御用物也。

銅龜銅鑪

正定梁氏家有銅鑑。空中有蓋如尊。其狀月日星辰。蛇蚺蟲多。咸從鑑口吸入。半日持向院。搖蓋放之。傳為焦林相國所道。內定物也。復貧。不知售何處。又嘗見人掘古塚。疑是李相國墓。遺古銅器甚多。中有一鏡。蓋作十二辰相士人得之初不甚貴異。一日焚香爐中。烟繚繚自所屬口中吐出。周一日夜十二層環。應無差乃寶若球璧。今亦不知落誰手矣。

皮毬

二京骨董肆有皮冠一渾合無縫十餘年無間者後有人問價答以五百其人卽出錢付之

海外史

肆主戲曰此至寶非五百金不可其人笑曰烏有一皮統直五百金奢然愛不釋手市人評泊之以五十鎊購去肆主問所用不答尾之歸寓叩再三夫無悔其人旋出刀如雪破毯乃一巨珠也大如李圓勻瑩徹光鑑數百步蓋珠產海外渡海時及有光蛟龍見之將鼓風浪攫取陷以毯乃得見水厄達中國耳後其人售珠故富按魚初白敬業堂集有皮球詩載毯中藏藏經全部蛇頭細書與此異

梁胡蘆

賸賸北地。多有好事者。率感以葫蘆置暖處。可經冬不死。葫蘆長者如鷄心。截其半。嵌以象牙。牙或紫檀。爲蓋。其高者。旁拓玻璃窗。以刀刻諸花卉。郡下尤貴重之。梁九公者。太監也。居鑾下。種此爲業。信必獲巨值。方葫蘆未成時。米以範方圓大小。唯所欲。父者如斗。可爲果盆。上下盆門。深然天成。光無內外。堅固而不堅。感久不裂。光年極小。爲婦人耳環。尤精巧。其他奇形。說數不可殫述。文備山水花鳥之狀。細入毫髮。非由刻鏤。空際處皆有。梁九公製小方印。他人效之。不能及也。賸賸葫蘆尤佳。人皆呼爲梁葫蘆。

長鬚馬

豐潤董總戎果洛拓時游寶邑至華升王公家其戚也晚起立門外見禁車入城橫塞門聞

忽一人騎長鬃馬自南而北縱轡飛馳不可追禁車入猝不及避重厄之馬忽起乘人墜于車重愛此馬因走慰其人詢馬主杜相國文孫也重有馬數匹無當意者浣華升公購此馬杜以少葛贈之復重以待衛出任甘肅游擊討逆回叛苗金川俱以馬力得功征苗時為賊追擊不暇擇路奔懸崖望對崖相去約五丈中隔深淵暗不見底謂必死是間馬忽退數步一躍而過賊至苗目睜視而已入征金川時山梁多陡有馬萬不能行處此馬忽屈前足騰行而登及下復低首審顧或木或石擇可托足處曲折而下木嘗蹶一日大帥命夜探賊營騎馬踰山梁數重下至河二里許方慶以無濟馬忽躍入踏浪而渡賊據河為險不設備重下馬潛入賊寨乘其不備奮勇突圍而走而呼曰天兵至矣賊夜驚自相殘殺死無算每遇列隊執刀勒馬來問馳之賊鎗聲皆不及施往往賊其渠故升至台灣總戎某賊反重與賊屢逢奇勦大帥聞馬良欲之遣官喻重弗然曰果大小百餘戰所以能不死有今日者皆馬力馬不負重果安忍負馬頭可斷馬不可得也帥怒掩其功重謝病歸養馬碧紗幃中鬱鬱不得志攜千金下揚州飲醇酒近婦人尋子喪歸馬日夜哀鳴不食死其家葬馬墓側祭重亦為馬設祭且為從舅代耕公塋于重曾見馬色如墨鬣長委地又見其刀作偃月狀背厚寸許光如鏡云以八百斤鐵鍊至三斤八兩鑄此刀年時埋馬塋中噫馬殉人刀殉馬異矣

青驄

河間陳秋果明府敬獻侯官人己酉八月二日以疾卒所乘青驄不食死予為文以弔之曰東房星之正氣兮實備僕而權奇類穆王之赤驄兮匹項王之烏驄耳雙批而竹峻兮蹄四蹴而風馳卷青毛為菊兮德稱良而力不疲主人具伯樂之明鑒兮乃一見而賞之出重值以相贈兮如性命之相依時其易臣為飲喉兮忍聽國人之報答主人飛兒瀛海兮理繁劇如琴瑟既迎送之勞兮前驅小代復勒權算於度克往歲告役於陽侯兮助災區於東瀛惡風雨而跋涉兮爾無役而不隨主人為民請命兮集哀鴻而力撫綏心血耗其數斗兮髮霜染以千絲胡天之不弔兮乃傳說而騎箕嗟一病之不起兮竟束手于虛殿爾歎感夫主恩兮不替淚落如雙屢謝水草而不御兮鳴號踴躍竟與世而長辭考青驄於古藉兮實前事之可稽主客城而愛卿以駭兮遊瀛海而為少君之所騎意主人乘之以叩九天兮比丹鳳與青鸞相輝離散兮具人性而不移夫一心以報恩兮狗明皇而象死喻故主而臨悲彼負心之會食以生兮具形體以異為都人心非木石兮淚滿墨以徇詞垂風義於千載兮就以此煙燈三尺表驄之碑

牛產麟

玉田農人某家南新莊去灤水三里崇禎己卯正月鄰人見其院落火光高三尺疑有異奔視見牛產一積目圓舌紅唇開隱隱黃綠色公麟朱文瑞彬陸麟上蓋二下蓋四未刺生中刺乳數聲遂絕氣今陳昌言有牛產麟記按己卯去甲申止六年而麟乃降生所謂今非其時來何求也

義雁

明成化間灤州李氏子父雄雁其羽雌雁飛至悲鳴三日而去雁蓄久甚馴常戲野以媒他雁及暮其雌復來飛鳴如初者累日李異之出離陳地雌哀鳴下盤旋俯仰鼓翅招呼若與偕飛雄竟不能去糾頸弗釋並死鄉人埋焉早慶名雙雁坑按金元好問赴府議行道中見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網翔空中上下哀鳴良久投地而死元贈以金瘡汾水上皇土為邱因為雁印詞雁坑之雁頗與相類惜無好事者以文字傳之也

遼東城北門麓燕上巢雙燕燕為鳥鵲擊死其雌不別以飛鳴數日亦死
文安勝芳鎮水泊處也漁人網一雌鴈其雌飛翔傍船不去漁人不知也射以刀雌鳴益哀放出金吹大鵲處秋海陽湯溝嶺下投金中漁人悔投於河相戒毋再也

義犬

交河泊頭鎮正德中有崔氏母子為盜所殺所畜犬隨盜吠不已明日盜過其門犬驚盜馬足不得行盜以刀傷犬犬負創追數里不及歸則守其尸去家人殮尸犬不食長號兩夕死唐秀才理為作義犬賦

松鴨沙雞

聖山至其禽八種者以松鴨沙雞為最鴨鴨身鴨毛蒼紫性喜松巢松巢曰惟以松子為食不棲止他木渴飲泉泉必松下者以浸松脂也鴨聲啞啞呼聲戛戛百十為隊土人網之充饌肉作松子香清味甘美不與鴨同雖補忘物產類及盤山志均未載名家集中亦無錄及者詢之山僧云是物開山時即多有之近山諸村及他山所無世有淫為經者當補入也沙雞即鴉鵒一名半翅見爾雅注及朱竹垞曝書亭集

鵲

鴻儒住持蔡村之興善寺村隸武清距京師百餘里僧好蓄鵲以爲計最後得玉鵲純潔如雪長頸短尾儼然一小鵲也玉鵲好搏擊每翔起高三四尺如俊鷂各一擊紙中聞千百鵲無與敵者西曹某畜一黑鵲色純墨短小精悍每與鵲遇張兩翼伏地如燕掠水啄利

如雞當者群居人謂玉鴉為天龍墨鴉為地虎云兩人以鴉故雅相愛行惟相戒兩鴉勿鬥各思傷其尤物也久之他鴉者皆不敢與兩鴉鬥兩人不得已倩他人持鴉下園而滑伺以吟咏玉鴉磨玉鴉已受數十創血殷羽毛突亦張兩翼欲墨鴉狀往來馳驟無慮四五百度最後人不見鴉第見其白影馳逐如梭觀者千人皆屏息噴噴嘆息以為得未曾有也玉鴉忽躍起高五尺突下一擊黑鴉目睛已為挾出盡翅逃去西貢忽出白刃相擊僧謝曰我固不知也墨鴉誠可憐請以玉鴉償予何如西貢斷而罷僧從此不令玉鴉鬥閉以雕籠龍畔繫樊狗有人近籠輒狂吠他人飼玉鴉玉鴉不食僧自飼乃食時鴉為僧所勝金已買田百頃矣任城某公子以好鴉負千金卑禮厚幣假玉鴉去盡返所負金僧壽七十餘與鴉相依為命一日僧方握鴉忽而鴉亦在僧手中死

魚骨廟

粵潤唐兒莊近海莊有魚骨廟崇像極佳悉魚骨瓦則鱗也土人云此不足怪每秋盛時賊賊殘甲爛死泥沙為不可數計名洗海蓋海軍潔之物無生氣者所不容則出之于岸似此大魚國常有之也又云每三五年海水忽沸作硫磺氣隨有焦木十尺漂海面月必大雷雨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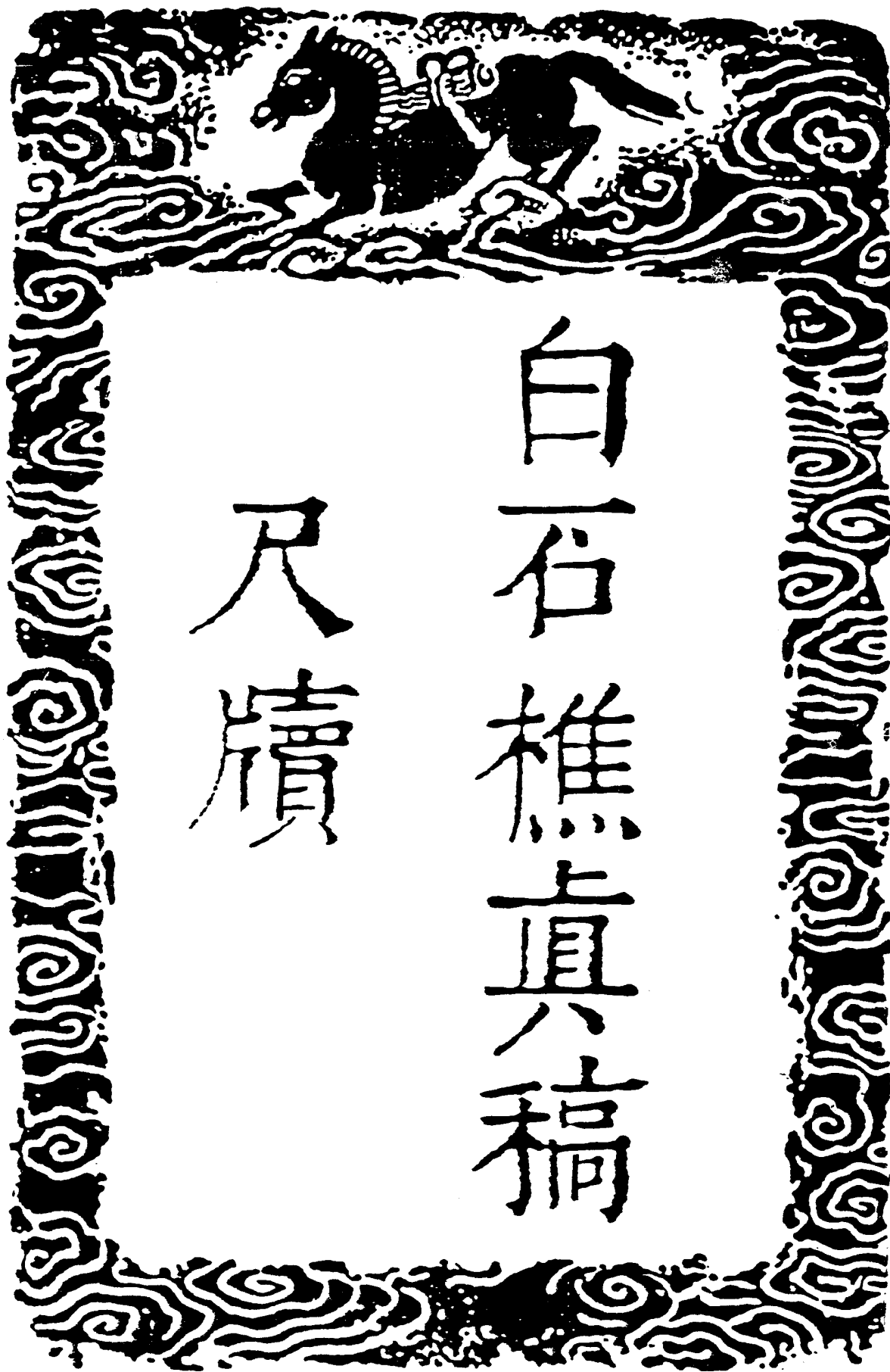
十二

水長拍堤平大木植如梃從河達海至夜必每株冠以燈祀之每有風雷之警里人謂之龍伐木豈真龍宮需材結構耶異矣

又云有劍魚能傷人有銳魚形圓如鏡光可以鑑元奇

蘭盤

江以南蘭盤多而莫盛於蘭蘭盤中生蟲大如蠶因名蘭盤以蘭膏為食不多得聞人餉客用古瓷瓶一枚獻之庭上以加檀香兩然起主人持盤少許灑之蓋倏化為水色綠盤注盤中各一滴香滋齒牙亦食語中所未見也



白石樵真稿

尺牘

本書承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白石樵真稿目次

尺牘

卷之一

與唐抑所太史

與王問伯

與汪先生

與某君

復吳子野

東米子華

與陸公

與董玄宰先生

代與鄒南老

復王崑崙

與葛雲嶽

上王相公

白石樵真稿目次

尺牘

復范光甫

復林貞伯

與顧冲庵公子

與趙方壺

復郭青螺先生

荅俞公元濟

與王開仲

與莊五修

荅項楚東

與鄭孔肩

荅錢秀峯使君

復某君

與張儻所使君

與李本寧先生

復沈雨若

與袁使君石公

荅閔康侯

荅夏畦子



荅沈徵梅

上繩武翁

荅張雨若司馬

荅李本寧先生

與陳君

與伯闇賀公

荅馮大叅文所

荅朱先生

與康季修

荅閔康侯

與馮文所大叅

與莊赤維比部

荅李少叅

與熊邑侯

與韓使君

上荆石王相公

上徐中丞乞救荒

荅沈仲容

白石樵真稿目次

尺牘

與尤郡丞

荅韓使君

與韓鵬南使君

上聶使君

與朱公平涵

荅蔡晴符學憲

荅戴悟軒使君

與戴悟軒

荅費無學

又

與聶使君

復鄒丈

荅趙公子

與黃府幕

與熊際華父母

與陶石蕢太史

復馬仲良使君

與王遜之

復閔康侯

與蕭象林使君

與朱平翁

與項孝康

與蔡郡侯

與聶韓二使君

與錢懋齋

復烏程閔康侯

卷之二

與張肅之司馬

與汪泉州

復鄒愚谷學憲

東項東鰲父母

與韓長洲

荅鄒公履

復馮友

東王季重使君

白石樵真藹

尺牘

三

荅張太尊

荅長洲胡使君

與方公旦心

與屠赤水使君

又

與許郡侯

復方旦心公祖

與李本寧先生

復馮文所大叅

復顧涇陽先生

與張文

與徐曾人使君

上方二府

與王復之

與張五鹿太守

與趙凡夫

荅沈繼山

荅熊公子

荅趙同知

荅錢受之太史

與許翁繩齋

又

荅包儀父

與包儀甫

荅吳司理

又

荅張高士

荅朱平涵先生

與耿使君

與吳懷野

與莊郡侯

荅吳司理

復錢公

復李觀瀾

復王而弘

與沈天生

白石樵真藹

尺牘

四

荅蕭象林

復王公

荅徐景文

復周伯孔

與劉丈

荅沈勿安

與趙當世

復陳州尊

與顧冲庵先生

與吳先生

荅印泉施君

與王遂東使君

與翁敏震

與翁丈

與胡大叅

復沈純父

與張郡侯

復李公開藻

荅劉公

荅揚州郭公

謝陸文定公

與莊禹門

復嚴天池

荅王而弘使君

與許郡侯

復周丈

與王季重使君

荅翁生

與李貫之

荅王而弘使君

與蔡郡侯

復馮文所大叅

與許仰亭

荅趙彥中

荅崔鹽臺

荅韓求仲太史

白石齋真稿

目錄

尺牘

五

荅費無學

與包心絃

謝送英石

與王青谿

與蕭公觀復

與錢公機山

荅熊使君

卷之三

與錢抑之太史

復李九疑

復米公仲照

謝友人惠芥

荅錢抑之太史

荅許無錫

荅馮文所大叅

復陶太守救荒

與章使君曾齋

荅楊鹽院

荅鄒愚谷學憲

荅嘉定胡中尊

荅楊學臺

復張公

荅杜日章

與友

荅鍾公

與白公

荅毛孺初潛臺

荅杜燬武總戎

與方旦心公祖

荅金公

荅王奇陽

與朱直指

荅錢公仲舉

與郁季雅

白石齋真稿

目錄

尺牘

本

與岳公季有

荅孫子長學憲

與岳季有大叅

荅沈雲升侍御

與包心絃丈

荅某公

與某公

與某公

荅聶巡漕

荅嘉善康中尊

荅杜總戎發武

荅朱平涵相公

荅杜君遷觀察

又荅杜發武

荅潘朗士

與韓鵬南父母

荅李本寧先生

荅秦藩伯聞君侯

答秦藩元峻君侯	與王公而弘
答朱平涵相公	答定海顧中公
答南京張錦衣	與東里
與錢抑之宮詹	上楊淇園侍御
又與楊淇園侍御	答楊鹽臺
答劉仲熙	與王東里給諫
答楊侍御	答楊文弱計部
答蕭戶部	答某公
答洪惟一	答袁崇明
白石樵真稿 目次	尺牘
又答袁崇明	與蕭象林戶部
答尹道尊	又
復鮑青浦	答詹公
答某丈	答吳道尊
答王丹陽	答吳學道茲勉
答南二太	與王季重使君
答季重	答沈雨若
答張公	與福建南中丞
答許惺老	答熊經略
議淮兌	

答某公	與孫三府
復某丈	與朱平涵
答汪介如	答汪比部
答潘公曾紘	復卓令君
答趙二府	答湖州朱相公
答杭州聞子將	答鎮江莊五修先生
答潘遺民	與楊淇園侍御
與周公玉繩	答游勿礙
答杜後城丈	與顧所建
白石樵真稿 目次	尺牘
與韓鵬南使君	卷之四
答張扶輿	答河南彭君宣
與東里	與顧繩所
答李蒼岩使君	答如臯李大生
答鮑赤城	與李廣霞
答毛撫臺	答李茂嶼
答鎮江賀太尊	答丹陽姜長源
答劉方瀛太史	答馮公
時天啓丙寅	

荅孫公	荅徐玄使
荅畢白陽公祖	荅劉碧山代巡
荅蔡義徵	荅浙江撫臺張華東
荅金公	荅陳五鉉觀察
荅王公	荅徐公玄扈
荅郭章發父母	與青浦鄭公
荅王修徵	荅南京張可大
荅東里	荅丁宗伯
荅謝象三使君	荅劉公方瀛
白石樵真稿 目次 八 續	九
與王公還滬	荅青浦鄭公
荅鄭公澹石	荅李思然分司
荅李大生	與張燦衡侍御
荅王道觀使君	荅畢白陽司空
荅沈雲升侍御	荅湖州沈公
荅張石霖公祖	荅張上馬毅仲
荅鎮江賀太尊	荅錢兵尊
荅錢二府	荅錢君復
荅范公	荅冒宗起進士

荅方旦心公祖	荅吳觀察
荅方太尊修郡志	荅何无咎先生
寄張公	荅馮君爾赤
荅馮君次牧	荅王貞美
荅江中立	荅米友石
荅馮次牧先生	荅秦虞卿
荅紹興太守許方谷	
附啓	
上王荊石相公啓	荅周撫臺啓
白石樵真稿 目次 八 續	十
荅耿邑侯啓	荅沈思孝司馬啓
荅沈蛟門相公啓 代	
目次 畢	

白石樵真稿卷之一

尺牘

華亭陳繼儒眉公著 同邑章台鼎吉甫訂定

與唐卿所太史

故鄉旱潦如循環然往歲禾頭短于鳬頸。今年田壤斥如龜文。東郭半頃不復如曩時。以足下且有東方之饑。而僕安得索侏儒之飽也。老父明年七十矣。欲徼兄之文爲壽。弟涼德無他長。顧我翁之婆娑鄉社。晚年所甘舍肉而藿。是入所難。今人浮慕足下之清華。而嘆吾黨之清操。請兄一言掃之。足下文高。獲選弟不心空。及弟乎。足下歌朱鴈。弟不盟白鷗。乎足下擁天祿。著書弟不據虎皮。談易乎足下侍玉皇。案弟不禮繡佛齋。乎足下披五色宮錦。弟不掛四時毳衲。乎足下高車。弟不高枕乎。足下千鍾五鼎。春秋饋享。弟不有鷄豚之逮。親存乎。與兄比權量力。較雌對雄。此足以壽我翁矣。兄讀之。得無擊桌噴飯。咲我爲不知漢大也。

與王岡伯

別後不意雙履留滯吳江間。至今寺中琉璃光耿耿在。

目秋來早鬼相虐。泖河如盎甕之口。田禾半焦。活者皆鬚髮頭陀。髮鬚耳。王先生高卧不干人仰。餐明霞。苦食翠栢。若弟侏儒不能索飽。奈何。高什三篇清風穆如。乃辱使者匍匐涸轍上來。叩感風誼。皆歲寒霜色也。長公嘻嘻顧自鷗鳥。次公婆娑宛爾兜率。何時得嘯歌傾我家釀望之。

與汪先生

客歲奴子長于還。反承厚幣。此古人束錦薦縞之義乎。弟稻衣穀弁。澗飲木食。不復與海內賢豪長者游。近者白石樵真稿卷之一 尺牘 二

授經弁州北面皐北。非其好也。乃門下何所剽僕。若以菰蘆有陳生者。卽蒲團灰坐。不覺爲知己。腸熱吾丈才情氣誼。無可一世。世無識英雄人。遂使落落如故。翠閣紅綃。金題玉躑。故是借此以降壯心耳。友人諸德祖。自僕遊南。都不識汪先生。如泗州不見大聖。清秘閣中故不可無此君耳。

與某君

邇來岩穴風腥。交游遠大。如投兔飛鳥。楚楚可憐。不肖授經瑯琊。以一丸泥自封。不敢輒聞姓名于通人長者。

不謂從太原間綴接班行，宛若生平，洞見底裏，至于掃
苛碎，釋凝滯，如秋空雲如春沼水，異日大疑大事，直解
衣帶結耳。諸生得師，其福小，在社稷得人，其福大，幸愛
嘖咲，蓄精氣，以副野人之望，束縞定交，明鏡照膽，捧函
循札，高誼敢忘。二扇謹奉命書上，真米襄陽所謂慚惶
殺人也。

復吳子野

不肖授經弇州者三年，非壁觀老僧，則廟見新婦。見客
日少，閉門日多，至吳興諸賢豪，則又井底望北斗矣。此

白石樵真稿卷一 尺牘

三

中知有子野先生，卽如讀吳世家，便知有季子。今孝若
修禊之約，不肖以爲刻畫古人，未敢卽赴，然以此不獲
與君子相周旋，大是欠事。客歲讀扇頭詩，味雋情永，不
勝纏綿之感。每欲賡和，來美往往困瘡而止，然村謳田
鼓終當以本色勸酬，俟見時當面奏耳。

柬米子華

前以一束生芻拜太夫人，四顧蕭然，苔花綉壁，落葉滿
門，人爲醋鼻。顧弟且爲足下頓足相敬，古所謂蓬蒿三
徑，居然名士風者，正爲足下發耳。足下詩本性情，絕不

作當今塗神畫鬼面目，乃就李不知有米先生何也。且
無論足下卽秋潭一沙彌，彥平方叔兩縫掖，俱寂寂如
木鐘石鼓，大雅凋傷，烟霞冷落，一至于此。僕爲老親浮
沉人間，旣似在縲之鷹，復如闔穴之鼠，思得清涼間散
如兄者，相與以一鉢米一盃茗破之，亦了不可得。況海
氛雜沓，吾輩世世與蜉蝣燕雀爭尺寸之安，何以堪之。

與陸公

不肖髮覆額，卽知有陸先生，今四十矣，猶未得一望清
塵，蓋經經匹夫之節，半爲白雲所綰，視一切游大人者

白石樵真稿卷一 尺牘

四

落落如飛鳥投兔心，竊羞之，遂至心踪曠若河漢。老氏
有云：至治之世，其民鷄犬相聞，不相往來，得無類是乎？
雖然，長者堅飲水之操，而韜其清負，恢外之才，而飲其
醵，至于咏歌翰墨，種種不減古人，而舉世罕有知者，曾
與玄宰談公所贈陸伯達詩，一字一珠，因相與論公如
蛾眉出宮作米鹽，新婦真可嘆息。差有西湖作供，猶堪
與香山子瞻稱異代同調，堤上紅雨撲面，未敢遂以直
徑唐突花神，願言之私，秋以爲期。

與董玄宰先生

今歲館于包項二家。其子弟相師。杜門謝客。眠漸高之。日讀未見之書。不惟資輔聰益。兼可洗汰悔尤。知兄聞之。爲一開眉睫也。研北志。言子昂在長安。書畫借觀。几重複不能了。往往積鼻濡墨。宛然爲兄先立小像耳。前見画冊。斷然必傳。傳必價壓勝國之士。無論文沈都祝也。年來勝心小耗。欲畢婚嫁。結瓢邠峯之間。獨不能忘情兄之手蹟。望以休沐之暇。爲摩練染藕。一寄野人。則草衣土壁。樂死足矣。張清臣貧徹骨。再遊燕山。人情不甚遠。豈僕僕車轍者。要爲貧所驅。兄清甚。又半掃于白石樵真稿。卷一 尺牘 五

代與鄒南老

客歲發二大願。一願入洛壽座師沈先生。一願入豫章。謁南翁鄒先生。洛歸以後。車疲馬煩。目病旋發。炙火閉關。奉賢戒者四十九日。而山中久廢之人。自護其短。不能命千里駕。信乎至人之難遇也。先生出處。非特關天下安危。實係士風邪正。如星拱北。車指南。而潛龍不見。威鳳不下。然則國是何由而折衷乎。愚嘗有云。衆好必察。此豪杰精明事。衆惡必察。此聖賢忠厚事。毀譽失真。

則章奏失體。故平天下專于重好惡。而慎于言語。獨貴之君子。若匹夫匹婦。好莠自口。何益于人品之是非。國家之禍福哉。當今擔當世教。主持公論。全仗明公。以此不能不倦倦于聖賢豪傑耳。

復王崑崙

久不見。愁道人忽得近耗。知往返水陸萬二千里。杏花雪後。長嘯太山。夜半觀日出。五月入清涼臺。采金蓮花。北走塞上。上李藥師舞劍臺。出薊門。絕大壑。歸而渡海。赴顧司空上元燈火。又扶杖六橋桃花雨中矣。兄論先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六

生詩歌卽三札。娓娓千言。又爲楊將軍道地。老而意氣勃勃。墨瀋淋漓。以此卜長者百歲。未可量。玄宰書畫。故是趙魏公前身。其書皆墨蹟中得來。非若今人僅摹石榻餘滓也。至繪業以勝國進宋唐。如沙彌爲律師。散聖入莊嚴地。正堪與古人爭衡矣。往于夢中得兩句詩。寄益卿先生者。有白猿親授山中劍。青鳥時傳海上書之語。今却爲一片海相隔。且息影鴛湖。僕僕作村學究。乘桴之約。未審何年。青蓮舸北。曲久負此債。稍暇當乞東籬微沫。以佐酒卮。主人堅客戒。卽先生至。不能傾倒。蓋

書來之日。正閉關初日也。四月月圓時。可以解嚴。先生幸一報。當買釣魚船。相從于新蘆。離燕之間耳。

與葛雲嶽

先生。今之葛仙翁也。遐矚高軌。不能捧劍歌以從。夢想松桂與白雲俱渺矣。每聞先生之門。鄉邦後進。執經問奇。郡邑大夫。干旌請益。此去古人白駒青牛何遠。弟則支离山澤。無一狀可載。逸民傳中未老得病。無罪得謗。東坡先生已言之。僕何品哉。敢與耆舊金席。乃辱賜之瑤篇。蘿薜頓明。猿鶴欲和。不自知其感之無從也。生平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七

上王相公

家貧不能養親。勢必藉館穀。然無事而食人之食。不無少慙。故欲開家塾。聚里中三四生徒。爲餬口計。舉業之暇。以禮義廉恥互相提撕。庶幾少存人道之一二。不肖生平恒心恒產盡在此。舉動宛然村學究面目。老相公想噴飯滿案也。

復范光甫

不肖僥謁光甫先生久矣。教授攜李。竊于文章政事外。習知先生孝友忠信。不言而躬行。則又古人中吉德君子也。自揣引分。不敢遣問長者。乃辱損札。重以不朽見役。得無謂田夫岩叟占歲驗候。有謀野則獲者與。則門下好奇之過也。敢布數言。幸賜郢削。不肖爲老親在侍。未能遁影林薄。偶爾行歌入山。卽黃犢白犬。返而却走。乃光甫昉昉望僕。以塵世之事。僕雖不能爲東海蹈獨。不懼北山移乎。且今之朝野槩可見矣。負隅孰與墮甕。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八

復林貞伯

門下同文同軌。而兼總異人異書。撰續國史。傳之來茲。此蘭臺石室之彥。頭白汗青所不敢望也。披讀書函目錄。條整輯。而考志尤詳。江淹有云。修史之難。無出於志。蓋紀則以年包事。傳則以事繫人。紀傳可以分授名。

手志則必由自作。故范曄陳壽能爲紀傳而不能爲表志。今門下老於典故。而又擅劉鄭七略二十畧之長。其貫串首尾。豈特如宗譜家書而已哉。適病瘡未能詳述。俟賤體小康。當陸續以效他山土壤之助。決不敢苟且唐塞明問也。明年欲讀書西湖而無都養。倘遂所願。上半了湖山事。下半了翁史事。亦一奇耳。

與顧冲菴公子

咯血甫平。從醉李館中歸。奉手教。向來筆硯。久作虞芮間田矣。重以使者渡海來。不得不忍痛以完尊命。顧皆白石樵真稿卷一 尺牘 九

掩袖之語也。承訂會期。顧匏繫下里。不能以首經從嘯歌之後。延津有緣。當從容一拭芙蓉之末鐸也。

與趙方壺

谷棲澗飲老矣。每結睇趙先生。如客星臺外。有方干隱居。何時與翁散髮濯足。向古水清瀨間。上談黃農。下叙釣弋。今且與龜婢坐塵上。閒適之趣。百無一二。何敢以筆墨腥穢釣臺。雖然。當不令桐絲寂寂也。年來弟復善病。不謂亦瘡君子。多病道心生。當在今日。古之至人。常以生死爲遊戲。猛火熾然。爪髮如故。吾輩未老得病。未

病得衰。精神流謝。可爲感嘆。踏蘆應在何日。賓鴈寫空。蘋花繡漪。不勝伊人之懷。拙作博咲當絕倒松下也。

復郭青螺先生

某少而讀先生之制義。長而編纂先生之論。晚而購市先生之集。然特函鼎之寸鬻。吉光之片羽耳。今捧讀賜刻。始收大全。孔氏四科。子桓三立。明公之能事畢矣。其往從弇州遊。每謂不肖曰。吾始以雪中峨眉推李。以大海紫瀾自喻。今泛濫宋景濂集。而後服其學之大也。若使今日得縱觀先生諸書。則景濂一瓣香。又將爲郭令。

白石樵真稿卷一

尺牘

十

公焚却蓋景濂用修弇州鼎足二百年。而先生則又力能扛鼎者也。命世代與詎不信乎。然恨山澤老癯。不能出疆而叩先生。但于草屋土剝之間。日抽一編。飲之食之。夢之寐之。雖十五城不與易九萬里不復上矣。而先生乃以綺語爲多。愚尙恨其少耳。或謂老氏守中。毘耶杜口。此篤老養生之事。不肖應之曰。儒者不饒而能冲舉。寸心千古是也。不佛而能神通。光燄萬丈是也。先生心聚三花。筆端雨數斛舍利。卽身後不朽。已証目前。不肖謹望風百拜。執僣芭弟子之禮。秘笈方恨其龐臈亂。

行何煩齒及舊作數篇請正

答俞公元濟

適承傳王老先生之舉聞之肉動汗流以朝廷之大典而及最無行之人貽北山之謗促螻蛄之年天人共怒神鬼交責耻莫大焉禍莫甚焉伏祈老親家愛人以德速爲婉詞莊語以寢之真生我成我等矣弟卽日且移舟吳門山中看梅光福不敢覲顏無恥以涸賓筵非特今日卽幸而不死且老亦猶今日之洗耳相避而已歸時容謝王老先生今日則吾輩不當輕舉一步也易曰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十一

无咎无譽此今日衰世頂門藥願老親家深味此言苦切苦切言不由中鬼神殛之

與王閑仲

今日午後屈兄過七夕因思牛女之會當新秋晚涼故不熱女之外無小星故不爭亦不如一年一渡故不老容把杯共笑也

與莊五修

二十年不入京口此行有二快事一得米南宮自寫像一得五修先生先生微言蠕動皆有德矩弟之師非弟

之友也前後兩度夢中飲松葉酒覺而忘之不省何語大都坐先生塵尾旁耳家山多客多文逋展易相窗不復小有勝情天賜閒而不得真閒吾曹求清而不得清何日追隨先生檣竿鶴林招隱間飽吟細嚼瘦行硬生作箇無事道人也

答項楚東

初堅客戒如棘籬護笋咫尺相隔頃者柳花如霰驚鶯倦飛小閣寒帷殘燼尙燼此時恨不與吾丈共之二詩小兒塗鴉不堪一笑差有米家雲山少能餓垢耳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十二

與鄭孔肩

兩度入西湖爲客所跡約畧翠微間如展圖冊一餉烟雲耳十年來願見孔肩先生不得僅于著書墨竹中稱莫逆交頃讀測莊諸篇卽孺子圯上言不啻也太公隱丈人門下描寫不減子長而虞公傳之不朽矣僕稍服穀冠之鄙人焉能爲役念名父名子不忍辭亦不敢辭草草付子墨比于鄉老聞史而已

答錢秀峯使君

前至湖上玄宰調關門紫氣不遠一見錢使君僕謂君

子愛人不宜涸垢。伯夷蓋門下在官。嶙然正與鄉評合。僕得之賢者。剽論非佞也。向曾游小輞川。恨不援裴秀才故事。嘯咏其中。聞命得近。體四章不足。黼黻泉石。徒疥壁耳。貫之奇士。寓顧園。鑿土窟而居。五十餘日。意雖沉嘿。宵中滾滾若河漢也。振之者是在明公。僕何能短長。得命惶悚。復某君

門下爲青山公一片石。犯風濤。踐霜露。以往返于粵江長。邇間卽不得面見賢者。然此中負慚。爲眠食不安者三日。比來尊體想已霍然矣。自揣三寸管。匍匐丈夫。七尺軀。僕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七

何人也。而能勝此。謹呵寒撰。復編紆定。交度在白嶽下矣。

與張衢所使君

臺下潔已愛民。折節下士。每擬從諸兄。後望見神君。頃辱明公特擁車騎。賸賜兼金。父老傳呼巷中。子弟詫驚。格外施恩。至此苟非負義男子。有不捐頂踵圖報者。非夫也。卽欲進謝。繁戟恐禮涉報施。分同敵體。以是逡巡不前。又每嘆子賤師事數十人。終不如子游。滅明一士。蓋近世士風。與其多寡。少與厭其不去。寧怪其不來。若藉口子賤。則華競者肩摩踵接。而至卽琴庭。雙鶴將掉翅而避矣。明公其奚取焉。俟明春增

秩。袞衣自東。當率先竹馬。來迎于旗亭。山色間也。

與李本寧先生

先生文苑代興。數十年。願修北面之禮。不意降節先施。溫顏綴接。昔見弁叟。今見明公。卽死且不恨矣。邇來名雋眼中。皆有鐵。以此引避。不敢數數拜龐公之床。登張華之榻。然中心好之。曷飲食之。此詩殆非虛語。頃婆娑山中。梅花飛白。正與山僧逸民。拈枝嗅瓣。而負薪之孫。忽作殤鬼。使人痛絕。因念雜者如此。吾曹衰相已現。僕僕垂稿于硯田間。可奈何。友人周公美。承諾墓表。與鄒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七

南老志金傳。真稱合璧。此兄不能具一字一縑。而迫欲得一字一珠。其家雖貧。至孝可念也。

復沈雨若

耳目熱雨。若非三年矣。每欲過虞。相約坐扁舟。豹囊鹿皮。筆床茶竈。共談二三日許。而爲青山籠罩。一歲不再出。出遇好風活水。又復歸。以此與四方名豪。竟若河漢。然門下人龍文虎。未嘗不纏綿胸中也。公車言。語語透徹。禪真可推倒一世。若有韻之語。掀翻窠臼。直抒性靈。夫詩文能自爲主者。未有不鞭策時流。接先輩者也。樵

序粗得門下神情而以歲暮困文通倉卒報命所恃門下有五丁之斧耳。

與袁使君石公

台下正氣干霄清風透膽其介在隣壤既耳熱之又心儀之矣每欲一通姓名念邇來游士好謁動稱臨叩其究不能卓王孫家僅五百何論客也以此團焦土剗開影不前而不意以厲集之事仰煩明公霹靂手處分得叔熙書且感且涕李卓老以筆舌殺身可爲殷鑒明公愛我所全實多于秋懸寄身後七尺近關目前若使賈白石樵真稿卷一

荅閔康侯

久屏漁樵心妍跡醜然每當長松限日細澗流花濯足科頭未嘗不思與康侯共之古稱神交端非虛語允兆已矣生不入室死乃登堂四壁空幃陰風欲戰一步一顧使人悽然本欲回棹訪夫而偶遇洞庭友人飽瞰盧橘遂至洞洩而返遠慚千里之駕俯愧十日之期悵然

比讀手教且有新剗別墅恨不爲吏掃灌作吾家於陵翁若微吟清咏輔輶松桂弟之願也適瘡鬼橫甚神理霍霍俟召還覓魄粗復故吾便當賣勇以命子墨新詩高邁奇秀珠聲玉價無以過之瘡鬼當從此遁矣

荅夏畦子

先生有道長者衣冠眉髮颯颯皆古意度竹溪桃源中人物不過如此夜堂燒燭披素相視山癯之姿一味本色若非吳兒栽培聲名高峻庭宇者不謂先生冷眼得標格之外至以崑崙老宿見擬此老與弟素交淳行幽懷蓋劉遺民周續之流輩弟何敢望萬一也弟生平無意作文苑主盟而有意作隱逸添註其他非所敢言知先生愛我故博軒渠一咲耳

荅沈徵梅

不肖年來正如入夏反舌鳥幾于才盡五丈至手書先之僕僕不及報又辱刺舟相訪于青荻白煙之間澤厚矣往談賢書指未嘗不爲徵梅先生首屈今芙蓉赤精坐嘯匣底使人不復以文行爲長太史公久卧田間殆類于右軍誓墓矣今世往往以口語碎人海鷗鷺集一

矢。混。下。況。太。史。身。居。姑。婦。之。津。者。耶。鱸。膾。可。殺。錫。肋。何。物。丈。夫。故。自。有。千。秋。耳。二。扇。漫。爲。塗。抹。吾。丈。須。蒙。面。忍。愧。而。置。之。

上繩武翁

吾師慷慨直勝，故是臺省中名臣。近又委蛇曲折，剛柔協濟，所謂何用不臧也。別來知德威清肅，不勝欣慰。呂祖云：能行三百善者，謂之地仙。吾師舌端筆端無限司命，即使日行一善事，一年之間可了地仙功行矣。况稍舉一念而可活數百人者乎？望之望之，新令極明簡廉，能

白石集真稿

卷一

尺牘

七

足爲地方砥柱，想吾師所樂聞者。外書畫二事，乞轉致肅之司馬。

答張雨若司馬

秋得遠札，風誼萬然。及讀山東錄，識透秦圖，力損夏鼎，玉冠珠弁，山澤芒鞋，人見之祇有遜匿耳。吾丈以貞姬居，姤婦津以真人居，傀儡場未審何處畫眉，着眼弟十年來，故吾猶在，每駕仁夫贈鹿，與黃犢駢乘，梅花松影中，兒童拍手隨其後，往往笑而墮地，頗類吾家鴟夷子。以此逍遙太平，高天下地，皆打乖窩，兄謂弟樂不樂也。

茲因陸君策北行，附此以博噴飯。

答李本寧先生

曩老先生扶國之年，欲擬一言奉祝，而繪天圖海，安所措思，以此逡巡不敢作六合賦耳。若不肖蟪蛄春秋，何足當當世第一大人先生，麗至六言，侈至十二首，字字皆神龍領下珠，亦字字不肖顙上泚也。不惟傳誦不已，貽示子孫，卽幸而掛名尊集中，千秋以下，羨慕不肖爲何如人，可謂真不朽矣。先此邇風，百頓以謝。

與陳君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八

不佞年近五十，壯心半耗，僅學孫登草衣，袁閎土室，作無悶漢耳。飲水陳先生，何所嗜而翰惠先之，無乃采聽之過乎？渡江以南，多佳山水，名士若公與五洩，尤僕所急，正以何師甫爲司理，雅宜相成，不敢紛紛逐遊客，轍張司馬所贈，昇鹿尚無念，明年當控之湖上，足下挹我于空青疎翠中，擁膝拍肩共談千古可也。

與伯闇賀公

吾丈有道心，傲骨此出，豈博一官者？今果歸矣，清平一疏，不特忠厚正直，而部院臺省與南都之計典，皆從此

結局吾大功益不淺。但恐名等泰山終不能穩卧東山耳。卽欲躬詣奉候。會見曹輩試事相牽。久當就談。一快心目。明年弟亦買舟西湖中作無名漁父。不令烟霞板蕩丈能從我游乎一咲。

荅馮大叅文所

得報後日與友人遲候歸信。因伏几嘆曰。清風百世直道三黜固也。憐才如春風拂面。便消忌才如嚴霜一寒。透骨信哉。玄宰度馮先生脂車峭帆。行必接浙某獨曰。先生嶠崎磊落人也。且以一官爲桑下宿。以一路佳山水爲離下物。繫絆芒鞋。未知所至。度必不遂。返里門。今果然矣。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二十九

荅朱先生

雨歇欲放洞庭之棹。適接長箋。如快風走雲。先生胸次。何其浩浩落落也。知天之說。一時狂談。不意與知命尊旨正合。然知天之說。士大夫有安身立命者。皆能之。獨以知天爲知人作用。較是日前要着耳。弟嘗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此成字正指行藏而言。行不成其行藏不。成其藏爲不謀。故也不懼。故也。堯舜之兢兢業業。而謀

者有十六相。孔子之恂恂而謀者有七十子。則行藏之局成矣。先生高卧風塵。正是此意。世間膽大脚忙之流。豈能測真人之萬一哉。時方龍戰。非特飛見難。卽潛亦不易。徐文貞相公云。雨時便住。晴時出難。道人謀不勝天。請以爲先生謀。懼知命之助。偶藏丁南羽先生布袋。佛玄宰書。老坡贊。適在行笥。奉寄供養。一醺明月。對懃和尚大笑。尚覺世界猶寬也。

與康季修

秀州一別。兄如雪鴻無跡。弟若柵鶴孤踪。皆落落成蒼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三十

然老人矣。屢見海內交游。誦康先生誼甚高。文詞扛鼎。氣表籠霄。丞相掃門。將軍納履。大丈夫亦足自豪。豈向龜下。婦轅下。駒局。春半生也。昔年里中交知。兄所解衣推食者。俄且刻眉顰面。秋葉浮雲。無復歲寒交道矣。脫身去之。出爲上客。送爲文人。此曹且當負弩而迎。仍前就兄槽。櫪幾豈耳。人生五十。寧堪游堪病。茶鐺酒墨。歸與孟修共作。竹床夜話。何如。第未省兄三徑之資。能伴雙履否。恐兄大笑以吾爲不知痛痒也。弟五十矣。近况詳金粟家跋中。當今宰相公卿。且無完膚。何論處士。弟

無復世念。世亦不念吾矣。九峯之中。考室者四。恨不使吾兄見之。然花飯荷葉酒。尚能醉兄也。

答閔康侯

讀手札甚矣。康侯之知我也。昨一疏。弟已付之邯鄲。老人夢中。不謂尚勤賢者。商量上度。夫職高。忌盈。天道也。吹瑕索瘢。人道也。若使逗入此網。無論天人。交責。卽對妻子。勘覓。夢其能安乎。僕五十矣。去年白石山。已營埋骨之坎。樂天司空圖吾師也。此事已畢。便當付壽夭于度外。復問懸門腐鼠之得失哉。甚矣康侯之知我也。適由石樵真稿卷一 尺牘 三

與馮文所大叅

宗姪馳驅頭挫。步步半賜。非臺下賜之郵符。且僵仆道塗。作旅壑久矣。信使一至。老親幼婦。破涕爲笑。然始終得生還者。尚仗明公嚆藹之力也。伏接手教。氣誼斐亶。辭旨豐嫺。卽此一札。不肖亦得掛名大集中。千古而下。擬于拜牀握麈之末。豈直子雲之侯芭。仲宣之中郎而已哉。端州岩壑環異。綵筆所及。又增名山記一段奇話。弁州至齊楚而止。不若明公馳萬里之途。破五丁之斧。

與莊赤雉比部

能使烟霞獻奇草木。爭貴恨未得捧劍執匱以相從耳。往德祖歸。奉手札。布衣之誼。藹然嗣後。欲遣相候。念山澤談話。正如蔬笋。不堪作綺筵供養耳。臺下名世文章。龍霄氣誼。小憇南曹。作六月息。彼中不知見幾異人。得几昇書。僕五十矣。負鍾營藏。已無復朋從之思。蔗境彌甘。槐宮已覺。但多文字。緣未除。更欲閉門謝客。收召浮氣。付之霜降水落之鄉。不知何以教我。

答李少叅

白石樵真稿卷一 尺牘 三

某蟻伏林澤間。惟孫登草衣。袁闕土室。差了半生。卽明公爲千秋循吏。文苑中第一流人物。不敢逡巡求見。交遠游大。某實耻之。古人耻之。友人張博士歸。忽承雲天之翰。何從得此。國士遇也。年已知命。無復世懷。台下乃以經世許之。正如土龍致雨。木鳶御風。祇增具眼人破顏微笑耳。以明公建節括蒼。問津名山。完厓山龍湫公案。亦是快事。第居恒陶輿。不百里管榻。不十年繫絆。芒鞋橫拖拄杖。未審勝緣當在何日。

與熊邑侯

臺下宰邑四年，以飲水之清，瀉如矢之直，履屐得任重，門洞開，茲聞被召，皆攀車繫馬，願留使君，政如嗽乳小兒，去咫尺，則彌號遇，飢餒則投入懷抱，中可憐也。往者千旌賁臨，禮出鄭重，直指一疏，端發明公，又為多方描寫，宛轉嗟護，某未嘗有求于明公，而明公施恩于不報，此皆古人事也。虞翻曰：天下有一人知己，死且無憾。某今日非感死，即愧死，未省國士一腔血，洒在何地耳。自分五十年來，不能勑斷家事，縱游名山，又不能隱迹夷門，寄居梁廡，好奇畫策，前愧曾連，望廬及門，後慚王烈。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三

直人間妄庸男子而已，而臺下必欲邀以陳吳之故事，某嘗有云：寧為減塑之狂，徇無為增塑之中。行寧拙講學，無為學講率簡任真，永保元吉于願足矣。故忌盈瞰高，天道也。吹瑕索瘢，人道也。非實盜名，天人所厭。若復游大人交，遠張聲價，捫齊束帶，敵體明公，無論對妻子，勘夢魂，即琴臺雙鶴，且舐衣三嗅而去矣。堅守硜硜，不謂不謝。及今日而上下之交，兩無愧憾。第臺下上辭當路，下調郎君，心事如蜩蝶，而捐俸垂情至此，豈所謂逕同枯木朽株者耶。茲行也，臺下必且為名給諫。時事日

岐時局日新，區區鄙懷，俟前旌首途，當舞幢旗亭山色，間竹冠松塵一吐百尺樓上語也。

與韓使君

接台札耳，目心思兩窮之語，不勝嘆服。臺下留情民事，如此苟有一得而不以告者，非夫也。夫役原非細事，魯東坡與司馬溫公反覆專論役法，蓋小民安則大戶安，刑清訟簡而上官之夢寐亦安。今里排之役，以合縣計，以十年計，其關係利害非淺淺也。田糧派于各甲，則少而易辦，并于一甲，則多而易侵，且均絕均荒，貼田貼米。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三

上荆石王相公

乞教荒

近來天變異常，淫雨累月，自五月端午前至今六月既望，大浸稽天矣。詢之父老，言水潦之苦，有甚于旱，而今歲之水，有甚于嘉靖四十二年辛酉之時。何者？蘇松備處東南，地勢卑下，號為澤國，早尚可醫，水則難療。姑無論田事，即如早魃之年，屋廬不至塌毀，圩岸不必增修。

雜作經營。可以易米而食。雜草伐木。可以代薪而炊。今則通市如河。出門卽雨。鄰里不相往來。水火幾至斷絕。披蓑戴笠。倍添衣食奔走之勞。恐濕受飢。漸釀疾病。死亡之禍。此水之害。所以甚于旱也。幸酉以前。催科尚緩。風俗尚儉。民戶尚實。水勢尚殺。今則朝廷之會計。無年不增。閭閻之侈靡。無處不盛。百姓之財力。無日不消。風雨之惡聲。無刻不聞。此今日之水。有加于嘉靖四十三年之時也。且此雨在七八月間。則稻穀漸實。可以繫舟。而拾殘禾。此雨在三四月間。則秧苗未蒔。可以留工。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主事

本而救餘喘。今不先後適值其時。即使天色漸晴。而苗根已腐矣。卽欲播穀復種。而時氣又非矣。所恃者花荳花荳化爲朽枝矣。所恃者瓜菜瓜菜沒于草莽矣。獨有堤岸一事。男女老幼。以其日夜合併之力。或可恃爲僥倖。數日之謀。而霖雨不休。泥土易敗。築于此潰于彼。矣。成于尺敗于丈矣。况西北大風。不時起發。太湖蒼雲之水。滔滔東下。頃刻之間。頓至沒踵。則尚安有毫髮之望哉。京師財賦。仰給東南。蘇松小民。全仗耕織。如使旱潦節調。風雨時適。則百姓猶得偷其耒耜桔槔之暇。以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主事

從事于絲枲杆軸之間。今水變如此。舉家之中。非出岸田水。則守築河堤。赤足垢體。惟恐不及。尚有餘暇。及紡績乎紡績。無暇尚安從易薪米乎。薪米無所出。能坐而待死乎。死期將至。弱者不爲丐。強者不爲盜。盜賊四散。有司不三尺乎。三尺相約。則進退皆死地耳。又安所他顧乎。此言之可懼。可驚者也。爲今之計。聖君賢相。以蠲租爲第二義。而以賑貸爲第一策。則嗷嗷枵腹之徒。哀哀露處之衆。或可少恃以無恐。而勉強支吾。以俟朝廷現年破格之恩。例耳。今先生手握調燮之權。耳熟

上徐中丞乞救荒

讀書山中守分不敢輕謁。經月積雨。水沒秧苗。不獨爲生靈苦。而先爲司農苦。不暇爲司農苦。而先爲師臺苦。師臺當上下交迫之時。在飢民不能使之枵腹。而飽在主計。又不能與之空口。而爭千難萬難。何可言喻。但水災實狀。已核見聞。而道路喧傳。又滿朝聽報。災之疏非止百姓望之。卽京師士大夫亦望之矣。不審師臺有荒疏見示否。向年吳中不熟。全恃湖廣江西。今一聞吳下水報。彼處先已過糴。此販商之所以空返。而米價之所。以日踴也。米踊則富者閉廩。只待價昂。貧者望門無從。白石樵真稿卷一 尺牘 手

借貸田主不肯出資本。以急救佃戶。佃戶亦不肯出死力。以車救田水。目前有民窮盜起之禍。患冬間又有以荒作熟之錢。糧將來更不知費老。師幾斗心。血耳。懇乞師臺行文。江西湖廣及淮揚撫按。過糴之禁。一弛則吳越之米自賤。此通融救飢。目前至急第一先手也。師臺既有荒疏。又有隣省通糴文書。鬼神執簿而奏上帝。非太師毋福壽之一助哉。但疾痛困苦之詞。描寫得十分着。忙。僅博得廟堂五分動聽。况今視十六年實有甚矣。師臺限田所以救未然。報荒所以救已然。想今日台慈。

必先有籲天之請。決不使督人專美于前也。謹洒涕以聞。

答沈仲容

客歲辱詩。致命序。緣縣大夫以賑哺二事。日日數薪較米。作竈上老嫗耳。六月避暑避客。得縱讀詩。致渺若河漢。細若繭絲。乃敢操筆而敘之。世有儒宗如仲容先生。若使掌難者。按經詰問。不知奪幾十席。又若論經定配。昇日孔廟廊廡下。亦當虛一席待公。昔人謂易在蜀中。今詩在浙中矣。小序惟先生以刪詩之手裁之。

白石樵真稿卷一 尺牘

與尤郡丞

明公解郡時。適王緱山遺書爲訣。比五日。遂成古人矣。河梁之役。不及追送。楊人老稚涕思。真不啻神君慈母。而不肖硜硜自將。乃蒙國士之盼。惟有痛自洗濯。留男子面目。以見明公耳。春夏哺賑二事。分派各鄉。某承委天馬山。凡四十五日。每日二千餘人。米必潔白。粥必帶歸。男女老弱。各自爲隊。不喧不亂。粥完之日。每人賑米二斗。其遠不及哺者。總四千七百餘人。心力雖耗。幸不得罪于人。鬼大約以臺下光州之法。倣而行之。乃知仁。

言利溥。非虛語也。二麥登場。布亦長價。田野頗有生机。所愁朝士如棋。輓轡劫不已。杞憂幾恤。可奈何哉。

答韓使君

青邑目前有二事。水田無稻者。畝數不多。若造冊抽勘。則徵比之荒熟。易明。公正報役者。土棍甚眾。若先示不用。則沿鄉之索詐。可絕。此皆父老隱憂。敢附以請。

與韓鵬南使君

目前青浦水災。尚在可救。救之之法。有最緊二事。雖有大朋車不修。圩岸無益也。雖修圩岸不壩。小港無益也。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三七

今或救或不救。或築或不築。蓋為無塘長督率之耳。伏乞出示各畝塘長。以字圩之大小。分人數之多寡。鳴鑼鼓舞。倡率本圩。若待赴縣求食。水牌則已晚。其中更有偷力不到。眾勞獨逸。或唱言即車救。無益者。即係敗群。玩法之民。并示呈名。擒治。五月為瘟月。乞清一獄之繫。因以辟疫氣。五月為耕月。乞停一月之放告。以便救災。至于徵比限期。或量免一二限。蓋里排方事督率。而水鄉又非船不行。一面田中修救。一面城中申理。實難實苦。懇乞仁臺轉稟道院。行牌被水之處。清獄停告。免限。

三者施行而胼手胝足之民。庶得救死於萬一矣。書有捍大災。恤大患。社而稷之者。非明公哉。目當大浸耳。聽車聲一聲一淚。不覺饒舌。惟明公圖之。

上聶使君

雨晴水漲。父老皆云。百年來未有。今秧禾已絕救矣。巨浸無門。萬民如坐水牢中。水退之後。聚而求食。尚多隱憂。正如小兒痘症。又不知幾變也。撫臺移金。理應速發。五千事小。疑人事大。士大夫亦不復前議矣。惟斷而行。之至賑飢一事。一面處置銀米。遣賑地方。一面留至冬。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三

聞凍餒相逼之時。煮糜平糶。尚可接濟。三兩月若前去。後空不能湊手。又無計可遣耳。捨掠四起。祈望轉諭各屬。以堅事處之。防微杜漸之中。寓彈壓安靜之意。倘小民無知。拒傷一二題目。既大。撫輯更難。昔人謂救荒定變如虎。啣子輕則子墮。重則子死。真今日事也。明公為四郡指南。當路倚如左右手。焦勞萬端。故敢具區區布聞。

與朱公平函

往承入京時。特辱手書。溫綿美絀。惠深挾纊。曾附札于

心絃兄奉謝未省曾到否。世界如棋。此是常語。但滿盤
輾轉。劫何時事了。移噴轉怒。至及局外袖手旁觀之人。
則先生與陶石老是也。可嘆。乃知孫登笑而不言。叔夜
悶然而返。非出世法是。深于處世法耳。不風之波。臨眼
之夢。皆能增進道心。况以門下讀易高人。知命君子。當
之爲賈生哭。爲接輿歌。兩者安所取焉。弟空山無事。松
風竹月。不解負人。近者代分哺賑之勞。覺今年救荒外
無功業。利濟外無學問。陳郡侯以包龍圖而兼范富活
人之政。恨不一識之。門下助之爲德于鄉。尤勝士大夫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三

言。于廟堂也。深秋月白。或拏舟索晤。蘆花烟水。間共
作信風人。先生其許我否。

荅蔡晴符學憲

明公在郡四載。不敢私通一牘。離郡不半年。連得賜書
三函。又以水俸遠餉。古人下榻。孺子倒屣逢掖者。曾得
此遇否。東南大浸。稽天雨晴三月。而水進不止。此坐吳
淞未開。圩岸未築耳。吳淞者。非則爲婁江之下流。南則
爲黃浦之上流。吳淞既塞。如乾卦三連中少一畫。婁黃
兩頭不盡洩之水。不得不走入內地。散衍平田。合萬民

俱坐水牢。中秋風漸勁。饑寒并迫。乞貨無門。流亡無地。
非盜則苴。可勝寒心。台臺臨別時。惓惓以吳淞未開爲
憂。今言已驗。救荒典役。無如此策。朝廷若有賑典。留四
分之一。而又兼以顧氏之三萬。太倉嘉定崑山華上之
協濟。真所謂興百人。之工活百人。之命。興千人。之工活
千人之命也。次第修圩。其功亦邇。惟明公留意告之。當
路及今不濬。則吳淞永無濬期矣。及今不築。則圩岸永
無築期矣。江右司文。勝他省萬倍。不喜得門生。喜得人
皆堅忍嗜欲。慣習忠義名節。有胎學問有根。况以明公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三

爲之指南。躍金脫穎。又當何如。弟講學諸公。多重經而
輕史。事外無理。則史外無經。惟明公率先倡之。使門牆
之下。上者爲麒麟鳳凰。次亦不失爲虎豹。是所望也。

荅戴悟軒使君

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物必有所濟。兄拖水帶泥。
而心事如青天白日。比之口淨而身穢者。不同大約無不
可。與人言便無不可。與閭羅老子言也。王公欲刊未刊
之書。欲了未了之事。弟無書可刊。無事可了。直捷捷
乾乾淨淨。乃是解脫。奇男子幸兄以此謝之。兄東中行

三事。卽就事中調御役夫清楚錢糧之散出得實。得時役夫之調御不爭不苦。正如以此接衆高僧。則可以奉承上官。而過于節省。嚴于催督。則不可事到將完。越要加勤加慎。加寬。敢以爲百尺竿頭之勸。

與戴悟軒

弟看一切薄俗。比三年前。又一光景。上開口。次關門。前者常熟杭州。皆以書院相招。弟皆不敢赴會。非有異同。正爲賢人君子相聚一語之出。皆有關意。且縉紳多布衣少。豈可廁足其間。以招攀援之誚。偶于東余山洗石。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三

種竹。且愚夫婦生壻已築久矣。一健之外。不望他榮。一書之外。不望他事。但書坊所刻秘笈之類。皆僞以弟名冒之。念此曹病貧賈。不能救正。聽其自行。多有極可咲可厭者。弟之不好名。此亦足以見其一班矣。

荅費無學

某山澤無所嗜好。好林澗之游。家貧不能買書。往往手日抄寫。又無草堂資。日負鍾披剔泉石。櫛蕪沐穢。履基嶠而跡之。今買一舟。轉展避人。如老漁父耳。門下年未四十。選述巨麗宏博。通及百卷。卽楊用修王弼州少年。

度未能臻此。其必傳無疑。弟吾丈夫。方攻公車。言何不少。忍以終燃。蒸視草之業。驟括當代故實。裁成良史。使後世不恨二百年無子。長孟堅非吾費先生。而誰若樹笠荷衣。茅焦土窟。青山未嘗拒人。人自拒青山耳。英雄回首。卽是神仙。麟閣拂衣。何妨鷗鳥。願足下三思焉。

又

岩栖序。置之文苑英華中。不可復辨。其六朝初唐之最。乎秘笈。非弟書。書賈贗托以行。中無二三真者。此曹貧不忍督付丙丁。終當整頓。乞玄晏一言耳。欲拱名賢而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三

傳造次未能。會冬逼。志狀頗多子理。如貧女夜績。殊損蕭閒之趣。

與聶使君

台臺壽辰。不敢隨鄉紳同祝。茲以家藏桃源圖。少致鄙誠。一展卷。或不減河陽花色也。

復鄒丈

承手諭。兵道處。最爲吃緊。近趣澹生兄。再三解雪。乃知毫無成心。兩公手書奉覽。幸密示賢郎。驚弦中鈎。宜以爲懼。不宜以此爲喜也。擇交二字。卽風波不生。亦是儒。

者家常茶飯若今日彌覺有味耳

荅趙公子

古有遙聞聲而相慕者。以爲實語耳。今乃得之尊公與門下。門下不委序于通人而委之僕。此舍芍藥之和而以蔬筭饌客。將無爲肉食者所咯咯否。幸門下更調而組之。

與黃府幕

古謂凶年殺禮。蓋賓祭二事也。頃遭大荒。郡中家汰人。修賓筵羅列。倍于曩時。不敢復論。獨祭賽本郡城隍。刑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三五

牲焚楮。肅拜而退。其亦可以已矣。近有俚俗所謂太保者。祭畢之後。復用茗卜神歆否。或祭此神而卜彼神。或一祭不准而卜再祭。貧民無識。整借貸名。還宿願。實則累窮。蓋其弊有四。曰褻尊神。曰惑愚俗。曰妄費財。曰多殺生。此聰明正直者所決不喜也。乞臺下懇白府縣公祖父母。大張告示。但許祭祀。不許鑼鼓。太保入廟。妄言禍福。別生支蔓。有此等項。地方報官懲治。不惟神明之廟貌尊嚴。而小民省一兩日之費。以資荒年。一二月之糧。此尤正直聰明者必喜也。其事若迂。其救荒甚實。

惟臺下能爽然與不候相合耳。

與熊際華父母

某每念臺下國士之知。欲通尺一相候。如坐井底。無由自達。昨聞待詔者補曹郎幾百。聖賢豪杰如臺下領袖省垣。必能以冷眼覷人以熱腸報國。以聰明正直輔忠厚而行爲擊泚笏不爲擊蛇笏爲子房。惟不爲朱亥。惟語至此。想明公必鼓頤一大咲也。某無端被譽。亦無端被譏。今已洞白矣。年來以扁舟載書。往來峰泖間。無論儉父。卽家人罕得而跡。曾占絕句云。怕將名姓落人間。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三六

買得秋江蘆荻灣。几度招尋尋不見。釣舟雖小卽深山。此不肖近况。非以林澤自驕。蓋欲以此酬慰知己。小有安身立命處耳。玄宰已請致。自今真爲戲海鷗。第憐才右文。亦是昌朝盛事。趙綰數稱師申公。將無在臺下乎。

與陶石簣太史

先生身居金馬。心類木雞。非宿劫洪爐中鼓鑄得來。風雨名場。且迷于大麓矣。天懷師書經已竟。精血耗亡。粗留空殼。而又以口訥行方。戒珠之事。仰面向人。如上牆壁。不肖爲之經營百端。皆以遠方佛剎爲謝。歸橐蕭然。

颯若槁葉。可憐哉。賢仲比肩而升。經世則兩蘇。出世則天親無着。不肖不敢以世情賀。所喜兩巨人日月麗天。光明非淺。禹穴一塊土。又將爲洙泗乾竺矣。

復馬仲良使君

明公好士。傾天下客。僕道人也。一藤一袖。合老山藪中。春初承訂看梅之約。嘗語玄宰云。吾家籬落間數百樹。梅花儘堪傾白墮。絆青驪。何必遠游。以此逡巡而止。今冉冉秋矣。空谷獨坐。忽承手札。永俸自天而下。枯木朽株。何以得此于神交知己。自喜衡門之下。病不及身。賤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三十一

不執役。今明公又贈一萬酒錢。便可作月餘無求老人矣。前得桐雨齋集于不磷所。極新極險。此脉直從昌黎子美遡源而來。鬼賀惟全。那所驟乘。高文襄籌邊斷國。類李贊皇。恩怨亦差近之。第贊皇過侈。不如文襄之絲素耳。明公爲鄉衮表章一叙。恢岸博大。客見先生之詩。未見先生之志也。琬琰錄。弇州公排纘數十年。今明公指倅刻之一舉。而使弇州之目瞑。先達之骨肉。史官之手便。直河潤故人不磷而已哉。代爲稽首以謝。

與王遜之

昨見兩得溫旨。君恩浩大。此亦地下之所喜也。風波之世。約束僕童。早完國賦。爲保家第一聰明先之以幸富貴。濟之以寬古人。歷有明訓。此老姪所長。不待囑矣。

復閔康侯

其少狂。好談擊筑舞劍。荆卿隱娘之術。因家貧多病。不任俠。已舍少年塲。爲大人游。則腰領鬚眉。不任媚嫵。已讀竺乾柱下之書。欲躡影高山。訖命破鉢。則不任食色。約束遲回。偃仰年屆。知非漸老。漸實。惟有低首三村學。究中差覺無譽。無咎耳。吾丈何所取而先施及之。札中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三十一

數言。即使馮敬通。劉孝標。王無功。自敘自銘。何以加此。世乃有知己。寫照如康侯哉。反覆著述。無師之智。深踵之息。文人才子。皆拜下風。蓋其原本于經術道德。而以九家輔之。其必傳何疑。顧不肖無能爲康侯重輕。何如。何如紅葉黃蘆。或有舞棹逗霜月。而至者。小人某也。此時可得叩微雲館。作聚頭磕膝話矣。

與蕭象林使君

雪翁歸縷述臺下不去口。卽臨叩三朝相如。太白千金散客。未若明公風流文雅。無所爲而爲也。非仙令義俠。

斷不能破常格至此每聞弄珠樓勝韻恨不挾玄宰題詩楣柱間傳之藝林頃者東南水災七郡嗷嗷萬民洵洵若欲盡數請蠲大司農非大咲卽大哭矣如何如何救荒之事全賴振古豪傑非心熱不能救萬民而又貴從容非膽大不能定亂民而又貴堅重當今豪傑非矣而誰若欲俯采芻蕘當錄末議以進

與朱平翁

孟瑣歸知吾丈津津靡之牙頰頃長鬚至則琳瑯燦然矣狂夫敘瑰異快爽真百尺樓上語又百尺竿頭語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三

信風記爛熳曲折法度血脉無一非古人人間粉黛瑯刻者久矣曾見此等文字否吾丈當今稷契却欲分玄真子釣竿恐爲白鷗所妬雖然以此勸斷家緣推遠俗氛熱腸付之泉石冷眼付之朝市俛仰典墳保練心性何必擁呵張弛在手乎弟知命之年經營一墓酌酒封壙不哭而歌自謂陶潛司空去人非遠其他但追京僊曝高枕讀書而已松兒乃辱長者施以五丁之斧飾以七襄之錦孺子過望喜浮大宅感謝感謝

與項孝廉

袁字耕研以了殘日深山病道士祇堪與枯崖斷壁作觀顧心未灰者是中賢長者如兄耳季雅開士舌頰皆蓮花今與吾丈聯席壁觀僕喜從虎皮之末顧春來雪霰侵襲繭足不出戶未得望顏色飽聚花之論奈何

與蔡郡侯

某山澤之姿蟄伏螭隱不敢求通于明公遠辱旌顧之表宅旌廬重以栗帛卽北海之于正平原之于志和靡以加矣自覺四年間上下之交兩無愧憾未省烈士一腔血何日化報恩珠耳臺下重如山潤如河父老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四

皆能誦之至于清畏人知德施不報笑輦必愛履履得宜則某嘗竊窺盛養焉以臺下莫可親踈之品入江右名節學問之鄉揜瑕存瑜上可備梗梓豫楠下亦不失竹頭木屑知明公有具眼在臺下瀕行不能治裝聞抵官又復儉苦焚玉鍛金造物未必無意弟吳人區區去後思所謂曷飲食之非虛語也文正集序呈覽某妄謂中行不得流而爲鄉愿鄉愿不已流而爲鄙夫反覆范文正傳真狂真狷也故以此命序惟台臺教之

與聶韓二使君

天降時雨。花稻勃然。田婦農夫。含桔槔而就紗布。摘瓜茄而易薪米。又增一番活潑生機。皆仁臺子民之真心所感造也。昨見里排一諭。新者少。舊者多。主戶承役。客戶貼田。又且舉行均田均甲之制。此父老求之百年而不可得者。幸甚快甚。夫糙糧白銀。官團代里排之苦者半矣。今每畝除官甲團戶外。剩田若干。十甲均派。現年里排在官比較。其九甲在鄉分催。若派數錢糧不足。現年得呈某甲。某甲得呈名下欠戶。此至公至平。至簡至易之法。第其間更有民隱二種。一曰均積年荒田。一曰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甲

均無戶絕田。畝中有積年荒田。必十甲分之。不忍一甲獨累。賠糧所以均其害也。有無戶絕田。亦十甲分之。不許一甲占作已產。所以均其利也。里排利害切身。不攻擊而自舉。朝暮慣熟。不履畝而自明。得臺下先期示衆。聽官甲團戶外。凡餘田荒絕在畝者。不追已往。只在現前各自查出。各自派明。不過數日。而報冊燦然若指諸掌矣。蓋均荒均絕者。正均田均甲之精神。而以絕田之利償荒田之害者。又役米外之津貼也。千載一時。幸遇慈父母。揀荒之妙。惟臺下定役之妙。惟臺下。豈直利溥

億兆百世且指南焉

與錢懋毅

懋毅先生。自束髮已知之。不獨今日也。往歲病劇中。遠辱損書幣。以尊公詩選命序。比時槌床而呼。捫壁而行。無暇問筆硯事。今神革甫還。敢勒一言以獻。李廣射虎。飲羽沒石。智者驚喜。是石愚者悵悵。非虎尊公之序。不屬之通人。而屬之山衣田冠者流。先生得無虛發一矢耶。

復烏程閔康侯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甲

冬來奇寒。凍齒相磕。擁裘炙火。無處生活。文通交迫。甚于責進。因思古人冬餘之樂。祇虛語耳。使者至。堅冰在鬚。發信惶恐。卽時呵凍作序。差不辱命。門下著述。精而可傳。僕得附名千秋。但沙礫居前。恐爲金玉之累。僕老矣。銷聲遁影。願作空山掃葉。不可得。栖栖人間。如驚雀拱鼠足下。乃以平易許之。僕非不能奇。願奇者畸也。獨往獨來之謂也。若耦于父子夫婦兄弟朋友。耦則二矣。二則能奇乎。天地聖賢。寓一於二。寓奇於耦。觀于易而理燦然矣。弁陽老人周公謹。有志雅堂雜抄。有琴辛志。

松雪翁嘗画鵲華秋色一卷贈之。鵲華，齊魯之山。故公
謹有齊東野語承教并附以請。

尺牘卷之一 終

白石樵真稿

卷一

尺牘

四三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

尺牘

與張肅之司馬

二月有鬚僧持居士書至刺促索報。比時二孫皆病疹。俄作下殤。十年學道。未能洗拭哭孫之淚。已讀居士開山緣起。不覺慨然笑曰。劉處士鬻二女以畢雁宕之役。髯張欲賣姬以開爐峯險道。何其無兒女情也。吾過矣。吾過矣。雖然。此山去尊郡僅九里。造物閱之數千年。始落居士手。近代勿論。卽王謝諸公。最負遊癖。竟從輟鞋。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

尺牘

下失之。今日伏居士掃陳洗腐。出惡道險。真堪作開山祖師。顧弟所以重居士者。點綴亭臺。安立名字。無一點脂粉氣。亦無一點烟火氣。若他園位置。榜額。非攢眉則掩口欲穢耳。自來好事之家。輦石鑿池者。歲用衆以百數計。畚鍤如雲。邪許如雷。然而石不暇黔。木不及拱。或轉眼易他氏。或彈指而化爲烏有。先生者多矣。蓋園有三難。曰難成。曰難修。曰難守。復有四易。曰易費。曰易俗。曰易荒。曰易奪。以此三難。召此四易。總不如就山開山。爲佳。若因澤潄泉。因巖架屋。因勢剪剔。因境品題。山骨。

不斲山木。不刊山花。不貧山居。不麗山獸。不爭山賊。不貪如是。可以止矣。不朽矣。則吾張居士九里山是也。弟五十時。經營東余。穿坎作壙。爲容棺之墟。旁有餘山。雜布松竹。下有瘠田。粗設厨廡。但恨山水窘縮。貲力廉削。無能如居士重闢混沌。別置峨眉。以此讀緣疏及顧江寧諸詩。祇有嘆羨。俟居士宦成歸里。弟當堵節入山。率同志創開山居士祠于天闕之上。因正祭器。勅山僧摘寒泉茶。折元章梅。采越王蘭。以供居士。而檄髯張配食其旁。其遊客狼籍花枝者。擲之鷗虎軒外。與山君共之。

白石樵真稿卷之二

尺牘

刑花者。服上刑。張居士甫爲司寇。亦添此條例否。一笑。來教記叙詩。須親見此山面目。而後爲之。是邪。非邪。未暇於紗籠中寫照也。

與汪泉州

臺下借重名郡。友人縷縷述仁政。不去口。口碑在道。則薦剡在朝矣。貴治先達思弦李公。向守雲間。解郡之日。父老閉城相番。至獲譴以死。而人無悔心。陸文定四十年不入公庭。庭見太守。又大雨淫淖中。送之西郊。士林傳爲奇事。聞其家赤貧。伊子守分。幾于若敖負薪矣。幸。

臺下念此廉吏後一慰存之若指李公矯者非仇則妄庸人耳

復鄒愚谷學憲

次公夜光之璧不出家筭越四百里而問玉工不肖豈能復加珣玕哉讀公車文心精而綺筆膽奇而大不肖已識長者之家風矣自省何人敢當北面請叙兄弟之禮而敬獻蕝蕝以別大抵吾輩胸中落騷雅二字則讀書定不深心落意氣二字則交遊定不得力蓋騷雅既成新歡則舉業淡矣意氣若落故套則德性浮矣日前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東項東鰲父母

臺下暫返東山朝常如沸乃知諍臣論金人箴當參而用之中涓方取精于螭蚌而言路猶角勝于蟹觸非得臺下真君子者以正直輔忠厚以中立當雷同滔滔東逝之波孰挽之哉某伏螻寒蟬與世耗轉徙且昔年佩服間然之訓輒欲自放于松麋蘋鷗之末以是感恩負

知如臺下未遑通咫尺書乃辱千里而勤以翰言可謂黼黻烟霞丹青泉石某何人斯辱此非分倘得藉邀寵靈藿鹽麥飯不至作無義男子便可酬報萬一鞭策之私至于拂芸簡登蘭臺非特拙劣所不敢聞抑且北山猿鶴之所嘲也獻歲竹牕試香啜墨宛如對冰壺使者倉皇敬報空函祇有慚色

與韓長洲

十六日下春矣不宜詣門冀得解衣從緒風涼月間一談耳是夕宿舟次即往弔顧涇陽于梁溪今且峭帆東歸候入月秋爽再卜良晤爾時臺下方典棘闈如何如何朱修能詩品深詣秀雋極有書癖圖章故自餘技今從名公游如李方叔得侍子瞻凡可借芬處應不惜青蓮舌也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四

答鄒公履

今名士皆掇拾措束雖奇亦百衲衣非若足下獨運杼軸首尾千尺錦也關尹子云賢愚心愈明則交不睦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此非獨施之朋友寔家庭間混沌諧耳

復馮友

屏跡山澤。門外事皆付之洗耳掉臂中。得教始知有衣冠之閭。鄙人不敢與。亦不敢聞此中黃鳥聲甚佳。恨兩君不一聽之。伏枕初起。擬案草復。

東王季重使君

使君神明。真父母也。義田一事。全賴四至刺圖。令士民信服。而當路亦得藉此以杜好事之口。獨青谿一望。巨浸。視三十六年。僅留尺許。米價未昂。而薪價真如桂矣。每爲台臺籌筭出處。宜請養而遲補官。得雄以後。相時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五

而飛。今蠅聲鳩眼。尚未寧帖。卽太公健飯。催督上車。可以長跪請也。不肖結夏太湖中。洞庭暑可避。而客不能避。卽客可避。而僧不能避。卽僧可避。而詩僧不能避。項子桑上人遠顧。云與臺下外形內心之交。其詩亦清快。適與生平淡面鈍口。不解向人乞緣。茲以王使君如西竺。適軍多鳥。不惜定僧乞一羽一毛。然亦不敢望財施。惟以舌施耳。不肖五十外人。日求減塑。而四方以增塑求之。如何。如何。幸有以教。

答張太尊

自婁東歸。知台臺勘灾登山。不能率先父老。一致壺漿。爲之悵然。秋風漸勁。饑寒相迫。未省部議何如。獨念報荒之時。不得不以熟作荒。派荒之時。又不得不以熟補荒。以華亭槩縣論之。宜以東南之熟。補西北之荒。以松江槩府論之。宜以上海之熟。補青浦之荒。此全仰仁人公論。以先聲倡之耳。臺下捐美金祠烈女。又捐美金救饑民。表風勸俗。捍患恤灾。不獨倡義。更以訓廉。士民無不踴躍也。

答長洲胡使君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六

某蟄伏引硯。經之拙竊。從門生子弟間。讀台臺公車言。于子柔玄宰間。讀長安賦。于練川長洲士民間。讀訓民歌。此兩漢文苑循吏合而爲一人者也。夫目今時局。以爭殿之虎。而兼戰野之龍。以雌黃之口。而灑玄黃之血。惟有郡邑長得孤行一意。鳴弦而治。爲安單父。積功累行。爲許旌陽。公真其人哉。向者枉重草堂。茲又特頒冰俸。禮意稠疊。手書斐媿。恨紙衣土窟中人。無能効短長於明公。而禽鳥報恩之珠。烈士酌知之血。不敢自後于古人也。

與方公旦心

台臺爲郡司農不特官署如僧舍卽左右皆如退院僧今又居此冷曹人以爲不炎不熱不肖正謂此梅幹在冰雪中俗眼未及見花香時候耳當今中行救世不得狂亦救世不得惟狷者是向上第一路人然狷之有所不爲尙置之賢知過中則聖賢豪傑喜靜而不喜動喜冷而不喜熱可知矣台臺以爲何如

與屠赤水使君

久不奉清暉令人五內郁塞安得雕雲之筆霏雪之談

白石樵真稿卷二

尺牘

一淘沃之年來多病早衰閑關埋影如在井底中不復聞長安事獨念時局未定如越鴻楚駟先生慷慨滿懷經術貯膽坐令神鉤赤精匣而待老可勝浩歎雖然青山之業碧落之游丈夫亦可以豪矣往聞太夫人僊遊情愔未申至今愧死無地獨以百歲謝人間比之西池南岳亦復何遠敬附生芻特向祠中禮一瓣香遙致區區通家子弟姓名而已若後時之罪幸長者原而宥之又

前讀曇花記痛快處令人解頤悽慘處令人墮淚批判

幽明喚醒醉夢二藏中語也往聞載家樂過從吳門何不臨下里使俗兒一聞霓裳之調乎若近有新聲亦望見示懶病之人得手一編支頤綠陰中便是十部清商也

與許郡侯

臺下解郡時河梁照影兩無媿色者獨有不肖儒耳不意長安中顛倒一至于此此于明公分毫無點夫以父子兄弟最親而同床不免異夢以衆生愛憎取舍各別故也臺下第付之夢中囁語而已區區之私每欲一渡

白石樵真稿卷二

尺牘

江以謁明公入則拜床下相與理性命釣弋之旨出則從郎君腰弧騰騎縱獵而返相與擊鮮壓酒一吐胸中之憤今尙未能也年來爲先嚴卜塋經營一塊土辛苦白頭回視昔年烟霄鸞鶴之志轉眼漸成老翁第不敢作負義男子以辱臺下國士之知青天曠日實聞此言臺下神明精魄固自聖賢中豪傑必不久置閒地幸惟爲國珍重

復方旦心公祖

病中得台札及心問但未見北運便民書叙以此爲恨

記得先達徐文貞公云。凡國家之事。隨事而講。真講學也。隨時而習。真時習也。譬如臺下時。任在漕。卽向漕政中。搜括其利害痛癢。毫髮無遺憾。勒成一書。或告之當路。貽之後人。使百姓顯受其賜。而國家陰受輓輸之益。事功在此。學問亦在此。此思不出位之正脉也。天下而人人如台臺。可謂上不愧天子。下不愧所學矣。

與李本寧先生

往歲聞有歸楚之信。幾欲輕裝獨來。送別江潯。今喜客星炯炯。正經吳會間。使不肖後學輩時禮一瓣。香真靈。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九

山儼然未散也。大集出世震動天壤。如士林六籍。賢劫二藏。豈直奪五緯之光芒。濯三江之濤采而已哉。凡有血氣。莫不尊親。盛德大業。茂以加矣。江孺人傳後數言。畢竟揜眼。別改上呈。以副尊諭。北面知已。義等在。三幸勿姑息而貫之。享帚覆瓿。取裁惟命。語次不覺主臣。

復馮文所大參

客秋不肖出洞庭山。先生又將入洞庭湖。比時若使遂張楚帆。覺至人與人不異。閒游餘杭徑。山兩天目。登黃白二岳。又登九華。黃山草昧初落。潘髯輩眼中不若九。

華秀絕青蓮。多所品題。故是老耆宿耳。先生愛賞五玉。何減阿咸阿惠。履綦所至。賓從如雲。魚有龍。鳥有鳳。信哉。憨山。今之洪覺範也。塵尾相難。使人流涎。不肖妄謂講學之地。未免帶情識。粘名位。侈口而談。違心而應。涉世味饒。出世諦少。不若宗門老胡。無眼棒頭。尚能撼諸君子。十重步障。與三十六州諸錯耳。近者吳越之間。雖黃之口。玄黃之血。蓋焦龍矣。先生去鄉一步。便是上天。百尺去鄉一日。便是避世百年。俟異日而後知鄙語之非謬也。不肖邇來山中。除教子讀書外。百事不暇料理。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十

正洗手時。忽拜數千里承俸。買魚沽酒。便可作一月資糧。餘則有常山長老生活具在。以此謝臺下。并以此慰臺下。

復顧涇陽先生

先生之學。非特見之名節文章。寔見之朝野精嚴之踐履。如龍文五采。其外也能霖雨天下。其寔也。故不肖以龍德奉祝。非敢阿私。乃逡巡退讓。而賜之遠札。曷以交儼。仰悉大君子接引之意。真使人感不去懷。讀當下繹痛快直捷。而以史公之說終焉。本體工夫。一齊合下。即

鏡本明就鏡施藥。乃知以虛空爲鏡。以不染爲藥者。終落無罪。福無聖凡。無忌憚之知見。甚矣先生之真有造于世教也。承念及辰玉遺集。言之傷惋。初太原公得召。肯弟書謂辰玉云。人以爲錦上花。僕以爲雪上霜耳。今歿後一着果如此。弟之心事。惟問伯兄知之。可嘆。

與張丈

吾兄遠行。弟適在山中。不及奉贐。吾兄不驕不誦。而賢主人不忤不求。自是兩相得也。新官如入暗室。久而自明。但筆底留人。甚於刀上劍頭。上念鬼神。下念子孫。則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生路寬矣。所賴夏公長者。當無事相視。聞所治甚荒。覓得救荒諸書。奉脩採擇。或當路咨詢。或饑民仰望。智無百慮。愚有一得。活得一人。則一人陰德也。行得一事。則一事藥方也。乞細細批閱。與彼處地方可行者。標出。以示夏公案牘。送迎之煩。不暇編覽。精神線索。則友人事亦方便事。有便一勸。按君停訟恤獄。緩舊甲征。皆救荒大義。

與徐魯人使君

初謁明公。如見魯仲連。李太白使人不敢談塵俗事。既

聞新政。如程不識之兵。李光弼之將。刁斗不譁。旌旗改色。英雄意表。自是非常。昨者駕至山中。投以新詩。蘿月松風。竟不及握麈相對。清談清課。皆從山水中兩失之。將無造物者小爲嘲弄。抑更續後緣也。父母孔邇。快觀有期。正恐非時入室。不獨低頭。澹子明公庭鶴。亦將笑人如何。

上方二府

別後兩奉札。既即報謝。想已奏記室矣。北運仰仗仁覆。體恤調停。如良醫之救沉疴。慈父之護愛子。雖由清恕。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士

實出經綸。謝玄履屐。各得其任。孔明竈井。皆應尺繩。今觀台臺而知古人之非遠也。撫臺感服奇節。特欲激揚。而松父老欲築祠。淮上尸祝臺下。但恐北朝空席。并州無復有瞻衮之期。若不肖盼望福星。又以日爲歲矣。

與王復之

僕老矣。一生素志。已付劉伶鍾邊。此豈復有世念。年來病冗盆集。不能低首受書。蠹老螢乾。乞作曝背翁足矣。而婚娶未畢。時入城市。客來跡者。又復以著述相期。所謂今之隱几。非古之隱几也。吾丈文虎人龍。北斗以南。

一人耳。公車之暇。專爲眉山禮一瓣香。博覽宏肆。若使子瞻見之。且當把臂四學士中。僕何人斯。而當北面之禮。折心灑汗。恨不穴地以避也。士大夫正有二事。太上出世。以孝弟爲根本。其次救世。以舉業爲階梯。吾丈公車言。陸離精客。語語皆逐貧。請屏他籍。一意爲之。陰符云。絕利一源。用師百倍。敢以爲名賢知己之獻。謹奉玄宰真蹟。草堂雲氣不散也。

與張五鹿太守

黃穀老自海上入松。鑲述台臺三讓避熱之意。相與嘆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十三

服久之。而潞野冰蘖之聲。至今猶騰道路。即黃公有耳。寧不心折也。近丹陽王公。有新政。爲東南所稱。凡衙官不許輕監一人。輕枷一人。稟命正堂。有票方許。台臺若發行合屬。即他郡且將師而効之矣。其陰功可勝道哉。曹州學正劉允繩。孝廉中麟鳳也。不獨制舉擅場。即古文詞皆可選入木天。亦曾奏藝于大匠之門否。

與趙凡夫

我祖爲人灌園。不若僕得幸于趙先生。若使稻衣穀弁。日從寒山中飯。犢掃葉貴于王公多矣。吾友王丈善寫。

古佛盧陵伽。屠長卿贈以詩云。得錢散與貧兒去。只是焚香禮上清。就其品韻。居然人外。幸分梧陰一片地。小爲燕溫。何如。

答沈繼山

昔堯夫有言。善人未合。不敢急合。故明公爲青史中第一人物。至今日而始拜德門之床。納孺子之履者。以此非敢山澤自驕也。伏承享以上客。倡以名篇。即無短序。詩中已描繪盡矣。至于紀律森嚴。性情雋永。又浣花翁餘事耳。非久與叔祥商畧。以酌來教。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十四

答熊公子

往聞大父母之訃。友人陸伯生同不肖設位于郡城之南禪寺。率同志奠。敬焚一瓣香于位前。鄉紳士民如喪考妣。非獨爲知己哭。寔爲一縣哭也。忽承枉札。遠寄讀之。黯然。初擢臺選。海內方仗以爲言路指南。國是士風。關繫匪淺。尊公之清。天下所知。獨其渙群觸邪之念。百不試一。雖朝廷無福。未盡其用。然生不媿三光。死不怕閻羅老子矣。況諸昆仲讀書清謹。恪守家風。未了之事。後人補之。乞示行實。當爲大父母作傳。以闡幽潛。邑有

志國有史皆不可無此第一流人物也。但門下家貧道遠資斧甚艱。或遣一介持來。即可報命。且僕出入無時。兩不相值。千里駕委之草莽耳。

答趙同知

王公不下士久。不意于旌之重。紆訪委巷中。追憶老侯生。使人媿死。今征車前邁。行李蕭然。誰謂近世無范萊蕪。但無當路道眼人。格外物色之耳。承委四筵四箋。遵命塞白。某守硜硜匹夫之介。不敢通輦下書。見東里公。煩致相憶。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十五

答錢受之太史

自吾兄天蜚。輒有索書求見者。弟堅謝之。山澤老人不當通輦下之信。非分當爾。卽懶性亦爾爾也。賴兄眼中。有照膽鏡。手中有降魔杵。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多一客不如少一客耳。承諭讀書無暇。此時豈能終日終夜。鑽破故紙堆中。當記得少謁徐文貞公。云學而時習之。何義對以不輟。文貞云。如國家有荒事。卽就荒時查考。荒事如有兵事。卽就兵時查考。兵事如有大禮大獄。亦然。此真所謂時習也。至今佩服此言。受用不盡。又有因

文見道者。如送贈河南撫按。河南何事最急。如送陝西撫按。陝西何事最急。卽此類推。自然研究得切。考據得真。正如夏買葛冬買裘。畢竟比平時買裘買葛不同。若國軸之變幻。家鄉之紛拏。且端坐冷眼觀之。俠客之不如英雄者。俠客動而英雄靜也。英雄之不如聖賢者。英雄險而聖賢穩也。若置身靜穩中。卽鬼神造化奈何。不得。況目前餘子哉。

與許翁繩齋

已知齋俸入都。又逾年而得尚璽之命。爲之適然以喜。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十六

不喜明公初踐九列。實喜朝廷得正人力。尚未晚目前。朝局一似劫基。方始冷眼旁觀。以厚薄定心地。以躁靜定人品。以吉凶定事業。惟明公與陸思劬耳。某邇來十九。在山山上有生藏。山下有籬落溝池。負鍾種菓抱水灌花。蔬子弟有書聲。客至有瓶壘嘈嘈酒聲。但夜不能讀。細字伏臘有責逋者三餘之樂。惟雨聲差勝。餘不足爲明公道也。

又

讀鍾君傳及手札。明公心事灑然。且文中毫竅眉眼。颯

風欲動。明公不獨吏蹟品行。事事第一。即文苑諸名流。誰能爭席也。

答包儀父

四月二十四日得手書。蓋周伯孔使者捧至。伯孔以病中道反。賴此疾不至。疲于津梁五千里。風波莫看。作易事如此。舉止老弟何。不阻之。讀其時文詩賦。真天下奇才。僕勸其舍此而就業。為老親開笑顏。為朝廷出死力。可也。聞湘潭水災重疊。何以救之。饑民中亦有強民。真盜中亦有枉盜。更望大慈以濟大悲。大悲以濟大勇。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七

如勸借一事。可一不可再。可暫不可久。言至此。吾弟心膽碎。鬚眉白矣。饑民用威難而用恩亦難。威過則詈。恩過則驕。驕則挾官府之命。以要厚積之家。不可遏。又不可繼。勢必三尺從事。則詈者與驕者俱起。此處又當一斟酌也。

與包儀甫

聞吾弟由浙入楚。度可錢塘江頭一送。今知取道京口。路遙天熱。不能握談。悵何可言。弟出禮義公族。又加以數年道養。不扶而植。不雕而銑。無煩三祝矣。聞彼中士

大夫難處。惟不親不疎。乃處法也。聞錢糧多逋。不緩不急。乃征法也。使客若多。則打報人要遠。遠則可以逸待勞。地方若奢。則筐篚飲宴。要辭辭則可以返奢為儉。告示不當。早出左右。始終以嚴。示必當機。則事簡矣。嚴不罵詈。則人服矣。至于隨從諸人。防檢宜密。而衣食宜寬。上司之詞訟。宜先而自巳之詞訟。宜後。上司虛心請教。士子弗拜門生。牌票限期必銷。則不至妄行勾攝。囹圄不不時清刷。則不至獄底沉寃。祈水旱夜宿于廟。勸農桑親至窮鄉。商賈使之情通。同僚收之善養。假公濟私者。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八

民情也。節外生枝者。投狀也。已上種種。皆弟所長。但無倦耳。

答吳司理

台臺清真簡靜。事事古人。諸縫掖不敢輕投一趾。輕贊一文。蓋士風之正。實從明公指南始。某蟄藏草野。忽飛台札。捧讀環回。愧汗浹下。當念古之隱者。非避跡夷門。則寄居梁廡。今不捐不狂。有覩面目。故扁舟裹衲。投太湖山中者。百日矣。復嶺千尋。怒濤百變。松深竹冷。閨寂無人。粗以澡雪。悔尤退藏。浮氣台臺比之徐南州。則俛

不敢置對矣。

又

某嘗謂上下之交。截然有等級。鑿坏而逃者。類于近名。分庭抗禮者。似于越分。此皆非鄙儒所以事明公者也。承台札下。頌不勝悚汗。通番之禁。一疏于操臺。夫復何議。但久客潛歸。則砲矢俱發。掠貨沉舟。誰敢登岸。竊謂此曹奉禁以後。宜嚴其出海之防。奉禁以前。宜開其還家之路。沿海則張掛告示。浙直廣閩則通行文書。將來思歸之衆。與不逞之徒。決不至勾夷起釁。而海防可以自石樵真稿

白石樵真稿

卷上

尺牘

十九

答張高士

昨承早顧。適睡耳未起。不免帶吾家希夷。餘習長者不督過之。又以長歌見贈。獎許過情。汗且浹踵。迴風奏之。即松濤瀑雪。亦當避此金石聲也。夕陽曳杖。來聽黃鸝。請手斟。悟道泉酌。茗以謝。

答朱平涵先生

前者太原未晝時。射隼之夫。幾中海鷗。仰聞長者調護。百端。薇蕨無恙。遠惟機汜。學恭之訓。近佩名公囊括之什。業已穿壙山中。考室桑下一瓢。一衲。數與山僧逸民。往來陵澤間矣。盡道全身是盲。爲屢侍玄宰盤礴。小爲墨戲。何至敢應名公之求。先生聖賢豪傑中人也。社稷之擔。旦暮相迫。寧遽容鄉祭酒而已乎。

與耿使君

臺下治績。則遠高卓魯。談易則洞入義周。真本朝第一人物也。即在千里外。且當負笈相叩。而逡巡不前者。未

白石樵真稿

卷上

尺牘

十九

嘗境內見熊父母。詎敢越境。見耿使君。然布衣道義之愛。隱約流露於聞聲遙慕之間。雌鵲相視。桃李無言。其意味更纏綿深遠也。東南莫大於水災。西北莫大於建虜。畜艾徙薪。獨有起廢一着。而患得患失者。又恐爲異論赤幟。忠賢袖手。坐視淪胥。可嘆可恨。社稷重擔。行及明公。幸深圖之。

與吳懷野

明公孝義揭於皦日。取與嚴於秋霜。不居間。不苟得。一鉢一黍。尺尺寸寸。皆從惜福修德中來。此非獨里族學

校知之、即鬼神皆知之矣。今忽變產捐金、以佐國家緩急之用、豈齷齪小丈夫敢望萬一哉。近者吳公祖創收金山衛、州縣兵尊撫按、業已鑒鑒允行矣。乃聞明公此議、曾倡於南中、博謀於識者、其爲地方慮已久。今又聞即移八千金爲建立公署之費、且欲挺身經理、親爲督造、則大姓不差科、小戶不繁擾、差官不經手、諸役不破冒、一金可以當十金、八千金可以當八萬金、而事可立辦、何也。非吳司理首創不能發此機、非撫道按臨不能決此機、非明公捐金不能員滿此機。此天賜明公、以捍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八牘

三

沿海之門戶。又賜之各臺、以成明公爲范文、正不爲卜。丈夫也。夫助邊、邊塞遑也。遑海、亦邊也。與其獻之朝廷、爲太倉之稊米、不若用之桑梓、以爲億兆之金湯。事成之後、將吏軍民、報德報功、特祠血食、真名世大臣不朽之舉動矣。若夫擇形度勢、設官分土、此特出明公八面之餘、如視諸掌、守土者自當式廬而請焉、不佞非所敢與也。

與莊郡侯

我躬不閱、遑恤我後。此古棄婦之詩。若父母愛子、則不

然。雖當哀疾涕洟之中、撫摩赤子之念、決不忍頃刻忘。凡可以救其疾痛、去其呻吟者、非熟告之乳母、則縷陳之國醫、今郡邑諸大夫是也。台臺行矣、幸留意焉。

答吳司理

台臺審錄獄囚、責必減半、傳頌仁臺者載途矣。今幸院道一時輻輳、若議得金山衛分縣、則華上青可以造有形之福、通海商許歸、則浙直閩廣可以消未形之禍。陰功益不啻萬萬也。承論三書、較是史料可刻、蓋鹽臺前啟云、切于國朝掌故爲第一。目下窮冬、更有寒審事件、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八牘

三

創自周徐二撫臺、而未必及于後日。雖行自一方、而未必及于天下。諸郡不知、可如契審定例、兩臺特疏一請否。慈聖七十、將有大慶、乘此上請、度必朝發而夕下也。惟亟圖之。

復錢公

往玄宰閩還、僕逆之湖上、不意明公物色及之、徑徑小人不、敢攝齋束帶、抗同游客、僅一通姓名而去。客秋楊侍御垂顧草堂、重以餽帛、未展報謁、尺書相約、因有棲霞之游。近慚明公、遠慚僧明紹矣。茲承書貺、斐疊敦于

故交知已寔難感動情聽僕老矣塞耳閉口以度居諸
師孔氏之循牆學彭篋之觀井捧讀諸刻重以慨然王
筠云未見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
吾門者也其明公之謂矣

復李觀瀾

山中接教知客宦清吉橐中雖如槁葉所遇陳太守如
龍圖老子又如閻羅老子足下親侍左右亦不枉此頭
上烏紗矣百凡更加小心窮通有命雖官卑職小日行
好事道路有口上天有眼決不相瞞也若以貧爲苦即
白石樵真稿卷三 尺牘

復王而弘

明公不求人知而求天知此味甚覺悠長蓋眉睫政事
間皆隱隱躍躍寓焉久之人且知之矣丹陽治狀載在
萬姓往來口碑與曹丘生何與經云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故恤民之長豐年未必見德凶年則見之本邑未必
知恩他邑則知之頃者大則山東之搶劫小則青浦之
催科民情大都可憐也安得王父母百億化身分救百

姓乎茶亭乃腳踏實地功德更得速賜料理蚤一刻
刻之甘露也

與沈天生

包使至知老伯已僊遊矣痛哉一瓜三蒂已摘其二賴
兄仁孝一身支撐生死皆無憾然兄生者待哺死者待
葬千鈞一線萬勿輕擲於哭泣中弟以痛極先遣兒子
拜唁度兄稍強即過慰兄當悉分灸之痛也

答蕭象林

扇頭蘭花宛然子昂子固家風雲山外重進此三昧恨
雪老人不及見之大暑未敢謁謝當舞棹旗亭間相送
片餉雪鴻之跡復晤何期讀第二牘不覺黯然而矣

復王公

某蟻伏東海之曲如在陶穴墜戶中不能從海內大人
先生遊而竊於誦書知人事始知有天台王中丞此社
稷臣也已矣不可復作矣思中丞不得猶幸有明公聖
賢爲目豪傑爲膽者在第無從一聽風霆之談耳昨者
藉手記叙此酸書生語何足暢武侯汾陽將畧耶異日
建牙東南明公亦許其衣褐見否戴簿不修尺幅往者

死無敢收其尸。彼獨衣狐裘夜行，昇而瘞之土墻間。今輿還徑山，其肉身龕而不腐，皆戴生力也。明公於吏事外，曾物色否？

答徐景文

往者授經琅玕時，承見訪和氣搏掬，如攝春風中，不復知御史公八面霜威矣。頃承札貺，重以圖記見屬，竊嘆尋樂公昔以伏雌出贅，今化而爲三鳳齊鳴，六龍下食，大賢之名德遠矣。奉命勒記一通呈覽，非敢貂續都南，濠但愿蠅附徐南州耳。目下初凍，十指如懸槌，而又苦白石樵真稿卷二

復周伯孔

某屏伏山藪，單複負杖，如田叟海樵，鬚髮皤然，又類十九年海上子卿矣。老疾將至，不恨不見名山，恨不見天下名士。忽使者五千里授書，讀刻鳳篇，此公車中逐貧文也。讀秦淮竹枝詞，則劉白低首。讀三陵外集，則江陸捧心。讀花雪賦，則宋玉復生。子建未死，已又讀花源詩，爲僊爲隱，爲秦爲晉，吾不得而相焉。每得教語，如洞中流出數片落花，沿流窮源，朱霞青嶂，杳不知其所之，不

意晚年復作老漁遊入伯孔集中，嘻，豈其夢耶？包湘潭清真貞立，不妄許人，而書來獨爲伯孔推轂不置。即伯孔不爲陽鱉，而縣大夫以垂虹之線欲釣天下豪士，舍伯孔誰兩邪？扇頭投贈，泚顙汗背，北面之禮，尤不敢承。若公不棄，請返一瓣香作神交，兄弟可也。絹素塗抹，幸勿疥壁，使楚材遠笑吳俗幸幸。

與劉丈

弟書中不能作蠹魚，山中不能作麋鹿，而行遊天下名山大川，如鷗鵬之怒飛，又不如劉先生仰慚碧落，俯愧

白石樵真稿卷二

尺牘

三

白髭然，向往明公，却又如火中爆豆，不能按捺耳。吾丈隱而名噪，貧而奇俠，願終公車言爲經世豪傑，豪傑非劉先生又誰爲忠孝指南也？弟每與王季重訂渡江之遊，訪王謝遺踪，與劉先生草廬未審何時得果此緣，籬下懶夫惟有浩嘆而已。

答沈幼安

久不晤言，知兄閉關謝客，作董生發憤，不知花開花落，此吉祥消息也。僕老矣，怕生客愛異書，而剝啄未除，懊惱日積，且思拔花去草，以求靜逸，不識得此閒福否？花

瘦笋肥斗菴與石翁何不撥棹也。

與趙當世

海岳庵事。玄宰贊嘆不容口。即刻書像贊及神位對額。此真可以不朽矣。大約以蘇米二像刻石裝壁中。其下並列東坡元章。而以元暉旁祀配享。淨名齋堂額也。海岳庵門額也。梁昭明劉義慶皆王孫中才子。宜並祀北固山上。皆讀書京口。見鎮江志中。幸兄主張速成之。

復陳州尊

明公尚書第一人而不入木天。卓異第一人而不入銓。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主

地凡有識者皆爲不平。雖然其嘗有云美酒速飲而無味。積薪在高而先焚。有道者當不以此置懷抱中矣。向守硜硜之節。雖時稱婁江客卿。而不敢望見顏色。今旌旌過郡。又以山居穴處失迎。何麋鹿之無緣也。永倖特頒。出自夢寐。但行李匆匆。而念及至此。明公於冷人熱做。忙時閒做。賢者固不可測邪。

與顧冲庵先生

不肖仰止先生山谷所謂如慕古人也。乃勤手札。真有饑渴下士之誠。蒲團上腸冷如水。不覺爲感知熱中矣。

長江限南北。非丈夫語。僕不敢以江水謝先生第常葵先慈。匍匐草莽。明月之期。願言異日。俞君懸弧。男子僕閉門鈍漢。先生乃欲比肩而見之。得無以飛瀑望止水乎。誓墓頗堅。入林未密。即白犬黃犢。往往舐衣。惡其骨臭。何所施面目而謁司馬門也。雖然三寸尚在。當望見顏色。以畢終身之願。不能卜平原十日飲。領至人一夕話耳。

與吳先生

往婁江時。弟以寓公而吳先生爲客卿。蕭寺論心。高樓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主

把酒不意得此天涯同志。江干一別。黯然銷魂矣。嗣後忽得長箋。娓娓數百言。高誼薄雲。遠誠透石。捧次何啻面承。欲覓一便郵。而赤鱗白鴈。杳然無踪。茲遇故人劉宇成。乃知以尊公小僊之故。曾與定交。敢附數行。以候興居。往者讀南宮書。首查吳先生姓名。不可得爲之惘惘。累日。此朝廷不得正人之力。非吾丈數奇也。然造化有負于公。而公無負于造化。萬里搏風。卽六月息。舊鯤鵬耳。弟年來十九在山。小結茆蕉。雜蒔花竹。袁閔土室。茅容草蔬。時與山朋溪友共之。獨苦文逋相責。不能作

熟睡漢以此相愧。僕老矣，吳先生經綸滿腹，幸惜精養氣以待宇宙。擔子目今時尚可爲在。君子調其已甚之行，小人則化其未形之毒。太尉之祖無左右武侯之稱，無重輕。天下從此太平矣。丈其冷眼契腸圖之。太倉沈司部二子皆入庠。吳長卿名震元者，已中鄉榜。此皆江干送別人，并以奉慰，知必樂聞也。

答印泉施君

士固有同床異夢，而千里同心者。印泉先生之謂也。漢槎丈至，得手札，未省菰蘆中人何以受知于長者。今年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三

近六十不見生客，不與俗事。課兒弄孫，左絃右誦，逃虛而不能逃人。又不能逃文通胸中湛然如青雲白石，而未免雜以黃埃。乃知安身立命大非容易。翁考室深山，多壽藤偉木，坐管幼安之榻，漉陶元亮之巾，所畧遜古人者，僅青衫黃梁耳。世事不了如落葉，隨掃隨有心事。不了如春草，隨拔隨出，惟前思過去，後思未來，我復安在。而見在之我亦復如之。若著書之勞神，讀書之障目，不足爲有道語也。雙龍有緣，何日抵掌，非五百里賢人聚乎念之。

與王遂東使君

四月入太湖洞庭，名山大川，長林豐草，蔑所不有。百日後，出山始知有人間。每當怒濤粘天，明月掛樹，未嘗不念明公。明公頃者魚服吳門，亦當峭帆一至石門，不可無詩若記。及重陽後，橘柚更佳耳。聞太公健嗽，又已抱孫。明公萬事足矣。侍養以後，方可做家食。二年再商出處，行年四十，尚未有錄諸生者。以此相較，臺下何必于今日問腐鼠得失耶。某嘗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所成何事。蓋行有行之事，非謀與懼不成。藏有藏之事，亦非謀與懼不成。臺下在行藏之間，千萬與識者議之。老夷門所以報恩者止此矣。

與翁敏寰

弟之入山也，欲省交際以避喧。節宴會以惜福。此念與吾丈素心同之。山居雖狹，尚可靜憇。若酷暑時，則借重指示一清涼界耳。辱見招，不殺生，不嚴席，爲真率會，乃可。若禮意鄭重，何苦渡風波而稱衽衾客也。少將不腆，以定縞紵之交。

與翁丈

昨見惟心上人知翁有非意之憤。古聖賢當骨肉橫逆一味忍之。又忍而已。若一成訟奔走暑月。天時不便也。往來風波地利不便也。骨肉成仇。漸招外侮。人和不便也。也不肖初相見。以學吃虧。勸賢父子交淺言深。實出道義幸三思之。

與胡大叅

往年遊跡柳寺。青雀忽來。白鷗欲舞。竹林解帶。既清且和。先生真振古之人豪也。此時冒風暑。不能追陪。信宿上談王霸。下商釣弋。匆匆挂帆。渺如河漢。每讀環山記。

白石樵真稿卷二

尺牘

三

先生撫柯擊石。洗盞濯纓。不知誰惠。誰魚。誰莊。誰蝶。功名蟻戰。毀譽蜩鳴。博不得真人。壯憲一夢矣。頃避暑東洞庭者二月餘。長松限日。飛瀑如雷。盧橘楊梅。噉輒盈斗。恨不與先生共之。

復沈純父

天且暑。此時示疾維摩。正堪謝禰藏子耳。東歸十九在山。負鍾之暇。半爲客所跡。如出柴子。母鹿滾滾。草樹中僅撰數文。不足博笑。巨人在前日。畏日縮。非敢從也。

與張郡侯

台臺遠近賑荒。老稚感涕。適接秋麥。又得時雨。瓜茄大熟。客船日來。米價頓減。布價頓增。萬姓頓生。莫可言喻。此皆臺下夙夜焦勞。人事補天之所致也。目前只有開河塘長一事。合郡最稱勞苦。若差必歸于正堂。水衙不敢私撥。而豪家之討夫者。息矣。役必主于本。畝別區不得遠調。而泥頭之包攬者。絕矣。蓋泥頭倩人具呈。開河動經數里。畝民寫遠。挑濬包價。動及百金。塘長派之。該年該年飲之人戶。今歲不已。而復明歲。此河不已。而復彼河。不過爲泥頭飽溪壑而已。今當編審里排之侯。伏

白石樵真稿卷二

尺牘

三

乞酌議。永立成規。百姓息肩。各畝安堵。其功德真與救荒等也。此係民隱至急。敢附以請。

復李公開藻

追憶己丑冬。與徐孟孺會。莖涇陽父母。因謁臺下。於泚墅。今涇陽墓草已黃。而孟孺之木拱矣。彈指二十六年。朝野之譽誹苑枯。幾且百變。而明公當鄉衮秉政之日。省侍丘園。海內望之。若鳥有鳳。魚有龍。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某隱居教授。粗守故吾。曩五十時。即已穿坎作容棺之墟。旁結茆蕉。雜以松檟。視司空畝生壙。則不

足比之袁閔土室則有餘矣。三子一補諸生，餘習諸子。兩孫小者孩乳，大者四歲，已解捉竿逐雀。薄田百畝，餘糜粥釀酒，不愁罄耻。但苦學貧而多文，逋未若村童田老黑甜白醉之爲適也。吾曹山澤人，豈望他長，但日就蘭省平寔，便是安身立命。學問故海內正人如明公，久不通尺書，今翰扇先之，僭叙其草野近狀如此。

答劉公

自揣拙鈍，足了一生，不敢與名賢通一耗問。乃明公束帛緘素，忽飛幽巖之中，且以元君碑記見屬，不勝赧仄。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三

莊讀雄文，金翅插雲，玉龍舞雪。蠅鳴蛙奏，何以聲爲。門下清標飲冰，直聲如矢。海內屈指以顙望，賜環之報，嫩薇豐草，此不肖輩所私。明公安忍枕東山而釣北海。如元君二語，則隱然以宰官度世期之矣。白香山樂天行院，蘇端明紫府押衙，鶴背馬頭，原不相碍。門下負異骨秉素心，俟人間之殘局少完，則天際之靈槎可駕。某雖不肖，願順風而請道焉。

答揚州郭公

瑯琊報計人歸，知台臺拊膺大慟，并錄尊東見示真字。

字淚也。淡老云：生死不負我者，郭揚州耳。知言哉。易簣之後，家無餘財，只此一種清白，非特不愧明公之師，抑亦不愧名父之子。若使攬轡登朝，其激濁揚清，當何如也。但吳中風俗薄惡，台臺不惜牙頰于當路，護以金湯。目今羅雀之門，尤賴有昔日登龍之客耳。

謝陸文定公

承手書二帖，精神酣健，見于筆端。即少年不能員整至此，非獨可占壽徵，且以窺公教德，謹什襲藏之，永以爲寶。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三

與莊禹門

兄行時，弟在婁江，不得一送。及春始知之，意常惘惘。兄于將之歸，小試苴補，然數已前定，枯菴淹通，付之造物。小兒惟留心于利物，所謂一命之士，皆有所濟。兄仁者，自不待祝，眼前儘有無限好事，豈必三公九列哉。兄蘭淡溫三長皆備，獲上得民，不言可知。弟日坐深山，不異木石，兄勿念之。但彼此各留本來面目，異日相對耳。

復嚴天池

探梅時，得覩道顏，真錦衣許由，火食神僊也。擬回棹一

訪林居而堯子已入光福矣。田叔先生嚮往如天際。讀山林經濟籍。頗采鄙言。得無腥煙霞而浣泉石乎。適冒寒擁卧。未命墨卿。當草數言以副遠托。新詩描寫如畫。恨病中不及賡和。然已藉手作枚生發矣。

答王而弘使君

道樞至。捧讀善惡感應說。此三教髓也。明公借官修行。亦復借官說法。若解軍議。二百年未嘗及之。發之自今日始。卽部曹與臺察未嘗及之。發之自明公始。他郡邑未嘗及之。發之自雲陽始。今由一方面通行天下。仁言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三十五

利溥。豈不信哉。某嘗有云。出自己生死。是大豪傑。知他人勞苦。是真聖賢。今士大夫本分職業中。誰無善事可行。但不肯細心抽繹。親身體貼。如此事未免當面錯過耳。若明公誠所謂聖賢而豪傑者也。江南驛遞之苦。莫如丹陽丹徒。高岸如山。上下牽輓。非黑夜僵卧死。則雨雪凍欲死。炎日渴欲死。若得十里置一僧廬。夏施茶冬施薑湯。此目前第一方便事。明公倡之而募地方之善信者助之。或間摘有罪者罰之。可以不日告成。比之修路築堤。其功德萬萬倍也。蔣君謂明公酒色財氣俱無。

可謂知言。然以德論。非以功論也。陰功二字。願臺下日積而月累之。爲東諸侯立一榜樣。可乎。佳惠鄭重。水晶罐以承甘露。沉水香以讀異書。此神僊十賚中事也。何福以消之。

與許郡侯

陳子有入晉欲附入行。不果行。忽承水俸。娓娓遠札。發自藥裹中。環回研味。意中惡那能有此。此非賈勇強授書也。某知命外。蒜髮齟齬。衰相都見。每念五六十人。以飲食生元炁。所得甚少。以元炁化飲食。所傷甚多。年來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三十六

入山。量腹節口。止博得一活勝人。但未能紙衣鉢杖。老不入城耳。玄宰翰墨日貴。亦日間。章公覲三子清審貞立。能文章。又攻詩。二孫並作秀才。清白不負人如此。唐長公子猶布衣。鍾封君貽書訣親友而後坦化。亦由胸中尚有老農風味也。去冬旱。今春夏木棉花至。四十五文錢得斤許。田家終日洗手堅坐。如歲朝新婦。俗呼爲少年荒。民間大袖尺八寸。腰間白練帶至三尺餘。甚有寫詩畫者。士民不揣良楮。試少却。昇神明投郡閣前。蜂屯蟻聚。數日乃已。山澤之癯。只合閉門面牆。不忍見此。

咄咄事。琴川東林招講學。謝不往。知者以爲畏大人。不知者恐以爲遊大人也。今涇陽遊岱矣。比教飲悉近。故附及之。台臺居家如管寧。居官如伯夷。至人所居。頑懦自別。豈必故鄉方是鄉。顧明公勿復以薇蕨介懷。玄宰雲山。酷得米虎兒筆意。奉供清玩。明公病後作書。甚難。某病目報書又難。數千里欲覓續使又難。以此三難。并在少日。吳兒雖缺石人。寧免國士之涕。

復周丈

向承見訪。恨不能信宿仰攀名賢。所委肖翁詩。旋附一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三

律。顧此何足煩。貺姑付之。百花中作。櫻筍會耳。久盼夢蘭消息。昔聞之陸文定公。男女止服健脾藥。萬物皆生於土。勿用殺劑。恐傷元氣。此言極正。而有驗者。敢以此効螽斯之祝。

與王季重使君

往劉仲熙渡江。曾作八行寄之。度不作無情魚鴈也。明公將父弄雛。天以完福。相贈且約束鶯花。平章風月。不復向長安塲索髑髏。熱血擁書南面高。則壯牕始知九萬里之飛。不如六月之息也。明公青溪諸政。正有遺思。

峴山片石。不肖自當代爲父老揮涕。不敢忘。不敢後。但以明公千霄限日之材。而與勞薪積薪同事。世誰有剖血以明王先生者。言念及此。未嘗不爲真英雄墮淚也。方今浙中強人意。然已開報復之門。不無隱憂。戰勝而不與同賀。後日亦不與同弔。尺蠖潛龍。皆明公綽綽餘地。屈伸寧在眉睫哉。不肖山中築一椽。半匝溝沼。驅率兒輩。莠草種藥。一習墳史。此外惟閉戶飽睡。東坡所謂除見道人外。皆無益也。

答翁生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三

貞復來。道弟比常識見甚進。舉動更端。比真享福之器也。而祖以勤理財。而翁以靜處俗。弟又加之。以讀書。則聰明日開。可以愧世間俗子弟。加以積善。則根基日厚。可以達意外。雜禍。機如是。而游山水。嘯風月。真地儔也。但望操以小心。吝以益友。如松栢。彌老彌耐。風霜此非獨弟今日始。即賢祖父亦相與安享。于無窮也。僕山中苦客。三月一病。幸而無恙。若藏經到日。乞一報。當與玄宰共作記勒碑。以代壽文。目前筐篚。尚未敢溷致。令祖意。蓋有所待耳。聞藏閣。德門一力任完。好善如此。六十

功德勝于尋常佛事萬萬倍也。更聞宴會俱不殺生，尤爲有見。幸推廣此意而行之。

與李貫之

存吾兄至知。文耕讀甚樂。古人非遠，高士無奇，但一味真耳。弟鏡霜蒼蒼，百無所苦。苦客苦文，通恨不入溪山土室中。蒸梨斫木，作一無事道人。顧天殺未解，達慚李公矣。新結草堂三四椽，于白石山，欲藝名花，性不喜賞。燈種壯冊，皆金屋紅綃事也。聞兄有極紅西府海棠，及奇梗海棠，能見惠否？人老樹小，東坡翁見之不覺一笑。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三

答王而弘使君

二殤無罪，罪自祖作，乃承明公貽書遠憫，感涕不可言。吳中解軍，往往雜黥里排，不知祖宗良有深意。如一都二都中出軍犯，則差一都二都押解，一則爲其平日不能訓戒，一則爲其臨期不能首呈，以致釀成凶惡。貽累地方，此亦地方與有罪焉。故以本都人解本都軍犯，蓋

面貌相熟，必無替身投到之情。情意相通，亦無道路難爲之弊。後有潑賴行兇，好訟好鬪者，亦不肯互相容隱，以致貽費往來之煩。此解軍中默寓保甲法也。今貴治但黥本都乎？抑黥別都乎？若申爲定例，通行各邑，則別都既省橫差，而本都之父老亦首肯心服矣。

與蔡郡侯

向有一書謝復，不至作洪喬沉浮否？當今朝紳如沸，士大夫寧爲積薪。母爲勞薪，寧高不着之棋。母爭必着之，却舍冷眼以觀人。蓄契腸以報國。其他無可言者。江右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卑

有地師時過雲間，極稱臺下造士至公至明。又敏又確，士論推服。大恨得師之晚。松人爲明公勒石去思，皆以碑文見委。某力辭不敢當，而徵文甚堅。正如繪造化者，難爲工，但肉食者未必知，而知者乃在藿食人，無能重輕明公耳。

復馮文所大參

七月初六日，山中忽接手書，捧次感歎。吾松士大夫風俗一變，非求田問舍，牙僧登堂，則請托居間，吏胥入幕，誰念及枯木朽株，而勤施于數千里外者，惟台臺一人。

而已。人生知足。豈能作終歲計。但檢料三十日粗具生計。便可作一月無事道人。酷暑中正。與田叟鄰兒刈竹。爲竿。剥欄。爲拂。隨陰轉徙。釣魚濯足。以爲樂。而明公之賜適至。豈復更問。結夏資糧哉。近得本寧書。挹獎太過。而明公復有上品之目。虞翻知己。某得其二。惟有集木履水。以故吾還臺下耳。某嘗致書相知云。當今文苑耆舊。惟華亭雲社及金陵而已。二三碩果。中具無限讀書種子。何有右文之時。而使馮先生不登九列。將來後生輩得無抹殺五車十乘乎。念之念之。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聖

與許仰亭

某山冠田衣。不敢通京洛書。即父母孔邇。而久疎訊候者。止于分也。台臺清嚴。久負建牙吹角之望。異日衮衣自東。率先竹馬。奉迎江南。臺下一顧布衣。于蓬蒿間。使鷗鷺狎人。猿鶴歛戶。是所望耳。漁家圖一卷。海上烟波。宛然几案間。并附博笑。

答趙彥中

尊使至日。即開仲挂帆之日。心緒甚草草。賴澹生調停之。世恩圖。兩人正相度。此必幾爲子虛。而賢者搜得之。

得教果如料。弟兩日爲搢臺報書。欲輕舟入山。見訪山澤。何堪此契闊。不得已入城。託一二相知辭之。以此未得作詩。鶴來館會藝。皆梅檀香。而臺下以如來說法。自當攪山河。都放光明。正付兒曹快讀。非久小暇。勉搆數言。爲據紙之導。近見齊君求文。極靈極尖。恨不使仁丈見之。今寄送覽。閑仲亦爲且駭且走。世固有真飛將軍也。

答崔鹽臺

台諭列卿傳。反覆諦觀。蓋其中有幸不幸焉。或以墓志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聖

行狀收。則全譽。或以野史採。則多訾。或以實錄書。則譽誹半。如萬安張祿焦芳之類。其罪惡灼然耳目者。宜晉原文以爲世戒。此不必諱也。如楊公廷和。顧公鼎臣。王公忬之類。子孫不能受。名臣不能堪。此爲賢者諱也。此書刻自明公。則凡經關陝之先輩。尤當斟酌。此爲親者諱也。其他說字浮句。則正之。別有見聞。則增附之。一人而見數衙門者。則削去之。削去幾已及半。僅可得三十冊餘而止矣。不惟便于流覽。而且省于刻費。此皆擇三五同志。齊集一處。彼此換閱。而某又從中一一商畧研

勤勞使毫無遺憾而後即安。此乃仰報台臺委托之苦
心耳。

答韓求仲太史

往承魚服入山草木皆有清華之色。恨不能絆晉道駕。
又恨客衆不能吐衷懷。待言而盡者亦非真相知也。
鈍菴粗有頭緒。幸勿式勿橫樹無位置。石無經營草草。
數椽落落萬卷不特坐者清涼。使入此齋者不覺逗水。
壺中可以謝客。可以避世。想仁兄胸中已具睡鐵。二老
人風味不使泉石衣繡着粉飾黛耳。以仁兄之冲淡。奏
白石樵真稿卷二 尺牘 聖

答費無學

朝論之不爭餘無以祝大賢矣。
細讀家訓。因傳示同好。皆以爲顏柳不吐之語。豈必二
藏經作濟人實筏哉。大抵聖賢能事。天故能回天。豪傑
能事。人故能使人。以足下而欲北面僕。真田將軍神道
設教耳。寧不愧死年來如古井之波。垂枯之柳。一切世
念皆已抹撥。避客峯。柳客跡之轉。避家居。病跡之男兒
安身立命。寔無地着脚。足下不貧不病不俗不朽。亦足
以抗顏人間矣。

與包心絃

吾兄入深山真如雪山修道時。不知更加何等精進矣。
新作千萬寄數首見示。近來文字只是靈之一字。盡之
寧國有齊君求新做三十篇文。真使人躍舞。大都不欲
放膽于文。且欲放膽于理。武林新刻張無垢橫浦集。不
可不讀也。何地無才。吾兄得二三奇門生否。就中極有
才而貧者。幸爲一提携之。世間惟有克己可以養人。服
人餘無他法。賢子廉明遠布。雖以累荒積逋。然寧負俸
不負饑民。其借單一紙意亦甚佳。但恐米不足而借者
多。可奈何。或借而又借。可奈何。或荒而又荒。可奈何。或
前官立票而後官不追。可奈何。或指名多米而實廩中
空虛。可奈何。思害則知利矣。幸兄便時一寄語之。

謝送英石

青芻白餅。慢去賢者爲歎。頃損米家石。病子欲躍。但不
能具袍笏拜耳。何時再顧。與石丈人同一話也。

與王青谿

瘡後苦欲買參。適接厚貺。正如病蜂以花爲檀。越耳臺
下赤誠步禱。又復念山澤之癯。慚愧感激。又百倍于平

目矣。劉生窮絕。其文妙在水中。擇乳空外。轉身不衫不履。不入作家伎倆。真逐貧文也。人心不潤而燥。俱有炎上之意。妙哉斯言。勿謂天高地以上。即天也。勿謂鬼遠人以外。皆鬼也。臺下億萬司命。如此血誠。不化為霖雨乎。比聞停刑釋囚。皆在契審前。先行之臺下。無慮帝且鞭策老龍矣。別諭云。里胥車肩不暇。臺下姑緩之。何如。

與蕭公觀復

僕知先生久矣。不意今始見之。竹徑欵扉。柳陰爭席。每當雄談之處。明月停輝。浮雲駐影。退而謂二三子弟。西

白石樵真稿卷二 尺牘

聖五

湖靚媚。賴此英雄。一洗粉澤。無不大笑。以為知言。邇來大雅道喪。游名大人者。如飛鳥投兔。面目可憐。某氣誼男子。有求于先生。而無求于今世。念先生旅邸閒寂。特此相訊。非敢以俗態進也。

與錢公機山

司馬溫公云。立心清。恕而體質穩重者。乃福德貴人也。則吾丈之謂矣。開卷有益。積善降祥。此八字。弟常以此自勉。并以此告知已國朝名臣言行錄。及宋朝名臣錄。當日置案頭。以善養人。則自無異同。以豪傑自待。則自

然同中有異。望之望之。表第某押運漕舫。此職業中之認真者。倘部糧交割時。或意外督責。例外雜費。仰祈鼎力。惟兄之清能感動人。惟兄之恕能體恤人。垂青推赤。不特借愛于桑梓一線也。昔徐文貞未當國時。每遇同鄉親友公事至京者。有求必應。有謀必忠。非獨受者卿戚。即故鄉同官者。皆以此轉薄為厚。化疎為親。此中真有深味。弟年來踪跡半在柳橋間也。

答熊使君

一年未得明公書。如久不就君平卜。不向龐德公語。適

白石樵真稿卷二 尺牘

聖六

接手札。喜而復嘆。嘆而復喜。嘆者。長公三雛攫去。喜者。明公寸腸如鐵耳。以宣尼而伯魚。天文王而二叔。誅二叔宜也。伯邑考何罪。帝閹無虎豹行。當續天問問之。雖然。明公尚平之累已去。其四庸何悲。異日立朝。笏擊筆誅。無復纖毫兒女顧戀。當自此始。若竹成行。柳成陰。倘未是明公向上事也。不肖心灰智訖。不願得世名。并不願得遁世名。收召游氣。約束老骸。但朝習士風。如奕爭劫。奕非國手。劫復連環。奈何哉。春夏官餽哺饑。不肖冒事天馬。矢神誓衆。哺者五十日。男女凡五萬有奇。二麥登場。

菜改肉色。此明公儲粟以待後事者之明驗也。畢侯清
靜。惟畫一是師。不孳不盜。敢忘明德。

白石樵真稿

卷二

尺牘

聖

白石樵真稿卷之三

尺牘

與錢抑之太史

吾兄鄉會二番。未滿弟望。入對哀然。使古人吐氣。但恨尊公不及見此。聞報之日。知兄必喜極而悲也。吾兄志在忠孝。不在溫飽。此弟所素知。且賦性介潔。稍而不狂。朝野得一正人。所關非淺。彈冠相慶。又不獨在兄矣。衙門官級。元是雁叙。而推非蟻附。而上安分。即是安命。做人即是做官。愛惜精神。潛求經濟。昔之擇交在論邪正。今之定交在論吉凶。何在地之厚薄。是也。舉動之踈靜。是也。不受投靠。易不受門生。難立朝之脚硬。易處家之耳硬。難簡通賓客。易禁絕荐書。難使門庭如水。易使族如寒峻。難此須吾兄令弟令叔。迥相約束。檢括使斗大武塘。卓然有三麟三鳳。爲全浙人作榜樣。乃不負數年前辛勤燈火之力也。近來看得文史。莫如文苑英華。詩莫如詩紀。閑時一批閱之。蓋爲其厚實中有藻績也。其餘名相文集。希一留意。見儀甫并望書此示之。

復李九疑

今長安不獨戰場。幾于骷髏場矣。足下侍親課子。親高壽子。高科皆可必也。取廉於世。自不得不取贏於造物耳。方生持古硯不能售。僕念其扶輓之孝。以三金與之。貧措大太迂濶矣。桂風。滌香。卽日奉賀以悉。

復米公仲照

先生身居輦轂。而避世類東方生。書類旭素。書類董巨。類輞川。好石類襄陽翁。而詩若文過之。此古人也。心口自語。何日得見米公。相與拂拭尊壘。調伏瓠墨。作數日世外之談。而老不出門。怯不渡江。計惟有衮衣自東。乃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敢擁褐一見耳。茲者忽墮遠札。比于神交。石卷大奇。卽造物役。猶不能刻露至此。神仙有十賚文。此天賚米先生也。草草數語。雖未盡描摹。石亦當不叫屈。承寄筆窠大書。及山水挂幅。懸之草堂。覺風霆紛來。日月重朗。非止吞盡目前諸子。卽南宮筆法出現。未必有此快心也。傳示子孫。永以爲寶。茗壺一具。出自名手。裁布一端。聊存縞紵之意。

謝友人惠芥

唐突風月。遂爾疲頓。賴庇已覺眠嗽無恙。承念遠將新

芥恨不得邀翁綠陰黃鵬中安排湯社詩壇共一茗戰也。

答錢抑之太史

風。驕。雨。橫。物。價。翔。貴。無。荒。之。名。有。荒。之。實。而。家。汰。人。侈。習。為。故。常。管。仲。云。貧。國。若。有。餘。非。有。餘。也。嗜。欲。多。而。民。心。躁。也。今。之。謂。矣。民。間。外。盈。而。內。虛。朝。廷。內。盈。而。外。虛。此。病。正。相。反。亦。正。相。成。可。嘆。可。嘆。梅。道。人。墓。此。武。塘。面。上。眉。得。吾。兄。與。令。君。弟。除。群。穢。點。綴。精。舍。一。坏。之。土。不。置。落。市。兒。牧。豎。手。此。老。片。紙。價。值。餅。金。而。骨。白。草。青。幾。不。若。不。識。字。人。丘。塚。可。咲。更。可。憐。獨。生。平。未。見。遺。集。往。于。項。氏。卷。素。間。曾。錄。其。一。二。載。妮。古。錄。中。此。外。寥。寥。兎。角。矣。吳。令。君。弟。所。延。慕。第。恐。褰。裳。而。庭。見。之。無。論。雙。雀。紙。衣。覺。有。羶。氣。將。無。為。梅。道。人。所。咲。經。營。位。置。鵬。材。之。日。當。送。何。郁。二。工。至。也。此。事。賢。者。作。創。更。須。酌。人。稍。為。貼。助。弟。當。任。碑。記。而。玄。宰。題。墓。門。之。額。亦。足。以。為。高。士。結。緣。何。如。吾。兄。錦。旋。三。月。尚。未。入。郡。城。如。此。幽。冷。嚴。重。清。風。穆。如。麟。鳳。之。祥。以。其。不。見。故。也。吾。兄。之。謂。乎。

答許無錫

梁武云江南卑濕四十早凋如此黃梅信轉思入定耳昨惠扇頭詩畫雙絕使君隱德甚多此其一也俞本之感恩真望恩淺夷門老矣何以振之惠泉屢以口業相累幸在君子之交不煩水懺笑笑

答馮文所大參

台臺遠旋未及操斗酒緩拂纓上塵卽承頒書損貺非夢寐枕漱豈能便及鹿豕人感切感切讀餐秀樓記使人神爽色飛而文弱之作特為奇秀雖百儒何能抗衡還倚名公五鳳手壓倒之耳耳臣辨謗錄腸最熱心最

白石燕真稿

苦而辨才滾滾甚核耳臣猶子也不肖則小友也竊謂先生為當今第一者舊尊宿豈爭兒女子嘈嘈口舌此不屑辨吳隱之在官不携一物周伯仁大腹可容數百人此不欲辨自古雪謔訴枉之箋讀者半不讀者半解者半不解者半此不必辨耳臣以書生居而無事不替無言不酬事涉藉藤藤嫌同瓜李此不可辨蠅耳正青鳩眼尚赤或挑彼堅白之鳴決我玄黃之戰或推淵未已下石隨之亦古今邾郚者之通弊也此不當辨贊高皇帝命宋劉諸公撰閱江樓記多不稱旨嘆曰徐淑妃一

婦人耳。唐文皇欲征高麗。能上書極諫。今紛紛撰記。而無一人以諫止者。何其不愛我也。伏惟先生勉思鄙言。姑賜停寢。乃不肖辨謗錄之真蹟耳。高明以爲何如。

復陶太守救荒

目前百物踊貴。而米尤甚。大約禁搶第一。平價次之。蓋此曹胆不可使大手。不可使滑。若始則搶店。家繼則及典戶。又繼則及縉紳。末流之漸。必至於此。此起於榜帖。街衢尅期聚衆。衆之所聚。勢難禁遏。遠近効尤。遂指以爲輿情。爲公憤而實二三橫民爲之首倡耳。伏乞大張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五

告示專禁搶奪。則人情不至張皇。此近憂亦遠慮也。又竊計松郡之人。鄉人耕種者居其七。經營生理者居其三。游手無賴者不及一分之半。若有田之家。照管佃戶。佃戶種田一畝者。借與工米五升。及冬同租還納。此皆舊例。原非創設。特以近日米貴。并工本亦不肯借。而緩急無可告臺。示曉諭。則佃戶可以藉口。請門而田主可以委曲。應付。是十分中之鄉人已救七分。其餘經營生理者。不難生活也。又有各報積米大戶者。徒增刁民索詐之端。無益於事。吾松錢糧有官甲爲貴者。而設有囤

戶爲富者。而設其田畝載在冊籍。一一可查。按冊有田千畝者。糶米一百石。有田五百畝者。糶米五十石。平糶及於富貴大家。而不及零星碎戶。似亦法之可行。示之必從者也。又五月爲農月。爲瘟月。古人有洒掃園囿。洗滌柳柵者。伏乞行文三縣。清理獄囚。造冊繳報。既可生全民命。又可挽回天和。亮台臺仁同覆載。必切如傷。謹此稽首以請。且復明問之及。

與章使君魯齋

前讀台臺復變役書。言言破的。踴躍不容已。近議擴城。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六

此真君子容民蓄衆之事。不肖愚無知。亦少有所獻。上揭題疏。全在題目痛快。爲主。此擴府城。非縣城也。蘇松最稱東南壯郡。而松城之隘。去蘇遠甚。若以府城爲題目。則錢糧可以協濟。督工可以分委。大戶役夫可以均差。華亭王其半上青助其五。而事有端倪矣。鄉衮之議。尚未及此。故敢陳其區區。

荅楊鹽院

某老拙章句。自屏於海隅山曲間。編蓬拾橡。教授諸生。以安命守拙而已。忽承永俸瑤箋。超出常格。至於搜采。

昇書傳示同好。管葛非咨及寒人。某嘗受聘於瑯琊。太原兩家間。兩家所藏。率人間常味。絕無天厨禁燭。元美公撰藝苑。委宛成編。餘輒棄之。而王文肅則謂親檢閣中秘書。目存而書亡者多矣。其少僻異者。半爲前輩。稱載以去。嘗咲而嘆曰。國家庫無兵食。無粟不足爲貧。惟以先輩懸賞。購求之書。而盡供後生。雀鼠之耗。乃真貧耳。夫秘閣如此。他可知矣。某老病不能出遊。家貧不能借錄。仰虛垂問。但有慚惶。所具未刻書三種。一曰唐書會要。二曰能改齋漫錄。三曰弁州史料。史料于全史。白石樵真稿。卷三。尺牘。

答鄒愚谷學憲

明公歸辱賜手札。又賜大集。使某感死且愧死。雕虫之筆。豈不能效附一言。然命之繪天地。晝日月。不覺矍縮。至此非敢有胸無心也。久當三薰三沐而荐之。古先生說法。而不掛名於龍藏者。非十弟子矣。名園石日老。本日拱。此却易得。但明公詩文日富。不可以力爭。異日請門請教。先生寧肯置我於聽歌魚。啣字霍中。否賢子近。

復何如。焚玉躍金。終當見寶念之念之。病目裹頭。先此占謝。

答嘉定胡中尊

頒曆知春。分俸知飽。蓋歲受明德者。兩度矣。引分山癯。不敢造謝。以涸庭。雀乃蒙明府百冗中。猶記存布衣故人。此何等高誼也。貴治花租已荒。米價又踴。幸留朝天子轍。活此窮民。但彼處好訟。好通。古人有卽押告狀之人。先查錢糧完欠。然後准狀。此於催科之中。寓息訟之意。不知可行否。若吳淞者。蘇州諸邑之下流。松江諸

白石樵真稿。卷三。尺牘。

邑之上流也。北曰婁江。南曰東江。卽黃浦。中曰吳淞江。三江敞口。以受西來太湖之水。使之入海。其形如乾卦。三爻相似。今吳淞久湮。如乾少中爻。故蘇松上下二流。皆嗔咽奔潰。而水患不可救矣。獨嘉定借流吳淞。不惟病滯。而且病旱。地方凋弊。實坐於此。今雖有開濬之議。而頗類無米之炊。仁人在上。何以策之。

答楊學臺

遼左之局。大約虜合則強。離則弱。合則守。離則戰。使之離。不使之合。則機括全在欵他。首以制建。首楊經略。曾

爲遼道萬曆二十二年間李霖寢定武之役斬獲頗多楊亦與賞大都戰非所長款則素習借關酋牽制此奴未爲失策如往年洮河事棘議戰者譁然而起鄭範溪經略西事亦用此法惟有羈縻虜王以離火酋耳今遼左捷伐非出將帥而出屬夷在主帥不宜全掩爲已攻在廟堂亦宜徐責其後効則兩得之矣

復張公

屏跡海曲何異蟄蟻寒蟬而明公札貺遠賁草廬實出意外披玩圖記令人眉舞肉飛自古英雄之退步有二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非金粟玉宸收爲弟子則丹楓碧水涵跡幽人明公之黃山其子房之黃石哉第節鉞望重恐未遑日涉此中俟他年功成不受賞獨步歸田廬不肖猶得負琴腰笛叩兔柴而請事焉先以六言數章請正澹烟霞芥泉石度無所迹罪矣家刻蘇帖不敢濫貽交知謹上典籤以代名園老友

答杜日章

明公胸中羅六合如膚寸西北函書捧幣直走江以南雖無御李識韓之緣然天遊神交彼此如同床而卧大

丈夫何論聚頭磕膝乎太寢六籍如大海濊遶麓八詠如兜率宮不佞何人敢廁名其間重以遠命不得不強爲塗抹若所謂宋人善画吳人善治百不得一也惟障面而置之遼左披猖今得仲父提戈躍馬而前度且胆奪若以捷伐爲先聲堅壁爲根本而漸修海運屯田以爲徹桑畜艾之計東事尚可紓也恨不得明公揮塵而談耳

與友

弟屏空山如坐井底台丈榮旋榮行皆不及把晤但與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冰堂老僧仰祝得雄而已目前百物翔踴而米價尤甚弟以爲平價不如禁搶禁搶然後可以平價搶奪不禁以實禍論則內境之米不出以虛聲論則外境之米不來其關係地方非細故也昔年浙中兵變民變賴張岵疎手辣始得戢寧救荒之中兼行防亂之意此萬萬不容已者望與當路一言之

答鍾公

建酋披猖宿將戰歿爲大將軍心痛適接手札方屬春初此時尚未有捷伐之舉耳讀四壁詩清真恬秀高邁

警亮實當于古人中求之。近代非叫號而傷氣。則呻吟而損神。得鍾先生。可以指南矣。四方多壘。豈容大將乞身。吾丈爲班仲堅。亦可爲班仲升。亦可大丈夫何事。不可爲。豈必向乾螢老蠹中束此七尺哉。第雙屈龍伸齒。先舌後非特立功之善物。抑亦衛生之哲言也。本寧公頃以江毋傳見屬束裝還楚。馮元成數訪空山。神情頗旺。詞林碩果。僅存此翁耳。駱駝酥珍貴異常。恨無以報。惟有規感而已。

與白公

白石樵真稿

尺牘

向往明德。如慕古人。以新暑避客。小舟往來竹篠荻葦之間。冀歸時至虞山。可卜良晤。而竟以兒試落魄。挂帆東還。未及與明公作百尺樓話。至今忽忽如一欠事。以明公聖賢豪傑之品。勉而就斗大一城。非特地方藉爲福星。王使君實係爲益友。渠夾袋中業已首識之矣。自來談朝事。則分門別戶。談遼事。則掃穴犁庭。今竟何如。耶明公蒿目時艱。不知何策以寬發紀言之可勝慨然。

答毛孺初漕臺

往京口拜見明公。嗣後僅一展問。旋賜手書。且知連得。

四雄真于公陰德之報也。綉驄孔邇。曩日門生故吏。竭蹶望塵。如朝麟鳳。而其自揣名分。遼絕不敢以褐衣見。又不敢以魚素通。忽承瑤札。冰俸此王公大人格。外意表行事。台臺董視飛輓。恤軍察吏。弊絕風清。又憂深慮遠。發皇于防漕大疏。豈能復贊一詞。記得軍運莫如孫拱陽公。祖理漕政。略爲詳。民運莫如方旦心公。祖非運便。民總略爲切。想明公必已采擇而衷之矣。建酋披猖。某查考。祖宗實錄。及先臣奏議。原無擣巢深入之理。血戰決不如堅守。助兵決不如助餉。調客兵決不如募。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土著懷柔。非關款結。西虜。豈至決撒潰敗。如今日。今朝野錯愕。輦上君子。且有移家先出。以爲民望者。抑何其太張皇也。管庚戌。非虜入犯。烽火達於都門。哭聲聞於官府。獨徐文貞大興土木。改造第宅。肅皇帝遣人偵視。內心始安。今在京大老。恐不可無此意。若九門啟閉。不時物價。一時騰貴。人心動搖。關係非細。日前宜以根本鎮定爲第一義。而後講求貼防協守之策。奴酋長於陸。不長於水。登萊雖與全州密邇。似無暇及此也。遼左自文皇帝改郡縣爲衛鎮。而遼始強。後因改海運爲。

輕齋而遂始弱。及今講通金州舊運。饑者其食。急則救。標餉孰便于此者乎。明公江左夷吾也。不識以爲然否。

答杜襲武總戎

客歲河套諸酋悉就戎索。海內稱杜家忠孝兵爲九鎮之冠。然明公之焦心勞思。飲血暴骨。亦已數矣。乞身非迂弟。聖主不肯卧彪虎於長林豐草間耳。痛哉仲父老將軍之戰歿也。人生殤死老死。七日不汗亦死。與其呶嚶涕洟。死于婦人之手。與巫史紛若之間。何如死王事之爲快哉。忠如仲父。識者謂宜賀不宜弔。若後日爲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身後不朽。計僕區區野史。亦足以發揮萬一流之來。禮也。陳先生太霞記。豈借僕爲重。然不妨標出示之海內。使江南巨姓盡演之以廣其傳。好事者纏頭不惜也。弟性癖喜新喜奇。明公帳前降虜中。有小胡女解絃索者。乞贈一二。離命力士馬上挾之而至。僕教以捧書掃花。屬諸名家各爲詩歌紀之。作山林一段佳話。明公其許之否。

與方旦心公祖

台臺積資重望。度可借重松郡。一洗近來議論。鄙訛。

俗競奢之習。卽不肖雖不敢唐突鈴閣。然空山見訪。尚得衣褐見也。頃聞南東之命。老稚忽忽若有所失。差喜尺書時得相聞。又喜青谿賀使君廉恪節省。實有休養生息之意。皆奉台臺之成訓在。若徵糧分別荒區熟區。審役分別田多田少。准一詞不如省一詞。則人安家樂。出一票不如銷一票。則弊絕風清。此尤青人凋敝之後。最爲吃緊者。種種民瘼。特以揣分不敢悉其萬一耳。明公并州所在。能無意乎。

答金公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明公出山非久。長嘯過歸。不待爛柯。而局勢已大變矣。迴環之劫。行將與氣運相始終。明公其至人乎。今棟宇太急。一切但用倒倉法。而大藥王如臺下。又使袖手于岩居川觀之間。吾不知天生聖賢豪杰之初意。竟欲何爲。沈德生樞侍門牆。如往來雲氣中。衣久久生潤。此生心口嘆服。謹代爲之謝。

答王奇陽

某邇年如餓鶴病猿。棲頓枯松寒月間。不敢更通海內賢豪。忽接札。賜過獎謬悠。不覺顚泚而腸熱也。每與王

青谿使君相約渡錢塘。入會稽以求名山大川偉人巨公而一遇焉。則生平結襪孰如先生者。不識可果此願否。四十二章跋謹呈覽。門下從翰墨中作佛事。此蘇黃再生。但弟野牛之鳴。恐不堪入龍象隊中如何。

與朱直指

夢寐選閣。真如百尺樓。度明春可得買漁簑。從短蒲間一叩朱桃。槎仙徑耳。昨晝乞玄宰題上。更許盤礴作長絹。奉寄當坐索之。不令禿毫作癩卧龍也。

答錢公仲舉

白石雜真稿卷三 八續
承寄麗鵬集友人索之。如玉如穀。幸劉孟肩見貽。二部而無奈其不給也。教賜忽至。大副所請。波斯胡已上珍珠船矣。尊集骨騰肉飽。采串英飛出之。以堂堂正正運之以惟惟奇奇。無論智愚賢不肖。稽首龍門。皈依牛耳。其無思不服宜也。自來東事。改郡縣為衛鎮。而遼始強。改海運為折色。而遼始弱。今事難復。故實同創始。台臺披髮纓冠。以救鄉隣之關。其愚不可及也。其功亦不可及也。且由此撤兵還洋。則沿海不患空虛。停寢召募。則臨岐不生他變。大江南北實陰庇之。豈特遼左一方得

免於噬臍然眉而已哉。若淮上總鎮。竊意仍宜添設。汰老弱宿以重兵。革勲戚練以名將。協董漕儲。彈壓首尾。此正與海運相為表裏者。昔孫權渡遼伐公孫度。視數千里地勢。直如一線。然今畫地而謀。戰守豈不為英雄所笑。惟明公亟圖之。

與郁季雅

往別時以為復有竟歲之盟。忽得信為陳大夫掖去。夫鬚眉落地時。便以此身同長矢。往矣。豈若鹿豕終日相聚。足下萬里之翻。而為六月之息。長卿四壁足下四壁都盡。便須尋一變。更雀之化。蛤也。劍之化。飛龍也。英雄雌伏而化為九天九地也。大都醯醢秋蟲則終止。甕灶間耳。足下之腹笥五經。乃竟老於糊餅。不問陳去夫一吐氣寧何之乎。且廣中雖古炎州。乃呈岡芙蓉及九成臺。皆供足下落日長嘯。管坡仙謫居彼中。身負瓦石而足下讀書官署。卷簾隱几。不廢卧游。方之東坡。又得殊勝。且時以筆花吐池塘春草之句。卽瘴烟蠻霧亦當為足下一開滌耳。弟以野鷗之性。暫居人間。如寒蟬潛蛻。相似無思。足下曠俗之致。恨不能縮地徙山與足下

焚。拓。子。擎。竹。葉。消。之。適。捧。遠。札。斐。然。復。面。古。詩。側。美。具。見。記。存。以。足。下。一。瓣。香。迎。清。風。讀。之。不。覺。煩。暑。之。頓。沉。也。使。者。督。報。良。迫。未。能。廢。和。來。美。愧。與。汗。俱。

與岳公季有

大。疏。一。鳴。忽。得。異。常。溫。旨。頓。使。朝。廷。父。子。兄。弟。之。聞。撥。雲。霧。而。睹。日。月。在。先。帝。處。分。此。事。真。第。一。得。意。文。章。在。今。日。聖。明。剖。決。此。事。亦。第。一。得。情。公。案。臺。下。有。功。於。正。人。正。史。多。矣。沈。天。生。入。山。每。相。對。爲。浮。白。稱。快。而。不。敢。通。奉。候。奉。贐。仰。知。光。明。磊。落。不。在。瑣。瑣。寒。暄。耳。惟。

白石雜真稿

卷三

尺牘

爲國自珍以承節鉞

答孫子長學憲

某。遁。荒。以。來。如。桃。蟲。處。桃。壤。蟲。處。壤。不。知。天。地。日。月。忽。蒙。明。公。瑤。札。冰。俸。自。天。而。下。卽。蒲。團。間。不。覺。心。跳。耳。熱。願。得。一。當。神。交。知。已。第。又。恐。涉。於。詞。人。游。客。爲。忍。情。而。止。頃。聞。開。原。已。陷。卽。熊。芝。老。便。難。下。手。益。北。關。之。不。併。賴。開。原。爲。擁。護。開。原。之。不。破。賴。鐵。嶺。李。氏。家。丁。爲。之。倚。角。今。李。氏。被。疑。開。原。失。守。將。北。關。折。入。于。奴。而。東。西。之。虜。合。矣。如。何。如。何。初。清。河。撫。順。特。小。倭。耳。殘。壞。之。後。本。

宜。卽。時。修。築。多。宿。重。兵。以。示。必。不。可。再。犯。之。勢。乃。一。味。越。境。搗。巢。不。知。貼。防。堅。守。數。萬。之。師。驅。羊。就。虎。自。古。豈。有。如。此。廟。謨。如。此。邊。略。也。卽。今。奴。貽。朝。鮮。書。其。計。甚。猾。甚。巧。聲。言。入。犯。彼。將。自。顧。不。暇。何。暇。顧。我。我。欲。救。之。則。分。中。國。之。力。不。救。則。分。朝。鮮。之。心。一。紙。書。頗。具。無。限。痛。痒。而。我。特。泄。泄。然。隨。手。而。應。其。何。以。濟。且。大。江。以。北。四。月。不。雨。麥。穗。焦。枯。漕。船。擁。於。滿。寧。上。下。大。兵。之。後。豈。堪。大。荒。祖。宗。設。立。淮。上。總。兵。居。重。御。輕。控。制。南。北。正。如。車。中。之。輪。而。不。鮮。事。者。奏。撤。之。及。今。遵。制。添。設。猶。可。爲。中。

白石雜真稿

卷三

尺牘

原他日緩急策應浙中募兵目前關係頗大而招徠何

法安頓何地督領何人安家行糧何措就中萬分調停

使此輩不聚不譁使地方不驚不擾非明公江左夷吾

又誰望哉野老杞憂臨楮不覺迂濶

與岳季有大參

弟。屏。跡。空。山。經。年。不。入。城。市。以。此。久。疎。知。已。汝。寧。卓。異。之。政。耳。剽。已。久。僅。藉。手。一。序。以。獻。頃。者。借。重。淮。陽。此。節。鉞。所。自。始。時。事。多。虞。咽。喉。尤。急。聞。建。酋。降。朝。鮮。二。千。餘。人。若。使。導。之。直。犯。天。津。登。萊。則。水。陸。南。北。俱。困。而。中。原。

之盜且有乘間竊發者。淮上舊設總兵。祖宗良有深意。乞台丈與撫臺熟議。奏請復之。宿以重兵。練以名將。彈壓首尾。擁護漕儲。且以接應不時緩急。此目前第一要著也。

答沈雲升侍御

空山一見名公。便知爲吉德君子。每接浙西士大夫。又人人以真神君真父母歸頌。微視其眉睫口吻間。非扈辭也。開鉄破後。北關勢難獨存。朝鮮自抹不暇。水陸之路。步步可虞。東西之虜。日日可合。新經略雖有三頭六臂。可奈何哉。讀徐見可先生啜墨亭稿。著其言遼事甚曉暢。真代興龍象也。耆舊如屠田叔。汪長文。後輩如周斗文。陸寶屠公子。幸加物色。以羅士心。何如。

與包心絃丈

彭翁服氣之法。儘有奇効。大約父母之氣。在齊天地之氣。通鼻內氣。後天不如外氣。先天與其守臍。不如鼻吸。若吸至數千自然可以補勞補損。但不當守在一處。聽其氣之所入。渾淪充滿。比之臨歔一口氣不來者。其利害何如哉。吾兄千萬勤而行之。蓋氣來尋人人不肯尋。

氣氣包身。外人在氣中。魚頃刻不可離水。人豈可頃刻離氣哉。鼻吸之法。正如桔槔取水。車戽稍緩。則水卽漏下。此明諭也。吾輩學道。命在則性在。且楞嚴鼻根圓通。豈二義乎。

答某公

自婁江奉晤明公。屈指十年餘。一時朋好。落落如晨星。獨老先生既壽且康。享有家食林居之樂。子孫文孝。環繞團樂。視金馬門車。煩馬殆憂。讒畏譏者。不啻霄鳳之視蜣螂也。自今以往。春秋未央。不肖藉手介壽之篇。以侑康爵。亦足以發皇明德矣。

與某公

鹽手讀諸制作。細繹百家。溯洄千古。此文章中宿老司命。恨用修元美不及。塵尾相難耳。丹陽次公。從輩下寄書者。再策遼事。如指掌。若以撫遼守遼爲正兵。款虜制虜爲奇兵。要言不煩。前有王竹塢之便。已寄經略公矣。陸路莫如北關。水路莫如朝鮮。實據北關。聲犯朝鮮。既欲紐我。又欲分我。嘗我。經略公兩手兩目。而欲化爲千手千眼之用。有將無相。有若無臣。兵餉兩訕。內外不和。

一熊公可奈何哉。明公江左夷吾。想當臨食三嘆也。

與某公

十五年前。某細閱明公吏牘。手爲丹鉛。真所謂破山之斧。照胆之鏡。此造國手。非百里才也。已見省中諸奏疏。則筆扛九鼎。才敵八面。雖與時牴牾。而一段神采。精光終不能掩。抑埋沒於深山大澤之下。今遼左多艱。行且以社稷擔子。相付豪傑。無意於功名。而功名不得不尋。豪杰耳。當今惟蜀中無黨。而明公又天下第一有心人。有心則沉幾不露。無黨則群小不猜。若得借宣慰以訓。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練朝鮮。因朝鮮以犄角遼左。連衡山東。天津諸當事。遞相聲援。擁護海運。不至截奪。懷柔外國。不生二心。而又請仍設總兵。淮上宿以重師。練以名將。彈壓南北。隱然有居重馭輕之勢。非特防建酋。兼以防荒亂。非特控遼左。兼以制中原。此大局也。亦明公事也。頃者山西諸縣。蠢蠢動矣。東南百物翔貴。而米尤甚。饑民掠于市。橫民劫于江海矣。種種杞憂。恨不謁見明公。聚頭磕膝。傾倒一番。而適以吐瀉二十日。神氣未平。日痛復發。勢不能觸暑而來。此無隱旅泊所親見者。夫明公延攬心最真。

先施禮最重。人非木石。忍負恩知。倘後會有緣。捫蝨老人。尚能策杖一見也。

答聶巡漕

向來論人才。則分門別戶。論遼事。則掃穴犁庭。何意末流之弊。遂至於斯。明公非但飲醇酒。真所謂憂心如醉也。僕妄意揣摩。天地好生。奴酋好殺。遼人附建州。則無命入山海關。則無門有不得不死。守之勢。彼處山多田少。所掠金帛多。而米鹽少有。不得不困之。勢若激遼人。以護遼。款他虜。以制虜。即此便是省兵。即此便是省餉。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手干

而豈必紛紛召募爲哉。近見浙兵五千。亦不過浙江百姓耳。安家有費。道路有費。若移此費。加之遼東之土著。痛痒相關。呼吸相應。用親手護頭目。與借他手護頭目。孰便孰不便乎。既守遼陽。奴酋必且犯朝鮮。截海運。以分我力。客兵千里而趨。宜置之天津。休其足力。不宜驅之出關。迫之血戰也。長公筆扛九鼎。目營九州。恨不相對雄談。以快彼我。

與嘉善康中尊

不肖某諸生時。爲公車詞賦所窘。今老矣。身心性命之。

根蒂情如也。獨利濟一念似有微數。每勸諸大家置田。贍族積穀救荒。當戊申大浸。稽天嘗奉當事。檄分督煮糜。方四十里。頗覺沾洽。縣大夫至。老稚合掌謝。每人各散糧二斗。某曰。此糧雖到家。而未能到口。大夫曰。何故。某曰。尚欲負米贖取。犁鋤農具耳。大夫不覺浥然淚下。郡縣儲畜以救饑民。縉紳儲畜以救貧族。此利濟第一義。若蒙吳先生蕭結寒士耳。捐魚沼。縮口食。不得已而。又出募穀之疏。此豈分毫有市義市名之心哉。無爲而爲。此心可以告祖宗。格上帝。而昌子孫矣。明公委題數。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三

言喜躍不忍辭。非久呈稿。請教嘉善。窪下經旬霖雨。便成水災。防禦水災。無如修築低鄉圩岸。今農工未興。上乘天時下乘地利。而明公時駕輕舟。往來督率。少借賞罰。以示勸懲。而人和具備矣。圩岸爲本。積穀爲標。邑無流亡。官無遺賦。此又明公推廣蒙吳先生之意。自家而圖者也。若芻蕘可採。亟賜舉行。第付之衙官衙役。則生事矣。請質于魏錢兩公。何如。

答杜總戎弢武

東李西麻。皆以武者獨關中杜大將軍胸蟠六甲。掌運。

五丁書窺三酉。聯四海爲兄弟。合三教爲總持。卽君家武庫。少陵有如此精神氣魄哉。目今聖季格天。端居深拱。以希黃老清淨和平之福。似可干羽不試。然人才壞於黨議。民力竭於征輸。豪傑困於文法。杞人嫠婦。竊憂之所。賴徒新畜艾。有明公萬里之長城在耳。某屏跡山澤。樹藝釣弋。而外少理著述。娛此餘生。不意翰貺遠來。托結神交。特徵蕪作。不敢久羈材官。造次捉筆。以報來命。視古人競歌鼓吹。似難賡響。若使青衣紫綃。度曲而奏之。可以銷世諦。汰雄心。增長精進道力。未必非。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三

明公掀髯捧腹之一助也。賫書賜玉。帝命方來。更祈爲社稷珍重。

答朱平涵相公

明公澹泊寧靜。豈有意爲黑頭公。而中途被命。恩數非常。雖有兄弟手足之喪。宜效君臣腹心之報。例辭不允。迫斯可矣。國事如下。基原無預。策勝負之理。首揆正如當局。亞相正類旁觀。多言不可坐視。成敗亦不可惟擇其吃緊一着。最有關係者。略點示之。非特大服當局者之心。而基有轉危爲安之處。此明公入相事也。明公清。

如水能洗刷世界直如矢能剖判世界鄉愿求媚不能媚難悅之君子小人好動不能動不為已甚之仲尼清到底直到底將來書帕之陋規調停之故套轟轟烈烈洗刷剖判一番以此報君父報朋友原還數十年前窮翰林本來面目異日作史與伯夷楊綰同傳明公真其人哉某一聞台鉉之報喜躍異常自分布衣不敢通稱賀書乃明公先施札貺勤勤下問於故人此豈忍以世俗常情報者故因明公之清風直道而略申數語奉復知不以山澤損也吳興妖言煽亂精明搜討不可無杜

白石樵真稿

尺牘

公寬大收拾不可無方公水火相濟甘苦一也

荅杜君遷觀察

吳興新政殊快人耳此得之士大夫往來之口甚真非阿也第貴治孤處一隅目前當路之線索新叅之舉動未必朝夕相聞若以省城郡縣為腹心以捷足偵探為耳目其間不至遲速異同較是兩便若要人有交際不親不疎巨室有疑獄不動不變諒神明照膽鏡中耳

又荅杜發武

兩鎮數十年仗台臺世世金湯戎索在手馴習犬馬蛇

虎於尺組之上國家不至蹂踐如遼左者秋毫皆臺下功今尋樂賜間婆娑膝下燦千秋之景光探三教之秘與古來忠臣孝子為洞天第一列仙則元老與台臺之謂矣不腆壽言謹如遠命試前奏而荐之度必掀髯微笑沃葡萄酒數十斗耳新集精麗道迥字字可傳雖張樂洞庭譜曲閨苑殆無以過明公真詞場之飛將物外之異人哉嘆服嘆服胡女遠道恐不能挾之而東若有善絃索者得一二小雛置之梅花古松之下對客度曲亦是山林奇話而未敢必也

白石樵真稿

主六

荅潘朗士

空山無人水流花開忽承名賢遠顧者再山癯老病曳而見客造次忘形即古者桑上坐桑下談不是過也披拂高韻罕見其儔素心則上行先生淹雅則儒林丈人不肖懷中一瓣香願為朗士禮却矣獨愧白飯青芻萬分涸藜台丈不過督之前席未冷而後餉復至種種方物挑人指動第歲儉得之尤折老農之福耳

與韓鵬南父母

海內盼明公主爵久矣還朝佐樞若天留禁中頗牧以

待今日之遼左耳。遼左之事捷伐，但可先聲堅守，乃爲上策。行北關之反間，防他虜之勾連，停遠方之徵兵，通登萊之海運，謀國者似無遺策。若居中調度，仰佐國家之急，近紓桑梓之憂，恃明公胸中有數萬甲兵，在許謨石畫，幸示一二。青溪凋敝已極，此人累地非地，累人告新令尹，願明公不以未同爲嫌，若不肖向來，累足縣中，卽貴役皆知之久，不敢以蒨蕘獻矣。思老隱海上，吾兩人如形影相似，乃爲往事無端劃開，可爲長嘆。便間幸賜好音，以慰空谷。

答李本寧先生

今年奇熱極，念明公應對之煩，銀管鉄限，間山谷所謂殊增暑氣也。山中飽讀大集文章，鉅鹿有耳，有目者皆知之。若詩歌數卷，鑑鍾經史，括囊古今，取之如寄，巧若預設。自來天壤間，未始有也。恨瑯琊兩公未觀海，若之大全耳。頃承遠使，重以不朽見委，當今惟明公筆下能令死者生，生者死，某會稽雞豈能啼耶？重惟長公純孝，不忍以不文辭，卽日執管，勉爲濡抹，附勿度公請正。先此謝報，不一。

答秦藩伯聞君侯

儒屏跡山澤，幾同槁木朽株，不能通姓字於當世名公偉人。乃君侯真龍之種，綉虎之才，則得之海內交游集中，兩耳幾熱，非特遙聞聲而相慕也。某老矣，遠望幽陽如天上，而君侯又端坐斗大一城，不敢闌十步外，檢柙如處子，清恬如素士，彈琴賦詩，咏歌先王，以自樂，而荆翁際清時，享上壽。瑤山青社，隱然倚以重輕，卽古者東平東阿，豈敢與君侯三代爭文苑不朽之權哉？伏承札覲，遠頒謹書，壽言附塵，登獻履珠鳴玉，賓從滿堂，恐見白石樵真稿。卷三 人讀 三

答秦藩元峻君侯

伏處岩壑，忽接君侯遠札，及扇頭贈詩，讀之飄飄有大入凌雲之氣。國華家寶，輝映西方，卓爾獨行，大雅不群。君侯其兼之矣。第祖禁森嚴，不能五岳遠游，又不能萬言求試，檻鳳斂麟，良爲惋嘆。然安城撰述類苑，河南被服儒林，任事之師近在衣帶，君侯妙有盛年，兼綜秘藉，若與羅善長李孟超綱羅千古，自成一言之言，載吹聖明，暢發忠孝，黑頭三公何足道哉？拙作請正，聊見乎詞。

然以視名公五言長城。嗟乎後矣。

與王公而弘

冬間承指俸留別。此一種道義風格。皆近世紳裾所絕。少夷門未老。豈忍忘報耶。古人云相時而動。當今應局。惟有相時不動四字。明公法眼澄徹。先已照見於不言之外矣。舊資尚壅。新資未必遂下。借差歸省以待瓜熟。蒂落似更有餘味也。彭仙翁聞在江右。鏡源先生已有入見之。此是耗。頃敝鄉有痴阿六者。三年不言。將陽事皆已割破。今始行乞市上。乍智乍愚。言有奇中大旨。白石雜真稿。卷三。尺牘。

答朱平涵相公

樞要問布衣。自古難之。惟寇萊公不忘魏野。張忠定不忘傅霖。今再見明公之手教矣。長興奇變。本是葉朗生之嫌。愚民惑屠城之說。或徙或逃。或越城而殞。甚則移之石令之宗人。此最可恨。石令抗賊捐軀。庫囚無恙。守

白石雜真稿

尺牘

陳仰祈台照

答定海顧中公

某老屏山澤。不出離落數步外。雖耳熱明公而未嘗敢通姓名於左右。前者寥寥數言。藉手以報裴公。若台臺四知不塵之手。八面受敵之才。猶未發皇萬一也。忽辱札。既遠。貽實出意表。以忙官及冷人。以忙時及冷事。精神閒逸。不几於蝴蝶飛上階乎。吳越水災。米穀漸踴。若過糴平價。勸借三者。大戶閉廩不出。遠商聞風不來。米價愈高。搶奪斯起。大約救荒止有八字。如王文成云。饑

民必救。亂民必斬。此其大綱。若請折請帶。請留請賑。聽之部臺。停詞訟。緩催科。清國庫。省交際。聽之邑長。其餘瑣瑣迂闊之談。非所混於識時務之豪杰也。

答南京張錦衣

松江望金陵。如在天際。僅借扈師甘南老爲雙魚。即先驟騎。未嘗一叩几筵。今得藉手傳文以報地下。惟太方斧正之時。事孔棘。聖主拊髀而思。頗牧。明公卧龍卧彪。不令獨當一面。且聞家甚貧。可嘆可敬。弟嘗謂駕馭驕兵。莫如廉將軍。可以服其心而夷其怒。舍明公將焉往。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主

與東里

明公入朝。止大兵。寢大獄。脫屣南歸。承歡子舍。出處極矣。某年來十九在山。雲氣花光。差足度日。獨苦客苦文。通僕僕終日。無緣爲閉戶先生。然江河湛然之氣。常浩浩於胸中。服氣果有効。清淨以之固躬。房術以之傾命。未省彭翁安往。明公曾與之一通。世外之耗否。聞明公甚貧。雖不至范蕪萊甌塵。幾類顏魯公。借米帖黃門。如

此大是好消息。當爲明公喜。不爲明公愁也。郡丞趙公。席不暇暖。門可張羅。弟嘗爲閩無黨人而多廉吏。信哉。時惠好音。以慰空谷。幸甚。

與錢抑之官詹

前承往弔。卽欲走謝。暑雨交侵。不便衰老。聞轉詹之信。此應得不足賀。獨辭省中主考。抑何恬淡。不惟少無數門生。可惜少一本刮目試錄耳。吳越大荒。徐文貞所謂時有荒則習荒。此正吾曹習荒時。曾先爲料理否。大都平價閉糧。勸借此三件。最爲荒政之累。大戶閉廩不出。白石樵真稿。客戶聞風不來。召爭啓闕。皆由於此。惟吾丈與富路講明。除此三件。默默調停。停止詞訟。節省交際。如踏荒派荒。俟疏下。分別未晚。差官踏勘。地方有送迎之費。造冊之費。愚民又有買荒之費。今一味以全荒報。兩臺以全荒題部。中未必盡聽。而真僞輕重。可徐理矣。曰賑無田者。沾恩曰蠲。曰帶曰折。有田者受惠。此須漫漫提起。錢糧未儲而遽言及此。數萬小兒啼飢索餅。卽慈母無如之何。惟有開壤一番。何濟於事。有救荒之心。而不必有救荒之狀。遲得一日。則錢糧省一日。省得一日。則留救

得一日。若前去。后空。手忙脚亂。此最害事。如平價閉糴。勸借吳越。通共禁之。方好。一方不禁。萬櫓俱停。米價日貴。而捨日與其關係。非止一縣一府也。

上楊淇園侍御

某極蒙明公國士之遇。自安山澤。不敢通京洛之書。唐突雲霄上袞。前者推轂海內名賢。卽葑菲亦塵啓事。讀之。感愧交集。不知老侯生一腔熱血。何日洒報明公也。不肖買山穿礦。業十六年餘。寧復有他念者。若鼓作聲。價借隱爲通。天道忌盈。必罰之以奇禍。人情責備。必中之。以奇譏。惟置之無咎無譽之地。處之不衫不履之間。則陰受大人君子之洪恩多矣。

又與楊淇園侍御

某揣山澤不通輦下書。董思老有手啟。則言明公與韓朱兩相公推轂不置。此某之大怖也。自古士大夫一歲九遷七徵八辟。皆非盛世事。惟爲朝廷惜名器。爲言路慎考選。爲邊關節兵餉。此謀國之大者。而以不急之事。加於至不才之鄙人。人實有口。誰能扞之。願明公截斷衆流。速賜停寢。異日郡志中。留數行隱逸傳。以報明公。

勝於纓綬多矣。上海某父母。愷悌廉明。百姓實受其福。通籍以後。未嘗呈身鄉袞。卓品可知。而某則謂宜一登揚夫子之龍門。有如物色鄉後進者。曰不識其人。猶可。曰不知其人。則疑矣。惟明公推愛而嘘拂之。以爲衆正之倡。幸甚。

答楊鹽臺

六月霜臺。聲影俱闕。趨者炎。炎明公。不異清涼山夏屋。渠渠不異壺公壺。巢父巢矣。頃者玄宰傳諭密意。傷鳥驚魚。稀而欲走。夫江東諸賢。久頓積薪之下。而不肖溝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書

斷文以青黃雞肋。鴟皮未卜死所。台臺愛而已之所。全不既多乎。目前時局。爭殿之虎。野戰之龍。近者窺遠者。意故逃禍。莫如逃名。無譽乃所以無咎也。手書二字。寵及報顏。懇乞停寢。非常之典。改題行卷。傳示子孫。山澤老癯。豈直衣褐而懷玉哉。讀題跋弁語。卽蘇黃見之。決當點頭。明公一字一句。出入六通。卽今端居百日。宛然結夏老禪。此具有宿因。非凡解所能夢見也。

答劉仲熙

客歲從西湖歸。因入山了文通。無復冬餘處士之樂。歸

見尊刺坐失天下士投轄下榻無緣哉讀新詩宛然袁石公也第就中多刺時之語不可令臨邛長見也詩以和平清坦迥然與世味自別若怨吻罵舌正與情性相遠王右丞孟浩然吾師乎小序卽以屬草恐使者往返百里留之信宿以內典籤乞足下施以五丁之斧

與王東里給諫

吳門遣使京口郵書明公之于某真切極矣某非有胸無心者實不勝知己之感頃聞拂衣南歸大爲嘆服出則調朝廷父子兄弟之事歸則調家庭父子兄弟之事

白石雜稿

卷三

尺牘

三

磊磊落落忠孝兩全真人間偉丈夫也前讀尊疏尊牘褒褒數千言此正論此確論此快論此又至平至易之論卽董狐吳兢可以藉手執筆矣明公欲以遼用遼爲正兵以夷攻夷爲奇兵反之則釀疆場敗亡之禍外寢大兵內寢大獄遵之則養國家和平之福夫言豈必多仁人之言難耳

答楊侍御

計部文弱公入山見訪言笑風度宛然明公也明發玄宰與幼度自海上至相與袒坐老藤濃陰中涼風豁達

快不可言但恨團圞無多日耳頃讀塘記哀詞又憐小傳書寫未盡然孤忠孤憤現於筆端矣文弱奉差南來計欲少清一二以佐目前之急第催督舊逋理勢所不能辦也手板折腰體面所不肯徇也駐劄地主供應所不樂留也一味以虛套迎以空冊送大要內而戶兵以頑鈍應經略外而當事以頑鈍應部差如此情形光景使先太公有知非大咲則大哭天下事莫可措手矣奈何哉奈何哉

答楊文弱計部

白石雜稿

卷三

尺牘

三

山中忽捧手書及青鞋錄從樹陰轉徙間讀之因謂友人曰楊公以軌正督世人而能爲野客語以弇州太函卓老石公之言行天下而能不爲四公語雖然使四公望而泣下者此記也不佞少負游興每欲春裏出門輒以老病廢嘗自解嘲曰杜五郎范黎何人哉彼能三十年不出籬落三十六載不下車而吾猶冲冲往來何也以此局脊卷撮中百念頓已今得尊記使人心涼更復心熱枕上數夕便與公相挽行奚待峯泖之遊矣臺下觴後入都然後敢通謝于侍御公祖先乞致聲

答蕭戶部

堂上有二老。酌水戲花。膝下有兩雄。擘梨分棗。台臺得此三公不易矣。遼氛以後。羣少年游談無根。如淮南王言漢治則怒。言漢亂則喜。卽此風氣。其憂當更甚于建奴者。僕屏跡空山。彼一時也。不與聖賢講學。此一時也。不與豪傑談兵。寒灰無燄。凍鶴無聲。一味杜口杜門而已。玄宰近賞此言。盤礴如故。絕不以劫灰之事着毫許胸中。餘無可爲明公道者。

答某公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三

明公文章吏治。落落人豪。忽承遠賜手書。以弁簡尾。屬其愕不知置對。已携尊集皮小舟中。縛老梅樹下。漱口讀之。四五日始竟。真可謂筆有眼舌有骨。色身有胆。藝苑中至人。又化人哉。不得已強命子墨似作六合賦。不知何處起手。然少就尊旨。發皇一番。如近來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學蘇白不得。變而爲卓吾。又變而爲不典不文者。可以投筆結舌矣。第世路奇險。閱閱有戒心。公是先生。公非先生。則請拱手而遜之下執事。明公剛而不吐。敢而無諱。若作史官。必不爲嘖嘖翁作諫官。必不爲

模稜手。今曩伏冷曹。百不吐一光怪摩蕩。洩於詩文。風怒號。物怒生。鵬鵬怒飛。誠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得無造物有意。以詩文不朽之柄。陰屬之明公耶。第談秋之筆。覺清濁善惡太明。陸子章云。遠模仲尼之泛愛中。則郭泰之弘濟此言。雖小。敢獻微誠。異日對卧百尺樓。方可吐碧落間語也。

答洪惟一

其伏海曲日與漁丈人爲伍。不復敢通問於海內名公巨人。時與玄宰閑茶淡話。其心口俱屈者。無若惟一先生。今得讀性問四書及陰符註。批判邪解。發皇玄旨。真三教大總持也。台臺衣鉢家學。俯視群碎。何當睨毫毛而乃遠勤札。貺垂問山稿。若非面帶十重鎧甲。幾至媿死。當今墨池龍象。惟玄宰爲政。而令不肖操管步其後塵。正如鞭策齊駱駝一步一喊耳。奉命塗抹。幸蒙面而藏之。

答袁崇明

某野人也。口與釣徒樵兒爲伍。不敢通四方賢豪之牘。然明公聲實已驕蹕江南。不肖嘗往來婁江。竊耳聞之。

以明公之才品。穎脫升游。何所不辦。而乃蒲蛤之與俱。烟濤之與處。視古人乘桴浮芥者。亦何以異。所喜有悟。遺齋草時。時向四大海水中。現香光寶幢耳。

又答袁崇明

仰承明公垂意。若阿。置某於同調神交之末。感媿何可言罄。又辱札貺。雖未登龍門。而明公雅意。等於臨叩三朝矣。年來浮僞波騰。文章吏治。置之高閣。獨明公撥皮皆真。透胆俱徹。城如斗沙。如芥。勞心如苦行僧。潔已如隱君子。而猶時時不廢嘯歌。此真非簿書期會者可同年語也。尹道尊詩文新異高峭。字字當行。明公若以悟遺稿呈之。度且恨把臂之晚耳。

與蕭象林戶部

漢陽先生隴上送別以來。每思明公吏治文章。行誼談笑。種種皆古人典型。而古道最與俗目相刺戾。非關宦拙。蓋拙於諧世也。思老盤礴翰墨。不復省有劫火事。但恨移家上海。從中劃斷我兩人。三四月始得一見。風雨如晦。離索何如。若不肖屏跡余山。賣文爲活。惟有白醉黑甜于茱萸籬落之間。明公服何首烏。已得一雄。此後

更有二索三索否。某諸子大都類柴桑少陵兒。然不至披猖也。

荅尹道尊

小敘雖不敢附神交。頗亦得至人神情之彷彿。明公見之。度亦且咲且嘆耳。吳草酷類少陵。讀至滿腹一歸字。此古人不曾道語。亦俗人不肯道語。水聲雲氣。蓋滾滾出沒於胸中也。儒老矣。頭童齒豁。不敢出事公卿。耒耜之暇。但願明公以玩世心行救世法。今霖雨連綿如兩刀仗。花稻幾及汲矣。力請改折以救未來。舍明公更誰望焉。

荅尹道尊

台臺識超塵外。垂意山澤。既頒飲水之俸。復賁表廬之典。逡巡至今。未敢泥首堦前。而札貺又尋至矣。不揣藉手一敘。以塞台委。若酬恩報知。老夷門一腔熱血。故尚在也。台臺去就。某何敢與謀野之末。第此時吏畏明懷。而明公正當駕輕就熟。其宜留者一兩無成心。何爭小節。其宜留者二。當路之御李甚誠。及瓜不遠。其宜留者三。以鵠行彙征之時。際龍飛綜核之始。豈忍荒遁。自外

維新。其宜留者四。宛轉再思。覃恩三代。此外臣之曠典。亦千載之一時。其宜留者五。此某竊附於父老子弟。而以攀轅附轍請也。伏惟明公俯聽而采擇焉。

復鮑青浦

昨承遠役。徵取事實。以復撫臺。此皆出於台臺推轂之過。感悚不可言。竊惟年踰耳順。隱隱實多。豈敢自獻自媒。妄希啓事。嫫母以寫照爲慚。鬼魅以現形爲懼。此某所以刺促逡巡。莫知置對者也。好事不如無古語。良有深味。伏惟俯亮愚誠。特賜停寢。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答詹公

雙伏空山。不敢通姓名於當世作者。然每有三願。弄米石月。摩敬亭雲。見日至詹先生耳。忽承札貺。以太君壽言見徵。數十年神交。寧忍以蹇拙辭。敬賦短章。手書黃素。第詩字全拙。如蟬噪蚓蟠。無令履珠鳴玉之容。見而欲噤也。某老矣。末由聚盍。傾倒河漢。三立之業。弟几几望之。

答某吏

前承長公衝寒至海上。呵凍草傳始報一書。迄今硬坐

荒山。如在井底。不復通名公之耗。得教真。訖然音也。吳

興子墨家。項背相望。率工詞賦。而淹博遜之。獨吾丈搜

討秘異。如陸澄李琰之性之所好。樂而忘疲。真人睡息。

君子安雅。具兼之矣。讀董廣川啓。從正字比合。蘇弄大

是奇文。條示五則。未遑研考。年來纂集遼事。先實錄。次

志。次奏議。次文移。次尺牘。而恨家無儲書。悉從友人借

閱。倘得成編。亦目前從薪畜艾之一助也。草堂漁古錄。

見所未見。弟恐三傳諸子史漢。無摘選之理。詩賦無混

入之理。堯源五柳。連昌長恨。古戰場等類。嫌其太著。滑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卷三

稽朱買臣阮籍等類。嫌其太寒。世有具眼人。未可輕行於稅苑也。弟之愚意。宜斷自勝國而止。明則別自爲錄。去生而存死。蓋選者未必德而汰者易爲。僣願仁兄三思而斟酌焉。

答吳道尊

遼東發難。貂參斷絕。何敢復問之京輦故人。忽承遠寄。紫貂。適在山居賞雪。驚喜不自支。有客笑云。此更勝于豹席鹿裘。何以爲報。某咤而心識之。茲讀素旻新集。才中宮商。奔應節數。精微豐辦。未見其倫。傳何疑矣。相不

用衆而用強。將不用寡而用弱。至人之語。切中膏肓。今內操禍遠。內批禍速。若當事者。排官拚命。以去就執正。一番。此國家最上受着。第恐無此鐵漢耳。疾雷崩湍。時局可駭。今不當艮而止乎。越中諸君。寧靜無動。寧憂無喜可也。台臺以爲何如。知已實難。願言會晤。弟明公門庭高峻。少所延納。若寘之塵尾之旁。但談風月。不及公事。徑徑亦或能之。無奈老馬何哉。客卜期以請。

荅王丹陽

春雨連綿。弟言果驗。台臺加意于郵徒獄囚。衣糧種種。

白石雜書

卷三

尺牘

三

今肉食者。何膏毫許念及此耶。明公真所謂借官修行。冥德矣。非特虛懷聽言。係一人知已之感也。臘雪盈尺。遺蝗無種。但恐春潦秋旱。尚煩杞憂耳。台從過敝郡。幸先期以報。移舟古松流水間。作片時圖畫中人。何如。

荅吳學道茲勉

頃沈錢塘以武舉錄見寄。讀台臺後序。反覆陰陽離合之間。英辯沸發。新藻群飛。二百年來。無此痛快得意文字。正與門生輩環回玩味。而使者叩門賁札。睨遠至奇矣。奇矣。十年知已。相望三百里內。未通一書。乃蒙公

分俸於人所不知之人。又推轂於人所不知之地。誣飾

蚯蚓。冀招神龍。非感死。則慙死耳。往輦下有以實錄見

挑者。謹謝之云。某不願與鄉衮敘爵。而願與鄉衮序齒。

不能修史。而喜勸諸君讀史。今通鑑多東高閣。故士子

全無忠孝之根。水滸亂行肆中。故衣冠竊有猖狂之念。

若使先試論策。而後試經。以此爲殿。最登陟。彼將染指

濡首於涑水紫陽。以漸及于二十一史。反杜撰爲體認。

補空疎爲精實。撥邪蕩爲檢括。經正則庶民興。史透則

名臣出。非仗大有力者負之而趨哉。時事玄黃。殊駭觀

白石雜書

卷三

尺牘

四

聽要亦不讀黨錮傳及元豐熙寧史書故也。明公以爲何如。林梅已落。蘇柳未眠。函蓋之談。卜在何日。

荅南二太

台臺追鋒入吳。吳中將吏屬韃負弩於堦下者。排如牆。暗而子大夫文學又繼之。度明公應接不暇。而獨爲山澤老癯。抽思七言二律。讀之如玄酒太羹。味之有旨。精丹霞之氣。明公真恢恢至人之應世乎。至於手書厚貺。專使遠將。更出意外。藉手拜登。便可作乘屋緝裘之助。第病瘡初平。未遑慶和來美。俟神氣少旺。或併作澤園

詩奉寄博笑也。經略全河止求便一時轉漕。非必建萬世長策。得已有孟子之行所無事。不得已有孔子之節用。愛人。目前朝野單空。舍明公採時豪傑。又誰望哉。扁鵲力疾塗抹。恐爲圓疥。謹百叩以復召命。淮流如帶。鴈鯉非遥。容覓便郵以佈謝悃。

與王季重使君

某循分守拙。與樵童漁叟混跡於山巔水厓。雖蒙賜顧。城居僅一謁謝。尚未登元禮之堂。識荊州之面也。猶謂父母孔邇。所以酬知報恩者有日。而今已矣。寸心未死。

白石樵真稿

尺牘

充管尚在雪謔理枉。登後古人自來。屢屈而伸。鵬息而飛。非特造物之成就有機。卽聖賢之處困亦必有道。願明公勿介介胸中。則十五城九萬里故在也。

荅季重

明公孝友之性。通於神明。文武之才。可備緩急。曾與夏許二公言之。京中惟思老一人。幾類碩果。枚卜將近。指摘必多。第願其歸。不願其留矣。從來士大夫有鷗蚌之形。則中官必收漁人之利。今手辣手滑。漸不可支。其根莖皆從庇護汪文言。而縉紳受禍至此。比之匪人。不亦

傷乎。不有君子其能國乎。可嘆可嘆。此時申屠蟠傳。不可不讀。想明公咲而領之矣。別論云云。大非本懷。弟答思老云。山澤之癯。與鄉衮序齒。不與鄉衮序齒。無以腐鼠嚇也。繡佛一幅。白衲布二端。伴函呵東草草。

荅沈雨若

吾兄公車之文。沉雄痛快。秀爽神奇。自是百發百中之技。願堅固此願。勿以多事。疎勿以多病。厭勿以詩歌。詩人夾雜之。究竟脫此鐵担。可以揚眉千秋。若不肖瘦馬。戀棧飢鳥。戀巢終非大丈夫事。

白石樵真稿

尺牘

荅張公

驥馬巡方。山岳搖動。而明公式。盧下榻。皆出意表。度外。今復遺賜別儀。綢繆宛轉。恩知實難。未審何日復作延津之合也。目今邊事外呼而內不應。下呼而上不應。衆呼而獨不應。部事內呼而外不應。上呼而下不應。獨呼而衆不應。猶望官府調和。雨暘時若。庶幾可俸斯須之安。而加之以門戶堅牢。水火暴作。明公救滔天之橫流。易救無天之橫言難。燦金不靈。完璧如故。入水入火。入群入行。操降魔杵。照胆鏡。以觀物情之變。明公真神人。

也。

與福建南中丞

國朝社稷臣推靖遠新建皆由經略蠻夷起紅夷跳梁明公談笑迅掃之全閩始有寧宇實與兩公鼎峙而三監府程書焉可誣也某藉手一敘以報神交知己視碑記差覺加詳野史之筆即國史或有取徵焉近來人才偏枯於門戶非名相不能善用衆兵餉浪費於軍興非名將不能善用寡屈當代指舍明公其誰特山澤未敢深言耳時事日異月新聞之可怖若使去君子已甚之白石樵真稿

行化小人未形之惡何至披猖至此向來當路諸公不得任其責也

答許惺老 議淮兌

舊淮撫蘇公奏請回空倉免守凍淮兌雖出一時權宜將來恐爲永例兩臺喻意索公呈不索公書以公書不便入疏也收兌之設向來移軍以就倉豈能裝米以就軍但管倉以內豈能管倉以外今收之於倉而運之於淮是兌役而兼北運之半矣民弱軍強有何法度可以彈壓米多船少有何錢糧可以催募客船相戒不入有

何巧妙可以招徠風波何以搭救損壞何以抵償守候何以脫卸盤纏何以借貸偷竊何以稽查爭鬪何以排解舟薄何以重載重載何以過關非惟糧長無此千手千眼即縣大夫亦不能人人遙制有此千百億化身也欲通反成擠軋欲快反致羈遲其大不便於漕者如此惟有查回空趕回空不得隨處耽延故作守凍此淮撫遣官遣牌之事也公中之公也撥回空不撥守凍儘數先下松江船到即兌此朱雲老尅期尅限之事也雖私亦公也目今糧長之公呈上兩臺士大夫之公書致雲白石樵真稿

老則事體直捷而委當矣惟老先生裁之

答熊經略

某屏跡空山每讀經略疏牘字字批點行行尋繹如秀才讀舉業相似因嘆曰天地千鑄百鍊生得如此忠孝奇男子有識者當仰承祖宗皇上德意愛惜調護以竟社稷之功而摧殘不遺餘力非特遼人哭京師人哭卽不肖老愚無知爲飲泣不寐不食者數矣古今負屈無如岳少保于少保同時同志之友誰肯慨論列剖心瀝血以明之直待鋒鏖平議論定恩典加在國家

曾無分毫之益而兩公已先受萬分之苦矣天乎豈獨
一臺困網羅哉不死即是君恩人心即是天意伏願
平氣慎言靜需緩急宜召更有進者以素患難之學問
參了生死之工夫四大非真寸陰可惜福堂之內忍不
當作尋常擲過也迂叟報知不喜以見女語進別有手
書清明曲一卷附呈博笑

答某公

往從沈令君處始通起居嗣後屏跡荒山削影城市一
味如退堂老僧不敢以無情寒暄相晤于名公大人非

白石雜稿

卷三

八

元

忍有遐心也令侄酒凡至始悉動定且聞有關中新命
百倍喜躍所恨熊經略抵死一年匹馬不入即古趙充
國李牧守邊何異無端筆舌摧此金湯可恨可恨經略
大章法全在懷柔西虜以離東酋今綱紐一弛將東西
連衡而起千瘡百孔左支右吾及至此而復思用熊公
晚矣明公爲國是憤懣又不獨在聲應氣求之間也令
侄彬彬德矩故是宗雷素心中人把臂數日彌覺異趣
惜此中館穀半爲有力先得之百口推轂卒無善地仰
負遠托惟有慚惶耳

與孫三府

矯鳥濃花空山增黛明公褰帟問俗或可乘閒一訪野
人第上下禮絕而茅容草蔬丈人雞黍又不敢以獻故
逡巡待耳適讀扇頭詩奇雋清真色香味俱絕此大曆
以來正始音也手書飛動深於古法玄宰卷得明公蘸
筆數語便令烟雲拂拂從十指間出若非當行家不敢
浪求也不肖拙腕何能塗抹謹如台命粗完箋扇正如
見疥駱駝令人欲滅耳

復某丈

白石雜稿

卷三

八

五

某山澤之癯不足比于作者忽承以二尊人傳見屬詞
旨酸楚讀之戚戚心動當此堅冰怒風漉泥第草雞骨
無多鵲血垂盡門下之仁孝何如而忍辭之也第小緩
時日具草請正倘先得志狀見示沾膏借馥亦可爲免
穎之一助耳望之望之

與朱平涵相公

憂餉當先憂兵清兵方可清餉此真實富強語時平作
僧有事爲勇將殺賊亦真實誓願語快哉非弟知之而
誰也京師地震則臣道不寧江南地震則吳越大水今

七月水勢未消。暴雨數十路九斷。十室九空。粟價翔踴。無可告貸。枵腹之飢。民橫目之悍。卒能坐而待死乎。幸而得生者。有救荒宰相在。則明公是也。有救荒宰相之門生在。則撫臺周公祖也。今萬姓嗷嗷。不敢十分奢望。止求查三十六年荒例。按而行之。而漕折帶徵。尤爲用恩喫緊第一義。諒明公必不引桑梓爲嫌。大司農必不援軍興藉口。此東南百姓呼吸存亡之秋。故特撰荒政一篇。奉塵台覽。蓋實腹正以實邊。救荒卽以救亂。倘蒙採擇。未必非人事補天之一助也。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三

答汪介如

讀倚劒亭草。想見先生之春容。閒曠胸中無一點事。故筆端無一點塵。恨不草屨相從。抵掌于石鼎松風之側。而以老怯出門。未曾親經至人棒喝。終是空山磕睡漢耳。邇來鄉飲。澗雜幾類。墻間謀者。若者皆以孔方爲政。先生此箋。堤防世教不淺。弟有數語。頗覺傷時。乃知迅雷疾霆。不如和風甘雨多矣。謹錄呈覽。敢附同心。幸惟咲而置之。

答汪比部

尊嚴朱門蓬戶。咏歌不輟聲。正如深山道士。衣草茹菌。雖王公大人見之。不覺屈膝。近集就梓。已章一生苦心。此後便可登山掘藥。以希難老之助。某幸未死。猶能負琴腰笛。覓於倚劒亭前耳。咎老泉嘉祐集。皆以子瞻子由。暴於人間。明公見季正其人其時矣。國朝有熱審。無寒審。凍餒并迫。慘於鑊邪。乞明公特疏上請。倘獲俞允。廣天子之好生。益尊嚴之上壽。其爲功德如何哉。望之。

答潘公

東坡云。中年以后。何事不有。先荆之變。非衰老所堪。近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三

始得孫。不見舍飴大母。念之不覺悽然。李壽長編北盟錄。宋遺民錄。弟未有藏本。曾虎臣能改齋漫錄。爲潘安期借去。五六年已作泥牛下海矣。聞明公整齊宋史。一洗胡元穢筆。大是快事。此后凡有宋遼金元說部。當粘之壁間。四面購訪。而弟則架上寥寥。皆行秘書之餘。唾殘瀋耳。

復卓令君

鄙儒涇涇。雖盈盈一水。不敢荷衣蕙帶。以謁蘭臺之室。正恐類于山人遊客耳。門戶紛囂。獨閨中無黨。今時局

稍更乃知明公立於四虛之地非有定識者不能以此
衆正倡國家實受其福矣。

答趙二府 時陞宗人府經歷

明公爲郡司農。釜可生魚。羅可張雀。嘗與夏君言之。而
今且已矣。時局一新。使人咋指。大老幾空。將相屬之。誰
氏人才。偏枯於門戶。善用衆乃良相也。兵餉糜費於軍
興。善用寡乃良將也。明公袖手而坐局旁。當必有權輿
宿具於度內者。恨不能抵掌一快談耳。

答湖州朱相公 時天啓丙寅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明公解相印。正在斜風猛雨。危湍駭浪之時。把舵收蓬。
氣力百倍。古云。負天下之望者。求退良難。今溫旨放還。
尊以元輔。非廉潔忠誠。何以得此。異數乎。今士大夫不
持昏頭昏腦。僵頭僵腦。且將國家事。弄得癡頭癡腦。無
頭無腦。若使君子不爲己甚。小人不與作緣。何至披猖
至此。屈指救時豪杰。惟明公一人足以兼之。其如鳳覽
不下。龍潛不出。奈何哉。南都宗伯度故人。推挽居多。若
到任。卽請引年。不至落惡少年描画手。弟感懷有詩云。
急流勇退賢哉二。直諫多聞益者三。益以明公望。思老

也。附此博笑。

答杭州聞子將

兩度得手書。詞旨嫺秀。把玩不釋手。須溪九種書。洗發
后學眼目。惜其父子不載史。俟冗過檢攷之。此公讀書
甚幽。跡甚潛。知人論世。吾輩后死者之責。若其玄解。識
者自能點頭領會。不復切切也。謹具稿請正。乞以楷字
梓之。行草非古。乃邇來惡札惡習耳。左傳久閣筆。恐不
能作敘世說妙在敘事。如画不止微言。冷語若老莊林
註却俗。刪之快人。而老氏註尤帶學究村氣。讀之想當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作嘯也。舍親張昂之令盧陵。乞寄一部示彼。轉索未見
之書。或須溪有緣。借力縣大夫窮搜力購。鄭浹深訪。書
之法。因人而求。因地而求。正此類矣。弟老作赴應僧語。
何堪災稟時事。日異月新。使人浩嘆。弟昔年寄書楊淇
園公。君子去其已甚之行。小人化其未形之惡。不幸今
且驗矣。思老彥直俱已還。相戒爲申屠蟠。無爲楊惲也。

答鎮江莊五修先生

弟老不出山。僅從遊衲遊客。訊有道起居。諗知曾靈光
歸然獨存。欣慰無比。往甲子地震地坤道也。臣道也。今

上公巨卿皆入蔚羅。四郡年荒粟踊。此時博得飽食。其眠覺過無涯之福。况先生杜門靜坐。百不相關。申屠蟠龐德公。豈必求之漢季哉。弟謹守磨甿堅。差不辱知己。弟文遭客債。彌老彌多。轉恨所居之不深不密耳。若妻兒之喪。大限已到。各自分飛。東坡云。人過中年。何事不有。只得理遣之。業理青山之坎。亦是減塑中事也。承念敢此奉慰。賀公祖屢次見招。行止未定。然不如挽鬚捫膝於綠陰濃處。較是本色。何如。

答潘遺民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久不見道兄。如慕古人也。世味如嚼蠟。亦復何味。弟屏居山中。猶有不韵客。違心語。冲冲往來。頭童齒豁。猶作赴應僧。可憐矣。落羽非異事。弟哭孫兒。女瘞殤人。孰無情念之恨。不能炙臂分痛。弟此間屋少蚊多。卽有僧舍。爲郡中逢掖諸君借盡。僧攢眉不能却。百方遊說不能去。此在在皆然。微獨峯泖間也。當此奇暑。二兄姑俟秋深盤礴涼月微颺之前。較是兩便。昔沈石田先生遇雨。傍農莊泊船。老農呵之使去。石田云。我好人也。老農云。豈有好人。六月出來。石翁聞之警悟。自此大暑禁足。每

云彼處農師是我導師。敢附一咲。

與楊淇園侍御

明公挂冠神武。祥鳳冥鴻。有識欽嘆。當今風波刺天。虞羅匝地。非特求進難。卽求退尤難。自今以後。策韓斯王之驟。放林處士之霍。山北山南。安往而不自適哉。時事極可怖。未敢深言。三年前某曾云。去君子已甚之行。化小人未形之惡。天下尚可爲。今皆反是。不幸而鄙言驗矣。雖識者欲起而救之。無及矣。人才壞於分別門戶四字。兵餉耗於掃穴犁庭四字。此國家第一根本大慮。舍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此不圖而惟疾風暴雨。迅雷震霆之是快。朝野寧有太平日耶。知明公閱世憤世。恨不面談以抒發杞之憂耳。

與周公玉繩

往承先太史垂訪於京口。客歲又數顧于白石山。留連觴咏。神審甚正。議論甚爽。飲啜步武甚健。卽使姑布子相之。無一死法。而忽聞游岱之耗。驚悚不可言。某卽欲躬詣几筵。項且病瘡者月餘。禮六十不越疆而弔。况近七疲曳之杖。不能出籬落十步外者乎。特陳香帛。附瑞徵兄迴風遙拜而荐之。至于御李識荆之誠。纏綿已久。

今未敢以寒暄涸孝思。請俟異日三薰三沐而誦教焉。

答游勿礙

某。硜硜日坐三家村。正如杜五郎。不曾出籬落十步外。卽有四方長者。皆偶從行卷中識其姓名。讀介州集。得宗謙先生讀閒居詩。得勿礙先生疑節俠。疑高隱。疑祖師禪。而皆未盡其思路之幽微。寄情之閒淡。味外味。趣外趣。一似神仙中之詩人。非詩人中之神仙也。弟偶強氣吞餘子。今不得不以代興推卿。俯仰宇宙。同調甚難。何日握麈相難于竹風蓮露之下。大是快事。弟不佞老矣。一味作減塑。不願作增塑。尊尊筆硯。皆非意中事。而門下獎飾過情。推而附之。墜而損之。若以爲猶可。願名賢玷壇之末。使人汗且及踵。惟有十重鎧甲障面耳。楊公敘具草。請正。度無足爲重。輕吳鄭兩公。皆海內卧龍。卧彪。倘有搜訪奇才者。當惟力是視。

答杜後城丈

某。蠖蟄東余山。已二十餘年矣。鑿坎一坏。縛茆一把。溝池花木。具體而微。少暇。則負錦于山。濡毫于硯。一生與弟結緣者。石耳近。切安兄新構小庄。頗覺隣近。幾如麗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三

白石樵真稿

卷三

尺牘

三

德公望衡瞻宇。恨次公長公。未得團樂觀望。共作桑上桑下之談。然兩公亦何嘗不相對栩栩也。南都滿目佳麗。而無撲面風塵。一樂不騎而輿。二樂形影則棠棣。唱和則壺篪。三樂風波災異。北動南靜。四樂昔之吏隱。在金馬門。金之吏隱。又在金陵矣。弟衰相俱現。世念全灰。旣不能爲五色蠹魚。又不能爲八公雞犬。日手老易。以希苟全。而憤憤仍如故。台丈乃以南陽東山見挑。弟面薄。豈能着十重鎧甲耶。愧死。箋楮謹應命。真所謂驚蝴蝶。疥駱駝也。名香珍于鷓鴣班。冰紗薄于蟬翼。雅意綢繆。

與顧所建

一顧千金。一諾九鼎。小侯之名徹朝野。不知一言千秋者。真顧先生也。客非虎豹。皆願登龍門。先生素貧而結客。著書而應客。良苦良苦。郎君以第一補諸生。弭貂吐鳳。具兼之矣。每欲渡江。一候明公。念黨兆已成癘疾。觸喉展足。皆成忌諱。惟山藪漁樵。差足自鈍。目今交遊間。非獨舌有銛。抑且眼有銛。子將哭世。并哭亦覺爲煩。寓庸二字。真吾師也。先生以爲何如。

與韓鵬南使君

台臺卓異之政。已載去思三碑。度非銓曹則臺省。不謂飛鏃暗矢。頓起一時。公論昧心。此勞臣傑士之所以解體也。不肖每念及此。雖跌跡蒲團。胸中五岳數起。使人慨然。不肖蠖伏。奈山螺龕。鷲巢。差池避世。久已嚙指不作。長安書。而常熟友人陳貫之。奇士也。願見明公。真不異韓荊州。某貪此君。爲魚鴈得訊。起居而貫之。客錢仍峯所。或得時邀清盼。知明公必不按劍國士也。

白石樵真稿卷之四

尺牘

答張扶輿

蒲柳之年承垂記。遠分廉將軍水俸佐觴。因囑兄曹云。昔戚少保好與弇州太函遊。遊士至今談說之。第非王汪兩公。而明公之經文緯武。則可以肩隨少保。無愧色。若啗藥飲水清風透膽。則更當讓一等。非久登壇始快公論耳。劉大司馬急才甚於急己。與明公定作函蓋之合。南糧單虛。楊者欲噪。幸相與膝語。預爲調御之。非腐白石樵真稿 未印 尺牘 談也

答河南彭君宜

前者明公突入空山。山叟見之。如單子春之遇管公。明耶。鄆淳之遇曹子建。評說混元。區別品物。文彩葩藻。枝葉橫生。不覺收聲屏氣。懾服于塵尾之下。但恨清酒不及三升。短燭未跋數寸。振手告別。正與阿閼國一現。何異忽接手翰兼金。讀文遊篇。則食雪食霞。披歸庄圖。則載風載雨。杜少陵拙於畫。吳道子拙于詩。先生其兼之矣。不朽矣。奇暑灼人。蚊雷聚響。留使者數日了得詩教。

牡丹賦及李恭人傳。手顫頭暈。且坐且眠。老人衰相。種種出現。餘則三鼓氣竭。未克如命。奈何。朔日禮佛。始悟天聾地啞。爲文昌師。非文昌僕。東坡子試妄言而我妄聽之。猶帶文人習氣。非道人固蒂深根者也。孟子之辯。不如曾子之唯。曾子之唯。不如曾點之瑟。此味豈忍獨薦。愿與有道共之。

與王東里

明公具哲人之先幾。兼道人之慧眼。凡邇來吉凶變幻。恩仇反覆。皆照破于黃梁枕上。白駒隙中。出處二字。久

白石樵真稿

未印

尺牘

有定衡。第何敢勸駕。但廟堂推轂。方切追鋒。在門迫斯可矣。用遯守遯。爲正兵用夷。夷爲奇兵。明公前語。至今尚可作三年之艾。而猶曰。擣巢曰。恢復將誰欺乎。董臣業適奉漳南之命。此公年少而才老。識高而心下。遠聞紅夷猖獗。未悉情形。全倚明公爲導師。或勦或撫。或應通販。或應禁絕。其中必有委曲機宜。神通方略。乞明公屏人嘔心指授之。自當如命奉行。藉手以綰吏議。而明公上報國家。下庇桑梓。陰德亦不小矣。幼翔翁。去年臘月。已蟬脫于興化李組修家。後有見之淮上者。若果

爾真地仙也。

與顧繩所

往者爲節母劉太君作傳。藉手以報名賢。弟處空山。無緣作信宿。傾晤幾于老氏所云。至治之世。不相往來者。然一種疎淡滋味。彼此俱耐咀。嚼勝醴交者。萬萬倍矣。明公吏隱六朝。佳麗間。火宅水山。兩不相涉。弟亦日與田庚漁師爲伍。猶恨未深。未密。俟異日錦旋。訪不肖弟於空谷。蕙帶荷衣。槃旋於古松流水之下。猶未晚也。

答李蒼岩使君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尺牘

五

某屏山澤間。每咲猶龍公白頭青嶺。僕僕關門。至今五千言挑動。後來聚訟之口。無乃多事。今復何言。惟願作文昌。旁天聲地啞。兩侍兒。庶幾倖免。以此不敢見當代諸名公。而台臺辱損飲水之俸。何意暮年。忽逢知己。但垂鑒過情。惶恐莫知。置對惟有。着假面自覆耳。淮允既免。水勢又消。客船南來。布帆無恙。不然。頗爲椎額。贊眉。未知所竟。今明公天人協相。可以轉咷而爲咲矣。

答如臯李天生

第久棄公車文。然于子弟門生。間讀專作。輒指示之。奉

爲導師。已讀偶草。及指樹樓集。俠乎仙乎。堂堂大人乎。吾莫得而窺其際矣。弟嘗欲僭定天啓間七才子。如王

季重倪鴻寶及明公而三。此外鮮四方之交。未敢輕屈一指。願言自愛。菰林代與之權。天將雙手交付明公。山可拔石可鞭。諸侯王不敢仰視。明公正其人哉。某齒豁頭童。衰相已現。局跡空山。正如壤垂處壤。不復覩域外昭曠之觀。近又見世路崎嶇。將恐將懼。但願守口如鉗。不願張口如箕。善乎皇甫士安之論曰。生不爲人所知。死不爲人所惜。至矣。聾啞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秋暑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尺牘

四

小退尚欲擬少伯答西子書奉寄。未知肯容我作此。僞否。

答鮑赤城

奉別三載。郡邑騎竹之兒童。憇棠之父老。過鮑祠。思鮑公不啻臺下之思并州也。繡臨河。雒比之往時。直指不。同救大災。則一時之司命。管大計。則全省之銓衡。此皆。摠攝在台。臺正。直忠厚中。節鉞必基于此。入夏久雨。止。青幸不及。沼但建祠起議。墳墓屋廬。未見寧日。予大夫。調停百姓。易調停朋友。難明公聞之。想當一咲一嘆也。

與李廣霞

翁臺字如臯。客有謁者。第以塵甌辭。已推蕪關。客又有謁者。以韓求仲空索歸辭。仰成清謹澹泊。五年不敢通一書。卽翁臺亦然。蓋彼此心相知。心相體。正不在寒暄數數間耳。茲有故人子吳耳臣。博學高才。曾讀父書。如早極談翁臺德政。灑灑不去口。願得一御李使君。無異執鞭古人。第素不敢輕荐一士。而吳君亦非湖海之客。幸翁臺以弟之子視之。曲爲之遊揚培植。何異弟之親承河潤也。

答毛撫臺

前者吳門之變。古今無此病。無此方。亦無此藥。台臺調劑於上下內外呼吸治亂之間。始得收拾元氣。正氣還之朝廷。而醫師之苦。則更有甚於病者之苦。蓋病者尚可疾痛而呼父母。而明公將誰告也。近推司馬雖未足以報保全士民之陰功。而定可以弛憂勞恐怖之重擔。燈蛾牛爐狐兔含悲。則請暫辭白下。小憩青山。異日展開不諱之鬚眉。酬答太平之聖主。豈云晚乎。大抵門下之士。非訴窮以祈哀。則頌德以求悅。又不然則多方羶

詞以勸駕。而某之所以事二十年。感恩知己者。竊又在彼。不在此。亦恃明公急流之勇。知幾之神。或亦有取云爾也。蠅口多青。鳩眼尚赤。但以舉劾復命。而停寢地方人才易之無舉。正所以無咎耳。明公以爲何如。讀手抄尊敘。不惟文章精凝弘雅。卽書法亦且馳騁晉唐。今何時乎。而猶孜孜經學不去手。造次必於是。昔聞其語。今見之於明公矣。

答李茂嶼

往吳門劉學憲入山。得聞貴陽之詳。此雖天祐忠良。然非真正神龍。豈能生騰虎口。其不爲張詠者。幾希矣。特以地方僻左。遂置遠臣。勞臣於度外。且又因而誣誅之。此有識所爲扼腕而長嘆也。明公爲金爲玉。皎然已試於海內。海內無事。則已。有事豈得舍刀山劍樹之豪傑。而用虛談無當肉食之書生乎。雲臥雖堅。恐追鋒旦莫且下矣。某七十老人。以空山爲枯殼。以圖史爲殘涎。土衣草室。不敢問離落外事。忽蒙封若兄捧書見投。因讀其詩。草無奇草。心有異照。故口有異言。筆有異氣。行且結秀。飛英從明公肩隨而起。不止稱詩壇中跋扈將軍。

也。適風觸齒痛。潦倒異常。即信宿對談。未及麗氏桑上桑下之半。然歲寒締交。自此始矣。

荅鎮江賀太尊

大工之役。文武內外。皆蒙不次異恩。先大夫拮据首事。節省金錢百萬計。以忠得謫。以孝子疏辯。僅得昭雪復官。何其遭逢之不振也。就中無限感慨。恨無子長之筆。委宛摹寫一番。而以屬之七十老人。此某所以踟躕腐毫而未即報命也。三義一額二聯寫上。不知能為古人出氣否。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尺牘

七

堂堂廟貌。面對百千年名山大川。快逢一統車書。休恨分吳分魏。

赫赫神威。手提數萬隊風旂雲馬。直下九天閭閣。但思扶漢扶明。

荅丹陽姜長源

某五十岩居。楷杖負鋤。日與田庚蘆中人作伴。耳中寔聞長源先生不敢通尺疏于左右。忽承名賢遠損書。既垂訊山澤之癯。此侯生所以感恩而莫知矢報也。時事日新。草衣土室。希閔希蟠。正恐神交知己。覩面無緣。今

聞與若崔有絲蘿之雅。則不腆青山。便如長源籬落間。物刻竹。吞花。朋雲借月。吾兩人故自有捉臂時矣。

荅劉方瀧太史

秋仲欲躬詣奉候。適卜山荆之隴。不能扶策出籬落間。深以台履為念。頃得教。始知瘡病君子。非維摩示疾也。出山雖遲。然熊患之案。悉付之不見不聞。宰物者之成。就明公亦云巧矣。宜後不宜先。宜靜不宜動。及今日頗覺鄙言差。有意味。鳳凰出而瑞世。嘉平之期。星言風駕。亦朝野所熱望也。偶作草堂。忽承遠貺。于茅之暇。復得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尺牘

八

老瓦盆酒資。感注明德無以為報。

荅馮公

某得御先大夫兩度皆在金陵。初見鮮華美丈夫。才名烜赫。為許張兩司成所奇重。再見髮種種矣。稍不良於行。而與彭仙翁比舟連床。談吐練之術甚秘。某幸竊聞一二焉。彼此相期為楊許碧落之遊。而不虞騎箕前去也。痛哉。某老矣。齒豁頭童。引身剪迹。十九半在空山。即郡城慶吊。幾類無禮。以此未獲渡江。荐一束芻於先大夫几下。忽承專使專幣。千里惠臨。惓惓懸墓銘。見屬藉

手有道之碑。以代延陵之劍。幸其第浙中多上衮巨儒。韓歐大手筆。項背相望于朝野。而某乃牧唱農歌。何能使逝者名世重。得無門下好奇之過耶。幸小寬其期。當呻吟盤薄。宛轉摹寫。以報所知。清白家風。丹青吏蹟。不腆腐毫。故有眼在四六尊啓。字字淡亦字字珠。環迴不忍置讀。倉卒不能儼對口占授使。慚悚萬端。恃使者親見僕困老。又困客焉耳。伏惟三省而置之。餘容遡風布謝不悉。

答孫公

今朝野推明公第一世家。忠孝廉節轟雷霆而揭日月。其他衡向之經術。賈陸之文章。迄今未有艾焉。若清簡公錚錚皎皎。尤某生平所願爲執鞭者。况重以遠命。愧悵又屬董侍御爲之道地。藉手一傳。寧忍以不文辭某乙酉讀書太原雅蒙文肅公國士之目。丙戌擲青衫耕隴上矣。癸巳計典山澤人不解其詳。頃讀志狀及奏議。始知清簡公之去國甚勁。爭執閭部之職掌甚大。若傳中微言之。則未暢厥旨。直言之。則所傷寔多。若浮游其詞爲左右袒爲半面粧。則又近于詭對假誦之無行者。

皆鄙心所不安。亦台臺正人君子所不取也。故寧違命負荆而請之。明公不敢違心引弓而射。四十年通家之先達。不然。倘海內交遊有口。太原父子有靈。則不佞操何辭以應塗飾何面目以對某老矣已矣。惟有稽首返幣。遙謝台臺。以付定論。于如椽如矢之筆者。伏惟度外見原。一咲而置之。

答徐玄仗

某五十時。便已買山穿坎。爲容棺之墟。櫛沐風雨。負插松杉。少年驚雀之志。已付之子虛矣。苟有隙地。而置溝池。點綴菴亭。聊以爲避客挫名計。豈足挂明公耳。中若佳園奇曠。秀甲一方。恨不出入青葱翠微間。爲輞川秀才爲吾家灌園仲子。當續前詩以懺疥壁之罪。南華發覆敘承諭殷勤。况久與蘊公有惠莊夙。莽寧忍以拙劣辭第非濠上宜覆不宜發也。一咲。

答畢白陽公祖

台臺正席南都并州舊子弟。本當捭謁堦前。而荏苒遂匝歲餘。尚稽通候。一則揣分不敢溷瀆。一則拙敘未奉報音。頃從杜舍親接到遠書重貺。始知從前魚雁。強半

浮沉。即揆雲之刻。飲水之休。猶遲遲道塗間也。竊聞之。敵門生吳震元。台臺于政府有公揭而無私書。于津門有節省而無靡耗。荷担願寔而不願文。讓路願南而不願非。堂堂正氣。惴惴小心。此天留明公以爲社稷計。卽海內有識。亦不得不以此歸重明公。第恐樞衡之召。非久至耳。自來軍興。則疆場之地。苦搜括。則財賦之地。苦今東南困荒。困役困累。年宿逋。富者貧。貧者亡。枵腹待盡之民。與橫眉不逞之輩。所在而有。若得台臺久借東南。爲衆正砥柱。爲半壁金湯。豈非今日之喬白巖哉。某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尺牘

七

樓蟄空山。杜門杜口。百不與聞。惟日讀申屠蟠袁閣立傳。以待餘年。無可爲明公道者。言外惟有感嘆耳。

答劉碧山代巡

台臺立朝以正直忠厚爲先。巡方以淡泊寧靜爲主。非特今之古人。抑亦古大臣之風格也。并州舊子弟。每挑不佞而招之。曰劉公祖龍門咫尺。盍往登乎。某亟止之。云吾儕寧行行避驄。無爲三匝繞鵲寧使訝其不來。無令厭其不去。以此未敢少展通候之誠。而明公書貺先施。出自意表。王公韋布。兩無愧心。亦無愧色矣。謹此薰

沐稽首以謝。百恐敘一篇。附呈請正。

答蔡義徵

先生月奇暑。破危浪。挂帆二千里。訪某於白石山。某木彊人。何足以裨先生。則有口誦心服。本爲吾道司南而已。夫以先生之才學識兼長。卽置之天祿石渠。豈不甚稱。而屢困經生言。使識者有樞駒效鳳之嘆。然先生木五十尚壯年也。古有公孫弘陳全甫。近有焦漪翁。而又何憂於蔡先生。先生姑堅忍以畢塲屋之伎倆。逢年適時。志散意得。得以爲我所欲爲。此亦司馬題橋馬周濯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尺牘

七

足之秋也。而請無事游。卽游鮮所遇。卽遇鮮有能盡先生之奇者。自來好人不容出頭好事。不容到頭。卽邇來上卿巨袞皆然。容白衣之山人。黃衫之豪士。握麈搖扇于蓮花幕下乎。已矣。王公之下士久矣。弟以此不敢結客。亦不敢荐客。客至者。濁酒枯魚。少傾彼我。而後別。閉門閉口。入密入深。蓋五十知命。便已負鋪穿坎爲客棺之墟。而況頭童齒豁。飾巾待盡。其無意於人間世可知也。昨適吐瀉。暫憇鄉居。失迓台駕。俟少健。當專詣以快千秋談。正史序。扇頭詩奉正。

答浙江撫臺張華東

天下太平矣。偶向孤山麓。墮驢一笑。卽杭嚴公不使聞之。况敢以賤姓名唐突蓮花幕下乎。明公樓船出汎文。武將吏躡矢橐鞬。迎於道左者。如堵墻。顧獨風聞野叟出游。特遣從者捧書幣。渡江而來。氣象從容。此亦綸巾羽扇之一班也。感激感服。

答金公

張余老歸。具詢台履如意。欣慰異常。昔盧生夢覺耶。郭且豁然得道。况明公禿秩償金。幾人刀俎。鼎鑊間。召還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尺牘

七

故吾竟鬼。至人。不死。何快如之。要非十分金剛堅忍力。不至此。劉元城。胸睡如雷。徐有功。殺之三。有之三。而神色不變。古來艱險百折中。勘破無限假英雄。亦鍛鍊出一二真鐵漢。今復見之于明公矣。頃堯舜當陽。雪讒理獄者。牘滿闕下。明公以事關僚友。不願爲智囊。願爲括囊。抑何其深長而有餘味也。老坡云。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此百尺竿頭語。亦紅爐點雪語。且忍字之外。不別有逍遙游乎。明公姑置長源伊川兩先生。相與尋希夷于隆驛坡上。拍手大笑歌舞天下太平樂。

不樂也。

答陳五鉉觀察

曩承遠訪。不衫不履。似狷似狂。曼然出于談笑聲氣之表。自後間隔。無緣通數行書。念之耿耿。適承使者捧札入山。分我水俸。不意王公布衣交。尚存一線于天壤。感嘆久之。細閱宦蹟。如砌晒場。甦貧役。恤車戶。運凍糧。修城葺署。挖漕建橋。皆節省中利濟。精細中強直。而摠之。繇裁革公費。陋規。始清人之所不能清。然後能任人之所不能任。窮搜鼠穴。力抗貂璫。皆此故也。乃知在職言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尺牘

十

職在職盡職。儘有無限衛軍國。積功德處。舍是不圖。而紛紛于門戶時局之間。墨守輪攻。掉弄不已。此連環鎖。鴛鴦劫也。其亦未聞陳先生之爲戶曹郎乎。西湖足了公事。下車之初。決不敢首謁故人。爲四方游客嚆矢。匹夫鏗鏗。張方伯王杭嚴可質也。

答王公

自來國家全副財力。悉用之于遼東。士大夫全副精神。又悉用之于門戶。今虜困雲中。塘報隔絕。賴有活堯舜在上。決無大虞。因此告棘一番。使皇上留心邊事。

如世宗而少年浮氣者不至侈口倡爲恢復之議。借外憂以銷內憂。未必非聖明之福耳。調停二字。豈能禍宋止。謂其夾襍用人故也。而不知其妙在於停。停久則美清。美清然後可以增減五味。若一美而衆手爲政。是名爲攪。不名爲調。今願諸公停。不願諸公攪。台臺聞此。想當噴飯一咲也。

答徐公玄扈

明公清真奧博。翕集大慮。雖在衡門。負公輔之望久矣。年來借此繕書。正恐捉鼻不免耳。陸文定九十外。常患

白石樵真稿

卷四

人瞻

七

頭暈。氣有餘。卽是火。此壽徵。非病也。某稿林澤間。非耕耘破視。則洗發頑山。一生與石有緣。此外惟杜五郎行境不足爲巨公道也。春來風雨。花事支離。卽令坦尚未着履奉訪。俟少晴。斫笋鱸魚。邀作郊堂夜話。不令日日噉齋蕭寺也。

答郭章發父母

承惠報書。惓惓垂意山澤。此王公大人未始有也。山居覆閣論語。竊味危行言遜四字。言既遜矣。行豈危哉。意青臨深履薄之危。卽是安身立命之着。此解然乎。唐元

鎔家貧力學。有斷齋畫粥餘風。文采雋麗。偶落遺珠。素感國士之知。并援并州子弟之誼。不覺飛鳥投懷。惟台臺憐而植之。片言吹噓。便生羽毛矣。

與青浦鄭公

霖雨連綿。饑民愁嘆。目前惟合圩大朋車。尚可車戽。然非奉鈞牌。則衆心不一。衆力不齊。若得佃戶出力。田主出錢。台臺親標硃筆。嚴督低鄉。或不時小舟躬臨勸諭。雖大潦不至甚災。此急則治標之說也。華上窪下之田。剖分青浦。受病又深。明公長圩化短。大圩化小。告示不

白石樵真稿

卷四

人瞻

七

啻三令五申。而無奈蠢蠢之民。因循徼倖至此。嗟何及矣。租米錢糧。日難一日。所恃明公拯溺。甚于杞人之憂天耳。

答王修微

空山中自修道。人飛至。便成洞府。何必處處鸞鶴。山山蕙蘭。乃稱世外也。別時贈懔。使人不能返視。黃蘆白蒂。孤鴈嚴霜。峭帆之下。幸爾無恙。昨夢秋月。如規游氣。散盡曉。謂侍兒曰。此夢可祥。已得手書。追呼二三韻士。觀之。驚嘆其奇絕。天女散花。今見其人矣。梅花爛熳。度在

二月初旬能舞棹。諸此請諾否。先期一報。表雪相待。衡門之下也。

答南京張可大

自吳閭望見塵蓋。此後僅于翰墨尺牘間相通。氣蓋風調。不啻延津雙劍也。明公屢握重鎮。豪中貧薄。與寒書生等。只此廉將軍正可當一面。風百曹而明公絕無。效鳳。極駒之嘆。其識卓矣。思昔戚元敬。猶與王汪兩司馬唱和。武略文謨。至今鏗耀人耳目。明公獨吟獨賞。而第輩又不能荷衣蕙帶。坐蓮花幕中。相與塵尾論難。此亦白石難真稿。卷四。尺牘。

吾兩人小恨事也。

答東里

明公前后兩牘。侃侃數百言。真活命丹。造國手也。以澹泊寧靜之人品。出之以正直忠厚之奏章。有識者讀之。使人不得不服其眼力。識力。膽力。筆力。此皆一無所爲。而爲。豈望今日要典哉。中行本于獨復。戰勝不願求肥。自古哲人。往往自正中。人。中。撥轉出來。其惟明公乎。甲子朝事始芽。劉芳老貽書見詢。弟應之曰。諸君子宜靜不宜動。宜后不宜先。宜憂不宜喜。荏苒三年。不幸小驗。明

公有感于熙豐元祐之兩不合者。此亦可以定出處之權度矣。龍惟潛。故神。鳳惟不下。故威。與其出受時流之推轂。無寧退守至人之括囊。行行且止。觀變相時。明公試以爲可不可也。六月廿六日。夏繩老一病遂亡。細檢遺橐。即寒衣折絮。付之質庫中。貧不能殮。殮不能葬。即兩親尚在淺土。可憐哉。

答丁宗伯

老公祖再訪空山。真如壽星過度。不當作尋常看過也。至人辭榮如臙。鬼神所知。但恐地震火災之后。舉朝震白石樵真稿。卷四。尺牘。

驚此疏。卽上。未必遂得請。子路救人辭金。夫子嘆曰。后世不復有救人者矣。當事者得無以此見格乎。

答謝象三使君

明公巍科高第。乃不願爲木天貴人。又不願爲衡文使者。着無爭之棋。乘獨後之馬。神識何恬。而地位又何卓也。道路有口。鼎鑪有耳。銓諫一路。定當虛席以待。明公大丈夫。豈論目前之小屈。伸乎。今天下無地不難。無官不難。獨明公恢刃練川。綽有餘地。調劇之報。譬之兒方乳而奪之母。老稚嗷嗷。攀留無計。可念也。近者邵文加

賦一事竊嘗考之舊牒從平米上加則所出少從田上每畝加則所出多乞明公酌定請之道院倘得允從其亦救民水火之一策乎非止爲練川德政碑地也

答劉公方瀛

明公望隱韓范心同園綺味老氏之止足援哲人之知幾未嘗一日而戀神武門也俟大兄策名賢書明公或可斟酌進止但張翰有云負天下之望者求退良難正恐未容酣臥耳第在山日簡道書不欲通姓氏于蓮花幕中忽承遠箋情益親而貺益重未省老夷門報恩在白石樵真稿卷四尺牘

與王公還滌

去冬大雪中飲胡頭今復披裘擁爐矣歲叙一遷獨聞新天子神明異常事事親自裁決吾曹一片青山居然無恙尚可作擊壤老翁若明公文章建白播在朝聽旦晚賜環以襄出否開泰之新政合豪杰將誰往哉楚中譚友夏發解士林皆爲額手獨鍾先生全集未行人間

不識可搜刻殘斷以代伯道兒否秦碑甚多強半作武后塔材曾見姜輔奏疏言之可嘆乞法眼擇其尤者見寄數番真草堂一段吉光錦也

答青浦鄭公

某草木餘齡仰承垂記特賜贈言一字一明月珠也何以報之楊斗樞一疏奉旨平和或聖明留此獨奮雷霆之斷亦未可知敷政優優當是佳兆譬如立春矣而猶有餘寒立秋矣而猶有餘熱造化且然而况朝事乎向來尊卑不敢當文舉之年若出山奉送則類遠公之白石樵真稿卷四尺牘

過扇谿橋矣

答鄭公澹石

朝天之車日近一日新報亦日近一日此行真讀活通鑑也得教快甚但獨斷出之聖天子安靜聽之諸君子則華山老人便可大咲墜驛矣

答李思然分司

聖明之主輔之以相濁亂之後救之以清如明公之清非小廉曲謹者可雁行也鄒滕定變而不暴其功鹽局脂膏而不染其膩進無倣色退無怨言名實俱孚心跡

雙。潔。世。眼。憤。憤。或。咲。以。爲。愚。或。嘲。以。爲。矯。而。明。公。苦。節。彌。甘。卽。妻。子。童。僕。皆。有。安。貧。樂。道。之。色。此。當。于。古。名。臣。中。求。之。豈。淺。夫。俗。士。可。得。而。涯。涘。哉。分。宜。墨。江。陵。橫。猶。有。請。劔。牽。裾。者。頃。權。璫。虛。談。薰。天。網。羅。匝。地。頌。功。德。建。生。祠。幾。同。左。袵。賴。聖。主。中。興。一。洗。乾。坤。日。月。屢。奉。聖。諭。倦。倦。以。起。用。褒。恤。爲。先。務。今。冬。春。隔。歲。而。會。議。杳。然。其。何。辭。以。答。聖。明。以。慰。天。下。之。望。時。事。如。此。良。可。慨。然。則。台。臺。困。頓。鹽。車。之。中。沉。滯。積。薪。之。下。又。無。足。怪。矣。

答李大生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尺牘

七

第。正。七。十。矣。方。以。虛。生。爲。慚。勞。生。爲。苦。今。幸。聖。天。子。乘。乾。開。泰。權。璫。伏。法。皆。出。人。鮮。甕。鬼。門。關。而。授。之。義。黃。世。界。太。史。公。謂。漢。文。之。世。黎。民。新。出。湯。火。老。人。嬉。游。市。中。如。小。兒。狀。某。得。無。類。是。乎。山。中。菰。竹。移。花。泥。土。撲。面。而。使。者。賁。杖。頭。渡。江。來。急。展。壽。言。讀。之。清。真。蕭。散。生。動。飛。揚。直。是。龐。德。公。徐。洪。客。可。與。語。此。第。何。人。何。福。而。能。消。之。惟。傳。播。交。游。藏。示。子。姓。如。天。上。赤。文。綠。字。而。已。皇。上。好。讀。史。事。事。臨。摹。古。人。卜。相。金。甌。機。老。首。膺。特。簡。聞。命。之。日。遠。近。馳。賀。者。收。書。不。收。禮。清。之。一。字。允。合。

帝。心。明。公。有。道。有。見。度。與。此。老。必。多。函。蓋。之。合。蓋。潔。品。正。相。類。耳。辟。彊。兄。詩。文。中。真。滾。地。獅。狌。第。已。怖。而。腦。裂。尊。撰。西。子。書。寔。天。下。奇。作。少。伯。有。知。且。當。結。舌。第。豈。敢。望。作。秦。吉。了。乎。

與張燦衡侍御

竊。聞。君。臣。一。線。精。神。全。恃。章。奏。向。來。太。冗。長。非。所。以。愛。吾。君。也。太。穢。褻。非。所。以。敬。吾。君。也。部。覆。耽。延。詔。書。挂。壁。非。所。以。畏。吾。君。也。頃。奉。旨。奏。疏。限。千。字。題。覆。限。十。日。似。已。爲。聖。明。冷。眼。覷。破。矣。能。以。日。清。月。朗。之。手。寓。于。風。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尺牘

七

行。雷。厲。之。中。獨。明。公。一。人。耳。友。人。葛。一。龍。其。詩。品。人。品。某。之。師。非。某。之。友。也。謹。以。其。集。呈。覽。此。兄。家。甚。貧。自。負。甚。不。淺。倘。以。并。州。部。民。而。與。進。之。服。闋。補。官。得。就。五。斗。不。至。同。休。儒。爭。長。安。飢。飽。此。明。公。之。厚。造。于。文。人。者。也。後。房。蘭。玉。必。且。叢。生。幸。明。公。便。示。以。謝。老。稚。之。望。

答王道觀使君

某。七。十。老。矣。日。向。螭。設。燕。窠。中。洗。破。硯。擦。殘。編。佃。文。自。活。遠。視。松。江。漁。父。大。有。愧。色。台。臺。何。所。取。而。辱。存。之。授。以。琅。函。冰。俸。獎。飾。不。可。當。回。環。再。三。几。欲。穴。地。而。入。矣。

明公經術人品冠冕士林。豈特省元第一。不置之芸閣。蓬山而置之斗大邑。然積功累行。許旌陽何人也。異日朝拜官而夕奏疏。趙清獻又何人也。頃聖天子當陽。非時召對。初欲廓清羣穢。繼欲整刷積弛。直將付部覆。付會議。不痛不癢之世界。用倒倉法一番。明公忠孝填胸。得無聞而色動乎。借筭筭度兩三年。彈指間耳。狂風怒號。濱江海而處者。漂沒無算。此天變非人事也。獨崑山焚抄更烈。此舉出於君則正。出于民則邪。出于朝廷則治。出于鄉邦則亂。手不可使滑。膽不可使大。漸不

自石樵真稿 卷四 尺牘

可使長亦主張世道者之隱憂也。明公以爲然否。

答畢白陽司空

往承垂念。山澤故人。遠寄奏議。冰俸即欲修謝。以展感激之誠。會中外告密。雖有魚雁。不敢逗入網中。頃皇上以堯舜之聖明。兼漢宣之綜核。特簡天下第一端人。爲衆正倡。海內欣欣更生矣。兵餉告殫。災傷疊見。鼓噪則用法難。賑貸則用恩難。緩之則邊鄙之枵腹而號難。迫之則郡縣之洗手而炊難。所恃吾君吾相無豐亨豫大之侈心。有愛養樽節之寔意。台臺雖爲手足關情。皇上

決不舍股肱腹心而別有他屬也。忠孝填膺。精神滿腹。樞衡重任。虛席以待。明公豈久煩于簿書錢穀間乎。南郵頗便。幸慰好音。

答沈雲升侍御

往聽繡朝天。不及出山一送。兩承翰惠。何其惓惓于山澤故人也。強弱多寡之論。極切中府疑機。頃邊報甚急。聞者張皇第謂堯舜在上。決保無虞。此賊孤軍深入。糧草不敷。水土不服。地利不諳。步步皆兵家所忌。若堂堂天朝。援兵則有增無減。祭餉則有速無遲。聲勢日

自石樵真稿 卷四 尺牘

益張。膽力日益壯。自然操必勝長勝之局。但不可輕敵輕戰。一味列火炮以待之。掘暗壘以陷之。設水草以誘之。款挿首以離之。結朵顏二衛以疑之。賊其能久盤踞于內地乎。入援之兵。須要紀律分明。何以使之不逃。不捨守城之兵。須要調御有方。何以使之不擾。不諱男女號哭。何以使之入貨物擁軋。何以使之進奸細。何以盤詰漕船。何以護持專備。薊州通州。何以使山海無疎虞。專旨調將調兵。何以使各邊無單弱。宜先請皇上持發。勅諭曉示中外。而諸公相與盡心盡力而籌畫。

之。即有跳梁不足平矣。多難興邦。殷憂啓聖。自此警策一番。比之數番召對。更覺得力。抖擻門戶之空言。講求富強之寔用。未必非天之所以祚聖明也。第所謂決保無虞者此也。明公以爲然。乞聞之機翁相公何如。

答湖州沈公

明公經綸滿腹。特召樞府以紓聖天子東顧之憂。此行非尋常功成上賞。使令郎髫髻而拜金紫之榮。方許入山談道。當炊黍於耶。耶枕邊奉待也。目今催督漕糧。急於星火。而曾無一言及於護糧者。護糧莫如仍設淮

白石樵真藹

宋

人

三

上。抱兵此。成祖舊制。非比新添一萬漕船。每船漕卒十人。便有十萬現成兵矣。漕卒自帶行糧。便有十萬現成糧矣。晝耀旌旗。夜懸燈火。兵將相習。金鼓相聞。皆倚淮。揔爲扼要呼吸之樞機。因轉漕而兼練兵。一利也。軍聲遠震。使北虜莫敢南侵。焚劫三利也。既防飢民。又防他寇。三利也。彈壓南北。線索俱通。四利也。猝有不幸。緩急可應。五利也。先朝董以名將。集以重師。又制龍袍船。置進鮮船。歲歲月月。驛絡往來不絕。就中皆有深意。吾曹亦未敢深言耳。此事須南北司馬司農及南北巡

撫淮撫。默然商榷。復還德鎮舊制。不動聲色。而措中原于太山之安。今日專恃明公主持提衡。其間報君衛國無急于此矣。其微細委曲。乞於過淮之時。暫停三四日。細細諮詢。而斟酌之。勝於戎馬。勇筭加餉。儲火藥尤萬萬也。況十萬漕卒之中。元有豪傑。元備火器。步步皆可練爲精銳。人人皆可仗爲指臂之相。使明公乞與同志謀之。即召對入言于明主。而無諱又何疑矣。草莽之言。惶悚惶悚。謹陳一得之愚。并謝台貺之辱。據案手書。仰惟台宥。

白石樵真藹

宋

人

三

答張石霖公祖

臺下解郡後。善人君子不勝去後之思。茲且謀所爲。俎豆不朽者。蓋去莠正以養苗。剪棘正以護蘭。其肅括人所見。消弭人所不見。而久則始覺有餘味。有陰功耳。吳人好訛好亂。一見於無錫。再見於常熟。三見於蘇州。當事者調停百端。始正三尺。目前急則治標。惟孔明張乖匡治蜀之法。厥疾用瘳。此有識瞻盼于明公之節鉞東南也。至于心事洞達。所謂奴隸亦知其清明。大廉大俠。有交情有公道。又不待言矣。某七十得孫萬事已足。此

外一味閉門杜口。以希却病扶老之術。思老近得彭仙翁朝昏聚膝。頗覺聞所未聞。夏彝仲試其服氣之旨。靈效異常。此翁玄學如海。真不能望洋而窺矣。明公籌邊髮白。報國心丹。鍊金鍾玉而外。更常思攝生一著。若天賜重來。此翁猶是雲間寓公。正可握麈相對。企予望之。豈勝翹首。

答張上馬毅仲

某衰病下劣。自與農師漁丈人爲羣。不敢齒及風雅三字。即小有撰述。如沈夢溪云。退處山澤。更絕過從。所與

白石樵真稿

卷四

火磨

七

談者惟筆硯而已。不意明公好奇太過。札貺先施。屬以糠粃之導。神交知己。宇宙寥寥。謹撰數言。以候斤削。明公主盟文苑。吳兒輻輳龍門。不異衆魚之曝鱗點額。某老怯道路。近結菰帶菴。蔣嘉蔬種修竹。遠望軒後寒山。如在肘下。又以飲水俸錢。多市村醪。從黃肥紫。壯中細嚼。家吟好詩。頗覺受用太奢。恨不得明公過此。共享黑甜白醉之樂也。

答鎮江賀太尊

久欲躬擬候謝。定以傳稿更易三四。不得如意。蓋專言

冬官非事。非傳體。若尋常描寫。則此事節省最多。蒙諒最枉。台臺抗章追辨。始復原官。其孝思又最苦。若欲慷慨發揮一番。則時局頗礙。措詞更難。爲此屢執筆而攢眉者久之。聞長公風疾俱瘳。欣慰欣慰。即彭仙翁亦云。若能自醫自病。豈必問藥師醫。王哉陶隱居云。寧爲才鬼。勝作頑仙。故以名其廬。要之處此世界。不論朝野。是非不涉人倫。臧否一味。以老頑應之。安知非法。但恐頑不透耳。

答錢兵尊

白石樵真稿

卷四

火磨

七

承台諭東南華其外而枯其中。管仲所謂衰世。若有餘非有餘也。嗜慾多而民心躁。今民力凋敝。不敢躁。不能躁。病在士大夫好廣田宅。豪者封釘扛擡。庸者因循苟且。絕不肯講求賦役。爲桑梓計。爲子孫計耳。明公謂錢糧窟穴多。因頭緒多。頭緒多。因經賦之不定也。若定經賦。先查原額。後查增額。又查增後之減額。歷歷分明。如指諸掌。部文涵微。可以爭執。奸胥飛灑。可以搜求。此賦法也。錢糧止五字。曰催得好。曰收得好。曰解得好。曰放得好。曰存留得好。而又于五項之中。分官戶。分民戶。分

荒區分熟區分完分欠分新分舊分緩分急而要領盡
在是矣此役法也愚嘗謂縉紳講道學不如實實講賦
役當道清詞訟不如細細清賦役真裕國愛民江南財
藪之第一義也近敝鄉臺省上賦煩役重之疏錢相公
二書徐撫臺聶侍御二敘三大役及義田冊俱奉台覽
大抵嘉湖事例無不役之田無不田之役小民朋里排
則可朋布解非運收屯大役則不可官冊優免外當大
役則可當里排則不可何也官冊而當里排付之子弟
則執袴付之童僕則侵逃此均田均甲之議錢相公所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八續

五

不喜傳會也顧氏義田四萬乃華亭獨有逾餉乃天下
所同議者欲移田抵餉貼賦而不貼役此顧氏所不肯
捐役人所不肯讓而亦郡縣所不能從也三縣最苦者
布解糙糧之收兌白糧之北運八萬之收銀今鄭父母
處置得宜大約化有爲無化重爲輕擇團戶國戶而編
里排則催辦易散客冊故宦冊而編新役則疊困甦諸
如此類華倡之而上青倣之民其更生乎其他如水利
則修圩岸開吳淞而水旱無虞矣禁賭博禁鹽販禁捕
快之養盜而內盜衰減矣禁沿海富家之通寇而外寇

衰減矣兵糧如期派付官弁何有鼓噪之患錢糧當堂
散給役人何有扣除之例布解以銀足爲主北運收兌
以米足爲主不容捨收除串不容包攬甘兌何有遲滯
艱阻之虞今郡縣砥礪同心鄉城鼓舞悅服而又幸清
通簡要如台臺者彈壓調停于上賦役之頭緒提明則
東南之太平可望蓋天祚吾吳而賜之周文襄也承下
問謹摠芻蕘一得之言餘惟仰體清嚴仍前踈遠幸賜
台亮

荅錢二府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八續

五

台臺勞冗異常極爲懸念即有種種願請教者寧踈無
親寧冷無熱庶幾得全上下之交耳上海編審之役恩
少怨多審一年以應目前之催辦留九年以待後令之
主張妥帖無過於此但浙信震隣台駕未免巡海一查
以示振刷若弊繁處應以保甲之法行之大戶大戶行
之小戶以及樵戶漁戶細編姓名互相覺察若有容留
匪生可疑輩爲奸細爲向導者擒縛前來審問端的如
法重處不許因而生事蔓及無辜以開詐端若官兵置
之沿海則寥寥無多置之要害地方則金鼓旗幟火藥

實實虛虛亦可以張軍聲而耀武備不知散糧果能如期否糧不足果能撥借那移否惟台臺裁之

答錢君復

在三之義擬于君親文中子十五爲人師弟子將相白首不敢廢北面禮若云以老就師貧就仕自待既輕則上官待之亦不甚重今兄年壯志潔有廉頑起懦之風不惜生平火力陶鑄得二三頂天立地豪傑出來其功定在督學使大司成上即吾松魏公驥孫公鼎真榜樣也望之望之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尺牘

三

荅范公

弟山居惟有逋士逸民時相往還每詢台履于渡江來者徵得近况東坡云人至中年何事不有西河太愁東門太達惟折衷于兩公之間差足排解若緣此堅臥如昔今何時乎主聖時清荐膺方午選曹方欲料理明公以爲衆正之倡但君平棄世仲子灌園故輦上未敢啓齒耳竊嘗嘆皇上以廉潔望人欲其清也以担當望人欲其任也以公平望人欲其和也而諸君獨清于門戶獨任于門戶獨不和于門戶雖堯舜奈之何哉

幸而強與弱爭則弱者勝數十人與一人爭則一人勝龍性難馴領珠亦不易得太阿大柄正在聖人把握中有君如此明公起而應之提出真是真非之本心挽回不痛不癢之世界非明公又誰望焉

荅昌宗起進士

往聞南宮之報拊而起舞世不乏進士喜宗起豪傑爲進士耳讀萬里吟快哉大王之風胸無留事筆無留行非目前子墨家所能夢見顧僕更有進此者昔耿天臺見勵菴方少司空司空意色不及但問一大行曰孔明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尺牘

三

襄陽人也而居南陽者何其人不能荅方司空曰南陽四方人物所自出之地孔明爲延攬英雄故耳君官大行無爲登山臨水作賦吟詩惜過半生所至宜搜訪一二人物以備國家緩急之用天臺聽其言有味稍更端請曰愚生初脫草茅先生何以教我方司空厲聲直視曰誰家進士是胎裏帶來的說初脫草茅便甚麼天臺公此時言下有省自謂一生受用不盡今敢以奉聞吾丈能笑而點首以受他山之石乎

荅方旦心公祖

台臺遺愛碑至今樹于五達之衢。往來鍾界者輒指爲伯夷。顧盼不忍去。人寔有心。人寔有口。焉可并也。焉可誣也。某往者堅守匹夫硜硜之義。未敢求謁于秀州明州。俟駕過吳門。或能追隨百里外。一展數年心事。何意風波突起。深山之人。了不知台臺去來踪跡。爲拊心頓足者久之。及見南中拾疏。尤出創聞。以世間必不能忍之垢。與必不能堪之冤。加于絕不能堪之正人君子。赤蠅止棘。赤舌燒城。此詩人有投畀之嘆。冥司置泥犁之獄。非特爲聽讒者設。亦正爲巧于造單者設也。某每遇

白石雜真稿

卷四

尺牘

七

海內氣誼人。輒爲台臺再三叫屈。而鄉衮尤最負不平。三代之有。卽六月之霜也。豈待讀台臺之初刻而始信。隨夷之非洞哉。刻中發李卓吾一段。痛快異常。此老有知自當吞刀刮腸于九原之下。卓老不能傷黃叔度。彼謬人何能傷方大夫乎。老僧負禪林疏來。略題數語。第吳人妄費而慳。勸之檀施。如着靴上壁。若何。

荅吳觀察

美酒速而無味。積薪高而先焚。功名之間。無論挺險走捷者。令人此顏。卽隨牒平進。無災無難。以至公卿英雄。

所不爲也。明公僅以外官失儀。而得嚴譴。此彪廟張吻磨牙之破題耳。若使此逆猶生。網羅彌天。坑堐匝地。豈容明公瘦行硬坐于空山之中。喫一頓安閒茶飯乎。非人鮮甕。則鬼門關矣。今幸而不死。非從容著書。則慷慨論列天下事。此天留馬周以待唐文皇。特未逢皇上召對耳。夫半吞半吐之言語。豈能支吾好問好察之聖明。而提出透心透膽之辨才。乃可挽回不痛不癢之世界。吳先生真其人哉。宰相守令一編。真當今內外第一藥石。漢名二千石。皆拜丞相。宋丞相出守。如寇萊公。

白石雜真稿

卷四

尺牘

七

之知大名杜正獻之知乾州。夫入不練習朝事。出不練習民事。而責以理盤錯。備顧問。是臨病覓方。臨方購藥也。亘古今無是理也。刻完。幸多寄數函。以貽同志。弟今年正七十二矣。盼望知己。報効何時。第聞之東坡云。憂患雖已過。更宜慎口。以安晚節。敢以此爲中丞節鉞之助。

荅方太尊修郡志

儒引山澤之分。硜硜不入公庭者二十餘年矣。伏承太公祖五馬臨門。雙魚折柬。惓惓以郡乘俯詢鄙儒。此布。

衣累世而不獲一遇者也。敢不吐誠以復明問。松志自顧文僖修後。如徐文貞陸文定之上公。篤老踟躕四顧。謙讓未遑。非直待時。正欲待名世。大力人主。張于其上耳。今台臺慨然以斯文廢興。名教是非爲已任。若使士大夫仰體德意。毘勉同心。豈至日復日。歲復歲。委百年之禮樂于草莽乎哉。上海志成于王屋張公。張公三十年以後。易續也。青浦志成于洪洲王公。王公三十年以後。易續也。獨華亭自正德壬申。以迄崇禎戊辰。百有六年矣。若爲不朽計。請先開局於華亭。而後始及於

上青。蓋青浦之父母初來上海之父母未至。獨鄭戾下車已久。慨慨乎綽有餘才。筆挾風霜。令奔雷電。鄭侯不修而欲望華志之創修。無日矣。華志不修而欲望上青之並修。又無日矣。志書中分門別類之外。又有倭變之戰守。吳淞之開濬。青浦之參劾。顧氏之義田。辛酉戊子戊申之大災荒。皆關繫華亭不小。或取諸案牘。或取諸碑板。或取諸條載。郡檄之邑。邑檄之民間。文移不勝其往復。歲月不覺其耽延。第諸君子袖手閤筆以待而已。故責成于邑一便也。顧文僖以大宗伯秉筆。其引用諸

書僅五十七種而止。今囊生寒士。所藏几何。購書則窮於五技。借書則拒以四痴。若邑大夫宛轉訪求。即零星故實。尚可立致。故責成于邑一便也。華本附郭。若博士若鄉先生。以及孝廉茂才。鄭侯皆已耳。而目之矣。孰宜土田賦役。孰宜水利兵防。孰宜山水鹽屯。孰宜壇壝寺觀。孰宜庠序。孰宜文。孰宜研勘人物。妍媸良枯。人鏡皎然。故責成于邑一便也。供餼筆札。抄寫梨棗。勢不得獨資郡費。故責成于邑一便也。志未就。台臺催督之。親臨之不特亟問亟覩慰勞之志已就。台臺與同寅諸公

再加損益之潤飾之。而尤嚴于鄉賢名宦二項。遠則走牘于輦轂。近則採評于鄉邦。發單之下。親註可否。衆論同者。登異者汰。在諸君既無私毀私譽之誚。在當事亦無知我罪我之嫌。非惟口協而心服抑且事逸而功倍矣。大抵開局邑事也。發單邑事也。儲圖史。備使令。邑事也。羅名流于幕下。邑事也。華有成例。上青隨而倣焉。三邑分曹。台臺則大摠裁矣。職要職詳。後手先手。昔年之內。不將通觀厥成乎。識者又謂合郡之重典。當博謀合郡之縉紳。合郡之縉紳。當公舉合郡之文學。非某區區

一人所得而私相推轂者也。某七旬有二，老而善忘矣。某之少也，尚不如人。况兩目花生，四支木彊，豈堪旅進旅退于衣冠之後？半作半輟于筆研之間乎？仰祈太公祖垂憫衰殘，置之局外，不爲而爲，無用而用，一得之藹，蕘未必不少助百年之桑梓也。酬知報恩，訖于此矣。

荅何無咎先生

往甲午過訪，娓娓皆吉德長者之言。詩文固蒂深根，又具有力大人之相，不必問姑布子卿，望而知其身名俱泰，非浮游猥薄兒所能夢見也。恨老矣，無能走掃先生

白石雜錄

宋四

尺牘

三

之門，忽勤手教，反覆讀之，宛然王微蕭大園讀也。飲酒十首，宛然陶處士白居士詩也。坐客見之，抄寫贊揚。几于穎禿弟，卽裝爲一長卷，從長松修竹間朗讀一過，病以之代藥石寂寞，以之代鼓吹，非憲高枕時以之代顏氏瓢，曾點瑟子孫寶之以代紀之，顧鄭之瓚，無施而非無咎先生之鬚眉面目也。汲古堂出自手選，大言小言，毫髮無遺憾，極欲發皇一番，以報知己。會有修郡志之役，當事督促，瘡痍繼之，不得不草草成篇，并昭文公壽文寄上。正如逡巡酒頃，刻花出于籃縷，風道人則可若。

置之鳴玉履珠諸君子之前，皆訕呵嘲罵，咲其草野不擠而出之門戟以外幸矣。山水老筆紛披，奇峰突兀，荆關以後罕見其儔。董思翁咄咄駭爲勁敵，伯生欽之輩，久赴玉樓之召。伯達右肢不仁，食酒如故。長白未曾舉，雄山居被盜，今半存者，隱囊酒槍類耳。弟長男在城，次男在村，僅一孫六歲，但解持竿逐鳥雀，明歲受書，今句讀猶未上口也。揔之天際真人，山中宰相，覺無咎先生獨得其全造物，豈有私哉？蓋亦有耳鳴之德焉。小物獻芹，不勝神往。

白石雜錄

宋四

尺牘

三

台臺節鉞之望，震于朝野。企予望之以撐東南半壁，不謂宅憂假息六月。當此時不學仙翁，閭奕亦不學樵子，爛柯杞葵之感，付之山水清音。真天際真人，山中宰相也。道路修阻，未能磨鏡束芻，請拜几筵，特附香帛，遡風而荐之。

荅馮君爾赤

從來志銘有生平不識一面，而揣摩點綴，畢竟形神不相親。弟屬先公小友之末，重以行狀行實，排纂精詳，卓

然良史故得藉手報命而未能重開生面則鼠技有限故也。董思老延彭仙翁至此一月餘。灼然如鮮華最少年語。次先公纏綿不去口。非久削跡深山野客青鞋。不踏人間塵矣。

答馮君次牧

尊公傳我生兄敦迫。久已屬草。即轉示同志。大呼快絕。非特爲豪士解嘲。即置之曲部中。亦是一段方便佳話。不至如蜀時酒禁也。朔日風饕雨虐。大地震動。草木偃。村廬仆。天益堂左右無恙乎。弟當爾時。惟有堅坐齣睡。

白石樓真稿

卷四

尺牘

三九

俄旦天晶日明。湛然高華之氣自在。大約妙在一忍。故耳。弟每欲刻孝經。徧行坊間。學究句讀。必此始。而以六朝來孝經果報附於後。勝蒙養重性多矣。幸吾丈亟成之。虞卿林衣集敘。幸附不朽。當今少年之論太尖薄。老輩之論太苛嚴。至虞卿無間矣。吾丈題詞一似始皇走石。鞭駟山峰。弟且望而色怖。非衰朽所能置一詞也。

答王貞美

萊州被圍。膠州貧弱。空城逃出。將誰與守。弟日夜爲兄懸念。卽令郎未曾一面。蓋無暇入山也。忽得手教。真類

烽火家書。而且種種惠及老人。萬死一生之餘。整暇如此。其必能辦賊可知。以張許之精忠。而兼劉穆之韋孝。寬之才調。若使當事虛心聽兄實心。用兄東省。豈足平哉。今重圍已久。而欲就招撫下策。孫俞二中丞已誤。豈堪再誤。皇上之決不肯撫。如奴酋決不容款。一也。誰敢擔當。誰敢出頭。先倡此議。蓋借撫以待援兵之四集。則可。而專靠撫以爲定亂之奇謀。決不可。且調援亦何容易乎。猾者遲回不前。悍者喧囂求餉。輕則脫巾重則露刃。徒費糧餉。徒費調停。吾兄請撤營兵。川兵一味以糾集土著之義勇爲主。進可戰。退可守。人自爲戰。家自爲守。此不易之上着也。擒叛兵。擒劇盜。或間或伏。或設招募之法。使之自投網羅。旣除腹心之疾。又剪肘腋之奸。此不測之神算也。但詳味東省造禍之端。初則多募遼兵。而不知訓練。旣則欲遣散遼兵。而不知駕馭。又其後假稱有部文有道牌。并欲搜逐數年來安心樂業之遼民。而公行劫掠奸淫之計。此風一聞。逼之叛。逼之逃。逼之通謀。逼之入夥。而况文移之批語。動曰遼賊。遼賊。動曰遼黨。遼黨。則無賴之奸徒。誰不乘機煽詐。無知之

小人誰不到處動。捏訛上傳訛。亂復增亂。東省何時而定。乎竊謂遼兵遼民。宜分開兩項。遼兵聽之廟議。而遼民可設法就撫也。亂首脅從。亦宜分開兩項。亂首聽之廟議。而脅從亦可設法就撫也。脅從赦宥。則亂首之勢自孤。遼民安插。則遼兵招亡誘叛之勢亦孤。安危大局。計無出于此者。乞吾兄告之當道。并告之京輦諸公。何如。若一味苟且。以就招安養癰之策。叛服在其手中。征罰不出朝廷。唐宋元末季之流禍。可爲寒心。古有詩云。仕途捷徑無過賊。將相奇謀只是招。豈有堂堂天朝。坐自石樵真藹。宋曰。尺牘。聖。

荅江中立

弟今年政七十有三矣。頭童齒豁。不敢出離落十步外。至于筆硯之役。幾於搏虎逐兔。尤非老子所堪。業謝絕久矣。捧讀著作十種。可以督世。可以救世。可以玩世。可以出世。可以傳世。不意桑榆晚照。忽覩雲霞麗天。轉示坐客門生。咄咄吁賦。嘆未曾有。昔者龐士元弱冠。走二

千里。往見司馬德操。惜哉第非其時也。無緣繫絆芒鞋。叩清來子洞門而請焉。惟籍手韻言小叙請正。以代懷中一瓣香耳。徐使君勁節稜稜。內精明而外柔順。羽翼上下。多所補益。若置之言路。卓然稱殿虎人龍。決不至有君無臣有。召無對也。叙稿近若瘡瘍。多訛多落。更勅善書者爲弟藏拙。何如。

荅米友石

東坡云。有人經患難。死中得活。抵三十年修行。此言良有味。明公寔允蹈之。讀尊撰正宮調。正可付紫綃黃衫。白石樵真藹。宋曰。尺牘。聖。

荅馮次牧

歌之喚人間無限醉夢兒。共証阿羅漢果。追鋒雖且晚。自天而下。不妨借樂府說法也。竊聞華卦後繼之以震。震卦後繼之以艮。艮者止也。今聖主乘乾。清時開泰。以停爲調。以艮處震。而天下永永太平矣。其俟明公乎。眉生詩畫。如天女散花手。黃姑織錦機。冉冉從七夕入山來。大是奇特。但弟草衣蕙帶。無能爲輕重。而思翁以老謝以暑辭。永明師所謂木人見花鳥也。一咲一咲。我生至。讀試卷。鳳窠內無凡鳥。天孫織錦機。無人間刀。

尺。今於公家父子亦然。錢仲舉詩文筆頭有眼舌頭有膽。跌宕橫溢。窮無入。上下無九天九地。不謂遠作騎箕之遊。然亦足以傳矣。獨羅高君富有日新。未及讀其遺稿。此君不死。則吾丈後死者之責望之望之。天益堂以次牧勝。不以郊嘉賓。十萬貲勝。大抵山人無以遊名山。居無以園名。惟不衫不履。不置混沌鬚眉。既能免俗。又復節費。吾丈恨未入苕帚菴中。方知眉道人一似三家村十字港。漁庄樵舍也。偃松支離。高臥空谷。請題臥龍何如。梅花如霰。適與故人觴咏其間。我生索報良苦。倉卒數言。來惠已付酒家矣。修微癩生而心活。次牧乃更欲使置疑冢於山陰道上乎一笑。

荅秦虞卿

今海內能言之流。朝宗吳楚。至于肅肅。雖有典有則。決當屬之甬東諸君子。如秦先生者。尤王良造父之御師也。弟鄙儒也。小兒爲醜。神虫爲蚕。海內如斯甚衆。豈能與先生法。埋倉雅齊駢並。駕乎哉。至以猶龍氏見推。不覺此。賴司命君云。爲道者常淵淡。以獨處。栖神以遊。聞今弟非緇非素。非狎非狂。耳目廣用。聲氣雜役。肉人

居山學道了無交涉。飲牛高士祝雞老翁。望望然吐而去之。吾先生乃尚以爲可教乎。第當此橫流之世。下簾讀易。以代淵冰。則先生之發覆與靈真高秀等也。

荅紹興太守許方谷

張爾含使者。風餐雪虐。時入山。授以瑤篇。重之水俸。種種皆可辟寒。已與二三友人展讀于梅花晴雪之下。又香又艷。又清又綺。不覺躍入。許使君冰壺中。快爽不可言喻。讀竟。題數行作叙。蒼蒼莽莽。恐季重王使君見之。笑其才盡耳。

白石樵真稿

宋山

尺牘

白石樵真稿尺牘卷四

上王荆石相公啓

三朝大老。一代名卿。以身關元化之盛衰。舉足係當時之輕重。徵書十道。帝懷黃髮之舊臣。卹命九重。人倚素絲之碩望。東山太傅。豈容雙展久棲。洛社耆英。共喜中原再相。況乎白羽赤羽。烽煙雷動于邊陲。兼以千艘萬艘。旗鼓雲連于遼海。正主上旰食宵衣之會。乃忠良輸籌運策之秋。而何屢謝恩綸。益堅高卧。皇華北指。遙看殿上鳴珂。綵鷁南還。忽轉天邊飛鳥。匡時之胆。自赤寧從溫嶠之絕裾。去國之心。如丹詎似毛公之捧檄。尼宣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啓

上王荆石相公

微服而過。猶謂遲遲吾行。關吏荷戈以迎。無由數數而見。雖鹿麋性野。踈曠之罪難逃。而犬馬疾多。踟躕之情可念。敢馳尺牘。聊布寸忱。伏冀與時偕行。爲國強起。轉旋宇宙。飲類世以醇風。吐納星辰。立擎天之孤柱。毋使蒼生望缺。頓令赤堠塵銷。某不勝翹企之至。

荅周撫臺啟

恭惟台臺一朝王佐。百代詞臣。曰清曰慎曰勤。與周六襄撫廵相爲表裏。立言立功立德。似范文正父子無愧。頡頏表章先哲之遺文。實出藝林之勝事。特奉嚴命。草勒數行。自慚鼠技之易窮。何意垂雕而見賞。錫以飲水之俸。懷之空谷之音。鏡不藏形。豈南州之敢擬。雲如出岫。恐北山之見嘲。幸寬瞻衮之期。終有握衣之日。謹恭謝以聞。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啓

上王荆石相公

上王荆石相公

上王荆石相公

上王荆石相公

上王荆石相公

荅耿邑侯啓

名。山。祀。名。賢。正。二。三。子。瞻。日。中。天。之。會。正。人。講。正。學。尤。
五。百。里。德。星。會。聚。之。時。喜。鳳。凰。之。來。儀。恨。狗。馬。之。有。疾。
未。趨。函。丈。敢。布。尺。箋。恭。惟。氣。養。浩。然。政。推。卓。爾。恩。威。並。
著。游。刃。而。發。新。硯。文。武。兼。長。遇。錯。而。別。利。器。秦。圖。夏。鼎。
光。燭。神。姦。周。詰。商。盤。文。圍。古。色。著。易。發。一。點。先。天。之。秘。
掃。索。絕。四。知。暮。夜。之。金。有。美。種。花。一。進。公。門。之。桃。李。薄。
言。采。藻。獨。修。賢。者。之。蘋。繁。拓。子。游。故。祠。倡。學。道。雅。會。橫。
經。主。席。皆。當。代。之。諍。友。諍。臣。環。堵。觀。風。絕。方。外。之。異。聞。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啓三

子

荅耿邑侯

異。見。一。變。至。道。琴。川。其。真。武。城。乎。三。年。有。成。東。南。亦。小。
洙。泗。矣。某。幼。學。雕。蟲。長。斯。畫。虎。漱。流。枕。石。投。閒。山。水。之。
閒。入。室。升。堂。未。窺。廊。廡。之。末。何。圖。過。聽。懷。之。好。音。恨。不。
負。笈。以。從。竟。以。採。薪。而。止。水。窮。衣。帶。月。落。屋。梁。仁。人。之。
言。藹。如。未。遑。傾。耳。君。子。之。交。淡。若。願。結。同。心。

荅沈思孝司馬啓

閉。門。高。卧。客。不。得。前。側。席。幽。人。禮。何。虛。左。清。樽。無。度。良。
夜。未。央。偶。愜。素。交。因。談。往。事。投。荒。萬。里。率。先。君。子。六。千。
嬰。守。孤。城。控。制。關。河。百。二。挺。身。堅。白。項。領。方。強。髮。血。玄。
黃。腰。圍。非。瘦。語。兼。涕。笑。意。極。慷。慨。蕨。嗽。節。而。老。境。彌。長。
桂。調。羹。而。辣。性。故。在。松。標。高。韻。深。藏。犯。臘。之。姿。雪。釀。新。
寒。不。上。憂。時。之。鬢。醉。深。挾。纈。感。入。纏。綿。敬。荅。短。箋。莫。酬。
明。德。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啓四

子

荅沈思孝司馬

謝沈蛟門相公啓代

雄文華國。敏識懸河。左象右文。探伏羲先天之畫。織經組史。燃太乙午夜之藜。夢吐筆花。泛清瀾而蛾江無色。名垂汗竹。標直節而雪竇爭奇。與世作程。鰲禁久知于視草。自天降任。鳴樞仰賴于運籌。兒童慶司馬重來。大人隨飛龍利見。棘園執法。在當時已推百鍊之鋼。槐鼎調元。至今日更藉千鈞之力。恩覃三世。戴若二天。伏念先君者。握廷叅秩。秘掖移榮。繼正席于奉常。仍綜符于綰璽。墓頭之木漸拱。雖鶴表之難攀。薤上之露未晞。尚

白石樵真稿

卷四

啓五

謝沈蛟門相公

龍章之有待。陳情一疏。錫祭重泉。既因子以及親。復因父以及母。明王錫類。敝帷弘埋馬之思。賢相推心。爰屋轉及鳥之愛。陰臺不夜。宿草長春。鄉父老扶杖以觀。潛焉出涕。宗子姓捧綸至止。載錫之光。謹稽首以佈哀。爰焚香而裁懺。

小倉山房尺牘



光緒壬辰年陽月

隨園尺牘

張元方書



序

隨園先生嘗謂尺牘者古文之唾餘今之人或以尺牘爲古文讀也蓋古文禮最嚴一切綺語諧語排
偶語詞賦語理學語佛老語考據註疏寒暄酬應語俱不可一字犯其筆端若尺牘則信手任心諧浪笑
傲無所不可故先生所爲尺牘隨作隨棄今冬先生過揚州豫從其弟子劉霞處搜得若干讀之愈趣
橫生殊勝蘇黃小品且其中論政論古論文學祇有關係在他人必闕入正集矣而先生棄若涕唾未免
太忍豫故爭之曰先生以四六爲外集其嚴書古文界限之意業已了然尺牘每況愈下豫豈不知然而
齊桓公謂管仲曰仲父但教我以善而不教我以不善我又安知善之所以爲善耶今先生既以嚴且潔
者示人而不以不嚴不潔者示人則學者又何由知古文與尺牘所由判別之故哉先生笑曰諸遂梓而
存之僅得六卷其州後學洪錫豫

小倉山房尺牘

序

衆人爲幸

又

自獻食後後皇然如秀才望榜舉家霍然如失應酬不知能以虛中舊否忽而一聚仙童從天飛下所以考之者善善從長不齊若其口出遂使東顧則耳者皆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主婦實於堂前野嬉舞於簾下故亦喜心翻倒較當時之登蕊榜上玉堂尤有榮焉其果從飯之不及盡殮耶抑故誘之而使至於道耶正懷疑間又捧制荷囊四枚方知實有實徵則登非虛語然校竊有感焉元日且故賀新喜當夫人賜爾荷囊色頗黯淡今賜來者聚若雲且以四爲節似知有八手撒撒而暗爲之點名給賞者若果如是三晉之大夫不知鄭魯之僕妾也夫子過矣夫人亦過矣然仔細思之元日之賜不過降垂老之門生聊以償其風塵此番之賜乃以獎有功之少女兼可策其將來夫人之德慈慈官功懋懋實洵足以佐夫子平天下成就人才之美誼誦尚書一章三胎使者而退

又

歲賜風肉一盤古人所謂千里脯注疏中所謂涼州烏翅者是也公食大夫禮中爲珍貴夫子頻頻頻來且云以勞有功者枚聞之雖然夫婦人惟酒食是議惟刀七是供固其職也夫子一賞之不足又復贊之似若褒其功而策其後效者不知其山之矢百發百中向有弓矢撥之時況下婢乎且人之學問惟有所歉然也而後知不足知不足也而後能大有功枚於廚娘亦以此術待之故能應應以須時亦不獲今不料夫子之奇賞之竊思此輩將來以爲兩朝元老尚且貶少幾多則主人平日之斷斷督過者殆不足爲定評而從此放手調羹不復遠送和料理矣嗣後如山人有獻食之事求夫子且勿揭之而先抑之幸甚

與師環山刺史

小倉山房尺牘

卷一

三

枚客歲仲夏望家入山以母老故影山廬高軒過白下勞說遇然雖相忘之懷寸陰若歲而舊蘇之寄缺然未末此趙元叔所謂望望仁兄附其驛遞者也三月間有潘生者來山中素無撫摩之好更無執履之義始投以書繼以詩讀之雖未盡合乎古之立言者要爲有志士也出見問所欲曰來南都訪其戚某將我求童僕東來修一睡耳今戚某不知所之勢甚窘迫而相投問其地曰廣德州秀才也枚始而色然駭然乃欣然慰駭者駭南都之爲師者在谷滿谷在坑滿坑無可推轂也喜者喜明公之刺其州其雅望淵鑒足以有造于生也昔許子將按廣水賢于牧豎推郭子瑜于鞍馬陸敬輿收昌黎則王確爲之關說今枚之賢不如王確生之窮亦未至于牧豎鞍馬陸敬輿者固儼然在矣夫安遊士于故土教誨之以勵風俗有司之事也舉所知以成文翁之化朋友之道也凡所稱引俱公所知而必有云者欲公之重篤斯義也

與洪洞令陶西園

河水東流而西上且聞新選花封可以問陽侯之宮登姑射之山飲襄陵之酒乘鸞戩戩遊生此行無異登仙矣昔鬱林王指阿堵曰我昔日思汝一不得今日得汝汝不足下生食苦衣不掩軒而一日處脂膏之地百萬一紫標于萬一黃標得母手把平盆不知難倒乎又聞年嫂夫人業已委化宮絳綵矣則公絳綵張我家阿昭公然有敬禮之意所謂哀妻而感風正出妻去而敬婦尊春秋之義也第綠珠之車雖去而一斛之價未末足下在家鄉前頗有諸責公餘之暇宜取懷中記事珠略加揆案爾飲水而瘦母食言而肥也

再與西園

使者來接手書及朱提一流知昭姑已作阿摩教矣耶君又與知來同誦定自不凡康公我之所自出草日頭峰嶺老犬當以此語誦之足下以瘦人而居肥地僕謂人當因地而肥不謂地反因人而瘦草爾

現日佳然亦不宜太驟有近名之心昔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有應改者必移之以漸使無迹可尋士君子居家在廉讓之聞行已在清濁之際陶靖節爲君家第一流人物其言曰聊欲結歡以爲三徑之資是黑海之餘浪未必非青山之退步願少爲留意僕已早家人山園園掃草屋數間將棲遲于堦家于年探山釣水息影蓬廬從此永賦遂初雖韓白按劍子而蘇張巧說于後必不出雷池半步矣昔元微之以山宅宅于樂天僕則以山房傲于西園故人交好情在于斯

與胡書與妹夫

川中李姓者來接知縣某州上官知其才略首樂其政吾道大行效已可觀乃諱諱問途于老馬僕如天寶梨園退閑已久一切驥驥件件都已羽換宮移閉門造車不能出而合轍古之訓也況崔駰因地而寬嚴徐遊隨時爲通介道若轅園不容墨守僕何能破陋思文冠贊足下新之政哉但願守呂文穆忍辱耐煩之語行張乖崖潔己愛民之政諒所已能也不告也寄信人李某乃擢豎小人耳將所託寄金全行乾沒竟以一紙空函作廢浩之投僕與香亭氣如結轉觀其結舌支離藍衫破碎任問是何豕而足下乃望其以四百金謀人骨肉豈君子可欺以其方耶香亭家困窮已極大妹望斷藥砧有盤中一曲萬首週文之意譬如赤地三年偶得慈雲一片而又被毒龍吸去命也如何僕雖有資助奈山居已久分潤無多所謂馬負于鈞蟻欺一粒亦各盡其力之所能到而已一笑

又

枚去秋病病而不絕如縷妹舟過時張目強視語音不復昔記有書奉訊起居竟不知書中作何調語今年蜀使來黃金昂昂去古杭又走壽春枚俱憤焉最後得手書并說三巴風土上官以君爲擢煩更接席願爭先先視之爲快想青蓮之蜀道難將化爲驢腸之蜀道易耶難飲冰醢故曰儒者所耐爲可哀也香亭家借河海之潤感何可言但世母于作家道天性限之溝澮之盈瀾可立待諒智者所深知也亦仁人所深念也枚前因赴選故不獲親見君含殮時時抱恨終天今母老矣白雲親舍言之黯然故出其文告告諸終喪而後復知免夫循吏儒林請各努力

與程維岳論楊殿經

小倉山房尺牘

卷一

四

自幼聞聞古之達人文士靡不好楊殿者今生四十年蒙先生教以當目初見似奇再玩之覺其平平大率即宋儒語錄耳宋儒講學有意爲深微極微誠神有心爲高妙其大旨在此引旁証敷衍成章平易處忽生牽曲到緊要處仍不說明非故爲度詞即亂以番語以便而中文義重起波瀾不知略略人觀一波便知再一波萬千波之不過爾爾徐師翁以爲如一桶水傾出後復傾入一桶中了無義意可謂破破機機以復機之大概六朝人信撰故西域轉無此書猶之再求所撰算書現在日本國不在中華也昔儒六經大都言紀事無空談者惟周易一書則通廣大過虛而空然六十四卦中何嘗不指物陳象暢所欲言從無贊詞覆筆方知周孔之教終非如來所能夢見司馬文正曰其微言不能出諸書信矣先生禮樂論粹然儒者之言其妙處在發前人所未發發而之病在有心作有關係文字而不免依傍附會由其識力未到故也此種文字以救之當必有進

與虞雅雨轉述

先生借省會之餘閒訪野人于物外一林梅半半楊茶想別後猶殷然在念也伏念風雅一席主之者有人本朝新城司寇之遺風六七十年来爲廣陵散矣先生以碩德峻望起而繼之又掌財賦之均輸居東南之勝地宜海內文士歸之者如晨風之響北林龍魚之趨藪澤也先生玉粹在心因材而爲雖汲汲顧影勢不可支每談及斯文便眉蹙色色而不能自已此殆天之賦相其精神以扶持大雅耶陳生古愚因受知于先生而有其室家因有其室家而轉增食日良醫治人原不能十全爲上上然思始爲終人君子必無憾色矣真食增無多桶中之裏而易者古語云振飢不助于飽食拯溺無得于現行茲來晉

謝新進之前席而洗其寒酸幸甚

戲招李晴江

舊雨不來杏花將去僕此時酒債與武庫爭先足下來車亦須與東風爭速不然則殘紅滿地石大夫難來已在綠珠墜樓之後徒惹神傷行詩呈上所以多用小註者恐自世後少陵與孔巢父交情費註杜者幾許精神終未了故耳足下去矣所手植蘭花木交與何人何不盡付山中當作託孤之計附花如贈妾不妨留與他人樂少年也如不見信可使歌者何與花俱留他年僕則已歸猶是也而為齒加長見則已樹猶如此人何以堪豈非一時之佳話哉合肥可有詩人否可將鄙作帶往教令相成歸而備板壓之行李擔中較羊肉干飢肥半百復輕重何如

與朱章衣

昨日紅杏一株白頭三老酌山家之五岳作銅狄之摩挲王曉所謂即留連之一物豈獨魚鳥而已哉斯言第幾隨風微子所歎轉眼陳迹少陵所悲古人南皮之遊曲水之宴千年于茲流風未泯者豈非仗文人之筆使之傳留哉先生詩中雄伯宜賦短章以發斯舉瓶罄而飲韻初鳴筆青而曲聲尚在斯乃高人之雅懷謙遜之逸軌也所云洲事殊是下情所願望則訓明顧未幾會頭來淮便可以彼易此昔李衡樹甘橘于龍陽今袁子植蘭花于江上隔世效繁允堪羨冷倫得落葉添薪免仰首于古槐之下則王猛資糧直是君炊之而君饑之感何可言女公子何日來園當此柳花如雪使平陽弱思樊素姬人想教謝家風範兩頭為勞矣如何珊瑚其來遲耶

與岳水軒

讀念僕無子常謂此生來為僕修德僕而不見非不感情也恐為德所笑故也德為五祀之一理宜致祭然以味第之事讀之雖如有神必嘗我日卿不能屬於室乃欲屬於鄰此何事可使德有功耶就使有功則生子乃其理下養矣為中郎將尚且被人恥笑而況其未必乎童生工于媚道自是王孫賈一流舉人所深鄙故不願見也昔范武子以祝史不稱贊于諸侯漆雕開以一年龜兆之多疑定臧氏三代之賢不抵古之賢士大夫盡子走巫願舍拒筮無有不敬鬼神而遠之者後世最好時日小數者莫如王莽其次則晉之廢太子司馬遼是也二人終竟皆平凶乎史冊具在可考而知此僕平日碌碌之見如童生來即以此言告之

答何獻葵明府

去秋病中作別牀上送行客主禮優雨未酣暢臘底接手書知新婦入廚羹湯初作喜喜在襄相助為理以新制之治化兼舊雨之周旋 本朝循吏傳中添幾頁相須矣兄愛我深愛隨園九深別後增柳谷三間有青山臨流之勝惜乎好友去而好春來也此來歲月流天雞花生樹道當年留宿或提燈而宋荷葉或曳足而仰星河呼茶命短腿之胡奴燒非想顧眉之老婦忽忽四五年鴻爪雪泥都為陳迹聞劉氏春蘭司閣未久旋即化去能無感慨係之未知畫戟排衙之際猶作空山一夢否僕小不快意為沐陽買琴一案核道于石有奇事這年還已盡亡其底則官卑累重祇自驚其空拳一得春愁又在水流花謝之外所以告之足下者亦以鳥紗局內離新舊分途而酸醜同味不可不辭之于早也所囑者足下三刀五馬成之後亟宜白首同歸早結締之約羊求鳳義張張雲山無使古人謫笑

與汪可舟

雨窗無事供春蘭一枝讀客吟百首如孤雲如峭壁何窗牙之潔而脫手之超耶題中小序無一閉字儼然次山姜白石復生雲林不足道也交文人六七十年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伏念詩文非削楮之伎何所為難不過命官城公議數行耳儘有隨筆石渠之謬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通者安得黃金鑄成買鳥為朱伯作章師哉悠悠人世少知音駭骨寒應元文覆體處地作賦託相如而見貴張率

為文微沈約而交推丈人之所以沒沒人間含光隱耀者身列布衣未遇真知風雅之人故也僕自海內名必不作無端之推舉要難得失寸心自領之耳午後雨停望勞殷齒

又

茅庵稅駕示我客吟此後微齒餘甘猶作蓮花香氣許元度出都劉道長九日內十一詣之我與丈人有此風雨別來小換歲時未知丈人詩骨猶自清否所許王孟津字迹思之殊殷演治未成空幅以待賜退谷幅允為此老出色之筆情粉筆難親親手未佳錄後稍填向望搜檢繼續再寄數行以成其美叨居愛未致致貪心勿笑感公之無厭也

與錢稼軒少司空

白雲滿山忽聞鳴唱使十九年離愁別緒一日釋然得即享人世之清華抱古賢之風韻春能潤筆天教看山盡風無逸之圖進聖主賢臣之頌抑何遭逢之盛而才藝之多耶伏思唐賢陸贄與柳宜城最負以風流文采上藉主知且能納納效忠垂令聞于史冊行成而先發成而後是所望於明公惜戊午榜後曲江秋宴彼此少年極走馬看花之樂庚申五月相遇於黃流風浪中我携新婦君抱嬌娃彼此停機匆匆數語料隔年即躡金轡頂上誇誇昌黎憶昨之行更信感舊之賦能無有然

與程原衡

接令弟魚門書有子金雞感之語僕聞之雖然僕數年來仗昆玉之轉輸為全家之生計所以終養老親辭官不赴者道此長城可恃故耳近聞令弟陸務漸長高談性命僕曠以儒者治生之道切切相規不圖其鉛槧日富而囊橐日空也僕明知其江河日下而不忍抽提提本者僕四十無兒儼然將老養之法期於沒身荷藉良友之扶持得具此生體履足矣若若刀墨之民權其子母得微福又或或為東而之西哉然渡船者因潮期之不爽而竟忘積水之留餘人之情也亦僕之過也僕木癡人子耳爾若輩小倉山房尺牘

卷一

六

何嘗不憤然自無而有其勢順自有而無其勢逆此中道理明者諒之令弟曉然如佛非萬不得已必不肯先期作復接札後憂之甚深不願兩家拮据及於吾身親見之聞其在銀山讀書以銀易銀未必還能恢復惟足下才大如海望為通盤籌算外以安二十年相知之故人內以安五千卷博有之賢弟祈覆數行以慰懸懸

與劉映倫侍講

去秋接芳訊於病骨支離之際借故人之玉塵作元化之青粘足使陳琳瘴風石度已瘳也近聞侍講領二分明月作六一先生江漢發聲杞梓崇崇知文淵之所含濡者這矣伏思文章之盛在有力者振之雖有其才而無其位不敵言主理歷歷史冊建安之蕭索齊梁之華映元和之古淡皆有青雲之士創其始揚其波而天下靡然以從 本朝自漁洋東海而後六七十年振之者稍稍弱矣明公負雋才居高位靜觀天下事以為旅常竹帛別有千秋是非雖生所敢知也若思報 國恩惟有文章則一二英絕領袖之士當以一人不知為憾當以一人不得其所為憾其文史元儲又當慮其門戶而收羅之范希文為朱朝第一名臣不過以汲引人材為己任未知明公其有意追躡之否嚴君冬友當仰華拜稷之年以文喚於世想見我輩當日長安跳蕩之概從古文心詩律與年俱進而成名每在三四十以前蓋山獨角雙龍生而有異故也聞公招之使往殊懷鄙懷

又

嚴生來揚州曾以數行上瀾涓聽茲又有薦者白下秀才吳樸當日僕試江甯之張童子也有子勝斐勢之志近更砥礪於學藻思平綿不悞後來之秀幕揚州書院之勝欲貳其間補門有心執轡無分乞予一言為通其意伏念文翁與其教雅雨親察是也相如為之師侍講是也疏十餘人與陸員外則子才是也望侍講識高崇於弱冠拔下基於幼童先肩戶而試之果不乖所許即為難設於復察若嫌許子之不輝

則則道于莞一日而見七士恐繼此而來者尚未交也

與姚小坡刺史

別後曾一接手書非缺然不報也實以僻處山野凡作長安之行都了不相聞而收又泄泄然無須更之不願以致相思之忱積於心者有餘而分與公者不足幸勿責其遲頓為幸校甲戌之秋病幾不起起一年而去秋又病每至八月有凶幾以此身為臨卦防秋無策常自焚然金陵無可與遊補羅江俱為異物入琴之盛古昔所同不圖如是之速草園慘更非人事所能推測聞公古語有東漢烈士之風為之泣下鄙人有物迫夢價一事司差府役其私門自去官廿年正如開元天寶久矣人不知兵而一旦有范陽之難能勿驚驚鶴乎現將房產呈抵未知當事者能勿矜之以所不能否

與劉介石太守

太守以王陸之真傳居建封之故址黃河水猛望白馬而停波未知燕子樓中曾携主人之手一證前生否家弟香亭承公骨肉之愛雖小幼微動有懷莫盼終推鄙人之愛迎類及之非指臂相依刻不可離者也今其四妹成婚於揚州送女無伴行禮無人僕故寄聲喚歸而香亭信中段股以失館為憾竊笑其知公之尚淺也夫以香亭之才之學原非絕類離羣之士以公之負重名居顯職又豈無望風奔走甘為役使之入然而四年於茲加顏色焉常俸之外加資助焉以愛弟之道待香亭不以幕府之道待香亭是念舊之情重而惜費之心輕也今又新選五馬轉盼三台方將舉海內之人才陶育之以答 聖天子之知遇校老矣左提右挈無所望於公惟僕然一窮鄉僻壤其善事長者以希冀無窮之培植而香亭忽為見小之論愚得患失如兒女子然校不能不鄙香亭而疑閣下也鄙香亭者鄙其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也疑閣下者疑閣下左右必有賤丈夫焉以香亭為股肱以小忠為迎合登高題斷作拱辰一網打盡之患故向日之親愛者俱變為此日之狐疑耶然閣下智珠在握或小試其使貪使詐之才而仍有毅然不惑之見恐非香亭之所能知也然耶否耶請即以香亭之行止下之

小倉山房尺牘 卷一

復楊山齋監學

十年舊雨相晤刊江彼此鬚眉都非昨昔執事懷念故人約過官齋道舊校亦稱幸自喜欲到名公瑞室獨覽收囊充擴竟眼界不意夜過揚江風利不泊且誤聞榜人謠語道旌旗業已北行遂爾足音未聞訊書且感且慚所借玉版蘭亭理宜呈上緣天懷璧影相隨難如野姜山妻離非絕色其不肯寄宿隣家也明矣坤為吝吝泰自包荒諒不責其遺德也秋天將有刊江之行或抱微帶而來更有佳於此者一齊呈上亦未可定諒之待之

與錢香樹司寇

王太守蓋從嘉禾來蒙先生賜香樹齋詩集校適病瘵於床次拜而讀之聲和紙瑗瑗成章聞蕭夫子之風者五尺童子羞稱賈陸矣南巡頌一篇太元經所謂物登明堂當齋皇皇一品集所謂獨含日光靜與天語沈博絕麗之文在漢惟子雲相如能為之其他無聞焉況後之公卿乎校始而不致可讀繼而不致決拾掇靡思不覺首之至地也伏思古文人之貴而傳傳且久者昌黎香山皆侍師也故官則李嘉祐所稱白雲司者是矣先生逢其時官當其位雖牙並奉孔翠羣翔有兩侍師之遺風焉至於年未七十而致仕放心於自得之場置器於必安之地扶持大雅以待後之學者尤為吾人之逸軌清流之全福也故古杭無家舍于謝公墩下母老子孤伏而不出擬冬春之間買舟秀水謁大前輩以當黃河泰山之見因令姪子厚歸里先期謝教

答金壽門託賣燈

三月間芳訊至購傳燈燭僕在江北弄田未及裁答致手書再問先生筆墨遺世獨存若燭奴以光明之寶寄寶也奈金陵人但知食醋醋耳白日昭昭不知畫為何物況長夜之悠悠草草令尹雖為贊武

苦不能撫摩而懸諸市使童蒙求我也久存許慮慮有所傷名聲而歸之明珠反照自憐終勝人憐新曲四章如雲水瑟從何處吹來隔曉吟音惟有寒天獨足而已因慢亭之便裁書寫心

又

陔餘叢考北芳訊謂來知作客之錄未徵于隸人之聽歸後以一札交樓亭屬其相達不圖此公如西域賈胡到處輒止若若形來知又復沉淪且許氏之標亦尚未還歸此心然雖以兩手自搏呼負而已蒙賜詩肩負易林所謂心得所好口常欲笑者先生之風出入懷袖且喜且慕二而遣人催取紫明供奉連語主人并將原書錄呈英盼

覆感遇上人

遇詩社見詩僧忽忽改歲矣家弟擊手書來以詩稿索序讀之辛細可喜僕非不欲序上人也嘗謂詩人之傳惟王侯將相為最易其次則閭閻方外而已神仙鬼魅妓女而已上人居易傳之地地可傳之才存欲傳之心索助傳之序宜也然余自問其地其才其心俱未足以自傳又焉能傳上人耶學問之道若涉大海其無津涯隨上人暫息乎其所已能者而勸思乎其所未能者假我數年休養已之序微隨爾其誰與歸

與梅六公子

黃山人崔君挾數十松遊南都陳之清涼山邦之人為佛廟之會七月大集千萬人往矣無一顧者最後聞于僕僕不整履不命駕而往得之若以為至處也崔君揚揚有喜色僕謂之曰子不見梅六公子之松而遽以自滿耶崔曰嘻吾之戚里也小巫見大巫必見之而後神氣盡焉越數日復來曰梅氏之松已見矣請往黃山為致如梅氏者而甘心焉第需有力者負之來僕為告于方伯于制軍于宣州太守庶幾大行其入之道而已因以取便焉此一役也謬之而至于道者公子也僕有志事竟成者崔君也吾之得遇

小倉山房尺牘 卷一

與胡書巢

接手書及贈物感縈結之情三秋之念讀新詠覺峨嵋山翠撲人眉宇射者之聲御者之旌一聞一見都足起予又聞諸母處得銀金為壽清其潤轍若飢十日而享太牢焉僕入山以來饒然開口而笑孰有如蜀中消息者乎香亭佐劉太守于徐州見之者都有明月入懷清風投座之意僕鮮兄弟而渠家又無健婦故不欲其遠行於六千里之外書中招之甚殷且待閣後再為酌量香亭于舉業之事本非所好工夫既淺而又迫于家計東馳而西突是以旗亭樂府齊唱香山而雁塔瓊林困詔諫弟名未成詩武有愧如何如何

又

足下官東營後兩執訊而與書所以過存之者至殷且恭校收心神復以手擊頭呼譁者再追甲丁兩編都蒙英盼拙人之拙而露所畜不笑之至矧而甘心以賢之使我變慚顏為欣囑矣青蓮主局如星天拂足下以神佛之代儒之直是謂過差非其實也納手捫心自知不如阿品詩清絕其淫說雖辨才其當是吾家臨汝情多公家之言速速如下水舟不能紆迴過波得隱侯三易法而亦路繁華流蕩之譏喜依傍大賢劉蓮祖已作阿蘭矣當好料理此人幸寵秩之勿與冷將息龜東而退為可惜也夫文章易作道難為不合古人不佳不離古人又不佳兩者宜兼非沉酣竹素修業不息則高軌遐蹤未由深造至於一絕處別有天授非人力也故生七八歲則習油素弄柔翰學作振奇人時藝誤之氣實誤之竹皮冠再誤之途雖難免如騎馬登樓需不進然爾時意態闊略謂能掃迹匡時小有建立當不惜空文以自表卒之仕宦不進才亦退矣如彼博學十都輒能何能效碌碌者蘇而復上乎不得不伏轡憂藏華當春始歸肆力以彼易此謂語外尚多沉博絕麗之製此時雖其沒沒而千百世後未必不以子集

爲金匱非足下游目分明僕亦不敢驕自炫也僕今年四十六矣髮種種欲宜左車牙先填溝壑兒胞未幾緣緒已盡得姓千年危乎艱哉就使添了運壽不過暫隔以愛子託人而已五棺碑未嘗釋鬼相望念古人隨葬爲送歸葬爲仁之說如行陰等中寒心飄搖迷惘無主招難弟同居此議甚健奈庚戌十畝之宅山池居半雖其家未必容彼妻孥阿五阿三又霍霍如失隨師隨風承流未能自立自此之後或十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想寒家此局纔足耳足下猶符赤緊身名俱泰前程干雲非楚煙所下然私心眷眷望市中車早歸買一廬于南山之南彼此如驂之斬申其時雖並軌千秋願雖至切天不可期且存此懷各自努力而已嗟乎疾沒世而名不稱定是宣尼晚年之語物孤則思伴人老則思傳爲可惡也是下亦有意乎

與金賢村明府

二十八年人倫冠冕過訪于野田草堂之間仰揭私心爲之忻慰別後于竹溪同年處吟風人之什絕節高鳴如春空片雲九深佩服惜行期孔迫未及具白飯青獨作竟日談慙愧何似青齊失去玉履久與夏五郭公付作傳疑不料明公神機高朗照及奴星必使連城之壁返趙而後已他日秉軸鈞衡物無遠義可即此而推開巨捧觀顏似前之妻既已決別于岐玉仍復團圓于破鏡且喜且驚曲曲三百所云處置偷兒薄與小德自是下情所趨過蒙芳訊增我慙煩但有餘語爲公戲者館人度應公可無懶于孟軻而肯認失牛僕終有懶於卓茂奈何

與何獻葵明府

菊有黃花之際正相思命駕之時擬故人之情委曲周旋或極三更清話僕僕雖呼或聽一部宮商金聲燦爛至于小艇將開而呼囑又到瀟湘霜濃之際握手依依使我至今低徊不置也訪存雅興特牛相公之保護樊川幾于微服野行邪邪不顧終無所獲命也何如然新花之采折與舊雨之周旋孰輕孰重靜

小倉山房尺牘 卷一

九

言思之終不悔離草之跋涉也在蘇耽運四十餘日佳信斷殘臘將終依舊抱空而返未免掄才太刻窮且益堅矣幸爲小女得得一婿楚楚不凡差強人意木求西子翻得東牀想彼蒼蒼亦與之商者去其角之意也還山後重與土木小有經營日與鄰料匠接榫握算日仄不遑故奉贈詩與遊買氏荒園之作至今未能提筆才人竟句蕩子尋春其間得與不得之故想亦有數存耶

覆陳竹香

接手書爲平章小女姻事執訊告我大才人一解作諾便爾不忘可感也曹來殷舍人爲吳門七子僕耳之久矣其文如萬斛泉源茫洋無極矧已秉筆風池出納 王命得增如此洵足爲歡奈小女已于去冬聯姻蘇州蔣氏雖草草向平之願業已粗完而明細史之機未能少待信乎王屋之貴先不若兒良之昔後也還看玉鏡有良冰人爲憫者久之足下一試京兆出手得盧此後躡蹻將而騰羊角彈指須臾但未知再晤高軒訪野入於物外當是何時

薦周轉亭與魚門

周子慢亭古之振奇人也平生學問好取人間之極難極苦極瑣碎者而爲之能以杯許浮錢製渾天圖能以尺牘書長江萬里其他則難雜錄其序雖經靡不精心致思鉅創青細足下大雅堂中元儒聯列安可無此人參錯其間更妙者能爲傳響之伎常至其家主人對坐磨不發聲客有所需但取筆管扣盞二三或十數響則茶湯粉餌悉從內出借器代日百無一差較之古人之處茲茲灰粉盤書字者神巧更絕焉渠出外則以一奴自隨到處可以奏伎足下何不進而試之且令家人學之耶昔者有客能呼公孫龍許爲弟子有人善竊楚子茂遂退齊兵慢亭之伎似在呼與竊之上故不吝數行爲之作介

小倉山房尺牘卷一終

小倉山房尺牘卷一

上座主藏山相公

隨園

校立等程門二十一年矣校不肖不能致身通顯仰承大賢表依然受恩最厚爲三千弟子之先聲竊者
雖賤曾早登於藥簞他日升堂可使執鞭爲諸門生之長也近知夫子入晉黃扉朝野相慶校以爲鼎
和遠原是歸門舊物唐之蕭草宋之韓范不得美於前所望處雲雲萬物盡沾雨露雨耳校山居奉親
刈田自活幸年歲有收高堂康健足以慰慈懷茲有赴補郎中諫羽儀係校受業弟子束修自立以
門生參見師相有如曾點之後曾參又來夫子必莞爾而笑或借以問山中之小草訪物外之孤雲亦拾
舊履而念遺簪之一助也

與江蘇撫軍陳榕門先生

聞大賢之名久矣懷願見之私亦久矣校作翰林時謂可以後輩禮見而公旬宣在外不果見校來江甯
時謂可以隨下禮見而公調任遠方又不果見每於邸報中讀公章奏見愛民之心經國之略往往合於
古人然僅能知公所行之善未能悉公所學之深也去冬過蘇承顏接詞方知公之所以負重望於天下
者有本有原非外間傳聞者所可盡也夫凡理學之說爲第一流人物所必爭而往往入之不深則流弊
必多反不如蒙傑之士建立輿論所謂爲不熟不如窮理是也公則不然以用世爲心不談元妙以聞
過爲喜不事矜張以淡泊自甘而不以傲車高馬取人以恭儉自持而不以矯情飾行循物理必窮其
微愛民必核其實然後知公無自誇理學之心而立身行事不與世同世之人欲位置公而無所則不得
不以此事相推誠於中形於外凡深於道者莫不皆然所刊諸稿上自從政下至在官旁及童蒙女子罔
不集有遺言示之遵守至於重刻溫公文集則又公之隱然自命者也校因之有感焉溫公德望粹然其

小倉山房尺牘

卷二

門下士蘇軾劉放告一時疎俊之士宜若道不同不相爲謀然溫公愛之甚殷接之頗勤者豈非以中行
之外惟狂狷可與入道歟抑亦剛克柔克之說修己安民非聰明才辨者不足以集思廣益歟卒之爭差
役者惟子瞻贊通鑑者惟原父亦其明驗也校雖不見蒙公愛之過當且云論政書中有與公暗合者數
條是亦溫公待原父子瞻之遺意也校終老母伏而不出於當代名賢未嘗不心焉繫之草木雖微望
卿雲當空而有榮茂之色伏願明公晚節彌堅仁聞愈廣認理雖真先規其大守經雖定兼濟以權族惡
不妨太嚴但須察其惡之是否聽言不妨太廣在能審其言之是非演濫之水所助於河海者如是而已

寄山東周雙堂撫軍

臨王申歲路過保陽蒙明公頻兩情深殷勤款接助之以路費飲之以饌餐使遊子天涯有資至如歸之
樂其時值金寶甫同年掌教書院椅裝聯聯入署同懷校又攜北地之燕脂謁南甯之金粉往維三日情
足千秋至今酒痕燈光猶往來於心而不能釋是歲秋間讀禮南返僑寓白門服闋後遂告養親幽棲
望雲泥路隔魚雁稀以致一介之書久不徹於隸人之聽遙知卿月當太必不責問雲之疎懶也聞邸
報知公巡撫山東官衙愈覺家鄉愈近且與姚小坡蔡蕢兩觀察朝夕共事多君子我輩故人若非
者母年高幾幾乎有千里命駕之思焉校校供養垂二十年欲寫過而未能忘修名之不立益榆未晚
蒲柳先衰未知戊午同科合璧纓纓而計之尙剩幾箇晨星碩果思之惻然

與徐紫庭方伯

丁丑春高軒來白下小具靈輿班荆道故蒙賜七律二章寫物外之風花紀雪鴻之爪跡至今夢繞
當作蘭亭醉本看矣近聞移節黔中以承流宣化之才當賦商民隨之地想見香凝蕤蕤風靜影衡回首
玉堂清華較勝如閣下者方信人間生佛遠勝天上神仙校則來四年幾有二色十年清修既清於風
月柳之中年世精神又復舊於斷簡殘編之內前年發生一男墜地不舉是區區者而不介命可知

也賴明公蔭庇老母康娛家無遺債之累邑少備租之吏得與雲山書史耦居無猜不可謂非人生之幸
駕赴西川時曾賦長排五十四韻奉懷遠道未寄驢蹄至今適有候補武弁莊緒瞻來黔候補託其帶呈
左右雖歲月小差已是過時之筆墨而相思未減依然往日之心情知明公聆音識曲不笑其爲失農之
雞也

與許青巖方伯

明公心存匡濟德備中和履歷雖清而白愈彰敦敦敦敦而始終如一校閱歷途所心折者屈指如公不
數數觀蔡南安安徽布政官署移在皖江天子命公領職校考朝廷官職凡創始之人無不垂之簡編傳
爲盛事如三公在外之始於張溫也轉運使之始於裴耀卿也總漕之始於吳棫也總河之始於陳瓊也
豐功偉業俱赫赫在人耳目今明公爲皖江布政使之始不特科房銀庫事事維新而且立美善之章程
使後人有所遵守權從前之利弊使善政有所開端非公之才不足以當此重任非公之福亦不能際此
遭逢南望皖雲爲之欣喜接手書知起居康健深慰下情蒙賜肉桂二兩季義山詩云補羸惟紫桂校知
公之所補益於蒼生者正是恢宏慈遠而不謂校之先受其賜也遠貽藥石見仁者之深情片語不忘仰
故人之風義可師可感兩者兼之南望觀察太夫人行狀是校受其追從一夕而成即史黃門之急就章
也何足齒及

尹六公子聞新娶姬人患病校作聯體書爲紫雲之請作此覆之

有女同車未盈一月其入如玉竟謂三醫自悔浪費黃金買來馬骨或者賞音名士擅獲佳琴足下理宜
增華助寵緘封阿杜之叙抑或濟困扶危遠憶季康之藥此則君子之深情通家之雅意也不料許不
英而楚翻問鼎紫雲未見遽發狂言吾尹聞名便思娶取久假不歸是吾憂也如非其善於汝安乎雖司
空見慣何妨使配參軍而白傅中年尙未放歸紫雲猶如趁齊之敗而取齊蕭同當漢之強而書求呂雉

小倉山房尺牘

卷二

無煙綳加接之手有朕懷欲治之心上愧諸子下同儼象雖爲八法原情難免春秋誅意余若九原竟
逝定與公同歸如其一息尙存可使日中爲市

再覆似村

古人聖瓶之智守不假益今人徒宅之愚誰肯忘妻乃足下始則作陰姬之請舍曰欲之繼則復呂相之
書惡夫安者振振公子原非帶下之醫蛇蛇碩言偏納瓜田之履雖重耳自然返壘而顏回先已拾塵佳
人非朋友之輕棄公然可共枕衾豈五霸之仁義久假思歸老夫妻矣誠宜讓畔而居賜也賢乎乃敢越
疆而爭昔者晉漢娶妻而美讓之於兄今謝幼與張口而挑劫之以病以吾一日之長何所不容小子鳴
鼓而攻謂之不弟在陳平美如冠玉盜嫂何妨奈六郎面似蓮花自媒不暇我笑復藏誣盜三女爲姦君
如小往大來一變已足

謝託師健撫軍

不奉教誨四月有餘頃止之懷寸陰若歲伏惟賢者之精神即那家之元氣天留國老以作歲星想八座
起居入秋彌健也八月廿二日爲君母八十生辰將公所賜壽言張之堂陸一時賓客爭相傳祝伏念人
子之壽其親也往往求巨公筆墨以爲光榮而巨公之應其求也亦不過囑人撰梓勉勵數語而已公則
前三字曰仁之徵對一聯云樂山在山中奉養主靜得靜處延年此皆嶠嶠道要真有德者之言非他人
所能代而書法之蒼秀直逼鍾王亦非凡手所能摹也較之古人盧山力錫華陽十寶榮有過焉生員
爲之私慕茲藉本當親波長江拜申謝悃因際前侍饌未敢遠離明歲 天子南巡公當恩 躍將訪
泉鑾於唐虞殿陸間一聽揚揚之什如前年故事雖身未到而心已馳矣

覆莊遜閣新參

前呈米字冊子尹師相深贊其非真而閣下則中心爲嗜留之案頭不忍法捨有古人三宿索靖碑下御

而不忍去之意一師一友孰是孰非故非書家實不敢妄舉一詞然想古君子和而不同韓范交好最深而士駿便爭如虎圍下他日與尹公同贊黃扉屏風宋正當如是承命明日在家候將拉往尹師處置酒送行初覺兩宰相一山人相繼相參殊不倫意欲辭謝而思之公西華之肥馬輕裘與顏淵之簞食瓢飲何以同侍孔門之側而彼此相忘其中道妙必有在當貴賤之外者閣下知之尹師相知之故敢不知識諸君掃門駕車趨立以候

與吳叔度少宰

已別秋園蒙公過訪扶病作別垂六七年非不憐懷明德而一函未通來求書者非可與之人而與書者非亦山之客野彼彼疾用無枝知公必不督過之也前歲春間公泊丹江口故得信遲不獲趨侍而六十翁自道去之約遠如隔十重城郭不意半百年忽焉已至園馬不乘理宜差健何以種種之變竟與常途勞碌者同此頭顱可嘆也客秋陶西園同年來過朝門見裴程兩公居然黃髮老臣矣校謂三十年為一世理應爾也況十二科之進士乎公門生故吏充溢海內然而當年之出則共車入則同席侍安昌之門牆齋諧之幻語者彼何人斯獨不一回首於五雲深處耶以野客之常思春夢卜君子之肯念遺賢亦不其過差耳比來山中述作修修隆富手編駢散文及韻語著無慮數十卷高可隱人有子不語一經紀新鬼將來錄一副墨寄呈閣下依然燈下叢談定當欣暢拔貢生吳樸子夏之門人小子也十二歲試明經為張童子近復清苦於學家徒壁立就月光讀書竟能淹貫可以對武平一之七種三桓張茂先之千門萬戶矣倘有筆研事可以呼此而東西之

與湖南撫軍方帥川

接手書及茶瓶二物知大君子不忘故人如是其深且厚也別後一星終矣雲泥分隔山水程遙高觀察

小倉山房尺牘 卷二

望之
接手書并茶瓶兩種既溫論之纏綿復嘉珍之龍錫明公於督辦軍需之際猶憶及山中一東倦倦不忘不獨為於故舊之義人所難能而則此臨事從容機宜悉協亦可想見古大臣之風度也書中談及莊陶二公令人凄咽古人稱三十年為一世已未至今一世紀矣晨星曉露漸漸飄零所賴明公一人領封疆重任為吾黨輝光須知望三台而以手加額者更蒼生之外尚有間鷗野鶴也故去秋始嘗眼饒一自傳重此君之後觀書作楷須臾離離左車牙欲落不落時復痛楚與老輩作梗正如朱實臣妻求去未去故終日勤劬作閨老之過人乃如是乎近得裴司宅札亦以哀願相告想此境界貴賤同之惟今春見歸恩宮傳已九十六歲而聰強如昔知公問之亦為色喜高湖南明府席上得見令郎公子長成如許既嘆歲月之如流試將臨下書生之直上因其歸楚順候近祺

與姚小坡尚書

接手書并茶瓶兩種既溫論之纏綿復嘉珍之龍錫明公於督辦軍需之際猶憶及山中一東倦倦不忘不獨為於故舊之義人所難能而則此臨事從容機宜悉協亦可想見古大臣之風度也書中談及莊陶二公令人凄咽古人稱三十年為一世已未至今一世紀矣晨星曉露漸漸飄零所賴明公一人領封疆重任為吾黨輝光須知望三台而以手加額者更蒼生之外尚有間鷗野鶴也故去秋始嘗眼饒一自傳重此君之後觀書作楷須臾離離左車牙欲落不落時復痛楚與老輩作梗正如朱實臣妻求去未去故終日勤劬作閨老之過人乃如是乎近得裴司宅札亦以哀願相告想此境界貴賤同之惟今春見歸恩宮傳已九十六歲而聰強如昔知公問之亦為色喜高湖南明府席上得見令郎公子長成如許既嘆歲月之如流試將臨下書生之直上因其歸楚順候近祺

陶西園繼極到白門其小妻攜兩孤來具道西園卒於濟甯舟中孤危托落形影相弔賴明公加意扶持辦治棺柩料量水陸且多與書函為日後孤寡計較古人羊舌下泣之仁邱成分宅之義有過之無不及也去秋司馬過江甯校留宿山中見其年力頗健精神已去而鍾鳴漏盡夜行不休心戚戚然憂之其時相國尹公尚未入都莊容可新參正來臨試一山人兩宰相合口同聲苦勸其息肩梓里不必入都燈籠酒闌盤盤俱下而司馬亦明知前行非策但云兒子不肯終日勤給至於掘地與床祇糠及米故不得已避子禍而出非貪熱官而行也品至於此只得聽其解纜然私心希冀大道難知或一年或二年得補一官沾升斗之祿未始非餘光之照而不料其竟委於道路中也所幸者不在大河以北大河以南而獨於臨清終焉似須臾與死以待仁人君子之援手者豈非天之報施善人與人之投托知己皆有數存乎其間耶此又不幸中之幸司馬所舍笑於九泉者也手諭以其如君幼子為拳拳故伏思阿翁家舊人康公我之所自出當不關心然而山居之人綿力有限祇可盡其心之所能到古樂府云駘駘無角奮迅兩耳是校此刻光景引之自喻博公一笑

與國蓮宰

舟泊南都黑而顧我吟春容搖岸柳風色起江波之句至今耿耿未忘頃者雜花生樹以鳥鳴春又入何自以娛頗復有所述作否白下詩人陳古漁近體五言超超有逸氣月之望日在懷處與轉運公同為遊約茲章爾蘇高顯道涉揚州所應偏張清唱不應猶悲無介見拒於孔門季札有交始通於上國故兼予一札上調清流明月入懷定將按劍望為通彼我之懷釋兩情之滯足矣

覆江蘇臬使錢與涉先生

校於吏部離官盡心然即思文冠久矣不復省記蒙公苦言至意勸動下詢雖如賈人還家毀除之貨自分棄置灰沒無所於用忽有大富人物色之其不傾囊以獻者非情也具狀州縣利弊如左伏冀采擇校

小倉山房尺牘 卷二

竊願公行其道以救時者無他亦在官思官而已按察使何官乎按者按獄也察者察吏也一者孰急察吏為急何也獄之上聞者公得而按之其不上聞者公不得而按之也其得而按之者吏也公能察吏則獄皆平而不按如按察然所謂察者又非瑣屑隱微何政計陰私之謂也 本朝徐兩筆巡撫蘇州不設邏者不采風聞其時吏治蒸蒸日上其所以致之者有道焉州縣參調必具獄令判閉門而試其合者為之其不合者教之其屢教而不能者黜之徐公之言曰吾不知所謂四善也八法也官在識治體曉民情而已大哉言乎曉與識無他惟其明而已矣今人不明之是求而先廉之是求不知不明而廉不如其不明而貪也不明而貪貪即其嚮背之藥也貪者死富者生焉不明而廉則無藥可治而貪富全死於非法矣今人不明之是求而先勤之是求不知不明而勤不如其不明而惰也不明而惰即其原過之一端也其所枉謬者月不過一二事不明而勤則由奉斷斷而枉謬者且千百事矣此數語似發言偏宜然實代國圖顧壁而言非過激也江南僻處久矣豈無一二上游查意澄澈然非起家貴冑則汪總理學於用人行政或皮相親取或頭腦擡跟無益於治且其病在位尊云 九重近而離百姓道務竭精補漏上意左氏所謂奉已而不任民此近日之大病也明公官雖尊尚隔一閭及此躬施於四方時乎乎然古之君子作事都有次第改弦更張勢當漸靡而往不露鋒氣倘求治太急務為今是而昨非以形容容此上游之賢賢則懼且愧者衆而道將有所不行又或進銳退速嚴於始而寬於終均非所以為治也謹空胸腹陳愚見惟希覽焉

答魚門

來書讀之不覺其內發之缺而憂其為外物之傷勸棄隨園別居村野此言是也而惜乎其言之晚也當初得隨園時草舍數間棄之甚易自來後營造十年資力盡矣一日捨舊謀新誠何容易中庸云君子素富貴行乎富貴貴亦素隨園行乎隨園而已年來窮究史書靜觀世事於安身立命之道覺有進焉

修撰作秀才來受業時即便充其容有舒雅之威儀及中狀元歸來亦不過安其故態乃世之人先懷成見遂謂修撰比來以科名自矜驕然而大僕深爲修撰雪此調言乃手書自辨引前朝洪紫溪之言謂三十年讀書胸中才消得狀元二字斯言再僕久鄙之不科修撰反引之以自証也我輩六七歲讀孟子書即已曉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八字矣狀元可以爲大行乎而可以於我有加乎紫溪非幼時不讀孟子者而何以消得狀元二字必待至三十年不知此三十年中所讀者何書也倘紫溪不滿三十年而死則狀元二字將帶入邱壑耶味其言欣欣然以能忘狀元二字自負然則紫溪之曾中不特三十年以前未忘即三十年以後猶未忘也何也以能忘自考者其未忘之根終未拔也且紫溪亦知狀元二字有斷不可忘者乎有斷不可忘者乎念狀元爲科名之冠將何以副之念狀元受君恩之重將何以報之如此存心則狀元二字豈可一刻忘耶若此爲傲人夸俗之具則狀元二字豈可一刻不忘耶宋馬涓入幕自稱狀元呂大中呵之曰狀元者及第未除官之稱既爲判官何得復稱狀元王嗣宗亦以狀元補秦州參軍盛氣凌人爲知州路冲擊之於獄此皆不忘狀元二字之明效也從古自謙與自賤有異自重與自大有所謂差之毫釐失以千里不可不察也修撰其再思之

與尹相國論書

同年裴叔度常與修撰書法不必專門名家而後工也夫凡有功德者有大福澤者有文學者其平生雖未學書而落筆必超若無此數者雖摹倣古人不過如剪綵之花繪畫之美謂之字匠可也謂之名家不可也故常持此意以衡天下之書數十年來百不失一蓋形而上者道也形而下者器也器爲形象必以道貫之而精神始發然道又不能以氣力取也誠於中形於外必有事焉而勿正繩離久之不期然而然古人如文潞公歐陽公並無書名爾來人藏其手迹開卷懽然別有風趣職此之由而爲求印章故呈上

小倉山房尺牘

卷二

七

相公手書附于公拙去清江所寫首面一頁豈不知公近日肆力於文章諸家功日進故悔其少作以爲良工不示人以僕耶不知公近日之書如天馬鳴鑾日耀規矩公當日之書如曼殊仙子秀骨天然全不知人世之梳妝與晉唐之衣褶也然而天真爛漫有迴非專門名家所可企及者故何也則以公之功德文學福澤俱超絕凡庸正有合乎叔度所論故也噫豈惟公哉即如故之不肖幼不習書每一執筆如書生騎馬左支右吾及乎時防墜地然而天下嗜痴之人以爲筆墨外別饒風趣竟有磨鍊求之不許他人代筆者況公之千百倍於校者乎望公仍將清江一冊發來仍復冊首庶幾學者觀公著手成春知偉人之別有天授觀公晚年進道知學問之真無盡途亦未嘗非聖人無行不與之意云

家人從皖江歸接手書垂注深切并有水路入都把晤不遠之語欣喜躍不已學問鵬引頸而望至十一日間公舟過白門風利不泊枝已呼車出城逢送者白屋而返方知一片慈雲已被春風吹過惟有瞻望滿天下矣事皆郭書無說無足深覽公獨涵泳聖涯開發道蘊於六經論語得古人未有視漢宋儒者所踞豪華而俯臨鴻臚相五律中有吳江開野蘆秦華抱雲歸之句如風鳴九青高不可接又對酒月相照揮毫花亂飛之句如霞明雪海妙不可思數年來凡公所賜手書詩草都已裝潢成帙每一展玩如親色笑曾學後漢郭神記武侯五丈將公所議在任事司法司傳者竊筆志之非徒儆吏官之采擇亦以作文章之冠冕也枚難以詩文受知而自一見後便許其有人道之基又往往稱爲心中人所以期之者在難離小技之外可惜見公太遲別公太早未免卽止無窮竄行有限大邊明月原無常照之光世上春風或有重來之義必心禱切復何言

小門生張宗伯從北來接手書得悉起居萬福陳世弟也妹瑤草瓊花苗而不秀要是運數所關莊子云求其故而不得者命也夫仰祈夫子奏順造化珍重朝野倚賴之身勿爲中年哀樂所累廷尉舊官一時雖補然公才公望 聖王深知卿貳之選定當不遠夫乞養西歸東山復起物換星移三十年爲一世矣以前輩之典刑若後來之花樣自然格格不入然棋局長安亦必須一二舊靈光落落參錯其間爲之鎮中流而標正詔知用之則吾從先進聖人豈欺我哉枚去秋送尹和公督北抵淮江順流而下檣櫓古杭至冬至前三日纔還白下幸者母聰強秋收有獲附白以慰夫子之懷惓惓焉

牧明年六十矣親如雲落家中惟一母朝內惟一師居恆孝耀于人往往以之自負然家中之母朝夕可以承歡而朝內之師東修不能常獻此牧之所爲中心悃悃而不能自釋者也來諭戊午本房得一文二武校間之憤然阿厲庭將軍先征繼旬現征金川功勛隆降將晝夜烟閣上而牧則寂處山中日與樂處爲卒就有著述亦不過雕蟲篆刻何足與當代勛臣相提而並論然而夫子云云者則亦未嘗無說焉大凡父母之于子弟能者愛之不能者亦愛之其間于能不能之間而能親近父母者九愛之阿將軍立功萬里之外其不能常侍兩丈常通音問也明矣而牧則一簣一詠時寄都門或夫子潛愛不明而遂許與許與龜龍援席昭然問卷之人往往附青雲而益顯牧之得與阿將軍同門幸也夫子之恩也上元令李棠亦係戊午同門其人敦良樸誠長于爲政真可自提白瑟再升孔堂者牧相從其體不能學濟寧誠則之非公不至也聖師門之多君子故附及焉

10
9
8
7
6
5
4
3
2
1

長至初七日材官李長柱從長安來而投師諭敘尚未聞職已覺因高三寸知帶雲一衣乃有出盛情波
聞誦之餘如視化雨如筆春風墨雖盡于行間言餉餘于札外爲低徊拭淚者久之陳材官云夫子塞外
從關獨往遠隔方而得鹿兒 天顏笑矣百聲讚禮文潯公之精神眞是便遠力刺其之人拱手却立也
寄和枚詩及相柱少陵詩格以老而矍有精以眞而愈駕如歡到離尊聲斷結人分淮消影東西則去年
湘江分手之情宛然如畫也試問青山風雲裏持箋可有相門人則近日關圍村落之蕭疎可知也至
于山遙隔草還翠地接星湖水更清明又思見園依上苑別有蓬萊古大臣之平泉綠野俱未足也
髣髴爲伏思夫子硬折龍言日不暇給猶能以車登臨草客野鶴清養于三千里外如此年位如此風情
遂古以來誰爲伴侶白下秦宮兩太史 書院諸生獲此芳猷爭相傳抄皆不覺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思
惟是枚下世功名全出公手卅年依倚今萬乘一日公彭亨之堂前孔融與言及此黯黯魂消

寄慶樹齋少宰

閩邸報知山巨源系然係綴直掌銓衡此信得後陶唐氏之小兒女慳慳如雷幾欲將假父作大官五字鳴鉦擊鼓而考張之僕以爲兒輩如是則彼夜來新栽桂枝香者其流目送笑又當何如荷侍中未三十而班三貂其貴可及其年不可及也更可嗤者江東士夫不爲閣下解歡而轉向山人賀喜呼難祝慶事者太無因然亦想見帥門世誼其休戚相關竟如是也戲反養山詩云郎君官直施行馬東閣遙知得再竊賈之世見其許之否周姬于冬至前一日合油選珠其時虎邱月明蘭舟酒殘致足樂也除主人外更有何隨身窺其百兩鉅之非君之力不至此方擬播之筆傳爲佳話而不料事有匪夷所思者薦寢時珠胎始已結三月矣周易云順頤趾得妾以其子彼此賈賈竟占此爻爲僕計者將沉珠于淵耶將賈其積而遺其珠耶抑將視作走鏹之珠仍使楚弓楚得耶現在寄聲五柳屬其作速平章若欲以昌易極則吾豈敢

寄莊新夢

倉山房尺牘

宜也因其來都修函問安或賜以一見而叩其近日之所學亦大君子所不宜得已者耶

與陳刺史虛齋

別來生年思如隔歲想山於寵之情屢使離別之情深耶泗州彭越之地得執事領而治之勤不知勞
廉不表異吏長如日民愛如春舉從前牧吏一掃而空之將見名列 御屏四方之爲政者必詞彭丹之
行事賢賢此堂老侯稱之吾程編爲令甲矣記乙丑秋在秦淮水次兩人將古今循吏事高睨而大談今
果然坐而言者起而行焉不勝欽挹之至弟子王廷椿捧東帛箋錢來參記至僕告以相主存實事非容
易爲名賢握管必須如班彪之佐竇融少陵之佐嚴武而後克稱此任誠恐軀生筆舌未登大雅之堂
竊則史陶治而成全之寬其所不逮教其所不知不視作制席之先生而當作有造之小子則庶乎其不
虛糜月廩耳

與鄧時慶太守

數年前邂逅南巷見其詠讀書一聯云此事不知何日了著書翻恨古人多先得我心爲擊節久之生因感奮發奮門下爲之講解進而愈上每有吟詠暮春波之深落花流風之轉回雪故月爲不易才絕愛梅竹之近間試于府中裏然爲舉首故初不知鎮府者爲何人今年生來道受知于太守方知我兩人聆音識曲自甲子科同司分校後隔二十年衡鑒如一日爲欣然躋足者久之夫豐城之劍雷塘如之張華又知之得張公之知而雷方有以自信也雷官位卑而張位尊則劍之無歸之望有所屬矣于其歸與之書使自達于君子

寄房師鄧遜齋先生

六月初接太子書因計典休官將還西蜀夜初聞駭覺當會有數正人昭昭然如晨星之麗大忽又

接鈞諭念母年登大壽賜以延壽堂三字仰見相公愛物以仁訓人以孝之意故聞古人有言君相皆能盡命良以調元贊化之功可以登斯民于仁壽賢相許其壽則天下無不壽之人將來老母之百歲期願皆出自相公之所賜也讀諸有簡簡義舉博學能文事親克孝云云獎許過深使收恩德必思學問之道無窮而事親之禮難備有一物之不知不可謂之博也有一言之未善不可謂之孝也故何人斯敢當斯語想相公善養從長亦昌黎所謂諄諄之而後至于道者數故惟有奉作規箴益加勵勉其誦讀之

謝高相國

接鈞諭念母年登大壽賜以延壽堂三字仰見相公愛物以仁訓人以孝之意故聞古人有言君相皆能盡命良以調元贊化之功可以登斯民于仁壽賢相許其壽則天下無不壽之人將來老母之百歲期願皆出自相公之所賜也讀諸有簡簡義舉博學能文事親克孝云云獎許過深使收恩德必思學問之道無窮而事親之禮難備有一物之不知不可謂之博也有一言之未善不可謂之孝也故何人斯敢當斯語想相公善養從長亦昌黎所謂諄諄之而後至于道者數故惟有奉作規箴益加勵勉其誦讀之

小倉山房尺牘

卷三

五

所未周其長孫之所未到以印訓言寄來屬式廣快怡懽懽懽三字篆書尤為古雅枚將覽善手雙鈎鐫金作字稱願之日廣座高懸使山中草木煙雲俱增華采瑞符之同年故舊相率觀瞻所有謝忱合先佈達

為張東皋太夫人祝壽

恭聞孟冬元日太夫人古稀榮壽世講合兩淮之福壽慶七秩之慈雲以華髮作班衣雲歌為仙曲喜可知也故明在猶子之班合作壽堂之客絲毫俗事未遂撫衣身儀儀以未行心依依而未已伏念家慈九十已為壽母之先聲將見同享百年傳作兩家之佳話望隔江之山色遙遙接履分席上之蟠桃有輪青鳥倘得添以後至者為佳則外雲仙將偷閒而福到先還家奴小中敬意謹記曰君子不以非廢其斯之謂歟

與書集

山左信來知唐卓薦喜心翻倒踴躍三百唐人以縣令為畜生道語似過激然東縛百里正如獼猴騎土牛不能飛得以計借課最通姓名于天子時見賜次公以一丈之車加早茂以三公之服鄙人與有榮焉僕今歲黃楊厄閭清樞案故代前令分借若于又為清樞費道微若于抱木魚符來扣門者幾來幾如如知自念入山二十年猶冀縶絆行荆棘挂礙不已每當水竹蕭疎一編相對忽見疎封墨黼施施從外來呵制中柴棘斗許非豐產實抵便須衣履長生庫纔得眠食晏然靜言思之想終是在官時司庫者料量不善故也而車馬後後移方箇今之從政者尚憤憤哉來書語以買妾見委僕自庶長後往來一會思以隨蕙之新姿娛愉之晚景擅擅苦索于力為氣可謂既竭才矣乃或者將年太過而驚鴻已翔或者急就成章而悔之折骨全難允位之良難難粥粥而寸心許可者卒無一人自指雖神乎負負多矣之嘆嗟收之將何何勢足下北面而問之哉平生入金門登玉堂為文人為道更求

則得之惟煩煩此豈不可求思想雖靈犀別有別緣不可以氣力爭也或憤賤賤而哲婦傾城或整業文人而賤行無個粉粉者天下皆是奈之何哉凡中不取處子一語殊得老于不為天下先之戒以為非處子則不貞耶不知賤賤者何便成烈女文君嫁相如便失白頭書報于先自問施之者何如耳以為非處子則不貞耶不知賤賤者何便成烈女文君嫁相如便失白頭書報于先自問施之者何如耳

答梁瑞峰大司農

接手書知公自楚南歸後移度支賜第中禁固思古雖賢臣有加戶曹之職為自傳營財者有礙殿前之材為房公構宅者思非不厚然未必旬日之內無而有之公獨超過古人則平素之孤忠格天愈可想見故欲盡思奮筆賦呈得賢臣頌頌序思榮而才非王子淵故欲為而不取且賜第在金紫玉麒麟是故當日雖在翰林時朝夕趨朝所必過者三十年來回首而嘆否如天上公章還居若素而枚飲過不能忘思之慷慨命而命古玩玩寄收非敢忘懷也奈之者多則應之者寡天不愛賢野無遺賢此其時也且又寂寞空山不能向五都之市收藏之家寄賞玩舌而求之不得已寄上書畫玉五件亦是秀才

小倉山房尺牘

卷三

六

家做帶之字清秘閣溫微之藏耳

與家春圃

大山王與與相別垂三十年忽大暑中策杖而至道與弟有舊去年曾蒙吹噓稍有幾獲年殘喘得支半生深恐感切奈所得已空而殘生未死不得已又將睡門窮難難以再至特道金陵索阿兄一札以當新報連而之扇思弟此此刻所居官位如高山大松松之蔭不過身權九畝盡之矣而天下之趨而求蔭者方以為千畝萬畝而末已然則何以待之曰視其力之所能為盡其心之所能到而已大山晚景頗似馮五兄馮兄屢作馮婦弟不絕之故阿兄引例以請望其年之老矣之貧且孤兼念其能父子才以求書也可為云曲壽之

答長洲明府程鎮村

家奴從蘇州歸之而一日金姬小妹不堪其所娶之毒難經而亡及接到執事關文不覺嗟涕涕淚在懷有惟私之愛猶是常情在執事全無為乃肯贈文姬于漢關拔翁須于寄養歸要云有股動之意者好應仁人君子大概如斯耳請到接兵而抵城已破方知紅顏薄命離佛力天尊亦無如何也此妹雖自當感于九泉而僕只以一念慈憐既失上手之明珠又作陷人之坑跡跡離離足履食難甘語手書有偷到金陵顧一見之語僕本意提出而出之即命收而殮殮寄奉箚帶而今已矣矣復何言其意思之纏綿眉目之婉媚則近日吳下女兒恐未必有其儔偶也僕老矣賜賜如消湯無從告訴特勸數行上壘清醪亦唐人所謂聊題一片藥詩與有情人之意云

寄黃和齋樞使

接手書及厚賜重具微念憐憐才寸心感切書中有年齒日增心緒愈亂日無常事與致全消等語故聞而憐然明公以五十年之掌生途之任天恩優渥地界繁華正宜挂笏看山從容數政而何乃自苦

如此悲懷年進道位愈高而心愈小之故歟故中心欽欽更復何語然荷陳穴符尚有不能已者言者在曹明公之枉駕山林同飲風月原不過公餘之暇借以陶情而非以自放也在今明公之屏除嗜好一意辦公亦祇因報國之心惟日不足而非以之獲尊也兩者形迹雖殊此表如一原可並行而不悖不悖之名臣若謝太傅履歷公何嘗不于百務倥傯時聞棋博公兩典衣之局至今浙水謳歌金陵感頌故細公即以從前之流風善政清澗推而必改移易也大抵為治之道操之過嚴則境界不寬慮之過深則私意反起君子循分供職認理而行以故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兩難兼而有之章程明公果能裕國郵商飲酒看花亦是君恩澤深詎非官而不使之過度致乘常性是一味於嚴太自刻苦則公之才豈是止于幽政者將來督撫封疆平章軍國此時重任百倍加增公又將作何如就樂耶夫布衣縉履促織鳴秋物有微而應候人有暇而言忠故故不憚其縷縷焉

答王夢樓侍講

僕西湖人也則十年矣今春還鄉得見西湖而喜得見侍講而更喜何也西湖之見出諸意中侍講之見得諸意外故也侍講自無凡馬獨于鄙人殷殷然有所深契尊之以前輩譽之于公聊送抱推襟深情若掬每至兩人論詩如石鼓扣銅魚聲聲然且至理名言皆得古人所未有有如云詩宜自出機杼不可寄人雖下驥作太官之家奴不如作小邑之簿尉何也簿尉雖卑終是朝廷命官家奴雖免主人答罵今之得簿尉而皮傳其儀形者能無憤慨又云詩如佛法有正法眼藏有授神通參正法者不肯神通者神通者涉視正法公自命為正法眼藏而以神通推心餘雲松二公惟于鄙人許其二者能兼收雖不能仰副此言然以此告雲松心餘二人未必不心服也又言近多劉季緒一流所學不工而好作詆訶深為可憎僕以為此理之無怪也夫離之太遠者其視黑白不明鼻之翳者其聞蕭蕭如一札中引孔北海之言曰今之後生喜誇而慕後則引山海經之言曰山如臥狀既好且惡不特其言之分直是人禽之辨公問之定發大噱

小倉山房尺牘 卷三

七

寄謝未堂司寇

敝心仰卿雲三十年矣自問山中小草不敢通名于大君子之前幸朱觀察來相與論當代人物渠獨傾心于明公以為略官階而親風雅者當今無第二人以致尋春一事蒙其代為護謗終身私心愧懼一恐公卿貳高官豈屑小星之末事一恐公迂拘理學將刪好色之國風唐突尊嚴方深歎不肖弟歸來道公蠅院字之履斜王儉之簪折柳判花與復不淺方知東山太傅向在人間且慈且欽惟是竹西歌吹之場人才絕少據舍弟云一片花邊到眼差可者只吳七姑一人惜自命太高玉琢金妝非肯在陶學士家得者以故打葉之心未病未決又因老母在堂不能久住邦江緩行遠選區區妄念還想借輪才之玉尺作割日之金匱命應下司花使者廣為探訪一得其人即示知汪甥以便飛帆而至

答家惠謨孝廉

賜序推許過當故前書以謝為辭刻下見賢道僕平生小德出入故有意相推于道學中以免老生腐儒之號張斯言過矣夫雅暇小德者老生腐儒也出入為可者子夏也老生腐儒庸人也子夏聖門之高弟子也兩者不師聖門之高弟子而師庸人可乎三代以下久無完人矣子語錄中譏孔明太粗近飛太橫韓歐不知道此種吹毛之論不一而足朱子賢人也非老生腐儒也其議論尚且如此況其下焉者而可以預為過乎且瑕瑜不相掩者玉也粹然一色者砥礪也僕以為砥礪方欲棄生乎得失于天下使天下人昭昭然可指可按而後有以存其真足下乃欲為掩飾而附會之無論區區一序不足掩天下之口就使邱里耳目為足下所掩而先使僕棄玉之真就砥礪之偽則豈僕之心哉古之制行若寧子不諱短喪子貢不諱貨殖陳謨不諱事中行氏立言者莊周不嫌荒唐申韓不嫌刑名太史公是非頗論于學人惟其如此故獨在獨來于天地間雖聖人責之旁人之謫之而其真意之所到卒難磨滅大哉孔子乎

七十子之徒兼收並蓄或以德行或以言語或以政事或以文學甚至五刑雖與言亦許其潔己以進有如禹會諸侯執圭者萬國聽其何途之從而來則教育之成全之不加闕議不施斷不使政事言語文學之徒冒德行之名而德行中人亦不敢自以為高而有所病于學賢之不足今之理學半德行之偽者也舍此一門外豈肯無地自居無利可入而足下必欲推而納諸偽途僕之所以懇然力辭者意有所不齊也是微也非謙也至于心餘推僕為六朝人則又不當何也六朝人有狂者病者中行者鄉愿者人頗不同心餘不知置僕為六朝中何等人而但渾而言之曰六朝則是心餘于六朝之人向有所未知又何能知僕僕僕故不特足下序中所稱理學之名不受即六朝人之稱亦不受也若夫老生腐儒之疵瑕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于僕之文無加損焉

家實堂

當今行古人之道為古人之文如晉書者本不多觀三十年來形迹雖疎相知愈深讀見附文集序一篇便知梗概而因推許太過未敢盡刊今又十餘稔矣得讀其書益覺其有實堂之文之佳者以故刊為後序見僕之折服非虛言也所以奉勸付梓者亦因序文清勁一氣旋折非於此道中三折肱不能如此其他文之瑰奇詭譎從前都已見過雖唐以前原無自梓其文者其時人人知重古文門生故吏又多感思念舊宏通博雅之儒自可待諸身後而原非其時矣苟不校定付梓及於吾身親見之則一旦遽然而去將一生心血付之茫茫茫不大可惜耶幸乎宋李泰伯之言曰使夫再假我以年乎吾所為未可量也若就今日而論則亦可抱此以見古人矣商賈實為一代才人其詩集粹成有相詆者僕為不平友人仲燭庭笑曰但使僕輩身後尚有一卷文集發人吹毛索癢便是大地間有此人不則付之草七木卒而已其言最為沉痛實堂又何必過於矜慎哉机中云爾來少年習氣好於考據僕又有說從來風運所趨應代不一西漢經史東漢經史晉書六朝詩賦唐詩宋詞元曲明詞清詞明詞時文本

小倉山房尺牘 卷三

八

朝尚考據趨之者如一羣之騖累萬盈千其中忽有韓柳歐曾為古文于舉世不為之時此外亦無他名家應懸諸壁其遺本不至碎其遺亦最微故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古文道也考據器也器易而道難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古文者也考據述也述易而作難實堂又何必以至難之事望之今之後生小子哉第就考據而論亦正難言來札云未明四書便談許慎未通八股便事康成噫彼亦知許氏說文康成箋註在當日早有非之者乎後周黎廣從崔司徒受字學不宗說文三國虞翻駁正康成一百六十事孔融以父禮事康成而深笑其齷齪郊天之說以為臆造王輔嗣晉康成老奴請問今之宗許鄭者亦略聞其說否至以宋儒為學究宋儒註經原未必盡善然據周孔以尊程朱可也挾鄭馬以詆程朱不可也歐曾為空疎即劉賈父笑歐九不讀書之說然公是先生全集具在散漫平蕪不及歐公遠甚且吾又不知作一典三說者胸中何有史學作國風雅頌者胸中何有韻學也我輩下筆所以不如歐曾者正為胸中拳軸太多之故讀韓與李柳與草中五兩書便知原委去冬在杭州見朱石君侍郎製其推許云古文有十弊惟隨園能掃而空之余聞其目曰談心論性頗似宋人語錄一弊也俳詞偶語學六朝靡麗二弊也記序不知體裁傳志如寫帳簿三弊也優孟衣冠摹仿漢四弊也謹守八家空套不自出心裁五弊也徑釘成語死氣滿紙六弊也措詞率易頗類應酬尺牘七弊也簪于邊幅有文無章如枯木寒鴉淡而可厭且受不住一大題目八弊也平弱敷衍隨時文調九弊也鈎章棘句以艱深文其淺陋十弊也笑答曰此外尚有二三弊侍郎驚問余曰微書數紙瑣碎零星誤以註疏為古文一弊也馳騁難亂自夸氣力什作粗才二弊也向有一弊某不敢言侍郎再三詢曰寫說文篆隸教人難識字古而文不古又一弊也侍郎知有所指不覺大笑實之實堂以為然否

與章觀察

世傳刻板書始於唐唐柳家訓則言雕木小學唐已有之似在道前不知陸深河汾開錄開皇十

三年上勅佛經雕刻行世是刻板書實自隋始也第勅石之風最古而攻木之工近時古者曰模近時者
貴巧二者不可得兼故小倉山房全集六十餘卷爲金陵劉文奎所刻清整勻潔人所共見其弟文階兼
工勅石用刃如用筆不待章法嚴整於書家之風神波磔一一能傳而出之圭撮無訛可稱名手矣觀
命敕作太夫人墓志昨已撰成即當獻上但將來鐫勒之事所關非細何不以不厭

小倉山房尺牘 卷三

九

兩敬奉陶一謨不言五刑而反序九德豈非以鈞金束矢之事小而淺明有家之任重乎直溫竟秉非公其誰兼之記在雲中命題陳眉公畫梅似非此君善本山中藏其畫梅十二幅寄上表意且使一路香風送公北上預祝他年調燮之瑞云

答錢東麓少司寇

六月申勿里廣文編接手書并見懷詩一章眉從紀事詩十二首皆自操不律揮寫如雲蓬門之下鍾王與李杜齊來真何幸也伏念詩人窮而後工之說原為真世之言古人若唐虞之氣要成周之周召何嘗不以高華富貴傳子秋然而彼皆歸拜于殿廷未有流傳于草野者公獨垂念風人殷殷賜教見懷云一生知己惟元老半世親暱為舊雨則收所以開居之啟了然矣每上燕臺向南望最關情處是隨園則軒窗降貴千里神交之意惘然矣從園一望燈光列星斗始知身在五雲邊想見得滿庭月榜九宵之景象策馬上山尋別路忽聞絕壑松聲想見熱處冷行不爭衡要之識力至于繞過殘月又新月幾度排班若打圍則又明寫湛湛龍光耀日三接之恩榮騰少陵直道心源廣詩中有畫非公其誰兼之命收和作則斷不敢何也愚吟為語本不足以答遠驛于鈞天而況目之所未瞻身之所未到勉強為之有如茅塞雖高言語金鑾難潤愛如公有不笑其牙牙學語拙作夫人者乎欽追之心有餘步趨之力不足特修書謝教并申雅誼不敏之忱

答姚小坡尚書

使者來接手書并繙四端伏念故山人也著書之衣足矣一旦三英耀耀將使為彼其之子乎或公念所呈聯體數語工組織有鋪張散之觀故以是貴之而使無窮之悔耶札中問道古堂文集與星齋執事齊先生集未付梓枚無由得見道古堂集則通行諸儒其博引繁稱處自具氣力惜記序之文失之容易序之文過於冗雜全無提要所裁要知良吏之才不足盡傳油鹽照帳錄也集中如梁

小倉山房尺牘 卷四

三

少師齊侍兩憲志此是何等題目乃鋪述一鹿肉一蘋果如市曹列單令人齒冷豈不知君恩所係有賜必再然果屬專官塞十則方之一綴一瞻自當詳載而三品以上大臣則宜取其大者道者而書之瑣碎事端概從刪簡此文章一定之體例也然如韓歐集中所作諸名臣碑版豈當時天子不賞賜一物者乎而何以不記哉手近日考據家為古文往往不曉此義十人九病蓋浦謝山皆所不免惟方望溪力能鑄之而又苦于才力太薄讀者案然公文章功業是當代李賀呈一流將來一品集必必有超乎諸君子者故先輪及之而又拭目俟之

答錢東麓少司寇

接手書知前寄書業已收到伏念太傅文端公望重三朝內子春間校路出嘉禾修後進之禮蒙國士知到日相和寄書和到至今不能忘今年開春之信凡在士林靡不異聲同慨於因書在雲不獨越而鳴謝賦四詩自封其獨有如水壞山頹而寒風咽咽何足以美盛德之形容乃蒙明公略雲泥之分加獎謝之詞皆由樂善有家風仁孝有本性以故融生之一字一聯必為之瞻揚曲勝于駘已古有在蘇前誦楚之簡代仁王之轍者為明公獎許之意平故問禮有懸壺代哭之文所以優貴也公官二品已在古諸侯卿大夫上矣年過五十又有不娶之戒似宜自愛以仰副聖主見知吾生願望之意此又太傅在九原所深以教言為可採者

答尹處也侍郎

接手書知前呈小倉山房外集一册明公賜教未終被定開書取去不意標榜之材方呈身于大原而巴人之曲又見於知宮氏耳以自矜復汗顏而未已明公公補獻一册并將全集寄呈元仰見大君子好學博才之至意伏念元交舊雖多而絕大文字寄不遇其人而付之一映而況汝之難離聚刻忽遇垂青敢不學齊女之自媒山雞之舞鏡乎奈殘廢之集付梓未終而就正之心爭先為快特手書

詩問一本書手寫飲食甘旨而先獻丈人如鼓瑟琴待綢繆而再為晚奏希開示不宣

答錢西樵學士

公大魁天下名聲若日故在蔣川華侍郎熊萊泉觀察處時得聞公之言論風采以為德福無隆是北宋王沂公再生隨園持節西秦作召公之分陝所以體國經野者愈盤錯則愈發奮尤徵古大臣之體量故愛而不見中心殷殷又自分山澤之瞻瞻觀星斗雖欽連仰止發于衷衷而高在者未必知入閣之有此時士也故以一札之投亦不敢輕瀾典義之聽不料明公加先施之恩行接進之禮嚴待讀歸賜以手札惠以羊裘意外之恩從空飛下伏念古之元勳碩德好與文士往來者莫如裴晉公之於白樂天千古傳為美談然其時彼此仕于同朝又同居洛下交好易親故也若收與公則科名前後相垂二十年道路賤遠又相隔三千里公獨能紆尊降貴有意其存之豈非下士才更高出古人萬萬哉布帛之言業已不矣而白煙羔羊之誅又復著體以生溫溫激之忱真願子山所謝裴裴三山深知其重者矣寄來外文端公詩集十二卷命為校傳將板而行之真盛德事存校書亦尚有升公殘稿合一并寄序用六列聯體言微升公平日所好故也臨取不勝依馳

寄應雨林都統

久不接芳訊想將軍擁百萬貔貅故忘却山中猿鶴耶世兄以風流儒雅之身當萬里長城之任釋漚之武隨陸之交兼而有之不知玉帳牙旗中龍龍歸來添幾許饒語邊哨關耳東望能不依依別來十有五年矣戊午七月新娶鍾離教生一子一時戚友爭為歡喜並與程門門得韓林同六十其翁為父父公孫孫綢繆對道然道當時望我有後者先慈而外惟文端夫子嗣切尤深孰知皆不及於生前親見之故湯餅難開不意一則以喜一則以悲也假我數年古稀將屆精神老矣滿頭白髮猶能隨水登山開柳八字一息尚存雖時如故前年學植人子女小住西湖浪江至萬六爾亭而返秋間又過太湖遊石公鵬鵬諸客均有題詠明年將為天台雁之行學如不及猶恐失之世兄聞之得毋憐其衰而發其達乎更奇者前年與六世兄相聚三日送回京師去年與三世兄相聚三日送往南此皆前世靈山會上下因緣故也未知世兄一樣通家音者其許引此例否俗人要講圖享壽世榮華君子生只望良朋聚會世兄多情勝我必同此縹緲焉

小倉山房尺牘 卷四

四

客冬臘底雨接手書其一附和詩來其一附灰風來吟嘯矣詩如雲璈水瑟可聽而又可歌矣如天外飛鴻可望而不可即有云賜衣服客服以拜賜僕意欲披裘之後作札非嘉以故河運作客不料一年以來心營未展飛雁不至真乃萬古奇聲一羽毛矣推原其故將軍以美交六郡六郡以美交魚門魚門以美交吳興吳興乃村父矣後不知何人傳語鄉人願進想登一千未接而先施大故不許其消受耶抑山入野客只可荷裘為衣而此服奇溫服之不稱故耶灰風有靈足當笑我雖然煖于身者不如煖于心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傳曰三軍之士皆如挾纊將軍之儀已到矣僕之猶已挾矣又何必區區以物為感感之忱較收到者而更深也問所居塔爾巴哈乃古大宛博望侯所到之處無三里之城有萬年之雪男兒至此壯哉行乎喜容答同行則春風已度玉門關矣邊塞寒火收入美羹羔羊炮差定多新諺人詩云行過安西三萬里夕陽依舊向西顧將軍得句定當似之家懸今年九十一歲耳日起居雖強如故僕亦周花甲矣二月詔吳門學康對山自壽集名妓百人作百年歡好事者從而附益之雖不滿其數亦得十之三焉從鄧尉洞庭探梅并到平山堂下留連兩月仍歸白門著手皆春無花不賞附告將軍有以知其老而與在也二萬里之鴻鴻通四十年之交誼為之紙為之墨者亦當慨然

答陶梅村方面

教素不喜某公也惟事書前之云官至方面起居案案可以為法故尤不以為然夫君子務其大者遠者

小人務其小者近者其公官母矣任重矣果能察吏安民則雖服食之間小有華美亦何傷于素位而行之義若徒汲汲其身而無顧於屬吏之貪婪僥倖之驟耳塞無聞則又安用此觀望不食之陳仲子哉昔文王好色而孔子美之衛靈公好色而孔子譏之汾陽齊華而史冊是之元載齊華而史冊非之同事聖賢其故何歟亦不過辨之於大小遠近而已矣且僞為美德以之視人則往往受惑公孫宏之布衣冠帶之惡食皆借此以欺武帝德宗而天下國家因之凋敝此亦色取仁而行遠之明驗也而明海剛察自是廉吏然更載其為操江時買舟過江水手以計用十五名及至中流船離灘上勢不能行然後遣人渡水備夫州縣受累而已亦翻然悔悟此皆好名已甚而不察物理人情之過也若夫窮鬼之祖自古有之史載嵩陽子為高辛氏之兒性好飲衣惡食正月晦日死于窮巷彼固生前乞丐之聖天子之家者也其後使彼公廉亦不過過陽子之後身耳而況其未必真耶且侯察其所安再為論定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不待蓋棺也

與蘇州孔南溪太守

僕者矣三生杜牧為念俱空只花月因緣猶有狂奴故態今春六十生辰做唐對山故事集女校書百人明百年歌作雅會寶貴治下欲為壽春之舉而吳宮花草半屬虛名接席衛伶了無當意惟有金三輝者含陽笑故是為嬌嬌于眉中遂同探柳都尉而別刻下接續一紙道為他事牽引就鞠黃堂將有月缺花殘之恨其一切顛天自有中惡公以惠文冠彈治之非僕所敢與聞但念小妮子蕙葉有心雖知掩雨而楊枝無力只好隨風倒側之誤投遂窮民而無告管敬仲女閨三百生此際隨君若家宣聖復生亦當在少優優之例而必不以杖叩其腹也且此輩南迎北送何路不通何事不聽請于有力者之家而必遠求數千里外之望山一叟可想見夫子之而瞻瞻立高而僕不足以及花語而耶元微之詩云寄語東風好舉夜來曾有鳳凰樓故為明公誦之

小倉山房尺牘 卷四

五

答黃生

來書自稱生平安于古悖于時矜矜自喜僕以為此妄語也足下亦知大聖孔子乃古之周旋世故者乎論語稱其與上天夫言必開明如見陽貨則如其意以答不忍而責樊遲必得其出然後呵為小人其體貼人情至于如此故能察言觀色而每到是邦必問其政夫豈肯生今反古而傲然自足者乎揚子法言曰通天地人謂之儒通天地而不通人謂之伎夫天地雖通人情易通乃揚子之言似賤伎而尊儒者于此可見學古之不足為奇而悖時之不可為訓也嘗謂諸叔夜以箕踞待來訪之客謝康樂出入必使三人執衣裾四人安坐席似此驕矜之狀不殺何為顯足下思聖人之所以處世而勿效名士之覆轍焉

再答

近日海內老嫗之學如雲而起足下素平日之詩文而從事于此其果中心好之耶抑亦為習氣所移遂于博雅之名而急為欲冒居之也是下之意以為己之詩文業已足矣詞章之學不過爾爾無可用力故捨而之他不知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天下無易事只怕粗心人詩文非易事也一字之未協一句之未工往往才女入窮老嫗而能釋然于懷亦惟深遠者方能知其幾結子之詩文未遠古人境界而半途棄之豈不可惜且考據之功非書不可子貢士也勢不能盡天下之書倘有所得必為遠東之家縱有一紙之借所謂販賣蜚蜚難以成家者也昔林公語王中郎書風韻翰翰布單衣挾左傳遂鄭康成後復問是何物壓垢近日常據家光景人人皆然危乎子之用心也慮其似此不遠也

答唐靜海問坐位

昨彭大司馬坐觀黎之上宋大不喜黎書問就是執非鄭意以為皆是也宋所執者孟子鄉黨莫如商一言彭所執者王制一命齒于鄉里二命齒于父族三命齒于妻之義也彭言一品是二命矣于父族尚不齒而況于鄉里乎

又

札來言以語涉兩歧非平日直諒之素不知古今來兩歧語原可並行而不悖世說郭林宗與于許文生二人入市交生見物必買于許見物不買或問林宗就是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或問殺手于元珪大師救者是乎不救者是乎大師曰救者慈惠不救者解脫李林甫問大覺禪師曰肉當食耶不當食耶師曰食是相公的禪不食是相公的福此皆兩歧語也賢人君子尚且然矣況鄙人乎不特此也唐高宗問帝師鄭元不能對而許敬宗能之許頗自矜誇然不以為意曰人各有能有不能時人雨美之李適之冠于李穀穀嫌其福薄不肯用適之曰相公為道福之人何可委諸命數已而後果卒人以適之能適士穀能知人亦兩美之凡此類皆可歷數以釋足下兩歧語之疑

答謝馬謖事

來書問同一敗軍之將也秦伯猶用孟明視馬謖畢竟以何為是僕以為二入者皆是也秦穆公君也制法者也可以解心而行孔明臣也奉法者也不可以自我作主況秦穆之舉穆公自起貪心與孟明無干街亭之戰武侯原無節制而馬謖違之罪難同而實與故僕亦兩許之足下得毋又笑其兩歧乎

答袁伯漢

見示四書詳解若有卓見可傳無疑解惟求則非邪也與一節以為即夫子之言類及之以隨言點點再問而夫子再答也此恰是何晏舊註非先先生之創解僕有數條意不滿于夫子而再詳諸君之先生父母惟其疾之憂此其字指父母而言非指人子也人能常以父母之疾為憂則無疾時之保身有疾時之侍奉不言而孝可知此即一則以體之本旨也若將其事指人子身上說則轉轉太多而意義反晦論語中兩稱何有于我哉皆夫子自任之詞非自謙之詞夫子平日以學不厭誨不倦自居必不忽然推辭蓋言我生平不過數語而識之學不厭誨不倦之人耳此外何有加於我哉出則事公卿一亦即此意若再作謙辭則謂是聖人生平不事公卿入不事父兄喪事不勉且為酒肉矣雖下愚不至于此而謂聖人甘心居之乎抑為此謙辭之言以欺世乎君子聽其言而過其行君子以言過其行為恥則欲謂其言而敏於行之本旨也非謂行之可過也若以行為可過則與過猶不及之旨又相拂矣宋儒往往以賢人之小過聖人之大過有盛德必變色而作謙辭主人之禮是矣加非以其饒也五字然則進退風烈必變何不云敬天之恕非以其雷乎與上大夫言則聞知也則聞知而視其足矣加而證一字則上大夫所言盡善又何證之有以子侍側亦聞知也何不以不加而證一字乎凡此類都是替聖人避嫌謹知未遑顧外生枝不聖人身分甚大不勞代為掩蓋蓋公以言父懷羊為問問答之以父子相隱為答之直豈不知父有義方之訓于有幾制之文而此時論直則不暇及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則直答以知被司敗指責則自引過豈不知為尊者諱禮有明文而此時受責則不必辨也使宋儒當之必生無數支吾粉飾子在川上一節即智者樂水之意不必添出時時省察日強不思等語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即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之本旨亦不必添出莊莊慈惠等語聖人有

小倉山房尺牘 卷四

六

所不知而必代為之用心設法乎

陸王致良知之說僕素才力中力關其非孔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豈大聖人之良知反不如陸王乎故宋子註致知格物為讀書理此義絲毫未誤惜其補傳一章盡刪添足反招出多少假語如云在即物而窮其理則物無盡時知無致時又曰一日豁然貫通所謂一日者是在何年何月蓋已墮入佛氏打坐參禪之邪徑使當日不如此章即以物有本末一節而聽訟吾猶人也一章為致知格物之本條則首即許多枝節論語學於文格物也約之以致致知也多學而識之物格也一以貫之知致也他如周易所稱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子貢所謂賢者識大不賢者識

答程在山

答某學

言黎論性三品之說悖違孔子性相近也上智下

答芷塘太史

(小倉山房尺牘卷四之七)

答章觀察招飲

若干條容目呈教

小倉山房尺牘

八

小倉山房尺牘卷四終

答梁瑞峯司農

江寧陶方伯歸自京師道公開啟其切劘有十年前久要不忘之言尤獲大君子略勢位而重文章之旨讀此讀言志之終覺實大非偶不敢作重叔之繫援亦不敢作鄭忽之辭謝指陳成見靜候報章近聞公館拊大司農之臠從此均調主燭管確金介諒吳臨之難庶不必以蓬席爲屏風作度支尙書之典故矣敗者常州新拔生殷傑少年好學秀出班行受業於校久矣今戰其藏於都門索故一言求望見門闌之賜以爲光寵昔蘇子瞻兄弟得見富韓兩公終身奉於儔輩以爲欣幸可見後生小子瞻仰大賢亦是秉彝公好遂古皆然故故惡其意而弗敢闕也望退食之餘許其振衣衣冠隨進而教之夫燕肅馬骨薛齊雞鳴自是听公所風曉茲復有所報引者南朝蕭梁盛時特置鄉豪一人專司搜薦如牧者殆其入賦

補壽彭芝亭大司馬

前以全集呈教原望尚書憐其窮冠時卽在門牆必有訓誨使不至於懷寐以終乃接手書賜題三絕句
施丹漆於櫺櫓加霖沐於無輿較皇甫之序在思九爲考異明知大君子至誠待物必不加以虛譽然而
好善之心太覺從長捧讀之餘能無踴躍聞晤沈水之經契方知尙書於去秋八月間廢八十年長教
竟爾耳寒綿未知杜祚代爲尙書福德德隆乃文學大臣中之郭汾陽也少雖金紫壯持玉尺三蜀八座
半是門生山左東都持旌節鄒以其武公以其文父兄相抗矣至於閏年橘之莊置平泉之酒則又發晉
公龍兼之而汾陽不及焉故不能學瑤池之青鳥隨羊仙以齊來反若夫苑麥之櫟舟隔一年而始至王版
卽四章專人皇上失步之難思補更鳴或者尙書聽軫鈞韶忽聞野音而善之耶

寄建撫軍松西峯

小倉山房尺牘

家父從杭州歸接手書所以存慰之者甚厚且見大君子故舊不遺之意閱報知中丞移撫閩疆此是公翁冠時聽政角於東瀛處也今又南面而正牙璋矣必有白髮軍民猶認得當年玉貌者則奉懷云云舊地還才樂人是相知喜更狂不料兩聯成詩識此種福態非嶽降高生何能如是惟望中丞分已之餘福以福軍民一叩張施因明以造於誠倍慈以行其善則海宇有生俱受登人之賜矣故去春服闋卽具牒木籍以老乞休望旆收軟簿兩品在廨履信和摺因之自忘其衰欲爲天台雁蕩之遊度仙霞臺到閩中先見中丞之名臣再嘆荔支之名幕先遊武夷之幽深再遊羅浮之飄渺庶幾隨天下之大觀然後息影蓬廬以終餘年未知贊公顏光大肯玉成之否且待到故鄉之後自度精神再定行止忘

與廣西姚雲岫無干

明公移東粵之屏簾預灕江之節鉞地不遠夫千里位已外於三台降者之通行空學生之役極矣故鄉人士靡不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而相祝尤有異焉記當日同肄業數文書院校將赴廣西金中丞之招公賦詩相留云縱使將軍重批客何如南國有詞人一時士流交相傳誦豈料四十年後所謂將軍者公而其人所謂學士者公領其地故懷不學著題人飛來作招客客已然而弱冠所遊之處雖成春夢未隔而生其時受金德山中丞國士之知每到官鼓篋趨衛參各滿杯輒向八桂堂隔簾窺伺聞中丞談公事畢後必與司道府州延譽鄙人津津能重到粵西一尋陳迹否未知省志中此賦猶存否貴姊夫沈永之觀思之慨然泣下未知天假之年猶能重到粵西一尋陳迹否未知省志中此賦猶存否貴姊夫沈永之觀察與校同學同年公所知也前年校生一男永之生一女都是六十歲外小妻所出秋末晚穫甘蔗學生彼此信來遂聯姻今年梅花開時永之與殷夫人韓姑相敘故事高固叔姬嬋雙雙俱至盤桓五日繞城北征不特小星合兩姓之懽六親同慶而且大享行夫人之禮九獻未終誠盛事也何不轉告年嫂夫人同爲一笑

察明我黨基領

我聞俱科世兄處寄到相詩一章即景情生言從心發揮時字韻感期字之深押經字韻見相思之切字於廿年職職六十生兒正如今詩者因遲見妙司馬長軀之三年一賦終勝於救阜之援筆立成也救生平不喜鄧江而獨於因緣二字信之最厚以爲足補學賢論錄之所未及身應名場五十年事事可謂盡到教與君家亦大奇矣二七歲時翰林散館在光明殿考試蒙文忠公一見傾心賞其爽俊嗣後每到宮門必加獎許後乞養山居猶託相國聘聘爲記室官以母老辭避謝而止三十五年雙丁陸弟樹仁宰南陽辦理軍需忽接一欵差六百里羽檄合署整頓不知何事政劃乃絕句一章云旌丁陸傳名久今日相逢在路途傳聞南陽賢令尹風流得似子才無一時士大夫傳爲佳話此即令兄諱仁者之傳風流韻也近年來又以白下程朱二假館華堂得與執事時通勞訊一門之內重然恩知或未見而相思或生逢而矜寵倘非陸相所謂前生有香火因緣者何能如是教犬馬之齒六十有六矣人間萬事盡付烟雲惟於感恩知已四字一息尚存每飲欵其在抱未知今生得仰見賢人李宋否言之豈然

與史邦卿

書來命以本月團圓之夕聯兩家兒女之歡敘謹照司馬舊儀非領侍郎貳次伏念以孔李通家作朱陳兩鄉禮雖成於一日數早定於三生歟非親家略勢位而重文竟念交情而憐故舊何以有此昔孫明復上流也李迪貴也季妻以姪女孫疑焉其弟子石介進曰公卿不下土久矣今李相國颺能如此先生宜許之以成相公之厚故不敢有違寵命亦步趨孫公之意園中植紫薇三株子曷量猶無倚童今年盛開如雪錦或者微芳自許應在將來甥館乎雖瑞應之行傳者不道而榮華之京嗣自欣然附及之勉公予讀書博親家苑爾

答洪稚存論吳中行

小倉山房尺牘

明吳中行以門生劾座主江陵耿川賦詩頌之僕心不喜道師有過當諫諍而不聽當遵位斯言也下第後頗知其非位受之於君非受之於師不得援孟子論異姓之卿之譌爲事師之則繼而思之位雖受之於君而所以能受之於君者未嘗非師之力飲水知源不爲無理以故仍而不改昨接手書果招足下之規夫復何辨第足下來書尚有未協者書中道座主輕於舉主說良是也舉主知其入其恩重座主知其文其恩殺然唐宋以後科目盛辟舉衰士大夫舍座主無由進身則座主之恩不得不同於舉主東漢舉主有表門生義廩避位亦何嘗不以君臣之義行之師弟之間若曰座主取士彼自奉公令耳於士徒與也然則父母生子彼自感情欲耳亦於子無與矣忘老之言伊於胡底鄭子濯孺子以學射庾公之徒反收叩輪而反孟子與之夫道冠君命也舉射小伎也學於其徒非必不効座主以爲名也可知唐肅避害天子流子以爲端人其引以證達家之惡然則使孔孟爲人其行必不効座主以爲名也可知唐肅避害天子爵上殿昭宗見之甚喜曰卿待座主如此待朕可知李夷簡勅楊綰楊綰既其門客徐檢送之夷簡表晦爲御史曰君不負楊公背貴國平古明君賢臣往往親過通知仁不爽一面歐公所謂未乾薦禍之墨先朝射弊之者其入果何如也是下噫禁劾座主將有植黨之虞則與僕言相背何也僕言事師之道有過則諫諍而不聽則避位果能如僕所言則門生多諫者愈多避位者愈多大臣不善朝歸山爲之一空矣彼座主者獨無所懼於心而不改移易職乎又安見其植黨滿朝而不敢動搖也所引楚疾李懷光事尤爲不倫楚王將殺子蘭三泣其子王之心豈不欲其子之諫父耶然而棄疾之諫而不諫傳無明文卒與父同死或其間必有委曲難全之故遙遙于秋難以臆斷至於懷光謀反李璣大義滅親自無兩全之術使當日江陵果謀反則中行劾之當也是下書中所謂緩不及待是也乃江陵並非謀反所劾者不過尋常一節則是江陵一身之私罪與宗社安危毫無關有何緩不及待之有而況中行上疏之日朝廷疏入矣又明日又疏入矣又明日又疏入矣明日張璠攻江陵者如雲而起何芻門下士急急乎

先正聲情之說而可疑者王制父母之喪三年不從政禮也然喪服大記云君既葬王政入於國大夫士葬公政入於家似大夫喪可以知政也鄭註王制之三年不從政指庶人非指大夫其義更明禮弓云父母之喪使必知其反似大夫喪中可以出使也公羊傳肉主要絰而服事既喪絰矣又服王事似亦在位守制之濫觴中行傳記禮經二二句而未證全卦與論大禮獲罪者都是一耶之語古名臣如漢之趙主耿壽昌隋之傅咸劉蕡唐之房杜褚遂良張九齡宋元之陳恕雍希憲俱有奪情之事彼數君子者豈無門生故吏略知大義之人而何以史册寂然不聞有彈之者豈非明代以前風俗敦厚而悻悻爭名者尙少故耶史稱江陵相萬曆二十餘年四夷賓服海內充實有甯子孟李贊皇之遺風然則中行果有愛國之心方宜留讓江陵爲賢者諱過可也爲國狗之瘼猶不可而竟爲中山之狼其可乎中行本傳稱中行既上疏以副封白江陵江陵大驚曰已上耶曰不上不敢白也審是則中行不但不諫其師並欺蔽之使不知過而突出其不意以相攻擊其心術尙可問乎左氏曰人之欲善誰不如我中行好名江陵亦好名觀其驚問疏上否頗有惴惴掩覆之思使中行不廷爭之而私執門生之義愛人以德遠陸贄陳未必不可動其天良而自行求去也及聞其疏已上則大名已翼狀如鼓逐剛板之性遂倒行而逆施程子所謂吾黨蔽政之禍隨行所謂賢者之過可識辨不可而數正謂此也且中行爲他人父爲他人母使自已父母之遺體傷廷杖尤爲可嗤而此後臺臣閣臣水火賈與互相排譏無一日休必至國亡而後已如庸醫治病藥務紛騰藥爭方面全不顧其人之元氣命脈也揚其波者中行有罪焉 本朝理學名儒如李安澤生高安皆奪情輔政而臺臣御史亦寂無一言掃蕩而明陋習非 聖明在上何能如此僕山居老矣未必有爲陛下之日而足下高才少年爲門生爲主生之日正長言之者無私聞之者有益故不覺其傾盡焉

素蓄疑而頗有間於君子者也喪服大記云大夫士既葬言公事不言家事此公事對家事而言非金革也又上言公政入於家下言金革之事非選似公政是公家之政非金革也若重言之於義爲贅公羊傳言閼子要絰而服事不云魯使閼子爲將軍故閼子母之以爲不卽乎人心者果金革之事禮所當然又何卽人心之有又何退而疑之有禮弓出使之說尤怪三年之喪業已不呼其門矣豈有從門外呼其行役之理禮經龐雜實屬可疑子曰多聞闕疑非聖人所禁足下因其一疑而遽以爲許江陵之姦情是猶行路者目方及牛而東家鄰道指爲盜牛也不已過乎古人在下之義君父並尊既仕之後父不得有其子以故楚棄疾唐李璣爲君故與謀弑父而足下猶欲寬之江陵亦爲國故志歸奔喪而仕下不能諱諫之弑生父之間輕悉死父之誦重足下黷獄如此於義何常足下李今人風俗有厚於古者夷服及婦女不再適云云儂又疑之古喪服父在爲母期統於母也今與父同三年似乎厚矣而夫爲妻緦之義亡古古子有母死者其傳爲緦數月之喪屬於嫡也今與母同三年似乎厚矣而嫡庶之義亡古子婦爲房婦服明以名服也今與子同三年似乎厚矣而不試斬之義亡大抵古禮疎疎皆有故今禮密密乃虛行古禮隨其人之自致故人多機而責今禮強之使行非其所願故人多文而爲學子知喪之間今三尺童子皆謂其非而當時聖門高弟自以爲安漢公孫宏原涉胡廣皆能終喪唐房杜強終不能終喪以禮禮則奪情者爲非終喪者爲是以人論則房杜輩爲君子公孫輩爲小人孔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不仁而仁者也江陵奪情實君子之不仁而中行之幼座主未見其爲小人之仁也禮有異父同母之服故先儒稱其姜爲守義不爲守禮夫女子從一面終周公親賢周易者也問國時制禮作樂何難哉此意懸之象魏哉所以無聞焉者聖人寬過於仁母過於義有深意存焉後世沒其義而大爲之防從此內有怨女外有曠夫門閭昧之間有不忍言者然後知古人閭閻處似寬而實嚴非後世繩墨小

儒所能置議僕中行之不與與傷遺體是下引仗馬不鳴相謂於知人論世之迫尤爲諷諍李林甫所喻仗馬者指御史也御史馬之當鳴者也中行官編修不官御史馬之不當鳴者也孔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中行言大不韙以劾其師而其師又非元惡大惡如分宜一流則其受禍也不得以楊汝諸公比夫知命者不立乎嚴牆之下當時楊汝分宜冀嘉靖英明必能威敵故也非故欲陷不測以求名也若江陵當國時太后少主方虛已聽之其肯以小臣一疏逐江陵乎中行此奏非奏兩宮直奏江陵也以爲私諫之則江陽雖聽而已名不彰公賴之則江陵愈怒而已名愈顯于載而下若見其肺肝然而江陵者亦笑伯也彼好名即與以名陷其術中而不悟致足下猶爲其所欺若夫椒山並非分宜弟子家傳稱其將劾分宜先登其門再告其黨若曰爾能改過則吾輩亦不上矣以視中行豈不毅然大丈夫哉大君子懷刑原非得已如是是則爲殺身成仁如其非則爲暴虎馮河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此之謂也至於臺閣相傾始於明之中葉萬曆以前其風未熾此論在中行傳之下卷史臣所言非僕之言也史臣與中行何仇而必欲抹殺前二百年事耶中行既不禮禮經全文而足下又未親明史全部致僕曉曉爲多言之徒矣奈何

韓魏公與歐公至交也論繫詞終身不合溫公與范景仁畏友也論樂律駁辨于言楊慈湖親受業於朱子而論天命之性以爲不當雜人物而言古人明辨達理當仁不讓有何而後量之分足下引和規者之言疑僕有所介意是何相待之薄耶昨年體中行傳爲其劫座主心爲忤忤欲作論正之而未暇也偶批歐川詩約略及之得足下兩回往復如響喉啞出而哇之於心始覺暢然僕方爲足下啟予之不暇而又何憚爲禮經顧雅僕平日糾摘子餘條不更裨禮喪中服政但云金革之事毋避數字足矣何必紛紛多言一則曰權再則曰權實問天下以無所不權之漸註云權禮權禮者言係後人曲爲護解之詞何足引

不倉山房尺牘

卷五

四

一

據僕前札云三年之喪業已不呼其門矣豈有從門外呼其行役之理語雖沈譚恐鄭焉復生亦不能再下一轉語足下不能將前所疑者條條指示而徒顛預相壓老泉所謂與人爭而引吾父之言以實之人之心何能釋然乎同年莊滋園奪情作湖北巡撫僕曾移書規之此已梓入集中足下之所見也何獨於江陵而犯不韙以護之哉蓋江陵爲萬曆不可少之人而非公非聖朝必需之佐其間輕重不可不察白太傅一生佐佛而作獬豸贊則曰佛像日益兵刃日滋蘇子瞻諫用兵引唐太宗伐高麗爲戒作策斷則以爲可法夫言豈一端而已夫各有所當也邇而論之江陵奪情非禮中行劫座主无非禮江陵之非禮人人知之中行之非禮人人不知君子立言必關發於人所不知之處而後足以傳世而行遠何必舉三家村學究之見人云亦云哉謹再思之

以上三篇雖太顯露的刪作一篇入交與而存居極於天體中

集中有約乾坤不受恩之句映川手批亦復沾沾自喜僕意頗不以為然陶淵明是曠代高人而乞
集一中於冥報相貽社少陵詩身稷契而感孫臺盤盪至於永結弟兄范文正公以愛公一蔭終身
執弟子之禮三君子者豈其絕無風骨而甘心於感遇圖報卑賤哉此正見古人仁心爲費不肯
矜矜然自作身分處庶臣孝子皆由此一念擴而充之受恩何妨但問所受者爲何人之心耳蔡中郎
雖失身於卓卓然而聞變一嘆親過知仁終不失其爲中郎也又記孔子之言曰自季孫之賜我粟子
鍾也而交益親南宮敬叔之乘我車也而道益行在聖人未嘗不受人之恩而況我輩又何必爲大言
以欺世耶僕老矣資賤時未嘗受人一餅金通入一關節然而或冀其才或薦其館或哀其饑渴或助
其資糧或一科或一第皆恩也如之何不受如之何可忘盡以此言再質之映川

與梅裴源

貽蔡京杜蘇三家自是取法乎上之意然三家以前之源流不可不考三家以後之支流不可不知書曰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子貢曰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杜少陵曰轉益多師是我願皆極言師法之不可不寬也三家雖是爲家然拘守之則取徑太狹譬如人學孔孟豈不其佳倘漢唐以後之賢人君子茫然不知其能超羣躐等而自躋於孔孟之列乎常規家憲雖云上有鄉黨自好之士文亦有鄉黨自好之文不可不察也且詩中之題目甚多而古人之擅長不一如廟堂宜沈沈風月宜玉露登臨宜杜詩情宜溫李屬辭比事宜元白散體宜陶潛詩宜昌黎在古人名成而去原各不相謀我輩宜兼收而並蓄之到落筆時相題行事方不固於一偏迨至積力久神明變通之後其中又有我在焉自成一家令人莫測其所由來則於斯道盡之矣蓋文章公論書法云其初與古人合其後須與古人離詩文字畫皆一理也足下年其少才其猛爲之不止此種意義自能領悟無待人言然既問達於老馬則不得不就其所見顧而出之昔那願之諫東阿王曰君至愛馬子之春華忘家室之秋實斯言良是也然天地氣機不有春華何由秋實哉近日上江學者少春華下江學者少秋實能如西門安子者其弊則大善矣

與楊蘭坡明府

昔人稱韓文杜詩無一字沒來歷然當時韓杜二公不見自下註脚唐宋大家集中班班可考惟金石錄載元微之柳公權自註數言歐陽永叔讀之云古人從無自註其文者元相此註殊屬重人用邪說事自註見北史郝仲衡西河笑之曰世上只寧人讀北史耶古人用典惟恐人知今人用典惟恐人不知明季以來時文學與古文學少人空疎於是二名士先有自考博雅之說然後落筆便笑其心術不端須知詩貴性情不貴藻藻文雖而實古人所戒鍾鼎彝器云高堂多悲風機手上海坊君一時情所觸發無故實成絕調大明大中用典故文章遂同抄書文體大壞南史稱沈隱侯用事能如其胸臆之所出教人讀之不知有典所以難及此皆前哲明訓不可不知況詩果流傳千百年後自有後人替我註何勞我之喋喋不憚煩哉或云古事不宜註近事宜註使人知此詩之所由作此說也是然義山詩雖一篇皆使後人東顧西瞻然於當時絕不多下一註亦可想見古人之落落大方矣明府來詩絕妙小註太多故代爲刪削附白數語當替人後誦之

答人問生子

僕稱老生子亦偶然事耳何足挂齒而來問服食之方耶要知無子而求之於服食之方此子之所以不生也雖然生子亦未嘗無方也昔方望溪先生有弟子某年踰商輅戚戚然以無子爲慮先生笑曰汝能學禽獸則有子矣先生方嚴忽作語語其人懷然問故先生曰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處有人欲而無理今之人年過四十往往當交媾時便爲祖宗綿血食之意將天理擯人欲中不特欲心不熾難以成胎而且以人慾天遂爲造物之所忌子不見夫牛馬犬豕其交也如猿山基之射一發一中百發百中是何故哉蓋獸無生子之心但爲陰陽之所鼓蕩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不得不止遂生乎其不得不生又不見夫姦夫姦婦偷期密約者乎彼自矜其義方惟恐生子被人恥笑而無奈於情之不自禁則姦生子往往獨多此其明驗也其人情然而退余因推廣先生之意爲足下告曰天地無心而成化豈獨子嗣爲然哉從來家出顯貴者其祖宗必不擇吉地而後葬獲得寶金者其人必不先望氣而後掘墓高年者平不服丸散作名將者其人不讀兵書此僕閱歷數十年悟得之語但願足下此時無子自視如有子然將來有子自視如無子然如是則足下之子不但易生而且易矣

答人求娶妾

足下託僕訪美而首載一條拳拳於弓鞋之大小其矣足下非真好色者也凡有真好者必有獨得之見不肯隨俗附和從古詩書所載詠美人多矣未有稱及騷者宋書稱男子周方婦人顧則唐史稱楊妃難與冬郎時六寸眉圓光嫩微皆不稱足之明季李後主使嬪嬙更足作新月之形相傳爲足之盛焉

卷五

五

小倉山房尺牘

卷五

六

與奇隱川方伯

前月路出甌江自分小卓閒雲不敢遽投手版乃蒙方伯聞其將到先以名紙相迎待其趨轅更以華筵款接殷勤拂拭若有前緣玉瀝時清言娓娓醇醪之本色忘人爵之尊榮此非古名臣內涵淵深養心清高者何能如是昔蘇軾瀕上韓太尉詩云平生心願於山見龍門泰華之高於人見歐陽公之偉拔遊過黃海九華之後又見名賢其福與蘇公相似拜辭之日又蒙厚賜重有加贈已洋洋鏡好不勝張翰青言普濟茶清足解相如渴渴捧竹器而思量清節播采扇而奉揚仁風一路歸來如有卿月光輝滿船照耀唐人詩云惟有舊恩忘不得半程猶自望城樓其即故別後之心情歟久擬修書作謝緣執訊人稀遲遲而月幾動數行

戲題小像寄羅兩峯

兩峯居士爲我畫像兩峯以爲是我也家人以爲非我也兩峯不決才子笑曰聖人有一我毋毋我之我一我也則異於是之我一我也我亦有二我家人目中之我一我也兩峯畫中之我一我也人皆不自知我之不能自知其貌兩峯之不能自知其貌也畢竟觀者誤耶或者誤我貌本當如是而當時天之所誤耶又或者今生之我雖不如是而前世之我焉知其不如是故兩峯且舍近圖遠合先後天而畫之耶然則是我非我俱可在而不論也雖然家之人以爲非我矣若藏於家勢必誤認爲繼下執飲之更而前寶樂之翁其拉雜揮毫之矣兩峯居士以爲似我矣若藏於家勢必誤認爲繼下執飲之更而前寶樂之翁其拉雜揮毫之矣兩峯居士以爲似我矣若藏於家勢必誤認爲繼下執飲之更而前寶樂之翁其拉雜揮毫之矣

與和州刺史倪春巖案牘

不接芳訊在昔八年記昨秋邂逅秦淮隔闌干而握手盈盈一水脈脈寸衷卒不得納履升堂交備盛意爲歡比來刺史歸家相州故人如江上春風吹散可勝惘然第不知都兒小子對待後庭嬌嬈曾言不忘舊昔念念懷春春遠走台澎一千餘里竟險尋詩今將置其餘勇爲黃山白嶽之遊渡江時當先

答孫祖樞夫人

附舒軒來書

535

至人雖遠縹緲入岫水辭燕北風沙或小草向陽來沐江南化雨則雖改春風之面猶須借哺拂以
駐其顏而與閒虎鯨之談更必藉瑩光以開茅塞未將岸際不免莊荒小具東修川資楚爾茲其哈惜
瓜八達杏二物我我葛黃念其來自遠方瑣瑣堪嘆乞鑒此中微細

小倉山房尺牘

卷五

九

與秘府出丞

小倉山房尺牘

辭妓席枕

卷六

211

來書道不赴妓席疑晚年熟道學習氣則大不然僕之不來正慮逼我走入道學故也何也凡人必先抱正心誠意之學矜矜自持不得已一登妓席被治客所動遂喪其生平而溺惑之如是則樂矣今我素非莊士先存好色之心欣欣然而來不料一登妓席被其惡態阻與頃刻間意不得不誠心不得不正終席間如劉師師如是則苦矣近日秦淮畫舫之遊樂少苦多以故稱曰縮屋實非不懷不特此也纏頭之費或言與其資此輩不如振貧窮此說良迂然亦必發於中心之所顧顧後揮金如土亦所甘心若方且睡之喪之厭之之不暇而勉強揮霍應酬主人之情粉飾家儉之耳目勢必先資後海胸中作數日惡況我輩輩頭自知不豐不得不虛詞褒贊作相附會斷不忍在此等地方作史魚之直面加貶詞於是像做姑兒起一館無中生有面目醜陋考其身段肌理惡則費其風神費一片苦心浩幾句浮譽仔細思量越不如仍作州縣官巧言令色奉承上官矣凡此皆僕所以奉辭之故足下諒之至於認欲初作鳳皇以符拔爲麒麟則海畔逐臭之夫自古有之人心不同各如其面不足怪也母相損也

覆小松野系

寄到手書公然鄙人「序冠簪言之首欣幸無極讀近作一冊凡所抒寫皆故意中語未知何時逃入先生腹中走出先生腕下使我且妬且舞因之憬然有悟先生所以推許我詩如元相之愛嚴嵩爲其類已故也然君子利而不同又承盛懷下詢抑心所謂危敢不以告耶諸作是少陵晚年手筆無可推轂略有「一二可疑者都已」之卷端以便斟酌大獎優與先生天分有餘往往不肯平庸事奇競巧要惟持之以莊運之以雅則大巧若拙而於詩文之道盡之矣贊作自謫詩家無半敵憂天下胸有千秋愧此生一聯此種胸襟氣象雖大塊實何以加焉不料末句以年老成精作結有如處庭蕭詡鈞天廣樂之地忽跳出沐猴一舞狂鶴一鳴趣則趣矣直耶不類耶他如宋阮秦阮天公腰背之類皆斧鑿痕太重有傷大雅明

答陶松雲送蟹

移人就蟹一人之享夥蟹就人舉家之餐我知今夕通輝兩兒都學蝦蟇拱手祝陶世兄是得中書矣且
勸伯重復旬賞單行禮不隨來充見君子其其一蝦其二之妙日使老蟹引領尚有餘不盡之思唐宮人
上官婉兒評沈來詩以不愁明月盡自有夜珠來一結擬爲第一世兄以蟹爲明月以蝦爲夜珠將來世
兄廷試亦必第詩且一蛤蟹離見海龍王也是一味橫行世兄將來以文才橫行天下即以今日之蟹爲
之兆也

答周濟香夫人

而隨手書寄隨園雅集圖求題未回而言曰覺骨味不料寄未三日而沈紀東甫奉到夫人探芝不厭命
枚加緝紅顏白髮路隔千里不約而同真可謂文章有神心相印矣捲開圖書華蘿莊嚴如見婦孺終
九天元女之容非下界凡人所敢逼視一時笑謂兒子于樊素姬人無不領手傳祝傾杯禮拜也因記當年
尹相國副室張夫人受封一品枚拜見後戲詩云身受金階隨代恩果然王立太人樣一時佳話傳過江
南今將此聯移賦妝閣所恨牧年其才盡不能同見妾之盛心又不敢知難而退謹飭書題隨園圖故
井作長慶體一簪補目中所未有其類揚眉切蹙似較題者略有微長不知夫人以爲可存否來書刻
雕朽木於寢太過故何敢當謹至自嫌失學雖然神傷等語思現在之藝華慕子秋之姓氏此等胸襟求
之當代公卿尚鮮多得況閨中女士耶實乃宣文士輩輩賢一流不止不厭慈蓮生天成佛而已更有想
者歟隨園詩話二十卷曰長談論揚表幽光其中夫人佳句零錄尤多雖現在無力開雕而一息尚存

龍門居士

卷之六

四

終思辦理求夫人賜序一篇弁諸卷首以作光榮過古今未有之人求古今未有之序是故所慙愧於中而不能自已者也亦尚書聞之所欣然首肯者也刻下尚書信來約敘明春爲蜀嶺之遊故若妄方修月告之文瀾夜行之戒不敢蹈程魚門故轍或春間鄧尉扁鵲開堂常福舟來謁貌如仙士亦古人頗緩須臾毋死之竟南瀛燐香不若西天見佛收再拜

時夫人原

用賢周氏端卿敬隨園先生萬安尊禮先生之嘗十有餘年矣又時時聞中丞道先生言論乎宋
日無虛日海內老師宿儒奇才異能之士時至中丞左右者亦莫不盛稱先生之才其在先生同輩
諸公更未嘗不極口贊揚於無既贊譽耳且所及海內名流無若先生者矣凡遇之賢明侍上公
中拂身世無復所憾惟幼耽翰墨爰生好名之心不肯物物終世乃生少聽明察多疾病聖藥難
終不成醫於今悔嘆屢發貽天限之弗可渝誓以無絕技殊能高於業行可託傳於名公大人
迹以垂永久者他日晏然隨化歸於神傷而已前在中取義山十年雖蒙華芝之句作空之圖
書工既劣更不能揮乎題詠誠無可親今特書求賜安製斯人斯圖雖不足當大方題旨誠欲
傳姓氏於集中則生之憾始釋然也小兒嵩珠年甫二三歲近已種花以爲遲遲福命宜兄弟所敬
先生與中丞誼重交深聞之必喜用敢附及冒昧乎請臨敬惕然諾惟達鑒敬聞夫夫人說安達即衣
社詩禮之學想日益進感思一見之也附呈微物竊意

戊午科教與相公

身盡殘烟是 本朝有數人物而較入玉堂後改官州郡告歸養親以南北之路遙兼雲泥之分隨以
一札之投亦不敢輕瀆於隸人之職罪微也禮士於上大夫不敢有所先也今秋游武夷之顛九月十日

寄浣青夫人

與錢竹初

接手書知兄於軍務倥傯際猶念及清涼山下人何其證之蒿心之曠耶兄思海物三瓶足供一歲之餐勝受趙韓王瓜子金矣收去年代夷之遊亦是天緣巧湊使遲至今今年其能與荷戈者爭路耶來札教我愛惜精神以虛無恬淡爲宗鄙意不以爲然夫虛者大也然曰自是國大非無如何古之恬淡人有過於陶淵明周茂叔者乎考其壽皆不踰七十枚雖不肯忝竊過之曰所謂虛無者爲其無成見也若有成見以求虛無是受制於虛無而虛而爲盈無而爲有矣大抵養生之道無心最妙沈氏筆識載有女虛能

小倉山房尺牘

知人隱事或手扳椅子試之其先自知其數者葉能知之其隨手取棋而自已不知其數者葉亦不能知此有心不如無心之妙也故自覺爾來健忘少臥衰態日增此亦萬古千秋天地自然之理譬如貧人盡愛惜之不過如是散縱之不過如是故曰貧不學儉儉不學恭若不服藥行有車行有逆者爲師人則力處五年中連接來札屢屢以乞退爲言枚更不以爲然夫士君子流行坎止相時動亦不必有成見提擢其間得其進退來必爲非失其進退未必爲是故然山居四十年亦是乞養先慈年登十上有成就之非枚之所敢以早退鳴高者也果在官行一日仁民愛物之事勝在家終歲作硯未滴磨之功孔孟後生斯言不易衡架爲百泉石歸與勃然則章解組投簪覺然而止亦不必以告人但目下萍蓬猖狂草書勞牛兄此時乞退不特勢有所不可亦心有所不安枚祖饒鑄谿爲見鄙民因生長杭州數典忘祖卽歲老身健在道路平安或竟偶然而至應雪簪之招亦未可定人生如傀儡行止往來暗中牽絲者亦何能自作主持耶亥秋用菴先生見招枚飛往杭州止遲九日竟不得見僅到靈前作秦矢三號而已方知友朋一面價過千金造物於賢人君子尤靳之也

與朱石君侍郎

可支別後歸江南一路領主司之賢者洋洋盈耳就故門下士如韓廷秀談泰陳春華顧敏伯李庶雲等皆素知其淵著於學華實無窮者見久得中如劉井珠而升之曰磐之庭也伏念陸公知貢舉貞元八年一榜得退之元賓歐陽修諸人一時稱盛至今傳爲美談然考其故則由梁補闕王邕中爲之關說唐人所謂通榜是也終楊公中之私非盛德事惟閣下慨然而來不詢於人不探於默暗中求案而能使使出宰之才若燭照數計而權取之奇歐盛譏豈不高古人萬萬哉故離憂恨不負卷中揮煙塵重入棘

蘭與諸賢一聘其藝以求賞於賢主司而出雖然主試者三年一至其教士遷督學者一至三年其教士深善浙向辨文藝近頗冥意得賢者爲之振作儒林文苑各分其類各取其長其時見崇化之隆鵬成周臻唐虞豈徒考元和慶曆而已耶

與翁東如

從古文章家習作碑銘傳志者其道有三第一其人以懿德彰顯於海內我輩幸不獨得偕我傳
其名而我亦僭假以傳其文此不符其子孫之請而甘心訪求以爲之者次則其人雖無可紀而生平與
我交好則爲之傳志以申哀感之情此亦古人集中往往有之其次則其人雖無可紀而生平與
其子孫欲展孝思大登金幣來求吾文則亦不得不且感且慚貶其道而爲之贊如抱關擊柝爲貧而
者一般此劉父所謂諛諛之文亦古人所不免者也若三者無一不過鄉里之善人村巷之耆儒此輩在
世僕猶難數焉竊入而傳誌之論語稱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君子不爲也而在蘇州與公臺薛君彼彼
此往還輩舉一見而家人無知收其食物足下又交行狀一紙僅追作傳不得已做訛臺之例撰成寄上
然古文一道知者甚希不得不將聽陋詳言之以免俗人口實來狀與作松莊先生與妻吳氏合傳開口
便錯誌槧翻文苑英華一千卷八大家數百卷可有夫妻合傳之文乎古人臺志夫婦合葬者其標題但
書某公某大夫而不書配某夫人何也地道無成統於所母也其某果賢不妨於文中敘及之其妻分
葬則竟作某夫人墓誌此定例也自元明以後古文道衰始有題中書暨配某氏之文注鈍翁以爲此不
典之詞夫合葬墓志尙不可以夫婦並稱而況於作合傳乎以故標題但書松莊先生傳而不及其妻亦
猶行古之道也

答朱心池明府

小倉山房尺牘

或借此抑勒文入使令臺宕感激有以成就其著作也僕五六年來行一萬餘里東南山川都已遍徧只欠武夷一壑客秋九月章蠟腹而登臺亭之峯探九曲之妙往來百餘日得詩七十餘篇閣下聞之亦爲之我張目也嘗謂佛家因緣二字實補聖經賢傳之所不及僕名場六十年有終日見而落落然若路人者有一二見而思之終身不能忘者有萬無不見之理而竟不能一見者有萬無可見之理而公然一見者有君與松園離僕六千餘里僕又行年七十此豈有見理哉然而竟得見矣且一二見而至今思之不能忘矣無他緣故也不然使家弟不守端州則僕不專遊觀親家不守桂林則僕難專遊不至桂林渠早罷官僕又不至桂林乃一弟一親家隔作官於我三人未見之前皆罷官於我三人既見之後是弟弟與親家之作官某處皆爲我三人之交好而設也思之悚然第此後親誼人稀僕儼然矣有誰無合爲喚奈何閣下非獨詩佳世雖禮文宛轉流利雖非徐庾已足歐蘇在詞館中吾兄亦罕合弟秋江詩筆雄秀亦復衙官屈宋皆可惜也附寄武夷詩呈政

答靖洲侯

除夕前五日接獲使手書黃文辨詞一冊說之語嚴肅正移吳縣居糾諸方士置諸別山其狃乃頗著人望但事出無心有不得不申訴于賢侯之前者故與姚氏素無瓜葛忽內成無和州參戎姚公諱祿者入山見訪袖中出乃祖敬舉公行述一冊顯靈錄二本求公作傳敕山居人無國史亦未見著將軍家傳事隔百餘年文獻無徵只得就其來本略加點竄依樣葫蘆敷衍而去所謂述而不作也至今二千餘年姚公音問不通久矣此等筆端山中指不勝屈設使賢侯當日以先將軍行述命爲作傳則亦不過謹依來本極力表彰而已不能顧姚氏之有所警覺也文雖存於集中書已忘之度外不料其行述彙編中譌罔名臣失實已甚或是當時門客曲意逢迎黨同伐異之作亦未可知故落筆太易閣下身爲縑子一見怒生理之正也但不根究其以訛傳訛之故而遽作申申之書則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第

知唐人平淮西一事李太尉之忠勳雖昌黎大儒不能掩蔽碑三丈因石烈士數言頃刻一曳而倒況
區區之匱乏何足爲典要乎要則傷人有何成見乎且諸家之改過即佛家之懺悔也既受指南似
步初醒惟有抽出此篇或加增改錯賢侯將此札附載於後以表鄙人空齋洞洞之本懷
焉刻下區區狂王師進討賢侯世受 國恩正宜細其祖武訓誨海之名奏應揚之績又何暇手執毛
維與劉老私才爭閒氣而己耶息怒一笑

答是仲明

前有一兩語足下不必講學原委各體茲來札問昌黎果否知道孟子得其與大類上人書以爲其職現
獲云云噫足下過矣足下述孟子之言是重孟子之過也孔子曰躬自厚而薄於人曾子曰如得其情
則哀矜而勿喜聖賢居心大概從厚故現在與我輩世之人與所治之民尚且薄其責勿喜得其情相
屬數百年之賢者聲名入定何勞孟子身作捕快搜取真贗而欣得耶若果以羅織爲能則孔子亦
有老子猶龍之贊其可指爲孔子通教之真贗耶吾故曰孟子過矣雖然昌黎亦有自取之道何也道
統二字是儒儒語古聖無此言亦從無以此二字公然自任者文王小心翼翼望道而未之見望且
未見矣肯以統自任乎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敢五十年易學可以無大過過猶不免矣肯以道自尊乎
昌黎則陰陽諸子聞知見知之說創爲堯舜傳而終之以軻死莫傳是隱然以道統自居也昌黎居之
朱子亦欲居之曾以此一坐席不推倒一客如何能據其位不取道統如何能入其罪故朱子之搜羅
亦昌黎之搜羅諒盜有以自取之也不然漢唐之賢人君子亦多矣朱子何不多家搜羅而獨與無冤無
仇之昌黎爲難哉或曰周元公與眞淨文禪師在廬山結社結社是亦依佛之真贗朱子何以不搜
不知朱子道統得自二程二程道統得自元公元公之職即朱子之職是與捕快分者故勿搜也一
笑

小倉山房尺牘 卷六

七

與樹齋高書

今春收探梅郵家書中過到似利手書知世兄已從塞外還京深爲欣慰又聞往湖南當公事以故未
馳延候之籌策容容陳舒軒託其代通芳訊端陽後十日補山制府書來道世兄履履念我且託傳已作
逐客逐鄉致勞嘆息將所寄小札封與教觀伏念高書身在九衢猶能俯而視時時留心於枯木朽
株何風義之爲而念舊之深也校六七年來遊歷二萬餘里東南山川殆被麻鞋踏遍在家日少與人
絕不相聞諸事亦都聞聲相歡聞有一二不相中者雖絕無語際而時有謔言此亦從古聖賢所不能
免國策曰夜行者自信不爲盜而不能使狗無吠古樂府曰蚊蟲蟻蝶件莫無下嘴處每讀至此令人笑
吃吃不休或者逐客之託傳從此來乎要知君子小人世所恆有但使一出於眞便可以情相感孔子恐
字謬不惠其內而惠其色也愚也蓋子思鄉愿不惠其色然鄉愿世而愚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也楊
誠齋云天下不忠不孝小人而忠者有君子何也眞者易知偽者難測故也試觀在昔宋時處多通丁謂
王欽若皆小人也雖當國持權於宋朝廷氣卒無大損惟一剛正廉潔之王安石出而遂基靖康之禍此
僞君子之明效也然而學問文章今之人有能及安石萬分之一者乎故今年七十有三矣舍古人韓柳
歐蘇都無此語公然得之自譽泰然而食米不滿半升看書未終神欲捨形飛去此亦元化推遷自然
之理陶然樂然覺無一分顧慮心惟愛好如世兄中心折服如世兄說今生不見此四字胸中頗
過耳似利信來說陶樂與郎君來京候選二十年前收抱與高書之義兒也忽然得梓相連眞爲佳話
與似利

五月間有奉懷詩託孫更奉寄未知收到否弟年逾六十即欲戒詩不料年逾七十猶時時爲之而不能
已豈春賦吐絲眞箇到死方盡耶抑戒詩如戒酒生而難戒戒成者忍俊不禁屢戒屢開耶近自號詩中
鴻儒自昇朝也世兄寄我詩箋小印自詩心未忘五字戊帖墨潤有某官某好漢理學者見之栩栩然

日人皆好名我獨不好名我應聲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好名也其入漸進而去附告世兄一笑

與畢制府

太倉王君來接手書知道體履娛內相患病而病安于公求雨而得雨此皆大君子誠感所至靈脫白甄
之效故特令懷古實謂以天下爲己一夫不得其所引爲己恨者伊尹是也以斯爲己任一士不得
其所引爲己恨者向書是也向書用心即先王養賢以及萬民之意此泛愛博施尤爲知所先務是向書
一身不但繫蒼生之休戚兼關風雅之盛衰用公所稱天爵平格不實海隅夫豈偶然哉想龍馬精神定
勝平昔矣校閱舊書者不占詩詩者不說校撰隨園詩話十六卷未宋宋元人習氣自覺可嗤然中間抒
自己之見解解濟濟之幽光尚有可存校撰既久卷頁益多無力付梓又不忍拉雜堆積之蒙向書詩爲
開離不覺欣幸當即清磨六木將交王先生寄呈省覽閱問向書有總評兩湖之有志方展周太尉之經
略必將經緯之傳傳之未敢干瀆寶嚴故仍且留下今春在府也諸珠世兄疑疑麟角牙牙相親是將
來之德思德純仁一流人物儲休歇祈理合如斯轉便報知兼以志喜

與佛上人

三年小別隔隔人天一紙書來忽聞彈款上人以西之禮伯念曰下之其其想與鄙人香火因緣不無
瓜葛焉嗟天性最愛文章之故耶命故學白傳以詩集交東林聖兩寺使師力作護持使使年不寂滅
婆心慈意可感可欽奈拙集卷帙繁重一時少駭經之白馬欄欄而來幾幾意字不可以齊備碑詩未足
以呈佛以故微帶自守臨發遲疑又不忍負上人雅意先將外集二本並山詩六卷先行寄上餘俟明春
還鄉掃墓時再寄百寶齋校撰隨園詩話十六卷苦搜方外一門已將詩部之則中詩山及仙者之寄
應亦寄都門校撰矣華會上喜可少安公一大法師也時時作會命會者錄數首來

答李香林仙書

小倉山房尺牘 卷本

八

臘月十二日成親察來金陵接到高書手札伏讀之下詞意殷拳口誦則若江河之就下見其興味復優
以升高書高士元解引人才往往有溢其分者皆由愛主親賢之意誠於中形於外遂不啻若自其口出
焉高君子之高風即高書今日之見待也第施之者不覺其過而受之者猶對其熱手心能無踴躍
枚代撰高書六十卷序就所親炙略作波瀾以應鑒鑑如蘇海心有餘而才不足十分序一挂漏殊多
尚書不責其筆墨多寡疎而賞其精思之結撰文以入重寶錦堂中一記歐九書生將請安陽相國而增
身價矣爾旁齋席上調談及孔酥一味向頗嗜之不過酒後興到語耳乃蒙高書遠購長安寄來白下久
要不忘平生之言何其愛之深而憐之至也故復傳報學家願采白如霜雪凝爲始射之膏潤以資梨酸
帶秀才之味矣張君之齋脫榮化齋復飲穆氏之醴醴恩深澤厚愚民易林云心得好日當飲笑廣子
山云繁戴三山深知其重即收此日之心情歟

附來書

冊載載通一初學時當德水安瀾之候正開書出軸之時先生盛代奇才海內宗仰挂冠遂終養之
懷結肅得清涼之氣昇平歲月怡逸性天此華頂青松雲中白鶴不足相方也昨者往返瀟陽兩承
狂顧美承之不老雙鸞精神荷青眼之相看綢繆交誼投佳句宛如明月入懷快接高書頓覺
春風滿座一機其話數若平生比以返樵舟外挽留未遂乃寓城小住復思手書一葉瑤華三葉蘭
誦且因鄙人初度之辰曲狗同僚之誼歸其馬齒光以通文健筆如樹樹思思撰撰之過甚而愛
之實深第鹿鹿河壖然幾幾序與清溪之未効地甲子之已周何期從後方嘆轉獲獲致致致既既
風而佩德更滋滋以難安惟是六秩居諸隨附于秋著述同文能世永垂不朽之名語出吉人便
是長生之錄其感感可謂言宣邇聞文施已返山中臘鼓隔年江梅送曉看園林之作勝頌祉履
之綏出肅謝敬候近祺

小倉山房尺牘卷六

答耳其門

卷七

答江時軾學士

客冬暢月陽到時詩箋寫黃庭之初揚奏天上之玉璫金絲引和簫蘭吹數千言中無飛塵一點蒙其筆端端之醴醇有味使人意消可謂平子得其清茂先得其雅矣若人濱治成府嘗作煉書玉案供奉案頭水爲珍誼誠常謂作文之道同於作詩然而有小異者何也作文曰作作詩曰吟吟之云者必含金石吐石使其音清揚而遠聞也今之詩流號稱有才者往往從蘇黃入手是階而升以致文而不采有聲而無音墜入棗椰粗硬一途與四始六義之風遠矣學士獨能從源溯流漢魏三唐王孟韋柳爲圭臬知行路者所由既正粗測父者取友既端自然瀟灑忠厚絲大機清妙測乎其不可量將來一朝作手非學其誰任之惟是吟音識曲從古爲難此非患濛濛樂師則流水之所以難稱千古也今學士纏繞魏闕如日在東收寂處空山頽唐將放不能兩人合併一談口內所欲言一語胸中所蘊蓄生寫出迥如恒子野

答補山云

答鍾竹初

卷七

答臨洮吳信辰先生

交人之生於世也。人必媒之。使相悅。分使之使相通也。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僕與先生年垂八十矣。相離之路幾萬里矣。以常情測之。無幾相見。無信可通。此必然之勢也。不意前歲邇州王伯厓來。作少尉。讀其詩。驚簡官中有風。宋問其淵源。云得宗師於先生。因此又得讀先生之詩。新妙奇奪。奪人目。光因憶生平。獨於詩十五省中。獨缺肅州一省。如國風之道。吳越心常缺然。忽得先生以補之。頗似周禮一書。

答惠瑤園中丞

答劉澄齋

卷七

麗川奇方伯

貽罵除多戲作七絕句聊以解嘲寄呈一笑

寄奇方伯

卷七

齊東野語

先生持此微點不求而吾當先訪所以作集中之冠冕也其次尋雖無可紀載而

答補山相公

小倉山房尺牘

答福敬齋公相

附來書

空和希齋尙書

小倉山房尺牘函
卷七

道人

之矣亦惟其不知故卓然爲至聖而服從教孝之吾所由起也若夫知死則東漢謝夷吾最著施之

而近日村夫野婦能預知外期者亦頗不少總而言之知死亦死不知死亦死先生必欲知之其始將不死耶

答張船山太守

詩人洪稚存太史賦代選才日無餘子而歷次信來頗執事之才為長安第一并寄兩人仿昌黎二篇七古詩寄趙生讀之轉錄欲舞即抄付梓人刻入隨園詩話久矣但聞諸事已歸還劉未知何時得通芳訊心尤拳拳不料中秋前十日於王荊亭給諫家接到見懷二十八字意深長有耶願言少而理多之妙更附名紙三張表翰林衙門領羊告朔之思可謂古之人歟古之人也諸推素集一冊命名先不敢當雖大君子舍己從人以謙虛為座落游戲題無所不可而當今作者如雲為目驟驟得非昨執事之認符拔為麒麟拜票客為大將乎損執事之名折野人之福千萬以換去為驕然以執事倚大拔地之才肯如此揭謙亦是八十衰翁生平第一知己更有不料者來札遺書法妍媚求前筆數行以作玩本應與矣老人幼不習書每握管如稚子拋擲全無紀律故有所書寫輒求人代海內所共知也忽足下好人所惡然則齊桓公之悅支離其帝之聘驥母古今來其真有此事乎孟子曰始矣所同也羊與所獨也始矣得知已易羊與得知已難得其所感而感之愈其待解凍時老河婆誰能粉飾貌態數行以自呈於左右何如

寄市中丞

談泰從京師歸奏離部報罷而公然竟選清河縣校官舊宿一盤大可謂其感激中丞格外之恩至於全家頂禮沒齒不忘何也而某公巡撫江南十餘年不薦一士公抵任未兩月已薦二人此公叔文子與臧文仲居心之無所計所以難免於聖人之褒貶也其祖羽儀郎中受業門下故仿元次山傳中太先生之稱其實考據之學太先生不如小門生遠矣又有嘉興王少章者詩非所長而能寫龍射龍通陰陽小倉山房尺牘

卷七

九

能曉二氏之說能解地理能識彙錄能弄舞劍能多藏法書名畫人亦殊饒不羣常向校云蘇子瞻年十一遊鄉校便知有韓范二公及劉冠進士而范公已不可得而見矣終身以為恨事吳中亦已非一日只求一見而心願已足此外並無絲毫干瀆故校不吝數行為之緩頰昔林和靖僻處西湖不樂仕進而專好鶴鷺人咸美之或笑之校今年未及半歲而檢點計算其幾有童子五六人之數印天思之八十老人口覺多事然讀國策於死一日而見七十於齊王則校尚嫌其少也一笑

與陳樂洲方伯書

長至前一日詩僧可謂從楚中來得閣下夏間入都述職天顏有喜隨賜便轡歸途作紀恩詩四首并宋驢班香之筆寫陸天重地之恩所謂閣含日光語與天語實季南公一品集中文字可勝欽佩伏檢閣下屏藩襄漢垂七八年仁風澤實更良焉以漢水一池當老臣之湯沐以黃鶴一隻為仙府之家禽陳子長古齊之圖畫與陶士行後庭之繡綺名士作名臣猶歎盛矣但未知襄陽書閣向有何人可能酒賦琴歌續漢上頭標之集否念孫紹秀才曾來蒙公曉拂得黃州書記一席賓主相安孤寒得所此皆推老人之謙讓愛屋及鳥亦由抱古佛之慈悲隨緣漸露凡在士林聞此風者能不翹首龍門異音同嘆哉校今年七十有六矣因有感於相士之言仿淵明自輓一簡一時和者麻集腹灰已動諸思猶存在國羅殿中竟失處人之信未免齷齪自笑然從前秋患瘧後神頓頓衰始信單襄公之視下言徐趙父子之朝不謀夕重老應漸漸迫人據誠意老而不若者而死何也死則與化同歸殘生一笑病則殘形剩魄終日支離匪徒人厭而已亦厭之天下大患在吾身此朱雲之所以不肯呼寶飲藥誠達人哉校空而游無想無因適來適去平生嗜好本覺寥寥絲絲竹道不如鳥鳴聞梧則不知幾箇老無他事自娛因仿昌黎先生故事將六十年海內名人投贈詩文分門別類擇其佳者梓而存之每一開卷如見其人如聞其語閣下文翰其尤冠羣言之首者也俟梓成後寄呈省覽

在蘇州謝張觀察方伯

校恭公久矣未識荆州中心惻惻常恐威風翔於九霄開闢游於江上風雲大開沾接無由不料今春小佳西湖得親光範聽經綸之周密觀氣局之恢宏在粵東聞公之賢勝於洛下在浙西聞公之賢又勝於粵東當與公世大臣可與公手者其惟秋帆向青乎更蒙國士之知傾軋相待未投名刺先辱高軒每接清談便加奇賞飲以饌世城中之美膳雖以波斯海外之奇珍重疊恩施誠難算大君子才愛上不圖為樂之至於斯更喜者枚生平愛鏡喜其爽人心性一片空明故也四十年來所得客成侯不下二十餘而而至寶花尊燭炫赫煥煌自以為書生之願足矣忽蒙公以大鏡相貽六尺成方千形莫匿方知有空中卿月之光而燭火微明不足以為耀也見丈六金身之佛而輝人九寸不可以為長也感次骨喜極難言登至蘇州即於虎邱寓中裝立堂上遍召一時名士唱草聖得寶之歡更呼諸樂佳入續天女舞花之影高吟者揮毫浩素紅妝者擲寶爭先遺山之後將使全家同入月宮拉賓客盡行水上矣當寫詩二冊一以獻左右一以傳子孫後有一息尚存庶不至表君賜於草莽也茲因饋令家人來杭之便裁書奉謝並請周將劉陳四夫人玉體金安

小倉山房尺牘 卷七

十一

小倉山房尺牘 卷七終

上得所應依賜以龍井芽茶使古木留甘無慮消渴恩俱來於望外感會結於心中東望吳雲可勝領手
此來紫菊初花黃雲滿野閣下領東南之財賦見村落之貧瘠可知也故有感於相士之言今年為兩
兒分家將著作定開戶却掃靜待考終不料景星額光又倫度一番寒暑起居飲食依舊如前似平昔
等殘冬泰山主簿未必催程速駕其故而不得或貴人有命之權明公愛之欲其生者有者曲體
明公之意特留此白頭宮女談說開元當作吹竹彈絲使左右耶明春倘蒙寵幸物猶存將將孫
宜康使同遊天台之約非為天台也希圖月泊青門一望見仁人顏色也凡無過分之想則虛虛不煩
其長有未報之恩則虛虛又愁其短收年華八十了盡緣緣儘可懸崖撒手而無如回憶憶緒終不能如
草木之無知也為嘆奈何

寄法學士

北顧南瞻德音頻到曉詩五首天機清妙足冠羣言第留之之意多而返之之意少未免遺客將歸細
依戀古人論時夜之遺子實曰大哉死乎君子思焉小人伏焉列子則曰當生而生福焉當死而死福也
列子之言較勝一籌僕自計平生壽限滿志今年考終未為非福以故靜以俟之不科自光陰又到黃
花時節秋來起居眠食平善如初幾有星隕少微吳中名士求死不得之苦然而神韻頓長一卷未終
已忘其姓氏片文歷過終不記其偏旁此樹婆娑生意盡委學士詩中有我到公年非公側之言猶柳春
秋何足挂齒而蒼松翠柏乃欲相約齊年何言之謙而望之奢也倘公年如僕僕身尚存恐亦不言不語
將被子孫供養入難矣其能如西河賢公上周官大司樂一章哉其能如荀子訓重到東瀛城邊摩挲
銅狄多壽則多壽故雖雅意而終想却之却之為不恭焉或者僕受公知不得與公相見亦是人間
一缺陷事文章有神兩美必合天欲補一人之憾將使公持節擁旌來振南邦文教暫留其身以俟君子
未可知也金予望之

小倉山房尺牘 卷八

寄嚴東有

接手教并程氏銀信奉僕轉交同居一室而取證公避嫌非賢者事謹厚者亦復為之耶僕固不能違
一音頭致之而已江左奇荒田無寸草加以耳根不淨如昔魚門兩舍之慘慘呼號者時有登閣古
樂府云黃天起禍馬有錢始作人又曰錢錢何難得古人非欺我耶華札數行旁行斜上有匆匆草草之
形想河務殷繁勞其矣深為懸念最妙者在百忙中猶為不勝劉郎一節辨口嚙嚙似有半糖微日一
鱗鱗腹之果僕誠過矣雖然處謂向伯符云翻是明府家寶不可示人亦是古人高義較之草茂從牛不
疑竊嫂受讓尚小頗可包羞必欲拒而不受何太乏汪汪之量耶古之人有聖之而面而面者名者怒之而
齊王之疾焉者所謂從政有所反之以取卿也僕老矣無便汚君以自損且欲使劉李聞之竊喜自負所
謂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也君毋為焉賜生地四斤使除重客陽虛侯但獲其益感何可言

與林遠峰

王西林歸隱聞足下近況據云一簞微俸仗為特伯之助總得買舟渡江懷心疑之足下家口不多修
作不滿似可不至於斯因意將立基有借有金一日揮毫之語隱隱然矣周公用易卦曰日不修
若則嗟若孔子曰吝則不遂則困則與之不遇則困則與之不遇則困則與之不遇則困則與之不遇則困
憂俠之名作不日之事或臨花龍龍而輕擲頭或捨己從人而自辱慷慨是皆不遇之甚者也試觀
史記游俠傳中獲保首領以沒者幾人哉孔子憂顏淵哭之至慟及顏路謂子之車以爲鄉鄰則發然
可非愛顏淵不如愛重也師生分在使夫子徒行亦顏淵哭之至慟及顏路謂子之車以爲鄉鄰則發然
罪於三子而君子愛人以德之心愈覺分明子華使僕使之者夫子也理當酬勞其母在堂理當助養
乃夫子寂然視同路人有待待子一請再請而後與金與銀勉強應酬如金於子幸然有
大不滿先生之意而與之粟五秉不特郵公西華直以愧夫子也其時旁觀者亦必以爲子爲仗義疏財

夫子爲出納之音乃師不必賢於弟子矣於是聖人不得不申明周急不繼當之義而撰論語者又記
得夫子有與原思粟九百將兩事合而記之然後知聖人用財早有定見詳之而不與辭之而必與其至
精至當處非賢者所知使當日夫子學冉有與子華粟五秉則他日亦必不能與原思粟九百矣何也用
其所不常用必不能用其所常用也僕者老矣閱世六十餘年常見好殺人者天必報之以死好用錢者天
必報之以窮此一定之效絲毫爽者然也或者或花費已身所賺之錢其過猶小若用祖父之錢與他人之
錢其過猶大何也祖父之財未必皆貪污吏劫取而來之物在祖父辛苦經營以貽之在子孫視若土
直以散之而不吝其矣若他人之財則物各有主天子不能奪陶朱之財以與黔婁聖人不能取子華之資
焉以與原思而足下乃欲借他人之財以逞欲而沽名是橫過天子惠過聖人利他人之股以行幸不特
不仁且不義不智矣友程魚門家資六萬不過好買書藉好贈朋友而二十年中家產蕩盡至於遺負
山積身死秦中賴秋帆先生爲歸其柩其遺孤至今楚楚然朝不保暮在魚門當日豈不在酒場歌席
妄費一錢而手滑心慈遂至累人累己所謂好人不好學其蔽也愚至今感之者少嗤之者多立匡豈足
下認借爲贈不償所負向余曉曉全答之曰還等之非曰喙莫曉固也然足下交還毫末一截而遽然脫
千百金足下亦一還等也以還等還還等其交好不終記曰君子不盡人之道不鳴人之思以全交
也此就一面說也若就兩面說則君子有德而不使人盡有忠而不使人竭其所全之安不更多乎立匡
亦不然不能答也莊子曰其赴義若熱者其去道必疾邵堯夫曰行善固好然必須自顧力量端公
曰不要錢原非其事太要好也是私心此數語深中足下之病故因西林來而爲此忠告

寄彭蘭先生

先生當代耆英長三歲學問之淵雅詞翰之清新實爲東南領袖乃僕然意下於山中一叟若有所憾
憐於心而不能自釋者大學所謂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其斯之謂歟海王貢春在敝親家紅泉書屋小住
六日而竟不及一訪名賢所謂渡江不見劉元城過泗州不見大菩薩真人生恨事但未知其時已解組
歸否否平生愛讀如雲色每讀人佳句有如絕代佳人過目明知是他人妻女於我無分而不覺中心
藏之有忍俊不禁之意此隨園詩話之所由作也區區樂善之懷竟被先生獎許可謂劉君知我勝我自
知惟是兩人年俱八旬神通而形隔後會茫茫元微之詩云垂老相逢漸離別大家期限各無多夫見而
作別尚且爲難而況於未見乎或者累果蘭因終能會否否則海天兜率尚有前期情到難堪又不得不
作轉語聊以自寬也先生以爲然德附上下代梓故人胡書巢何南園詩集一不伏希省覽

答李少鶴書

少鶴明府足下胡從桂林歸接詩冊一本恍如晤見相生挽告存諸作如異樂仙音來自海外迴非
人間凡爾所說春山太守乃僕世交也十年前在姑蘇相遇猶以清門公子目之不料去年寄詩集來孤
秀神犀獨擅懷抱重來作手也且有先生宗白我推萬萬古心香此一源之句沈休文選暮之年得王
元禮出而振之可勝欣其佳句久已梓入詩話得明府又從而附益之固所願也來札愛近今詩教有
以溫柔敦厚四字訓人者遂致流爲卑靡靡靡則人起而共挽之此言誤矣夫溫柔敦厚聖人之言也
非特教者之言也學聖人之言而至庸瑣卑靡是學者之過非聖人之過也足下必欲反此四字以立教
將教之以北鄙殺伐之音乎毋乃山之瑟矣爲於其之門矣嚴澹澹論詩笑坡谷二人如子路夫子有
曰行之氣此語殊解人頗如坡谷尚不免人譏彈而況於不如坡谷者乎夫溫柔之與卑靡剛健之與
粗硬似是而非差之毫釐失以千里不可不察也然而天下物未有不以柔爲貴者金銀銅鐵絢繡紗縐
獨曰皆然雖太阿純鈞天下之至剛者也亦以能屈能伸爲貴而況於詩詩一道將舍尚微纖之管絃
者耶耶君子獨立不懼而仍藉用白茅取其柔之至也劉熙釋名云儒者柔也即此意也然而人性不
同或剛或柔或剛或柔詩亦如之杜少陵不喜詩詩歐公不喜詩詩竟陵公安七子互相詆毀王阮亭痛

小倉山房尺牘 卷八

四

晉元白事主中唐時心餘錢瑛沙痛感既寧專主初白僕以為皆是也豈非也是者其獨得之見不歸人爲步趨非者非其所見之偏不乎心而察理范蔚宗所謂能識同體之善而忘異量之美莊子所謂蔽於古而不知今此學者之大病也足下不喜查他山以爲卑靡之習自他山開之此言又誤矣夫他山以前詩之卑靡者無萬萬數不過傳於世故足下未見耳非自他山濫觴他山是白描高手一片性靈痛洗既寧數行之病此境談何容易若以流弊而論則槎枘硬之弊亦何常不自老杜開之韓昌黎之憂澠淵出穀角縮頭敲鉢與笑林中所云蛙蛤白出關蚬死緊之長又何異足下之詩磨磨杜故縱筆及之爲思患預防之戒近今詩教之壞莫甚於以註疏奪高以填砌誇博摶瑣碎死氣滿紙一句七字必小註十餘行令人舌繃口呿而不敢下於性情二字幾乎盡喪天良此則二千年所未有之詩教也足下何不起而挽之僕再白者明府又嘗疑我議論似乎三教皆不歸依到底歸依何處此言非知我者我輩墜地後拾周孔何歸但古來歸周者荀孟程朱俱有流弊有習氣我不以爲然歸之到人家敬重一長者丈人而已其弟子弟從之煩言贅語我不能隨聲附和也至於佛老一家何常無可取處奈其習氣更重流弊更多故不得不淡漠視之而有彼哉彼哉之嘆

答奇中丞

李太守歸接手書云校知公贊授撫軍必當欣喜此言是也然公但知其喜而不知何以喜也請略言之人生知己難得一知己而見其官道行隆隆而升比已當年之得科名與館選更爲榮幸此其可喜者一也從來才大之人不受提攜論曰君子不可不知而可大受方伯雖非小知然而行政用人終難自主即以吳下巡撫而論如前朝之周文襄 本朝之湯文正皆獨行其志故至今不能忘公才大如海又久任屏藩事丁微而居公上者或才不及或所見偏有未允顧公獨當一面旁無鞭肘之人可以從容展布如大雲起雨一切草木山川均沾餘潤此其可喜者二也古之爲政者廉慎仁明四字並

小倉山房尺牘

卷八

五

權而枚持論則首重明字何也明則庶其所當慎慎其所當慎仁其所當仁不明則子子爲庶而已非庶矣戚戚爲懷而已非懷矣胸胸爲仁而已非仁矣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此子張之所以問明大學之所以先明明德也公題詩云筆上眉痕刀上血川來不錯是英雄此即荀子憂後義殺然後仁之謂此二句包羅一部十七史可想見心胸魄力以以一明字治國平天下而有餘何區區江蘇一省而已哉此其可喜者三也假使公持節他邦則雖以公之明其風土人情終需半年三月纔見梗概今公在江蘇五年矣民情之姦良官吏之賢否國課之盈虛水利之通塞久已燭照數計而無遺一日舉而措之若指諸掌此其可喜者四也故老夕陽雖好紅不多時使公遠撫他邦則此生不能再見今不特近在吳門且聞有場後入都之信則秋闈試即可望見旌旗此其可喜者五也公封疆之任簡在 帝心久矣有忌公者尼之因此略爲滯滯而此座終於讓公惟其意之愈久故發之愈光如花樹爲春寒所勒一日忽開信聲解華音人盡賦文仲於下和之則故賴其頭專爲蔽蔽者戒安知無人書尼公者乎此其可喜者六也以上六喜公私參半而究之私少公多故雖其能不整乎其鼓之軒乎其舞之哉來書諄諄有官高任重詢於獨處之意人以爲公之謙詞設耳校獨不以爲然何也從來大分高之人則其心必虛以顏子之天分而以能聞於不能以多聞於寡以諸葛孔明之天分而勤求謨政孜孜不倦此皆非貌爲謙恭也蓋深知天下事理之無窮而不能者之有益於能少者之有益於多也公之天分不在兩賢之下故虛懷若谷樂取於人以爲善亦發於中心之誠而非有所矯飾也校明知豈不點燭日有餘明不必以螢火之光上助清照然猶宜互奏亦師所樂聞故敢陳其愚思請公聽之校閱世六十年見一巨公其初天分非不高也乃官稍尊則天分稍低官愈尊則天分愈低其故何也而面而臨一言出口千人唯唯久之顧指氣使遂至聖自難而不自覺矣公才裁屏集思廣益人無間言校願從中丞而制府而尚書而宰相總不改此時光景則不特無愧於大行不加之君子而將來之福祿壽考數千萬之官更若生亦受

關於無涯宋張文定公善飲求能與之飲者或薦某軍校某佳公問某何如曰愈飲愈謙恭公笑曰此不足爲量也訪其醉而加誰是飲也最大者始終如一而已大謙恭者且爲改常而況於驕驕乎偶引故事博公一笑

還徐小丁書

小丁足下下陽前二日丁先生來接手書知近履平善兼知寄上本集有續書改信一事大奇大奇海內士大夫將所著續書行世者若如海內者大率皆肩東之高閣其或拉雜堆砌以之覆護者無萬數也僕雖粹全集六十餘卷而自視然常恐亦受此慘不料有人溺愛嗜痂而重價購之又有入常作奇珍異寶要於陷而攫之苦心孤詣作許多狡獪雖抱病疾恰是書澤也算藝林佳話較諸李博士之遇盜求詩白香山之買婢增信倍有榮焉因記國人林遠峰云其戚徐某巨家多財一日有盜十餘人晝夜破門入正在搜牢稍遲時有英悍少年盜魁也燈下見案上有宋板文選一部倉山全集兩冊笑曰此老龍藏古書能隨閣先生文集非俗書也即攜諸僕僕出釋事主抱書兩部而出其說果確則一竊一盜俱足千秋然非世兄明察秋毫反覆細觀又何能知其有抽置部數塗改原書之弊哉此又古人之鞭絲見層決獄審刀之聽所未有也僕感竊書人之知己而服世兄之神明特再寄一部紙墨印刷大勝於前若星乎從者之更於買書人太有便宜

附來書

年愚姓徐名麟官謹請福安春珍叩遵行旋轉瞬間五更鼓矣依德之私與日俱積昨應試來杭項三哥出示鈞函莊誦之下知係四月間在蘇所發但所求大集三部則實領到有套者一部茲來論云今寄全集一部連前已經三部初看似屬疏忽反覆細觀信中一部一字略有刮洗更改之痕而封面之字又與書中二字兩樣恐竊書人有抽置私改之弊特據實奉聞並將原鈞函轉呈台覽

小倉山房尺牘

卷八

六

答潘素心夫人

接手書及潮樓詩會五排一首莊殊典麗洋洋百言此體最難求之士林向少作者而世妹以女子擅長豈非閨中元白乎私問子女於父妾當作何稱便道父妾之有子者尊稱母禮也其有女者亦得以母稱論語以其子妻之是也其無所生者則稱家父室或稱姬人側室侍者俱無不可須酌其年紀之老少寵愛之光景而稱之亦有稱爲姨者按南史齊陽王鈞所生母區貴人病左右以五色餅餠之不肯食曰須得姨差又晉安王子懋生母阮淑媛病爲僧行道有獻蓮華供佛者子懋曰若使阿娘因此損勝願諸佛令此華竟齊不美是子女稱本生母爲姨之證至於祭壽文其無所出者原不應有文或被例而爲之則捨婦人太君之外亦無別稱記所謂亡於禮者之禮也案問稱太君之說始於何時按晉武帝封羊太傅夫人爲萬歲鄉君此一品夫人之稱也唐武后命并州婦人年八十以上者皆版授郡君此百姓婦人之稱也經書文不作則已若作則捨婦人太君其何稱焉再如戲本中之趙解元張解元皆係男入視婦才之稱並非若君家之耶君是實解元也唐人舉進士科者動稱前進士某進士皆非中過進士之人 大言會典七品誥封婦人今未入流以下計文辭文誰不稱婦人似乎此處不妨通融

奇中丞臨臨秋試開闢招飲諸生助以酒肴裁書答謝

昨召飲諸生方陳草具而嘉肴八簋捧下單門分丹桂之餘香壯主人之顏色頃刻秀才一村躡躡起舞有喧其聲已勝過鼓瑟吹笙鹿鳴嘉宴矣札來知中丞督思風濕揮物不牢枚想一快由於心慈之故幸太傅作折臂三公亦復何礙然古佛之花花可緩而黃人之捧日難遲百萬蒼生都望中丞手援天下豈容一刻放寬記得王蘭泉司寇作雲南方官寄離血藤膏案云可以驅風散濕因於破甕中尋求得之而爲獻上伏祈蘭泉散學李康子之饒藥斷不爲羊叔子之醜人公試餌之

香亭弟寄到手書見相諱言十三音當言乎與旨內諸精文外昭難離士元傳引人才往往有過其分而出於大賢君子之口傳之千秋如如儒儒升高榮勝於廟山之九錫矣公在嶺南持節撫一郡王事如

小倉山房尺牘卷九

之似指門下劉震雲秀才則公誤矣夫游亦同過之有若云爾弟不可同游耶則樊遲不應從游於舞夢之下若云年少不可同游耶則曾點治乎沂風舞雩不借年高有德之人乃與童冠同游反爲夫子所

而不知之術且誤矣而況聞而知之者乎校幼病瘳太母抱置懷中弱冠甫離自後不能孤職故香亭阿

小倉山房尺牘卷九

道人心起見也公道竹垞先生不刪風塵二百韻以爲恨事至於痛哭流涕故又不以爲然竹垞之不刪

答傅穎王世子思元主人

月望日微雨使者王君寄到手書一函贈詩一章天外微音從空飛下業已神心倍復更覺金箱
 新書日拱璧荷雲之贈珊瑚百八之珠一時兒女傳觀贊嘆有若朝陽威風倒落一毛千百餘人
 皆瞻其光也佛國靈寶來一葉五十里外皆聞其香也伏念枚叔小山住四十餘年始而潘岳親既
 乃邪奚謂老婦能學不疾用無枝過致登樓而子晉之笙過淮南而折小山之桂哉乃蒙世子遠來
 對非幽學下里行先施之禮願容之入加丹漆之華潤潤榮之木當日楚元設醴河間好賢何以加焉
 顧大集各體苦工無美不備唐人律賦尤為擅長魏佛助云不能作賦不為才子世子真無愧焉其餘寓
 言十七篇廣三千但能吐石含金自成邊邊枚如如人享太平能知其甘而不能言其妙雖應教作序以
 廷扣鐘而才雖年其空增快暢來書問枚需問長安什物代寄寄來即此片言已銘五內枚作登大臺
 無所營求但見所賜荷囊才絕不覺心花怒開老去春風餘欲吐門下女弟子十二人俱稱此
 靈雲以針神自命者對此奇珍一齊欣拜以為斷非人間所能製造因愛生貪因貪生妄妄要枚轉求世
 子再寄一校來明知纖女機絲未必肯與人巧法而天孫雲錦或竟可取諸宮中知世子善識心腸必
 不使婦姑此等望斷蠅蟻之領也

答和希齋命書

二月五日從補山相國處遞到尚書前所寄手書知庸福壽壽和詩章俱登英盼伏念枚今春犬馬
 之齒八十有一矣影影隨久抱枯魚銜索之感乃蒙尚書兩賜雲雲飛來萬里白龍則若江河之就下
 見舉則扶僂僂以升高非謂微言感深犬骨尤愛來書云宋儒之為道拘拘士大夫之為位拘拘也此論為
 前人所未發非世間明先知先覺何能有此見解然枚更有進焉者士大夫之為位拘拘之可也宋儒
 之為道拘拘乎不可何也位者王侯公卿實而可據者也使人情之避之而不能矣非王侯公卿非公
 卿也宋儒之為道拘拘者仁義道德虛而無憑者也使人問之而已亦不能自考其何道何德何仁何
 義也況以自以為有道德便淺之乎為道德便淺之乎為仁義便淺之乎為仁義便淺之乎為公之望而不吝不
 以文王之望而望道未見以孔子之望而子臣弟友自謙未能以顏子之賢而有若無實若虛以能問
 於不能古之望賢終日乾乾惟日不足誰肯以道自拘者乎不特此也機機者易缺缺者易汙當年明
 道幾夫同時議道而元祐洛蜀之黨獨起於伊川東萊子靜同時議學而熙寧僞學之禁獨攻及朱子無
 補於國徒禍其身此又士大夫以道自拘之明效大驗也尚書能不為位拘不為道拘則將來集思廣益
 之功體國經野之略豈有涯量哉尚書又云讀枚詩文知枚之為人此言又為今人所未發枚生逢
 盛時初心頗思有所樹立不欲以詩文自見奈辭官資母三十餘年人事事而身亦碌碌老矣平晝閉
 居小有述作稱心而言自知為拘拘所呵無疑也就有好我者不過賞其詞華足矣不料垂暮之年舉頭
 天外忽得位極人臣之大君子全無介紹先容而吟音曲曲一則曰立雪再則曰撰枚愛之深而寵之過
 管仲仲所謂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其信然耶古人舉主之恩重於座主以舉主能知其人而座主僅
 知其文故也尚書知其文無知其人是合座主舉主而無之然則立雪撰枚者豈在野也不在尚書矣
 枚雖舉事五舉終終回首餘生毫無挂念惟二三知己之感一息尚存此中耿耿而冬黃小松司馬寄
 示尚書西招雜詠一冊讀而愛之題一律又自製松烟百螺附賤姓名以志不能執轡倚思磨墨之意
 託明希齋太守寄呈左右近聞尚書統帥點楚而太守亦前赴軍營誠已面目是鈞覽

小倉山房尺牘 卷九

三

寄華秋帆制府

張止原來接誦瑤華語長意重情愴縹緲得愁閣下遊任以來安良除莠濟猛以寬薄萬里之憑雪作兩
 湖之甘雨求之古人中惟謝太傅魏公有此才略今復於閣下見之至原屬所書大作新樂府六章
 再三讀誦如仙樂瑤瑤登來天上不厭與人世間之絲竹凡音作理理細響一為國為民一片熱心已盡

答梁梅亭制府

今於丑歲也記前於丑故年十八因楊映華榮行之兩秀才作介得親交範其時尚書風標主立如月初
 生一望而知為圭璋璋器然無如布子卿之術亦不能料今日之位極人臣陶士行竟作八州都督也花甲
 年周雲泥路隔恐尚書胸中未必記同學同科中尚有此叟不敢奉尺一之書而錄入之總錄欲下而
 仍停者有年矣乃嘉平望日方次耘觀察寄到手札通布衣兄弟之歡敦朋友先施之義軒輊貴遠抱
 推襟方知卿月當天偏照幽樸小章可感也尤可敬也札中云當年沈沈凡民家設帳有語言文字之難
 校為解釋云云師升老而善忘絲毫不可不記凡先生人其清機精於篆隸文字不其分明何以有此或者
 左右有僉人從中剔剔平枚果為駭駭理所當然何足解說而尚書大行不如有善必錄學伍者之思願
 女如荷璧之感賈人晉人以四書三字成語作對標標文定公之門云大人者君子哉尚書是以當之矣
 惟是舉許年矣而舉亦未及知班荆道故更在何時所望者將來仿古稱補山先生故事移北地旌
 旗領兩江鎮鎮白頭垂雨雨得餘相與談故土之遺樂記兒時之釣釣然後沙場緩步入簪綸歸此
 則一息尚存不能不為之憐憫者也全集一部謹識呈呈

答何陶士太史

從王新亭給讀處接手書字之精細如親王母雲飛騰文之紆折如讀刻讀知已賦不覺喜之極而感之
 深近日老人無事集 本朝名流筆墨上自公卿將相下至文士布衣或飲其功德或愛其文章或念其
 交誼曾見而者若而人未見而者若而人將其零章斷簡流治而存之得三十餘冊閣下及時帆遊
 船山諸君之詩箋手札都與所寄牧仲張鄂兩太傅連類成編此番閣下手書尤為起絕當今世世子孫
 鑒鑑而藏但念我輩如此神交而見之一字遙遠難必此心缺然近讀時帆先生札云想仿安南林燕園
 之法約三三知已各畫一小像相寄庶幾神傳紙上緣了心中善哉言乎此事政之古昔高言之則漢室
 之圖畫戲戲之則晉徵之寄小影影千秋事未知閣下其不憚此丹青否為閣下事若過梅花
 將若若曾之行再游天柱南明歸期約在端陽節後感君端書來信故亦作小楷相報八句老婦還學少
 女筆花何太不自量耶希希諸公同為莞爾

小倉山房尺牘 卷九

四

答張船山太史

接手書方知五十年前所遇者即尊大人四十年前所遇者即令叔祖也為聯誼家之歡竟忘換長之聘
 心殊不安乃閣下殷勤動作答執禮甚恭且名所著詩集為推真集何其昭昭已甚耶僕喜而不止願為
 之空但知尊公五馬歸來親見膝下有人將經祖武而令叔祖在陝西以後之官階行止俱尚茫然遠求
 再示數行以在秦中候補時彼此琴歌酒賦備極綢繆故也僕平生不喜佛法而獨於因緣二字信之為
 真以為能解聖賢傳之缺使當日無橫山閣學則長安人海未必能交尊公比時無雜存編修則路路
 關山如何知有閣下少陵云文章有神交有道信不誣也惟是故以子年之唐進士作字之魯光輝
 株枯木斷無北上之期而太史則持節衛文定有南來之日但願造物有情使我與君共死則握手

蜀洪稚存學使

卷九

五

1

謝李河臺香林先生

今春閏月八日松亭阿運渡江了向平之願作列子之游稚子索婦若溪叟更看山雪竄走股肉未經之地補矣竊未有之詩一路花月流通直至五月下旬纔還白下獲硯瑤函於案上如露玉屑於篋中獎飾通常恩華曲被垂憐野雉馬齒之加增備隆儀命材官函遺真意取重周乎花甲製就琅玕耳聽如意之嘉名揮同玉璽經書松雪冊中之金字生光酒進麻姑紙上之靈藥欲活有來昌化色豔丹霞戲號紫微情深綰結而且謠言親撰奏鈞天廣樂之音庶偉無多更蒙白蠟朱提之錫大恩感已下驚心忝示規周無不以手加額也此稔向書茂著勳猷榮膺甄敘立馬河堤之上旌節生花投鞭涉水之流魚龍聽令惟是時當三伏僑攬八囑雖心有似乎冰壺定忘炎暑而事重肩乎玉體竹節勤勞庶慰闕野際之相嘗兼副白吏黃童之仰望臨風翹首易勝依馳

再寄李河臺

去歲附謝一函誌已登記案矣今春嘉慶紀元 聖天子行千叟之宴聞尚書應詔登朝列一品之崇班
羣欽黃髮飲九天之湛露勝服丹砂文露與武露俱濃卿雪與佛雲一色想見桃花浪裏歸舟尚帶香如
麝子堤邊河窄皆談恩寵也故八十年又加其一叨公福此忒健如初平素養空而游淡愛任運惟二
三知己音塵遠隔不能不耿耿於心從前令弟拙存守毘陵今取陞園守杭都不得都通吳興且使作
鱗鴻以故彼此尺素往來歸聯不斷今兩君子都已高飛已剩空山一叟欲通芳訊搔首躊躇懷袖置書
四失望願未嘗不心如結轡似沿湯也三月間路過真州聞令妹丈程名廷鎮著作應務官乃許寄

答陳荊州中丞

三月間救接手書於中丞瞻乾 九重警日三接作者英之領袖荷 寵錫之駢蕃千載一時明良合德
眞史冊中所不多見讀紀 恩諸作九色賜陽六管飛聲如見獎拊龍言如聽鸞鳴鳳厲方知王褒獨揚
沈宋應制楊炎工爲德詔常哀落作齊書皆監平其後矣更聞旌旆還轅風雨協吉以西江作湯沐理吏
當如舊書故吏爭迎甘棠愈茂牧通家最久愛知最深沈沈鳳臆雖有以手加額而已王夢槐太守常云
案今公卿太太精潔古玩者惟秋樹園書與蘇州太守一人而中丞鑒別尤嚴故平吾輩望於左右者非
良設立公卿亦已久矣奈年來錢裏看花處處不辨時有糊心昧目之憂故而寄哥生 望於左右者非
徒野史獻浮略表微效似山雞舞鏡欲別妍媸故也寸心惴惴恐獻鉛刀於雷電進屠馬於孫臏則
千瀆罪戾徒抱十重頭甲乃蒙來諭云之軍實物許置交房得充下陳有如秀才科考選才竟觀錄取
已填策館觀且使五季士辭蓬戶而入朱門亦當大樂仙歌享祿帶索千金之倩詎乃札中許爲報瓊
尤增惶悚伏念枚十餘年來蒙閣下厚賜重車業已秋歸難算昔人云任過其才則力竭瓊龜其分則慚
生願中丞仍以瓦礫視之而毋使老張之僕徒然拜賜惕惕然心驚也再附上集古帖一部亦夢樓先生
所加墨者未識中丞亦許其在清獻閣中有坐位否

與陳樹齋尙書

去年馬齒有加覺龍腸多珍情交饒至國有兩箇小中藏惟未知但遊苑苑否伏念較二十一歲爲乾隆元年應 太上皇鴻禧之科八十一歲爲嘉慶元年達 新皇帝千叟之筵兩逢 盛典身歷 四朝非不想著翅飛來與仙書班相遊故而無如長安路遠米雪交加鳩杖難扶蒲輪易破以故逡巡不進諒尙

卷九

六

書懷念故人未必不望我於五雲深處也然牧尚有冀者轉瞬三年卽是己未會試牧與重赴瓊林之例相得倘叨福庇老物猶存則必先期從水路而來爾時世兄調鼎黃扉可以分傳說之褒賜上賓之誼前有一番嘉話千叟宴人所同也重宴瓊林我所獨也閣下聞之得毋笑其戒之在得乎蒙五世兄寄文爲爲老人稱祝而老人竟無木瓜之報心實難安故寄緇海棠一幅詩四章祝其花甲求代寄吉林幸甚

答孫淵如觀察

答孫淵如觀察

接手書爲考據一書及履辨有淵淵其流之意適陶葵在坐讀之笑曰渠不過要誘老人多答幾面番與兩家集中添幾篇文字耳僕亦莞然其時猶在欲答未答間不料次日即患間交之病熱重時人事絕一滿口諸語頗難於據家之曉曉荒言聞者惶惶幸而病鬼厭我月餘方始絕交而去數日來纔緩一顧欲以尊作解頭風而不料略觀數行頭風愈甚何也不其領解故也譬如以鐘鼓享安居爲混沌閉眉目但不能歸依亦無從駁辨方信漢軍中之食肉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云微之云馬不駕馬不交不相能而不讓此天理之所以爲也故唯唯否否將尊作以如意帖之而已吾者溫公與蜀公至交也而終身不與談樂律魏公與歐公至交也而終身不與談鬪儒與夢樓姬傳至交也而一則至今不與談禪一則至今不與談地理皆君子全交之道日前勸足下棄考據者總爲從前奉酬奇才二字誤藏於胸中近日見足下之語之文才竟不奇矣不得不歸咎於考據蓋費長則夜短天且不能兼而況於八乎故散陳其穴管足下既不以爲然則語之而不知捨之可也又何必費一片苦心援諸入墨必欲拉八十翁披裼顏輪抱左傳遽康成而後哉今而後僕仍以二十年前之奇才祝足下足下亦以二十年前知已待僕如再有一字爭考據者請即升清三酒飛騰於三千里之外

謝奇中丞

二月七日渡江後一路揚帆打槳游歷於吳山越水間直至看過水嬉游畢海庭纔歸白下羣已

百有餘日矣其中來往皆中丞以電報迎之酒僅從送之有如佛門大弟子坐如來之慈航寶筏而行俾四方觀看無不膜拜頌香花供奉而不知如來猶以爲未足也飲以般若之湯食以安成之飯賜以兩金北轡之珍衣以火鼠冰蠶之服甚且留其小仆則親爲掃榻驚歎其詞章則手自加餐課女美矣備矣校自問行年八十曾有受知己之恩至於此極者乎即問公款待賓朋曾有加非常矜寵至於如斯者乎人非草木大能不鑄心奈老矣後嗣無日或者仍借佛氏來生之說作圖報之期聊以欺公亦以自欺乎願以今生五體來世三生預立誓券以與公而未知公其信之否也阿遲收到完姻之賀自知婚禮不賀古有明文未免重心煩紅如火老人教以長者之賜理無不受惟待結縭之後再過吳門學春秋之子因叔姬同下雙雙之拜祈先告乾阿彌買棹乘輿修待其歡贊何如

答趙珠亭先生

端陽後一日放游洞庭西山奇中承寄到手札洋洋千言勝讀靈臧丈人之書書中歷敘五十年來未見思見及可以見而終於不得見之原委如雲之將逝而又遠如林之方合而又離離長卿之墓蘭子北海之思中郎何以加焉所云讀山書諸公俱化爲異物昔人云王生季子連歲俱亡應殊劉楨一時俱逝古今同慨能不凄然惟校與先生儼然尚存以隔一衣帶水把手無山暮景頽光前期難卜昔人云我恨不見古人古人恨不見我我與先生皆今之人非古之人也彼此乖違頭顱如雪垣子野嘆奈何不必問歎而發也然情能通意筆可言情情既則一室如道旁見猶不見也道合則千秋皆知己不見猶見也古之人或識夢中之路或刻柳尋之形不識面之交往往獨開生面別有千秋先生其有意乎

再嚴答樹齋尚書

接手書云我有詩壽令弟無詩壽公有如管衛兩國分器不均致與問罪之師校誠過矣然有不得不辨者五令弟之六十有信告我也閣下之六十已過兩年並不告我我非算命先生收生老嫗何由知之今

小倉山房尺牘 卷九

七

已知之矣自當作速寄和但應征錢糧既已緩征矣前忽又急催於後豈可容飾只好就橫批而奔納收橫者須自知有慢令致期之過幸寬容一勿加挑剔爲妙然古有夷齊讓國今乃兄弟爭計似乎老夫幾句荒唐言可當作辭包分產用矣告知天下人頗爲詩流生色也

爲大也閣下之師專取杜韓白蘇四家而其餘付之自鄧無議有託足權門自負在大師門下之草創身
分似峻而反卑門戶似高而反低矣況非天啓之時世而強爲呻吟無起衰之文章而徒襲舊習抑末也
古作家最忌窮人雖下陸放翁云文章切忌參死句陳后山云文章切忌隨人後周亮工云學古只可
師之也中通夢不可使之白晝現形而窮人各其太史云足下胸中總放不過一韓一杜此詩文之所以
不至也重香光論書法亦云其始要與古人合其後要與古人離凡此皆作家獨往獨來自樹一幟之根
本亦金針度世之苦心得也今人詩話最難能人如解梅聖俞詩到人愛處黃魯直詩到人不愛處
韓似杜之詩此宜意者四也宋人詩話最難能人如解梅聖俞詩到人愛處黃魯直詩到人不愛處
似似杜之詩此宜意者四也宋人詩話最難能人如解梅聖俞詩到人愛處黃魯直詩到人不愛處
其清明孔子曰情欲信詞欲巧聖人修詞尚且不避巧字而況今之爲文章者乎是以春秋時鄭國詞命
先章創後討論再修飾而潤色之亦不過求巧求人愛而已聖人加稱許此宜惡者五也聖賢之學
剛柔並用然而柔克之功較勝於剛克以物論太阿純鉤可以因而鑄之故曰神劍南山之石不能屈
故曰砥石其他金銀銅鐵鑄爲絲羅一切硬者價賤柔者價貴以人論則孔子柔於孟子孟子柔於子路
人活則柔人死則硬閣下之詩能剛而不能柔此宜惡者六也僕老矣明知難不點燭日有餘光而
虛樹下詞故不敢不告

答孫備之

客秋接到手書論近世古文頗有見解吾學者商也之嘆第其中有不不得不據所詞以相曉者特爲臆
陳於後

一筆溪之文前輩枕藉而近今錢辛楣知誡之幾乎程不識不值一錢矣獨余不以爲然猶之阮亭之詩
將心餘錢鏐沙俱痛詆之而余亦不以爲然何也望溪爲古文正宗源流洋爲詩家正派此是不祧之論然

小倉山房尺牘 卷十

四

而二人力俱窮試望溪可能得佳一箇大題目否可能得一二大名臣真象否可能上得萬
言書痛陳利弊否既亭可能得佳數十韻五排否可能得一篇排纂七古否若謂此二人者不可毀
亦不可毀毀之者其文與詩必相稱之者其文與詩必相稱

一西河文集編定於後人之手故拉雜貪多失之屢變甚至觀音菴送子記一篇真是村邊俚語可笑已
極然而敘事之文有幾篇列傳碑版沈鬱淋漓龍門復生賦數篇古豔凝潤徐庾復出 本朝抱此大手
筆者有幾人哉再如學記一篇最難著筆非平即腐而西河集有兩篇竟能天馬行空談何容易況全集
二百餘卷是下未必有工六君元而遺作蜂蟬之憾所謂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戒之哉

一足下從前寄我之書贈我之序頗有斟酌之味已刻在齋同人集此番寄來數篇反還前作大失所
望疑爲望溪所誤夫文章猶草木也草木之性各有其性有秋實聖人之教先須博於然後約今足
下未發春華先求秋實未博於文先思約禮此其所以氣不能充其體筆不能宣其志字字臥於紙上奈
何

一論古文如潘溪之元叔子之維青門之淺山公之小俱爲的論惟既歸隱而索然易其失之過刻照甫
襲取腐敗俯仰揖讓之態頗似神韻未可全非其病如望溪才薄亦由科名太遲爲時文所累使然僕
勸足下攻時文以絕時文正爲此也凡一切事宜已要嚴責人要寬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邵康節
見子弟議論前輩之短必慨然曰你且學他長處善於足下亦云

一詩文之道總以出色爲主譬如眉目口耳人人皆有何以女美西施男美宋玉朝哉無他出色故也余常
謂人不和平不享福文不奇峭不動目尤忌一題到手有許多人云亦云之語陳陳相因之語頭尤宜掃
面空之凡事皆然不獨詩文是以邵康節手排子桓勸其受道清於善陳慶勸其棄故方康見范仲淹
意殷師善本勸其不近樂器十年後後可以得正聲可類推

再答李少鶴

來札談論風騷洋洋千言將所經者於讀者領蓋出之任途中足上真奇男子哉但莊子云養生於大學
孟子好辨鄒魯意尚覺其多事以秦始皇之威力焚書坑儒卒不能損周孔之教於萬分之一況區區之楊
墨哉使當時無孟子楊墨之教亦至今不行也所指詩教草靡爲後學累初不解所謂今蒙明教乃知指
歸愚尚書而實則不必索當歸愚感盛時宗之者止吳門七子耳不過一時信以成名而隨後旋旋而去
此外則有依草附木之人稱說一二人多鄙之此時如雪後寒聲聲聲俱寂何勞足下以摩天巨刃斬此
枯木朽株哉老人與歸愚鄉會同年鴻博同年最爲交好然平時論詩向彼無一語知其迂拙自是而
不可與言也然深知其居心端厚未發之前竹塹軒中頗有佳篇未可一齊抹殺況此時藝木已拱家
無負狀之孫足下向何忍射虎而慮其咆哮斥人而焚其生言哉亦可謂私愛過計而用心於無益
之地矣

一詩記一書述未必皆聖人之言即如溫柔敦厚四字亦不過詩教之一端不必備備如是一雅中
之上帝板板下民卒難投界弱虎投界有北未嘗不翼毗護臂而何敦厚之有故僕以爲孔子論詩可
信者與觀聖德也不可信者溫柔敦厚也或者夫子有爲言之也夫豈豈一端而已亦各有其當也
元道山論詩有詩到蘇黃盡之語以不滿此二人然東坡天才超邁筆底越不過情韻少上天淺耳山
谷詩佳處老人至今茫然世說云張茂先我所不解此之謂也宋人詩話謂東坡如宦家女夫脚步便出
流若詩如小家女脚步折頭有許多動作扭扭捏捏元人說曰韓之驢夫脚板鐵匠夫脚便則以爲如食
刀豈啻乎皮始終無味然嗜好不同癖心餘好山谷而不好楊誠齋僕好誠齋而不好山谷猶之足下不
喜香山而喜人不同各如其面若夫阮亭之不喜少陵香山則又有說阮亭一味修容飾貌所謂假詩
是也惟其假故不喜杜白兩家之言甚至罵杜杜甫爲無恥以其獻而獻賦表楊國忠爲司空元老故也

一詩不知考之唐史杜上表時司空是郭子儀並非楊國忠耶
足下論詩體格二字間佳僕意神韻二字尤爲要緊體格是後天空架字可仿而能神韻是先天真性
情不可強而至不馬泥龍皆有體格其如死矣無所用何而明何大復言古人詩皆可歌之實杜詩只
錦城一絕可歌餘皆不入律故宋人稱爲軀殼此言亦係偏見三百篇變風變雅原不入笙歌也然於
情韻一字如有見到處

來札所請詩言志三字應舉李杜放翁之志是矣然亦不可太拘詩人有終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詩外
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興到流連光景即事成詩之志志字不可看殺也謝傳之游山韓熙載之縱伎
此皆其志也志應舉李杜放翁之名亦夫子餘語及之而夫子之志豈在是哉

足下用力於杜韓二家以爲取法乎上僅得其中此外可一切捨捨此是學究常談不可奉爲定論當時
燕趙以法乎韓王莽取法乎周公向稱揚雄取法乎孔子亦可謂上之上矣不圖求爲下下而不可得
者何也王安石一生大病總要上法卓犖下斥姚宋誤國誤民皆爲取法乎上所累且上之一字亦頗難
言杜初學庾信後取法乎二雅昌黎以文爲詩初學李杜後得力於三頌此又取法乎上之上者也足下
飲水思源發枝求木又何以始舍是而不窮追之哉今夫山泰岳居五嶽之首一登可以小天下然有
人焉終其身結茅於泰山之頂而其餘武夷之幽深羅浮之奧妙至死不知其得謂之善游山者乎僕
道取法者師之意也尙書云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孟子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聖人師蟻蟻而立賊陣
師蜘蛛而網蜘蛛蜘蛛可謂下之下矣而聖人不曰始舍是者何也以故僕論詩豈特不敢謂古人
哉即是下下有一篇之善一句之佳僕必師之而終身不敢忘也又豈特如是下下之大賢哉即後生小子女
流未學有一言之善一句之佳僕必師之而終身不敢忘也到落筆時却處處有我在

從古詩家原無一定體格卿雲之歌竹彈之謠與三百篇中之雅頌與國風亦俱不相似

寶谷先生

卷十

士都出門過又曰日光如電隨其文才之高下而稱其分量以施之救困之竊喜自負而欲代公申一說以曉世焉在詩之小雅云固有楸櫟其下惟穀穀與楸並栽義賢愚之混也在易同人卦之繫詞曰君子以類族辨物惟其卦名同人故君子不得不分其族類而辨別其物色也劉念和人物志云多能似巧而無用泛施似惠而無功呂子新語云善養威者不輕栽善樹恩者不妄施此皆先賢見到語不慮閣下任心以行能恰與之暗合可以謂之難矣然而歸總以自己身分爲主聖人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非有下和之明不能識崑山之璧非有范蠡之智不能准范蠡之妹閣下著述救難未能全讀而於題襟集及他題詠中頗見清羣豪委吐石含金近體古風各體俱妙雖大才人大分超絕而平日於四始六義中非甘苦深嘗何能如是昔蔣心餘見附云古來只此數數枝怪起公以一手持枝何敢當此諸詩閣閣下唐無說焉爲裳在署以平津之下客衆孫國之諸生既領修儀又沾化雨漢博士弟子秩比三百石公然是矣何幸如之枚但教其敬慎威儀以近有德修業不思以報恩知而已因柬來著奉真閣兩珠百八粒而廣州太守張公遠源家藏之物枚案筆時須頌香惜霞裳所日親者有謝詩在拙集中可命霞裳類閱所以獻閣下者又可添題襟集中一佳題也香如有知亦當大發風氣之氣苦無他物爲腰適遵規王世子思元主入寄惠內造繡裳二件頗覺鮮華有唐詩宮錦不傳樣御香記名之意故遵繡香而至請閣下佩之示閣中針黹士同傳觀之或珍珍巧手更有織雲錦之大孫亦未可定又何妨製一件以答我耶一笑

明倫彙編家範典

明倫彙編家範典卷一百一十五
孝悌類傳四十七
清江雜錄
二月間揚州小魚園閣下轉漕西來停棹弔江得於舟中一晤卽見清襟藎爽氣迎人一望而知爲賢者不料突有匪人在旁見閣下待枚過厚忽起邪心擠一手版爲枚借貸以一面之交遂作百金之請在他入斷然不與而大君子可欺以其方公然如數與之幸而公家蕭穎士之僕疑

答孫淵如觀察

當景日視之

築秋帳

小倉開房民牒 卷十 六

校主歲九秋作皇門之游一路花月留連賓賓交宴直至除夕前四日纔還山中見案上平書及國寶四元索尚書於戰鼓聲天呷飯不知日處之際稍念及空山野寥則其日晏賜以宋提非徒古道隆情超越元音而亦思見大君子道大投鞭行所無事非有謝太傅之胸襟郭汾陽之福力其何能從容料量一至於斯且聞出匪蕩平大功告竣聖恩優渥寵錫聯聯猶記千年前公在石湖月中與政談及西夏元昊之事以爲韓范范名不無遺憾兩時覺公言太過今日建此奇功方知今人果勝於古人非言大而考也聞恩抄謄狼征苗兵一摺案諭會議輔志弊謬洋千言一時江左士大夫傳誦者以爲此等奏章當與趙營平諸屯田之疏房太尉謀東征之表並是宇宙間有數文字直教衰老不能著翅飛來替公店頭罵罵腹外捉刀爲可嘆也故今年八十有二矣四朝開語說與誰聽四海知交更無人在居懷愷愷日晏無得不得已而列于好游來往於吳山越水間竟有宋子青美終溫且愚者嫵嫵然猶捧贊而來道韞尹堂班問字數年來竟得二十餘人總緣夏侯篤老既無瓜李之嫌劉升清談不惹嫵媚之習故也現在給漚樓請業之圖刻掃眉才子之集俱已告成俟有便鴻還當飛寄台端懇求題跋非徒表衷之榮亦金閨之幸也

寄徐榆村

前在吳江鎮教代之交徐積因巫巫來感德之忱一言彌雖是孝子欲爲傅公立傳者蓋公之代豪傑爲之立傳可與荆軻中之王侯將相並傳千秋非徒不朽爲公亦欲借傅公以不朽其自家之文章意必有奇方妙藥如陳鼎中之華陀許願而可喜可憐之事俾傅張教人傳誦所以敢發後學補救者不不料奇來妙藥徐公自日記數語而於奇難大體活人方法一字不提想因傅公醫案太多不能記故放那則譚爲小道故摘其小者而存其大者耶不知古今來朱翁鑒道莫大於醫神農創之黃帝岐伯繼之其救天下萬世之功在堯舜聖之上何也堯舜雖聖不得天下無能爲也聖雖賢不

遇韓碑亦無能為也若夫華陀許願宗之徒雖僻處草茅隨時隨地皆可展經綸而立功德子貢所謂博施濟眾孔子云仁者己欲立而立人正此之謂也一匹夫耳蒙 聖天子兩次徵召所以隆寵之者為其醫也非為其能治水利能通音律能解形家言也君子素其位而行不在其位不謀其政為傳公事立傳當以醫為主而將治水利能通音律附及之使資不奪主位然後可以傳其文并傳其公也然如華陀許願宗諸公豈捨醫外竟無一才一藝之可傳哉史官略而不書知所輕重故也二十年前僕與薛一瓢交好一瓢亡後僕為之立傳故向其所治醫案諸魚答云先祖以醫名故設之但寄其晚年與蘇軾陳文公講性理語錄來欲自附於周程張朱之後僕始而驚繼而欲驅因告之以得千百個之偽程朱不如得一個之真華陀許願宗也為此不為立傳但作一瓢文叙述交情而從此一瓢朽矣不傳矣豈不可為長嘆哉願足下一雪此言將令祖傳公一生救難扶危之案記憶二三錄出寄來以便轉呈憲筆與日九原相達彼此必相視而笑莫過於心也

寄奇中丞

去冬枚作吳會之游除夕前四日纔回白下見案上有公手書尚在嗒爾鳥蘇時發也思謹殷勤如聞聲款以為兩人分位懸殊而野叟拳拳時時唱流憤雪之曲疑陸法相所謂前生有香火因緣之故故不以為然蓋子曰無是非之心非人也非便有是非之心思慮分明收歸處山中五十年矣恩多怨少然如公之厚校則有出於尋常意計之外者一切見待光霽都在倉山詩文集中日暮年其絲毫未報而公又寢在窮邊絕棄之天校所以與有聲諸寄呈左右者實由今世之公謫其天良並非前世之校預能修到也聞葉爾差路雖遠而官其聲事不繁而地甚富將軍總管頗可擁爐飲酒獵龍歌詩未知傳聞之言其果然否校今年八月有二以公賜印計之又作丁巳第六歲老人矣更有樂事為公告者客冬在蘇州時蒙公待者翁徐王三少年過訪見校如見主人彼此排日開筵招花酒酒酣別時猶依依不舍擗杖

小倉山房尺牘 卷十

七

追舟送別外有是親唐顧士只有蕭家一僕而公家乃有秦國三長想見大君子平日之深陶敦誨定非偶然兼知古人李令史風裁之好因在張令門時十年鄭康成家牛欄牆皆成八字史冊所傳是非虛語茲將附三舍人詩及從前懷公而未寄之詩一齊錄出託江甯那將軍奉寄茫茫萬里區區一紙雁若有知飛當早到

寄陳東浦方伯

除夕前四日接書一封維誦之餘恍如親炙喜何可支且聞榮調蘇州為之欣躍醫如暖春陽者近一分則受一分之暖望明月者高一寸則多一寸之光山中餐霞之野老尚且如斯則吳下望澤之官民益可想見但未知曉江交代何時清楚路過白門何時再見鶴立以望中心拳拳來論知校致石君尚書一札竟未收到并云尚書其相推重當無開罪云云則公尚本惡校所以致書之哀矣石君先生一代大儒海內有數人物其愛校也發於中心之誠故有鐵規之言如良醫治病未切病處故不得不痛露所蓄以表區區所謂士風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也而書託常鎮觀察查公寄去而至今未到想被洪喬沈沒耶抑查公嫌校書太顯故代為匿下以全交耶是不但不知校并不知宋公也昔者孔子至聖而子路侍側時時不悅時有謬言雖夫子有野哉由也之斥而卒許其升堂不抑之於門外者何也蓋君子相而不同不妨各言爾志校以子路事聖人者事宋公有何不可而必代為之諱耶況天下之義理無窮理愈辨而愈明見解愈充而愈闊是以周公大聖召公大賢尚不相悅同在聖門而游夏交相讓同講性理而孟荀不相合皆不失為賢人君子何必拘拘然隱情匿己自顧寒蟬也哉後世好人同己而惡人異己者莫如王荆公東坡規之云天下名花芳草其色香各不同故足貴也若夫瓦礫之場一望黃茅白草遍地皆同則亦人人踐踏之矣至哉言乎韓昌黎愛重陽城故作諍臣論以規之是亦欲治城之病而未切脈情者也然其後城能手製白麻名震天下終不磨骨昌黎一札是則城之高而校所不及者也然則論只

規城之一身而宋公來書則有關他人之名節使校不得不鳴鑼為多言之徒故特為前稿加一倍末補致宋公

小倉山房尺牘 卷十 七

讀外餘言



光緒壬辰年陽月

牘外餘言

張元方書



勤裕堂交
著易堂印

牘外餘言卷一

隨園

古人常有駁辨語可以應聲而答而愈卒不及者余爲不平王安石笑人不讀書趙清獻曰鼻變纓契所謂何書安石默然何不答云君不讀書何從知有鼻變纓契溫飛卿笑令狐綯云事出南華非僻書也令狐不能答何不答之曰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明道責伊川曰昨飲酒時我目中有妓心中無妓伊川不能答何不答之曰僻兒狎暱之時亦云身上有妓心中無妓可乎有晉學某好陸王之學責張令倫程朱之學曰君名知縣不名行縣張不能答蓋答之曰公名晉學何不名知學耶朱子對周必大曰平生所學只正心誠意四字盡答之曰孔孟對君何以不問用此四字耶或問君爲明道何以答伊川曰當云魯人猶較孔子亦猶較可也

告子以人性爲仁義猶以杞柳爲桮棬其言絲毫乎不誤杞柳者天命之謂性桮棬者修造之謂教也杞柳原可以爲桮棬猶之人生來原有仁義也若謂性便不可以爲桮棬桮桮便不可以爲仁義矣孟子以戕賊二字駁之然則杞柳木成材雖手製器皆先王之戕賊乎

康誥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爾宮誥曰厥惟太王實始剪商皆子孫追崇其祖宗之言朱子遂疑太王實有剪商之志然則文王果有殪紂之心乎即孟子所云周無道民以詞害義是不善讀詩書之病矣見美色而不贊食美味而不甘所謂無是非之心非人也見美色而輸東家餽食美味而輕兄之臂所謂無羞惡之心非人也

俊卿之人必謂權貴何出彼於無知之土木渺無所憑之福利尙其低首求之泥林赫煌煥炙手可熱者耶

好殺人者天必報之以死好用錢者天必報之以窮非報也理之自然而應者也雖然當殺不殺當用不用亦必有報不過略遲耳

人之藥石猶草木之澆灌也人有好服藥而沃者猶草木之過澆灌而死也人有不服藥而健者猶草木之不澆灌而發生也

大學中庸載記也宋以前並未列爲一經與子老荀流也宋以前並未尊爲四子宋儒因其說理稍純遂尊之與論語並垂過矣因之議論紛紛紛紛生於末學殊可厭也格物致知之說至今宋陸兩家各立門戶是皆落後之見北朝徐遵明指其心曰吾今而知真師之所存是即良知之說陸王又何必矜爲獨得之秘哉猶之舜舜以前易代者皆征誅東坡獨責武王誤矣

象山云聞伊川之言何其若傷我也此說容或有之至以有子之言爲支離則不可解矣責朱子聽其辭也矜立門戶致招忌與可謂之良友忠告矣

詩書周易皆在孔子之前聖人有好名之心早當爲之註疏矣即使聖人不屑爲之則及門之子游于夏亦當受命而爲之矣然而無聞者述而不作不敢臆斷古人也可見漢鄭馬一流皆聖門所不取子貢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以頤頤之聰明無問性問命問太極者子教伯魚亦不過學詩學禮而已何也聖人教人總在下學而不在上達故所雅言者有詩書禮而無周易不肯以幽深玄遠之言自奉高妙可見程朱陸王一流亦聖門所不取

今稱萬事由天何苦人不看破似乎曠達之見與齷齪之懷告山人之才不才而我獨以爲不然既云萬事由天矣則其人之看不破而齷齪瑣瑣者天使之看不破也其看得破而從容以自得者天使之看得破也於人乎何尤

人積田宅以貽子孫曰非達人即積陰功以貽子孫亦非達人何也人之爲善率性之謂道也然孔子必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然後謂之君子若有心爲日後因果之見則所由不足觀所安不可察矣尙得謂之

君子哉律載過失殺人者不抵命以其無心爲強故不以爲罪然則有心爲善其得謂之功乎
我常恨記事始於左傳不過二百餘年事而文章一妙至此若使夏四百年商六百年隱公以前五百年
其時天子列國之事有耶明之徒爲之記載豈非絕大文章乎古快事奈天地間筆墨不用之於此處反
用之於一民休爾館家理學小說杜撰實可惜也若顧岡之亦當大恨

泰兩明君之時雖有才亦不能展布

以爲因夏可蹙手取故必使雍臣而後快意晚年見伐夏之師屢出屢敗時君臣皆悔每敵起輒始不藏故向之所非後以爲是亦由閱歷之故

四

Fi

友之道四面通財不與焉
魏季子曰娼妓以色列婦人僧道以禍福誘人其非先王之法一也獻公本論既不能行則僧道不必禁
國憂亦不必禁

Fi

50

鄭康成在馬門三年不得見子耕云五登居瀟澤之所亦不得見季長不足貴也瀟漢性最寬和何

六

卷之六

七

晚香書札



本書承國立臺灣大學總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晚香書札

隋颿樓校刻趙經式書

晚香書札序

崑山自古多賢士其名聞當代垂箸述於後世者固已指不勝屈而闇然自修不求聞達者亦實有其人豈非山川靈秀之氣所鍾毓歟溯自乾嘉以來老成凋謝後起無人大率沈溺於科舉之學得一第以爲榮不以讀書爲事獨晚香潘先生生平不應試而除讀書外無他事足不出閭里名不聞四方每遇善本手錄不倦平日行事及讀書有得必記諸冊撰述序傳碑銘論議詩詞亦并載焉勤勤懇懇老而彌篤此真闇然自修不求聞達之士也自光緒以來其藏書頗散佚而日記稿十餘

晚香書札序

巨冊轉輾而至吳君翰城所翰城方欲據以爲先生編年譜不幸病歿其稿幾失幸爲吾友王君嚴士所得摘錄成書六大冊出以示予予讀而歎曰先生具有真實學問躬行實踐不蹈虛聲不慕浮名其爲文章氣充詞沛至誠動人其所論說敦厚篤實坐言起行而耿耿在懷夢寐不忘者地方利病水災籌振坍荒減賦諸要事可見先生已飢已溺之懷抱達而在上必有設施造福吾民者也而世往往以窮達衡人以爲先生僻壤窮儒曷足稱揚或聞其名而嗤之以鼻者然於先生何損也詩文甚夥刻行非易今先編書札二卷授諸梓人已未

歲杪告竣校讀一過印行流傳俾當世士林稍知先生
品學之十一且知崑山當科舉風靡之日仍有闇然自
修不求聞達之士如先生者特無人爲之表揚遂致湮
沒無聞耳庚申仲春之月同邑後學趙詒琛序於蘇城
賃廬

晚香書札序

二

確潛潘君家傳

鎮洋 葉裕仁 復三

君姓潘諱道根字確潛號晚香後居徐村又號徐村老
農新陽人也先世居太倉三家市明季諱康侯者始遷
崑山妙華涇以諸生殉國難事載崑新合志三傳爲序
斌始居縣城序斌生湯盤君之考也妣顧太君生母湯
氏生二子長卽君次道源君年十九而孤母湯已前卒
家赤貧事顧太君能以色養與道源相友愛及太君歿
遂屏棄所爲舉子業隱居授徒顏其堂曰隱求以見志
娶於吳有婦德生子守拙七年而歿不數年道源又歿
君哭之慟典質爲棺殮歲大祲君攜幼子衣食水鄉田

晚香家傳

一

父牧豎之與處而讀書不少輟始於汎覽後求之六經
四子凡漢唐訓故聲音文字之學靡不窺究最後反之
人倫日用之常踐履篤實而一以母欺爲本崑山代產
巨儒亭林先生出一洗空談性命之習講求實學經術
大明於世諸先生士儼歸先生子慕皆篤志潛修閤然
爲己之學朱孝定先生用純以孝子節士爲真儒君讀
其書而心契之所造益進作爲文章惟是扶世教正人
心闡幽發微樂道人善下筆數千言不休期意盡而止
網羅鄉之掌故拾遺補漏考訂譌誤屹然爲鄉邦文獻
所繫焉君狀貌黧瘠衣冠古樸和氣謙光溢於辭色至

義利之辯則毅然不可奪故能靜已鎮操而澹於世榮
今上登極詔郡邑舉孝廉方正邑侯三原王省三將以
君名上君堅辭不就聞予亦膺是舉詒書勸止而薦牘
已上不及追矣予卒以此媿負君也君雖伏處田間其
於民生之休戚風教之盛衰無日去諸胸抱邑中坍塌
之議郡人之施賑水鄉修復孝烈墓及仁緣塔其議皆
君發之惟坍塌荒格於時勢不果行平生敦睦族姻收恤
孤甥寡女至鬻所置婢以振之曰予老矣此煢煢者終
何所倚也迨疾革猶念之不置云卒於咸豐八年七月
十三日年七十有一所著隱求草堂詩文集若干卷徐

晚香家傳

二

村老農後集二卷識小錄二卷雜著若干卷纂輯崑山
名賢墓志若干卷崑山詩存三十卷與同里張潛之同
輯有刊本餘悉藏於家

贊曰予與君交垂二十年竊以君爲非近世人也及蓋
相論定無賢愚少長交口稱潘先生不置至有泣下者
前後數十年中數崑山人物惟君一人而已君中歲以
貧故治方書孳孳爲人療疾時亦奇中觀君所爲文無
非爲人鍼膏肓而起廢疾也其治廢理血脈腸胃之疾
或有驗有不驗此則無有不驗者君之亡也豈獨予無
所資以爲鍼砭而斯世不幸失一良醫矣惜哉惜哉

晚香書札卷一

峭帆樓

新陽潘道根確潛著

邑後學

王德森

趙貽孫

編錄

答顧邵菴丈書

道光六年丙戌

村中人自城回接老丈十三日手書讀之感忻交至根粉榆晚進荷蒙老丈弘獎風流接之如朋友勛之如子弟謙光下逮迴異尋常循覽之餘感礪五內根自早年孤露卽絕意功名徒以少年時勇於爲人不自貴重又出身微賤竝時流輩無有高明特達如丈者流因見根踽踽涼涼又議論好爲過高以矯激流俗動與世違自以比年以來鐘跡韜光更其字曰確潛顏其廬曰因樹

晚香書札卷一

一

用以箴砭俗骨起其膏肓未免歧路之傷擬收桑榆之效閉門卻掃有同頌繫卽相知如老丈猶且振侍澗疏非敢自外誠欲洗刷眉目搢擢肝腎以庶幾大易之補過也顧影自慚終恐爲大君子之所吐棄伏讀尊札最以自愛自非老丈知根之深愛根之切誰復爲此語者自今以往願守生平之素窮居讀書幸身未老假以歲月與世漸忘謾炤息矣然後收召魂魄出其胸中所有著爲一書庶幾不與草木同腐有辜老丈懃懃懇懇之至意然此事非可與世俗語徒滋詬耳恃老丈見愛故狂率及之勿以爲罪年來賣藥自給誠自問歉然乃因

愚堂周丈諄諄勗勉故決意行之但根於此道甚疏雖時時虛心體認終恐功不掩罪老丈何以教我月閒卽擬放舟登堂晤言在卽先此鳴謝惟恕狂妄不宣

與周愚堂丈

先生靜居山中有性命可究有書可讀有山水可遊適安所往而不樂天地閒高人逸士放得十餘年閒便爲千古點出無數奇言妙義開拓無限心胸爲天地挽留幾許元氣所恨僕株守荒村不能時聆玉屑一夕當千古耳

與顧邵菴先生書

丁亥

晚香書札卷一

二

根頓首邵菴先生頃因賀正曾一拜清重扁舟過發迫於同行不獲款聽緒言以厭所願徒增悵悵比日春寒伏維尊候動止萬福根受性愚昧與世異馳匿跡窮村橡栗自給理之當然無足怪者顧因循廢學慚負嘯植自顧頭顱不無堙鬱耳此外亦復何恨惟先生不棄時時教之以書俾無聊之中有以自慰幸甚幸甚末緣侍坐萬望爲道自頤以副鄙願不宣

與陳淞英孝廉書

戊子

欽遲有素未面自親溝水雲泥邈然絕跡形留神往悵焉如何僕窮薄寡諧罕事修禊少匪通慧長益贅蒙風

好丹鉛困於作輟不意彥孫耆同昌歎前輩顧吳亦蒙
延攬閣下大雅弘遠游心竹素仲宣公幹翔集文囿承
蓋扶輪輝映一時僕才同窺豹學愧全牛漁釣餘閒不
忘夙習比歲濡毫輒成卷軸思塵左右爲之指迷自獻
懷慚願以異日側聞閣下欲蒼萃羣才甄別風雅遠追
竹垞近婉述巷百尺選樓豈異人任吳顧與張足下斯
在僕前與彥孫頗事拮拾露鈔雪纂匪伊朝夕徒以飢
驅斷手無日慨昔令蓉詩乘書軼而不傳子顓詩纂事
簡而未備踵事增華端在今日邇聞顧丈有事徵求但
投繯贈紵標榜爲多僕昔所收限以既往庶聲華已寂

晚香書札卷一

三

獨存作者之真毀譽都捐乃見斯民之直前侍吳丈頗
契斯語此真褊衷無當大雅又僕舌耕餬口年豐啼飢
賣藥貨畚偶然寄跡天性所耽常思研北倘推烏愛爲
謀一枝咫尺清光時相過從鐙涼酒溫諧笑閒作庶幾
商榷以果斯願僕天性嵇懶不好詣人胡無一日之歡
遽有由衷之請徒以文字因緣友朋契誼磁箴珀芥古
也有之傾蓋定交奚必古昔故斯削牘一抒鄙衷伏維
留意不宣

答吳銀帆先生書

自盡室入村漸與世忘所往來於中心者惟先生與邵

菴丈落落數君子而已自念菲材薄植本無志節徒以
性之所嗜與世異趣屢遭擠排幾陷世網邇年震悸之
餘收召魂魄鍵戶課兒暇輒搜邑中人詩錄爲崑山詩
徵三十餘卷凡得五百餘人俟排纂稍定當求椽筆爲
一發揮諒亦先生所樂爲也集中凡例大抵以人存詩
微示流別於甲乙閒孤臣志士之作或有關勸懲者皆
廣爲收錄其餘流連光景之詞都置之外集昉自勝朝
迄於旣往所謂發潛德之幽光據懷古之蓄念與一時
通聲氣聯縞紵者固自不同世徒見根踣踣涼涼餓死
是憂而露鈔雪纂若甚勤者則相與目笑而詆訕之古

晚香書札卷一

四

人所云親見揚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根
雖不足以當此語其感慨豈不然耶根奚足道先生高
文大冊必傳無疑而一時蚍蜉撼樹者流猶有吹毛之
論悠悠流俗何足深怪惟望先生早早勒成大集傳之
其人俾後生小子得睹文章之指歸風雅之流別於以
箴其膏肓發其聾瞶使之廢然而返瞿然而寤也在昔
子雲著作有待於侯芭昌黎詩文結集於李漢根雖非
其人而竊有斯志先生豈無意乎根生平雖好談詩其
實於風雅一途茫無所見近又託迹於醫不敢自菲薄
欲稍窺靈蘭之奧輒有論著棄詩不作者久矣乃蒙椒

翁先生辱獎鄙製錫以贈言欲引之門下雖弘獎後進之道宜爾終恐布衣下賤不足以辱高賢之青睞也見時祈爲代致鄙忱并謝不敢輒見之意所乞拙稿弁言實以並時諸公更無一人知根之深如夫子者故渴欲得一言以自慰藉亦因以少見平生之素哲嗣果生仁兄所贈畫扇以山人張譚見期先生賜書又稱謂謙挹俱不敢當聞果兄重作一扇如未果作希爲作一橫幘寫根村居水竹寥歷之況求知已題詠以爲清玩庶可傳久此非敢請以門下父子嗜痴之愛故敢爾爾入夏毒熱逾常萬萬爲道自愛草草執筆未罄百一入侍有

晚香書札卷一

五

日不宣

報吳止狷先生書

小兒踵謁深承教誨謝拙稿荷正法眼點定膏肓真有起色內岫微輓詩三章子延題畫一首皆應酬牽率之作且持論不無欠平今已削去之矣根與岫微生平從未往還所有云云皆據友人口述者不無過情之譽若存之集中以疑誤來者誠哉不可也至於子延其詩畫頗名噪一時但純是虛憍之氣曾於王履齋齋頭菊譙一敘竟席未交一談卽子延意中何嘗有根在耶所作圖歌爾時趁手塗抹思與石耘輩爭先鬪捷故爛漫

無稽至此門下所論並非與兩人意存軒輊兩人實欲根持論平允爲傳後之計其待根爲過厚矣主臣主臣椒翁先生所惠贈言推挹過當非小生所敢承然足徵前輩弘獎後學之懷自當勵志食貧以報知已未敢通書輒圖樞侍草草走筆未罄鄙懷不宣

與邵菴丈書

有正味齋續集今先奉上餘書尙欲留覽俟閱畢續送至也近人書非不佳然使人一覽而盡古人雖未有文名者其集中必有一段不可磨滅之處特瑕瑜不相掩或氣骨不甚開張或少涵蓄一往無餘所以不名大家

晚香書札卷一

六

耳然其真處固不可掩也今人所作非纖側其體則艱深其詞乍視之若可喜細按之乃無一物杜陵所謂下筆如有神司空表聖所云味外味者真乃不可多得也尊架上定多閎深肅括之作或詩或文尙望發一二種以贖老饕卽希檢付爲荷餘不宣

與止狷丈札

西窗翦燭遂如夢中追溯緒言形留神往酒閒談及黃丹巖文集及梅華草堂文集迫欲一覽希爲檢付以慰渴衷所懇拙製弁言前論已有次第未知能脫稿否又丈之向來所製詩文極多不揣冒昧欲乞一覽并令小

兒錄一副本鈔胥校訂弟子之職幸鑒其誠勿堅拒也
餘不宣

與陶若水同學書

同里同學與君最親兒時嬉戲如在目前憶弟十八九
時遭家君之變將母流離當時西華葛帳飢倒囊空平
時故交無一至者獨仁兄裹米相送依依可憐及癸未
大無弟又抱鵲原之痛家門訐潰獨仁兄爲弟搯拄剖
白多方慰藉恩逾骨肉何時可忘弟迂愚戇拙與世齟
齬而幸仁兄不棄絕我又戀戀愛我此誠感恩知己合
爲一人也弟自辛巳寄迹南村乙酉冬又遷居梅心託

晚香書札卷一

七

一廬以蔽風雨藉醫藥以餬數口而時命不辰期功不
斷中閒情事何所不有極欲把手以罄宿衷而每過舊
廬追念先人胸中輒生慘悼荆庭多難親故蕭條一至
故里爲之數日作惡以故相知如仁兄亦復趨候濶疏
非敢自外職此故也猶記前年判袂之時兄臨分諄屬
以弟若到城當下榻高齋兄爲東道主人此言猶在於
耳弟實以摒擋衣飯無一刻之暇不獲一踐宿諾與仁
兄連牀細語追敘少年光景常爲恨恨苟非仁兄相知
之厚得無詫弟爲不情乎齋亭姜君與兄夙厚弟每相
晤輒問仁兄起居及今春小兒授室城中人來述仁兄

念弟之殷並辱厚賜感泐之私匪伊朝夕而弟窮愁既
極疏嬾隨之經年不來城市遂不能泥首台階叩謝百
一仁兄聿新堂構弟又不能效張老之祝抱歉何似伏
計仁兄榮問休暢盛業日新賢郎駸駸向上雲程發軔
指日可期獨弟偃蹇窮廬終老農圃追想當年不勝菸
菑耳水國早寒伏維加餐自愛不宣

與王椒翁書

根材識弁鄙而志不肯苟阿於世以故匿迹農畝之中
當世所謂名卿大人者無由望見顏色而亦不敢有意
於求聞不意前者以詩文小技聞於左右荷門下拂拭

晚香書札卷一

八

教誨辱以贈言稱獎過當愧甚門下道德尊重巍
然鄉邦之望當世名卿大夫得其一言足以爲光寵而
猥自抑損加禮於草茅之中振拔於孤寒之末卽日簡
富門下望見烏履何足以稱謝盛德之萬一然伏思門
下以鴻才碩望奔走一世之士豈猶有不足之歎而有
取於根歟得非如韓子之與呂翳山人有嘉其樸茂之
美意而欲講去其非以趨於是耶用是愈不敢率然叩
門以蹈於靡靡者之所爲非敢一日而忘拜賜也根少
賤無能其於靈蘭之奧曾未窺其藩籬特以一無所長
聊以藉手而門下諄諄督誨有曲爲裁成之意故敢以

讀書所記獻諸左右正欲門下指示其非以成其是耳又輒拜教之辱慙慙傳諭如親子弟何以克承伏以門下清修直諒之節好賢下士之懷施於鄉國而孚於士林銳於學問而不倦於耄期當今上自朝著下至巖野醜儒碩士林立棋布必將掄敷盛美布之冊書追配古人傳諸後代固非末學小生淺聞眇見所能稱說而增益毛髮也根年已四十氣血日衰而飢寒人事交迫其中卽欲鞭策慮無所施然嘗竊讀古人之書欲彷彿其一言一行以自樂於環堵之中而不挫於貧賤之境卽不足以仰希盛德之萬一庶幾不爲大賢所唾棄非以

晚香書札卷一

九

爲能而竊有志也懷區區之忱輒介銀帆先生而致之左右亦以門下欲見之殷庶幾以是而知其人也言詞愚戇不知所裁水國早寒萬惟爲道自重入侍有日不宣

答邵菴丈書

日者根輒恃顧遇之厚敢以鄙忱上瀆台聽以六世祖忠孝之節晦晦不著惟執事道高德重足以徵信來者又懼以耄期大年過費精力故略具事狀蕪陋之詞望加繩削使可上牘乃蒙撫抑曲垂采取重損精神莊書成卷使先祖久抑之忠一旦披露子孫珍襲垂爲世

寶泥首九地豈足云謝根頓首頓首所寄示文集數種皆經國大業與腐儒空疏無用者迥殊惜根廢棄之人有辜來教耳王陽明鳳洲二集係選本今并槐野鹿門南溟諸種及黃梨洲明夷待訪錄一卷送往奉覽鄭架檢有佳集望不吝寄讀拙著詩文極醜惡承諭欲爲元宴此不敢當然鄙陋小文猶望知我者一被濯也何時脫稿以慰懸懸前年曾見大集未及細讀亦望寄示當勉撰數言附名末簡以垂不朽諒不拒也卽日踵叩函丈先此狀白餘不宣

與銀帆先生書

晚香書札卷一

十

自違大教歲已云除係戀之私非筆能罄新正稍閒望爲六世祖子晉府君製一像贊俟脫稿後當送牋紙求椽筆也近有腰疾不能趨候如見椒翁丈乞轉致想念之意窗禽滴醋二物乞晒存入侍有日不宣

與邵菴丈書

己丑

二月中以視診屢至城皆卽日旋返遂末由一叩高齋跂仰之私積於夢寐提學按臨欲陪杖屨訪一二前人文集又爲俗事敗興僅遣小兒購來蘇集一種閒中因將方喻二說較其離合俟閱竟當送覽也談閒索及張長沙原序今錄一通奉覽李杲堂文鈔曾收覽否近日

曾得一二好書否幸不吝見示也吳江張春水兄晚曾見其張蒔塘大令輓詩亟爲歎服聞下榻高齋乃無緣一面友朋合并固自有時數耶根碌碌庸庸學問之途無絲毫長進以故久棄筆硯又年來讀古人之書稍知其深淺離合故愈不敢妄作門下何以教督之耶春和萬萬爲道自頤入侍有日不宣

答李穆卿孝廉書

根頓首穆卿先生閣下前侍坐易畫軒中蒙訊虞道園集崑山有刻本聞藏薦嚴寺中何以未見流傳根一時未有以對也歸家檢諸篋衍乃知虞集舊藏淮雲寺中

晚香書札卷一

十二

非薦嚴寺也景泰中崑山令襄陽鄭侯達得之淮雲以原紙黏板刻之蓋幹克莊建本前有歐陽圭齋序非劉誠意所刻大字原本也各卷後有附刻數葉亦是鄭令所增鄭酷好虞文收拾真迹甚多今鄭平橋集中送侯子完回籍詩有道園稿本君家刻之句可證侯字叔通號尊生在官與龔安節沈誠學諸老往還蓋亦賢而文者天順二年閏月卒官板爲其子橐歸襄陽蓋久不在江南也外道園遺稿板爲吳江虞堪之孫湜典在陸寺道家事在天順間江南未有另刻者湜未知有後否乎下詢芻蕘輒錄奉覆希照不盡根再拜

與銀翁丈書

前小兒自城回承手簡篆幅之賜開緘展讀所謂古杖倚物力敵萬夫者猶可想見再拜祇受將以傳示子孫豈徒爲齋壁之華已耶明聖湖光根亦思一覽欲結伴同行而境與人每不相值來春倘有行貲當偕仗履徧覽湖山一洗塵塏面目吾輩有髮頭陀杖頭之供諒不甚費也特未知天意何如耳承撰亭林先生年譜此乃有關係之作斷手後求借錄一卷爲幸來便面一幅係舍弟懋嘉所託伊久欽盛德故不欲求之他人而必欲得手筆以爲榮寵鄭重再四屬爲轉懇幸勿拒爲荷入

晚香書札卷一

十三

侍有日餘不宣

復陳梅村札

癸巳

閉戶江村久與世絕獨仁丈殷殷不棄惠以好音兼示佳什奉讀之下太息彌襟仁丈安貧樂道有古賢之風而且虛懷若谷不嫌卑鄙許以同方感何如也根今年多病正二月閒伏枕者兼旬病餘無事惟以書卷自娛入郭之日甚少正如醯雞之處瓮天不復知有宇宙之大矣然藉以遠謝塵氛頗用自喜獨恨相知如仁丈亦復趨候澗疏爲悵仄耳別來知植菊課徒有自得之趣羨甚羨甚根居常喜誦孟子窮不失義故士得已之語

以爲士何所有所有惟此身耳倘一失義連此身都非其有豈不大哀今仁丈來詩所云心寬晝永非所謂得己者耶日貯壺中粟藏世界與衡門泌水遙相倡和何遽今人不如古也當今世道江河惟以富貴榮華相競逐殆不復知有餘事矣然東鄰殺牛何如西鄰之禴祭此意知道眼早覷破也尊什率步元韻錄呈博粲秋涼當來作竟日談仁丈倘能過我布被脫粟亦可留賓世外之交當不以形骸計也恩恩率復不一

與張若木札

根聞之前人曰士大夫不可有憂民之語不可無憂民

晚香書札卷一

七

之心私嘗以爲確論然當今之世以根見聞寡陋求其有憂民之語者蓋少其有憂民之心者抑又少矣伏見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東南之利無過圍田圍田所賴莫如水利宋郊夏父子嘗著論數十萬言朝論議欲行之竟亦不果迄今又數百年矣土日以滿水日以湮而田賦日以益重根身居農畝目擊其事蓋未嘗不殷然有意於其開也然而事體重大非特無其學問并無其事權但爲之蒿目已耳前年邑侯德公曾有圩岸之舉惜吏民奉行故事未能實心辦理但官塘一帶稍爲增築耳然而某某兩年之水北鄉低田賴以不沒根每遇

里黨有氣力者必諄諄言及此事欲其踵行而莫有應也蓋其所見者不在此故耳今仁丈讀書學道之餘慨然有志於斯事搜羅往籍講切詳明眞所謂憂民之心不易得之於今日者也而仁丈又能料其物窮則變而欲同儕後輩卓然爲有用之學此其識見期待爲何如惜乎根之愚昧而不能學也昔顧亭林先生論儒者必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往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如仁丈此心可以當之矣顧根竊有說焉又有願焉謂晚近風俗趨弊事功淺陋欲如書所云濬九川距海濬吹淪距川老子所云民咸安其居樂其業雞犬相聞

晚香書札卷一

古

至老死不相往來俟河之清人壽幾何然而規恢遠圖吾人不可無此心而不試其端亦救時者之所樂得也方今縣邑之政令如東湮錢穀如救火迫亡民窮財盡莫可爲計一遇水旱不轉於溝壑卽豺虎蔽人吾知其不免矣而當軸者方媮爲一切莫以爲慮今歲梅雨適中秋間倘不亢旱可幸有年然比屋之民猶且稱貸以食炭炭乎朝不謀夕況年荒亦何可恃也根之至願欲約同志於今歲秋成之後公籲邑侯踵前令之績爲挑築之舉業食佃力計圩興功不必假手吏胥庶乎有成爲十年之備此目睫之至計而仁丈所喜聞者也奈居

下位不能爲順風之呼朋儕中惟仁丈有此心惟瀛芝二丈胸有經濟可以行此事仁丈倘相晤爲道此意如謂可行祈力行之此爲德於桑梓者甚大而亦儒者分內事也以仁丈殷殷有濟世之心故冒昧言之勿以出位叱之幸甚幸甚

與周用霖札

日前奉訪未罄所言尊兄以少年時無明師益友故學問無所成爲言此則尊兄之謙詞非實事也然弟以爲人之患莫大於自足一念之欲然卽學問之進步田夫野老身有至行卽是異人俚言俗諺有當切磋卽爲至

晚香書札卷一

五

言何患無明師益友乎邇來士子氣習大都流於驕矜下焉者以富貴凌人上焉者以學問凌人雖所挾不同然其爲病痛則一若學者能先主以忠信日檢點於語言動止之際讀書擇其有益身心身體力行之行得一寸卽是進得一寸事父母則如仲由之菽水盡歡待兄弟則如姜肱之布被足樂俯仰不愧何快如之正不必以博聞爲尙況富貴乎穿衣喫飯日用所必需亦人生所最苦然亦有道以得之善哉古人論農有云是穠是蓂雖有飢饉必有豐年此數言頗有意味吾輩旣處館訓蒙則盡誠以待主人盡心以訓子弟不可以其愚魯

而先有鄙夷不屑之心卽此亦求食中之學問也凡事如是積此誠意行去自有回天之事當此時世除閉戶讀書檢飭身心並無可爲之事尊兄性靜情逸又得於庭訓者深卓然懿美之器也根與尊甫丈有忘年之契故不敢以世俗相與之說爲應酬伏冀尊兄不以人廢言深思鄙語

復張若木書

遞中屢損書知道候勝常且嗜學靡倦晨夕披省雖應牽之五行俱下邪邵之一覽無遺無以過也欣羨欣羨承詢橫雲山人史稿何以不置二臣傳及忠臣已有列

晚香書札卷一

六

傳外何以復有忠義花雲等傳且開卷無累朝本紀之故弟學愧老泉何由窺見然承尊丈謙光下問不敢不竭其愚惟足下裁之根聞之劉知幾論作史者須具三長是已然又須論其世蓋儒生自撰之史易史官編纂之史難何者撰錄於家則筆削在我無有遲徊顧避之事若司馬溫公之書唐朝之事則太宗見形而不顧陳經書陳橋之禪則寔擊其案而不懼此以子奪在我故得伸其直筆也若夫史館論撰則宰相監修鉅僚總裁類有遲徊顧避之嫌故前人論宰相監修國史則史臣失職良有以也又修隔朝之史易修勝國之史難隔朝

之史歲月已遙人代屢易於本朝無回互之嫌如歐陽公之於唐書是也若五代史則近接本朝而韓通之不爲置傳已爲劉貢父所譏矣豈非修勝國之史難於隔朝之驗乎我朝開明史館設鴻博之科招徠天下之賢俊以充其選甚盛典也然當其時明代黨人之子弟猶在朝端門戶之風尙未盡泯一時通人如顧亭林王山史之流又以舊朝遺老或拒不受薦或薦而不至其中膺選者如潘稼軒朱竹垞諸君皆卓有識見然稼軒之辨革朝事也謂史彬非從亡之臣嚴震無吞金之事幾爲鄉人側目竹垞欲不置道學之傳而并於儒林賢如

晚香書札卷一

七

魏敏果亦爲之不悅矣龐霽公欲備列隆武紹武永曆三行朝於弘光之後仿宋末帝昞之例則調官工部矣又靖谿書案之禍僅以一言嬰宰相之怒而大獄紛起且盡禁天下之書矣當此而欲排眾議犯眾怒立二臣三臣之傳如五代史雜臣傳之例其孰肯爲之又況洪九一龔芝麓王覺斯諸公當時功名甚偉或隆佐運之勲或負人倫之望朝廷方爲之贈諡賜祠何敢訾議其臣節也故史局諸公每以敢諫兩朝之事難書往往諉於崇禎之無實錄而不肯爲其以此也其分撰之文不忍廢棄多列其稿於文集中如汪堯峰集明史稿亦類

是夫既謂之稿自不能盡一詳備如成史矣逮我高宗純皇帝聖度如天大公至正欽定明史一書俱稟自宸裁凡與本朝交涉事蹟莫不詳確備載毫無忌諱上自遼東死事下及福唐桂諸臣阻兵拒命者一一備載復命儒臣增修輯覽於福唐桂三王事蹟銓次釐訂褒誅筆削一斷宸衷而後二臣之傳從此定矣蓋事閱三朝人更數手必得聖天子出而後彰瘝以明也根嘗伏讀乾隆四十年十一月欽奉上諭崇獎明代諸忠有云錢謙益自詡清流視顏降附及金堡屈大均輩倖生畏死詭託緇流實屬喪心無恥云云而後在朝之臣始敢昌

晚香書札卷一

八

言若輩之與節則以恩怨胥泯而流品始定故也橫雲山人稿之無二臣傳也其以此夫至明代忠臣既有傳矣而復有忠義花雲等傳則以明太祖於鄱陽之戰命置忠臣廟於康郎山以祀死事之臣後又建廟於雞鳴山下初亦名忠臣後更功臣廟祀徐達等二十二人其起兵之時招延二十四人除徐達等已入功臣廟外花雲陳德顧時之流不在廟食之數故另列爲忠義傳也至於本紀之作昉於馬遷而惟班氏爲得體裁當明史館初開有欲請累朝實錄寶訓備載本紀而議者不一迄今明史本紀之文大抵如春秋經之例而一代王言

不見於正史可爲深惜議者或以詔令之文多有四六之體不可入於史此所謂因其細而失其大也橫雲山人稿之無本紀雖以君上之事非臣子所宜擅書豈亦因其未盡賸寶訓實錄而不肯苟作歟弟家貧無書學問舛陋率略臆見未知然否惟教正爲幸餘不具不宣

查刻本橫雲山人明史稿第一至十九卷即本紀豈張君所見本與此異耶抑本無本紀而後人增補也俟考德森識

與應穉泉秀才書

根白昨至尊齋見案頭有張百川四書辨疑一書乃根與友人少年時鈔錄者其閒脫譌容所不免經同學也

晚香書札卷一

九

山前輩細爲刊正甚善然昨偶繙閱至禹吾無閒然章黻字條下也山批云非此黻字當作鞞因引禮玉藻一命緼鞞幽衡三句以證之其意似欲并改條端黻字爲鞞而以黻與鞞爲若不相通也者恐不然也古人字多段錯鞞爲蔽膝黻爲絺繡二義似別蓋鞞說文本作市又作芾篆文从韋戈聲卽禮記所謂鞞也黻說文黑與青相次爾雅釋言黼黻彰也郭注黻文如兩已相背疏謂以青黑綫刺繡爲兩已字相背形考工記亦云然說者謂其文如𠄎𠄎古弗字故鞞字或作褊周禮司服注黻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合離之意去取之理疏謂黼

黻繡於常在命服九章之數此黻鞞二字義各有別是也然左傳桓二年袞冕黻珽杜預注黻蔽膝也論語此章而致美乎黻冕包咸注蔽膝也字皆从芾則古者字多段管不可執一也緣上古佃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世聖人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名之爲鞞以衣常旣畢後繫之耳士服爵弁以韎韐配之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祭服謂之黻冕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其色君朱大夫素士爵章也易鞞爲黻者尊祭服殊其名耳至方俗之名蓋不一考之方言釋名博

晚香書札卷一

十

雅諸書江淮之閒謂之褱或謂之絛關西東謂之蔽膝魏宋南楚謂之大巾齊魯之郊謂之褱襦西南蜀漢謂之曲領或謂之褱鞞又謂之褱焉陳楚則謂之衿其字或作紱或作褊或又作褊蓋字多段錯名隨俗異非一故也今論語此條經文字旣从芾辨疑於此當云黻本作鞞說文作市又作芾篆文从韋戈聲又名鞞蔽膝也古人與黻通用左傳所云袞冕黻珽是也如此義乃周備若條端題字自當从經文作黻豈可因漢記玉藻之文而擅改聖經乎也山之批恐未確當故敢質之高明幸裁教之

復顧寅卿秀才札 名本敬

根草野迂儒農圃爲伍何敢與知當世之務日前水利之說實以目擊時艱不覺肆口出之豈謂遂達左右也兩奉惠書皆在病中伏枕讀之撫牀三歎嗟乎仁丈所陳固仁者之盛心排時之切箸而根妄以爲當世之要務莫先於返樸還醇欲民之返樸還醇則莫如人人先盡其在我而其大要則歸在正人心而已方今弊病百出如亂絲棼緒莫可卒理求其致此之由皆一念人欲之私中於膏肓遂舉古人所云大法小廉又云士尙志又云工用高曾之規矩農服先疇之訓畝者一旦變化

晚香書札卷一

三

已盡無如何也始焉因於人心之不正而卒焉家國受其敝此亦何可深談耶有識者必爲之浩歎者矣吾人欲挽當世之風俗宜先從自盡始貧士有何功業然幼也循子弟之職長也修父兄之教閉戶讀書堅守廉退以爲坊表平日見富者勸其寬仁見貧者勗其勤儉多方引導苦心熱腸此亦吾輩分內事也孟子所云尙志者不過如此愧根能言之而不能行也世果能人人自盡則風俗之興未必不由於此若欲戶說以眇論恐卽諸佛世尊說經八萬四千亦不能救此五濁惡世矣足下以爲何如所示佃戶給米說爲策甚良敷陳甚備根

已令小兒鈔錄多紙廣爲傳播倘有一二人能行其說豈不甚善誠恐說而不繹有孤盛意耳忝同桑梓尙未識荆何圖向晚得此同志根前與銀帆三丈投分最深嘗談及風俗之媿欲與同志數人仿呂氏鄉約躬行節儉善者嘉與之不善者砥礪之有無相通患難相排一切婚姻交際卽於此數人中是求庶可謝世俗華靡之習行之久久必有慕而效之者銀翁深歎賞其言惜乎今尙未能行也欲行此舉必須將名譽標榜不置於心然後可然非有老成直諒之友亦莫爲之表率也欲談者正多筆不能盡何時得把手一罄此衷書來承謬譽

晚香書札卷一

三

甚不敢當仁丈今歲授館何許有製作肯垂示否恩恩奉復并候近祺不一

復倪磊巖札 名葛賢

世風不古爲朋友者聲譽標榜酒食遊戲徵逐而已弟素性迂愚自分非趨時人物以故獨抱遺經塊然無徒前輩幸與接席者如椒翁銀翁邵翁諸先生落落不數人今風流頓盡惟邵菴丈僅存如魯靈光耳然老病重聽遠館巴湖不能時相會晤正苦無如水之交以足下蕭然市隱抗心希古喜讀書喜與士君子遊又家庭之閒恂恂孝友此正弟所願從者而惟恐其不吾與也忽

枉來札盛有稱譽以吾家稼堂相況此何敢當亦非所
望至不爲良相願爲良醫之語弟所服膺然良之一字
談何容易也足下又云自傷貧病不能遂讀書之願弟
以爲惟貧與病乃可讀書若身享富貴而加以血氣方
剛則好貨好色之念紛然雜至何暇讀書卽讀亦不能
深入也貧病二字世之所苦我之所甘何也緣弟一生
早年孤苦未老先衰耕硯所入僅供饘粥然因貧之一
字攻苦食淡免了無千罪過因病之一字息交絕遊討
了無數便宜稍知安分守己讀書算過俱從兩字中來
若依來札弟當爲叔向之賀也世風不古若吾輩自可

晚香書札卷一

三

古若窮達自有定命兒孫有兒孫之福一日未死則一
日做我應做之事詩所謂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
章道豈在高遠也如喫一飯時當知稼穡之艱難思父
祖之留遺念窮黎之凍餒則貪饕之念自然不生而疏
水足以自樂詠不忤不求之詩則衣敝緼袍何慚與衣
狐貉者立與人言語對富厚者勸其寬仁貧窮者勗其
勤儉卽處一草一木一蟲一蟻各自有一種道理人自
不體切耳卽此便是爲學存此心而讀書而處世頭頭
是道矣語不云乎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是亦爲政奚其
爲爲政也足下今之古人弟故敢以迂腐之談相與知

足下讀之必爲之首肯也渴欲一面恨相隔一水弟又
性嬾不耐步履以此不能與足下數數相見然神交有
道亦無庸以形迹論矣天下耐喫者菜根耐著者布素
耐讀者四子六經聖賢之書耐久者道德性命之交能
擇此數者一生受用不盡冷淡中極有意味富貴聲華
畢竟有盡特患道眼不能早覩破耳先正陶仁節有言
人不能於喜怒哀樂未發時探討一過卽揭地掀天事
業如大海發一漚耳弟向讀此言如水澆背足下學道
人病中試參及之則大行不加窮居不損定有以自樂
也尊體邇日何如惟珍攝自愛餘不盡不宣

晚香書札卷一

三

與張若木秀才札

借示水經注循覽數四美不勝收自來誌地理者大都
詳於近事而古事爲略此書采漢魏以來兼多考據所
以可貴也昔范氏撰後漢書自謂體大思精此書可以
當之非足迹半天下胸羅萬卷書者不能成此書也根
少時曾見天都黃氏刊本舛訛至不可句今此本經館
中校定經注煥若神明然尋其訛字尙復時有以此見
校書之難而古本之爲可貴矣根性好讀書天分極薄
中年以後氣血漸衰展卷再四輒便遺忘誠有如柳州
所云者第掩戶江村塊然無伍不得不借此送日耳所

恨家貧無書友朋中能以書借人者甚少仁丈獨不以爲拒雖古人之誼何以加之感佩感佩明永樂時撰大典一書羅古今書籍割散分裂係於韻下頗失體裁且聞當日書成之後所有之書概付一炬其意欲掩古人之長我朝四庫之書大半於此書掇拾可謂難矣然非高廟朝化日舒長物力盈阜曷克成之聞書庫之役肇端於朱竹君翰學而館中若紀曉嵐諸公皆胸羅浩瀚故能仰副聖天子隆文之盛心且俾古人遺書賴以不墜豈非千古盛事哉聞書成之後命各省分刊以行江浙尙在近省然書之經見者已少根案頭但有蘇省所

晚香書札卷一

三

刊六七種耳乃鄴架兼有浙省所刊之種其中必多佳書爲世所未見者閣下十行俱下包羅鉅細以根儉腹校之能無愧死然未始非家無藏書有以限之也倘蒙再發數函廣所未見不勝仰企第不敢請耳承寄示佳什兼荷注存秋閒小有感觸臥牀旬餘便已平復矣病後但擁書自娛吟詠都廢以此尊製尙未能奉和天台之夢事非偶然仁丈處朱門紫闥而蕭然有山林之氣非此中再來人乎小史阿金聞喜繪染顏士之奴康成之婢諒爲名士固當如此當索一紙以詫友朋也今歲鄰封多無年吾邑雖稍有收而井里蕭然迥非往年光

景令長但事鞭敲民風日趨澆薄腐儒過慮常爲蒿目耳閣下諒同此慨也天寒懶出相見當在梅花時此日天公正少黃綿襖子蘊縮斗室中如寒號蟲得過且過輸君擁鑪清詠耳一笑不具

與徐春亭秀才札

甲午

邇日村中人方種秧版扉晝掩如住深山科頭把卷頗有以自樂想閣下吟榻風清高懷茂對當更出羲皇上也承借示令從祖石帆軒集細細讀之覺意象空明天機濬發正如新桐乍引淡月流空別具一種境界弟已鈔數十首朝吟夕諷原書特封題奉還鄴架乞珍收爲

晚香書札卷一

三

荷梅遜先生懷舊詩謹祇領謝謝君家自來多才海內共推惜家集流傳者甚少卽同縣之近猶恨不能盡讀若得從勝朝以來如刑部太僕諸公下逮尊甫老先生撫其佳什裒爲一集流傳藝苑乃大勝事足下亦有意乎幸與令兄先生商之尊甫丈玉輝編弟前未卒讀若得慨示其全則幸幸也趙盾可畏相見當在秋涼時矣諸維葆攝不盡欲言

與吳縣張澹娛秀才札

故餘姚知縣蔣璠先生長君名光熊

澹娛仁兄足下無恙憶前年在翠碧山房得挹清暉便知足下抗心希古非復今時之人荷蒙不棄賜以教益

并詢及鄉先輩周同谷先生著作臨分復以令先君行狀屬題仁孝之念溢於言表顧根何人得勝斯任堅辭不獲回村之後敬草跋尾一通用識敬慕之私脫稿後即欲奉呈而掩戶江村不獲與足下相晤然憶念之私實愴愴於懷抱也痛哉兩年以來山頽木壞偃偃乎失所依歸每憶先師教誨飲食之恩時時撫躬嗚咽然尚望嗣君克承厥緒衍先師之澤於無窮而今已矣夫復何言芝香身歿之時根以伏枕江村不及與之永訣追既歿之後嗣續重事又非外人所宜與聞獨爲之頻首浩歎而已惟是先師生前名聞四方而特以行遠而垂

晚香書札卷一

毛

世者莫若詩文乃鼠蝕塵埋廩廩乎有莫爲之後之懼斯則根與仁兄及若翁三數人深爲痛心者也先師存日根亦曾微諷及之未果編錄及夢奠之後根即致書芝香搜索遺製稿凡十冊粵遊另作一卷浙遊稿已失去先是榮先輩山屏已錄七卷根補錄戊子以後爲十卷甫及斷手芝香即索以去自後請之莫可得矣今根處惟存選詩一卷乃根於編錄時撮取菁華留之家塾者初意百才取一未愜於懷而今爲吉光之羽矣先生之詩或藉是以傳未可知也殘年風雪中若翁以短札見寄道及足下留意師門并郡中石山長先生及允榕

老諸公皆殷殷垂訪故特錄前卷託若翁奉寄足下幸轉呈之山長諸公求爲作序以行并謀之同門之有心者釀金刊行則先師地下所有望於仁兄者也行狀一通乃根所僭述詞雖不文然先師一生行事略具於此故錄附集後幸大筆爲之刪潤幸甚根所撰令先君行狀跋尾尙存橐中今錄一通奉去文何足道欲令足下知弟非無心人也荒村匿跡出門爲難何時把晤再聲欲言仰睇暮雲臨楮神禱

與郡中張仁叔書

蔣壩先生
令孫

晚香書札卷一

天

聞殊深慚慙前年於先師椒翁座上幸挹令伯澹翁清芬揖別以來常切停雲之想無如性畏出門且懶筆札以此歲月雖積未曾一通音訊舊冬若翁傳語爲令伯轉索椒翁遺稿弟曾鈔一卷并附候函託若翁致之令伯未知曾收入否鱗希鴻沓常切懸懸茲者辱損瑤華猥蒙過譽奉箋肅讀恍挹芝眉所諭周君鶴臞詩文適有剗剗之便百年湮沒藉以表揚何快如之今特封題奉上記室所惜松廬一集稍已殘闕詩稿亦前後倒置往者同縣銀帆吳丈藏有刻本首尾完備弟與銀翁有忘年之契惜其久歸道山哲嗣遠遊不能借校可慨也

已闕下克承祖武掉鞅詞壇弟雖未識荆苔已訂何時把晤藉慰生平詩文鈔畢希便寄還弟久欽郡先達彭仁簡南畝兩先生著作鄴架倘有副本希示我以未見令伯澹翁前乞叱名道候不另作函澤國早涼萬維珍重恩惠不具

答人書

承詢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之說弟經術素疏何以承大問然此句自來諸儒說各不同謂十日十二辰二十八宿凡五十虛一不用以虛承實者京房也謂太極為北辰太極遞生兩儀日月四時五行十二月二

晚香書札卷一

三

十四氣北辰居位不動其餘四十九運轉而用者馬融也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五行氣通減五太衍又減一故用四十有九者鄭玄朱震也謂艮數三坎數五震數七乾數九兌數二離數十巽數八坤數六其用四十有九法長陽七七之數者崔憬也謂卦各有六爻六八四十八乾坤二用凡五十初爻潛龍勿用故用四十有九者荀爽也謂天地之數五十有五其六以象六畫之數故減而用四十九者董遇也其餘諸儒人各異說惟近世俞石澗焦弱侯之說爲近似蓋通太極之一兩儀之一二四象之一二三八卦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爲

太衍之數五十太極體也故用四十有九也然以余觀之五天數也十地數也大衍之則五十也然十爲成數不可變惟九爲老陽之老則變故揲蓍之策凡五十而揲時則去一而用四十九也其說不過如此正不必多其詞說也

上邑侯言北鄉水災書

爲謹陳北鄉被災情形叩求轉申憲鑒事竊照本縣地方在蘇州一府最居低下而本縣之北三保諸區在合縣尤爲窪瘠實緣地濱湖海西接陽城昆承諸湖東限以太倉岡身之高仰一遇霖雨則常嘉湖三州之水盡

晚香書札卷一

三

滙太湖湖不能容便東灌陽城昆承諸湖而縣之北鄙盡爲澤國矣兼以太倉高仰之區植花豆者雨後盡洩其水水勢不能東流反從西瀉二水合流瀾漫浩瀚雖有吳淞一江可以宣泄奈遠至數百餘里又有海潮上壅形勢迂緩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藥至而病不可爲矣此新陽一縣所以每年被災常屢憲懷之故也今年春閒幸遇皇仁憲德軫念民瘼不忍使小民爲魚鼈特發大帑開濬劉河以助吳淞之不逮東作以來民情踴躍私謂自今伊始歲其有矣自播種耘耔禾苗繁茂幸冀有秋然自七月以來亢旱者兼旬農民晝夜屛救

所費不貲計一畝之田自耕耘糞澆費必二千文有奇大都業田一十畝者約費二十千業田百畝約費二千此等工費在有力者或可勉支其無力者不免借貸全在秋成以後料理官私乃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晝夜狂風驟雨勢若奔濤低窪之鄉并竈俱沈雨過之後田疇一白比因過時無雨堰開盡撤風雨陡至人力難施終歲勤動一朝捐棄民情皇遽莫可爲策蓋緣北鄉之田較之本縣東南高仰者其地低至二三尺不等而又西接湖蕩東受太倉西來之 waters 挾風勢浩若江湖反出塘岸之上上流雨勢一止水卽漸退下流水

晚香書札卷一

三

漲乃在雨止之後蓋別縣所退之水卽本縣北鄉所積之水故所傷比別縣爲多卽比本縣稍高之處亦屬不同此實地勢使然非天災有特異也況常年水災每於梅雨之際此時甫經插蒔易致淹沒然而屢救可施壩堰可阻水勢稍退報淹沒者卽爲遊青報遊青者便立科腳今則非此之謂矣早稻已秀而未實也晚稻含苞而未坼也正如妊娠之婦臨月調攝得所則分娩之時自無災害今正當孳育之候忽遭重疾其何以濟用是已秀者風威震疊欲實者不實矣含苞者化爲臭腐欲坼者不坼矣自不諳播種者觀之非不彌望皆青而滿

疇盈疴僅足供爨薪之用甚者并根葉亦涸爛矣夫苗而不秀與無苗等秀而不實與不秀等理易明也高仰之區旱受其災低瘠之鄉水受其災理易明也甫插蒔而卽淹沒者均之無收尙省窮年竭蹶之費將刈穫而忽淹沒者工本俱喪幾同沈舟破釜之爲此今歲之災形似輕於往年而情實重於往年者又理易明也何以言之蓋往年之災介於屢豐之後今茲之災際於重歉之餘加以蘇郡土風浮薄民鮮蓋藏自道光三年被水以後瘡痍未復元氣日漓雖蒙皇仁憲德惠澤疊施尙不足以補苴罅漏窮郊僻墅十室九空其閒賣田拆屋

晚香書札卷一

三

者不知凡幾拋妻棄子者又不知凡幾特以城市之民足不至郊垌贏餘之輩目不睹藍縷無自而知之耳餓死卽在目前何暇計及國課救荒倘無善策勢必至於流亡在有識者方憂夫意外之多虞在當軸者烏得不爲預防之早計此今茲之災必不可不爲申請而本縣之災又必宜獨坐荒區而不可攤及一縣者也然其中有難言者一者以租賦爲朝廷正供國家經費自有常經奈何一縣之地年報荒而歲請蠲也一者以本縣通計所荒不過十之四五出郭一望萬寶垂成奈之何以災報當委員踏勘何以登答也一者謂通縣矜者或置

不言而何獨北鄉之民嘽嘽多瀆也積是三者雖仁侯之父母神明亦不免爲之躊躇矣請試陳之爲租賦之說者蘇郡爲財賦重地司民牧者每困於催科比年以來二麥不登民力不支雖頻年血比而抗欠依然樂歲如此凶歲可知熟區如此荒區抑又可知凡若此者豈民生蘇郡盡屬奸頑而官至吾吳便絀才智乎實緣剗肉醫瘡左支右絀不免如此耳今若以有關國課之故而欲征糧於彌望荒草之區是重困官民而終無補於國計也其斷宜申請者一也一者以通縣計之謂所荒誠不及十之四五而以被災之區計之則所荒何止十

晚香書札卷一

三

之六七成熟者固獲倉箱之慶淹沒者竟同向隅之悲自不得以通縣而計之也蓋縣之東南西北皆仁侯之赤子也今一隅被災而三隅倖全譬之爲父母者有四子豈得以三子之強壯而遂忘一子之羸病乎其斷宜申請者二也至於訴被災者有大戶之心有更胥之心其或言或不言蓋各有其私而不若某局外之言公且直也蓋大戶多收租之田其田未必皆坐荒區其自種者又甚少倘一昌言被災則礙於索租且彼奸頑之佃田卽無災一經有緩之年割刈以後便稱有災以爲抗租之計此大戶所由伸縮不前之故也往年吏胥每舞

弊有移熟作荒而規其利者故有災之歲吏胥亦樂於辦荒自歷任憲臺及前令嚴行申飭吏胥不許舞弊前此乾沒爲利者無慮生活徒有鈔寫奔走之煩而已故吏胥亦肯懇懇爲之每遇官府查勘但導引舟從於官塘市鎮熱鬧之區所聚集者市井五方之民皆操奇贏權子母無有鳩形鵠面之狀亦且與田土荒熟不甚相關故不肯於官府前陳說長短其真正荒瘠之區吏胥亦不肯引至而真正荒區之民又或因情迫勢蹙苦無申訴一逢官府踏勘亦無一人稍諳事體者細爲敷陳而徒結黨成蟻屯蜂聚官府撫慰之不暇何暇細爲查

晚香書札卷一

三

勘其他保正田甲卽有申報在保正不過以報災一說搪塞官長以爲擲延催辦之策而在田甲則又皆昏愚無識沿襲成例報稱某圩遊青某圩淹沒而已復值委員踏勘按冊覆視並無淹沒徒受笞罵何益於事欲如某之以以上諸說細細敷陳者斷斷乎無一人也恭遇聖明御宇念切民生固以堯舜之心爲心矣督撫藩府諸大憲固皆仰體聖仁以已飢已溺自任矣然風聞因告災諸民不能細爲敷陳被災獨重之故以致憲情疑惑未蒙卽允倘有以如上諸說再三申稟宜無不允之理蓋地方之事督成於監司實始基於州縣州縣之官

果能爲民請命委曲數陳甚者以去位爭之監司大吏亦當鑒其誠而爲之動也仁侯恭膺簡命爲民父母其來亦自田間也方其林居誦讀之餘觀古循吏之彪炳史冊者豈不嘗慨然自奮欲與之媲美哉今一旦居於其位而適逢民生墊隘之秋宜乎食不甘而寢不安矣所以造福於小民而爲國家培元氣者實在此舉某窮居布衣閉戶讀書從無一字干及州縣特以目擊民艱於平素濟時之念怵怵欲動兼以近日不幸爲狂人所噬挂名訟牒庭質之餘且仰見仁臺有惻然哀矜之心故敢踰出位之嫌冒妄言之罪伏冀仁臺俯采芻蕘卽

晚香書札卷一

三

與張若木札

尊製奚童夏金秀之作以師離機三字押韻按古韻四支通五微韻略亦然近人作古詩往往通轉然中卻有辨四支之師係開口呼隸次商之二屬而音與變商之而正商之咨雌私慈等字從來獨用無通轉之例也離字係齊齒呼隸變微屬伊音方與宮音之伊移角音之基欺岐尼等字與五微通轉以五微之機亦齊齒呼屬

角音字母相同故耳今人類以四支通五微而不辨字母殊非是

與張若木札

根性情坦率何知人世有機械事不意自譬虛舟亦嬰世網然反躬自省祇坐踽踽涼涼之故非有所悔恨也惟是邇年以來天時人事蒿目者多愜心者少以此竟日杜門謝絕人事每一發憤萌入山斷髮之想未知仁丈當何以教我也

與張若翁札 乙未

晚香書札卷一

三

新正伏維台候納福無任額賀舊冬承記注勤懇感湧五中弟性喜寥寂自謂掩關荒村可以送老不謂畏途卽在舉足而提挈家累行止爲難承招下榻高齋足徵薄雲高誼第自揣學殖荒落如薙僧髮無一寸長何能爲賢孫攻玉之助以此牢辭斯情銘諸心腎而已今茲姑爲淹留徐圖決起倘兩三年閒得邀福庇卜居仁里晨夕過從以娛暮境天假之緣固所願也專此肅簡具鳴謝悃餘俟面旣不一

與顧邵菴先生書

叩別以來忽忽已逾兩載停雲在望跋涉爲難憶念之私非筆可罄記前春新正曾握衣過訪滿意一聲潤悰

乃值台丈春寒擁衾恐勞尊重不敢躬拜牀下僅與令
似青字仁兄坐談一晌悵仄而返自後曾兩奉書未蒙
批反想爲寄訊人浮沈卽日春回想茵鼎調攝益增矍
鑠曷勝額頌晚暨迹荒村毫無善狀學殖荒落乃無一
字可以塵知我之目已堪一笑昨秋乃爲人誣詆挂名
訟牒世道江湖彌增歎悼所恨家貧累重決起爲艱避
人避世如陶公所云桃花源者亦託之夢想而已以此
窮年閉戶入郭之時甚少今值鴻便謹裁尺一敬問起
居南風有便時賜德音不宣

與周用霖札

晚香書札卷一

三

計別後又一年矣去秋弟偶因感觸杜門謝客遂不獲
與足下數數相見十二月下浣弟齋所借朱子奏疏至
黃泥涇奉訪則仁兄已假館歸里矣比聞今歲仁兄仍
授館圓明此村在宋時最多寓賢如龔如李彪炳志乘
仁兄館課之餘試訪其遺蹟冢墓所在流連憑弔當必
勃然興起者此地下已朽之骨愈於世之行尸走肉多
多也正擬相尋把臂乃小兒自城中來驚聞尊甫丈棄
養之信不覺噉然一慟尊甫丈清修苦節弟最所敬仰
一旦失之何以爲懷仁兄暨賢昆輩天性純孝不審自
罹荼毒痛當奈何辱在紀羣之交分宜趨叩靈幃一伸

知己之慟而役事所羈加以狗馬之疾特草札奉慰伏
冀節哀順變愈以遺體自愛以竟尊甫丈畢生之願是
所切禱小雲來述尊諭欲弟爲尊甫丈撰一小傳此弟
所樂爲第一經涉筆便自泫然容需異日當有以報命
也小詩一紙蓋聞計時率作不足云輓特寫哀慟耳今
錄奉覽代帛一函附呈靈右朱子奏疏并奉返乞檢收
之餘不盡惓惓

與吳韋安札

晚香書札卷一

三

閉戶江村忽枉二妙匏尊相對藉馨離悰欣慰欣慰談
閒述及尊甫丈所著亭林年譜今制軍安化陶公有付
梓之語此誠勝事若果爾非特不沒尊甫丈一番苦心
卽仁兄繼述之念亦可少慰矣忻企忻企所論補注數
條內有聞之友人應遠亭者一并附覽祈采擇爲幸

與友論廟中昭穆書

日前在尊齋承杜希翁垂詢中庸章句羣昭羣穆咸在
而不失其倫句此在字指廟中何所若謂古人廟中以
東向爲尊昭面南穆面北則所云子孫亦以爲序者得
無亦面南面北乎弟一時未有以應也今細繹之古人
廟祭不皆羣昭羣穆咸在惟祫祭之時則太祖正東向
之位而毀廟之主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此序

昭穆之義所由起也於是眾廟尸主及助祭之人同宗父子皆至故羣昭羣穆得以咸在若餘廟之祭惟有當廟尸主及所出之廟子孫來耳而祭統所云不失其倫者注疏亦不能明指其位於何所惟言旅酬之時昭爲一列穆爲一列各自相旅尊者在前卑者在後同班列則長者在前少者在後所謂昭與昭爲次穆與穆爲次也至其在旅酬之前入廟之始以愚推之禮所云三昭三穆者神之昭穆也位從太祖故太祖正東向之位則父面南而爲昭子面北而爲穆鬼神尚右以右爲上羣昭羣穆者子孫之昭穆也位從宗子祭之日君袞冕立

晚香書札卷一

三

於阼則昭穆各以位次於下人道尙左以左爲上意可知也而王賓之在西階異姓之國來助祭者各以爵序於其下各服其先朝之服若書所云虞賓在位詩所云常服黼舄者又可知矣後讀周禮司士凡祭祀之賜爵呼昭穆而進之彼疏云言昭穆明非異姓又云凡言昭穆在助祭之時皆在東階之前南陳按東階卽阼階爾雅釋宮堂途謂之陳考工記匠人云堂涂十有二分鄭注分其督旁之脩以一分爲峻也賈疏云名中央爲督假令兩旁上下尺二寸則取一寸於中央爲峻蓋贊以甒甒中央稍高起也古人廟制堂下至門之徑有二一

在阼階之前一在賓階之前徑中央有脊則羣昭羣穆之位狹陳而列可知司士疏又云假令父行爲昭子行爲穆孫行還爲昭曾孫行還爲穆就昭穆之中皆年長者在上年幼者在下於是恍然自喜前說之不謬因錄請政也弟家無十三經注疏每讀書於此等處最苦意欲購置苦於其值之昂且無其偶前年有一部因歲底囊空不能決意乃爲李古廉孝廉購去今尙懷懷倘有所聞終欲竭蹶圖之也幸爲留意爲荷

與趙省翁札

弟家每有疾病便勞仁兄診治叨在道契從無寸芹之

晚香書札卷一

四

敬昨令岳母因感微疾弟獻一方雖獲微效何敢居功令岳母疊賜厚貺此決不當雖承仁兄諄諭弟不敢從也蓋辭少受多非廉士之節雖令岳母之厚貺出於真誠而弟之堅辭亦無假意無已謹領第一次之賜毋令岳母之心不安可也餘謹奉返幸諒情而婉致之并謝不一

與應遠亭書

日承惠借晏子春秋讀之疑非晏子原書爲後人贋撰者卽篇首劉向錄上之標題文筆亦不類漢京初以臆說耳未敢遽以爲是也後閱他書言崇文總目云晏子

八篇今無其書今書出後人所采掇然則太史公所讀晏子春秋亡矣并劉班所錄載漢書中者亦未必不亡然則向之題詞其亦亡矣柳河東以爲墨者之流爲之信然

與何二我秀才書

根承尊甫丈知愛二十餘年雖踪跡濶疏而心交倍密不虞湮先棄世使後生輩失所模楷已堪痛悼況如根者又有知我之感焉日前叩奠靈筵伏讀尊甫丈自題輓句再三嗟歎猥蒙仁兄不鄙荒陋以傳筆見委聞命震惜深惟知我之私不敢固拒然竊念尊甫丈文章道

晚香書札卷一

望

德卓卓可傳宜求當世知名之士爲之執筆而猥以布衣下賤素無文名如僕者僭妄爲之得無重得罪於當世而轉上累及於尊甫丈乎用是稿具欲棄者久之然念尊甫丈在日於鄙文有嗜痂之癖而尊甫丈之心事亦惟根知之爲深先正鄭禹梅爲陳介眉先生事狀有云先生不余狀而誰狀余不狀先生而狀誰耶故敢終獻之惟仁兄俯爲點定或更商之於知交中之能文者如有未當幸賜裁示

致張澹如書

承賜先師易畫軒詩錄開卷莊誦恍睹音容先師一生

著作非得仁兄爲之表揚不幾沒沒耶敬謝敬謝弟五月中因和耕雲兄到郡之便曾託致候函并附呈先師集外詩一卷迄無回示及讀台札又有寄來家集曾否收到之諭恐彼此音書俱爲寄訊人浮沈矣幸再問之弟匿迹村廬粗遣歲月讀書之暇惟二三素心時切懷思乃仁丈到崑又適相左人事升沈光陰奮迅同深浩歎比聞尊甫老先生大集已經刊行弟恨未一讀前仁丈所云家集者得非是耶何由一見以慰拳拳

與弟春園後札 己亥

僕邇年生計瓠落偶萌出外坐館之想適聞延陵虛席

晚香書札卷一

望

小兒遽作書寄弟然細思之邇來師多館少閒有美席求者紛如其能獲鹿中原者必高材捷足者焉然以僕揆之其中自有天焉僕前年承弟推薦於延陵有成約矣僕不果往者實以舊主人未曾辭謝遽蹈辭少受多之轍於義不可僕之自處實爾主人豈知之乎乃前既失之東隅今復欲收之桑榆非特弟之意以爲不可僕亦深知其不可也即弟意不介帶前事而僕此中壘斷之私何堪爲季孫聞見耶願弟急寢前說弟與延陵固甚相知有賢師有推薦者勿吝齒芬子弟肯讀書大是佳事主人能擇師彌可敬也若僕者才既瓠落性又介

介固宜閉門老矣啜菽飲水足了餘生循分自安祇此而已書不盡意惟亮察是荷

與郡中張澹娛前輩書 辛丑

某頓首不見足下者已十二年矣想鬚鬢蒼然已非舊時弟亦早衰善病自先師棄世相知若木輩都作古人意興彌盡以故足跡不入城市鱗鴻無便音訊闕如今弟有甚不能已於言者輒敢裁書用布左右弟所居新陽北鄉自昭文以南太倉以西凡七十餘圖最爲低窪勢如釜底民生窮苦惟以耕田爲業茅簷薄產絕渺蓋藏自數年以來頻遭水潦下田無收上年雖邀緩征而

晚香書札卷一

望

胥吏侵移民鮮實惠今春積水不退入夏淫雨連旬岸不得修穀不得播雖復竭盡人力究付洪濤兩年疊荒計窮力竭由是老弱捐溝壑壯者咸流亡一二子遺皆鳩形鵠面糠粃不充延至秋冬決難存活而縣官急於催科置之膜外七十餘圖數萬之民不爲具情申稟一二糧者奔懇大府復不蒙溫言撫慰嚴批時候尙早令趕築圩岸補種雜糧不得妄生希冀民情茫昧以爲不准其災必征其賦剝膚至髓萬無生理羣聚憂虞莫知所計弟伏處田閒親睹斯狀位卑言輕無由代懇伏念足下讀書慕古素有萬物一體之心而仁厚如公甫老

先生者又足下之知己近公甫先生捐米四百斛逮於敝邑窮黎均惠故弟致書足下欲轉懇公甫先生求推廣仁術爲吾邑之民敷陳大憲出之水火謂敝邑北鄉實爲常嘉湖三郡之下流一經水積勢若江湖決難人力使之涸復非若北地高仰山水驟發旬日可以盡退者比又圍岸低狹施工極難當此有水無土豈能卒築而江南所植水稻清明浸種芒種分蒔一交小暑已爲過時未插未蒔豈不爲荒民情危迫何知官中定例至於雜糧菜蔬皆旱區旱災方能補植決不能植之水中況今又加以迎秋連日傾澍之雨民居俱在水中國家

晚香書札卷一

望

之正供固甚重而民命亦所當惜皇上至仁如天保民若赤諒不以憂民體國之臣反謂不是此某之所以冒出位之嫌而爲七十餘圖數萬之民百頓以請也夫閭閻疾苦每壅於上聞入有司之耳目已不及十之二三有司卽以入告達九重之鑒聽者慮不及十之一二今吾民幸生斯世得清廉之牧旣阨於水又阨於不能控懇有駢首而就死耳死者生人之所大怖而仁人君子之所惻然動心者也足下家世慈仁尊甫蒔翁老先生爲循吏爲明神士民所敬仰足下仁孝繼述所與遊者皆正直廉潔有痼痼斯民之意故僕敢以此事懇之足

下足下念弟素守狷介出於萬萬不能自己之衷事非爲己不憚委曲爲公甫先生陳之自必能爲敝邑數萬窮民少延殘喘生死肉骨皆出足下之賜又某竊有懇者蘇松浮賦一事事體重大諒難驟請惟攤荒減賦已有明詔若得邀恩將此項極低田畝十載九荒者酌減爲蕩則北鄉之民自此可以少甦而縣官之催科亦易前敝縣紳士李清鳳比部王壽仁孝廉等已經籲請改額在案倘能得有氣力者實力竟此一事則爲德於百姓者愈無窮矣此又某之每飯不忘者也亦祈留意西望停雲不能自致左右臨書無任翹首待命之至

晚香書札卷一

聖

復汪石心先生書

根一介布衣未嘗學問門下謬采輿論謂爲可教率然遠臨已出望外相見之頃復承以身心性命之微鍼砭俗學提倡之下通身汗雨又蒙循循善誘賜以內典諸書歸家篝鐙伏讀一再之後覺儒佛之闕實可貫通雖其顛愚固陋未卽渙然冰釋知其必有合矣此事微妙玄通非淺嘗可以卽竟願從下學以進於上達今日未敢卽以爲是亦斷不敢固守舊聞自居狹隘也願門下不棄更爲教之至殺淫二戒弟今先立不妄殺不特殺不爲我殺三戒見因年歲大無人食糠粃用吾儒凶年

稷食之例徹去魚肉之饌俟鞭迫精進或能便斷葷血今茲猶未能也至於淫戒自二十九歲先妻亡後卽未續娶一鐙孤榻垂三十年卽遊思綺語未能淨盡然筆墨之間於香奩一體本非所好平日著作可復按也今聞高論志念豁然五十老翁垂死之身尙不尋覓身心大事更欲作何事耶惟是寢寐耿耿蒿目時艱者不能割捨實有此身可棄而目前眾生萬不能棄之心雖其貪嗔癡妄可恨可誅者亦只覺得其愚可憫終無厭之惡之之意尙思覺之全之而不能己已也佛法以精進不退轉爲第一義願門下提倡於前而僕追隨於後誓

晚香書札卷一

聖

願度盡眾生然後生天成佛耳承門下因敝邑災荒發大弘願願推廣仁術勿生退轉弟素守先人廉不掌財慈不掌兵之訓但遙爲贊歎而已肅函專謝大教何日再領教益臨楮神馳不宣

復葉涵溪秀才札

此札蟲蝕不全略摘其文

人生幸得爲男子身以有益於天地爲第一義故一念之合乎理卽立德也一事之利乎人卽立功也一言之幾乎道卽立言也最可惜者少時浮沈世故迨其壯也泛濫詞章以夸世取榮大都名利之私念耳卽晚而稍窺經史考訓詁似稍勝乎前此之爲矣然而泰山之豪

釐於聖經究何加損倘其穿鑿附會則又與詞章之習同病而異發耳故香象渡河眾流截斷者莫如修身立命四字弟懷此想亦有年而因循未果無他愚者不能明柔者不能強也今秋承石心汪丈見訪勸以戒欺求慊四字弟覽之如水澆背爲之寢食不安追思數十年來事親敬長待人接物之閒悔憾山積故立願自今伊始專讀儒先之書稍自刻責庶幾免於大過耳非敢云學道也

與人札

凡處骨肉之閒常人亦知友愛惟一朝因兄弟

下闕生字

晚香書札卷一

星

校量曲直是非之心往往素稱友愛而忽同於參商者下闕處未嘗不是已傷天性之恩此亦君子之所不許也蓋曲直是非可施於泛常之人卽處親戚朋友涉於故舊者尙當以恩掩義而況乎同胞共氣之人乎又況所爭者不過銀錢米穀之細而所傷者乃天倫之大乎此其事必過此一時而卽悔者也僕同氣之人不過一弟一妹自二人云亡至今讀詩至雖有他人不如我同父之句必潸然淚下誠以天下雖大朋好雖多然欲求一人而可以當我兄弟者無之也如此一想則悔悟之心油然而生矣錢財可以復營田土可以別求而兄弟之

隙一開遂至家難紛起外侮疊至此不必遠爲引證目前所見比比皆是足下其深思之

與蔣胥江吳彥欽書

壬寅

弟村野鄙人得挹諸君子仁風晤言之下頓長道心幸甚幸甚承指示淨土法門實夙生慶幸自顧不能行者一以理障礙之一以事障礙之也似此園岸一事以佛法論之卽有成就亦屬人天小果然弟生平每發一念期於必行實因三十餘年住居水鄉目擊民生困苦此心忤忤無可告訴今幸獲侍仁人之教又蒙不棄而曲聽之若不亟爲施行不特前此所發之念卽爲自欺而彼無告之民又將誰恃耶諸君子以利濟爲懷斷不爲第一一人然保衛之仁實身親受之矣以此感激日日扶病親行看視但弟章句迂儒於經理事宜本非所長亟望諸君賜之教益俾得早早集事則數十村之窮黎咸戴二天矣細陳之處具在別紙希照不一

與方小湘札

要人感悅怕人怪此私心也不去此如何學道然與人共事亦有甚難者正不可率意而行也卽如濟貧一事本是善舉然僕思之乞鄰而與已非直道吾人旣力不能自施只宜自謹取與之辨守固窮之節蓋匹夫之分

固不能行堯舜猶病之事也以此取訕於人豈非自取
昨接胥江札讀之怛怛心動即欲散之恐事有紛擾累
及居停欲即返之諸君而主人意尙欲留爲後日可用
之地不得已復書胥江既道目前不能即散之故俟可
動手決不有孤盛意若萬萬無可爲毋寧原物奉返別
作善舉若假借之以爲弟所識窮乏者得我之地義之
所不敢出也此數語乃僕心坎上發來非足下孰可告
之僕亦不便告之胥江者也異時石心若來可以此札
示之足下爲攝心計莫如稱病杜門否則僦居近郭稍
遠人寰庶可半日靜坐半日讀書僕俟石心所託料理

晚香書札卷一

吳

之後誓不敢再生一妄念蓋出位之思雖公私有判然
以道眼觀之均爲癡妄耳古人處亂世因樹爲廬如申
屠蟠之流此眞我輩所當師法者也

與朱竹溪書

佛法一事與用世之人頗遠若我輩窮苦老病之人乃
爲最近蓋窮則嗜欲必淡苦則道心易生老則死期將
至病則疾苦纏身此時尙不思戒殺持齋飯心三寶尙
爾憂愁煩悶究爲何事乎豈眞待閻羅老子相喚方始
着急耶生世五六十料不能再有五六十更活蓋
未知果今日死抑明日死也明明五六十中爲日甚

長而既已雲逝煙飛疾如過矢矣其間親戚故舊少者
壯壯者老者死以至富貴升沈不可勝數即吾之一
身齒豁頭童亦非少壯時景象瞑目一想可悟世界虛
空一切兒女因緣元同傀儡苟不於自家身心性命上
做些功果即活到一二百歲終歸於盡如蜉蝣聚散一
般豈不可痛然學佛學儒門徑雖分總不外孝弟忠信
上立跟腳孔子說君子三戒亦與佛家五戒一般若汎
汎念佛而不以慈悲爲念貪嗔癡妄四字不能一刀斬
斷則帶水拖泥終無益也兒孫塊肉耳田園亦身外物
此在有家業者尙須空諸一切況仁丈乎孤行獨宿修

晚香書札卷一

辛

習禪觀正好懺悔夙因收攝外驚庶疾病災祲可以終
免他時回首定生極樂也留意何如

與葉涵溪書

日前承枉訪乃以散賑事鹿鹿未能侍教罪甚歉甚此
番散賑凡一十二屆雖未能委曲盡善然事過之後雲
淨天空毫無繫戀兼之終始無一齟齬不致灰後來爲
善之心乃大欣喜事此最難得於兵荒交際之候者也
又春間所築圍內畝收四五斛想足下聞之亦爲色喜
石翁談閒極欽詞丈潛心向道弟以無似蒙諸君謬知
於靜攝時頗將儒釋之理參考異同吾夫子立言單提

孝弟忠信爲立身根本一則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再則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人一生身體力行求盡此數事不得此數事乃爲人之事自生以來至於一息尙存放此數事不得此卽生之理而所以爲存順沒寧者也若生之理有未盡卽吉祥而逝老死牖下亦謂之未聞道今佛氏單提生死除去一切靜坐觀想以爲徑中之徑是未免以性靈神識作主而反以吾道之有體用者以爲理障其然乎其不然乎弟於爲己之功無一似然於此等處不欲爲苟同未知足下以弟爲然否也佛經弟係羸涉未能深入其奧然如

晚香書札卷一

三

四十二章經佛遺教經乃內典之鼻祖顧反平平後之華嚴等經千偈瀾翻反駕出前經之上而指以爲小乘意登高者必自卑耶抑小者見之爲之小耶大都議論愈高去道愈遠正如儒門後起高談性命其立身決不能及古人吾輩自處斷宜以愚下自居樸實頭地做一步得一步耳石翁於佛所云外被儒風內宗梵行者觀其刊行儒林正論及士戒學髓等書正是着實工夫爲吾人之藥石若得朝夕與居庶乎寡過爾已至弟茹蔬一節實以生來福澤甚薄若妄自費用非特無功享用將來必有苟且求人之事故以爲惜福御貧之助耳若

曰吾欲往生淨土也求福田利益也卽此便是貪癡去佛道遠矣率布臆見幸祈教我

與方小蘋書

日前奉懇爲友人婁東俞漱六代求妙繪千秋逸品圖幅漱六隱居河鼓村爲人風雅耽詩酒與文人往來月前根承令兄小湘以令先君遺像命根題詠冊到之口漱六適來見之欣然索去欲爲題詠以表揚先德一水迢隔未知至今已題就否但弟以尊甫遺像謹委鄭重未便久稽外間是以欲懇足下及計堂兄撥冗畫就漱六所懇之冊便弟覓的寄去以踐宿諾兼俾令先尊遺

晚香書札卷一

三

冊可以早還此弟一宗心事也叨恃至愛冒昧奉懇幸祈亮察漱六風流文采沾丐一時謬以弟爲知己數次枉訪畫幅題句絡繹見索不知弟於詩文一道本無所能近來又與令兄及諸君子遊頗知向道之意覺得浮世虛名及一切文酒徵逐之事都屬無味時刻繙閱儒書欲束脩其身期免於過如今所奉懇者亦不免世緣應逐耳非弟本心也弟之本心欲吾二三同志之友亟亟喚醒此心勿逐虛妄將平昔嗜欲之習痛加磨洗孟子云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可知寡欲二字卽入道之門也保家養生之基胥根於此假如詩酒

一途爲文人雅事然詩酒中人浮動者多沈潛者少蒲
簪狎邪皆可託爲文人雅事也本朝袁簡齋王夢樓兩
君名在海內然假詩文之名以陷溺人心至今未已足
下仁厚宅心能親近良友雖復翱翔藝苑寄意風騷決
不如簡齋夢樓之蕩閑踰檢致爲有道所呵然望足下
省事簡出與一二清淨之友怡情翰墨得暇略涉儒先
之書上合令先君付託之重與令兄友于之愛兼思當
今時世乃苟全性命之世非復聯綺紵結琴酒之時則
足下盛德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矣人心易放難收佛家
比於狂象光景易逝至道難聞以足下可與入道之資
不敢自默輒進瞽言勿罪爲幸

晚香書札卷一

書

與邵君廷爵札 癸卯

仁丈安貧樂道耄而好學吾黨所共欽仰側聞令姊夫
人守節數十年冰檠之操足光彤史比者令甥云亡以
世眼視之鮮不謂此天道之無知然安知冰雪滄加非
正以成就後彫之操耶世界之壞在乎輕節義而厭寒
餓又烏知撐拄天地者乃在此飢寒困頓之落落數人
而斷不在乎富貴烜赫之輩耶而又烏知彼天地者之
精神亦專注於此而不在彼耶然自非節義自矢之君
子知其故者亦孰從而知之重之是以皆熟視之若無

睹耳弟日者與張子問月侍郡中汪石心丈來崑舟中
談及仁丈之爲人爲毋愧乎有道之士而問月又述令
姊夫人之節之苦仁丈爲之時其缺乏石心丈再三嗟
歎思欲得其守節之事略而表揚之是石老與問月兩
人皆節義自矢之君子而能知其人之爲重者也逮石
老臨行屬弟以菲儀轉致仁丈爲令姊夫人不時之需
極知仁丈義不受一芥之不以道義顧如石老之仁心
爲質其誠款之忱義有可受弟雖卑汗夙奉教於君子
斷不敢以不仁之粟致玷清修幸賜收入轉致是幸再
者仁丈於石老處亦不必具札稱謝蓋石老以欽遲節
義爲重特以將其敬耳令姊守節事略所寫付問月處
爲感

晚香書札卷一

書

與人札

記有之尊酒豆肉讓而受惡則上不爭而民興讓故君
子之於禮也未見留其摯既見反其摯蓋重禮而輕財
也重禮而輕財斯可謂之君子矣根竊怪當世之所謂
君子者於詞氣揖讓之間多所撝謙而獨於財也有爭
心焉亦異乎古之所謂君子矣蓋古之君子以禮處已
而尤欲以禮處人此成已成物之學也所以立人廉恥
之大防也根竊不自揣嘗欲奉教於君子矣故僕之爲

人治病也未嘗責人之酬其貧者或返之或調之誠以醫雖賤技乃活人之術而非以自活者也惟召之不以禮若呼牛馬然則心爲之耿耿然迴念其父兄弟之疾病顛連而求救於醫宜當少致禮者而乃若是則其視父兄弟之顛連亦必胡越人矣此在病者尤爲無告我但知治病而已庸詎責其深衷厚貌耶以是耿耿者久之亦已化淨也故每見世之醫者無高世之材而沾沾焉爭人之利利人之疾苦以爲己幸心竊恥之今足下以令親之命來招而以禮先之雖未能知余平生之行事亦可謂以禮處人不以牛馬呼之者矣然儀文

晚香書札卷一

董

優渥竊所不安僕若不揆道義而苟且受之是辭少而受多也以禮處已者斷不若是夫古之君子於其事誠有功矣猶不欲享其利況爲其事而未必有功者乎如其可受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如不可受則雖一介亦不可取惟足下諒之

與同學書

昔賢勇撤皋比一變至道其入道之果決如此後學奈何因循怠惰不於日用尋常間加之意乎不於辭受取與閒嚴其介乎不於待人接物間致其誠乎不於獨見獨聞中謹其發乎今人爲善類曰做好事然陵節而施

事安得好吾謂做好事自有節目敬鬼神而遠之一也生事親以禮死葬親以禮祭親以禮二也父母之所愛亦愛所敬亦敬至於犬馬盡然三也非禮勿視聽言動四也事君勿欺五也入孝出弟謹信汎愛而後學文志道據德依仁而後游藝六也不恥惡衣惡食不懷居七也行己有恥八也節用愛人九也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十也以上十事勿陵節勿偏廢做得一寸行得一寸而總以無自欺爲根本不惑於邪說不雜於功利以死生禍福聽之天以毀譽是非聽之人庶幾擇道之智守道之勇體道之仁三者備乎同學其各勉之哉

晚香書札卷一

吳

己未冬十月一日
崑山魏詒璫琴於

晚香書札卷一

晚香書札卷二

峭帆樓

新陽潘道根確潛著

邑後學

王德森

趙翰琛編錄

復葉涵溪秀才書

乙巳

日前侍坐談及尊族有長房長子殤次子已成立而族議欲他嗣并欲嗣殤者承下問此事宜奈何愚謂古人大宗不絕者以宗子有統族之道故族人得以倫序後之此以百世不遷之宗據宗而言者也適長子死則適孫承重眾子雖有不能奪適此以傳重言之據祖而言者也二者各有所爲若夫立子之說專爲父子不依傳重何者傳重專爲主祭亦專爲大宗以其爲先祖之正

晚香書札卷二

一

體也立子則主於繼嗣矣彼所生長子殤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未成人未成人則次子正是適子卽所出非適亦正是長子況所出正乎傳曰無適立長正此之謂何必借次子不可傳重而他嗣耶然以未見經義未敢決之今日讀儀禮喪服篇父爲長子條鄭君注云不言適子亦言立適以長疏云言立適以長者欲見適妻所生皆名適子第一子死則取適妻所生第二長子立之亦名長故經不云父爲適子而云父爲長子通立適以長也立適以長適子既殤立者非適長而何是次子當立之證也又曾子問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不爲後也

晚香書札卷二

二

鄭注云族人以其倫代之明不序昭穆立之廟疏云以其未成人庶子不得代爲之後族人以其倫代之倫猶輩也謂與宗子昭穆同者則代之此指殤子無弟者言之族人尙得以倫代之豈同產者反不可代之乎決不然矣又小記云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注云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疏言以本親之服服之者是不以殤者爲父而服從兄弟之本服據承之者不與殤爲子是不應云爲後今言爲後是已據承其處爲言也是不許其嗣殤也以此參互適子既殤而同產之弟據承其處爲事甚當殤子不應立後亦甚有據邑前輩徐健菴先生有嗣殤議乃謂夫殤子無弟族人又不得以其倫代之者言耳非殤子皆可立後也如別有見幸賜詳察

與黃紫純書

丙午

昨歲在紫蘅兄館中得挹芝眉便欽遲在抱矣自後奉讀大著愈驚學問之淹博才華之絢爛一經組織便成文章非一時之才人孰能與於此弟髫歲學荒老而耄及局守經訓性靈坐天加以塵事歷碌以是久不事吟詠矣乃蒙不鄙庸凡遠承惠賜鴻詞麗句獎借良多使我赧顏非所當也又復虛懷下問畀以大作俾之琢磨

此如大匠構造五鳳之樓而使拙工參議其間在閣下之好學可謂至矣其如僕之驚頓不能少効末技何承諭諄篤勉就鄙見加墨於上茲託雲帆兄轉繳記室幸一笑置之勿以爲罪也小詩道意寄呈博粲秋涼當圖候茲不縷縷

與弟子某書

昨接弟札言賤姓名謬承當事采訪此實非鄙意亦未知加以拂拭者爲何事如以爲飲賓邪則根年未及者且居恆嘗言賓筵之濫矣以根所見如應五峰先生者方不愧其稱如根何可當也如以爲義夫邪則根年二

晚香書札卷二

三

十九而喪妻實以家貧之故無力再娶非能守義也且采訪乃聽之輿論根亦不宜與聞如根者五倫闕陷自謂天地閒罪人桑榆晚景補過不遑豈有名心及此且此舉爲賢令尹意乎抑通邑士林中意乎如出賢令尹之意則根有地方利弊之陳懷之久矣可以言之而謬采之以愈惠及於百姓愈於私及於一人也如出土林諸君子之意則此番采訪正皇仁憲德邑中節烈姓氏根前次所陳如孟節婦衛氏者苦節可憫雖無鄰里親族能委曲爲之表揚使幽光潛德不致久湮最爲當爲之事慎無阿私所好取世譏彈幸甚望弟善言辭之

與季菰耘書

村居時與令弟菊翁相晤藉知近履并承垂愛之意感泐靡旣弟秋閒抱病至冬方起氣息惛然已成頽老自恨中年不自策厲學問無成晚歲雖羸讀儒先之書又不能鞭迫近裏病中心神時時不能自主無定靜工夫已見一斑仁丈抗心希古決爲傳人顧弟前年在寓齋把晤時仰見尊顏鬚鬢亦旣斑然古聖人假年學易正在此時想閣下亦早同此念吾人學問不過於日用尋常中推求至理病後習靜將論語禮記中所言一一對勘平生不如古人處及得罪聖賢處不可枚舉始知前

晚香書札卷二

四

此隨逐文字之交悠悠忽忽幾乎虛卻此生也文章爲載道之器而近人以之爲羔雁但羔雁在古人亦取其誠今人乃飾以僞則文字何以傳信至於制義代聖賢立言尤不當割絕無理如今時氣習此必待文章宗匠如韓與歐陽者出庶能一正之也文章關乎氣數所關非小老成之見必同此慨至於五七言詩作者尤多然得溫柔敦厚之旨者吾見亦罕其最壞人心術者前此則貫華堂諸刻後此則小倉山房也以山谷填詞子昂畫馬律之此等人皆當下泥犁獄也弟謂人家藏書及子弟讀書宜有法律今牙籤錦軸紛然雜陳譬如將烏

頭鉤吻與參耆雜進非以引年殆將殺之耳愚意以立身論之讀書宜約以學問論之讀書宜博由博返約在乎見地閣下讀書萬卷收藏亦富想多弟未見者能發數種以娛老眼託令弟帶來幸甚日前揭文及昭忠二集皆光天化日文字弟讀之因悔前時之作春閒擬痛刪存一二十篇以其不關於人心世道文雖工亦徒作也閣下文字極多可傳然亦須自爲刪定以此事非外人所能喻也歲月怱怱殊深歎惋相見當在歲試時矣惟珍攝云云

與何澹然秀才札 丁未

晚香書札卷二

五

大凡古人爲學須是收其放心在本分上刻苦做去士農工賈各有現在當爲之事當盡之心不容旁貸也世人爲學專務外求所以其心空曠放逸自以爲玩心高明而不知其實墮雲霧由聖賢觀之無一是處也卽以士人吟詩一事論之詩者四教之一在古人則純乎爲學其在今人則技而已矣純乎學者白圭四語思無邪一言可以終身三復不待作也純乎技者假饒面目真如李杜亦只是優孟衣冠況萬不及乎故根二十年前頗喜與友朋倡和近則輟焉弗講矣謂其非學者之急務也足下才高志大讀書喜爲深入博覽固是難得然

深入而或不適於用博覽而或不究其宗則天下之書將愈讀而愈多愈多而愈雜矣無乃爲學之病而遂爲心之病耶願取小學論孟諸書細心讀之一一反躬自勘必有憬然自悟平日之非是者誠能如是則一卷之書可以終身而學亦且有實得矣自然不敢輕易其言而漫然下筆也承知已幸恕老諍不宣

與辰甥札 戊申

晚香書札卷二

六

前日甥要根尋格言看此意甚好但讀此等書須是身體力行方得今以西溪丈所贈小學一部點校寄來望甥細細讀之自有長進處根每讀事親一篇念兩尊先逝未嘗不垂涕甥想同之耳自愛其身卽與親在同也切屬切屬

與季菰耘書

久不接手翰思念之至徑有懇者根去秋一病幾死念此身已頽老終無能爲有益人世之事思著書垂後又無其學不可妄作此心惘惘真草亡木卒矣兒子愚未讀書戚友中又少知心者惟足下知我又遠隔他縣一旦不諱誰爲我寫一片石者意欲懇足下椽筆爲根製一小傳以存於集根生平注念頗有志於地方風俗而困於賤貧末由舒展然此念至今未灰讀書不喜二氏

及功利之說惟柏廬閣齋桴亭數先生書晨夕不釋荒江獨學抱此區區如是而已不善治生薄田不過半頃以醫自給亦不責酬於人稅入先以輸官餘以賜族鄰之貧者瓶無儲蓄惟破書乃有千卷平生不近貴人不應舉讀書以外無他嗜好布袍草履適然自適善病無濟勝具足跡不出百里一二知心之外閒與農樵爲伍所著詩古文詞用以寫意中多憤世嫉俗之語知我罪我一聽於人晚居徐村自署老農灌園蒔竹將以此終此根之大略也至於內省多疚早年孤露於孝弟二字萬分虧欠此終身之恨不可以餘事贖者亦望寫及悃

晚香書札卷二

七

同門厚誼冒瀆不既

與徐洪生書

承惠示先少宰培林堂文集伏而讀之仰見公學有原本卓爲醴儒非文章家流也如辨朱陸之同異則剖析微芒論心性之淵微則指點眞確實踐躬行有體有用持身和介之間常抱飢溺之念進退優裕出處昭然洵可謂一代之純臣千秋名世已根枿後輩得窺鉅製如游武庫如登岱嶂擴鄙陋之心胸睹之富麗幸甚慰甚謹封題奉返記室何時剴劘觀成與天下共見之尤爲幸也草此謝教不一

與婁東王研雲先生書

名寶仁官六安州學訓導己酉

根草鄙之人也雖心喜學問然未嘗一日承君子之教不意以漱六涵溪嗜癖之好遂得聞於左右前歲荷蒙齒及拙箸冠以弁言許與之深竊愧弗稱每欲通書謝教而卒卒未果非敢慢也誠知先生獎借後進之意實欲爲鄉邑培植讀書種子非獨私於根也以是居恆切切思以束躬寡過勉爲善士以仰副大君子之盛心正不必蹈世俗之陋徒以書啟申謝爲也果蒙門下恕其簡略與其恬退每有家函輒蒙垂詢感荷之私匪伊朝夕客歲值門下六旬大壽令弟漱六丈以大笈見示有德之言溫其如玉勉步原韻兼寫鄙忱大方所笑不足道也想卽日官守之暇著述益富根觀前代如桑梓民黃應龍諸先生皆以儒官冷曹垂名異代蓋文章道德自有足傳舊香一集安知後之視今不猶今之視昔耶根所望於門下者實在於此若根者年逾六十齒危髮禿日以就衰而學業不能加進灌園賣藥自同漁樵世無有齒及之者其於貴里獨耘涵溪漱六輩落落數人而已乃幸承知愛許以神交誠出不意是以敢鈔錄近所作文一卷寄呈左右惟賜披覽中多未當幸希裁削則更荷裁成之賜於無既矣天假以年異日得立雪

晚香書札卷二

八

程門面承教誨益增慶幸春寒加厲惟爲道自頤北望
停雲神與俱往

與錢中丞寶琛書

伏惟明公文章經濟卓有令望所謂出則方叔召虎入
則周公召公非明公誰屬也天下望明公爲蒼生再起
而明公養志山林嘯傲泉石思與山林韋布之士尋古
賢之遺跡而憑弔其人此古大臣之所難得而今且身
睹之豈非後學之幸所當奉袂而追隨者耶然根竊聞
之古大臣之在朝也則思爲君相得人而有以澤被於
天下其退而在野也則思爲地方興利除弊而有以澤

晚香書札卷二

九

被於一鄉根不敢遠引竊如貴州王文肅公之建議折
漕敝邑顧文康公之建議築城乃其已事而二公之尸
祝民到于今者也陳先生確菴者貴州之彥而敝邑之
寓賢也嘗憫敝邑水田多潦其在蔚村有修築圖圩之
舉今所謂偃虹隄者遺跡尚在根營屢游潁潭訪其土
田之利老農皆言七十二潭之隈舊皆蘆葦而今爲良
田畝收二鍾而稅止蘆課其民得免流亡子孫相保者
皆陳先生治田之功噫陳先生之世何等時也以一寓
公轉徙無寧猶且不忘民隱若此況當太平之世身繫
鄉邦之望如明公者宜何如哉公之垂念潁潭而思訪

其遺踪必有以也根前年辛壬之交以敝縣水潦民飢
雖蒙恩蠲緩猶懼弗濟曾以手書詣郡之同志幸同志
者鑒其誠懇於是乎有兩年捐賑之役於是乎有築圍
之役少慰平昔之懷今春同人欲根商辦墾荒減賦一
事此事前蒙藩憲委員臨縣履勘以縣侯馮公石農去
位而止今事在可行而無有力者以督率之以此躊躇
然實地方千萬世之利也而惜乎世之爲陳先生者少
也未審閣下有以教之否根窮老布衣無求於世然斯
民飢溺之懷耿耿不忘誠欲以須臾無死見明公爲桑
梓鄰比建百世之勳他日載名志乘以追配文肅文康

晚香書札卷二

一

二公者是所深願若夫虛詞頌揚無當大君子之用心
知必爲閣下所嗤而亦非根之本意也惟原其狂妄鑒
其真誠幸甚

與汪石心丈札

日者曾以敝邑被水情形上陳左右因遣信恩率未及
縷述今芒種已屆水積不退秧苗泡爛無可復爲兼以
織布之氓以商賈不通牙行盡閉民情急遽無所依恃
緣敝縣爲蘇郡下流縣之北鄉西接陽城諸湖之水東
連太倉高仰之區現在七鴉已塞水勢不能東泄而植
棉之區雨後反泄其水水由西瀉匯於一隅而北鄉遂

爲澤國矣邇年以來每有偏災民無蓋藏窮民馨穀之後租債逼迫席卷爲空常年插蒔之時必向稍餘者借貸糧食爲耕種之本今水災滔天稍贏者自不能保豈能兼顧無柴無米仰屋長吁靜言思之爲數豈止千百縣尊心殷拯溺延請司事欲爲平糶之舉而倉庾久空無可設施卽令富戶捐辦敝縣素號瘠薄一二有力之家以連年歉薄入不敷出皆形竭歷上年以留養災民設局勸捐左支右絀殊費布置然猶統崑山一縣爲之地勢較高民力較厚尙猶如此今水災偏在一縣卽再勸捐曠日持久恐平糶有期而極窮之民早作溝中之瘠矣根一介寒儒無地方民社之責徒以讀書稽古謂救荒如救火弭亂必卹民若待事過而爲之恐焦頭爛額之爲功終不若曲突徙薪之愈也萬祈仁丈鑒根真誠爲敝縣數萬生命作一保全之策如前廿一廿二兩年勞執事之精神而出民於水火根謹百頓以請

誠子書

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歛手足形還葬縣棺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此禮字卽葬之以禮之禮蓋人子之事親所難得者盡歡焉耳稱財焉耳不得不可以爲悅無財不可以爲悅孟子亦嘗言之矣又況

晚香書札卷二

上

喪事無外求春秋武氏子求賻史官譏之以爲不當求也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而夫子不許門人厚葬而孔子慨歎夫孔子豈不愛淵哉禮在則然耳戰國之時諸侯踰禮而墨子欲薄葬漢時王侯踰禮而楊王孫欲裸葬誠矯其弊也近世風俗踰弊習爲僭侈士庶之喪幾同卿士貧窶之子貌爲富家逮至慮居棄產爲人慘辱豈不謬哉吾家先世以來皆守清素先人之歿家以無財僅寬杉材踰時卽葬祭用魚菽賓祇族戚不爲佛事不設鼓吹無他貧之甚而義不可干求耳根守此硜硜一生服食器用不敢稍侈居恆自用從未妄

晚香書札卷二

三

求於人此無他故薄於事親豈可厚以待已而獲大戾哉前年拙兒爲我置櫬我微嫌其已美不可以對吾父母心常耿耿今已酉值大無又遭无妄之禍急時借貸應之旣以無年豈可延緩因售人得錢藉以料理凡人作事祈無愧心償人適負豈非要事餘以濟窮豈非樂事至於棺之厚薄於人子卽有欣恨於亡者有何損益惟延遲不葬惑於風水以覬富貴此最愚謬若三日而斂踰月而葬一歸厚土永爲安宅豈不快哉世有廣侈祭筵盛飾道場七七之後厚衣之以薪棄之中野不封不樹孝乎不孝乎我改歲以後年六十三矣家資罄竭

食指繁多繼此又有婚嫁之事我常爲汝慮萬一不諱何以爲計外求之舉非惟不可亦決不能倚外務觀美莫掩生平之不孝而旋以負債受困此甚不可者禮經有之喪不慮居毀不危身夫哀毀豈非聖賢所望於人子之事然尙且以危身爲戒而況侈喪事以至於慮其居乎古者庶人祭於寢當祭寢時則謂之廟所以尊神之也若至慮其居而至於祭無其所則與無後之罪有異否乎此甚不可也我待來秋得稔當買木一株完此副樁汝若不憚意稍加漆之可耳不必別購木也至於居喪以衰麻哭泣著其文以不飲酒食肉居內著其實

晚香書札卷二

三

夫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今世居喪侈爲飲饌與客醉飽而謂之禮我不知也又冥衣冥錢昉自開元當時不過沿明器之制而務求其似所謂之死而致生之不智而不可爲者也夫亡者體魄歸於土精魂在於天不知其理而竭有用之財付之一炬豈非暴殄若用異端之說作諸道場以爲資冥福懺罪業如其無罪烏用爲之如其有罪胡可禱也不務德而用賄吾誰欺欺天乎其事三代所無況推佛老之始亦不言此佛氏戒人貪嗔癡妄老氏教人清淨無爲斯兩言者可以知道場追薦非佛老之本旨矣皆是世間游食僧道爲此以

博口食世人爲其所愚習焉而不察耳故我之死也不可易美棺不可食肉不可焚衣不可多焚錠帛不可作佛事不可用樂工又世人多求哀輓之作侈冠蓋之交與其易也寧戚戚皆可不必要能省而用不受人賄如我友張澹娛之爲者則吾之肖子也如其信理不篤反以是爲薄於我及親友之不明大義而以爲言者當以我之遺命告之我今非病蓋非亂命君親一體命不可違律有違父教令之條可不凜乎況吾所命期於省嗇遵而行之非有難者遵此終身可以保家曾子有言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不用善言而

晚香書札卷二

四

徂於世俗致於慮居危身斯忘親之大者我在九泉不瞑目也

人家有子女便不能無嫁娶嫁娶與日用飲食正同本非非常可喜之事必要格外加隆過爲繁費也嫁娶之重重在於擇婦婿古人有見識者往往於至貧賤之中而得賢婦與佳婿書策載之人豔稱之今縱不能然亦當擇其中行決無敗理者以爲配合庶幾異時可富可貴可賤而皆有賴也最可憂者今之子弟皆可富而不可貧可貴而不可賤要知不能處貧賤者其處富貴亦決無道理其富貴亦終不可保乃近世論婚姻者

惟問其家之富否而不問其人材之何若不知執務之
兒驕奢敗壞較之赤貧者更甚又有因彼家之富有而
典產揭債與之角勝其後卒致俱貧愚孰甚矣故我家
後日婚嫁不可以一時好看之故而竭其力一女用百
千三女已三百千設負債爲之何以料理是有道理
焉勿爭聘金彼之聘也任其爲之勿動彼一錢吾爲父
母者就吾力之所能製布衣裳及綢衣數事釵環數事
箱籠襪被遺之無不可者至於陪襯之事如延賓及使
用下人我輩貧儒慎勿效世俗之所爲但邀三黨至親
傭僕取給用而已賓筵勿誇多品皆要策也長孫女他

晚香書札卷二

五

日鄉城迢隔可屬其預日扁舟候去切勿索其聘財二
孫女尙幼異時未知力量何若亦須以省爲貴當思尙
有兩孫男事尙重也二孫女及孫男其受聘與結婚萬
萬不可更望富家擇小家清白勤儉者方是計策也
孫男注蒼資質甚笨汝又不肯督責使他讀書將來作
何計較讀書明義理自然能繼承先志若但知穿衣喫
飯而不讀一書不明義理卽以萬金之產付之猶不能
保而況并無薄產乎此由汝自不知讀書之樂而因以
誤其子也爲之父者奈何如此

復張詠仙學訓書 庚戌

睦和得聆大教承殷殷垂詢敝邑田疇水利此實地方
之幸根於水學向未留意何足以承大問然羈舉其說
猶能略陳一二獨念閣下之高明遠識豈無賢才可備
諮訪乃下問於田野中弁鄙之夫得非欲聞人所不能
言與不肯言而然乎根聞凡舉大事必順天心而天心
之從違實由於人心之向背此千古之明鑒不可不垂
察也敝縣於郡屬最爲荒瘠民鮮蓋藏所業者水田而
已縣田凡五千三百七十三頃有奇往時宋元未分縣
時統崑山太倉在內徵糧止五萬四千四百餘石今新
陽一縣徵至八萬一千三百三十四石有奇加以格外

晚香書札卷二

六

浮收小民以三石完米一石是歲出米二十四萬石有
奇矣州縣徵漕授權胥吏之手縣官但責成兌足聞
而不問催科之公否胥吏任情上下分爲完戶欠戶欠
戶永遠不催完戶追呼日及由是紳衿以勢力而欠豪
強以刁劣而欠窮苦以無力而欠胥吏以城狐社鼠而
欠又以包納侵吞而欠上下蒙蔽誰發其部所加二加
三而鞭扑逼迫以開漕運者惟此數千家安分力田之
農已耳國家無加賦之名而隱有加賦之實而此數千
家者數十年來富者已貧貧者已逃此國與民交困之
由也加以民俗好奢尙鬼佞佛種種傷敗風俗之事靡

所不有究其民窮之故不獨在於賦稅而賦稅特尤甚者耳其開水利不修積儲無備深識者未嘗不亟欲修舉而紬於經費又無人肩任因循至今昨歲荒連數省一時勸分勸恤幾爲無米之炊厯而得濟然已餓殍遍野流亡載道矣鬻妻棄子拆屋賣田不知凡幾今幸得如執事者留意民生旣以民貧賦困陳諸大人先生之前而又以水利田疇下詢田野無識如根輩者此何如盛心哉根平昔讀書亦嘗以坐言起行自期待一旦得一知己豈不欲亟抒所抱然竊揆之天心準之人事本縣於積窮奇荒之後民生且不謀夕正如久病之人見

晚香書札卷二

七

風欲僵此時臥諸衽席飼以糜粥加以煦燠庶乎有冀若驅之奔走責以跪拜有速之死耳根以爲水利之興非得五六年積稔不可爲也又凡舉大工必揆經費如於大帑宜作正開銷其於火耗宜動支無礙又必在上之人信賞必罰如往年林撫軍故事其可若但主於頭會箕斂冀以集事此非所以召人和而適以長怨咨也閣下以爲然乎否乎孔子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後世爲政者何知因民之利此令出而民不服之由也蓋土工之興衙門胥吏圩地董甲一皆視爲利數利於彼必不利於民一番舉動糜金鉅萬悉付淤泥無益地方此

甚可惜也況敝縣於郡屬爲最下西北受太湖陽城昆承諸湖之水東受太倉岡身花地所泄之水每梅時淫雨北鄉之田汪洋一白吳淞瀏河皆遠在東南數百里外地形反高形勢紆緩何能有濟而北出之白茆東出之七鴉浦所以泄本縣北條之水者僅通水綫其淤處皆在海口白茆並福山七鴉在太倉州境俱非本縣之所有事故本縣之最要者莫如圍岸近人亦無不爭言圍岸然而難矣蘇郡之田寸寸有稅沿江之田積歲以來已多攤場而當銷圩之時言利之臣以弓量田輒曰跨河三尺是耕近河之田者當其未攤已賠三尺之賦

晚香書札卷二

八

而況加以積水之衝決乎故就近論之如致和塘南北沿江之田每多全號皆攤在江業戶積賠糧折無從控告若又從其攤場僅存之田拍高作低包築全圩之圖岸宜其心之不服也卽加以以勢督之以威苟且告成具文而已故根當日面陳獨舉攤荒減賦一事言之其次莫若積儲欲望執事超然獨斷因民心之所欲垂敝邑千百年之利益蘇郡浮賦無田不宜減而獨攤與荒爲尤甚陽城昆承傍湖之田爲湖所囓者不知其凡幾矣然案冊可稽履畝可得也外此則致和吳淞兩江之濱是矣至於荒田之有糧有本係有賦蘆田有近時熟

田作荒此等田賦誰能承辦任之則病於國征之則病於民故曰國與民交病且民力既絀熟田尙多挂欠荒田焉有完理十餘年前荒田所出蘆葦不勞播種坐而有獲而糧稅無多故民視荒田之利且倍於熟田邇來天不降康有蟲一種黑甲有翼大如蜚蠊數萬羣飛聲如聚雷蘆葦一經蟲嘬卽時萎死民以此失業而熟田拋荒者其賦尤重民以此病故雖荒減賦爲救時之急務治世之長策也至積儲之舉鄰縣皆有敝邑獨無然必有力者捐銀爲倡方始可舉夫國家張官置吏號爲父母者欲其抑強扶弱使安於本業而戶有盈寧之

晚香書札卷二

一九

慶也又欲其明教化善風俗使君子洗心小人革面也今官如傳舍救過不暇鄉約保甲勸農鄉飲之事爲治之本皆置不講茶坊酒肆女閭博場隨地而是師巫邪說惑志誣民者恬不知禁如此而欲風俗之消民庶之富不可得也閣下誠能俛聽鄙言宜置農田水利姑緩數年之後俟瘡痍稍復庶乎可行所急者莫如禁止茶坊酒肆師巫博徒重懲其一以警其百而又令婚喪有禮僭踰有罰杜盜賊之源善風俗之本莫急於此至於圍岸之築若經費有資則宜就一圖一圻聯絡爲之以粟米招流民之無業者結廬其傍以資購下田之最瘠

者取其土以築要岸分田爲上中下沿塘者爲上則植稻中田則植蒲蒲之利三年可興其初植也每畝止三百耳歲豐畝可十千卽植菰及荷其利亦不減此其開田成淩者秋冬有魚鼈佳葦之利流民爲佃出粟者爲業而共其利如此則野無曠土國無游民然非大有作爲者決不能及此若如官府所行通縣興築勞民無實又焉用之故根以爲莫如辦攤荒減賦一事之爲得也蓋此事若由縣中申請則上流之駁勘胥吏之淹滯其費實繁其成實難若得上游主持其事比如順風而呼其成宜易往年同城昆邑邀恩豁免五百餘石已有成

晚香書札卷二

三

案前敝縣馮侯石農在任時藩司業委員臨縣以馮侯去任而止今藩檄歲至惜無舉行之者幸逢聖主當陽勵精圖治撫藩府諸憲臣皆公忠體國閣下適以捐賑之事惠臨敝邑親見敝邑凋敝之狀有觸於中下問及根故根直布其愚惟閣下裁擇若好大喜功冒昧發議謂水利而可驟興圍岸必可盡築閣下有救災恤鄰之善舉而畫蛇添足無益於民徒滋閣下之怨是閣下以誠問而根不以誠對也異時閣下深見其弊而悔聽言之失則根何以對執事乎蓋開河之舉必去三害得三利斯可耳何謂三害上官僕從供應之害胥吏藉端需

索之害包頭侵欺糖騙之害是也三利維何天時地利人和也今三害不能盡除三利亦未必可得故曰置之便至於積儲之策積穀不如積銀蓋積穀有創建倉廩之費有鼠雀偷盜之耗具於嘉定談侯春臺之議執事試於二事擇緩急而行之不獨爲福於地方閣下之名且載諸志乘縣民世世感戴矣此千載一時之會也幸與同志者商酌之水利諸說爲學者自宜留意俟稍暇月紙錄呈以備芻蕘之采獨就地方急要之事爲閣下陳之惶恐死罪不具

與汪石翁書

晚香書札卷二

三

久未會晤又渺音耗心常系念以年饑囊乏出門爲難又疫癘流行施診送藥僕僕竟日以此不能來瀆川一晤接得手札如見故人慨然太息根居常念漢置孝弟力田之科文景之治比隆三代蓋教養竝興之效也今養之既無術有事則濟以捐施平昔又素無善教以督率之廉恥道喪爭心易萌而眞熒獨者或不能自伸此卽有以濟之猶且不可況斷不能濟乎身已老病吾躬不閱遑恤我後意欲覓一村僻之館課四五學童博斗精自給暇著一書發泄生平所欲言年荒地瘠猶未能也昨歲大無今茲又遇風災窮民剝牀以膚官吏敲骨

草不盡

晚香書札卷二

三

與張詠仙學博書

咸豐元年辛亥

睦和幸奉教言後屢蒙惠書復承楹帖便面之賜開緘奉讀既感且愧安定亭林二先生者根所夙慕欽仰窺其一二而未有得者也閣下高見遠識何所見聞而於荒江老屋中識斯人耶不敢當不敢當雖然古人有言得一知己可以無恨根老抱一經跼伏菰蘆期爲閭修樸學不敢爲近名之舉屬地方水潦民生墊隘因忘出位之譏再至郡中然與閣下猶未有一日之雅也荷蒙諸君子念敝邑素號荒瘠一遇異災死亡接踵爲救災

恤鄰之舉汎舟相接飽及飢虛病者得藥亡者得樁根何人斯能不先後奔走共襄美善耶然而生平所期望者寧直如此而已哉閣下於立談之頃而有以識之此閣下所以異乎恆人而根所推服者也且古人爲學豈獨誇文章之美而已也孝友修於家惠澤施於民此閣下之已事而根之所睦乎其後者也願閣下擴而大之以及一邑者及一郡以及一郡者及天下以及天下者及後世則安定亭林所未及施者正欲望之於閣下也方今聖主常陽勵精圖治有猷有爲有守之士發舒抱負宜在此時矣根衰老日侵方與田父野老負曝追

晚香書札卷二

三

涼於茅檐竹樹之間含飴鼓腹沐浴太平之化而談閣下之聲施以爲此大人者亦根之知己也不亦慰夙懷而誇盛事耶願閣下勉之閣下前札言蠲荒減賦事不能驟議此事根懷之有年終望留意至詩存之刻當日乃亡友勿菴張君爲政根嘗訝其收羅太廣意者亦以詩存人忠厚之遺與惜乎垂成而遽歿病中舉以相託而不知根之力實不逮此也閣下前者書來許以相助并索勿菴之作欲刻附卷後此誠盛意敢不敬承新正擬摺侍函丈藉聽大教會遣采薪兩足罷曳自揣衰晚恐不及竣事以孤亡友又欲敬求閣下大文并諸卷端

閣下前此致語謂開卷卽亭林詩故不敢爲然愚意正爲卷中有亭林柏廬在當不僅以詩人目之者必得閣下一番議論使世之讀此書者別開隻眼毋以詩人自域豈不善與玉成之事望早留意勿菴詩因無副本今正在鈔錄俟錄完當奉清覽并求鑒定又根十數年前亦時有吟詠後讀性理家言遂輟不爲當錄一本求政若得附驥尾存之卷中此出閣下之賜也天氣少和當圖摺侍先此申懇并候道安不宣

與張柳人唐煥齋二公書

昨奉台函讀之惶恐不安用敢叩首裁書以復聞之人

晚香書札卷二

三

之相知貴相知心根之素懷恬退兼以老病不堪培植二先生知之亦有素矣今乃承賢侯及兩學師尊謬采虛聲殷殷推轂此出賢大夫爲國求賢之盛心宜爾而不知根非其人也二先生知根宜爲根堅辭不當稱桓榮晚遇之語以爲根幸也伏念根行能無似本原之地循省多愆卽素喜讀書亦不能成一家言自鄉邑一二老成凋謝之後塊然無徒方且布袍草屨農樵與伍其於斯舉不合不稱其不可者一也孝廉方正四字得一爲難循名責實談何容易根讀古人之書斷不敢爲欺已欺人之事若無其實而冒其名下辜國家之盛典而

下爲有識者所譏此其爲累於舉主實多其不可者又
一也寒家自先節士以來門祚衰薄食貧居賤於今五
世一旦生覲幸之心驚于進之榮此其違心已甚其不
可者又一也崑雖小邑然自唐宋以來人材輩出今儒
紳之內伏處之流豈無真修實踐遠出根之右者不此
之及而猥以鄙陋承之遂謂地方無人則根罪滋甚其
不可者又一也此四不可者皆真實語非有假飾外此
又有大不可者根生平窮餓自守不敢以非義妄有干
求若一承斯命至以道里之費或致不給至俛首於人
尤非所願加以伏處既久禮貌羸疏趨走詞命俱非所
習其不可者多矣萬望婉爲披陳亟寢前命實爲幸甚
至賢明府及兩師尊厚意當感之終身自今以後期守
經徑之節束躬圭潔不敢菲薄卽所以報知己也卑賤
不敢躬詣控辭率陳衷曲希爲代白別舉賢能以光盛
典庶得保全微尙則叨恩於無旣矣謹草奉覆不備

復顧子雲孝廉言義倉事

根愚昧無識承以義倉一事殷殷垂詢仰見執事計慮
周詳不同眾人根雖不能與其事竊有以獻其誠故於
相見之頃有難之一說也何者他邑舉事類有藉手或
捐賑餘存或有力倡捐故爲之較易而此間則無有也

常州事例案畝輸穀章程非不明晰其實事勢有異蓋
彼處無欠糧積習此則正供不支違言額外況一云案
畝便爲通縣皆捐異時人人望給入少出多難執其口
以根愚見尙以富戶隨力捐輸爲得策蓋捐祇富戶可
以立一條例如異時平糶有田十畝以上者勿與有手
業店鋪者勿與可以收狹其途耳但富戶捐輸亦必立
一章程當今民窮財盡之時捐田則易捐銀爲難設一
概捐田租籽無着正供無着卽僅支正供而蓄積無着
一遇水旱何以處之故公局中雖不可無田而收田實
非上策如收田過多不獨官與董交困而民亦陰受其

累但爲見在賠糧者利耳愚意如上等捐戶其捐數分
爲三年四年者必待末限方準以田作銀中等捐戶則
銀與田各居其半下等亦必捐有建厰經費方準收田
如此庶官董不病於田而捐戶亦稍紓其困至於鄉各
設局其因地制宜之處任從其便彼蓋鄰里相購或有
不敷可以通融借墊非若城局必以公款辦公事也難
者必曰此時收田甚易何爲強爲其難者不知古今異
宜數十年前田餘生息故設堂者類以田爲本今則田
之爲累彰彰可見萬一局有田而倉無穀一遇水旱何
以處之且亦知上流今茲之所以亟亟於設義倉者果

何爲乎撫藩大吏尙有習聞義倉之爲善政而急欲行之者至於建議之人不過以軍需浩繁府藏空乏倘遇水旱撫卹何措故慙慙爲之李代桃僵以董事爲息肩地耳如是而爲左右者豈不禁難乎哉且一手一足之烈爬梳剔刮欲以支兩縣求食之民此事原非易易雖曰兩縣之田合之凡一萬九千五百餘頃其實富戶少而貧戶多捐者寡而食者眾非積之歲年不可也然則如之何而可莫如分而各任之其利有三一曰因地制宜二曰各自爲守三曰民心有定夫高仰與低窪異宜富鄉與貧畝殊制故因地制宜便也東西迢隔輪載爲

晚香書札卷二

三

難米穀寢多監守非易此各自爲守便也東鄉之民不擾西鄉盡地而分各歸其局此民心有定便也由始言之權若旁落由後言之禍不獨承易所謂渙其羣元吉者是也蓋今日渙董事之勢異時卽以渙飢民之勢故根之愚以爲分之便今者安亭唯亭諸君子不憚心力之勞首爲之倡此其心眞民胞物與之心也而局中諸先生晝夜圖惟冀其有成蓋眞肯爲地方未雨綢繆之計者也義聲所播四鄉宜必有人爲今之計莫如分縣爲八鄉鄉領一局令各自勸募而總其大綱於城局則仿勸濟局例以典鋪及城中大戶所捐先儘城內外及

附郭諸畝有餘則以補空畝之無着者其八鄉所領之畝則以地勢人情聯絡爲之或銀或穀或田均從其便惟富畝必包貧畝興發期於無誤此則其要領也鄉設董董畝設董董并於鄉鄉統於城先派鄉董次派畝董皆立冊籍以記其姓名住址及離城里數畝坐何莊莊書何人保正何人擇日先集八鄉之董而公議焉八鄉允者六而卻者二則散二鄉而皆爲畝董以統於城焉其畝董之設施則鄉董爲主而城董董其成焉耳有如鄉董自願於其鄉建倉儲穀者則畫一疆界聽其爲總局之附庸可也如不欲自行建倉則所書錢穀之數

晚香書札卷二

三

必立循環兩簿以爲比照而願單之鈐記必由總局執筆與自行建倉者異矣至於義倉之設自必以穀爲主雖嚶令談公建議謂莫便於以銀存當然有慮者從來社倉之設民捐民辦官不與焉且行止一鄉故人存政舉可以歷久今既統於官存銀殊非良策往年勸濟局之事可爲殷鑒不如存穀之爲愈也但新收舊管必以實收到者報官而每年於結算之後刊刻告條徧貼村坊至一旦需用卽碾穀平糶且分鄉既定則各有職司一呼百應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不待臨時撥布矣然此第合其始終收放而約言之也至於書捐之時大戶之

心各各不同有鄙吝者有畏事者有懶慢者有恃强者有實無力者此宜以至誠惻怛感動其心不可行束溼之政也先儒有言有公天下之心斯可以行公天下之事根之愚見第一掣肘受困之事莫如議敘一項爲左右計莫如於稟憲之時先行呈明此事爲仰承憲諭籌濟地方起見不敢邀恩議敘如此則建倉之始省卻許多葛藤且示人以無私其餘諸事之宜節省者又不待言矣本邑善堂之事惟普育爲最雖然其待哺之人尙自有數非合兩縣之窮民而均望其養也又非有監臨之官彈壓於上不可轉動也若主管義倉則百倍其難

晚香書札卷二

完

矣其始也募捐之難收入之難其繼也看守之難又其後則放給之難彌補空闕之難幾無事而不難矣事出不料天災流行飢民蠶擁求給方赴湯蹈火之不顧而上司又嚴檄催放卽披肝嘔血而莫聽言念及此能勿寒心故根以爲能竭誠盡力以冀事成者上也或謝事以避賢路次也分其勢以輕其責思其艱以圖其易則不得已而爲之矣左右高瞻遠識必有迴出鄙人之見之上者以執事虛心下問不敢不竭其愚根迂陋於地方善事雖有願爲執鞭之心然灼知其難加以年力衰頹家門多故不能追隨已過承下訪聊盡百一其閒進

止希自裁奪下里窮儒幸冀積儲有備惟與鄉農輩歌頌明德後此不能復効萬一之思矣希諒不宣

與葉涵溪札

月前曾奉寸函未知入覽否又未知薦舉之事今卻如何士君子出處原無一定但斯世斯身得爲城南老圃讀書談道苟全性命已是大幸倘違素心而多所周章以博婦豎之炫耀自問此心果何爲邪假如作生員而應省試此乃本分事其得其失悉聽諸天吾不與焉若孝廉方正四字卻是難當論其實本吾人應盡之閭修亦士君子夫人當盡之職分斷不可以一己龍斷居之也此非爲讓以鳴高其實自處宜審耳根何足道足下以此言爲何如

晚香書札卷二

三

書示辰甥

士君子處窮困時只有自盡與苦守兩事最爲得力假如坐一蒙館亦須早起晚眠把幾个村學生如練兵點將一般看待而更出之以和平之氣自然能感化心悅誠服父兄挽留之惟恐不至矣此自盡之說也又如瓶中僅餘二升米我做兩日粥喫便敷衍兩日作一日斷不可妄求於人此苦守之說也要之大而至宰相小而爲蒙師若以聖賢之道反求諸己祇有我不盡分處今

人不肯自責到處嫌人供待不周所以到處不如意怨天尤人之念胥於是生其病根在一恃字至如苦守兩字人不肯學乃是纔做秀才時便自己當作舉人進士身分纔做舉人進士時便自己當作臺閣貴人身分斷無一人肯低首下心卑小收斂說我是窮讀書人應該喫苦試看書上所載古來聖賢其服用起居行止言語何等自克而今秀才反居然氣體此是恁的其病在一傲字恃乃虛之對面做乃謙之反面虛受益謙有終恃與傲而能受益有終難矣進而言之我有可恃可做之具猶且不可況聞其所恃不過數句爛時文做得好其所以做人者又不過秀才一个前程此兩件更濟得甚事若能於自盡苦守兩事實際處用力隨在可安怨尤胥泯乃人已兩得真學問與彼恃與傲者之觸處荆棘不同也

與韓介孫學師書

根布衣迂儒毫無學問厯守踽涼之節安農圃之分不敢與聞非義之事獨念古賢講求治道類先求之於風俗教化之大而不汲汲於簿書錢穀之細故凡邑有醇儒鄉有節婦史傳所載之循吏類皆引重而褒獎之以爲風俗倡如言子之於滅明于公之於東海孝婦是也

晚香書札卷二

三

故能致理一時垂聲千載而今之民上不聞是也斯治之不能及於古矣伏睹老師臺前此頒諭搜訪節烈以待題旌而又以風聞西北鄉王烈婦之事死抱沈冤貞名湮晦雖其事跡有傳聞而姓氏未彰難以入告特枉手札委以采訪諄切再四根素有發潛聞幽之志又承師臺芻蕘下詢之誠兩過湖壩周咨婦豎始則晦而未顯繼乃信而有徵於晦而未顯也見人心之易昧誤以庇惡爲隱惡於信而有徵也見天理之難泯用能彰善而勸善可見匹夫匹婦之誠終以同天而斷膺穴胸之烈決難湮滅彼妒賢者徒拂天心而戕善者終淪禽獸

晚香書札卷二

三

然非老師臺一念之真摯至再至三則根亦無由激發其衷冒暑涉濤禱神明稽古舊而後烈婦之事始彰彰明白得以上聞天聽而下垂志乘也此不獨烈婦幸而實爲風化幸謹將烈婦姓氏住址片紙錄呈伏祈賜入又望師臺於詳請之餘揮椽筆發至論爲紀事一篇垂於大集以示將來庶義者有所勸而惡者有所懲此又爲世道人心計不獨爲烈婦計矣謹覆

與當事議蘇松減賦書

議附後

天下之事非得人以爲之則不成非及時以爲之則亦不成然則爲事而期其成固矣顧愚思之有其事成而

利害相半者有事成而其利不及百年者然由有識者言之利大而害小雖相半猶可爲也利在下而害在上有道之主猶爲之也若其事有利而無害所損乎上者虛懸之賦額而有益於下者官免參罰戶免追呼之實利則莫如攤荒減賦一事已本縣之田之攤西在陽城傀儡諸湖東在致和塘清洋江沿江諸圩而荒則低窪之處在在有之自蘇松浮賦積重加以歲比不登州縣以催科爲殿最而重穀勸農之政平昔不講水利湮廢田塍攤塌閭閻凋敝民救死不贍熟田之賦尙難措辦何有於攤荒而在賠攤荒之賦者積歲累月案限催比

晚香書札卷二

三

昔劉向嘗言從無旁貸此攤荒之爲累於小民者無窮期也夫雖有聚斂之君決不忍徵糧於白水然九重萬里誰爲入告誠得蒙大仁人之惠邀恩豁免其爲吾邑子民世世感戴豈特一時之利而已夫豁免一事似乎所損國家之漕運常以三斛致一斛之米誠得蠲免數百石卽國家亦省千石之費而縣長亦免數百石之考成矣上下交利莫便於此又宣宗成皇帝已有明旨際今上旰食宵衣勤求民隱此得其時而可爲者也所難者其人耳當世大仁人君子有忠君體國之忱者誠因愚所陳惠顧下邑慨捐其費三分之一順流而導之吾

知小民之愁苦庶有休止也不佞伏處田野目擊民艱無以爲之所不揣謬罔敬陳末議惟憫其惓惓之誠爲下邑生靈請命非爲己也情迫勢蹙詞無詮次惟省其狂率幸甚

前之議減蘇松浮賦者皆曰蘇松之賦之浮以明太祖疾其民之附張士誠久攻不下故以重賦困之而不知太祖當時之意實以虛額懲一時之頑民而居心原不欲如是也以史考之洪武十三年重租糧額減十之二或減十之一而又歲奉詔書蠲免則知當洪武之世原未嘗實以重賦困我民也況其時國法

晚香書札卷二

四

甚嚴州縣之官斷不敢於額外浮收顆粒特以作法於涼當太祖之身不爲重正雖建文時大減原額而承樂當國仍復其舊兼以遷都北京耗益加重直至宣德五年方將洪武時額田減過十之二十之一者復議減十之三十之二有差正統元年巡撫周文襄公忱知府況公鍾以蘇州歷年逋賦至七百九萬石松江亦相等乃委曲核算奏減蘇州額糧七十餘萬石松江額糧三十餘萬石前明三百年之邦本實培於此但因漕運解費耗米加增多至八十萬石案之蘇州府志云嘉靖十六年田地山蕩等項共八萬六

千三百頃有奇知府王公儀核定斗則爲平米額數實存正米二百三萬石有奇減去耗米三十萬石有奇實存耗米四十四萬石有奇其耗米供運腳之外原以備地方公用後之主計者以蘇州有派贍餘米悉歸之官以耗作正於是民之受困遂不可言矣志云後之主計蓋指隆萬時言也又案松江府志云萬曆二年定墾田山蕩漢四萬二千頃有奇夏稅秋糧共米麥八百一十一萬二千石有奇存留米麥共一十萬六千石有奇俱照例蠲放免徵至萬曆四十八年雖有存留名色不聞蠲放免徵則知前明之重賦

晚香書札卷二

五

重於洪武初者重在一時且有名無實至宣德正統間已大減重於萬曆年後者照額徵收積重不返況重以嘉靖三十三年加編練兵銀每畝三釐五毫萬曆四十八年又加邊餉銀每畝五釐五毫合共九釐號爲九釐地畝銀則重而益重矣所以前明之元氣大喪於萬曆時而民亦不能自保則知民惟邦本本固邦寧非迂說也然明時考課蘇松錢糧完及七分者卽爲合格在官得以行取在民得免追呼而地丁錢糧皆於來年起解號爲壓徵非若今時之四月完半十月全完也且銀價每錢止七十非若今之四培

五倍也三百年來未之有改是雖有重賦之名尙存寬緩之實以待赦免蓋明知地方民力有限蘇松財賦重地宜紓其力非若今之以財賦重地爲官吏之慾壑使戶盡逃亡田蕪不治如目前者也我朝順治二年平定江南其田土科則悉以萬曆年額爲準永除明末無藝之徵可謂救民水火矣然必以完足十分爲例漕糧升合悉歸天儲地丁分釐皆撥正用其奏銷也且與邊省僻縣錢糧不上數千或一二萬者同其考成而不肖官吏彌補梁指胥於是取足由是蘇松之民至今日始實受前明加重之累矣況順治

晚香書札卷二

五

三年以白糧官解加徵白糧經費每正銀一兩科銀二分爲領解員役盤費用矣今則漕船搭運而此項未除也順治四年復徵嘉靖萬曆間遞加之九釐地畝銀矣順治六年每漕米一石加銀五分米五升順治九年又加耗辦等米及運船水手工食矣順治十六年於五米五銀之外又每石加銀五分號爲五米十銀竊念明季之以耗作正凡漕白解費悉歸公帑民間尙苦派贍餘米之輸官無以備救荒之用一遇凶荒流離載道今旣以耗作正致加三加四之耗米亦增五米十銀耗外加耗之五米亦必篩颺淋踢又

州縣所稱水腳幫費者無一不出之於民以致數十年來民窮而逃逃而欠官無以徵兌則勒出之於循良之戶以二三石完一石隱爲欠者代償逋賦苟非前此世宗憲皇帝大沛皇仁減額定則暨累朝恩綸疊沛遇災輒蠲我不知斯民之命何以存活至今也然如此耗外之耗重而益重宜乎損下益上天儲無闕矣究之積逋盈千累萬從無一年一縣有照額全完者州縣之官日事敲扑而百姓之賣屋棄妻逃亡死絕無在無之特城市之人無由目擊耳是錢糧之虛額不過累州縣之參罰降調革職實無補於國家

晚香書札卷二

三

維正之供且也官欲免參罰則挪移別項獻饋營私虧空之源實根於此故愚以爲裁減浮賦誠今日久安長治之良圖制理保邦之根本而嚴飭吏治大法小廉又今日清釐漕政之急務也雖然難言之矣蓋錢糧之入關國家經費彼瑣瑣者何知經國大體一遇裁減之疏動以經費不敷箝制其上甚者以祖制不可輕變爲辭不知累年增加如奉部文爲改折白糧事敬陳減差等事驛遞差使等事酌議捐省等事議裁可緩等事合計天下等事暫移存留等事欽奉上諭等事請旨事遵旨會議等事叩求天恩就近等

事遵奉堂諭等事再疏請旨等事請停歲貢廷試等事各案內逐漸加增主國計者但知議加不知議減但請預徵不肯緩征遇有急用卽稱暫借於民無可開銷卽曰解司充餉方其加派之初原曰事平卽已及事平之後遂入起運條綱彼之所稱祖制已非順治二年欽奉詔諭之舊矣其弊由乎國家之制用但計其入而不計其出祇知取足於下而不知撙節於上此非得遵古之英主明見萬里斷自宸衷灼知馭國之道在保其邦本而又有二三老臣碩輔能左右夾持之使毋搖羣議胡可得也故愚不獲已而降爲

晚香書札卷二

美

攤荒減賦之議也夫蘇松二府之田賦何一不當減而況在乎攤荒攤荒之賦之減業有明詔而不難於辦理如做邑之荒瘠百姓之日望恩澤者前蒙藩司委員臨縣且檄里甲開具孰攤孰荒備文詳報矣而至今未行者由乎費之無所出也欲箕斂於荒區之民與欲出之於縣官與殷實大戶無其家也樂施好善無其人也誠有大仁人君子權其利之十世百世計其事之足國足民較之濟貧施佛其益十倍當有慨然任之者矣做邑四鄉八十五莊爲畝一百八十八爲田地蕩五千三百七十二頃六十五畝額徵米

八萬一千三百四十八石有零徵銀五萬四千一百餘兩其蘆價田蕩不在此數縣田坐落有在致和塘北毗連太倉昭文長洲者皆低窪荒瘠爲九邑下流西匯太湖陽城傀儡度城雒城巴城諸湖之水每遇春夏雨多湖流泛溢卽爲澤國十歲九荒民皆以織苧捕魚苟活旦夕如前年已酉之水田廬蕩析流亡顛仆動心慘目而其中之沿湖傍江灘沒荒廢之處猶歲歲徵糧於波濤蕨莽之區民皆逃亡稅何從出勢不得已而取足於熟區至再至三而熟區之民亦剝牀及膚矣剝牀及膚則漸亦挂欠而官受參罰此

晚香書札卷二

三

官與民交困之由也誠得援明詔委廉員履畝清勘豁免離荒以蘇民困斯億萬年民食其惠誠爲百世之功較之議減浮賦難易昭然矣惜乎做縣處積窮之後無論大小之家岌岌乎歲月不保而何暇及此此愚之不能無望於當世之仁人也夫謀國者宜務其大務其大當以裁減浮糧爲亟此大臣宰相之職也由一邑言之則莫如先就其小就其小則如攤荒減賦一事鑿鑿可行且不可緩者也古人有云一命之士苟存心於利物於人必有所濟若援荒瘠之民蠲其賠墊無着之賦所謂生死而肉骨詎獨有濟而

已卽國家有道之靈長亦胥基於此焉謹議

復義倉公局諸公書

伏承諸先生心殷桑梓爲地方籌未雨綢繆之計上以副憲仁而下以備不虞甚盛心也甚盛舉也根竊伏草野私心頌德夏間蒙子雲丈見招曾一赴局中與諸君相見旋以小札備陳一切其可采與否原以俟諸先生同當事秉公酌議非晚一己之私所敢懸也乃者復承雲嚴洲蒞蔭三三先生枉舟過訪得讀所擬章程業已至詳至悉足徵有抱負者自能臨事井然有條不紊使下不傷民隱而上可以承憲委爲公爲便此非諸老先生是望而誰望也至承見招同事晚自揣性質迂緩非盤錯之材加以年衰手足耳目皆已頽廢何敢冒妄任一鄉一邑之事目前地方未爲無人古人有言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若不自揣致異日有誤公事其開罪於諸公者或蒙曲宥而遺誤於地方者罪胡可道耶蓋任鄉畝之董卽至近亦必以十年爲率根年已六十有四旦暮入地故前復札卽有年力衰頽家門多故不能追隨之語未蒙鑒及乃辱光臨復頒邑尊名簡優待之意非不至渥但晚之不能趨事實出真誠誠恐當事大人暨諸先生謬采虛聲委以前項職事力小任重鮮不仆

晚香書札卷二

四

矣故敢哀陳控辭萬望月選賢能使晚得就閒散之地以觀盛事之成則感諸君愛我之私於無既矣率陳胸臆并將原簡呈繳惟賜亮督卽候崇安不備

答倚巖書

伏暑之病係夏時暑邪潛伏於上中二焦至秋感新涼而發無所謂傳經直中也其邪元從口鼻而入故或入於肺或入於脾症亦寒熱口渴或寒熱間作而類瘧是乃伏暑症也故河間治法專主三焦其說根於仲景傷寒論陽明篇中以梔豉湯治上焦以白虎湯治中焦以豬苓湯治下焦以暑溼忌表忌汗手太陰與足太陰亦

晚香書札卷二

聖

忌汗故立此法也若入冬則爲伏邪晚發於六氣之外又兼寒之一氣症愈夾雜且此等症往往多中於怯弱之體以元氣素虧不能外託故伏邪鬱不肯出而內之津液益乾此病治之宛如剝筍其表仍以形層立論以新邪由外感猶筍之有籜也其裏仍宜三焦分治如筍之中有節也治表輕重宜恰中不宜過用辛溫治裏仍宜主暑邪分在肺在脾亦有走三焦卽募原屬少陽者尤防痙厥以少陽屬相火也寒熱猶在宜定寒熱寒熱已緩主以調中以脾能生肺肺不能生脾也切忌過汗及用推蕩或畏熱早清則轉輾而必致死矣若夏月見

頭痛畏寒灼熱無汗脈緊傳變而爲單熱口渴又傳而爲暴瀉似乎暑邪亦有傳經矣然此乃深堂大厦追風飲冷而得實以暑月而受非時之寒故古方有香薷飲子雖兼達表仍主肺脾不可專以暑論矣若陡然昏冒有似類中一症此名中暑與中風中氣相似蓋以暑熱之邪直中內藏故也古書亦名中暈並無腠理不密暑邪依次而入及不能直搗心包之說未知孫君之論本於何人宜足下疑之而致詢也

秋傷於燥冬爲欬嗽喻氏之擅改經文未免專輒然欬之與嗽尙似有別脾貯溼痰阻氣升降因而爲欬者此

晚香書札卷二

聖

不得不謂之長夏傷於溼而然也肺液虧損腎不上承肝陽反熾因而爲嗽者此不得不謂之秋傷於燥而然也若夫肺葉熱焦之症乃爲肺痿有因外感失於疏散有因津液爲鬱所傷其病始於夏秋至冬而甚至春則木王火相金囚水廢而不可爲矣此欬乃因病而欬非欬而致病既不可隸於溼亦不可專隸於燥當另爲一症矣肺之爲病大都由於鬱鬱則化火自然之理火能刑金亦自然之理古人清肺燥必兼泄散無用泥補者千金外臺諸方可案也治脾家溼痰者以二陳湯爲主方中有茯苓爲之君藥以茯苓淡滲屬陽能化溼也

陽氣一動溼自化矣治肺家燥欬者以阿膠救肺湯清燥湯爲主方中有石膏能清陽明之燥也孫氏於他論皆有理惟此條攻喻氏未免過當喻氏醫門法律中議論可取者甚多特其好爲自高蹈明季講學氣習此則短處又中寒論之鍛鍊直中溫熱論之瘟溫無辨正多可議耳

德森按孫氏謂蘇門先生天賦也有識小錄二卷

與甥范辰生札

王子

昨訪徐洪生丈得甥十八日留札知近從張敏軒兄受業讀書心爲忻喜蓋敏軒之爲人沈靜謙和切中當世讀書人性高氣傲之病爲根所佩服吾甥得所依歸卽

晚香書札卷二

三

不習舉業而日親高賢之化亦自有益況又肯勉志讀書乎此不獨吾之忻喜卽先妹丈九原亦當爲之默舉也然有慮者進銳退速一暴十寒皆聰明人之病所望澄心靜慮日就月將四書六經潛心講貫先正制藝擇其理明詞順層次清楚者得百餘篇讀之當有入手處根幼時父師之教綦嚴而立志不堅垂老無成當以爲鑒范氏詩禮之胄監簿一支在崑者衰微已甚倘得詩書振起於祖宗譜牒亦有光采此從承先啟後立想非世俗功名之見也勉之勉之抑孟子又云五穀不熟不如莠稗前者王湘甫勸甥習學地理以繼先業爲貧士

食力之計亦非無見此所謂莠稗之熟也今舍莠稗而擇五穀似已審矣盍勉致其熟而無爲莠稗之笑也哉譜稿一本今寄還根有隱求草堂文稿二本及裴氏小兒科方一本幸檢出寄來

復吳彥卿書

伏承開示做縣被旌孝子順孫姓氏此表揚潛德甚裨風化感甚幸甚然其間有前明人而誤列本朝者一人孫道光也是道光係明諸生縣之湓濱村人其孝行載於邑人張大復梅花筆談考錢蒙叟所撰張元長墓誌大復卒於崇禎三年筆談之作又在其前則道光爲勝

晚香書札卷二

四

國時人明矣有郡人而誤作做縣人者五人周尙文汪允昌莊覺周廖王德貞是也此據邑人朱用純所撰六孝贊而前此宋以入志因而沿誤案贊後明言據吳門張永暉所圖其鄉之孝子而作其首一人爲吳縣黃向堅端木卽萬里尋親者允昌贊中又明言猗與吳門汪孝子云云是尙文等五人俱非崑山人明甚此等處倘刻事略未知可更正否希呈諸同事諸先生商之至歸越一名據歸震川所撰傳及明史孝友傳嘉定縣志俱作鉞字汝威此作越恐筆誤也至葛李琦之爲李琦係國初考政尙寬往往有冒縣取之名而入學者逮後則

加本姓於其上所以李字無意義而疑其爲季之誤也至峻道歷官係登州經歷借補黃山館巡檢志上失卻館字亦屬遺漏峻道二子常旭常吉皆諸生旭字孟陽爲程朱之學家貧不苟取爲族墓以葬宗人之無後者嘉慶初元縣舉孝廉方正堅辭不應吉字景陸嘗兩次割股以療母疾兄弟皆敦孝友以志所未及故常吉未旌欲望於葛李琦事略後附書亦表微之意也未識可否切念敝邑自置以來旌表者寥寥至道光季年郡中有彙旌之舉被旌者乃十有八人猗與盛矣而今則尤備也然如先高祖諱碧字蒿民者以父六世祖康侯殉

晚香書札卷二

三

國難終身在衣蔬食獨居土室祇以家世單傳不可無後生子選後卽夫婦異室銜哀茹痛以迄終身允合表揚之典願以根之不肖不能先事表微雖名載邑志忠節傳中而今茲之旌未蒙錄及私心痛恨不能及矣然得海內大君子或詩或文加以掄揚則一字之褒榮於華袞且留爲後日之地未可知也謹錄友人六安州訓婁東王研雲丈所撰先六世祖像跋一通并先高祖遺詩二首素紙二幅呈之閣下倘蒙大君子念忠孝足重俯賜表微錫之題詠製爲卷軸垂示子孫感泐之私世街戡先此瀝懇容日恭叩門下根頓首

復俞漱六丈書

故人詒我書恍如對面語甚慰甚慰我丈課耕炎夏勞苦甚然有足喜者涉世本屬難爲只此本分事尙可盡力一也士人立身往往因衣食不足而進退失據者或不幸喪其所守今身體雖勞而心君安泰豈不甚善二也大抵盡心稼穡最是務本佳事學者舍稼穡別無治生之道能稼穡則無求於人而廉恥立知稼穡之艱難則不敢妄取於人而禮讓興抑且躬親勞苦則心不放逸而子孫可教也得之勤劬則守之悠久此人事而天者也讀書之士達則出而輔宣王化處則耕讀自守真

晚香書札卷二

吳

可謂無忝厥祖矣情根不善書欲爲君重題耕慶之堂續西田故事也槐榆圖詠固是仁孝所寄然必有此勤劬守業之真乃克副此繼志述事於閣下一人見之矣根今歲亦於舍旁種田數畝夏間渴雨課力引水方知喫飯非易日前奉訪見令似三如親事鉏笠歸爲西溪述之同深嘉歎以爲德門善教因卽命其長孫亦躬穡穡賢者之風固可使人興起也惜東西迢隔無由輟耕隴上以尊酒相勞承和拙作過蒙掄揚愧不克當謝謝

復顧勛齋書

根聞之爲地方計者興利莫如除弊何則除弊卽興利

也目今弊政不勝縷指矣而莫有爲之革者蠶桑之利固可裕民然欲行於今時譬如兩軍交綏而行鄉飲酒之禮也吾邑之病固在乎曠土游民驅之務本詎非首務然而必以漸也卽以城郭論之其男子非茶坊卽酒肆也甚者吸鴉片而甘爲廢人者矣其女子非刺繡卽豔妝也甚者婆娑於市矣此非有大儒身教之於前官府嚴禁之於後其頽風未可驟返也而欲以蠶桑之利勸之不太早乎蓋今之建言者大抵爲憂貧起見顧孟子有言田野不闢貨財不聚非國之災惟上無禮下無學而賊民興乃爲可慮閣下宜勉爲風俗人心計而無

晚香書札卷二

望

爲貧計者人心一正則止貧何患無術田桑何患弗重方今催科嚴迫如火如茶有產業者皆重足而立非可募捐生事之時願閣下亟寢前議或謀諸韓師尊刊刻勸民條教如勿入茶坊酒肆勿賭博構訟之類使明者驚心而勸其子弟愚者覺悟而知返此亦一事也與同志之友仿藍田鄉約之說德相勸過相規有無相資守望相助此又一事也蓋近今學者大病不先自治而急欲治人此宜爲戒蠶桑一事宜自爲謀使行之有效人自爲勸非可設局以勸人者若如高論欲先墾地植桑則勸人出資一難得人看守二難西溪云云若甚易者

彼蓋自爲妻子謀則爾而欲得盡心爲吾謀則殊少矣卽使桑成將賦之於人而不收其息與抑仍欲收其息與啟爭端而長盜心非可漫焉爲之也吾人於此惟閉戶讀書訓誡子弟苟免罪戾而已地方之事俟有如亭林安道者乃可措手古人有云庖人雖不治庖戶祝不越尊俎而代之又云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前車不違願先生熟思之

復韓師尊介孫先生書

根頓首根無似荷蒙師臺有鍼芥之契日者重以亭林先生祠主題字未定屬爲具議根非不知論人宜於所

晚香書札卷二

吳

重不當以依阿曲學之見致爲大君子所指斥顧根布衣士也邑中鴻儒前輩林立棋布若肆口直陳非所以避不敏也故前議有引春秋屬辭之義卽備言先生心事以爲福王唐王兩次徵召皆會事未赴然揆諸當日先生之心或以國事已無可爲而遂不往然決非心拒之而不之受者先爲具說於前至於吾朝篤厚前明海涵天覆凡明季之忠於所事史臣皆直書不諱則先生之斷爲明臣而其主之當以官書無可議者故卽繼之曰此議者謂先生祠主必書其前官乃能原先生之心合屬辭之旨可謂得春秋之義者也此數語者蓋揭亭

林先生之心事而師臺斤斤持論之心亦因之並揭矣此在讀者言外得之可也根復恐旁人之議以爲建祠作主實本朝之臣子兩藩遙授或有違礙則又引乾隆四十一年追諡諸臣詔書以深折之則所以伸師臺之說者可謂不遺餘力矣至於後幅所云蓋以身居卑賤不欲獨伸已說又一時謬以先生之爲人似不必以官爲輕重者致與前說反歧誠難逃師臺明鑒所謂委曲以就時議其文掩遏而不暢者也根過矣根往年曾覽亭林先生像卷見前輩題詠類但稱先生高風亮節爲前所遺老而其弁且陋者乃以留名不留名爲說心竊

晚香書札卷二

晃

非之妄題一詩以爲先生乃內聖外王之學繼往開來之人實千古之真儒非一時之肥遯詩出大爲前輩譏阿故題主之議所以不盡言者欲有待於師臺也亭林先生修明六經綜括羣儒網羅眾史垂憲百代固千古之人物不可以時代拘也然論屬辭比事之義則不可以其爲千古人物而不著之曰明而節義者實道德之藩維又不可以先生學問之大而不徵諸臣節則夫亭林之主之題惟師臺之議爲最允矣此非根依違洩忍之言也前議大半已言之矣至稱前書諱之瑕荷諸先生教我不及敬服敬服蓋天下事無鉅細必有其至當

或兩者俱是亦必微有短長師友論辨皆是學問切磋之道不必盡伸已說然謂稱明徵士顧某卒而著之於國史則已足表先生始終爲明之心稱明徵士而題於桑梓之鄉之祠主則猶未盡善此師臺辨析毫釐之處根所未及者承教歡忻惟師臺操特筆而書之則紫陽涑水不得專美於前亦卽前人書容州文學之例也冒昧率瀆罪甚

又與韓學師書

根不揣謹有懇者伏見老師臺大人整勵風俗表揚前哲爲近今所罕觀而根之無似又獲格外之知此亦師

晚香書札卷二

辛

友難得之機會也胸有欲白未敢率陳惟念先高祖蒿民處士諱碧字煒玉當國家鼎定之時先六世祖子晉府君以諸生抗節先高祖痛父死義卽布衣蔬食潛遯終身忠孝之思流露筆墨邑志忠節傳中雖略具事迹而其心事猶未能表襮當世此非得當世名賢一字之褒慮無以發揚幽潛顯開異代也今伏遇老師主持風教風義凜然根犬馬之齒六十有五失此不圖必貽後悔敬錄志傳并遺詩二首外具素箋求大書四字於前至賜以詩文重珠疊玉則出自老師臺褒忠卹孝之盛心非根之所敢瀆請也如蒙揮灑椽筆則當製扁茅堂

以爲子孫之勸并求海內高賢題詠以冠於家乘之前則根世世子孫感恩於靡旣矣根北面頓首拜上

上某公書

根伏處草野久慕閣下清德欲奉尺一之書逡巡未敢今不能無言者竊恃執事胞與爲懷故卒陳之吾郡固財賦之區也而敝邑又郡之下流也財賦重則民力艱居下流則生息微頻年水潦十室九空偶幸薄收瘡痍難復乃自漕收溢額以來三十餘年民以二三畝所入而供一畝之賦又以土著難移者備供流亡之賦宜乎催科之政日以拙而問閭之力日以絀也夫小民之家

晚香書札卷二

至

大都以五口八口爲率賦加一倍則失其一年之食加兩倍則失其兩年之食夫民失三十年之食而不窮且逃者未之有也夫民者邦之本也而農人者又爲四民之本古人勸農重穀崇本抑末今乃使民晞晞側目嗟吁之聲不絕於道民固不堪命矣然豈國家之利乎根居田畝遠不及知卽以敝邑而言邇年以來縣長疲於催比而業戶之情迫自盡者有之庾死牢獄者有之賣田拆屋棄子拋妻不勝計矣此草野迂儒私竊爲憂者也幸今撫藩大吏皆公忠體國然宜深探爲治之本勤卹民隱而拊循之毋使蕭然喪其樂生之心然後郅治

可得而幾也顧未聞有爲此說者豈以吾郡向稱富庶而疑爲民力之未盡歟抑恃敲朴之威而謂斯民果若犬羊之可以束縛而驅也夫貌富在市眞貧在鄉沾體塗足之苦仰屋忍飢之狀固無由接高位者之目也而務財者又但計其入之不足而不計其出之已多此宜略存平恕爲小民稍延殘喘乃今日之急務閣下清望素著倘出鼎言必有裨益庶不虛根之瑣瑣干冒尊嚴伏祈原宥不宣

復善堂諸公書

癸丑

晚香書札卷二

至

時事如此正富厚者力行善事之時於以挽回風俗人心行得十寸便是一尺有識者所見宜若此也乃今則不然反以爲時事若此吾何必爲此不急之務其見識膠固牢不可破此真不可理喻矣根素有熱腸凡一切利濟之事已雖無力尤喜勸人爲之今至沛國而其術乃窮致不能踐諾以開罪於大君子心甚耿焉兩奉賜函兩番造其門僅許出十千之數與前說大相逕庭追悔當時熱鍋不行卽掇根不卽奉復所以遲之又久者冀幸其一隙忽明則焚獨者猶有所藉耳乃遲延至今迄無消息其必以根之懃懃勸諭者若自爲謀矣而不知其爲焚獨謀也爲富厚者之子孫福田利益謀也如

此而不抽身自退幾於不知分量矣夫勸人之事人分智愚詞有巧拙以根之爲人愚而措詞拙至於其效如此夫豈無善於言詞而能動彼之心者乎蓋好事但求其成而正不必其悉成於我故此字復望諸同事別選善友或有能諭之使從者如此根雖不復與其事而亦陰受其賜矣統希亮察不一

復徐吉卿書 甲寅

吉卿足下記侍令先尊及陳本癡前輩坐君家草堂盤桓浹夕於時庭梅正放春光爛然翦燭銜盃宛如昨日迄今回首幾二十年足下已傷偏露客授江鄉弟亦老

晚香書札卷二

奎

病侵尋杜門荒墅每懷前事恆切依依擬寄寸箋鱗鴻靡便惟於相契一訊興居記念之忱想同之也江村坐雨忽接手翰含笑開緘宛如對面安仁謬譽非所敢承徐稱高踪竊所仰慕復承下問商及禮經引繩批根足徵勤學顧慚寡陋何足周知議禮之家夙稱聚訟泥古違今亦乖不倍稟經酌律是在通儒僕何人斯敢承下問獨念足下不棄耄耄老用忘固陋一進芻蕘所望博詢通人下匡不逮管窺未及幸祈教我學海無盡年矢每催足下如日在東他時所就正未可量僕老嗟孤落抱恨窮廬何時顧我一聞妙論北望停雲毋任悵悵仰惟

侍奉康豫媚學自愛餘不一

復陳梅村札 名榮 乙卯

山頽木壞無所依歸感悼之餘淹淹伏枕因不獲隨仁兄泥首几筵方深悵悵昨接手翰覽之不覺失聲嗚呼仁兄欲如前日侍坐易畫軒中聽先師之教豈可得哉根樁昧無知其獲承教於先師實由銀帆吳先生爲之介紹方幸當吾世得與古人爲徒乃不數年閒兩先生相繼爲道山之遊根如瞽者之無相俛偃奚適傷哉傷哉欲草一詩以抒哀痛而抱病之餘觸緒紛如提筆輒止然亦何待言哉知我之感飲食教誨之恩銜之終身

晚香書札卷二

奎

他日吾兩人蓋棺之日操月旦評者曰某某也守經繩之節蓋不媿王先生之門人若此乃所以報先生者也仁兄其勉之相隔一水握手爲難時因風便惠我德音此札未詳在何年今依原稿錄於此

與兒札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若但求一己之順適不諒他人之衷曲豈理也哉陳村之館宜早而告東人使其另行延請卽至戚如范心畬妹丈余不欲薦也一親戚去又一親戚來不幾落季孫龍斷之謂耶前日吾使汝到射角橋問范姓所言之館實以吾年來醫道淡泊薪水且

不支況住居梅心人情如此有何趣味意欲覓一小局姑躲一二年麤茶淡飯吾自甘之勿計其修資之厚薄也且我若覓得館如李四者亦可遣去有事喚一短工歲可省一二十千文也所慮者汝在家無事決不能如我閉戶弗出吾意東南如別有館可託周慰祖覓之父

晚香書札卷二

蓋

子相去不遠早晚可通各坐一館最爲佳事否則父子同館我仍於東南兼行醫道亦無不可只不可癡想仍舊耳如李梅亭待我甚好我去必固留其一家老少俱是如此只李銀塘兄偶云朋友交情太濃後必至於淡了銀塘此言竝非爲我與梅亭而發然於吾心卻戚戚焉因此不敢屢往亦不敢受其脩儀汝今歲脩米可將三石送與東人爲略償之意我心方過得去厚齋如推卻可以我字示之

此札當於道光二十一年辛丑作

與顧勛齋秀才札

丙辰

新正承枉臨恩惠未及奉答罪甚月晦遣兒子造府并送上嚴氏墓誌兩冊及委撰節孝傳稿懇仁丈覓便寄往渡頭能委曲達之也深荷深荷仁丈手輯邑先輩文此誠好事弟當年同石芸兄輯詩存稿時即萌此念奈此時專意在詩所借閱書籍頗多往往有巍然大集僅借其詩而割其文者有僅讀一過而未及鈔錄者由今

思之真可惜也自科舉法行而古文不甚重自水潦頻仍而藏書皆四散邑中前輩著作大半淪亡間有藏者亦不肯借出每歲科試時書林中間遇一二又往往苦於囊空貧士而欲讀書此正非易如兄丈年未甚老搜輯之日正長弟則精力已衰恐不能多見矣然選文必求其有益身心有關利病至於文之僅存者則亦不在此例也零珠碎玉詎不足惜耶今鈔周玉巖方矯亭改亭顧桴齋文數十篇所采入朱雪鴻文另紙錄上皆可入選者俟稍暇當再錄朱節孝及柏廬未刻文奉納也又小兒述兄丈設帳今歲近在東門乞示知的處過訪

晚香書札卷二

蓋

致札庶近便矣周玉巖集因妻東友人已借往故不能致草此奉白并候文祺不一

與張柳人秀才札

香翁來述令似壽萱兄遭炊臼之戚而閣下疑所服因寫高曾譜系詢諸香翁香翁有所見而未決尋以下詢按吳江王寅旭困亨齋集中有降服辨一條中有云子爲人後父得爲之服期孫爲人後得爲其祖服期父子祖孫之恩不可殺也旁親之期降以三等父爲子孫爲祖不降或以義斷或以恩勝也據此則出嗣子之服當從父子立說不必再推到高曾明甚今壽萱兄系柳翁

所出本生父之服出嗣子也律不以出嗣而降其一婦從夫服其婦之喪爲大功明矣況本朝嘉慶間新例出嗣子爲本生父雖降服期而居官丁憂士子輟考以此律彼則其爲服大功律雖無文從可知也又按宋陳氏淳曰堂兄弟之妻與堂兄弟子之妻若有尊卑然古禮嫂叔無服蓋推而遠之重別之義以親兄弟之妻猶無服況堂兄弟之妻乎自唐太宗始制嫂叔服小功而後代因之兄弟子之妻紹興服總今律服大功已爲定制蓋亦以子婦視之亦引而進之也據此兄弟子之妻本服大功況出嗣之婦乎但根猶有說焉家無二尊故禮

晚香書札卷二

五

父母不在兄弟各主其喪壽萱旣出嗣於礪筠礪筠之配郎夫人在堂隱爲內主婦人夫死從子王氏之喪宜以壽萱爲主所謂夫死從子也若於翁似宜但爲之製服而不必列於正帖必不獲已另以古色小簡書大功服某附於帖內旣不尊家無二尊之義又不失禮無不答之情此從宜從俗之說也草此奉復并慰

與徐洪生文書

根行能無似承仁丈嗜痴之愛厠諸交契之末惠誨勤勤有加無已茲者以根犬馬齒增憫其貧老無聞加以拂拭旣惠佳什又錫大文殊甚鄭重非根所承也至謂

根立身行事有合於君子之仁則尤非敢承蓋大君子之立言期望於根者如此語曰行百里者半於九士當更勉力以副厚望至於介視之舉則根之鄙心有不自安者三事敢以奉告寒家自祖父以來舉無大年先人壽止五十有六視諸父輩已爲最高故根自孤露以來見里黨中有年七十八十者心輒忤忤感念先人僅及中壽或至雪涕今根以多病孱弱之軀不自意幸開八秩若偃然稱祝言念先人於心胡忍此不可者一也又鄙性素介凡交游中苟非心知及義有可受以外授贈必堅麾卻今若牽率爲導或姻戚里黨聞風接踵受之

晚香書札卷二

五

則不安不受則不可甚非心之所喜此不欲爲者又一也方今天時人事觸目酸心淮揚通泰流移載道欲安輯之而無其術欲施濟之而無其財此正古人微樂減膳之時而以年至受賀是誠何心此不可受者又一也故承賜大文根讀後卽卷而藏之不敢以示人閣下倘蒙記注新正晴和扁舟過我以賀歲爲詞根當竊烹烹茗作竟日淹留固所願也惟不望擎萱麤攜銀燭以誇示閭里使之效顰則此心庶可自安惟鑒察爲幸

與膠城葛鐵生先生書 丁巳

根草野迂儒未嘗學問承四方諸君子不棄顧愚謂爲

可教正欲鞭策驚頓而桑榆已晚無能爲已年前荷蒙
研翁先生千里神交書尺往復以病貧之故不能遠詣
臬城親聆塵教而先生慇懃垂注貽書見及有得歸我
卽訪延平之語何圖此約終成虛願悵何如之門下經
術湛深立品超卓經師人師一身兼之根久已欽遲思
圖親炙徒以雲泥間隔帶水迢遙遂稽良覲春暮偶留
貴里根以文旆尙在安省是以未修事賢之禮乃蒙枉
駕寓齋慇懃垂注此在前輩引掖後進之忱誠深誠厚
顧根無似不敢當也途中再荷手書勒拳注念且承飛
千仁兄惠分門下所注小雅開函卒讀歡喜無量感謝

晚香書札卷二

三

感謝拙著數卷尙留誠齋先生所倘蒙垂教賜以弁言
并爲加墨則誘掖獎勸之私在後學益深感泐矣鴻便
肅此敬候婺源之行何時返旆念念順請道安臨楮神
往

己未冬十月一日
袁山樸臨璣焚

晚香書札卷二

晚香書札校誤

卷一

十葉後二行 先世祖 先六世祖

二十三葉後十行 相與 疑有脫字

三十一葉前二行 百畝 百畝者

三十四葉前四行 亦肯 亦不肯

十行 成 成羣

三十七葉後五行 當必 當必有

四十一葉後九行 澹如 澹娛

四十二葉後九行 有推薦者 可推薦者

晚香書札校誤

四十三葉前五行 相知 相知如

卷二

三葉後六行 以愈惠及 以惠及

四十六葉前五行 不幸 不幸遂至

苔岑尺牘



夏弢甫先生著

景繁堂全書

湘陰左宗棠敬題

夏先生新傳

徐世昌撰

夏斯字心伯一字穀甫當塗人父鑾字德晉號朗齋嘉慶元年舉孝廉方正以優貢官徽州訓導訓士極嚴有屈辱必爲之直嘗謂士習宜整頓士氣亦宜培養學宗程朱篤行爲時所稱先生承家學道光乙酉舉人以武英殿校錄議敘官吳江婺源教諭生平不求聞達在婺源十八年與生徒講學惟以誦法朱子相助刊發小學近思錄示學者入德之門士習丕變農隙之時周歷鄉村與民講約以淺語闡發聖論十六條附刊律例之簡明者於後嘗曰教官以教爲職非獨教士雖庶民與有責焉咸豐初粵匪擾東南先生倡團練與婺人約曰七十老翁不能任天下事願與若死守婺而已城賴以全擢

夏先生年譜

夏先生年譜

一

穎州府教授以道遠不克赴左文襄宗棠督辦浙江軍務聘參戎幕先生建議以徵爲江浙門戶救婺卽以圖浙後路肅清而後浙可安枕又謂用兵之要以慎爲先未復之地慎進攻不可輕犯賊鋒致墮詭計已復之地慎回顧不使賊出我後頓棄前功文襄聽其言先生又籌貸銀米給留徽及金嚴諸軍以功保內閣中書先生爲學兼綜漢宋長詩禮二經而尤深於朱子之書義理訓詁名物制度說文小學皆能博考精研深造自得其所撰著以輔翼世教爲心桐城方存之嘗稱其擅弓辨誣三卷有功孔子述朱質疑十六卷有功朱子同治七年門人吏部胡侍郎肇智以所釋聖訓附律易解及檀弓辨誣述朱質疑進御有年屆老耄篤學不倦之褒並命武英殿刊刻頒發天

下榮之十年卒年八十三他著有學禮管釋十八卷讀詩劄記八卷附錄五
卷學制統述二卷三綱制服尊述義三卷六書轉注說二卷養疴三編八
卷賈誼政事疏考補一卷陶主敬先生年譜一卷景紫堂文集十四卷晚歲
又著易君子以錄二卷聞見一隅錄三帙

景紫堂全書

夏先生所傳

二

景紫堂全書序

聖人之道載於六經遭秦火後漢之諸儒掇拾煨燼纂輯殘缺殫勤於文字訓詁之間雖微言大義有未暇及而使後儒得所考據以求聖人之意功亦不細矣有宋五子興席漢儒之業因經求道超然獨契太極西銘定性書好學論諸作實能發前賢所未發至朱子集羣儒之大成其於經訓尤覃精研思條分縷析無不根極理要聖道由是大明而漢儒之說遂絀青出於藍而勝於藍亦其勢然也我

景紫堂全書序

恐泯沒而不傳因欲蒐羅散佚以復振其墜緒此誠好古之盛心也然矜尚之過著述相高遂有菲薄宋儒而以康成奪紫陽之席則又舛矣當塗夏穀甫先生少而好學老而彌篤皓首窮經數十年不怠尤服膺於朱子以景紫名其堂誌願學之意所著述朱質疑於朱子一生進學次第確有定見詩禮諸說亦能自抒心得擅弓辨誣一篇尤有功於聖門爲海內鉅公所推許予竊服其由漢學之專勤探宋儒之精粹沈潛於文義之近而默契乎性天之微有非近世經生所能及者先生里居與朱子近又司鐸於朱子之鄉因推所學以教庠序之士使後之學者

咸知敦崇經術窮理修身恪遵朱子之訓以仰副

朝廷作人之化則先生景紫之意庶其愉快耶程子之言曰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弊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予讀先生景紫堂集益不能不有味於斯言

同治六年丁卯夏五月閩縣陳濬心泉氏拜序

景紫堂全書序

景紫堂全書目錄

第一冊

檀弓辨誣三卷

述朱質疑十六卷

第二冊

三綱制服尊尊述義三卷

學禮管釋十八卷

第三冊

讀詩剴記八卷

目錄

詩章句攷一卷

詩樂存亡譜一卷

朱子詩集傳校勘記一卷

詩經廿二部古韻表二卷

以上四種附

第四冊

學制統述二卷

六書轉注說二卷

漢唐諸儒與聞錄六卷

訐謏成竹一卷

息游詠歌一卷

以上三種名養病三編

賈長沙政事疏考補一卷

陶主敬先生年譜一卷

第五冊

景紫堂文集十四卷

未刻書目

春秋左傳祛疑

春秋公穀存疑

易學旁通

目錄

轉音紀始

小牕日記

聞見一隅錄

右景紫堂全書十七種八十一卷吾

師當塗夏先生之所譏也先生於書無所不讀而尤達

於經其治經也不參已見不設成心博攷諸儒之說以

求通其義其有不能通者則屏去舊說涵泳經文虛與

委蛇以體察之往往得其真解又病晚近諸儒好異講

漢學者只臆口說不責躬行甚者鄙薄程朱離經畔道

爲人心風俗之憂故名其堂曰景紫以表入道之正鵠焉
僅弓一書先備疑其說者皆以爲記禮之失實先生則斷爲詆訾聖門而作故凡孔氏一門及其高賢弟子無不憑虛造端逞吻發難以快其攻擊之私陽予之名而陰訐其實爲聖門之蠱惑成檀弓辨誣三卷朱子一生之學爲道一編晚年定論所誣清瀾陳氏起而辨之謂朱子溺於釋老在四十歲以前雖陸清獻公亦沿其誤先生編年攷數則據平果齋年譜朱子答江元適書斷爲二十四歲以前不廢二氏然亦格致之一助竝非

溺志於虛無反覆嚴辨不遺餘力旁及朱子平生師友之淵源出處之節目立朝治民之盛德大業成述朱質疑十六卷儀禮十七篇喪服至爲精微元公垂法百代手定爲經子夏稟承師訓親衍爲傳後世議增議減皆枝枝節節妄測高深先生則謂制服以尊尊爲主而尊尊以三綱爲重故子夏傳云父至尊也君至尊也天至尊也發凡起例一篇之中展轉申明不逾此義然後知父在爲母齊衰期父母爲長子斬衰三年天子諸侯之服皆斬婦人不貳斬皆磊落大義炯如日星無復可疑

目錄

四

成三綱制服尊述義三卷朱子儀禮經傳通解勉齋信齋足成之其後徐氏之讀禮通攷秦氏之五禮通攷江氏之禮書綱目雖持論互有得失皆偉然大觀先生酷愛數書丹黃不輟遇有心得詮釋爲篇成學禮管釋十八卷毛公傳詩本無序文先生立八證以明出自衛宏齊魯韓三家班固稱魯爲近之先生則據匡衡說詩以爲齊詩最優六笙九夏聚訟紛如先生則謂鄭注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最得其實古韻分廿二部以集諸家之成校勘朱子集傳以正俗本之誤其尤精者毛公之詩授自蘭陵先生則謂毛公主孟子性善與蘭陵異旨成讀詩劄記十三卷附錄五卷此先生治經之大略也雜著六種皆不苟作而漢唐諸儒與聞錄尤關道脉文集十四卷無非布帛菽粟之言其易春秋諸書不以示人尙有待於異日先生幼承先名宦公家學壯遊學京都哲匠宗工捧手受教晚年一官落拓浮沉婺源平生讎箋門弟子各徇所好零畸付梓未有統宗湘陰左季泉中丞駐節婺源高先生之學屬其涯爲一編題之曰景紫堂全書光甲曾與聞著述大旨爰撮舉梗槩

綴諸目錄之後爲當世能讀先生之書者導夫先路焉
同治紀元歲在壬戌九月既望婺源門人王光甲謹識
時年七十有八歲

吾岑尺牘

湘鄉相國書

毀甫尊兄大人閣下頃接惠書并大箸具見研經耽道學有本
原軍中少暇不及悉心抽繹但繙閱一二檀弓辨誣發千古之
覆成一家之言足與閻氏尙書疏證同爲不刊之典轉法說與
鄙人所見不甚符合而述朱質疑中所論朱子之學得之艱苦
則鄙人生平之宗旨治軍之微尙有如桴鼓之相應自以秉質
愚柔舍困勉二字別無入手處而不意足下尙論大賢亦以藉
苦二字發其微也乾嘉以來士大夫爲訓詁之學者薄宋儒爲
最崇堂全書 吾岑尺牘 一

空疏爲性理之學者薄漢儒爲支離鄙意由博乃能返約格物
乃得正心必從事於禮經攷覈於三千三百之詳博稽乎一名
一物之細然後本末兼該源流畢貫雖極軍旅戰爭食貨凌雜
皆禮家所應討論之事故嘗謂江氏禮書綱目秦氏五禮通攷
可以通漢宋二家之結而息頓漸諸說之爭足下講學有年多
士矜式如能惠然肯來啟牖愚蒙實所忻幸不勝跂望之至愚
弟曾國藩頓首

涇陽張副憲書

尊著檀弓辨誣可以千古鄙意檀弓一書因篇首有檀弓字因

以名篇如論語子路季氏孟子萬章公孫丑之類未必卽擅弓
自作質之高明以爲何如此書有單行本所見惠十餘部爲幸
芾頓首

又手帖

頃有人往山東曲阜辨誣一書案頭屢有存者祈再惠數部以
便帶呈 公府蓋此編辨誣有功聖門不小也

又書

張甫先生閣下承示辨誣鈔本緝閱一過俗寫字甚多校正錄
於別紙其字畫亦欠精緻未可進 呈敝西席鮑君達夫工楷
其紫堂全書

書素嚴正俗之辨茲屬爲一頁送閱如其許可卽望明日過我
面訂一切也張芾頓首

安化陶文毅公書

張甫廣文閣下貴縣陶主敬學士爲有明開國功臣之首其全
集存者日少去年舟泊采石曾屬張茂才耀西重刊未識能否
告竣承示學士年譜一編會萃元明二史及文集所載旁采明
初諸儒之說搜括無遺至闡明學士之學一宗朱子不稍參以
金谿之說尤爲卓識又謂劉文成宋文憲之出皆學士爲之勸
駕足補史傳之闕實深佩服吳江震澤節孝添人現存合例較

武陽舊案爲備嗣後可照此推廣辦理八月後卽當彙齊咨
部也愚弟陶澍頓首

歸安姚文僖公書

東南小學以戴海陽爲大宗然以互訓解轉注實非祭酒之旨
得尊箸反覆辨證翳障一空凡某之屬皆从某卽祭酒解轉注
之例尤直捷了當此事本康莊大道說者自陷荆棘耳文田手
泐

黃梅帥仙舟先生書

七舍弟來浙盛道賢昆玉館課之嚴感泐無既學制統述一編
其紫堂全書

音岑尺牘

三

貫穿康成之注左右逢原此漢唐人說經家法不識宗樹等能
領會否所論古人喪殯備火之法甚詳讀之悚然浙中濱海州
縣頗有火葬惡習已嚴飭禁止矣浙自宋至今爲理學淵藪有
明尤盛其流弊亦無窮考夫稼書二公出有砥柱中流之力楊
園無後陸裔近亦式微屬訪讀朱隨筆容再奉報友生帥承瀛
頓首

潞河白小山先生書

張甫年兄閣下歸來台旌已出都門不勝離索之感尊箸讀詩
割記覆閱一過覺前序猶有未盡如論文王曰咨咨汝殷商一

篇雖意存宜監而措詞失體紂雖暴君也文王雖聖臣也一日之間天命未改卽冠履之分依然托於文王之口而咨之汝之數其罪而責之文王何敢若是此詩作於召穆公足見穆公之賢上遜周召遠甚創論特識爲自來說詩者所不能道不敢道而實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足以扶綱常而植名教也爲之一快友生白銘頓首

黃縣賈東愚先生書

別後五兒不祿深負閣下之教心中恒怍怍不樂惠函稱居太夫人之憂日夕讀禮於喪服一篇頗有會心如古人父在爲母

景紫堂全書

苦岑尺牘

四

期而父母之於長子同斬衰三年似乎不倫不知周人制服以尊尊爲義而尊尊又以三綱爲準故子夏傳曰父至尊也君至尊也夫至尊也經列其目傳詳其義周情孔思如出一轍云云細思之實有見地此書若成乃講喪服者不可少之作也校錄館明年當得議敘速來尙可趕及友生允升頓首

新城陳碩士先生書

昨耕亭主政袖閣下雜著見示其釋憲廟向一篇專爲磨勘今科南闈而作足以箝訛訛者之日至謂四庫全書目錄係出紀文達公之手文達素不滿於朱子頗排眾議而立新論向闈

姚姬傳師亦如此說然不及閣下之詳備也拜服拜服用光頓首

古欽江秋田廣文書

駿甫世兄先生閣下連日讀養病三編頗得閱所未聞近人治詩中毛傳者甚多然皆不過訓詁名物之末至謂毛公之詩授自荀卿而學則宗主性善與荀子大異引思齊傳文王性與天合及長發傳湯與天心齊爲證且謂毛公引用蘭陵之說不著姓氏而歷引孔子孟子遺訓最得淵源之正此閣下之獨見也今世講漢學者五尺童子皆知推崇鄭康成實則剿說雷同與

景紫堂全書

苦岑尺牘

五

耳食無異閣下獨得鄭氏之精謂中庸注木神則仁五句爲韓子言五性所自出神乃氣之精英程朱以理爲性理亦氣之精英又樂記注理猶性也以天性解天理亦與伊川不相悖鄭氏有知應歎後世有子雲矣息遊詠歌中詮釋離騷語簡而括改曰黃昏以爲期兮二句在何所獨無芳草兮二句之下天衣無縫何精妙乃爾惟孔明後出師表雖不見諸葛集實非僞作當補入耳世愚弟江新祖頓首

江都汪孟慈農部書

駿甫先生閣下接示知先嚴已入郡志儒林傳銘感之至大夫

士有廟則必有主得大著發揮可以有定論矣賈長沙政事疏實缺六太息之一閣下據大戴保傳後篇補之奄然如合符復析豈文章之顯晦離合亦有數以存乎其間耶如有副本祈錄寄一讀爲快喜孫頓首

賈池桂丹盟觀察書

尊箸琳琅琅富有一日新辨誣一編功在闕里質疑數冊功在紫陽不朽大業於斯爲盛吾皖歸然靈光後生山斗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何幸如之超萬頓首

通州徐樹人方伯致潞河白退庵觀察書

其崇堂全書

大

舟次胥門得景紫堂各種朝夕披誦大開茅塞可爲愈疾良方功勝於藥石矣

崑山吳雲甫明經贈詩

悠悠緬元化惻惻變題鵠悲笳日夜聲著書聊不輟吾觀世上士能掉三寸舌口談雖爾賢何異勦陳說先生養精邃斯文體歸藏垂垂白髮期論道氣彌決無華返其樸無巧守其拙一官朱子鄉千秋勤表嘷迢迢新安江自笑因人熱春雨蕙蘭滋秋風葭莢揭嗟嗟戎馬地千里爲孰覲巖壑日以上惆悵伯兮竭文章交有神古者天下傑落日黯平蕪謳歌冰雪潔關山莽回

互巢許困蹙躄登然空谷音不吝兩端竭太平良有期羣醜靖萌蘖朕蕩開天門何時我躬閱能令民行興實貴經心扶慨然遲暮人努力抱殘缺吳以醵撰紳

乙丑續錄

吳縣潘伯寅副憲書

毀甫尊丈先生閣下詹企筆距踴寐爲勞頃拜惠書并辱大箸即寓恩惠未及徧讀紬繹數種皆能發千古之覆成一家之言耽道聖經允爲後學櫛櫛蔭年少質鈍眇所窺見然於退食之暇螢光燭火亦思究心典墳討論得失先生海內經師人倫冠

景紫堂全書

其崇堂全書

七

冤向望教言時逮闕啟愚蒙是所禱幸鄉後學潘祖蔭頓首
婺源余黼山先生書

兩月以來敬讀大著景紫堂全書覺衛道之嚴研經之細扶世翼教之苦心畢見於字裏行間此非近世考據詞章二家號稱名士者所能彷彿萬一也夫經學至國朝大備矣然其間有意於誇多搜異馴至離經畔道而不自知此學術之憂亦政俗所繫也先生原原本本純粹以精底柱中流厥功甚偉光不揣淺陋謹就管見所及爲書後三篇錄呈裁定餘容面謁不盡欲言後學余龍光頓首

桐城方存之先生書

歿甫先生侍右宗誠桐城迂生也少從賢師友游得問學問途
轍好讀經史及歷代大儒名臣之書年二十餘家兄植之先生
自粵東歸益親炙數年於是讀書專以程朱爲宗而兼習古文
辭以爲發揮義理表章忠孝節義之用其後遭亂避居空山爲
吳竹如方伯嚴渭春中丞胡潤之宮保曾滌生節相所訪聞互
相聘請遂歷游山東直隸河南湖北去春始反安慶於友人案
上見先生大集借讀一過詩禮博徵詳考實足補註疏所未備
三綱制服實足發古聖制作精意當乎天理人心之至禮弓辨
景紫堂全書 卷八

八

誣述朱質疑實爲孔子朱子大功臣而述朱質疑於出入二氏
條尤爲精確論陸文安公亦極平允精當其於朱子出處經綸
皆實有發揮讀此一節卽括朱子全集年譜之要洵近世未有
之書也其他如義疇三編皆足以涵養性情開拓胸臆而文集
亦皆實考証可謂學者之文讀竟竊嘆游歷數省所見時賢著
述不爲不多而非偏於空疏卽偏於駁雜非偏於鄙陋卽偏於
浮華從未有見如先生大著者也恨一江之隔而不能溯游從
之時深欄幕昨敝友崔第春孝廉至省蒙承寄賜大集如獲至
寶再讀一過並囑示同志之士皆莫不心欽之也謹拜謝大德

家兄植之先生漢學商兌及他著述蓋數十卷今板爲賊燬矣
擬他日刻成奉上拙著亦多惜無副本呈正肅此恭請道安桐
城後學方宗誠頓首

沅陵吳桐雲觀察書

日來紬繹尊著精博浩瀚而於學術風俗人心三致意焉大廷
奔走中外所見海內名人不少然未有通漢宋爲一家躬行心
得集朱子之大成如我先生者也大廷以僻遠愚瞽少失怙恃
中鮮兄弟長乏師承自分爲宇宙不足比數之人顧性嗜讀書
而不諳世故今者薄游武林邂逅得遇先生經師人師卓然爲
景紫堂全書 卷九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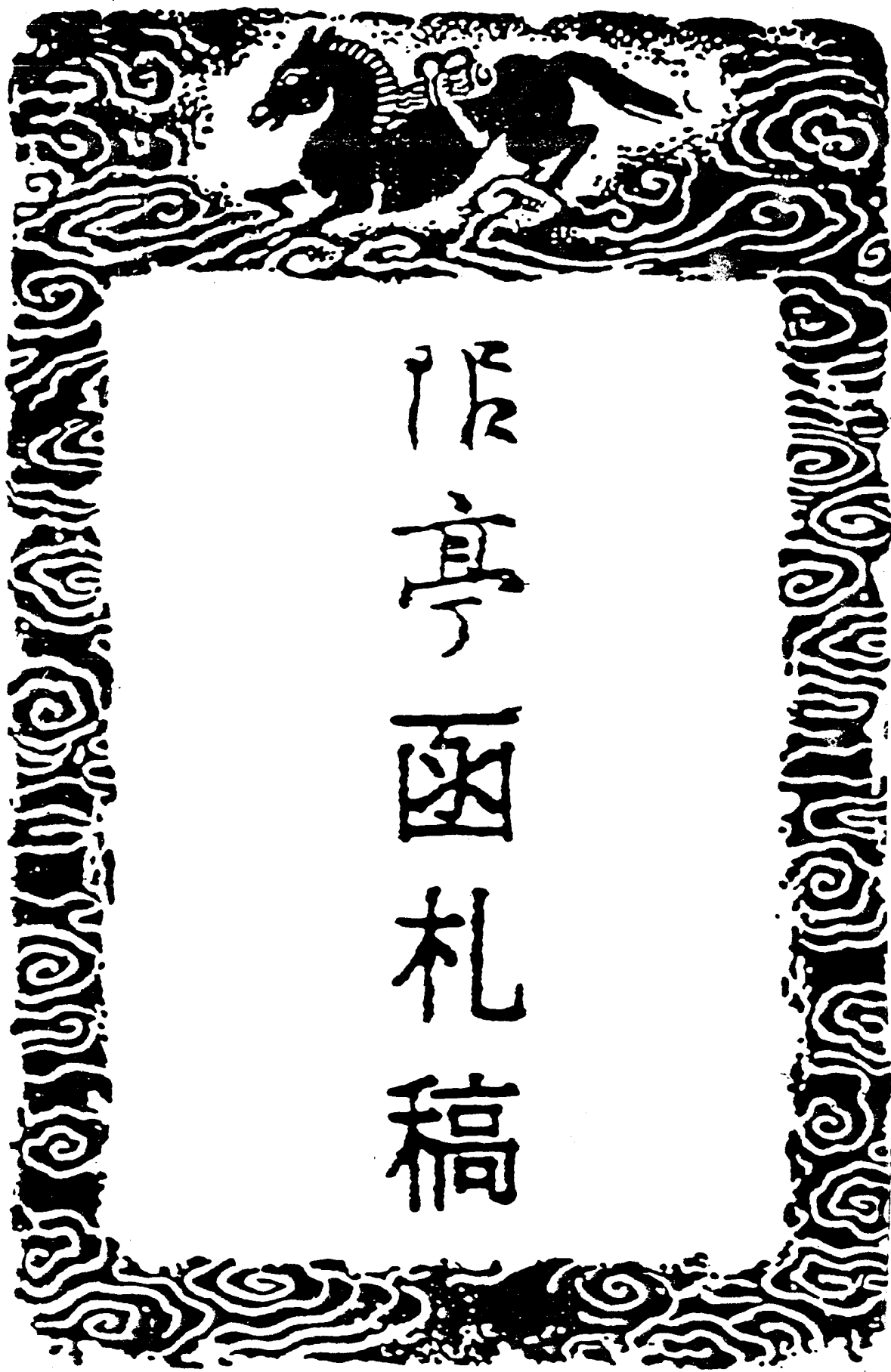
小子樸樸可謂畢生之至幸方擬執贄門牆與聞緒論乃於拙
著過承褒獎且賜跋題小子何人詎克當此惟當勉益加勉以
副厚望肅請道安容面罄不宜後學吳大廷謹上
武甯張鍊渠廉訪書

歿甫先生大人經席竊鳳翥仰盛名者久矣曩於友人處獲讀
景紫堂全書不勝佩服夫孔孟之學得紫陽而後演其緒先生
仔肩紫陽道脉謂非斯道之幸乎集中檀弓辨誣尤爲洙泗功
臣孔穎達何人其於檀弓之誣未能辨之且又多所增會是得
辜名教而並有忝於洙泗後裔者先生毅然辨之此涇陽張

支毅公與今 湘鄉相國所爲同然折服而鳳翥之所以景仰
未遑者也嗣又得友人持贈恭校康濟錄一函誦悉先生肆力
經世之書固不徒條貫經義闡發性理已也鳳翥自渡皖以來
急欲一親道兒竝以藝爲紫陽發迹之地幸借巡視一申仰止
誠心藉聆掣教乃遲之三年冀此願之償而不可得積慕生憶
積憶生企前此以拙稿托洪蓮舫學博面呈荷蒙不棄報之以
康濟錄全冊夫此書已獲一部今將以惠賜之一部郵寄故里
什襲藏之至景紫堂全書如蒙惠賜則瑯嬛異書較吾家茂先
多獲一種其拜賜更無涯矣靜候玉音敬叩杖履祺福張鳳翥

頓首謹上

12
亭函札稿



本書承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說苑新序新語新書
 淮南子言太元司馬遷
 申鑒明人法
 廿說新語
 俗信通義
 鹽鐵論
 孔子家語

周禮記
 易傳
 春秋繁露
 大戴禮記
 禮記
 荀子
 韓非子
 呂氏春秋
 史記
 漢書
 後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魏書
 北齊書
 周書
 隋書
 南史
 北史
 舊唐書
 新唐書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清史稿

內要緊家信煩
 或在書局一閱便知
 書局常至武昌省城在制台衙門對面問明交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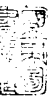


酒資壹百文
 給與回信

金陵坊口大街莫公館託



致王少鶴廷尉珍家書



少鶴先生大人函丈去冬初奉箋累疏皖中漂
當已達臘尾奉到鈞仙郵末十月賜書因循未復近
雲又寄示與波書復蒙一再垂念簡牘無用之門生
灰何已 朝局更新中興有象而先生躋卿貳仞樞
即六非甚不遇顧念鄉壘撫摩生事乃多驚心動魄
言誦豈然自朝野待先生久久竟機空唯冀獻
替整頓亟濟時艱以副天下之望於意中不可已事
安心俟之不以擾吾珍攝是所切禱龍歸山房詩刻就

望寄示先生自信在文尤願早晚梓來不必過示於慎
快海內學人先親也友友今歲仍以遙飲廬陽山長為
余依兩農提學行館為居昔者發後文藉賤書室中得
備任史平生嗜好頗用自豪招朋儕之妒故相中及
之身哀事讀之不咸片段平時無真見心得將不免
於玩物喪志大可懼耳此向軍中僧即行而有苗為
浙軍利而漢賊皆北入春以來皖中及之擾動徒以九
洲橫亘中江未能規取賊之接濟糧械恣意南北皆
由之致我兩花一軍成羶羊之觸羶不少而恃使相

持重不惑諸將能何譽不輕動以及今月奪彼兩花萬
壘而小師即乘累力克此洲並收瀕江必爭之險長江
乃全為我有且上海鬼艇未助者猶要挾未行濟賊之
鬼殲除不少兩端之希五亦未曾與戰尤之以伸中國
之威而寒反賊之膽若能乘此痛勦惡苗以維同請金
陵即在掌握羣毛之盡直可計日羣毛之外國之有基
故收九款之功直不存收安慶下未知果向視之何如
耳西南回惠既聞據理國而有漢城復聞漢城漫然克
復歧疑聽聲茫所取信謹監唇齒故鄉殆不可居老妻

大兒又奔波逃難而來而遵義先嚴表誌未能手完庭
弟硯食無定居瑤芝草及弱妹窮守碧雲老屋獨山
故鄉尚有一姊兩妹大猷等四姪亂後絕無消息而庫
年打城戰死之孤孫遠猷強孫秋蘭與殉城死遠猷之
寡妻池殉村焚死大猷之寡妻陳皆葬焉為之腹無馬
革之裏兒輩不悉不實故鄉未聞旌卹春念在役疾育
疚心自非歸計補懷決不能了當一二干戈滿地已不
知流離轉何所西望悲歎當何已時即祥芝弟懷甯彈
件使相一洞其枉即為昭雪開復湖南知縣仍留皖南

捐甚重六兒莫強來得與小兒倪孫同理功課妹倩勢
 尊齋庭昌以諸生上書發使相營造就六來同寓並在
 家慰意事然祥芝有官不能奉兄仍不免於謀食莫強
 初得青衫妄思觀場順天德去不下且夫賦得於林樾
 學問了無入處倪孫奔走京廩廩舍帖括而求時務便
 訓不明恐將文難破碎無所成就又復索然意盡唯有
 朋友之樂不減京華合肥徐子聽甫為子聽為子聽詩
 文感激豪宕成一家言嘉興金履生為子聽為子聽詩
 為劉第五下筆敏快廢棄可惜新化鄧伯昭為子聽為子聽詩
 肫懇有雙梧山館文行世不為無益世教之言秀水錢
 警石為子聽為子聽詩勤於校讐手完四史猶見走筆遺風
 瑞昌孫琴西為子聽為子聽詩清放鶴立直然無風塵氣文詩亦典
 則蒼健桐城方存之為子聽為子聽詩從弟為文理勝石埭楊
 仲乾明為子聽為子聽詩行敬恕消人各鄙各桐城徐枋為子聽為子聽詩
 年精悍為子聽為子聽詩有宗法姚鼐庭為子聽為子聽詩則石甫翁少子相從
 講學質地甚厚外此莫多磊落之才未易遽數皆以音
 雅公當世就門重賓蓋蓄天下抱才負異之士翕然歸
 之友芝澹廟其間左支右梧無能為役徒自愧耳琴西

欲扶師友同集意自惟公及其文勝著作存後并錄
 之索先生文以昔携副本及桐中示論文新著付之
 矣更便草一奉箋敬請
 道安不次不盡

再再者友芝新收唐人寫本說文殘卷本部百八十餘
 篆其解說異同增損勝二徐本倪野濂公說為尤物所
 歸是縣書之報又謂乾嘉諸老所未見而獨有之焉可
 不廣其傳已照元式付梓復為校勘記附焉俟成更寄
 呈教因憶前年先生賜書示及王友說文句讀已從
 壽陽相國得之約友芝至京時走領現在面泮有負期
 待必再至明春非早晚事乞飭檢付以問差官為幸壽
 陽侯唐說文成呈本並作書謝也



寄唐鄂生太守

鄂生四兄郡公同歲侍名辛酉歲冬在鄂郵寄一函不知達未爾時欲畧游曾胡兩帥間觀其部署設施來歲即為歸計既謁胡公居數月即馳謁曾公通曉城收復從之來遂來西滯曾公甚欲彊以州縣特以彫弊之餘刊刈撫摩不易措手又精力漸衰力辭不任乃家還領廬州山長以供朝夕續而故鄉殘燼益不可更居去年冬小兒弄孫遂將其母妹犯險出峽以來萍蓬漂泊雖有聚首之樂而未殊荏桂不易支吾兼以家山諸弟多

少不日往失飢渴又獨山一家盡遭燹燬遠猷孤孤及子秋闈於堪臨時巷戰以死兩寡嫂亦死於兵未而首尾不能呈請如典祖宗墳墓不知墮落何休憂從中來不可計他少年意氣一切雪消冰冷即文字佳習亦復孱為奈何差幸友朋之樂不減京師合肥徐懿甫子爽任真話文溫新化鄧伯昭其人有集行世又相懽方存信有奇氣之草嘉興錢警名四史亦有集行世是之宗時事文頗健連嘉興錢警名四史亦有集行世是草慶先瑞安孫琴面有曲則古蕭散文君子外以經濟文章術藝名家者尚數十人發芝參錯其間能為

役而受益不少惜老鈍不可改鑄耳前日警石化去是日伯昭又行皆令人作十日惡也伏憶草堂為別忽九年前吾鄂公以傳家治譜作循吏又手提一旅迅掃兩川直漢師抄執為神王自是疆場宣勞盡以發尊公未竟之志豈知他日嚴尹非意外外是都茅屋必有巨靈子美耳送伯昭舟手此敬頌勛勳不次石片



李弟事恒墓志銘

曾國藩

曾國藩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丙寅我李弟殁於金陵軍中
 逾月後適安慶國藩設次哭奠以禮遣之反葬弟名國
 祿字季洪後更名貞幹字事恒少則落髮自持脫士町
 畦視人世毀譽及書史褒誣熾惡不甚屑意不隨眾為
 疑信時或詰難參伍大破群惑嘗應縣及學政試再冠
 其曹已而歛落科舉業不冒竟學咸豐三年國藩奉
 詔討賊召募水陸諸軍季弟挈六人以從提督楊載
 福侍郎彭玉麟如皆家李弟所為僚佐季弟薦此二人
 為英毅非常已願下之四年三月岳州兵敗季又亟

石鏡齋詩略卷

白諸將無罪已願獨坐之其後楊彭二人果以水師雄
 視東南而諸將亦次第登用擢取高官大名獨季弟黯
 黯歸去築室紫田山中柴門絕人事身與世若兩不
 相收八年十月母弟國華戰歿三河季則大慟誓出殺
 賊以報兄仇而雪前恥郭師胡文忠公方廣求將材命
 季令領千人自黃州建旆而東十年正月連克太湖潛
 山三月始與弟國基會師以圍安慶十一年八月克
 之明年為
 今皇帝元年弟以正月師次三山三山者宣池羣賊四
 萃之區軍入援他寇十倍我乃以計招降三縣義民之

陷賊者燠休而屬使之得四千人偏伍約法用破魯港
 克繁昌下南陵蕪湖而國基亦以是時克東西梁山徇
 和州當隆季年石元弟復會師進落金陵之雨花臺江
 東之濡於兵涉疫殲興時士物枝相屬弟病亦屢瀕於
 危乞議假得養疾適以援賊大至強起戰守四十六日
 賊退而病劇不可復治矣季弟初以叔儒學訓導知
 國子監學正銜克復安慶晉秩同知
 賞戴花翎厥後連克繁昌三縣
 天子雖以國藩前有辭賞之奏然猶
 特賜還勇巴圖魯名號至大破援賊晉階知府

石鏡齋詩略卷

命下而弟不及見矣事聞遂退贈按察使照軍營病故
 例卹卹師
 詔書謂朝廷早欲擢用特以國藩懇辭留以有待嗚呼
 聖主之于臣家恩寵不世獨惜 國家欲大用吾弟與
 吾弟欲得當以報國兩相須于微莫之中而卒不克少
 待以竟厥志茲所謂命馬非耶季弟生以道光八年九
 月二十日春秋三十有五曾祖諱竟希妣彭氏祖諱玉
 屏妣王氏父諱麟書妣江氏三代皆封先祿大夫妣皆
 一品夫人配郭氏先弟十月卒兄弟五人自仲氏國藩
 外四人者皆從子我行季無子以國藩之子紀渠嗣同

治二年 月 日 甲子 葬於
 陽輿 叙事 狀 繫 以 銘 以 寫 吾 哀 銘 曰
 智 之 以 之 危 亂 而 名 譽 不 並 于 時 賢 忠 之 臣 佐
 主 知 而 棄 就 不 建 於 生 前 仁 是 臣 周 部 曲 而 妻 孥 不 獲
 令 其 德 識 之 臣 祛 廢 疑 而 文 平 不 能 伸 其 說 嗚 呼 予 季
 缺 憾 孔 多 天 乎 人 乎 歸 咎 誰 何 失 期 貞 而 無 怨 倘 終 久
 不 磨

石鏡齋詩略卷

丙戌元年三月廿一日 卯時 葬於 陽輿 叙事 狀 繫 以 銘 以 寫 吾 哀 銘 曰
 智 之 以 之 危 亂 而 名 譽 不 並 于 時 賢 忠 之 臣 佐
 主 知 而 棄 就 不 建 於 生 前 仁 是 臣 周 部 曲 而 妻 孥 不 獲
 令 其 德 識 之 臣 祛 廢 疑 而 文 平 不 能 伸 其 說 嗚 呼 予 季
 缺 憾 孔 多 天 乎 人 乎 歸 咎 誰 何 失 期 貞 而 無 怨 倘 終 久
 不 磨

石鏡齋詩略卷

之石可以磨屋者著堂歌據王令於言一面伯氏遠征
任之今舍後內而移楊於水師是也其知人之奇識者如
此四年三月其州之戰官軍以寡勝敵敵非君奔逃
的多有誤過于人居亦自全其衆折然自不惟震
兵之去後平賊之者多期也乃旋里用戶讀書移館
于子田山中教養以自濟丁巳二月
康熙八年庚午十月月夕溫甫先生致于三師弟
時胡文忠公按鄂知事一有奇才令其若千人其軍名
曰胡恒督駐黃州陳兵二十日由松子園進兵廣甲一
月更太湖新地四月師次安慶其時安慶已為吳中會
討胡之始也遂期與等軍戰而置老婦以長圍困之
其人多知令生于其女家皆謀生于弟至辛酉八月乃
元日然安慶之戰弟功多為吾所抗身更自謙者功下
為臣用足為名譽幸錫謚曰忠愍弟以溫甫久
名不終于懷汝心猶賜乃又大病不坐危揮之屯寨
抑又奈矣九月弟扶病卒師軍抵陽王戌日病卒
師後以深入次三山二月初七日弟婢弟若人病卒
三月廿三日弟若人病卒十數方還軍弟若人病卒
弟甲中手書幸以即送戰皆勝自日猶大創不谷遂進

文錦昌保全三山難民十餘萬眾弟若人病卒
軍先渡兩陵四月又走蓋明皆令諸漢皆以謀奪劇
賊而擄之天險不卒不自以為功即上之論功其西師
反至五月辛酉五千人與吾會兵中陵賊仍謀殺其
卒梁岳拒賊賊後復擄數月之內心力交瘁其
兄曰弟今不為人不宜以軍功獲幸祿今寧不進官階
年也或可使他害矣乃七月八日弟以積勞病瘵膏
念不飭也前侍前醉者二十萬大邑以謀我軍環攻四
十餘晝夜方極危至極之時吾弟此去軍不克自全不
早方桂當面保全糧運更以女館力救我東
多苦守力戰凡死於城四萬方解散賊將登重
身與世將之力也十月知弟擊破援賊初八日弟乃
厚鹿軍內俯視九洲州之知弟去賊陳樓之何大壯
初九日病日益強隨不起百醫罔效呻吟于牀極
三十日又何大壯苦病中泣淚不離丁寅守澤
賊之弟不主一語及弟身死後之知又何大忠而且連耶
臨危時餘痛楚之言淚咽悲吟弟若人病卒
之不可過留抑何大壯耶曰嗟弟若人病卒
煤燄放土而余不能扶弟祇此所使弟魂魄生以依憑

萬鏡齋詩存

石鏡齋詩集卷

石鏡齋詩集卷

石鏡齋詩集卷

曾國奎

送謝玄瑞遊吳

幾年空谷少聞鶯，恰鶯春得友聲家。
在東山留遠色客來，南國見高情尊開元夕。
花燈喜坐對前池，雪水清萬里坑有雲氣飛騰，那得傍人行。

黔中客有遺

見說南中苦吹沙，畏射工何來閨閣裏。
得有九香蟲。

甲午秋在平昌夢遷石阡守并爲兒遠夢得玉床自占石不易肝素床豈秋兆湯志之

石自成肝玉自床何來秋夢接雲涼世間多少驚蝴蝶長恨

莊生說渺茫

春夜有懷謝芝房

木閣簫頭青桂枝，越人文字漢臣知。
幾年元夕深杯裡，又是燈殘月落時。
每到燈時舉一杯，參軍書去隔年回。
章門便是金臺路，飛越峰前足練來。

當世象

五言古詩

養龍歌送謝玄瑞吳越遊兼呈郭開府

君不見養龍之墟有靈窟，雲霧晦冥龍子出首高三尺長丈餘汗花如雲氣騰勃何因得入小明王。
天與皇明受英物，不可控御當如何。囊沙壓之初滅沒久乃馴習如遊龍清涼山中來九重時平初行夕月禮一塵不動怡天容皇帝賜名飛越峰煙銷貌取雲溶溶神奇會合自有數沙苑萬里隨遭逢何得貴陽謝生美如此齒至龍媒尚邊鄙亦有山東坐安石兼以采芝學黃綺譚深具曉經畧材世安知遊俠肯江湘放客心盈盈吳越懷人春羅羅爲君一擊珊瑚樹壯不如人今老矣君不見點臺水鏡留青螺一人知己將無多但是漢家天子遠相致，辦作芝房天馬歌。

追贈道衡前壽縣知縣陶君侍

華亭朱廷甲撰

君諱履誠字實卿江南吳縣人曾祖裕慶府之侍祖秉鑑監利縣知縣父法亮州知州君性儉樸家貧而有俠氣吏才將才初以廩子生授訓導知州道光二十五年改官知縣越三年經選吏州副泰縣知縣二十九年之官邑地毗連廣西最爲繁劇君寬猛並濟邑大治三十年差巡李之於作亂逼邑境君肉防外勤備極重勞市平叙功大吏剡章入告欽加同知銜錫藍翎咸豐元年桂溪去官四年獨山州楊之保報表東道應齡帥師討之重君才聘兼軍士先是我軍敗不利君空策實思設伏潛進逼城營而大器奮飛賊殲焉是役也以君奉三月而平君范口不言功未幾獲例起官縣丞而八月遵義府楊龍喜又執陷桐梓縣城政府城大吏以君之屬三戰功也始報累也命君偕平遠州知州曹興仁知縣徐河清等舍兵討三君馳援入城見賊處甚惡其欲首推其賊是月二十三日立軍分兩路進呼君與遊擊保山為左路徐河清與遊擊要里為右路君與保山出北門取道洗馬溪渡河擊賊勝之進之大營堡逼賊大至君指揮兵練力戰又大勝之賊仍帥小將之陳之君進三戰及而賊伏起城東數圍三教亭戰久援危君與保山皆戰死市間

追贈道衡前壽縣知縣陶君侍

軍傳元皆商人敵公獨與力戰城將乘機圍之數至應城陣亡

公猶○城○力○戰○不○至○遂○戰○死○市○間○陶○卿○如○例○子○一○甫○二○齡○今○運○義○紳○士○列○導○馬○出○迎○痛○公○之○歿○于○王○市○而○運○義○死○也○擬○運○古○建○祠○捐○田○廬○以○贍○奉○公○之○妻○與○子○而○以○余○與○公○同○契○友○知○公○歿○未○為○祥○屬○痛○余○不○敢○辭○為○叙○次○如○左○論○曰○昔○岳○忠○武○有○文○官○不○受○錢○武○官○不○惜○死○之○言○今○公○可○謂○能○重○之○矣○公○不○獨○守○而○忠○勇○且○廉○若○是○也○則○識○字○者○宜○何○如○耶○若○公○茹○余○飲○酒○酣○解○不○腹○與○為○重○子○赴○君○難○時○所○中○火○鎗○子○二○入○腹○數○寸○許○試○未○則○柱○石○之○未○出○觀○者○乃○寒○三○射○入○則○四○鎗○所○觸○

也○曰○勝○以○此○報○君○余○南○也○故○云○時○權○興○義○府○古○為○陳○整○與○余○月○旦○人○勝○尤○口○歎○公○甚○余○嘗○謂○釐○曰○保○公○忠○勇○宜○能○平○賊○不○平○賊○必○能○致○身○今○竟○不○幸○言○中○悲○夫○惟○此○今○遂○無○高○平○公○之○英○靈○宜○與○爾○矣○矧○傷○降○之○聞○而○郡○人○擒○之○已○剖○心○以○祭○公○之○靈○公○之○妾○君○子○郡○人○復○仗○義○將○系○導○我○人○可○謂○義○夫○公○宜○與○憾○于○九○京○矣○

勝尉世襲國勢子二鍾祿鍾桓並有父氣今遠集仲士利導馬臣
 歷景隆 尚建雙忠祠以祀之與保山秦君之府人也謹次其
 事為之序

論曰君負吏才將亦以君之才之才之用之者大有所為乃為宰官
 能邑治而失官征寇則任以一縣之權輕援危單心 為君惜矣
 為 國家惜矣



公教端
園積



端敏公函牘

宣統辛亥夏
清芬閣編刊

端敏公函牘

卷之一目錄

覆英香巖中丞
致勝克齋欽使
覆勝克齋欽使
致勝克齋欽使
致勝克齋欽使
又
致勝克齋欽使

端敏公集函牘卷一 目錄

致張六琴太守
致胡潤之中丞
致伊松坪都護
致趙蓮友觀察
致官秀峰制軍
致胡潤之中丞
復勝克齋欽使
復和雨亭
復張殿臣
上科爾沁親王僧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上科爾沁親王僧
致胡潤之宮保
致賈運生方伯
復田象乾督辦
上科爾沁親王僧
上科爾沁親王僧
致鄂督胡江督曾
致李希菴中丞
致曾滌生制軍
又

端敏公集函牘卷一 目錄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端敏公函牘卷一

覆英香巖中丞

承示前此永城告急業經麾下派調朱鎮所帶之山西兵一千名前往駐紮俾資援助無須再調陝兵因令暫留鹿邑等因益見分籌密布具有權衡奚如欽佩惟查山西官兵能否得力侍實未能深悉但據伊都護前此分咨麾下暨侍處若以晉兵調換陝兵定即奏請撤回近日朱鎮亦以不甚得力請示裁撤當批令就近秉商裁奪諒亦早經鑒及永城四面皆賊緊扼豫東門戶屢經賊擾賴有徐軍援助深得其力今以晉兵移駐其間無論難以足恃即伊都護既有前言欲望其互相聯絡實未敢

必再則朱鎮所統除山西兵外惟練勇六百餘名毫境爲豫省藩籬設有不支所關非細且以現在兵勢而論自蒙亳以達宿徐縱橫竄擾不下千有餘里非厚集兵力此擊彼逃終無了局連接克翁來信即日進攻懷遠沿掃而東侍以孤軍橫截三路要衝現有兵勇實在不敷分撥自知生性過於迂直毫無成見誠如來諭彼此同辦一事從不敢稍分畛域但期於公事有濟倘駐永之兵稍能得力亦可藉資臂助事關大局一再籌思不能不冒昧瀆商仍祈麾下即飭陝省官兵迅速前進並由侍處飛札催調區區苦衷諒蒙鑒察至尊處馬隊侍並非必欲抽撥是以原奏但稱路過太和與德參將面商分撥承示尊處難以

端敏公集函牘卷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抽撥應卽作爲罷論惟勝克翁處尙有馬隊千餘似亦傳聞之誤耳侍現將北路布置稍定伊史兩軍分紮東西兩路卽行進駐宿州節節南剿惟附近固鎮一帶賊圩林立必須一律肅清方可直達鳳淮相機會合也

致勝克齋欽使

初六初八等日兩肅蕪函縷述近事計日當登記室頃專弁至奉到二十九日捷音備悉南路一切布置周密節次派隊分路進剿均獲全捷指日大肅北征勢如破竹忭慰無既上洪浮橋燒斷礮船一至定可飛渡長淮荆嶽之險既得卽能力據上游此進取懷遠之要著也兄昨據苗令信以該令協同尊處派去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馬隊已直抵龍亢圩根沿途獲糧萬餘石槍礮器械無數該令現駐李興集與貴營道路隔絕請兄處發火藥一千斤購買鹽一二萬斤並請馬隊會哨已准如所請將各件運解并加札獎勵催其迅圖成功該處距宿州不過百里中間賊圩林立首鼠兩端者亦復不少卽另撥馬隊前往向南掃蕩與該令會合夾擊乘勢翦除則南北道路一通卽可與麾下大軍呵成一氣矣此間東南兩路部署已有眉目前派史鎮軍在灰古堆紮營該鎮前隊甫到卽見該處居民紛紛遷徙均言賊衆復來經該鎮派兵前去巡哨人心稍定當將營壘築齊東路已可無慮伊都護一軍亦遵照來咨飭其由石弓山一帶且剿且防以防竄突

並牽制南路賊勢至兄處所統各營已於十一十三等日節次派往宿州進發相地紮營兄本定於十三日卽親督小隊啟程仍擬取道蕭縣一帶周歷布置藉以鎮撫人心乃因染患熱淫由腹背上至頭面遍起火癰大者如棗小者如豆膿血之災牽及筋骨坐臥大爲不適現已趕緊調治而旋落旋起潰者又不收口以致行期屢改大約尙須三兩日方可勉強就道心急事迫焦灼之至尊處馬隊之少此次已爲附陳步隊本無定數未敢遽下斷語耳至兄前自堞營共分兵一千二百九十七名嗣閱尊處奏稿內稱原有兵二千八百除撥給袁某僅存九百是合計竟差六百之數如何舛錯祈查之陝兵一千疊次奉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旨赴徐並交兄調遣兄亦兩次奏明飭駐永城聽候調遣乃香翁先將此起調赴商城迨商城無事仍令駐鹿而另以山西兵駐永一腔私意處處掣肘眞不可解矣

覆勝克齋欽使

十六日曾肅復箋並抄咨奏稿計已將次遞塵威照頃奉來示具審碩畫周詳布置嚴密初六日直搗鳳城大振軍威惜各路步隊來遲未能卽時攻下深以爲惜承示現在大局以懷遠爲提綱卓識偉論心折無地刻下南路一帶勢如亂絲專恃麾下大軍通籌亦恐力難兼顧幸皖省諸軍均歸節制呼應較靈定見旗鼓一新耳徐仲翁辦事老手人亦正大此次疏薦不愧以

人事君之義但必須稍假以權方可措手大稿如何措詞奉

旨若何均祈詳知爲快台諭諄諄屬兄由徐赴宿自北而南以期會合夾擊實是不易之論兄北來後早經慮及並已奏明與尊見不謀而合洵所謂心心相印也此間東西兩路日來漸次清釐前飭史鎮軍駐灰古堆伊都護仍紮濰溪以爲宿州大營兩翼兼可分顧東西兄所統各營均於初十後由王副將及徐守分帶向宿進發原擬十六日親臨奈所患火癰漸次平復而左肘及左脇兩顆大如核桃潰深寸許勢難裹創而行近日膿血漸少疼痛亦可稍忍準於二十二日力疾登程節據徐守暨各營稟報已於宿城外相度紮營並派巡哨宣布德威史鎮軍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在灰古堆亦迭次出隊均有斬擒宿南之民紛紛薙髮來歸大有轉機前據苗令稟請馬隊會哨已飭伊都護通湊各營馬隊五六百名於二十一日親帶前往並令年教諭同行與苗令會商如能將龍亢併力攻燬則宿南百里賊路斷絕即可由懷遠北路進攻與尊麾相犄角至固鎮一路派探前去確查王莊一帶能否進兵該處團練能否隨剿倘能節節掃蕩直抵臨淮誠如來諭及早幹旋尙可不致決裂耳伊史兩軍本歸我兩人調度麾下總持全局遠近各軍自應一律聽命現在北路責成伊史兩君原無不可惟由蒙臺至靈泗綿亘數百里北竄之路甚多且馬賊出擾幾於無日不有該二人不敢擔承此任且兄部

兵無多馬隊尤少若議南進不能不分該兩營之兵藉資協助是以此時必須團結一片始期得力倘能仰仗聲威早抵淮岸與各鎮道壁壘相連自當謹遵尊囑辦理也至西路責成德管帶並趙道兄亦疊次言之再由尊處札飭更當格外警動耳

致勝克齋欽使

上月二十八二十九兩日迭奉惠函具聆種切懷遠之賊經閣下併力進攻直薄城下並分兵規取鳳城兩處賊衆均極驚慌掃蕩自在旦夕引領俟之至招撫孫葵心一層極費慘澹經營據才守稟稱該逆禁止焚殺似有悔罪之意惟據探重價買馬並約附近練衆有秋涼西竄之說其與張宮二逆不合亦係屬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實是否真心反正抑或坐觀成敗俟隙而動尙未可知該逆前在雉河數日此間亦設法羈縻之矣兄自上月望後將各營兵勇陸續向宿進發旋於二十四日力疾啟程繞由濰溪口查看一切二十七日抵宿州先期飭令巡哨各隊直抵升縣將要路當衝之王圩設計擊破擒斬擒首王紹堂等暨長髮餘黨多人除奪獲槍礮軍械車馬無算外得糧三百餘石均散給附近居民以定人心各圩膽寒均思自拔各鄉民亦有欣欣向榮之意兄到宿後復面諭各練總招集流亡同回故里整飭團練協助兵威旋據伊都護及年教諭等帶領馬隊與苗練會哨適苗令先由老寨赴蒙西一帶解各民圩之圍該處剿務無人主持伊

都護當由該處繞赴西南查看各賊圩屢戰皆捷共計斬殺五六百人並在龍元河下焚毀裝載糧食火藥之賊船已至距懷十八里之蘇家集賊圩該處正當北路之衝兩圩相連一聞兵至歸併一圩其膽怯可知奈各圩賊衆均伏匿不出僅帶馬步數百未能力攻然當麾下屢捷之後北路有此一舉大可張我軍威且由宿至懷百餘里經年教諭沿途勸諭整練築圩與并縣大營並苗練各營聯絡一氣南北道路已通史軍門布置稍定卽向湖溝進移期與前派往固鎮駐防之滕都司聯成一片俾澮河兩岸節節嚴防然後步步清理直赴臨淮與麾下共圖掃蕩耳惟兄處布置均在東南一帶西南龍山雉河一帶勢難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兼顧現擬飭伊都護進紮百善站步步進剿而東西五百餘里賊勢是二是一分合無定現在懷鳳之賊勢已窮蹙既難免乘間東驅蒙亳之賊亦經我兵截斷不能勾連迭據探聞仍擬西竄豫疆圖擾周家口一帶完善之區我兵只有此數萬不能面面俱到鹿邑雖有一年久不足恃英中丞偏僻自用諸事掣肘前調陝西兵校展不與亳州留防之山西兵又遽調而他往該逆等西犯朱鎮軍帶勇數百何能禦之幸此老已將入京陛見兄擬函商瑛方伯以此時全豫肅清囑將邱鎮軍調防西路或尙可期得力惟西路頭頭是道若無人統率各軍仍渙而不聚設有疎忽關係匪輕鄙意仲翁既經出山似可卽駐紮西

路以防豫疆卽可爲麾下後路聲援且與南北兩路互爲犄角庶大氣包舉網羅嚴密於大局更有轉機未審尊意以爲然否致勝克齋欽使

翁藥房中丞計已履任兄前已將皖省南北大局緩急機宜詳細函布囑其迅移李鶴人舒城之軍進駐臨鳳以下力扼東路當蒙採納也頃接十三日寄

諭知閣下欲進至鳳陽嚴扼東竄之路並就近受李逆之降俱徵蓋抱長才莫名欽佩此次大稿尙未咨到昨日始讀前月二十二日大稿通籌全局包舉無遺摺內謂各路統兵大臣不免避難就易自係確有所指鄙意同事中如有此類不妨指名彈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之恐籠統議論

聖心猜疑不免惹是非耳兄奏報中於尊處軍情從不敢贅一辭恐見聞未確以意揣度未能符合也吾弟以兄爲零匪所牽制似於此間情形亦尙未深悉也蓋澮南數十賊圩均與張宮等逆呼吸相通非節節逼緊則數百里牽制我兵淮北之防從何辦起兄亟欲與雄鷹會合所慮者一經驟進該逆必四路奔突令我應接不暇彼時進退兩難北路大局更難收拾史伊兩人能當此重任乎總之我輩際此時艱天良尙在斷不敢不竭盡心力此我兩人所可共信者現在力圖南進能早一天必早一天南下祈盡懷無庸過慮並無庸再請飭催上煩

宵旰也張逆此次出巢求援大約仍回懷遠已飭伊都護於今日寅刻親帶馬隊由石弓山曹市集一帶截擊並飛飭苗練於檀城板橋龍亢等處嚴密堵截能否得手尚未可知尊處進攻懷遠乘此機會亦大可爲也伊都護此次回營後如西路別無枝節卽擬派兵會合苗練直逼懷遠彼時再當飛函會商也再南路既通何以兩次函達未蒙賜覆懸盼之至再昨據太和縣稟稱徐仲翁因氣體尙未復元請閣下代奏等語未知確否兄已專差前往勸駕並看其精神究竟何如矣孫葵心劉添幅羈縻之能否返正尙難預必倘不幫張逆則此事較易著手矣潘桂堂來稟二件抄呈臺覽至山東蘭山匪股據王道稟經東兵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擊敗竄入睢宿境內大有句結南捻之勢除飭王道已派兵八百會同各地方官堵剿外並飭靈泗各官確探如再行南竄卽由此間派兵飛截也知關盡念並以附及

致勝克齋欽使

自前月二十七日奉到廷寄知吾弟登壇佩印而以三省督辦屬之於兄當於二十八日及本月初八初九十三等日迭布蕪箋諒已均邀青照乃自月初接到上月二十五日手書以後總未奉過續示猜度懸悶莫可名言聞大轟於十一日赴定廬郡如何布置懷鳳軍情究竟何如尤令人刻刻難忘耳此間逆捻自初八日竄擾豐縣兗

悍異常先派馬隊數百名馳往追剿深慮兵力單薄復添派步隊一千餘名隨後策應兄於十二日拜摺後將并縣固鎮一帶稍爲布置卽於十六日行抵彭城接據各路稟報該縣失陷後藍白各旗逆捻卽分股竄撲單縣城中尙有紅黑旗賊數千人四出搜掠初十日偵知大兵追至遂倉皇驚遁我軍乘勢攻入卽將城池收復步隊遂暫留豐縣以資彈壓馬隊仍赴單縣一路追剿旋接曹州府稟函稱捻衆由豐縣出竄賊氛甚熾到處勾結本地土匪紛起響應已成燎原之勢若不極力兜剿爲患不堪設想遂復飭傳鎮軍帶馬步若干會合前派兵勇併力跟追抄截並已先飭東豫各屬兵團相機接應以期逼回老巢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再爲設法攻剿較易著手惟此逆北犯馬賊本衆加以到處搶掠馬匹日日增添據曹州府稟賊馬約有四五千我軍非多調馬隊難期得力兄營馬隊公所深知伊都護所部除馬勇外吉林馬隊實存不過百餘名前次深慮馬隊短少不足扼其北竄貴營馬隊較多兼之皖軍既歸麾下節制又益馬隊四五百名尙可敷衍調用是以由公牘咨會所有奉

旨撥來察哈爾馬匹四百名南北各分二百匹並加函相商奏調察哈爾之兵暫留北路如淮南需用再行分撥刻下賊勢甚爲披猖北路萬分喫緊焦急無似適前途報稱有綏遠馬兵三百名由滕縣前來不得已將該起馬隊暫時截留以資追剿俟

北路稍鬆卽行遣赴貴營聽候調遣務祈垂念兄處軍情萬緊俯賜鑒原則感荷鴻施無涯湊矣

又

再聞大纛已赴定遠南北兩路防剿事宜均須責之鄙人不但兵單地廣棘手萬分卽隨營將領除王副將外並無一責任參遊堪資總帶卽欲他處奏調而見聞所及竟屬寥寥亦且緩不濟急實屬萬分爲難惟查有現在吉統戎處管理營務之潼關協副將袁學忠前曾隨兄當差數年頗資得力特此函商務望俯念兄處實在需員急切該將官調撥前來以資臂助明知尊處亦在用人之際竊思麾下舊時將佐識拔甚多現在皖省諸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軍統歸節制更覺人才濟濟如蒙允諾卽請轉飭遵行似可無須附奏矣

致勝克齋欽使

二十四日疊奉初二初八等日賜書謹聆種切兄處於二十二續布兩函計可先後仰邀偉照廬營局勢決裂至此真堪浩嘆全賴麾下宏濟艱難力維全局先聲所播壁壘一新當可拭目俟之承諭卽日督兵進剿一切接替布置奏報事宜必須彼此面商兄亦滿懷欲白有非筆墨所能宣罄者恨不著翅學飛藉得親承塵益勉步後塵無如賊擾東境以後籌兵分剿寢饋俱忘兵力單弱只得緊扼東北一面以期逼賊南趨較易著

手連日接據探報賊見大兵踵至且團練十餘萬面面堵截無隙可乘遂繞由歸德以東竄回蒙亳老巢東境業已肅清等語恐稽

聖厯先將大概情形具摺入

告抄稿由公牘咨呈所慮曹縣城武規復各情形應由山東奏報兄未便越俎代陳是以摺中只一筆帶過也此股竄匪本係賊中精悍加以沿途裹脅人數更多飽颺而回情尤叵測灘溪口爲蕭徐門戶緊要異常已飭傳鎮乘追進紮分布各營但非重兵不可兄亦趕回宿營嚴密布置必須痛剿一番方可再圖前進揆以現在情形萬不能抽身南下而前奉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延寄復蒙

垂詢會保武職幫辦大員妥商速奏等因來示云云伊都護現已奉

旨革職傳鎮已獨當西路一面無人可替此外兄營中意中均難其人如麾下斟酌得人固屬大妙否則如何覆奏似不可緩請卽由尊處酌擬一稿飛速見示以便兄處繕摺會奏也麾下光明坦白肝膽照人兄所深知亦所素佩兩年以來遇有商賈事件無不推誠與共虛納爲懷兄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可謂心心相印形迹俱忘乃因往返函商郵程稽阻先後參錯不一而足以致事輒兩歧所答非問貽誤實非淺鮮屢次飭站嚴查

徒成故事爲喚奈何至截留馬匹一事責詰殷殷良深愧悚但兄於前次具奏之時亦以津門防務較之江皖情形尤關緊要故作此管窺之見不圖廬郡陷後髮逆復張而北路捻氛亦日熾一日甚至直圖北犯軍情變換匪夷所思因綏遠城奉調馬隊頭起官兵三百名甫入徐境適奉寄

諭令我兩人商同布置先其所急北路如此喫重

聖詰轉覺無詞可對疊經函布俟稍鬆動卽行酌量撤赴大營諒蒙照及其後起馬隊二百名計當接續前來此間北竄之賊已回舊巢如果情形較緩一經過徐卽令星馳前進先赴麾下聽候調用戰馬八百匹各分一半自當遵

溫故公集

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旨辦理彼此均可敷用矣仲翁駐剿鳳懷甚爲得手仍可仰藉聲威並就近請聆大教大轟南行之後仍留兵助剿具見力維全局欽佩奚如一切辦法均聽尊裁無不惟命是從兄卽刻回宿如濰溪紮定營盤別無警信或卽由五河一路徑趨台端面罄一切但刻下尙難預定耳南路軍情時常懸系尙祈詳示捷音是所至禱

致張六琴太守

前月中潯渤箋奉唁並詳布此間軍情計邀青睞比維勳宣櫛沐祐篤誼征亮符臆祝弟自攻破王家圩後復將附近之陳家圩韓家圩攻克並飭伊都統由西路進剿均獲全勝亦破賊圩

數處維時賊因被官軍疊敗糧食漸盡拚命向西北突竄伊都統帶兵邀擊弟亦復派馬步隊前往夾攻血戰三晝夜殺賊數千名奪獲旗幟槍礮無算不意最悍之白旗孫葵心傾巢來援遂至衆寡不敵伊都統退駐蕭縣扼其北竄之路此一役也我軍以二三千疲兵當五六萬悍賊雖一時倖勝賊亦知官兵人入用命不可輕敵現仍竄匿濰溪左近不敢遽萌北竄之心但蟻聚蜂屯團團數十里徐宿十分喫重殊覺防剿俱難復於七月二十七日接奉

諭旨以廬州復陷頒發克翁關防專辦皖事副之以藥房中丞其督辦三省剿匪事務卽以鄙人承乏聞

端敏公集

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命之下彌切悚惶竊思克翁以萬餘勁旅全力注於懷鳳猶未能卽復堅城弟以數千饑軍扼其北竄已覺左絀右支今復兼籌南北縱勉竭血誠其如力不足何克翁赴廬諒將所統馬步全數帶去卽酌留若干名恐難以精銳見付此時若奏調勁旅不特此數省之兵俱已從征在外卽抽撥前來亦恐緩不濟急再三籌思惟有楚師可以乞援都將軍李方伯兩軍現在潛太英山一帶節節得手不日卽可與克翁會合但恐以舒都統一事彼此未免芥蒂此時共事一方恐難十分融洽是何不以皖南之兵移之淮北不特擊粵擊捻無分重輕亦於公事大有裨益也弟已函致秀峰制府潤之中丞仍祈閣下婉達鄙衷代爲

勸駕倚都李兩軍不便移動務望於楚省留防之兵抽調馬步四五千名由光固繞赴宿州俾弟執鞭從事殲厥渠魁

國事幸甚民生幸甚併祈閣下卽偕楚師同行以便早資襄贊倘楚師以整頓行裝稍需時日卽祈閣下先期過發是爲至禱端函馳布恭頌行安抄呈信稿兩紙統希惠照臨穎不勝翹盼之至

致胡潤之中丞

七月初三日續布寸牘計達典籤惟自初夏至今未奉手教彌殷馳企比維節樓月朗軍府風清勳略蕃釐心儀額頌弟以薄材謬託道義之交數年來南北分馳每以不獲執鞭爲憾前因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麾下雄師分道來皖方幸協力共濟可勉附驥尾以圖膚功乃六城復後匆匆奉

命北征悵結五中恨無以報我知己也幸由徐至宿剿務尙爲得手上月中旬宿南人心已定懷遠之賊遽竄東北欲由陸路直犯清淮當經迎頭擊退正擬進駐固鎮規取淮南乃營未築齊卽探聞張落刑西竄糾合蒙亳各圩冀圖北犯以牽北路之兵卽藉以解南路之圍因飭各營分投迎剿宿南一軍連戰三日攻破四圩追奔三十餘里餘黨均鎃走而西於濉口各軍在宿西迭獲大勝卽可得手乃南賊西附均被張逆所脅哨聚五六萬人併力犯濉弟復飭南路得勝之師馳往濉口協同伊副

都護進剿竭五晝夜之力轉戰百餘里斬馘數千獲馬數百大振軍威不意南路餘黨愈集愈衆我兵衆寡不敵只得退駐瓦口以扼北衝現仍飭伊副都護整齊隊伍再圖大舉但現在賊勢麇集西北徐宿爲北路藩籬萬分喫重兵單餉絀實屬無從著手日前復奉

諭旨以廬州復陷頒給勝帥關防專督皖軍而三省督辦之事猥屬鄙人竊念三省毗連之區糜爛已極南有粵氛北有幅匪在在虞其勾結此時懷鳳蒙亭之擒既思併股北竄勝帥復率兵而南勢愈孤則力愈薄北路各省官兵屢經征調萬難再請計惟貴省全勝之軍素稱勁旅現既來皖協剿遙駿厥聲以大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君子公忠在抱統籌全局皖北淮南定無眚域之判且不才素荷青垂心印久矣但並道揚鑣諒必不我遐棄可否懇祈麾下或於留防各營或於皖北諸軍酌撥馬步四五千名前來淮上將伯助予俾弟得仰藉聲威共圖掃蕩一切事宜均較合手卽諸將進退亦無掣肘之虞公誼私情同深感佩惟未奉金諾弟亦未敢冒昧是否可行卽希飛速賜示弟再當斟酌其詞繕摺奏請也至貴營餉道弟已熟籌由光商沿淮北來飛挽甚便倘大軍蒞止弟自當先派妥員飛往迎候料理一切祈紆盡懷

致伊松坪都護

初六日辰刻肅泐寸緘已將選派馬隊令張守管帶赴徐卽隨

同閣下追剿賊蹤詳細佈陳諒邀鑒及前日賊在溪口弟處曾飭隊至西五十里鋪截其歸路稍有斬獲旋據練總周秉森來稟溪口之賊大股已竄往西北口西尚有捻首陳木狼在彼修圩築寨意圖屯聚糧食並在附近一帶裹脅平山刁山一帶亦有賊馬百十成羣往來竄擾逼脅良民以爲牽制我兵之計弟已分飭兵勇前往搜剿矣又據偵探來信知竄往西北賊之有欲向黃河北岸擄糧順道從商虞折回老巢等語弟思此次捻逆北來疊經我大挫鋒銳早已膽落後因衆寡不敵離致失利該逆懾服聲威故不敢在此久踞正應乘其膽怯跟追足以振軍威而慰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宸廕且前次賊聚一處拚命死戰是以難於著手現在四出搶掠其氣已散且聞孫葵心之股已飽掠回巢所餘藍黑各旗老弱頗多我兵或擊其後或擊其腰或剪其零股均可折其心膽且南北一帶團練甚多屢次打賊獲勝但見我馬隊一到卽勇氣百倍此機萬不可失尊處兵力尙單弟亦籌之再四所幸馬隊傷折無多益以張守所帶合計共有七八百名尙足禦敵又弟處新招山東馬勇一百四十名卽日到徐均係排好隊伍人亦精壯已令其到徐後卽歸閣下統帶合以此數聲威更壯務祈大旆督率前行追蹤截擊倘能超出賊前迎頭截住斬除淨盡固足以大快人心或由後路緊追驅其速歸巢穴亦可以聚

而殲滅所慮尊恙未痊或難力疾前進萬不獲已亦祈飭令博參戎統帶大隊協力進追上可釋

朝廷宵旰之憂下不負萬姓雲霓之望悉在是舉閣下公忠在抱定能洞鑒及此無俟鄙人諄囑也再前聞果參領陣亡爲之痛哭旋聞有逃出之說是否確實且喜且疑是以此次未敢具奏祈詳示之閣下進止如何一切辦理情形亦望飛示緣日內必須趕緊續奏方可稍紓聖慮也

致趙蓮友觀察

月之初十肅泐復函將仍調山西兵駐永各緣由詳細布陳並

另札德總管飭催在案一切諒均邀鑒察旋據德參將迭次來稟先稱遵移貴臺結算口糧備辦車輛卽行登程茲又稱閣下奉到中丞諭函飭令該起官兵仍駐鹿邑等因該參將奉調從征應駐何處原難自主我輩亦未便以意見未能盡合竟令該參將無所適從惟事關軍務大局前已詳細函布茲再爲閣下瀆陳之昨據亳州博牧來稟以該州賊勢蔓延逼近城垣二三十里內均有賊蹤從前晉兵在防已屬不敷防剿現又調赴永城僅餘朱鎮軍帶勇六百名更難支持迫請添兵赴亳查該州爲歸陳門戶一有疎虞大局卽不堪問是晉兵之必須仍回亳州顯而易見至永夏虞碭之間前月二十六七日有捻首宋喜

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元等賊馬奔突當經馮仰山大令集團擊散是各處團練堵截未至鴟張刻又探聞該賊於本月十五六日仍率馬隊由夏邑東南竄至西北一帶颺忽靡常宋郡既無防兵駐鹿之兵聞警飛往亦往往在賊去之後商永虞碭之民一日數遷迄難安枕推原其故皆因永城以東尚有徐軍控制永城以西有馮令帶勇督團直過會亭以東二三十里聲勢尙爲聯絡惟城西數十里內因無兵駐守該賊匪得以往來自由山西兵據報初四日自亳州起程至十四日始抵宋郡二百人聲言俟齊到再行動身中途遷延其氣餒可知以此兵隨大軍之後尙可藉壯聲威若令獨當一面能否得力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伊都護一軍原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飭駐濉溪口以便西顧近因苗練在龍亢進剿屢獲勝仗函請派撥馬隊協助弟遂飭伊都護帶隊由宿前往西路更屬空虛弟處各營亦經連日分起向宿進發僅留小隊三百餘人隨弟後行倉卒無可分撥是永城若無得力重兵豫省東路刻可虞倘由此北竄誰執其咎耶弟此次北來原奉迭次寄諭飭在徐宿督辦仍由宿迅圖南剿近因徐州附近布置已漸周備亟應南下是以初十以後陸續飭派各營均往宿州東南扼要分紮弟偶患瘡疾尙未成行刻下宿南賊圩林立與蒙亳懷鳳各大股勾連時虞嘯應該處望兵如歲萬難再延弟日內力疾啟程以副

聖厪而慰民望西路一帶勢難兼顧明知豫省現有重兵駐防自有布置但弟躬膺剿務與有責成又以桑梓之邦兼關係西北全局理不得不越俎代謀況弟處地廣兵單人所共知當此南征緊急卽永夏等處無須防兵晉兵亦無須回亳所有德參將統帶之兵亦正需藉資臂助一切情形久在洞鑒之中勿庸弟曉曉爲也務祈顧念全局兼敦舟誼迅飭德參將統帶山西兵星夜前來聽候調遣弟已疊次函商中丞但求於公有濟斷不敢偏執己見也

致官秀峰制軍

六月杪肅布蕪緘諒塵籤鑒敬維訐謨廣運動業日隆曷勝忭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十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頃近聞寶慶解圍餘賊無多南奔粵西全州楚南一律肅清逃聽饒歌莫名鼓舞皖北自定遠不守大局決裂江淮之間縱橫數百里遍地賊氛清淮水陸交衝該逆時思竄擾舊有兵勇數不滿千餉無來源實屬萬分棘手幸江南大營撥來兵勇二千奉

旨歸晚節制何根翁復協助水師八百名戰船四十號分布各要隘仍屬在不敷上月淮北蒙亳懷宿各捻股併力東竄清淮甫經勝傳兩軍會合截回而淮南粵逆四眼狗復率大股由盱眙直撲清淮之南路三河正陽等處我軍水陸扼守竭五晝夜之力擊碎木筏數十具斃賊無算該逆始向東南竄逸頃探

西路懷遠鳳陽捻逆又復句結粵逆勢將下竄清淮賊勢如此之重兵力如此之單真有不堪設想者頃接瑛蘭翁來函內稱閣下奏請楚師水陸馬步分路進剿皖捻並請曾滌翁之軍會同前進勝克翁兜住東北翁藥翁截住北捻等語具徵遠識宏謨力規全局將使江天萬里重奠金湯真令人五體投地惟楚師由南路進攻勢恐驅賊北趨北路勝傳兩軍屢挫之餘萬難撐持但楚師自成一家自必步步爲營互相應援潤翁係總辦主人萬難北來滌翁一軍本係獨來獨往若能繞由北路進攻四面兜剿必可一氣蕩平管蠡之見高明如以爲然卽祈商之潤翁滌翁酌量辦理不勝翹企之至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二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致胡潤之中丞

中元節肅復蕪絨聊陳鄙悃驛程迢遞未卜已達典籤否辰維壯猷遠播蓋績昭宣莫名欣頌近聞寶慶圍解餘賊無多南奔粵西全州楚南一律肅清偉略豐功欽佩無地此間棘手情形如昔前經江南撥兵二千奉

旨歸弟節制復蒙何根翁協助水師八百名戰船四十號分布水陸各要隘仍屬在在不少上月淮北蒙毫懷宿各捻股併力東竄清淮甫經勝傳兩軍會同截回而淮南粵逆四眼狗復率大股由盱眙直撲清淮南路之三河正陽等處我軍水陸扼守竭五晝夜之力擊斃無算該逆始向東南竄逸旋探西路懷遠

鳳陽捻逆又復句結粵賊勢將下竄清淮賊勢如此之重兵力如此之單真有不堪設想者奈何奈何頃接瑛蘭坡中丞來函內稱閣下同官節相奏請楚師水陸馬步分途進剿皖捻並請曾滌翁之軍會合前進勝克翁兜住東北翁藥翁截住北捻等語具徵遠識宏謨大氣包舉將使江天萬里重奠金湯令人五體投地惟大軍由南路進攻勢恐驅賊北趨勝傳兩軍屢挫之餘萬難撐持但尊處以全力注皖自必步步爲營互相應援萬難撥兵北來滌翁一軍本係獨來獨往若能繞由北路南攻仍與楚北諸軍一氣呼吸四面兜剿必可一氣蕩平管蠡之見如蒙俯採卽祈商之官相暨滌翁斟酌辦理不勝翹企之至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復勝克齋欽使

十二日奉呈一函諒登籤記頃誦來書聆悉是並知初七日泐寄蕪絨已登青照奉

旨再撥馬隊五百極爲得力但須由津門撥到韓莊方能抽換前來未免尙需時日耳百尺樓反覆情形既已顯著尊處喫重可知杞憂更切水礮臺一項承囑函致何帥飭放入淮閣下駐紮上游防剿喫緊凡有可以通融之處兄與子翁何敢不顧全大局以應急需頃接宿營來信逆捻竄至九灣之順河集搶擄牛車填河而渡意在東竄無疑並有分馬步兩路分竄五河至清江聚齊之說傳帥自行帶隊督剿倘賊勢渡淮而東抄越張

家溝後路則清淮在在可慮水陸均須嚴防惟該逆如果渡滄而東抄截閣下後路臨淮之賊復下駛則尊處不免腹背受敵情形喫緊刻已函商何帥即將水礮臺妥速派弁飭放入淮此礮臺質體笨重運掉不靈倘不能得力卽祈飭回尊處賊勢軍情並望隨時示知至節制蔣壩諸軍極承閣下關垂許以緩急相應感矢五中祇以清淮西北兩路空虛兄斷不能舍近圖遠無論該處遠隔洪湖呼應不能靈通且盱眙明光五河必須聲息相通一氣呵成此時若分而二之在我輩原屬同心協力緩急相資而將士兵勇終不免有畛域之見恐於公事有誤兄向來不肯推諉况我兩人本辦一事焉敢自外惟事多掣肘閣下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二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試代箸一籌亦當爲兄縹眉也

復和雨亭

頃奉惠箋敬悉前泐蕪函已登籤記就諗鴻勳聿奏駿績宏敷引企壯猷良殷豫頌承示皖南逆援屯集蕪太等處意圖牽制全仗大才成竹在胸從容四應賊援既絕則堅城指日可下遯聽饒歌莫名鼓舞江北幫辦奏請連城軍門接手北軍既有統率麾下可紓北顧之瘁吾儕亦分東壁之暉欣幸何如至蔣壩防兵克翁所留者業已全撤卽安鎮馬隊亦經調赴西路幸天長一帶賊鋒稍戢防務因以稍鬆惟兄前奉諭旨以安鎮一軍及克翁所留防兵均歸節制斷不敢推諉惟

清淮南隅西北兩面竄路紛歧勢不能舍近圖遠且安鎮一軍尙可就近調度克翁留防盱眙兵勇若干兄本不得而知且遠隔洪湖呼應不能靈通事多掣肘亦屬無可如何蔣大抵壩尙可兼顧盱眙則鞭長莫及只好據實覆陳也此間迭據探報蒙臺懷各捻股竄至固鎮迤東之九灣一帶意在東趨無疑並有分馬步兩路齊赴五河至清江聚齊之說幸傳軍門親自帶隊督剿未卜能迅速擊回否倘賊勢渡滄東抄截斷五河後路不獨勝營十分喫重清淮亦在在堪危現在激勵鄉團藉資補苴能否得力尙無把握耳

復張殿臣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二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頃奉惠書知前肅蕪緘並呈蘭譜均達典籤藉諗景祺秋高壯猷雲煥引瞻吉曜莫罄愉忱承示逆酋四眼狗李世賢等意欲由西梁山一帶南渡牽制我軍接連米糧經麾下布置嚴密使該逆不得施其詭謀外援既絕則堅城剋期可下指日歌傳朱鷺

寵錫丹綸偉業豐功不僅同譜生色已也李連城軍門幫辦江北軍務北軍有所統率呼應靈通功成自易兄前奉

諭旨節制蔣壩盱眙各軍該處遠隔洪湖已屬鞭長莫及且勝帥留防之兵已經全撤安鎮一軍亦有爲勝帥調赴西北僅餘防軍千餘名相距一二百里客兵客勇素無恩義相結倘有緩

急呼應萬不能靈兄向來不肯推諉但事多掣肘實屬無可如何耳此間情形如昔迭接探報蒙臺懷遠各捻股竄至固鎮迤東之九灣一帶意在東趨無疑並有分馬步兩路同赴五河至清江聚齊之說傳軍門親自帶隊督剿未卜能迅速擊回否倘賊勢渡滄東抄截斷五河後路不特勝帥大營十分喫重清淮亦在在可危現在激勵鄉團藉資補苴能否得力尙無把握再探聞天長踞賊無多南北各軍不免爲所牽制麾下渡江北來可否分一旅之師剋期而拔使江北諸軍得以併力六合卽此間南防無虞亦可撤蔣壩之兵助守天長兄相距較遠於該處情形未能熟悉請祈高明酌之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二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上科爾沁親王僧

自執事督師以來傾心碩望景仰公忠者非一日矣祇以未獲親聆訓誨共濟時艱耿耿至今近於公牘中欣聞旌麾南指奉命專征竊喜迎接光儀從此執鞭負弩得遂欽遲之素歡忭良深竊謂羣盜縱橫燎原日甚非賊之不可平也患在統率無人事權不一兵分力單各存畛域之見是以不克同心協力一氣掃除也今幸大纛遄臨各路均歸節制提綱振領定當所向有功惟兵力賊勢民情下車伊始尙勞采訪謹以所知爲執事略陳之賊出動以數萬計官軍卽令精銳亦非三兩萬人不能操必勝之權况未能一律精銳耶河南之兵名爲萬餘多係新募

宿徐之兵本不滿萬近因餉缺大加裁汰所存無多山東之兵又不能越境會剿此賊所以到處竄突如入無人之境也數年以前之賊不知溝壘可恃專心以野戰爲強自咸豐七年以後皆知深溝高壘以守爲戰而攻剿愈覺費手近更圩寨林立不可數計往往官軍以全力圍攻一寨累月不能破且此破彼築徒煩兵力終無掃蕩之期又自夥黨曾與粵逆合股習爲譎詐其狡獪似粵逆而強悍過之蓋百戰之餘未可輕視也其馬賊合計不下二萬騎雖不能及官軍隊伍整齊技藝嫺熟而以多爲強官軍之數不及賊馬十分三四往往被其抄襲非多得精壯馬兵五六十不足取勝此顯而易見者也至各路民團惟苗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二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練向稱敢戰人多糧少而桀驁難馴以全副精神駕馭之可得其一臂之助操縱之間煞費斟酌西路歸陳一帶其早經築寨自固者尙能自守而不能驅之使戰再西則殘破之後始圖自固兵燹餘生能守與否亦尙無把握且自勝帥調令從征至今民懷疑畏卽辦團亦多觀望何況責令禦賊耶山東民素強勁然知戰而不知守每一敗不可收拾好在仗義知恥屢挫而氣不餒提倡而激勵之應當可用徐宿之民則剛柔不齊良莠間出與賊逼處官軍盛則從官賊勢盛則從賊然究竟從官出於本心從賊出於無奈急加撫綏仍爲我用但能各路得人而理皆足爲官軍之羽翼不可不急講也爲今之計似應謀定後戰

勿輕試其鋒致損軍威以山東兵爲中路由曹單直趨虞夏以河南兵爲右翼以徐宿兵爲左翼勢聯絡互相策應步步爲營與民寨相倚角逐漸而進不求速效將各路馬隊聚集一處至少以六千爲率揀選得力大員領之擇要駐紮而不遽深入示賊以不測俟逼賊漸緊賊由何路出竄卽由何路以全力擊之一經得手卽奮力窮追不使喘息乘其畏懼再爲馬步合剿掃穴犁庭之計大抵三兩次勝仗後人心一回卽可剿撫兼施勢如破竹矣執事共帶馬步若干現擬進紮何處瑞相國在何處策應此間無從探悉均深懸念鄙意若雄師由北路進剿甲三當分兵扼守長淮暫緩南進另飭兵練直擣捻逆中堅以分

賊勢或亦夾攻之一道也惟東北兩路偏緊則右翼豫省更爲喫重應如何嚴爲堵禦之處仍望碩畫指示俟大旆南來相距較近再擬趨聆大教面罄一切以期共圖廓清執事爲中外所仰望此來關係大局安危先將淮北肅清俾北數省民力得資休息會合各軍專力粵逆尙可想望昇平也愚慮所及竭誠相告不勝翹盼之至

上科爾沁親王僧

前肅賀函計已上塵鈞照嗣接張守來稟並據穆協領回營面稟一切知蒙垂詢殷勤關懷肅感泐難名敬誌威望聿隆蓋猷不著以肅霜之令行時雨之師宜乎遠近士民簞食歡迎雲

霓望切也欽佩奚如捻匪人數衆多紛竄靡定甫經雄師痛擊回巢旋又糾合出擾似此東奔西突日肆蔓延撲滅正自不易執事坐鎮東境防剿兼籌想日來已有捷音無任盼念甲三日擊時艱寢食俱廢既請將皖省局面略爲變更以便抽身挑選七八千人親赴北路與執事會剿冀早清捻氛再圖粵逆非敢謂偏師必能爲執事臂助亦非敢謂執事必與不才相需第念北路餉既難籌兵亦不能多調深恐不敷分撥或致應接不暇此間既有進剿之機與其坐守而餉不繼致虛百戰之兵何如連師而力不單可作一勞之計且皖軍步卒尙多而馬隊無從湊補貴營馬隊既衆而步卒或遽難湊齊若能相輔而行必能

兩有神益也皖軍除中丞統兵萬餘分駐西路外臨營馬步水陸數近兩萬馬隊本有近千因傷斃甚多前經挑選遣撤止有馬隊五百人其有馬者僅逾二百遇有大敵已屬不能成軍步隊除湖南四川陝甘山東宣化以數十營殘敗之餘湊集一千五百餘人此外別無可調是以不能不借資募勇自八月以後餉源告竭四五月不能得一月之餉萬分饑苦欲痛加裁汰而皆係血戰之餘數月一來懸釜斷炊尙皆枕戈思奮此輩可嘉亦可憫也至此間長淮南險賴有水師二千餘名大小礮船二百餘隻輔以步隊數千足資扼守李世忠一軍頗明大義而顧全局苗練微嫌強梗然以大氣包舉之再得素與聯絡之人從

中駕馭當可使必爲我用但使北路早就肅清合軍而南兵威壯盛更當帖服耳惟皖省軍情患在事權不一則呼應不靈非合軍務地方一氣呵成萬不能大有起色且非與楚師聯爲一家亦萬不能互相策應是以不避冒昧痛切言之無非冀爲國家收實效也頃奉到批回知芻蕘之見悉蒙

聖明採納一切

俯如所請從此得以仰賴聲威有所矜式中原本早就蕩平何幸如之惟李希菴中丞賈運生方伯未知何日方能到皖現已飛咨敦促一俟到營將此間扼守事宜妥爲商酌接替有人即當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二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星馳北去倘爲日太遲別有耽延或將挑選之兵先令分起陸續北行於彭城聚齊先備執事調遣攻剿之用一經交代清楚無後顧之憂即親督後隊登程親聆大教一切機宜統容面商遵命定奪也除將原摺咨呈冰案外先此肅佈

致胡潤之宮保

嘉平二十八日曾肅一函計邀垂鑒敬維福祉蕃爲頌移節熙湖策應兩路更覺聲控如意元體尙未復初不勝馳戀皖南被陷各州縣次第克復景鎮喫緊得鮑軍以濟當可迎刃而解惟饒郡未復楚南桂陽又陷滌帥兼顧維艱卜能先固根本步步前進也淮北徐宿之賊趨赴東境旁及豫疆殆以全力扼北

師北路大局於此卜之此間逆賊株守不出開春無食當防旁竄貴皇跋扈愈甚其實並無大才惜在我者力不從心不能一氣直壓耳昨奉寄

諭知其先以浮言達於樂正竟有居中爲之引重者幸我先以上達

天心並無偏袒惟大局已非若不改絃更張勢難挽回且須合軍務地方爲一手非熟諳軍務卽不能整飭地方希翁沈毅有幹略撥亂反正大可爲中流砥柱然事權不專究不能盡展其蘊昨鄙人爲全皖變計請以希翁代壽春一座其下二座亦另有位置與希翁一氣呵成倘荷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二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愈尤大爲江淮南北之福且江楚亦皆賴大力爲肩鍵何快如之至此間雖經糜爛然事勢非不可爲奈無健者主持耳長淮上下腴壤固不可指屈民情亦較醇厚歸地之後整頓至爲順手卽長淮僅一帶水上至霍六光固下至清淮徐揚商賈輻輳權其出入借釐助餉大有裨益卽邇來以鹽抵餉合而計之所得亦屬不少且西壩產鹽三河產米米鹽交易經理得宜兩收其利不獨此也淮南六霍淮北自鳳穎以達宿亳荒地數千里一面擇良吏招集流亡墾荒開屯其歲入何啻萬萬計所惜長江生機時虞梗塞若上路振刷精神耳目一新則鬼魅皆當斂迹開屯一事又非兵以衛農戰以護耕則亦不能辦各廢俱修

從中汰殘兵節冗費每月只得他處協餉二三萬軍務大有起色乘時化奸鋤暴跋扈者不敢復萌異志且將轉而爲我用希翁威名素著以大可爲之才乘有可爲之會由此南擊逆北擊捻不數年間可以掃蕩此安省可爲之大略必合軍務地方爲一手也弟熟思審處非於壽春有他意實爲大局維持創此特論然亦確不可移不日當有

批回

聖心默契必當

俯如所請弟於此時暫分兵北路先清捻患再行相機南來或可稍補時艱想大君子全局在胸必不以爲河漢希翁處亦望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三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先爲轉致如有

命下我公必與之另有一番布置可以預措一籌也

致賈運生方伯

嘉平二十八日接讀還雲備領種切敬維福祺蕃至以爲頌開節以後聞徐宿之賊仍遊奕東境將以全力抗北師北路大局於此卜之此間逆蹤雖株守不出而紛竄堪虞看來大局若非改絃更張勢難挽回且須合軍務地方爲一手非熟諳軍務卽不能整飭地方侍爲全局統計不得不爲全皖變計熟思審處創此特論且疏上陳請將李希翁代壽春一席事權歸一兼能與楚師聯絡閣下與小浦兄代藩臬二座籌餉練兵相助爲

理希翁一氣呵成幸荷

聖明洞鑒奉到

批回俱蒙

俞允此軍務一大轉機洵江淮南北之福矣現在皖北雖經糜爛然得健者主持事勢非不可爲長江上下腴壤固不可指屈民情亦較醇厚歸地之後整頓至爲順手長淮僅一帶水上至霍六光固下至清淮徐揚商賈輻輳權其出入借釐助餉大有裨益卽邇來以鹽抵餉合計所得亦屬不少且西壩產鹽三河產米鹽米交易經理得宜兩收其利不獨此也淮南六霍淮北自鳳穎以達宿亳荒地數千里擇良吏招集流亡墾荒開屯其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歲入何啻萬萬計所惜長淮生機時虞梗阻若上路振刷精神耳目一新則鬼魅皆當斂迹開屯一事又非兵以衛農戰以護耕則亦不能辦各廢俱修從中汰殘兵節冗費每月只得他處協餉二三萬軍務大有起色由此南擊逆北擊捻不數年間可以廓清此安省有可爲之大略必合軍務地方爲一手也今既天心默契均蒙

俯如所請實大快事侍已函致希翁懇其移節速來以便面商豈是閣下幹濟大才威望素著兼爲李苗二處所敬服且孫葵心招撫之議屢經致書關說更可一到奏功皖北關鍵全賴執事此來轉危爲安也曷勝盼慶務祈閣下趕速榮蒞趁此捻衆

缺食之時麥秋尙遙外間無可據掠待果能及早料理移師北路與僧邸會合一處先清北捻逐次南征再與諸君子力圖掃蕩共觀昇平實爲幸甚再前摺因關地方大吏不便行知謹抄稿奉呈卽祈照察

復田象乾督辦

頃接十三日惠書驚悉伊松翁膝謹齋乘勝追賊同時陣亡不禁爲之痛哭松翁此來深望其剿撫兼施肅清北捻謹齋英勇超羣更盼殊勳懋建爲

國宣勞何期身捐疆場未竟所長悼惜無似我軍既有此挫逆勢嗚張民心搖動均在意中所幸僧邸老謀深算必有布置徐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三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郡雖似空虛現有吳仲宣兄坐鎮渠夙諳戎務當能嚴密籌防不至茫無所措宿局初定臺席未可遽動至聯絡宿北及靈泗諸團爲未雨綢繆之計辦理至妥而當扼河堵禦尤爲要著惟王玉科等既思蠢動一經麾下派隊擊剿自可立挫兇鋒以弟愚意度之此時苗練不但不欲遠出滋擾卽其勢力亦有不逮或係空言恫喝藉以驚人亦未可知卽如懷遠因宿州之舉彼自相猜懼地方人心隨亦搖惑經弟遣博碧山兄馳往開導彈壓日來安靜如常蓋無人以鎮定之則訛言愈傳愈甚此弟所以深望麾下暫駐宿州不可須臾離也弟處擬先揀派大員聯絡固鎮一帶圩練以固民心倘有動靜自當隨時派隊相機會

辦斷不致稍涉膜視仍祈將續後情形次第示慰爲禱

再宿州此時以固結民心爲第一要義若民心不齊則民氣必餒其患不堪設想閣下斷不可輕離宿城現既調團練必須陳明利害俾人人知置之死地而後生自可同仇敵愾苗練大隊尙在淮南卽果來報復亦斷無許多勁旅也宿營之能辦團練者如張隆昇穆鶴鳴似皆可以勝任蒙村之張朝綱弟亦卽飭令回宿辦理矣

上科爾沁親王僧

前肅布一緘計已早邀鈞覽辰維蓋躬戢戢定符額頤前次竄捻聞已入萊蕪長山一帶膝嶧蘭郊並有土匪響應大旆現駐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三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何處賊衆兵單如何部署時切馳念鄒縣教匪又熾風聞該匪之起並非教匪實因差派太重致拂輿情遂有抗官聚衆之勢鄒俗甚喜燒香地方官因以教匪具稟追官軍剿辦時民始知覺環跪叩訴兵勇不知輒卽開仗殺斃頗多於是無可如何樹旗起事結爲死黨如果屬實尙非甘心爲賊與逆捻蓄志抗拒官兵者不同似可設法招撫勸諭解散不但不煩官力並可拯救無數愚民甲三相距較遠道路傳聞未必盡屬可憑而既有所聞不敢不據實密陳伏乞察訪起事之由是否如此遴員妥辦以期化大爲小早就肅清此間軍務尙稱安謐靈泗打糧之衆疊經派隊會同地方官集團堵剿屢獲勝仗已挫兇鋒壽州

練事似有轉機而仍未大定頃奉寄諭飭令兼顧壽六軍務而餉需萬絀竟有朝不保夕之勢焦灼難以言喻惟有竭力支持盡心力爲之而已

上科爾沁親王僧

昨日肅寄一緘計邀鈞鑒頃奉賜書聆悉種切仰見蓋慮精詳布置嚴密必能力扼兇鋒逼賊回巢曷勝翹企承諭查探南捻再有北竄之勢卽認真剿辦以爲牽制該逆後路之計機宜遠示欽感尤深伏思甲三奉

命督辦皖省軍務當此羣盜如毛果能統籌兼顧敢不盡心竭力迅掃塵氛查皖北一軍本以遏粵逆之北窺防捻匪之句結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三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爲中權制勝扼絕南北之計甲三視師之初適當粵捻句連一氣防剿均無把握幸仗

聖主威福先後奪回臨鳳復我長淮之險然後以孤軍屹峙中流使粵捻不得合力北犯上下千餘里祇此兵力本屬不敷分撥况捻匪老巢在蒙城之西亳州之東宿州之西南永城之東南距臨淮三四百里不等無論不能分兵兼顧卽勉強分撥數千人而賊圩數百攻圍一處尙虞不足如何能制其死命耶至其向來竄路總在虞碭一帶距此間六七百里更屬鞭長莫及此皖北一軍不能牽制捻匪之實在情形久蒙

聖明洞鑒是以於東豫兩軍之外專設徐宿一軍蓋徐宿距匪

巢最近其去屢次竄賊之路亦不遠一有出巢之信整隊遏剿

朝發可以夕至此牽制竄匪必須專責徐宿一軍也甲三前以時事多艱賊氛日熾但可統籌兼顧自當不遺餘力是以於無可如何之中創爲合兵先清捻患然後進剿粵逆之論蓋以徐宿兵力單弱不足深恃而淮南之賊經疊次痛剿其膽已寒不能輕與我兵爭鋒但能以守爲戰儘可騰挪兵力兼顧北路是以奏請知兵大員更易撫藩冀合軍務地方爲一手扼駐長淮甲三得脫身抽撥數千步卒會合麾下所部馬隊爲先扼曹單竄路再攻永亳老巢之策冀可一勞永逸乃規畫初定新撫潘既驟不能來而苗練因壽城擅殺尋疊報復波折橫生上游河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三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道阻塞不通壽城萬分危急宿州官紳激於義忿又殺苗黨數十人彼更得以藉口分股往靈泗打糧因此宿西捻匪乘機蠢動靈泗均岌岌可危加以軍餉支絀數月以來僅見現銀二萬本不敷數日之糧近更鹽船不能上駛米糧不能下行空手支撐羅掘計窮而泗靈警報頻來連日派隊四出軍中無可裹之糧已覺萬分棘手且北路以馬隊當先此間馬隊除遣撤並撥赴柳營外有馬無馬者僅二百名可以出隊者僅七十名兵勇日謀一飽尙覺不給又萬不能籌措另款添補馬匹殊無制勝之策實難派撥况舒桐大股粵逆由英霍擾及黃州冀繞楚師後路李希菴中丞帶兵回援一時未能到任翁中丞坐困壽城

久病未愈萬難支持疊奉寄

諭飭甲三兼顧六安壽州正陽一帶目下軍情萬緊已奏催藩司賈臻迅速來皖接署撫篆俟其到任妥商部署一面將苗練構釁之事查辦允洽如果大局無妨選將派兵扼駐長淮要隘卽當遵

旨酌帶精銳兵勇馳赴彭城審時度勢與大軍會合實力剿辦藉清疆宇此則听夕默禱而深願者也恐關廛注敢以縷陳

致鄂督胡江督曾

軍務倥傯久疎箋啟緬懷節鉞馳溯時殷頃准大咨欣悉安慶克復踞賊數萬無一漏網並接南路探報桐舒廬江連次攻克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三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豐功偉烈席捲長驅俾皖北數百里久陷之地一旦復觀天日真不世之功也曷勝欽佩鼓舞之至黃州踞賊膽寒近日定已克復念甚盼甚弟駐軍臨淮因苗練牽掣未能進取愧憾交深前此所以屢示包容者因該練人衆數年剿賊不爲無功苟可駕馭牢籠仍爲我用不得不委曲從事乃自徐立壯伏誅孫家泰監斃後仍復要求無厭圍壽之隊至今未撤謬妄狂悖難以理喻

國體所關民生所繫斷難敷衍將就弟欲興問罪之師已非一日特以彼衆我寡不可不計出萬全屢次密致運生中丞囑其進駐潁上直指正陽臨軍先據懷遠要隘汴流而上徑趨下蔡

爲兩面夾擊之計乃運翁株守潁郡且於潁東各練未能推心置腹致令一概從苗昨接來信有一出城關卽爲異域是其布置毫無已可概見且明知北路軍務緊要勝帥斷不能來而兩次奏請其督辦皖豫軍務迨奉

旨後卽以專待勝某南來再行擘畫爲詞令人尤不可解適接毛煦初星使來函述及與嚴渭春中丞籌商軍務以勝帥卽時能來事權不一必多掣肘現在楚師得手正在乘勝掃蕩之時如希菴中丞督隊來皖到任聲威所播鬼蜮自可全消而聯楚皖豫爲一家合軍務地方爲一手和衷共濟尤爲相宜與鄙見不謀而合頃已縷晰上陳另備公牘抄稿咨呈冰案尙乞閣下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三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垂念皖事孔亟非希菴來營不可轉囑酌帶勁旅星速命駕由六安一帶東指與鄙軍會合先清苗患再圖剿擒拯斯民於水火之中是則私衷所企望而禱求者也至楚省名將如雲少一希菴於事無礙而皖事得希菴整頓可以收復疆土藉挽向來委靡習氣實於大局有裨且仍可爲楚境保障也閣下必以爲然弟不勝听夕盼望之至

致李希菴中丞

七月二十八日肅布一緘諒塵籤閣頃准秀峰相國來咨欣悉安慶克復踞賊數萬無一漏網並南路探報桐舒廬江連次攻克豐功偉烈席捲長驅俾皖北數百里久陷之地一旦復觀天

日真不世之功也曷勝欽佩鼓舞之至黃州踞賊膽寒近日定已克復念甚盼甚弟駐軍臨淮因苗練牽掣未能進取愧憾交深前此所以屢示包容者因該練人衆數年剿賊不爲無功苟可駕馭牢籠仍爲我用不得不委曲從事乃自徐立壯伏誅孫家泰監斃後仍復要求無厭圍壽之隊至今未撤謬妄狂悖難以理喻

國體所關民生所繫斷難敷衍將就弟欲興問罪之師已非一日特以彼衆我寡不可不計出萬全屢次密致運生中丞囑其進駐潁上直指正陽臨軍先據懷遠要隘沂流而上徑趨下蔡爲兩面夾擊之計乃運翁株守潁郡且於潁東各練未能推心

端敏公集函牘卷一

三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置腹致令一概從苗昨接來信有一出城關卽爲異域是其布置毫無已可概見且明知北路軍務緊要勝帥斷不能來而兩次奏請其督辦皖豫軍務迨奉

旨後卽以專待勝某南來再行壁畫爲詞令人尤不可解適接毛煦初星使來函述及與嚴渭春中丞籌商軍務以勝帥卽時能來事權不一必多掣肘現在楚師得手正在乘勝掃蕩之時如閣下督隊來皖履任聲威所播鬼賊自可全消而聯楚皖豫爲一家合軍務地方爲一手尤爲有濟與鄙見不謀而合頃已縷晰上陳抄稿咨呈冰案夙諗閣下念切皖疆務祈於奉旨後酌帶勁旅星速命駕由六安一帶東指與鄙軍會合先清

苗患再圖剿捻皖民呼號於水火之中立盼榮戟遙臨以解倒懸弟尤望君如歲知閣下不我遐棄也榮蒞有期卽祈飛示弟計日以待不勝企禱之至

致曾滌生制軍

九月初三日縷肅一緘諒塵籤閣皖事孔亟弟日盼希菴前來甚於望歲旋知希菴簡授鄂撫皖省中丞以雪琴兄代之亦公門桃李其智勇久爲遠近所景仰洵爲皖省得人慶也弟因團練構釁一事經營半載援軍始能抵壽而城池已於先一日失事愧憾交深現在彼勢方張非痛剿斷難挽回非夾擊亦斷難制勝弟軍餉奇絀力不足以制之不得不暫事羈縻以待楚軍

端敏公集函牘卷一

三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之會合頃聞雪琴中丞前軍已至六安此正皖事轉圜之日軍情機密未能宣諸楮墨特遣副將徐鵬前往口述一切情形與雪兄妥籌辦理商定後卽由雪兄詳達左右統候指示昨奉寄信

諭旨麾下統轄四省弟更有所遵循尙望隨時示以方略以匡不逮感甚幸甚再閣下前以克復皖城

特晉宮銜令弟九兄十兄亦均邀

上賞在德門原不以此爲榮而異數酬庸先見一端後命當更有加也賀賀刻下雄師作何進取想皖北肅清再當順流而下一氣呵成也方今

天威不振朝政清明內患除則外患易消廓清中原非閣下其誰屬耶弟以病軀從戎精神大不如前左體亦運掉不靈自愧

於
國事無補而此時又無乞退之理只好竭盡心力辦一步是一步耳

又

再啟者今日之江北實爲克復蘇常之根基清淮一帶之保障裏下河尤爲羣奸必爭之地上年新設淮揚鎮一缺改所部河工操練以爲防守化九千餘衆糜帑之庸夫悉成勁旅固屬法良意美惟實任之黃總戎不克赴任而各汛弁兵復不自力田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四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並未能按期應操清淮間竟若只知河工之汰不聞有營伍之增於時事大有關係可否飭黃總戎迅速到任抑或於貴營中另派一員前來署理以期趕緊整頓祈速賜裁奪爲幸至鎮標獨駐清江部曲既衆更無監司大員就近稽察恐不免日久弊生查淮揚道一缺因河工裁撤後所屬郡縣改隸徐州道地方各務本有鞭長莫及之勢且東南綿亘幾及千里江海河湖險要亦多竟無一兼轄之員似亦未能呼應靈通王署漕帥上年奏請留缺未蒙

俞允當時

聖意似以此缺爲專隸南河且王兩山究係本任藩司自應聽

候閣下辦理未便瀆陳今若由閣下將實應復設情形縷切聲明並將現辦屯田事宜責成該道照昔年屯田悉心議辦以爲久遠軍食之資或再分撥數營弁兵若干專歸訓練鈴束應援彼此相維而統歸漕帥節制似於戰守機宜固大有裨益也弟距清淮較近見聞所及一併附陳用備採擇是否可行想高明自有卓見也

端敏公集

函牘卷一

四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端敏公函牘

卷之二目錄

致彭雪琴中丞
 致曾滌生制軍
 復蔣之純統領
 致李希菴中丞
 復李希菴中丞
 致曾滌生中堂
 致曾中堂李中丞
 致曾滌生中堂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目錄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致李希菴中丞
 致清黼庭方伯
 致和帥張帥
 致李希菴中丞
 致曾滌生中堂
 致李希菴中丞
 致唐義渠中丞
 致張子青中丞
 致羅椒生尙書
 致唐義渠中丞

2192

2191

致蔣之純觀察

致張子青中丞

致李文園軍機

致曾滌生相國

致張子青中丞

致李文園軍機

致倭良峰中堂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目錄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端敏公函牘卷二

致彭雪琴中丞

十月二十八日肅布賀緘並附另單專委縣丞祝世芬齋呈未識何日得邀英盼頃聞大旆已抵六安聲威所布足寒賊膽而快人心曷勝忭慰皖事孔亟非痛剿斷難挽回非夾擊亦斷難制勝弟餉絀兵單祇能力扼下游未能兼顧願壽而巨怒不除實切隱憂疊次寄信

諭旨諒閣下必已奉到弟之欽佩閣下久矣弟之盼望閣下急矣今派副將徐鶴趨詣柳營詳陳一切中原大局想高明已有勝算務祈進而教之外附滌帥希帥兩函軍情機密未便多寫

端敏公集函牘卷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祈閣下將徐副將口述情形並現在商辦緣由加函詳達是所至禱再昨已疏請閣下幫辦軍務以執事爲全皖節度必須地方軍務合爲一家方易措手並非弟敢於奉屈也又及

致曾滌生制軍

前聞雪琴兄已抵六安當派副將徐鶴齋函馳往面陳此間一切情形旋因定遠有可乘之機復飭該副將在吳開會圩內暫候消息十一月二十四日將定遠攻克復又加函送交該副將一併攜帶啟程今知麾下與雪琴兄同駐安慶該副將自必星夜前進刻下未識曾否到省殊切懸系定遠先後南路各圩均各鼓舞奮興已據緒開泰等串合店埠梁園童姓王姓僞職願

爲內應冀復廬州堅城民心如此踴躍洵屬可喜惟弟處祇此

兵力餉需異常支絀數百里防剿兼顧固已時形竭蹶加之定遠初復不得不派大隊駐守本未能再進規廬郡况楚師數年血戰皖事如有轉機均係仰賴聲威弟亦何敢冒昧貪功惟望速發勁旅步步進逼一面示悉以便派隊會剿肅清淮南現在南路究未知能否通行弟已遜委聯絡定合團練爲疎通進兵地步上游練事迄無定議非剿不可苗意在暫緩我師而我亦藉以休養兵力惟候雪琴兄到皖卽當妥商辦理今六安防兵分軍紮近壽界先壯壽南團練之氣俾不敢生妄念亦未始非剪除苗勢之一法也茲乘羽便匆匆泐布

端敏公集函牘卷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復蔣之純統領

月之十一日奉布一緘計可達覽昨葉委員等來接誦惠函議論軍情瞭如指掌仰見韜鈴夙裕於戰勝攻取之機洞燭無遺所謂虜在目中曷勝欽佩苗練素稱強橫其跋扈不僅今日所以屢示優容具有苦衷迨圍攻壽城叛逆已著不得不一意言剿存

國體而蘇民困乃以兵單餉絀援軍甫到重鎮已陷抱疚極極此時該逆逼脅圩寨添其黨羽勾結粵捻助其聲勢他尙無慮穎郡門戶洞開清淮藩籬未固竊恐乘虛乘突牽制各路官軍來示謂必須先攻正陽斷賊餉道遏賊竄路意見相同實獲我

心臨淮水陸不下二萬餘人而長淮數百里處處須防兵多力分兼以數月不名一錢掣肘難以言喻現在該逆窺我攻克定遠必設重守串通西捻擾及靈宿泗鳳交界之固鎮此處爲南北要隘又爲我軍後路已派馬步馳剿雖攻破賊營一座屢有斬擒而盤踞如故伏匿不出料其必有詭謀已飛咨東路一體加意嚴防潁川相距遙遠不知近日情形何似聞苗逆於開春後卽糾黨圍潁該處團練雖經隨苗剿賊今春尙疊次來稟誓死不肯從苗旋因威餒所逼當事者又失於駕馭以致拒我從苗賈運翁坐困孤城一籌莫展近因交卸在卽呼應尤難靈通而雪琴中丞履任無期皖豫之交大屬可虞據聞西路情形能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將三河尖潘闖父子均爲我用人反則東賊黨自然瓦解弟鞭長莫及徒深耿結惟望聚米長才安速籌之至若雄師進攻壽州弟因懷遠阻隔雖未派我一旅之師直搗下蔡老巢而一面進兵懷遠則賊首尾不能兼顧懷遠一克下蔡自在掌握事不宜遲所冀大旆約期前進庶叛臣有入甕之日小民解繫卵之危不勝翹企禱祝之至雄麾伊邇魚雁能通一切情形務乞隨時見示俾有遵循

致李希菴中丞

正月二十一肅布一緘由卡轉遞二十四日又泐數行並抄呈片稿一件專弁由六安迎投諒已先後塵照頃奉初八日自鄂

惠書欣諭旌旄於月底啟程由安慶前赴六安紮定老營即便進剿運籌制勝何敵不摧良深佩慰弟營餉絀兵單久邀照察承囑保全完善俟雄師到六再圖兩面夾攻洵屬至計前奏已奉寄信

諭旨恭錄呈閱祈祕存之現在該練忱於聲威以援潁爲緩兵計聞已調練於初六日由下蔡前進先圍潁上是否另有詭謀難以懸揣其死黨丁朝臣由懷遠以下繞從宿州所屬之幷縣集偷渡滄河句結泗靈境內金馬胡黨衆在滄北一帶滋擾逼脅民圩冀通竄路此豈能真心就撫者耶弟先飭尹鎮進紮蒙城以安西路附苗各練之心一面派撥馬步飭調署藩司張學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醇來營帶赴九灣與固鎮官軍聯絡收撫附苗各圩已與丁逆接仗數次昨將該逆槍傷落馬其黨衆救去雖生死未卜而其膽已寒從此入手滄南北各圩或可以次反正矣苗沛霖此時無暇東顧其懷遠公局亦以丁朝臣不服約束爲詞以掩飾衆人耳目雖狡獪多端而其氣中餒已可概見惟潁郡之圍至今未解昨接蔣道葉道來信知麾下已飭蕭成兩軍赴援取道固始以通糧道此至穩至當之策也三河尖潘四父子雖屬從苗而潘闖稍明理義尙可收爲我用潘一反正則西路苗勢瓦解矣弟昨致葉道信已詳言之當可相機辦理也勝克帥由汴梁起程來皖其前隊已抵太和自以先解潁圍爲急至於苗事渠

意如何辦理總無信來好在

聖意主剿亦無虞其掣肘也昨接多帥來函知攻廬之師已紮至二十里鋪並雷石二鎮帶隊直抵城下狗逆並無動靜其詭譎可知弟前已派副將徐鵬前赴南路於肥北十三里古淮十八里岡七里河等處相度地勢紮營五座頃又派副將朱淮森押連軍火前往布置並調駐定之參將張景春一軍會練前進惟統領頗難其選不日酌定即派撥大隊馳往督辦以期兩路夾擊但得廬城攻克粵苗勢離閣下直指壽州弟即進圖懷遠淮河通則籌餉之路亦通皖事或可轉機也

復李希菴中丞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二十一日肅復一緘並備會稿及抄片各件封發後接奉十八日惠函蒙賜良藥四種拜領之餘感激無既承示治法周詳精穩兄當使醫者體會所教酌而用之如另需要藥自必遵囑求索斷不少存客氣也昨因狗逆西竄料其必至壽州當即飛札責成署壽春鎮博鎮實力堵剿俾免勾結並密飭練總守備姚紹珍集練兜擒許以重賞旋接署壽春中營遊擊朱佩棻來稟謂將狗逆誘入城中並其隨從僞職七人一併擒縛請示前來正在核辦間據探弁回營手持姚紹珍稟函內稱十九日苗練已將狗逆等械送江口集營盤聲言解交勝帥餘黨二千難髮隨苗等情查狗逆多年巨魁罪大惡極勝帥自必立予正法惟

其悍黨歸苗是又爲虎添翼此股敗逆竄至壽州團練業已合圍徒以畏苗不敢下手否則多帥緊蹙於後民團力截其前豈尙有一名漏網乎今以垂盡之賊僥倖稽誅且留後患伊誰之咎雖准兄瀝情入

告而敷衍了事者又安能認真勸令悉數交出乎多帥處兄已函致乘此聲威酌派一軍緊逼壽界與六安朱鎮之師聯成犄角兄當力掃淪北捻氛肅清後路一面整頓水陸靜候會合共弭內患此次摺片另備公牘咨會稱謂一節荷蒙情詞肫摯鄙人慙先一飯且又共事一方相推以誠情同手足敢以閣下爲弟而自稱兄想不至見外也再前次克城稟摺所以不列閣下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銜名及此次狗逆就擒摺內並未會銜者以一經列銜則須入吾弟語氣深恐未能吻合官揆帥及曾節相當必會臺銜入告矣兄現仍服湯藥眠食尙可如常昨復以心勞致發鼻息似笑之症當用貞元飲法旋愈右肢但覺輭而無力近於寤後尙能伸屈迨起坐時右手不能高舉矣手指只能自屈不能自伸第二指與五指尖未能運動總似力不能到之象執筆持筴皆屬不便扶掖試行右腿足只勉強數步而已時於無意間手足一作常態但著意則又不能日間不慣假寐終日兀坐腰脊頗覺酸楚就近集有四醫俱云脈象輭弱用金水六君子湯加秦艽殭蠶等味疏通經絡亦總未見大愈深爲焦灼耳貴體尙未

康復亦係操勞所致未知近日眠食精神何似殊深念切廬郡既復從此廣布聲威勢如破竹尙祈善自珍攝勿過勞煩是所至禱

致曾滌生中堂

月之七日差旋接奉還雲備承指示心感靡涯辰惟蓋社時和勳猷夏大載頌載欣弟連服培補疏通之劑手足雖較前稍爲靈便而起居飲食仍非人扶掖不可自揣病軀難免貽誤不得已於六月初一日瀝情上陳籲懇開缺回籍調理茲奉到寄信諭旨一道恭錄並抄摺咨達冰案卽祈察閱弟仰窺聖意並非不准開缺特以勝帥既已他去希帥尙在六安淮北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軍情緊要一時接手乏人故飭弟暫領所部防剿候

旨遵行弟如稍可支撐敢不勉圖報稱惟受病已深如在軍營調理斷難就痊實有不能再留之勢况弟歸養之念本不自今日始此閣下深知者此時就病言病故未敢以養親夾雜上陳將來到籍後賤軀託庇就痊亦必據實陳明籲懇養親不再作出山之想矣如不奉

諭旨兩旬後當再涕泣陳請皖事非希帥獨任不可我兩人意見相同彼時弟當剴切言之如閣下先奉

諭旨籌商亦祈早日定見入

告俾弟早卸仔肩則感無既極矣金汪捐案必須一一咨查弟

任內礙難定案已將大略情形具奏請歸併尊處查訪核辦俟奉

旨後卽行抄咨另有密片一件並無一字欺飾弟之不能已於言者爲

國家計非與若輩有所爭競也茲特先行抄呈惟閣下察之

致曾中堂李中丞

臨淮從前四面賊氛處處喫重現在南岸及下游均已肅清惟上游防苗北路剿捻爲目前至緊至要之事上游以蚌埠長淮衛爲扼要門戶現派步隊三千人水師礮船一百四十隻聯絡駐紮其南四十里之劉府集界鳳定懷壽之交人情浮動從苗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日久至上年冬間始行收撫現派兵練一千餘人駐紮彈壓北路以固鎮爲門戶去宿州境湖溝捻匪老巢三十里原駐兵勇兩千現在豫備進攻添派馬步三千礮船五十隻並調從前掃蕩金馬胡之馬步三千會合剿辦固鎮東南尙有湖路賊可繞竄臨淮以王莊爲扼要現派一千五百人駐紮固鎮東北金馬胡新附之衆人心未定以藕莊爲適中亦派隊千人駐紮彈壓此外分防蒙城鳳陽府縣兩城共一千人餘俱駐紮臨淮南北兩岸外有礮船六七十隻分防北路各汊河統計馬步水陸兵勇兩萬餘人飢疲之餘不盡精銳然敢戰者多有餉以濟之可成勁旅此兵勇之大略也至餉需本地無可籌畫向賴外省協

濟乃東豫各省均有軍務自顧不遑咨商頻催每年不過以一
二萬兩敷衍了事陝西每月本有五千可指近因粵逆西竄亦
已停解山西一年僅解四萬本年亦只解過春季其夏季一萬
則屢呼不應矣江海關稅少荃雖允爲籌濟至今尙無起解的
期其難可知近來所指望者惟淮南鹽課鹽釐每月僅五六千
金耳昨准閩省咨報起解閩海關稅銀二萬兩而遠隔重洋更
不知何時方能解到此外淮北餉鹽久已無可提撥裏下河米
捐亦復觀望不解左顧右盼竟不知何法以療飢軍此餉需之
大略也

兄弟

久病之軀本已萬難撐拄此時已奉

旨開缺更屬呼應不靈特再詳細奉陳務祈迅速接濟以保大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局感無既極

致曾滌生中堂

七月十六日專差縷肅一函並囑馬署藩司代致拳拳諒邀鈞
察至今差弁未回想係由六赴省轉折也李希帥計早到省疊
奉

溫諭慰留不令回籍仰見

聖明知人善任念此危疆非希帥不能當此重任也但以鄙意
揣之希帥天性過人遽抱蓼莪之痛哀毀骨立不遂奔喪之願
勢所難行前讀尊疏仿照胡文忠公舊例回籍治喪穿孝百日
卽行來皖實爲至當不易之論必如此然後忠孝兩全也昨尊

處回摺過臨附有希帥

廷寄一分倚畀方深必仍慰留耳弟昨奉寄信

諭旨以臨淮爲皖北要地飭令力疾從公亟圖守禦俟希帥到
防再行交卸起程感荷

天恩不以衰朽見棄果能力疾支撐靜候希帥前來公誼私情
俱不應辭但希帥如果回籍往返必須半年弟自三月患病至
今多方醫治手足仍未能靈動第一最怕勞心偶一思慮病必
加增氣血日益弱飲食日益減此不能久留者一也弟之開缺
各省俱見明文臨營餉需向賴協濟平日催解已覺爲難此時
咨函頻催更屬呼應無應現在上游防苗北路剿捻分別扼要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紮營既無隔宿之糧帳房軍火又無一不缺馬步水陸幾及兩
萬人若不從新整頓其將何以支持此不能久留者又其一也
閣下統轄四省軍務皖北本在幘幘之中地方如此緊要軍務
如此緊要必不使久病之人獨支危局務祈及早定見迅爲希
帥籌庖代之人奏請
簡放以舒

宸廑而固疆宇倘一時實難其選卽將

欽差大臣關防齎赴尊處暫時封儲另派帶兵大員來臨駐紮
以楚軍營制整飭臨軍現在湖溝克復迤西卽宿州之縣墮再
西則入亳境祇須守定湖溝要隘由近而遠剿撫兼施使捻首

裝旗不應自不至東趨北竄勿庸亟亟深入上游苗練雖其心仍懷叵測而其形則怵於聲威不敢妄動但能將關卡歸官暫示羈縻俟希帥接關防後布置穩妥再圖大舉亦應時變通之一法其赴僧邸具稟仍係克帥主意僧邸公正樸誠但於用人聽言未能細察耳金馬胡之事

聖明洞鑒萬里奉

諭云云直透數人肺腑矣麾下英才薈萃獨當一面者頗不乏人弟拭目俟之秋風漸厲弟如稍遲登程病軀益難措拄諒亦大君子不忍出此也小兒請假侍弟回籍已蒙俞允一俟到籍後即當速令來皖藉資閱歷決無濡滯並以奉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聞

致李希菴中丞

昨奉還雲祗悉一是伯母太夫人鸞馭西歸兄未能躬詣靈几一伸奠醑僅具生芻之敬聊以將意乃未荷賜納實深歉仄謹囑穀山方伯代辦祭幃一懸略盡鄙忱知閣下不再我卻也茲維禮候延綏祺躬順適曷勝馳系皖省軍務甫有轉機而閣下遽膺大故昨奉

寄諭知

聖明念切皖疆已

溫諭慰留移孝作忠自古原有金革不避之義但閣下純孝性

成回籍治喪之請勢所難已前讀曾節相奏疏仿照胡文忠公舊例回籍穿孝百日即行來皖實爲至當不易之論閣下滿腔忠孝兄所欲言而難於立言者曾節相均已先言之可見吾輩心心相印所見略同惟回摺過臨時附有

廷寄尊處夾板一付

倚畀方深必仍係慰留耳弟奉

諭以臨淮爲皖北要地飭令力疾從公亟圖守禦俟閣下到防再行交卸起程感荷

天恩不以衰朽見棄果能力疾支撐靜候閣下前來公誼私情俱不應辭但閣下如果回籍往返必須半年弟自三月患病至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今多方醫治手足仍未能靈動第一最怕勞心偶一思慮病必加增氣血日益弱飲食日益減此不能久留者一也弟之開缺各省俱見明文臨營糧餉向賴協濟平日催解已覺爲難此時咨商頻催更屬呼籲無應現在上游防苗北路剿捻分路扼要紮營既無隔宿之糧帳房軍火又無一不缺馬步水陸幾及兩萬人若不從新整頓何以支撐此不能久留者又其一也以目下情形而論閣下既不能留兄又不能久待必須另籌爲閣下暫時庖代之人方於軍務有裨抑或將關防齎送曾節相暫時封儲另派帶兵大員來臨駐紮以楚軍營制整頓臨軍現在湖溝克復迤西卽宿州之縣雖再西則入亳境祇須守定湖溝要

盜由近而遠剿撫兼施使擒首裝旗不應自不致東趨北竄勿庸亟亟深入上游苗練雖其心仍懷叵測而其形則恍於閣下聲威究竟不敢妄動但能將關卡歸官暫示羈縻俟閣下接關防後布置穩妥再圖大舉亦應時變通之一法其赴僧邸具稟仍係克帥主意僧邸公正樸誠但於用人聽言未能細察耳金馬胡之事

聖明洞鑒萬里奉

諭云云直透數人肺腑矣曾節相幕中英才薈萃獨當一面頗不乏人兄已專函奉商務祈執事再與面議及早定見具奏兄拭目俟之秋風漸厲兄如稍遲登程病軀更難捱拄諒亦大君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子不忍出此也小兒請假侍兄回籍已蒙

俞允一俟到籍後即當速令來皖得以追隨左右獲益正復不淺也

致清黼庭方伯

頃奉琅翰知前月二十一日縷布一函已邀霽照承示東省進款日少出款日多均係實在情形弟所深知但軍營月初計口授食按款養兵本未稍求寬裕各省如數應期解到尙慮不敷支發若少解一分兵勇即少一分之用遲到一日兵勇即忍一日之飢尊處每月應解協餉二萬從前積欠姑置勿論即以上年十一月起至本年閏三月計算應解銀十二萬兩乃自本年

正月初旬解到一批之後至三月下旬始又續解一批先後共

僅收銀四萬兩有案可稽今接星巖中丞來函以閣下到任以來實已解過銀八萬兩弟處糧臺無此收數因何不符四萬之多事關撥項出入絲毫均難舛錯務祈查明何次何員批解若干迅賜示復以釋疑慮至另撥專餉十萬兩不在月款之內前准部咨於應解京餉銀內劃撥聲明有著之款兵勇早已拭目以俟來函以七八兩年未完地丁已入遞緩九年銀兩完繳寥寥查九年錢糧尙未歷過奏銷各州縣自顧考成正值旺解之時於京餉六十一萬內劃出十萬似不爲難現當進規定遠派撥全椒軍務萬分喫緊務求如數迅速撥解委員星馳來營以濟要需儻或本款無銀亦可改撥本年錢糧拊湊足數否則將七八年地丁已入遞緩緣由或請中丞入告或由弟處奏懇均祈盡畫指示遵行值此時艱彼此通商辦理務求實濟方於軍務有益也

致和帥張帥

上月二十二十一等日迭布兩函計塵籤典辰維鴻猷泰吉駿祉鼎綏允符愉頌金陵長圍已節節進逼該逆飛走計窮指顧克復當傾耳以聽好音也惟探報東壩高淳一帶甚爲喫重刻間情形何似馳系殊殷前因狗逆圍撲全滁有欲通浦六要路窺伺九洲洲及揚州等語兄處當派馬步馳援並奏商尊處選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撥精銳由江浦一路赴全兜剿尚未接到環章旋據李副將世忠來稟該逆率衆於滁州城外搶築營壘多座均被該副將會同副都統全福督飭馬步一律踏毀該逆退至茅草嶺腰鋪等處以爲全椒接應全椒被圍緊急城內火藥米糧均極缺乏幸參將朱元興帶領奮勇將大橋內古樓賊營攻破奪賊火藥千餘斤米糧數百石該逆掘挖地道亦被我軍挖通其守禦洵屬嚴密惟腰鋪爲賊所踞全椒仍屬隔絕兄處派去之兵約會李副將於月初出隊進剿必先將腰鋪之賊擊退方可疏通糧道進逼全城能否迅速解圍尙無把握耳兄前奏寄諭飭令籌攻天長並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諭以該縣與六合相犄角必須約會江北之兵會攻方不至此剿彼竄仰見

聖謨廣運欽佩難名查天長與六合維揚接壤爲東南緊要關鍵兄早已籌畫及此奈清淮援軍方撤卽值滁全告急勢不得不分兵救援近日復飭各營陸續進紮以期漸逼定城而自淮至定相距百里處處扼要堵截均分兵力其鳳臨後路又須留紮勁旅通盤籌畫實在兼顧不及天長一路只得暫作緩圖頃已附奏另行抄咨冰案但使派援滁全之師與李副將協力相持亦可制賊東趨尤幸雄師已逼金陵城圍賊糧已絕成功不遠惟祝江南及早肅清則水路均易措手耳

致李希菴中丞

初二日縷肅各緘諒邀英盼連奉初一日手書祇悉種切並諒尊恙日漸痊愈曷勝欣慰兄近日手足亦較前靈便又自下路聘來名醫所說病源頗中竅要今日試服其劑或可望逐漸輕減耳苗練怙惡無可姑容是以屢次奉商乘此兵力會合亟圖掃蕩以免後患乃頃閱邸抄四月二十九日上諭二道苗沛霖以縛獻狗逆之功又奉

旨免罪准其自新仍責令擒斬張落刑以自効

朝廷賞功罰罪一秉大公此

聖心自有權衡而所以法外施仁者以夫已氏鋪張過甚巧售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其欺耳若從此敷衍下去壽州穎上仍不容地方官入城正陽三河尖關卡雖換勝之旗號而仍任該練把持負固植黨逞其狡獪其將何以收撫耶兄於該練構釁之初因兵餉兩絀卽經密疏陳明暫雖撫撫終歸於剿自始至終堅持此念以待今日方幸事有轉機而又有此波折然此志不可渝仍當剴切上陳力言其害特恐

聖明以兄係病軀行將引退故以難題與人閣下專任封圻軍威壯盛與兄情形迥不相同請卽就此入手咨明勝帥諭飭苗沛霖果將城池關卡一概讓出所設公局一概裁撤由閣下派員駐紮不准該練過問如該練俯首聽從我得長淮流通收撫

解散然後徐思辦法計亦良得倘不能行則是陽爲就撫陰圖
占踞先効去助苗之人一面明正其罪痛加剿洗則皖北可定
矣然必須先期陳明方無掣肘之慮卽祈密速商明滌帥斟酌
而行之定見後並祈密示爲要兄一日在營尙悉索敵賦與執
事犄角之也皖藩需人尊意欲以穀山署理具見知人善任從
此吏治可望日有起色但兄久病未愈一切公牘俱由谷山代
行恐急切未能趨赴左右耳囑覓摺奏三項人員非草草可以
塞責兄前因歸田之念已決欲以兄數年來挑選而用之者以
遺閣下今兄尙未定交卸之期而閣下又需人甚急當另爲訪
求查有編修呂定子兄名耀斗常州人庚戌進士人品極其純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粹學問經濟獨出冠時其文章亦非循行數墨者可比使司章
奏必能勝任惟於地方公事尙須閱歷方能熟諳耳兄早邀其
出都已於四月底自汴梁起程前來不日到又有廣文孫莘
畚名方與亦常州人品行學業均有可觀現在兄營可充書記
如尊意爲可俟定子一到卽當一併奉薦也統祈裁酌示復

致曾滌生中堂

端節後一日先行齋覆一函諒邀鈞照近日未奉手書想蓋社
綏和指揮如意爲頌昨據李軍門呈報知令弟九兄乘勝長驅
大隊已抵金陵雨花臺聲威壯盛賊逆膽寒王濬樓船於今再
見曷勝快慰之至雷帥及王軍門水師均抵九洲洲已與李軍

會合夾擊並蒙閣下撥給李軍門火藥五千斤米三千石渠頗
鼓舞奮興弟亦感激無既也惟多帥因陝氛日熾親督馬步星
夜赴援僅留在鎮十營防守廬郡恐未能再分兵於九洲洲矣
弟已諄囑李軍門上緊剿辦一切進止均聽小帥指揮尋常勝
仗不能不隨時代奏以鼓其氣若克復捷報卽請尊處主稿挈
銜入

告緣安省至九洲洲路徑得信較速可備悉一切底蘊弟處則
相距稍遠得信遲而見聞不廣也卽如前月廬城之捷弟因十
六七日兩奉

寄諭催令迅速進攻不得不先陳大概聲明詳細情形由官節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相與尊處具奏並未隨摺保人蓋此仗楚師之力居多分應爾
也乃頃見官節相鈔咨奏稿與弟所報迥不相同日前馬谷山
曾諄諄請命於多帥蒙諭赴文案看咨報底稿司事者竟不見
示以致兩歧萬一

聖明垂詢殊覺難以登答耳賤恙近由裏下河邀來常郡名醫
李道久診治頗爲得法手足均較前輕鬆惟積勞過甚受病已
深醫藥雖投總未能剋期全愈必須奏請開缺方可靜心調理
弟十載從戎尙無債事獨近日苗民逆命限於力薄不克伸其
志實覺耿耿於中竊欲竟其事以告無罪於天下後世况希帥
與弟共事又處處同心共濟亦不肯舍之而去是以輾轉籌思

欲退而不忍遽退欲留又萬不能久留惟有自揣病勢如尙可支撐再當奏明續假否則據實上陳矣臨淮衝要餉絀兵飢擬以何人接手必須先期議定方可免臨時周章閣下統轄軍務一一祈預爲擘畫揀選得人俾弟早遂歸田之願則感佩益深矣昨閱勝帥鈔咨

寄諭令其將苗事辦理妥實帶兵赴洛陽堵剿其覆奏則僅敘戰功於此層並未覆及蓋欲留此爲苗之護符也閣下如不另揀賢能設或弟疏上陳皖事竟歸併彼辦則冠履倒置良莠混淆雖希帥力挽頽風恐亦事多掣肘不可不先慮及之狗逆就擒勝帥鋪張入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告奉

旨將苗沛霖免罪

諭旨內聲敘有袁甲三等奏苗沛霖自入壽城並未滋擾害民只求辨明心迹等語查此言係上年十月初二日翁藥房委員來臨口述維時翁藥房已入套中若不代爲陳明則大局立見決裂是以附片具奏並聲明究竟有無把握該委員未能確切指實大不可靠在

朝廷不過以此爲免罪緣起而竟抱不白之冤矣稍緩必須辨明也知念並及

致李希菴中丞

昨泐一緘尙未封發頃接多禮堂兄來函謂雷鎮十營仍紮壽境擬候苗沛霖稟覆卽拔回廬又以苗既擒狗獻功其反正之心似有十分之五不若嚴令地方官善爲辦理民事撫順民心則苗逆黨羽不剿而或自散等語具見老成持重令人欽佩惟其前函至今並未接到其如何責問苗沛霖使之稟覆亦未得其詳至苗逆之叵測兄實知之最深自上年團練構釁占據壽城中間種種反覆筆難盡述兄所以大度包容此因兵力不足而餉又奇絀設少蹉跌則長淮之險非復我有恐全局不堪設想也今幸雄鷹蒞止廬州克復軍威壯盛四無牽制事機所湊莫過此時於是聲罪致討明順逆而儆奸邪誰曰不宜况該逆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二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踞懷遠屯下蔡占壽春守穎上形勝要隘布置周密負固植黨是誠何心豈可以擒狗而寬之乎必也獻出城池關卡遣散黨羽使各歸農乃可曲宥耳近聞勝營派隊赴壽州正陽駐守至今並未入圩進城伊誰阻之正陽三河等處釐稅雖換勝營旗幟實皆歸苗掩耳盜鈴其決不退讓可知蓋其陰蓄異謀已非一日特因附從圩寨皆迫於威而非心服未敢大舉繼又惕於聲威姑假就撫以緩我師其致練局私函語意似極桀驁並無悔罪之詞西捻本其仇也陽爲剿賊陰以報復得一處守一處絕不歸官辦理非反而何此逆不誅終歸於叛不及時正名定罪以正人心恐沿淮數百里被逼圩練未知歸向勢必觀望游

移仍爲所用其黨羽仍不可解散非計之得也閣下智珠在握必已早有卓見是否卽時陳奏究宜如何進兵兄處作何策應務祈一一詳示俾有遵循

致唐義渠中丞

前月晦接奉在蒙所發惠書並公件旋聞臺旆已由宿還臨諸深系念近來蓋籌密布計有成算矣苗逆稱兵本屬必然之勢惟此間傳聞不一頗不能釋然於懷鳳陽兩城迫近大營賊黨伺間已久傳聞有竊發之謀曾否消弭湖溝兵隊撤回添防自是事勢當然但宿靈間仍有竄撲之虞否希帥何時當來敝處亦無確耗兄於聞警時馳疏略陳剿防大勢旬日內當有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諭旨續卽抄稿咨達冰案惟具疏時尙未聞賊撲蒙城也蒙練李南華與苗逆離隙已深勢必効死我軍有數營在彼力足合練戰守但不知城內之糧尙足支否耳此賊舉動狡而不輕始叛時不略地而攻城蓋亦懲於擒匪之敗不敢遽涉重地遂出此下策也蒙城如能堅守二三月南北諸軍可以四集下游各處布置均可嚴密無虞然後合力大舉似尙未甚棘手也所慮該逆好用詭謀各處宜飭令固防勿貪斬獲勿輕趨利致爲所誘則伎倆盡矣迤北擒匪餘衆最慮爲所誘惑得潁州英守鎮遏之計可略定該守膽略足任穎最衝要若令早赴新任迅籌戰守庶可使重鎮屹然潁城以外大半逆黨聞尙有居止城中

者此亦宜慮及者也楚師在潁者二千聞無統帶大員恐不能運掉如意城中練衆不可專任其守城仍祈以此意馳諭潁郡各僚並楚營將弁俾協和從事則得力良多矣苗逆既叛沿淮兩岸各圩不敢不從其北岸之吳昆田南岸之金汝霖尤懷逆計想亦經洞察也吳昆田一叛則蚌埠勢難進紮或挑選水陸精壯直至長淮衛曉諭居民示以恩威聯屯數營以斷賊東犯之路亦一緊要之著也兄見聞不詳不確惟繫心最切晝夜籌思苟爲鄙慮所及雖屬遙度不能不爲閣下陳之也六安警信如何此穎霍餉道一有疏失諸軍恐有後虞粵逆久不聞其如何情勢尙尊處備悉尙希示慰爲盼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致張子青中丞

維誦賜書回環往復仰徵盡畫精詳不以鄙言煩聒惠賜酌裁不惟執德之謙抑亦憂公之切也欽佩何既吾豫用兵已歷十年外患內憂紛乘疊起地方之蹂躪已極軍餉之糜費亦不少迄無老成堪任之將素練敢戰之兵良由當事者不爲深謀遠慮臨事則張皇補苴賊過則又苟且偷安從未聞量賊勢之重輕計兵力之厚薄合通省而爲之籌畫蓋自香巖中丞而後積習相沿視爲固然弟所謂敷衍正指從前宿弊非敢於大君子有微辭也數年來與諸君子往復論及豫中兵事往往喟然輟筆非能忍置亦以未遇其人深懷失言之戒也欣逢閣下勵精

圖治亟欲削平內患旁靖毗疆弟不勝其佩慰之情遂屢以積憂自白荷蒙示及時之所未可勢之所難行剖蔽祛疑絕非艱於聽納開誠布公集思廣益方之古人蓋不多讓然其間蓋慮太殷多鄙說未有意而芻蕘之見反未得達於虛受之懷鄙人生平性慤而憂多究有不能緘默者不辭瑣瀆敬再爲左右一申明之前敗四條專主添兵非欲閣下分此區區者兼顧而兩失之也張岡未下攻剿正緊兵固未可輕分張岡卽克伏莽未清防豈遂可遽撤若欲肅清南路然後移全豫之力以防東面倘東路戰事方棘而南路餘燼復燃或外寇猝來何以應之况張岡之克能否計日操券尙不可知弟數年來幾經閱歷知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二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此等事非可屈指待也倘張岡未下而東面警信忽來既不能置張岡而不攻更不能任東賊之自來且俟聞警而後謀所以應之著著落後百事無及矣以現在形勢而論南路防剿兼籌除腹心之患收垂成之功其事急於東路而東路苗捻並起騷然震動助苗從捻之人將叛未叛皆視官軍之能否東征以爲向背卽如此次由靈六竄往光州之賊游奕不去安知非以前股回毫之賊去來自由擬踵其回巢故智爲愈聚愈多之計大兵驟至聲威所布消禍患於既萌否則門戶洞開恐燎原而莫遏其事較南路不但分重輕抑且爭遲速固不可以目前有警無警遂謂緩於南路也總之以吾豫現有兵力欲以了吾豫之

事斷斷不能此時非選知兵之將使將生力萬人訓練而節制之不足固東面之防萬不得已亦少須增步卒多練駐兵至少以二千爲率尤非精勁不足以備截擊弟非不知豫餉萬難添兵必先增餉然實在不敷分布亦當於無可如何之中勉力籌畫不宜因陋就簡成積弱難振之勢也竊謂籌兵之道有三汰疲卒止輕募懲劣將余鎮敗殘之隊不能振作人本可用然續招之衆烏合湊集恐難統馭尹嘉賓亦尙勇往而毛病甚多周敦各將與沈項一帶甚不浹洽其情形可想竊以爲或併或裁或撤以便以餘力養精銳此一法也慎選鎮將簡練額兵計河南三鎮合之撫標不下萬餘若一律責令募補足額飭司爲之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二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籌給坐餉糧餉足則訓練勤而紀律嚴烏見其果不如勇况一勇之費可以分養二兵量減烏合數千足使吾豫通省之兵盡歸精銳或謂勇可應急而練兵必需時日不知勇之速來正以其不練一敗而散仍候續招非如兵之有可稽核此又一法也至馬隊爲平原利器吾豫得精騎三千足抵步卒兩萬僧邸之屢戰屢捷曾未聞以步隊當先所恃者馬隊四五千耳卽弟從前由宋而亳直擣雒河所向克捷亦馬隊三千之力居多英香巖見賊老巢已破遂藉餉爲詞遽分馬隊以予揚州而豫軍從此不振其明效大驗也東三省正兵調撥已盡此時朝廷必不輕予惟有挑餘丁募獵戶名異而實同可期邀准究

其得力與正兵無異弟於遣撤善慶等時曾與之有成說蓋早爲吾豫計矣自籌馬匹非甚難事煦初採買之不獲實用或因委用之非人抑或辦理未協莫如劃撥萬餘金奏交察哈爾都統飭屬採辦辦齊卽責成派員解送沿途如有倒斃領解當與經過地方官分賠若一律臆壯領解當奏請優獎牧丁酌賞則其來迅速而不致疲瘦此又整飭馬隊之一法也直省馬隊固未必果能邀

允卽鄂省之隊亦未必果能遵調總之非吾豫自謀不可楚軍雖強事事皆自謀也若因奏咨無益遂任武備空虛所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蓄終身不得也弟前此因豫省積習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二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已久恐閣下未便首發難端是以極言豫省兵力不敷冀聖明洞鑒情形執事便於請益

九重眷念危疆必不以再三爲瀆所望大君子統籌熟計使吾豫軍務煥然改觀不惟戰守均有可恃將見中原一軍屹爲砥柱閣下勲德當爲中興稱首又豈但豫人倚賴長城哉其引盼星輶一節實弟迫急之忱欲閣下以時定畫且計張岡布置已密長圍既合祇須堅壁以困之不似初入手時非戰勝不能進紮或可騰挪少許小隊以從元戎大旆既臨不但地方官振刷精神卽圩寨亦有倚恃羣興執挺之思較之本地人百呼不應難易不啻霄壤耳弟既衰且病雖安籌激勵疊奉

繪音而徒奮空拳何關實濟卽兒子或有時執戈冒鏑究亦爲益幾何茲之敵舌焦唇實亦非大君子無可告語也前咨冰案委員書吏戈什各員名仰祈資給承示飭司籌款感蒙曷極惟弟此番咨請實有不得已者弟受

國厚恩在籍辦事無論父子叔姪斷無支領鹽折之理卽家中向來跟役亦斷不能另給口糧至委用各員名早經分赴皖豫一帶爲釜底抽薪之計兼以藉張聲威弟兄肅然實不能給其日用惟祈飭司按照豫省定章逐名發給弟卽飭該員等赴省局請領弟實不能經手支發也早擬遣子姪周歷各處因思皖豫分界地方土匪竊發應令酌帶壯勇以資彈壓未便以一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二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主一僕敗人玩侮張士元一軍正隨攻剿自應遵示暫緩來陳可否飭令抽撥小隊百名或馬勇一起星赴弟處令子姪得早出巡查以期仰副

聖懷弟越俎之言惟恃愛惠之深用敢辭費伏乞恕宥察其苦心或閱後付丙或藏之篋中勿令外人傳播致造謠言不勝翹祝之至

致羅椒生尙書

春間肅函布上後續奉惠書辱承賜慰並蒙賻儀遠寄感荷奚名敬維籌計精詳陳謨淵廣遙瞻吉采彌切懷思弟病已逾年夏間服劑導痰方期漸愈而苗變忽作憂心如焚迭奉

諭旨辦練籌防雖極力圖維已屬有呼莫應又以蒙圍太急奉旨籌糧遂致積鬱過勞背間又生一瘡舊證因而增劇自以受恩最重不敢以病爲辭勉自支撐口授一切布置詳在迭次疏中其籌糧一節尤屬萬分爲難民窮難以勸捐路阻難以運解雖自貸千金以爲衆率而無重兵轉戰恐必達亦未易言現在賊陷壽州勢燄方盛有窺河南之志方於潁上積糧皖軍在南者隔於正陽在東者隔於懷遠豫軍則自顧不暇僧軍則牽制不來蒙爲孤城糧援無望無蒙城則無賴毫賊將南趨光固西犯歸陳中原平曠之區無險可恃雖弟前請募東三省馬隊已奉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二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諭旨而兩月內究不能來夫皖豫者天下之腰膺潰敗則最難收拾惟有急令僧軍南下由宿援蒙留此一城豫尙易保然後徐圖大舉豫軍蹙其西僧軍攻其北臨軍自東牽其肘楚軍自南擣其心庶可折逆鋒而圖蕩定也蓋前此南中當事者輕視此賊以爲不過團練中桀驁之徒卽盤踞一二城池亦以爲易於攻取不知此賊蓄謀最久窺伺最深非比捻衆之無大志且沿淮地勢空闊城池相隔動一二百里縱橫計之兩三城卽千里之地閣下昔視皖學諸郡皆所親臨皖北地廣而城稀豈復他處可比兼之重山疊河濠深壘峻攻取之難亦百倍於他處及今不早圖之爲患殆不可量而不援蒙城則淮西全失將來

雖攻取亦難速於奏功弟於此賊未叛以前力爭壽州正陽不可撤防及其既叛卽以重兵扼駐太和防其煽誘餘捻以犯豫疆迨蒙圍日久又爲之百方籌糧實欲顧蒙以顧潁卽以爲豫省之藩籬屢疏詳陳雖

諭旨頻催而諸軍未集卽如成大吉一軍若此時卽至淮西雖未必能力解蒙圍尙足鎮遏三河尖一帶以保潁郡僧軍此時若到尙可取道宿州再一稽遲則苗逆慮事頗深必疾驅以據三河尖而潁毫事去矣必以連營斷宿糧道而援蒙之路絕矣大君子憂時念切當有以亮鄙人之心而思返已危之局弟心不勝憤切輒縷布之至鄙性固執生平未嘗受友朋之投贈惠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二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賻本不敢當但我輩分誼殊常且遠道馳頒又不敢以區區之介拂我良友謹此拜嘉

致唐義渠中丞

前月杪排單星遞一緘計塵青覽續奉惠示祇悉壹是兄前奏業奉

諭旨並抄原片給尊處閱看諒已備悉一切敬維籌防勤密露捷時間不勝佩慰皖事有此變局遂使吾弟獨當其難豫餉經兄兩次切函代呼將伯昨聞已飭撥萬金交劉牧蘭馨解赴蒙城正幸穀山得此戰守有資當可無虞忽接穀山來函乃知毫蒙之間捻鋒四起道梗不通解餉到毫而蒙尙不知危急之情

萬分喫重蒙若有失賊將長驅四犯勢更滔天閣下如何籌維以旋此危局私心實切懸懸臨軍上薄懷遠以進攻爲固守策之上者但上下游形勢實難轉客爲主自非南北兩軍三道並舉斷難制其死命苗逆於圩練捻衆利誘威脅詭詐百端聞宿西一帶已恣行其煽劫不知滄北能否不至變動若宿廬忱於逆餒靡然從叛則與毫捻聲勢相依蒙圍更不可解尙祈迅籌拊循彈壓之方勿使賊黨日增想蓋籌已有定畫也鹽款以河梗無濟聞設局於長淮衛此路陸運南抵定合無巢若於定遠置局銷售似更便而速也李軍門撤去幫辦以後舉動如何能否降心戮力吳仲翁在淮能否撥派隊伍助防助剿均祈惠示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二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其詳賴西俱毗豫界兄以衰病閑居仍蒙

聖明垂諭屢飭以妥籌防剿前已疊飭妥員馳函英守令會同公正紳士所在曉以大義示以利害俾圩練堅守以待大兵雖向屬苗營此番如不從苗皆許以會同臺下奏爲分別現據各處探稟均稱尙無反覆惟前次明降

諭旨以潘團列入苗黨查潘團從苗已久自屬苗黨無疑但現在與苗外和內忌不爲盡力此番苗逆背叛發各營練之衆圍攻蒙壽潘團不敢顯然叛官亦不敢顯然棄苗蓋苗逆殘忍險忌是其天性其黨莫不深知不獨潘團一人卽王奎事賊最久實爲死黨此番亦未親赴逆營昨接賴友來函以爲

上諭聲明潘團等爲苗黨似當稍秘密之無令此曹絕望於官甘心作賊兄以其言有理當卽就近馳函尹令囑令加意牢籠但得賴郡附近各圩尙不顯叛北路進兵尙可著手竊以爲雖懷遠下蔡各處死黨皆可示恩暗結而不必深絕之也何者苗逆之毒流遠近雖其黨亦知之其甘爲盡死者極少餘雖苗姓諸人亦有離心前者

聖諭本有赦宥脅從之旨似可本此意多張示諭但能翻然向順無論何人一律免罪仍予獎勵旣可以離其心又可以益生該逆之猜忌使其內相攜貳則叛亂不力矣仍請卓裁豫中軍務孔殷南捻疊次竄回殊形棘手派赴太和之隊至今竟無可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三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撥兄昨疏又及之並切函子青中丞不敢以局外閒身遂爾三緘其口也茲又聞各捻蜂起防務更急倘兵不遽集爲患曷可勝言郭蔣之軍聞已解壽州之圍南路若能大舉進攻使賊不併力於蒙閣下再特疏請僧邸回軍則初起之餘捻懾於邸威其膽久寒尙可卽殄而苗逆亦首尾不遑兼顧矣兄鑒心豫皖憂急略同務祈詳布定算爲盼且禱

致蔣之純觀察

客冬自臨淮釋事歸來曾以大旆未可移動具疏詳陳嗣聞邸帥別具深謀計畫已定遂亦無可如何邇維雄麾再指逆賊奔逃德威之在壽陽與寇子翼之在潁川古今遙峙使人欽佩何

極苗逆不忘壽蒙所謂如兩眼在腹中不得不取弟前不欲閣下去壽固知此賊必叛叛必首圖踞壽以固老巢茲得福囑重臨使危城仍爲重鎮快欲起舞幾忘病矣該逆圍蒙已久穀山之軍戰守可恃而糧運艱難毫捻灰燃轉相勾結始憂皖今且憂豫不獨爲穀山憂也壽州形勢久在偉照之中該逆憚貴部如虎若得閣下全軍直據下蔡披其腹心譬如孤樹批根其枯立見所慮尊處大衆未集其勢不厚或力有未及耳希帥究竟何時當來鮑軍攻巢已得手否南路情形何似均希賜示弟耿耿之懷無時少置願爲吾豫門戶宜亟撥隊援防已再疏請兵而豫事殊無端緒昨奉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諭旨飭弟妥籌軍務激勵團練閒居病夫復何能爲雖飭兒子輩悉力籌防於豫尙未必有補其力何能及皖耶閣下念注最深聞之當代爲焦急也昨委派數員前赴亳太各處圩寨曉諭聯絡堅其從官之志並於向與苗匪現未從叛者均許以代奏分別邪正冀孤其黨羽亦以緩其西上之謀因念閣下於壽州附近一帶均最熟悉仍祈籌密遵原有苗黨之諭但能拒賊悉予獎勵此賊向以團練爲名憑藉國威以令其衆今之顯行背叛其衆並不樂從死黨無多餘雖苗姓諸人亦可離之使散尙希酌定並以見示爲盼爲禱弟病漸愈而痰究未盡除肢體尙難運動自如知注並報

致張子青中丞

前由差弁齎呈一緘計啟籤閣連日未奉惠示不識籌布如何昨於尊處行劉守札內得悉南路復有股匪竄回數日來不得確音究未知此股何向我軍何隊往剿殊深系念弟前月二十六日拜發之摺昨已奉到

寄諭知尊處亦應奉到弟以久病之軀屬當中州多警重爲聖明不棄一飭以備禦再飭以妥籌目擊時艱不得不竭盡愚忱既欲以仰紓

聖主之懷懷亦欲以少裨大君子於萬一尋繹諭旨條晰愚慮馳達左右惟祈察閱而詳教之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一東路歸陳一帶妥籌防剿並張士元所部應如何布置仍著妥籌辦理兩奉
諭旨大意略同查東路毗連皖境處處須防而前所籌派赴太和一軍尤爲緊要現今尙無一兵一卒前赴該處弟處接有探報前月二十五日張落刑之姪張宗禹由西南竄至圍牆集以東盤踞三日又有江臺凌之姪由正南竄來兩股均歸老巢所過焚掠歸巢時已經薙髮之捻俱來迎接又有馬長毛約會捻首四十餘人復聚衆裝旗惟王懷義尙不肯從各等情查潁州之亳太各屬均連豫境捻股蠢動處處爲豫省大患前稟欲屯重兵於太和非惟援穎防苗亦以鎮遏伏莽此時竄捻既回降

衆必叛其勢固然而毫太無防各股必蔓延豫境

諭旨所謂歸陳防剿此爲最急最切承示撥派張士元一軍來陳而

諭旨但言張士元所部馬勇不知何緣歧出總之張士元一軍不滿千人往亦無益非別募一軍與張士元舊部合足三四千之數萬萬不敷防剿弟未經奉

諭以前已飭籍隸潁亳之同知銜候選知縣程敏達都司李健陽候選訓導慕惠保等各處偵探並潛諭潁太一帶圩練俾堅從官之志若得大隊進紮潁境各圩必不從賊降衆餘匪必不敢遽行蠢動事尙可爲失今不圖則皖軍併力壽蒙尙形不足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三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勢必不能禁潁西之竊發苗逆所冀正在潁西蜂起便可大張逆燄肆擾中州吾豫事豈堪設想乎且苗黨如潘闔王金奎等不敢顯與苗絕惟望官軍大隊一到卽乘勢歸官若久無兵往必盡爲苗所脅其勢更屬披猖請亟飭知兵之將統領數營迅赴太和以顧全局

一豫省兵力不厚將才尤乏已在

聖鑒之中茲飭楚中督撫於李續齋遣撤之後另撥一軍赴豫並飭於鄂省馬隊酌調若干荆營馬軍亦飭酌量調派查豫省用兵非馬隊不可弟前奏祇論辦法並未指調東三省馬隊而聖諭遂有就鄂移調之說以弟料之鄂中防務亦非解嚴之時

不惟馬軍難來卽另調之兵亦不知何時可撥惟既奉

諭旨自應遵卽移鄂催調除請閣下切實加函飛咨鄂省外仍須自籌戰守誠如

聖諭不得專待他省撥兵致滋貽誤也豫中現有馬隊實在不敷馳剿而東三省馬隊又不可調惟有挑選餘丁並打牲之丁足成勁旅弟在營時如黑龍江之薩薩布善慶吉林之穆克德布均隨征剿極爲得力弟素知東省不獨調出之馬隊馳驟無前卽所挑餘丁亦無異正額之兵蓋東省騎射雄捷是其所長現在善慶穆克德布均回本省惟薩薩布有統帶神機營赴深州一帶剿辦之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三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命如得尊處專疏陳明請

旨飭善慶挑選黑龍江餘丁一千名穆克德布挑選吉林打牲人數百名吾豫自行籌備馬二千疋再特請

飭薩薩布來豫助剿如此則豫省有馬隊官兵二千數百名益以各隊馬勇實力挑練賊馬雖多防剿不難得手弟非故爲鋪張實以豫省軍務斷非敷衍所能了也

一南路竄捻究係何股尊處必有確報弟料此股無論是何捻首必竄毫太句結降衆與苗逆合勢滋擾

諭旨亦深慮各處句結爲害飭弟與閣下煦初義渠迅速設法分別安撫截剿查皖撫現駐臨淮止能防苗逆東竄西路馬廉

訪一軍方守蒙城無暇他及詳繹
諭旨似以此事責之豫中弟雖奉

旨辦理團練而練衆不堪防剿弟前奏已備言之斷非病軀空
手所能安撫截剿弟前請臺麾蒞陳不獨就近商酌亦適中調
度聲威相接之勝著也現在汝甯布置計已周詳可否與煦初
會商閣下移旆東來則商酌機宜較之文函往來似更詳盡
一疊次

諭旨飭令激勵團練茲又以會籌軍務一切責之病軀自念受
恩深重雖閒居鄉里不敢不竭盡愚忱而聯絡圩練消弭餘捻
各事體均須有差遣之員卽辦理文案以及差弁戈什書吏亦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三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非有增添薪水不能贍給而官况蕭然居閒食苦實無取給之
方已具文咨達冰案仍祈閣下飭司照豫章發給俾弟得隨時
差遣庶幾有補事宜

右皆愚慮所及既經遵

旨妥籌辦理不得不縷晰言之豫省軍務方殷苗逆雖在隣境
患必及豫及豫必爲大患計大君子全局在胸其遠識深籌必
有先弟而爲之計者第未親塵教但就鄙懷所切切馳布行軒
務乞酌定賜覆俾恆私盼是所至禱

致李文園軍機

維誦賜書知前次肅函辱蒙青及並荷存詢殷摯推挹踰情且

感且慚莫名欽仰敬惟耆儒重望屹立崇班

兩宮隆禮以尊賢四海傾心而待澤豈惟林下病氓聞之抃舞
耶乃手教肫肫猶思集益弟有何知敢以庸言上塵清聽然以
數十年知交閣下現居有爲之地將爲中興良佐何敢不直貢
愚忱方今各路軍務漸有起色天下想望太平惟民生凋敝急
須培養元氣且到處招撫之衆非盡洗心向化民之玩法固等
弁髦民之視官亦同疣贅非於培養元氣之中整頓法紀正恐
伏莽再興患猶未艾弟於乙丙之間嘗畫破捻策肅清淮北祇
以撤兵太早善後未籌遂至死灰復燃流毒迄於今日前車不
遠豈可不早爲籌及耶至逆練稽誅實弟私心所系切該練總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三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不肯與僧邸見面雖名爲散練歸農實則防守更嚴苟我之形
勝一有挫折則將中其觀釁之謀逞彼乘危之譎此尤事之不
可不慮者也弟以爲各路將帥似不可輕視此賊不可一日稍
懈於防機會一來自可疾起而赴彼時辦理乃不難於得手耳
弟賦性慙直未免多言而躁而日來辦事總以不欺二字爲圭
臬在外十年大小奏報一皆據實去年六月初一日乞病兩疏
以生平之志慮遇合據陳

君父之前肺腑悉傾憂婉並集蓋情有不容己者公暇時可於
直廬檢閱而知之也至中州大勢目前似無太虞但境外之竄
撲可憂境內之伏莽紛熾尙煩力籌防剿耳弟所尤切切慮之

者則吏治民風均須振作蓋積頑已久土下相蒙若再因循姑容則滋患方深盡懷倦念梓鄉想已早計及之也頑軀漸覺靈動而起居皆須人扶掖倘調治得法當可望痊現在執筆尙難口授命繕倘能作字當以手書申報也

致曾滌生相國

五月望日手肅緘並啟件計達冰案旋奉兩次

寄諭敬悉盡籌密布上下水陸均已調度適宜虜在目中廓清可待欽仰之懷無可名狀惟邸帥竟難回剿不得與雄部合勢以蹙此醜類而穎西羣盜蠢然紛起弟前疏急欲重扼太和厚穎防而震伏莽正亦慮此乃以豫不分兵坐失機會殊切私憂端敏公集函讀卷二一三十七

近復奉

諭籌辦勸捐糧石迅濟蒙城陳去蒙遠已分別札飭由穎屬之阜亳太等處籌勸解蒙尙未據有稟報而馬穀山以皖途梗阻不得已馳函迭至告急鄙人竊念蒙城附近兩圩與城犄角今已爲苗逆攻陷併力圍城該逆長於圍攻尤善掠斷糧道若內無糧食何以固守待援弟宜况蕭然久蒙洞悉此時勸捐迫急衆心徘徊不堪急公弟受

國恩義當率先倡導已極力挪千金解穎並分別札飭該郡守暨各州縣設法星夜湊集或糧或銀均期必達且期早達冀少延時日以待援師蒙城孤城屹立其人皆與苗逆積忿志在必

死賊不得逞不敢恣行毫捻以及西練尙不得與苗合股若有疎虞此賊行將糾合逆黨直犯穎西豫邊處處受敵阜亳霍太均在網中大局便難收拾非但小小得失而已閣下前籌成軍迅赴當已戒行而逆壘重重師少恐難猝解現在江北已仗偉略一律肅清捻股回巢六安無警可否並令周軍門一軍合力赴蒙皖軍力雖不足而英翰徐鵬程文炳等營分布蒙城後路以通宿州計各隊尙數千人一聞大部軍聲士氣自倍必皆踴躍奔赴足以立解重圍想成竹在胸不俟弟言之瀆而弟心萬分焦急日夜引領南望翹盼捷音賤恙方在調理漸有轉機而適會此時酷暑中紛紜籌布遂於背間又生一疽雖醫人云數

端敏公集函讀卷二一

三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療可痊而頑軀倍形疲憊幸眠食如故手足較靈稍足告紓馳念

致張子青中丞

昨奉惠覆正擬肅緘馳布迭據探稟柘城太康均經捻股竄擾適貴部呂遊擊等前赴歸德弟聞捻已過宋輒以權宜截留跟蹤追剿應即咨明茲又奉到

諭旨已備文恭錄並前件一併咨達冰案旋於劉守處聞汝甯匪寨已賴神籌密運一律蕩平從此南路無虞尊處以乘勝之師迴戈東指不獨跳梁捻股如毛髮之燎洪爐抑且以剿爲防新起巨寇亦不敢窺覲汴宋此後盡籌與鄙慮殊途將遂同歸

曷勝欣佩陳屬諸無守禦但幸賊之不撲城池弟心實深焦急雖已經飭該將弁等跟剿而兵數太少實不足以大挫兇鋒此間引瞻星節日夜以幾卽鄙人竭力籌維兼以憂勞皖事致近日背瘡患劇諸務不能躬親亦維望大君子威布東陲俾兩省危疆均成磐石弟亦得藉節私憂亦蒙福無量也前慮荊州馬隊或難撥調經弟馳函官節相頃接覆函乃知官公誤以弟爲督師有飭騎二百馳來弟處之說但公事一體閣下與官公暨弟無非爲

國家任事畛域何分俟來時弟當卽令赴尊處或大旆至陳更省往返矣茲將往來兩函均抄呈覽其蒙城籌糧一節閣下亦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三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奉有

諭旨其如何極力設法之處俾弟得進一籌則更佩也

致李文園軍機

前承惠覆風旨清迢誦之肅然起敬辰維盡躬敦吉密贊淵深仰紓

宵旰之懷俯慰幹旋之望林泉引領頌佩交心弟病久未痊夏間服導痰之劑方冀漸除沈痼而皖中苗逆驟騁震動大局遂覺憂心如焚旋奉

諭旨辦練籌防已屬日不暇給又以蒙圍太急糧援俱絕續有籌糧之

命極力籌辦迭次奏陳無如力不從心有呼莫應義難坐視不敢以貧爲辭自貸千金欲爲衆率而究未能立濟危疆突聞壽州失守逆餒稽天彌增焦急遂至病勢轉增背瘡生發現雖醫療差效神氣愈覺衰疲以弟揣之前日南中當事者輕視壽州輕視苗逆蓋以爲不過練首跋扈所據不過一二城池勢易殄滅不知此賊深根固蒂蓄志待時本非羣盜之比兼之沿淮地勢空闊一二城動延千里其間山深水阻悍民伏處尤多更非他處城池易失易得之比今既陷壽州賊巢深固雖各路同時大舉攻拔殊難加以蒙城纍卵之危萬難久守蒙失則穎毫大勢全去禍及中州此時蒙尙未陷賊已積糧穎上句結羣兇試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四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犯歸陳志在先窺虛實如僧軍及時迅下由宿援蒙蒙存則賊有後虞西北之謀少緩若遲回日久蒙不支則折而入苗彼得併力上窺弟不知其所稅駕矣弟前奏請東三省馬隊已奉

諭旨將來此軍來豫實壯軍威然必添募步兵爲之左右兵數既多非特舉一知兵大員於皖豫間擇要扼駐前遏逆餒後顧豫疆亦不足以屏中原而折逆勢惟其人難得弟思之再四亦實未有能當此任者不欲以空言上瀆是以前疏不言大君子軫念時艱統籌全局尙祈留意人才尤於熟知兵略能任專閫者加意求之以備力支大局之選將來苗逆逞毒恐在在貽貽肝食之憂且卽此番捻衆竄擾歸陳其中已有苗逆義子苗桂

藍句串在內難保非探我虛實先察地形吾豫先當逆衝計蓋懷必關念桑梓是以敢私布之伏維臺候萬福今歲毒暑差欠起居珍護宜倍常時跂祝何盡

致倭良峯中堂

春間肅函布上後續奉惠書辱承賜慰並蒙頒來祭幛感荷莫名已謹命兒輩設懸喪次敬維師揆望隆四海跂仰邇者宏儒啟沃

聖學日新福

國福民於是焉在曷勝傾溯之至弟病中聞苗逆背叛憂心如焚此賊頗爲習兵蓄志窺伺非如捻衆之但事擄掠不據城池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四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弟始爭壽州正陽不可撤防深知賊巢之畏此兩處掣其肘腋及既叛以後弟又請以重兵扼駐太和則慮其煽誘餘捻以擾豫邊兩說不行遂致著落後今者壽陷蒙危賊勢已盛弟雖勉籌糧石多方以求濟蒙軍而道梗難通究未知能否必達前雖迭奉

諭旨辦練籌防而徒奮空拳何能有濟其爲豫請兵一疏爲豫省將來之計萬不可無而爲皖省今日之計已無所及惟有僧軍急速由宿援蒙留此一城淮西尙不全去豫省亦尙有藩籬遲必無及當爲奈何數月以來憂勞均不能任鬱憤乘毒熱而發背間又生一瘡痛苦昏瞶舊證因之增劇幸外敷內服均尙

得法漸可告痊究之痰滯如初精神彌憊自以受

恩最重不敢以病忘憂極力支撐事皆口授然奏請雖皆蒙

俞允而事機每致牽移尙祈大君子通局籌維經綸密運於豫皖大局以大力斡旋之不獨鄙人心佩也天下望公最重今茲久暑伏候珍護以重

國家幸甚肅布申謝不能手書並乞恕宥不宣

端敏公集

函牘卷二

四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胡文忠公書牘



本書承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借用影印

謹此

致謝

新文豐出版公司 謹啟

右
加意認真水陸巡防
得此之旨稍壯戰心
知此批十七

一

看似涓滴無補按月二十條
萬鈞先山海之高深而中土壤
細流而赴所集在久則安而以
軍事而事無心惡則人心自利
賊未好而有伴心則情至不有情則
事而文有口無心矣若一不事公合五
世之厚策厚力以謀此事官
強之功而後知各局知
咸豐
此批十七

三

二

香恬 仁兄大人閣下
 陽曆九月三日
 各處夫人會于茶店抄印云誠速行分局
 而實係子
 閣下之新派之一帶
 今有少變決切是極感地尤係正實
 轉幹之新速派往同
 日事也抄棟修之方
 之軍軍出外之術惟有初初
 亦中飽之古吏耳印以自身作天
 早之照府之國儒之孰報
 先思諸之多此奉請
 知安
 弟林學士
 初六

四

五

事不致悉冠九本守所宜之
 強訓導與南洋
 若盡一也
 隨碑湘口請酌定
 方太小亦不
 為正此滴之
 商凡代凡
 利年飽則人心不甘耳
 印頭
 近安
 香恬 仁兄大人
 弟林學士
 吳中翰

六

七

唐蕃部昨昨主僕牙帖向有信人先
其仍不感威獲亡其上中三則請詳定
局向多則例以便官位寬度預先扣納
一役也此語

晉性

中卿

知先夫人

非夢夢

宋各

同局場候

初五夜

在若何人下清利等才似不若若若事上之世
主人欲消也口口如冠几便通而我一替物之未
濟也才牙釐無一錢不拂之家而後自至移則有耗

多銀括才才一數則有十局李香雷也

見系時以一紙通商香雷則甘局仲局一氣以成
西有濟時之取難支接延易能知才之若心若心不為得大
批楚吏均欲以自肥惟才等數人欲以出長兵耳

九

上世所定少回信之問也此後即缺
叶

非夢夢

十月夜

東谷先生年大人之下下清書并張

大稿世世之文因信儒之行又手叩在耳一

之五釋手得暇常操以入

告先生志則大矣安得氏經費以供我用

年于世湘中一年年之不然餉又安得如我意

天下之志在無將焉餉而實水焉餉因主將而餉

西至年解之草木均為其惜年之

二

有雲陵告成樹作松聯而只才氣薄弱也

丹心虎節在鄉前筆之素作一對

周下沈思精撰氣感則短長高下皆宜也
志母華利心初愛危無之未及洋後即語
行也 林雲芳書

林雪青
初白

—
x

一六

東石先生閣下病後飲

實漸病遠承

垂念經以自衛用告

感心即飲

道中 弟 弟 弟 弟

專居先生閣下磨礱居乞作語敘乞
大年予乃林美石文而不可徒解思此
文安

制林業也

其誘也成氣
即承下

三十一

18

東谷先生下所請編輯通鑑專取
 兵事之類取胡氏所釋地理而加以
 之先生身著李兵弱庸于兵事似有
 指點切實不浮弟意可附錄于後也
 不必多言漢語以口舌述而不作之
 不重深談識海多則言見有偏師之
 失真言地理一門汪梅村最精深自
 晉宋以後

係置郡初前不混淆

按此係東谷先生手書

公与潘卿先生自晉至宋漢分編而地
 理今釋則俱統歸梅村纂注也至見所及
 原與書于

東明先生志在救時又不欲多託官守故以兵
 事編輯以備將備之親覽而自必欣悅也至
 批官方畧為最特識發揮旁通良有裨益但

同說太繁考杜注在傳相注通鑑亡則宋賦
 杜有注度者漢書一途漢漢因人變化因時
 易也其人雅言不入易為中人又不待告也既兵
 事本與官政相引致矣於
 品不乞裁酌此請

制胡林翼書

東谷先生書

東谷年大人閣下接奉

惠函備荷

執念承

示寄 滌即書規時勢以立言議論英

偉目光如炬省誦不釋手已加封轉遞

矣盼復即請

文安

弟制胡林翼書

東谷年大人閣下頃接

手書具悉梗概並檢

貴局文卷冊簿等件已移交金牛港委員

閣下積勞數年其為楚者亦大艱矣至康隅自礪皎潔

不污尤弟所心敬尚乞束裝來署代弟筆墨匡弟之不逮

切切復此順請

升安

二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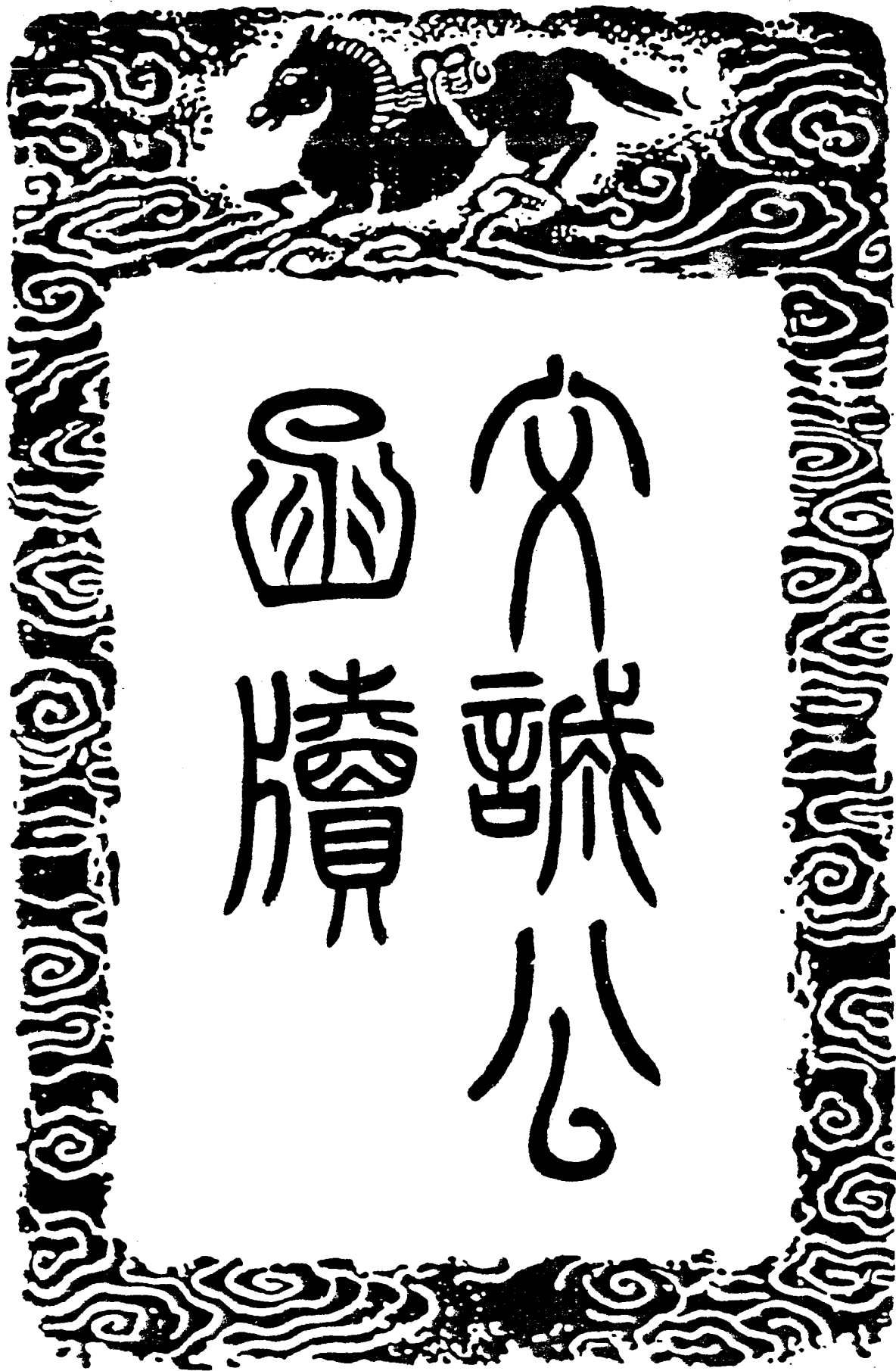
年愚弟胡休翼頓首

跋

胡氏遺書刊成正編胡氏之七年刊之者吾妻之外兄張觀察季郁也受而讀之吾妻指告曰海杓堂作者其曾王父諱秉成也尊聞堂作者其大父諱兆春也若世父諱大文撰曰壽聲堂若考諱大經撰曰道存堂主維鳳精舍繡餘吟草則若姊若兄維良維翰之所著錄也嗣乃知四世六人淵源家學各有成書可不謂賢乎哉編次者張觀察之外兄萬先生養三也校讐者觀察之中子若柏也僉以跋命嗣生晚賢胡氏時得見者蓋蓋道存堂一老年已七十有九未幾捐館嘉言懿德邈焉無所知其何說之陳吾妻乃搜篋得胡文忠與尊聞堂手書十二通節署名達代公書者二通嗣喜曰聞之吾鄉先老道咸之閒大湖南湖北胡氏兩兩相繼雖顯榮不同而見重於世有裨於時其揆一也今觀文忠之於尊聞堂其推崇也信而擊尊聞堂之於胡文忠其詠詞也大而遠夫後之昌者開必先源之潔者流必盛尊聞堂如是其上下三世可知表而章之然後歎後人之論前人終不若前人之深切著明也黃嗣麟敬跋

胡氏遺書

跋



文誠公函牘

宣統辛亥夏
清芬閣編刊

文誠公函牘

卷之一目錄

致樞密相國諸公
致前通政王少鶴
致李子和中丞
致張子青中丞
致左季高制軍
又
致李少荃中堂
致左季帥

文誠公集函牘卷一目錄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覆左季高宮保
致豫省當道諸公
又
致李子和中丞
致劉硯莊制軍
致邵沐生中丞
致沈幼丹制軍
又
致粵海關俊星東觀察
致津海關黎召民觀察

致江甯孫琴西方伯

致上海劉芝田觀察

覆何子永觀察

致姚訪梅

致招商津局朱觀察

致李中堂

致左相

致江蘇吳中丞

致廣東馮子立太守

致梅筱巖中丞

文誠公集函牘卷一 目錄

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致衛靜瀾方伯

覆徐傳宗觀察

致胡雪崖觀察

覆張漢仙觀察

致致夫

致本省各紳富

致江西李捷峯方伯

致毛旭初冢宰

致董司農

致劉仲良中丞

致牛慕琦總戎

覆吳清卿觀察

致萬宗伯

致徐蔭軒總憲

致賑撫局

文誠公集函牘卷一 目錄

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文誠公函牘卷一

致樞密相國諸公

春初乘友人公車北上肅佈燕函奉候興居嗣友人報罷帶病出都未爲索取覆書日久不奉誨言無任企慕辰維朔贊功高大猷不煥欽仰無窮姪闇廬伏處眴逾再葦計九月卽當釋服而先公蒙

恩應得

諭祭原文早經恭讀部中至今未曾行文本省遂亦無從遵辦疊次函促呈催迄無音耗以

聖主篤念耆臣之盛典而延閣已經數載刻復專足赴都託友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人代催冀於未經釋服之前仰荷

主恩似於情理爲安尙未卜能如願否也先公臨淮之祠蒙

恩仍准復祀仰見

聖朝賞罰至公與長者垂念先德感曷可言並承俯鑒狂愚其自請輟官之處存而不論尤令銜結靡窮也姪去歲以妄言獲罪蒙

朝廷一再施恩感激涕零卽使偶有見聞何敢再有妄發重違聖明保護成全之意惟賦性蠢愚憂時成癖千慮一得輒欲妄抒狂論且事關大局患在維桑姪累受

重恩以世臣之義不當自安緘默既不敢輕觸吏議而父執之

前不敢不傾吐肝膈長者輔翊

聖明倘謂爲一長可取見諸施行姪所以承先志而報

主恩亦卽於是乎在謹卽僧邸往事之顛末與滌相現在之措置參以地勢賊情兵機約略言之以備采擇庶亦集思廣益之一助也僧邸忠勇性成以滅賊爲己任屢挫而氣不餒驟勝而志不驕故能累殲巨憝建立殊勳而其所短在專用馬而不善用步馬隊迅速步兵遲緩晝夜兼行恆不相及縱或及之未戰先疲交鋒輒退勢不得不專以馬隊與賊馳逐而一逢山路崎嶇水田沮洳馬力難施往往爲賊所乘連年得力之兵耗折殆盡無與爲戰且步隊降衆太多其心各異兼使疲於奔命勞敝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已極卒以慷慨捐軀大功未竟其志良可哀也滌相雅善用人謀定後動卓識定力屹然不可搖奪故能掃穴擒渠肅清江南然其得力在初練之老湘營良將勁卒水陸兼資數年以來士卒傷亡過半將領分赴四方此次北來舊部鮮有從者其素練之水師又無所之勢不得不資外調之兵新募之勇將與帥不相習兵與將不相習帥若將於北路地形之險夷賊勢之強弱復不相習誠恐不能動中竅要聞其分兵四處待賊而擊之意在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賊未始非古人成法而賊已離巢遠遁其原定駐兵之所已歸無用待其徐思變計改絃而更張之賊已得乘間喘息裹脅嘯聚以圖復振蕩平何日又聞其飭令

分駐之將與各省督撫畫地而任其責夫近日軍務之弊正坐各督撫互分畛域若此布置是畛域之中又增畛域焉能望其通力合作耶竊以爲制勝之道在因地利聚兵力一事權江湖利水師平原利馬隊阨塞利步卒一定之理也僧邸聚三省之精銳困於曲折險仄之途其前事矣今賊馬多步少若在原誠未易制茲聞西竄之衆前股已入魯寶後股奔向南汝魯寶多山險南汝多水塍賊衆到彼已失其所長宜急扼要隘使入山之賊不得復出山東向嚴防沙河使過河之賊不能復渡河北趨逼歸山陬水滙卽可以我之步制賊之馬馬不得施賊之智力俱窮矣至官軍馬隊不令入山亦不令渡沙河而南置萬

騎於陳許之間訓練休息以逸待勞可當步卒數萬以爲北路屏藩各處寡弱分防之兵概可裁撤萬一賊衆窘急奔竄平原縱我鐵騎躡之使賊無能喘息必可一氣掃除此不易之勝算也江皖楚豫各省現兵率逾兩萬疊奉

嚴旨飭令防守本境究竟各在各省地大兵分於防剿均無實濟是以有用之兵半歸坐耗而需兵之地轉患單弱可爲太息爲今之計莫若調取各路之兵厚集於近賊之地所防近則需兵少兵力厚則戰有功卽以賊今在豫而論若其逼近江淮則有水師遏之若其西趨商雒則有陝兵待之無煩別議增兵目下惟須守山隘防沙河得三萬人聯絡布置首尾相應足矣進

戰之兵亦不過三萬人足矣合江皖楚豫現在剿捻之兵不下七八萬人加以滌相所部湘淮各軍又不止兩萬人是已有十萬之衆而直東山陝不預焉卽以此十萬之衆逼賊四面一半設防一半進戰急則並力合圍緩則更番疊戰何患有不盡之賊或慮各省之兵傾國而出倘賊潰圍而走無以待之不知各省之兵卽不出省亦斷不能防而兵力既集賊在險阻步卒足以制之賊到平地馬隊足以制之任其所之皆以全力注之賊住則面而受敵賊走則不遑止息但飭各路堅壁清野以待之雖無防兵而賊自無能爲患况兵力厚集自可從容肆應動出萬全必不至任賊鋌走也滌相奉

命專征各督撫均歸節制事權不可謂不重然而勢位相埒統制爲難且臨機制變彼此或有異意往復會商必至歧誤否則各主其兵卽欲專斷而不能徒增掣肘難冀和衷也竊謂督撫旣以地方分心必不能專力軍務而長於吏治者不必其果能用兵則莫若以督撫專任地方責以籌餉濟軍盡舉所有之兵授之經略以饋餉不繼責之督撫而以討賊之效責之經略俾任兵事者無兵食不足之憂亦無調度不靈之患旣不慮互相牽制亦不致互相推諉矣若慮兵多賊衆一人不能兼顧其分統之人宜使經略自擇而自任之發縱指示無不如志其去一國三公不啻霄壤矣

致前通政王少鶴

春初乘友人公車之便曾同念慈各肅寸緘計承鑒察後以友人報罷扶病出都未能索取復書至今馳溯夏日曾於邸報一讀大疏卓識名言安上全下讀之肅然彌切仰止之慕古人事君出處一致如宋蘇文忠李忠定病中謫中無日不心存君國邇來此風渺然遂以進退而分語默得長者此疏足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矣姪去歲以妄言被譴蒙

朝廷一再施恩感慚無地謹當深自刻責引咎省躬以答

聖明訓勵成全之意惟竊念累受

厚恩以世臣之義捐糜均非敢惜且先人未竟之心既非不肖

文誠公集函牘卷一

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所能負荷倘竟以時事艱虞視同秦越則辜

聖德而怫先靈重增不孝不忠之罪現既不敢爲出位之舉再

蹈愆尤而事關大局有不能已於言者以父執之前分當竭誠

又諗盡懷殷憂同切用敢布其腹心一縷陳之伏見金陵蕩定

以來南寇竄伏海隅現已掃除殆盡北路惟捻氛餘孽鋌走爲

患非有崛起之衆而僧邸邂逅前卻竟隕元戎

朝廷以滌相元老壯猷

命移得勝之師經略數省權位不可謂不尊聲勢不可謂不振

然而用兵之道用衆尤難况師興十年兵餉交殫及此時以廓

清中原生聚教訓與民休息尙難驟復承平之舊倘曠日持久

情見勢絀軍事勝負孰能操券千古治亂之分皆不在初起而

在將定剝復否泰之理卓然可信此所爲不得不深慮也夫兵

以機勢爲先因機乘勢以判得失不在衆寡亦並不在強弱卽

今日之將帥士衆無煩增兵增餉惟其措置有未盡當者在乎

一轉移間而已聞滌相擬分兵四支以有定之兵制無定之賊

未始非古人成法又聞其分防諸將飭與各督撫畫疆而守意

在各有責成亦未嘗非苦心籌畫惟賊氛已趨向西南原定駐

兵之處既不相及且軍興以來統天下現兵不知凡幾處處設

防亦時時會剿而寇衆馳突所向輒潰非各省之防兵盡不足

恃也亦非經撫之盡不和衷也勢位相埒必不可臨以軍令而

文誠公集函牘卷一

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兵事臨機制變豈能待往復函商千古事不歸一雖名將不克

成功相州之潰李郭具在又何救於敗北軍興十年弊正坐此

今日大舉中原安危所係又豈可此疆彼界重蹈覆轍耶以愚

見論之江皖楚豫現兵率逾兩萬與其無實用而糜帑餉何如

萃衆力而責成功况督撫將兵必不能不分心民事而長於吏

治者又不必果善用兵則莫若以饋餉運輸專責督撫盡以所

有之兵授之經略轉餉不繼責在地方討賊不效責在將帥俾

任兵事者不以籌餉分其心力不以掣肘誤其成功既無牽制

卽無推諉計此四省之兵不下七八萬人合以滌相所統湘淮

各軍蓋逾十萬而直東山陝不與焉舉此十萬衆均歸於經略

將令所臨自可指揮如意若分統之人獨當一面者宜使經略自擇而自任之斯發縱指示仍在一人能自指之效矣至於進攻之法則貴在因我所長避我所短江湖利舟平原利騎險阻利步自古已然僧郎善用騎兵濂相善用水步故就所長以因地利皆能各成大功而僧郎之騎兵困於山險水阻之地往往敗北此卽用違其長而未遑變計也濂相此番北來水師既無所用馬隊又非旦夕所得莫若乘此時之賊半在山險半在水田急以重兵扼隘使入山者不得復出嚴防沙河使在南者不得復渡逼歸山水之鄉卽可以我之步制賊之馬今日賊勢馬多於步無能馳騁賊技卽窮約計守隘防河首尾相應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得三萬人足矣進戰攻擊亦三萬人足矣果能合四省十萬之師逼賊四面一半設防一半進戰急則並力合圍緩則更番疊進何患有不盡之賊至馬隊爲平原利器直東豫交界平巨千里惟置萬騎於陳許之間不令入山亦不令渡沙河而南訓練休息以逸待勞可當步卒數萬爲北路長城直東分防之兵概可裁撤以期餉歸實用萬一餘寇得入平原縱萬騎盡力蹴之使賊不能喘息必可一氣掃除如此則我無所短賊失所長勝負之機豈待智者而決耶若以賊勢無常面面皆須慮及則入江淮以水師擊之趨商雒以陝兵禦之但使防兵歸於一帥其隨時布置自能力求嚴密又不待預爲經畫也若慮各省之兵

傾國而出恐賊潰圍旁竄則以前各守各境又何嘗果能禦賊但得兵力厚集步卒扼之於險阻騎兵制之於平原賊住則面而受敵賊走則不遑止息夫又何能爲患况以十萬之衆聯絡嚴密豈能任其縱走兵法所謂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者也姪以後生小子才識謏陋豈敢自謂知兵軍事重大又何敢妄有論議惟事在中原全局目擊時艱實不忍以身不任事遂以緘默爲高千慮之愚輒以貢之左右長者體

報

主恩亦藉以自酬夙願古人有言功不必己立名不必己出夙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荷惠愛有加自謂生平知己用敢直言當蒙俯鑒

致李子和中丞

近日疆吏專重楚材然亦多半附驥尾而彰不盡游刃有餘勝任愉快也屈指當代人才如公之明敏果決強毅有爲固亦不能數數觀謂宜開府建牙獨當一面必能蔚爲長城紆縱橫千里之難前聞榮拜撫楚之

命深爲封疆得人幸而私心竊計則又欲仰藉寇公福我中土蓋豫之患較楚爲棘而旌麾曾蒞是邦又有駕輕就熟之便也今而後乃令天從人願殆亦中原之劫數將盡與大君子倦懷舊治之心有默相感召者將以慰萬衆生佛之望不獨後生小

子一人慶幸已也豫居天下之中人情風土之厚可富可強而歷來撫豫者不思自振惟以仰息於人爲得計甚無謂也豈果不欲自強徒有勵精圖治之心不得要領而已全豫當蹂躪之後首重培養民生民如人身正氣正氣充足則客邪不能入縱有感觸藥石亦易爲功此其道在慎選守令與民休息以豫之餉養豫之兵儘可自強而積疲之餘非得傑出將才力挽頽風日討軍實而申警之不足作士氣而振軍聲是二者又皆歸本於得人得人而理舉而措之裕如耳年來豫撫皆以出省督師疲於奔命病在不知選將無可專任之人三軍進止事事受成於主帥而主帥又不能時時身臨前敵指揮如意牽引遺誤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迄無成功既於兵事無裨而軍書填委戎馬勞形又不暇問吏治民生爲何事地方日以廢弛而軍務愈難整頓軍務愈無起色而地方益以凋敝江河日下補救無術其要總歸於軍務地方兩不得人是在大君子握要以圖之耳抑又思之從古不聞求才於異代何地無賢惟在當軸者操縱而激揚之明示以好惡確定其去取則中人以下皆將竭蹶奔赴爭自濯磨以待上官之驅策而人才不可勝用矣至所賴以矜式通國表率羣僚者又不過表表數人於此數人者極一時之選而推誠與之則又不必盡人而察之也待目擊時艱好爲迂闊之想而非遇虛心聽受如老前輩者則又不敢妄貢其愚明知卓識定力高出

尋常萬萬如侍之狂瞽不足當大賢一哂而一得不敢自秘竊羨河海不擇細流亦造福桑梓之一助也

致張子青中丞

久疎音敬企慕良深祇以陟伏禮廬未便以尋常箋牘上瀆尊嚴辰維運籌決勝電掃風馳肅清當在指顧欣盼奚如侍閉門讀禮從未與聞外事昨以清明節近回項展拜先筇甫至卽聞城南被擾之區困苦不堪道殣相望旋有南路居民來城泣訴連年以來疊被粵逆捻匪苗賊梭織往來盤據擾害逃避者財物牲畜搶掠一空聚守者堡寨被賊攻陷焚殺更慘去冬至今稍稱平靖而廬舍爲墟田地荒蕪餬口無資耕種無具典質無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物告貸無門束手待斃無可如何求爲設法拯救情願將田地每畝數百文售爲暫時延命之計侍固無力置產况亦不忍乘人之厄婉言推脫而南路人衆哀求不去始以涕泣繼以環跪必求前往以觀苦况不得已隨往廟兒灣楊埠新興集江莊路閻莊曹窩等處周歷看視一望平蕪延袤百餘里間村鎮盡成焦土堡寨僅賸敗垣間有子遺類皆鵠面鳩形懸鵠百結挑挖野菜草根雜以糠粃爲食尙且一日不獲兩餐形容焦瘁欲倒實覺目不忍觀爲之食不下咽者累日矣想大君子痾瘵念切聞此情景當亦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也侍再四籌思欲勸諭各處富戶往買田地則頻年兵亂均無餘力欲爲懇請賑濟則軍

餉支絀難開此端因思項城東接阜陽南連光州兩省交界之區向爲匪蹤出沒之地目前雖幸無事而伏莽悍俗在在可憂倘無重兵彈壓以消隱患而備不虞未可恃爲久安也以防兵一千計之歲需軍餉三萬有奇安得有此不竭之源以養坐食之兵不如乘此時略籌款項收買民地以爲官田屯兵久駐統計攤銀數千兩可收地三四百頃以每頃養屯兵四人計之可養千數百人分布於平輿以東西蘆以西楊埠廓兒灣新興集陽城等處設官領之歸地方官節制無事則耕自食其力農隙以時訓練有事則戰自裹其糧緩急不煩征調收駐兵之效而不籌養兵之費其利一也垂死之民得以售地之資度此荒春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兼可市買牛種墾其未售之田無賑濟之名而有賑濟之實其利二也籌數百里保衛之方救千萬人呼吸之命一舉兩得諒大君子軫念民艱妥籌經久當不以鄙言爲謬倘蒙俯賜采納卽請一面酌量具奏一面飭司籌款速解或飛飭陳汝光各屬於現征錢糧內就近劃解以期朝發夕至一面委員協同地方有司妥速辦理若俟往返商酌議定奏

准然後舉行則朝不保夕之民將盡轉於溝壑矣高恆溪吏部昨署上侍已懇其將現在情形現籌辦法向當道剴切言之以免具奏時或有駁飭是在父母斯民者竭力爲之也侍以桑梓情殷爲民請命冒昧出此不覺言之激切知我罪我惟大君子

主之不敢避譴責也是否可行仍望迅賜示覆不勝禱切之至
致左季高制軍

保恆自咸豐十一年隨侍先端敏公治兵臨淮因餉源奇絀上游糧道爲苗逆阻絕卽議興辦屯田曾經悉心講求旋以河路復通先公患病四面禦賊日不暇給遂爾中止迨僧邸平定苗張各逆保恆於條陳皖北善後摺內曾請舉行奉旨交督撫會議當道者坐失機會未能爲

國家計久遠而省大費心竊惜之後聞我公西來未入關之先卽以屯田爲首務私幸迂拙之見與名賢不謀而合今秋奉旨後晉謁臺端首蒙諭及西路軍務非興屯不可深佩老成定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見上月入關後體察軍情似戰事略有把握所慮戰勝之後糧運不繼前進固難駐守亦不易採買既屬無幾轉運復艱滯異常則屯田爲刻不可緩矣是以仰體帥廑不揣冒昧敬陳大略辦法謬蒙嘉獎並諭以戰兵的餉尙未撥定恐鉅款難籌且五十頃共築一堡合百五十人不敷守禦擬令營勇隨處開墾仰見計慮周詳因時制宜之苦心惟勇丁耕田目前導民開墾則可其有不便者亦當慮及蓋古來以兵屯者類皆爲久駐之策且耕且守是以人心安而地力盡今之各營責在進戰更調無常斷不能久駐一處或墾而不及種或種而不及耘或耘而不及穫一旦委之而去無人接管前功可惜不便者一現勇多係

南人精於水田其於旱田墾土之生熟播種之遲速鋤苗之疎密率多未悉不如北人之習諳不便者二農夫履畝之外別無生計恃耕穫爲性命心力較專勇丁以餘力耕田冀於口糧外另獲賞賜而自恃仰食於官視爲無關輕重鹵莽滅裂在所不免不便者三民耕每頃統計費不過二百金一歲之後堡寨廬舍牛具食用守爲常業官軍即可歲歲坐收其利勇丁每名歲餉雜費約五六十金除操練之日須以四人耕百畝每歲即非二百餘金不可而牛具糞種不與焉再加獎賞之需計百畝之費總在三百金以外奉調之後縱有農民接種其堡寨廬舍守具又將重費即令終歲耕而不戰費已倍於民耕况又無終歲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耕而不戰之理不便者四反覆籌思不如徑用民屯之爲善至鉅款難籌誠如偉論然保恆前議謂歲請二百萬者以歲屯萬頃計之也降而五千頃則不過百萬再降而二千五百頃不過五十萬以畝分五斗計之二千五百頃歲可得穀十二萬二千五百石已足供三萬人之糧此外屯丁每畝自分之五斗必半食半糶就近收糶又足供萬餘人之糧不必遠處採買其省費省力固已無窮而要非及時定見先事籌款遲一日即遲收一日之效似宜剴切陳明請

旨飭部通盤籌計於兵餉之外歲實能撥經費若干撥多則多辦撥少則少辦不必拘定數目俟有成規然後逐歲擴充或亦

權宜之道收成之後以二千五百頃得糧十二萬餘石計之可省現餉採買銀三十六七萬兩如數扣除以爲續辦經費續撥之款亦可節省過半保恆所謂屯田刻不可緩者此也夫大臣謀國事事當爲數千百年之計濟現在之軍食卽以爲永久養兵之費政莫善於此矣顧不先定規模於舉辦之始卽高瞻遠矚謀及長久枝節而爲之恐不克成功至每堡百五十人不敷守禦儘可百頃共一堡每堡佔地縱廣四里有奇亦足聲勢相聯因地爲之可也保恆天資魯鈍遇事不憚苦思詳辨以求一是冀可見之施行謹再貢狂瞽以備採擇

又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再同治二年前陝撫具奏辦理西同二府叛絕各產情形雖奉諭旨此項地畝與其招墾不如作爲屯田可以絕回民之覬覦兼可節省兵費寓兵於農如能作爲旗兵之產尤屬合宜等因欽此當事者未能仰承

朝廷深遠之意雖創辦營田名是實非仍係招墾其時慮滿兵不願躬耕經費無從籌措爲遷就之計亦不得不爾後聞查出之地三千餘頃認墾者止一千餘頃且不爲之築堡謀守耕者終歲勤動冀獲升斗一旦賊至擄掠一空屠戮極慘縱有存者烏驚獸散不復能耕是以至今荒蕪如以屯田之法行之官爲給費使可守可耕耕穫之後計畝均分卽以爲駐防滿兵口糧

在滿兵不耕而食無礙操防於公於私均無不宜以三千頃計之費不過六十萬而歲收足供六千滿兵人馬糧餉而有餘朝廷從此歲省三十餘萬之額餉矣可否與將軍妥商仍遵前旨奏請行之若慮滿兵經管或如近京旗地之滋弊另爲設官經理亦無不可總之惜小費者萬不能興大利而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保恆數年前卽建屯田之議常苦落落難合今幸我公所見略同冀得一抒忠愛况我公負海內重名受西陲重寄嘉謨入

告必見

允從若不及今圖之是保恆好從事而亟失時也豈不重可惜

文誠公集函牘卷一

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哉

致李少荃中堂

半載追隨諸承陶鑄慈雲寺一別依戀至今比想福星載路已隨岱宗霖雨灑徧東山傾祝如何保恆奉諭迂道太原當於請

訓時向樞廷諸老說明卽於二十八日就道小陽十二日抵晉謁見小山年伯籌商一切並向官紳逐細訪問知晉省河防自去歲疎虞後各當事亡羊補牢痛鑒前車舫仙廉訪振刷精神力圖補救增募勇丁添設礮壘小山年伯復親臨河上周歷查勘添調本省標兵協同防守並於邊牆以外由包頭鎮歷薩拉

文誠公集函牘卷一

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齊清水河托克托各廳河流平緩處築堡修牆以爲險固以人事論之已較去歲嚴密加倍實力堵禦當可無虞惟是秦晉之交河路綿長一千六百里百密一疏全河盡廢現在逆回已竄至宜川與吉州對岸欲由去歲舊路撲過雖暫擊退尙未知竄向何方刻刻可慮况延榆綏三屬土匪潰勇到處縱橫與回逆合計爲數不下二十餘萬若處處撲犯則處處喫緊此全晉河防雖較前嚴密而究無把握也然以將及兩千里之河路就令增兵一兩萬分布河干仍屬無濟卽以今年運河防務而論由張秋至減河不過千里以四五萬衆防之中間尙有四五百里借資民力可以比較而知縱謂黃河險於運河而十月中旬以

後河保以北已段段結冰車馬如履平地較運河淺涸時尤不足恃此可爲寒心而又斷斷不能驟增四五萬兵專事防堵者也夫兵法備多則力分有進戰一尺無退守一寸卽如賊有萬人以萬人合而剿之則有餘以三兩萬人分而防之則不足理勢然也季帥關顧大局雖在京有任剿不任防之說聞現已先派卓勝軍由同朝沿河北發第其現有兵力統計不過四萬若與二十萬賊馳逐於萬山叢雜之中無論自南而北自東而西從何處入手賊股既衆竄路又多深恐顧此失彼必有鞭長莫及之處又將何恃而不忍計惟有另籌大枝勁旅由晉境北路渡河徑赴綏榆無論回逆土匪見賊卽剿縱不能一氣掃蕩三

兩仗後賊鋒一挫必可與南路之兵聯絡並進驅賊出山晉疆防守一律鬆緩矣由此西進歷懷定靖安花馬池而指甯夏不惟與南軍左提右攜日見有功草地竄路亦一律截斷歸綏各城永無繞竄之憂矣此三萬衆者除張宋兩軍業經奉

旨撥定約計一萬四五千入餉項已有著落不過再籌萬五千人耳竊計豫軍無可再撥淮軍惟劉省三候

旨駐紮不敢指調此外如武毅如勳字如盛字如慶字等營如執事親軍馬步及開花礮等隊約計總有兩萬餘人留備彈壓地方總可抽撥數千其將領除郭子美請假外如吳小軒周薪如王萬釗均係數千人統領之才且皆銳意立功派令西來當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無不願皖軍除郭善臣已在左營聞程從周尙留勇四千此外小枝亦尙不少約計總有萬餘人其中精悍如李捷三得勝原帶二千人亦一時之選穀山制軍所最愛重者除備彈壓地方亦可抽撥數千總之此萬五千人者無論如何酌配要在萬不可遣散卽不抽調亦必須養以待用者撥派以素練之兵因現有之餉事莫便於此者萬一各本省力有不給或由兩江等處津貼若干亦惟執事與穀山制軍通籌之保恆非不知各省籌餉維艱然譬如山東捻匪再遲一兩年未平亦理之所有而東南督撫重臣不能不勉力接濟者也凡事作如是觀則無可設法之中亦必有道以處此季帥現雖請

旨飭籌歲餉四百萬奉

諭令東南各省於稅釐項下統籌聽撥竊意

諭旨所指各省洋稅暨土貨各釐除本省留用斷不止僅有此數似津貼亦斷不至無可設措且以山東遣散兵勇計之淮皖豫三軍數逾十萬卽遣散一半已騰出五六萬人之餉宋張郭三軍所用仍係舊有之餉尙不在遣散五六萬人之餉數內也季帥所請四百萬之餉乃於其從前指撥七百萬之中樽節核實並非格外加增亦不在此遣散五六萬人之餉數內也輾轉思量似此萬五千人之津貼決非無計可籌也明矣然此種種皆以津貼一項而言若此萬五千人均因原有之餉則更無煩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籌議矣近日季帥有選募淮軍駐紮歸化城之奏或以邊外平沙大漠用步不如用馬而風土嚴寒非南軍所能耐是以未蒙俞允小山年伯有飭張朗齋駐榆林之請已荷俯從特朗齋兵力尙單僅能保障一隅不能補益大局尙難深恃要之與保恆此議皆引伸觸類互相發明倘蒙不棄芻言絕無意見不同之慮至兵餉籌定後與豫軍合力西征若慮諸將不相統一或令保恆奔走其間仍如在山東時但期於

國事有濟一切名目分際皆所不爭而尤以統歸季帥節制調度爲最要是卽執事所謂事權貴一而後舫年伯所謂一事權之說第此一事似當歸季帥主持蓋保恆係歸季帥差遣之人

義各有當也現已抄稿並達季帥保恆亦即馳赴西安再行當面籌商隨時飛佈遲速具奏統候鈞裁伏維執事當人臣之極地受

倚畀之殊恩非偏隅封疆可比以

九重之憂樂爲憂樂以四海之緩急爲緩急自能不分畛域兼顧統籌不勝傾仰翹企之至

致左季帥

送別行旌莫名依戀旋以陳給諫條奏奉

旨飭少荃協揆與長者函商覆奏荃帥以西路情形未能懸揣囑保恆迂道太原查訪並面商長者函覆再行具奏曾於出都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前肅函奉聞想荃帥亦當函布矣嗣於九秋二十八日登程小陽十二日抵晉陽徧訪晉省防務較去年已增嚴密而河路綿長兵力終單若議增兵卽再調一兩萬人分佈於一千六七百里之間亦不爲厚拙見備多力分退守不如進戰似仍以剿爲防較稱得計兼可助雄麾一臂之力現已詳細函達荃帥志在不勞長者籌兵籌餉而得協剿之力是卽區區所以圖報也抄稿呈電未識卓見以爲可行否昨於獲鹿途次接准大咨知蒙奏請令保恆自募一軍前赴歸化並與定將軍會奏軍情敬讀之下惶悚難名竊思保恆此番奉命從征本係歸長者差遣深喜親炙名賢藉聆教誨卽在京曾

有追隨帷幄不如效力行間之請亦不過就近聽受指揮稟承節度非欲別開生面也乃過蒙推獎謬加委任欲使統軍塞上惴惴私衷深以無所依恃爲懼或者願效馳驅之意仰慕山斗之誠與恪遵

朝命之本心尙未蒙長者鑒諒耶竊擬卽奉

允准亦當剴切自陳以明其不敢妄希榮寵自速咎戾幸聞未荷俯從是保恆謹懷素志幸得如願以償欣忭無量此次發緘後擬卽取道平蒲徑馳左右晤教當在冬至以前量才器使惟長者陶成之但於國事有裨名目分際均所不計也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二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覆左季高宮保

使還捧誦手書敬詒臺候曼綏乘時布德式如私祝保恆職在饋軍不能使十萬荷戈無虞匱乏僅於歲時達弟子愛敬長者之忱迺蒙獎藉殷殷彌益厚顏降衆安置化平川勒以營伍董以有司自是久安之策保恆之愚謂回紇之入中國千有餘年食毛踐土同是

朝廷赤子本自一視同仁而梗頑不化畛域自分動生仇隙良由不奉正朔少讀詩書未通婚媾故以異類自居心懷叵測此時耕鑿之外宜以教化爲先永不許建回寺誦回經立阿渾戴尖帽延師教讀非聖賢經傳不准誦習頒歷授時非年節慶賀

不准朝拜日久漸摩

聖化滌蕩腥臊數十年後強梗漸消性情漸改或不至再生他變竊計我公於彼族有再造之恩而威足以懾之當無不惟命是聽從此永絕亂萌兩省生靈之幸亦萬世史冊之光也金積指日可以大定額頌無量而經經之見竊謂善後諸事有當以全力注之不容因陋就簡者蓋甯靈當賀蘭山之陽在北方氣候獨暖又擅黃河溝渠沃饒之利粳稻魚鹽不仰給外來故元昊得之能以一隅抗拒與有宋爲終始況在今日當秦隴中外之交實經武之地而扼要之區也若簡重臣設重鎮因膏腴數萬頃養勁卒十萬人南向可以統馭兩省西至嘉峪關東至張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家口一望甌脫皆數千里道途平坦兼有黃河水路可通較之內地崎嶇勞逸迥殊有事則控制新疆屏障

畿輔聲息易通而緩急可恃因利乘便未有善於此者嘗恨從前經理未能盡善有此天造地設之衝要而不能盡其用未嘗不爲之扼腕太息也馬化澂處心積慮數十年蓄謀而動今幸仰賴妙算攻心一朝蕩定實千載一時以我公不世出之才當大有爲之會謂宜高瞻遠矚爲

國家圖萬世之安必非苟焉而已也聞之饒子維孝廉長者欲請移都統於金積而請移京旗以鎮之誠一舉三善然向來滿營駐紮之所類多武人而又不歸文臣節制呼應既多不靈兵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力亦殊難恃爲日既久祇有虛名而無實際似亦不可不先時籌及保恆尤有慮者海上風波終必不免西北事竣更將有事東南天下財力只有此數斷斷不暇兼顧然則陝甘兵餉若求仍如向例仰給協撥勢有不能惟有乘此機會不惜重費開屯養兵爲一勞永逸之策盡籍其肥饒官主之民耕之兵食之通計靈甯沃壤不下四萬頃一切由官給發除牛馬就近購之蒙古較內地節省約費四五百萬分三年開辦歲不過百餘萬而日後省養兵之費不啻倍蓰矣以保恆現辦涇陽屯田四百頃準之四年之穫可抵還用款過此以往皆長餘也看似委曲煩重而經久未有逾於是者伏望長者深籌而力主之捐輸非保恆本願祇以任事之初目擊支絀情形慨然思有以補救艱難然非可恃以爲常計自改辦以來共收一百數十萬石恐此後勢成弩末矣前請酌增鹽價各處覆函均有難辭恐成畫餅竊意金積定後各路防剿之師大可歸併但能減卻萬人則此事可以中止况長者負一代盛名毅然停此弊政亦天下後世所共欽仰元老之盛舉保恆亦與有榮施矣春夏之交未知能有定商否渠工奏案聞樸山中丞不日會銜拜發從此仗老成領袖得遂利濟私心慶幸無極惟工程浩大勸捐能否敷用尙不可知且總理者難得實心強有力之人仍不能不仰勞提倡耳昨聞王孝鳳太常沈吉田太守傳述長者有錄及微勞之意莫

名感悚伏念保恆從軍垂二十年向不欲與戰士爭爵賞之榮誠以過情之聞與非分之

恩不可幸邀也倘蒙長者不棄但於陳奏時述及不惜心力亦不妄希

資子俾

聖明在上俯鑒庸愚知其不敢違戾庭訓亦不敢上負

國恩則先公九原亦當銘感不獨保恆仰荷成全已也前與孝鳳吉田談次有不能盡以下懷罄告者恐於侍坐時未能曲達苦衷謹再覲縷及之舫仙到金積後規畫如何能否一遵指授想日來已有稟至伏乞示慰爲叩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二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致豫省當道諸公

今歲蝗旱爲災比比皆然弟到後目觀敵處情形並於各路來弔者詳加訪詢見聞所及敢爲執事陳之敵處春夏之交稍得雨澤究亦未能霑足麥收不過四成秋禾勉強播種詎飛蝗自東南蔽空而來禾稼皆傷豆穀爲甚農民現多犁去豆穀趕種蕎麥期於稍穫而蝗子生蝻又將出土倘再雨澤愆期晚秋亦無望矣弟昨過周家口有睢杞之民結隊逃荒者見敵處如此慨然曰不如歸而餓死家中耳弟聞之愴然爲每人給五十文遣之卽所遇一起已費去二十五千其他更不可數計力不從心徒深扼腕光息以北旱災尤甚自春迄夏未得透雨早稻既

未登收晚稻又將就槁聞近甫得雨而蝻生徧地禾苗爲禿饑

饉之狀不忍入目鄆城以西至南陽始終未霑雨澤哀鴻徧野

目前已有饑民聚衆強食富戶之事爲日方長未知伊于胡底

河陝一帶旱亦如之據來人云流民陸續逃出潼關者以二十

萬計陝西聞亦歉收客民難期存活東歸終成餓殍轉徙已屬

可憫滋事尤爲堪慮至河朔三府弟經過時已苦旱乾聞近來

仍復不雨竟不知是何景况似此情形吾豫全省幾無完膚小

民生計已窮

國課從何完納凡此困苦流離情狀當均在大君子隱憂熟計之中因思山西旱災與吾豫大略相似業經晉撫奏懇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二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聖恩截留京餉以備賑撫並分別議緩議蠲豫省可否仿照辦理倘蒙

俞允則小民普霑

聖澤無非

執事痼痼在抱之盛德豫民淪肌浹髓當世世不忘弟本不敢妄參末議第恐銷假回都

朝廷詢及弟若不以實對上無以告

君父下無以謝桑梓若貿然直陳又恐執事尚未入

告兩不相符躊躇再四不得不據實奉商惟執事教之

又

弟家居附近周家口深知該處釐局騷擾抑勒偷漏中飽弊端不可究詰近年以來行旅爲之裹足商賈日益蕭條釐捐漸形減色職是之故此大詳細查訪委員廉謹局丁亦不似從前強橫而私放中飽積習如故由丁差以及司事層層隱漏比至委員耳目所及爲數已不及十分五六矣細訪紳商所抽養勇修寨經費每出入千錢抽取二文每月尚有千緡之多查核釐局稅章比紳商抽數約逾五倍以少計之當有五千緡每年通計當有六萬緡何至僅有二萬金歸公此中不實不盡不待問而知愚拙之見不如仿照紳商辦法改歸行戶收繳慎選公正紳士稽查委員但管坐收裁去分卡局丁司事既省耗費復免擾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二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累不惟收數較爲核實商賈亦將日加聚集矣私心更有竊冀者陳郡七屬倉儲蕩然無存書院多半廢弛文教荒政兩無所賴倘周家口釐務仰蒙俯采芻言改章辦理每年共收釐金若干除按照近年解庫數目仍每季以五千金爲定無論下餘若干均歸陳郡七屬書院積穀經費士民感戴當終古不朽於庫款無損而於地方教養大有裨益當亦大君子所欣然樂從者各處旱蝗爲災民不聊生糧米爲生民大命可否飭局一律免收釐捐並懇中丞奏請於鄰豫各省一律免釐亦莫大功德也

致李子和中丞

魚書往復屢奉華函鵲報飛來喜聞

簡命欣詒

眷篤九乾榮持雙節

帝借寇恂用蘇蒼赤人敬僕射本若父兄德徧兩河忱傾五內侍西曹碌碌無補時艱昨者恭奉

恩綸命回豫幫辦賑務桑梓之地不敢不竭盡愚誠幸遇我公兼領全圻主持大局素仰公忠體

國偉略匡時圖省災黎必皆出飢寒而登衽席可爲預慶惟念災區甚廣賑日甚長前次所發帑金及各項爲數雖多而豆剖瓜分恐將告竭現在籌賑以集款爲急務而且非鉅款不濟晝夜圖維擬先撥借兩廣捐存生息銀十五萬兩再於兩淮鹽務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二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酌量加捐並以本省丁地指作的款冀可向各處騰挪濟急昨已瀝誠拜疏入

告並於奏對時剴切敷陳幸已仰邀

俞允謹將奏稿錄呈查照擬數日內卽行束裝就道一俟趨至汴垣再當詳求指示俾得遵循

致劉硯莊制軍

敝省連年無秋蓋藏早罄今歲異常亢旱遂致奇荒滿目哀鴻嗷嗷待哺日前渥荷

朝廷發帑截漕爲數不爲不鉅奈被災者八十餘州縣瓜分豆剖轉瞬已將告竭不得不急籌接濟以備發放業經拜疏入

告於各省存儲備用之款暫且先行撥借均指河南開徵後以地丁正款清還幸邀

交部議准所有首先請撥貴處指備存款十五萬兩計已奉到寄諭務懇迅賜飭撥俾得早到汴中一日則飢民早沾一日之恩此外無論何款且可移緩就急統望雲天援手素仰體國公忠必能力顧大局慨允挪濟不俟弟之瑣瀆也

致邵汴生中丞

弟西曹碌碌無補時艱昨者恭奉

簡命回豫幫辦賑務敝省困苦情形已在洞鑒之中幸蒙大疏直陳數十州縣災黎始復上達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二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天聽惟是災區既廣賑日綦長計截漕發帑之金已將告竭而小湘中丞所請息借洋款二百萬部議又不准行滿地哀鴻嗷嗷何待弟既荷

責任之重況在桑梓之邦綆短汲深籌思無措不得已奏請於各省各處存儲備用之款先行撥借均指河南開徵後藩庫丁地如數清還幸蒙

交部議准因思貴疆財賦之區曩日胡文忠籌濟數省動集鉅萬茲承平已久必有贏餘特此專函布懇務望執事軫念荒區俯加援手不拘何項何款多多益善代爲籌撥仍照奏定章程歸還在楚不過移緩就急在豫即可積少成多飢寒垂絕之民

均飽仁人之德矣尤望迅爲示撥俾得早到汴垣一日即早邀一日之隆施救災恤鄰想亦大君子所樂爲不俟弟之瑣瀆也

致沈幼丹制軍

侍待漏東華毫無樹立近以敝鄉被旱民困已深被命回豫幫辦賑務豫省兩載薦饑蓋藏早盡哀鴻滿地待哺嗷嗷幸荷

聖慈發給帑金救災黎於垂絕而災區甚廣賑日甚長非再籌大宗巨款明春斷難接濟侍受命以來夙夜祗懼既恐無以紓

宵旰之憂更恐無以慰梓桑之望再四圖維不得已擬於淮南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二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鹽務中藉資挹注業經拜疏入

告並於奏對時剴切敷陳

聖德如天垂念災黎極深軫恤素仰執事公忠體

國偉抱匡時必能拯數百萬飢民於將斃使溝瘠回春皆慶更生之望兩河父老引企仁施固不僅待一人頂祝也日內即當起程俟到汴體察情形與子和河帥妥商後再當續布

又

再頃抵保陽晤少荃相國籌商豫中賑務情形深爲焦灼因計及明年江安漕米九萬餘石現已改爲海運侍擬到汴後奏懇天恩全數借撥以濟河南明年春賑之用

皇上子惠元元深仁厚澤諒可仰邀

俞允特此先爲布達務懇飭令早爲催辦一俟奉到

諭旨卽祈飭催刻日起運津門俾得設法派員由揚州溯運達
洪湖入長淮以抵豫境迅濟急需公忠高誼舉國同瞻而侍之
感戴隆情有逾身受矣

致粵海關後星東觀察

敝省災區既廣賑日甚長非得巨款大宗不足以資接濟昨已
拜疏入

告請於各省各處撥借兼行均指河南收成開徵後藩庫正款
清還幸蒙

文誠公集函牘卷一

二十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交部議准現於各省可以撥借之處盡力籌商尊處爲粵東精
華所萃閣下素著精敏轉瞬蟬聯必能綜理關務更遠勝前人
忝在知交擬請於尊處存儲項下慨假二十萬金以資接濟或
卽作商人之項照弟奏定章程加息書票均無不可所期多多
益善並望以速爲佳將來賑事稍安弟必與子和中丞上達
天聽用酬雲誼於無既也

致津海關黎召民觀察

敝鄉亢旱頻年哀鴻遍地災區既廣賑日甚長非得巨款大宗
不足以資接濟業經戶部議復仰奉
恩綸允於各處撥借銀項無論官商票號均照一分加利指河

南藩庫丁地正款償還另函懇朱雲甫觀察擬於京津裕豐華

裕豐兩號先借銀二三十萬兩仍照市間匯借之法付息清還

特懇代致鄙忱囑其萬無疑阻將來斷不致歧誤也再聞津門

運備平糶之米共九萬石刻下京師止需三萬石其餘六萬石

均撥借作河南賑放之用亦已函致雲甫兄請其將實價及運

費每石若干詳悉示知以便至保定見爵相時籌商奏明辦理

素仰執事公忠體

國念切痼瘼均祈鼎力成全實所至感

致江甯孫琴西方伯

敝省連歲無秋今春凶旱異常赤地千里遂致哀鴻數百萬待

文誠公集函牘卷一

三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哺嗷嗷幸荷

朝廷發帑蠲漕而地廣人多隨分隨竭弟既膺任使誼切維桑
夙夜焦思徬徨無策不得已奏請於各省各處存款廣爲撥借
以資接濟均指河南丁地正款歸還業蒙

交部議准刻擬先將江安糧道積存節省連腳銀二十萬蘇滬
牙釐局平餘色餘存款銀十數萬上海道庫發商生息款六十
萬悉數挪借移緩就急年歲轉豐卽由豫省丁地正項如數歸

還或援商借之例照章付息均無不可除致幼丹制軍外伏祈
大君子鼎力垂照數則多多益善到則以速爲期素諗報
國公忠匡時偉略必能大力扶持蘇此民命在敝鄉同拜肉骨

之仁在不佞尤戴援手之惠臨風神溯望盼靡涯

致上海劉芝田觀察

敝省奇荒被災者八十餘州縣哀鴻滿地苦不忍言不得已奏請於各省各處先借存款以應急需均指河南藩庫正款如數清還幸蒙

聖慈交部照議准行伏聞尊處存生息銀近六十萬擬由豫中全數承借除函達制府中丞方伯各處外素仰執事公忠體國偉略匡時特此函懇垂念豫省災黎嗷嗷待哺早爲劃撥到汴以救燃眉凡此白叟黃童皆飽仁人之德固不止弟一人之頂祝無窮也

文誠公集函牘卷一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致何子永觀察

敝省被旱者八十餘州縣哀鴻滿地待哺嗷嗷賑日甚長非多集巨款不足以資接濟不得已拜疏入

告請於各省各局存款內先行撥借卽指河南丁地正款如數清償幸蒙

交部照議准行頃聞蘇滬兩牙釐局自補帆中丞創辦時卽存少特此端函奉懇年伯大人賜爲全數撥借豫省以顧要需並懇迅爲匯兌來豫俾解倒懸之急素仰蓋懷報

國偉略匡時必能濟此艱危俾白叟黃童合豫災黎皆飽仁人

之德固不止姪一人之頂祝無窮也

致姚訪梅

昨奉

恩命回豫辦賑中州連年亢旱久在鑒中今歲滿地哀鴻嗷嗷待哺非得多集巨款不能徧救災黎不得已拜疏入

告請於各處撥借無論官商均照一分加利指河南藩庫有著之款清還業經戶部議復准行仰蒙

恩允昨聞榮仲華司農述及朱雲甫觀察京津各銀號資本甚豐特專函向借銀二三十萬兩仍照市間匯借之法付息清還由姪經手始終其事特乞姻丈代致鄙忱囑其萬無疑阻早濟

文誠公集函牘卷一

三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要需是所切禱又聞連備平糶餘米尙有六萬石頃亦函商雲甫觀察由豫中一律承借姪此行匆促未遑迂道析津一親光霽夙仰台端任事彊毅精敏過人日後仰資鼎力爲事實繁兩河父老共仰仁施屬在葭莩彌殷感企此次附致各處函件均乞費神交付代促復書迅寄保陽尤爲至叩

致招商津局朱觀察

近奉

命回豫幫辦賑務敝鄉連年亢旱今歲又兩季無收以致八十餘州縣均被奇荒滿目哀鴻嗷嗷待哺非得大宗巨款不能支持接濟以待融和業經奏奉

俞允准於官商各處撥借銀兩即指河南藩庫正款加息償還雖係挪借因公實與商業有無相通市易章程無異昨聞榮仲華金吾談及知都中近日所設裕豐匯兌銀號與天津華裕豐兌號均為資本甚豐原係執事指揮所及可匯借轉移之處素仰俠腸古道伉爽性成故不揣冒昧專函奉懇擬在貴號暫借銀二三十萬兩照章付息指河南藩庫正款歸還皆由弟經手始終其事此係奏明奉

旨交部議准之件決無歧悞參差較之民間尤為穩妥諒必蒙俯允以濟艱危而弟尤深感激也再聞此次由輪船運到京師平糶之米到津已九萬石現在京城止需三萬其餘六萬弟即文誠公集函牘卷一三十三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擬全數借用運豫以救目前之急並望迅將米價運費每石實需銀若干詳悉示知弟至保陽即與爵相面商奏明辦理凡此皆係上報

朝廷下濟民生之務均望鼎力成全不惟將來

懋賞酬庸即此救拯數百萬饑民其造福豈有限量耶弟即日起程回示望專馬飛遞保定行次以便就近辦理是所切禱

致李中堂

昨承

恩命回豫幫辦賑務敝省連歲旱荒蓋藏早盡災延袤幾二千里待賑饑黎逾數百萬流離失所筆難罄述久仕仁者洞鑒

之中前蒙

朝廷頒發帑金拯豫民於垂絕而我公仁施廣被周匝靡遺中州白叟黃童無不戴德但至今無雪賑日甚長前項到豫豆剖瓜分恐將告匱晚仰承

簡任誼切維桑敢不殫竭心力再四籌思現在情形籌款為急務而籌款非大宗不可擬先借兩廣捐存生息銀十五萬兩以紓眉急業經拜疏入

告並於日昨奏對時瀝陳幸邀

俞允特此專緘敬布伏乞加緘告粵迅為撥兌俾得早到汴中一日則饑民早沾一日之恩此外擬以本省地丁指借各處存

文誠公集函牘卷一三十四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款商款今日已經戶部議復准行茲蒙

聖慈俞允謹將疏稿先呈臺座日內起程俟趨至保陽謹當恭謁崇墀面陳誠懼先此布懇

致左相

初八日奉

命回豫辦賑敝鄉連年薦饑十室九空蓋藏俱盡刻下哀鴻徧地待哺嗷嗷幸荷

朝廷屢降德音特發巨帑惟災區延袤幾二千里待賑饑黎逾數百萬左藏既無可請發本省又無可羅掘姪拜

命以來夙夜祗懼既恐上無以釋

宵旰之憂更恐下無以慰梓桑之望昨恭疏瀝陳均蒙
聖慈鑒允疏草錄呈台鑒長者鈞陶萬類睹此災荒當亦爲之
心惻也附上白參鹿尾微物聊以將意伏希賜納爲幸

致江蘇吳中丞

前奉惠書當卽泐復寸函諒發籤掌敬惟因時篤祐順序延釐
引首兼圻傾心百祝弟近奉

恩命回豫辦賑吾鄉災况久在鑒中至今無雪流亡溝瘠不忍
殫述災區延袤二千里待賑饑民數百萬各處捐助之資一到
汴垣豆剖瓜分立行告匱此時卽款項應手趕緊購糧分給尙
恐不及况巨款直無可指赤手空拳其何以濟拜

文誠公集函牘卷一

三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命以來夙夜祇懼深恐上無以紓

宵旰下無以對梓桑昨已瀝誠拜疏入

告請於各省存款局款廣爲撥借先救奇荒均指河南將來開
徵後藩庫正款償還幸蒙

交部議准全豫災黎稍有生機伏聞上海道庫有存款五六十
萬向係發商生息近皆提存道庫江南糧道有積存運腳節省
銀二三十萬除合肥爵相借封銀十萬外尙存三十萬蘇滬兩
牙釐局存平餘色串底餘十數萬擬均悉數挪借移緩就急有
通挪而無虧損揆衆君子救災恤鄰之誼必當慨允抑或或未
經奏明之款或竟援借用商款之例由豫照章付息均無不可

前承倡捐籌賑仁施廣被周匝靡遺鄉人莫不感佩特用專函
布懇商之幼丹制軍早一日定議迅爲撥借多儲一粟卽多活
一命轉移間造福無量在鄉閭同荷肉骨之仁在不佞亦戴援
手之誼臨風神溯感盼無涯謹將疏稿拜呈台鑒餘容至汴續
布

再上海爲羣商所匯胡道光墉前遇艱窘時每能通挪百餘萬
頗有成效頃已專函懇其爲豫籌借未諗能否應手倘荷執事
加函諄屬或渠因公來謁時面爲切囑庶可仰藉鼎言不啻更
拜仁惠也

致廣東馮子立太守

文誠公集函牘卷一

三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弟近奉

恩命回鄉辦賑吾豫當此奇荒極困之時每聞汴省人來均言
道殣相望慘不忍睹前蒙

朝廷發給帑金米石計算不日將竭麥既未種自春徂秋爲期
尙遠無米難炊再四籌思巨款既不易籌莫如聚少成多且可
移緩就急是以拜疏入

告請於各省各局存儲豫用經費中廣爲借撥均指收成開徵
後藩庫丁地清還並移借商款照商章一分予息總期集腋成
裘得濟艱危幸蒙

交部議准惟念秦晉毗連之處一律被災無從設法東南各省

均不能不借籌商粵東素稱富庶之邦儲款必有贏餘大賈富商所在皆是特此專函奉懇素知粉榆念切既已解囊仗助必更能假手代謀不拘經費存款下至華商票號均可通挪數則多多益善運則以速爲期必有籌於弟所不及籌者悉照弟奏定章程辦理公私兩盡是所望於仁人之大力精思也再弟此次疏請以劉研莊制軍有備存洋務生息銀三十五萬暫擬撥豫省濟急已蒙

聖慈特允所請研翁必已奉有

寄諭計此款尙是現成務懇大力維持得以從速兌豫早到一日卽早活饑民一日之命救焚拯溺迫切莫名想仁人必已慮及也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三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致梅筱巖中丞

鵬程遠隔鴻采常違每懷芝儀倍殷葵尙敬維簪裾集祐旌蠶宣勤布冬愛之新猷風清雨浙卜春溫而晉秩露湛

三霄引首兼圻定符私祝弟秋官承乏碌碌無常昨奉

恩命回豫幫辦賑務敝省連歲無收蓋藏俱盡今年又遭亢旱遂致奇荒被災者八十餘州縣雖荷

朝廷發帑截漕不惜鉅萬而瓜分豆剖轉手將空弟竊計災區既廣賑日又長非得大宗巨款不足以資接濟業已拜疏入

告請於各省存借備用款中先得撥借均指河南收成開徵後丁地正款如數清償幸蒙

交部議一律准行特此專函布懇伏聞尊處海塘豫備經費及運庫存款各有贏餘擬作移緩就急之計務祈指撥若干以紓災民之困數則多多益善運則以速爲期素仰執事體國公忠匡時偉略必能不分畛域救數百萬生靈於垂絕之時造福無窮固不僅弟一人之頂感也

致衛靜瀾方伯

弟蒿目時艱杞憂正切昨奉

恩命回鄉幫辦賑務吾豫窘困情形久在洞鑒之中遍地哀鴻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三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道殣相望前蒙

朝廷發款暨各同鄉諸公捐助之項陸續到汴計算一經分割致難支持冬底遑問春初非得大宗巨款不足以資接濟業已瀝誠奏請先以兩廣之十五萬現款提借並在兩淮殷商勸捐均蒙

聖慈特允又請於各省存款及預備經費之中廣爲撥借先紓災區之急均指河南收成開徵後藩庫有著正款清還亦蒙交部照議准行伏聞浙中海塘經費及運庫存款各有贏餘除函致筱巖同年外特此專函奉達卽祈酌量分別撥借或作爲商款由豫照章付息均無不可以多爲善以速爲期早到一日

則活饑民一日之命素仰執事情深桑梓必能更籌於弟所不及籌者惟懇迅爲借撥共拯艱危在鄉里受肉骨之仁在不佞尤戴援手之惠臨風翹首感盼無涯謹將奏稿抄呈青鑒

復徐傳宗觀察

接奉由元豐玖遞到惠函並助銀五百兩具見病瘵懷抱既盡濟施之誼并籌拯救之方仁人用心抑何詳盡比維蓋籌勞勩履祉綏康當如遠祝豫中時艱款絀數月以來籌米籌銀頗勞策畫而臺運艱阻外省借撥款項亦遲遲不來局庫之空依然昔日嗷鴻徧地赤手支持其何以濟日來南岸各災區雖有得雨深透之處河北望澤猶殷惟冀甘霖迭霽得以轉歉爲豐耳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三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正在封函間又奉來函藉諗錦旋在即想邇時從者業已啟行矣率復數語以當面譚

致胡雪崖觀察

敝省連歲無秋蓋藏早盡今年又遭凶旱遂致赤地千里八十餘州縣同罹奇荒徧地哀鴻嗷嗷待哺弟夏間回里親所目擊慘不忍言是以飛函告急求助於仁人嗣於回京後復面詢臺端前次通融華款情形比時弟尙在局外擬據以上言請交當事辦理蓋明知災區既廣賑日甚長非得巨款大宗斷不能接濟數百萬飢民以待融和也刻下忝奉

昇任之重又係桑梓之邦更不敢不殫竭血誠力圖補救疊次

蒙

恩發帑截漕爲數雖鉅然統計災黎僅數冬賑來春仍無所措惟有仍求鼎力向各華商將九月內所還前借之一百萬兩仍復借回以濟眉急卽或不能如數總以六七十萬爲率方足以資接濟而拯奇荒至歸還此項卽指河南本省來年丁地正項何時開徵卽由藩庫提撥清償業將各情瀝誠拜疏入告請

旨宣行而

上意以事關重大交部速議刻已議准奉

旨依議以有著之銀歸息借之款一切均照舊規辦理斷無參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四十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差遲悞之可虞決不致使執事受累節錄摺稿呈閱專函奉懇大君子念與弟多年同事之誼擴古人已飢已溺之懷卽如救弟切已剝膚之急迅爲力籌此款上以慰

宵旰之勞下以解生民之困素仰公忠體

國偉略匡時旣已慷慨解囊更望盡勤假手咸戴隆情當舉全省之蒼赤而頌禱之固不止弟一人之頂祝無盡也且報

國救民

帝心默契明春賑事粗定弟亦必酬答雲誼以盡鄙忱書不盡言伏希聰察臨額企禱之至附呈北地食品鹿尾杏仁數事聊佐辛盤伏惟莞納

復張漢仙觀察

接奉手書備荷至言策勵感泐莫名豫事災廣財絀自不待言此次奉

命而來總思集款濟民竭力挽救事之如願與否此時尙無把握惟以豫人而辦豫賑正未忍畏難退讓重蹈前人覆轍貽愧鄉邦於十四日臨冰渡河抵汴和帥志在救民不遺餘力現與籌商一切總以得款爲第一要圖擬將江安明年海運漕糧九萬餘石全數截留合詞入

告一俟仰邀

俞允卽請閣下督理轉運想摯交誼託肺腑必當不辭勞瘁共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四十一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濟梓桑祝三處借券謹已補押仍交介弟帶呈於豫事力之所及不敢不勉永矢此心以期上慰宸廑下拯溝瘠而已敢以布諸執事

致致夫

閣別已屆年餘每念起居輒增勞結比想動定均吉當如頌言豫事無可他咎一誤於不早賑再誤於無定章三誤於不用正人以致未賑以前災民逃亡流徙既賑以後紊亂無紀不能實惠及民此時待賑者多財用已匱自非急籌巨款無以濟此宏艱然有款而無正人胥役侵吞刁民冒領皆所不免其得入於溝瘠之腹者蓋亦無幾弟奉

命而來亟欲釐除此弊非得老成宿望廣以思慮所不及佐以才力所不能亦懼措置爲難耳執事夙抱救民之隱而又品端詣卓鄉里交推值此巨災奇慘凡鄙人怒焉難安者當亦仁人所心惻也敢希騶從速蒞省垣共圖拯救鄙人望君如歲惠然肯來日月以冀

致本省各紳富

保恆以豫人奉

命來司豫賑入境以來至抵汴以後耳之所聞目之所見類皆從來未有之慘言難盡述筆不能傳雖尙未徧歷災區而大概艱苦情形已可想見幸出都時業將窘急之况奏明並請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四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旨在於各處紳商富戶中先行籌借卽指本省地丁開徵後加息清還已由戶部覆奏議准是以函牘飛馳於閩吳各省籌商巨款惟道路迢遙緩難濟急刻下各處饑民朝不保夕缺賑一日卽有無數就斃之人保恆目擊顛危問心實有所難忍不得已惟有與我同鄉諸君子再一商之計自亢旱以來捐粥捐貲尊處已不遺餘力捐之一字已毋庸議只有籌借一法事尙可行明知遇此荒年糧食既無收穫買賣亦難周轉在尊處原不必裕如然仰藉大力通挪固可濟急卽藉大名轉貸亦易爲功閣下情深桑梓伉爽性成特與撫帥共簡賢員趨赴尊處面爲籌酌務望慨然假以成數俾救目前之急不惟災黎戴德卽保

恆亦咸切高情此項業已議定由籌備局書給印票不急待用則俟本息同歸若欲隨時取用亦可按季付息將來並可抵交錢糧正款幸請無疑無畏保恆亦斷不至相負也除一切不盡之言由委員詳致外專泐布懇務祈金諾爲禱爲盼

致江西李捷峰方伯

豫中積旱成災極重者五十九州縣飢黎除逃散死亡不計外尚有五六百萬之多庫儲則支給早空撥款則勻攤立罄且二麥全無早秋亦將不及播種來日正長弟才疏慮短籌措徒勞日觀顛沛流離之慘竟無點金之術俾延殘喘捫心自問負疚實深惟有仰告仁人矜其愚而助之聞尊處庫存另款實邀一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四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百萬已函致仲帥商其暫借三數十萬急濟目前賑需仲帥仁人諒無不允行執事民瘼關懷尤必樂成斯舉夙荷心交垂契用敢披瀝瀆陳務祈推愛代乞仲帥曲從所請不勝跼禱之至俟奉示允卽將指定何項共分幾年歸款會同和帥奏明立案朗軒中丞古道君子將來亦必力圖踐約也

致毛旭初家宰

吾豫情形先則遇災不報仍事追呼致民離散繼則急遽賑粥多在城關設廠使民奔走不遑豈但廠中百弊叢生無從稽覈而老弱就賑死者轉多蓋當局本意祇圖敷衍非爲恤民也前賢有語譬如同室中人病甚代爲療治醫士盈門藥方堆案可

以抵外人責備而醫士之庸良不問藥材之違合不知病者之能起與否實漠然無所動心豫之粥廠何以異是保恆抵汴與和帥商議詳定新章刊發各屬以救其弊奈入手已誤急切頗難挽回茲先就省中清查戶口收恤流亡督飭在事員紳認真辦理甫有頭緒然其間濫支冒領仍不能除省外隨時派人明查暗訪州縣之實力奉行者竟不多得離奇之事筆難殫述幸有和帥同心共濟隨事尙可商辦所慮者款項匱乏開年益形緊迫截撥捐輸銀米及漕常倉穀皆散放一空餘惟東漕八萬石未到粵東生息銀十五萬兩遲速總可解來亦不過稍延旦夕現在各路稟求接濟積如山無言批答北岸飢民渡河入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四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省者日以千百計添廠增竈幾於無地可容勢甚岌岌不得已而有

逾格施恩之請想

聖明在上必能鑒其苦衷仍恐事有延宕一面向商富勸借苦心開導鮮肯樂從翎枝部照到後尙未破臼捐借艱難彌深焦灼遷延日久恐別釀亂端四顧增憂正不僅爲梓鄉情切耳覩纓奉達望時錫教言爲禱

致董司農

豫省災深地廣放賑雖罄藏不足以濟况豫已無藏可罄統須告貸於人亦難爲歸還之地自當酌量撙節於通省中擇災分

擇災分之尤重者寬給賑需仍令確查戶口嚴禁冒濫其災分稍輕捐款已集之處卽不能多發公項非至萬不得已未嘗輕允所求無如截撥等項銀米及漕常倉穀在保恆未到之前本將用盡各州縣有無情弊容俟和帥細查目下先以保民爲急撥借各款一有延誤賑事須停數百萬衆嗷嗷待哺不知何以處之果皆愚懦死卽已矣苟強黠而不顧卽於死也復如之何保恆智識短淺竊竊然惟邦本是慮屢以請撥請借疏懇恩施兼勞盡畫想執事上籌

國計必更下恤民生一切議如所請無俟私交另瀆不勝盼禱慶幸之至春首猶寒惟起居珍重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四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致劉仲良中丞

豫中民衆災巨倉庫兩空籌款籌糧萬分艱窘歲前道過保陽晤商合肥相國綜考各省儲備謂尊處庫貯另款約有數十萬頗以不逮所聞爲悵嗣得都函告及并詢諸從江右來者僉謂實有二百萬之多瞻望汪洋莫窺涯涘但證諸前後傳述其爲眞力彌滿當匪虛言在執事深鑒積貧不足圖強有備乃能無患存積大宗巨款以應非常老成碩畫謀

國盡忱實令鄙人欽佩無地苟非十分危迫決不願不體深籌至計綢繆未雨之苦心惟豫災勘明極重者五十九州縣稍輕者不與焉飢民填委日多賑務需款日急雖仗仁鄰之誼盡力

協籌無如被災太寬分撥立罄且二麥全無早秋未種來日正長嗷鴻數百萬坐視不忍設策末由素仰執事飢溺殷懷不分畛域伏祈施仁拯救於另款內量借三數十萬以濟要需而救民命敝處卽照奏定章程勾分三年指定有著地丁正款分屆歸楚朗軒中丞理學名賢珂鄉宿望於途次來書亦謂除向鄰封商借蓋無他策將來抵償必能如期如數先儘提還以昭大信而酬盛德倘蒙垂鑒得遂所求再備公牘咨達臺端刻已會商子和前輩應如何奏明立案悉候覆示遵辦務望我公憐而允之鵠俟德音無任翹企

致牛慕琦總戎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四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承示採運皖糧不如俟商販到梁就地購買洞觀卓見確當不移蓋同一價值商運已有贏餘官辦仍患不足故甯可擡價招商不宜委員輕費也糧車往返既經派兵更番護送旅人同履坦途自必異常踴躍仍望時飭部下妥衛行商但冀皖糧絡繹而來非特可省轉運之煩且於中州民食大有裨補此本仁人所樂爲而尤兄所權忻以冀者也

覆吳清卿觀察

祇奉華函藉稔蓋籌勞動欽佩莫名復蒙詳示獲嘉修武情形展誦再三不覺涕下弟豫人也承命襄辦豫賑深懼事機牽掣上厪

宵旰下愧鄉邦然力之所及總期多設一策多救一人瀕行奏請撥借各款均荷

聖慈俯允初一日途次保恆晤商合肥相國矜全敵土意懇詞誠初六日行抵趙州又接來咨縷陳壁畫第一面函囑該處軍鎮督同修武令設法撫恤弭患未形一面咨請和帥迅飭署事人員星速赴任矣初十日甫入豫境廠已開設糧米停緩災黎攀轅籲訴而該牧令等尙以徵備賑需爲詞骨髓已枯何忍令其再罹敲扑徑自懸牌一律飭緩如謂停徵將以誤賑弟當一人獨執其咎其各該處所設廠座既無冊籍章程亦無正人經理牧令倚胥役爲臂指胥役藉飢民爲生涯種種弊端不堪殫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四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述廠座並無席棚老弱無歸者棲宿簷下溝壑餘生終宵暴露凍餒以死日數十人誠不料入境伊始見聞卽已如此也豫事別無他策寬籌款項嚴查弊竇再得官紳實心實力或可稍活垂盡之氓弟到豫後擬與和帥詳細商榷章頒發籌款接濟各廠所全任紳耆不用胥役惟已成之局改弦易轍一切均費周旋其濟則敝省如天之福不濟則力持正議斷不敢委曲遷就以致負

國負民質之仁人君子以爲何如此後聞見所及仍望隨時示知以便遵循至禱至盼

致萬宗伯

籌賑必先籌款而款之絀莫過於豫司庫歷年專顧京協各餉久已空虛青餘接手無計支持年前賑務僅賴截撥各款及漕常倉穀數衍散放開春以來銀米不繼捐借兩難外州縣告急之文紛如雨集商之青餘亦惟愁眉相對不能批發聽其封廠停賑民之死亡益不可勝計近皆就食省門日到日多不得不勉強安置然已無地可容無粥可飽至於資遣更非力所能逮情形緊迫專盼救援前同和帥屢疏請撥請借均歸部議未知准駁如何卽使悉遂所請各款催齊尙須有待垂斃之衆方恐療救不及倘再絕其指望則數百萬生靈豈不立填溝壑萬一強點未甘速死乘機煽亂又費翦除現在南陽一帶時有蠢動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四十八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之虞幸賴宋軍彈壓暫可安靜而兵餉積欠甚多並當防其譁潰司農顧全大局於豫事必能擘畫周詳下恤民生正以上維國計根本所在關繫非輕輟卿尙書處姪已有函奉達並望仁丈晤時代述苦衷叨愛瀆懇統希惠鑒不盡欲言

致徐蔭軒總憲

豫災之慘共見共聞不忍復述保恆到後因粥賑僅圖敷衍百弊叢生所有截撥之款捐輸之款以及漕糧倉穀俱已散放殆盡而災黎逃散如故死亡如故亟爲嚴定章程刊發各屬以救其弊奈入手已誤急切甚難挽回姑就省中督飭員紳認真清查戶口安輯流亡日來稍爲就緒其中冒濫仍未盡除省外賑

務尙未能周歷巡閱先派人明查暗訪知州縣中之實力奉行者竟不多得且離奇之事往往出人意表弟以豫人居幫辦之位嚴厲文檄既不輕用官多藐玩惟有忍而受之現所最苦者在賑款空虛開年以來危迫日甚各路粥廠稟求接濟積如山無言批答北岸饑民渡河入省者千百爲羣日夕不斷四關棲流所無地可容添廠增竈經費莫支聚數十萬衆於眼前養之力有不足遣之心更難安蓋此等流民出來之日其住屋梁櫨葦壁柴扉皆已拆毀焚賣淨盡無餘若欲遣歸本籍地方官無計安插是仍置之死地不如在省儘數收留俟有巨款到後貸給牛具籽種方令歸耕然非春雨透足又豈能遽語勸農鑿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四十九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井開渠亦救荒要務而餘生垂盡孟粥尙慮難供責之力作其何以任所有前人成法在今日皆可採擇而行祇以糧竭貲殫事事無從著手現姑置之勿論救急之策總當寬籌銀米弟與和帥屢次疏請撥借未蒙

立沛恩施均須靜聽部議未知准駁如何內念焦灼多延片刻卽多斃無數生靈保恆坐視挽救無方自疚自撓願天昭鑒而已覩縷奉佈幸公憐而教之春寒望起居珍重

致賑撫局

敝鄉亢旱經年

天心將轉日昨祥霽下沛大地同霑是皆大公祖諸公虔誠憂

勞之所感召弟亦同深慶幸矣惟彤雲滿空意猶未已今晨峭寒特甚重裘不溫因念棲流所就食客黎衣不蔽體雖得一勺到口之粥恐難禦五更徹骨之寒棲流所雖有土室席箔多半殘缺不足以蔽風雪日就死亡情殊可憫且後來者陸續不絕未領票籤尙多枵腹擬請執事囑在事諸君於日內將棲流所貧民量給每人數十文俾於食粥之外得以湯水藉暖饑腸以度殘歲並派人於各處巡查如有續來饑民未得票籤者皆爲補發俾使共沐

皇仁更於城內外擇寬大廟宇及閒空倉房准其暫行栖止仍須妥派官紳如我澤堂之例經理彈壓免致滋生事端風雪中

文誠公集 函牘卷一

五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少僵一貧民皆執事廣廈之所庇矣再聞襄城縣荒旱成災極重饑民逃亡已十之三四而積穀至今未放亦應飭查酌辦統希擘畫是所切盼

文誠公函牘

卷之二目錄

復曾沅圃中丞

致程從周

復曹欽軒鄧利邦

致楊敬亭

致沈幼丹制軍

復趙懷芳

致潘辛芝觀察

復孟縣梁杜李各紳

文誠公集函牘卷二目錄

復薛肇慶

復任畹香觀察

復盧藝圃廉訪

復陳先生

致張漢仙觀察

復沈吉田廉訪

致邵汴生中丞

致倉場畢東河

復張漢仙觀察

復王荔之觀察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致三庫各大臣

致銀庫敬心齋部郎

致劉省三

致直魯鄂鄰境各道

致鳳穎任觀察

又

復項城山長吳禾笙

復項城各紳士

復張漢仙觀察

致張漢仙觀察

文誠公集函牘卷二目錄

致崔季芬鎮軍

致李少荃中堂

復陳舅父

致沛然

致壽春郭鎮軍

致吳子健中丞

致任畹香觀察

致吳紫湄觀察

復吳子健制軍

復張漢仙觀察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致直東江鄂皖各督撫

復張漢仙觀察

復崔季芬總鎮

復程從周

復裕澤生方伯

致張聽葦觀察

復薛世香廉訪

復梅曉崖中丞

致胡雪崖觀察

致陳母舅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目錄

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又

復宋祝三軍門

文誠公函牘卷二

復曾沅圃中丞

傾心勳望久矣每從邸報中得稔蓋誠碩畫拯濟晉邦莫名欽佩復辱賜書垂厪肫摯展誦再四感何可言姪本豫人襲豫賑敢不盡力拯此子遺抵汴後與和帥詳議妥商總以急籌款項嚴除弊竇爲入門第一關鍵豫賑開辦既遲著著落後故事事棘手此時如亂棋一局亟謀補救正不知從何處下手耳前得尊處賑章兩冊切實精當鑿然可行所挾各項弊端亦洞鑒癥結具見仁人君子志在救民者遭值愈艱紀綱愈密現已攜之來豫擬作豫中賑務藍本倘得諸事逐一釐訂迅就轉機則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豫民之溝瘠流離者蓋不啻長者全而活之矣

致程從周

別後正不料豫災之廣豫民之困至於斯極想從者聞之亦爲心惻矣比想餐衛適時定符遙祝此間散賑需糧價值頗踴苦乏商販接濟貴處產米極多哀有餘以益不足又可使營運者借獲餘利閣下倘能激厲知交通力爲之其爲功德詎有量耶前閱致皖撫書有築壩蓄水浮送糧舟之說此議未識果否允行現在若用竹簰裝運糧石即使水勢稍淺由潁以達周家口尙可無虞阻滯並乞吾弟廣爲招募此舉若成在吾弟惠而不費而豫民則蒙德實多矣兄奉

命出都奏明無論官商如可挪借銀款統由地丁項下分年予息提還倘得代籌三萬金借備賑需兄當會同中丞給與印票照章予息將來歸款卽由兄處咨催決不爽約並望老弟竭力籌畫並向各處有力者一圖之勿虛所請感泐無既

復曹欽軒鄧利邦

祇誦惠書藉稔養望梓鄉主持善舉爲昔賢揚懿美爲闔境計生全逃聽仁聲曷勝心佩比維新禧駢集著祉增綏爲頌承示賑款不繼一節恆抵牾後始悉庫款之空蕩然如洗各廠函牘告急絡繹而來現與和帥儘力設籌冀得拯此奇慘項邑乃桑梓切近之所尤屬關懷惟從前並未具報此時難以籌濟可否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將收養流民實在情形稟縣轉詳尙可一律撥發也承寄示賑章展閱再四有條有理鑒然可行並得諸兄實心經理必可實惠均霑佩慰無似志局現以賑饑不遑兼顧賑事稍暇似仍以趕辦爲宜前委購各書其價業經代給爲數無幾不足齒及謬承簡命深懼節目闊略貽愧鄉邦倘得時錫箴規俾資策勵不勝幸甚

致楊敬亭

瞿子玖學使來得悉南路居民惟光固薄有收成尙堪自給其餘各州縣雖被災輕重微有不同而困苦顛連亦自不堪寓目間有迫於凍餒剝切爲生者際此民窮財匱非洞悉下隱蓋亦

措置爲難希將各該處實在情形詳細訪查逐數開載於三五日內專函告我遇有搶掠均糧之案其應行彈壓應行解散應行緝捕均望閣下隨時酌量認真妥辦總期散脅擒渠免得釀成巨患晚籌賑鄉邦事務繁瑣一切差遣均須有得力之人乞於貴標簡派廉幹弁兵數名迅速前來以資驅策朔風甚寒諸惟珍衛適宜俾紓懸結

致沈幼丹制軍

侍自入豫境後目之所見耳之所聞有筆不能述者大抵強弱相食甚則骨肉相殘曠古以來無此奇荒亦無此奇慘而坐視其流離死亡而不能拯救與子和河帥相對歎歎此情此况豈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可終日將伯助予得無大聲疾呼哉庫空如洗莫展一籌前聞之衛靜瀾謂自王曉蓮以後共積存三十餘萬過保定時詢之合肥節相以招商局挪動二十萬則此外或尙有積存津貼一項撥還蘇糧道後侍前在戶部時因口北運費不敷議令於皖省漕項下如數撥補此案當在光緒元年以後現在江安漕項有無贏餘是否祇有此數侍固不敢堅執前說而豫賑需款之迫正未能以得自傳聞遂無餘望仍希執事覆加考核是所至禱江安漕米業與和帥奏請截留其轉運一層洪湖淤淺鹽船久不可行本應恪遵盡籌由海入衛第河北三府有東漕八萬石本年江漕四萬石及合肥相國允假之平糶餘米三萬石冰

泮後陸續運到已可暫敷搭放大河以南尚無可指况衛河僅達滑濬南距黃河尚百餘里距省南各災區道更遠且均係陸路自仍以由運入湖沿淮賴以達周家口較爲徑捷於南岸數府勻撥分運道路亦均即使洪湖較淺或僱小舶分裝有一二尺水便資浮送一過舊縣花園嘴等處仍可歸併大船似尙不至阻滯擬俟奉旨後派張觀察汝梅前來領運敢希豫飭江糧道將此項米石備齊待運不勝幸甚

復趙懷芳

承示正陽設局採購山右賑糧因轉運艱難已議停止晉省籌

文誠公集函牘卷二

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賑較早集款較多又得執事實事求是之才辦理既妥且速聞之曷勝健羨敝處各廠需糧孔亟新設截留南流饑民之廠因糧運未到急切尙難開辦既在尊處之糧已購備一萬七千石擬懇執事在此糧項下先借一千五百石暫濟敝處槐店急用敝處所採光州糧石不日可到俟其運到卽行就近撥還決不致誤尊處陸續未起之期千祈允行以通緩急爲豫省速開賑廠之需亦卽分皖境代養貧民之數已札飭阮牧經理收發償還事宜矣卽希示諭押運委員遵辦爲荷

致潘辛芝觀察

日昨嚴明經自蘇來豫攜有咨文聲明第二次捐募二萬餘金

由凌部郎攜帶賑濟其第三次捐募之一萬一千金並未指定何處賑放亦未聲明匯至何處歸何人經理弟以南路急須設廠截留流民擬延嚴明經在歸德開辦一切事宜均歸一手經理悉照省垣章程不令官吏干預伊等未始不願因攜款無多去冬及今春陸續由蘇匯交之款亦未收到一時尙難定議豫省自被災後迭荷蘇紳集款援救其在南在北均係活我豫中赤子無論於彼於此擇定何處當飭地方官妥爲照料卽鄙人於大河南北饑民亦冀統籌兼濟並無先後厚薄之分何敢專恤流民置本境土著於不顧但饑民南流過遠回籍愈難誤耕曠賦事事可慮橫被誘掠販賣之婦女玷辱失所尤屬可憐因

文誠公集函牘卷二

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是設廠截留而湊集款項支絀萬分擬懇執事商允蘇垣諸善士或將續匯之一萬一千金及前此未收到之數千金撥入歸德留養廠或統計前後捐數量撥若干以救南流之民以成鄙人延嚴明經南路設廠之志總之豫款一空如洗欲謀安輯流亡不得不仰給於珂里卽不得不求助於大雅之一言執事素亮鄙人之愚而心本無他當必荷邀贊助也

復孟縣梁杜李各紳

承示孟邑涸饑情狀讀之涕零聞之酸鼻想仁人目擊必更倍難爲懷惟尊意核減一層但能於戶口之極次貧悉心區別不能以道里遠近爲率雖目前賑款支絀普濟爲難而緩急後先

之際諸君子當默有權衡弟本豫人於豫中災黎苟可設法拯救之處無不急急謀之尊處地狹人稠窮檐困苦久在鄙人心目之間以後或款項解到或糧石續抵道口必當再籌接濟以副垂囑

復薛肇慶

豫中連歲歉收在道流民鳩形鵠面其填委溝壑者犬獸殘食目不忍親凡我鄉人皆應富者出財貧者出力共相拯救方能保全黎庶方能感動天心况三吳善士聞我豫之災集貲來賑者或攜數千金或攜數萬金業已設廠散放即募捐一項始而江蘇繼而閩廣甚且推廣至外洋各島現接各處公文均已捐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有成數而本省捐借竟無一人慷慨輸助爲里中倡率是鄙人勸導不力誠不孚於鄉黨而吾豫所稱素敦鄉誼者今竟不免爲鄰邦外夷所恥笑也兀坐思之能無顏汗仍望執事推愛援濟湊集多金以應賑需無論如何爲難務希勉力允從不勝跂盼之至蓋從來濟貧所以保富倘竟不肯竭力賙恤富顧能常保耶

復任曉香觀察

承示沙渦水淺量爲挑濬以通糧運豫中官商舟楫自當銜尾過行忻聞晉省在皖境採糧者沿途設局輾轉運報災早而得款多故能放手放膽爲之敝省搜索摒擋湊集無幾並無大

宗購運以節節阻滯至今尙未抵亳卽執事提款採買來豫銷售之米亦未得卽來而距黃較遠之南岸各災區非向尊處購糧運費更鉅撥濟更難前示所謂挑淺之說亮已籌款興工萬一地段過長暫難一律開辦遇有敝省糧艘閣淺濡滯或於一河左右分道去來不准聯踪並駛或束草壩蓄水務望飭屬彈壓鈴束勿致爭擠隨宜酌辦總期於中州民食得以濟急而已至沙渦釐卡經執事嚴禁留難來豫米商自可暢行無阻倘胥吏人等因查驗夾帶稍事稽留商販多一日停泊卽多一日費用錙銖必較者勢仍聞風裹足既虛執事周恤豫民之惠而豫民仰食皖糧仍慮緩不應急並希盡勞隨時訪察爲禱又示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穎毫等處流民過多囑在皖豫交界設廠截留前此凌孝廉抵汴弟卽擬延之在南路設廠因其注意懷屬此事止可另籌且無論爲南爲北總是拯我豫中赤子鄙人感且不忘將來擇定何處再飭州縣妥爲照料現南路之廠籌措已定一在歸德一在槐店流入江皖饑黎當可分爲收輯並被誘販之婦女亦歸此兩處截留其兼顧鄂疆者設在裕州新街不日均可開廠惟款項奇窘赤手創辦爲難耳

復盧藝圃廉訪

吾豫被災極重之處農民流徙幾空日來幸得春霖南路秋禾多可補種河北則雨未徧民未歸犁鋤無具尙難一律開耕前

蒙

恩允撥糧米運解艱難計分撥外災區所得本屬無幾矧未能速到忍死嗷鴻迫何能待耶南汝河陝屢有土匪蠢動現已救平然以後若賑款難繼雨暘不時所慮正不止此頃復蒙特旨飭閩省協濟豫晉各數萬兩伏望垂念梓鄉商請制軍方伯無論如何爲難迅賜籌解益多益善愈速愈妙也

復陳先生

前奉上已日賜書藥石箴言洞中瘴結屢欲肅箋祇復因事牽系未能也頃復專人齎到二十一日手諭恕其闊略之罪而拳拳於災民之乘時資遣蠡管不早見此愧甚感甚前此會札賑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撫局轉行之文蓋以得雨不耕饑黎失業可慮不爲分別又恐地方官希圖迅速了事不論有地無地與道里之遠近概予以二三日糧驅之出境此項饑黎道遠者未到本籍口糧已罄道近者到籍播種枵腹以待秋收勢又不能均將仍爲流亡而後已是以前文令造有田可耕之流民冊送局核辦原冀冊籍解齊先飭本籍官紳籌備口糧如款項實在不敷由局量爲接濟然後流民移到籍不至羣然失所耳尊諭將有地可耕者佃種人地者查詢明確一面造報一面資遣無論遠近期於立夏小滿前均可到籍不誤補種自是爲免致遲延起見鑒然可行卽請如尊諭辦理其老幼殘疾者仍設法留之並當會札該守

遵照惟所給之賞僅敷路費則到籍後東作仍難該本籍並未

豫爲籌畫恐甫到未能應時散給擬請尊處於路費外每名加給十餘日口糧小口減半以後再歸本籍續籌發給並須派人押送取有原籍收管文方免流民半道混就別廠請收無地流民亦不至希圖冒領遺賞捏稱有地以致辦理牽掣明知尊處籌措維艱然悉心爲流民計不得不統籌前後冀其暫足謀生臺裁以爲何如歸德另設收養廠因委員尙未派定開辦尙須稍待數日所需經費先以佩之所收貽捐千餘金及尊處勸捐之三千金撥用並擬會請舅父爲諸紳領袖紳士卽由舅父會同委員選擇敬請侯子嘉以忠盡之後廉謹自愛擬令前往隨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同經理一切本地已捐數次紳商殷戶自己不遺餘力然救荒惟勸捐稍有把握外省援濟緩不應急省垣籌撥亦刻刻有瓶罄之慮仍望督率後起仁賢勸以勉力爲之而已

致張漢仙觀察

接奉來牘並另單詳示種種謹已讀悉賑糧免稅昨已咨行准關豆餅一項前經寶少司成疏請欽奉

特旨允准黃葉豆事同一律應再遵囑聲明凡係豫省採糧備賑有護照者無論何項均予免稅備文知照該處清淮高寶一帶向行戶賒米以捐歸款但使商情樂從儘可遵照辦理汴城白米價每斤五十餘文雖此後漲落不定以目前論尊處所購

之米加以運費亦尙合算銘軍汜水存糧如允暫借尤能濟急凡於豫賑有益而執事力所能爲均望權宜行之兄斷不爲遙制所需運費或先向富商息借俟賑捐收有成數陸續清償所須公牘已會同和帥照辦卽望鑒入江北米釐因聞皖省沙渦各卡照舊抽收商販阻滯前已咨商江督免抽此時勢難自歧其說再令撥解江南米釐久經奏停忽議復抽紳商必多沮格聞釐金係督辦何舍人專政恐健帥亦難爲力蘇省勸捐轉運事宜兄已與和帥會咨健帥請執事專辦承示世香觀察業爲代籌助賑且清望政聲三吳紳民素所欽佩又復關懷桑梓儘力設籌自應補咨健帥蘇垣豫捐就近請其督率勸募前茲實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因公冗疎漏務希先道歉忱並囑涵有爲荷惟是否專指推廣之賑捐抑另有辦理名目伏望詳示遵辦下河於倅已由和帥飛札飭知淮南總捐經沈制軍奏免徒深焦灼而已

復沈吉田廉訪

前奉惠函備聆壹是適以籌賑碌碌裁答稍遲歉仄之私與時俱積比維助籌日懋盡履春綏慰符臆頌敝省歉儉連年民窮財匱被災州縣得雨僅有數處未能深透難種早秋奉撥各漕糧水運止達道口此外皆須陸運人夫車馬需費孔鉅靈閣兩邑轉餽尤艱聞尊處米糧出關設有明禁爲地方豫儲民食蓋籌備極周詳敝處苟商販流通四顧災黎足資接濟原不欲輒

求弛禁敢負執事委曲維秦之苦心無如北路則道口以西陸運道阻且長南路則沙渦各河處處阻淺官商購販濡滯不得亟前因思去年敝省業已被荒尊處之在會興鎮採糧者公私絡繹未敢意存畛域專顧本境賑需且尊處究係偏災河冰開後甯夏之糧聯檣而下足敷挹注較諸豫省七十餘州縣之災廣民衆庫空如洗艱窘萬分輕重實大懸殊可否仁懷垂助准令關內米糧販往靈閔兩處每月止許若干石以爲限制或由靈閔備文赴關採買他縣概不得援以爲例於秦事無損而兩縣豫民可以一石之價得兩石之糧官賑民食均易爲力務希商之文卿中丞酌量飛示以便遵辦無任翹企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致邵汴生中丞

中州冬雪未霑春荒更甚日來被災州縣得雨僅有數處未能深透難種早秋非求助鄰封不足拯此巨困而歸還不謀的款商借亦難冀允行是以於行楚川鹽疏請抽收豫賑加釐昨准部咨令湘鄂蜀三省體察奏辦筱荃制軍前已專函敦懇執事愛民爲抱自當竭力相援惟川鹽自經改包加以湘鄂之釐商利漸薄能否如數如願加抽弟亦難以強必倘爲數無多於中州賑需未能大有裨益聞貴省百貨釐稅定額頗輕曾因隄工加抽有案務望俯加籌助爲中州援案加抽則災黎多活一人皆出自仁人之賜謹委前鶴峰州呂牧品律趨詣商懇並希進

而教之

致倉場畢東河

前同和帥疏請借撥通倉秬米仰荷

恩旨允撥十萬石又奉

特旨撥給南漕八萬石庫銀十萬兩本擬全數領運惟津通到豫水腳每石需銀八九錢以部發之十萬兩運米十八萬石不敷甚鉅尙須另籌因商諸和帥擬以東漕分撥晉豫存贍之九萬一千石就近運解豫中可抵南漕八萬石並抵秬米一萬一千石其餘應領秬米八萬九千石竭力領運日內疏陳尙可邀允刻又聞通倉並無存儲秬米均在京倉並有例不出城改撥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南漕之說果使此議得行節省由通至津之費豫省得多銀一兩災黎即可多活數人於豫事大有裨益際此款項奇窘萬不得已而出於此務望臺端垂諒遇有可援助之處推愛贊成無任翹企

復張漢仙觀察

接奉手書備聆壹是竊灣存糧阻淺未能開運昨已函告王蒞翁迅開湖口壩俾資浮送聞黃水近漲尺餘加以洩湖濟運當可與銘軍糧艘聯幫上駛倘仍節節阻滯即轉舵而南與洪湖分運者統歸一路蔣仿臣適在此業經和帥囑令照料水陸接運兄併囑尙鈞照料之至下游懷遠以上兄已派韓稷之茅少

筭前往多備小划如淺處無多則分船駁送倘竟不能達即就近僱車接運但冀得抵亳州以上水程多行百里較之陸行百里彼此計較經費總可稍省其淮河一帶與吳占元水師巡防兄已函囑其節節護送必能周妥且遇水小之處亦可幫覓小船浮渡以利進行健帥允籌款項難符前議聞之悵然昨又專牘浼其另籌未識能爲設法否小石於前月下旬南旋翎照已自攜往日內計當到徐其應分尊處若干張及酌提賑款購辦雜糧逕請執事就近商議可也

致王荔之觀察

頃得張漢仙觀察來函知所購賑糧已囤積竊灣水程淺阻難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以裝船上駛弟前與和帥公懇執事開湖口壩俾資浮送計時當經照入現在豫省需糧孔亟價值日昂非得隣封商販及本省官運源源而來不足以平市價而裕民食務希執事察看運河情形啟放湖口壩能否稍助水勢俾糧艘連檣而上又聞濟甯以西停滯商船不少須啟放南旺湖水乃可上駛統乞酌量飭遵但使糧艘一路通行故鄉數百萬災黎感銘盛德較諸執事前此之籌助賑銀其挾髓淪肌更無既極弟爲闔境垂斃溝渠請命用敢再三塵瀆仰願臺端想仁人瞻顧梓桑必能代拯民困也

致三庫各大臣

豫中冬雪未霑春荒更甚日來被災州縣得雨者僅有數處亦未能深透

天心眷念災黎特發庫銀十萬兩凡在臣庶歡感同聲謹同子和河帥飭候補守朱壽鏞攜文赴部投領惟向來銀庫發給外省軍餉每以大小搭配短平頗多保恆辦西征糧臺時深知底蘊是以前在農部曾於監放左營餉項飭令先點錠數再行過平嗣得左侯書知此次所發銀兩毫無虧短現在豫災如此之重豫款如此之絀但得多銀一分即可多活一命特懇臺端俯照前章敦飭庫員將應領賑銀十萬兩剋期平足支放我公痼瘵在抱必能曲允所商倘值庫期盡勞鈔暇並希代告同志尤

文誠公集函牘卷二

十四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深歧禱

致銀庫敬心齋部郎

日昨恭讀

諭旨特發庫銀十萬兩賑濟中州已與和帥飭候補守朱壽鏞攜文赴部投領執事饑溺爲懷又荷頻年墊愛必能平足支放不致少短絲毫惟庫役每以大小搭配虧平頗多因思弟前此監放左營餉項曾飭用原收口袋先點錠數平發胥役人等無從上下其手用特佈諸執事即希大駕到庫按照前次章程或寶銀或十兩錠點明平足如數交該守具領解回豫中數百萬災黎感荷仁施於靡既矣管庫諸大君子前弟已徧爲函告謹

以附聞

致劉省三

弟等奉使中州適逢大祲豫省之荒筆難罄述道殣相望十室九空自去歲夏秋以來各處飢民紛紛四出扶老攜幼不殫千里流離以求苟延殘喘現在庫儲既竭各省籌撥之款急切未來只好聽其覓食他鄉暫尋生活近聞逃至貴處者業已不少故特專函奉懇務望推仁博愛垂念窮黎或囑地方官收恤或勸諭貴同鄉紳商富戶好義樂善者設法留養素仰偉略匡時必能使轉徙災民咸沾大德一俟甘霖優渥可以歸耕再行遣回故里將來事竣之日並祈將收養數目費過貲糧及司事諸

文誠公集函牘卷二

十五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君母論官紳一體開示銜名清單敬當會同奏請優加獎勵以報賢勞也汴省新正得雪二次不過寸餘外縣有至二三寸者東南各省籌借之項大約二三月內方可望到而最可異者大河冰凍至今未解計已五十餘日爲從來罕有之事以致米船未能上運尤深焦灼知關廛注附以奉聞

致直魯鄂鄰境各道

自去歲夏秋以來大河南北飢民紛紛四出祇以此次旱災太廣籌款稽遲急切既不能招之使歸不能不聽其遠適棠疆覓食豐富之區苟延殘喘所賴諸君子推飢溺之懷民畛域之迹設法留養撫恤優加伏查去冬十月二十日

諭旨本年山西陝西河南等省亢旱災區甚廣散賑難周飢民轉徙求食深堪憫惻亟應速為撫輯以拯窮黎各省遇有災民入境著該督撫飭令該地方設法安集或動公款或籌捐項酌度情形妥籌賑撫毋任一夫失所仰見

聖主軫念災黎無微不至

德音遐播想尊處早已欽遵特此專函奉布務懇體

朝廷痾瘼在抱之心擴物與民胞之量轉囑貴屬諸君凡毗連敵省之處均望一體廣為收恤荷仁風之遠被更鄰誼之同沾一俟甘雨應時可以歸耕再行遣回鄉里將來事竣之日並祈將各處收養數目費過賞糧及司事諸君銜名開單示知敬當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十六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會同奏請優加獎勵以報賢勞也

致鳳穎任觀察

頃晤牛慕琦鎮軍談悉豫省饑民自去歲秋冬以來流至貴境者已數萬人均蒙大力護持與郭善臣李捷三程從周蔣仿臣諸君暨各府州縣倡義捐資廣籌賑撫以穎毫壽六分任收養俾饑民窮餓餘生如登衽席備聆之下未嘗不東轡額手感戴雲情伏查去冬十月二十日曾奉

諭旨飭各省收養賑撫豫晉流民並准動公籌捐辦理雖煌煌天語共見共聞然求如執事暨諸君子之實心實力先事圖維者尤為難得特此專函布謝並祈終始成全推仁無既一俟河

南甘霖優渥可以歸耕再行遣回故里事竣之日請將收養人數用過賞糧及司事諸君銜名開單示知敬當會同奏請優加獎勵以報賢勞也

又

弟於去冬奉

命來豫之時深知災區既廣賑日甚長非多籌款項不足以資接濟是以專摺奏明凡各省各處有可以挪借之款毋論在官在紳在商均照民間加息歸還均經戶部議准覆奏奉

旨依議欽此現在賑需孔急因念執事所管關稅牙釐稅向稱暢旺計必尚有可籌之款正陽鹽釐收數尤多是否可以挪借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十七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移緩就急統祈查示以便奏咨借撥由河南藩庫捐款歸還至正陽為水陸輻輳之區富商大賈在所不乏亦懇大力代為商借由河南總局發給印券照奏定章程予息一分按年由丁地正款內提還均望俯念敵省奇荒迅加援手救災恤鄰造福無量即弟亦感泐不既矣

復項城山長吳禾笙

接奉惠書藉悉前寄寸箋暨項城考據數條已登青覽復荷華函衷勉慰以前賢獎藉愧汗尤深弟忝承

恩命來濟鄉里之急本已責無旁貸亦是力所願為奈去歲異常之災竟以遏抑不能上達迨至

天恩下沛而爲時既晚無補於流亡章程未定府藏已空渥荷朝廷截漕發帑之仁仍莫濟萬衆轉徙溝瘠之苦弟雖無米爲炊亦不敢不殫竭血誠力圖補救惟有多方設法痛哭陳言勞怨固不必言利害亦所不計矣來示以得人見教極爲扼要之論朱曹兩君弟雖未謀面亦頗耳其名朱君業已奉委襄辦湯陰粥賑曹君未識在汴與否容卽物色而委任之現在情事多得一好官卽多救無數生靈也敝鄉賑事匆匆採訪只好暫緩所望春霖迭霑大地同沾賑務稍清再當回里晤領塵談一握爲快耳

復項城各紳士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客臘接奉惠書暨賑務章程傾佩無似頃間再披華翰備荷綺存藉諭諸君子備極賢勞爲桑梓謀生全不遺餘力議捐議賑無不悉臻妥協佩服彌深保恆忝承恩命無補時艱計自到豫以來瞬過一月目擊災民流離死亡之苦寢食難安而無米爲炊點金乏術惟有殫竭血誠爲民請命力求

天恩下沛多籌款項以救窮黎庶上可以對

君父下可以對鄉邦委曲繁難筆難罄述吾項去歲雖未報成災實亦爲從前當事所遏現在委員重勘終可將實在情形補報但正供支絀民間苟可勉力輸將亦不應過存望澤之心耳

至囑捐款存提雖有定章然已經諸兄台呈請思翁轉稟亦斷無膠柱之理保恆既在事中自當商議准留以資接濟知關摩念先泐布聞

復張漢仙觀察

接奉手函知前達一箋已登青察昨又布泐寸緘計已得達左右藉諭賢勞籌策共濟時艱所有先辦之五千餘石由運河上駛計現已開放湖口壩用資浮送未識何日可入豫境河北各屬多因粥廠經費已竭停煮以待但得早爲分撥存活實多洪湖淮渦一路將來連橋上達可以接濟河南開封洛汝一帶春荒方始庫藏全空早夜圖維難安寢食江安一款已成畫餅惟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盼折徵一款或可邀准耳子健中丞竭力代籌兩款共銀一萬有零弟與和帥商定卽交執事作購糧之用特另備公牘知照以便赴蘇請領外專泐奉達希卽飭催米船速行趕運下游一路亦望早爲裝運以救嗷嗷想保衛桑梓夙有同情弟言亦徒形瑣瑣也賤軀托庇如常致舍姪函已交付矣知念並聞

致張漢仙觀察

前接惠書當卽布覆寸函諒登青照前所請江安一款奉旨交議至今尙未見分曉焦盼萬分運河水淺舟滯難行閣下購存密灣之糧均尙停待而此間嗷嗷待哺盼系殊深頃晤子和河帥談及劉子徵專弁持函請開加河湖口壩兩間放水助

運和帥已知照運河道就近商辦囑函知老弟如果銘軍之糧可以北達卽請將密灣存糧裝船同行頃兄差經由密灣探視河道之弁自濟甯回來開有尺寸清單看其情形祇開湖口壩儘可浮送抄呈臺覽卽望高明酌定就近知照王荔翁商辦爲禱

致崔季芬鎮軍

昨閱執事致中丞書知胡豹子股匪經毅軍剿擊敗竄南召境內尊意以後路有宋祝三帶隊跟追繞由四科樹前進攔截竄往李清店之路所見極是此輩皆係烏合實在積匪不多速則其黨未固其謀未成一剿卽散不至釀爲流寇稍有遲疑便難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二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迅速竣事所慮兵力未合不能奮往直前耳執事其督策之初十以後情形望隨時示我

致李少荃中堂

祇奉前月二十八日手書備聆壹是承允代採米三萬石業與和帥商定就本省釐金分年歸款繕備函牘郵達左右計已仰邀鑒及因是時臺灣捐款能否借撥尙在未定是以專指釐金有著之款於每年八萬兩內分半提還期無延誤以昭大信茲奉來示擬在臺款扣收敵處無米爲炊心殫力竭既荷蓋籌兼顧鐫膺高誥楮墨難宣或指釐金或指臺款清償之處自應悉聽鈞裁酌定晚斷不敢有所膠執也

復陳舅父

日昨謝耀先到省捧讀手函備悉訓誨周詳長言娓娓感與懋並甥以疏拙之才膺此艱鉅之任空空妙手無米爲炊坐視饑民日困一日不能不力圖補救雖極委曲煩難之致但有可以籌畫之處終必竭此寸心宋郡情形來諭所言最爲確盡甥息借各同鄉以濟賑需本係未出京時奏明

准辦之款甥之初念因恐捐之一字吾豫久以爲累改爲緩急通融之法有借有還更加之以息必可多資集腋殊不料諸君有如許過慮之層次也然亦事勢使然止可迎機勸導總望吾舅父主裁必能諸臻妥善或銀或糧均從其便一俟積有成數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二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卽乞示知當委員前往解運其餘不盡之意不盡之言總在高明洞鑒之中毋庸贅述

致沛然

承示尊處米糧頗多欲謀節省運費以冀成本較輕售價稍賤具徵關念時艱仁人用心抑何委曲詳盡惟時值大稔購辦米石無論官運商運陸路應用人夫車輛總須照民價給價方能體恤窮檐肩挑執策之徒庶幾踴躍爭先轉運可期妥速若照官價支發給值太廉民不樂從勢將繩以官法以恤民之政而反以擾民鄙見竊有未安至按集出車尤慮近於苛派恐於運事無補而謗讟先興非公私兩便之策率書佈臆不盡欲言

致壽春郭鎮軍

承示穎毫壽賑厥情形與從周諸君子集款收養又荷盡勞安爲彈壓並於沿途南流饑民散錢安撫異地嗷鴻得棲樂土恤隣高誼慰佩良深豫中災鉅款絀想已久邀洞鑒不再贅陳既幸東漕頭幫已到復蒙

天恩浩蕩撥帑截漕較之春初已覺略可藉手然自津運抵道口僅能撥濟河北三府及南岸之濱河州縣西南兩路腹地購糧於江皖兩省節節阻滯兼之經費支絀無大宗採買分撥不敷日來甘澍迭霑雖未一律深透早秋冀可布種惟籽種農具一掃而空雖經通飭勸借敝省富民無多恐亦難以普徧且距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二十二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秋收爲期尙遠此數月中飲之食之正不知從何處設法是以尊處所收民口尙未敢遽請遣回仍望軫念豫艱代謀留養無任翹企刻已商之和帥極力設籌擬於歸德附近及槐店分設兩大廠冀續至者不再東趨以稍分如水赴壑之勢兼備欲歸者逐漸西來或亦彼此維持之一道耳

致吳子健中丞

歲前弟等奏撥之款部議僅直隸平糶餘米三萬石慨然應允其捐款積穀均歸外議尊處接奉部咨後計已邀紳妥商倘荷鼎言量爲撥借則以蘇省之穀救豫省之災弟等感佩仁施必分三年歸款倘此三年內蘇省或遇偏災無論豫事如何艱難

總當不悞屆期掃數清償竭力圖報決不如秦晉相負致執事有恤鄰之誼而弟等居背德之名區區愚忱伏希垂鑒江安漕糧暫雖議駁弟等第三次疏上

九重軫念危迫情形或有

復命亦未可知且日內仍擬痛切力陳爲豫民請命也

致任曉香觀察

日昨朱遊擊來汴藉得詢及賢勞獨憇惠澤覃敷推已饑已溺之慈懷布救災恤鄰之善政凡我豫民多蒙幃覆默邀

帝契廣種福田豈止傾心更深額手已於奏報中敘及臺端不分畛域及下懷等感佩之深矣現在此間賑糧短缺市價日昂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二十三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皆由商販稀少所致聞貴治穎鳳壽泗一帶屢歲豐收倉箱櫛比且處處皆與豫東水道相通便於舟楫擬廣爲招商源源販運以資接濟特此專函布達務祈執事勸諭各處商販及殷實囤積之戶令其運販來豫或由官局收買或自向民間出糶悉照市間價值斷不至有停頓勒抑之虞在商販既有利可圖在飢民亦有米可恃兩皆裨益少助艱難至沿途關卡早經奏免釐稅並寄去護照十張由執事填名轉發即飭其迅速裝運起程百萬哀鴻均可飽德於無窮即弟亦感泐於不朽矣再弟近與和帥商權將於正陽關奏請設局推廣豫省賑捐藉富庶之區稍期踴躍屆時再當函布並望照拂一切是尤感禱

致吳紫湄觀察

豫中連歲無收被旱極廣成災五十九州縣饑黎有五六百萬之多兼之早秋未種民食一無指望專恃賑粥賑糧藉延殘喘倉庫已罄來日方長弟以輟材適膺此任徒張赤手何以搗持惟有商懇鄰封垂憐贊助而已聞貴省藩庫存儲另款實逾二百萬已函浼仲帥暫借三數十萬接濟賑需卽照奏定章程指定有著地丁正款於三年內分屆提還夙昔共事一方渥叨摯愛務望代乞仲帥俾允所商則豫中垂斃嗷鴻不啻執事全而活之矣

復吳子健制軍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二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中州迭荷

恩綸截漕撥帑

皇仁優渥至矣蔑加惟以帑金十萬運漕糶十八萬石不敷甚鉅本地捐借又皆杯水車薪暫濟本地賑需尙形支絀是以有截留東漕尾幫之請騰出腳價爲賑恤災黎地步區區籌畫之艱可以想見而領運直省代辦米石委員自津來稟謂該處南漕晉糧爭先僱運米積船空代辦米石一項轉運已難迅速此次所撥之漕糶正不知何日得以抵豫運事如此艱阻則又初計所不料耳抵徵二成錢文及賑餘之款蒙議准解交漢仙購糧歸款一層自是公牘中不可少之曲折關懷桑梓如執事尙

復有何疑議耶蘇滬捐款有大雅提倡之必能籌集多金源源接濟閭閻中丞已有

旨令其來豫聞於初十日自金陵起程約計履新當踰此月其捐借購糧在滬設局已咨會敵處矣豫民流入淮徐一帶者聞仍絡繹其奔赴皖鄂者更難數計刻議在裕州歸德及陳州之槐店三處設廠以截之庶續逃者不必皆赴遠鄉卽鄰省亦不能不爲容耳南岸災區得雨多可耕者北岸尙未霑足且不能徧擬姑擇有田之丁本籍業經得雨者先行資遣免荒本業羅掘湊集急切尙未得成隣省流民更不敢咨令遣回籍博美名而增民困惟有仰懇執事與質帥飭屬暫籌安插而已鄧新士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二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匪已就救平西遂另股亦經撲滅目前暫無大股萬一賑恤不徧雨澤不能應時續霈以後殊難懸料承示以運代賑弟前月已通飭各屬舉辦矣興修水利尤爲謀豫第一要旨豫省迭被奇荒有井沿渠之田尙有一二分收穫水利之宜講卽此可見但現在款項艱窘儘數勻撥每州縣所得無幾開辦水利一處非鉅款不克集事止可俟賑款稍裕籌措爲之老伯母大人垂念豫民捐銀拯救筱園同年又助百金閩省饑黎既荷蓋籌援濟又荷高堂盛德生全載道歡聲洋溢大河南北矣昨漢仙來函欲向尊處商借運庫存款挑河工費尙蒙俯允卽以所收賑捐分期歸款其請奏留海運未完米石以抵所撥南漕之處有

無窒礙仍希執事酌之

復張漢仙觀察

接奉十五日來函備悉壹是懷遠至亳州一帶兄已派蔣仿臣諸人妥籌疏通接運矣雜糧日少兼購米石亦可惟水運至懷遠以上駁涉過船須用袋裝方免散耗兼可便捷敝處接續陸運亦無須購袋另裝江南購備口袋較易粟米用布大米用麻斟酌行之其如何嚴防偷漏攪水加印封口但須於船戶交卸委員接收之時責令過秤驗封遇有斤兩不訛而攪水弊混者不論船戶家丁或委員通同一氣均令賠補後再行嚴辦一切章程卽由執事議定發給賑餘抵征兩款建帥咨文已到翎照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二十六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已專馬齋呈計此時當可察入運河處處阻淺密灣糧艘趕緊倒挽入洪爲安商挪鹽款健帥允行後再行備牘立案歸款一層卽照尊議辦理奏留海運未完米石能如願固佳聞江南向來海運用輪船者隨裝隨開用商船均係年前僱定排定號數在滬等候裝兌目下當已放洋守風追挽無及蘇省代辦豫捐有商船水腳一項每石提錢十五文船戶獲利本微全恃帶貨二成免稅以盈補絀故於船捐尙能勉力豫省既捐其腳又欲截留尾幫未識於商情運事兩者有無窒礙且直督來咨南漕將次到齊文移知照往返必需時日一切情形兄亦不能深悉望與健帥酌之承示徐熊兩君之事兄自抵此後本省官吏有

辦賑不力者與當道知無不言其應委用何人則仍聽當道主政蓋欲糾人弊界限不得不清也賑務人材以不求名不求利實心行善之人爲主求沾餘潤者固不可用冀得保獎者亦應斟酌救荒與戡亂不同無赫赫之功部議必多沮格此時許之而將來被駁在兄爲失信而其人缺望無窮矣卓見以爲何如

致直東江鄂皖各督撫

保恆等以迂拙之才受撫綏之任適當大河南北數十州縣連歲荒歉之後災深地廣民衆財殫奉命以來夙夜兢兢亟思仰副

九重德意而智慮短淺日觀災黎之流離填委爲炊無米乏術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二十七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點金拯救急難偏及不能不聽其遠適樂郊暫圖存活哀此嗷鴻既無計以挽留尙待時而還定固由從前當局者未能先事豫籌而保恆等之規畫無方補救無策於此可見相對躊躇疚心無已譬如人家子弟遭遇困窮爲父兄者弗克瞻養任其寄食鄉鄰其爲感激慚惶何可言喻惟有所禱盼望代呼將伯已耳計自去歲秋冬以來豫省饑民流入轄境不可數計雖客冬曾奉

恩旨晉豫等省災民轉徙求食流入各境者由疆臣飭令地方官設法安集執事當已督飭撫綏不令失所顧念保恆等不能勝任愉快致令顛連之衆累及鄰封重勞擘畫其爲慚惶感激

盼望祈禱烏能自己用敢布其腹心竭誠叩懇伏乞格外分勞
飭屬隨時隨地加意撫恤一俟甘霖普被妥爲資遣還鄉無論
官紳事定之日當竭力圖報救災恤鄰之雅誼不勝欽企願望
之至

復張漢仙觀察

接奉二月初五日手書備聆一是江安漕糧業經農部議駁續
疏固請亦未荷

恩俞曾在前函中敘及所採平糶雜糧計日諒經開運龐省翁
帶交四千金及尙未解到之商船捐六千金與和帥商定均歸
尊處購糧之用備贖郵陳並移咨蘇省當已達到此後購辦再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二十八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有不敷儘可在豫捐款內提用倘准北雜糧短缺不妨改買糙
米便宜行之可也健帥關懷桑梓籌助不遺餘力情誼極可紉
佩現在江漕已成畫餅抵徵錢文仍交部議懸揣總難邀准積
穀又須聽命蘇紳豫中指望皆空赤手支持其何以濟所云另
籌十數萬金之說想健帥早有成竹聞之令人抃躍臺灣捐款
已囑合肥相國代懇何筱帥丁兩生中丞矣當不至報以空函
江西一款本兄意所注罄心渺慮苦無良法是以遲遲未辦辰
下賑款四盡三空實屬無可如何囑懇合肥相國加函一層容
與和帥商之兄肩此危局勞怨不敢避意氣則萬不敢存承勛
以爲民自屈藥石至言足令猛省非摯交親逾昆季不能道此

謹當書紳以副厚望

復崔季芬總鎮

奉到本月十九二十二日兩次惠書詳陳戰狀具徵指揮如志
韜略夙嫻莫名佩服被躡村莊應即督同張令安加安撫出力
員弁當轉致和帥彙案保獎惟剿匪以擒渠爲扼要關鍵戮千
百夥匪不如得一巨魁亂萌可以立遏現在賑款不敷災黎日
衆有倡之者則從亂謀生之徒必復不少仍望將胡豹子一犯
是否陣斃確切查明示復以釋懸系正在肅箋奉答又接二十
三日執事與敬亭總戎公函擬派隊在四科樹與留防李青店
之南鎮弁兵互相犄角泌舞一帶亦有李吳兩都司聯絡彈壓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二十九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蓋籌周密即囑該弁等萬勿疎懈爲要裕境珍珠溝匪衆希即
會飭練軍上緊剿捕尤所盼望

九重亦系念不置也魯召嵩三屬饑困情狀耳不忍聞口不忍
言鄙人兩月籌措補救毫無負愧滋深幸近奉

特恩加撥銀米河朔三郡較易著手耳

復程從周

承示在穎壽壽等處分設賑廠並仿得一錄所載在城內寺觀
四鄉要路各開粥店於安輯流亡之中見指揮區處之妙大才
磅礴固應遠過時賢汝新一帶仿照尊處章程推廣之誠甚善
舉第派員經理不過敷衍差使而已容再妥籌之但恐豫境民

力多自顧不遑耳沙澇釐卡稽留商販糧艘當遵囑轉致壽山中承嚴禁執事助賑雜糧六百石本擬於水次設廠就近運用業於前函中敘明現在入款零星分撥各處已形竭蹶勢難另開大廠驟增一切費用且日內得需透雨城關流民尙應資遣歸耕是以此議祇可暫輟已飭賑撫局派員赴尊處將所捐糧石運回卽以賑濟捐款二百金作爲運費其不敷腳價由賑撫局籌給至此間糧價目前尙不甚昂正以財力未豐尙難寬爲採辦張漢仙觀察在淮徐之間購糧由河湖分運西來亦以款絀苦不能多姑遣人在曲興集及歸德等屬就近購買以資接濟揆諸救民初願能勿憚然叨承注念謹以附及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三十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復裕澤生方伯

弟奉使榆鄉徒慚栗碌計到汴以來瞬將五十日災民數百萬待哺嗷嗷前款已定續籌不易目擊死亡流離之苦雖竭力搜羅分加撥濟而牽蘿補屋終成杯水車薪卽使春雨應時而酌量情形斷非四五月所能蒧事若不急籌鉅款蓋難延至秋間寢食難安心力交瘁昨與和帥疊次合疏再四統籌入告籲懇

恩施先將摺稿抄呈青鑒又青餘方伯通籌出入詳請具奏文稿一件全豫支絀情形盡在其中指日入都展覲凡可以爲力之處想執事公忠在抱必能盡力扶持且卽將

綜理藩條一切出納想已早爲計及宏濟艱難是所望於嘉謀碩畫卽弟亦銘泐無既矣

致張聽葦觀察

豫中災鉅款絀數月籌措補救毫無現雖南岸災區有得雨深透之處而昨又狂風半日落沙積壓盈寸已播種者萌達爲難未播種者尙須續霈甘霖各廠饑民方能資遣歸耕其嗷鴻之南流江皖鄂者今尙絡繹不絕現擬設廠三處以截留之槐店一廠因糧運未到尙未開辦聞尊處所購皖糧已儲備一萬七千石一時需車甚多必係分批起運擬懇執事飭令採運員借撥一千五百石暫應槐店開廠之用敝處所購光固一帶米石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三十一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約半月兼旬必可運到卽由弟飭知就近撥還於尊處陸續運末起之期決然不誤而敝處賑廠得早開一日卽流民得早活一日皖境代謀留養亦可藉此稍分其勢免致重累鄰邦千祈允行以通緩急弟已飛函商之湘船太守恐正陽相距較遠諸多遲滯耳如蒙許可卽祈飛飭槐店接運委員無論第幾批以現行至槐店河下者爲斷就近交槐店賑廠厲銘軒太守孫煥堂主政兌收應用爲禱

復薛世香廉訪

豫歲連災饑黎日衆弟材疎慮短籌策徒勞迺承獎飾逾恆益覺悚慚交集江安漕暨陽壇抵徵錢文均經農部議駁所請粵

款雖奉

恩俞業經岷帥分解秦晉豫中僅得五萬金淮南商捐倘荷幼帥飭令竭力輸助無論多寡於民食總有裨補承示江西兩省存通餘米已函詢合肥相國據復糧道等賴此抵補虧短恐難全撥實存若干亦未悉確數是以尙未入

告弟思商借各省款項本經奏明有案若請一款必拜一疏部議固虞沮格卽荷

天心垂鑒一交外省體察辦理輾轉需時仍屬緩不濟急不如抱定奏案與各直省商允後先備公牘再行附片聲明較爲便捷此項餘米仍望執事將實存數目詳加考訂俟奉復音卽由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三十二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弟與和帥公函商諸江浙兩中丞臺裁以爲何如又示除賑濟外當因地制宜以補公項之不足具徵卓識弟明知經費有常非向本省紳商息借難資挹注乃自稅駕至今委曲勸導迄無一應擁虛名而求實濟事事棘手固在意計之中特不料至於斯極耳陝州饑困異常亦遵囑飭加撫恤謹以告慰塵懷

復梅曉崖中丞

承示浙省各項存款挪動爲難已向鶴年轉述備聆一是焦灼同深豫中自冬徂春饑民麇集賑廠隨時添設賑款逐日加增無米爲炊點金乏術艱窘情狀筆墨難宣惟有仰跂臺端共呼將伯尊處塘工銀兩息存杭嘉湖各典者聞該商因生理減色

欲將存本繳還擬懇執事提回二十萬兩借備豫中春賑應得息金由豫認繳本係商情所願移彼就此似尙可行務望俯念豫艱曲從所請俾垂亡溝瘠得有轉機則弟等感泐鴻施於靡既矣至將來分年歸款統由地丁一項卽或不敷勻撥或請展賑捐年限或另圖良法以開利源總期於本省有可騰挪於鄰封萬無爽約知關厘念謹以附陳

致胡雪崖觀察

臘杪公布一緘專懇執事向上海華商息借百萬金屈指得塵籤閣自必仰荷蓋懷曲爲籌畫惟豫賑需款既迫且多緩固無濟目前少亦不敷所用因思直隸有練餉百萬經執事及盛杏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三十三

天津華新印書局代印

生觀察發典生息除陸續提撥外尙存六十萬緡倘滬上華商借不足數擬懇執事卽在此款內挪湊若干與商款一例予息保恆道出保陽曾以商之合肥相國彼時未知能否提用未經定議現聞江浙典商資本充裕提用一半尙不十分艱難存彼存此同一生息倘荷鼎力量爲挪移俟奉環雲卽由弟等函告合肥相國志在救民但使各典力能提取亦所樂從務望執事爲豫中全省生靈起見竭力圖維俾資要用幸甚幸甚

致陳母舅

甥到汴以來瞬將一月各省籌借之款多因道途遠阻未能濟此急需而饑民萬口嗷嗷不容一日間斷不得已先於本省各

同鄉殷實之家先行挪借將來收成之後由藩庫地丁正款加息清還現在給予印票並可抵解錢糧茲已會同李中丞委員攜函前往諭借甥思舅父爲一郡領袖特肅專函敬求大力鼎言代爲轉致務須解囊濟急且此番辦法卽如民間交易加息清還有甥主持其中不比外省官長可以不必疑慮且係奏准立案後來撫藩亦必遵照也尙求費心諄勸爲叩再聞商邱粥廠每日官放早粥之後紳士卽就廠竈捐辦晚粥省門傳說皆稱饑民極沾實惠並請將一切捐辦料理章程首事諸公何人一并開寫清單寄示甥擬倣照此法推行各州縣辦理倘使利溥無窮皆拜仁人之賜矣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三十四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又

承示災賑章程極爲詳盡益信關懷民瘼者隨時隨地具有拯濟之方曷勝欽佩惟一律散粥可以活流亡爲饑困莊農代維久遠不如酌量放米於策爲長蓋攜回煮食和以秕糠等物充腹固覺稍多且每日無蒙犯風霜凍餒馳驅之苦垂亡溝瘠或者可冀生全質之仁人君子以爲何如

復宋祝三軍門

疊奉本月十六十九日惠函藉諗前旄所指小醜救平快何如之承示魯南等境暨靈廬交界剿匪情形並執事回辦洛防匝月馳驅盡勞可想豫中被此奇災饑匪隨滅隨起加以山中伏

莽時時有竊發之機鄙人職司籌賑而隱憂乃在亂萌就事勢而言亟宜添練勁軍以資兼顧無如賑需久匱籌銀籌米指望半屬空談又安有餘力成我輩增兵之議夙承摯交垂契當鑒其籌措之苦而許其懷抱之同季芬長於緝捕臨敵摧堅歷數中州將材允推執事卽季芬等書來亦亟稱非貴軍血戰破賊兇餓渠等亦不克乘機搜捕也此後倘有蠢動之處仍望隨時剿撫是所至禱領用閩鄉局糧自宜以彼時購價爲準少則補給臺裁酌量可也宋總戎槍傷諒經痊愈愈念張太史赴陝承派弁護行尤感當其西行時尙未得執事赴南路之信是以瑣屑奉瀆知蒙鑒諒白世兄昨乞討到汴經張敬齋稱尊命留之

文誠公集

函牘卷二

三十五

天津華新印刷局代印

竟不知其一貧至此也